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〇册目次

鍥兩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要考六卷

〔明〕焦竑　翁正春輯

明萬曆三衢舒承溪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題皇明人物要考序

軻夫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信乎真元會合淑氣攸鍾聖哲之生不偶也我

太祖提三尺劍汎掃胡元混一海宇首重文教越三百餘禩海內文治熙熙矣其間聖賢之生固迭軼三王而凌漢唐跨

宋元遠矣其臣下有以功名見則致君澤民匡儲師保勳在彝鼎有以忠直見則抗疏敢言不避鍋鑊而精貫日月有以文學見則掇危科撰國史沛王教登文明之域有以武畧見則剿亂孽平胡虓振王矣破夷虜之膽閒或有遂巢由之志慕夷齊之清者亦樂道忘世之遺

軌也有懷斯嵩之奸蹈檜京之邪者殞身覆族之餘孽也然我

國家濟濟古今之爹熙熙文物之盛終非微奸小隙戕之也君子上遡 洪永宣成之化下覽弘正嘉隆之盛則人賢文物始末出處昭昭可攷況今

聖天子御極其曰王者興可謂超三越五矣嗣是而名世出當必有出類拔萃者矣余於

昭代慶故欣然引其首云

萬曆甲午撰

翰林院侍讀晉江九我李廷機謹題

大明臣論斷

海瑞（廣東人登嘉靖甲子舉人初授邑尹善政有聲昇嘉秩越等不敢就特賜御進士歷任隆慶萬曆歷官至總督軍務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南京掌院事）

唐文獻論曰海彼鍾靈瓊崖篤瑞故其性靈穎直峯節耿介廉介成謠閭閻交頌清風播揚海隅生靈（言其清廉成風蘇民歌頌老稚知名傳為美談）知無不言弗避親顯（言其無畏官論其宰職也王）豺狼破膽狐狸亦寒心矣（漢張綱埋輪於道安問狐狸曰豺狼當道）乃隆曆之間朝郡肅清公之力也丹青之照豈大明同朽哉

劉應秋曰直言質主漢之汲長孺剛斷果決宋之包文拯也若海公者其我明之長孺我明之文拯也款惜也朝臣忌之終于無補使移宗任以台人加以相位則已而振舉治化必行于今如斯而已乎

洛伊仁（山西人登萬曆甲戌進士初授行人上疏極諫作諸箴書見酒色財氣四箴罷職為民）

羅萬化論曰仁賦性剛侃抗疏直言財商辛之諭不避刀鋸（時君之寵鄭貴妃長夜之飲擬為商紂）桐逢于之危視若坦途（抗君之言若龍逢比干視死如歸君召而相申時行許國謀欲殺之而相之曰清議在天也于物何所不容乃斥放歸田里）君方憤而戮之相乃釋而置之幸也三作輕爵詩而罔視垂竹帛而永休壯哉

鄒元標（江西吉水人登萬曆丁丑進士觀政刑部未授職先上疏劾奸相張居正奪情旨發充廣東軍居正去位復起吏部主事復上疏諫君驅丞又復職又上疏諫降通判給事中交章保舉起官吏部郎中未起）

焦竑斷曰任籍未登已厭豺狼之當道官箴始膺即劾奮

鷙之横金（未登仕籍尚未起居正之職未奔喪上疏劾之素居其位不知禮不欲禮之事必將乃）許身狗國忘家毋忘昊天（標言奸相之必不能全孝矣）捐軀報主繼先忠之為國（宋文天祥之死非國事之忠也）三默不易屠龕之直莫尚（去比則以化頗欺諫損不顧身不下惠以直道事人三黜而不）一死自擬殷士之仁可同（至三斥之加直諫下一二哉可比忠其心言具忠與微子比干其子等同一仁也）朝廷振肅臣工斂祖直聲動乎天下義氣充塞兩間雙忠（劉台亦吉安人因奏居正死與鄒元標合建雙忠祠）表誌萬古垂休也

羅萬化曰然鄒公者直聲動于海宇康一流于後世當世貪夫媚人比比然有可不厚人之鄒老耶

國朝人物考名目

第一卷

聖朝帝王考

太祖高皇帝　建文皇帝　成祖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景皇帝　憲宗純皇帝
孝宗敬皇帝　武宗毅皇帝　世宗肅皇帝　穆宗莊皇帝
萬曆皇帝　慶成王

公主駙馬考

曹國長公主　慶陽公主

高皇帝十六女

臨安公主　寧國公主　安慶公主　汝臨公主
懷慶公主　大名公主　福清公主　壽春公主
南康公主　永嘉公主　汝陽公主　寶慶公主
江都郡主　永安郡主　永平郡主　安成公主
清河郡主　順德公主　常德公主　咸寧公主
嘉善公主　淳安公主　崇德公主　廣德公主
隆慶公主　宜興公主　嘉祥公主　固安郡主
仁和公主　永康公主　德清公主　善化公主
永福公主　永安公主　咸平公主　安泰公主
蓬萊公主　太和公主

開國元勳考

韓國公李善長　魏國公徐達　鄂國公常遇春

曹國公李文忠　宋國公馮勝　衛國公鄧愈
袁國公歐普祥　楚國公廖永安　信國公湯和
潁國公傅友德　涼國公藍玉　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　江夏侯周德興　淮安侯華雲龍
濟寧侯顧時　長興侯耿炳文　臨江侯陳德
鞏昌侯郭子興　六安侯王志　滎陽侯鄭遇春
平涼侯費聚　江陰侯吳良　靖海侯吳禎
南雄侯趙庸　德慶侯廖永忠　南安侯俞通源
廣德侯華高　營陽侯楊璟　蘄春侯康鐸
永嘉侯朱亮祖　臨川侯胡美　東平侯韓政
宜春侯黃彬　宣寧侯曹良臣　汝南侯梅思祖
河南侯陸聚　永城侯薛顯　[illegible]祖
西平侯沐英　安慶侯仇成　[illegible]武
鳳翔侯張龍　安陸侯吳復　[illegible]
宣德侯金朝興　懷遠侯曹興　靖寧侯葉昇
會寧侯張溫　雄武侯周武　[illegible]
崇山侯李新　武定侯郭英　[illegible]恒
東川侯胡海　鶴慶侯張翼　[illegible]赫
舳艫侯朱壽　海[illegible]侯[illegible]　[illegible]恪
永寧侯張銓　西涼侯濮英　[illegible]侯俞淵
歷城侯盛庸　忠勤伯汪廣洋　誠意伯劉基
東莞伯何真　徽光伯桑[illegible]

○當今皇帝封榮考
寧遠伯李成梁
文臣援尤考
弘文館學士宋濂　御史中丞章溢　翰林學士王褘
大學士吳伯宗　大學士朱　善　大學士宋　訥
吏部尚書詹同　國子祭酒[illegible]　大學士劉三吾
刑部尚書開濟　[illegible]修胡粹　東閣學士吳沈
禮部尚書陳遇　翰林學士方孝孺　都御史練　安
御　史曾鳳韶　修　撰王叔英　衡府紀善周德
按察使王　良　大學士楊士奇　大學士楊　榮
太學士楊　溥　大學士李　善

第三卷
大學士商　輅　大學士高　穀　大學士彭　時
文安公劉定之　文莊公丘　濬　文靖公徐　溥
文和公劉　珝　文靖公劉　健　文正公謝　遷
文恪公王　鏊　文正公李東陽　文肅公劉　忠
文忠公楊廷和　文襄公楊一清　文忠公張孚敬
忠安公胡　濙　大學士解　縉　文簡公黃　淮
文靖公金　善　忠安公蹇　義　學　士沈　度
文穆公胡　廣　忠靖公夏原吉　文清公薛　瑄
文懿公呂　原　文肅公岳　正　文定公吳　寬
翰林修撰舒芬　翰林待詔文璧　忠[illegible]金　忠

忠宣公黃福　文端公王直　文忠公王　英
肅愍公于　謙　文莊公葉　盛　文襄公周　忱
恭定公年　富
第四卷
襄敏公李　秉　恭肅公林　鶚　文靖公魏　驥
文肅公錢　幹　忠文公李時勉　文介公劉　儼
文恪公耿　裕　忠肅公王　翱　祭酒陳敬宗
莊毅公王　竑　忠毅公王　驥　端毅公王　恕
文敏公姚　夔　襄敏公王　越　清簡公樊　瑩
文毅公倪　岳　肅敏公余子俊　襄毅公項　忠
文安公林　翰　莊敏公林　聰　文毅公許　進
都御史王　忬　文懿公楊守陳　文[illegible]公費[illegible]

文懿公章　懋　端肅公馬文升　惠安公彭　韶
文肅公何喬新　恭襄公馬　昇　襄毅公秦　紘
恭毅公王　槩　文敏公崔　銑　文懿公儲　瓘
文莊公邵　寶　文莊公王鴻儒
第五卷
吏部侍郎張元禎　康惠公李承勛　少保保胡宗憲
文肅公謝　鐸　簡肅公張敷華　忠定公韓　文
戶部尚書雍泰　都御史楊繼宗　僉都御史魯穆
右都御史顧佐　僖敏公陳　[illegible]　恭簡公戴　珊
左都御史黃紱　提學副使宗臣　給事中張　寧

文恪公吳納 知府劉實 恭毅公章綸
恭敏公廖莊 恭敏公鍾同 知府張珝
忠愍公楊繼盛 按察使楊瑄 白沙公陳憲章
文毅公羅綸 端毅公胡世寧 忠烈公孫燧
忠節公許逵 清惠公耿九疇 文端公周經
文恪公楊廉 文簡公毛澄 都御史陳壽
忠宣公劉大夏 襄惠公洪鍾 巡撫林俊

第六卷

都御史吳廷玉 文襄公唐龍 郎中黃鞏
都御史雍通 尚書軒輗 襄毅公韓雍
御史陳茂禮 巡撫高明 副使夏寅

恭愍公陳選 正卿夏時正 僉事王琦
副使李夢陽 副使何景明 按察使李[illegible]龍
禮部郎中況鍾 通判祝允明 節愍公劉僑
侍郎節愍公陳洽 尚書忠肅公鄺埜 學士忠愍公劉球
名儒吳與弼 檢討莊昶 給事中賀欽
庶吉士鄒智 虛齋公蔡清 中烈公孫燧
端敏公世寧 新建伯王守仁

鼎鍥兩狀元編次皇明要考卷之一

濟陽焦　竑編次
晉陽翁正春校正
三衢[illegible]承溪重梓

聖朝帝王考

太祖高皇帝濠泗人也姓朱氏諱元璋字國瑞仁祖第四子初潛龍皇覺寺至正十五年起義兵丁酉年下金陵置江南行中書省為右丞相封吳國公丁未即吳王位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崩壽七十一葬南京孝陵神烈山立后馬氏徐王馬公女也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崩壽五十四合葬孝陵

太祖有二十五子長懿文太子早夭秦愍王樉第二存晉恭王棡第三存燕王第四今上　周定王橚第五存楚昭王楨第六存齊庶人榑第七絕潭王梓第八絕趙王杞第九絕魯荒王檀第十存蜀獻王椿第十一存湘獻王柏第十二絕代簡王桂第十三存肅莊王楧第十四存遼簡王植第十五以下今華郡王存慶靖王㮵第十六存寧獻王權第十七以下今華郡王存岷莊王楩第十八存谷庶人橞第十九絕韓憲王松第二十存瀋簡王模第二十一存安惠王楹第二十二絕唐定王桱第二十三存郢靖王棟第二十四絕伊厲王㰘第二十五以下今華郡王存太祖闢乾轉坤取天下於胡元之手自漢以來惟我朝得天下為正而功成之後享三十一年一盛也聖壽七十有一二盛也自江左併中原三盛也太子諸王二十五人公主一十六人皆充册封四盛也因紀之于此

建文帝諱允炆太祖孫懿文皇太子次子也洪武二十五年册為皇太孫高皇崩即　皇帝位改元建文在位四年及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或云帝殂或言其變姓名有一大臣隨之出從及老歸中國題詩金山寺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始知其為建文君云及至京入西內不知所終

張子曰太祖都金陵諸邊塞遠者逾六七千里北虜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臨邊諸王俾得提其防禦舊制也厥後地大權重易以驕僭勢使然矣羣臣為國家計久遠懷賈生之憂以行主父偃之策寬其時事遲以歲月勸其分王子弟優游漸漬得機而行之地不削而自削矣夫何諸君急于成功是以動天下之兵也夫漢之吳王鑄山煮海之削猶可言也我朝周岷湘代未聞有吳王之罪然故而驟削之為禍豈淺小哉亡何而靖難之師興矣況當時康都高巍諸人奏疏章在也執柄者方且討周禮改官名易制度亦益哉甚矣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可變而至于亂

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元至正二十年四月七日生高皇后馬氏出也初封燕王建文二年起兵四年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改元永樂在位二十二年崩於榆木川壽六十五葬長陵廟號太宗皇后徐氏中山武寧王徐達女也永樂五年崩壽四十六合葬長陵成祖之子四仁宗皇帝其長也第二漢庶人高煦（廢）第三趙簡王高燧（存）皇少子高爔（逝）未受封焉文皇帝自起事至下京師大小百餘戰皆身冒矢石即位之後四征北虜三下南交舟車之地無間大小遠邇悉奉琛執玉若榜葛剌滿剌加忽魯謨斯等處新受朝命爲王者殆三十國東逾遼水盡女直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行都司衛所設官統治者三百處西面部落數百種皆重譯來附此足想見其功德之純盛者也

解縉序四夷咸賓詩曰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與萬方共躋仁壽一德感孚休祥照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暹羅東南若琉球山中東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海東洋爪哇晁方緬國水邦孟定麓川咸遠八百老撾里車西若烏思尼剌西北退吾剛奴哈速遠者蔵萬朝聞夕引奉貢儀物皆至京師其文辭稱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自衷外殊音重譯異域奇說歡欣歌詠篇章無已度邁

溯天下情音感稱讚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雲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拱手於穆淸而有生之類各利見于四方萬里之遠鼓舞踴躍而歸之於京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躬茲嘉會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群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周公有戎狄之膺宣王逐獫狁而秦漢及隋嵗弊中國力夫之爭無時或寧唐宋不極上天厭亂命我太祖高皇帝起而定之不定而從不言而化八荒同風四十餘年皇帝以聖繼聖北降虜殊方歸命甚稜遮而至宜有詩歌垂之頌叙載述古而過之

仁宗昭皇帝諱高熾成祖第一子初封爲燕世子永樂三年立爲皇太子成祖崩隨登大寶改元洪熙在位一年崩於欽安殿壽四十八葬獻陵后張氏彭城伯麒之女也及正統七年崩合葬獻陵仁宗之子十八長即宣宗也第二子鄭靖王瞻埈（存）第三子越靖王瞻墉（薨）第四子蘄獻王瞻垠（薨）第五子襄憲王瞻墡（存）第六子荊憲王瞻堈（存）第七子淮靖王瞻墺（存）第八子滕懷王瞻垲（薨）第九子梁莊王瞻垍（薨）第十子衛恭王瞻埏（薨）內若郕國王則見帝系也

宣宗章皇帝諱瞻基仁宗第一子永樂九年立爲皇太孫仁宗即位立爲皇太子仁宗崩即皇帝位改元宣德在位十年崩於乾淸宮壽三十八葬景陵廟號宣宗初后

胡氏都督榮之女及宣德三年三月以多病無子上表
請閒居別宮正統八年十一月初五日薨諡靜慈仙師
葬金山原不祔廟繼后孫氏太保安國公忠之女初冊
封爲貴妃及胡后就閒冊孫氏爲皇后天順二年崩合
葬景陵生英宗皇帝祔于廟宣宗生二子皆爲帝長英
宗也係后孫氏出次卽景皇帝也係賢妃吳氏出英宗
北狩及復辟景皇帝仍爲郕王云宣宗女二人

陳建曰宣廟英武過于成祖故能平內難攘外寇皆
躬擐戎陣如摧枯拉朽然所以然者由宣廟爲太孫
時嘗因獵講武從成祖北征習知用兵故遂能如此
由去國初未遠乘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
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
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至蒙塵之禍
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變宣德遵化之役誘之也

英宗睿皇帝諱祁鎭宣宗第一子宣宗卽位立爲皇太子
宣宗崩卽皇帝位改元正統十四年八月北狩九月初
六日尊爲太上皇帝景泰元年八月還居南宮凡七年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復登帝位八年正月十七日崩
於乾清宮壽三十葬裕陵廟號英宗后錢氏中軍都督
追贈安昌伯貴之女至成化四年崩合葬裕陵又皇后
周氏憲宗生母也慶雲伯追贈寧國公能之女至弘治
十七年崩合葬裕陵憲宗之子凡長卽憲宗第二子德

王見潾第三子見湜未受封薨第四子許悼王見
淳絕第五子秀懷王見澍絕第六子崇簡王見澤存第
七子吉簡王見浚存第八子忻穆王見治絕第九子徽
莊王見沛今襲徽王　英宗女子八人

陳建曰英廟以一八之童而行事前後大徑庭何耶
蓋初以沖幼卽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故王振得擅
權誤國天下幾危及北狩踰年而歸險阻備嘗情僞
悉知故登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治光
于祖考

景皇帝諱祁鈺宣宗第二子賢妃吳氏所生初封郕國王
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乃卽皇帝位尊母吳妃爲皇太
后景泰八年英宗復辟仍爲郕王是月薨壽三十諡曰
戾葬金山成化十一年復皇帝號后汪氏中兵馬指揮
英之女初爲郕王妃景皇卽位立爲皇后英宗復辟仍
廢爲郕王妃正德元年薨合葬金山冊立皇后杭氏以
天順元年廢而死當見皇之北轅則攝步以維繫遠神
器之有歸則服藩以多遜惜乎未幾而遽薨且又乏嗣
而罔終靖言思之良足致慨

陳建曰景帝嘗多難之際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
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偉矣然不欲奉迎英廟只此
一事不是然而英廟之歸實由於此何也蓋無意於
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趣其歸也

此意在帝不知之也廷臣亦不知之也使當時悉責
奉迎則彼以爲所重在此虜必挾以爲質如宋之徽
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惟其不急其君而無意於迎
則彼以爲與其抱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此
漢高分羹之還語所以謬敵而致太公之歸是英廟
之復歸天也非人也雖然亦會逆其適爾使遇五湖
劉石阿骨打奇渥溫輩爭中國爲帝圖豈但如是乎

憲宗純皇帝諱見濬英宗第一子太后周氏所生初名見
深郕王攝政册爲皇太子景泰三年降封沂王天順元
年改今諱復立爲皇太子英宗崩即皇帝位在位二十
三年崩于乾清宮壽四十一葬茂陵廟號憲宗后王氏

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鎮之女至正德十三年崩合葬
茂陵憲宗之子十有四其第三子即孝宗也第五子岐
惠王祐㰘絶第六子益端王祐檳絶第七子衡恭王祐
樿存第八子雍靖王祐橒絶第九子壽定王祐榰絶第
十子成化十九年生尋以本年死第十一子汝安王祐
梈絶第十二子涇簡王祐橓絶第十三子榮莊王祐樞
存第十四子申懿王祐楷絶 憲宗女六人

孝宗敬皇帝諱祐樘憲宗第三子太后紀氏所生憲宗即
位立爲皇太子憲宗崩尋登大寶改元弘治在位十八
年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廟號孝宗葬泰陵后張氏壽
寧侯追封太保昌國公巒之女至嘉靖二十年崩合葬
泰陵孝宗只有二子長即武宗也次子蔚悼王厚煒

按孝宗御極首開經筵尊禮儒臣次選官僚堪任六
部立預備倉而民生賴焉築張秋隄而河患除止上納
例而仕路清招商開市鹽利溥矣錄用勳裔世澤遠
矣經略哈密而命將臣邊備飭矣他若減上供畏天
戒選民壯謹條例疏錢法列職官姓名召輔臣顧問
委顧命得人明習國事勵精圖治納諫聽言之美尤
三代而下不易得者十八年之治寔有由哉

武宗毅皇帝諱厚照孝宗第一子太后張氏所生立爲皇
太子孝宗崩遂即皇帝位改元正德在位十六年崩壽
三十一廟號武宗葬康陵后夏氏慶陽伯儒之女嘉

靖十四年崩合葬康陵附于廟武宗無嗣群臣奉太后
命迎興世子而入繼大統云

陳建曰正德間瀕危者有數事焉逆瑾滔天八黨亂
政無異於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甘露之黨也流賊
之猖獗及於兩畿山東河南川蜀江西之境無異於
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寘鐇宸濠之變無異
於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師無異於何
進召董卓之寇也武皇帝之嬖幸亂朝政在下臣巡
遊燕樂荒弄萬幾無異於秦隋漢唐之季也嗚呼前
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正德朝兼是數者而國家安
如盤石豈非天與

世宗肅皇帝諱厚熜憲宗第二子獻皇后蔣氏所生武宗無嗣帝以興世子奉迎入繼大統四月二十二日即皇帝位改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崩於乾清宮壽六十廟號世宗葬永陵皇后姓陳氏泰和伯陳萬言之女嘉靖元年冊立爲皇后七年十月初二日崩諡曰悼靈葬天壽山改諡孝潔穆宗即位遷葬永陵附于廟廢后姓張氏錦衣衛指揮僉事張楫之女初封順妃繼立爲后五年而廢又四年而薨改曰繼后葬金山孝烈皇后姓方氏平安侯銳之女初封爲德妃後冊爲皇后十三年而崩諡孝烈先入永陵玄宮附太廟及穆宗即位加上尊諡遷主祀別殿世宗之子八長次俱早夭第三子即穆

宗皇帝也第四子景恭王載圳絶第五子潁殤王載增絶第六子戚懷王載𡑅絶第七子薊哀王載𡒄絶第八子均恩王載𡐤絶

穆宗莊皇帝諱載坖世宗第三子嘉靖十六年冊封爲裕王世宗崩即皇帝位改元隆慶在位六年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廟號穆宗葬昭陵皇后李氏德平伯銘之女嘉靖三十二年封爲裕王妃三十七年薨葬金山隆慶元年諡曰孝懿皇后六年又加上尊諡合葬昭陵祔廟皇后陳氏通州人固安伯景行女嘉靖三十八年封爲裕王繼妃隆慶元年冊立爲皇后六年今　上即位尊號曰仁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月加號貞懿安十年仍加號康靖皇太后李氏宛平人武清伯偉之女隆慶元年冊立爲皇貴妃今　上即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萬曆六年加號昭文十年加號明肅穆宗之子四憲懷太子早夭　聖上其次也第三子靖悼王初封藍田而薨隆慶元年追今封賜諡葬金山絶第四子潞王今存

今皇上御名翊鈞穆宗弟二子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八月十七日生隆慶二年立爲皇太子六年穆宗崩乃即皇帝位改元萬曆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成長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王登座至不相識而人皆隆準此古今極異事也

○公主駙馬考

曹國長公主高皇帝姊也下嫁李貞公主薨微時洪武元年冊爲隴西公主貞拜駙馬都尉封恩親侯三年貞進封曹國公公主加國號十一年貞薨追封隴西王

又姊下嫁王七一洪武元年追封太原長公主七一贈駙馬都尉

慶陽公主　皇兄蒙城王女也洪武元年封爲慶陽公主女夫黃琛爲駙馬都尉累官中都留守食留守俸公主祿五百石四年改爲慶陽郡主永樂二年卒

○高皇帝十六女

臨安公主　皇長女也洪武九年下嫁駙馬都尉李祺太

師韓國公善長子也是年始定公主禮二十四年大
師賜死公主尋薨祺以憂卒
寧國公主　高皇帝第二女也十一年下嫁駙馬梅殷殷
汝南侯思祖子也用事建文時至永樂二年以嫌中離
死諡榮定官一子都督同知二子指揮使主後稱大長
公主以二十三年薨
○第三女未詳
安慶公主　高皇帝第四女也十四年下嫁駙馬歐陽倫
二十八年倫以私販茶撲殺
汝寧公主　高皇帝第五女也十五年下嫁駙馬陸賢吉
安侯仲亨子也
懷慶公主　高皇帝第六女也下嫁駙馬王寧洪武三十
五年封永春侯尋削爵
大名公主　高皇帝第七女也十六年下嫁駙馬李堅指
揮僉事贈都指揮使英子也堅以建文初封櫟城侯北
征陣亡主後稱大長公主宣德元年薨
福清公主　高皇帝第八女也十八年下嫁駙馬張麟鳳
翔侯龍子也永樂十二年麟卒
壽春公主　高皇帝第九女也下嫁駙馬傅忠潁國公友
德子也主以二十一年薨忠亦不食而死
○第十女未詳
南康公主　高皇帝第十一女也二十一年下嫁駙馬胡
觀東川侯海子也觀坐事奪爵主以正統十一年薨
永嘉公主　高皇帝第十二女也二十二年下嫁駙馬郭
鎮武定侯英子也建文元年鎮卒主後稱大長公主
○第十三女未詳　○第十四女未詳
汝陽公主　高皇帝第十五女也二十六年下嫁駙馬謝
達都督僉事彥子也
寶慶公主　高皇帝第十六女也永樂十一年下嫁駙馬
趙輝府軍前衛千戶也主以正統中薨輝至成化十二
年始卒
○懿文太子二女
江都郡主　文太子長女也洪武二十三年下嫁儀賓耿
璿長興侯炳文子也建文初進郡主為公主儀賓為駙
馬後璿奪職主亦降郡主
○第二女未詳
○太宗文皇帝七女
永安郡主　太宗長女也洪武末下嫁儀賓袁容右都督洪
子也三十五年進郡主為公主儀賓為駙馬加封廣平
侯洪熙元年止食本祿宣德元年復主以　年薨容
以宣德四年卒贈國公諡忠穆
永平郡主　太宗第二女也下嫁儀賓李讓永樂元年進
郡主為公主儀賓為駙馬加封富陽侯讓以永樂二年
卒贈景國公諡恭敏子茂芳[illegible]二十二年奪爵主以宣

偁初進封長公主[illegible]封大長公主九年薨
安成公主　太宗第三女也洪武三十五年下嫁駙馬宋
琥西寧侯晟子也永樂十五年襲侯二十二年奪爵及駙
馬號宣德中還故號正統元年主進封太長公主八年
薨
清河公主於永樂四年下嫁駙馬李銘
眞定公主下嫁駙馬王誼濟寧指揮僉事佐子也正統十
二年卒
○宣宗二女
順德長公主　宣宗長女也正統二年下嫁駙馬石璟主
以八年薨璟以成化十五年卒
常德長公主　宣宗第二女也十二年下嫁駙馬薛桓主
後進大長公主成化六年薨
○英宗八女
重慶公主　英宗長女也天順五年下嫁駙馬周璟主後
進大長公主以弘治元年薨璟以八年卒
嘉善公主　英宗第二女也下嫁駙馬王增靖遠伯驥孫
也
淳安大長公主　英宗第三女也下嫁駙馬蔡震軍人誠
子也主後進大長公主　弘治十二年薨震以嘉靖十四
年卒贈太保謚康僖
崇德長公主　英宗第四女也下嫁駙馬楊偉錦衣指揮

宏予興濟伯善孫也主後進太長公主弘治二年薨
廣德長公主　英宗第五女也下嫁駙馬樊凱二十年主
薨正德二年凱卒
隆慶長公主　英宗第六女也成化九年下嫁駙馬游泰
懷遠侯游傑子也十五年主薨弘治十三年泰卒
宜興長公主　英宗第七女也成化九年下嫁駙馬馬誠
正德九年主薨十四年誠卒
嘉祥長公主　英宗第八女也成化十三年下嫁駙馬黃
鏞十九年主薨正德五年鏞卒
○景帝一女
固安郡主　景帝第一女也成化二年下嫁儀賓王憲弘
治四年主卒葬禮視嘉祥公主
○憲宗六女
仁和長公主　憲宗長女也弘治二年下嫁駙馬齊世英
鴻臚卿佑子也
永康長公主　憲宗第二女也弘治六年下嫁駙馬崔元監
生儒子也主累進大長公主以嘉靖十一年薨元進封
京山侯加太傅以嘉靖二十八年卒謚榮恭
德清長公主　憲宗第三女也弘治九年下嫁駙馬林岳
兵馬副指揮芳子也正德十三年岳卒
第四女無考
第五女以成化二十三年薨追封長泰公主

○睿宗皇帝四女
嫡第一女康第二女皆蚤薨嘉靖四年追封一女為長寧
公主二女為善化長公主
永福長公主　睿宗第三女也嘉靖二年下嫁駙馬鄔景
和四年主薨三十一年景和以辭直削爵為民流徙吳
郡隆慶元年復爵三年薨謚榮簡
永安長公主　睿宗第四女下嫁駙馬謝詔　年主
薨四十一年詔卒贈少保
○世宗二女
[illegible]公主　皇長女嘉靖二十四年下嫁駙馬李和隆慶
三年和卒
安泰公主　第三女嘉靖二十六年下嫁駙馬許從誠隆
慶五年主薨
○穆宗六女
長公主萬曆九年下嫁駙馬侯拱辰
長公主萬曆十年下嫁駙馬梁　月餘卒
長女蓬萊公主
次女太和公主俱早卒隆慶元年追贈
長公主十五年下嫁駙馬萬煒
長公主十六年下嫁駙馬王昺
開國元勳考

韓國公李善長直隸定遠人初以書生從起義歷中書省
參議參政中書左相國吳元年平張士誠以帷幄轉餉
功封宣國公洪武三年以中書左丞相進封加太師授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參軍
國事食祿四千石四年致仕十年起總中書省大都督
府御史臺事明年削祿千八百石二十二年坐流言自
殺奪封長子祺駙馬都尉永樂元年卒子芳留守衛指
揮茂指揮僉事芳卒子恒停襲恒子誠誠子宣宣子魯
魏國公徐達直隸鳳陽人從起義爲首將歷大元帥同僉
樞密院事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書左丞右相國
吳元年以平張士誠功封信國公洪武三年爲中書右
丞相征虜大將軍以平中原功進封加太傅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參軍國事食
祿五千石仍以大將軍北征及守北平十八年薨子輝
祖嗣初名允恭永樂元年以不附靖難師下獄削爵五
年卒子欽嗣十九年削爵二十二年復封尋薨子顯宗
嗣正統十二年薨無子弟承宗嗣天順七年薨八年子
俌嗣正德十二年薨孫鵬舉嗣萬曆元年子邦瑞嗣十
六年薨子惟志嗣承宗俌鵬舉邦瑞皆數督留京守備
鄂國公常遇春直隸懷州人從起義歷中翼大元帥樞密
僉院中書參政平章政事吳元年以平張士誠功封授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洪武二年以中書

千章軍國重事征虜左副將軍北征歿於軍洪武三年
子茂襲改封鄭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祿三千石二十二年以金山營哈出
誤撓事安置廣西卒改封弟昇開國公永樂元年以不
附靖難師安置雲南之臨安昇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
復弘治五年　詔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紹襲
紹卒子經襲經卒子鳳襲鳳卒子玄振襲
曹國公李文忠直隸盱眙人帝姊子初賜姓朱尋復歷帳
前親君副都指揮使同僉樞密院浙江行省右丞平章
政事洪武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平江南中原功封授
開國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國
人物考　卷之一
事祿三千石進大都督府左都督十年總理中書省大
都督府御史臺重事十六年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薨
子景隆嗣復以征虜大將軍拒靖難師永樂元年降附
加祿一千石四年下獄幽死國除弘治六年詔玄孫璿
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性襲見永樂以
後列傳表
宋國公馮勝直隸鳳陽人初名國勝改名宗異復名勝與
其兄國用從義起歷元帥帳前親軍都指揮使同僉樞
密院都督同知洪武三年以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督府
右都督太子左詹事征虜右副將軍平中原功授封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
國事祿三千石累爲征虜大將軍破北虜有功二十八
年以有宿過不食卒國除
衛國公鄧愈直隸虹縣人從起義十六爲管軍總管歷元
帥樞密判官湖廣行省參政右丞平章政事洪武三年
以右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爲征戍將軍平江左淮功
封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
同參軍國事祿三千石進大都督府右都督累爲征虜
左副將軍征西將軍平西羌有功九年薨子道子鎮嗣改
封申國公薨無子弟銘指揮僉事子源當嗣尋卒永樂
間子繼延襲繼延子炳弘治六年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
使卒子繼坤襲
人物考　卷之一
右開國六王與約生封公死封王者也
韋國公歐普祥江西人庚子以僞漢丞相舉袁州降附因
故封授之吳元年薨子文廣爲江西省參政係流爵不
得襲
楚國公廖永安直隸巢縣人以舟師降附爲同知樞密院
破張士誠兵深入被執不屈　詔追封之尋卒無子弟
永忠代任
信國公湯和直隸濠州人從起義爲[illegible]軍總管歷大元帥
同僉樞密院御史臺右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偏將軍洪
武三年以定中原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山侯食祿千五百石尋爲征西將軍

四川遷大都督十二年進封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祿三千石二十八年薨長子都督僉事鼎先卒追贈信
世子鼎子晟早卒晟子文瑜文瑜子傑病廢無子弟綸
綸子紹宗弘治六年詔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

潁國公傅友德直隸宿州人歲辛丑率衆歸附授指揮洪
武三年以江淮行省參政從平中原功多封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一千五百
石進大都督同知四年爲征虜前將軍平蜀十七年以
征南將軍平雲南進封祿三千石勳爲特進右柱國世
襲累總兵征北虜有功二十七年卒靖難後子孫坐方
黨不得嗣國除

涼國公藍玉直隸定遠人鄂國公常遇春婦弟從軍有功
歷指揮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十二年破西番功封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永昌侯祿二千石流爵十七
年以左副將軍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一年以
征虜大將軍破平可汗進封祿三千石二十三年冊以
功加祿五百石二十六年坐不軌族誅國除

延安侯唐勝宗直隸濠州毛城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同
知大都督府事平江淮等處功多封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世襲歲如故祿千百石七年贈
千石二十六年薨追論奸黨國除

吉安侯陸仲亨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同知大
都督府事平江淮等處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千
五百石七年增千石二十六年坐奸黨死國除

江夏侯周德興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湖廣行
中書省右丞平江淮等處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
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八年坐亂宮死國除

淮安侯華雲龍直隸濠州定遠人洪武三年以同知大都
督府事燕王府左相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平
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
年增千石鎮廣東召還奪祿薨國除

濟寧侯顧時直隸濠州人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副使從
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事
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二年薨子敬嗣後追論時
奸黨國除

長興侯耿炳文直隸濠州人元帥君用子從起義洪武
三年以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從平中原功多
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
永樂二年以舊嫌自殺國除

臨江侯陳德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
僉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
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一年薨子鏞嗣從
征雲南戰死無子國除

鞏昌侯郭子興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

府僉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
都督府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六年薨二十二年
子振襲薨無子國除
六安侯王志直隸臨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陽衛指
揮使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
督府僉事祿九百石七年增一千六百石十九年薨子
威嗣二十三年坐法失侯爲安衛指揮卒子域調清平
衛
滎陽侯鄭遇春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朔州衛
指揮副使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
大都督府事祿九百石七年增一千六百石二十三年
薨

平涼侯費聚直隸臨淮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僉
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
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二十六年薨子超先戰
死孫寵襲指揮坐法謫交阯國除
江陰侯吳良直隸定遠人從起義先爲江陰衛指揮使洪
武三年以大都督府僉事戰守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進同知大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四年
薨子高嗣永樂二年坐嫌矢侯洪熙元年謫戍海南
靖海侯吳禎良之弟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吳王府左相兼
大都督府僉事戰守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

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二年薨子忠嗣
永樂初坐法失侯
南雄侯趙庸直隸廬州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中書右
丞兼太子副詹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二十六年坐藍黨論
死國除
德慶侯廖永忠直隸巢縣人楚國公永安弟巢湖歸附洪
武三年以中書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平楚浙
閩廣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四
年以征西左副將軍平蜀功多七年增祿千石八年坐
奢僭僇死私之子權嗣十七年薨黨事發國除

南安侯俞通源直隸巢縣人贈虢國公通海弟巢湖歸附
洪武三年以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平閩楚等功
多封階勳號襲同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加千
石二十年薨黨事發子祖從誅不得嗣
廣德侯華高直隸和州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湖廣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平江淮功封階勳號襲同延安職
如故祿六百石四年薨無子國除
營陽侯楊璟直隸合肥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湖廣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同
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五年薨子通
嗣二十年坐法失侯爲普定衛指揮使

蘄春侯康鐸湖廣蘄州人故大都督府同知兼太子左率
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柱國蘄國
公茂才之子以父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十五百
石七年增千石十五年南征薨于軍子淵嗣坐法失侯
永嘉侯朱亮祖直隸六安人爲元將被獲赦不誅洪武三
年以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三年自廣東召還杖死子
暹以府軍衛指揮使坐法同杖死國除
臨川侯胡美湖廣漢沔人初名廷瑞以避　高帝字改僞
漢陳友諒丞相舉南昌降附洪武三年以中書平章政
事兼同知詹事院事累平南功封豫章侯階勳號襲如

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加千石十三年復以犯
帝字諱改封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東平侯韓政河南睢州人吳元年降附洪武三年以山東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
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加千石二十六年坐藍黨死國除
宜春侯黃彬不詳其里八月辛丑洪武三年以江西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九百石
七年加千六百石十七年薨追論奸黨國除
宜寧侯曹良臣直隸安豐人壬寅率衆降附洪武三年以
山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職如故祿九百石五年北征戰歿子泰嗣薨無子國除

汝南侯梅思祖河南歸德人洪武三年以浙江行中書省
右丞累戰功封階勳號如延安祿九百石七年加一千
六百石十五年薨子義不得嗣以指揮累遷遼東都指
揮使
河南侯陸聚不知何許人仕元爲同知樞密院事率徐邳
二州降附洪武三年以山東行中書省累戰功封階勳
號襲如延安祿九百石七年加一千六百石十三年薨
無子國除
永城侯薛顯直隸沛縣人自盱眙歸附洪武三年爲江淮
行省左丞累北征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千五百石
以擅殺人謫海南削祿三分之一四年召還七年加千

石二十年薨二十六年追論藍黨除
東勝侯汪興祖直隸巢縣人初爲張德勝義子冒其姓後
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同知從平中原功封祿千五
百石有過不給券六年征蜀戰歿還其封無子國除
西平侯沐英直隸定遠人初以義子賜姓名朱文英後復
洪武十年以大都督府同知討西番功封祿二千五百
石是特除特進榮祿階勳柱國號襲同洪武三年功臣
例鎮守雲南二十五年薨子春嗣三十一年薨弟晟嗣
安慶侯仇成直隸含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
從破西番積舊功封勳號同西平祿二千石流爵子孫
爲指揮使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三

年薨子泰嗣後絕

永平侯謝成直隸濠州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安慶侯祿二千石二十七年坐法下獄死

鳳翔侯張龍直隸濠州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安慶侯祿二千石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三十年薨

安陸侯吳復直隸合肥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十六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薨子傑嗣三十一年坐法失侯為南寧衛指揮

景川侯曹震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安慶侯二千石二十[illegible]年[illegible]死國除

宣德侯金朝興直隸巢縣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十五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子世襲薨子鎮不得侯為平壩衛指揮

懷遠侯曹興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靖寧侯葉昇直隸合肥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後以數平峒寇受上賞二十四年追論胡黨論死除

會寧侯張溫不知何許人初以指揮守蘭州有功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二十六年坐藍黨死國除

雄武侯周武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二十三年薨子興襲龍江右衛指揮同知

定遠侯王弼直隸定遠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子世襲二十一年破北虜功多受上賞二十七年坐藍黨不食死國除

崇山侯李新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九年為大都督府僉事以營

孝陵功封勳號如定遠祿二千五百石流爵

武定侯郭英直隸濠州人鞏昌侯子興弟洪武十七年以前軍大都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封勳階級世襲如洪武三年例祿二千五百石從破北虜功多受上賞永樂元年薨子鎮尚公主薨停襲子玹次子銘銘子玹以女弟為皇貴妃得復爵正統十二年薨天順三年玹之嫡孫昌得嗣爵五年薨子良復以玹子爭弘治十七年始得嗣正德二年良薨子勛嗣歷掌營府位師傅進公爵下獄死大誠嗣

營定侯陳桓直隸濠州人洪武十七年以後軍都督府僉

事從平雲南功封勛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百石後平
峒寇受上賞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東川侯胡海初名海洋直隸定遠人洪武十七年以右軍
都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
百石二十三年薨子斌先以戰功至都督同知位海上
從征雲南戰歿贈左都督無子國除
鶴慶侯張翼直隸臨淮人洪武十七年以前軍都督府僉
事從平雲南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百石二十
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航海侯張赫直隸濠州人洪武二十年以右軍都督府僉
事歲督海運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石二十六年
坐藍黨論死國除

舳艫侯朱壽不知何許人洪武二十年以後軍都督府僉
事歲督海運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石二十六年
坐藍黨論死國除
海西侯納哈出故元丞相據金山洪武二十年以其衆四
萬餘降附封授推誠輔運欽承效力武臣柱國子孫世
襲祿二千石二十三年從征峒蠻卒于武昌舟中子察
罕改封瀋陽侯祿如故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全寧侯孫恪直隸鳳陽人以父大都督府副使贈燕山侯
死北虜之戰子武德衛指揮使累官後軍都督僉事二
十一年為右參將破虜封勳號如武定祿二千石世襲
後不知所終
永寧侯張銓直隸定遠人洪武二十三年以右軍都督府
僉事追論雲南功封勳號如武定祿二千石世襲
西涼侯濮璵直隸廬州人以父左軍都督府僉事追封金
山侯冊封樂浪公英陷北虜不屈死二十一年封欽承
父業推誠宣力武臣柱國西涼侯祿二千五百石世襲
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獄戍國除
越巂侯俞淵南安侯通源之弟初名通淵洪武二十五年
以右軍都督府僉事錄舊功封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
臣柱國祿二千石世襲二十七年奪爵

歷城侯盛庸不知何許人建文中以都督同知充平燕將
軍拒破靖難師於濟南封世襲勳號祿米無考永樂元
年以舊將嫌下獄死國除 建文封附
忠勤伯江廣洋直隸高郵州人洪武三年為中書右丞以
帷幄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祿
五百四十石流爵再為御史左右大夫中書右丞相十
三年坐懊懦誤政賜死國除
誠意伯劉基浙江青田人洪武三年以前御史中丞弘文
館學士太史令贊謀帷幄功封開國翊運推誠守正文
臣資善大夫護軍祿二百四十石流爵八年薨子璉弃
江西行省參政蠻卒孫廌特賜襲祿五百石二十五年
薨子法不得襲法子柜柜子壘壘子祿成化中授翰林

院五經博士祿子憲先卒憲子瑜弘治八年授處州衛
指揮使嘉靖十八年詔封伯階勳號如基特加祿為七
百石二十年薨孫世延嗣萬曆九年奪爵為氏復爵
東莞伯何真廣東東莞人國初為元右丞以廣東降附累
官浙江左布政使致仕洪武十八年追論舊功封祿一
千五百石世襲勳號無考二十一年薨子榮嗣坐藍黨
論死國除
徽光伯桑先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七年追論父永義侯世
傑功封祿一千七百石世襲勛號無考二十六年坐藍
黨論死國除
○文皇帝功臣考

淇國公丘福直隸鳳陽人從靖難師為中軍都督僉事洪
武三十五年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柱國世爵歲祿二千五百石仍進本府左都
督永樂二年加太子太師五年加祿一千石八年以征
虜大將軍帥師北征敗歿妻子謫徙廣東國除、
成國公朱能直隸懷遠人嗣父職千戶從靖難師為左軍
都督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封仍進本府左都督勳
階號同淇公歲祿二千五百石世爵永樂元年加太子
太傅四年以征夷將軍討安南加祿一千石薨于師子
勇嗣定祿三千石累加太保總京營兵正統十四年扈
駕北征遇也先敗歿子儀嗣止食祿二千石後加一千
石累加太子太傅守備南京弘治九年薨子輔嗣累加
職任如父嘉靖二年薨子麟嗣八年薨無子弟鳳嗣十
八年薨子希忠嗣累任京營大師入直禁庭代郊祀者
幾四十年加太師萬曆元年薨子時泰嗣三年薨子應
禎嗣自殺子鼎臣嗣
英國公張輔河南祥符人父玉故元樞密院知院歸附後
為燕山護衛指揮僉事從靖難師還都指揮同知陣亡
贈榮國公輔積功至都指揮同知洪武三十五年封信
安伯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大夫柱國歲
祿一千石三年以父子功多進封新城侯增祿五百石
六年以征夷將軍平安南進封勛右柱國歲祿三千石

世爵後加太師解營府務參預軍國大政知經筵監修
實錄號加輔運佐理階為光祿大夫勳為左柱國正統
十四年從北征陣亡幼子懋嗣累掌榮府知經筵加太
師監修實錄正德十年薨孫崙嗣嘉靖十九年薨子溶
嗣知經筵監修實錄加至少傅萬曆十年薨子元功嗣

皇明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考卷之一

瀛洲焦　竑編次

晉陽翁正春校正

○開國元勳考

黔國公沐晟直隸定遠人父西平侯英兄春洪武三十一年嗣侯以征南將軍鎮守雲南永樂五年兼征夷左副將軍討安南功封階勳如英公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祿三千石世襲加太傅正統五年薨子斌嗣景泰元年薨子琮嗣弘治九年薨從孫崐係晟第定邊伯昂後入嗣正德十四年薨子紹勛嗣嘉靖十五年薨子朝輔嗣二十六年薨自斌至朝輔俱以征南將軍鎮雲

南生加宮傅歿贈太師太保朝輔二子融肇嗣封相繼夭第朝弼以鎮守都督同知嗣隆慶五年坐法逮繫削爵禁錮子昌祚嗣

忠國公石亨陝西渭南人正統十四年為都督同知大同副總兵禦虜敗歸京下獄赦出充總兵官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武清伯祿千石世爵禦虜西直門卻之進封武清侯加祿三百石天順元年以奪門迎駕進封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祿二千五百石再加五百石世爵為經營總兵參預朝政四年坐亂法怨望下獄瘐死國除

保國公朱永河南夏邑人父謙撫寧伯志永襲爵歲祿千二百石總京營兵成化二年平荊襄流賊進封侯十五年平建州夷功進封加祿三百石十八年禦西虜功予世襲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階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二十三年再加祿五百石累進太師掌後府弘治九年薨子暉嗣以征虜大將軍禦虜加太保正德六年薨子麟嗣侯

成陽侯張武湖廣瀏陽人從起靖難為中軍都督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中軍都督府同知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世爵歲祿一千五百石永樂元年薨無子國除

泰寧侯陳珪直隸泰州人從起靖難為後軍都督府僉事

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都督同知號階勳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二百石十七年薨子愉嗣二十年坐法下獄死庶兄子鍾嗣宣德五年薨子瀛嗣七年薨無子弟瀛嗣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陣亡無子弟涇嗣成化入年薨子恒嗣弘治七年薨子璇嗣正德七年薨子儒嗣嘉靖十二年薨子璉嗣薨無子弟琦嗣薨子良弼嗣

武安侯鄭亨直隸合肥人從起靖難為中軍都督府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封仍進本府左都督號階勳襲加成陽歲祿一千五百石累為大將鎮大同宣德九年薨子能嗣正統十年薨子宏嗣成化十二年薨子綱嗣嘉靖二十八年薨子崑嗣萬曆七年薨子惟忠嗣

[illegible]侯孟善山東海豐人從起靖難爲右軍都督僉事洪
武三十五年論功封仍進本府都督同知勳階襲如成
陽歲祿一千二百石永樂十年薨子英嗣永樂二十一
年坐從弟指揮賢謀逆削爵安置雲南宣德十年赦還
與京衛指揮使正統元年卒子俊襲天順元年復封伯
四年薨子昂嗣成化八年薨子達仍爲指揮使
同安侯火眞本名火里火眞韃靼人從起靖難爲胡騎指
揮中軍都督府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仍故官封
勳階號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五百石永樂七年以右副
將軍從北征陣亡坐失計國除
鎭遠侯顧成直隸江都人洪武中爲都督僉事鎭貴州建
文初北征被獲降附以佐世子守城遷後軍都督府右
督洪武三十五年論功仍故官勳階號襲如成陽歲祿
千五百石仍守貴州數以功及言事受賞永樂十六年
薨子統先授普定指揮使爲建文君所誅孫興祖嗣正
統十四年從北征失律削爲都督同知景泰三年封伯
爵歲祿止千石天順元年復爲侯祿千三百石七年薨
孫淳嗣成化九年薨無子弟溥嗣弘治十六年薨子仕
隆嗣嘉靖七年薨子寰嗣萬曆九年薨無子從子承光
嗣溥仕隆寰俱歷任將帥加保傅有廉能聲
靖安侯王忠湖廣孝感人從起靖難爲右軍都督僉事洪
武三十五年論功進都督同知勳階封襲如成陽歲祿

一千石永樂七年以左叅將從北征陣亡坐失策國除
武城侯王聰湖廣蘄水人從靖難爲都指揮使洪武三十
五年論功進中軍都督僉事勳階號襲如成陽歲祿一
千五百石永樂七年以左副從北征陣亡子瑛嗣伯爵
十年薨無子國除
永康侯徐忠直隸合肥人從起靖難爲前軍都督僉事洪
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左都督勳階號襲如成陽歲
祿一千一百石永樂十六年薨子安嗣成化十七年薨
孫錡嗣弘治廿五年薨庚子溥嗣嘉靖三十三年薨子
喬松嗣薨子文偉嗣
隆平侯張信直隸臨淮人從起靖難爲都督僉事洪武三
十五年論功封勳階號如成陽歲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伯爵永樂二十二年加少師子世襲侯正統七年薨孫
淳嗣十年薨子福嗣天順元年薨弟祐嗣弘治十七年
薨從弟祿嗣正德四年薨子瑋嗣嘉靖二十三年削爵
三十七年故從子相嗣萬曆三年薨子炳嗣
安平侯李遠直隸定遠人從起靖難爲中軍都督僉事洪
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都督同知勳階封襲如成陽
歲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永樂七年以右叅將從北
征陣亡子安嗣伯坐法論成國除
成安侯郭亮直隸合肥人從起靖難爲左軍都督僉事洪
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都督同知勳階號如成陽子

孫世襲伯爵永樂二十一年薨子晟特予侯天順二年
薨無子弟昇嗣仍伯成化五年薨子鏞嗣弘治五年薨
子寧嗣嘉靖元年薨從子瓚嗣二十七年薨子賓嗣
思恩侯房寬河南陳州人從起靖難累功都督僉事洪武三
十五年論功兼議故封勳階號如成陽歲祿八百石子
孫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薨襲如例
豐城侯李彬直隸定遠人從起靖難爲右軍都督僉事永
樂元年追論功封勳階號襲如成陽歲祿一千石以左
參將從平安南功加祿五百石鎮交趾二十年薨子賢
嗣景泰二年薨子勇嗣成化十八年薨子璽嗣賢男俱
任營府璽以正德二年薨無子庶兄旻嗣嘉靖十年薨
無子從子熙嗣旻熙俱任營府三十一年薨熙薨無子
從子儒嗣隆慶四年薨無子從子環嗣
西寧侯宋晟直隸定遠人永樂元年以中軍左都督充平
羌將軍鎮甘肅三年論招虜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一百石流爵六年
薨子琥以尚主特予世襲代鎮洪熙元年坐嫌奪爵弟
瑛復以尚主襲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陣亡子傑嗣六
年薨子城嗣天順元年薨子幼弟誠嗣成化八年薨城
子愷嗣正德十六年薨子良臣嗣嘉靖三十年薨天馴
嗣萬曆五年出使還爲盜所殺子世恩嗣
清遠侯王友湖廣荊州人從起靖難爲都指揮同知永樂

元年追論功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清遠伯世襲歲祿一千石六年從平安南進封
加號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世襲八年從北征督
輜重違節度下獄奪侯正統元年錄其孫爲都指揮
寧遠侯何福不知何許人永樂七年以 太祖舊將爲右
軍左都督鎮甘肅以撫降虜功封推誠輔運宣忠效力
武臣歲祿一千二百石流爵八年以嫌疑被劾自殺國
除
成山侯王通陝西咸寧人永樂元年以父百戶追贈金鄉
侯眞戰功封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誠義伯歲祿千石七年以山陵功進封祿二千二百石
世襲宣德元年以征夷將軍總兵鎮交趾棄城下獄奪
侯後赦出復爲都督同知守昌平景泰三薨餘見伯志
寧陽侯陳懋直隸壽州人都督僉事亨子永樂元年爲右
都督追論父死事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寧陽伯祿一
千石七年以征西將軍鎮寧夏進封奉天靖難推誠宣
力武臣加祿三百石洪熙元年予世襲加太保正統元
年奪太保減祿米之半五年復太保歲祿天順元年加
祿二百石天順七年薨子潤嗣成化二年薨子輔幼弟
瑛嗣二十二年輔以嫡嗣爲瑛勛衞弘治元年輔坐法
失侯正德元年以瑛孫繼祖嗣嘉靖三十五年子維藩
嗣隆慶三年薨子大紀嗣六年薨子應詔嗣

安遠侯柳升直隸懷遠人 永樂六年爲中軍都督僉事征
安南功封奉天翊運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安遠伯世襲八年從 以下安南獲簡定功進流侯祿
一千五百石二十二年從 以從駕北征功予加太子太傅
世襲宣德二年以征虜 將軍討黎利敗歿安南子溥嗣
累佩將印加太傅天順 五年薨子承慶有足疾孫景嗣
弘治十五年薨子文嗣 嘉靖十一年薨子珣嗣累佩將
印加保傅二十二年薨 子震嗣
陽武侯薛祿山東膠州人 永樂初靖難功至右都督十八
年以督造宮殿功封祿 一千一百石爲奉天靖難推誠
宣力武臣階勳同成陽 二十二年以北征功世襲加祿
五百石宣德三年加太 保掛大將軍印五年薨子勳早
死孫詵嗣正統四年薨 子琮嗣嘉靖八年薨子翰嗣二
十三年薨無子族孫鏜 嗣
安陽侯郭義泰安州人永 樂十八年爲右都督以督造宮
殿封祿一千一百石勳 階號如陽武流爵明年薨子孫
世襲指揮
恭順侯吳克忠達達人父 允誠來歸累功至左都督永樂
十年以捕叛者功封伯 薨克忠嗣洪熙元年同陽武侯
北征擒虜功進封祿一 千二百石勳階號如陽武世襲
薨子瑾嗣天順五年死 曹欽之難子鑑嗣正德元年薨
子世興嗣嘉靖二十六 年薨子繼爵嗣

安順侯薛貴達達人降附 永樂二十二年以都督僉事從
北征有功封流伯洪熙 元年與世襲宣德元年勳階號
如陽武流爵祿一千二 百石五年薨無子以弟可可帖
木兒爲指揮天順元年 帖木兒子忠嗣伯貴六年薨子
瑤嗣弘治三年薨子昇 仍爲指揮
定西侯蔣貴直隸江都人 正統三年以右都督征西番朶
兒只有功封伯七年以 平麓川功進封祿一千五百石
勳階號如陽武世襲十 四年薨孫琬嗣累掌營府加保
傅成化二十三年薨子 驥嗣正德四年子壑嗣嘉靖三
年薨子傅嗣掌營府三 十四年薨弟祐嗣萬曆六年薨
子建元嗣
興安侯徐亨湖廣大冶人 襲祖祥伯爵正統九年從成國
公北征以功進封流侯天 順四年薨
清平侯吳成遼陽人洪熙 元年以都督僉事北征功封伯
祿一千一百石宣德四 年再以功進封階勳號如定西
八年薨
昌平侯楊洪直隸六合人 正統十四年爲宣府總兵左都
督以勤王功封昌平伯 是年復以破居庸關北虜功進
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 武臣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
一百石世襲景泰二年 以鎮朔大將軍薨子傑嗣四年
薨無子庶兄俊嗣七年 坐法罷子珍嗣天順元年坐父
俊以嫌誅死失侯謫戍 後復指揮同知

仙定侯梁瑶河南汝陽人宣德十年嗣父銘伯爵景泰三
年以平貴州寇功進流侯祿千五百石天順元年恩例
與世襲勛階號如昌平成化三年薨子傳十六年薨弟
任嗣正德七年薨子永福嗣嘉靖十四年薨子繼璠嗣
太平侯張軏河南祥符人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奪門迎
駕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歲祿二千石世襲二年薨子瑾嗣天順四年降指揮使
南和侯方瑛全椒人都督政之子景泰五年以左都督征
貴州功封伯天順元年復以平蠻功進封勳階號如太
平流爵歲祿千二百石三年薨
武平侯陳友直隸全椒人天順元年為右都督以征苗功

封伯世襲二年以寧夏出塞功進封流侯勳階號如昌
平歲祿一千一百石四年薨
定遠侯石彪陝西渭安人忠國公石亨姪天順元年為遊
擊將軍破北虜功封伯二年再以破北虜功進封祿一
千二百石勛階號如昌平世襲伯爵三年坐使人奏留
鎮大同誅國除
平江侯陳豫直隸合肥人正統二年襲父佐伯爵十四年
平廣寇功封流侯加祿一百石米湯階號天順七年薨
懷寧侯孫鏜山西大同人天順元年為左都督總京營以
迎駕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懷寧伯以宥邊功不奪五年以捕反者曹欽功進封

祿一千三百石世襲成化七年薨子輔嗣十六年薨子
瑛嗣嘉靖十八年薨弟瑁嗣二十二年薨子秉光嗣三
十七年薨子世忠嗣
武靖侯趙輔直隸鳳陽人為征夷將軍都督同知以平安
廣蠻功封伯爵祿一千二百石四年以征虜將軍平遼
夷功進封流侯無給券二十二年薨
襄城侯李瑾直隸和州人襲祖濬爵成化四年以征蠻功
進封流侯無給券弘治二年薨
咸寧侯仇鉞直隸江都人正德五年為都指揮僉事遊擊
將軍以平安化庶人功封伯七年以平河南寇功進封
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祿一千

二百石世襲十六年薨子恩篤疾孫鸞嗣嘉靖二十二
年為大將估恩通虜死後戮屍其子弃市國除
懷遠侯常玄振故鄂國公贈開平忠武王遇春八世孫嘉
靖十二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
石世襲二十七年薨子文濟嗣萬曆十年薨子胤緒嗣
臨淮侯李性故曹國公贈岐陽武靖王文忠七世孫嘉靖
十一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翊
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石
世襲本年卒無子叔父沂嗣十五年卒子庭竹嗣歷任
[illegible]萬曆一年卒子言恭嗣

定遠侯鄧繼坤故衛國公贈寧河武順王六世孫嘉靖十
一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石世
襲二十年薨子 錫嗣四十年薨子世棟嗣萬曆十六
年薨
靈壁侯湯紹宗故信國公贈東甌襄武王和六世孫嘉靖
十一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十四年薨
子佑賢嗣三十一年薨子世隆嗣久領漕事加少保萬
曆廿年薨子之誥嗣
興安伯徐祥湖廣大冶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使以
靖難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世
襲歲祿一千石永樂二年薨孫亨嗣亨薨子賢嗣成化
五年薨子順嗣弘治十七年薨從子良嗣嘉靖七年薨
子夢暘嗣
武康伯徐理河南西平人洪武三十四年爲都督僉事以
靖難功封勛階號如興安歲祿一千石永樂六年薨
子禎嗣正統九年薨子勇嗣景泰四年薨無子國除
襄城伯李濬直隸和州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同知
以靖難功封階勳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永樂三年
薨子隆嗣累督守備營府正統七年薨子珍嗣十四年
[illegible]子[illegible]嗣弘治二年薨子[illegible]嗣[illegible]正德四年薨子
全齡嗣嘉靖十八年薨子應臣嗣
新昌伯唐雲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督僉事以
靖難功封階勳號如興安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永樂
元年薨子襲指揮如例
新寧伯譚忠直隸清河人洪武三十五年以父都指揮同
知淵死難功封襲如興安宣德八年薨子璟嗣正統十
四年薨子裕嗣景泰三年薨子祐嗣累總營府如太保
太傅嘉靖四年薨子綸嗣薨子國佐嗣
應城伯孫巖直隸鳳陽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僉事
以靖難功封階勳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永樂十四
年[illegible]安置交趾召還不五年薨子亨嗣二十一年薨子瑛
嗣尋薨弟傑嗣景泰二年薨子繼先嗣弘治十六年薨
子鉞嗣嘉靖十八年薨子爵嗣薨子文棟嗣
忻城伯趙彝直隸虹縣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使以
靖難功封勳階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世襲宣德元
年薨子榮嗣成化三年薨子泰嗣弘治十三年薨從子
膺嗣正德十三年薨子武嗣子祖徵嗣
雲陽伯陳旭直隸全椒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督僉事以
靖難功封階勳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世襲永樂八
年薨無子國除
富昌伯房勝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僉事
以靖難功封階勳號如興安歲祿一千石流爵子孫世

爵指揮使永樂十二年薨
廣恩伯劉才直隸霍丘人洪武三十五年爲督僉事以靖
難功封階勲號如興安歲祿九百石流爵子孫世襲指
揮同知永樂八年北征失律下獄國除
忠誠伯茹瑺湖廣衡山人洪武三十五年爲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以降附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歲祿一千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以
不朝谷王下獄處死子謫戍洪熙元年赦歸里國除
順昌伯王佐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爲中軍都督同
知以降附封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illegible]千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三年鎮雲南有罪
下獄死國除
平江伯陳瑄直隸合肥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以降
附功封祿一千石流爵永樂十二年以北征功與世襲
治漕河督餉有聲宣德八年薨子佐嗣正統元年薨子
豫嗣薨子銳嗣累掌營府加保傅增三百石弘治十三
年薨子熊嗣正德六年薨無子從子圭嗣累掌營府加
保傅嘉靖三十三年薨子王謨嗣
武義伯王通祿一千二百石後革天順元年子琮攺襲成
山伯
成山伯王琮襲封祿千石成化九年薨子鏞[illegible]四年
薨子洪嗣三年薨子維[illegible]嗣

安伯陳志四川巴縣人永樂元年爲都指揮同知追論
靖難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
祿一千石世襲八年薨孫瑛嗣宣德七年薨子植嗣正
統十四年北役歿無子弟韶嗣弘治十七年薨孫鏜嗣
累掌營府加保傅萬曆元年薨孫樹嗣
安鄉伯張興直隸壽州人永樂元年爲都指揮同知追論
靖難功封勛階號襲如遂安歲祿一千石五年薨從子
勇嗣十年薨子安嗣正統十四年薨子恂嗣正德二年
薨孫坤嗣薨子銘嗣
榮昌伯陳賢直隸壽州人永樂元年爲都督僉事追論靖
難功封勛階號襲如遂安歲祿一千石十三年薨子智
嗣坐棄交阯失爵爲指揮使
永新伯許成不知何許人永樂三年爲都督同知以發謀
殺駙馬梅殷者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歲祿一千三百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永樂
十五年薨
建平伯高福陝西咸陽人父仕文爲都督同知以征交阯
戰歿永樂六年追封福嗣爵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二百石二十二年薨子遠嗣
宣德五年薨弟進嗣薨無子從子霳嗣薨無子國除
廣寧伯劉榮初仍故父名江直隸宿遷人永樂十七年爲
[illegible]督鎮遼東以破倭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勞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十八年薨子滿
嗣宣德九年薨無子弟安嗣成化七年薨兄子雍嗣十
五年薨安子璇仍嗣佑弘治二年薨子佶嗣嘉靖元年
薨從子泰嗣二十六年薨子允中嗣萬曆元年薨子嗣
德嗣

恭順伯吳允誠韃靼人降附爲左都督永樂十年以獲叛
者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十六年薨子克忠嗣

永順伯薛斌直隸順天昌平人永樂十八年爲都督同知
[illegible]營造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illegible]伯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十九年薨特予世襲子[illegible]
[illegible]嗣正統十四年北征陣亡子[illegible]嗣成化十二年薨
[illegible]
子勳嗣正德六年薨子璽嗣爲指揮使

惠安伯金玉直隸合肥人從靖難永樂十八年爲中軍都
督僉事以督營造功封勛階號祿如永順祿八百石十
九年薨

武進伯朱榮山東沂州沂水人永樂一十年爲都督僉事
以北征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洪熙元年薨子冕嗣正統十四
年陣亡子瑛嗣天順四年薨子雲嗣成化九年薨無子
弟霖嗣弘治二年薨子潔嗣正德三年薨子本嗣十二
年薨無子叔江嗣嘉靖九年薨無子弟海嗣二十七年
薨子承勳嗣萬曆元年薨子世爵嗣

仁宗皇帝封榮考

保定伯梁銘河南汝陽人永樂三十二年爲都督同知以
宿將及東宮舊恩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宣德八年薨
子瑤嗣

忠勤伯李賢直隸薊州人初侍藩邸爲左都督洪熙元年
封祿一千石流爵是年薨子順嗣指揮僉事

宣宗皇帝封榮考

廣義伯吳管者韃靼人洪熙元年爲都督僉事以北征功
封薨子玘嗣景泰七年薨從弟琮嗣成化四年坐激滿
四變論戍

清平伯吳成本名買驢遼遠人洪熙元年爲都督僉事以
[illegible]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薨孫瑛嗣伯爵景泰元
年薨子璽嗣成化十四年薨無子從弟琮嗣弘治十四
年薨子傑嗣嘉靖十年薨子家彥嗣萬曆四年薨子國
乾嗣

崇信伯費瓛定遠人宣德元年爲左都督鎮甘肅以宿將
及却虜功封祿一千石三年薨子釗嗣天順四年薨子
淮嗣弘治十一年薨子柱嗣嘉靖九年薨子杖嗣十七
年薨子煒嗣三十三年薨子坤嗣四十二年薨子甲金
嗣

會寧伯李英陝西西寧人父與哥俱虜帥宣德四年爲都
督同知以平番寇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illegible]年坐法

共伯天順元年詔以伯[illegible]指揮使

新建伯李玉直隸交河人宣德元年爲都督同知以從平
漢庶人功封祿八百石流爵正統六年薨子英爲指揮
使

泰化伯滕定山後人宣德四年爲都督同知以戰功封祿
八伯石流爵正統五年薨子福爲指揮使

順義伯金順尾剌人本名阿魯哥失里降附宣德四年爲
右都督以戰功封祿八百石流爵八年薨子忠爲指揮
僉事

○英宗皇帝兩朝封榮者

會川伯[illegible]安陝西臨洮人正統元年爲右都督以甘[illegible]功
封祿一千石流爵九年薨子英爲指揮使

定西伯蔣貴正統三年爲右都督以破西虜朶兒只伯功
封祿一千二百石

寧遠伯任禮河南彰德人正統三年爲左都督以征西虜
朶兒只伯功封祿一千二百石流爵十二年加恩世襲
成化元年薨子壽嗣爲寧夏總兵討滿四失利論戍子
弘爲指揮使

修武伯沈清滁州人正統元年爲左都督以營宮殿功封
祿一千一百石世襲七年薨子榮嗣十四年從駕北征
陣亡子煜嗣減祿三百石成化[illegible]年薨子祺嗣二十
[illegible]

寧伯譚廣直隸丹徒人正統六年爲左都督鎮宣府以
宿將積戰功封一千二百石九年薨子帝爲指揮使已上
宣奉天翊衛
宣力武臣

靖遠伯王驥直隸束鹿人正統七年爲兵部尚書以平麓
川功封初爲推誠宣力武臣歲祿一千二百石景泰元
年再以平苗夷功增祿四百石世襲天順元年援徐有
貞倒授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四年薨子瑺嗣
成化七年薨子添嗣十五年薨子憲嗣正德九年薨子
[illegible]子學詩嗣薨無子弟學禮嗣

[illegible]撲直隸合肥人正統九年以左都督征北虜功
封[illegible]一百石十四年從駕北征陣歿特[illegible]子輔嗣
[illegible]
[illegible]五年薨子政嗣成化二十二年薨子信嗣[illegible]
薨無子弟俊爲指揮使

通伯蔣信故把台忠勇王金忠甥正統九年爲右都督
以戰功封祿一千一百石十四年北征陷虜革爵歸復
爵景泰五年薨特予子善嗣弘治中薨無子國除

招遠伯[illegible]晃河南淇縣人正統九年爲右都督以勦流河
寇[illegible]封祿一千石十一年薨子驥爲指揮使

定襄伯郭登直隸臨淮人景泰元年爲左都督大同總兵
以破虜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天順元年革爲都督
僉事八年復爵成化八年薨子嵩嗣十四年薨子參
爲指揮使

寧伯朱謙河南夏邑人景泰元年爲都督同知鎮守宣
府以破虜功封祿一千二百世襲二年卒子永嗣
懷柔伯施聚北直隸通州人景泰三年爲左都督鎮守遼
東以宿將有戰功封祿一千二百石天順二年卒世襲
六年薨子榮嗣成化元年薨子鑑嗣弘治八年薨子瓚
嗣嘉靖八年薨弟瑾嗣嘉靖十五年薨子壽嗣三十四
年薨子嵩嗣隆慶三年薨子光祖嗣
南寧伯毛福壽河南祥符人本降虜景泰三年以都督同
知擊苗寇功封祿一千石世襲天順二年薨子榮嗣成
化六年薨子文嗣弘治六年薨孫良嗣嘉靖十九年薨
子重器嗣三十四年薨無子弟邦器嗣四十年薨無子
[illegible]
第國器嗣
南和伯方瑛全椒人景泰五年以左都督平苗功封祿一
千石世襲瑛子毅嗣天順六年削爵成化七年卒子壽
祥嗣嘉靖十年薨子東嗣三十八年薨子炜嗣薨無子
弟燁嗣
興濟伯楊善順天大興人天順元年爲左都御史以迎駕
復辟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
夫柱國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二年薨子宗嗣成化元
年降爲知揮同知
海寧伯董興直隸長垣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迎駕復
辟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成化元年[illegible]爲右都督十

一年卒
文安伯張輗英國公輔弟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迎駕復
辟功封祿一千三百石六年薨子鑑嗣成化元年革爲
指揮
豐潤伯曹義直隸儀真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鎮遼東以
宿將積戰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四年薨孫振嗣弘
治二年薨子愷嗣嘉靖五年薨子棟嗣六年薨無子弟
松嗣三十九年薨文炳嗣
武功伯徐有貞直隸長洲人天順元年爲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以迎駕復辟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一百石世襲武功衛指揮
[illegible]
[illegible]金齒四年[illegible]成化八年卒
武強伯楊能直隸六合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鎮守大同
以破虜功封祿一千石四年薨無子弟倫爲指揮使
高陽伯李文陝西西寧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征虜功
封祿一千石四年奪爵爲都督僉事卒
宣城伯衛穎直隸華亭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以迎駕復
辟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四年以西征功弗奪成化
二年增祿一百石弘治十一年薨子璋嗣正德十二年
薨子錞嗣嘉靖三十五年薨子守正嗣隆慶二年薨子
國本嗣
昭武伯曹欽太監吉祥從子天順元年爲左都督以迎駕

後以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五年謀反族誅國除
（會）寧伯焦禮山後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鎮守遼東以宿
將及殺虜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七年薨孫壽嗣成
化八年薨弟俊嗣弘治十三年薨子洪嗣正德五年薨
弟洵嗣十四年薨從子棟嗣三十六年薨子文耀嗣
彰武伯楊信直隸六合人洪之從子天順二年以右都督
延綏破北虜功封祿一千石八年再以戰功予世襲成
化十三年薨子瑾嗣弘治二年薨子質嗣嘉靖十七年
薨子儒嗣四十一年薨子炳嗣今爲總帥歷任大將萬
曆十五年薨子世楨嗣
○憲宗皇帝封榮考

靖安伯和勇祖太師和寧王阿魯台父阿卜倫只降爲右
都督成化九年爲延擊將軍右都督以兩廣功封祿一
千一百石流爵十二年薨子忠爲錦衣衛指揮使
伏羌伯毛忠陝西涼州人本降虜成化三年爲右都督以
征西番功封祿千石流爵四年以征滿四陣歿世襲孫
銳嗣嘉靖二年薨子江嗣十二年薨無子弟漢嗣三十
年薨從子桓嗣三十七年薨子登嗣
順義伯羅秉忠降胡沙州左都督困即來子成化四年爲
右都督以平蠻功封祿一千石流爵十六年薨子珍爲
指揮使
（安）平伯劉聚滄縣人太監劉永誠從子成化七年爲左都
督以迎綏戰功封祿一千石九年再以功予世襲十六年
薨子祿嗣十一年薨弟福嗣弘治十四年薨子岳嗣嘉
靖六年薨從子文嗣十七年薨子良璽嗣三十年薨無
子叔棫嗣隆慶四年薨子應元嗣
（興）寧伯李震河南南陽人成化十二年爲右都督湖廣總
兵以平蠻功封祿一千石流爵十四年革二十年復爵
弘治五年薨子孫爲指揮使
威寧伯王越直隸濬縣人成化十六年由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以威寧海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十七年復以
鹽池功增祿四百石十八年再以功增祿五十石十九

年奪爵弘治十年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起總督十一
年薨二子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昌）寧伯趙勝遷安人成化十九年爲左都督以修京城功
封祿一千石流爵二十三年薨孫鑑爲指揮使
○世宗皇帝封榮考
新建伯王守仁浙江餘姚人正德十六年爲南京兵部尚
書以擒平寧王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石世襲尋總帥南征嘉靖
八年薨停世襲隆慶二年子正億嗣萬曆四年薨子承
勳嗣
○萬曆皇帝封榮考

寧遠伯李成梁遼東鐵嶺衛人萬曆六年以遼東總兵太
保左都督以破東虜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八百石八年復以功世襲十年
加祿百石十一年再加百石尋兩加五十石

○文臣拔尤考

國初文臣最著者莫如
弘文館學士宋濂浦江人辭元主召遁隱龍門山著書庠
子濂太祖召至江陵以不嗜殺人為勸因蒙知遇洪武
二年除翰林院學士以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
為禮部主事五年擢太子贊善大夫嘗勸帝讀大學衍
義及漢武嗜神仙尚武功為戒帝嘉納之九年除翰林
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史謂之曰朕起布衣為天子卿
自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世世與國同休不亦
美乎十年致仕賜文綺御製文集皇太子贈衣二襲上
諭曰卿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明年入朝上慰勞數四
因曰卿純臣哉四夷皆知卿名卿宜自愛其見敬重如
此平生內誠外恕一出於正不事生產田宅尤篤於倫
品處家庭皆可為法臨財不肯苟取日本遣使齎百金
求文卻不受酷好詩書以山水文籍自娛所著有潛溪
集龍門子無相勝語云

御史中丞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年十歲與劉基宋濂葉琛
[illegible]敢每勸帝勿妄行殺戮擢僉營田司事[illegible]江東兩
淮尋推浙江按察司僉事按察使宋思顏等坐法辭連
溢上曰朕素知溢守法毋恐溢因得脫累立戰功上謂
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平定諸寇功不在諸將後因問
征閩方略溢條陳便宜卒有功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
兼太子贊善大夫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衆
俱罪且不測溢進曰風雨連朝無足為怪即禮官失儀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上為之解顏及從海道
出征屢乞終喪不許及三上章始允溢哀毀疾作二年
卒性最孝友外若和緩至臨大事事是非不避權勢必
折衷於理遇事敢言善闡人主意談笑却賊務為無譁
[illegible]部執法中臺功尤偉焉[illegible]

翰林學士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元政亂禕年十餘言時
相嫌其切直隱青巖山著書戊戌歲徵署中書省掾商
略機務上每稱子充而不名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之
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
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江南提舉司校理累遷起居
注出同知南康府事
上即位召入議禮改漳州府通判上祈天永命疏召修元
史裁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
修宮禕明經達理善開導人主入召對殿庭必賜坐從
容宴語云

[illegible]殿大學士吳伯宗以國朝開科中狀元賜[illegible]

擢禮部員外郎時胡惟庸用事伯宗不肯附庸因中傷
之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辭
甚剴切上覽奏即召還賜衣鈔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
以歸及進講中宮陳正心誠意之說明年改翰林典籍
上製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詞甚峻潔上稱才子賜織
金錦衣後因忤旨貶陝西教諭至淮安召還爲翰林檢
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命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明
年參坐弟仲宴謫廣人詞連公復爲檢討逾年卒雅性
溫粹博學能文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集云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十歲能文其祖甚奇
之及壯以經學授徒元末兵起隱居鄉里事繼母孝洪
武八年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逾年奏對失序謫
教遼東略無慍色日賦詩文尋放還鄉日攷訂皇極經
世十七年上思用老成召授翰林待詔明年奉旨校文
禮闈陞文淵閣大學士遽疾請歸卒前一夕星墜于星
而公遂謝世
大學士文恪公宋訥父壽卿任元封公謚忠肅訥承家教
性持重不苟笑語雖爲貴介公子而孜孜親師取友學
益該博洪武十三年徵除國子助教嘗侍上爲文渾健
古雅及授翰林學士上幸太學召爲碑文儀文淵閣大
學士會太學成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敘尼不行上命公
自文淵閣遷祭酒公嚴準繩崇理義身言並教寢食學
廨一時士皆化焉上御製詞褒公謂其稟天人之性一
仲尼之誠至以尚父興周概之后以病老遣中使諭問
又召其子麟侍養及卒遣官致祭年八十謚文恪
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徽州新安人元舉茂材官至
學士兼御史甲辰太祖兵下武昌見上授國子博士吳
元年以翰林待制遷直學士上諭之曰翰林爲文但取
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躁即如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
然讀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何用過求爲同拜曰誠如
聖諭洪武四年陞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
吏部尚書因請編大明日曆及皇明寶訓云
國子監祭酒陶凱臨海人博學能文洪武初薦修元史授
太子書尋除翰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奏請選人專任
東宮罷兼職上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
非無謂也恐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
奸謀若江充事可鑑今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
父子一體君臣同心不亦善乎丞至老言漢唐皆有會
要記成時政及起居注記言動宜令言者府各置銅匱
簿錄聖旨及時政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出爲湖廣
參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參政致仕自
稱耐久道人尋竟坐罪公資性過人才高學博爲文浩
蕩不見苦難初遊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隱遁□山
□文□麗約明典雅應聘而起凡[illegible]禮文多公論定之□兼

須翰院凡誥令封冊歌頌碑碣徃往命公爲之故公文
章盛傳於世云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茶陵人嘗隱廣西及王師下廣西遂
歸茶陵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常薦徵至老矣應對詳
愼上喜除左賛善歷陞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
典雅旣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審議懿文太子薨上意在
太孫問三吾對曰皇孫年嘗世適之子子殁孫承適統
禮也帥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領之遂立建文君
爲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
經書悪慢爲吏部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
士二十六年以齊趙勉爲戶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
又復學士上殿表箋多詭諷命公及右賛善王俊華撰
定頌天下尋梟卒
刑部尚書開濟洛陽人嘗自比賈誼洪武十四年御史大
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召擢爲刑部尚書未幾遂命爲眞
尚書公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侍
覽勤怠上喜賜第又立爲六科以試各郡邑秀才首以
經明行修次工習文辭次通曉四書次人品俊秀次言
有條理次曉達治道上一一從之性甚敏慧有才辨凡
事無大小衆莫能裁决者俱待公剖畫以故眾得上親
信公亦益自奮厲他部事輙兼理焉人忌其才高又見
上寵召公當事漸遷起而公[illegible]矣

州教授前翰林院纂修官胡翰金華人幼而穎敏嘗遊
中拾錢若干緡坐候遺者而還焉父奇之益督以學博
覽經史交結名士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西
歸及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高皇駐兵金
陵聘先生遂起焉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曰
此輩不習操戈爲以爲兵徒費廩粟耳上嘉納之授衢
州教授洪武乙酉奉旨纂修元史賜白金文幣以歸素
嗜山水泉石晚歲卜居三洞之上幅巾短杖徜徉終日
焉
東閣大學士吳沉父師道爲元國子博士沉 博學善屬
文國初薦爲縣學訓導以疾辭洪武十三年薦授翰林
待制後以應對失旨左遷縣學教諭未行改翰院典籍
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二卷言敬天忠君
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奇之因命爲序時採千家
姓爲表進未幾考功數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
九年秋致仕公嘗言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以後布政
使夏寅國子祭酒丘濬其見與公皆同云
除禮部尚書陳遇自幼篤學貫串經史元至正中授溫州
敎授以元綱不振遂弃官歸閑居一室編其名曰靜誠
先生憫世亂每夙興焚香叩天願早生仁聖以活生靈
太祖板金陵侍御史秦元之薦公有輔翼才即日召見
與語大悦禮待極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籌幄贊機務

三幸其第命之官輒辭上問保國安民大計先生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爲對除翰林學士固辭又奉專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旨命爲禮部侍郎又辭遷疾上遣醫來賜錦被及愈入謝上稱爲君子者三除禮部尚書又辭自是不强以職每召見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群臣以過譴者力爲解上諒其誠諭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今帶刀衛朕先生以子幼辭卒年七十有二賜祭加東園器及賻命葬鍾山

翰林文學博士方孝孺台州寧海人聰穎絕倫尤善屬文視其籍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慕之人呼爲小韓子宋濂見大加賞異洪武壬戌以吳沉薦　詔至京師上使人覘之見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上曰此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遣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辭連孝孺有司藉其家械赴闕下　上立命釋之已而家益窘嘗絕糧處之泰然受徒石鏡山若將終身洪武二十五年復徵之上方重刑罰以其志在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爲漢中府學教授建文帝即位召爲翰林院文學博士直文淵閣改官名易制度規畫居多三十五年六月靖難兵至金陵建文君潛遯成祖即位詔召之三降詔而后來以衰絰見成祖怒曰何爲著此孝孺曰吾君已亡安得不爲之服衰絰乎成祖益怒曰汝不屈我乎孝孺曰死即死耳何肯爲汝屈哉成祖大怒命割其舌孝孺大罵不已且以指染舌之血書燕賊二字成祖怒甚繫之獄竟族誅妻鄭氏與諸子先自縊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母族林彥清妻族鄭原吉門生廖鏞林嘉猷皆坐誅先是蜀王嘗詔孝孺賜號正學所著書甚多惟遜志齋集行于世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練安字子寧洪武十八年進士及第入對言朝廷用人徇其名不求其實小善遽進而小過遽戮以有限人才供無窮誅殺此非聖世所宜有也上嘉納之授翰林修撰仍以吏部侍郎改御史臺副都御史與聞國政靖難師起子寧疏曹國公李景隆觀望不忠請斬之不報會紀善周是修直史蕭用道疏抵用事者將罪之子寧曰國事至此尚不惜人言顧所論吾過有無何如耳遂釋修等不論文皇帝即位召子寧責問之不屈而死親族以下徙死者數十百人或言建文臣不順天命請追戮之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語學士楊榮曰子寧若在朕當用之後百年同知王佐裒其文名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祠祀之新淦新淦峽江人士各爭子寧爲縣人立祠祀之其敬慕高誼有如此云

監察御史曾鳳韶吉安廬陵人登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崇[illegible]部守燕不屈成祖以正大統召之不應命刺血書憤

詞于碌詞曰生居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腸
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死之得
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乎天祥遂自刎而死其妻
劉氏亦自經云
翰林修撰王叔英台州黃巖人博學有氣節自少以孝行
稱知漢陽縣有惠政嘗遇旱虔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
復祈晴遂霽累官翰林修撰靖難兵至金陵公守廣德
州募兵入援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其
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
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飧
蔓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
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有爾無足傳千秋
史臣筆慎勿稱希賢遂自縊妻劉氏亦自縊而二女赴
井死焉
衡府紀善周德字是修少孤立學明詩經舉霍丘縣學訓
導入見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改衡府紀善預纂修
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衆徃折之
屹不爲動靖難師馴金川門宮中焚燎明日先生留書
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
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年四十有九文皇帝登極
有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
心[illegible]無所問先生內貞外和尊友忠信非義不取[illegible]

[illegible]洛而河濟[illegible]然問學該博文章雅贍援筆立就所著
有詩集義等書
浙江按察使王良河南人登進士官至按察使靖難師既
入京公慟哭誓以死會使召之公執使者下獄坐堂上
收諸師印携歸[illegible]與其妻決妻先自投于池良遂舉火
與家人同赴火死
華蓋殿大學士文貞公楊士奇泰和人建文初廷臣薦充
翰林編纂官靖難後改編修入直文淵閣陞侍讀公有
經濟才廉靜寡慾文學蘊藉 獻陵立陞禮部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戚山東[illegible]炭十分之五公與李慶呂震
不協上輒從公言憐公孤立曲爲調劑一日上謂侍臣
曰曩與卿等繩愆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皆朝政
無關生民果安乎諸臣皆謝詔公及蹇公諭曰朕監國
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賜公貞一印
上崩景陵即位公首定南北取士法 上諭朝臣貪爵
位者莫甚劉觀因薦顧佐上議赦請讞冤傷田租 上
問楊榮甚富對曰若論從征知邊將才否塞阨險易及
虜情順逆臣等皆不及上笑公數諫上微行後果獲二
盜賜金綺七年乞方面郡守廳三品以上京官及布按
薦用犯贓連坐又乞極刑之家有賢勿弃千年 裕陵
即位冲年 昭皇后臨朝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
又乞開經筵擇儒特從加少師正統四年乞致仕[illegible]

聖書展墓遄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訓通慎微
休養生民又能嚴㪅百司推薦才能公卿濟濟頗稱得
人及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公
謹身殿大學士文敏公楊榮建安人建文二年舉進士為
翰林編修靖難後七臣入內閣公少年最警敏是時內
難務平危疑未戢公內承顧問外酬政務稽纂文事日
無虛晷七年巡邊公及湖廣金幼孜扈行脫脫不花來
歸公至甘肅受降及三殿災上便宜十二事 上大漸
馳告太子至即位改元洪熙陞太常卿進太子少傅謹
身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支三俸明年上崩公急迎太
子于南京入即位 裕陵即位進少保五年展墓至武

名山藏人物考卷之二

林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歷相四朝經畫三帝山陵
累從出塞屢受遺旨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叢險折
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
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賑贍窮
阨賞識賢愚皆歸心焉
武英殿大學士文定公楊溥建文二年舉進士為翰林編
修靖難後侍東宮東宮觀漢書稱張釋之對曰釋之誠
賢非 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因類編文帝事以獻東
宮大悅時二王巧中東宮宮僚多得罪永樂十二年公
與芮善王恺陳壽俱下獄公在獄讀書不輟長陵崩仁
廟釋公獄陞翰林學士又

德六年冬上坐文華殿三楊[illegible]侍諭以祖宗積德累善
篤生 太祖太宗及我 皇考創業垂統是用撰述成
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 楊述云尋陞禮部尚書兼
學士 裕陵即位 昭皇后臨朝復入內閣乞早開經
筵預擇講官及選宮中左右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
德性 昭皇后 一日后召三楊及張輔胡濙諭曰嗣
君沖年卿等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又召公前曰先
帝每念卿忠屢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公伏地泣
下左右皆悲愴后又顧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皇帝萬
幾宜與五臣共理正統四年宣宗錄成進少保兼武英
大學士六年昭皇后崩十一年公卒年七十五贈太師

名山藏人物考卷之二

諡文定公夙稟清實操性直剛不尚機警[illegible]
議武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公能含忍
從人略無係吝
自贊曰資可以為學而理或未明時可以行道而效
有不至竊懷古人夙夜惟厲而莫及焉嗚呼老矣三
楊學士者謂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
泰和楊文貞公士奇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贈太師建安楊文敏公榮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贈太師石首楊文定公溥三公歷事五朝位居
台鼎不容無述
華蓋殿大學士文達公李賢宣德八年舉進士才藝有聲

沉潛好學　裕陵初上疏言帝王之道理一分殊愛有差等乞滅鞿官月俸　景泰初立上正本十策天順元年入內閣兼翰林學士山東饑請發內帑金三十萬兩賑之時石曹奸横　上密諭輔臣抑其干請會御史楊瑄劾二人上欲大用瑄二凶意出內閣哭訴上前上不得已下武功伯及公詔獄是日大風拔木　上悟釋公調福建叅政瀕辭　上顧王翺改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進尚書二年領春坊事三年亨坐誅　上問公迎復事對曰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計萬一景泰先覺奈亻，天下人心歸嚮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與民休息今爲此輩十壞七八上竦然詔革奪門功賜公第五年虜

孛來入雲中塞至雁門明年虜又入河西塞公薦將師顏彪等調兵食畫上五事籌邊江南北大水請下寬恤之詔加太子少保　茂陵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會火異屢見請出宮人簡近習成化二年外艱詔起復公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言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閉密內帑充積無得妄費遊有嘗所緊是離宮賜有常度無開倖究顧垂省覽是年冬卒贈大師謚文達公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爲小廉曲謹政務在九卿議擬不相侵奪薦用耿九疇軒輗　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大吏文武皆得其人他若止汪妃之殉葬出建庶人吳庶人於中都公預力焉

鋟兩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考卷之三

弱侯焦竑　編次
晉陽翁正春　校正

謹身殿大學士文毅公商輅淳安人鄉試會試殿試皆第一爲翰林修撰十四年景帝監國入內閣陞侍讀明年八月　上皇還京陞學士三年兵部左侍郎兼春坊學士太常少卿景帝不豫太監興安問公云何公曰今上乃章皇帝子當復立章皇帝孫它非所當立疏未進石亨輩迎　上皇復位亨素忌公中坐死奏上內批除名公去久不得召成化二年召復入內閣首疏入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闡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四年議　慈懿皇太后葬禮得祔葬祔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公力求退正允陞兵部尚書兼學士八年上弭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愼賞罰勵官守恤軍民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大學士上召見語及監國事公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公因請立　皇子東宮先是悼恭太子薨上憂念已知西宮有子育於貴妃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公請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朝夕接見庶遂母子之情慊朝野之論遂命擬皇子名皇子母薨得贈淑妃立東宮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三年建玉皇閣上疏請停造進謹身大學士會黑眚見條八事曰惜符券禁玩好求直言理冤抑汰營繕實邊備開監督中官與撫汪直開西廠羅織起大獄公疏言伺察大忌并條汪直十罪上立命　西廠內臣忌公會楊華董璵事誣公不安請老陞少保致仕居家十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諡文毅

孫繼皐曰宋朝舉三元者三人而我朝惟商毅公官至內閣秩一品事業爲時名臣豈非山川之盛致然耶自是而後惟福建泉州李廷機公鄉試中解元會試中會元廷試中榜眼亦庶幾商毅之亞云

謹身殿大學士文義公高穀永樂十三年進士擢翰林庶吉士中書舍人正統五年爲侍講學士入內閣英宗北狩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兼翰林學士虜數請使迎上皇廷議不能決舍人趙榮請往公壯之解金帶贈焉又言奉迎禮宜厚會有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　上閱詰問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立懷獻爲太子加公太子太傅薦陳詢楊鼎充日講官王文入閣與公相擠斆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林聰七年進少傅大學士謹身殿閣臣以子不得鄉舉訐考官劉儼上令公覆試　裕陵復辟致仕歸家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曩事者輒不應卒贈太保諡文義公官居台鼎家業蕭然臣廬舍田僅足衣食其方毅端靖潔廉無私有大臣

風文敏姚夔曰高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學士侍
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為國恪持公論景泰間力主還
使迎鑾之策天順初歸老于家蓋人臣進退以道始終
不渝者也

贈文淵閣大學士文憲公彭時字弘道安福人正統十三
年進士第一歷官翰林侍讀十四年入內閣以忤旨罷
天順元年復入內閣時　上欲用南陽每召對亦嘗諮
公公持正或至色爭議定不相嫌南陽亦推重公錦衣
聞達怙寵中傷南陽　上曰去賢專用時內臣或語公
還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力辯其誣河南衛官
强横凌人刻事者誣謀反獄成公持不可竟治其妄百

口　茂陵即位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進兵部尚書
成化二年歸省還朝明年宣府地震疏陳六事實錄成
進宮保兼文淵大學士四年　孝莊太后崩公言宜從
合葬禮秋彗星見時儲位久虛公懇乞修省乞宮中正
名均愛以廣繼嗣又言大臣進退宜斷自聖衷不可專
委旁近五年冬無雪疏言近光祿買辦城內抽分指冠
太甚而獻珍玉者停估增直窺取府庫伏望戀輦以惠
生民進吏部尚書七年冬彗復見　上言政要如罷佛
事謹令命之頒延納重刑罰受直言勵有官減皇庄七事
太監制永成後有軍功乞贈伯爵力沮得寢再引年不
十一年陞少保卒贈太傅謚文憲公資粹既異充養

學問敬謹粹溫休休好善秉謙約終歲未嘗宴會非
義不妄取人
廖道南曰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質朴非若李
文達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慎嚴密外和內明
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

文安公劉定之天資絕倫書過目成誦父嘗窺其文驚曰
此子八面受敵之才正統九年進士第三名授翰林編
修四年京師大水上十事景帝即位又上言十事成化
二年南陽李內閣乏人上用公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
士一日傳旨命製九霄詩公頃刻成四句七言詩百首
以進上大奇之三年進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尋改

禮部公在閣時進密疏皆國家大計[illegible]
部尚書謚文安公博學能文性尤孝友微時家貧[illegible]
既仕分祿自其葬惡色溫氣和與物無忤居官[illegible]直
言略無阻忌名重天下云

文莊公丘濬號瓊山天資過人孤貧力學以景泰五年成
進士改庶吉士益務博覽群書為文平易順暢成化元
年為侍讀修　英宗實錄陞學士內艱服闋還職
五年陞翰林學士十三年為國子祭酒十六年進禮部
右侍郎掌監事嚴立師道綜理詳審　泰陵即位上
大學衍義補上嘉陞尚書禮部掌詹事時年七十矣弘
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內閣上時政勸帝以敬天法祖体驗身心留情政治七
年陞少保改尚書戶部大學士武英殿公每以寬大啟
上心忠厚變士習平恤正文体經濟眾人材更張立治
体　上嘉納之三原在吏部持正不寅何人公不說誣
許三原以故臺諫又劾公公乞老未允卒贈大傅謚文
莊公邃學精思遠謀石畫明習國家典故不肯詭炯
上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眾論能以辨博濟
其說所著有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李的
等書
文靖公徐溥景泰五年進士授修撰歷官至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傅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七年加少傅吏部尚書進謹身殿八
年命撰三清樂章辭同官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非礼
也班于樂章　皇祖舊制不可驟乱且初設文淵學士
命講經論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謂其阿諛取容也
上嘉納十年三月上坐文華殿召公及劉李謝三公至
殿取諸司題奏付公等每一疏上必云與先生輩議公
等擬批答　上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應
手疾書略無疑滯公等懼不能稱　上意是日見
上天質明睿聖心仁厚大喜自是不復召公自告乞休卒
年七十二贈太師謚文靖公嘗置義田八百畝以贍族
人

文和公劉珝正統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至謹身殿
大學士公素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恥安積恨
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二十一年公致仕卒贈太
保謚文和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
鑾成化初議
睿皇居喪礼末年論除左道客疏呂言卒定儲位有大臣
風節在經筵最有殼小人多怨凡所建白人鮮知者
上雅重之且親爽廬墓鄉人向化嘉靖初立昭賢祠祀
公
文靖公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由編修歷諭
德庶子少詹事　泰陵即位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

閣四年進尚書文淵大學士在翰林讀書窮究及入閣
益鍊習國憲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上方
厲精召公及李謝至文華殿平臺煖閣議大政如是一
實張天祥獄
睿皇后陵寢殿礼進退營府公侯伯究異去留大臣皆上
前相可否公確直見事稍遲李敏達謝方賢三人同心
輔政故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云
文正公謝遷字于喬餘姚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由修撰
陞右諭德又陞左庶子兼翰林侍讀弘治四年陞少詹
事兼侍讀學士憂去八年與長沙內閣又加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十八年加太傅　泰陵大漸入受
顧命　康陵即位奄瑾專政公不得其職正德元年乞
致仕去成化弘治間翰林穀華最著與文定與公二人
一時並負公輔之望與以憂去公入內閣十餘年號能
持正文定竟不得入內閣公數言文定於洛陽曰吾去
且用之未晚公曰吾豈私原溥耶顧科第年齒望實皆
先予越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正德初天變
輔皆上疏自劾公求去不得復上疏薦文定及王文恪
自代遂與洛陽並致仕嘉靖初遣使存問六年春復召
入內閣尋進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三月乞歸十
一月卒年八十贈太傅謚文正

文恪公王鏊成化十一年舉進士授翰林編修弘治初陞
侍講實錄成陞諭德八年陞侍講學士試士南宮專尚
經術險奇者屏去文体一変十一年陞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十三年陞吏部右侍郎十六年憂去正德元年復
除侍郎兼學士會災異謝遷求退薦公是時八奄導上
遊御中外洶洶戶部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八奄上怒
甚召諸大臣衆相視莫敢發言公對曰八人不去亂本
不除竟不能去瑾入司禮監首逐韓文繼逐劉謝欲引
焦芳入閣廷議推公公遜與芳同入相時瑾方威斜士
類公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辱而殺之吾尚何顏於此
瑾欲置韓文於死地又欲以他事中劉謝公前後力救

得免瑾又欲殺劉大夏坐激變土官罪死公曰土官素
叛何爲激變瑾又惡楊文襄謂築邊太費公曰楊總制
高才偉略爲國修邊豈可以公爲罪瑾見公開誠與言
亦強聽公言若專爭嬈婀瑾悖曰甚公無可奈何四年
夏力求去瑾念公相忤又輒發怒欲中傷公公惴惴杜
門瑾敗得免嘉靖初遣行人存問后輿論咸願起公未
及起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謚文恪公器度宏深問學充
贍有識鑒爲文春容爾雅議論敷暢閑居闢戶力學避
遠權貴人莫能覘其面所著有震澤長語文集等書
文正公李東陽少而奇穎景帝命肄京庠天順八年舉進
士調庶吉士繼授編修轉侍講進侍讀學士明年充東

宮講讀官憂去弘治二年還左庶子以次遷至文淵閣
大學士入內閣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十七年祀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上不豫入
受顧命　康陵即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正德元年上
不親政公與劉健謝遷上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
爲記邇者地動天鳴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未
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民生國
計若罔聞知事涉于不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
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若謗顧命之名不盡
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不報又陳政令十失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逆瑾

擅權益恣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工事張偉皆謫執
荷校長安門公力救得戍邊內苑御船獵獸上疏諫止
三年給事張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公疏救巡撫楊一
淸逮繫至公又力救是夏有投匿名文書疏瑾罪者瑾
怒群臣悉治獄公又力救五年旱上疏四事會張永發
瑾奸伏誅論功加特進左柱國七年流賊數十萬殘破
半天下賊就平論功加蔭公一子錦衣指揮辭上以京
軍不習戰陣欲更調之軍公諫不聽乞休卒年七十贈
太師謚文正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
又能奬進才雋推挽毅輿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
務忠勤康陵時保護善類淸謹弗踰休休不𠤎致歸鄉

寺人頗畏之
文肅公劉忠以成化十四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
侍讀學士時國家無事翰林李東陽程敏政輩以文藝
交遊奔馳譽公獨沉默正德二年陞南京禮部侍郎進
尚書明年改南京吏部公性峻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
惡士人競趨自處常遇抗貴人力抑之以故久在南京
名吏顯將多俛仰瓦合公獨毅然持規撫奪越閫點吏
虛名籍詭冒者千人焦芳知薦公賢五年瑾傳旨召入
翰林比至相見又不喜業已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
士掌詹事府事專誥勅瑾誅始入內閣時張永繼用事
公公益持重永遣其黨廖鵬來謁公不加禮永不悅公

在門僅三月乞致仕不許累進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公輒進讜言貴倖益不悅正德六
年再疏辭疾强起知首衆壽乞省墓上忽召長沙至暖閣
摘錄中語言欲罷公長沙力解公即陛辭去嘉靖初存
問卒贈太保謚文肅
文忠公楊廷和新都人歷官至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又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加少師轉華蓋殿十
一年憂去服闋累文康靖上遣行人起公復入內閣康
陵崩內外危疑公擒殺凶奸奉　敬皇后旨遵
祖訓迎　世宗入繼大統敕封公伯辭不受一品十二
載考績進太傅賜勅宴禮部公辭太傅力諍大禮去削

籍子愼進士第一亦以論杖闕下謫戍雲南公幼讀書
日以卷計長于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于當代典章條
件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穀叢瑣遠邇心計耳濡
如目歷周旋而指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裕如也居家
儉素不邇聲伎留心濟物築學士堰修邑城置義田
文襄公楊一淸入歲舉奇童入翰林成化八年進士中書
舍人出提學陝西陞大常卿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薦陞
副都御史正德二年公總制三邊時劉瑾惡公逮詔獄
長沙力救得釋兵部薦欲土用公不果五年安化王反
寧夏召公總制陝西各路用兵用大監張永監軍
永就瑾之擒賊公與永假閒論事公欲發而止者三詠

問曰何爲公曰今仇趙已擒外賊不足憂矣顧內賊方
橫且夕未除公能不爲寒心乎永失色曰內賊誰也公
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彼日夜在上旁且親信枝將奈
矣奈何公曰此易易耳顧無能爲公畫策者公亦天子
信幸臣公班師入京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問公寘
鐇僞檄并述其亂政凶狡謀不軌大亂將起上英武必
大怒瑾瑾誅柄用公公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暨公千
載三人兩葛一不信以死繼之得請遂行毋漏禍不僭
踵永勃然曰永何惜餘年不報主上乎已而永如公策
誅瑾召公吏部尚書中原盜起上平賊十一策賊平加
少保兼太子太保入內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武英

殿旋致仕嘉靖四年虜寇關隴起公兵部尚書兼憲職
提督陝西軍務未幾召入內閣首薦起謝遷費宏遂請
老加少師改華蓋殿上念公老朝朔望八年公計去張
桂霍韜劾之上不問削籍明年卒繼孫元援詔請復官
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
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指指授屢中機宜又
好汲引人人或訾已顧揚薦之一時僚達喜功名者爭
趨其門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文忠公張孚敬初名璁年四十七始舉嘉靖元年進士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
[illegible]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云上以興世子入繼　武皇帝
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以從　孝宗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弗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皇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是
年冬授南京刑部主事三年再上疏　上召與廷議
竟如公說陞翰林學士四年進廟議陞詹事兼學士五
年陞兵部右侍郎轉左進謁廟議及奉安獻皇帝神主
儀六年兼翰林學士進大禮要略修明倫大典是年八
月詔訊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尋陞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賜　記二曰忠良貞一曰輔弼達得密疏言
事公遂奏革鎮守內臣清勘皇親莊田七年加太子太
保辭遂兼加少保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子四代誥官一子公建議
請嚴宣宗杜私謁重制誥平濫賦定服制又應制陳言
曰審幾微尊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日事經筵
作敬一箴及五箴註皆發之公八年敕重修大明會典
是年與桂文襄不相能八月降敕諭百官並勒致仕公
至天津召還九年有四郊之役知營建事修祀儀成典
進郊祀議又請倣古立九嬪以廣儲嗣又正孔子祀云
號請更名上改名孚敬字懋恭十年雷震五門西序致
仕無何召還三月如兼太子太師進華蓋殿八月又致
仕十二年四月召還十三年加少師命有司作寶綸樓
十四年病乞致仕明年上使錦衣千戶視疾且促還朝

至處州疾作歸又三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文忠
忠安公胡濙字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
永樂元年秋以奏對稱旨陞戶科都給事中　上以公
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建文
君蹤跡時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隲孝順事實書成俾
公以此勸勵天下軼蹤無不到者湖廣最久十四年內
艱起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
朝　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上就寢聞公至披衣急起
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無慮上欣納之疑始釋太子
監國藩王謀奪嫡造飛語命公往察公至以所見七事
昔誠敬孝謹密疏以聞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

南京未幾閱章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悃上崩景
陵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來朝留行在禮部宣
德改元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閣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
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扈蹕從邊尋兼
詹事六年兼行在戶部事　聖節賜公詩一章及南陽
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　裕陵即位益敬禮公失
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九年乞致仕不允十四
年北征留守京師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還
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即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
明年正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
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讓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
師是年十一月巳巳　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拜賀
不許又明年　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
寧來謝上念公屢請朝延安門忠悃授長寧官錦衣世
鎮撫卒年八十九公平易寬和廉靜寡慾自奉簡薄典
居有常才猷宏遠禮典財賦經畫井然不亂國家大議
與諸閣老相可否必執正論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
貢舉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所著有芝軒
集律身規鑑行于世
左春坊大學士解縉字縉紳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
選庶吉士上封事論時政萬言　上覽之喜公年少有
才志諸大臣皆忌之　上數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溍忌

公得　上意乞改公御史遠　上公在臺嘗爲王國用
草諫書雪韓國公爲詹徽所疾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
史袁太疏太切齒恨公又時時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
不測　上憐公召對便殿慰諭賜鈔曰汝歸且讀書十
年著述冠帶來廷又命公修正元史刪定禮經凡例公
歸家八年　上崩來奔喪有司劾公違詔奔喪謫河州
衛吏建文元年召入翰林待詔靖難後召公與黃淮備
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湖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
楊榮暨公侍讀學士七人分直文淵閣永樂初重修
高廟實錄充總裁官上議建儲公稱世子仁孝天人歸
心以擎奪嫡自古致亂逾年冊世子爲太子進公翰林

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廢漢高煦大恨欲殺公嘗
用兵交趾公力言不必伐　上出公爲廣西參議李至
剛奏公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奏事南京高煦密疏
言公因上出塞違覲儲君無人臣禮　上怒逮公并至
剛下獄十三年正月卒獄中公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
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　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妒中
道天閼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惡患疾苦輒隱于
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于故舊及名賢之後喜引拔
士類襟宇闊略不屑屑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人樂
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與之無倦文雄勁奇古新意疊
出敘事高處逼子長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書小楷

精絕行草皆佳
文簡公黃淮以洪武三十年舉進士爲中書舍人靖難後
訪問政務稱旨命公與解縉立御榻左備顧問內閣掌
制勅又選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與同事直文淵閣
秋陞編修進侍讀　上議建儲問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
法　上是公言立東宮陞右中允五年陞右春坊大學
士兼侍讀進講東宮大孫立又兼輔太孫六年命蹇義
金忠西楊及留守　上稱太子仁厚留汝四人輔太子
翌年　上北巡又明年上征胡長沙李法良反太子遣
豐城侯[illegible]討之漢庶人忌沮太子譖彬公侍太子卒遣
彬擒法良十一月　上再北狩公輔留守漢人日夜謀

奪嫡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公十二年坐公奉表遲
上不敬逮詔獄凡十年獄中有必從容集自省錄　獻陵
即位出獄陞少保戶部尚書　長陵大漸太子在南京
未至深機卒禍中外洶洶西楊不公佐鄭襄二王監國
候太子至公憂危嘔血宣德元年漢庶人反公留佐二
王監國班師始還第二年秋公引老　上賜葬父來謝
賜遊西苑比辭又宴太液池明年　聖節復來上喜賜
宴　景陵崩公奔喪逾月辭歸正統十四年卒年八十
三諡文簡
文靖公金善字幼孜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
靖難後入內閣改檢討數月陞侍講時翰林坊局臣日

進講稽閱書士奇閱易廣閱詩公閱春秋因上春秋直
指三卷七年與楊榮胡廣扈從北八年從上征虜上歷
指所過山川諭公記之十二年復從北征十四年還南
京明年扈從北京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
士復連歲扈從北征次開平上曰朕夢神人語朕上帝
好生者三何謂也公力請班師上曰善還次榆木川上
賓天東楊南計公留中軍護喪　太子即位陞大學士
賜銀圖書洪熙元年時法司論死罪多冤　上命臨決
必三大學士會讞奏公如律例多平反未幾還省母毋
卒　景陵起公服中爲總裁官篡兩朝實錄明年持節
出寧夏冊慶府兩郡王妃還上對事從　上巡邊虜騎

鳴山上曰唐太宗征遼嘗度此山公對曰太宗毒悔是
役以故建憫忠閣　至宣府還宣德六年卒贈少保諡文
靖公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寬
綽類其人
文穆公胡廣廬陵人建文二年公以進士第一爲翰林修
撰　長陵入正大統陞侍講尋改侍讀陞右庶子五進
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十二年十一月進文淵閣
大學士仍兼前職又三年得疾且劇　上使醫來問疾
尋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獻陵嗣位加贈少師諭祭厚
贈其家遭逢　二聖恩何盛也公居官敬慎在上前承
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每

于制勑視草必具可否以閣力陳封禪非禮諫治建閣
奸黨其衆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稗益兩考京畿鄉試
四爲廷試讀卷官鑒別公明奉勑修　高皇實錄及五
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總裁志在於植名教獎善類未
嘗一比匪人人或毀公上不之信公處榮祿未嘗一日
忘山林幽淡閒遠之趣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著有
晃菴集邑從集若干卷
忠義公蹇義初名瑢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奏事稱旨一日上問次蹇叙後乎頓首謝不敢上御書
義字賜公易名建文即位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陞尚
書代張紞時盡改建文諸例公從容爲上言損益貴適

時宜閒舉數事陳說本末　上喜公忠實從其言永樂
二年兼詹事七年巡北征佐太子監國諸王及遠夷奏
請詣行在所餘悉啓太子處分公熟于典故達政體不
動聲色事賴以濟十七年父喪歸起復明年從太子朝
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公
與給事馬俊巡應天問民疾苦考察文武吏出太甚者
數人二十年　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西陽係獄尋釋
獻陵即位預政議進公少保兼尚書歷進少師賜公銀
圖書未幾又制蹇忠貞印賜公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
上顧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數公輟吏部務朝夕備顧
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銀章一七

年令有司治第八年進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後一年卒
年七十二贈太師諡忠定公爲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
事君有誠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爲
包含必歸於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
之憂退朝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
嘗退以語人蓋天下陰被其利云
忠靖公夏原吉湘陰人洪武庚午領鄉薦入太學遂擢戶
部主事陞戶部右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
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服　長陵入正大統轉左
尋陞戶部尚書蘇松諸郡大水公往治水患乃息而撫
恤當人不言勞又撫綏飢民散給有方民賴以濟初

建北京採木東南命公叙用運人人效用 長陵北巡公
扈從歲餘駕征北虜 自太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虜
事修舉京師肅然北京宮殿成公奉勅詔 皇太子及
皇長孫于南京十九年上欲征虜公力諫忤旨罷官
獻陵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毋喪辭不允加少
保立東宮又加太子少傅賜銀章一未幾 獻陵崩
景陵嗣位公以舊輔尤重同注公亦孜孜惟謹寵賚日
盛賜金弘貞靜圖書明年扈從巡邊還 上念公春秋
高賜勅嘉勞命簡職務朝夕備顧問兩朝實錄成賜白
金羅綺明旦入財暮歸得疾薨特進太師謚忠靖公天
性孝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周給之德

雖微而必報未嘗存怨惡必接人溫然處事善善以而
惡惡短襟宇靜深門廡不見涯涘在上前所言必歸仁
厚臨政必酌大體益有陰受其德者當時掌財賦以愛
人節用爲先酌大體略煩苛以故數興大役供餉贍給
而民不擇騷離悃愊無矯飾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
靖公君子長者云

學士沈度天資敦實博涉經史洪武中舉文學弗就 文
皇帝初臨御命爲翰林典籍 上覽公書稱善一切大
制作必命公書日侍清閒賞賚優渥子第皆官之由典
籍陞檢討修撰侍講宣德初進翰林學士年踰七十上
章致仕不允九年卒年七十四賜祭葬給驛歸喪公考鼓

貞靜不附權貴七論高之閑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
自樂襟宇澄澹風韻蕭散所耽惟載籍法書名畫花艸
奇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歌奕意度修然著有滇南稿
隨筆錄云

文清公薛瑄字德溫河津人幼能賦詩長讀周程張朱書
遂焚前作尊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
擢御史正統初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
公召爲大理少卿三楊欲公一見振公曰安有受官朝
而拜恩私門耶振聞憾公誣以棄律出罪人竟坐公死
係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免歸田十四年程
信薦起爲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四年秋召還京

爲大理卿 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時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
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
光明俊偉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以誠其言平易不
爲奇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純篤著讀書錄二十
卷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

文懿公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未冠時已博
洽通經史父[illegible]景州學官歿不克葬家貧力學郡守黃懋
奇之補弟子員發解浙江明年成進士第二選翰林侍
讀與裴綸杜寧謝璉丁玉江淵陳文李治商輅劉俊等
習制誥于東閣十四年罷天順初改通政左參議仍兼

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一石亨曹欽用知敬公公朝會
衣青袍亨笑曰何爲先生易耕公不荅未幾岳正疊公
列上石曹罪狀上亟中曹石譖訕上岳去留公公與李
賢同在內閣李公通達見事立斷公守正謹恪稍濟之
將修一統志充總裁官母喪去適景川改芝歸合葬載
冊中極哀毀病抵家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公資性
渾厚容貌端偉在內閣六年清潔不茍取予性儉約身
無紈綺蔭中惟服衣幾襲輒分祿贍宗人清心寡慾無
隱避至老勤學不倦子崇峯順天官南太常卿

文肅公岳正字季方號家泉畿內郭縣人二十一領鄉薦
正統戊辰進士第三名授編修景泰三年遷左贊善天

順元年召對稱旨入內閣參預機務時石亨曹吉祥勢
方張公因極言於上且退而面諷導之使爲保全計二
猾輩陽諾中實銜之未幾造飛語謂正賣直訕君上不
數日內批降公欽州同知公過家舜母留數日兵部尚
書陳汝言黨二人誣還者中公私事遣詔獄考掠謫戍
肅州鎮夷所未及行李鐸都督充奪公嘗四年石坐法
誅明年曹又誅　上思公言解士伍於歸田　茂陵即
位議復公官吏部擬調南京　上曰留充經筵官未幾南
陽欲薦公南國子祭酒公不應忌者僞爲公劾南陽舉
示萬安遂大疑公成化元年廷推公張寧爲兵部清黃
官不得陞興化知府公至仕勤力民害擁利推興修水
利積穀出羨餘補助民役稍暫守牢三年求朝乞致仕
家居越三載卒嘉靖中贈大常卿諡文肅公偉貌修髯
言論灑灑動循矩度文章節氣名滿四海居孝家第交
友有終始之誼抱負經濟屹屹不肯下人有古豪傑風
曹石事或議其迂又曰未信而諫直應曰渠謂我諫官
耶我道當如是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無
藏府以故奇公者雖多忌者亦衆云

侍講學士程敏政字克勤成化二年進士少時讀書一目
數行下以奇童薦入翰林入仕益攻學問弘治十一年
召至京以太常卿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侍東宮又
明年主考禮部給事中華昶劾敏政洩會試題鬻進士

得金錢無數同考官林廷玉復疏可疑六事上逮治午
前敏政素負時名不能忍辱下人朋輩要津人亦幸
敏政敗污蔑去不可起復不復相左右敏政竟奪職黜
擧子唐寅等十餘人敏政逾年憂憤卒敏政著述尚本
實建白傳經義議論英發出人頭地世宗初永嘉建白
多採用之

文定公吳寬爲諸生時有文行負重望登成化八年進士
第一歷翰林春坊詹事侍康陵東宮進講閑雅詳明意
存規諷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
化四年孝莊錢后崩中外籍籍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
陵祭奉廟禮皆如適主是謚稱孝皇后與孝莊同體臣

覺其誤未敢言詔禮官議不決上再詔廷臣議公時掌
詹事持衆議臣曰魯頌美源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
別廟漢唐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
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
宋李宸妃殁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爲法衆
議是之議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
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公位日高衆望枘用忌者沮之公
益冲澹生平歷官兩爲吏部侍郎充修實錄副總裁領
誥敕內閣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
定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遠跡權
勢

翰林修撰舒芬進賢人初生時人聞空中呼狀元往舒幼
負異禀年十二歲作馴鴛依人賦郡守祝公奇之薦補
諸生督學蔡虛齋試覆首選正德丁卯中鄉試丁丑進
士授翰林修撰戊寅武宗北狩上諫聖孝疏再上車服
疏反覆數千言諷諭切至己卯南巡率同院官伏闕懇
疏罷剌閣中杖幾死出福建市舶提舉辛巳　世宗立
召復官連遭內外艱哀毀以疾卒年四十四先生平生負
氣剛毅所遇貴者嘗欠勇者嘗衆爲文章宏遠不窮所
著有易問太極通書釋義周禮定本等書至於律曆象
數古今名物無不洞究精微惜也天奪之速而竟憂阨
以終有志者每爲之三長嘆云

翰林待詔文璧字徵明八九歲時語又不甚了了或疑其
不慧父溫州守林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也既長就
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千言爲邑諸生文日進年十
六溫州公以病報先生爲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沒三日
矣痛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爲溫州公賻先
生固辭不受因曰勞苦諸公孤所欲以生汙逝者久之
寧庶人者斧慕先生名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
先生辭疾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亡何寧
竟以反敗尚書李充嗣撫吳中薦先生而先生益以久
次當貢至京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愼黃佐吏部薛蕙
名能傳精賞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爲幸大司寇林俊

尤重之先生爲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
麟帶所得懋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先
生歸杜門不復與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屨常滿
然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其他郎郡國守相連轎
當商賈人不能博先生一赫號而先生所最愼藩邸其
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爲詩傳情而
發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
意時沿歐陽廬陵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豫
章海岳振掌睥睨而小楷又獨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
入鍾太傅篆籀李斯下所不論也性喜遊戲得象外理
遷之趣與祝元顯蔡子次王不知左右矣且貧而好

旌周人之急見以爲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
敢慢至九十猶矍鑠不衰海內習知文先生名久矣以
爲異代人嘉靖己未年卒所著有甫田集行于世

忠襄公郭資洪武十八年進士爲庶吉士戶部主事曉練
錢穀聲譽頓起陞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參議上
言弊政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靖勤盛憤紀綱大振靖難兵起
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
夜拜備韃鞬兵卒轉給饋餉盡心瘁力不畏强禦靖難
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時建北京軍民初
安而官司諸費冗濫嘗以樽節恒下爲務深見信用永
樂十九年巡狩營建百費並興皆公調度 獻陵即位

立東宮以公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適足疾賜敕給
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三年夏公輟部務明年召公以
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公愈感激效忠雖祁寒暑
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僚屬胥吏莫不敬憚焉瀕考賜
宴禮部將以敕書譽公如歲寒松柏愈老愈勁其優厚
如此以疾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諡忠襄公受眷三朝
屢登八座廉介勤慎剛果有爲自始仕至老視國如家
凡所施爲毅然自任不畏彊禦未嘗避怨辭害與人辨
論嚴厲見於辭色而推之於政略無害人蠹物之心誠
國家忠謹直亮輔弼之臣也
建安楊榮贊曰惟公之生[illegible]才外識[illegible]

憲臺風猷宏振紀綱斯秩出參大藩政興弊息凡所設
施算無遺策顯命薦臨特拜方伯赫赫 太宗仗義而
興命公居守撫民餉兵既正大位嘉公勞績進位尚書
厚其賚錫公愈飭勵經國如家謗怨弗恤恩寵屢嘉
仁宗嗣位進位師臣俾休于家眷施以恩 皇上繼統
養公耆舊詔復任事維公忠貞衆所共知維公勳業顯
著于時

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
察僉事坐事左遷主事戊寅夏建文初授陝西僉事又
坐事除員外靖難後陞禮部右侍郎逾年轉左永樂
二年尚書工部時營北京取材川蜀七年奉憂伐山通
道深入險阻時下敕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入蜀[illegible]

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西
明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公初治
漕[illegible]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
閘盡用濟[illegible]人吏董及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
信圖策與興安伯[illegible]員自祥符魚王口至中
灤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第一又於寧陽築堽城
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兼自是挽漕京師罷
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公剛果質直有經濟
材馭下頗嚴以故事亦易集洪熙初賜葬祭正德初賜
全祠會通河上

吏部尚書郭璡永樂中為郎官精練吏事簡約有條宣德
初為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四年代蹇義為行在
吏部尚書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擇才
非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慎任者必勤於咨訪
有得即録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録慎
留意正統元年除公尺籍時進士李賢入選公試以嘉
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呈煌大臣皆欲引
去公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托一時請去
誰與共理宜引罪乞致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
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疏上畱諸大臣七年請
老公在吏部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夏然潔廉樸實不用

浮薄雖為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忠襄公金忠少慷慨有大志及靖難兵起以布衣入見其
言舉大事當以人材為急　上悅授署紀善日侍帷幄
贊理戎務署長史尋真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
京永樂二年召入為兵部尚書公博覽史集議論洞懸
儲位未定　上密問歷數古昔適嫡故事對　上喜賜
公大鏹且命以講護佐太子公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
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日而已或
譖訴廷臣及宮僚過者上令公察察公退叩頓首再三
為白無此事願陛下寬霽他日即如人言臣并連坐以
故全護者多公為人謹厚每事入寬愛無為苛刻凡事

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或闕誤引為己過不遺片善
不念舊惡餘俸周恤鄉族卒　贈少師諡忠襄子達子為
檢討改都給事中長蘆副使

忠宣公黃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為清源主簿有惠政
丞暮勤職才識明敏洪武中論大計上奇之三十一年
起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轉左尋陞尚書公視民如子
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勤撫字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
溫恤兵民咸悅肇夷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公數裁
抑騏騏誣公有異志上察其安不問前在交趾凡十九
年及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元年騏激交
趾反時洽以兵部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

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出領交趾藩集臺省事屯田便宜
上出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能
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所是一志國家生
民今六卿中鮮及福者今年七十矣及朝暮奔走道路
勞瘁不已殆非國家優老之意上曰然改南京戶部尚
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公持
正不阿以故去南京　裕陵即位加少保參贊機務每
事先籌定付襄城伯李隆隆亦敬信公比視事公不出
一語公曰體當如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
年卒成化初賜太保諡忠宣　秉心正大事利仁然天
下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知為君子所許闕課所顧

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給族姻鄉黨之日室無
百縑

文端公王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曾棨等三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公與焉文辭追古作者召入翰閣書機密文字授修撰　上巡北京留黃准楊士奇及公輔導監國再巡扈駕憂閣陞侍讀學士立太子陞右庶子兼前職正統六年出部左胡忠安公八年爲尚書吏部代郭[illegible]十四年虜犯邊上駕欲親征公率廷臣諫上不從命留守加太子太保及上兵敗北轅景帝立進少傅屢乞還使奉迎　上皇不允景泰元年　上諭大臣絕虜使公言報使便上不悅會于肅愍公言始釋內臣興安呼曰瞎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荅公厲聲曰臣皆王臣惟上是使敢弗行乎安語塞遣李實使虜三年加公太子太師以何文淵爲尚書佐公舍人何觀劾公又御史陳綱論劾公請老不許　裕陵復位請老去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公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學充才敏詩文精緻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既秉銓軸益兼慎時方面官及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之風一息

文忠公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與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疏五年進修撰扈北巡尋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闊灤海還至威虜鎮　上命碎李陵進驛令碑還奏喜曰秀才是二十八人中讀書者耶朕需爾爲用正宜宣力勿憚勞苦公因言虜退幸勿窮追　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爾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有聞即奏　上駐師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必得其死力　上喜命兵部李慶給糧及上晏駕東宮命公與蹇夏西楊等定喪禮議國政直內閣明年歸省還朝　景陵召入便殿諭曰洪武中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命入內閣參預中秘　裕陵即位充史館總裁官晉禮部左侍郎兼前職正統八年出禮部事顧閭講會浙江旱命祀南鎮公至紹興應時注雨人咸喜曰侍郎雨也明年京師旱上疏乞加賑恤益修省尋請引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春秋七十五諡文安跋文忠公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贍尤善草書寬弘樂易豪俊豁達不屑曲檢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公

慈谿陳敬宗曰江右撫州多出名儒顯官若宋之晏殊王安國元之吳澄諸君子其文章名位功業皆炳然當世而垂耀竹帛者豈偶然哉玉笥寶蓋諸名山秀氣之所鍾也公亦撫州人也其文章名位功業豈

不相似然自入仕歷陟通顯不離朝廷四十五年于
列聖眷遇久益不替似又過之矣豈天之生賢私於
燕之人歟抑孰知公之才德自足以致身於青雲之
上耶

肅愍公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年
授御史從討漢庶人上命數庶人罪辭聲義正庶人流
汗伏地　上喜思用公巡撫江西平反冤獄五年山西
河南災　上親書公名陛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
公問民疾苦百弊湔剔凡歷十八年十二年復右侍郎
還部十四年秋虜也先入寇上欲親征公與兵部鄺埜
力言不可不聽師駐狼山　上北狩京師大震章皇后

立郕王監國臺諫廷劾王振監國有未處分馬順附振
衆怒擊之廷中大譁賴公鎮定郎陞兵部尚書加太子
少保時內外洶洶倚公安危調兵為禦虜城守計是年
九月奉皇后以皇太子冲年郕王親宣宗子年長宜嗣
大統郎皇帝位遙尊上為太上皇帝明年改元景泰時
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者皆老弱公見上泣曰虜賊將
長驅深入不可不預計宜急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潘
辛練補機等營經理粗定十月朔喜寧導也先護　上
皇還京五日入紫荊京師戒嚴侍講徐理妄言占象倡
議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公慟哭言京師天下根本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

盡去宋事可鑒敢言南還者衆共誅之群心始定公奏
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堂衛穎分兵出戰監以于紘葉
盛等官石亨楊洪柳溥為總兵盡移郭外人入城散通
州糧公率先士卒躬環甲冑以恩義諭感激六軍十一
日也先擁衆至城下公及亨等統兵出禦虜見我師堅
不可撼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及出議兵索金帛萬萬計
廷前莫決公曰本兵知有軍事他非所聞郎出德勝門
外閉門對壘約戰以上皇在虜未敢動已諜知　上皇
西移我發大砲擊虜死者萬計也先大沮遁去論功加
少保總督軍務如故公辭不允景泰元年二月公論除
喜寧也先始悔過果遣使請奉　上皇還京　上勅公

防護京城丘議通使群臣顧望不能決公曰天位已定
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　上
皇從公言九月上皇至京師居南宮三年薦王忠肅公
自遼東召還院是年五月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傅先
是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
葉宗畱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僭號攻
言萬端變在呼吸公內顧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
寢敵退　月抗控虜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入城堡仍
畱貴州蕃臬條畫立奏動中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
胡虜款塞群盜悉平口不言功益自斂飭上推誠倚任
獨秉朝綱文武大臣面酬進退宮庭密務指縢調停濟

廉方正一錢不私力遏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鄉歷數椽僅蔽風雨薄田幾畝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絮帛大璫舒良及亨等皆憚公不敢撓法相忤亨忌公舉辞兵柄公亦辞總督避亨公嘗臥病中官更番來視賜上供取竹瀝以和藥或言柄用太過 上意益堅群倩遂起怨謗益興 上病時 上方出南內復位亨以奪門為功誣王文監王誠及公意欲金符迎立外藩都御史蕭維禎恨王文排己得先入內閣又恨公每抑己故讒讚欲殺公謀反當族徐有貞從上旁言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公自知功高際深廷訊不復自辯遇害時年六十籍其家子冕戍龍門公死之日天日曖陰霾蔽

空思切悼枉四海一詞章皇后嗟嘆累日茂陵即位赦冕還公浸産成化二年復公官遣官致祭弘治三年特贈太傅諡肅愍 皇帝制曰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才歷事先朝勛勞茂著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秉公道而自持為權家之所忌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特命行人復卿子爵嗚呼象其死而表其生一順乎生理屈於前而伸于後允協乎人心

太原王瓊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群議選將練兵坐摧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豈虞殺身亡家之禍于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機一變于公于是難免矣程篁墩謂于公之受誣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文莊公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敗事者以謝天下虜退請明賞罰言敖劳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効于少保德勝之役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边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边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边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

過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郊社生靈何宜急固守宣府居庸為便會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勅公往視民用安輯景泰二年 上彊災防患十二事又請午朝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等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列上利害可興革者八條次第行之一時品式具備而又定守禦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以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心焉令鹽商入米餉边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復修官牛言田之法養老優賢留意風教四年陞公禮部右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

賑圻內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武請大舉搜套
沿河築城堡拓東勝徙民耕守其中敕公往議方略上
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增兵守險可爲遠圖上從
之九年轉左在吏部留意人才教京實行議論恒守經
義未幾卒年五十五諡文莊

安福彭時曰公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踐
古人居家惇孝友蒞官清愼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
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
藝然存心寬厚慈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
退手不釋卷考古辯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
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歐陽修而功業
自期於韓范以范公爲鄉先生尤景慕焉大用未究
而卒惜哉

襄毅公程信字彥實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遷吏科給事中
景陵即位公監軍宗西城土五事都督孫鏜禦虜失利
乞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在城上鼓譟爲聲援虜
引去景泰元年使蜀乞賑饑民與廟居西宮請上中興
固本十策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
僕卿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五年遷京侍郎刑部受去
成化元年起兵部侍郎當是時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
大壩山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相城
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又分四道

兵會于大壩將士依公方略連破二千餘寨凱旋進大
理卿疾作告老不允七年應詔求言公上兵事可更者
四欵可伸者五疏之 山軒韓合六卿上言利害三十餘
事明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公才雄氣果沉思
曲算無書不讀留意詩文略不經意而雄渾可傳所著有
晴洲集子敏政丙戌進士官翰林學士

壽光劉珝曰公爲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
惡太甚佐兩淮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
以爲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南京守臣議殺
則斥之曰乃有司之事也故斷不可預征川貴時得
以便宜行事公不妄戮一人不殺一人而曰刑賞人主
大柄論者以爲得禮又曰此古名臣之言可爲後世
法者令敏政亦卒能昌其大業容可量乎

文襄公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陞員外郎盡心簡牘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
年東南財賦繁數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南直
隸公辭越靖王至江南召父老問利病興革四年秋陞
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乞致仕不允明年
請老召還京致仕卒年七十三諡文襄先是胡槩巡撫
江南用法嚴刻公濟之以寬安撫軍民斟酌便宜更定
稅法與民交貸民甚便之又嘗時襄河漕軍與民爭軍
艄出官嚴民率鬪舟又經年往復失業公與平江伯議

[illegible]遼烽火塞上無大寇有功加太子太保還臺四年入
吏部代崟山爲尚書請寄不得行五年春致仕公與王
茲以剛方爲時望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諡大
臣忌公最多卒諡襄敏

以上原缺

恭肅公林鶚字一鶚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御史持
大體略細故嘗監試禮部內閣陳循王文子不得舉誣
考官劉儼又以公邑子林挺得舉誣逮并一公事白得
釋天順元年知鎮江府陞辨召見賜食至郡公汲汲興
利除害不纍前人短未幾改知蘇州務簡靖即有建革
必審覈再三吳人重公名稱有齊濟才超陞江西按察
使據律平反寬獄不徇情討廣信妖賊歷江西左布政

歲饑奏減民租十五萬類南有猺寇急調兵食捍禦成
化六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審訊刑獄必從容調劑相度
僚屬內艱去起刑部侍郎年未五十請致出諸卿右尋
辛子官公秉禮直義造次必恭慎公餘閱古史臨帖寢
必夜分漏盡即起馭下稍嚴交遊不苟事母程氏極愛
敬篤行孝廉君子也嘉靖間贈尚書諡恭肅

文靖公魏驥字仲芳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爲松江訓導
汲汲造就人材諸生讀書學宮夜分攜茶勞問諸生益
感激自奮三考復留十七年師逵薦陞太常博士宣德
初陞員外轉南太常少卿三年試行在吏部侍郎老辭
八年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
泰初致仕年已七十七矣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
所取士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得立朝願少待公曰
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循甚愧
裕陵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治生
產端厚祗慎簡約廉勤顧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權要
人不悅性好吟詠矢口適情不求彫飾自將意味成化
間存問遺書子完營墳墓有司請如例葬完辭歸公
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
諡文靖

彭韶曰百年眉壽天官上卿盛德雅望遠邇著稱海
內達尊莫之權衡謙虛守禮簡朴性成好學不厭篤

老精開使臣就問特眷聖情辭免後事遺世平緬
文肅公錢幹字習禮吉水人才敏力學永樂八年發解江
西會試第十以翰林庶吉士除檢討　上喜公有鄉人
惡公者欲搆陷公無可指乃指公爲練子寧姻黨坐東
陽上言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上欣然曰使
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況習禮乎公感泣宣德初預修
實錄五年陞侍讀學士正統初賜坐講又進五倫書修
宣廟實錄陞學士七年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
公不設西楊南楊坐或問公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
聞上上命工部具座禮部叙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坐諸
學士上九年乞致仕不許十年禮部右侍郎缺擬用黃
襄內批用公而陳郁或掌院事或賀公曰吾今且爲有
司又吳賀爲未幾陳高苗皆得陞侍郎入閣公尋兼署
吏部稱疾辭致仕公孝友忠信篤于倫理厚生送死推
財賑贍好古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論議士類宗仰歸山
十五年八十九卒贈文肅公在位三十餘年典文衡者
八請卷者二佳時暇日擇勝徃遊長篇短章發於歌咏
以揚太平之盛美所著有應制集詞垣藁歸田藁
泰和王直銘其墓詩曰洲背之山有崔者墳是誰所
營武肅令孫公之遊此旌旆于于山靈來聽風卷雲
舒植木有本醞水有原公之本源人其式旃公每來
歸子孫翼翼誦詩讀書有兆無斁惟公世家海內所
聞政事文章亦煥其猷我與爲友式篤于義二十而
敎尚利後嗣公官三品神道有碑我作是詩日世之
詒
忠文公李時勉初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少
有大志七歲小學四書皆成誦選庶吉士預修太子實
錄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條上十五事
未幾讒搆下獄尋出獄復官　獻陵即位公有諫疏留
中坐出　上怒至便殿命力士撞之拍其肋幾死明日
改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頗
觸仁考怒令縛時勉面鞫已又令縛時勉斬西市　上
復憐時勉忠直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兩朝實錄陞
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陞祭酒與陳敬宗齊名陳方嚴肅
下公平恕得士太學生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
一新條教變化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
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讀書與寢有時燈光
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傾
搆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
委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罪解尋乞致仕去又
明年北狩上疏言親君子遠小人褒忠節迎還車駕復
仇雪恥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成化中贈禮部侍
郎諡忠文公文學老成孫行修潔節義足以表俗剛正
足以任事量足以容而志不可奪

公嘗作北京賦歌曰煌煌帝都兮逾鎬豐阻山帶河兮壯以雄天開日明兮王氣所鍾穹隆造天兮惟帝之宮廓氛祲兮開溟濛鎮夷夏兮宣皇風王道平平兮四方來同願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論文曰夫文章之見重于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爲病矣楊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議論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　贊曰於乎劉士浩然正氣博聞有養學

自中秘危言俊行歷事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上司成姤驕我忌荷校類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

文介公劉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　茂陵在東宮公爲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爲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録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評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楊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并摘命題辭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　上命高文義公覆試諸得舉者朝退高公請奏事門上且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願辭有定額儼等本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準其子應試王文復疏辭　上不喜曰我亦有君以大臣壞法論遂已先是廬陵羅崇岳輩潛授胡一凡記號用遂驟時人爲之語曰楊右姓名羅是學生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裕陵復位二人得罪其子竟不得試禮部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于明潔

鄭曉曰公文學節行足任承弼往往懼讒誹忤權奸不獲致用豈非命耶

文恪公耿裕字好問清惠公子景泰五年進士爲庶吉士除給事中又改翰林檢討是言石亨被御史劾恨清惠

并去謫公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初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勤教誨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習學成均公類古勳戚言行可法者爲書授之十二年陞吏部右侍郎轉左二十二年進尚書清愼公平銓法疏理諸請寄者不便改南京禮部泰陵即位改南京兵部弘治初召尚書禮部婚喪諸大禮傳經律酌古今行之崇王請朝公請遵制勿許西夷由南海貢獅公請却去六年轉吏部代三原加太子太保時諸王出閣選十進士侍講讀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考滿得陞改出王府公以爲例不可公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毀譽不濟于謁斷絕杜塞倖門卿內隆亦封章抗議弘治八年卒贈

太保謚文恪
鄭曉曰公偉幹脩髯望之儼若神明學問該洽文章
雅正冠冕縉紳蓋世濟其美者且父子清脩不營產
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儒鄉衎中不以得者
忠肅公王翱字九皐滄洲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二甲
第一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
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歷十餘年都御
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楊善推奸吏民畏
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
虜殺掠吏民師出甄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
軍務明年陞副都撫遼東十二年破虜有功陞右副都

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
泰三年召還臺加太子太保時南蠻寇兩廣兩鎮將官
互相觀望不即捕　朝廷命公總督兩廣軍務明年賊
平　召還臺憲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代王直初
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帛牛酒以犒番
貨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兵令
久弛不復知有　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
力公至誅將庭參責其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股慄
願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關抵開原緣濬
壕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于是固
指畫公益簡練卒伍賑賙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

塞孤遠軍興輒匱緣俗立法納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
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暖願得
一戰報主公是年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鎮南亦
用收贖法公威望已著諸蠻大懼益推誠撫諭盜寇止
息公常言蠻戎捕撫各有機宜以故川廣得免繹騷之
患公初入吏部公銓註嚴考察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
使並稱得人　英宗復位罷舊宮僚公上疏乞致仕南
陽言于上曰王翱廉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乃不聽
其去任用益篤已而南陽被讒公力言其淳實可用以
故南陽復被寵任焉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
公先生屢乞休不允　茂陵即位免公兩雪朝參恩禮

優渥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公端方強
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
居第三十餘年不改于舊且善知人文武大吏如葹聚
焦禮范信耿九疇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用曹賊雖橫
亦不能加害焉
南陽李文達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
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彭惠安贊曰秪事五朝始終若一爲國元老爲士矜
式官躋一品壽踰八旬推今較古如公幾人淡然無
欲不識姬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稱三不惑于公見
之矣

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
庶吉士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公與焉　上時試廣其
文行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明習法律練達時
政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
修　高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爲
善陰騭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
冬甘露再降于　孝陵松柏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
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
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容儀端整步履有定
則人望之起敬久居大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
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政令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

皇明人物考　卷二

亦以是致怨僚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
曰喜疏中雪卽爲屬艸辭或譚報公驚曰得無誣君不
果上事亦竟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
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愼力學修行後仕至戶
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雖酩酊言兒儼然
不亂於嚴好禮類如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慍撓之不
亂澄之愈清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
久不調意豁如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
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家居不輕出入被
其容接莫不興起別號澹菴居士天順三年卒壽八十
三

彭惠安公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頹然
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然有
古廉於公作配

莊毅公王竑字公度江夏人成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
正直剛毅有經濟才爲戶部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坐午
門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
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奸臣當亟
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爲擊死是冬虜
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退虜京師戒嚴公上言虜去
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勿遽爲無事陞僉都御
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陞軍政一新又能愈以
大義感動人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景泰三年總漕淮
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饑民劾巡河御史王珉
貪淫譎成開平會災傷四年上疏勸帝進君子退小人
又必省刑罰而上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　上嘉納之
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薦公陞副都御史仍進
淮安　上皇復辟陞浙江參政尋除名天順五年字來
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
公視師會虜遁乃蒞淮上威行惠被歛望益重　茂陵
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公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
能盡行其志三閱月請老去正德中諡莊毅
彭韶贊曰於惟藎臣實能訓主首碎于庭衆歌斯舞

侃侃黃門渾渾烏府鳳力鷹鸇戎略貔虎惟彼耆成
乃國翼羽乃當急流究名歸處
陳建曰公剛毅豪俊尚氣槩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
長西陲有志功名自插殺馬順後名滿天下豈非一
世人豪哉

忠毅公王驥字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拜兵科給事
中剛正敢言使山西奏黜徐滿塩池虧課二十餘萬民
困以蘇尋改山西按察副使理冤獄戢姦盜風紀振肅
入尹順天宣德二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遷尚
書練達兵政得大臣体正統二年虜寇甘凉命公西起
與便宜敕公至稽閱邊備知軍令廢弛翊日集衆轅門

詢平日畏敵而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徇三
軍震慄因閱戍兵定更番戍輸輓虜入莊浪公遣兵援
以方略敗之又遣副將蔣貴率精騎出擊敗虜衆於石
城公討虜勢猖獗不一大搠川無以示威與都督任禮
分道出塞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虜人畜數千 上勞
賚晉爵大理寺卿還京六年雲南麓川思任發叛命公
督諸軍征之時方盛暑熱難進兵公曰賊毒吾民行可
緩乎敢阻軍者斬至金齒部分三道以進抵上江夾攻
三日不下因風縱火焚賊砦斬首五萬餘級賊首潛遁
又移兵討革郎羅凱還封靖遠伯未幾思任發自縊首
復反公再督軍往取之時麓川宣慰司設隴川宣撫司

是年秋西巡寧夏甘凉虜聞風畏避不敢近塞十三年
賊尊思機發復據孟養州梁公又督軍至金沙江賊堅
柵西岸拒我公潛渡破之苗寓盤僣游王公克征蠻將
軍討之擒俘獻京師南夷悉平增祿百石今世其爵景
泰初改南京兵部三年罷天順元年復兼兵部尚書尋
請老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毅公天資沉毅識量宏偉
有文武長才遇事剛果剸繁治劇不以爲難行師征討
用法言明而料敵制勝雖老于軍旅者有不及故所至
輒能成功及其晚節保身全名守以謙虛而忠愛之心
始終如一誠一代偉人也
彭時曰於惟王公挺生冀土河嶽孕靈才兼文武早

游藝苑被服書詩乃登黃甲給事瑣闈流譽藝英踐
敭中外爰陟司馬式儀有位雍容殿陛正笏垂紳手
提樞軸潛斡化鈞視師三邊程勇戒怯兵將力齊虜
聞震疊其有狼噬輒獮以兵誅強俘弱西北以寧惟
帝念功官賞是懋外爵疏封寵延先後入文出武邈
乎無儔名貽宇宙允爲元臣

端毅公王恕天順四年官至河南左布政使安輯流究解
散盜賊成化元年陞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豪事
礦殺人積聚黨餘悉解散時襄陽盜起劉千斤等作亂
內難復起會總兵朱永討平之流民復業建祠祀公四
年巡撫河南關西賑災均賦獎廉抑貪明年陞南京刑

部侍郎十三年進右都明年理南臺繼政兵尚兼撫江
南縣貧理冤全活萬計公以近日貢獻擾民疏乞召還
織造又論中官王敬苛暴上從之三十年轉南京兵部
加太子少保會員外林俊經歷張黻言事得罪公力救
之侍郎馬顯乞致仕內批公名落宮保致仕是時天下
無事內則宮戚外則閣部各引私黨謁清顯及汪直李
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甘心依附惟公著節
不撓　泰陵即位召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薦楊
守陳彭韶張悅周經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
置執政忠誠力王徵黃伯昭賀欽遺直如周漢祁順並
皆薦用博野在內閣每持公公直已不屈南科劾博野
薦公入閣博野惡貶南科官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忤
吉下獄公力解內批高祿通政參議徐生太監院判公
言非制違上意乞休不允內閣遂不悅謂公好名公以
不得其職連疏乞休弘治六年時瓊臺忌公為御監劉
文泰州疏指斥公公亦疏辯後遂致仕卒年九十三贈
太師謚端毅
海塩鄭曉曰公仕官四十餘年諫疏百餘上皆忠直
剴切憂民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
諫如汲長孺惠民如鄭子產晚年尤考論著述理會
問學可謂老而彌篤者
文毅公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戊午鄉舉壬戌會試首

第一與弟龍同登進士擢吏科給事中言修德舉賢選
風憲立謚法等八事甲子內艱服闋復舊任會虜變累
數言禦虜方略　郕王監國議郎真公預議有力景泰
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三年改南禮部奉使雲南考察官
吏四年還朝留禮部　上不豫群情洶洶禮官方具議
立東宮　上皇已復辟謫公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部
天順二年兩陽為改吏部時王翺為冢宰選用人才資
公為佐七年遷禮部尚書　上顧公議事又奏對都雅
喜之　茂陵即位率群臣上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數
事成化四年疏請謹小星螽斯之分以乖百男之慶
睿皇后崩議合葬禮又議祔廟禮　上以孝肅太后故
輒報坐公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書內閣無忘
朕言此綱常大事臣等不忍誤朝廷又率百官伏文華
殿門哭諫頓首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五年代崔恭
為吏部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是時屢有災變公力
陳薦遭禨異禍亂將起疾心危論其　上感悟因乞歸
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謚文敏公資儀岀立議論河懸崖
才偉度選事立斷獎誘后進振拔淹滯留意所交識不
避親故成化初言土木死事大臣王佐鄺埜皆乞謚如
公請識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善應變成務如姚崇
世以為知言
安福彭時贊曰山川間氣生名賢才高意廣氣浩然

讀書下筆文入湧泉科名屢占多士先拜官禁近拱御
筵羽儀鵷鷺厲奮時平景泰天順間兩京三品看
屢遷雲龍風虎會當年文昌高朗凌台耀卯輔 天
皇司化權四方英俊歸陶甄公於是時任調元涵深
負重如山淵忠言讜論累百篇致君欲過堯舜前心
勤事左思歸田終情未遂殊憂煎翻然長往不少延
襄敏公王越字世昌濬 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御史有
名天順四年超陞山東按察使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成化元年請告還京去居 年召署院事六
年禦虜延綏有功轉左又以黃州梁功陞右副都御史
八年以寧夏功轉左明年出延綏搜套搗虜巢斬首二

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十三年加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兼憲職十六年出大同禦虜時汪直薦公遂統
兵而西夾至榆林虜大掠出塞公曰受命討虜無俘獲
何以輒班師遂潛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
餘封威寧伯與世券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寧
夏尋佩征西前將軍印統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斬虜
首功加太子太傅掌前軍督府事明年言官劾公奪封編
管安陸弘治元年許還鄉七年陳寬下廷議公功過後
左都御史致仕十年虜大入塞陝西急起總制寧夏甘
涼諸路軍務并經略哈密召至陛見加太子太保公有
才略著威望再起亦奮厲出塞襲斬賀蘭巢虜奪還掠

我人畜加少保兼太傅十二年卒謚襄敏博學能文凡
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詩歌雄邁跌宕若
不屑意慧族敦舊賑窮極寡援接卑幼如恐不及一上
功名富貴爲世所榮云
清簡公龔瑩字廷璧保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御史巡
南淮豪有力者憚公清介莫敢撓阻條上清軍事宜行
之著令又巡雲南交人誘邊氓盜掠殺吏民方議用兵
移諭禍福交人畏御史清梗皆納款知松江府故富贍
公布衣蔬食孚於士民又議折徵米穀減布縷征通幹
漕法數事行之再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
未幾尹應天府三年陞南京工部侍郎改都御史討擒

錦田賊首散解其黨奏省諸藩王營造費尋以疾致仕
薦起撫治鄖陽襄流冗安輯馬鈞陽又薦召爲南京刑
部侍郎雲南晝晦五日勅公考察雲貴諸吏罷召還部
爲尚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逆瑾誣公妄理陞平侯
事及擅減上供布收贖奪其官比瑾誅公卒已三年詔
復公官十四年贈太子少保謚清簡公明習律令潔已
好修矜保自樹交遊稀寡人皆敬而畏之 按公初巡
兩淮清介有守既巡滇南交人納款再權繁郡聲望益
著歷少司空六司寇弭盜寧民之功居多
文毅公倪岳字舜咨錢塘人上元籍父謙南京禮部尚書
謚文僖公環偉秀異爲文敏捷登天順元年進士入翰

林爲編修進講上前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
士成化二十三年　茂陵升祔公禮部侍郎議曰國朝
九廟已備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二廟藏之別所如古
夾室之制又有言孝穆太后亦當祔廟者下之議公言
周姜嫄爲帝嚳之妃魯頌閟宮之詩特具其名此別
廟之証漢唐有故事可考如奉先殿儀奏上報可釐正
京師諸淫祠剔刮諸冗費時欲考定孔廟從祀公言馬
融王弼之徒立身不無可議而注疏至今多用其說何
可盡黜從公言弘治初災異求言疏陳畏天戒七事又
陳入事內臣韋春請復入貢開海道公力言不可六年
陞尙書諫迎召法王請禁度僧道九年改南京吏部加

太子少保轉南京兵部會清寧宮災　上修省二十人
事十三年召爲吏部尙書釐正品類禁絕干謁十四年
卒贈少保謚文毅公才學識量優于經濟状兒魁梧又
足稱其志意

肅敏公余子俊字士英靑城人景泰二年進士爲戶部主
事陞員外郎闕雲精敏有吏才兩勢家爭厖久未決公
一言立斷出爲西安知府西安瀕中會府繁劇難治公
酬酢從容上下革惟開新渠以利居民又鑿山開水道
轉灌田千頃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
督王禎始城榆林及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公廣榆林城
增三十六營堡使卒伍實之又擇俊子弟教之建學立

師廟令人樹藝開界石外地興屯田遂得糧數萬石自
是榆林始爲重鎭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
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陜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
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虜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邊
沿邊始立界石劃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路
險難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屢來侵犯入寇其中自
是虜巢居內而我守之禦反在外公請于沿邊墩臺空處
築邊牆以接墩堡斬引其處爲邊防使報曰可于是東起
淸水營紫城砦西至花馬池延袤二十餘里爲堡
十二墩臺八百一十九虜不得據我要害矣

恭簡公張悅華亭人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天順四年舉進

士自刑部郎中出爲浙江提學誠信待士請託觀屹不
爲動弘治元年八年大旱陳遵舊章恤小民敦儉素裁
冗食禁獻瑞事又上修德弭災二疏時衆望歸公而
廷議亦合出爲南京吏部尙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累
疏乞歸　上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保公疑
重簡靜上下安之平居嚴畏小心無妄言厲色至臨事
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雅素淸約終始不
渝力崇節儉以挽靡俗事業光明俊偉爲世推重云

襄毅公項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歷主事員外
郎從　上北征羈虜中飼馬忠七晝夜達宣府得還陞
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按察使陜西民飢不待奏報

輙發倉賑全活萬人成化間番冦及飢民俱亂公屢討
賊賑飢民與水鎭延綏俱有成功會星變言官因論安
敎公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召還院十年代王槩爲
刑部尚書十一年釋兵部有錦衣百戶韋瑛挾汪直爲
擅執朝官莫敢言者公草疏約同官尹旻劾之 上
怒罷廠還直司設監瑛戍邊直又見 上泣言復領廠
逐首誣公廷訊欲坐罪死公廷辨慷慨不屈竟獲釋者久
之又敗復兵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公
剛果有毅遇事敢爲不惑群議故能防敵制勝累著動
伐及排擊兇暴身犯大難中華鎭盟終暴白於天下云
鄭曉曰王竑殺馬順項忠排汪直此其人豈以死

生利害動其心耶

康懿公陳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
郎父珪教諭沒文昌公路海迎柩會征秋青艸天津諸
衛公言舊負未蠲新額薦積人亦不能堪詔減三十五
萬東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勑督軍興
內鄖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
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
穀凡四方災傷邊鎭請芻粟爲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佐
尚書楊鼎鼎亦能聽公言七年京師大饑勑公出太倉
米百萬斛賑糶公禁絕射利者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
虜入河套兵出公奮觔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經道幾

丁飛輓軍與不乏擢林大禮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
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吏又九載請老公
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曹務閑惟戶部金錢布穀出納
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挽沮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
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諡康懿

文安公林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
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上疏請開科進人才詔開
貢公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請託不行膳餘錄
悉貯公署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改吏部明
年陞吏部尚書會災異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言淸
吏弊定莊田折擡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狀才望禁

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時有御史逮獄儒生貪緣授中書
舍人成命忤 旨自劾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四事
曰保固南京佑啟皇儲撫綏百姓增進大才公冊請開
科增解額是年請老不允正德元年廷薦公冢宰未幾
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
大孝以先天下集群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
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
武備以禦冠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費以省財用淸
吏役以革宿弊淸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疏
甚剴切忤逆瑾陰泰政復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六贈太
子太保諡文安

莊敏公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爲給事中劾
石亨楊洪諸大將及內臣金英著風裁也先遣使行成
送還上皇有言迎駕只一車二馬足矣公力言宜厚及
商輅薦爲吏科都給事中乞禁中外官奪情起復又劾
尚書何文淵僉士悅通政李錫侍郎張敏諸大臣亦多
忌公王千之嗾御史王溥劾公下廷議坐比擅選法罪
賴胡忠安立解左遷國子學正　裕陵復辟超陞右僉
都御史賑山東飢陞右副都御史補江淮鹽賊天順三
年內艱起復時曹欽反隨就擒李功者卒妄取首級至
使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請禁戢平雪冤濫成化
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承命綏撫活民甚多九載滿秩

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
致仕越二年起掌南臺召入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讞獄詳明清藝益振十四年按事逮吏約陽及御史強
琭竟坐謫戍明年致仕不允十八年卒年六十六贈少
保諡莊敏公立朝四十年侃侃風節天下相慕而和氣
如春厚重如山見者敬愛無已其文學之懿存于見菴
集并奏議若干卷

劉瑗贊曰吁嗟莊敏天胡忍情不壽其身獨壽其名
德孚士論心照汗青廩然風節近服遠驚從容夔焉
陟降帝庭帝於爾眷終始恩榮袞章異數炳如日星

文毅公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御史巡甘
肅山東風裁卓然時有李總兵被方士誣以謀反內豎
汪直專主成獄下法司讞公發方士奸磔于市李得釋
陞山東按察副使明敏摘伏如神弘治初陞廣西按察
使尋陞僉都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子瓦
剌入貢邊塞以寧轉陞右副都巡撫陝西平役謫餉且
興水利開屯田去貪殘獎循善抑強禦馭下有權人稱
神明關隴大治十年陞戶部左侍郎主事鄭岳言事下
獄疏救釋之彗星見又條上修省事外戚奪河間民田
公往覈田歸民十三年虜入大同且犯宣府京師戒嚴
公兼憲職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勦虜銳失律
總兵王璽又敗俱得罪公乞致仕歸廷臣交薦　泰陵

時時稱許進可大用未果　康寧即位召入爲兵部左
侍郎九年進尚書代劉大夏時　上不親政公疏乞勤
聖學止遊逸改吏部尚書代焦芳三年考察滿外官劉
瑾得賂輒欲留諸貪殘被黜者公持正不肯瑾怒誣公
薦瘁泰非其人除籍又籍公家瑾誅復官致仕卒贈太
子太保諡襄毅

按公入子六登仕籍長誥舉鄉試累世誥戶部尚書
讚少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尚書詞知
府論兵部尚書國朝二百年來宦業之盛無如許氏
者

右都御史王忬號思質太倉人武宗時父王倬爲兵部侍

郎倬生仔舉進士選御史太子出閣上董師道三事論
內豎領東廠按河間賑劾貪吏後順天畿虜犯北口公
請屯兵京城而身往守通州果大至竟不能渡河而西
陞僉都御史經略通州會虜退 上請汰京軍可減漕粟
數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又請築外郭設薊遼總督置
通涿昌密爲四鎮次第行之何棟督薊遼大將軍仇鸞
調兵入衛公治餉鸞挾上倨公以軍興法公若不啻身
歷諸要害芻粟無乏壬子巡撫山東尋巡視浙閩提督
軍務亾何改巡撫請誅賞便宜行事南會兩廣北會淮
左諸鎮犄角應援 賊王直董襲我公以俞大猷湯
克寬統狼兵擊之賊黨蕭顯等率衆犯南沙逼松江公

以別將盧鏜掩擊之前後捷聞甲寅巡撫大同 上手
勑吏部用公至鎮歲祲請糧賑貧活者萬計破虜捷聞
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尋轉左兼右副都代楊
博督薊遼虜酋黃台吉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峰諸堡
悉發兵拒之條上八事九月虜再至却之進右都御史
兼奏減防秋孫明年虜闌入灤河殺掠又督兵拒之詔
切責奪一官會員外郎楊繼盛疏論相嵩受刑公寃之
公子世貞又爲護喪嵩銜之矣明年邊有備虜不敢
發詔復所奪官戊午虜犯遼左我師一歲三捷始勝畀
類再勝黑谷類而練兵之議起矣時兵歲若壯可省調
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爲可矣諸

將計不敢任而調發如故公疏十三事請三處專之三
年虜又犯遼陽獲首虜八百有奇以嵩故不奏閩敘事
春以調發視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
虜卒發數萬入寇公請援兵不聽虜見入潘家口公呈
擊之事聞下詔將歐陽安獄而御史以嵩諷奇論殺安
都御史鄢懋卿言公病俾不任事負 上恩當罪杖遂
逮制獄論殺公隆慶元年世貞白父冤復原職今上贈
公忠貞公好稱說經術而長于吏事由巡按歷總督推
轂賢士徧天下

文懿公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
成化三年累官司經洗馬充經筵講官公進講武成篇

剖析古今與亾規諷甚切還侍講學士內艱去起復簡
公日講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泰陵即位進宮寮
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 上覺曰守陳宜留此用
即去南京自公在吏部巋巋持正論昏修 憲宗實錄
充副總裁力請老不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卒贈禮
部尚書謚文懿公孝友方正與人交處於信義居常恂
恂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辯是非毅然
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辭爾雅所著有吾蓭魏川東觀摀
考諸稿其昆弟三人又繼登進士守阯官諭德守隨官
府尹守隅官主事子二長茂元乙未進士官憲副次茂
仁丁未進士官主事

文毅公黃孔昭初名曜以字行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年十四喪父母哀毀骨立既長友人建寧守賀竑薦公松溪訓導不果嘆曰士有志用世乃藉人薦舉耶遂樓居刻苦讀書清介有守登進士爲屯田主事寮友忌公能嫉好吏誣奏事竟白陞員外歷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人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日乃可以濟事彼沽名遠嫌者人才何自知之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緣勢家干請公輒深言以却之公慎交遊陳恭愍謝文肅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營福建按察僉事章

懋陞右通政歷五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公體皃嚴重不妄笑語沉靜自持厚倫睦族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謝文肅嘗以公之憂喜知人才之進退如是者十五年廉名清節終始不渝子甫郎中孫綰論大禮官尚書

文懿公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進士會試第一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昶黃仲昭曰此非盛世事也　天子孝奉二宮惟在養志明日三人上章疏　上怒杖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南陽謫官又稱翰林章諫未行改南京大理評事轉福建按察僉事毅然以振風化爲己任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閉門卻掃跡弗入城府二十餘年公卿累薦弘治十四年召祭酒南監以父喪辭詔聽終制服闋上任謹槼度尚德化厲廉恥諸生翕然向風上條學政陳時弊二疏正德元年陳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未乞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得報歸復三疏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致仕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少遊庠校讀書問學負經濟志略然不自衒露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望之嚴朴即之和厚開心見誠好賢禮士與物無忤居常平易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權手不易

且寡嗜好謹出處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卒年八十八贈太保謚文懿

文恪陽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徑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魯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

彭韶贊曰無思不通無書不讀誦章震主聽者竦服美彼世光袍笏滿牀有三尚書一有六桂芳吁嗟我公

貞筆如鏡奏章已具死不目瞑

正德初制有曰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允宜師表嘉靖制又曰學行老成名實相稱耆亦榮矣

端肅公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天順間按察使福建成化初陞大理卿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忠討平滿四上時政十五事禦邊三策命節制三邊九年虜驚遁十三年陞兵部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將至五花營以入筭圖訓士上禦邊十五事建州女直復叛公往撫勦會汪直巡邊巡撫陳鉞戎裝遠迓公獨與直抗禮直不一誣公妄起邊釁上遣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直稍禮聰上報盡如直書下公詔

獄謫戍重慶直敗復官致仕十九年及公巡撫遼東禁輯科害人無敢犯公三至遼東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明年陞右都督漕事兼撫江北未幾陞兵部尚書尋改南京弘治元年入臺爲左都御史明年改兵部尚書大兩上時政繼拜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十七年 上諭云明年天下官朝覲卿用心訪察大彰黜陟對曰聖心圖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圖報以故考察無異議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正德元年致仕去逆瑾恨公除名瑾誅復官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諡端肅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徇國不避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公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脩髯偉兒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表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云

恵安公彭韶天順元年進士爲刑部郎尋改廣東司司隷禁數門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持正不吐茹外戚家嘗賜額奪民田勅公即按項敢公往覈上疏曰直定田祖宗來許民開種不復增科以勸力農今周或强辭飾奏傷民病國臣實不忍奪小民衣食以附貴戚又遣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是時何喬新同官刑部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請王府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橫暴遁十四年爲

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常春珠池監丞黃福錦衣鎮撫梁海撟稱進奉私庇富豪力役小民需索騷動百方橫索所過蕭條內臣見疏大怨每中傷公會公嘗應詔陳言條漸不克終四事謂以此失之上不聽調貴州未幾吏部尹尚書薦公大臣器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公簡靖明法禁吏不敢犯召爲大理卿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遂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孝陵即位陞刑部侍郎巡視浙江劾罷不職守臣又勅公理鹽法尋召入吏部侍郎弘治三年彗星見天津公上厚根本省役錢正近侍慎官爵四事又請于朝無循故奏細事四

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巡撫奉兹贊其奸
贓鉅萬景有狀欲破法且構兹巡撫公竟抵景法䟽其
爵明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公孝友溫恭廉
明直諒寡慾清心始終無玷儀狀歎然不啻寒士義色
昌辭人不可奪所著國朝名錄贊前陽文獻志政義百
餘卷

文肅公何喬新幼敏頻有奇質讀書發難出人意表初主
事南京禮部轉刑部郎中持法獄莫可撓奪為福建副
使擒豪強捕海盜嶽驪課罷寺租控險設縣表儒賢政
績高偉不屑瑣薄書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悉鐫纍
坐法去撫蔵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會

水災公均賑平徭列九等授役成化十七年副都御史
巡撫山西督三關兵專早饑出粟三十萬石賑之虜自
河曲入塞急設伏敗之召入刑部左侍郎虜寇大同殺
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勑公巡邊聲言擣巢虜遁去山西
又饑命公賑賜得便宜行事公請内帑淮鹽銀及鬻階
道牒得粟數十萬分部賑恤活人三千萬播州宣慰使
楊暉嬖妾寵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從輝立友
爲寧安宣撫使公至盡得其情葦友宣撫削官銷印播
州以安陞南京尚書疏奪内臣守備廬州還民弘治初
召京公執法嚴毅凡中外請寄一切不行上疏乞禁胡
服諸有鄒御史者兇横欲賜得大理丞令薦郎中魏紳

[illegible]悦公曾公外氏與人訟誣公得金錢行賂公引咎辭
位請老卒公守官清慎律己方正博學精法律敏于吏
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

恭襄公馬昂字志高滄州人鄉舉入國子監授序班正統
二年薦陞監察御史整飭大同兵備八年刑部失囚堂
上官下獄陞公刑部右侍郎改副都御史參賛甘肅軍
務劾都督王喜喜坐罪戍遼東守臣貢馳馬赤斤蒙古
罕東諸蕃掠去公出戰擒大酋鎮南奔景泰初病還朝
致仕四年薦起總督軍務代鹽山兼巡撫兩廣擒偽將
軍周鐵等三人陞右都御史七年平寺嶠賊轉左都御
史天順元年致仕入見復留命巡視山西還院二年陳

汝言坐賍下獄論死代為兵部尚書五年虜寇陝西命
總督軍務與懷寧侯孫鏜西征師且出會曹欽反與鏜
擊殺賊誅加太子少保仍掌部事　裕陵每召公對論
將官短長用邊鎮巡撫亦令南陽與公議公質直肯任
事曉暢軍務選擢將校多得其人　茂陵即位改戶部
尚書與都御史[illegible]商十二營事公在部亦欲理財裕
國用顧曲算[illegible]計非其所長功名損於兵部四年
致仕卒年七十入贈少保謚恭襄

文安公周洪謨少有奇質以正統十年進士歷官翰林官
學每勸　裕陵勤經筵以明聖學謹内治以
又言我朝尊崇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宜

權柴不掤封號不加甚爲闕典宜更　茂陵用公議增
邊豆十二舞八佾十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六
年陞尚書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弘治初致仕及卒謚
文安
郭曉曰公文辭簡直有理致不爲奇澀語而一言意宛
轉可愛尤熟國家典故議論建白緣飾吏事有學有
用者也
襄毅公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
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調知
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中爲西安知府清廉自
守禁官府知市吏民畏愛十三年陞陝西參政調廣西

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宣府破虜柴溝堡巡撫陝西時
秦府旗校肆橫公悉擒治王許公凌親王　茂陵怒逮
公詔獄籍其家止絹一疋故衣數件奏聞　上嘉歎釋
公且賜鈔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
公獨與抗直還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
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
兩廣軍務破賊岑欽等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瀧水
後山賊四年劾總兵柳景不法逮景下刑部獄退賊豫
爵景擬他事訐公亦被逮坐免諫臺交章論救上報聞
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苘批南戶部尚書代黃
紱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

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三邊軍務
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門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
城堡開塞一萬四千所劃山崖三千里加太子少保召
還部尋致仕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
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
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逆瑾專政時籍公
家人言巨萬竟無所得
恭毅公王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敏達有才暢
習吏事初授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陞遷河南按
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
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

姓遮道訴王按察使冤且言其清勁鋤豪捬善有恩有
威　上喜立命法司釋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千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遷大理
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幾藩讞奏參論情法多所平
反時例諳律比者類尚深刻爲名公獨持明允濟以長
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論要簡暢轉衡傳錄類成卷籍
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　上嘉納商文
毅知公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
仁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陞廣
西參政
文敏公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凫安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

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宦臣專權卿佐皆伏謁
貌公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公他日諸史官旅
見又皆長揖益怒詔張綵曰翰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
崔銑尤甚會　孝宗實録成瑾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
州縣練政理改公南京驗封司主事瑾誅召入翰林
上書李文正公及時悟主澤民薦賢理財張兵無徒驅
獵翰墨十一年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嘉靖元年
召修　武宗實録明年日講陞南京國子祭酒公闢誠
善誘明教修正文體日衣冠坐東堂對諸生問難時議
大禮江南北大饑人相食上疏極諫報聞十八年春改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
皇明[illegible]
暐言句容朱家巷者皇祖故鄕遺址具在請表揚公獨
持不可曰興王之基失實爲罔事竟寢致任卒贈尚書
謚文敏公宏才博學好古能文素履皭然出處無玷其
高標令人仰止云

文懿公儲瓘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
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十年陞太僕少卿公淳行清修
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考功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
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
言事下獄又上言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康
陵初陞大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閒局無事專
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侍郎逆瑾專權
公卿奔走瑾前公惻惰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稱尤致
仕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超群公去數月瑾誅公復起時
權幸繼用事公亦不樂明年乞休改南京戶部又改南
吏部公辭益力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

文莊公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知許州蒙
訓士毀淫祠立義倉修先賢墓徵戶部員外郎進郎中
周文端劉中[illegible]公器重之凡歲杪會計皆區條具疏章
詳奏[illegible]出公[illegible]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以身爲教先行檢
而後辭藝[illegible]崇雅[illegible]類頗與歷遷浙江按察使右布
[illegible]改湖廣布政在正德四年[illegible]以右副都御史總督
[illegible]清[illegible]事[illegible]皆嚴憚之時劉瑾
[illegible]
用事一無所通瑾銜之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陞戶
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督運勘通州城壕歸奏俱稱旨七
年請歸養十四年陞南禮部尚書辭嘉靖初起公前職
懇疏辭　上令有司存問尋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公
質性純懿問學該洽孝親睦族奬進後人應務之本細
巨皆適文辭典重刊落華藻一歸於純厚所著有學史
簡端二録
陳建曰公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厲色於
聲色貨利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開拓古今粹然自
出機軸其曰願爲眞士夫不爲假道學尤爲名言

文莊公王鴻儒頴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知府段

新鍥焦翁兩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考卷之五

翁侯焦　竑編次

晉陽翁正春校正

○文臣拔尤考

吏部侍郎張元禎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爲編修屢建
言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
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陞侍講學士後陞翰林學士
日講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喜之母服闋進南京太
常卿修通鑑纂要後以學士掌詹事疏勸講太極圖及
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忻然嘉納亟索太
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正德初陞吏部左侍郎

兼學士卒于官公勤學好問力採經傳厲應多所獨得
議論揚揚雅斷孤貞剛果不屈好面折人過交際選擇
綸陳獻章皆以道學相規學者稱爲東白先生

康惠公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
都御史公幼清敏長與諸兄承恩等相師友修勵行業
初任太湖縣歷主事郎中出守南昌劇賊熾藩內外孔
棘公深略雄才撫機輒應屢破靖安華林桃源諸賊陞
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布政十五年副都御史巡
撫遼東自汪直開邊後虜騎擕貳擾邊公修築定邊慶
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瞭望百餘所屯田千五百
頃又修城濬隍樹木爲阻東土稍寧進奉一級逾年請

告嘉靖初起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召入京加太子少
保上疏請時政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
督團營郭勛驕縱剪其羽翼又經理兩廣戎事頗戢奏
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又請清騰驤四衛
上從之九年大風晝晦公上言邊事其要在用人理財
十年議耕桑禮公言惟上下節儉墾田興水利議郊禘
公以傳經術順人心對上知公幾用吏部不果卒贈少
保謚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拜畜安民長於戎政
荊楚之聞人也

少保胡宗憲別號梅林新安人登嘉靖戊戌進士初授餘
姚縣知縣剸劃有穀大臣交薦除監察御史巡按浙江

時倭夷內侵勢甚猖獗公選將練兵內修外攘屢卻巨
寇浙土以寧尋陞副都御史總浙江江西福建等處兵
務兼巡撫地方加宮保後遭陸鳳儀之誣落職居家後
二年坐嚴世蕃黨卒于獄隆慶改元復公官浙人建祠
會城而祀之

文肅公謝鐸字鳴治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
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昔宋
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能不能推之政治願　陛下
求賢講學按史質經窮理修身以立大本大本立則萬
目自舉十一年進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
錄三年陞南京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

二年家拜禮部侍郎兼掌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居官律
已率人嚴立條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贍
僚屬搆書樓庋諸經史刻除道碑廬諸生貧者贍死者
聘皆出羨金不私一錢請從祀楊時斥吳澄條上敎人
斂財之術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尋請老特賜告正德
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諡文肅公忠誠孝友性
氣屹屹好善嫉邪不屑互同非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
非其時不仕家居稍餘財周賑宗戚疏食布衣囊無長
物人高其行云

簡肅公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庶吉士
歷兵部主事郎中成化十[illegible]浙江[illegible]有聲遷

家議用兵公盡心力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巡撫
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
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萬曆八年
改陝西會妖僧爲逆報聞鈞陽曰張都御了此不過數
日公果授算擒之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三年右都
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去貪利武臣時漕司負算假銀太
倉稍寬其息公曰國貸取息太非政體築高郵寶應湖
隄以殺水勢十四年改南臺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
還臺首請嚴禁奔競貪黷者正德元年忤瑾歸田又明
年卒病革時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
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諡簡肅

陳建曰公爲庶吉士內閣欲留官翰林公與劉大夏
力辭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其在南都與尚書林瀚
中丞林俊祭酒章懋並稱四君子

忠定公韓文成化二年進士爲工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
越薦原任吏兵尚書李秉王竑遠公考評幾死出爲湖
廣叅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康陵即位內侍
劉瑾等日導遊戲廢萬幾時號八虎公每退朝輒泣不
能止屬吏李夢陽說公曰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
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
閣老持劾章甚力公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
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敎然改容曰

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早客叩閣
老倡諸大臣具疏上諫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値主少國
疑贍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
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
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
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排優雜劇錯陳
于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
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
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繇
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私不思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既畢諸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

此輩臺粉蓰醢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乘
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　陛下先帝臨崩顧
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
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
爲患非細伏望奮乾斷割私愛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
回天變洩神人之憤保靈常之業則宗廟社稷幸甚疏
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
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或問
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部侍郎王鏊請闕候洛陽語
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
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

事上久不忍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衆莫敢出一語
答榮面公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内民窮盜
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
踐祚輒棄萬機遊宴無度狎暱群小文等何忍無言榮
曰上非不知第欲寛之耳諸大臣旅退是日瑾等益窘
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繞上
前伏哭頭觸地　上色動夜收王岳范等瑾又曰狗馬
鷹犬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
上立詔瑾入司理監寘岳等南京塗中賜死遂逐斥洛
陽餘姚三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削籍又
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瑾誅復官

致仕　世宗即位加太子太保存問公清心寡慾凝厚
純粹又奮勵充養識量益宏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斷
霆擊至死不撓卒贈太傅謚忠定
戶部尚書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
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淹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
公堤斷疑獄有聲譽召爲監察御史舊令行吳人好饋
公不受一錢遷巡鹽兩淮兩淮竈下貧而餓者幾二千人
公巡滿俱與完室歷陞浙江右布政時勢家鬻販私鹽
鄉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家抵罪群盜悉平及爲
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將奏
聞稽跣堂下受責公曰此法也杖之三軍股慄稽已乃

譖公時相言官劾公擅辱將官罷退居韋曲別墅不涉
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驛薦起左副都御史採未幾
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欲親用公公
不應遂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
歸復居韋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倫稽士不與上官相
見年八十卒公性氣廉厲風度稜峻官人所至轍有遺愛
杞絜肅然人不敢干以私晚年起用以不謟故令致仕
都御史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成人天順元年進士性鯁
直言動磊落初爲刑部主事獄中重囚多桎梏死者公
巡視蘇活人無算會廷議擇郡守王忠肅公薦知嘉興
府公携一蒼頭書一筐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閱

夙夜不懈民有事至郡和顏曲問盡得諸豪奸
及吏驕狀與民所疾苦為調劑與革時內臣往來索賂
公直與委蕃曆曰內臣更索金帛公曰諾出牒取庫金
云與太監市布絹入鎮曰布絹金錢在此幸與印券附
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在郡誅鋤奸豪束手斂
跡當道亦敬憚之滿九載民遮道扶攜不忍舍去為立
生祠祀公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投劾逃竄諸司
和市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公符不抗盡去承差內
擊一篋日隨惟衣數襲大明律書數冊而已制終起為
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官莊田占民者盡奪還民
成化二十一年上疏忤旨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

年陞湖廣按察使再陞僉都御史巡撫云南卒于官
都御史發穆字希文天台人自幼異常長壽邑庠篤志經
史發憤以清操自厲登永樂丙戌進士選鄉闈出邑長
賭賈猪萬緡弗受至京拜監察御史時廣東人為不
法公具疏聞疏留中常州巨商羅法富數公鄉人為賽
金三百兩乞減死公斥去之擢福建按察僉事理冤滯
繩貪墨摧豪戶無所顧避泉州進士李思義其妻吳少
而美舊與里中富民林私思義調官廣西林令二隸候
從行中途謀殺思義及其姪吳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
于郡郡受賂反坐舍屈十餘年不決公至廉得其情一
訊遂服漳州富民許知者初無子以兄子為後後妾生

子乃與兄子貲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孤子非
許出逐之奪有其貲公召父老詢得其實兄子服罪陞
僉都御史巡視應天無何卒平生剛正清介執法不回
內恕外嚴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
被服如寒士

贊曰秉德不回薦歷中外三十餘年死無可欽懷閭
有金暮夜無知我故執之於法為宜

右都御史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及尹兩京剛稜不
撓貴戚斂戢西楊薦公有才采威廉遂擢副都御史寵
賜璽書遂考覈御史貪恣不律嚴愷等二十人謫吏遼
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三人為

民尋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奏公受隸金私遣歸上
審知其詐欲付法司治奸吏西楊對曰末事不足干上
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上從之數月又有因告公久
淹不理上又怒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于戶永清清殺
無罪家三人奏當死係獄 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
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公乞請老勅戶部復公家後
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言據之
僖敏公陳鎰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人與語曰一令
為爾子以大爾門遂生鎰永樂十年為御史陞本察副
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忠厚清慎悉民
疾苦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

遂蘐迎父老或烝數程久旱公至即雨雨久公至
即霽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爲右都御史與王文共事正
統景泰間文與公更出鎮陝西已而文當代公入陝御
史爲文上疏言文風采乞留內臺耿清書以侍郎出代
公尋陞都御史太子太保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
陝人尸祝焉
恭簡公戴珊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初御史督學南畿十四
年授學陝西副使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布政使弘
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汾陽諸府豪右多猾流聚爲利
公令自首且練兵制爲營陣法陞刑部侍郎轉尚書十
三年改左都御史　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慄公從容應

對時有開折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宣接應面者
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免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
若至情骨肉公不覺泣下上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
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
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次日議事畢　上問珊病華
容言曰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　上曰卿
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
兆何忍捨朕先歸公聞之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
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公德性和順且耿耿不苟
合而派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而恩常近厚祿
仕四十年餘無餘貲辰入酉出寒暑不變剔歷中外

所至有聲續學政尤著
李東陽贊曰昔我孝宗容訪耆碩公長中臺時聞造
膝公祕不洩曰我后之德公簡帝心帝監公直公所
執法躬就繩墨其有弗率則惟我職無曰赫赫或爾
默默我法弗忒曰我無遺貴世有碑毛亦鮮完璧惟
公始終有美無擇惟帝嗣位惟父臣是式臺評廟議
方懋爾績古亦有言天壽平格有平若公壽弗臻極
惟所遺值及所樹植今名在茲永耀金石
左都御史黃紱正統十三年進士及爲參政過崇慶忽旋
風起輿前擁不得行公曰即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
止抵州禱城隍夢中若有聯言樹西寺云公密訪州西

有寺當大道倚山爲巢嘗夜殺人劫貨財掠婦女藏其
中公率吏兵擒之廉得其實按律殺僧毀其寺及爲湖
廣左布政獲妖僧繼曉檻送京師伏誅後爲副都御史
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遇士卒素貧苦
延綏時甚豫出餉三月軍中人人感泣願出死力以報
效虜亦不至有詔毀庵寺公以太尼給配軍士無妻者
公出延綏男婦群送之已爲尚書戶部益不屑顧忌威
稜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
仰望風采公懿有忤人人多忌之請老去未幾卒
提學副使宗臣少以文名已酉成鄉薦明年成進士授刑
部主事太宰李默見而奇之調爲其屬得考功日夜與

李十鑑徐子與梁公實及王世貞遊益相切劘為古文
辭君以湛思故嘔血謝病歸築室百花洲讀書其中不
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趣君君不獲已
為強起補考功調文選遷稽勳員外郎君強敏於職不
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為古文辭日益甚
出為福建布政司參議君行過省太公於金陵遊燕子
磯為文記之復偕子與遊茅山題詩刻石君至任旋有
倭難當守西門鄉民襁負求入者幾萬人戒門者內之
君求善火具者百人至要害間予白金人為勞且約曰
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睥睨上魚
貫其後君度賊已集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

算遂以潰去　督府徵君議狼兵帽君威名亮度頗無
敢譁者久之遷其省副使督學校君每出校士坐堂皇
取試題為程義以夕旦閱卷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
厭服已徐出所為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厭服也諸生
貧者謂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為指月俸[illegible]俱具繼之以
為常君既精強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
重故造請文事塡委君又以其間剸意騷雅謳吟非夙
夜不已遂寢疾日以亟乃稍次其平生著述幾十餘卷
并之疾革衣冠坐臨事手書三詩為帙飄飄然有御風
凌意已擲筆而逝君於詩好建安及李杜於文好司馬
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瓜似也其

橫放雄麗莫可得而羈茲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務
出意氣之表以自愉快寧瑕而辟寧贆而千里至於論
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為藉毋寧為季此豈局蹐轅
下老土壤者哉乃其孝友廉潔一試於閫稱循良者差
為文王吐氣矣

禮科給事中張寧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內
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得辦舉考官劉儼錢中傷得罪
公疏言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裁抑
曹石事　上以是知公　茂陵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
衍義久薦甚王竑李秉諸大臣不悅　皇太后生辰設
醮[illegible]公言釋老不當崇奉壞風俗傷名教給事王徽等

劾南陽獲罪公又申救以故衆忌公適廷薦公可任清
一黃等官亡何竟陞知府汀洲公至洲先教化後刑罰盡
除吏民弊政勵學徒造祭器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惰群
事一新諸上官忌公才輒摧挫公致仕歸家居三十年
卒

鄭曉曰公雄文直道重瞳壘同屬意大用御命萬里
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恤民隱早見遠歸養高材林
壑閉家有則孤蹤無玷如公者出則為天下士處則
稱先生者也

文恪公吳納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為
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太子監國

知公命教功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
洪熙初除監察御史歷陞南僉都御史去婚嫁恥諂隨
嘗撫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
綱常為務為文根柢經書出入遷固博覽詳玩通達古
今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
察察求入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沮正統五年請
老卒年八十六諡文恪所著小學集解文章辯體思齊
集

知府劉實宣德五年進士庶吉士改同知金華不以妻子
隨不與流輩伍時早綏催科免逋負表先賢墓復鄉義
門家探閱經史擢順天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自

任無所容遷擢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要衝多商稅前
守以贏餘饋遺客且獵殺華公至存稅十一繕郡學不
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肴辱公
郡人擁議中貴去至韶韶人道前事中貴權急傳馬驛
奏公抗敕使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歷
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與國家愛養小
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復更鞫
治竟卒獄中公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燃燈起
書生平清約甘心貧窶

贊曰古之死丹公實與臣利誘不回勢怵不惑大吏
頫松喬然稱立為圖家與民生息權姦志遏構禍

者恐詐蓋聖明以保其身

恭毅公章綸正統四年進士為主事歷郎中景泰初　儀
獻太子卒人心危惧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
宮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
四事且言凡臣不可干外政使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
宜盛聲色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又以天位受
陛下構上皇至尊也朔望歲時宜率百官朝見復汪后
于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于東宮以定國本上見疏大
怒下公詔獄炮烙楚錄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扶體無
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雷震
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者遂縛三人杖

午門前一百鍾死廖遠謫公錮禁獄踰二年　裕陵復
辟出獄拜禮部右侍郎山東饑公乞減田租十之五公
有足疾會石亨招飲不往楊善在禮部議論多相牾共
短公于上改南禮部又改南吏部　茂陵即位議大婚
禮上疏云諒陰新婚情禮自別乞來春舉行成化初條
救荒四事四年數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劾上　諸不
職者高公不可公獨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忿並交章
劾公上遣侍郎葉盛給事毛弘詳得白五年轉左十二
年請老卒　泰陵即位特贈尚書諡恭毅官一子公錮
詔獄二三年間景帝非讒言敦孝敬裕陵茂陵卒踐天
祚者三君子亦有力焉

恭敏公廖莊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給事中正統六
年出陝西賑饑得便宜從事 又上章劾西楊不職十一
年陞南京大理少卿景泰五年災異下詔求直言公上
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方夏屢詔書以大
兄皇帝鑾輿未復虜仇未報為意 皇上之心即堯親
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仰賴神靈迎歸 上皇于南宮
未知萬幾之暇嘗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
否也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以為
上皇諸子皇上視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
待皇嗣之生蓋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
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保屬天下之人心

矣近年災異屢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以為憂謂弭
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疏留中不報明年內艱來京適
章鍾二疏入 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
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 裕陵復位召公會
外艱與葬祭改南大理請老 上嘉其大節逾年卒贈
刑部尚書謚恭敏公任性易直表裏洞然好剛尚氣言
辭激憤又好面折人人不能堪公已芥蔕以故益恨公
公既抗忠獲罪名聞天下顧不屑謹細行遠嫌好賓客
交遊為權獨卒不能葬衆率錢相哀助人始信公廉清
其洞達天性然也
鍾公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監察御

史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慷慨太子卒公入朝
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
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社稷并陳時政缺失
疏之縛下詔獄械係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
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歲搢紳士莫敢
收葬 裕陵復辟因鍾同忠誠義氣可貫金石贈大理
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 茂陵又憐公忠又恤禍祿公
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出圖土
中歸葬成化二十三年賜謚恭愍
彭韶贊曰仁也父子義也君臣首揭三綱攸序五倫
凡民之生氣拘物蔽惟公眞完氣蓋萬世能逢比干

雖死不死湛恩汚加爰及妻子
按公與章公論事有曰願献狄梁公之誠甘受比干
之慘詞嚴義正忠且智無過于公矣
知府張瑄登成化羅倫榜進士以言事忤宰相去尋拜兵
部主事轉員外郎陞南安府知府府當兩廣要衝大山
長谷亡命嘯聚為民患者日衆公下車悉捕滅之尋廣
民勞役弗息請丞當道俾均節之且修橋梁道路又毀
淫祠百數十區為社學表先賢跡若張九齡李剛劉元
城諸公皆特祠至周程三先生既祠而又立吟風弄月
臺以致景仰其振教化風俗類如此後謝病歸民立生
祠祀焉歸三年卒壽六十三 公資稟靈異充以學問老

且不倦詩文成一家言公草書之妙冠冕一代所著有
鶴城天趣清和慶雲東海諸藁若干卷
忠愍公楊繼盛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驗封主事遷車駕
員外郎時仇鸞驕恣請與虜為馬市公上疏斥其不可
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譖公械邊詔逮公獄貶狄
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還刑部
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公嘗獨居深念至夜分凱張安
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
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
師嚴嵩十罪五奸請召二王問狀嵩更指以為詐詔逮
公公具對侃侃斷指出歷不易辭竟擬公詐傳親王令

旨罪公繫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
下相與傳誦焉厥後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翀太僕卿
董傳策相繼論嵩又欲殺之　上不聽公死七年
上用御史鄒應龍言罷嵩逮世蕃議戍嶺南又二年御
史林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萬曆改元贈公太常少卿
謚忠愍

按察使楊瑄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為御史印馬坊內民
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人怙寵恃勢
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學亨
連見二凶日橫公與十三道御史上疏有激語二凶苦

二凶先譖諸御史　上前壹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
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
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引大臣刑甚慘
酷竟坐公死奏上會大風拔木從末減戍鐵嶺改戍南
丹二凶逆誅釋歸田　茂陵即位復公官陞浙江按察
副使海鹽等海塘皆公修築陞按察使力振憲度察吏
奸勤聽斷無留獄禁官釐正風俗甫半載病卒華時尚
論築塘濬湖無片言及私事

鄭曉曰劉公之言行必無已巳八月之事廖公鍾公
之言行必無丁丑正月之事楊公之言行必無辛巳
七月之事五公忠憤遇事敢言死且不避彼受顧指

為權貴人鷹犬搏一笑者真天淵矣

白沙公陳獻章領正統十二年鄉薦少穎悟讀書一覽輒
記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
焉成化二年復遊太學尋歸白沙杜門不出日對書籍
忘寢食者累年卒未有得于是惟靜坐久之然後見此
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
功其在是乎一時名士如羅倫莊㫤皆與遊四方從學
者踵至十八年布政使彭韶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
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
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疏謝歸至南安知
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

職求觀秘書若朝廷府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類康齋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
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稱僞辭釣虛名或受不受
各有攸宜耳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荅弘治十
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

文毅公羅倫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對萬言中引程正公
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
時多執政欲截去下句公不　爲翰林修撰會南陽起
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
如其不然必奪富貴故事長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
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司者少起復者與年召

復官改南京尋辭疾歸受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
年卒公晴學好古篤志若涅閒着若驚嘗欲
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勸之資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
行遇乞人死于道解衣之去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子
曰瓶粟罄矣倩之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公不爲意結
茅樓息取給隴畝往來其樵牧若無意於世者與至爲
文一發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白沙稱公才大不
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端毅公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五年鄉試第二明年
成進士授德安推官廉明有聞尋歷南京郎署與李承
勳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應詔上疏

邊務十事積三考出知廣西太平絕饋獻撫夷人官民
悅服內艱起補寶慶陞江西按察副使兵備東鄉時群
盜抄掠爲饒信患悉設計擒之嘗調征姚源毛坊建昌
等處有功又城廣昌南豐城新城民不被害會宸濠有
反狀人莫敢言上疏曰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可慮寧王
自得衛兵威誅日橫驕接閭閻鈐束官吏權樂政令漸
不出自朝廷臣請敕王自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防未然
疏上宸濠恚恨賄用事者計欲殺公誣爲離間親王逮
捕之公已遷福建按察使省歸濠嫉其黨巡按御史潘
鵬發卒襲公公間行自投獄詳服無狀復行江西
會勸必坐公死言官得謫戍遼東十四

年六月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倡義兵俘濠上特起戍
中爲湖廣按察使尋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世宗
即位陞吏部右侍郎未任外艱去四年起兵部左侍郎
上備邊二十五事復奏疏奉獻三經講義大都戒謂權
重威柄慎幾微當事忌之會中大禮成加俸一級進知人
官人二十事會言劾公啟告塞之漸求退改南京吏部
左侍郎六年晉南京工部尚書以左都御史徵道改刑
部　上用霍韜言陞太子少保仍左都御史提督團營
尋復尚書刑部永嘉惡陳九疇公力爭有功河西忠勇
不可殺得不死轉兵部加太子太保力辭不允陳邊兵
敗曰定武略崇重將權增武備覈賞罰御土夷

爲緒絕弊源上詔誤惜人才凡十條又議棄哈密力薦
陳九疇馬昊唐龍可用决意辭歸九年卒贈少保謚端
敏公宏亮遠慮深識天下之務遇事斤斤執典不以禍
患怵沮雖獨立寡諧周旋卿佐不滿三載而神釆英銳
必欲贊臣至理不肯苟且以審官寵至於清約自守常
如寒士而恒孤獨厚故舊及先進之裔有流落者傾貲
賙之不吝豈沒而可祭于社者非耶所著有衍義膚見
春秋誌疑奏議等書

忠烈公孫燧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䢼刑江
西冤獄多平反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
河南右布政使公存刑部稱方毅敏達至藩臬益著毅

續特寧庶人宸濠蓄逆謀結錢寧張雄日夜伺中朝事
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謀益著九年乾清
宮災議建儲庶人賂遺諸奸謀立其子朝議遴才節大
臣出鎮之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嘆曰投艱於我
死生以之比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入爲帝
諸省臣多附黨又伺公言動輒告庶人公周防密晝使
不能知先是胡端敏公諭濠下詔獄宸濠必致之死公
力爲調雪得不死逆謀日有迹托禦他寇曲爲備首城
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請復撫饒二府兵備不果又
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蓄以重
兵廣州添設通判又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且密疏

言宸濠必反盡爲伏途諸奸所得不得已乞休不允十
三年江西大水賊徒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鄱陽
湖公與副使許逵自外掩捕三賊會大風雨不克濟言
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即訊十四年六月丙子宸
濠反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請看
密旨濠曰天祚暗移汝不知耶公益怒張目直視厲聲
罵賊遂縛許副使逵奮起爭曰孫巡撫大臣安得輒無
禮并縛許公公與許逵殺惠民門外宸濠用三賊爲牙
爪迨招賊黨至安慶敗歸王守仁起兵吉安擒宸濠於
湖中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江西伯子
堪歷官都督仲子陞官特卿季子陞南京禮部尚書謚

文恪
餘姚呂本曰人重大倫世崇名教爰自委質惟君所
詔移孝爲忠致身以報順逆殊途險夷 道英英忠
烈實允蹈之在昔江右公往保釐濠蓄異志士民危
移勢方履虎公氣益怡密圖深計精貫神祇日昃忘
寢夜分不寐足食練兵悉爲之備逆變陡作舍生取
義天監大忠聿昌後嗣懿哉三孝善繼心深威儀抑
抑成性存秋霜比燥秋陽等溫行高德盛譽滿乾坤
人亦有言世踰其美憲臺觀風宜莫先此

忠節公許逵正德三年進士爲人沉靜有謀略初令樂陵
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務

東弓馬臧棄城走公慕死士千人人持大挺隨賊向往
突擊人馬俱驚賊不敢入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
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
副使時宸濠蓄逆暴橫內外搆結莫敢誰何公每禁其
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
公以爲不可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
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大臣不可輒無禮宸濠
並縛公且問公何言公罵賊言天無二日我惟有赤心
肯從汝反耶汝悔無及宸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
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遂遇害嘉靖改
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諡忠節昔何景明作樂

陵令行以美之
其辭曰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
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投筆
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
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
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皆
亾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門戰
只聞開門迎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

清惠公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
六年爲禮科給事中議禮持大體有清譽正統二年改
兩淮運司運判公性節儉澄爾尤慎交接無毫髮私吏

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塩法事宜著令丁憂
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
被誣逮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塩法　景帝初
陞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勢利不能休尋兼江北巡撫
歲凶盜起公善循拊流民復業録諸郡大辟囚冤得釋
景泰三年公以侍郎出鎮守陝戍兵西除弊屛貪威望
益著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公言將官能嚴紀律精
練習勤撫宇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不然徒冗食耳
是秋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加右副都御史有旨市羊
角爲上供燈公諫止天順元年還臺言官論曹石逮詔
獄并逮公降江西右布政[illegible]知公清正且念公老改南

刑部尚書上曰遂卿優閒四年卒諡清惠公孝友純至
居喪兼禮平生無他玩好公退焚香讀書交遊不泛請
寄不至其門

文端公周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陽曲人江陵籍公歷
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　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弘治
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時有以民田獻
太監李廣公竟奪田歸民八年災異陳言請早視朝勤
德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等事十四年陞戶
部尚書藩王請河湖稅錢中官織造請帶長蘆塩引執
不與上從之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兵部侍戶部
[illegible]非制尋崇王請括稅銀輸太倉公曰不可乞減織造賞

齋醮土木諸費至若禁燈戲靖寧宮減役夫壽寧侯
額外奪民田又減税二分公請毋得增税移累貧民疏
三四上竟從公言十三年致仕　康陵即位起南京戶
部憂法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
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已應變裁割不
滯屹然有古大臣風釆
按公貫穿經史敷對詳明職掌司徒理財節用痛抑
諸費蓋欲效陳晉公李文靖之爲者若人可多得哉
文恪公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翰林庶吉士
授南京戶科給事中内艱復闋改南京兵部清查後湖
黄冊上疏請經筵講學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

元禎吳寛李東陽王鏊劉戩請優禮王恕敕復楊茂元
盛應期他所論薦如周英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大夏
謝鐸林俊等皆有時名上時政卜事又陳備邊數事庚
申陞南京光禄少卿入賀千秋節丁卯陞南京太僕少
卿外艱復除陞南京右通政壬申冬陞順天府尹會虜
犯所需車兩銀數千兩公以根本宜慮力言於兵部移
大興遞運所餘銀給之仍奏免派補又奏免夏税壹萬
五千餘石又令農民敗撥者入貲賑濟備邊凡徴税則
例鄉飲儀節悉加裁定著爲令乙亥春陞南京禮部侍
郎疏論交修論廟祀巡遊皆切至從之　世宗登極用
爲禮部尚書首進大學衍義節略有旨褒答又申論大禮

癸未春力請乞休歸杜門却掃留神宣器年七十四
贈太子少保諡文恪公事親養志間移禄以具甘旨自
奉甚薄友愛諸弟清約嚴重望之儼然就之温和愛人
好士一出於誠毎講説旁引曲諭務令得聖賢指歸乃
巳平生所著有文集奏議家規皇朝名臣言行録理學
名臣言行録等書
羅欽順曰國朝士夫留心理學者往往有之以余所
聞若河津薛文清崇仁吳聘君安仁胡敬齋所見若
蘭谿章文懿晉江蔡虛齋豐城楊文恪諸公則君子
之論皆無間然者也文恪公之學問端用力得之乃
父復菴先生復菴師胡九韶九韶師聘君淵源固有

所自若夫旁搜博取窮深及約則公所自得爲多其
平居應酬立朝議論篇章著述政事敷施大抵自學
術中出可謂名實相副者矣
文簡公毛澄字憲清崑山人弘治六年進士第一人方正
嚴毅有濟務才初受修撰預修會典陞右諭德進右庶
子兼侍讀正德初預修　孝宗實録瑾矯奪官仍侍讀
尋侍講十二年爲禮部尚書持正守典不與諸貴倖通
謁康陵崩奉　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駙馬
崔元迎世宗興邸充副總裁修武宗實録大禮議起公
守濮議請以益王子後　獻皇帝上不從章聖太后至
請由大明門入又不從會議所生不得稱父母郎不

得帝后其所生又不從上不悅勸公將順者曾文敏
再遺書論主僕議非是公不從嘉靖二年致仕加太子
太傅卒贈少保謚文簡公心術平通學術純正狀皃抑
抑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易孫在成進士今爲
名御史

鄭曉曰余釋褐時文簡公知貢舉國士遇我也公清
修雅量韻宏達無枝柱然有定執不曲狥人大禮議
起公最先去當是時内閣楊廷和蔣瑤毛紀費宏五
部尚書喬宇孫交彭澤林俊趙黄詹事瑤侍郎江俊
何孟武云

南京刑部尚書前巡撫陝西都御史陳壽字本仁新淦人

遂東籍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初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
丞被劾王恕稱公廉正改南京光祿少卿轉南鴻臚陞
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正德初科道
劾瑾被逮公疏救瑾怒奪職八年起撫陝西遷南京兵
部侍郎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萬貴
妃寵族人横甚中官梁方結妖僧繼曉于國是公疏論
獄得釋在榆林會以師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及歸田
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廖鏜暴虐吏民楊文襄薦起公撫
陝公至陝勵清勁直鏜畏斂戢比去陝人號哭不忍舍
卒之後都督楊宏疏言壽知兵邇虜請恤其後公歷官
四十年大率多散俸食祿任事不久而廉最著老無所
歸諸子旅寄環堵蕭然歿不能葬

楊文襄曰公爲官時直論時政得失無隱不畏逆劾
人昔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
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
若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忠宣公劉大夏天順八年進士爲庶吉士出職方主事歷
郎中出爲福建參政巡海道兵久弛公至造哨船葺倉
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舘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
陞廣東右布政使過崖山吊大忠祠建宋慈元后廟轉
左浙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治河再遣平
江伯陳銳内臣李興同往公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

下流咽襟未可驟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遂疏孫家渡
更築長堤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十年虜
入塞師行乏軍興公以戶部侍郎出經畫公至邊召問
父老得其要領揭榜通衢云凡境内官員客商家願輸
者米自十石上州自百束上聽郎中貴子弟不禁也不
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中貴子弟爭市故也十一年乞
致仕賜誥杜門修勵十三年加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軍務公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不便者一切釐
正十五年陞兵部尚書時邊事急上謀出兵搗虜公言
不可一日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江
南困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

者是年以災求去不許因上兵食要務十事召問天下
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得求順理即致太平又
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
如天地北邊缺總兵上諭內臣語公用李明日公別推
二人內批竟用李李去鎮無幾劾章至　上曰悔不用
公所薦公入御榻前對久不能起　上命太監李榮掖
公出禁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十八年春　上賜都御
史戴珊及公白金二鎰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
年劉瑾專政矯制逮公詔獄戍肅州五年赦歸田瑾誅
復公官致仕卒年八十一謚忠宣公平生不以勢位自
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如父母遇事當行未嘗先渡

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
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期負功
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記曰予嘗見士
夫家子弟愛父兄者俟其自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
業以誌其墓作國史者憑而採之于無似承祖宗世澤
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
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
地下耶用是述平生履歷而勒諸石公嘗曰居官以正
己為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昔
人謂與物無兢臨事有為者非東山其人也
豐城楊廉曰劉忠宣之為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

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
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故先民之遺執
也吳廷舉謂古人云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
以當之矣
襄惠公洪鍾字宣之錢塘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
諳習憲典大司寇咸器重之庚子陞員外癸卯內艱丙
午起復陞郎中乙巳江福流賊甫定命公往視請令有
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子弟銷其兵器易以詩書庚戌潛
化奸宄特諭是之弘治己酉陞江西副使癸丑陞四川
按察使所在發奸摘伏無所撓避而庭無宿訟由是豪
猾屏息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戊

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時朶顏虜勢猖獗公以邊
備積弛乃建議增邊牆自山海關直抵居庸延亘千餘
里籍復城堡二百七十軍民寧謐遠近大悅名稱藉甚
然權貴人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
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
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陞南京刑部尚
書己巳改北京工部轉刑部兼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
庚午出總川陝湖河邊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
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
滅之藍伍起蜀與鄢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遠近
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伏躬冒矢石前後

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
官楊友楊雯相仇殺為变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
諸州縣公遂調兵勦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敕奬勵
進太保懇疏乞歸築室西湖號雨峰居士如是者十年
嘉靖三年卒壽八十有一謚襄惠賜葬錢塘

忠愍公周璽字天章廬州人弘治丙辰進士簡任吏科給
事中始事孝宗多所建白上一一採納迨武宗即位逆
瑾專權公疏其擅政咸命竟違詔旨罔上行私氣焰逼
人朝士斂手以避乞陛下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謝天
下疏上瑾啣恨乃矯陞順天府丞使去言路因思所以
殺之計串錦衣指揮楊玉誣公以蔑視使臣遂矯制收

付于獄令玉自鞫玉杖之三十公略不少屈曰吾死不
足惜令忠義畏懊可惜耳瑾聞而益憾之又令加拷遂
死於獄卒年四十七後瑾伏誅正德朝賜祭至世宗即
位復賜諭祭有抑鬱未伸遽焉淪没之句蔭其子仍䓁
其孫劝造祠于合肥城東去秋令有司特祭焉䝨謂
公之忠可湮没無聞乎哉

尚書林俊字待用見素其號也莆人成化戊戌進士為主
事署員外白沙為至京日與講學時妖僧繼曉挾近倖
梁方以秘術進　上為建永昌寺公疏切論之下詔獄
經歷張黻論救併下獄俱謫遠方二人直聲傾海内王
端毅為複用部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公毀

淫祠三百六十奇修學築城民德之諸夷懼服辛亥擢按
察使湖廣一儀肅整吏不敢犯禁止私饋有忌之者欠
弗調上時以引疾乞休歸已而起廣東右布政使辭再
起南京僉都御史巡江時江防頹弛公悉心經理且持
身清約與張簡肅齊名陝西地震公上疏援古今徵應
指斥時忌又疏乞録正人以端國本因薦謝方石儲靜
夫楊方震湛任輔導江西盜起遣公巡視比至榜示盜
許自新招獲巨魁餘孽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處税量
均徭役庶務一新值内艱　武宗嗣位廷薦擢右副都
御史仍撫江西俄外艱改巡撫四川藍鄢之寇水處公
陳師鞠旅頒軍令數事將致賊撫之忽報攻保寧郎收

道救之遇賊於華龍單輿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禍
福賊頓首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既而盜兩溪
盜賊失期疑阻遂謀犯州縣要害川兵脆不支公取將
領等命斬以徇諸軍股栗進戰皆捷賊衆披靡前後擒
斬俘獲無算已而曹甫升藍鄢餘寇復熾公督兵追勦
總制尚書洪襄惠公誘其渠帥四十八人執之捷聞璽
降敕奬諭晉右都御史土官楊友與其兄愛争襲已革
其宣撫既乃以萬金賂瑾求復公言宣撫不宜復亂階
不可啓忤瑾意瑾誅乃已公又奏請召用舊臣劉健謝
遷林瀚王鏊韓文以復舊政公不待新柄臣意遂致仕
辛巳公年七十世宗繼統起為工部尚書又改刑部尚

書命侍經筵　上親儒臣勤講學疏內侍犯法者一無所貸癸未加宮保再疏請歸命有司給廩存問公事二親盡誠孝厚宗族助婚喪雅志林壑一介弗苟取冲素如寒士接引名流者有見素集答楊應寧少傅書曰事叢身益瘦每及歸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易退一小節茲出將併失去矣三月滿力請骸骨升橋衣活當數夕我也

新鐫焦翁二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考卷之五

皇明人物考　卷之五

弱侯焦竑　編次
晉陽翁正春　校閱

文臣拔尤考

尚書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籍梧州成化丁未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子民臧賊息訟刻家禮實行之都御史屠滽檄吳公為邑權璫修家廟公竟辭曰非奉舊例新恩不敢役一民費一錢也又忤市舶太監且毀淫祠修學宮忤上官意逮係得釋弘治九年滽為吏部遷公成都同知改松江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盜起劉忠宣馬端肅薦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盜正德二年

章兵備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參議轉瓊州副使時公劾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列上公罪鞫之無狀止以枉道回籍首吏部前十二日從戍雁門瑾誅放還改雲南副使陞江西參政討姚源賊用兵以歷年[illegible]以萬計吳公雅多智略勇不避難諭責解散賊擁之入巢劫公求撫公如前責諭辭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勁賊入其酋公出一鼓平之晉廣東右布政立番船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瓶面為徭賊作亂命兼兵部副使十二年湖南飢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奉勅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又疏六事備宸濠之變報聞濠大恨惟恐公巡撫江西　世宗即位召為兵部右侍郎

上疏乞輔臣致南京工部又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析豪强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晉南工部尚書即疏歸後二年卒年六十六公不脩藻飾神采英毅士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輕財好施素敦友誼妻子恒冒飢寒所居湫隘無負郭田卒之日無以為斂都御史姚鏌為營辦

崔銑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之真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嗟乎吳公衣食人惠廣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疥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懼屈己比卒未聞報德者命也

文襄公唐龍字虞佐浙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知郯城縣郯單敝流賊且至公集壯丁守賊無敢覘城去公追殺數百人以有功擢內臺風裁峻整按滇南上疏諫巡遊斥嬖幸轉按江西逆濠甫平禁兵在境為患公禁不得逞疏請班師民獲安堵陞陝西按察副使督學校文貴雅正品士先器識再陞山西按察使義感囚徒明燭誣獄以太僕卿徵尋擢僉都御史總理漕運晉副都召入臺陞吏部侍郎會關中飢邊多警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公務賑卹病者與流者復一時將佐樂為用逾年虜犯寧夏有柳門之捷犯延綏有清水之捷吉囊自將十萬犯安會則又有興武乾講之捷前

後俘獲斬首幾千數廷議封爵不果入為刑部尚書劉
源清以討亂卒過嚴劉淑相以寒訐執政皆坐重典公
論者皆得録所加太子太保轉吏部尚書板甄才望崇
恬退拔滯幽録敉得末減執憲持法權勢庇擾無所避
上以九廟成恩宥大禮大獄諸臣二十餘人公有力焉
尋乞歸養朝野榮之再起為南京刑部尚書又政南兵
部公謂制敵在任將請待邊吏文法少寬故諸宿將逮
係廢黜廢棄疏舉四十餘人無何疾卒年七十公清忠
肰直其臨大事正色直言意氣慷慨神采英毅屹不可
回而性太可率表裏洞見見人之善與之惟恐後然疾
惡大過以是見媢於人所著有易大旨歷官奏議漁石

集仲子汝楫嘉靖庚戌進士第三人
文徵明曰今制大臣歿既得請葬祭矣其易名以謚
則稽德視功出　宸斷不輕畀也凡館閣侍從之賢
乃得謚文其部院諸曹間有得此者　祖宗廟迄今
不數臣焉若冢宰唐公其一也公少從學章文懿公
之門得淵源學優行飭為文章謹嚴典重有左氏先
秦風精詣閎肆號稱作者敭歷中外隨試輙效聲望
偉然而西師俘馘之功為多謚曰文襄議者謂公足
以當之矣
贊宋曰嗟先生之勳業兮爛昭昭其未淄試鷄刀于
百里兮民繄金而懷思分流竹于三陲兮胡逵遁而
莫窺佩樞部之纍纍兮暢皇威于六奇秉衡鑒于文
皇兮孰妍媸之能欺

少卿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
刑部主事清勤讀律經義決獄平掌十三司讞讀陞員
外郎改兵職方郎中內艱復除會康陵北巡人心危疑
武阻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為生太擶踢夷馬華
自託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上
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
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上左右公卿交
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主疏諫公曰上巡遊本起彬
誘之彬方擅寵握兵無敢斥言者不敢舍彬為支語獨

疏六事曰崇正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
貳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即碎己疏願同署名進疏入二
公自分必死彬見疏大怒矯下二公詔獄鉗校于廷五
日三訊杖百餘坐係逾月除公名陸竟死公歸杜門著
述家素貧乏恬不為意嘉靖初名為南京大理寺丞未
幾卒贈大理少卿公沉毅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
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言

都御史羅通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四川有風
節十九年言事得罪謫知縣正統初爲員外郎理宣府
邊餉陞兵部郎中三年從尚書王驥丼肅征虜有功十
四年冬虜犯京王公守居庸關擢僉都御史改副都公守

器有方略才勇敏捷擒虜曾那言帖木兒提督兵五千南
襲虜至拘羊山斬捕有功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景泰
元年給事中言公本河泊所官以內閣陳循薦其曉暢
兵法尋陞副臺恭昌平侯軍務今更兼院事妨誤戎機
不便是年公疏乞勑石亨楊洪各率精銳馬步官軍亨
自柴荊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巡哨提督官軍
堵塞關口修理牆榨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公又言邊軍
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逼在都門斬虜幾何陞
六萬六千有餘又言腰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忌能嫉
言于謙不喜且乞罷兵柄部院翰林科道乞留于公亦
言謙志在殺賊爲國計無他謙等宜同心協力勿互積

嫌是年公乞下令擒斬也先喜寧者賞萬金封公侯上
命公往鎮山西兼護餽運三年冬公言虜特馬力出入
塞下今也先使臣有馬四萬宜增價酬之不數年胡馬
自空此坐弱強虜之策也是年督兵懷來至長安嶺又
斬首有功龍門諸城遺芻糧鼓萬命公總餉虜退班師
還京協贊軍務四年訓練將士是秋與蕭維禎並陞左
右都御史天順間致仕公樹功居庸關民建祠祀焉
按公往鎮山西公意不欲行于謙上疏曰當國家多
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諳熟山西事情謙宜
往適宜爾是言也非以扶己之長實有激勸之美部
院調和而國事奚有不濟者哉

鄭端簡公曰羅公綺有風節知兵曉吏事至于今民
思慕之
尚書軒輗字維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天性廉介
進士督[illegible][illegible]止嚴冬怨溢水援出擁被危坐有司急進
薪卻之[illegible]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出清理軍
政公清[illegible][illegible]嚴明不許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前
使奢侈不檢公矯以清約禁絕和買四時一布袍蔬食
不厭遭喪節行條屬尚未及知府守浙院監丞隨亦清
謹安靖與公著公既去陳[illegible]代公亦清廉浙臬稱治景
泰四年陞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天順
初首用公爲刑部尚書耿公爲左都御史三人廉亦有

名海內信向未幾耿公去公亦病請致仕上召公慰
面觀疾不可強與致仕陞辭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
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公頓首謝賜金爲路費公去復
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遇人無賢否悉峻
拒不與接歲時遇慶賀事屏居一室朝服端坐寂無一
言鼓嚴出行禮禮竟歸僚儕聞公來輒避公公卒後修
史者今有司取行實無有也
襄毅公韓雍字永熙吳人正統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奉
命錄囚數出疑獄十三年巡按江西會廬陵賊起公與
巡撫侍郎楊寧擒斬二百人衆解散陞按察副使廣東
賊日熾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練達吏治曉

習人情照奸貪蔬寃滯拘徭役平市價恩威兼著凡所
經指後按爲例景泰七年劾寧王不法并論府寮上遣
官即訊天順初請從邊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二年起
爲大理少卿尋復僉都是冬巡撫大同陛辭諭法善爲
朝廷守北門公精悍闓達有智略時出己意經畫防守城
堡部署將校糾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虜不
近塞七年還議事　上喜公狀見陞兵部右侍郎裕陵
崩左遷浙江參政成化元年兩廣蠻寇以都督趙輔爲
征夷將軍用兵兩廣王竑薦公以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勅公及輔會南京議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
官由廣頫入廣東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圍

困勿與鬭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夫兵聚而爲
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舍大藤峽巢賊不圖而
超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梧南可攻大藤或援高
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潯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勢如
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於逐自古蠻夷來寇
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可巧遲何泥于
困衆從公會諸軍出東莞進偏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
修仁荔蒲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焚其積聚四
面夾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留縣尉千戶
所刻石紀功班師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

撫歷一千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
預爲彈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
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
以故謗議遂起內豎黃沁忌公東縛不得肆族人上書
誣公上以爲遣使即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
毅公明經讀律洞達凱爽篤于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
爲崖谷臨戎莅政豹變鵬搏江西嶺南被其恩澤摛辭
涵翰風生泉湧

御史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興化府籍弘治九年進士蚤
年喪父輟戎役勵志讀書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
者莫如顏曾作省克錄繼去從陳公憲章廣東師事白沙學

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時郡
守嚴擊强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宥僚
李上下考績歸至淮寒餓死爲監察時袍服朴素騎乘
馬身若無官有尚書其受賂公竟劾去遂以母老乞歸
養母供甘旨短牀敝席身治畦隴妻子服食粗糲皆人
不堪公泰然自足自坐斗室究極經書體驗身心隨得
隨録常曰儒者有向上一二天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
部以公清苦奏改晉江教諭食其祿辭既又援侍郎潘
禮例奏給月米　上從其請以資孝養又辭奏上不允
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强
起號哭亦卒立族子達禹爲後林俊爲治祭韶表宅里

曰孝廉
林俊曰公穎悟既深充養益熟陽暴粹行對天地質
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都御史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
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徙耕淤地畝收歲鼓
解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歲額不改天
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吏語觸藐事上詰疏出誰公任
寇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高明乞貸明
上怒亦解顧喜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
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誅石亨公籍亨家蒼頭得免
死者百人鹽山薦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

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
公振飭紀劾罷諸貪殘吏會淫雨極言陰盛陽微急宜
修省以回災異揚州鹽寇起劾公勦捕公授方略擒賊
九百餘人沿江以寧中官鬻私鹽辱官校公盡籍其鹽
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陳利害利害十
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十四年上杭賊
起即家勅公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閩大破之尋疏乞休
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若
布政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
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亦肆力問學初爲南京吏部主
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陞爲[illegible]公與

容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illegible]
賞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察別復文[illegible]至
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參政處州民皆遁政
丞山谷招不聽曰雖夏參政來公檄至即[illegible]化二十
二年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或勸其作
不聽曰勞而不怨斯可疏論國家之勢在[illegible]今今則安
離則王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當合以成天下徐州地
邇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諸濟南北咽喉或警我爲
害不小宜遣大臣有望實者鎮守二郡調兵屯田示天
下形勢廷議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貢後
鎮臨清吳中旱饑有司莫以告公投書巡撫發廩二十

萬石糴十萬石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
紀綱崇文化作人才之類皆切於政本公識心直道無
黨無援自筮仕爲郎署至副使三十年未嘗以儀屈降
志
按公之言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
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夫今之人以詩
書爲糟粕以博奕銷白晝以肥身肥家爲子孫慮而
不知此身之玷多矣公之言豈不爲名言哉
恭愍公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三年進士爲御史成化
初疏救羅倫劾學士倪謙錢溥干進又劾尚書馬昂請
大臣不職巡江西貪殘吏望風引去頻南賊流入贛公

官兵收捕改提學南圻陞按察副使河南提學言動緜
禮規約簡明誨訓生徒必求踐履斥纖怪靡弱之詞進
按察使出宽抑出酷吏奔内艱歷廣東布政使藏徭役
革市舶番人販海求利及市獅進賞公疏言珍禽奇獸
之好不可以示外夷罷中朝事竟止中貴人不能堪誣
奏公違法詔即訊械公上京嶺南人號哭挽留者數萬
至昌平正德中贈光祿卿諡恭愍公學醇行方文詞簡
古潔廉無私終身粗糲

門生王鏊曰先生抱經濟之才秉剛方之氣其哲學
南都也先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析筆之筈
不忍欺豈而人長之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其蓋

河南地亦然左轄類表節用愛人通商恵工時方歲
布而中貴譏忌須其身嘗曰居官必盡此職行事必
盡此心船詔之矣

石璞夏時正字季爵慈谿人仁和籍正統十年進士歷刑
部郎中讞獄福建會上杭盜且起輙發倉賑贍不待報
天順初進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乞移近地便養
改南京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又進南京大理寺正卿
七年歲大祲巡視江西兵貪墨吏二百二十人革冗徭
理康賦省無名之稅十餘萬勸民粟七十萬石賑饑民
三十三萬修南昌城堤城得不壞長河洞人叛公單車
撫定疏上時弊二十事當路人不悅指公好名遂上章

乞致仕歸仁和僦居民舍布政使張公瓚爲建西湖書
院于孤山處公家食者凡三百年卒年八十八公博學
高才工詩文書寫勸善多著述尤詳于稽古禮文事云

崑山葉文莊公盛曰文章如春空層雲動　合南意
又如簇繭抽絲秋鶴引吭無不令人欣羨者曰按公
宦遊所至經有政績斥貪墨賑饑民築城堡弭盜賊
歲有古人風而又志養親蓄情山水晚年著述孔多
杭州府志先賢祠記皆公手筆也

僉事王琦字文璉仁和人永樂甲午科鄉貢試禮部副榜
授南陽汝州學正身範物先生徒爭自磨濯擢監察御
史以正直激揚學行者成稱陞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

校士風丕變以母憂去起復值蜀患劇盜敗飭四川兵
備物議爲公難之琦蒞撤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即就
辟屋屈遠振盜賊解息蜀義異之知道與時違不能俯
人俯仰跡乞休致年踰五十歷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
衣敝以紙補隙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産居門陶
如也歲大侵無以供朝夕冬旦暮大雪連旬僵臥不能
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舊推不受即故舊餽數亦卻之
隣有嘗之曰當道雅重公試一言何所不濟公曰吾求
無愧於心耳心苟無愧雖饑且寒無不樂也何嘗之杭
守胡君濬聞其貧餽之不受奏聞于朝欽賜百金表其
面辭謝曰在官叨祿周貧以粟不以粟而金無功受故

後竟以餓寒卒
贊曰蹴弃榮名飴甘窮餓雪寒迫人晏然高卧饑死
極小失節失大比跡李公廉頑立懦
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空同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
梁甫冠舉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才敏氣雄
簿書外日招集名流爲文會酬倡嘗監三關招商用法
嚴被搆下獄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官府殊法一經
宦戚即厄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
末言皇親横則外戚驕恣張侯辨愬摘奏中張氏字爲
函母后遂令面詰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可按遂下獄
以爲禁案已擢奪俸三月上語劉大夏曰朕欲寘夢陽

典左右請當梃杖冀念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初
入閣道上燕遊閣部臺諫協情誅之不克閣遂斥諸大
臣已知部奏實空同子草官降山西布政使經歷致
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及羅以他事械赴京人意其必死
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曰李能法皇祖爲文
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乃覽空同子釋之瑾誅起爲江
西副使提學勅許舉閣重事空同子振學蒞士外有大
吏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許之各起訟當
路素忌其才名落職寧庶人方畫異圖威劫謀內省梟
受制知空同子不可陽下之及庶人叛有言其黨附者
特詔以法司寇林俊不可止卒年五十八子枝舉進士

所著有詩文集云
王穉登論曰夫中興宗匠夙稱李君當其文采葩流
聲調豊鬱山龍藻火之文章黃鐘玉磬之音韻當爾
朱紫遙且炫目誠亦一代之奇也然僕以爲李君之
詩功崇而業淺何者李君生于弘治正德之間崛起
關隴蛟騰虎視力挽七朝之廢身濟百年之溺指而
號於衆曰古不漢魏非古也律不盛唐非律也一時
海岱英雲之士翕然趨之而風雅之學亦復遂振令
讀其詩吾獨惜其調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疎体正而律
庸力有餘而功不足也何則矯枉太過稍平不及奉
彼則深[illegible]凡有識者[illegible]可知此猶戰國[illegible]

餘之後儒見炎劉僕以爲李君之詩撥亂反正之力
多粉飾太平之事少所謂可與創始難與守成故曰
功崇而業淺也夫武宗時李君亦幟於關西徐子白
眉於東海李資弘亮徐學精深長才絕力則徐不逮
李清聲古色則李不逮徐故自不能一律齊也
陝西提學副使大復何景明字仲默汝南信陽人也弘治
間進士除中書歷官至陝西提學副使公爲人譏抑溫
退未嘗以才淩人及論國家事當否則蹈厲奮發有萬
人獨往之氣由少至湼齒未嘗一問家產人有緩急又
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忍不與見至若藝
士即貧賤衰老尤折節下之竟以不受壽卒于官

以下原缺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四卷

〔明〕楊廉　徐咸撰

明嘉靖二十年魏有本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朝名臣言行録序

孟軻氏論取友之道自一鄕一國
天下而後尚論古人言有序
也今世學者覽典墳涉史籍
希慕黄虞上下周漢則有之
矣至於先達故老德業風韻
懵焉罔知豈非博聞蓄德之
缺與曩本釋褐使留都謁宗
伯月湖楊公公以手編
皇朝名臣言行録二卷授之嗣
於同年集齋任大理得近代
名臣言行録二卷則海鹽東
濱徐子所集也間嘗披閲服
誦仰止不暇中間翊扶
景運賛輔太平黼黻文章闡
明道學定難拯危安邊攘寇
忠鯁節義炳炳焉凜凜焉直
與皐夔伊吕龍逄諸賢頡頏
輝映何古今人之不相及哉
又就而攷之
國勢安危政體沿革與夫
祖宗列聖涵養培植之厚因可
槩見矣故今萃合為一付潘
司執事者梓而傳焉

嘉靖辛丑秋七月望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前大理寺右少卿
後學餘姚魏有本書

明名臣言行錄前四卷後二卷楊廉撰後二卷
徐咸撰前四卷舊抄本辛未閏四月廿六日從西泠堂
徐氏假歸五月二十八重補綴之六月廿三日[illegible]記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引用諸書

蘇伯衡文集
歐陽圭齋文集
御製文集
國初事蹟
覆瓿集
翊運錄
潛溪文集
王忠文公文集
一齋文集

始豐稾
方正學文集
劉三吾文集
黃忠宣公文集
東里文集
聖諭錄
奏對錄
兩京類稾
楊文定公文集
抑菴文集

錢文肅公文集
耐軒文集
兩谿文集
桐山文集
敬軒文集
古穰集
天順日錄
可齋雜記
涇東稾
水東日記

縣笥瑣探
呆齋文集
否泰錄
姚文敏公文集
類博稾
方洲集
一峰文集
名臣贊錄
白沙集
敬齋文集

定山集
立齋文集
南昌郡志
新安文獻志
觀菴文集
瓊臺類稾

自朱子作宋名臣言行錄此後李幼武有名臣續錄有別錄有道學名臣錄又其後元好問有金君臣言行錄蘇伯衡有元名臣事略皆因朱子而興起焉者至國朝彭文憲公名臣贊錄亦然或謂朱子不可擬擬之非僭則妄廉謂作太玄以準周易作中說以擬論語則不可若記事之書取法於大儒譬之為員用規為方用矩何為而不可哉論者徒知尊朱子而不知其不在乎是也廉亦取法朱子者故綴此以餙人之戒云楊廉識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豐城楊廉纂集

第一卷

第二卷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徐達　中山武寧王

字　直隷鳳陽人國初封魏國公卒年五十
四追封中山王謚武寧配享　廟庭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歳癸巳朕集義旅王來麾下覩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超群其朕於是命為帥首凡有徵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歸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特機務浩繁姑孰之郡密邇大江况元帥首蠻子海牙率舟師以拒江面為朕肘掖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為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于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為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東探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

者潜遣間諜誘我兵候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勦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二萬人逼近其巢復遣使歸告賊勢必窘益兵討之朕遣戰將千餘首甲士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窘甚出計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入城助彼來戰矜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猶營東南外一舍之餘扼彼援兵尚未驚移聞新附者叛寇迫王營王拒守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德餘軍敗入其城上復環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寅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矜彼軍雖少糧且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守將呂珍潜遁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圍援至王發兵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群雄甚多朕因守江東數郡命王秣馬厲兵以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

征皖城水寨並進徽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
平陳友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
士誠發兵來寇江興城陷遣王將兵復取師抵城
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十餘皆戮死北年惟揚元
義兵盡歸壬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友諒敗潰時
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
中塗令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
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
之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
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塗豫章內變

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爲前部
張兵敗北旋師金斗周圍其城戰門陳友諒大率
兵寇豫章詔王罷金斗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
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諒罷圍逆戰王身先諸
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是彼軍勢弱我
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晉王守京朕西征武昌
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巳
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
甲士二十萬求取吳越鏖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
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

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大半
詔班師命王西略蒼梧九溪蠻服還至京師洪武
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即大位二月命王爲征虜大
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
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
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
兵不民擾所得北土師而徂征不煩朕念北齊既
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焚香以迎西下洛陽
長驅崤函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
拔之朕命據關而守諭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鄴下

趙趙州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入胡都捷
奏平胡復命西下晉冀如命井陘長驅晉冀以平
二年春正月召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
關內之地召歸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
行賞命王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改封
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嶺北兵
疵而還勑命沿邊轄守歲鎮于燕廿外餘民自是
收畫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思
之召罷北鎮勞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illegible]

疾朕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終疾弗瘳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謚武寧享年五十有四爰以是年四月十八日己酉塟于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襲封魏國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攻城不署與人不戕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磨迷偉績朕特親筆生前張我武威偃兵息民混一

區夏奠安人神之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勸諸堅石樹當神道歌曰景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兮忠良幽韜秘畧兮神機默温温兮兼剛柔旌鉞而徂征兮既出旛幢繚繞兮雄氣軒昂戰騎雲兮踊疾旌旗烈烈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冑礪矛燦爛兮精鋩舍之兮周廬星列屬橐兮比比懸傍刀斗聲頻兮令密山川妖魅兮奚藏彎弧力勁兮鯨鯢檣機披星月兮秋霜冲忠海内兮孰前當摧堅撫順兮我武惟揚

御製神道碑

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土入版圖皆王之功令其薨也
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
親筆之刻置墓道　朱善撰神道碑後

太祖高皇帝仗一劍起淮右舉湯武弔伐之事有識之士雲附景從於時肱股心膂之臣皆英武傑持超邁之才若純誠厚德顓顓焉尊主庇民之心者中山武寧王徐公其首也天監厥德報福彌厚延慶後人愈遠愈盛非一時同輩所可擬也王四子長輝祖襲爵魏國公次增壽

太宗皇帝靖難之際有翼戴而竟死非命初追封陽武侯進定國公　楊士奇撰定國公墓誌

天眷
聖明篤生賢輔削平群雄翼我　洪武反狄陰山雪恥千古攻城弗署手完㳂府錫爵分茅以有魏土奠彼朔野莫敢予侮氣作山河不物以腐　彭韶撰贊

劉基　誠意伯

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進士棄官歸隱國初仕
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卒年六十五
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
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
時閒閱書肆有天文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
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
黃伯生撰行狀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水中時魯道原

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
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
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行狀
太祖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
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
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公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

賊衆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
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
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
小明王公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遂
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
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張氏入寇時曹國公欲
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
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
矣趣使疾進兵遂窮追賊至東陽擒之以還公至
京師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
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
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
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兵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
居多公爲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
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没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悦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欲數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
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
木爲之將速顛覆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
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
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敗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
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
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先是相胡惟庸公乃大戚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

蒼生之福也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
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自是疾愈篤
上使赴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
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寛
卒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 並行狀
汪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爲多不法久之御史中丞徐
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對以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時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
廣洋不能爲國効忠貶南海遂死于道 新安文獻志
公在勝國年甫弱冠已擢魏科然而低徊散地餘
三十載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焉
今
上龍興遂爲心腹之臣殫其智慧上讚 廟謨曾不
十年濟一統之功傑然爲開國宗臣 蘇伯衡撰御書序
初公著書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公之
事業具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
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一人之作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
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　徐一夔撰郁離子序
劉之文不滅宋潛溪而世獨稱宋者劉掩於功業
耳　楊士奇跋覆瓿集
子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
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公可謂千古之人
豪矣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擬伊
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　楊守陳撰文集序
公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
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義所不

直無少假借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
莫能測其機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
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
為當代首稱云　並行狀
華淪於夷曷仕於時夷歸諸夏仕止乃宜就緤就
湯節義奚虧大哉王佐燭物炳幾運籌制勝翼
龍以飛詔回制作文章是否允為宗臣爾爵爾祠
彭韶撰讚

常遇春　開平忠武王

字　直隸懷遠人國初封鄂國公卒年四十
三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配享　廟庭
王賦性剛毅膂力絶人年二十三為群盜劉聚所
得王察聚終不能有成聞
太祖駐兵和州棄聚來歸　宋濂撰神道碑
上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倖難登岸王乘快舸繼
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舍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

石
戊子夏五月從徐公援安慶時僞漢陳友諒揚言
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士于九華山明日
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
陳友諒攻南昌王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與
之聯舟大戰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一望之
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王射之中矢
走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　御舟而已舟

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
皆降
丙午秋八月諸將攻浙西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
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攻之僞丞相
張士誠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
王統奇兵結營東阡復出敵背士誠出親兵拒闘
王一鼓勝之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湖州亦下
遂進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
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
十有五萬

冬十一月同徐公奉命北伐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
于洛水之北將戰王單騎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
攢槊刺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
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師次太原守將廓擴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
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莫若遣
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
言廓擴帖木兒果中傷而遁　並神道碑
虜復侵通州王還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荼毒其
德王尤深王遂帥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栤河

川以疾薨柩過通州人皆罷市迎哭飲食必祭
王直撰廟碑
王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
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
及其自將兵所至無不克捷由其知識明而才力
雄故所施各得其宜也
上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蕃北
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
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爾尚為文以著
王之功於無窮焉　並神道碑

惟王文武全才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
之敢擬令南征北伐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
勳震今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　蘇伯衡撰
祭文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
山嶽震動飈馳霆春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
剛杖劒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破席卷
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
大罔不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掐幽燕不戰而勝
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木拔既傾何有條枚乃收晋

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茲茲蒯漠滌河
所經誓將剗滌邊塵飛鶩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煒
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
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
業翊運之勳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
垂成王忽長逝　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
用賜王封袞衣繡裳照曜泉宮　天子曰噫未慊
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
雖云殁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
垂示千億　神道碑銘

長材偉貌猛如虓虎手挺椎埋早歸
眞主強漢僞吳席卷以舉長驅入燕光復中土一錫胙
疇封以開鄂渚允矣元戎赫然威武廟祀于通血
食千古　彭韶撰贊

李文忠　岐陽武靖王

字思本直隸盱眙人國初封曹國公卒年四十
六追封岐陽王諡武靖配享　廟庭
王父隴西恭獻王尚曹國長公主生王十有二歲
而公主薨時元末大亂恭獻携王走軍中幾不能
存聞
皇上駐兵滁陽始來見焉
皇上喜甚即自養育擇師傅以教之一日取所業示
近臣曰是亦可以當於馬上習之歲丁酉乃以舍

人領軍禦應池州僞漢陳友諒發兵寇城王擊敗
之戊戌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會兵取嚴
州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守
嚴州僞吳張士誠遣其徒李苗猺水陸奄至與王
戰大敗其衆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泛流而下
水寇見之亦遁　董倫撰神道碑
乙巳春正月士誠遣僞司徒李伯昇大率其徒號
二十萬寇新城王聞之即合將七未至新城十里
許有地曰龍潭立營其上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
詣王曰衆寡莫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王曰

以衆論之則彼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
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衆乎吾若未
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若
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
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
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王橫槊據鞍引數
十騎乘高馳下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逆戰王
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遂
大潰自相蹂躪城中將士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地
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級擒將士七百餘人委棄

鎧仗彌亘山丘自是張不能軍矣
丙午八月召還京師陛受　宸筭總水陸之師下
江浙冬十月師進克桐廬新城富陽至餘杭謝再
興子五人嬰城固守王合圍攻之一日而拔杭守
將潘允明聞之恐遣其貟外方彝詣軍門請降王
曰師來臨城而貟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師乎彝
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
百萬擇所托而來尚有他意乎王見其誠引入臥
內歡笑款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翼日遣歸允明
遂封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王入宿於城上令曰

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民釜即斬以狥
由是內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就加榮祿大
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月關中旣平餘
燼復合
詔王討平之二年春以王為偏將軍副開平王常
遇春征進北由遵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於錦川
次全寧元將也速逆戰一鼓敗之追至灤河斬其
宗王慶生遂進攻大興度其必走乃命兵千餘伏

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鬥住進克
上都秋七月開平王薨于軍中八月　詔王領其
衆揍援慶陽師至太原大將軍中山王徐達已討
平之王聞大同受敵甚急因諭衆曰吾與若等受
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若候進
止吾恐大同之敵愈盛不可復制於是出鴈門次
馬邑元遊騎數千猝至王與戰擒其將劉平章進
次白陽門又擒黠虜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
衆營王至撤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為營是夜
虜果悉銳來攻王堅壁不動麥二營以待敵督令

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出擊
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將脫列伯降衆萬餘遂進
兵至恭哥倉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月授征虜左
副將軍總兵北伐二月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
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夏五月克應昌獲元
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冊以歸元太
子僅脫身走追之不及而還過山與擒元將江唐
國公進攻紅羅山其擁兵自固者皆請降冬十月
朝廷論功行賞加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賜鐵券
四年西蜀平詔王帥兵鎮撫五年春詔王同中山

王復征迤北王總東道兵五月取和林師進可溫
至哈剌恭來虜連遁去王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
難多重負乃晋東平侯韓政駐輜重於盧朐河令
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往剌河元將哈
剌張蠻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王督軍力戰虜
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王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
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王患之
至哥兒麻恩出野馬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
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刑牲以祭六年冬十月
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春

詔總兵北伐王駐兵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剌者
擒其平章陳安禮木脊飛至順寧楊門者斬其將
珎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秋七
月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朶朶失理
擒承旨百家而還自是邊境肅然矣
王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踔厲奮發至遇大
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及釋兵家居恂恂
若儒士嘗師金華范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其
處身處家一循禮度惟謹及出爲詩辭皆偉壯可
觀至音樂華靡事泊如也

並神道碑

勳戚之冑一世人豪淹貫群籍會是六韜甲裳蓋
世家行戰袍朱元故都無舉並包宣威萬里實爲
爾勞肅建上公以國于曹追王廟食沒齒寵褒

彭韶撰贊

鄧愈　寧河武順王

字　直隸虹縣人國初封衛國公卒年四十
一追封寧河王謚武順配享　廟庭
王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元季天下雲擾
衆推王領軍年方六十出戰必挺身破敵
上駐師滁陽王率所部來附充管軍總管從渡大江
取太平定金陵守廣德謝元帥率衆來寇王奮擊
俘千餘人轉行樞密院判移戍宣州取休寧績溪
乘勝克徽州浙江苗楊元帥率衆十餘萬來攻王

與越國公胡大海分門出戰大敗其衆戊戌正月
克婺源三月取嚴州遷同僉樞密院事己亥正月
領兵畧浙江臨安大敗張冠庚子七月鄱陽院判
于光取饒州以城來附命王鎮之偽漢陳友諒據
江州數遣舟師攻城王屢殲其衆辛丑正月除江
南行省參政仍兼僉書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
馬襲浮梁取樂平擊敗蕭總管等饒境悉定進取
江西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欵而實無獻王知
其情卷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壬寅正月
授江西行省參政留之四月陳友諒悉兵圍江

西水漲直抵城下王與諸將固守屢挫其鋒相持
凡三月
上親率兵至大戰康郎山友諒竟死甲辰八月從開
平王兵合圍贛州降之南安南雄韶州皆送欵乙
巳正月進右丞加湖廣省平章出鎮襄陽新附之
民未有定志王撫而鎮之遐邇悅服吳元年十月
擢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命大將軍經畧中原王攻
唐州取南陽克隨州金商均房之境悉定三年命
王爲征虜左副將軍平隴右大敗王保保于定西
吐蕃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十二月封衛國公

食祿三千石五年討豐州等處溪洞蠻夷平之九
年吐蕃邀阻烏思藏使者王爲征西將軍窮追至
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獲馬牛羊一十餘萬還
王器宇宏偉而沉毅簡重謙恭緘密而奉公守法
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又能禮賢下士寬
惠愛人廣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之民
至今猶懷其德不獨將畧之雄兼有君子之行
金　宋學士撰神道碑
惟武順王洸洸大夫功參佐命義旌之衍氣盖六
軍視敵如無何堅不陷何強不勦吊民禮士樹彼

來蘇節鎮八州恩信以敷稽古凌烟褒鄂爲徒

珍部撰贊

湯和　東甌襄武王

字鼎臣直隸鳳陽人國初封信國公卒年七十

追封東甌王謚襄武配享　廟廷

王幼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

及長身長七尺倜儻饒知畧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仗

劍從之時

太祖皇帝度滁陽王甥節王委心推奉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七十卒稱是丙

申同中山王取金壇丁酉克常州明年張士誠寇

常州王力戰却之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拜中

書左丞又遷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

遂取永新州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督兵力

戰平姑蘇縛張士誠以歸時方谷珎據溫台慶元

王督諸軍征之谷珎乘大船匿海島中王遣人持

書諭以國家威德谷珎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

兵械舟楫以萬計乘勝下福州戊申略定閩中諸

郡海上晏然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入潼關關隴

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襲元帥擴廓帖木兒

取寧夏東勝大同宣府九月還京師封中山侯明
王琉僭號以重慶為都王琉死子昇立　詔王征
之昇鎮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五年北征
窮追和林十年
帝念王之功爵為公國王信十八年五開山猺為亂
王率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
上嘉為造第於鳳陽又謂曰日本小夷數擾東海卿
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
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為兵以守之
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
有謀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何
以泥古為哉家蓄媵妾百餘晚年皆資遣寧家得
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歸
田里見故父遺民驩如也
堂堂襄武豐沛故人股肱之佐心膂之臣從下江
東奮舉甌閩摧堅撫順弔伐用伸六合一統允藉
元勲釋兵以老情寄彌親功崇元祀李鄧其倫
臣鄭撰贊

沐英

黔寧昭靖王

字文英直隸定遠人洪武初封西平侯卒年四
十八追封黔寧王諡昭靖配享　廟庭
王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隨母逃難母亦病没娘
無所歸謁
上濠梁
上為惻然撫之為子賜姓朱氏
上即位金陵建元洪武　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
重簡默雖在髫齔不樂兒戲十八為都尉三十三
封西平侯從大將南征下崇安前陳友定拔溪寨
遂定閩中從北征過驢駒河擒知院李宣為征西
副將軍抵崑崙山闢地數千里為征西副將軍平納
鄰七站出和林略亦集乃路俘其全部以歸雲南
執我信使
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將軍率師
討之自辰沅陸出羅鬼並已定普安皆下之柏匝剌
兀爾彌進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王
大敗之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疋相匝剌兀
爾彌遁洪池島中投水死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

羅拜以迎王師王入善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
印幷官府圖籍撫其民雲南平　程立本撰廟碑

王留鎮雲南辯萬物以定其貢賦覈民數以均其
力役疏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緬車里八百媳婦
皆內附平緬以三十萬衆寇定遠自將兵二萬討
之戰殺百人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獲一象明旦
冦殊死戰王督戰益急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
四十七象自是平緬不復反矣　廟碑

於惟昭靖早脊
潛宮知勇自奮克叙戎功戰守方隅閭脊攸崇西南
大夷元室遺宗孖固有年拒
命弗通一鼓平之百蠻率從即彼開府以錫世封
彭韶撰贊

陶安

字主敬直隸當塗人元書院山長國初仕至行
省參知政事卒年五十七

年十六令賦喜秋雨詩且拘之以韻安立成不加
點綴弱冠時閉門研討經籍得四明程氏讀書日
程傚考亭六條法及呂舍人規大肆力於經史尤
銳意濂洛關閩之學值元季擯斥江南不甚擢用
一時名儒碩士皆樂與之師友高門鉅族往往奉
幣帛延致西塾經指授爲聞人者甚衆至正四年
中浙江鄉試八年禮部試下第行省授明道書院
山長再調高節書院　太平人物志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安首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道教之安曰即今群雄兵起不過子
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虜掠不
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
太祖曰諾克太平授安元帥府令史陞都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安贊佐功多官翰林學
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國初事蹟　先生沉涵
道藝以千載自期名聞于江南及爲校官問道考

德者倭武而至　宋濂撰夫人諸氏墓誌

歲乙未夏六月適　天兵渡江克采石乘勝攻太平安率父老開城門降即參帥府議取金陵丙申克金陵奏捷使濠會丁母憂服闋授江南行省都事癸卯　上討武昌甲辰克武昌拜黃州知府叅政令桐城復調饒州知府時閩寇陷浮梁樂平進圍郡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右閘寇成擒民被脅從者乃立宥之全活者甚衆四境以寧

高皇帝嘉其功御製詩以美之詩曰匡廬巍穴甚濟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鰱魚因轅去遠洋陶安鄱陽郎一理吳元年拜翰林學士先是集江南宿儒議禮安為總裁官修大明令爲議律官　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洪武元年律成尋拜叅知政事

詔曰朕自西渡江東來安率父老迓朕駐姑熟首言曰方今海内鼎沸群雄奮爭不過子女玉帛耳非民之父母也願將軍反他雄之所爲撥王業之度招賢納士首取金陵駐蹕于此以匡天下安願以身許之朕遂諾後不數年間大江之南悉爲我定安爲人外癯而内實精于易數驗如神文章論理

敘事純正流暢而步驟不凡　范氏□人□志

宋濂

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元至正間召入史館爲編
脩官辭去國初仕至翰林學士承旨兼太子賛
善卒年七十三

先生在娠七月生兒時苦多病六歲入小學授以
李瀚蒙求一目盡九歲爲詩詞有奇語至正己
丑用大臣薦爲國史院編脩官固辭入龍門山著
書 鄭楷撰行狀

濂博極群書自布衣召入史館爲編脩官著孝經

周禮傳龍門子數十萬言行 歐陽玄撰宋府世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仙華山爲道士而達官
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事嘗愛老
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
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爲
列僊無相忘也 劉基撰送龍門子入僊華山辭序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召至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奉
旨授皇太子經

上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
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留意講
明之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掠牛於其民無牛者
官給之勿取和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乎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
貧民貧則君不至獨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
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曰養心莫
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讀真德秀大學衍
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

上御西廡大臣皆坐侍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
坐者聽之先生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
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
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
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凡有任使靡晝夜躬
閱載冊書千牘進之或覆視千冊一字不遺先生
在朝日久凡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制享宴饗

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
名卿碩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在
上前所陳説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若有問亦一二
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邪
上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
不願居職任也并奉制詠鷹令七衆足即成有自
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斯可謂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
應　制之作亦不留藁署謳制二字於居室之壁有

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輒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
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
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
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先生德尊而不矜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

門求文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教問先生安否
日本得潛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
生文集不啻拱璧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
先生卻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
非所以崇　國體也
先生躬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為學使心
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説道之
蔽也尤篤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
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為所紿亦弗與較

臨財廉非義不取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
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內誠
外恕一出於正故上下信服平居布衣蔬食無異
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地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
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
時去書不觀及致仕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
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
十餘字人以為不飲酒寡嗜欲所致十三年冬孫
慎以罪被刑先生安置茂州以疾卒於夔州臨殁
端坐斂手而逝　行狀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漢湯湯是爲先生德容之
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外爽軸夏役我綱常功在
萬世曷其敢忘　彭訓摧薪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
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
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
而不獲蓋其後凡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免而
未嘗自以爲足其所[illegible]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怏
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
桑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爲

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感其意得其
似者失其眞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
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
將弔重華於九疑訪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
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
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
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
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
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
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

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山嶽窅冥之野出入乎無窮
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
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
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其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
巔與水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
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殺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
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
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爵皇天與
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門人方遜志撰祭文

胡大海　武莊公

字通甫直隸虹縣人洪武初仕至行省參知政
事卒追封越國公謚武莊配享　廟庭
皇帝屯兵滁陽公仗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
以佐揚天威乙未春三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
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
接毗陵公皆列戎行或搴旗斬將或操矛弧以先
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
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州公副之秋七月遂
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帥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
其城公自婺源熊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
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
降溪洞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公謂蘭溪去嚴
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
溪十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簽書行樞密院事公
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十一月
又平處州庚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
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之襟喉地也可棄之乎乃
繕城浚隍爲堅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浙右大藩通甌閩越非宿將
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
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
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親置御前爲文以祭且命有司
塑公像配享十忠貞公廟庭贈光祿大夫浙東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宋濂撰廟碑
苗軍左丞王完者有軍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
杭城守之調省部鎮撫李才領兵圍徽州
太祖命院判鄧愈胡大海拒戰殺死李才苗衆遁走
完者後脅江浙丞相塔失帖木兒主婚強娶平章
慶童之女爲妻張士誠降元朝塔失帖木兒陰通
士誠發兵至湖州市營圍之完者出兵不及自縊
死兵散部將員同僉領元帥蔣英等三萬人來降
太祖率英等攻克婺州就遣胡大海鎮守壬寅二月
初七日英等刺殺大海叛降張士誠
太祖痛悼不已於聚寶門迎喪復令金華城中建祠
塑像遣使祭之後李文忠克杭州擒英等至京

太祖命取大海畫像於市曹懸揭刺將璞等血祭之

國初事蹟

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苟得甲士之驩心則耕田鑿井之民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必不免於愁嘆孰有能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惟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爭趨赴之蓋公處心以仁涖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為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

聖皇啓運四方依同北龍在天飆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誰時惟越公凜凜越公勁氣橫鶩手荷鈇殳其發若踏彼趨以馬我捷以步偷陣如飛逢者必仆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瞪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勳以奏

皇帝曰都爾予羽翼其發為雄藩爾鎮其城爾參政府辭爾有察爾勞爾來以盡乃職公既受命分閫建牙威鎮宣化孚莫敢或譁汝傾汝掖汝疾汝摩化汝神吟而為謳歌視彼郊原其耕繹繹視彼阛闠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甕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我民無稱俾公兼捐精神上游固合化權民之云思何其舍旃　並廟碑

章溢

字三益浙江龍泉人洪武初仕至御史中丞卒
年五十六
公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
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聞出游以洛叩其統
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
西要公與俱至武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
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孝所感　宋濂撰神道碑
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又避地入閩中

太祖皇帝遣使召公乃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
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定
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
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
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
尤服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
寧此萬全計也即日　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
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
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　詔從其舊　神道碑
太祖謂章溢曰爾在處州石抹參政處參謀軍事聞
知部屬甚多授爾浙江按察僉事往處州收集赴
京助我調用溢集到原部下鄉兵三萬名令男
允載管領赴京聽調
太祖太喜後用溢御史中丞　國初事蹟
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慈存大體不
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

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
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議禮不合以致
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
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公自喪母悲戚過度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
疾益深臨終親友何濟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
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公性孝友父喪未舉而兵

毀里閈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與二兄別居已久旣剏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公狀貌宏偉器局英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辯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　並神道碑

紫眼有稜足以洞視千古長髯如戟足以畏讋百壬或建大將旗鼓而殄殲於妖沴或被處士冠服而容與於雲林可顯可晦載浮載沉一委順於外物初無累於貞襟縣千尋之卅厓莫踰其峻瀦萬仞之重淵罔測其深抱忠毅之志而耿耿自信所謂不變不改若百鍊之精金者邪　宋濂撰匡山居士贊

狄君中原民幸爲厲出而濟時去以全義結廬匡山以待

聖世營田觀風莫辭勞勳提兵于南邦人攸暨基端謇謇金汝作礪忠孝全歸心無所滯　彭韶撰贊

王禕　忠文公

字子充浙江義烏人國初以聘起累官翰林待制奉使諭降雲南死節年五十二贈學士諡忠文

公大父石峽書院山長前夕夢五色芝産門楣旦日公生識者以爲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稍長師事侍講黃文獻公縉至元戊子爲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爇其切直格不以聞臨川危素濟南張起巖等奬薦不報有齊琦者得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奬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深自晦匿

太祖皇帝取婺徵至行在署中書省掾毋商略機務悉契

上衷詰必稱子充而不名

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侍禮郎禮制多公所定除起居注啓沃良多　鄭濟撰行狀

詔修元史召宋濂與公同為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
上即命賚賜之

五年正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諭之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速兵以拒我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公見脫脫欲以威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 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邪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 並行狀

雲南梁王拒險弗賓共武壬子 詔待制王禕往使廷臣危之公驩然就道至則館公于別室廩餼有加鸜麋不道明年公見執死之嘆曰雲南禍其自我矣 王景章撰襄詞序

王公以翰林待制奉 命招諭雲南之未下者至則以天命人心從違吉凶之道反覆開諭其人稍已嚮服會有倔彊拒命者公秉義死之後十年天兵下雲南公死事始白于 中朝然旌褒之澤未及也

皇上嗣大統之五年 詔贈翰林學士賜謚忠文於是距公之死七十年矣公之文宋學士諸公序之詳矣予特錄其死事以著其文之本也嗚呼王公之死以使命論與唐顏魯公同魯公之書傳於後雖片楮尺素人得之千金不易剝文者至理要道之所寓乎其傳無疑也 楊士奇撰文集序

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則情義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為文宏麗沉雄自成一家所著有華川集續東萊大事記 行狀

宋訥

字仲敏直隸滑縣人元進士知縣國初徵至祭
酒卒年八十

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蹈雅性遲重不妄言笑擢
科登仕爲時聞人中經緯騷懷寶自晦
皇明徵詣公車除國子監助教横經發難擊節廓塞
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謀諸勅文操筆立
成雅稱
上意

言行錄

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師生相奸教忌
不行於是擢公爲祭酒所以提挈鐫礪不遺餘力
居常寢食恒在廟房不宿于家 劉三吾撰墓誌

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飭車以行百僚讓
德六館蜚聲嚴而有愛樂育群英乃敘教條爾準
爾繩士皆適用 一人以寧制詞褒重吾道增榮
彭韶撰贊

朱善

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薦起官至文淵閣大
學士卒年七十有二

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四書五
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他日
必爲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
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之傳爲
己任著述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
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
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至 楊鉉撰墓誌

言行錄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爲富州州守強
侯憲中延公訓導州學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
有成效大府以名聞于 朝授職教授洪武八年
起取赴京 廷試第一除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
制誥逾年以家事不完論教遼東公略無慍色方
且日賦詩文有遼海集未至遼城 賜還鄉語子
遂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經
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
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

旨校文禮闈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
是年九月遘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掖請 闕上訴家 賜告
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致言畢而逝卒之前夕鄉人望見有星
如虹墜於所居之星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
日計之得十九日 墓誌

陳瑄 恭襄公

字彥純直隸合肥人歷仕洪武宣德間封平江
伯卒年六十九追封平江侯諡恭襄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公具舟迎濟封
平江伯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總董運百萬石道
海給之公剏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
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於下
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附匿公下令俾
出為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
海溢堋決隄岸起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
八百里奉命以四十萬卒脩之 楊士奇撰神道碑
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餉運公
建議造淺艘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
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
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
引舟浚儀真瓜州二垻潮港之淤鑿呂梁徐州二
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
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
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

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
通行永遂之利於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
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
舟候河深淺自淮抵通州濵河置舍五百六十八
所舍置卒俾道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
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　神道碑
公以都督僉事操舟師於龍江
太宗文皇帝舉兵靖難至江北公知天命有歸帥舟
舟師迎濟公以明敏之識幹濟之才遭遇
聖明戮力效勞昭著史冊耿耿不磨　楊榮撰擴志

轉粟江淮灌輸京師濬作河渠避海于危莬彼挽
陰在河之湄以息以薪行者如歸節其勞逸七飽
而嬉歲漕百千卒倍而許秩祀侯封令名永垂
彭韶撰贊

蹇義　忠定公

字宜之四川巴縣人中進士歷仕洪武宣德間
官至少師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
定
公生而頴異首骨隆起及就學郡守貳奇之選補
郡庠生尋領鄉舉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授中書舍
人初名瑢
太祖高皇帝因問曰得非蹇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
對

帝嘉其篤實因更名曰義御書義字賜之革除年擢
吏部右侍郎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
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　詔悉復之公從
容爲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柔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
者賴
上聖明不聽　楊士奇撰墓志
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命公爲詹事時師傅皆以勳臣

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盖元僚也
上欲有諭 皇太子率諭詹事往道意公亦委曲周
悉 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七年
車駕巡守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
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于典
故達于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數
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塡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
父喪歸
上及 皇太子皆遣官賜祭 皇太子贈賻尤厚有
詔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問兵民
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 國家多
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數
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
進少保兼吏部尚書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
之臣銀章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具疏用此封識進來盖望公
等匡直 扈從征庶人高煦還寵賚尤厚後從

鑾迴既賜新第於大明門寵賜洊加吏部言公歷
少師九載
勑褒諭仍賜宴禮部
公爲人沈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
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排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
議法亦不苟爲包含必歸中正歷事 五朝凡五
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顚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
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盖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
士奇嘗竊論之曾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

爲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倪獻簡之遇人
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盖兼有之矣 並墓志
太宗嘗與論群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
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
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
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
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
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
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

帖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
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輩除年間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
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
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
耳 楊士奇撰解縉墓碣

夏原吉 忠靖公

字維喆湘陰縣人鄉貢士歷任洪武宣德
年間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贈太師
謚忠靖

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父教諭公沒益知自勵
母夫人廖守節教子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脩
以資養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特已負
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
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邪 楊士奇撰神道碑

洪武庚午以詩經選鄉貢入大學遂擢戶部前四
川部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脞凡倉庾
府帑之出入簡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
有未通者咸以質公公日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爲之
盡心焉人人德公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巡撫福建
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
服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陞戶部尚書永樂初
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
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水患乃息而

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
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役建北京採宮
殿材於東南　命公自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
以錦衣衛官校且　命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
矜恤之意人人效用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　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
事歲餘
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　命公輔道庶事脩舉
京師肅然自是屢奉命侍

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　賜
勑褒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
太宗親宴之別殿北京宮殿成奉　勑召
仁宗皇帝及
今上于南京
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北虜復起寇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
師忤旨罷官
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　母喪未終
辭

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
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
言遂加少保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
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三職如
故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
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明年
扈從巡邊既還
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
賜　勑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義益厚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幸
賙給之遇士之貧者賑之有顛躓失所者援之德
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
長而惡惡短襟宇瀞深閎廓不見涯涘嘗有從隸
污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公曰污可浣何懼爲吏
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
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
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
戶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
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

請罪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廪易之罪及并存者
棄之而行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捶若此平生
才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
墨所污吏驚懼即肉袒以俟公曰汝何預焉叱起
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筆污
精微文書
上命易之　古穰雜錄
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植宥容雖淟
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
不識皆知其為善人長者喜為詩四方士重公名
言行錄　天　卷之　五十九
待其一篇一詠藏以為榮　並神道碑
寒負何知久而專　名臣錄
公自結知
高皇傳及
列聖皆任以心膂信如著龜勢利不能奪讒間不能
行行義可質鬼神忠貞可貫金石詳茲遺事之集
公之縮泯弛張默贊顯相卓乎有非一時所能與
者也開我
皇明平康之治以基
聖子神孫無疆之統天豈偶生公哉　張元禎撰遺事錄序

黃福　忠宣公

字如錫山東昌邑人鄉貢士歷任洪武正統間
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七十八贈太保諡忠
宣
公授項城縣簿政清源皆有及民之政陞衛知事
蚤暮勤職而才識明敏剗劃宿弊數出意見輔翼
上官陞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皇帝覽而奇之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于
言行錄　天　卷之一　六十一
上前并指公為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一死但目為姦
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遷左侍郎遂陞工部尚書初建北
京置行部改公行部尚書交阯平郡縣其地建都
布按三司總之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印而董
其治公視民如子徇其所欲革其所惡勞輯訓飭
躬勤不倦且戒郡邑吏咸脩撫字之政吏承公仁
無敢違戾公以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歷
間纖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戴公如父時中朝
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見溫恤或有疾病躬造視

之援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而悉加禮
焉中官馬騏怙恩肆虐公數裁抑之騏誣奏公有
異志
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公居交
趾幾二十年
仁宗皇帝登極上言六事悉見采用驛召公還交人
扶老攜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宣宗皇帝嗣位馬騏激變交趾時兵部尚書陳洽代
公掌藩臬二司累奏乞公還蓋以交人思公之深
公時以持節親藩冊封即日召還復詣交趾時交

寇黎利據列城叛
朝廷命將率師討之及公偕行總師者失律爲寇
所得并得公寇皆下馬拜公曰公不北歸我曹不
至此言已皆泣共置公于館禮送北歸 楊士奇撰神道碑
公再往安南爲賊所得相與羅拜曰我父母也願
有全歸轎
朝廷公斥之喻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共畀
長鑖以鐵轜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
州公悉以納贈歸之官 湯沐撰小傳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
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 古穰雜錄
公在南京仰府參贊機務旦視事皆襄城伯處分
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爲言公曰體
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水東日記
公秉心正大介然義利之辨以直道事君以寬惠
逮民在交趾二十年共人無老稚皆戴之如父母
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也 楊士奇書訓子書後
公文之成在於頃刻或有冀其點竄一二字爲言

者輒笑曰吾豈文人韻士哉 魏驥撰文集序
公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家生民爲心斥姦闢
諛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游輔於
道憂國忘家老而彌篤所得俸賜卒分族姻屬纊
之日室無百緡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爲
主 神道碑
番番老臣實篤忠貞南交內屬藩屛是營公往殿
之屹然長城載安反側盡瘁竭誠十有九載 優
詔歸第三孤峻秩留後南京論文考德稱情令名
彭韶撰贊

張輔　定興忠烈王

字文弼河南祥符人歷仕洪武正統間封英國
公卒年七十三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王器宇雄壯顧盻有威
太宗皇帝靖難時數立戰功封信安伯加新城侯永
樂五年安南國陳王爲黎季犛篡弒命王爲總兵
官統兵八十萬往問其罪既入境賊沿江列栅六
七百里水陸拒守王師拒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
邦城進攻交州入之東勝引兵戚清化城覆其巢
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七兵　子關賊來
言行錄
襲逆擊敗之繼督舟師往攻斬馘數萬級窮追奇
羅海口生擒季犛幷其二子蒼澄餘衆降附交南
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王建議
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統鎮之凱還進爵
英國公七年餘孽簡定僭僞號滋衆復叛惟交州
完守又命王征之王率師二十萬擒簡定于言利
佃之山而歸九年賊陳季擴倡亂復陳氏再命王
往討賊聞王師至走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兵從
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王偵知之以戒

先驅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斫其象鼻象
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敗擒斬無筭遂獲陳
季擴以獻是役也以勝於至險之中衆以爲神既
而以王鎮守其地盡平餘寇　名臣錄
宣德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欽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群臣明
旦易服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
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縗服後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尚書蹇義請兼取二說君臣皆素
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夏原吉及臣士奇等　諭曰呂震昨奏易
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　梓
宮在殯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

所執是因與白張輔知體六卿乃有不及　經論
宣廟時以府參道人與公謀公即縛其人白于
宣廟得比昇闔而易於撲滅
宣廟命爺之治顛佐為都御史詔宜保全功臣去輔
仁祖而寵眷無虛日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
名王振專權視勳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公公
亦每節於振以避禍十四年死於土木之難公為
人寡言笑努力絕人重意絕之士為本朝武臣之
冠　言撰錄
先輩論定關中必曰馮鄧取江左必曰顏湯擒鄭

晉唐勣之長破儀張宋青之勇殊不知一平交趾
三縛渠魁易草莽為桑麻變雕題為華夏豐功盛
烈又豈止與定關中取江左區區者同日而語哉
黃福撰輔師序
桓桓太師國之柱石討平南交以廣禹迹吏于其
治職方是入反側迪衡餘孽復息再勞戎行以靖
疆場有變閫風來貢重譯美哉斯勳名昭罔極
直部撰贊

胡儼

字若思江西南昌人鄉貢士歷仕洪武永樂間
官至太子賓客
先生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中
洪武丁卯鄉試授華亭教諭改長垣上疏乞近便
養親改餘干自是若為令
先生並仕華亭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
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
宰桐城以愛民為本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

中虎為害傷人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捕
蝗途中見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
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人
入翰林時　朝廷選任儒者若解大紳胡光大楊
士奇金幼孜黃宗豫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
生在衆中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及無官
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
益以外艱去　詔奪情道南京見　東宮詢及民
情所對皆切時事為祭酒身率諸生人材翕然從
化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戍邊先生為言

其情有可矜者必得釋
閑居二十年餘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甚
淡薄凡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
恐貽患於人群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辨以故
所至能全交　楊溥撰墓碑
公少以穎異之資銳志古聖賢之道於群書罔不
精究其他子史百家亦探索無隱且生文獻之邦
得賢士相師友能作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亟
稱其有所養悉以古文法授之　楊榮撰原菴文集
先生既歸雖聲聞不至於　朝廷而在朝之論僉

德者俊必歸於先生達官顯人與東南好文之士
之徵言者足相躡於門先生年踰八十官至三品
德望之隆國恩之厚天下之似者蓋少　王直撰挽詩序
慥慥君子儒林之特世耄于年亦罔其德不卑小
官彌厲堅白斐然翰苑物論允塞大放琦璐深探
隱顧師表成均言行維則歸老東湖
太子賓客　彭韶撰贊

顧佐

字　河南太康人由進士歷仕洪武宣德間
官至左都御史
除莊浪知縣午節會射將佐以文士易之公連發
三中無不驚服尋擢御史守正嫉邪為應天府尹
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勳豪貴戚為之斂手政聲赫
赫議者謂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　名臣錄
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罷　召楊榮及臣士奇問
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臣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
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
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陞佐右都御史賜璽書令考
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
下至吏卒悚側懍然吏有遭笞者招佐之過謂受
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密以示臣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
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

務咸資於皂不得不遣其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
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
然自永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
慨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臣對曰此末事不
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臣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隸耕使給薪芻
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

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因告佐累累枉人
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
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實千戶
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　並聖諭錄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旦
晚東側房上懸而同數藤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

爲驗往往有撓驕駐焉折而還者雖公遭時得君
之盛要亦有懾伏彈壓之實焉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朝之所兩門
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史顧
公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坐　並水東日記
太康之墟卓有良臣烈烈汝介能矯而直高簡不
接一榻凝塵尹正天府明察如神擢中執法實表
縉紳赤棒生氣公論以伸事歸臺閣漸于
一人　彭韶撰贊

楊士奇　文貞公

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由薦舉歷任
華除年至正統間官至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
公自知學手不釋卷十二三通舉子業鄉人請為
子弟師嘗有儒生過郡下棲棲然携書數冊公詢
之聞其母老無所養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
脩奉母　楊溥撰神道碑
公早孤感奮力學郡縣交舉為學官皆不就久之

徵入翰林任編纂授齊王府審理副
太宗皇帝即位擢為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
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
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王直撰小傳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
諭臣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
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
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
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
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
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
閱又取一部命翻刊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
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　聖諭錄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
詩之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自古人主為詩
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
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如
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
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
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

如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
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
裨益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對曰帝王
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
事於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
可姑緩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
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
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十四年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偕謁陵展敬之位
如何臣對曰二王尊屬當列稍前兩旁 東宮稍
後居中 皇太孫列于 東宮之後亦居中諸
皇孫如 皇太孫同班而列分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所
書位次正與臣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臣
足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華蓋殿

大學士謝
恩畢閱析薪司 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
萬爲宮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
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殿學士來奏事必
有理試共聽之臣言 詔下裁兩日令閱析薪司
傳 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
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
此是急遽中忽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

並聖諭錄

時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畜馬蕃
請令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公奏言朝廷求
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
之意乎 小傳
永樂中御史李祥訐仲成嘗奉 勅理木植稅課
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
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反重既迕意遂已犯者復皆苟免及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爲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
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
副即 命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聞之進疏曰
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
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赴即
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覽之喜即有 旨罷治仲成而降 勅獎諭臣且
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

憂 聖諭錄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厭之因而免謙朝公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足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戒若傳之於遠人將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遂令

朝如常

上嘗論科舉之弊曰北方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有北人材皆就用矣命與禮部議未上而　宮車晏

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

宣德二年十月安南乞立陳氏後

上詔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求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漢棄珠崖前史以為美願勿疑

上意遂決　並小傳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畢

上侍

皇太后於行殿賜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臣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四人見

太后曰爾等皆先朝舊臣勉輔嗣君　遂賜酒饌及白金綵幣皆叩首退既還京臣間因獨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

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迕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皆有一二事之

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者言范太監來臣惶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悚懼言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　擾攘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　並聖諭錄
公處心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每
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解縉
尹昌隆之死言於
仁皇皆與存後秉謙執虛未嘗自滿溥利篤義壯老
一心云　小傳　東里芳洲同邑連閈出際
聖明顯融接武東里典綸命後芳洲繼之所與同事
雖無非元夫偉人各展斧藻然即二先生以觀東
里若清廟九室玉瓚珠璺陳列就次玄酒既酌黃
流復祼禮備樂和幽明歆懌可謂古也矣芳洲若

泰山喬嶽一翠千里長岡建瓴短壠作邑至於傾
崖絕壑嵌險危峻難容人跡乃見天造可謂杰也
已　劉定之撰勑諭跋
秉節堅貞元氣所鍾早孤自奮婉美文忠江湖脫
穎館閣優崇知人畢達休休爾容匡輔
四聖恩寵始終有文有行有謀有功師垣眉壽一代
儒宗　彭韶撰贊
掌言今差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
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
雲貴江浙湖廣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伍

者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炎瘴況今
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
甚是未當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奉
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今後勾丁
行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所著就那裏當
軍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日奉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
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
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
難以改發此是畏避文案繁勞不思兵備之無實
奏對錄

楊榮　文敏公

字勉仁福建建安人進士初名子榮御改名榮
歷仕華除年至正統間官至少師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公初名子榮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
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
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
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

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盖
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
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
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
勅促觀公請奏記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
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者
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受
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遑寸晷
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
旨時公尤勤劇遂皆進官公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
明年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一品金
織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
卿之分理也
甘肅守師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歸赤斤
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
勅彬率師剿之且　命公往與彬計度可否十二月
還奏賊道險阻天時沍寒人疲馬瘠不可行耳小
醜不足以煩大軍遂
勅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

十八年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竄集民
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對曰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征非信
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災公偕金公陳便宜上
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民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
夏原吉以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柔姦侍讀李
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貴在者皆激
上怒公悉委曲為之辯解
宣宗立高煦反公首勸
上親征遂　邑從討平之　楊士奇撰墓誌

公父卒　詔奪情起復永樂十年當從幸北京適
聞母喪又奪情以行從征北虜師至驢駒河而還
軍士乏食公以爲言
上命供御之羸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而
陪償衆賴以全公在軍事既繁劇以親喪不飲酒
食肉時哭泣不自勝因以羸悴
上憐之車駕還南京公乞歸終制不許　呂直撰傳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
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
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

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勑文武大臣赴憲臺審
録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
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
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歎服　古穰文集
公爲人闓疏果毅遇事當爲奮前不疑議刑辟至
若寬恕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
邊徼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内篤孝友睦
婣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踈
戚喜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大小皆歸
心焉　墓誌

文武無資通人之器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擁祐
三朝捧日而起
恩遇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維邦掌制巍巍當時
煒煒來裔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彭韶撰贊

楊溥　文定公

字宏濟湖廣石首人進士歷仕洪武正統間官
至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
五贈太師謚文定

仁宗一日東宮觀漢史嘆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
之誠賢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
釋之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
退采文帝事編為事類以獻仁宗甚悅賜書褒美

先生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

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
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
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
天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
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
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
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
弘之阿曲人以儼為知人後儼為祭酒先生已在
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
之　古穰雜錄

楊文定公嘗善王檢討振張修撰益相見輒出所
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善改人文字
泰和陳學士嘗筆譔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
平見於言色公即已之

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君
何必用桃符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
楊蓋以姓同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西江而文
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文定焉東王則
抑庵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並水東日記

江漢炳靈以發文明早居館閣晚踐孤卿徵艾思
耆處困而亨謙虛好學保泰以貞老成體
國着龜典刑東里建安參合成名二十餘年光輔
太平　彭韶撰贊

宣德四年秋公聞母喪
上深悼念遣中貴護歸治喪事　勅有司葬其母如
一品夫人禮從
上命起復居宥密以便咨訪如弘文故事秩滿陞禮
部尚書仍兼學士
今上即位特命入　內閣倚任甚重特與少師楊文

貞公少傅楊文敏公同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
有不由學而能致治者
先帝在御時切諭臣等此事
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
代之治望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當豫擇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
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左右隨侍之人
用輔養本原皆見嘉納　曾鶴齡撰神道碑下同
嘗上疏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
於嚴寒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

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
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
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
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
有備　詔廷臣議而行之
公夙禀醇實之資養其剛大之氣刻志苦學於聖
賢言行精思力踐發為文章必據於理不涉浮華
自官翰林至登館閣始終四十餘年謹畏清慎未
嘗以私干人人亦不敢以私干之

周忱　文襄公

字恂如江西吉水人進士歷仕永樂宣德間官
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太宗簡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俾進學公
自陳願進學其間
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為二十九人改翰林庶
吉士旦暮大官供膳月給膏燭之費公感激自奮
于學與修永樂大典歲壬辰授刑部主事公爲人
既精敏而又盡心簿牘有所推讞無不曲當　畫錄

撰墓誌
公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負
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
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公
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失糧長往往
私造大入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
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
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同知府況鍾
奏減八十餘萬石　舊例不許團局收糧糧長自
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圖

綿圍聚一處催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
耗總徵平米七回每圍設糧頭圍戶各一名管收
置立撥運支籌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
米一石七斗候起運之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以
遠運正米一石支與六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
次定支置立綱運文簿聽其傳淺等項費用填註
回銷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令
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猶
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遞年撥運
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

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脩築圩岸開挑河
道人夫關納口糧秋成不還其賑濟農民每歲插
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給之秋
成隨糧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不還者不復給
徃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淺船民
則自行雇船裝運經年徃復多失農月公乃與平
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
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
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
斗五升如各處行南京衛所運糧官軍來曾過江

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
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
六五升襯墊蘆席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
公又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所於瓜州江
畔遇到船糧搬入收貯聽候交兌日量支餘米雇
人看守
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
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
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倉庫
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

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稱便
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支當
米賤時一兩可買票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
支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
折支京官俸糧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
正糧一石舊例驗收務重三斤糧解領布到官率
因紗麤不堪觀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匹斤
重紗麤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
重務在長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
從之

各處走遞馬疋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擾
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
九合隨糧帶納另廒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
價直給米備用馬頭科歛之患遂息
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盜塩課虧欠公奏　詔巡視
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
石運赴揚州各塩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各
縣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塩於
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
貴塩賤官得塩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十四年邊事緊急工部移文造盔甲腰刀撒袋以
數百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公取餘米收數成
造且計水磨明盔非遲歲月不可暫令攙錫以副
急用處事周而敏多類此
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兩造丧皆起復視事　名臣錄
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
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
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
心訪問樵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羨餘
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
師之米甲於諸省
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遣
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建造者必往
求之所獲必過望　古穰雜錄
上任既專公亦盡心於其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言
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
賦未嘗稽欠且有羸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
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
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

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而官府無復科爭之擾諸
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脩葺濬治一
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
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官
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　名臣錄
學博而邃禮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撫綏南
服國計以豊民無移粟歲不知凶惇大成裕沛乎
有容沒而尸祝人仰休風　二十八宿執鉞右公
彭韶撰贊
公凡所猷為不執已見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

而後決之於已尤善訊獄有奸民以詐公斷理數
事嘗公者公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爲復
言邪吏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收某處若干
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爲神

墓誌

李時勉　文毅公

公名懋字時勉以字行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
永樂正統間官至祭酒卒年七十七謚文毅

先生少負大志勤於學問窮性命道德之奥於書
無所不讀永樂初取進士第

太宗皇帝鋭意文學擇進士之尤者俾盡讀中秘書
學古爲文辭先生與焉其文學日進有盛名以母
憂去居喪務盡禮服除擢刑部主事所治無冤
人與脩

高廟實録成授翰林侍讀先生自以蒙恩厚思所以
報殊遇凡事有當言者輒以聞

上亦多聽納雖甚忤終不譴

宣宗皇帝尤斧容之陞侍讀學士待之加厚寵與之
歲三命典文衡

上臨軒策士則命讀卷人皆以爲公正統初

上御經筵命先生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冀
有所感悟

上亦爲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上范淳夫其人也

時大學欽祭酒而難其選諸公皆謂莫如先生祖
其言於
上遂以任之諸生數千人皆習經藝先生開導訓誨
各因其才而必窮其旨趣俾有所領解如饑者得
食渴者得飲於是小大皆有所造就病者有醫死
者有歸其未娶者俾有室皆先生出資爲之從而
仁義之行成焉諸生事先生亦如子之事父有急
必赴雖危難不避賢才之盛蓋彬彬焉
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彝倫堂祭酒當以經進講
而先生久病嗽人疑之至是升堂愈敬愼色温氣

和賜坐西南隅講尚書闡明帝堯所以親親仁民
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清遠聽者忘倦
上爲之喜甚賜予有加　王直撰墓表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死洎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
言矣正統時爲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
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材遂盛於一時待諸
生恩義無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
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特儒禮構以罪枷於監門

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
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山堂別集
李先生爲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材督勵尤
切夜讀務盡二更將五更命膳夫提鈴循門喚起
讀書或自潛行察勤惰無燈者明日責罰自是燈
光達旦書聲不絕　可齋雜記
洪熙改元文毅充講席奮忠讜動天地而感鬼神
繼司成均諸生愛之如父母晚路權璫執命文毅
見辱石大用代死諸生號救闕下者數千人　羣倫致忱
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傳文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

行歷事
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奸驕我忌尚
校頽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　彭韶撰贊

劉球　忠愍公

字求樂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求樂正統間官至侍講以直言忤權奸死錦衣獄年五十二贈學士謚忠愍

君奉二親必極其歡心居喪哀毀兄弟五人友愛甚篤事伯兄尤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閒言從弟玭為莆田知縣奉夏布一匹即日封還貽書誡之曰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除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為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嘗奉使掌蜀府喪禮王厚餽之堅却不受其在經筵奉奉於開導啓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而為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恒切　並李時勉撰墓志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　奉天殿鴟吻　詔求直言時宦官王振專恣士夫側目先生上疏論及謂權不可下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脩撰董璘自求為太常卿下錦衣獄而先生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衛使馬順迎合振意誣先生與璘朋奸亦下獄竟死焉　邑人彭時撰傳

劉忠愍公與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為諫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年召為大理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為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謚遺官祭以少牢所以褒恤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之庸碌不足為重輕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觀之追想平生三復既歎書此以志於其後云　薛瑄書遺翰後

時在院以文鳴者吉郡最多公居其間金春王懋鯨鏗聲光前偉後為二三元老宗工所重公議論堅正以古賢哲為歸以子孝臣忠為榮此其素

心也心以學經經以為文其本深矣觀兩溪文集
者其宜以是求公焉集若干卷文甚富然劉普集
制科策胡銓集沮和疏斯集雷震章蹟與之孕月
也犀尖之通天也罪之者其在是乎知之者其在
是乎具眼者先焉　劉定之撰兩溪集序
正統中忠愍安成劉公以死事為天下慟雖販夫
孺子亦皆知公之為烈也公職論思居講讀地謂
權不可下移盖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
心非若淺治史魚之忠侈然戇直而不顧以自嬰
其禍者比天下事固有忽然出於不可測者而公
當之也　華泉撰忠愍劉公贖序
於惟忠臣詞林之英沉思力學好義勇行大阿倒
持執命腐刑乞戒霜勿致堅氷不售蒙難乃愉
而傾褒贈官階節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
彭韶撰贊

陳敬宗

字光世浙江慈谿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
至祭酒卒年八十三號休樂老人
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
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
即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禀嚴於對君之禮對客
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
再飲主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
量　古穰雜錄
公登永樂甲申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與修
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脩五經四書大全
成改翰林侍讀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脩兩朝
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為人矜
嚴好禮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
舊習日勵諸公進學成德戶部尚書關中楊鼎初
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公卒
業其為士大夫所重如此景泰元年致仕　名臣錄
行方而嚴學優而粹紛利紛如頹然無累抑抑德
門人望知設詞林重愜上其進退所於國子身以

爲明來昇樂不愧于位時有古廉於公作配

彭韶撰贊

吳訥　文恪公

字敏德直隸常熟人由薦舉歷仕永樂天順間
官至右副都御史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公父為沅陵縣主簿以被誣繫京師為父訴免事未白而父歿公扶柩歸葬治喪不用浮屠自是大肆力於詩書為文章根據理致江陰崇明二縣舉為司訓不就崑山令薦至京以公善醫令教諸子弟醫書懇辭不欲會
仁廟監國聞之命即南京教各尚書之子復拜監察

御史歷陞右僉都御史　蕭彬撰墓誌銘

海虞吳敏德為僉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秉康直之節其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外而圓內者相去遠矣　王直撰贊序

比年吾友吳君敏德又為性理群書補註敏德學端而識明志篤而行光所著非止是編其集解文公小學
上初御經筵即錄上進敏德歷官右副都御史清肅之暇又輯前代名臣諫疏以屬其屬年七十即引疾退居嘗論敏德古道古心蓋非今世所常有者

劉士[illegible]性理群書補註序

吳思菴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遊航船爾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群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水東日記

公自童丱積學有素其求端用力必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用不事緣飾務以行檢為先至其為文根柢則以群經為之本波瀾則以遷固為之輔於是形諸論著不苟同人言必以實而要其歸則一本於理公應　詔起自田里為御史為僉都御史

所至皆藉藉有聲若夫文則又公之餘事耳　魏驥撰思庵文集序

公淵乎其學炳乎其文才識議論博達古今其在臺憲十有餘年蹇蹇諤諤正氣凜然其心寬厚仁恕未嘗察以求人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不敢喘息方將倚公特重臺憲坐肅風紀而公力以老去非衆人所以望於公也　陳敬宗撰贈致仕序

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實形踐履避迹儒黌監國所禮乃教世胄乃司風紀卒貳臺憲清德莫比篤老幼書以忘髮膚修正遺文垂訓無已

彭韶撰贊

正統六年以年及七十上疏懇辭者再　朝廷嘉其賢特賜宴而遣之亦異數也公素與守備南京襄城伯李公善臨行李以紫貂裘帽及白金百兩為贈公一無所受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群書補註小學集解所編輯有晦菴文鈔詩鈔吳文正公文粹文章辨體等書其立論於性理之學多所闡明　錢溥撰行狀下同

初赴京時鄰有少婦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公亟命僕啓戶冒雨而出天旦即遷他寓及家居環堵

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創新第于城中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靡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山雲　襄毅公

字　徐州人歷仕永樂正統間官至都督同知卒年六十四贈懷遠伯謚襄毅

太宗征迤北公以指揮使隨行功爲諸將先尋陞都督

宣宗制諭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出鎮廣西先是廣西溪洞猺獞叛服不常數爲邊患公至鎮之以靜𫎇之以仁嚴號令公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能以身先士卒故所向無前由是蠻夷懾服居民按堵

天子嘉其功進都督同知　王偉撰神道碑

公資貌魁梧善騎射曉兵略持己以廉處事謹慎甘苦與衆共之臨戰人皆出死力及其卒也廣西之人皆爲立祠歲時祭之　錢習禮撰墓碑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襄毅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其馭上官亦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有驚怖成疾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至死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若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踰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葉水東日記

王直　文端公

字行儉江西泰和人進士歷仕永樂景泰間官
至少傅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
謚文端

公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
改元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授翰林修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
留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
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扈從

宣宗為皇太子慎選宮寮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
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群臣誥勑皆以
屬公文兼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李賢撰神道碑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
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
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
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
袖長要多切中云　水東日記

正統己巳秋北狄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為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
特命公留守京師　神道碑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虜情遣使迎
復當從明日
上御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
掌印官曰　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爾等
累以為言何謂吏部王公首對云云大意以為必
乞遣使勿有他日之悔　上色稍不怡曰當時大
位是爾等要為之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有對蓋
以為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答使盡禮紓邊急

耳辭揚而意婉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既出文華門
太監興安自匈而出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
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有答王公
面發赤大言曰豈可為此言今日群臣皆　朝廷
人一唯　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
再而詞色愈厲興安為之語塞既而除禮部侍郎
李實等為正副使以行　勑書既下則但言[illegible]
不及迎復[illegible]詣內閣付之[illegible]

躬奉教於前者過有與門興安辨短於才弱於僧
佛說信三三教作大臣以律令庸人不易干以私
惟於免復出梁可罪也　水東日記
公少而倜儻端中容儀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
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
敏詩文精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
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及位冢
宰益加謹慎時方尚嚴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
本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
其所知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獅得人奔競之風

為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
薄　朝廷重公之德無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
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　神道碑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
不為作時所介者是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
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貧此累公等行當自
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
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
川聶大年題其后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
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

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
舉為史官困於讒謗以病逆旅有度不可起乃使
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
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崇少百年公論蓋棺遲
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
卒公為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
不援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
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為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
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
矣　林簡齋

吳魏王年以下豈得其抑層諸老班乎曰予幸其
不催權奸之時而無綱常之責者也　名臣贊錄
先生官京師居　禁城東時有與先生同姓位望
聲實相伯仲而居城西者故謂先生為東王至先
生之官愈顯然終不以其官稱而第謂為東王先
生者師尊之意出于士大夫所同故其形於言語
久而定也先生殆焉歷文章之任至學士中焉膺
政事之寄至冢宰終焉敘道德之選至師傅此三
地位者公論咸以先生為畢之無異辭而當先生
居之時雖辭公冊之鼓動於聽聞數賢援俊之名

伸其績效雍容廟堂儀範群辟之佝配乎古昔至於今猶可追美遐思不容泯也　劉崇之撰哀辭序

況鍾

字伯律江西靖安人由吏員歷任永樂宣德正統間官至知府卒年

伯律永樂十三年薦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遷郎中宣德五年陞蘇州府知府奉 勅來傳之任至即黜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既發預備糧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興周巡撫講究收糧之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儧運船之費羨餘皆為糧長所匿乃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為來年經費之本由是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九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皆以餘米代納而凡雜出供費亦以餘米買辦上不失征科之期下無毫髮干民每旱輒發此餘米賑之每活輒數十萬人此法既立不惟二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其惠利之及於貧困亦無窮矣又慮凡百差遣

人横求各縣財物置簿令公其老人記之朔望考
閱人皆畏憚斂戢民以接遞官員答殺在官不得
貿販乃驗丁輪差歲不過三次罷其在官者置綱
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舖夫簿以防非禮需索其
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跡正統五年軍
民二萬八百餘人乞留陞正三品仍知府事七年
以疾卒民競立生祠祀之　南昌郡志
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潔清之操一塵不滓其執
守之固千夫莫回既明且果亦敏以勤官朝著也
事　三聖惟其敬典侯邦也庇千里惟其仁靡暴

弗馴靡悖弗煦令行秋霜惠流時雨歲久當遷民
攀留者萬計天從所欲　詔特俾之重臨昔張益
州前後其異施若况吳郡必古今而同心者歟
楊士奇撰贊
鍾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
進郎中時
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
左中允張宗璉
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鍾
何乃與侯宮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擧薦

宗璉不意遂為所先耳
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
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意
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
鍾等九人為知府詣授璽書以行文貞公以詩送
鍾至蘇州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
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
大驚奉令唯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孫
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
獨稱賞欲薦其才于　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

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
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
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為義類如此歲
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稱曰况青天時已
有代鍾者况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
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
垂泣送其柩歸鍾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而
宗璉後坐事改同知常州有御史清軍凡同姓名
即坐不復更驗郡籍宗璉臥地受杖不為遺人多
賴之及病卒官舍惟一破篋他無有也常民爭出

錢歙其役歸之千家又立祠江邊大石灣君山之
上予至大石灣嘗謁祠祠有楊文貞公記文具集
里集　[illegible]

魯穆

字希文淛江天台人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官
至右僉都御史卒年五十七

希文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學邑庠攻苦食淡
篤志經史雖祁寒盛暑不少休自嘗書人嘗咬得
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楊榮撰誌

公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拔行邑長監賓
楮萬緡辭弗受或曰贈亦禮也何故拒之公曰區
區始出仕可以此自累乎

拜監察御史奉職無所避時
仁宗監國漢庶人為不法公具啓　聞章寢不下嘗
州巨商催法當斬鄉人懷金三百兩乞減死公斥
去之鄉人以姻戚故復來遂執之

擢福建按察僉事理冤滯繩貪墨摧豪右無所顧
避泉州進士李思義其妻吳少而美舊與中表富
民林肆者私思義調官廣西林令二黠僕從行中
途謀殺思義及其姪吳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于
郡郡受賂反坐訴于憲司憲司受賂如郡積十餘

年不決公廉得其情一訊即服漳州富民許其者初無子以兄子為後既而妾生子乃與兄之子貲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孫子非許出逐之奪有其貲公召父老詢之得其實兄子服罪 王鴻溥撰墓表

公卒家無以為斂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希文為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寡嗜慾薄滋味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饒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聞者莫不咨嗟悼嘆嗚呼士之才足以應變智足以決疑非不有也而求其清介有守執法不回似希文

者殆亦不多見焉 墓誌

由監察御史陞福建僉事超拜內臺參總憲度駁歷中外三十餘年剛介之操凜如一日 王偉撰題物論後

僉都御史魯穆其介可稱也 名臣贊錄

于謙 肅愍公

字廷益浙江錢塘人進士歷任永樂景泰間官至少保兵部尚書為權奸所害卒年六十追贈太傅謚肅愍

公少秉大志讀書過目成誦作文賽行水湧不知止極人莫不以是稱公而公以古人功業自期待若不屑也 夏時正撰節庵存稿序

公弱冠取進士授官御史長身玉立正色敢言受知於

宣宗皇帝超拜行在兵部右侍郎年才三十巡撫河南山西不能媚權貴一出十八年權貴後竟悟乃始留理部事明年為正統己巳 夏時正撰旌忠祠記

于節菴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前後幾二十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水東日記

虜酋也先寇獨石宣府一帶及秋特猖獗甚六師親征公與尚書鄺埜力言宜嚴勅宣府總兵楊洪固守應援不煩六師不聽吏部等大小臣合辭

請留亦不聽遂行八月三日也出居庸關駐狼山土
木玩忽不為備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填委互
壑為消
英宗皇帝北狩遂去京師大震公時居留聞報大慟
念惟司馬掌邦政一切攬而有之忘寢食
聖烈慈壽皇后聞知公名進尚書是時三營精銳盡
簡征行留老弱弊敗京師百萬衆聚事情百出公
先事預防運用一心萬目齊視倚為安危輕重
憲廟春秋方富正位東宮
景泰帝尋以廷臣合辭勸進遂尊

英廟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
君南北道通朝貢畢來戰守之具一月完備士氣復
振人心乃定太監喜寧本胡種也土木敗降也先
因為其用盡以我細大告之遂為鄉導奉
英廟趨紫荊關京師戒嚴往往挈而南奔又侍講徐
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
公為慟哭於　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山陵社稷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
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一步不得離
此太監金英特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公奏削觀

信及戚畹重臣環衛　皆開守九門各以強幹有
志節給事中等官王竑相監之盡令郭外携挈入
城仍行虜所經由堅壁清野固守勿戰公乃請率
先將士躬擐甲胄軍於德勝門外閉闔城門誓言
以死泣諭三軍曉以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
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
之朔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其先至者星散前哨我軍堅不為
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卻也先次至城下我亦不敢
向虜輕放一矢　朝廷日遣使至也先壘間安喜

寧喉也先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
駕還宮邀我議和金帛等物百萬許將以媒孽釁端
責我以所難從也廷議依違莫決禮部問公公曰
今日止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七日我謀益審
奉
駕就寬衍地與其壘離隔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萬
計也先大沮宵遁　祠記
當虜之遁而去也或言邀擊之便公曰勝之不足
以雪恥稍失之則所損惟多況所全又有大於此
者乎彼豈無有人心冥然而德覺乎　節庵存稿序

平居天柱地維之位駢列公方外來不期月適催
多難偶能煉補以無傾天眞純佑儲以待之非偶
然也進少保閉門謝客有言今日宋李綱大不能
及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城下但不盟耳明
年
英廟還京石亨等請大加公爵賞乃用官公一子副
千戶世襲 祠記
十月虜酋也先糾衆擁
太上皇帝入關直造城下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
迎衆知其詐不出乃遣通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
言行錄 卷之六之二 六八
趙榮充大臣出迎親見
太上諭二人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三人乃回而
虜騎四面剽掠勢益張於是兵部尚書于謙督總
兵分營憑城與戰互有殺傷連戰二三日不退陳
公艮乃請寫勑調各邊精騎入衛又請寫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達達并漢人有能擒斬也先
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冀以疑其心是月十四五
也先衆先遁去是時居內閣者咸未明而入抵暮
方出勤勞比他日為甚而內外條畫防禦丁陳二
公之力居多 可齋雜記

公持身廉非分一毫不取諸人位至卿孤先世室
廬蕭然其弟已往市尾數間以居夫人董氏卒時
公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
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
酒嘗末疾在告太監興安舒良受 旨更番來視
見公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為計所
資用一切尚方製之至轂 尚膳醯醬蔬菜之屬
為賜時上幸萬壽山伐竹為瀝以和藥尤異數也
言官常言柄用過重與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
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
言行錄 卷之六之二 六九
似此才尋一箇來換于某衆官默然退自是任之
愈堅惟任重而嫌猜者衆道行而怨謗隨興
英廟光復寶位有敢盜天以徼功者借公以重其地
與素所銜於公辭加迎立外藩之罪而甘心之不
幸之日天日無輝陰霾蔽空行路咨嗟冤聲一口
他日
聖烈慈壽太后言公竭忠所事死於無罪
英廟大悟而深悔之不一二年甘心公者皆以反逆
伏誅夷滅無噍類嗚呼天道好還不爽而速如此
哉 並祠記

侍郎于公巡撫河南山西殆年敏于下視無人尚書海豐王公學行樸實將以侍郎幹事河南頗不相得未幾陞戶部議事當期于輒不得還人謂兩皆有不平者于因有參政孫原貞王來薦代之舉坐降官景泰中于當軸乃最不喜議事官入朝常先期奏止之七年夏間四川侍郎羅綺將還奏遣人驅之使還不復有以禮待下之意于協贊樞北與今年尚書富冦都憲深李都憲秉皆在奏中又開兩宰執之子皆領欽取舉人固虞事變之將作矣　水東日記

近世于少保曰功之首　名臣錄

楊洪　武襄公

字宗道陝西漢中人歷仕永樂景泰間封昌平侯卒年　追封潁國公謚武襄

宗道善撫士卒甘苦是同猝爾冦至輒應機決策擐戈奮進為諸將校先尤善騎射矢發則冦應弦而墜百無一失由是虜寇震驚聞風遠遁莫敢撓邊　楊榮撰忠義堂序

公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計兵遇冦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營虜人畏之呼為楊王在邊校之諸將紀律嚴士卒用命為一時巨擘焉　古穰雜錄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　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知於
上閣中廬陵楊公皆愛重之如劉為杜衡指揮所誣以魏尚書源復　旨而衡貶廣西繼為部卒李友全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水東日記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

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
得牛馬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
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 詔撫安天下十三日楊
洪等旋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絶其實不過百餘散
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官軍不敢
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
關殲焉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既奏
捷以洪為昌平侯 石泰錄

孰閫王畧亙至便橋偏重勢成神器幾摇公往當
之以却夭驕童堂侯封冠彼百僚兒童知姓妖孽
氣銷回鶻羅拜呼韓趨朝壯哉虎臣不救嫖姚
彭韶撰贊

劉實

字嘉秀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宣德天順間終
南雄知府卒年六十六

嘉秀來京師課績不捷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
其才薄親老乞授教職以自便自通判而視教職
其位之崇卑秩之厚薄固夐然不侔矣乃欲辭此
以居彼是豈利於富貴者之所能為哉會有
詔旨省滌庶官中外執事之臣以冗退者累千百嘉
秀自謂必得所欲乃復有金華之命豈不以其才
足以為治長非典教之職所能盡與今嘉秀辭之
既敝 朝廷留之益固其猶有古之風與嘉秀出
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操
絶有聲稱 劉球撰贈行序

君授官金華府通判郡賦以早歲逋不能完民或
鬻子女以足數奏寬貸之又贖還其子女皆賦至
浦江其丞王韶君鄉友也具盤饌異殖請館饋君
君謝弗納坐郡治公務有閒輒探按閱經史閱視
事至乃掩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為改郡
中顏孝子宗澤呂東萊祠墓汲汲脩葺鄭義門合

役世久漸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驛以君言得免役　劉定之撰小傳

南京鄉闈較文給帷幕衾褥遂以為常然也君却還之丁母憂廬墓疏食以終喪擢順天府治中民饋送錙不受委而去君縱之門外

景泰中召修宋元史于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吝承屈遜見所修不合己意笑聲微　閩陸朋聞者驚愕捐戒勿以示君

擢知南雄府府為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鮮不盈饜雄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觖望君至存

稅之一二以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而已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安先遣騎來南雄視供帳不如昔所聞君又與騎抗禮不假借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至入驛與諸從騎弓劍羅立左右郡僚庭參畢遂出獨留君詰以慢己共苛辱之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走入為君謝過以身翼蔽遂以君出中貴見君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去至韶語人為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逮君至京入見其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

自隨饔粗衣敝欲為　國家愛養所部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日矣以病卒

贊曰予聞安成大夫上云君喜看書尤用意於春秋中夜有得輒童子然燈起書之知獲至寶斯可謂篤學矣而其所行與古廉吏范卅塵甑者何相異學而知行之誠難能也然以是律己可爾以是求合於塗之人欲與己不齟齬豈可得乎位至郡太守全而歸之其託鑑於

聖明為幸已多矣　並小傳

惟公躬過人之操礪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之而不回勢愓之而不阻　彭時撰墓表

南雄知府劉實其庶足尚也　名臣贊　錄

軒輗

字惟行河南鹿邑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刑部尚書

公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氷蘖之聲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

鷄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　古穰雜錄

天順紀元秋刑部尚書唯陽軒公惟行以老疾告上不許付吏部數日召公赴文華殿有所問視公誠有疾會吏部覆奏始　賜公休致　聖天子優待臣下之恩一天地生長收藏之德也又明日公陛辭復承召問公歷陳為御史為按察使為都御史所以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其僅二竹籠光汝乎公頓首又問年未老而可用乎公頓首以疾告上知公之不可強乃　賜織金綵段二表裡白金二十兩公辭既即日就道　劉廣衡撰送致仕序

左都御史軒公持己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恭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特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数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

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修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懸笥瑣探

廣州府知府沈琮嘗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與皂隷凡諸司多竊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皂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槪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于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輗是已　水東日記

於惟廉士古之李及為介為通復謂我激我豈激者百年一日廢憲中丞風紀以植讒諛不行奸墨

彭韶贊

彝迹乃掌邦禁勁節愈力老而復起憲臣是式

年富 恭定公

字大有直隸懷遠人本姓嚴洪武初附籍訛為年鄉貢上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戶部尚書卒年七十謚恭定

公擢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饑民流聚南陽陳州諸處無慮十數萬剽掠居民公撫輯之皆願為編氓 李賢撰神道碑

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公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横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無濫天順改元將臣石彪以危事中公賴

英廟保全為戶部尚書公益惓戀夙夜不懈以國計為己任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甲申春以陝西累年用兵而督餉多不得人乃薦楊璿余子俊可用吏部以為侵官公上疏極論薦賢為國之道且求致仕不許

公為人剛正言不輕發庶靜寡慾遇事敢為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並神道碑

允穀年公古之遺直朴忠自與中外脊歷乃貳憲臺拊循疆場不合而歸蕭然一室輿論起公司徒是職保民薦賢人服公識百世聞風懦夫可立

彭韶撰贊

魏驥 文靖公

字仲房浙江蕭山人鄉貢士歷仕永樂景泰間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公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乃携粥以隨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煩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篤尚斯文性好吟咏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禮重之呼為先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 古穰雜錄

公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冤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决翌日而雨又戍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一人死所司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情可矜罪三人律不合

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攺戍邊 葉盛撰墓誌

景泰攺元至京閣老陳公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顧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

公為人端重祗慎簡默庶勤好別白君子小人布袍糲食不別治生清修苦節人或難之先是

上御奉天門顧禮部臣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勑道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勑未臨浙而公薨 墓誌

百年眉壽天官上卿盛德雅望遐邇著稱海內達尊莫之抗衡謙虛守禮簡朴性成好學不厭篤老精明使臣就問特恭

聖情辭免後事遺世準繩 彭韶撰贊

耿九疇 清惠公

字禹範河南盧氏縣人中進士歷仕宣德天順間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諡清惠

公生自幼穎敏弱冠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宣德辛亥擢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譽正統改元之明年大臣言兩淮鹺政之弊推公為鹽運司同知公巡行諸鹽場盡革宿弊復條奏數事遂著為令癸亥丁母憂鹽場數千人詣 闕留公從之乃進陞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 李賢撰神道碑

陞刑部右侍郎嘗與同官辯疑獄不為勢利所怵有婦誣其夫衆欲斷其公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服其當鳳陽歲凶盜起復 勑公往綏之公乃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奸寇覬覦之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戶一方晏然景泰初 勑公審録諸郡大辟因公曰浩寃澤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有來婦人何苟家者既去而死其家訟苟與弟殺之苟誣服公驗其無實而釋之後知殺者果他人也人服其明代還適議關中重地

守臣缺人特　勅公以徃既至革斃剔貪威望愈
振祄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
偃蹇不受約公首奏下之遏將請於臨洮諸衛添
取防兵　朝廷下公議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為
少矣在為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
勤撫恤絶侵漁以養其鋭氣則一可當百加以賞
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遂從公議轉
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聞　朝廷下有司買羊角
以充燈費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蘇軾諫
止之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遂止　神道碑

耿九疇軒輗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
順初首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但二人之
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洎供職未有建
明耿欲糾石亨之罪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尋轉
四川
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黨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
及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未幾
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

天順日錄

公天性孝友親終追思不忘遇忌日悲痛如初喪
時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居家惟焚香讀書而
已交人不泛關節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
犯允論事是非確然不撓未嘗詭隨於邪正之辨
尤嚴坐是與衆寡合累遭譏困頓
上知其所存卒保全之　神道碑
推奸以直結
主以廉廉則大明直則左遷榮辱無與乎己行止一
聽乎天此先生之大歸而後輩但能道其一　斑也

嗟乎國之元老民之具瞻清風邈矣遺像凛然
岳正撰畫像贊

薛瑄　文清公

字德溫山西河津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年七十三謚文清

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已而從魏范二先生講周程張朱諸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　李賢撰神道碑

擢御史監湖廣銀塲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提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撲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拜官私門耶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辯其冤都御史王文誣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中救之者得免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造詣益深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特遣太子太保王文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公抗章辯之獲免者衆

英廟復位召入內閣居數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

公為學實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安凡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詭僻之說　神道碑

先生平日奏疏削其稾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東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講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霧遶室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門人閻禹錫撰行狀

先生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
嘗釋手常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
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　張昺撰文集序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

古穰雜錄

薛文清公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
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
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
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齋則予不敢知耳

謇齋瑣綴

力行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舂陵揚歷外
憲大棘之卿縲絏非罪復起而丞貳卿掌制以弼
以承豈實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維道之積

彭韶撰贊

王翺　忠肅公

字九皋直隷鹽山人進士歷仕永樂成化間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謚忠肅

公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丙午廬陵楊文貞
公薦陞監察御史乙卯陞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
奉　勑鎮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
畏愛　姚夔撰行狀

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
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
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
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
斥堠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老弱者更改
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
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穀粟贖罪雖人
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
兩糧數萬石馬千餘足邊用克足器械鮮利軍士
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董皆
自衆中援起為夷狄所憚

景泰壬申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

公威望素重蠻夷聞公至大懼公既去兵亂一意
推誠撫諭參將范信有才略因事革職公謂過可
使攻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癸酉遷吏部尚書
嚴考察公銓注抑倖進杜請託李文達公以事黜
補外任欲用公公力辭薦所知
上問李賢何如人公頓首曰賢與臣處久始終如此
本分誠實人也遂復李于內閣日見親信公之力
也
辛巳曹欽反夜執李文達于東長安衕傷其首血
流淋面奔公臥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　朝廷何

負汝汝乃反叩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公因謝
曰豈敢殺長者邪遂上馬去李乃得釋　並行狀
公出而撫治于名方岳嶺邊塞南若江右廣海擢
沮豪俠寇帖貉獠西若關陝羌戎服其令東若遼
碣夷酋懾其義惟夷與虜嘗附和北虜獫狁猾天
猾夏而公所在屹若鉅防可遏懷襄之勢蓋
皇朝因公跡踐三垂而譽達四邊於是召正銓衡閱
景泰天順成化紀年屢更而公任遇無改然而柄
雖重門無私謁祿雖厚家無濫積可謂玉潔不汙
金其不燦者焉　劉定之撰送致仕序

公為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
一毫不苟且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
嘗行寢食不違坐以待旦第宅三十餘年不改於
舊公餘退食朝房非削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
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托峻而拒之故人
畏而不怨累遭變故無他虞公於恩讎一不介意
常曰吏部豈報恩復讎之地耶李文達曰皐陶言
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
強而義又曰王公經畧之大凡處事則無滲漏
行狀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塑像為常
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襲弊而然乎
頃聞廣州城隍廟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
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水東日記
惟忠藎公松栢之姿鐵冠岳岳都憲佽宜三撫外
服六理戎機晚登太宰乃位官師淡然無欲不識
姜姬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
彭韶撰贊

吳與弼　康齋先生

字子傅江西崇仁人天順間徵聘至京除諭德固辭詔許還山卒年七十九

先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嶷然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學之傳心慨慕焉及觀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七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　門人婁諒撰行狀

還鄉遇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或誚其迂僻先生不少變於俗每省親太學粗衣敝屨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

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四方來學者卻其束脩雖饑寒切身有所不顧寒士欲就學者克己為義而館穀之　並行狀

與弼師道尊嚴好善學奇古自成一家暇則詠物適興胷襟高邁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悉嘗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

上命行人齎勑書束帛造其廬與弼不受官職就辭幣帛至

上召吏部命為左春坊諭德引見　文華殿對云老病不堪供職

上不允所辭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　並古穰雜錄

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踴躍思奮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　行狀

宋真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於幾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德尊足為師表者惟康齋先生一人而已　門人胡居仁學約序

知聖人可學而至也則因淳公之言而發憤既而謂師道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下學上達日新又新啓勿忘勿助之機則有見乎鳶魚

之飛躍體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
弟子之在門墻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閫域彼冊
青人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徒掇其一二近似之
迹描畫之又烏足以盡先生之神章也生長東南
播趨日少三十而立志五十而未聞道茲也欲献
而正諸恨弗及先生之存　門人陳獻章撰祭文
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真原月周堂燈
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　張𨪉撰几玉枕詩
先師康齋遺藁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順
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書寄

白沙凡七紙烏虖悲乎先師道德名譽傾一世婦
人小子知之華夏蠻貊咸知之平生愛一色一辭
不以假人非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
想見其風采而得其為人則宜其有惕然而感動
然而興者矣　陳獻章跋真蹟後

李賢　文達公

字原德河南鄧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
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五十
九贈太師謚文達
公美姿貌年十八始入學讀書登進士第使山西
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始爲驗
封主事轉文選郎中公餘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
所自得　景定即位公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
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

近振士風結民心陳敬宗見之以為至論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上問曰何如人公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
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乃命行人齎勅帛聘之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
可下移能自攬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相與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鼓起拜
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則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

幾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決章奏左右乃
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
奸邪不忠如此公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
然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內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
初復位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
遠絕之公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

最是禮部請　東宮出閣讀書
上召公謂曰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周誥甚費心
力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
得不佳公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
講讀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召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各言錦衣官校差出
提抄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
右貴近譖公多妄言
上遂疎公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公所言者

遂召其指揮戒之而待公如初或謂招怨公曰若
除此弊怨亦不辭先是吏部舉布政賈銓可大用
上命公觀之以貌不稱名對乃以為副都御史
並名臣錄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官劉瑄校文顛
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
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
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
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群

議方息
五年四月
上謂官軍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賢曰自古國家
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
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
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
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
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並天順日錄

吉祥之嫁皆欽為變公啟傷不出加太子少保時
微有動搖國本之意得公力止
今上即位歷陞少保華蓋殿學士尚書如故成化丙
戌遭父喪乞終制不許公為人孝友忠信謙恭嚴
密居位號崇尚正學能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
後莫能及之
河岳之英鍾為哲人體貌明粹踐履其淳潜心六
籍濯舊來新不二以止乃翕而信受知
英皇忠信日親密勿帷幄人望如神太平宰輔定策
元勲　彭韶撰贊

劉定之　文安公

字主静江西永新人中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
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
文安

公父髦以易經魁鄉闈學者稱之為石潭先生公
自幼天資絶倫書過目輙成誦石潭先生日授以
書而不令作文字公毎私為之而不敢有所呈露
一日公病先生往視焉於牀褥間得所作祀竈文
及詠桃漿諸詩先生大驚異然未嘗口許之也自
是乃稍敢以文詞進然必毎進先生輙斥之忽一日
公文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
才宣德乙卯歳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禮部第一
人　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脩（劉定之撰行狀）
正統己未京城大水　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
言彌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
罰不為苟且其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
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
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其四言宜
以京官出任郡縣俾民得家循良之政其五言宜

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略其七言守令宜詳加察其八言宜鋤富卹貧其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

己巳歲北虜犯蹕

景泰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藏火鎗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峽隧其三言簡用使臣其四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錢其六言守令虐民其七言選賢充將其八言武臣濫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　朝廷嘉

納焉壬申北虜遣使來朝因邀我使往報居言職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者以為尚不往報恐開邊釁公上疏凡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為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倘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　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言為曲盡事理云

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循成誦非他人彷彿記憶者比其為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遒真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策畧業舉子者家傳而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閭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惟公仰慕和與士林中知之雖武夫悍卒亦無不知之者求文者日踵門戶公亦自由為應答不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為人所膾炙云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鄉資束脩以養二親每晨夜歸侍晝則赴學館一日冰凍徒涉手足皆龜拆比就館則早食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

貧困蓋如此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為居侍近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並行狀

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為編修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為侍講當北虜搆難以十事上請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群議未決公又陳言以為宜遣使以荅其意所陳三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

偉居内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之事必從公論而絜已勤事視昔者有加一日中使傳
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几筆不停運時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彭時撰神道碑

王竑

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至兵部尚書

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毫詭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具章疏廷論其蠹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為黨者不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衆正和應而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於天下　薛瑄撰慧庵記

郕王監國於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誤國者方讀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起捽馬順首曰此正姦臣當除去　監國退百官拳擊馬順死　可齋雜記

公自給事擢陞今職適虜寇入犯京師遂命公董師以禦之公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部伍行陳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虜寇之鋒而奪其氣虜既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　京師既解嚴而遠邇遂以寧謐夫以公之聰明機務過人百什千等而有為之才著于朝

廷著于軍旅者卓卓如此　[illegible]溥記

陛今官出鎮居幕府虜方入寇邊兵詾詾公以大
義開諭之正色以率之靜以鎮之由是衆志帖然
始定若是謂非負正氣所見大有異於人者不能
也　劉儼撰送督漕運序

公始擢第年尚少慨然以經濟自許比官諫省立
朝侃侃無所顧忌土木之變權奸禦侮忠義奮激
以功超拜僉都御史再遷副都兩奉　璽書巡撫
淮陽總督國漕威行惠施自景泰初元迄天順未
禩公名大振于中外

今上即位圖任老成登公入座馭致柄用而公已嬰
疾矣

上每留之而公請愈力勇退急流脫去富貴　王僎撰墳記

休庵詩曰王公庵居昔名懇拉擢奸臣九天上即
今却以休為名無乃勇氣非少壯君不見健帆高
掛乘剛風一日千里無留踪欻然卸落檝洲島知
進識退無途窮丈夫處世當如此眷戀富貴非英
雄黃門領袖立殿前烏臺副佐尤當權西邊戎畧
萬貔虎南畿寇力猕鷹鶻　劉定之撰休庵詩

世之偉器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出雲

如金之百鍊如弩之千鈞在漢為汲長孺在宋為
包希仁居　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
憂其君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仕濂撰像贊

鍾同　恭愍公

字世京江西永豐人第進士歷仕景泰間官御史以直諫死錦衣獄年三十二天順初追贈大理寺左寺丞諡恭愍

世京鮑庭訓踐孝友培忠義之基厚矣景泰庚午領鄉書明年登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風采璧立嘗因侍涌與儀制郎中章公綸期論易儲事頗猷狄梁公之誠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綸亦慨然以身許之某年某月某日公疏上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聞者毛竦冦度事牢難破勢重莫移避其朝陽鳴鳳而危其手犯逆鱗既而綸疏隨入幷收下錦衣獄某年某月某日公死焉蓋知有其國不知有其身也

英宗復辟下詔謂其忠誠義氣貫于金石追贈奉政大夫大理寺左寺丞

利也大道義也君臣首揭三綱攸序五倫凡厥有生罔不同具蚩蚩衆人氣拘物蔽二五凝精惟公稜粹中兮虛靈善兮由備軼帥以志載充以氣允矣讜言天下大計訇然雷霆弗驚弗懼犄與邢與孰不有死林林總總草木萎靡龍逢比干雖死不死於昭上帝乃眷乃顧湛恩厖洪爰及後裔巍巍泰華中柱天地耿耿列星垂曜萬世　高明撰忠義碑

御史鍾同之死刑部侍郎林鶚之好禮其烈與嚴美矣　名臣錄

葉盛　文莊公

字與中直隸崑山人舉進士歷任正統成化間
官至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公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公率同列劾將臣邑
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地然後選將練
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
明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　京師者公
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
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
城急宜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流
民煽動　命公往視公即無程以進除貪霅賑饑
爽民用安輯　彭時撰神道碑
景泰元年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
之頗忌不敢舉公曰此對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感
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且疏言之有
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遷
山西布政司右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
石馬營八城遇虜入寇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

興革者為八條以進　次第舉行之八城既設暖鋪
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帛式織悉備具
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撥戍卒不任戰
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
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登
以外艱去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
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
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
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
有言大舉搜套驅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
耕守其中者公為吏部侍郎受命往議方畧奏言
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
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
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
便也從之
公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蹈古人居家
惇孝友蒞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
激不隨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終不以人之過
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辯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
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惜乎大用未究而卒

顯名文苑萬夫之特悍學宏詞忠言遠識君子焉
依樂善無斁給事黄瑣以登憲職撫綏朔南偕鼇
矽失吏禮之賦德音秩秩希文不相古今所惜

彭韶撰讃

韓雍

字永熙吳縣人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官至右
都御史卒年五十七

公生秀穎異常書過目輒成誦成童選補順天府
學生正統辛酉以詩經中京闈鄉試明年登進士
第癸亥拜湖廣監察御史乙丑奉
命錄囚有碭山縣學教諭丘純因責膳夫祝磨兒其
父令磨兒逋去乃告純箠死棄屍他御史問勘誣
伏尋屍偶於黄河傍得一支解者認為磨兒屍遂
坐極刑公疑之遣人蹤跡得磨兒純由是得白
戊辰按治江西吉之廬陵等縣兇徒乘歲饑劫掠
勢甚熾公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首賊二百
餘人悉寘重典地方以寧己巳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江西黜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
威大著
英廟復辟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戊寅遷大理寺右
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問決強盜十八人內二人
訴被同起二人誓指時左御史寇公深云會問已
明奈何公曰人命至重有詞且暫留問不實決未

逮二人得留餘欲行刑公復曰若不留指者將誰
與證始留四人後訴者得白
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
房同飯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謂結交朋黨紊
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
不幌聚其門者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
何以罪之東漢時以朋黨害盡忠賢覆轍可蹈邪
是冬奉
勅巡撫大同宣府　陛辭召至
文華殿諭遣之賜寶鈔三千貫蓋異數也至則恤軍
士繕城堡糾治貪墨震懾虜志有古守邊者風癸
未還議事陞兵部右侍郎會有忌之者適
英宗皇帝上賓因事遷浙江右參政
成化乙酉兩廣蠻寇弗靖
上命都督趙公輔充總兵掛征夷將軍印兵部尚書
王公竑特舉公素有雄才能幹大事遂起公於浙
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公既受
命會於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從游擊率達官由庾
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
逐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

制閫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
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
藤峽賊巢穴不圖而遡其末未見其能濟者全師
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
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
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逐乎自古蠻夷來
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叔敖云寧我薄人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拙速不
尚老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命將分兵諭以
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可滅之機衆歡呼咸願死
戰不逾月先破脩仁荔浦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
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共四萬一千七十六有
奇捷聞
皇上嘉嘆陞公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
撫　賜綵段六表裏敘功當蔭子公以與弟陞授
錦衣所鎮撫先是公與將士約能生擒被虜男女
者准其功故無妄殺之慘功成之日士皆斂迹無
譁秋毫不漁於衆戊子公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
孽復生重貽邊患
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

上可其奏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設
總府居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參將而下悉聽節制
奈何承制專决也久一以繩下不貸大吏於是有
上書言公不法事
皇上知公功勞遣使勘覆多虚公即引疾再三陳乞
上知其誠悃特賜俞允俾致仕時年五十有三
公為人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不為岸谷有
信義發擿奸伏如神然每存心於愛人不事苛刻
秉兵柄於一方未嘗濫殺一人政務填委不忘文
事摛詞洒翰思如湧泉無少凝滞　並尚書張瑄撰行狀

公拜監察御史正統十三年巡按江西尋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後屢蹈屢起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致事卒公敏識高才嚴明敢為在江西施設最愜
輿情百司悚慴至今民猶追頌　南昌郡志

林鶚

字一鶚浙江太平人進士歷仕景泰成化間官
至刑部侍郎卒年五十四
公登辛未進士第明年拜監察御史丁丑擢鎮江
知府壬午當道者以鎮江事簡而公才長於治劇
請以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地　詔如其請公在
蘇州僅一年超拜江西按察使又三年即遷右布
政使尋轉左庚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丁憂服除
召為刑部右侍郎公始終歷六官再守大郡二刑

曹於兩京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其為御史時適
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捃摭或過其實公獨
持大體畧細故有所不言言必當其實時舉以總
三法司奏按士論翕然推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
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故黜落之以沽譽直名誣
其取士不公公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公有
私遣挺考訊將中公以法及調所試考卷驗皆如
格事遂得白
英宗復辟凡前日言事臣過訐者並左遷其官特召
大臣擢其得大體者知大郡公得鎮江陛辭召見

諭以擢用之意賜食大官蔬給鈔為道里費公至
郡舉偏補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
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又謂蘇俗喜誇
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
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
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
帖然大服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
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主
其議公以迂遠而多石且壞民廬墓乃言於大臣
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

夏以閘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
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蘇學廟
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公奮
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
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
賢為疑公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
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
坐正不如此也聞者莫不悚服應憲江西一時僚
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用己意出入於法

公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妄傳天神夏尚
書等逮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戮其魁民怗遂息又
嘗以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
為娼過嶺南洞冦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
良方面者必歸公焉在刑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
研審其或未當必從容請于大司冦務得其情合
於法而後已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抑 丘濬撰墓誌
公事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
乃止五鼓輒起率以為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
得手自校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奉身儉薄甚

簡言語老好待下過嚴而於交遊不苟合事母程
淑人尤極其孝敬母性嚴終日侍立未嘗少假以
辭色有所不愜意則跪請移時雖中夜不敢離左
右家事大小一以咨決焉嗚乎若公者豈古所謂
篤行君子者歟 墓誌
初林公之在刑部年未五十地望已駸駸出諸公
右人方冀其大用而遽止於是其沒也予與黃公
實治其喪圖籍之外囊橐蕭然今其子徵雖以
恩補國子生而生業僅僅宦至三品而家無百金
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尊

著者公真其人矣 謝鐸題神道碑後

陳選

字士賢浙江臨海人進士歷仕天順成化間官
至廣東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八

公父貞韜為御史出巡福建活沙賊脅從數萬人
公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遂游日坐
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
處之自如為文理致深密讀之有味 吳寬撰傳

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罰立威官吏相戒自
不敢犯

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
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南畿學者競為浮華之文力
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
為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擢廣東布政使廣民疲困為除徭役嚴和買備賑
濟皆務為惠養討數辯究獄閩人龔克哥等三十
九人漁于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
論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
察其冤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illegible]為武職
者逼娶寡婦為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

倘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
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答剌國
使臣市舶利其貨不問公發其偽時又有撒馬兒
罕使臣怕六灣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
剌加更市獅子公言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墮
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
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為阻抑
怨益深乃誣奏它事勘事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
議以罪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公在道病
作行至南昌而卒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
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庵讀書不資於文
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
出口視所當為者則勇於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
綏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
終身然也身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
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閩喪還行裝蕭然
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
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並傳

嗚呼此吾友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奪之
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遏於天下之
大勇

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奄奄無氣節間有之而撿
身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
恒如吾士賢則何可議哉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
其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
行此事即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沉甚輕一在於
生靈　國家餘不恤也官轍所至無不感動響應
者巡江西江西人到今萬口一詞稱頌為名御史
南畿河南繼公提學者衆矣然切切感慕者惟公

公憂去河南士民遮道泣送者萬計復相率立生
祠及去思碑被奄誣時兵民數萬填溢衢巷號訴
於
詔使多涕泣者閹復以賂啖公所黜吏張聚者證公
吏死不從公名滿天下士夫無問識不識論一時
正人必僉曰陳某陳某　張元禎撰墓表

羅倫

字彝正江西永豐人進士第一仕成化間官翰
林修撰養病山間卒年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
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　大廷與刻萬言
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
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
士李賢遭喪去官
朝廷留之羣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
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
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
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
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
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
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
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
之不言以養忠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羣者
未嘗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

取嫉於人闕年召還復循推改南京司以疾辭歸
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
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許偉之節
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
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
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
輒解以覆之客最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
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
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
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
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
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
才必能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
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
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司倫才大不
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陳獻章撰傳
孤忠大節文山者為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峯
者為今一人有文山此終故有一峯此書有一峯

此書故知文山此啓此啓此書蓋有不待騈枝縣
附而自會者亦自然也予讀前史每見文山之烈
未嘗不起千古凌厲之想但予晚生不能接見文
山眉宇徒切想望而已然越人去國期年得見似
人者喜予雖不見文山得見似文山者喜矣今之
世豈無似文山者哉成化丙戌附驥一峯之尾登
第得拜一峯泰山喬嶽白日青天蓋真文山者矣
不徒似也嗚呼曾幾何時而一峯謫矣及其再見
又未數月而一峯病矣又不數年而一峯卒矣嗚
呼予於一峯當何如哉一峯跋文山此啓自謂一

字一涕張東白跋一峯此書又謂一字一涕予於
一峯吾道之哭世道之哭朋友道之哭雖一字萬
涕有不足以寫吾痛夫豈止曰一字一涕者哉

羅玘跋書文丞相啓

近日得會丘董二公具道先生處心行己之要又
獲覩佳翰就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意
者天憫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倡興之責歟

胡居仁所與書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碑薦請令得受皂隸錢自
足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衛之雖武臣俗
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法當下
錦衣獄鎮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鞫成
讞之先生遂得免　並鄒智撰遺事

嗚呼一峯為道義先覺為仁義郛郭為士庶依托
為當世醫藥為沛八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鸞為鼓
萬物之風而架疊空之閣其心洞洞其性落落其
文浩浩其行卓卓白日青天泰山喬嶽嗚呼一峯
九原不作吾誰與歸吾終從子於冥漠　陳獻章祭文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

丘

白日金牛洞青天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簾
鉤　周瑛撰挽詩

楊守陳　文懿公

字維新浙江鄞縣人中進士歷仕景泰弘治間官至吏部右侍郎卒年六十五贈禮部尚書諡文懿

公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長習舉子業詞理兼優出倫輩四方學者往往傳錄所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爲式　何喬新撰墓誌銘

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爲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成篇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爲肆情燮黷者乃啓移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以無爲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惟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權倖有惡公欲擠之者

使所親諭意公謝與之私於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邪　墓誌銘

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懿祖而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爲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崇無悖禮議者不能從

弘治元年春公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應政大略謂

陛下一日之間居 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

時少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 優詔嘉納修

憲宗實錄以公為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

部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踰年公又疏乞致仕

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

者尚招人言况臣迂踈豈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

養病林下以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

職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内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

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

今采輯尚可補 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群臣

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待書乞以留中之奏

悉附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墓誌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常退遜體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

則侃侃剛直視義所在勇往奮發雖壯夫不逮也

嘗被命教内侍者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公同事者

率因之取寵貴而公獨無少資藉士論多之公博

學多識於書無所不讀遇有所得即為論著番歲

嘗作五經四書私抄而詩書二經尤為精到至其

家庭授受而用以取科者則專門易學 王傳撰神道碑

楊繼宗

字承芳山西陽城人進士歷仕天順弘治間官
至左僉都御史卒年六十三
公為童時性資鯁直言動不亂第天順丁丑進士
觀刑部山東司政授貴州司主事獄中重囚動三
五百計桎梏年久多死于臭腐公每提督必給與
飲食令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算王忠肅公薦
知嘉興郡公至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御
史楊公琅其公善政奏

聞旌異滿九載民老幼不忍舍去遮道留之弗得立
去思碑後陞浙江按察使下車之初憲綱一時為
之振舉彩藩臬諸司所用咸辨於下鎮守中官供
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
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廨舍
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
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制終
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戚宦官莊田
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迹成化乙
巳上疏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
察使復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于官
公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
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
庸人孺子皆知其名　並黎淳撰神道碑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孔子孟子之所謂剛者吾
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
君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
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
御史三上章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
水例致其仕去僉憲九載不遷辟讒去　羅倫撰送陳僉

憲序
吾聞侯以嘉興人物莫大於陸贄名宦莫過於楊
繼宗修志之餘皆欲大其祠宇實錄其行以萬古
其人於天下　華泉撰嘉興府志序
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郤之金承芳治郡
久始終無一兌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
史外猶有餘書承芳抵官以來蕭然獨處齋閣此
二者尤非凡公昔之所多見也或謂公別白大明節
目大疏言以歸大徽三者非自全之道此蓋其細者

也　張寧撰送行序

余子俊　肅敏公

字士英四川青神人進士歷仕景泰弘治間官至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

公生十歲而孤自幼有大志迥異常兒稍長從吳廉憲某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覈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𢽾之姓同執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産邪卒為直之一時能名聞于上下出知西安府西安會府公

務叢委訟諜紛紜三邊之事咸萃于彼使車往來無虛日公處之裕如治行為關中七府之冠

賜璽書旌異　丘濬撰傳

公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

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渡河來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也其中自是虜額居內

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以為若於沿邊一
帶墩臺空處築為邊墻立砦堡以備界石一帶多
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劃削或累築或挑塹
延引相接以為邊墻於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
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
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墻如新月
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
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
成自是虜寇稀矣
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官軍未有衛也成化初
立衛未就緒也公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
軍籍及有罪謫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
編伍以實之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為弟子員奏
請建學立師以教之俗不藝圃教其種植自是蔬
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為屯田得糧十
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為重鎮而與寧夏甘
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
鳴鏑向之　丙申移鎮關中有
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屬兵之方條上事宜凡七
疏入皆從之行之至今初公在西安患城中水多
鹻民以為病至是乃開新渠至今便之號為余公
渠涇陽縣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
鑿山開道溉田千頃永為秦民之利
公沉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凡文移必自起
草每夜至二鼓方寢　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
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為詳其功尤
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修邊墻一事其後又以大
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為之竟為忌者
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饒未為
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
廢乎
公正不詭俗應不近名其功業在
朝廷惠澤在天下者夫人皆知之至其規畫之周詳
奏請之委曲非稽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悉其
本末今去公既久而奏議始行於世是固有待於
後之賢子孫也公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
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
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
為遠怨自全之地其城延綏時怨謗紛如不恤執
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於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

衷因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績蓋無一不相詶

者　楊廷和撰奏議序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録卷之二

近代名臣言行録小序

我

皇明名臣昉於莆田彭公鳳儀録贊後泰和尹公正言有通録豐城楊公方震有言行録莆田林公從學有補贊述作多矣而近代名臣因未有録之者咸不自揆通加捜訪共得四十有八人亦為言行録是皆我

英

憲

孝

武四朝之所培植者雖其事功所就不無大小之差然志行風節才猷學識充養磨礪卓爾不群皆足以為士君子立身立朝之法程也載籍覽寡識見復庸僭妄漏畧之罪知不可逭是録未盡者尚有俟

于續考云

嘉靖辛卯六月旣望後學海鹽東濱徐

咸書

皇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後學海鹽徐　咸　纂集
後學海鹽鄭　曉　校正
後學濠梁崔　冑　梓行

章綸 恭毅公

字大經浙江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南京
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

景泰初為儀制郎中適國家多故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首請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北虜也先求使通好公言宜暫結往來之盟以待天時人事之至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災之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損俸救民之仁節濫賜之費罷補官之俸慎差遣之擾備義倉汰僧徒諸事皆極剴切 尹直撰神道碑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 憲宗皇已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疎隔嫌隙滋萌災異洊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郎中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變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

辨異端十三都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
謂內臣不可干外政倖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
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悖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
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冊封
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為太
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
率群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于東宮

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
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獄刑逼誣
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濱死者
數夲無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
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
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于
闕庭因命杖公與同一至百同死公幾絕復繫禁錮
愈嚴公了無懟悔意戍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憲宗還正儲宮首錄公忠出之獄嘉歎良深遂擢禮
部右侍郎　碑

劾御史鍾同亦上言令諸司各陳所以致災者因
以復儲事諷禮部禮部老臣縮不敢對曰作死作
死公疏方具奮曰我復不言誰當言者遂言之至
是并逮同天順初首詔釋公檢公疏無所得內臣
有能舉以誦者
上擊節嘆賞　謝鐸撰墓誌
天順八年　憲皇嗣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行
大昏禮公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
未安釋服公除在前代固有常制諒陰昏配於今
日不忍遽宜乞特諭禮部來春舉行時雖迂公言

識者韙之
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攘之功
卓矣所不韙者易儲一事耳使當時廷臣有能直
諫以身殉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僉諍必
從乃已則儲必可復正月十七之變亦何自而萌
柰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豈意生全復躋顯
位以功名考終而榮及後世忠義之報何如哉蓋
公孝友朴淳剛方坦易學問該洽遇事敢言然皆
政教大體匪奸匪誣厥後景帝拒絕讒間全護兩
宮其亦終有悟于公之言也　邱碑

公入獄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屢續之夕有山頹
石壞之異　李文正公年譜序
鐸成化初被旨入校
先皇帝實錄見公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
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一不之載何以示天下後世
丞持以告總裁官學士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
凡留中者例不得書鐸曰天下事復有大於此者
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盍上其事增入之公憮然曰
業已成無益也鐸至今未嘗不以爲恨　墓誌
景泰壬申　茂陵從封沂王公時爲禮部郎中屢

進言不恤至復儲事尤剴切當是時元臣故老猶
多在列噤無一語獨公以死爭帝怒實公獄瀕死
或者謂帝意他有所在故罪公特甚是蓋不然公
所言觸他忌諱者多矣帝於此特遲留不即處分
耳懷愍沖覺帝繼未有嗣舍故太子不立而誰立
乎此理勢之必然者異時　茂陵手詔復帝舊號
辭旨溫厚且追究當時權臣不已帝之意至是益
彰矣嗚呼公之言惜不盡用也使早用之兩宮既
懽群志翕定又豈有他日多故哉天下事安危倚
伏蓋相因特無人先言之言聽之者爾幸一有言

者而君子猶小人衆交閧以共厥功覽公之傳益
悲其事而悲其意後世考公論列者尚知所繫之
大如此云　儲侍郎書公傳後
實嘗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之大
義章恭毅明國家之大紀于肅愍建社稷之大功
皆所謂碩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鄧二泉文集

林聰　　　莊敏公

字季聰福建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卒贈少保

授刑科給事中即毅然以古直臣自矢曰所不盡心以報國者非夫也

時值北狩内外多事公侃侃在職知無不言劾光祿卿奈亨太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官楊洪孫鏜不協狀時皆避之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内侍箸增駙馬石璟景帝所親信者有罪皆劾之不避

廷議迎復　英宗之禮或謂虜人變詐不測遣一車二馬往迎足矣公曰上皇北征為宗社計也迎復禮宜從厚胡忠安公出一小紙袖中示公與葉文莊云此小人質朴之言大抵皆欲從厚者吾欲以此進如何王文端聞之曰此禮失而求之野然於此可驗人心同然進之是公舉手加額曰賴有此幸毋遲疑適王文至衆以質之王曰匿名文書類耳衆幾寢公患之以聞迎復竟從厚　王彭華撰墓誌

景泰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之說事下廷議衆持疑未敢發聰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奏牘事雖不能沮而人諒其忠未幾倚設東宮官屬聰為右春坊司直郎内閣大臣言聰不宜散置改補吏科都給事中聰居職久益謇謇以言自任思不負知獎吏部官選法未嘗或私有所徇者輙指斥改易至屬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外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甞為教官因聰言得善地又致其罪以專擅選法論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次及禮部尚書胡濙驚曰抵

聰至一死耶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適朝廷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耳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坐末減左遷國子學正　陸簡撰小傳

英宗復辟起公左僉都御史山東饑命公賑貸公詢核縣官散詣村落給食及醫藥全活數十萬遷陞右副都御史江淮鹽徒横行公往擒其渠魁梟數人餘脅從則用輕典盜以寧息

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詔公撫之公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陞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宣府令明肅勸懲有法八年以疾致

政越二年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命總提督操江又三載召為刑部尚書未幾加太子少保其決獄不瑣屑答委任遇大事則反覆詳覈躬自筆削屬官咸心服以為不可及凡大政會議亦多所剖决嘗偕太監汪直往遼東失機事事皆得其宜以報汪奴視縉紳獨禮敬公公為人恂恂和氣滿容身若不勝衣未嘗有疾言遽色及遇事則正色讜言確然有不可拔者 並墓誌

先是為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綰院章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聰自抗易儲之議著直名海內士皆想望風采而郡縣聞公所至皆惶汗喪魄救過不暇一時大臣風裁屹屹足鎮浮薄而繫人望如公者益鮮其比至于再起則更為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雖疑其跡涉浮沉而卒亦無少貶云 並小傳

項忠　襄毅公

字藎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正統十四年八月公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羈留虜中困公飼馬公仰天竊歎曰圖歸事本朝夕之公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行閒道攀緣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荊棘刺者百數而公不知也 呂太常撰行狀

公為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李文正公神道碑

天順三年公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以拯民為己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聞繼母喪陝之軍民赴闕留者千人詔奪服還任明年以大理卿徵既行陝人復詣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拜公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軍民喜公來爭焚香遠迓歡聲如雷公之得民心也如此 行狀

公撫陝西時洮岷生熟番作亂公調兵撫捕之遂
降其衆虜犯延綏公調兵禦之虜遁去關中水泉
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公奏開一
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鑿灌
田餘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劉本齋撰墓誌
固原土達滿四怨將官劉清生事搆其醜類謀叛
不三月間有衆二萬且據石城將舉大事遠近戒
嚴守將寧遠伯王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
价等率官軍勦捕兩被殺傷都指揮豐良死之事
聞衆推公詔以公總督軍務同總兵官劉玉討之

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遂退公即陣斬一千戶以
殉衆乃定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洶洶占者以木
在秦州不祥公曰賊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
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至
即以師據賊水草坐困其勢 朝廷尚慮師淹歲
月 詔問公可否益兵公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
戰益之無補特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公與已
各扇浮言公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
有欲降者公乃以二卒自隨單騎抵寨曉以禍福

於是賊中脅從之衆相率來降獨滿四與左右復
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餘戰皆郤之已而滿四乃
夜使愛將楊虎貍者出營遠汲被擒公先揚言斬
之虎貍乞命公乃諭以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
鈎賜而遣之約為內應以故滿四卒為虎貍所賣
成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叩
事為經久計上皆從之 行狀
先是公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殺賊雖矢石如雨
畧無懼色鈞陽馬公嘗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
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 西征石城記

京圻大水 勅公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公於
發廩賑濟外更設法義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
銀布牛具各萬餘軍民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有
餘 行狀
荊襄賊李胡子者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公
復總督軍務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
者縱兵搜捕凡遣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
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于 朝者百餘人仍獻便
宜十事 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于
天田言者謂荊襄殺戮所致公再疏自列言為國

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　上溫詔慰公且召之還後荊襄三十餘年牙孽不作跡其摧創之力未必非撫綏之地也

錦衣百戶葉瑛者挾汪直爲詗察屢興大獄至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奮筆具疏草倡諸公卿奏之瑛坐謫戍邊朝野稱快而其黨兢仇公不置又有千戶吳綬先在軍中撓法爲公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搆公欲寘之死公廷辨慷慨不少屈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陷公者次第皆敗上洞察公枉復兵部尚書致仕　並神道碑

公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縉紳論舊德宿望可當大任者蓋未嘗不在公弘治初吏部侍郎彭公巡視兩浙嘗薦公可用而公遘疾竟不果起　墓誌

公在先朝功名滿世節氣動人當權璫赫烜時世勛大臣俛首屈膝莫敢吐氣而公視之如孱孺直言抗論按法行事略不少顧及其投間抵隙摘疵索瑕釀成排擯之計且欲陷之坑穽而公倔然正色力折姦謀而奪之氣竟亦不能甚公之禍無何直道有明而公之節義大伸于天下慶澤敷演于後昆顧非公有大功德于天下而皇天之默騭也耶　戴紹家乘序

程信　襄毅公

字彦實直隸河間衛籍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
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卒贈太子少保

正統己巳七月　英廟親征北虜公與廷臣上疏
諫止不報土木師潰九月　景皇即位公與言官
上疏劾兵將扈從者失律敗事詔追罪首禍及其
黨與命公籍錄中官王振家事竣公以國兵新敗
之餘宜得人才為用乃上疏薦除名大理卿薛瑄
等數人若干詔徵用之　行狀

十月北虜犯京師中外戒嚴廷臣薦公及戶科給
事王竑諳軍事詔公分守西城竑分守北城公上
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
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
守詔所司即日議行時虜酋野先自西山一帶進
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欲領餘衆入城監軍
中官向義請納之公持不可曰　朝廷歸國兵而
授之鏜今小不利輒納之使戰則鏜必效死納之則
虜勢益張人心益搖非計之得因入疏言之詔勿
納鏜而虜勢漸逼公自城上督諸軍為援虜乃引
去京師解嚴

英廟還自北狩居南宮朝廷議朝謁之禮天象變
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
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反覆數千言皆切當世務
而敬天一事則請景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
仁愛聞者壯之

時公雅負公輔之望臺部闕貟多進擬而廷議復
以宣府遼東兩鎮邊餉為重請增右參政兩人督
其事吏部尚書何文淵具公與兵科都給事中葉
盛名上詔以公為山東葉為山西士論益不滿焉

公至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寇深已得請倉官吏卒
盜糧石以上者處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公
鉤考之公曰使彼真盜雖斗殺之不恤但今故為
此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也哉取諸新斛立碎而
火之

為太僕卿時馬政久廢朋言蝟興三營大將石亨
孫鏜曹欽聯疏入言太僕怠徵諸衛馬非便請以
其事隸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即
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
知今自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

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頹明示爲著令兵部惟
以爲言詔復其事歸太僕
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召至文華殿顧問良久
道及邊事先是用曹石言罷天下巡撫官兵民皆
不便　英廟乃命學士李賢尚書王翺舉堪任者
得李秉白圭王宇及公一時號稱得人遼東守將
海寧伯董興縱姻曹氏公一切裁之以正興嚴憚
之
己卯二月朝廷諜聞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命
公議察之公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靡其

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院使制書
還報公具以聞曰乘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
伐其謀　英廟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
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
上表貢馬謝罪
召爲刑部右侍郎取大明律條分目析爲律學指掌
一編隨以自益
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江以
上九縣勢甚猖獗邊報益急
上聞廷議進公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

發川廣雲貴蕃漢兵討之公至永寧分大軍爲三
道自督之以入金鵝池而分四川軍由戎縣貴州
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援以方略期四路俱
會大壩兵及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
礧如雨諸軍以神銃勁弩攻之攀崖而上順風舉
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
躡其後四川雲南軍已攻其左右驚顧四散不支
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獲五千級生擒二
千人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穀幽暗不可
入公命諸軍以上石壅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

臭聞十餘里公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于賊者遷
師撲之不踰年都掌悉平公復請移瀘州衛于渡
船鋪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易大
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以轄熟夷
辛卯春　上以雨澤不降令群臣條陳闕失公上
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大約謂當
今在外惟延綏兩廣無歲無搶掠之患四方流民
悉聚荊襄此大可憂也而不求規畫之良以爲經
久之策在内惟京營乃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
四方有事恒病其不練而困于不足凡此皆宜更

張之大者兵弊一二事亦皆連類引喻詔下兵部一
時任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于三方悉如公言
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會事覺有詔下公多請覽
之者公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
正在於此遂盡發其貪黠諸事繼先坐免黨與皆
謫戍嶺表軍府肅然
公爲進士時嘗以事詣內閣楊文定公見而奇之
與論鄉郡人品高下應荅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
之器也

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爲西患輔臣有請與十萬
之師以大同守將楊信爲總制搜勦之公力言河
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
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
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公曰此大舉亦繫國勢之
強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蓋關陝連歲
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
衆服公言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並行狀
公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
守臣或欲與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
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爲得體

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之公公自發兵至凱
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
人主之大柄懼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
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
心名臣之言可以爲後世法 劉文和公撰墓誌
公性嫉惡太甚每曰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
須先別小人君子人有善樂道之如已出有過面
斥之不少恕而中則實無芥蔕亦無後言嘗慕宋
張詠之爲人誦詠之言願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
斬詠以謝謂以爲真丈夫語 行狀

公在正統末捍虜都城景泰中督餉廣寧破松潘
夷寇天順初巡撫遼東成化初督四川貴州軍務
平山都掌叛夷而最後參贊南京留務謀謨獻納
宣威力平悉亂者實兼文武之功 李文正公序

商輅　文毅公

字弘載浙江淳安人正統乙丑進士及第仕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傅

公游邑庠時學諭王端最名有經學試以舉業下筆千餘言立就即以狀元宰相期之宣德乙卯發解浙江明年會試弗利乃入太學李忠文公時爲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會試廷試果復舉第一入爲翰林脩撰

已巳陞侍讀召入內閣俗預聞機密時車駕北狩人心洶洶公力主群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反側聞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　並楊子器撰傳

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被重刑猶欲窮治不已公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體有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衆皆無累　王獻撰行狀

壬申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詎敢議此明日有旨令多官議附和者衆公爭不可踰歲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禍不可測公因召對力捄綸得免　尹直撰墓誌

景皇帝不豫而儲貳未定太監興安以言餂群臣公奮然曰

宣宗章皇帝之子但當復立宣宗章皇帝之孫它非所當立者言未及進而奪門之兵啓矣　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畀于少保等棄刑召公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諭再三計議改元年號草詔班赦石亨密語公曰今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欵公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遂騰誣謗欲附致于少保刑案興安和解

上愈怒興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耶　上怒稍解乃坐削爲民公去後　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可惜其去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召　傳

憲廟即位之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之公次年春至京以野服見懇辭不允乃復舊任首疏八事勸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　上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詔議葬禮公與彭文憲公力言祔葬祔廟所以體　先皇篤夫婦之懿昭　今上全母子之情斷不可有異議至率　廷臣伏闕泣請

上爲感動卒從之　並謝遷撰神道碑
辛卯冬彗出天田入太微垣公引咎自劾復條陳
弭災事宜以聞一曰崇正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
賢臣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
恤軍民言極懇切多見稱納
一日議及郕王監國公覦縷言有社稷功當復帝
位號左右聞者皆泣下
上聞之亦下泣遂復景帝號　並傳
丙申夏皇子薨
上方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懼忌無

敢語公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畧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撫育
保護恩踰己出內外稱賛貴妃之賢近代無比但
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
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
勑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
於接見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愜衆人之公論逾
月東宮母紀貴妃薨公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
如禮　並傳及疏稿
上建王皇閤于宮北將有事焉公上疏言　皇上爲

此無非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
人所共知但稽之千古未爲合禮昔傅說之告高
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
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宮觀侍奉祭服祭器樂
舞之具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
爲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上是其言即罷之　行狀
累舊見公因條陳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
給符券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諸色人許直
言自達曰分遣部使者慮因以理冤抑曰停不急

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緣邊關隘曰增置雲南
巡撫
上皆嘉納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公
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
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
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
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

敢擅自換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安聞之
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
致仕歸北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其與公
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
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並傳）
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
復職之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
縧青布貢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聞者謂其妥帖（瑣綴）
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真文達莫或先也（傳）

王恕　端毅公

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師
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飢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
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科不乏人天順
間遷江西右布政使揚人立石頌德
撫治南陽諸府南陽豪爭礦殺人公獲其渠魁餘
悉解散以內艱去會襄陽盜起詔公起復會兵擒
其巢走之及劉千斤輩作亂公亦會王師平之大

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
流民諭使復業民為建生祠繪像事之（並李東陽撰神
道碑）
雲南夷獠為梗改公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鎮
守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劾之其
下郭英懼而自盡沒其實石于官并械送其下數
人于京師且勸　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
宜一切拒絕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舊例駕
帖下諸司司禮監印刑科號皇門諸司關防今皆
無之何以為信設駕帖有賜死者其人將何如死

之恐孫臣節不死恐違君命又言昔交阯鎮守非
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
殆又甚焉任雲南九閱月巡二十上由是直聲動
天下
巡撫南直隸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
古之明王有捘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
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捘之
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節
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
方無來獻中官王敬來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驚

懼公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横索玩好
昔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令益
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頲不奉詔臣
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
災沴　上乃詔戒敬又之敬等俱收捕下獄同惡
王臣斬于東市中外稱快謂公有回天之力並王
鏊撰墓誌
博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
諫建永昌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公言二
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

邪誤國誰復肯爲　朝廷言者疏入俄有旨令致
仕公怡然就道
孝宗即位召爲吏部尚書旋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
裁抑僥倖褒奬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
劉文穆在内閣每有所軒輊公亦不爲守備蔣琮
與南京科道相訐奏科道多得貶黜琮自如公言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
槩御史李興以忤文穆下獄公力辨之得減死内
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公言祿出自科
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唯以

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
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得其
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
如流豈皆未行乎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
退　上每溫詔留之執政有不悅謂其好名者並誌
東南大水士庶咸望公奏蠲歲額公獨持其義以
軍國之計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
知之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
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
公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

便焉　並誌

南京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奉　命點軍爲留司所奏出補外職公論抹之未允臺諫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昺乃得改京任徽王奏乞陞鈞州爲府晉王乞爲世子別設典膳皆論止之兩廣都御史秦紘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公極言紘當用乃起爲戶部尚書

公在吏部時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奉　旨黜革公以爲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薦公可入内閣　上曰朕用寒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

謀議亦無不聽

弘治初視學命下公請釋奠用幣爵用三獻分獻官致拜跪上許分獻行拜禮公又爭之乃於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改獻爲奠至日分奠鄒國亞聖公

並碑

公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豈世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公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之人追思遐想而不能已　倪侍郎詩公九十序

公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産今年九十矣猶孜論經史著述爲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此殆可傳之終古而不朽者然則公亦無待于祠也

王賢鳳撰祠堂記

皇上一日御經筵公侍講退召問予以大學心有所忿懥一章之旨予略述舊聞以對公頻然之因曰今日當講先生於此數句各貼一先字謂事未至而心先有所忿懥則忿懥之行不得其正不知若

無箇事有以激其忿懥彼亦安得無端而生忿懥耶卽是有所忿懥則忿懥卽着於其事矣又安得謂之無事而先忿懥耶予意公此說儘精切苟非有得於體驗者宣道不到此公且微笑當講先生未必有體驗身心之學也

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尤熟于書詩嘗言我亦番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于人也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拳拳也而公之德之才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于學問之力益信矣時公年七十四

公又問今學者徧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
固有由也
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
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
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
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塲文字纔可讀便迫追
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
于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
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
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

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
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
吾見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
仕且令靜覽群書閱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並虛齋集

平生篤信好學自始學筮仕至卒年九十有三每
夜書燈達旦不熄倦則眠覺卽誦讀日與士夫相
接終日講說其進脩德業老而忘倦似衛武公然
務爲實學不立門戶所求不殊乎人而衣錦尚絅
則殊所行不異乎人而任重道遠則異嘗曰仲尼

不爲已甚中庸而已故求道以中庸爲的苟合乎
此雖芻蕘之言不以爲非儻有不合雖先儒之言
不以爲是其擇乎中庸守而勿失似顏子居常反
身循理以集義爲事故其浩然之氣剛大莫遏似
孟子平生不與惡人遊惡人言常祿之外秋毫無
取省身克己日求寡過其方嚴如程正叔簡而易
溫而厚見者悅聞者來其和氣如程伯淳其在官
也荄職有闕以爲己責思補之生民有害以爲己
責思除之君子未用以爲己責思進之用而有患
以爲己責思衛之小人未退以爲己責思黜之故

當其時天下之君子敢爲敢言者皆有所恃而不
恐天下之小人黨惡害民者皆有所畏而不爲其
自任以天下之重似伊尹守湯之日及巡撫之時
凡惠政之行必先鰥寡其有不法雖懿藩王公有
所託而不從雖徐伯友禎及當路撼之而不撓其
王敬王臣錢能段英之屬皆口託天憲以擾民者
西厰汪直則屈辱大臣矢射有司者守備蔣宗則
勢傾科道者乃皆奏之或誅戮或謫戍或折使屈
服罪有攸歸譬之鳳鳴高岡而鳩鵠無聲虎嘯深
巖而豺狐遁迹其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似仲山甫

才之所施左右咸宜由評事以至侍郎所如底績
未嘗一考而輒遷其官此文治綏民之效也其戡
亂也在廣平則平吳廣華在荊襄則殲劉千斤石
和尚將虎力在雲南則伐羅雄而蠻服在湖州
則撫定饑民之亂於山西則誅妖賊王良而宥其
脅從其全活隨在不下數萬餘人至於用兵謀畧
皆懸合機宜雖良將不過其才兼文武似李衛公
其在揚州立資政書院如高尚書銓儲侍郎巏所
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如浮梁戴恭簡珊泰和蕭
尚書禎淦縣孫都憲仁安福劉祭酒震皆文藝之

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在留都時如錢福不與
科舉之列一經品題則名魁天下在兵部則考選
京衛得將官四千餘員在吏部政務之暇輒引覺
官講學致當世名儒布列函丈又延訪海內之士
隨呰薦用如盧氏耿冢宰裕莆田彭少宰韶盱江
何尚書鑑太原周司徒經錢塘倪宗伯嶽蘭溪章
祭酒懋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弼成弘治之治
其誘進後學薦達賢才似范文正荊襄勦賊我師
失利將欲退走乃鎮定不搖留都有賊夜入寢所
乃觀書不顧雲南之行憸人欲戕以蠱毒嘗誠以
撫下居之不疑竟亦無患其經變歷險無所動心
似韓魏公故劉文和公以　國朝第一正人稱之
陝西通志
國有正氣曰惟忠義忠義斯存國勢乃尊偲偲王公
耆自三原歷事五朝正色危言其言維何別邪與
正邪正既分國是斯定逆鱗屢犯犯且弗傷惟公
之誠惟
先帝之明
帝曰老臣國之耆者邺典榮名有加于舊公如汲黯
逆亂寢謀公如裴度邪佞所仇公雖亡矣神豈云

邈上騎箕尾下壯河嶽刻碑照後惟昧之覺　志銘

岳正

字秀方直隸漷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以修
撰入閣被謫復任成化初出爲興化知府
公長身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鄉
試卒業太學李忠文公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署講
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
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
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及第授翰林編修每聞
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兄
端俯樓隙窺之驚曰柰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
李文正公撰傳

英宗復辟改修撰 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
薦之召見文華殿 上遥見遽曰好既陛陛登殿
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
處人對曰漷縣 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
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
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
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
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自閣至左順門石
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
軏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
人亨軏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如何亨軏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
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輩以事非己出故
撓之云爾

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公
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淺陋不
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
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
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
其從十數人邏者推應捕律朝論韙之

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
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格公
與呂文懿公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
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先
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謗短杜諫乃
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

新復寶祚正當以先朝爲法以泰爲戒縱欲窮治
其事緩則人情忌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
求黜擿不如勿究吉祥從寬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公間爲
上言曹石勢大威權有漸宜早爲節制　上曰汝可
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
益深會承天門灾　上下詔責躬實公視草歷陳
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
月内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家以母老留閱月尚

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
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肅州
鎮夷所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客諭須生
一不須一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意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年曹石俱
以不軌敗　上謂内閣李文達曰向岳正固言之
文達固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命釋爲民
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西臺諫
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
公在院供職充經筵講官尋預修先朝實錄文達欲

薦公爲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忌者僞爲公劾
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爲兵部侍郎與都給事中張
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公得知興
化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成化己丑入覲因引疾
致仕
陳緝熙邢遜之二公相繼爲祭酒有官錢爲公用
簿不持注忌者泪肆爲媒孽皆得罪去彭文憲孜
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自是
當道交絶　並傳
公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

豪傑之風　葉文莊公墓誌
岳季方在内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
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季方應
之曰初　上用我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
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水東日記
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
膽或以賀正曰　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爲
寫陋容遂隱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
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
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類博稿

夏寅

字正夫直隸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山東右布政使

公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于學擢進士初除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群經及百家言讀之久之發爲文章淵閎奧衍脫去流俗自成一機杼聲稱蔚然由稽勳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其政以崇實學黜浮華爲本知人善鑒士經其賞拔者後多知名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江西人至今稱之陞浙江參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夏參政來乃可公檄至卽散還其家丙午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以容愛民節用有屬以興作者不聽曰勞而不怨斯可

公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待留心當世間　朝廷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懌終日嘗跡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亡務令兩京竝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害不小宜進大臣有望實者鎭守二郡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鎭臨清吳中旱饑有司莫以告公投書巡撫發廩二十萬石糶十萬石三吳存獲以濟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于政本雖不盡用識者韙之平生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　並華亭志

公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憮然避席曰名言也　政監跋

比者夏先生讀書數行並下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則閱卷亦畢當晚衙入揖卽一一別言之次早吏胥謄榜以出矣藻鑑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　楊廉撰文集序

郭登　忠武公

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正統中以勳衛舍人累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柱國定襄伯卒贈定襄侯

公七歲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作文伯父都督公嘗撫其頂曰麟鳳兒也吾弟為不死矣　彭文憲公撰神道碑

正統七年麓川用師靖遠伯王驥復薦公遂佐王公至雲南諸夷聞官軍至各懷疑畏靖遠以臨安地當要衝分兵命公鎮之至即檄召諸夷之任事者刻日皆來宣布　朝廷威德及所以褒順討逆賞善罰惡之道諸夷感激帖服爭遣人致貢貝以餽公悉却不受

十四年七月虜大舉入寇　上親將禦之至萬全前軍覆沒人情洶懼遂進公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及　上北狩邊壓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愛公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柰何公曰天者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公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吊死問傷親為裹瘡傳藥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奉駕索金帛以萬計公曰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刼其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唉以頒秩諸人踴躍如約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遂驚疑退去公大慟曰驚材果敗吾事時賊勢愈盛安托他故回京獨公晝夜籌慮練兵恤民法令嚴整虜亦漸知公名不敢犯　商文毅公撰墓誌

公守大同初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上班師將旋駕公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學士曹鼐張益宜從紫荊關返蹕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荊公以為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繞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

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　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衰彬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尤效力及如約以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　此野記

十月虜以和爲名進襲京師公欲率所部兵糾集
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
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
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
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又曰忠誠切
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
賊已退優詔褒答
兵革之後庶事草創上疏極論之其畧曰虜人雖
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
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推又曰推誠待

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
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
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疏奏有曰今日之計可
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此謂知彼
知已可守則守者也其涿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
猪堅壁清野京兵分爲數處犄角安營以逸待勞
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
兵善之善者也
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
公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

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公率兵躡其蹤行七十
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
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
者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賊衆若全軍而返爲善
公曰我軍已去城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
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卽按劒起曰敢言退者
斬於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
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
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前
後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

刀器械以萬計捷聞　賜勑褒美進公定襄伯是
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衆咸謂自有賊以來
當爲戰功第一
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
共事復上疏其畧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
官者旣無廉恥之心涖政者惟肆貪婪之志釀成
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
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方首先受敵及
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
手無所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旣退

公欲大興屯田而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乃上疏乞官爲設法措置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疋而已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疋精兵數萬人　並誌

公爲將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衂善撫士卒人人愛之如父母既代歸有相攜泣送至闕者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去八月被譖謫居甘肅杜門著書不與人接七年　憲皇嗣統俾復元爵鎮守甘肅大臣薦公文武元勳宜在中朝乃召公還總神機營掌中府事尋命提督舊武等十二營遇有兵事多所建明其在營中施爲注措一以至公人不敢干以私

公性至孝太夫人有疾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

公初守大同當創殘之餘人心搖撼而能鎮以大義保全孤城衛護宗社其功不細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爲攔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爲神云　並碑

郭定襄守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　水東日記

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時有送岳蒙泉歸朝詩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曰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今有聯珠集行于世

麓堂詩話

陳俊　康懿公

字時英福建莆田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

授戶部主事父珪卒鮮官迎喪海南富土物一無所取服闋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等衛逋欠秋青草束俊上言採取舊有額已難徵辦況歲增取漁不可以竭澤　朝廷是之得減增數三十五萬束蘇松諸郡負上供銀七十餘萬兩復受委往徵不數月告完部長貳奇其才俾典閩部章奏轉郎中兩廣用兵遣俊督饋餉假以便宜處分時廣中鹽利甚夥鹽商往往越界以規利俊令凡越界鹽每引輸米二斗以餉兵公私俱便丁母憂公守制不允師還始奔喪總兵監軍合百金為賻卻之

召為戶部右侍郎俊於戶部號素練至是遇事動四方奏災傷文移選集咨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訐自任俊佐之凡所裁處悉合事宜部屬相謂諸稿有陳公筆如畝金然其重之如此　並莆陽文獻

辛卯京師饑公　奏請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　上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聞不與其計遂消而飢者獲濟

公為人沉毅簡重淵澄山峙望而知為正人平居篤孝友寡言笑操履端方確乎不拔既仕以清白自持雖位至六卿蕭然不異布衣　並王文肅公撰墓誌

公自登科筮仕歷兩京致位通顯凡政事之大者禮樂銓選兵戎錢穀或副或專公無不與奮才奏功蓋四十年矣而天下之士不以此稱頌于公究公之心亦不以此自居也至於論列今之大臣清脩慎重坐於廟堂不動聲色足以坐鎮雅俗標榜後進負德望知大體者必首及于公焉蓋非一人之私言也　紫墟集

馬文升　端肅公

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卒贈太師
初鈞之東南隅望氣者以為有異氣焉公之鄉也
公以宣德丙午生生而有異質識者遂以其兆歸
公公之為童也日臥凡兒百十千地下識者又無
不曰是異人也　圭峯集
公按山西湖廣所至有聲天順癸未陞福建按察
使憤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
道　韓文撰墓誌
固原土夷滿四倡亂邊陲告急特起公為右副都
御史巡撫陝西俾與都御史項忠總兵官劉玉會
兵討之生擒滿四俘獲男婦二千六百名口斬首
七千六百餘級捷聞
憲宗皇帝賜勅獎勞陞左副都御史時流賊鋒起漢
中李鬍子潼關火鍋兒滿城王虎各聚衆刼掠殺
敵官軍其鋒銳甚公悉以計剪除之壬辰虜寇臨
鞏公督兵追至黑水口生擒平章鉄烈孫斬首數
千顆遂陳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
邊秋九月北虜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公檄
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
擒斬二百餘名顆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
乙未召為兵部右侍郎適遼東有警
上以公諳練戎務俾往備之公制五花營八陣圖以
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皆切時宜虜患遂息陞
左侍郎食二品祿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都御
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由是夷益懼
為亂　上命公再往時太監汪直恃寵倖功陰主
鉞議邀公偕行公弗聽先往其地招撫黑鎖忒等
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深銜之己
亥言官劾總兵歐信韓斌及鉞激變事情逮繫至
鉞厚賂直傾公公一無所辯遂謫戍重慶日與蜀
士考德問業若未嘗貴顯者直敗公冤始雪詔復
其官俾致仕甲辰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禁
輯科害人無敢犯公於遼東至是凡三往皆樹奇
績東人至今思之　並墓誌
先是公奉命整飭遼東邊務時巡撫遼東都御史
陳鉞行事乖方多被公節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
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裝遠迓除道飾厨供張鮮

倫賄託傔從見汪叩頭狐趨狗媚無所不至惟公
與汪抗禮奴視其左右以是鼠輩多怨鉞而詆公
鉞乘間短毀汪還奏公妄啓邊釁謂女直建州諸
虜皆以公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　朝廷遣
林聰司寇同汪往勘汪稍加恭敬聰深自結納勘
報一如汪言遂下公錦衣獄公言實禁鐵器非農
器也竟坐謫戍士論惜之　寒齋瑣綴
弘治改元召為左都御史掌院事二月
上耕籍田公與行九推禮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
出狎語公厲色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　宸聽耶即斥
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公謂卽位之初不宜輒
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韙之
哈密忠順王先為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奪王母
金印國人驚散後王母故鎖檀亦故其子阿黑麻
於弘治四年内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具聞公以
為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同居一城種
類不貴又有小列禿乜力克數種強虜時肆侵凌
至為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
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數十年未得安耳因訪

求得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擄
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
等四十餘人入貢内閣丘公謂公曰哈密事專須
煩公一行衆議謂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
方多故公往甘凉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
侍張海督僉緱謙往經略之張緱往修嘉峪關捕
久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公以
此虜既遣使入貢復擄陝巴金印迨　勅使往又
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兒
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絶西域諸
番入貢以孤其勢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
番夷二百餘據哈密公謂此虜若專示以恩而不
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
以襲殺牙蘭之策請　勅令肅州副總彭清統
番漢兵襲殺牙蘭牙蘭知之適去兵至哈密獲城
追勦之僅斬六十餘而威聲大振阿黑麻以是畏
威悔過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西域遂
寧　興復哈密記
建州夷嘗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鞫問巧辨
不服公徐以數語發其姦伏始惶懼請罪遂按亂

海南貴州苗叛公議遣鎮遠侯顧溥率兵往擊之
且授以方畧克五十餘寨俘男女數千餘口而還
戊午春二月　皇太子出閣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公即上疏畧曰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
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
恐虧損盛德上忻納焉
庚申火篩擁衆冠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洒宸翰賜以尚膳品具召公至內便殿啓以戰
守之策公因舉保國公朱暉等整搠官軍以待且
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虜知有備卽時遠遁
轉吏部尚書早朝畢
上入煖閣召公面諭曰明年天下諸司朝覲卿務用
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諭曰聽得麼公對
曰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
圖報稱仍命中官扶公下階及乙丑考察大朝官
員汰去不職者一千餘員人無異議
正德改元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昏禮欲用儒士
七人篆刻寶字公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給事中
安奎以爲宜聽公言不可墮其姦計則大臣垂首
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瑞懟憤誣公抗

拒親諸大臣力爲之辨其事始白會兩廣缺都御
史總制軍務被薦者不樂于外乃嗾御史劾公公
遂求去　封章累上前後二十一疏人謂公得大
臣體
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屡躓屡起
其志不爲少變在位時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必待
公而後定其於無名之請非分之求則痛加裁抑
畧不爲動以是權幸多不樂之
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脩髯偉貌
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
名聞夷夏退然若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
屹然如山不可搖奪嘗監鄉試者二讀殿試卷者
五其所識拔登台輔爲名卿者不可勝數遭際明
時受知　列聖豐功偉烈照耀簡冊可謂社稷臣
矣議者謂公忠鯁如汲長孺勳名如郭汾陽相業
則比韓稚圭范希文殆非過論也
初公之終前數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是日天鼓
再鳴群鶴飛繞其廳事久之乃去翼日里人有王
姓者自業回忽遇公于途見公蟒衣玉帶騶從甚
盛自北而南若出師狀拜而别之吁亦異哉 墓誌

弘治乙卯吏部缺尚書衆推兵部尚書馬公都御史屠滽及一二侍郎堪補公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之不意竟歸于滽公意不平賦一近體云朝退凭闌一黯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無心着錦鞭天上浮雲偏蔽日地中陰氣已凝堅云云 滽既得吏部當班于公之上固辭居下又嘗廷試讀卷又恐居公之前卽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謂正統中王抑菴以禮部侍郎陞冢宰卽立胡宗伯之上未聞讓舊長官今滽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讓班何違制紊序若是哉

讀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安東夷記見公敷皇仁篤夏綏夷之文讀興復哈密記見公闡皇圖大一統之規模文武兼備安攘胥得舉出公之遠猷匪直德望才業若兹而學問文章可考而見之焉

公醇正忠直當代偉人遇時大行敷文飭武勳烈茂著中涉傾險毅然如山晚際

孝廟倚毗尤隆公負碩德峻望感格啓沃挺然以重者自任作孚髦士雲會一時莫不精白以承休德故十八年間盛美之治效爛然可覩出自公之得謝也不踰年而人政一變升降之機其繫矣乎

並馬公三記序

高明

字上達江西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右僉
都御史
公未冠時嘗刲股愈母疾以孝聞　李文正公撰傳
拜監察御史巡都城所議獄條多著為令巡河南
宣滯理枉罷去不職吏六十餘人　江西通志
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
法下獄一死罪益振千刻忽墮因五十餘人劫獄走
衆相顧駭愕公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使號諸
途得卒百餘輩捕之庚辰劾天下述職官御史趙
明為疏首實出公筆辭頗激
上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公深素
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
細故為罪　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公
為山東按察使　上謂李文達公賢曰高明宜內
任又謂寇深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
御史鍾同景泰間諫復儲事下獄一死冤久不獲公
究得之率諸同年買棺治斂爲鍾子啓歸塟焉
憲宗踐祚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淫雨爲
災公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微象
又請塞納馬納粟諸倖途薦郎中何宜等可用朝
論韙之
揚州鹽寇作守兵失利　勑公督捕公造巨艦名
曰籌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戮九百餘人又
立江高山置邏堡為久計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
儀真衛指揮卒閧不可解公撫卒令勿譁籍鹽入
官乃舉劾如法覈南京諸曹不職者三十人清四
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劾戶部及諸巡撫官縱
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
上杭盜起勑起公往捕公力疾上道俘四百餘人
誅首惡四十餘悉輕坐海濱民矯令募亡命為不
軌公慮興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既又析上杭溪
南里置永定縣衆多其功會疾作不入報疏乞骸
骨納勑符以去　並傳
公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蚤閒亭逍遙其中
起捕閩賊賦承詔出早閒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
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絕句曰歸去來兮
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
君儒莫浪猜又書一對句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

日送百骸歸地實號五宜居士　玉池叢屑
高公初乞歸號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
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退起功成疾作
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戣有三宜去司空圖
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
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出不徇物而退不為矯
情者蓋尤難焉君子論事必先大節次其才卓卓
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徧施
搢紳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傳論

王信

字君實陝西南鄭人正統中襲寬河衛千戶累
功陞都督同知

公父忠征迤北歿于戰陣時岳氏生公甫半歲持
節育于成俱以公奏請旌為忠節　尹直撰神道碑

正統己巳虜犯京師公拒戰于西直門外以功擢
永清右衛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蠻遷
指揮同知天順辛巳曹賊犯闕公戰于東市遷指
揮使被簡充文華殿侍衛成化初用王忠肅公薦
鎮通州攻守倒馬關修治城堡虜不敢近　李文正公撰墓誌

公守荊襄丙戌春石和尚劉千斤僭逆荊襄震驚
公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
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攻之主師逗遛不援
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
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為援兵至驚潰走乘潰追
斬六十級陞都指揮同知　神道碑

公鎮臨清賑官倉粮凡公私利病止盜安民及河
道閘壩發隊等事悉以歷處公晝夜巡行不憚寒

暑大姦肆惡立加誅戮決獄明慎請託不行
公鎮湖廣榜示禁條剗易舊弊　詔諭軍民機務
公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
能官禁富戶練將才慎守備又上疏以本鎮地方
連歲水患禾稼漂淹郎陽新築城垣衝塌過半軍
民有愁歎之聲倉廩無儲蓄之備將來之患可不
預防因言一慎專任以利民情二實倉儲以備兵
荒三修兵衛以圖無患四禁科罰以省財用
朝廷嘉納悉見施行　神道碑
求順保靖二長官夷世相仇公諭以威惠尋自解

不為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滅之公
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詔諸苗犒以牛酒且詰
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屢使徵索故作亂今
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蠻役顧敢反耶因請為
公樂肴輿以示敬　墓誌
辛丑公上疏謂湖廣蠻夷雖曰腹中之蠱實無能
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但
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俾裏流遁
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
惟死及無辜正恐致傷和氣城池器械武備之急

務當修葺完固整飭犀利以防有警田地高低不
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
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
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
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
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
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於所司
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公薦之於朝且
云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
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

廣乎
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公飭曰上道嘗語人曰苟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脩肺肝必盡區
區耳及任抗章乞休不允公益思奮厲運河公私
勢要奪水病儲一裁以法不少假借帥府舊有湖
前官漁利其中公飭開通以泊運舟疏放蓄洩日
夜運謀多忤於人未有怨者
公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驗從人莫敢犯歷
鎮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遺
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違禮則怒色終日

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為予弟姪奏官公但
令讀書自力無他求　並祠

公平居默坐展玩經史敝袍緩帶糲飯疏羹故人
昏夜傾心服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笥無華麗
之衣厩無肥良之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
玩一無所好

曹御史璘稱公眷梁鐵硬心腸木枯

東山劉忠宣公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
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提學沈副使鍾稱公操履潔白如馬援曹彬謙厚
如祭遵嗜學如杜預處事毅乎是非利害如趙
充國實不愧乎古之名將　並廉仁錄

秦紘　襄毅公

字　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保
戶部尚書

公初為南道御史侃侃奉職綽有風裁後以事忤
軒公輗跪公不職降北黃驛丞御史滕綱知其賢
薦知雄縣歷嘉潁二州俱有惠政　事畧

成化中為葦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責吏民
畏愛後總制三邊有績　瑣大記

公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公悉擒治
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
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
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
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獨
與抗禮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
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
汪汪扣首伏罪稱公歎不置　上釋之

總制兩廣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而不法公具
列其狀劾之逮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號其爵景挾
戚畹于內降冀減其贓且摭他事誣公以圖報復
公亦被逮起獄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王端毅
公時在吏部亦極言公當大用乃起爲戶部尚書
公爲都御史風采益峻御史姜綰輩不職公劾之
皆貶謫去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
公平生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至大司徒所居
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
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並寧學
威望剛正爲時名臣　陳鳳梧鄉賢錄贊

丘濬　文莊公

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少保
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
傅
公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
文正公仕元無能改于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
仕可也耆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
以爲先儒未有言及此者　何文肅公撰墓誌
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
之迹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
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爲然功過皆
從實書之
時經生文士爲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
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然誹
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
渾厚士有慕道德者過爲詭異之行以徼名公因
會試發策言之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
李忠文公綜理微密則忠文不及嘗謂朱子家禮
最得宗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爲者諸儒所言

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
于傳註語録學者猝未易求乃釆其精切者彙為
二十篇倣魯論語作學的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
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
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
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
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
下者附以己見作大學衍義補上之
上覽之甚喜
公在位務以寛大啓 上心以忠厚變士習凡人

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首上二
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嘉納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
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
務以多黜為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
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
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
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
千人乃敕[illegible] 歴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

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盖用公之言也
嶺南人物自張文獻公有聲於唐余襄公崔清獻
公有聲于宋迨公四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
故其見于功業者僅若此然大學衍義補一書其
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於其位盡行其言相業
豈三君子所及哉　銘誌
公穎悟絶人私淑于趙考古無書不讀其爲己之
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
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
端 國朝大臣律己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

出其右者乃不得預名臣之列議者惟以與三原
王公晚年相軋為娼疾計聞始于内宴坐列丘以
内閣王以冡宰各執己意致隙適御醫劉文泰援
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因銜王公疏摭其短以
丘寄授風旨王亦尋致仕去而言者譁然指摘其
悼亡長恩録戲劇五倫記此直陶靖節之閒情賦
寓情文墨耳宋洛蜀黨禍亦自譏詬之一言夫以
東坡固失矣伊川豈盡爲得乎則二公是非判然
矣　理學名臣錄
先生之學博極群書言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然

際矣先生之才崋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
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鍾且取其所著書于大內用
以廣㒸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之道尊為國師門
生學子遍天下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雖庸人
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先生之業其亦
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崖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如
今日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為虛生也已　蔡清祭文
程敏政序公文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
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
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
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
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于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
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使道不為空言蓋先生之
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泰和羅璟跋公世史正綱曰先生博通萬卷著書
滿家其大者大學衍義補皆治國平天下事蒐羅
今古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上之朝廷
聖天子嘉納獎賚有加仍命福建刊行又有世史正
綱始秦終元千數百年之事皆正色書之為天下
後世之正論亦數萬言所以明君臣之分父子之
親男女之別至于華夷之內外猶切切焉然此論
之正人皆有之特以怵于大勢利而忘之徂于小
不忍而忘之稔習于嘗見之末浸久而忘之今此
書一出直而不婉學者得而讀之幼以涵養此心
壯以振作此氣知正論不可一日無正氣不可一
時餒凡有所言有所行一正氣所發則董子所謂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不由于此耶挽正氣于筆端扶綱常于萬古吾
先生其人豪也哉

何喬新　文肅公

字廷秀江西南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刑部
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公少穎異年十一二通鑑道無遺病陳子經續長
編書法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叛
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紀義軒附不經之談書逵
金失內夏外夷之辨為[illegible]撰中規所寄而沉晦周
謹時然後出言動必以儒賢為準其學以窮理為
先博物洽聞為輔正心脩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為

期白公之隙目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録
藏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身之既老　林俊撰神道碑
公髫齔時已有出群器識日惟從事家學而問辨
出人意表嘗以宋書趙普事質于少宰公曰觀其
沮立德昭陷於逢君之惡而史氏於其死顧宜書
其爵乎若包孝肅公亦名臣也宜以爵書而否焉
如公論何又嘗從容問曰吳臨川以宋舉人而仕
元令預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乎公大異之
周黃菴集
公孤介嚴冷法執是確不可移積忤袤錦衣伺之

無其物大奏獄六制作皆出其手在閩奏減銀礦
課額蠲牛租以無病於民而實其稔惡土豪尤者
交番辯者下獄在河南糾貪橫有強援守者一人
令者二人趙甲飲陳乙酒肆歸而溺諸河甲之子
訟乙毆死誣服公讞之曰肆鄰比民居毆必有聞
去河遠負亦必有以見驗果拾甲沙泥乙得辯開
封並郡竟歲飢故事賑至秋公令連賑麥實乃已
前後安輯南陽賑荊襄一再賑山西全活不可勝
計南陽招回復業十四萬人附籍六萬餘戶北虜
犯邊設伏灰溝橋斬獲甚衆又犯邊殺邊將圻輔

震驚紫荊居庸尤急公往經畧練兵立險為必攄
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播州楊友謀宣撫遂謀
奪宣慰誣有反狀公往訊具得其奸奏誅其黨數
人並官削印而遷友保寧其他疏還留守奪民蘆
洲革官校私驚帖禁京師胡服胡語録罪囚第徭
役行賤羅經獻注措皆翊正國是贊書太平之大
端　墓誌
刑部廣東司分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
司官多優容之否則捃摭報復故多憚難為惟公
任其司獨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至司輒從公坐

罪不必貸嘗有百戸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都使裘彬屬公右百戸公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戸銜之嗾刺事旗校百方搆捃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公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聞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鎭守太監分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公嘗爲閫職臟以羣帶銀器數事公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爲壽并獻文梓可爲棺者公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我之在得正在今日此其所以爲廉蓋性然也　姜麟

齋瑣綴

公性嚴毅學識精敏居官清愼勤三者始終如一

姚歲錄

國朝父子尚書何爲盛識者儗之范之文正忠宣可謂世澤之綿弘治初與王端毅三數公稱大老可謂人望之重㝡晚兩得疾　敬皇帝命醫診視道中官賜酒米蔬殺可謂眷遇之深雖存世二品已即貧而義利界畛截不可犯平生氣節友彭惠安文學友丘文莊以爲知己而聲色澹然　神道碑

公性剛介寡與遊仕即督不嘗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聲終身不渝掌刑曹屢變長其覈明拒絕請托或脅以禍福皆不顧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沒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媿于辭瓊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數然亦稱其情云　江西通志

耿裕 文恪公

字好問河南盧氏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

清惠公之廉德重望雖發華陜要不媿爲儒播在
天下著之 國史令青厓公爲史官爲祭酒爲禮
部世守清白爲儒流冠冕公之澤其益昌乎
李文正公書家藏公贊後

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翱公忠直亮不
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御史汪宜奏疏

嗚呼我公衣冠之裔河洛之英文儒之粹邦國之
楨有開厥先肇自鉅鹿韞德炳文奕世以續惟清
惠公寔策名臣懿行峻功委祉後人山川秘靈載
萃于耿篤生我公風骨秀整沉浸書史務探本原
弱齡飛騫甲科諫垣乃遷禁林掌 國之史文詞
醇深維古是擬乃長國學教化之樞模範端良維
衆所趨乃遷少宰乃改宗伯未秉國鈞彼爲我阨
孰堪留鑰轂公而南民恬卒嬉維公具瞻戊申之
冬
天子求舊詔趣公來在朕左右公踐舊列直哉惟清
媚于神人上下以寧容賓有作仍擢上宰公辭不
居 帝曰無改公曰 帝德何以報之臣維盡瘁
以死繼之孰幽孰明爰黜爰陟孰材短長爰繼爰
尺凡是用舍奚愛與憎惟理之若
帝命是承番番在廷羽儀多士宮保載加寵眷彌至
胡不眉壽遽此州祥俯仰晨夕而公殞亡百僚嗟
傷當宁震悼天不慭遺奪我元老維公群行綽有
古風江夏之博山公之公涑水之儉安陽之忠兼
是衆美系初迄終峻級崇階人曰已貴緬懷良臣
公以爲畏才猷文學人曰已備不如古人公以爲

媿才難之歎在古則然猗今之世敢謂無賢考公
平生儷美往昔閱茲百年胡可多得惟
明天子憫邺尤勤贈官加賻以勵具臣節惠易名曰
文與恪質諸幽明公可無怍凡我同朝與公後先
漸沾德義各亦有年爰酹一觴以寓哀悰公乎不
亡歆此殽酹
儲巏撰祭文

鄧廷瓚

襄敏公

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左都
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授淳安知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
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
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薦知梧州疏上會丁母
憂不果　吳文定公撰碑

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
獠雜聚猝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

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
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
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

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敕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公初至遣人百計招撫不
從始合衆謀儲粮調兵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
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械
首惡數輩赴京寇既湯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
二衛所屬合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
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

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
剷除非大更張不能為保境安民之計凡所條陳
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
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
所建白也

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
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
撫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
是益思以安靜為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薦舉或不
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

祿俸出于民毋徒費也顧群蠻以刼掠為常往往
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
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
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
治所于郴州為便又以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
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以隙地屯種
以為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
輕出出則成功若藤峽林川雲爐大桂諸種作亂以
次平之其後曰會等恃衆飢竊發其勢尤熾未幾
首惡李景光覃傑及甘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

廣竟亦無事

公自爲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寬
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㘅然人亦
莫能及也

並神道碑

楊瑄

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浙江
按察使

天順初 英廟復辟公時爲御史印馬于圻內民
群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
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
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祥
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
于亨者亨爲與祥合謀上諸臣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公
與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天意先入諸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
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
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
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於是獄皆
從減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
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之南丹居
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
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

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霏衛所之裡外海
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而
海鹽縣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
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舡數
百犯邊公時在杭寮宷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
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
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
慮妄用民壯令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
知倭僅兩舡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爲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斷
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蠶桑以爭民利諸婦女
毋入寺觀以蠹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寮宷往問
尚與論築海塘之法濬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
余讀狀至天順間二凶事爲之慟哭流涕而不能
已豈獨爲公悲也哉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
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效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
凶於是時亦受恩不貲貴富極矣而忠勞蔑如建
景泰末誠所謂患懷無親者矣天下非
英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幷髦景帝魚肉其
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爲慟哭流涕而不能已
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邀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
圖改玉之兆也於是勢焰炙天孰敢一睚眦之而
公露章顯斥瀕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讜之臣矣曾
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
陟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
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釁而其貴富延及千來
胤未已公非以忠讜著則雖他有表見豈能若是
之焯焯後世決不可泯哉是亦足以爲萬世人臣
之至戒至勸矣　　並墓誌

公子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七
月源因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
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
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
關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
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
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
候得連日霧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
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詔杖
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

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璡也璡大怒逐源面叱之曰爾
何官亦學為忠臣乎復矯詔痛杖三十謫戍肅州
行至懷慶卒于孟縣之河陽驛妻斬蘆荻覆尸瘞
之　金川雜記

張寧

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汀州
知府

公幼穎敏絕人七歲題畫龍有莫點金睛恐飛去
之句人已識其不凡　徐泰撰家傳

景泰甲戌會試考官奇其文擬寘第一不遂批其
卷進對大廷自當出一頭地廷對舉筆數千言觀
者走相報稱學識不易得侍郎姚夔讀之驚問曰
得非張寧耶少保于謙嘆曰是之謂天馬行空者

驟不凡者　夏時正撰墓誌

授禮科給事中蹇諤自將遇事即言宛平縣以買
辦繁重奏乞踏勘大興宛平鋪戶均平坐派公奏
法出弊生踏勘莫若節省以甦貧困

丙子順天府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
中歸咎考官公奏元宰私其子而為暴才稱屈失
大臣體難居內閣乞令罷歸聞者竦然

英皇復位方勵精為治因災變日御齋宮恭默思道
用祈消弭公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秕政苛法
所當改革甚難者悉奏舉行其有不盡不實許言

官劾奏
皇上尤當尊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
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從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
望深留意優詔允答
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逞恃迎駕之功竊弄張甚
事關禮科舉奏無避聲焰減戢　上以是知公稱
公不可多得
朝鮮國讐殺毛憐衛郎卜兒哈父子　朝廷將往
問罪而難其人忽內降差公與都指揮武忠偕往
旣行得遼東奏兩夷讐殺　勑諭急差追留取便

進止時次遼東公拜敕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卽
詔鎭守等官調軍肅陣直前旣至導揚威德陳
譬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慴仰若山斗益重
朝廷有人識者謂公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
知言也
憲皇嗣位公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部院缺尙書
等官宜取巡撫都御史王竑李秉回京從宜任
用奏定增添天下鄕試舉人名額並俞允有建言
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公言孔子道大德尊所
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衛之萬世不在封

號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寢之
太監覃包重公累遣人邀與相見尙書姚夔諸公
咸勸公行卒不往他日以事會與覃語頗洽公語
一不及前事覃始大不悅
成化改元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尙書姚夔欲
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公奏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
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上答懿祉釋老不當崇
奉瓣香非可祈祝行之秪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
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謫邊方公

會六科申救大忤李姚二公會兵部保公與翰林
岳正堪任侍郞都御史輿論方宜之乃得旨各陞
知府侍郞尹旻舉宋人送唐介高名千古重如山
之句再誦贈公　並誌
公至汀先教化後刑罰訪諸屬民弊政革之勵學
有規造祭器八百事貴不及民表節義卹孤獨禁
游惰民方安之而疾作矣在任幾一年歸時年甫
四十一巡按御史劉珂張敷尙書李秉侍郞葉盛
黎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王端毅公道郡城特造
公敦勸之公亦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若

臬士夫東西行者未嘗不造謁得一接見爲幸望
隆朝端名震海外德惠被于郡邑行義孚于鄉鄰高
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公豈非一代之偉人
也哉　家傳

公景泰初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公文以
南人忌之抑置二甲旋拜禮科給事歷都給事中
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
獨召公論事公從容論奏多所裨益　英廟每對
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公會晏駕不果成化
言行錄

初王公竑復入
朝首薦公自助大學士李公賢嘗以公見劾遂假歷
練之說出公知汀州公素負經濟景泰天順間爲
諫官第一　姚鏌撰名宦傳

石谷吳伯通序公文集曰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
時跡頗與宣公類皆可慨也其文集與奏議可並
傳無疑

彭韶　惠安公

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刑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改廣東司署員外郎有張岐
者自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公以其人非
才力論其不可而願　朝廷收召王竑李秉葉盛
以伸公論疏入詔獄都給事中毛弘言公持論雖
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進本司郎中
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
言行錄
衛官往勘會有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衆皆推公
公至其地環視周匝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
有雖其戶報不及嘗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
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
則資高仰以裨汙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
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
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復詔獄科道交章
言公無他得釋繳而復有請荒田者
先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耶立却
其奏　朱端儀撰行狀

星變公上疏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以爲陛下嗣位
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
來聞諸鎭守内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
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成
化之初内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
至於近年日有增益簡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
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
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陛下慮防之意
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

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鎭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
充進貢茲者又詔鎭守内外等官貢獻方物古人
過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
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
輕授用人之愼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内郡流
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閑
官無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然
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
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　莆陽文獻

陞四川按察副使所至平寃滯黜奸貪敦風俗恤
民隱廉而不激明而不訐蜀人畏而懷之至今數
賢廉訪必首稱焉
閬邑劉某與其族爭里役陰嗾安岳扈氏焚滅其
家男女二十有一人死府久不決公訊而服定逮
曾某乘其從兄避盜掠家財以去比覺聚群小夜
殪之盡其家一十有二人死陽訴于公公訊又服
淫祠多見焚毀司有五顯廟碎其像易以趙清獻
公神主寅采相觀濁風爲之一變
林俊撰神道碑

陞廣東左布政使鎭守内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
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公疏言自古明
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臣以此事上爲
恭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反大也監舶内臣韋眷請
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爲造辦貢獻之需公
疏言今之官民富強不及千昔者蓋因害財之多
故也使及今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繼
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頃將
眷所奏餘戶暫與一半以後近年停罷詔減其半
太監梁芳弟錦衣衛千戶某在鄉國私採禽鳥等

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公偕 上疏言狀乞宜詔實
州布政使濱行之日廣之父老涕泣河下如去慈
親有追送數百里之外者
陳公甫以學行有聲于時公薦于 朝曰國以仁
賢爲寶臣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叨厚祿頑於獻
章醇儒宗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惟善之實
召爲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内外等官貢獻非宜道
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
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　並行狀
孝廟初臣寮交薦王端毅公及公數老人望當顯用

端毅起爲吏部尚書公爲刑部侍郎奉詔巡視浙
西劾罷守臣一人尋陞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浙鹺
政疏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東亭户抑配尤甚
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温處課額事竣還朝傲鄭
俠流民圖圖竈户窮苦狀以進遷吏部左侍郎與
端毅莊凝重静人不敢干以私　神道碑
庚戌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
得失公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減役錢言時政
得失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一公
於正近侍其畧曰内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

禍福人所畏憚今軍民錢糧人臣柴炭盡付其手
分例相沿更相倣效虚名實支遮掩外觀誰能詰
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一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
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
寬宥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
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
之死者或有給還葬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
祠瓦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
望風震懾伏望静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
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 祖宗乾綱獨斷褒良善

而親忠賢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于所司威福
必由已出終篇又言 朝廷一日萬幾安能勞心
周溥願陛下執其要焉然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
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
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
先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就於御
前公同計議内閣輔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
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温
顔俯詢曲折如此不惟此事日熟於 聖明耳目

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
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
第弛張矣　上嘉之
陞刑部尚書時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
紘發其贓貨鉅萬事聞屬吏公抵景于法奏褫其
爵景挾戚畹于內降欲以破公議之是非用擠秦
于危地公執奏不易　朝廷不以公為然復下大
臣廷議竟如公言其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
旨免其餘欠公復疏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
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
敢阿順以圖自便景應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蒙
恩盡行蠲宥海內聞知貪饕之徒窺此舉措一旦釋
之其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
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奸回藉口
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左右有不
樂公所為者摘公官屬細故林公公不為動會允
旱求言公復陳時政得失二事乞速斷荊庶人之
事正內官王萌茁遞高永之刑陳軍民利病二事
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酌量優免陵戶差
役皆時所難言者

公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經書為宗務清明
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
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
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丘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頹
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
抵家半載邸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
可善其後而減宿愆哉　謚行狀
林俊褒異舊臣疏畧曰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為
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
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
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純德文學政
事節槩皆屬心焉韶沒有贈有謚仰悉我
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韶文學經綸道適中和危
言峻行[illegible]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
與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
盛得謚為文彭韶宜無所靳況吳訥謚文恪魏驥
謚文靖彭韶實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謚文
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謂韶正色立朝先憂為國
生今之世無媿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
謚之時何取惠安之義含大肆細不類其人不足

服中外之心爲後世史書之信事雖不行士論稱
快
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王竑秉節剛
勁可寢大姦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
世之所謂君子也　鄒智薦疏
公巡撫一居鎭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其愷悌凡
歷四省兩直隷人愛若親父母巡歷願先入爲快
留則樂去則憂別則走送泣下惟不利于貂璫及
爲眉山宜典二柄要不桀宜興至死猶追憾
皇明撫運世有文武元貞氣完岳降申甫烈烈惠安

遇我
英宗又我　憲宗又我　孝宗純誠允亮忠藎始終
邃學壯猶茂揚中外人有鳳麟國有蓍蔡弘治大
老端毅掀丘公參其間千一其流基有唐虞翊有
兎舜爰及都俞
天子之聖
帝念遺德曰予易名曰予贈祭曰予經營言則康懿
言則惠安兩峯巍巍萬目之覩　神道碑銘

周經　文端公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戸部尚書卒贈太保
公爲春坊左中允侍　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
子毎起立拱聽内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跪講
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弘治已酉擢禮部右侍郎毎議政莅事必傳經義
若卻西域貢獅毀黄村尼寺爲　先朝盛德事皆
公與左侍郎倪文毅公贊成之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改吏左侍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
祿爲參議公獨承諭執不可退與王端毅公上疏
論之靈壽獻大明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戸部駁議
弗得公會諸司具奏事遂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
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
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有踪跡爲此草
者以問尚書耿公公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
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拜戸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
其官公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仍止有中官

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
鹽價銀二萬兩公言鹽英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
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滯命止長蘆鹽
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歛稅爲織費公又
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
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
則與下考
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粮銀市之且戒
督粮官毋得沮格旣得旨公言粮馬各有職不宜
侵奪且引　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爲擬詞甚

激　上爲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
給事中曾昂以財匱之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
徭羨銀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盖以織造賞賚
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
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
三萬兩爲張燈具公言不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
之玩内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公言禁地非
外人所得入不過爲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淸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
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湊

銀就京師顧役爲之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幷其旁近民田
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地多
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創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節
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
而此獨加稅人將謂　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
又聞　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
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　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
異矣疏二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
者　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

請公一裁以法皆歛不得肆
公少受學于[illegible]吳政縉思菴吳旣謝事歲致衣一襲銀
十兩終其身蔡知府霖卒申御史綸罷官皆貧甚
並致優䘏久不厭其敦尚義氣類如此自爲小官
已志世用日待推轂公習聞天下事久置淸散兩
薦爲內閣不果入其爲尚書簡任屬吏親爲裁决
剸繁應變略無稽滯而秉正執法不爲權勢所撓
尤人所甚難者　並神道碑
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徊翔翰苑春坊者幾三
十年史局編摩貢舉考校皆舉其職

上在青宮公爲講官尤多啓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士而已一旦

朝廷畀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翕然以起及掌戶部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爲之有古大臣風　吳文定公序

張悅　莊簡公

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少而穎静十八從進士陳文璧游篤學力行已爲鄉里所推重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矣敢僞言以市恩聞者歎服在浙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

請託覬覦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所奬拔或出新進往往取魁甲爲聞人衆神其明而莫測其所爲用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使朝覲時中官尚銘在東廠任事衆群趨其門公獨不往銘銜之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公之名益彰　華亭縣志

爲工部侍郎　孝廟嗣登大寶在朝大臣相率上疏求去位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邪弘治元年遷禮部再遷吏部癸丑大旱公陳弭灾章郇小民崇儉素赦冗食禁濫罰

數條并修德圖治二疏皆嘉納之（嘉靖中撰墓誌）

在吏部尤爲尚書王恕所倚信凡有言無弗從嘗兩攝選衆議翕然稱允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加敬禮守備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延公賓上坐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爲時所重如此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遽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

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尊書本行而誤者尚書王公去位衆望咸屬公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其人懼而退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爲搢紳表率者四十餘年　縣志

公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靡日甚於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於待賓日常所費亦不敢少豐以助薄俗所尚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撤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年譜

黃孔昭

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南京
工部右侍郎

公年十四遭父職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
自京師扶柩返葬哀毀骨立既長執友建寧守賀
泼知其賢舉為松溪訓導不果公歎曰士之出仕
乃藉人薦舉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樓居讀
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

為文選郎中公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

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
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白頂人矯激沽
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
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
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歟務使用之各當其
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
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
敗衆始服公之正在文選者十五年

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
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一尺帛來餽亦卻去
後同考會試有以家人弁役以百金私謁此之示
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尤不妄交游
故布政使陳公士賢今祭酒謝公鳴治皆鄉人之
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一鶚既
歿念其子孱弱為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

奉詔薦舉異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
僉事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蓋公素所賢者士論
以為得人　並吳文定公撰傳

吏部侍郎再缺諸大臣以公名偕彭公鳳儀張公
時敏薦雖未調而望之者日愈不厭

公體貌嚴重不躁語戲笑沉靜自守厚倫睦族以
舊居讓弟女兒貧割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
為師歲出束脩為之助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不
苟製所著有定軒集　並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
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
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尚書張悅又稱其學純
有要志潔有為公正無私迫配前哲剛直無詭遇
出等夷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

張元禎

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
左侍郎

公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
之命爲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嘆
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爲國家偉器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
原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
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
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
甚衆有謂忠義恬退當今鮮倫又有學際天人之
許
弘治初召同修　憲宗實錄進春坊左贊善又上
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
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
會典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
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
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升
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又掌內閣　誥勅
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
講孝經小學
孝宗忻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覲曰天生斯人以開
朕也且將大用竟不果　王鏊撰神道碑

公少侍父疾籲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
召時不及躬歛憾之終身遇二弟有恩嘗建一莊歲
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鄰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爲
給帖書籍其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賾隱多所
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岸然不爲
下作易詩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
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脫稿爲詩文始務奇崛勇
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爲人所重莫爲
軒輊論議揭揭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再入宦途
益寬厚雖後進寒士亦與抗禮顧或爲貶抑要其
中容有所見賢者之不可測者固如此天每艱於
生才才者未必用有如公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李東陽撰墓誌

公癯然纖弱崖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人有過
能面折之爲文務奇崛毋作不經人道語恍乃削

異為同黜許為平淡造詣益邃深矣所交若陳布
政士賢羅修撰彝正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稱于時
公入翰林未幾即歸臥林下不起名高一時天下
士想望其風采一旦起之華要駸駸大用或者始
忌而毀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之
何如也一公之身胡前譽之多後毀之深耶其亦
命也已矣然公之名在天下固不得而掩也

神道碑

公三入朝皆以召命彼何人斯謂公躁競昔公臥
家薦章盈車未覩光霽徒切嘆羨今公居朝讒口
囂囂良心未喪亦或昭昭公豈昔異實妨賢路欲
尸公所匪公是惡公歿將期清議愈明讒者絕口
惜者吞聲古亦有言蓋棺論定磨礱渾璞益見光
瑩

賀欽撰祭文

楊廉序公文集曰先生身軀弗長類裴度目如懸
珠類東方朔細瘦類李賀神氣安定如山岳音吐
朗徹如鐘磬又曰先生名重華夷聽明過于一世
造詣高于一時其出言吐語固復絕于天下之人
人無不知之然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
讀先生之作昔胡邦衡以詩人稱朱子慮恐讀斯
集者或不究于詞章觀之故於簡末僭丁寧焉

劉大夏 忠宣公

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

公為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用事獻定交南策以中
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使者旁午吏數
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力
言沮之事遂寢

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為鮮
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鴉
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
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
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虜數寇雲中邊帥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
日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
輒獲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于
尚書與一往見公巽詞謝之然猶迫趣不已乃自
求外尋出為福建參政奉勑巡海海道兵久弛而
倉儲既乏勢盜卒難就理公曰在得人耳乃于鎮
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立造
戰哨舡各若干艘緩急異用首俞計儲立收支法
寨設一館而親督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 並湖實錄
前傳

公為廣東右布政時監督諸軍平後山賊軍人俘
賊屬獻中有一女子儀容閒雅步止羞澁公呼問
乃潮州士人家女被賊虜去長欲收為妾繼婦妬
忌背以為女也公惻然與憫閉在一室令二老婦
守之統軍都指揮王永意公欲得給與衣裳鉛粉
又半月出視光彩動人公問其所願欲答曰願回
本鄉公曰回鄉須差軍人護送千里之程豈能汙
辱乎乃擇里長見某者嫁之且以數牛賜其家耕
作 言行錄

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寢無主輒泫
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
不祀於義弗稱謀於白沙陳公甫為之立廟人感
其義不日而就

河決張秋擢公右副都御史治焉公既至乃集山
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以事關運道莫敢適上公曰
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illegible]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

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横波且防大名山東之
患俟其循軌而後决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
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
渭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
五旬而事竣　並前傳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粮草告乏公以戶侍簡命經
畫頻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粮草半屬京中貴
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剛取禍
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
在遠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
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粮幾千石每
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
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
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
買法有來告粮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
中貴子弟各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粮草陸
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
家人即餘以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
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
此耳　言行錄

公為戶侍三上章乞致仕　孝皇特旨令馳驛
養病病痊起用公歸踪跡不出里閈入官所行
資每問族人之貧賢者庶由進　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勅使臨門即携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公
來如饑兒之得乳母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
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廣人驩騃樂生矣　吳廷
舉撰壽藏記

壬戌陞兵部尚書時北邊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
官苗逵謀出兵圖之密言于　上乃召公問計公
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朝廷威德乃獲遁
免　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
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今將領兵遠有不逮且
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
况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猶似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悞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
能養其銳氣　上曰在衛有月粮從征有行粮以
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于運粮江北衛所困于京
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上
翌日詔各衙門凡有損于軍民弊政悉䟽以聞

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爲京師左右掖問策
公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
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
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遂勑京營都指揮
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誣公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後此軍者
所爲耳　並實錄
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
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爲此也上言
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
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爲事幸意減去人
夫即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
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尚
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
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孝宗
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公所裁之數
弘治癸亥四方奏災異幾甸四五月無雨公引咎
求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公陳
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軍
士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

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邊軍民之力運粮
而濫食者衆六曰磬生民之財買馬而私用者不
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
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干勢要十曰禁衛甚
苴公行奏上　孝廟一一准行之
公爲兵部尚書浮梁戴公爲左都御史　孝廟有
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
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
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
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
免各懷愧懼也
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
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
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先朝
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
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
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勑之弊也陛下所行宜
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
咨之內閣可也如因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

後世法臣不敢効順　上稱善久之
孝宗嘗召公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
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
者自召內閣行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
理便是太平　上曰大學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
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而言內
閣亦未可盡托
孝宗每召公入內庭奏事公至跪御榻前　上轉首
左右顧近侍內臣即退避數丈地伏奏事畢復來
侍駕一日公對久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

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興爾李榮與
某扶掖出順門外回榮且扶且謂公曰吾輩行事
不好處多老先生於　上前每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
也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
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
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並言行錄
戶部郎中李夢陽弘治中建言指斥政事之非者
孝廟怒下夢陽錦衣獄一日北鎮撫具獄詞以讞有
旨令夢陽復職他日獨召公奏事畢　上曰近日

外事若何公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李夢陽本內事關戚畹
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
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
衣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
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
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
公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公
獨對　孝宗因語及之公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爲
無足異者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
此公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爲天子皐陶爲士
瞽瞍殺人皐亦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事亦出此
似未可深責也　上頷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
擬無改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
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
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
不足用乃責令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

并賒借弘治辛酉公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淞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卓面不勝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飫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 孝宗惻然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為參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泄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顯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有不得所者公必蹙額不樂於公所得為者一一思以濟之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公平生於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故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其功德在人耳目未嘗泯也公歸後大臣有子不當廕而自乞恩澤者言官參駁不允因言公官居一品子孫當得恩典公兩陳乞今宜舉例以崇廉退朝廷從之勘合已到公一無所言族人以公長子和生已故孫如愚當蔭公不由其進不從北行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日先見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涯時劉瑾方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瑾方忌之其機無由發也爾入監禮部必請旨不內必及爾祖姓名瑾見之媒孽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賤令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于是

公為職方郎中聲價藉甚任滿三載朝中諸老皆欲以太僕少卿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其事當如何行其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不能奪公陞福建參政後為大司馬日嘗言所以至今日者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公平生宦轍所至不喜屬吏奉承有曲意奉承者未嘗喜不及者未嘗怒也

公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才者則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苟免也

弘治甲子北邊總兵官貝欽有李姓者求媚近戚以

惰于于　上欲傳奉得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
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人懇請　上命司禮監與
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旨傳奉尚書劉某且
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
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公授一帖子公啓視之
乃硃書某人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　上既命
兵部推舉只當以堪任者以聞如某人才望非帥
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　上徑從內批
出用李某其人到未久被劾取回他日公獨對
上乃曰向用李某蓋不得已今敗事矣朕悔不用

卿所舉之人也
公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為先所謂正
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於利固素知其澹
然矣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為而為即程子
所謂今之仕者為己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
以成佐理之功恐未可得幸孰思而自考之事上
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
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
馭無事不可為豈徒可治郡而已哉　並言行錄
公於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國有大政大疑

每召公至內殿面與參決所議事雖左右貴近元
勳輔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玉帶蟒衣元
賚之賜過出諸大臣之上賜誥有廊廟英姿湖湘
間氣之褒乙丑五月　孝廟賓天四上章請老乃
從之
公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
供饋減省宮府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正德丁卯
激怒于　今上將及禍太監甯瑾知重公者叩首
諫曰此　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遂免時逆瑾用
事日誅求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害公者昌言云

抄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潘尚書蕃毛總
兵銳獄詞連公姓名戊辰夏遂矯制差錦衣衛官
校逮公千戶羅某至廉知公貧雖以酒器為賄彼
堅卻不受八月至京繫北鎮撫獄同繫者教公行
賂為求生計公曰知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貸免死
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瑾怒欲置之辟會官議于
朝堂屠左都滽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
罪亦無耶法司比附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
人反叛律充軍十月遣戍肅州當時士夫以公出
獄為喜賃驢倉卒挾二童以行故人贈送謝絕不

受發都城口概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僧鐃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曰願公生還者已已四月到配所即買地爲墓作終焉計人問公何不挈親子姓侍行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得一官今充軍老死願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也庚午夏京師風霾蔽天寧夏寘鐇叛亂肆赦天下公得釋歸八月謹誅復公原官致仕 並後事藏記

公嘗預作壽藏于東山之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其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

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是自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共詞雖俚其事則核庶乎子之心安焉西涯李閣老見之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無用矣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有大功德者乎非人敢以相累哉 實錄

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墓幾弗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誦燕所教子讀書盡力農務常命督耕雨中曰督勤怠勞習逸成惰昔固之將以益之也

公爲詩文有自得之趣數奏疏議操筆立就而明白切要轉折流通足以動人西涯李公謂公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信不誣也公敭歷中外八遷厥官靖寇者三行邊者二治水者一皆天下之所謂難事而從容暇豫以能有成功壯而脩老而委順而皆不失己焉非盛德其孰能與于斯 並前傳

公平生不刻意作詩間有爲而作皆事核意真情

到意愜其如撫諭田州句云如何萬頃桑麻地天與夷人作戰場雖士官岑濬亦感動也出錦衣獄中有句云紅塵未了清時債白髮重來此地遊蓋公爲兵部郎中嘗下獄也謫戍甘肅過六盤山句云綠野誤違三品地白頭今到六盤山蓋以爲終于侍郎不起未必有此謫也謫所示子姪句云報國未能平海宇充軍終是累兒孫蓋以逆瑾有劉某求遂充軍批旨也又云猶有先朝宣召夢急趣黃幄面承恩蓋思 孝廟君臣相遇千載一時雖在謫所不忘情也謫所贈同事詩曰世事何人皆變

更遷城持戟半儒生盡刺劉瑾用事士大夫有罷
多譴戍甘肅也至於歸過六盤則道述其事曰還
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蓋公下獄充軍
事雖出于逆瑾禍機則發于大學士劉宇也宇河
南人嘗告瑾抄劄公云 言行錄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
當世未見有如此者 白沙外傳

公之爲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
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
誠懇切如司馬君實焉是故先民之遺軌也 [illegible]

邵二泉寶送公行邊詩曰司徒始受命朝野賀得
人謂公唐室晏謂公漢家恂千載有韓范公也真
其倫公有激衆義公有撫衆仁未至百草秋既至萬
卉春緩急在公手瑣瑣安足陳

蔡虛齋清上公書曰清戊午歲寓都下得拜送老
先生致仕南歸當是時老先生已絶念世途自分
與赤松子爲伴矣既而爲　先帝所簡在士望所
推戴帽然復起爲國家擔當大事無少趦趄前却
之態此豈止　世名流期以一節自高者所可
論其涯量也哉且老先生數年在朝廷天下士大
夫人人知其不可一日無者況重以　先帝之遺
托去之一字在老先生豈忍遽出之口而形之辭
哉彼人念不及天下大計識不剖破世間黑白而
徒顛倒公論以效順私門而老先生則因事見幾
欲以全一生之大節欲以全君父之大恩欲以立
士大夫之表則固宜決于今日之一去也然老先
生今日之去爲老先生計固得之矣若爲朝廷計
爲天下計則有大不然者不知誰當執其咎耳

林見素俊撰公神道碑銘曰粵古在昔嶽降星精

遂獻方格坐廟以行黃髮諭玆底裏孚契如水如
魚于斯允儼良臣惟聖商賓惟賢于是獻替一日
三宣風時海馴遺弓斯泣悠悠蒼天斯日何日
泰陵昂昂岳俯一方公化在東公神在旁

倪岳　文毅公

字舜咨直隸上元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少保

公父文僖公奉命祀北岳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公文僖以爲岳神所感也因名曰岳幼即知向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群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爲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吳文定公撰家傳

公生而魁岸秀異甫五歲聞鄰塾書聲即請入游間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外之理　王鏊撰行狀

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儼然望之如神天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綸有餘力每進講上前以古義傳時事爲勸其言剴切而味洪暢人儗之范祖禹

國朝自　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公以此議固所以尊　太祖然當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于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時又有言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復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奏　上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云　並家傳

上初即位言者蜂集皆下禮部剖析議擬多出公手遂釐正京師諸神祠淫名侈費裁革幾盡時議者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之祀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疑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頻缺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

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
說何可盡廢况七十二子名字自馬遷以来相沿
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於是從祀諸賢咸
仍其舊
進左侍郎時以災異求言公與尚書耿公等疏寅
畏天戒七事 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深嘉納焉
未幾復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加匱民日加貧
宜務行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天下地土有定而
宗室之封日增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
時裁約又言䆁齋醮省供應罷[illegible] 上多從之
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 上勵精以
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
黜奸貪進忠直時有旨召番僧領占竹公言占竹
僭侈為異端首
皇上即位先賜罷黜中外稱聖今一旦召復之豈不
為聖政之累西域胡人從海道貢獅公言獅者外
夷之獸真偽未可知且海道亦非西域當貢之路
詔還之 並行狀
為南京吏部尚書奉詔考庶官 勳別惟允參贊兵

部時留務叢[illegible]公秉正達變不激不隨百廢頓舉
兵民皆恃以為命吏部缺尚書 上選于衆特召
公至則釐正品類奬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盛氣
人莫敢干以私除目一下翕然稱快天下想聞其
風采 李文正公撰墓誌
鈞陽馬公嘗臥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
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粮銀價輕今少增之民
不病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
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
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豐梗
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令中外民疲財困災異
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
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
乎使思豐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
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
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
之
公自在翰林則已留心世務經史之外凡民生休
戚財計贏歉邊務利害罔不諳習爰大廷集議衆
相視莫發公獨慨然高論衆多唯唯以從一時重

國大計多公所裁定爲文立就數千言舂容暢達
自成一家尤喜爲詩下至官府文移細碎吏抱案
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構者有不能及
而法家老吏不能增損也　並行狀
公居常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
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䘏曰吾知冢
宰之職當如是
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聖謨深遠超出前
古當時猶慎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
更迭爲之後旣不行有缺止于轉遷而已百餘年
言行錄　卷之四　三
來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稍或自振迅發
相顧而驚以爲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多清確謹
畏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于時如胡伯始
而後已如文毅公爲人挺然任事不少還忌其亦
有大臣之風者哉　並傳
公所受誥詞有曰台斗望隆方作庶官之儀表詩
書澤遠丕揚歷代之聲華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碧川集
先生弱冠舉進士歷翰林編修侍讀以至學士嘗
修

英廟實錄及
憲宗文華大訓紀載之文秘在史局世莫得而見也
講讀經幄根據書史傳以時事開敭暢達有裨天
聽而回聖心者然其功尤隱而難知及出爲禮部
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兵二部參贊
留務入掌吏部如黜淫祠卻異物謹天戒守舊章
諸疏亦嘗考古義稽古典極陳利害辭嚴理正得
古人告君之體是其文見于敷奏間天下皆傾耳
注目顯然知勳業之所由建非苟具簿書循條格
之爲者誠可謂有用之文也
言行錄　卷之四　三
國朝父子入翰林爲學士並諡爲文實自倪氏始且
以文集繼世梓行者金華王忠文公之外不一再
見亦於此著一代之盛云　並李文正公撰青谿文集

張敷華　簡肅公

字公實江西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京
刑部尚書召為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公父洪為監察御史預土木之難景泰初以死事
恩蔭公為國子生公少負氣節七歲時里社有竹
木之祟公指揮群兒斬伐殆盡既受廛益勤問學
登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成化改元授兵部主
事累遷郎中多忤時貴或令邏者摭無所得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為浙江右參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
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
刻日使自歸身往諭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
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公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
宥之

擢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
價致糴遣使告糴因修學宮以傭直資饑者所活
不可勝計

巡撫山西歲復歉奏暫增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
祿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給大同邊餉多
用拆納公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運米民亦便之
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葬不得舉樂有妖僧據
山為逆群議洶洶兵部尚書馬公曰張公實在必
有處分比報至則公已授計令父老生縛之矣

總督漕運首黜武臣部運尤無良者權貴干請悉
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免利息公謂
連負乃下剝上擾所致而官為償貸大非政體峻
為之禁

公為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
讞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末減公執不可卒從
重議正德改元有旨令致仕公即日上道歸

公風采凝重辨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為遷
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遺命所屬猶謂不以
悖肯為子孫累蓋至死不亂也　並神道碑

世嘗疑清望之士不樂任錢穀公兩司財賦事皆
優瞻而冰蘖之節可通神明溫雅不隨果介不刻
愛憎喜怒不加之意端慮慎動凝然靜密而貪殘
矯偽者自革蓋其廉能公斷根于性本發于心源
實之以文章學問故抱負設施粹焉不見其迹自
可久而不變所謂大受之器　方洲集

初公爲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二公欲留官翰林
公與劉東山時雍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爲
名臣及公入内臺值逆瑾竊柄旋至廢斥廷論之
辭忽從中降公名乃在尚書之列暨于身後贈官
賜謚卹典隆厚一無少悋於是天下曉然知曩昔
之事非聖明本意而公論之終不可掩也
公平生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南都
稱四君子蓋指公與林瀚林俊章懋云 江西通志

戴珊 恭簡公

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京
刑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太保
爲御史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古器識有請
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挠群士帖服至無後
言遷陝西按察副使仍專學政政如南畿
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竄流聚爲利公刻日令首
罪民所闢田多匿税畧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
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盗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
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
縱其脅從千餘人事遂定
爲左都御史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
極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
官者再
孝宗親鞫大獄諸司震慄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折
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慎每召入奏畢而問至移晷
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
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泣 上亦爲之動容 並李
文正公撰墓志

公累以老病求退之
孝宗不允一日公私懇于東山劉公曰珝老病子幼
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
知于 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劉公議
事畢因問戴某近来何如劉公言戴某有病累疏
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 上曰彼數數来奏乎劉公曰戴某
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
日爲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
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
朕而先歸乎劉公以 上語告公公泣曰吾不得
返家矣 東山言行録
公德性和粹中取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
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嘗近厚禄仕四十餘年家無
餘貲一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手創章牘戻入酉
出窮寒暑不變敭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心著
身既没人至今道之不衰 墓志

林瀚 文安公

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
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爲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大畧謂今天
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
不無遺材淹滞之歎禮部議擬部令開貢四年
林近遷撰行狀
公在國學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
定立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膳
役銀歲以百數計公悉貯之官購置祭酒公署一
所合監師儒公廨悉備實公創其始也
災異公率僚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
弊定庄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望
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有御史自巡按執歸逮獄
二三儒生黄縁傳奉授中書公上疏言御史當俻
蛍寬宥以全風憲之職中書冗收回承命以杜倖
進之門則天命天討協天下之至公矣疏入忤旨
已疏自劾不報
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

重　祖宗之根本京城內外軍民艱窘宜量蠲賑
濟曰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春宮翊德宜擇
進修屏耳目之玩好戒禁苑之游觀曰撫綏百姓
以重邦家之根本各省兵荒相繼賦役日增宜節
省財力慎重名器曰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
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　聖祖開科取士之
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
正德改元特冢宰缺人給事中兵後御史石玠交
章薦公學優才贍臨事公平剛方素著廉介久聞
宜居其位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因災
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大畧謂
先帝奄忽上賓　陛下親承付託之重惟任大臣而
不改乎　先帝之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乎　先
帝之所貽謀黜遠近習而力體　先帝之親賢遠
佞不假貴戚而力行　先帝之割私任公戒飾邊
備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夷虜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　先帝
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學之實通于天下矣曰
集群議以決大政大畧謂　陛下嗣大歷服之初
繼體守成之時夫何近來旨由中出內閣之所議
擬者徑行改易所當謀猷者不預聞伏願上念
祖宗創業之至難　陛下付託之至重延接大臣講
求治理事無大小悉從擬議再召內閣預聞施行
務得政令之大體務合人心之大公其次曰改州
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
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
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
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雖集衆論之長而裁
制多公操筆言皆剴切無忌士論韙之然權姦自
是側目矣
逆瑾亂政素嫉公正直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
獨往送贐以俸金且議上章直之瑾聞愈啣之勒
令科道招詞連公同黨乃矯詔降公浙江左叅政
致仕公聞命即行怡然自得後瑾復矯詔指公與
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尚書劉公大夏韓公文都
御史張公敷華等爲朋黨頒示天下瑾伏誅御史
凌相等交章謂公德尊望重有經濟之宏規不宜
置散地詔復公尚書仍致仕　並行狀
方伯姚鏌謂公爲
孝廟盛時有韓治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

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雁君
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意
副陳伯獻謂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
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爲賢凡智獨
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凛然不可犯人皆以爲
名言
先生學問淵奧識邃而養充休休焉至方若員至
勇若甚怯温燠若可親而居中栗不可柔知先生
者容亦淺之知先生也廣充介而狹來公大而疎
先生兼其長而會其迹泯然者也　見青谿

謝鐸　文肅公

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禮部
右侍郎卒贈尚書
公爲編修時嘗奉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
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
講學以史冊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
隨矣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在南監勤以身教毋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皂
役錢以沛僚屬籍賸夫錢于官構東西二書樓以
庋鏤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
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
多在北監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衛面多狹
斜以爲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
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雇役餘悉籍爲公用
諸生貧困者亦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
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
之意
公秉介寡合性氣屹屹者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
然家居孝友自遵養後漸無意仕進與工部侍郎

黃公世顯爲知己始終不負婣黨知識困乏之者皆有周恤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常菜蔬食醴飲而已　並墓志

蔡虛齋清上先生書曰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先生道及盛德云秉禮執義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讀之又得遜志齋集及赤城詩集讀之三集者皆執事所訂定表章其所關涉與近時人所刊行泛泛者逈不類執事所養於是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勸向慕不能忘第愚下之資不能遂藉是以私淑爲愧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執事與黃亞卿公及前學諭趙先生之功大矣　虛齋集

許進　襄毅公

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擢監察御史出鎮甘肅山東風裁卓卓都御史陳鉞附太監汪直啓釁遼東爲御史強珍所劾公亦率諸御史論之珍被逮謫戍公與凡劾鉞者皆奪俸三月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遷山東按察副使監鄉試事有欲私貴家子者執不從東昌有武官子懷金挾一儒生飲于酒家是夜被殺有司疑生所爲備極考訊生誣服公徧閱商曆見酒家以殺之翼日買布數疋詰之遂伏辜

巡撫大同上邊事數條北虜入貢驕詐百出公嚴爲節制遂不得逞武邑王聰沐不律公奏置于法降爲庶人又奏太監石岩岩誣公擅用旗幟降知兗州府

甲寅虜犯西陲復命公以爲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吐魯番世讐哈密遣部酋逐其王入據其城久不復公與都督劉寧等出謁赤斤罕東諸夷爲聲援冒雪夜進城中人從亂者餘八百皆登臺自保公諭

使下或欲盡屠之公不可乃止

召爲戶部右侍郎刑部主事鄭岳下獄不以罪公疏白之聿見公會奏修省數事庚申虜入大同命兼左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進勦陳以無功獲譴或因以累公遂令致仕歸數年廷臣論薦者數十疏乙丑召爲兵部左侍郎督團營兵馬進尚書正德丙寅公上疏請勤聖學戒遊逸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方逆瑾擅政事多齟齬時傳公議瑾寢不能容乃以署員外郎再署郎中者爲非制謫令致仕又以公嘗薦雍泰爲失當

除其名而怒猶未解又摭其在大同時嘗籍軍丁出銀雇役爲典守者所劾故苛爲稽察因以中公幾至不測事未結而瑾敗朝廷用言者復公官仍致仕而公已卒矣

公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議論洶洶出若無不可爲者法尚嚴峻凡有請託多拒不行見者敬而憚之 並碑

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威信洽孚夷戎歸心一也小列尭效義我得夷財能制番囚死命二也善用諜人諜則中機三也哲言遠征不惑浮議不惑勞費四也首甄肯遁坐策全勝綏恤協從而安定之五也動思遠謀不急近功不多戮馘六也又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有後也宜哉 霍韜撰公

李香 卿未刊

國制文極於六曹天造不論夏寒經綸悃愊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

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王公恕 單縣封丘黃公紱 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

畜帷幄佐李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貧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苟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仲毀譽進黜氣餘滿盛公卿斂避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豎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横機巧自生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 李夢陽 擬貢尚

章懋　文懿公

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致仕嘉靖初進尚書卒贈太子少保

少游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畧然不自衒鬻與人交恂恂儒者也天順壬午舉鄉薦以易經魁浙士丙戌再至禮部褎然舉首入翰林爲庶吉士踰年拜官編修屬時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詩君謀諸同官莊君昶黃君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乂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蹤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　今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錐舍是亦無有不樂者君盍盡進諫焉越明日三君者同上章大要以培養聖德爲本如長公旨　上怒左遷君知臨武縣會廷臣有言　上頓悟遂改命南京大理寺左評事　王文肅公序

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己任而事多掣肘不得盡行所志嘗因歲序刲懺符題其門曰要使兇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

無才自愧虛縻祿有病惟應早掛冠雖盡心職業
顧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然識慮審貨公通
貿易以便商福安聽民採礦以絕盜海田認納虛
稅以便民假托清軍以擒秦寧之寇先行賑濟以
平尤沙之賊則又其善政之卓然者也行部積勞
觸瘴成疾考績赴部遂求謝事冢宰尹公慰留之
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
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
一介不取懋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酷多
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
之足矣尹公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爲具奏得從
所請時年僅四十一　從子掄撰行述

先生歸閉門卻埽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從者如
雲執業問難橫經而論道顯賢名公卿出岩穴隱者
仰止高風接軫于門貧無供具以蔬脫粟而餉之
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子弗識又有詰弗著述者
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
餘年元臣與臺諫論薦無虛日咸以出處卜治亂
焉　唐龍撰行實

孝宗勵精圖任儒碩北監既用謝公鐸爲祭酒辛酉
後特起公南監祭酒時方遭父喪力辭詔添設司
業聽終制赴官癸亥服闋赴留都視事大學諸槃
度尚德化厲廉恥六館諸生翕然向風豪傑有志
者排日執經質問所疑隨方而答人人自以爲得
師姑蘇尤樾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涕泣公許之或
謂例阻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
情也聞者歎服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
德改元丙寅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
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深寓忠愛再疏乞休未
允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
辭不待報而歸復三疏始得請時逆瑾擅權名卿
多遭斥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壁
之厖朴鄙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
人爲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
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
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
寡慾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一
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惟義之歸自出身
凡轉以至八座然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

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公所雅言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
地之體氣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
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
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
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
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
牧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
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
則一泰一否秖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

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
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吕氏鄉約庶可一變
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擘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
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
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
警拔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
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
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門人董遵稱公
學由乾惕德含坤章履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

之豪征退得遯之嘉遯作得漸之羽儀處得蠱之
高尚時止時行其道光明又似得之艮焉殆深于
易而善用之者也姜僉事麟亦贊公蓄德深厚喜
怒不形于色恩怨不繫于心矜伐不出諸口驕吝
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命
可謂稱情矣　並行述

公爲編修甫四十日偕同官黃未軒莊定山論上
元烟火非是謫先是羅一峯論首相不當奪情亦
謫時稱翰林四諫　林俊撰行狀

莊定山嘗稱公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

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飾
周畏齋時可亦云羅一峯嘗稱吾弟德懋雪力澄
山之才也　行實

嗚呼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斂華就
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貞靜如陳白沙公則
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
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
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
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　楊廉祭文

邵寶撰公祠堂記曰先生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

忠諫著翰林以經濟稱于海內自史館左遷涉歷中外未克展布晚始起爲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棲遲林壑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 上之初政有意用之問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於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于先生其共詩康靖之節平暢淳雅之文簡廉朴直之風在朝在野遐邇承嚮蓋不動聲色而耿耿迴瀾者蓋惇篤君子之論焉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光于世則豈可哉夫天下之道德烏乎定定于一而已矣大哉孔子萬世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也闢邪放淫勤一生以爲任大閑立矣後數百年而有董子欲黜百家于漢又數百年而有韓子欲去二氏于唐然其識與力皆不逮乎其志故汎然莫之能定也周子程子繼起于宋其識與力起然獨詣繼絕闡微爲世先覺而朱子繼之著書立言行于天下久矣先生以盛德負重望弗惑弗貳而扶衛之意惓惓其間蓋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未嘗昌言如董力辨如韓然篤信好古君子與之起宋儒于千載其可謂金許之後無人乎哉

韓文 忠定公

字貫道山西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傅

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裔公生時母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父因以文名

楊邃庵撰墓誌

公在工科時左都御史王越總制三邊邀功啟釁乃會劾列其狀及推德望懋著前吏部尚書李公秉兵部尚書王公竑於內頗涉兩宮 憲皇怒逮至文華殿考訊幾死

張潤撰行狀

南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留務一新屬歲飢米價騰踴死者相枕藉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節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墓誌

改戶部尚書召見諭以鹽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充邊餉公陳七事一曰革開中引鹽之弊二曰革興販私鹽之弊三曰革收買官鹽之弊四曰革買

補殘鹽之弊五曰革夾帶殘鹽之弊六曰禁越境
賣鹽之弊七曰革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莫棠
嘉納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時宣大聲
息甚急需索供億復值大喪大婚相繼幷內外支
各王府諸邊賞賜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緩急以濟
太監苗逵等征虜無效日費動逾千金力為舉劾
乃斷甚乞公督餉以圖中傷遂寢追究羽流幻術
計還節盜幣物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
正宮占引鹽乞討織造皆事干權倖然讐叢集人
為公危之公裕如也

武皇登極太監劉瑾等依憑春宮宿愛蒙蔽聖聰蠱
惑百出每以夜為日荒湛無度因而挾內令外攬
柄竊持威福倒置肆熖横空縉紳凛凛率自顧以
避公追痛　孝皇深以宗社為憂首倡府部科道
等官伏闕抗章暴露其狀鄉繼以泣乞置諸法
武皇覺悟毅欲俯從奸邪洩謀營救有地輙報中止
用是愈無忌手握口銜恣其播弄塗炭乃極尋崇
公細故捏寫旨意降級致仕給事中徐某論救謂
公寡慾清心數十年無伉儷之樂矯枉過直以一
子為刑曹之官比因忠憤所激不應停勒徐坐除

名公緣此再降級閒住復將子高唐州知州七聰
刑部主事士奇各為民仍假失落簿籍復捏旨差
官校械繫至京鞫錦衣獄會早朝投匿名文書于
丹墀歷瑾罪惡中言必欲害公報復急情瑾怒甚
監禁數月無隙可入該司具實上請仍被捏旨罰
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陸續再罰米二千石稱貸以
給庚午瑾誅公方詔復原職
嘉靖登極臺諫交薦起用賜璽書褒嘉尋以守正
被害加太子太保令有司存問復賜誥有曰比因
權姦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
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閽屹乎山岳之難摧甘奇禍

以忘家凛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
其壽康起文彥博于九衰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
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兹宣讀冊公俯伏感泣
痛惟老朽不圖復見今日
公夙肖正屹舉止凝重雍粹若天成加以奮勵充
養動為遠大作程自給舍迄藩岳部院四十餘年
歷事三朝受知列聖夙夜圖報黽勉以忠愛為主
晚斥姦權慷慨任重直聲壯節丕振中外晦庵劉
閣老嘗語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十年當其時只

後得箇韓貫道者　兆行狀

公年五十時喪其配聞夫人子[illegible]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為勸言及輙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為恭卒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温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瘵極責自奉甚薄清心寡慾如此所以剛特不至卒能與東山齊名也　雜錄

公平生政跡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犖奇偉

公素少疾家居好吟咏垂老猶能作楷行細字家居行義可述者甚多鄉里化之惟恐惡聲入于其耳

國朝文臣謚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大為當代名臣公德量槩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其疾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　並誌

質庵諫垣時不立異于物無所於爭而論事偲偲籌諸心體量諸事爲理當否物勢便戾政因革所宜蓋有人不能言獨言之者矣歷大藩以至中丞少宰司馬司徒廓大邃宏[illegible]簡而凝重休休然其人容物抑貶損親賢而下善以納吞遠猷根求教憲

默化潛運泯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蓋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矣當其時與司馬劉公東山都憲張公介庵稱弘治大君子　見素壽文

吏部請謚有曰愚同寮子而竟保其身[illegible]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

吳寬　文定公

字原博直隸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及第仕至
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始試久不售已絕意進取提學御史陳士賢見其文奇之敦勸就試爲京闈書魁試禮部名第一殿試之日魁選未定 憲廟已出御便殿趣讀卷衆亟擬以省元卷上既賜及第時論翕然 李西涯撰墓誌

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群籍爲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耶汴陰卞郎中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 王濬之撰神道碑

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學者稱爲匏菴先生弼東朝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爲
上誦之 今上在東宮學少間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
神道碑

初成化戊子議葬 慈懿皇太后于裕陵時已有
皇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弘治末
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慈懿之制矣內閣大臣覺其誤乃
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議未定 上頻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反覆甚勤吳文定公以學詹事亦與議一日衆促文定言文定乃云魯頌美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爲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歿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僉曰然遂奏請出徽號稱太皇太后立廟別祭竟從之 野記

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

執一卷曰哦其中每良夜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賦
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官儀人動色相賀公
獨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堪此勞哉及日講內殿
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強
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遷迴不進
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
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爲之冰釋　神道碑
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
分給之友人賀解元恩在京講疾遷至其邸晨夕
視之賀死殯之爲衣衾一月鄉人教官某客死于

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承命還所貸
自出白金爲衆先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李傑撰行狀
憲廟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掌府事久之篁
墩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
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卽
日上疏請以印讓上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
公　徐源撰行狀
公忠信弘厚天性學力夾成全德未達時家應織
人役徵擾百端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
行公台事或當許其時謂公曰盍一白之上官公

曰譬我不做秀才乃潛入金谿從以竟其事父不
知也里儇子以私憾公伺夫人出隨詈公于車旁
公召戒勿應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至事公
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
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黜
之亦未至是冢宰從遷佐別郡　野記
公爲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爲
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
硜硜苟隨言詞雅淳文翰精妙無媿古人成化弘
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然位雖

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蘇州府志
大學士王公鏊序公文集曰余昔銘公墓嘗評其
文矣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
永自謂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生頗好
蘇學其於長公每若數數然者及其爲文力去浮
靡一歸醇雅紆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
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已明興
文士代作獨揚文貞公爲之最爲其有典則也公
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位亦顯矣使獲當路
于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之所以

自托于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于外者歟

蔡清

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祭酒

溫陵蔡介夫虛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為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真有以見夫天下之賾象其物宜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學士宗之曰虛齋說也守無變扶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易學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跡奕詩文別出體格挻人心而繫名教卒澤乎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簪晦而間亦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公引入為吏曹竟復為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仇子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殁矣 見素序

嶬始來京師謁今大司成丘公公為海內儒宗不屑一世獨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于古人嘖嘖加嘆賞不釋口云 云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閒而內辨始即之固已使人忘其鄙吝及與之久處

不自覺其冀恭于中而優游乎其相忘于外也與
之論天下事治俗之隆汙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
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後當若何成敗
一以禮義折衷之其言精深剴切聞之者瞿然以
驚惕然有所興也則犁然有所得懽㤗是益服丘
公之知人而吾介夫果非庸衆人之可及也
並儲侍郎巏序
先生與孫九峯書畧云清所以見怒于寧王者一
是賀王壽旦獨去朝服中敝膝一件二是三司官
舊用衫一十五朝王而於衫二十六日謁孔子清

乃力請三司勿徇舊例俱用衫一十五行禮乃先
謁孔子三是王素有憾于林都憲待用讒人因言
清與待用頗厚王遂并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
於京師傳謗欲以併壞之四是王一日於宴待閒
故設機械直譏其不能詩文清姑據理對之爲稍
拂其意蓋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也至
于奏討護衛事清已知爲王積怒而同僚又有挾
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爲此累不敢輕自丞
以取容隨其多方措摭誠慮一旦死于無名則非
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吾一身上

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決意引
疾致仕耳
寄李宗一書曰清賤病已二十年非止今日宗一
之所素知而始終一貧債負展轉則雖宗一有未
盡知者茲不欲多及也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
經理一世康濟群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
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
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節令
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
好顏淵任窮夫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慰以見

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耳
先生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
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
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
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
手足無所措
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
賢自擬王應韶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並虛齋集

介夫蚤歲確立已有聞于士夫中年偃蹇仕途一時名公鉅卿無不改容禮敬之至于東南之士講學以求是當者莫不於介夫取正焉蓋學識操履如吾介夫者絕不多見也　月湖集

王雲鳳

字應韶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副都御史

公平生坐立言動皆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為性嚴察吏不能售奸當事無忌諱與人交偲偲不脂韋相逐為詩文核而奇能自作古與至揮灑詞翰更絕　錢榮撰送行序

先生二十歲舉進士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時

憲宗將豫禮部沿舊舉齋醮先生言於部尚書周公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為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可不允用王曾番貢獅子先生謂宜卻之尚書耿公裕用其議疏入得允天下傳為盛事

為祠祭員外郎郎中尚書倪公岳因災異疏奬政用先生四事曰懲邪慝禁給度停減齋醮議處宗室言甚剴切後度僧不止先生乃獨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

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
丁巳京城風霾踰旬先生陳脩德弭災之道大意
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奉諸事
上遂下詔求直言先生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
十三事曰勤聖學接群臣奮剛斷復早朝整軍衛
恤軍士清軍伍重名器禁私罰惜財用崇儉德減
妄費停路勘節供應停齋醮專巡邏寬馬價恤夫
役慎工作謹服用修武備疏淹禁開言路
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忽徹中外人莫
敢言先生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
怒令道士設醮呪死不驗及令校尉數伺先生出
入
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驚後騎馬下錦衣獄謫知河
南陝州
比至問民疾苦興利祛害惟恐後州城井深二百
尺民難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孫操廣濟渠水
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剖白匹夫匹婦得
言其情沈姓兄弟因甕爭訟則買甕遺之兄弟感
愧有勢豪謀利病窮民者必痛治之而又表賢者
之閭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拆泰山廟

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教人讀書自小學近
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
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
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為高遠惑於日用
之常勿過為詭異出乎人情之外以五要肅士心
以十有一行正士教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
禁士愆又立四科以待士立十政以牧士學政肅
清三秦豪傑之士莫不興起
爲副使整飭洮岷邊備軍法嚴明邊卒悅畏丙戌
逮逋其條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
為山東按察使關防凜然人不敢犯雖同僚有乖
理法者亦必曰慎勿使先生知郡縣吏之賢否博
詢密記以行獎貴一時畏若神明時劉瑾專橫因
前官陰使校尉緝訪無可刺舉事因以寢
丁母夫人憂歸吏部尚書張綵欲起復先生乃上
書力止之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始被命欲堅辭又
有遺書言執政者誦
太祖褒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
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

已泣而就道至無所餽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罷時國學教廢先生以十有七約示諸生約束太嚴誹謗四出先生不為動六館士子卒感服

養病歸都御史石邦秀通政丁鳳御史楊邦禎交薦其賢

上命巡撫宣府地方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書畧曰伏惟晋位太宰竊為天下慶而不敢奉問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多端每一把筆輙長太息而止近於谷文中始見陞少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晷

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様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

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饕餮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于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某迂疏孤蹤屢辱薦寵今蒙委以巡撫重寄感激之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向者臨歸寺中拜別妄有看不得幹不得之言此某之本心也況

今兩耳全聾調治不痊只當耕田納稅為畎畝之餘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著冠束帶恥惟俯垂憐念縱犢鹿于林莽之外投魚鰕于浩汧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某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倘執事他日觧重而南某尚當杖竹跨驢候門下于待隱之園或隨杖屨登金山之巔把酒酹江以吊千古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何足掛之齒頰間也

先生至宣府以便宜從事號令嚴明法度整肅條將而下莫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虜畏不敢

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

先生年十一歲時與鄉人立妓女過之拜而不荅同舍生或借其翁潜與妓女先生知之後以翁還擲之地下同舍生慙買他翁償之

先生天資豪邁狀貌魁異智識卓越器度弘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敢便與天地不相似理明義精視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遇事敢為機動矢發無留礙一有弛張上下響應雖權力弗能齟齬臨死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手記俱呂柟撰墓志

為陝西提學副使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書曰學文曰治事士皆興起建書樓于正學書院廣收書籍藏之以資諸生誦覽取人首名節次文詞斥遠貪殘之徒進拔忠正之士禁止僧道師巫之術其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忠直其法何景明刁子至關中見幸菴近山歌湖渼陂頌說戴公之德康馬呂段頌說楊王之政諸君子卽三公時所就士雖先後際遇有時而三公風教由此彰矣　俱雍大記

公與晉溪王公白巖喬公稱晉中三傑說者謂公廉靖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

王鴻儒　文莊公

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書

公敏悟絶人書過目即成誦甫成童作書端勁得歐顏法有親戚爲府史者者致公佐書郡守金城段公堅見公書奇而問之吏以實對遂召見歎曰風神清澈非塵埃中人也乃留居府中續食授衣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天合陳公選校士至南陽閲公卷驚曰此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成化癸卯發解河南丁未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務領倉庾出納明慎軍民稱便遷員外郎擢丹淮安督稅鳳陽皆有聲蹟於是衆益信爲全才

公督學山西以陶養爲本以文藝爲末抑浮崇雅先行檢而後詞華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人每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之

爲吏部左侍郎以甄拔人物爲己任好崇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亦趣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攸賴識者韙其言　金石珤撰墓誌

孝宗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論時政且及當時人才　上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誠不易得　聖諭是也劉公後以告鄉人吾胥外文相曰　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得大事予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行狀

公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一字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其所得宏博典衍文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嘗觀史每以歷代君臣之行事爲案而已從中斷之審得失辨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　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己之詳皆能一一言之至論當世之務原始必要其終可否成敗必證以古人之故至誠待物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由是士樂親之無問識與不識皆知其爲成德君子也　誌

鄒智

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以言事謫石城吏目卒

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群經子史一經目卽不忘嘗居龍泉庵貧無繼晷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雖數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未能或之先也 墓誌

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備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回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自存親識餽遺堅却不受

孝廟首登大寶明日常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鼐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効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恕徵聘至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雖善其言而卒莫能用識者憾之 並崔銑撰傳

公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當道重其人往往待以賓禮會總督都御史秦公紘檄遣董饉修書得居廣城白沙陳公甫先生忘年而友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得暴疾卒 誌

嗚呼古義不明古人不復世之號爲士大夫通經術者立乎人之本朝則唯唯默默偷以全軀孰有如君之忠直乎於權貴貨利也見之則掉尾談之則垂涎孰有如君之剛義乎弱冠之年無遵于前卓然自樹其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乎餞之以年殆

未可量然執此以往則固青天白日斷斷乎不可
磨没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傳
公非所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
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
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
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悽慨忠愛之意
溢于言表　立齋遺文

孫燧　忠烈公

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右副
都御史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禮部尚書
公天性明徹精于易春秋子史諸書靡不淹貫登
魁鄉薦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陞員外郎
中所司獄訟平反居多勅讞江西刑獄十餘年疑
不決者至則決之如流獲伸其冤者不可勝紀一
十二郡士民輒以神明頌之事竣復命方太監劉
瑾禁錮忠良虐焰騰熾公以廉鯁忤瑾連遭罰賠
瑾誅公始獲全漸次陞秩督餉閩藩掌憲貴陽東
臬右轄中州所至歷有異政　李操撰故實
巡撫江西時宸濠橫逆剝民殘政潜謀不軌公至
首舉官校之虐害良善奸民之侵奪財產樂官之
白晝殺人啓請具獄濠忌乃駕惡郡王將軍自懲
以法公知其意在文過姑置之間因巡歷上下察
謀于故舊之有權力者與共除之或曰彼逆謀未
露徒自中傷公以為然屢疏罪狀以聞俱為中道
豪細所匿弗得達復屢乞骸骨亦不報不得已乃
紆謀旁行將以除為之所於是與巡按御史李潤

范輅布政參議陳洪謨按察副使許逵先後協謀
時糧偹兵布官要害外以戢其黨與內以防其擧
動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偹以其實告御史蕭
淮淮乃暴其狀以聞於是遣勳戚重臣戒諭未至
而逆校林華自京馳報濠懼己卯六月十四日因
各官入謝生辰宴禮濠出立露臺太后有密旨令
我起兵監國公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
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
有　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却入殿庭易戎
服出呼公罵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亦曰
朝廷何負於汝而汝欲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獨
副使許逵反覆辨論且厲聲曰我輩亦有向大臣
今日何得如此濠大怒喝令武夫縛兩公及逵出
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方熾奄忽陰曀慘淡城中
男女無大小皆相顧泣下事聞贈官賜謚命有司
立祠省城春秋祀之賜祠額曰旌忠　江西通志
江右自寧藩強大以來荼剝生靈非特藩府之人
能爲害凡江之光棍役猾假名軍校佃僕者皆足
以害民而官府莫敢辨者幾十年矣自公之巡撫
也廉得其人悉抵于法自是寧亦憚公威德撿約

群下雖府中之人亦不敢恣故江右之民三數年
來方始帖席他如民有健訟則與平反之民有賦
役則與均平之民有詭寄之害則明立條約以清
查之民有盜賊之擾則申嚴保甲以消弭之民有
課辦之繁則通融料理以寬舒之貪墨者汰去之
賢勞者旌禮之所至必進諸生親爲講析經義修
飭黌校以作興之故凡可以康濟斯民者公必曲
爲之處而周爲之慮宸未嘗一日不計公以爲必
去此人方得肆其逆焱公亦未嘗一日而忘寧之
變也故公日問因徒量情牧贖及行所屬問刑衙
門一體准贖金穀故所在倉庫充實又申飭衛所
州縣民兵明立部伍按時操演所至躬爲簡閱務
得梟勇以應緊急征調皆所以預爲偹戒以防寧
之變也故公雖遇害未閱月而陽明一呼諸郡響
應亂人就縛兵足以用食足以餉者咸公平日先
事預防之績也　哀忠錄後
一川先生自少績學有名鄉會試皆高選居官恒
自許曰此心不敢不盡此身不敢不勞
公初暫處清戎察院御史范公衛命將至藩臬諸
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輒病議當卜址別建公

曰有正人無邪北際此民窮財匱而可爲我造新衙門乎仍舊貫而加葺之可爰移後堂何前數尺檻下隱故溝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 忠蘇記

公自下車以來日親庶政常至夜分漏下五滴即起秉燭而坐與諸葛公之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者同一意舊例巡撫官俱携家屬公任四載獨居恂如一日與岳武穆之不受名姝者同一心間關奏疏務揚奸惡以保宗社與甯武子之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者同一愚委身不去賊脇以兵而辭色愈厲又與文信公之從容就義者同一節 忠義録

公初遇害民恨不即死亂甫平長街委巷老稚相與扶攜哭公柩一日凡十餘祭一祭凡數十人至百餘人哭皆盡哀吁於此可以驗公之澤占民之恩矣 哀忠録

嗚呼令阿苟容生也何庸慨慷激烈死也何恫勲勞施于國而惠澤被乎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죄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隻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

王守仁祭文

陳茂烈

字時周福建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以
母老乞終養旌爲孝廉

茂烈先世浙之瑞安人曾大父以軍功注興化衛
總旗遂居郡之梅峯茂烈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
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
孱弱亟止之乃翦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
曰吾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
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

東所司以故事致贐乃謝曰吾窮時嘗授徒兩泉
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邪於是往拜白沙陳
公甫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告以
爲學須主静一退而作静思錄終身佩服其教

莆陽文獻

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𧖴之懿豪
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
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妒氏爲類
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擊強徐輔以寛當道尚
深峻徐開解爲寬[illegible]于上下官有賢薦而民有去

思考績歸至淮以乏其具東幾死所知覆以敝裘
爲救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
官而自繫風紀之重尚書佀者子受賂催者以道
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佀去而催
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辦
一蚊幬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盖妻子
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京薄皆人甚
不堪而泰然自足自少至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
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
土苴耳　林見素撰墓誌

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
其祿跡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
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
養又具疏辭　制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
家貧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贍不准辭茂烈以母
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以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
起號哭寢地疾轉亟泣謂岳曰吾平生所事見素
所友吾翁如不可諱惟身後是託見素爲治殮具
立其族子遠揚爲後海内大夫士聞而傷之御史
王應鵬列狀上聞詔賜坊牌用表宅里扁之曰孝

庶祀於鄉賢祠以優恤其家　莆陽文獻

辭免資養疏畧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建微臣亦荷收䘏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哉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劬臣因貧茹寡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之養竟未酬洧滴之恩且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

先生杜門養靜領悟深而充養熟隱衷粹行對天

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爲姚子嘗評第物品蕭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第子無讓焉薦者謂庶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　墓誌

黄鞏

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丞卒贈大理少卿

初筮德安府推官法理有聲部使者交薦之以考績留刑部主事清勤供職部堂咸遣子就學令掌一部奏牘尚書何公鑑轉兵部奏調鞏爲兵部主事倚任尤重正德甲戌進員外郎充會試同考官得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方二司郎中以母喪歸服除時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

尼其行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爲革自許何愚蓋有志于殉國也　莆陽文獻

補武選郎中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宸藩蓄逆上下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聯咸起而諍之鞏以其事出于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攻之者鞏獨疏六事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
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
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
子爲能愼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
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
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
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屛紛華斥異端遠
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
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躋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

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
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
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
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
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
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
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
不悅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
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明廣開言路
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

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
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
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
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大師鎭國公遠近傳聞莫
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陛下聰明智勇上嘉虞
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
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
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卽日削去鎭國公等名號

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
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
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
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
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
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
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
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寓縣
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
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

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
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
卽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
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
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
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
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
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
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
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

下者獨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
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
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
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
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
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
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
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

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
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
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
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
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
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
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
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
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
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于無本其何以安洪

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游屢
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
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
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
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
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
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
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惟
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

震見其疏稿簽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鞫五日杖百餘除名陞竟死肇體極脩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也　莆陽文獻

兩都盛傳君諫疏幾于紙貴蓋無不嘆其剴切者予得而讀之見其養氣之充析理之密疏中引詢書語尤爲的當一時諫疏無慮數十惟君爲第一　楊月湖書

肇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邨日中未舉火亦不以爲意於官府無絲毫干

肇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其素志如此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幾自成家莆一時人物肇與茂烈名行相次惜未究其用又皆無子而肇年尤夭雖然觀二人所樹立亦可與天壤俱敝矣　文獻

許逵　忠節公

字汝登河南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左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

公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令期月即能令行境內辛未春劇賊劉七等飈起畿甸焚屠城邑公先築濬城隍又使民各起墻屋外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撫按交薦其才超陞山東按察僉事兵備於武定州是時劉七等寇猖獗自陝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圮隍夷不格牛馬民欲崩去公力定之又亟築礮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未幾賊鎩翮以百騎劫德平公追戰於楊二庄一鼓盡剿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颶風敗舟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　高陵呂柟撰墓誌銘

公初爲樂陵令以靖寇功陞山東僉事尋轉江西副使時宸濠陰蓄逆謀陪克暴橫境土騷然公每繫縛其黨以杜其惡濠雖外敬而內實憾之己卯六月濠反縛都御史孫燧將殺之公反覆辯論毅然以爲不可濠曰許逵何言公曰惟有赤心耳肯從汝反乎濠怒遂嗾武夫縛公併斬之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蓋公嘗與孫公有先發後聞之謀爲人言所沮公既就縛慷慨激烈厲聲大罵不絕口曰我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死遂挺立受刑于惠民門外觀者壯之時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

江西通志

宸濠之變其積威虐焰已懾人于平日而危言悖怒又遽發于一時聞之者膽喪見之者股栗自非真知義命之君子孰敢與之抗哉而孫許乃能嬰其鋒而折其議密旨之索赤心之對益知有國家而不知有其身者比至臨刑罵不絕口可謂忠貫白日志烈秋霜者矣宜乎民之懷惠哀忠而殄冤供奉實天理民彝之不容已也

乞表揚忠節疏

陳獻章

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鄉貢士授翰林檢討不仕世稱白沙先生

先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山巾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生前一夕太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爲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既老更號石翁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聘君與弼講伊洛之學于臨川之上遂棄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也　門人張詡撰行狀

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其辭曰能飢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

用心臧善端日以養庶免物欲戕賊道德乃冒厥文
詞固糾糅俯仰天地則此身何足藏胡能追逸雋
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鐵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
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
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青德貴含章邇來
十六載蹤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
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
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
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斲喪良
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同往讓得之鶚曰龜山

不如也明日颺言于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
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泉賀欽輩皆樂從
之游欽時爲給事中聞先生論議即日抗疏解官
去
旣歸杜門潛心大業而道價響天下矣四方學者
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
無不致禮于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其賓客了不
知其囊之罄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
下古今事或至漏下疊疊不少厭倦江右左布政
陳煒等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書幣聘先生爲士

三郡士者師先生辭不往　並行狀
壬寅方伯彭公韶督府朱公英薦其才先生疏于
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
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
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
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欽授
翰林檢討不辭而去自是薦書歲至不行或勸之
著書不答弘治戊午遘疾越二年庚申卒
門人湛若水撰墓碑
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

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
開悟主上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
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
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
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　行狀
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吏部
公初辭疾不赴試越數日赴試一到部門復以疾
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詔與
翰林檢討且云親終疾愈仍來供職公謝恩疏云
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

日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遺臣子效用之初心也蓋南
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公無加損但
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　敬吾録
先生事太夫人甚謹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
動亟歸果然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
禱先生從之御史王興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
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倣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
乃止
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
命內人撫育如已女及笄擇壻嫁之
友人莊杲病遺書求先生門人知醫范規者往視
貧不能赴先生即備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死
生炎涼之別都御史朱英柩歸桂陽為文遣子不
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韶御史袁道經歷張畿之
殁也亦然吊胡榮母喪于新喻祭吳與弼墓于崇
仁羅倫墓于永豐訪莊昶宅于江浦嘗慕先哲宋
丞相崔菊坡之為人也迎其像為文祭于家隅坐
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
先生德器粹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給事
中賀欽執弟子禮肖先生像懸于家之別室有大
事必啓焉羅倫改官南京修撰先生謂曰子未可
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始疑先生及
得于覲感乃悔嘆即欲解官從學進士姜麟以史
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曰吾
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
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
子
先生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
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
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
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
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閫外者數年
先生答張元禎問學詩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
傳耿耿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
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縝藏
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
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
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
人素琴本無絃久之又歎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

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
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
主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基其後造詣日深則又
有以進乎顏氏卓爾之地位而駸駸乎孔子無意
必固我之氣象矣
先生始懼學者障于言語事為之末也恒訓之曰
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
淪于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
而見鳶飛魚躍之妙 並行狀
先生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

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
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
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
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
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
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
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
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
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外傳
朱子謂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是

詩若夫胸次高明識見洞徹則誠所謂振古之豪
也近年陳白沙先生棲遲衡門優游卒歲於吟咏
諷誦之際每稍堯夫不置則所以慕其為人者已
非一日矣予喜其所為詩暇日擇錄若干首間以
數言釋之用俗觀覽而已若白沙之胸次識見骨
髓花草堯夫不堯夫世之君子必有知之深者而
不俟乎予之言也 楊廉書詩後
石翁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
星其本乎曰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
其用乎曰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

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者乎
門人李承箕撰序
羅修撰倫送先生南歸序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
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
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
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不願
人之文繡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
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其斯之謂歟云云
先生不欲富貴而一貧賤獨何心哉志其大而已
矣

彭惠安韶䕶先生跡有曰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穎學于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又曰潛心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

林見素俊撰先生祠堂記曰白沙陳先生石齋之崛起南粵也不階一命甘韋布以老薦書聯絡迫部檄不得已起起而又去　憲皇帝知其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未嘗一日立于朝無得于言無所施于其政以收有尺寸之功然而孤風遠韻上溢旁流盡一世而仰服之身領者神

降聞風者意往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且化椎埋肚篋脂韋淤中之流聽下風而馴素節黜浮鎮雅名儒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可謂雨澤枯水熄焰風奪炎其盛矣乎　云　嗚呼元氣會而名世生在我南服楚春陵閩建安嘗載當其盛而黃雲紫水亦宇宙川岳于今參氣之會意者其時先生蓋當之也先生身長八尺右臉有七黑子開頰絶人舉于鄉棄而從康齋吳先生學康齋之有先生猶挺之之有康節先生始[illegible]求之傳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illegible]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

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以獨超造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與天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始終焉先生之隱與措施之大致于是具矣

　踰莆陽文獻

莊杲

字孔暘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
吏部驗封司郎中世稱定山先生

先生自少穎異長益不群貌古心夷學博志大就
之退遜若不勝衣而胸中多奇探之索之其出無
窮使人恍然若失而温醇和易又能使人戀戀從
之游而不忍去其爲詩以近代之詩俚俗可厭揠
唐人機軸變換百出往往追踵風雅其字畫亦然
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

戌登進士歷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江西羅倫爲
狀元議論風節驚服一時南海陳獻章至太學亦
隱然風動京師先生于二公慕其義醉其道情深
若骨肉灝然知有善而不知有己以己之未然而
信其當然於是訾類潑潑若各欲洗磨之不暇矣
林光撰墓誌

憲廟欲設上元鰲山烟火先生同編修章公懋黄公仲
昭上疏諫言甚剴切忤旨謫湖廣桂陽州
判行間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非言改南京行人
司左司副尋遭喪二艱服闋不起巡撫都憲王公恕
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卻之曰受
官辦以理私廬可乎

先生論詩文曰取乎内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
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斵輪之巧不疾不徐
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
形似者奚可哉其持身則慕伊川洪度斬然而難
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
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
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與醒聵
聵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于聞

見入耳出口至于没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
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
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弘治甲寅先生被薦有旨取用巡撫何公鑑躬詣
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
冦張公瑄輩諸薦疏皆出部擬非特旨也故先生
曰吾何以諫被謫既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
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
夫背　朝廷者杲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
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逭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

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亦我
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
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曰定山君之
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　朝廷惜賢矣
李但唯唯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復能用
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
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
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
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
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遷延野寺彌留日甚
明年丙辰八月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歸定山自
是屢告部不為題處時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過
考察尚書青谿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
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
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

莊濂名木撰墓誌

予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于定山瀟然灑落望之
知為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之言即先生之
學宜與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語我曰定山
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

問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　湛誌

白沙許定山詩曰影響驪駒等是勞風流今古幾
人豪但聞司馬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　白沙詩教外傳

定山詩初沈少陵既而讀劉靜修詩酷愛之近得
其數十篇秾逸益不可當遂與二公相忘矣文章
要為儒者餘事古今人善鳴者未有不自聞道始
觀定山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柴墟集

蚤年時文蹊徑脫去天孫雲錦機杼不與晚豪於
詩傲睨箕踞放翁橫逸庳節理趣藝山力諍詞臣
遠慮再起而病竟無所遇浦口清風以永終譽

楊廉贊

賀欽

字克恭遼東廣寧後屯衛人成化丙戌進士仕
止給事中世稱醫閭先生

公爲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
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抗疏解官
去執弟子禮旣別肖先生小像懸于家之別室有
大事必啓焉　白沙行狀

孝廟登極初內閣大臣首薦公特授陝西布政司右
叅議公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
眞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
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眞儒以充其
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
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
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
之或任之內閣俾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
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
祖訓內官之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
事而已柰何近年以來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

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之輩或陷主虜庭
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則
易后妃或邀功啓釁荼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
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
庫此其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
宜深鑒已往之弊末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
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
非惟爲國家無疆之禍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
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
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眞所謂守成
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
脩故頹敗之俗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禮讓之化
未行淫褻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
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
心自善矣疏入
朝廷允其辭而四事斥以浮泛罷之

賀克恭任憂中辭叅議之命不受極論內侍力爲
白沙幾至得罪而浮議已紛紛矣　鄉智與劉汝德書

白沙與賀克恭書曰三十年來意古人之學衆說
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

白沙先生詩云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寂寥委山澤千干來京都斯人各有分彼此何能踰枎秋風口清呼兒埋有與聊為王臺游言笑誰與俱風指意中人一坐一迦踟歸來看四壁四壁光如如聖道日榛塞誰武剪其蕪夫子久不見吾生何以娛常恐歲月晚況與音問疎申以伐木章一日三卷舒　並詩教

正德巳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懦遂先發衆衆縱火刼財城中大擾焚和戒日毋入東街驚賀老爺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撫

先生辭曰吾非上官獲保里閈足矣請之再三遂從數幹子弟十餘人往彼即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猶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壓刼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后日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史又報發軍來勦衆復呼譟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誹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

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傳習錄

陳真晟　布衣先生

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漳州人

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于一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敎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

及書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寄浙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須行　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學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　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於鎮海遷于龍岩晚定居于漳之玉洲卒年六十有四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

立石竹道彦題円

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鼎南布衣陳先生墓堤學副使姚鎮舉入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叢藏于家名存稿云　滇川人物志

寫壞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關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託于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區朝之忱于左右也

陳白沙書

予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羅倫復張都憲書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比昔日見頹靡殊可憂也　陳白沙與胡僉憲書

胡居仁　敬齋先生

字叔心江西餘干人

先生自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塾師畏之年十七八從安仁于同知學舉子業既而從康齋吳先生得心學之正退而益加充廣慨然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孥如對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探典墳之蘊奧究事理之精微存諸心而體諸身明其體而達其用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排異端振流俗繼聖賢之緒任綱常之責倡風偉節儀表江南　門人余祐撰行狀

先生家居日以悅親爲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愈兄婦外歸迷于門外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

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祔則水漿不入口
哭踊每絕方甦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
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功之小
悉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摳衣及門者
衆於是築書屋曰禮吾曰南谷聚徒講學語學則
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
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于禪騁詞失
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隱
然有自任意所著有居業録敬齋集　高晢撰墓誌
先生持己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爲己

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
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此王道之本也其初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
應不能償亦不較比後良窘人或爲之籌先生曰
吾何暇汲汲於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
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稊稗弗生何愁五穀不
熟　行狀
先生所著進學箴畧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
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
其畢矣　游德録

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
忠恕而七之游惜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乎
卑近以漸造乎高遠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
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
于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
曹無妄先生後僅見斯人而已真可謂儒者之高
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
于先生惜哉　袁吉序居業録要語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
書録廉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偏考國初以

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
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爲居業録其言精
確簡當亦粹然出于正者讀書録之外所見惟此
耳廉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
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
以識此哉　楊廉撰序
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
門退而藏修于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
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
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

録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于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册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此外則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

門人余祐撰居業録序

皇明名臣言行録卷之四終

跋近代名臣言行録

或有問於余曰東濱先生之録近代名臣也傳乎余應之曰傳矣夫自陸呂蘇宋以來述名臣者率誦言其燉而瑕瑜之義微矣宋南渡前諸名臣如范平章實内翰者旣已變面事讎又碌碌不能發明功名以自顯於世而晦翁有取焉取人與律已異也我

朝入閣史局往往焚草　液池雖麻堂纓緌之士且不得覩而況鄉徼儒生乎東濱斯録博而確善善而不諱何言乎其不可傳也然余於斯録也未嘗不三太息焉建文諸臣自附於夷齊之義受禍不忍言東濱以爲發凡自近始弗録也卽近如陽明及見素靜庵五六君子其綱常社稷之功風節政理之蹟皆斷然不可泯滅者東濱以爲公是公非弗久弗定未録也録起

裕陵　景皇間距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堅心正氣培植未完以故士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皦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見録於東濱也嗚呼君子於斯録也可以觀世矣何言乎其不可傳也

嘉靖辛卯季冬望日後學海鹽鄭曉謹跋

予錄近代名臣四十二人刻既成或有謂商公輅之忠亮秦公紘許公進之剛毅劉公健謝公遷之重厚李公東陽王公鏊之文學劉公忠王公雲鳳石公瑤之方正不阿皆表重當世他如儲公巏之介林公泮之廉羅公玘之直魯公鐸之淳亦不易得又有謂張公元禎之學槩而詘予饒鄭公智之氣節而死于獄雖皆未究其用固所謂天下士也錄宜無遺乃復考論得商秦許王張鄭六公附于各卷之末通前共四十八人餘則未能盡知非敢有去取也壬辰秋七月朔識再識

予觀東濱先生之錄名臣也以文章尚其學以事業尚其功以忠義尚其節錄以此三者而紀述繁矣君子觀諸其錄而鑒法備矣是故義正於君臣法昭於言行義言則文義行則純實至則足以立則鑒成鑒立則足以風人錄之意也錄詳而確庸以為鑒跋擴而闡屬以輔錄明也武而二先生以君臣之義辱教我公公敢不樂梓之以詔天下後世之為臣子者嘉靖壬辰月三日滁梁崔門拜手謹

史外三十二卷

〔清〕汪有典撰

清乾隆十四年淡艷亭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史外
明事類纂嗣出
光霽堂發兌

原序

訂頑搜輯有明三百年抗節死義諸賢論次其生平而爲之傳凡若干首屬序於予予受讀卒業曰甚矣有明之不幸也夫以死節之多寡定一代之盛衰此非通論幾見唐虞三代而龍逄比干接跡乎國家不能使其臣爲祥麟威鳳而獬豸鷹鸇日擊觸於庭陛如是而不論否以敗者無是事也有明享國三百年剝喪士氣之最慘毒者凡三燕藩也魏璫也闖寇也他不與是當是時士有稍知節概靡不以生爲可厭而死爲可樂覗穴胸斷脰如饑食渴飲之當然此吾訂頑所以蹙蹙太息而列傳之所爲作也觀其激昂跳踔如沙場秋肅劍架磨而戈鋋戛也其冤沉恨塞如陰房鬼火氣慘懍而聲嚶嚶也口褒筆衄追狀於數十百年之前其人之軀幹短長鬚眉蠕動靡不躍躍紙上而呼之欲出吁訂頑以奈何不能自已之胸寫奈何不能自已之事故以訂頑是編爲得意之書非知言者也予長列傳七十如伯夷傳之參以議論者葢不多見今訂頑是編噫吁慨歎反覆咨嗟者爲多有不屑規規於傳記者意在訂頑之微意也歟

濡須新安間有兩汪子焉濡須之汪子則名有典字起謨者也攝濡牧者馮君君子也爲余道起謨之爲人貧而能樂嘗步訪之見其籬舍蕭然頹屋中擁几著書不一問薪米客至與談談無倦或饋之酒盡醉然即不飲而興亦陶陶然人但見其瓶之罄踵之決而未嘗見其顏之戚也余聞而異之時未及一見已馮君手其所著以示余讀之則詳求有明一代之忠義核其事蹟而加之論贊感慨噫吁一唱而三歎如讀歐陽學史記之爲文則又灑然異之既而守新安者入都余代庖焉至彼而汪十槎菴投一帙所

言鄉約也以爲老生常譚耳置之嗣槎菴來索其書自謂如芻豢之至味不食者不知乃異而取讀驚而與之通於是槎菴乃出其分年學字及禮例二編以進蓋皆有用之書也嗟乎世人之不知學也久矣蓋自卯角至壯至老父師斤斤而命之子弟娓娓而習之無非所以干祿者蓋有數十年而不效抑或數百千人而不一效則未有不悲其術之不工而益求工焉苟工矣效矣則又欲以其術施之於所治之人聚生徒而旣廩以課之於是其詡詡然託其邑爲多能文之士而其長吏亦因而獲作人之名意抑何其陋而不知所愧也而如兩汪子者可謂知所學也已矣而獨惜其年皆老雖能言之而不能及其身以行之也然苟得而傳之於後焉讀而感感而興起則小子有造成人有德其於兩汪子所著之苦心亦可以快然而無所負也乎然余故貧吏力有所不逮起謨館於季季氏之昆季將梓而傳之而起謨之心知莫不爭先佽助共襄厥成焉是何濡人賢者之多也吾知槎菴之書亦必有聞而興起樂爲版行者矣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重九前六日分守廬郡天津介山王又樸序

大江之濱有修士焉曰汪訂頑爲諸生數十年蕭然陋巷足跡不入市廛好讀書每有會意便忻然忘食暇則怡情詩酒放浪形骸之外中遭坎坷門祚衰薄則益偃臥不出息交絕遊客至長揖而已人或目之爲狂爲傲余初不識也然心儀其人必獨行之士解組後僑寓郡舍往拜其門見其舉止渾樸自是讀書人本色與之遊過出所著史外相示且曰生平志在忠義每讀史見古人之卓然持大節者輒三致意焉惟是宋元以前代有成書其軼見於他說又多言人人殊世遠年湮是非末由考据惟明代去今未

遠赫赫若前日事迨其末季逆闖流焰大命垂傾於時烈士貞女奇節纍纍皆正史不及載者憶童時父老輩猶能言之慮其終與溝瀆之諒同湮沒無稱故旁搜博採參互考訂綜覈一代忠義彙成一書余觀其書大抵叙大明潔議論發皇而要有一種激昂慷慨之意貫乎其間此則作者之至性流於不自知者夫忠義至性耳以至性之人傳至性之蹟固宜其言之深切而著明矣宣幽起滯激濁揚淸功豈獨在一世哉微言大義尋墜緒之茫茫涑水紫陽之遺也

年家弟青州[illegible][illegible]撰

史外　序　六

春秋之外無信史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若史失則誣自古已然後世避忌紛更史官之筆益多掛漏惟夫汲古之士閉戸窮經胸中了無成見往往搜羅軼事發微闡幽其所表見實有以正前史之訛而補其闕此汪子訂頑史外之所爲作也其平日篤志潛修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詞章之學雅所不屑獨於往哲之芳躅足以翼世教明大義者必綜覈其本末而表章之嘗見有明一代忠義士多於前古正史所載甚詳然其間或有處士鄉祉布衣以及深山之野人幽閨之碩女從容而就義

者不可勝數史多闕焉乃歎曰知人論世儒生之責也抱殘守缺學者之羞也且前代迄今百有餘歲相去未遠不以此時考訂而傳述之將終聽其泯泯乎於是廣稽博採有美必揚無微不著積數十寒暑而成一書彷太史公列傳體凡如干卷雖窮巷幽人亦必詳明剖晰爲立一傳令觀者忠義之氣勃然而興大半皆正史所未及其筆意簡潔明淨離奇斷續而又丰神宕逸慷慨淋漓殆善學龍門而入廬陵之室者歟余嘗寓滇江得與汪子遊幸投針芥出其所爲書相示余受而讀之知其意不在文章也於是

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金沙同學弟王斌拜撰

忠義別傳凡例

先生之學貫串經史而所得力者尤在子長孟堅益自壯歲嗜學所爲詩古文辭甚夥晚年益肆力於古意度雄遒波瀾壯濶其議論成敗得失瞭如指掌尤爲不愧前人是編創始雍正癸丑告成乃在於今蓋彌十餘年之辛勤搜羅廣備考核精詳叙事議論閎博曉暢足以廉頑立懦振衰起靡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讀者宜究心焉

先生於有明事蹟詳加輯訂年三十時曾著有明[illegible]類纂一書分門別類部帙頗繁無力授梓茲編專取節烈非故爲掛漏緣各有體裁不容遍贅也

是編託始之時正史未　須書肆所傳布者類如稗官野史蕪穢不足觀間有出自名手者或是非失實毀譽無稽如程翰林濟世儒竟謂無其人先生細爲搜訂不使奸諛謬蒙美名忠義横遭汚衊恭實具有深心大力焉迨正史頒於學宮先生乃攜是編就尊經閣下重加校對並無舛訛益自喜曰是可出而問世矣

忠節之士盛世所褒

本朝崇奬節義隆恩亘古未有所以教孝作忠之意至深且厚如福唐林三王之臣守節不屈死者特加旌美先生初爲史可法瞿式耜諸傳頗用自疑及讀正史乃謂同人曰

本朝寬大如是奈何自守拘墟之見乎故諸傳一遵正史暢所欲言並無隱諱

燕王舉兵以靖難爲名其後累朝子孫臣庶仍而不改此自爲其尊親曲護先生謂既已易代則當正名定罪曰反曰篡不容假易已而得正史觀之其書法正自如此知董狐之筆百世洞揆也獨建文出亡時事竟附傳疑畧而不書而抗節諸公其本末亦不甚詳悉如方公之十族景公

之鐵帚剮肉鐵公之大鑊爇油概從刪去此固正史慎重之體先生仍據別錄存之懸此公案以誌千秋之恨云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異於史家也先生亦倣此例而總目之曰史外取胡文定公史外傳心之語亦異於正史也

諸傳後論贊亦間用前人一二語如孟堅之襲子長而總斷以己意亦有就本傳中抽出一事而發以已論者不拘拘於尋常格式也

諸君子傳有爲前人已作而無別本可參則仍存原本下

著其集之本名論贊亦署本人或有文不大佳稍爲刪易亦仍署本名不敢襲美也

先生家素貧自曾祖文學公父孝廉公咸以教授生徒爲業不治家人產故藏書浸少往往從人借鈔文性踈懶不時收拾或隨鈔隨爲友人攜去亦漫不經意其後沙鏡亭先生共爲搜羅故是編事實得於沙公者居多同郡諸友亦或時時郵寄雜籍以資採擇是以徵考譜當較他本爲更優云（文學公諱會龍字劍飛號延津 孝廉公諱國鼐字衡玉號鴨罍登丙子賢書）

死節諸賢載在記傳者固彰人耳目而本郡數公或有未

經表揚不入正史者先生訪諸遺老叅以傳聞務求其實悉爲傳述常恨足跡未出戶庭不能遍歷天下廣羅放失博採遺聞使青燐黃馘不終槁沒四方有志君子果能聞風興起各述所傳彰微闡幽不無厚望矣

紀傳敘論惟子長具曠代逸才得左氏三昧至班孟堅講究體裁而生趣漸減厥後嗣響寂然先生沉酣諸書故記序處獨具爐錘或一人止序一事或一傳兼敘數人或一事錯見數傳頰上添毫栩栩欲活深得前賢不傳之秘唯議論處詞旨大放未如前人之蘊藉爲有含蓄耳要亦時會爲之不如是而不快也

明亡於賊而壞於閣臣本兵督理之不得其人故先生於諸傳往往欷歔及之宋慶曆中韓范富公罷相歐公所最感傷毋於當時名士序誌之文三致意先生實同此深衷讀者勿以印板文法繩之嗤爲重見疊出也

先生忠孝性成廉介不苟家雖貧人無敢以脂韋之行爲先生言者毋張燈讀太史公書至淋漓痛快處輒激昂慷慨滿浮大白掀髯疾呼達曙未已袋自十歲即從先生遊先生屬吾傾箱倒篋悉以授之恨袋駑劣不能發揚先

生之學稍報萬一是編授梓爲畧識其梗槩如此

門人范允袋謹識

先生是書經數十寒暑始克有成其初論次諸公時勢
亦隨所見而書於各朝次第本末先後未及按部排纂
每傳中提案處端緒原委不無層見疊出授梓將始編
次朝代故有不及刪正者然文體已成裁剪殊難讀者
諒之　先生推誠待人乃爲刻工所給寫鐫易手版多
不一　司馬王公捐貲補換始成全璧佩兹盛舉用識
不諼

表弟
劉紹基　劉宗壽　范允表　范允燮　范允裴　洙耘　朱錡　朱翀賢
門人
陳士進　朱推賢　朱書巽　范允乘　范允福　劉宗憤　劉宗炯　劉日第

姪頁宗　季炳　字文蔚　洪之瑾　洪之瑯　沙成裕　沙長慶　沙餘慶　沙成基　洪之瑛　洪之瑢　鍾朝選　李重　范良寬　陳桂林

仝識

史外前明忠義別傳

目錄

男艮箕校訂
受業姪艮宗
川人劉宗燠仝校
紹基

史外目錄終

史外卷一　前明忠義別傳

無爲汪有典訂

太史天津王介山先生鑒定　同學諸子參訂

門人于婖仝校

方正學先生傳 附方孝友等

先生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又稱小韓子浙江寧海人高祖重桂鄉貢進士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教諭父克勤濟寧太守事見循吏傳同母兄孝聞異母弟孝友祖母葉母林庶母董仲父克家克家子孝復以奏請減賦謫寧夏慶遠衛軍姑少卿盧原質母妻鄭子中憲中愈女二壻王稌死國事忠文公禕之孫先生生平傑然必爲君子賤文章而貴道德恥刑罰而尊教化發明聖訓敷陳王道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執贄從遊號爲方氏朋友門人者抵衆洪武十五年以薦召高帝一見奇之謂太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材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薦召至高帝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獻王師事之扁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正學先生泰閔帝立召入翰林

直文淵閣被殊眷是時帝銳意用先生先生亦欲佐天子建太平之業倣古周禮用官大第更定會燕王反南北用兵未及設施而國事去矣嗚呼王政之不行於今二千餘年矣泰閔承高帝戡亂嚴威擊斷重典頻行之後濟以寬仁二二年間路不拾遺童稚彬彬禮讓謂非仁義既行之效乎天不悔禍釁起彊籓酷虐殘殺烈於跖蹻自壬午篡弑以還天地元氣斲喪略盡僅一仁宗稍稍煦咻而年短祚促譬之積惡之家子弟成材率多摧折不逃降殃理勢然歟爰是以降王澤絕息纖禮之君類皆信用僉壬戮辱忠良姦璫權相疊柄太阿雖有救時善政功效確然然皆出於申商刑名之學狹隘酷烈生理益以剝削又况一變而爲叢脞之形再變而成鈎纂之勢士怨民叛財盡國燦一亡而不可復振矣小夫豎儒每咎先生不遵泰閔篤親親之誼夫燕王驕悍就國之初即陰畜亡命修武備怏怏耽耽已非一日舉兵南下假清君側之名遙削天王之號司馬之心路人知之矣當此之時含齒戴髮且思奮挺操戈惡難君父周公之誅管叔夫豈得已大義滅親名正言順即泰何以是病先生乎且燕王既與齊王榑親兄弟也

奪衛倒落不遺餘力豈不可行之於建文者獨可行之於永樂乎至高煦效尤則謂侍臣謀國不當以黃子澄為戒此非其良心之忽動恕已而累人固其陰狡之性深周身之防慮廷臣黨煦為齊慶封之言耳非所謂觀物則智自斷必厲者歟況夫建文四年屬之洪武與宗廟謚還以懿文諡死父讐死兄抑又何心豈皆先生有以致之歟先生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為二十八篇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他雜著又數十百篇凡以樟王道之淩遲還斯民

於三代也孔子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先生事恭閔纔數年耳顧以迂濶責之事後成敗之論何足據哉燕王兵至京師宮中自焚先生持哀服晝夜號哭鎮撫伍雲等執以獻先生大罵不屈繫獄遣人諭意不從既而議頒即位詔於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先生乃召出獄杖哭闕下聲徹殿陛燕王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予法周公輔成王耳先生曰成王安在燕王曰渠自焚死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子燕王曰國賴長君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曰此朕家事先生無自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先生大書燕賊反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燕王曰汝不顧九族乎先生曰便十族奈我何哭罵益厲燕王大怒搩宗支盡抄之毋收一人輙示先生先生罵益厲九族既戮則及母黨妻黨交游門人為十族當此之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之外親族謫戍絕徼者復千百餘人七日而後磔先生先生罵聲不絕至死乃已時年四十六孝聞已前死孝友就戮時先生目之淚下孝友口占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愧

先生之弟姑子盧公原質字希魯洪武戊辰進士第二人官太常少卿坐黨族其家先是燕王以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銘嘗受學先生令召之先生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先生既致命鏞銘拾遺體瘞聚寶門外山上甫畢亦見收方燕兵勢廹先生自分必死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妻鄭與二子憲愈先自經死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婿王公稌字叔豐受業先生與鏞銘等謀瘞

事坐奠逝繫燕王念其祖死國特宥兒欲用之辭不就痛
念先生名蹟日就湮沒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爲家
傳行狀並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卒傳於世初孝復之謫戍
也攜宗圖以行先生赴難時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孝
服洪熙間孝復子琬以赦歸里始克云先生祀謝公鐸請
孫枝一葉是君恩謂是也或謂爲與忠親潛邁先生幼子
德宗言謬矣而他本所載余學夔並俞允睿龔先生遺孤
後有爲南昌司訓者亦非也其詳具載崇禎閣臣朱國楨
所輯先生傳後

史外　卷一　五

汪有典曰嗚呼秦政赫連勃勃振古之窮兇也然未嘗有
十族刑鍪自開闢以來忠義屠戮之慘至明爲極而燕王
實肇其端死難亦惟明爲盛而先生特冠其首方燕王之
南下也姚廣孝啟之曰殿下入京愼勿殺方孝孺殺此人
讀書種子絕矣嗚呼惟先生不避十族之誅讀書種子乃
所以不絕也廣孝輩烏足以知之哉朱國楨曰方先生以
聖門之學擅蘊氏之才高皇帝養之建文皇帝用之庶幾
可與教化而遭時大阨退不得爲巢由進不得爲周召卽
求平世卿士不可得則有成其爲方先生而已武皆必更
改制度爲無成或憐以激烈沉宗爲太過噫太祖之制誠
可無改也直易視北平以潤色太平爲得意謂君臣千載
一時不可失耳乃建文知遇如此謀人之國至於極敗不
一明目張膽抗言之而黯黯付此身尺組刀圭間比於溝
瀆成何局面金陳和尚兵潰城破俟殺掠稍定然後出曰
令日明白死後世必有知我者一武夫立志猶爾何況先
生凡忠臣孝子遇大不幸之時之事一有顧瞻便生退轉
則所謂叩頭乞餘生者何所不至而豈先生之本色哉至
溫陵云建文止能長養死難之人才而不能長養輔弼之

史外　卷一　六

人才是天地能生亂棘鐵幹不能生黍稷稻粱也且三四
年中何長養遽便得此其意蓋指高皇而又姑隱其辭務
求可喜暗寓推敲另是世間一說存之不論可也方祠碑
曰當夫金川啟鑰皇祚頓移固曰此家事曰周公輔成王
成王而既逸矣新主舊臣不得不死文皇不得不殺先生
以一死自誓衰麻號哭討不反顧文皇以必殺之心脅以
不卽殺之勢先生卽欲自死快死亦何可得是八百七十
三人者斷肢交首於前愈殺愈勁愈勁愈殺譬如隤山之
丸勢不得中止蓋至血肉已盡形影都消死者浩然孤死

者忿然桀然怒不少殺而其計其威固已窮矣窮則悔悔
則思亦寧不坦焉若喪曰柰何以家事累若曹而特不可
以告人萬機之暇進而孝陵轉而東又四顧天下踌踏蠢
蠢敢非而不敢書敢書而不敢出終無以釋然於天下於
是修文競武遷都播■終其身不敢自逸甚至硨榆川之
役曰吾本無利於天下諸君子何自苦爲喬三百年來恬
熙無事狩而還斷而續追唐虞三代之盛則文皇帝之功
而先生及諸死節者櫝激之力也夫忠臣孝子所以糜爛
不回者豈惟千秋日月之名其心謂不如是天軸絶地維

折人類滅故決然以己一綵爲繫期於安天下而止今文皇
帝之功可以謝太祖卽可以謝成王與先生遺詔特祠正
是善繼之大而先生以一死安天下其魂魄所之太虛來
往任夫自逃自續與後之人自憐自歎自碑自記而終無
怨於殺者夫張許不能爲唐文陸諸君子不能留宋而先
生獨以聚寶一片地固有明萬世之業豈非亘古亘今忠
臣之第一乎

寻次正學先生傳本之鄭端簡吾學編其他一切制行
槩爲刪去獨標死難一節從其重也凡寻所論次諸先
生傳悉倣此例故較他本記載不無掛漏至先生[illegible]
德宗抄沒時魏澤匿之余學夔俞允還毅之此吾學編
所未詳載寻得之他本私喜先生血胤不絶故特附記
之及讀朱氏國楨所輯遜國臣傳辨先生後嗣甚悉則
所謂德宗者乃子虛烏有而先生之血胤竟絶矣遂依
朱氏易之葢先生以十族廷爭時止知萬古之綱常爲
重何暇顧一已之嗣續亚不必曲爲假借以有血胤爲
先生幸也伯夷叔齊何嘗有子孫香火哉朱氏之言固
方氏既無噍類雖克家子孝復於洪武二十年湯國公

和城海上加賦寧民毅然赴闕奏減謫寧夏慶遠衛軍
携宗圖以行先生死難時止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
幸脫洪熙遂宥孝復子琬援例抱宗圖告奉戶部浙字
一千一百二號勘合調海門衛軍尋釋爲民由是方氏
之的胤始歸成化十八年方石葺先生遺稿謁祠琬孫
方志淵出迎方石喜先生有後且由軍赦回故于書律
詩一首贈淵內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遺稿尚存歷
代世守乃志淵故有仇人曰葉琰者遊於海鹽得見鄭
端簡恣其說遂入傳中然猶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

金來者軍册之訛也而淞江人俞斌原竄丁販布於寧欲悅其籍且艷慕鄖鎮結黜生復祖吾學綱竊改縣志於名宦魏澤下摘去黄前三行插入托孤一段指幼子名德宗捏出俞允任免名色求弇州作復姓記淞江人益張大其事造祠立碑纂歸宗錄至寧海瀾告侵奪知府洪都淞人又主其說訟者數年前後提學副使王畿周延光查明黜革方氏揭奏於朝始定蓋天啟四年事余在政府親得而正之所謂遺族赦還京者直實錄也然斌之後冒廩冒貢而真方氏幾掃地矣僞之足以亂

真如此又先生身後之一厄也

鐵司馬傳 附高巍等

公諱鉉原色目人居鄧州洪武時以國學生拔授禮科給事中賜字鼎石遷山東參政陞兵部尚書建文元年秋七月燕王棣反削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三十二年殺王臣署官屬誓師南下是時離高帝勘亂之日久遠海內蕩平文恬武嬉將不習戈甲諸武臣子爲大帥者皆雍容講藝恥言兵事耿炳文稱老將至是北征李景隆代之景隆膏梁豎子寡謀而驕未嘗習兵見陣妄自負文武才統兵五十萬與燕兵戰輒敗棄其師逝公與參贊高公巍出臨邑

誓酒同盟起集兵于固守濟南燕兵射書入城招降濟陽諸生高賢寧教諭王公省門人也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射堅守不背下當此之時燕兵攻之急城且壞公則夜幕藍帛裹以葦蓆畫白縫若城而潛令人補築之燕兵堰水灌城衆大懼公曰無恐計且破之於是撤守具令人登陴哭而求降出千人伏地僞請命燕王大喜謂諸將曰此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而自守徐圖江淮可以得志於是退軍率數騎渡橋直至城下公則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戒俟燕王入城時呼千歲即

下板壓殺之比燕王入門門中遽呼千歲板急下傷馬首
燕王大驚易馬而走走至橋伏發撤橋橋不可動乃得逸
去於斯時也燕王之不死者僅如髮既免則大怒復合圍
以礮擊城公書高皇帝神牌懸其上遂不敢擊出奇計毀
燕兵攻具屢敗之相持三月燕王憤甚計無所出遂引兵
去公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遞賦慶歌激發忠義燕
兵畏之遂不近濟南已而抵靈壁至宿州公率兵躡其後
邀擊大勝於小河中原震動燕王欲棄師會中官有招者
而淮上諸將亦連敗京師遂不守公擁殘兵在淮南爲人

執以獻縛至背立廷中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背
顧爇其肉納口中問甘否公厲聲曰忠臣義士肉何不甘
遂磔之舁大鑊熬油數斛投其屍頃刻成煤炭導屍使北
面轉展向外內侍用鐵棒夾持之使正對笑曰爾今亦朝
我耶語未畢油沸起丈餘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
如故時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八十三母薛亦八十餘並海
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充匠尋戮
死妻楊並二女發教坊司楊卽病死二女誓不受辱高公
魏遼州人以孝行旌授前軍督府試左斷事坐罪謫戍貴

州關索嶺建文帝卽位歸田里上書論政事其一言親藩
帝深奇之語略見卓公敬傳燕兵起從李景隆參贊軍務
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
之誼遂遣往燕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
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
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
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
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
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

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
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
明詔來見大王者何哉誠夙許太祖生當廁首死當結草
故求盡一言卽頸血汚地不惜耳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
居東若大王收諸始謀者檻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
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
須當與周公比隆乃慮不及此遂傳檄遠邇大興甲兵襲
奪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
漢吳濞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

有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聚衆數萬奕起而横寧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客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叢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大喪未終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以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迂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景隆兵屢敗自拔南歸二年五月遇公於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守京城破縊死驛舍王公省字子職吉水人爲遊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義而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死子禎判蘷州亦抗節死女靜閒燕兵至濟陽泣曰吾父必不生矣三遣人訪竟得遺骸歸葬高公賢寧被執燕王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欲官之賢寧不肯受其友紀綱勸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舍而事新主固當吾食廩有年義則不可綱言於燕王全其志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謂黜生也

汪有典曰嗚呼燕藩之變與吳濞同而燕獨成事者以諸將非其敵也耿炳文以三十萬衆敗於真定李景隆以五

十萬衆敗於北平盛庸以六十萬衆敗於白溝河其他諸將非敗即降降者無問矣而敗者又不即誅益以長閫外之玩故曰用兵在於選將選將在於定謀爾時大勢既已瓦潰獨公一人竭智盡能且戰且守夫曷有濟朱參軍說公収合潰將直抵北平搗其巢穴燕回顧家室南兵躡之合燕腹背受敵大難可平公以南將駑材無足恃不聽人頗憾之不知燕王之才非宸濠比宸濠駑馬戀棧故新建得成其功燕王傾國而來計不返顧劉季不惜烹父奸雄狠鷙夫何所難即破北平益以南下於國事總無當耳夫

濟南之役燕王幾已成擒而卒脫去白溝夾河槀城諸戰燕又皆得風助嗚呼三代以還皇天於亂臣賊子往往曲爲保護而賛成之亦何怪與逆之徒紛紛接迹於世也乎

忠節錄曰李文達天順日錄記鐵鼎石死義甚烈二公皆鄧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死後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鐵同官至二女爲詩首章所謂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何人乃敢以此語聞上乎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立齋閒錄云公於三十五

年十月十七日遇害子福安發河池千戶所克軍父仲年八十三與母薛安置河南一女四歲發教坊似與文恪少異二詩或出好事之口然當時以鼎石非內朝臣雖數奢上且不屈而尚未至族誅朱國楨曰死節諸臣一經發配如投黑井或沉或爲蝦蟹所弄同歸於盡皆當暗啞漶付之瞋瞋好事者捏出鐵女二詩讀之嘔穢欲吐女不幸而叔又重不幸遭此枉誰爲明之者前錄所辨最妙其餘教坊諸語皆削去隣於擴清有功建文諸臣多矣予按鐵女所爲詩錢謙益列朝詩選亦爲辨

舌朱彝尊明詩綜謂吳中范昌期題老妓卷詩載集中珠玉王文恪非無識者獨紀而傳之何耶

齊尚書黃太常合傳

尚書諱泰溧水人洪武二十年應天解元明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太常諱子澄初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七年鄉試第二明年禮部第一歷官太常寺卿初高帝封建藩王地大勢重亞於天子而燕近邊得專制賜以甲兵衛士尤盛爲不逞之徒歸之訓導葉君升疏言分封踰制禍患立生帝怒逮問死由是諸王益無忌會高帝崩遺詔諸王臨邸中無奔喪燕王不從强入臨至淮上尚書請急出敕勒歸國當此之時燕王憤甚已耽耽有取代意矣明年

復假入覲直馳皇道登陛不拜氣剛勢逼朝廷患之先是高帝時諸王率悍悖蒙謹篤恭閔爲太孫曰太常爲東宮伴讀坐東角門謂太常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盛卒底亡滅大小强弱之勢不同順逆之理異也及即位有告周王橚與燕湘代岷四王通謀不軌者帝召太常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遂出與尚書議削諸王兵權尚書謂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圖之太常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乃可圖於是

逮李景隆襲執周王而遷之雲南燕王上言請出宥帝惻然欲中止二公爭之未決趨出相語曰縣官婦人之仁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入言曰周王已獲可慮者獨有一燕擒燕則大事定矣燕王出猶有功威名日盛及今不去後悔何追當是時燕王僞稱病而謀逆益急告變者亦踵至太常曰成大事者不顧小信因其久病正天與之時先人者制人此之謂也則以備邊爲名出兵開平諸鎮而更置北兵守臣燕王遂舉兵反以索姦臣周公輔成王爲言耿炳文者老將也子尚主最親李景隆者文正子亦門

第胏腑當此之時拜炳文平燕大將軍領諸將進征連敗以景隆代之則又敗廷臣請正罪不聽太常撫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燕兵至淮上帝不得已逐二公客使募兵而以黨齊黃告燕求解兵燕王曰此緩我也不聽益進兵金川不守遂入篡尚書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所乘馬處爲人識墨塗之行遠汗流墨脫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送京師不屈死之誅九族太常至蘇州與知府姚公善倡義勤王亦被執見燕王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即此位若欲用臣

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乎燕王辭頗屈問卿博學善讀書不比方孝孺執迷朕將悉赦若罪曰經史累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耶況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爲訓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怪者燕王變色曰此天命有在問汝欲借兵日本勝我果有之乎曰皇祖起義兵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宗衛王室北敵胡壓不能征靖而反內噬若臣引夷內攻與殿下逆謀何異燕王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令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甚矣令引江西所錄族人六十五人妻族

外親三百八十人至皆斬之燕王曰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讞何罪責書於紙曰湜本爲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此兇殘後嗣甚不足法王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歸史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磔死年五十三尚書一子甫六歲給配赦還嘉靖中鄭尚書曉至溧水見其五世孫光裕即六歲兒後也太常至穎州姚公造黃册編籍其長子珪爲道士更名玄徵守譜籍次子玉爲弟正更名珍修守室家皆作崑山人太常臨難後彥修搽骨充解役收骸骨江行夜藏焦山一愛妾在墼所爲紙牌祀之忽晝

晝大風發瓦攫取其主去後裔孫黃熊與蔣乾同以上塚爭地致訟遷出登祭忽地中聲如雷黃氣上沖裂一玉御史劉璉驗實上聞表墓立祠吾學編云一子走易姓名爲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後復姓有黃表者字汝明中正德辛巳進士燕王既纂立之四年有以齊王榑之變告者召其諸子並削爵爲庶人安置廬州已而谷王橞漢王高煦俱謀逆則又削爵安置訓衎臣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澄臨刑爲諱

汪有典曰嗚呼削藩之舉搽之太驟而遣將用兵復多乖

舛事後責備二公固有不得辭其咎者然燕王狠鷙沉猜謂可以德感說動姑少寬假宜無禍患者即燕王曰氣或存亦未能決然自信不背叛也何者虎且翼甬勢不得已也論者謂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桐天下不稱逆文皇即舉兵南下豈過僭非其倫設辭助攻此固與於逆亂之尤者也彼其馳道登陛自擅不臣獨非顛覆太祖之典刑顧可恕而釋之而罪專責上乎即云大杖則逃未聞大杖則反戈也由是說也蒯聵之殺小君爲諸子而輒之稱兵爲幹蠱乎又謂當燕兵薄城有如建文天子誡將吏

且毋用兵拒出九卿中官數百人城外雍雍然旄幢御蓋以親王禮奉迎曰闕殿下欲法周公輔成王成王敬速以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朝設周公所負扆以待此則所謂揖讓救火放虎自衛彼燕王者果低首下心反風滅火曲盡臣節而事孺子王乎嗟乎委弱肉於餓虎之側而幾幸其不食必不可得之數雖駑材昏童亦斷斷不出此矣且夫賊亂之人固未有顧名義者也既爲楊廣何所不至而且謂是時文皇勢不得引嫌自退必且假手必且推刃以据天下之不韙夫以帝王之尊社稷之重而爲嘗試一擲

以賭換亂臣賊子之惡名其得失孰多乎意蓋欲歸罪二公故不覺言之誕也斷斯案者其唯朱國楨之論爲平允乎朱國楨曰北平兵起專以齊黃爲主名坐曰亂政曰奸黨且遵祖訓訓兵待命夫復何辭然請以建文時勢籌之上承高皇之重下值親藩之強主父偃之策迂緩何及於事火在眉尖非優容即削奪不過兩端抑事有未易言者周王悍悖此皆孝慈親孫子也當高皇時已恬不知畏何有於建文乃高皇可以父道訓建文不得不以君道臨何者高皇先天而天不違者也患在外不在內草昧之甚骨

肉間義不勝恩建文後天而天不可奉者也患在內不在外極重之勢堂陛間恩不掩義而文皇以天挺之英名則叔父強則幽燕威名既重羽翼略成直馳皇道其何能堪重以告變紛紛南之圖北北之抗南勢所必至而勝敗存亡之機已豫定於冥冥之中矣二公受建文知遇恭既親承顧命黃亦先有成言書策自當如此若一意優容人心難厭究且陵夷終於亡國此在庸劣如漢之桓靈甘心受制謂仁明之主强力不二心之臣肯泯泯爲天下萬世笑乎君可逃逃之不可死之臣則盡心焉盡命焉又盡族焉

道如是止矣若輕著口角有誤國失策**纍纍**之語此又與於陳瑛之甚者也文皇亦且震怒矣

史外卷一終

周大理傳

公諱㝷字松友鄱陽人舉秀才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尹
文中官右補闕燕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防禦東昌捷
至陞大理少卿燕王既篡立召方公草詔繼召公及高公
翔皆衰絰至哭聲徹殿陛王召公先入令更服公曰死即
死服不可更王曰九族俱應死而傳抄提恐之公大罵不
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聲不絕王怒縊之死以石
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籍其家孫傳慶與其族

二百十七人皆縛至市斬哭聲震天兩列御史咸掩淚陳
瑛者逆黨也性殘忍王屠戮諸公瑛之力為多至是亦色
慘孜子傳福年六歲充錦衣衛軍一女入功臣家曰郡奴
親友坐累死者數千人傳福十一歲即出幼戍交趾六十
一縲而死郡奴方四歲母任就縛時自懷中墮地一卒提（按勤天日不忍）
入功臣家皆憐爱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猶臥也稍長（昔不得不書）
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癹畢污面禿垢不作人狀功臣家
亦不以人類畜之後以赦乞丐歸誓不有家年五十六而
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亂貞姑公家故址左右荒榛時
見光怪火之有一猿獨哀鳴徹曉稍夜人不敢行嘉靖初
御史胥叔方疏請誅釋戍籍人得允文移長史訪楊邑門
忽旋風捲入天際日正中若蒸霧彌翅日午迄申復返邑
正堂中人皆異之

汪有典曰嗚呼公少與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哭祠中以
忠義相砥礪嘗一夕於壁題曰君亂出盤系以詩太祖過
而見之竊以問得其名及舉秀才入見帝曰此題詩鄱陽
壁者耶因命逾籍其不遺一善如此在於燕王則不然其
於忠臣義士必根株盡絕乃已奉天刑賞錄謂公夫人

既死有把與狗喫之旨婦女何辜又何其積怨深怒若
斯之極也

黄侍中傳

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榜姓許洪武甲子貢于太學領解登上第胡季安爲祭酒太祖以諸生許觀鄉試會試殿試皆第一特詔褒奬之是爲國初三元也除修撰[illegible]禮部侍郎改侍中[illegible]與方齊並見信用建文四年燕兵已迫奉詔募兵上游督諸部勤王至李陽河聞變痛哭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刹磯湍流中死之時年三十九先是公度國勢不支知夫人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而夫人果被執發配象奴伴持金釵給象奴出市酒肴急攜二

女盡家屬十人沉淮清橋下死一日賽 燕王得公冠束舄肖形斬之族其家逮及姻黨公屍順江流而下夫人屍溯江流而上數百里會聚焉方夫人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影每陰雨輒見彷彿鬟鬢側立清溪居民時見冠裳者一人攜二三女郎立溪畔人爲公也駭歎立祠而以夫人配食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篡弒之殘虐未有甚於燕王棣者也夫革除之際忠臣義士式閭封墓固無望於季世然如許保保之逆命禁于燕之思王保全之道高帝之仁風義槩

訓定以敎忠孝而動頑殘且此猶異姓之臣亡國之俘不得與宗國世臣比燕王去高帝無幾時也夫豈不聞高帝乃篡國之後舉君父教養愛惜之人材族然瓜蔓酷等妻孥甚復逞淫刑於既死之遊魂殘魄不已促乎劉誠意語高帝有云殺運未除然未開乾坤殺運專爲忠臣義士而開也豈三代以後之天弑父弑君陷於氣數之中即殺士殺賢不得不出於情理之外乎迨至榆木川之變死非正終屍徒錫櫝此與沙邱轀輬亦復何異況夫高煦效九錮釘骨燼語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練御史傳

公諱子寧初名安以字行其先本江西淦東東山人父信遷三州是生公三洲南爲王峽峽後爲縣公貫縣人也洪武十八年會舉對策以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修撰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爲吏部左侍郎拜御史大夫燕藩變起李景隆用兵屢敗召還公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景隆文正子驕汰妄人觀望懷二心帝以門第肺腑故不聽公憤激大呼曰壞陛下事者必此賊也臣備員執法不能鋤奸請先伏誅因大哭求死帝駭而罷朝先是

耿炳文敗帝問誰可將者太常卿黃子澄力薦景隆舉朝爭言其不可帝獨然之親餞之於江滸賜犀玉帶斧鉞而召炳文還京亦不誅燕兵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衙府紀善周公是修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齊黃怒且詬公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齊黃愧而止燕王纂立指揮劉傑縛公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公噴血而前曰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者亦數百人公死時有侍媵抱匝歲子匿民間得免展轉入閩僑保六世孫綺爲新寧陳舉掌書記萬曆戊戌陳計偕入浙有江右生楊應祥同舟先一夕夢公持緋來謁心異之比入舟見書記侍側雅皙不羣指問何姓綺以本姓對生心動叩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綺不應而泣數行下生疑駭固叩之初公被擒前一夕取血襦大書標字付侍媵者世閟之不示人綺緘於衣領中至是言其詳發之有光燁然上冲者久之生亟以百金贖綺陳不受遣綺綺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恒且九族赤矣歸將何爲生益賢之歸家具白當事者以幣來聘授以巾服置田廬百畝俾奉公祀一時聞者嘆息謂天道非遂無知者

竟爲歌詩紀其事公故峽人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分峽江爲縣而淦東東山實隸峽淦與峽爭立公祠淦之人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峽人亦復之至爲訟詬詈太守錢琦議兩祀乃定琦爲立碑系以詩曰中原龍戰日萬國撼雷風天意別有主人心獨在公青山無斷骨白日顯孤忠到此看臣節羞言靖難功

汪有與曰嗚呼以奸雄之姿而挾以帝王之力夫何所不至哉然而不能奪匹夫匹婦好善惡惡之心公殁百餘年淦峽之人爭祀不衰即當日之腹誹目怒於淫刑以逞者

舉從可知矣前中有二蔡一君謨派一京派京子孫斬京所爲與人言毋自詭爲君謨從蔡祖宗之奸邪不齒於子孫若此方黃諸公燕王所目爲奸黨者甚夫榆用皆變屍且未寒仁宗即諭侍臣方孝孺黃皆忠臣宜從寬典雖有孝慈不改幽厲可畏也夫

卓忠貞傳

公諱敬字惟恭瑞安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遷戶部侍郎公有高世才讀書十行俱下終身不忘立朝慷慨英衛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悉爲給事好直言或以大剛則折爲戒曰吾知盡諫職耳禍福非所計也時諸王在宮中服飾與太子無辨公乘間言於上曰朝廷視效全在宮中此紀綱所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

建文初燕王來朝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北平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帝曰燕王骨肉至親何能至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默然燕王既入篡責公不奉迎曰此非前日奏裁諸王者耶公厲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此燕王欲殺之而憐其才且曰奸臣皆欲害朕敬止欲從朕內地耳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勸公不聽姚廣孝爲僧有重名公每輕而抑之銜甚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沼吳王衍不殺石勒

而始終襲行陛下所藉爲重者在也勢敬言見用一至于南面猶中物耳豈有今日哉遂族誅之公臨刑嘆曰變起宗親禍無辭我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終日如生後學士劉忠愍公傳其事私謚曰忠貞

論有典曰嗚呼恭閔之朝君臣交孚人謀不臧天亦厭其德矣論者謂罪尚公總謂帝曰各處親王驕逸不法皇上所當慮也臣恐賢如周召東平則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之豈有不順服者哉監察

御史韓公郁曰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遷周王於京師迎楚王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諭能反乎藩不聽者夫公之言曰我非至明莫能察幾非至勁莫能斷當是時太臣謀國意在才疏識暗智短膚淺多是措之謀間外解亞夫之將烽火近於京畿柔輸弄於便殿秘計欲剪親王廣曹無從救又乾坤叱咤首鼠兩端然薪寢火借劍無人國勢至此欲無亡得乎李曹甸齊黄諸人功之首罪之魁罪魁誠建文功首與戒亂夫事後而論罪或然矣功何有哉從而爲之辭仰齊黄亦浼覬也

景御史傳

公諱清平鄉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試禮部第三人廷對第二人授編修歷官右僉都御史燕王謀不軌公奉命察燕邸動靜燕王譎之言論明快大被稱賞既篡立諸臣死節者纍纍公審恭閔帝出亡圖興復獨自詣燕王燕王喜曰吾故人也即仍其官留北之時燕王目齊黄諸公爲奸黨榜姓名於朝堂而赤其族公倜儻尚大節人不敢犯門私有妖兆一女與公輒避之天下無少長稱正人即交口曰景秀才公素與齊黄諸公善又數預兵謀懷慨殉

國難至是獨委蛇侍班人頗怪之公之侍燕王也雖曲柔待變而義不能無形於色燕王亦不能無疑於公會欽天監奏有星犯帝座甚急其色赤一日早朝公獨著緋燕王心動執而索其服則取衰麻帶劍躍起奮立慢罵曰欲爲故主報仇耳燕王大怒曰且無論天子即親王敢爾公曰君背畔高皇帝令爲亂臣賊子即已非親王何乃天子大罵不絕聲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含血若有所噀衛而前直噴燕王衣燕王驚起而走而如士羣臣侍殿上者咸愕眙失措遂剝其皮草楦之械長安門鐵帚刷肉至盡碎礫

菴成程公籤之得剝之坤曰剝極而順吉卦也居之丁辰
四月公卒先是是年三月應能亦卒帝慟逝喪兩亡臣哭
而葬菴東方恭閔之祝髮而逝也其至神樂觀殉從亡
者二十有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
池人翰林侍讀史仲彬一曰史彬吳江人編修趙天泰三
原人程濟朝邑人一曰績溪人行部鄭洽浦江人浙江按
察使王良祥符人一云黃巖武進人四川參政蔡運南康
人刑部郎中梁田玉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
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灌黃巖人鎮撫牛
景先沅人王資劉仲教授楊應能俱杞縣人欽天監正王
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洲吳江人薛公為二十二人約
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比邱楊應能道人程濟葉公應賢為
三也往來給運衣食者六人馮灌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
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
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老王趙天泰適衣葛
爾衣葛翁時稱天台子王之臣家世補鍋號老補鍋牛景
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餘俱遁相應援以濟緩急
汪有典曰嗚呼燕王既篡之後肆其虎狼殘殺之心密網

深求忠臣義士幸而獲保要領族姓者蓋亦絕鮮矣其遯
逝者卒多湮滅不可考好事者或與致身錄大都傳聞異
辭然義關名教君子寧過而存之[illegible]且此諸人皆從亡之最
著者也予故附載之俾世之學者知方卓諸公之外尚有
危身奉君刀鋸鼎鑊所不惜而卒亦莫能及者夫亦笑啻
網深求之徒爾為已而人山[illegible]海堅忍幽眾於台怪而
之中怨彼者而嫉者日瘦吾軀以死欲求其行事而不
可得者當復何限也哉

程翰林傳附高翔等

公諱濟陝西朝邑人一曰績溪人以明經爲四川岳池敎諭高皇帝崩帝初即位未踰年也公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請豫爲備先是洪武十五年詔選高僧入侍諸王僧道衍以術干燕王謂當爲天子燕王即之道衍得之既之藩日操車馬與道衍謀其與人術士之流謀不軌伺中外甚爲久有日矣而帝謂燕王骨肉至親非所宜言朝議公誹謗逮至京將殺之公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遂下獄明年燕王反赦公爲翰林編修燕兵至淮

上廷臣有請出幸湖湘或浙江以避者方公孝孺謂當堅壁以待勤王之師議不決公曰守亦亡不守亦亡然守爲是乃定四年六月乙丑燕王犯闕吏部侍郎蹇義戶部侍郎夏原吉等暨編修楊榮楊溥吳府審理副楊士奇世所謂三楊待詔解縉所謂解學士者也率先羣臣迎燕王叩頭勸進當此之時帝左右惟數人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焚之挈三子變服出走倉皇復棄三子於宮門長吁欲自殺公懇入宮衛帝請曰數也不如出亡臣當從當此之時少監王鉞進高帝所遺鐵篋公碎篋得度牒袈裟帽鞋剃刀俱備即爲帝祝髮從鬼門出帝遂爲僧號大師教授楊應能御史葉希賢亦祝髮從公偕出黃冠自以造物之幻也高帝以皇覺寺僧頓則擬撥削平僭亂中而天子帝則天潢亂子元孫恭神靈之統爲宗廟社稷臣民之主卞而爲大師道衍妙知菴病虎嗜殺之徒濟惡燕王釀成篡弑簡列五等公與楊公葉公文學侍從之臣爲黃冠爲緇衣竄伏易姓於據瓢持鉢南北東西虎狼窺伺之鄉舉一代之祖孫父子君臣朋友得喪窮通反覆錯亂於浮屠氏之間抑何怪也論者謂高帝於諸王不愼擇名儒碩德

夢夢於奇袞之僧詔謀之不臧此責備之剌談不足又道者也公既奉帝出亡自神樂觀啟行由京口過六合至襄陽抵雲南永嘉寺留一年明年奉帝離雲南由重慶抵襄陽入吳至史彬家史彬者徐王府賓輔與刑部侍郎金焦等聯迹遥爲帝應援者也事在葉公希賢傳留彬三日奉帝游兩浙歷天台雁蕩與金焦馬二子稽山主人會已而復奉帝返雲南明年奉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明年奉帝至西成侯沐晟家留旬日結茅白龍山明年戶科都給事胡濙訪張三丰實爲帝公奉帝遁迹不出明年白龍菴

炎公出山募資明年泰帝東行至肇慶卑復至衡陽已而
逆蜀明年泰帝復至白龍菴史彬亦偕程亨至各獻帝方
物明年有司毀菴泰帝至浪穹鶴慶山募建大喜菴明年
楊葉二公相繼卒公獨侍帝左右明年泰帝南行至衡度
馬嶺遇寇幾殆卒以帝免明年爲帝募糧侍帝驛易數明
年泰帝游衡山明年承帝命錄述從亡傳藏山巖中帝足
疾發公乞藥於城西帝初亡時歷即痛不能行公扶持痛
良已帝嘗歎濟險阻相依周旋不二也公亦嘗病帝日夜
坐榻旁淚雨下公泣曰濟不死師在濟何敢死其以天命

自信如此明年與帝遇史彬於鶴慶之大喜菴泰帝避羆
東行復至衡山明年泰帝還黔明年侍帝觀佛書明年泰
帝入蜀備游諸勝登峨眉明年泰帝入粵游南海諸勝明
年泰帝避兵於菴南之滌泉明年泰帝入楚登京嘉山西
大別山明年泰帝東行遇史彬於逆旅復泰帝遊天台至
[illegible]
寧波渡蓮花洋是年燕王棣崩是帝之二十二年甲辰秋
[illegible]
七月庚寅殂於榆木川明年泰帝謁大士於潮音洞已而
[illegible]
自閩粵還山是年仁宗崩明年侍帝祭從亡諸臣於菴前
[illegible]
明年泰帝移居鶴慶之靜室是年高煦反宣宗擒翻之已

而鎔死明年滇變亂泰帝入蜀明年泰帝游[illegible]廟黃子
磯漢中明年泰帝至成都明年泰帝還浪穹菴[illegible]鶴慶
山明年爲帝出募菴成帝顏之曰[illegible]明年泰帝往陝西
至延安南行入蜀至夔明年泰帝入楚行游武昌下九
江復遊杭州吳山天台明年泰帝往東城明年泰帝復至
吳江史彬家彬已死復游會稽明年泰帝行粵西是年宣
宗崩明年泰帝還滇下築舊日之浪穹明年泰帝復游我
滇已而還浪穹明年泰帝復遊粵西明年勸帝還滇不聽
明年帝決意東行公著之得兌之歸妹撫几大呼曰大凶

今太歲干支皆金火必克之行夏之時其危乎會有同宦
[illegible]
僧稱帝所爲詩事覺公從帝至京帝迎入大內公北向稽
[illegible]
首曰今日方終臣職矣遂去不知所終初公與同邑御史
高公翔言志高曰願爲忠臣公曰願爲智士燕王既篡召
問高公高喪服入見語不遜夷其族發其先墓燕大怒
焚灰揚之以其地爲漏澤園親戚悉戍邊詣給高氏產者
皆加税曰令世世罵翔也

汪有典曰嗚呼建文永樂之際君臣之變極矣論者皆齊
黃首禍予燕兵端予獨以爲不然燕王之於諸國倘所謂

削亦反不能亦反者特爲諱其名不欲自居[illegible]也可[illegible]前朗
反官宗時傳檄遠近亦以首輔錢謙益[illegible]
成褒衷一齊費矣史臣採輯傳會後世雖欲諱其實[illegible]愚
哉且無主於恭閔諸臣不留遺種倖於前者不留後守烈
於焚坑獨於恭閔忠臣氏紀有容恐吾有怨辭焉無是理也
況其子孫之朝歷數十年時移勢易羣臣請修建文實錄
復遜紀年固靳不許即當日可知矣自古篡弒之人臨奸
神器不恤其君之罪不足以厭人心不掩其君之迹不足
以欺後世不謂骨肉至親而亦然也悲夫昔者有窮篡夏

少康奔竄四十年其故臣伯靡卒能收燼於斟光復舊物
公從恭閔出亡亦四十年往來東南滇黔諸省顧不能糾
集義旅爲恢復之舉豈其才畧出伯靡下哉天數已定公
知之稔誠不欲以其君爲孤注之試也蓋恭閔之瀕於危
者數矣賴公得脫天之生公固特別開一君臣之局於勦
戰壽殤成敗利鈍之外不可以常理測也卒之恭閔不復
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考終大內掩骴西山而燕王父
子之骨固已朽久矣知哉惟公仁哉惟公
入手將詔邈高僧織奏特地提清推原禍本非爲齊黄

出脫也通篇紀事只以明年二字[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紀年
即諸帝之崩亦概從略是[illegible]
其身固在也諸帝止書崩不書即位至[illegible]亦[illegible]而書如
且書名書地甚稱皇帝義例竊取。燕王舉兵宜書反
不宜書靖難恭閔焚亡宜書篡不宜書遜國城中事無
大於此者那得模稜。他本載公名前門逝甲諸異術
余概爲削去繹覺正當自記

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
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邦

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
瑛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令官鞫之乃言其姓名
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
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英宗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
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事見
皇明典故紀聞

史外卷二終

劉忠愍傳

公諱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為侍經筵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詔求直言是時內監王振專僭帝趣倨多不法帝卿之益為亂公應詔陳十事勤正學以正心德親正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覈以陞吏治慎刑罰以彰德典罷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振大怒

而錦衣指揮彭德清者公鄉人也附振用事公卿率趨謁公獨不為禮德清銜之摘疏中乾綱便不下移語激振曰此指公也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卿奉神下詔獄而公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則大喜曰此可並殺球遂矯旨逮公當陛捽去縛至暗室中密令錦衣指揮馬順殺公一夕五更順獨攜一校推獄門入小校前持公公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公頸血流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與衛役隙地董璘時在獄與公同臥從旁匿公血裙璘尋

得釋持以歸其家始知公死然未審何日也千餘戚求屍僅得一臂乃以血裙葬焉後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子公小校後語人曰馬順伏我懷刃相隨迫於勢不得不伸比間劉公忠吾儞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亦死死時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與日禍前戕我劉球也英宗北狩衆擊殺順臠踏捽裂頭割而盡並詔景帝籍振家無少長皆斬之先是麓川思任發叛擬遣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公上言帝王與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

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並吞諸郡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野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藏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埃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興粮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振不從未幾已巳之變車駕蒙塵而公言乃大驗公既死布衣成器設位龍泉山巔為詩文祭而哭之人名為祭忠臺

汪有典曰嗚呼有明宦官之禍始於王振而懺於三楊祖制內官不過五品侍奉灑掃而已其名無聞也永樂中馬

宋孟觀諸人[illegible]求其用中也宣德王瑾劉永
成諸人承寵用[illegible]求再政柄制國命也至正統時
王振爲帝太阿至發君王而利導遂大壞自此而天子
深居大內不得與群臣相接議政柄自此而公孤大[illegible]家
瑞命票擬不得與聞矣自此而天子呼宦官爲先生[illegible]卿
除宦官爲翁父上無紀綱下無廉恥首是例從式備極虺
而朋虜跳梁至脅蒙塵矣梁芳李廣汪直錢寧劉瑾之徒
相繼接踵以天子爲傀儡僞等鄉求若嬰兒睍至視闒而明
祖宗矣嗚呼禍所從來誰職其咎哉方英宗即位之初幾

九齡耳王振不法積非一日三楊受顧命輔[illegible]先防微杜
漸請君側奸邪無有重於此者帝既沖幼政歸諸公竊任
守忠故事必無中阻旁撓之患勢無有易於此者又況太
皇太后既知振奸欲賜振死乘此直陳其罪而擯而戮之
機更無有捷於此者乃曲爲乞命養此大慾當斷不斷
非所謂楔稜者耶遂使移碑毀祖宗之制專政擅生殺之
權舞制藐諫使炙忠良土木之變幾危社稷誰秉國鈞誰
生厲階世多稱三楊相業爲有明之冠乎將以爲心膂祿
位志怵禍機去鄙夫一間耳雖有補苴何足數哉英宗蒙

塵曾虜南城禁錮憂思撼心悉已備至復辟之後猶[illegible]悼
王振追官刻像論祭祠祀不一而足謬恩作予死且無悔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有旨哉有旨哉使振尚在當必
復用吾未知禍之所終極也則三楊遺之也王振聞楊士
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薛瑄夫以宰相薦賢婦
寺辭剛進汙辱叔不已極乎卒之文清以不附振幾陷大
戮僅仁也誰而死可謂知文清者乎且王振問及鄉人是
樹黨也們不宜以其鄉人對文清即爲振鄉人賢者也亦
不宜舉以爲振對無一可者也因次公傳而附論之

于忠肅碑

公諱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山西
道御史超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歷十八年遷部正統
十四年己巳英宗北狩郕王奉太后命監國百官伏闕下
憤王振挾上陷虜傾危社稷請滅族以安人心衆未息而
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叱衆退給事王竑憤起捽
順首曰此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
二閹之習私振者死當是時衆聲洶洶班行雜亂上懼欲
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直前披王請降令旨捶順

與閹死者義激無罪行旅振籍順家矣衆乃退公徐步出
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公手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
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郕王既即位公泣言於上
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
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並日蒐乘繕
城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
御史楊善給事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
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爲道州者欲
守之或不能掛委以與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

自運仍以糧米爲之直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舞力取
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冬十月也先以送上皇爲名
與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侍講徐珵言天象皆
徵中宮皆有變宜及時南遷廷臣多以爲然公厲聲曰言
遷者可斬也夫京師天下之本宗廟社稷陵寢帑藏俱在
若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由是固守之議
始決分遣五城兵馬司悉燒城外倉場草豆數百萬計或
言當請於上公曰寇在目前若少緩俟命下適以資寇使
借此持久坐困我非計也未幾也先果至焚長陵獻陵景

陵遂日攻戰石亨欲斂兵避其鋒公不可曰賊氣張矣奈
何示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軍德勝門外諸門
皆嚴兵以待總二十二萬虜不敢犯以數騎來嘗公設伏
空室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孫鏜毛福
壽復敗之西直門公使諜諜上皇蹕駕遠夜令人以火炮
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庚午四月大同參將許貴言也
先請和下兵部議公曰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也先
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遂大讎此理不可和也
也先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

怨逆之則生變此時不可和也若能大修武備相機戰守使彼欲不得逞上皇自必還矣因移文責貴効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諸府擁上皇太同城下勅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廟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人亦登陴謝曰國有君矣也先喪氣阻不能挾而相恫喝始歸上皇矣公抱經濟才有列造功以王事多艱經年不遷私第居止朝夕留一蒼子自侍先是也先破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南贛西番各乘

間蠢動命將出師事在俄頃公內固京城外籌邊鎮條畫悉中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雖宿將勲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詰責片紙行萬里外無不惴惴効力上推誠倚任而公不言功深自斂飭嘗賜第關西公曰國家多難何以家為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箭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奪門事起徐有貞石亨曹吉祥逆黨誣公假公為名來以迎立外藩論斬籍其家方死時陰霾蔽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撲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弘治初贈太傅諡忠愍改諡忠肅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

汪有典曰嗚呼英宗委心閹寺身蟄穹廬徘徊沙漠當是時萬無復君天下之理況為強虜奇貨隨其所適[illegible]行酒不辱於此矣奪門之役群臣力請復辟猶當引咎遜避遜位元子顧乃貪天位哉尤枉誣加抑殺公於奪門之事尤無名乎景帝奉母后命監國即真名正言順尊除帝號使同推刃使景帝是使母后也且景帝當多難之秋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危為安功在宗社固有明中興之君也使時無景帝以任公則中國六七年間不為盜藪即

為虜窟宗廟社稷剪為坵墟即英宗亦何自得返乎逆閹陷身辱國事定之後尚建祠復官加恩身後兄弟功臣獨甘心焉人之無良亦至是哉或謂錮南城廢太子公造辟之言無聞焉英宗積忿於公久矣即微有貞其能免乎

孫忠烈傳 附[illegible]

公諱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參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宸濠爲逆已有迹公奏曰投類於我死生以之顧以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龍兵備公曰緩急爲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勑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

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峰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刼兵器假以討賊盡出衛城兵器外府憂勞數月鬚髮盡白宸濠知公圖已使人賂朝中幸臣去公而遺公棗梨薑芥以示意公笑却之副使許公逵謂公曰寧王敢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藪今惟剪盜則賄息賄息則黨孤公深然之每事輒與密議未及發而宸濠生日公等入謁宸濠閉公等府中脇爲亂公張目直視叱宸濠曰天無二日臣安得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怒遂縛公許公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以身翼蔽公幷縛之許公謂公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遂同遇害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兩公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許公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許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及副使即爲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世宗即位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與許公葬祀南昌賜祠名旌忠許公贈禮部尚書諡忠節宸濠既反大索兵器於城不得賊多持白梃伍文定起

義兵設兩公木主於文信國祠率吏民哭之南贛巡撫王守仁討平之人於是益思公之功

汪有典曰嗚呼宸濠之變公均徭賦飭武備實倉儲散鹽利偵奸黨規防機宜纖悉備至卒之濠反索兵器無從得招窯賊莫敢發至進賢安義不能走而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禍凡皆公早計熟慮摧剪其機牙羽翼之力也故論功新建遜其機先比節常山同此壯烈而阻於奸倖邮典無聞則威武之過也嗚呼君如威武又何尤乎

沈光祿傳

公諱鍊字純甫號青霞會稽人少時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公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號慟楚翁感動亟命駕歸翁嫗相歡如初嘉靖戊戌成進士知溧陽茌平清豐三縣入爲錦衣衛經歷錦衣帥陸炳雅重公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過炳値世蕃酒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飮非其任強灌之公即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公感憤時事切齒不平則往往縱飮少飮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

已慷慨憂聲長嘯泣數行下左右莫不灑然變色動容知其痛恨奸諛懷忠主上也北虜薄城下廷議乞貢事群臣畏嚴氏莫敢發言公越階抗論當從趙司業貞吉拒貢却虜明日上言請得二萬騎護陵寢遏餉道合勤王之旅擊其惰歸俾隻輪不返朝廷壯之已而抗疏劾相嵩父子奸邪誤國請戮之以謝天下詔杖公四十謫田保安其至保安也倉卒未有舍而保安賈者傍睨公曰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徙家而家公知公者爭遣子弟來從學遂嘖嘖交口罵相嵩當是時虜數入塞邊臣擁兵坐視楊順督宣大虜大破應州堡寨俟其退則割戰士及路人之耳以獻功公賦詩飛書數順罪削木爲偶人三像林甫檜及嵩旦暮射捶之已又從俠少年結死士思用間破虜虜入散金錢募士人爲城守順捃拾其狀告變嵩父子同巡按路楷捕白蓮妖黨竄公名籍中坐以通虜嵩從中下其事棄公宣府市子袞堡坐死逮公長子襄於越欲並殺之順既害公榜示邊塞有藏沈氏遺文片紙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斂公遺稿將火之忽中惡仆地恍忽見公峩冠緋衣手劍叱之懼而瘞之後圍事白後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

所傳鳴劍集兵書赤牘諸編是也襄居獄中以土造鼓矢之天曰此鼓若鳴則我父子之寃當白鼓成擊之不鳴即又抻土爲之如是者數年一日鼓成果有聲嵩敗出獄伏闕上書訟父寃詔復公原官加贈光祿寺少卿襄以恩錄太學褒其幼弟袠嵩之敗也世蕃坐誅臨刑時公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公姓名官爵於其上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慟哭而去

汪有典曰嗚呼秦檜絶嗣嚴嵩亦絶嗣皇天無知而有知也豈不亦快矣哉方嵩之戮公并逮諸子而致之死與秦

檜風波之獄大學有異其爲子孫富貴之謀身後仇讎報復之慮進固根本牢甚然擴與世蕃併異姓假子非其血亂覆宗絕嗣之禍先受之而小人自愚耳迨其後阮大鋮則曰寧可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覆敝生成何以厭其欲哉此又檜嵩之罪人也夫阮大鋮亦無子云

楊忠愍傳

公諱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吏部驗封司主事辛亥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驟得兵政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於二邊開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力爭之曰夫互市者和議之別名也其不可者有十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與之議和忘天下之大仇一不可也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二不可也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大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摩厲以待試而甘心和款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天下豪傑效用之誠四不可也庚戌之變頗講武事今無故言和使邊鎮偷安懈天下飭武之志五不可也往者邊臣私通外寇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交通之門六不可也伏戎之莽在在有之惟畏國威不敢恣肆今謂國家勢弱而議和啟內地不靖之漸七不可也俺答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以互市終之彼謂朝廷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八不可

也俺答狡詐本非誠欵我竭財力而難之邊彼負約不至
爾未可知或互市卽入寇詭稱別部或以駑馬索上價或
責我以他賞假未可知臣俺答狡詐之術九不可也俺答
之産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歲帛數十萬市馬數萬匹
彼馬少我財帛已竭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久遠之謀
十不可也彼倡爲互市之說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
有五曰外開馬市以覊縻之內實寬背以修武備夫俺答
至無厭也至無恥也請開馬市之後別有所請許之再有
所請又許之一不如意彼卽違約是彼之入寇爲有名我

史料　卷三　五五

之不惟所求爲失信矣如果欲修武備何用覊縻此其說
之謬一也曰方今各邊缺馬一開馬市我馬漸多彼馬漸
少夫市馬非市以排田駕車也爲征討計也如交易果可
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不益重其背盟之擬乎且俺答
所市者馬耳彼豈肯以健馬爲市不過傷殘瘦弱隨市隨
斃又安用之此其說之謬二也曰初許市馬暫繫其心將
來通貢可爲久計夫今日之貢豈古所謂來享來王者哉
不過謂我賂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
暫許目前之不入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通貢則彼
自予取我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猶名通貢則顧有
名而徵大市馬固不可許通貢又豈可許哉此其說之謬
三也曰俺答性直最不失信觀其辭言恭順指其虛誑不
忿期既許互市保其斷不入寇不知彼之狐數日繫加以
擄掠人口日益衆其服食器用皆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
不供所需且彼非盡皆義士安肯堅守小信自甘東餒以
至於死乎縱使覊縻不過暫保二三年無事後將何以處
之此其說之謬四也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
衆而勝負難必孰若許開馬市休兵息民急修內治之爲

史料　卷三　五六

愈乎臆爲此說者損國家之兵威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
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征有苗湯伐葛伯高宗伐鬼方
文王遏莒豈盡皆不祥者哉春生秋殺上天生物之道也
恩賞兵刑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皆患癰疽毒
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尚能保其生命乎此
其說之謬五也觀此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
於俺答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寇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
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晝夜
殺人之勞去年入犯我莫敢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

馬市徙坐收中國之利況馬多攜自中國者冬綠草枯則
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擄之及至來春則又市之循環取
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
之戶臣言及此憤恨何極此事利於俺答不利於中國滿
朝臣子皆知其不可然有人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
之議而行之者苟延旦夕遑恤其他不敢非而止之者大
家因循偈哭莫肯冒禍擔當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
母早喪妻子孱弱非不知隱忍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
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

若此之勇則知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非皇上之
本心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甯懦避事知此良可痛恨伏
乞亟念懲臣之罪言追思欲討之初志收回成命然後決
其臣尙爲皇上勒銘燕然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
疏入上壯之下大臣議鸞誣公撓邊計惑衆詔錦衣衛獄
杖貶狄道典史公至則因山一區建道統祠召邑之諸生
講學其中又倣古井田意教民農桑民皆聽從彬彬多向
學者而巡按劉某聞公賢牒取赴鞏昌書院敎授府諸生
公病其不以禮徵辭之不得則復以書曰夫古之虞人無

人猶知守己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與應下哉本院
郊召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敢不以分自處
乃拒上官之命今召之以教訓生徒則行師道之爲職又
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枉道者之爲[illegible]職[illegible]
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乎謂虞
我可以充師任則固實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治之
以官府套數之常今之師道不古久矣古之師道則可招
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林或求諸草萊田野之間故雖
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霸主亦知卑禮尊師凡以師

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志欲行
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恐牌帖取
若僕隸然一則曰毋得遲緩再則曰毋得遲緩是以典史
召之也夫院以典史召之職敢不遵朝廷之諭命守典史
之官職而乃爲出位之往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
道理今爲書院計而挾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
過利祿之淵藪功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
不爲此亦可也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敢一毫僭
越今乃若與本部抗者非敢固傲取罪蓋位之所在雖不

敢諭而道之所在亦不可苟如以卑而取適卑而得不惟取知道之笑其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惜而師道之不立深可惜也嗚呼書院盛事也延師儒業也本院否其勢欲其入而閉之門卑職守其道寧投濁流而不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難而盛事之所以難成也盛伏乞稽諸理恕其狂矜其愚而不錄其罪無任悚慄之至蓋公之守正不阿雖造次顛沛猶如此云俺答數敗約入寇仇鸞得復落罪至族公言大讎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月餘遷南京戶部主事三日復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

道復調兵部武選司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惡鸞刺骨而善公贊以不得立嵩之爲恨然天下之惡嵩甚於鸞公始遷刑部郎欲移疾歸旣復調兵部則中夜坐不寐曰天子遇我厚矣何以報夫人張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一仇鸞困公幾死今嵩父子百鸞也安容直言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遂密具疏劾嵩不抵家取道赴京師齋三日以正月十五日上之其畧曰臣前諫阻馬市荷蒙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臣蒙此莫大之恩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在外

之賊惟俺答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絕俺答之先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罷中書丞相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祖訓曰有建言設立丞相本人凌刷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諉罪於人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

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用一人曰我薦之也黜一人曰此得罪於我也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羣臣感嵩甚於感皇上畏嵩甚於畏皇上竊人主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皇上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播於人曰上初無此意我成之編輯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頒行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謂朝廷善政皆出於彼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

乃令子世蕃及義子趙文華代擬加經歷沈鍊劾嵩一疏
發大學士李本擬旨本卽送世蕃同文華擬上嵩旣以臣
竊君之權世蕃卽以子操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
之謠維奸子之借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
賞罰之不明嵩欲其孫得官故先冒俘表姪歐陽必進爲
兩廣總督嵩孫嚴效忠名征蠻奏捷陞鎮撫效忠告病嚴
鵠襲替加陞錦衣衛千戸冒海疆之軍功五大罪也仇鸞
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受鸞重賄薦爲大將後知皇
上疑鸞始發其過惡以掩前迹是逼寇者鸞引用鸞者嵩

父子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肯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
上矣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答犯京深入失律我軍
有勇暫其情歸此一大機也嵩乃謂兵部尚書丁汝夔曰
京畿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俺答飽
自退耳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逮治汝夔嵩又曰無
恐也吾爲營蹠保若蓋恐汝夔招出眞情故將此言啜哄
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
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給乃大呼曰賊嵩害我誤國家之
軍機七大罪也黜陟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專且私也

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又於考
察京官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都給事中厲汝
進以劾嵩世蕃降典史矣又於考察外官時諭吏部削汝
進籍夫考察大典也皇上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
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將部
之權旣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
文武官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
亦逼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
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旣納賄於

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失天下之人
心九大罪也我朝風俗醇厚逆瑾用事始變嵩爲輔臣諂
諛以欺乎上貪汚以率其下天下化之以守法爲固滯以
彌縫爲通敏以清介爲矯激以奔競爲練達使人不復知
有廉恥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
而皇上若不知者何哉蓋有五奸以濟之嵩以賄結皇上
之左右皇上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凡聖意所愛憎嵩先預
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奸
一通政司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爲之章疏至司先

閣詞封少有干涉即為編纂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停五
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也二指內外彌縫
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今世蕃締結姻親其陰
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皇上試詰嵩之諸孫所娶者誰
氏之女則可知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也廠
衛既已親矣猶慮科道言之嵩於進士初選時非其親切不
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
之列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也四科道已入其籠
絡部臣亦可慮也嵩又令世蕃視各部之有才望者網羅

史外　卷三　諡

門下其有異議即時斥逐是皇上之百司多賊嵩之心腹
好五五奸一破則十罪立見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
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
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
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
他日而顧冒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
禍哉顧皇上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
報皇上每恨壞天下者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
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

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
之言察嵩之奸羣臣畏嵩到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
其面陳嵩惡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
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入上怒公詐嵩方以
他事得上意摘公下鎮撫司詰問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
二王誰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為嵩敗耶獄上詔
杖至百有湖廣王之誥遺公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
曰椒山自有膽卻之談笑受杖竟論死夫人上疏請代曰
臣夫楊繼盛先任兵部車駕司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

史外　卷三　詩

謀聖恩俯從薄謫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
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祈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
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一時
昏昧遂發狂言復荷聖恩不即加誅仰從吏議臣夫自杖
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刻去腐肉兩片斷腿筋兩條膿
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濕汗日夜籠縮備極苦楚
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餬食已經三年今部兩次
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曲宥之生
但聞今歲題奏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

瞑目泉下然臣仰惟皇上方曠蕩中和保合元氣恨出草
木皆欲銜所結惜一迴宸顧下逮覆盆倘蒙皆俾螻蟻之
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斬臣於首都
市以代臣夫之死臣夫雖遠竄魑魅親執戈矛心能為厲
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銜結無盡
矣疏發為嵩所持不得上遂以十月乙卯斬於西市臨刑
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
補甚慷慨受斃長嘯以殺公繫獄時有吏應朱者周旋左
右尚書應宗之不為動而王公世貞徐公中行吳公國倫

王公世懋職藥膳兵部侍郎王公遴即獄中以女許配公
次子應箕公赴義時執手泣訣經紀其喪或怵以禍勿恤
也公生平動履本末具見公所自為年譜予不皆撮其大
者公殁之七年嵩奸狀大露上採御史鄒應龍言逐之歸
戍其子世蕃又二年御史林潤白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
其家貲鉅萬萬削籍寄食於人以死隆慶初贈公太常寺
少卿謚忠愍予祠祀廕其子太學生萬曆三十九年保定
知府武文達建祠於保定西郊道衢之東剛鑄嚴嵩父子
仇鸞三鐵像北向跪供謁公祠者椎擊之

汪有典曰嗚呼士君子圖事揆策不忠乎言之不驗患乎
驗矣而君不信信矣而慕用之不誠也若公之狷諤忠
帝之悔悟能錫斥未久而賜環官一歲而四遷臣主相知
固已入肺腑而通寤寐則當轉圜加膝之時莫或當被桂
之勢為除惡務盡之謀區區恃有獨契耳公嘗謂同年友
王公繼津曰君才當大展姑斂鋒鋭勿徒快盡其心而
不計事之成否人皆仰致身為忠不知為天下愛其身尤
為忠之大者然則公之自愛從可知矣公初亦欲請告山
居涵養數年然後出而任事及一歲四遷則又自嘆天不

成就用之太早殘非在我無可如何而世且詆公以愚戇
取重禍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

海忠介傳

公諱瑞字應麟號剛峯瓊州人嘉靖己酉舉人以母老家貧就南平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尋遷淳安令清苦自勵總制胡宗憲一日語諸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公才骨嚴厲蘊義風生所彈劾不避權貴事在必爭垂紳正笏不能奪嘗嘆吾朝柔懦無爲皆婦人女子以此嫉之者衆至有詆公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者顧公不少挫也鄢懋卿負嚴嵩勢以中臺出理鹽政張甚將徃嚴之秀雲

檄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公爲書語懋卿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徃懋卿得書色變罷齊雲行而嗾巡鹽御史袁淳以他事劾公謫興國判踰年遷戶部主事世宗初年即事玄修已而惑於方士長生之說益倦勤惟攝齋西苑郊廟不親朝講久廢而祈禱齋醮土木工作縻費滋多大臣宰相競以青詞阿上意公於是上疏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辯分除孔廟之像立敬聖之祠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大興工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頻仍盜賊滋起加以賦役日繁室如懸磬人因即皇上紀元之號而臆度之曰嘉靖者言家家凈盡而無財用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仙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爲之羣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生於世漢唐宋方士亦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

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至仙桃仙藥怪誕尤甚桃必採而後得藥必搗而後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修多年一無所得則玄修之無益可知矣誠翻然悔悟日日視朝與廷臣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皐夔伊傅周召之列民物熙洽然爲太和陛下性中眞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佴繫想遥與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

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而爲順君道不正臣
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疏入上大怒廷杖六十下錦衣
衛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是爲嘉
靖四十五年正月也是年十二月上崩於斯時也獄吏知
公必赦以肉餉公公度有旨赴西市則盡啖啜吏曰公今
何啖耶公曰欲作飽鬼耳吏曰不然皇上賓天矣新君必
赦公故以相賀耳公大哭即嘔出所食而罷穆宗即位首
釋公復其官尋改兵部主事累遷至南京通政遂以僉都
御史撫應天公威名久著羣吏多憚公望風解印去權豪

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豬其門以居聞公至即
易去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亦減其半吳俗貧富相
傾公獨彊庇窮民而摧抑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
貴人無踰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自是士大夫之名畜
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然公
竟以是府怨而譏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張居正當國
發情起復好事者冒公姓名刊布疏稿居正命巡按廉求
御史銜訪之公方鋤圃使者入其家四壁蕭然諷以朔跋
皆不知亦未聞居正歿訃音也嘆息而去起南吏部侍郎

陞右都御史掌南院南都爲留都地官號通隱公以爲廟
臺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一御史方設宴公集諸
御史痛懲之自是大僚至丞郎無不凜然不敢縱聲
伎劇俠爲宴樂者雨花秦淮牛首燕子磯諸處宿遊屐
頓絕往時豪猾屏息莫敢出而公未嘗苛求公退靜坐而
已未幾卒於官貧不能具棺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之
罷市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兩岸無隙地第佐壺漿
之祭數百里不絕御史陳海樓感公間公卒入視見葛
幃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乃因廻吾怨恨之心矣訃聞上

震悼贈吏部尚書太子少保謚忠介賜祭遣行人護喪歸
葬
汪有典曰嗚呼唐以楊綰爲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
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
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公之風節寧
多讓惜乎綰相而公獨居外不得一日立於朝廷之上則
有忌嫉之者也神宗諭祭公文謂高標絕俗直道身視
斯民由已飢寒恥其君不爲堯舜矢孤忠而叩閽言摺
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轡勵澄清之志逆起於再

廢乃浹歲而三遷巖石具瞻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夏
然先登之風綜銓務而議主徵貪領法臺而政先黷貨若
金在冶百錬彌堅俟河之淸九泉莫及可謂深知公者矣
然詩出於詞臣之手不然知其賢而疏且遠之其奚異於
郭公之好善乎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鐫石處泚然血下
見者憫其家禍拭之復出至十九日乃止公殁百餘年精
誠在天地海涵萬里與君國存亡寘通呼吸豈不亦神矣
哉

張姬石三縣令合傳

張公諱振德字季修崑山人以選貢授四川興文知縣天啓元年永寧酋奢崇明爲亂殺巡撫藩臬據重慶當是時公署長寧縣賊將逼興文而長寧去賊稍遠公方被檄入闈聞變疾趨還從者欲走長寧公以守興文爲正趨入縣而賊猝至公督鄉兵與戰力盡援絕退集居民城守會大風雨賊毀北城入公度不支入署命妻錢二女淑昭淑慶等人持一刀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左手持兩印

右手秉匕首危坐賊至佯慰曰無恐公叱曰大丈夫從容就義何恐之有俄而賊焚民舍公曰此吾授命時矣遂率守人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一死明志妻女公伏劍死薪上僕婦皆從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刎一門死者九人事聞贈光祿卿諡烈愍而長寧主簿徐大禮者聞公死嘆曰張君教我矣城破之日亦仰藥而絕明年有姬公死滕縣之事

姬公諱文胤字士昌華州人萬曆癸卯舉人天啟二年爲滕縣令履任三日而白蓮賊徐鴻儒攻滕時滕民十九從賊公率以登埤僅數十人問民何以從賊曰謂由董二董二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也居鄉貪暴民不聊生故爲亂公呼賊曰若等以董二故挺而走險吾爲若請罪以謝若苑而赦若等可乎公長身赤面鬚髯奮張唇齒如施丹漆呼聲殷殷動樓櫓賊望見以爲神人歎呼羅拜俄而董二之黨暗發箭斃賊賊謂公紿之大憤肉薄而上城遂破公緋衣坐堂上嚼齒大罵胡不速殺我賊不忍釋之去不可爲詩八章書於壁解印付小吏魏顯照及僕李守務北向再拜自縊死賊拷掠顯照索印不予與守務罵賊並死之

事聞贈公太僕寺少卿並錄顯照守務復其家而董二遁去其後卒以賄免明年又有石公死長興之事

石公諱有恒字季常號雲岫黃梅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浙江遂安令調長興時劇盜葉朗山閔野樵等結島寇爲亂剽掠無虛日公設方略擒其魁賊稍戢而餘衆散處湖蕩間公分兵搜捕甚急癸亥正月朔賊乘元旦節詭裝突入城大肆焚掠公聞變出立廳事辭嚴賊露刃脅之公叱曰草賊敢叛天子殺王臣耶索印不可强之行不可以刃傷其長子確亦不顧賊擁之出儀門公曰頭可斷此限不可

踰也遂被害血上漬移時不仆主簿徐可行奔赴亦死之賊搜其餘無所得相顧驚嘆稱爲真清官時太僕寺少卿諭忠烈嗚呼熹宗之時賊禍已如此其諸陷城邑先後以死殉者不可勝紀也吾得數人焉其他抗節者野史及諸家傳記頗往往附見矣然或離略而不詳亦或依違瞻徇拘牽忌諱宜傳者而不傳幸託於諸家傳記者或文不能行遠則雖傳猶不傳又或有如昌黎廬陵輩間世而出或不幸不及知知而未暇爲時往事移鄉里鮮有能舉其姓字者則忠魂義魄啾狐貉而隨飄風黃土青燐燹悲沉

痛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矣豈不惜哉予故謹次而錄之南溪知縣王碩輔守城禦寇力屈死灌縣則知縣左重督兵援竹與賊對陣死遵義則推官馮鳳雛罵賊死司獄蘇樸隆城死威遠則經歷袁一修亦墮城死大足則主簿裴志與典史宋應阜與賊持四晝夜並僕張成俱戰死合州則郡官原任鞏昌同知董盡倫率衆殺賊死永寧則鄉官原任榕潘道參政李忠臣約衆擒賊謀洩賊拖至被執不屈死衆入胡復亦死之瀘州則鄉官原任應天通判高光側紳作倡曰君父讎尊割髮自盟臣子守定留鬚爲誓

與子諸生高在崑募兵復城殺賊百人死重慶則巡撫徐可求罵賊死巡道孫好古駱日升俱對自經公許知府王文炳推官王三宅郭象儀楊愈懋同知王世科俱嗣先知縣段高選訓導趙嬯典史吳應元縣丞蕭美葛礼德紀兵黃好魁參將萬金守備劉自靖孫世侯毛民望王守忠李繼周遊擊李紹指揮王登爵鄭應泰崔英李世勳李承宗鎮撫郁聯若千總王成龍千戶鄭應欽百戶范之偉張羽汪起蛟俱戰死嗚呼是數公者凡見於鄙滿野乘其出處本末與死事年月皆未之詳亦未暇深考也抑又聞張

烈愍公殉難後敎諭劉公希文兼容入貢生署縣事甫半載賊復至城破妻白氏從容語曰君爲臣死予爲君死盍遣去家人同罵賊以殉此則其本末略可考者矣吁

張忠烈等傳
公諱銓字宇衡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
史巡視陝西茶馬內艱歸起按江西時遼東總兵官張承
蔭敗歿而經略楊鎬方議四道出師公馳奏言敵山川險
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敵所長
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也若臨晌河
之戰五將不還奈何輕出驟爲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
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
間諜以攜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驟擾天下恐

識者之憂不在遼東因請發帑金補大僚宥直言開儲講
先爲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栢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
鎬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爲明鑑又言廷議將
䘏承蔭夫承蔭不知敵誘輕進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
行列錯亂是謂無法率萬餘之衆不能死戰是謂無勇臣
以爲不宜卹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薦熊廷弼四十八年
冬復上疏言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增銀三厘未已
幾至七厘又未幾至九厘譬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
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

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賑入
心以固根本豈可朘削無已驅之使亂且陛下內廷積金
如山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何異乃發帑之請
叫閽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疏神宗初
載張居正當國海內寧謐民則人給家足居正去遂多故
掊克口用事國計浸以促耗自萬曆二十年寧夏用兵費
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
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接踵
國用大匱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

建極中極三殿災營建之資以鉅萬萬而遼難日亟軍興
益以繁費於是礦稅之使四出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
蕭然生靈塗炭公所言皆關軍國安危而帝與當軸卒不
省綎松敗時謂公有先見云熹宗卽位出按遼東經略袁
應泰下納降令公力爭不聽曰禍始此矣應泰字大來鳳
翔人萬曆乙未進士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疎廷弼在遼持
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
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藉
之兵也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優其

丹廣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收降人多或
陰爲賊用或敵雜間諜其中爲內應禍且叵測應泰方自
詡爲得計將借以抗大兵會三岔兒之戰降人爲前鋒死
者二十餘人應泰遂用以釋羣議明年天啓改元三月十
有三日　大兵攻瀋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
還明日降人果內應城遂破二將戰死總兵陳策童仲揆
等赴援亦戰死公請令遼東巡撫薛國用帥河西兵駐海
州薊遼總督文球帥山海兵駐廣寧爲聲援疏甫上而遼
陽失守矣方遼陽之被圍也公與應泰分城守已而勢不

支應泰謂公曰泰不才徼尚方靈寵固誓以身許按臣無
關外責尚可收拾餘燼退保河西以圖再舉公不可曰吾
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守三日城破被執不屈欲
殺之引頸就刃帥知不可奪送之歸公曰歸亦何顏速死
爲幸則以輿送之不從以馬送之不從乃令二人夾持之
遂遙望衣冠向闕拜又遙拜父母遂自經事聞贈大理卿
再贈兵部尚書諡忠烈父五典歷官南京大理卿時侍養
寧居詔以公所贈官加之及卒贈太子太保初五典度流
寇將亂築所居竇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
歿獨公妻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也而避
賊身更不保等死耳盍死於家乃率僮僕堅守賊攻圍
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避賊
者多賴以免公形貌魁傑豐頤廣額頹顏而猶望之知爲
偉人先是保定有兩是亭以祀楊中丞繼宗許忠節達公
理郡夢人亭兩公向公而揖曰方虛席以待務先徵言同
時殉難者有守道何公監軍崔公

何公諱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
濬縣令調寧晉遷刑部主事歷歸德衛輝河南知府西寧

副使坐考功法復爲黎平知府會遼事棘遷副使分巡遼
陽袁應泰納降公爭不聽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
瀋陽陷同事者遣孥歸公曰吾不敢爲民望　大兵渡河
公請乘半渡擊之應泰不從俄薄城圍未合請盡銳出禦
又不從城陷泣語左右曰吾負若屬其自爲地無顧我也
懷印率其妾高氏金氏並二女投井死僕婢從死者六人
都司徐國全亦死之事聞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
忠愍

崔公諱儒秀字儆初河南陝州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歷

戸部郎中遷開原兵備僉事時開原已失公辭墓而行曰
覲天象遼難未弭且經略臨之在上進止非司道所得專
唯以身殉耳散家貲募健兒八百人部勒偕行袁應泰以
兵甲馬仗不足恃爲憂公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應泰深
然之無何納降議起公力諫不聽　大兵攻遼陽公分守
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却頃之應泰所拔精兵先自潰降兵
譟起刃人於衢城陷有欲挽公潰圍出者正色拒之慟哭
戎服北向拜自經死事聞賜恤祀何公廷魁賜額曰慤忠
以陳公輔堯段公展配祀陳公字九室揚州人萬曆中鄉

舉歷永平同知轉餉出關與自在知州段公駐瀋陽天啓
元年右翼異常段公牒應泰言天象示警宜豫防瀋陽破
段公死之陳公方奉命印烙左右以無守土責勸之去陳
公曰孰非封疆臣何去爲望闕拜拔刀自刎死與段公並
贈按察僉事段公涇陽舉人嗣是殉遼難者有參政高公
高公諱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壽光
令歷官陝西參政乞養歸天啓元年遼陽破起參政分守
廣寧遼東三面受敵自萬曆以來無歲不用兵而飛使翦
洊胺侀十餘年軍民盡困先後撫臣皆庸才玩愒苟歲乃

天子又置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問致邊事大壞袁
應泰承楊鎬之後復以納降敗於是以熊廷弼爲經略而
以王化貞爲撫廷弼負邊才性剛與廷臣不相能化貞躁
而愎素不習兵然有與援輔臣葉向高座主也本兵張鶴
鳴私人也咸右之於是廷弼化貞日搆隙公知事必敗母
楊年八十餘涕泣不忍去母責以大義乃行已而念母老
屢乞歸方報允而廣寧失先鋒孫得功者化貞心腹將也
潛諭軍民降封府庫以待　大兵未至城中已亂公禁之
不能止化貞股慄不知所爲乘馬遁去衆謂公既請告入

關公叱曰吾一日未去則一日封疆臣也將安之夜作書
訣母策騎趨右屯謁廷弼言城中雖亂敗尚未知亟提兵
入城斬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卽不行請授邦佐兵赴難右
屯廷弼所駐地去廣寧四十里兵止五千人廣寧兵十三
萬糧數百萬廷弼心忮且憤化貞之齟齬也不納於是化
貞走則亦走公仰天長歎泣語從者曰經撫俱逃事去矣
松山吾守地當死此汝歸報太夫人遂解印綬自經僕高
永曰主死安可無給使令於地下者亦自經於側事聞贈
太僕卿謚忠節

注有典曰嗚呼遼事至神宗之季益劇矣一壞於楊鎬再壞於袁應泰三壞於王化貞覆軍殺將失地喪師竭中國之全力徒以供三臣之驕債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情見勢屈彰明較著而當國者不悟又致廷弼以死也檀道濟曰壞汝萬里長城明遼告終固不待甲申之歲矣

王太保傳 附田景猷

公諱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主事歷官至太常寺少卿天啓二年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戰死遂圍貴陽分其黨襲烏撒下瓮安襲偏沅以阻援師全黔震動詔加公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公星馳抵平越所陳兵止萬餘人公大會將士議曰貴陽被圍外援不至吾輩失黔則死法進援則死敵等死耳奈何不以忠義自奮即分兵三路以進令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

從都匀進爲左部而自與道臣向日升將二萬從中路進當賊鋒至龍頭營遇賊命劉超爲前鋒擊之斬賊驍將阿成諸賊奔潰公乘勢追擊之奪龍里城衆議去省會不遠賊必重兵堵截宜少休息公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久急擊之勿失遂策馬當前賊覘者鬨新撫自將意大窘且至相顧駭愕安邦彥遁去賊退屯龍洞官兵奪高寨七里沖至畢節鋪殺賊無算殲其渠安邦俊棄輜重器械山積遂乘勢抵會城是爲壬戌正月也當此之時撫臣李橒按臣史永安學臣劉玄錫死守已十閱月城旦夕陷忽見

賊兵奔潰俄頃五騎至城下呼曰新撫來矣軍民大悅覺更生是役也公親冒矢石身先士卒以二萬人破賊十餘萬衆迎公入城公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大師也不可即安遂營於南城外坡上設帳大雪中令前鋒楊明楷率兵渡河營三十里外一屯廣隆一屯鴨池三年春正月邦彥復糾川賊奢崇明父子率衆攻廣隆楊明楷戰敗陷賊中公收兵入城邦彥因明楷兵敗煽誘苗民復犯貴州使其黨何中尉據龍里李阿二督四十八庄兵關青岩斷官軍粮道自統水西兵約宋萬化吳楚漢率苗民共逼會城

公遣游擊祁繼祖等奪龍里破蓮花堡燒上中下三牌焚賊寨百五十處何中尉逃入深箐龍里路通遣參將王建中等救青岩斬賊三百餘級焚賊四十八庄李阿二中神鎗逃歸水西定番路通諜報賊方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進犯會城公遣建中繼祖等統萬五千人夜入八姑蕩焚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溺死者無算焚其積聚殆盡宋萬化遣人詐降覘動靜公佯許之即調監軍楊世賞等捲甲赴之萬化倉皇出戰遂被擒並獲其妻子及偽軍師劉洪祖等萬化驍勇善戰邦彥倚之至是尊寵

而總兵魯欽直入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總兵張彥方敗賊於羊耳追至鴨池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十級四路既通叛苗日相繼降公給黃旗使各樹寨中邦彥望見之不敢復出但於鴨池廣陸諸要路掘坑塹修補屯兵爲自守計七月賊起破普安勢復猖獗總督楊述中遠駐沅州畏賊不敢前朝命屢趣之始移駐鎮遠一意主撫公患其掣肘上疏乞休不許會奢崇明爲川師所迫逃依邦彥公欲出師述中力持不可公乃排羣議力爲籌畫以閏十月自將六萬人渡烏江十一日次黑石賊衆迎戰

連敗之斬前逃將單弘化以徇賊數失利退保漆山立柵拒守以老官軍官軍食漸乏諸將欲引還公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詣賊降否則惟有戰耳諸將乃不敢言公直偪漆山服緋衣戴冠肩輿張蓋親督陣語諸將曰若知吾意乎戰不勝此吾死所也顧旁一山頗峻揮左軍據其上而左右二路輕重布之賊不料官軍猝至倉皇拔柵悉銳爭山諸將殊死戰賊大敗遂焚其砦邦彥遁走公接營入大方降者千計賊遣人詣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公以元兇未除當以勦爲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公

屯六万倉盡述中兆爲援四年正月公拔營還貴州賊躡之平越參將王建中副將秦民屏戰歿賊令其黨陳其愚詐降公信之至是從行復傳其愚山後遇賊公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公墜馬公知有變解印付家人令護持先行拔刀自刎未殊其愚奪其刀公大罵獼猴擁至遂遇害監軍御史傅公宗龍獲陳其愚斬之邦彥崇明崇禎二年俱爲總督朱燮元所戮分裂其地西南遂平先是述中與公議剿撫不合多方阻撓及公歿於王事按臣陸獻明爲公請卹述中修舊怨止敘將吏功並列死事諸臣而不及

公給事中郭興言駁之所司不行公留心經濟自其家居時江湖之俠屠釣之豪翹關奮戟擊筑探丸之客皆畜養之多得其死力援黔時得邸報不肯發封識宛然舊撫李積問故公曰吾正辦兵事何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紜每若聚訟觀之徒亂人意耳其堅決如此烈帝御極始贈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同時有田景猷字觀野思南人初成進士値安酋叛上疏願奉天子威德諭令去逆效順上壯之予職方郎遣行遂單騎造賊壘賊素懾其名厚禮之然不肯放還淹留二年會公解會城之圍軍聲大振景猷乃取間馳至軍告以賊虛實遂大破賊而公乘勝窮追谷卒遇害兵皆散景猷下馬歎曰臣不能報陛下死有餘憾矣衛谷就死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寇禍自天啟時已熾而撫之爲害督臣之剛愎掣肘亦早釀於是時覆軍在前後不爲鑒蓋賊臣之誤國固有氣類衣鉢不可得而勝誅已使如朱燮元之專征大剏何嘗不奏蕩平哉彼非其以勦爲撫之明效乎而當局者卒憒憒也

史外卷四終

萬忠貞傳

公諱燝字元白一字闇夫新建人萬曆丙辰進士熹宗時爲工部主事管寶源局內監督廠銅數百萬公請發鑄濟工魏忠賢靳不與遂上疏曰夫以忠賢珠玉錙銖金銀滿屋如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必一手握定者以爲不如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旣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人用意最深畜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憤恨欲甘心公及爲屯田司郎中往慶陵見

忠賢墳塋踰制拊膺歎曰何物幺魔敢於是逆至此復疏發其奸謂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握則德分圖速威分出亂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操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太監魏忠賢口銜天憲手擬王爵生殺予奪權盡爲有而所營墳墓制作規模儼同陵寢僭侈踰制抑又甚焉請正其罪以絕亂萌疏入忠賢遂矯旨杖一百閹人數十輩蜂擁牽衣捽髮而前杖後伏小璫於闕下棓擊椎刺踰四日而殞李公應昇上言曰燝死矣未報國恩先塡溝壑六尺之孤藐藐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游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其知非出於陛下之心也臣不願爲燝冤爲陛下寃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豈所以作忠勸士哉夫人臣緘口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戮賈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舍保身家榮妻子之計博此虛名幾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以從龍比於九京人非僕隸法非訊囚罪至死刑命非菅芥廷杖之舉殊失士心直俟公論明而恤死錄孤嗟何及矣被旨以詔擾詰責黃公尊素發憤言曰律例所載雖叛逆十惡應死者猶且反覆

於庭議鞫訊之間今以披肝瀝膽之臣子任死於壅蔽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令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無創在一時而長留殺諫之名貽譏在萬世他日有秉董史之筆者書曰某年月日萬燝以言事死其奈之何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實非祖宗意也萬燝之杖也適與雨雹會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林御史會何其呼吸相應如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天意爲之震怵乎

疏上復又倡率臺省於東陶訓此後有傳旨廷杖者閣中
當輒封還不可奉行閣人聞之競前咨口横背閣臣鵠首
不發一言自是厥後璫勢益熾緹騎四出淸流一網盡矣
蓋熹宗之朝士大夫之被璫禍者實自公始云
汪有典曰嗚呼傳曰刑不上大夫所以培士氣亦所以固
國脈也三代以還人君遇其臣下等於犬馬而褻小竊弄
抑又甚焉至有明廷杖則喪廉恥賤節義寵刑餘貴悍卒
俾正人君子脫衣冠以就鎖繫屈體貌以聽武夫廝支體
以受箠楚捐性命以供喜怒小人遂無忌憚士夫遂昧良

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概之士也夫自
設廷杖以來數百年間祇張驕主以拂諫臣之威而予小
人以辱戮君子之具賢士大夫就危殆受汚辱者纍纍間
有杖一小人者乎無有也至於末流好名沽直之人遂以
廷杖爲榮而大書名紙以相誇耀求幾回面易心頓喪其
守夫亦禁未有以養其廉恥故一折而無所底也唐開元
間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丞相裴耀卿謂決杖贖
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
於士夫上從之宋太宗以事怒周翰將杖之翰自言臣負

天下才名杖之不雅遂釋之嗟乎此唐宋之君所以享國
獨永雖或中原傲擾神州陸沉而一跌復興往往能延已
絕之緒於數十百年若明則祚短亡速亂臣賊子接迹於
世甚至溺將然之灰覆既破之艦呷求偏安而亦不可得
豈非士氣盡喪國脈卒斬之明效大驗也哉稽舊迹明之
廷杖而觀之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腕囚服逮午門外每
入一門門扉隨闔至杖所列校百人衣襞衣執木棍林立
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坐右其下
緋而趨走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厲聲喝喝閣棍則

一人持棍出閣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喝令着實
打或伺上不測則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矣五杖易一人
喝如前每喝環列者羣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凡杖以
布承囚四人舁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恆八九司
禮監錦衣衛使既分坐左右列校行杖之輕重必察二人
之話言辨其顏色而黠者則又視其足足如箕張囚猶可
生靴尖一歛則囚無生理矣而諸惡少年之習行杖者縛
草爲人二一置磚於中一紙裹其外俱以衣覆之杖置磚
者視之若輕徐解而視則磚都裂杖紙裹者視之極重而

紙無傷能如是則入邀成化間猶容厚稍重赴正德時逆
瑾用事則盡倣衣至於御史枷項祭酒枷項侍郎尚書枷
項此其刑之輕而辱之小者矣君子論明事至此未嘗不
歎其二百七十餘年之享國爲獨幸也

丁侍郎傳 附吳裕中

公諱乾學字夫行號白巷山臨人以宛平籍中萬曆己未
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魏忠賢亂政魏廣微以同姓交關
得相與爲小相搆煽璫勢益橫公感憤時事慨太息流涕
仰天哭嗚嗚不已與同年吳公裕中深相得與公官御史
每朝退即過公論時事及璫黨輒叫號呼天相持痛哭或
中夜起舞拔劍擊柱砍几聲撼隣壁家人不知驚謂得狂
疾也廣微生父允貞常爲言官以劾閣臣得罪罷天下仰
其賢廣微甫鄉舉允貞閉之廨中不許就禮部試曰此破

犁犢也一得志必隳我家聲矣灼知其惡如此公遇廣微
則數數引義規切之毋墜父訓廣微怒甚謂所私曰丁檢
討獨不欲啗飯耶乃妄斥我爲語上公醢豎子耳初天啟
四年公主試江西惡閹勢之既橫而閣臣如葉向高韓爌
輩名爲清流大都苟自完莫肯出力鋤奸公於是節所爲
程策內發憤痛言之詞中旨頻頒緹騎時下凡再辱士大
夫天下亦既虞寺人矣且事變寧可預料漢擾喪秋哲節
王甫與張角兩亂之唐苦藩鎮仇士良劉季述與王仙芝
兩亂之當時汪直劉瑾之禍醞之有端去之有術其不可

用杜明甚東陽之委蛇既不可爲遷健之潔巳亦豈得策
韓文之磔大義固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李清君
側奸耶語侃侃不少忌然已觸瑾怒降謫在第矣至是脩
微嘆瑾命錦衣僉事高守謙率中官數十人至第毆殺之
吳公糾輔臣丁紹軾諂諛不法狀瑾怒矯旨杖死闕下烈
帝御極誅瑾置守謙於法贈公侍讀學士再贈禮部侍郎
吳公贈太僕寺少卿字磊石江夏人
汪有典曰嗚呼古今之以哭稱者阮籍唐衢杜默然皆悲
憤在一身此鄙夫之猖狂無病而呻吟者也君子不屑道

之矣若公與吳公憂深於杞人而恤大於嫠婦非夫涕之
無從者矣他日賀文忠亦同此意庶幾臨表涕泣之武侯
千載結知心哉

楊忠烈傳 附汪文言

公諱漣字文如號大洪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知常熟縣
入爲兵科給事中光宗在東朝爲鄭貴妃間希得見神宗
不豫公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率百官問疾傳語侍讀王
安太子當力請入侍夜無輕出以備非常神宗崩光宗立
五日病趣封鄭貴妃皇太后李選侍皇貴妃公上疏力爭
以故事得已於是特疏請遺詔中首冊立撫育原內臣侍
皇太子謂機在防微事在慎始光宗閱奏語皇長子曰此
汝忠臣目屬者久之皇長子即熹宗任內侍魏忠賢傾社

稷者也時年蓋十有六矣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匿垂
簾閉皇長子不聽出公語諸大臣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
可託少主者遽排闥入闕豎梃交下止不內公搏膺大詬
閽者知群臣隨入哭臨畢問皇長子安在諸璫強曰不能
對公大呼曰皇長子少汝曹何爲者今何時不急請見顧
命大臣何爲者聲徹簾內簾內傳令右掖簾外嵩呼公抗
聲曰簾不撤諸臣不敢拜也顧錦衣帥駱思恭目攝之遂登
階舉袂命近侍撤簾簾撤選侍退避然猶閉皇長子暖閣
中公急呼曰誰敢匿新天子者王安趨入給選侍第一出

皇長子卽返不者諸大臣不能退選侍領之妛卽負皇長
子出已而選侍中悔使使挽皇長子裾北抵門厲聲猶達
外追還者三四至公叱之擁登輿至殿見羣臣正位而後
退然而選侍猶據乾淸不出也公發憤昌言選侍不當母
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選侍能於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
不移宮死不去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
叱小豎於麟趾門一叱內閣方從哲及大閹於朝者再奮
髯叫呼聲淚迸咽選侍乃移仁壽殿皇長子始還乾淸當
是時三朝大故變起倉卒擧朝洶洶不知所爲公儼然行

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周廬儆備內戒中官乳
母禁宮人闌入身露坐宮門五日夜不交睫頭髮盡白每
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移宮
旣定羣小滋疾公誣以交關討禮王安欲中傷之遂引疾
歸而魏忠賢蓋用事公雖家居顧念天子沖幼而閹黨之
竊弄威福危亂國家也扼腕流涕草疏欲劾之會起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則於是條次其罪上焉其畧曰忠賢本市
井無賴中年淨身竄入內地初猶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
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

擅權多由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
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
於翦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賓天
實有隱憾孫愼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排去之顧於
黨護選侍之沈漼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仇忠義
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構黨斥逐不容有
正色立朝之大臣大罪四也國家重典無如枚卜忠賢一
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愼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
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

陪推顚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
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
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宥竟阻賜環人謂皇上之
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傳
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爲皇上寵注忠賢於去年
南郊之日託言疾病卽時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近侍矣
大罪八也然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妊得封忠賢惡其
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嬪妃矣大罪九
也然猶曰在嬪妃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

祥忽化爲飛星隕月之條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
也先帝在青宮幾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成刼之不動利
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卽皇上倉卒受命亦不可謂無
勞忠賢以私憤矯旨殺之南海子是不但殺王安是毅於
殺先帝之老奴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討賞明日
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建
立碑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擴營墓地僭擬陵寢
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
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

希孔及外甥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
何軍功有何相業濫襲朝廷名器大罪十三也用立枷以
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
皇親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當時若非閣臣力持言官
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
魁以爭煤窑傷其墳脉託言開礦處死假令盜長陵一抔
土何以處之趙高指鹿爲馬忠賢指窑爲礦大罪十五也
諸生伍思敬胡遵道果否侵占牧地宜付有司乃收禁拷
掠體無完膚皇上方臨雍視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衿

赤壁之氣先結於澤宮泮水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
樸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政言
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鎭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
原是存刑言刑忠賢惡其不善鍛鍊徑行削籍明示律令
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
大中到任奉有明旨忠賢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復奉
旨供職煌煌天語提起放倒大罪十九也東廠係察奸非
擾平民自忠賢受事恣行傾陷雞犬不寧縱傅應星陳居
敬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如近日挐中

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而傅應星等造謀造逆勢
不至興同文之獄刋黨錮之碑不已者大罪二十也邊𨫼
未靖內外戒嚴東廠所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都門
打點實主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
事成不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畜
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潅創立內操招納亡命安
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竄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
可爲寒心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淸塵
墊道人以爲駕至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靑蓋夾護環

逆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罷閒門驕恣多成怨
今春閒魏忠賢走馬御前皇上射殺其馬忠賢不自伏罪
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
止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
此又寸磔忠賢未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迹
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當護而不肯言外廷畏禍而不敢
奏且有無恥之徒託身門下逢其所喜挑其所怒內有受
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或內廷奸狀敗露則有奉聖
夫人客氏爲之彌縫積重所移積勢所趨舉朝內外但知
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如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本章必星
夜馳請票擬待忠賢回日始敢發批天顏咫尺不容其決
而馳候忠賢於數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有天日耶羽翼
已成騎虎難下及今不治不知宗社何所託也疏入忠賢
持不下佯辭廠乞罷上慰留之而徐出璫旨切責公公憤
激欲理前疏對仗忠賢詗知邀帝不御朝者三日已而御
皇極門衛侍森列刀劍倍常時侍班官僚盡儆警左班官
毋得輒出奏當此之時公憤愈甚而南北科卿寺數十百
人前後申奏俱爲忠賢持以罪去先是羣小媒蘗忠賢謀盡

逐衆正料臣僚機疏論左公光斗魏公大中交通汪文言
比職臣人部下文言於獄廷杖幾斃左魏二公疏辯得免
至是御史梁夢環復論文言而大理寺丞徐大化劾公與
左公等招權納賄藉文言入罪以傾之文言若繫人以監
生工書授中書舍人負氣有聲公卿間遂目爲東林之黨
再下鎮撫獄鍛鍊兩月餘弗承刑益酷其[illegible]上失辭文言
叱曰孺子眞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涕乎竟不承
鎮撫司許顯純勒令誣公等以贓文言歎起曰天乎冤哉
以此嶔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顯純相與譖曰不引移宮則
罪名不大不借封疆難與追贓於是爲獄辭之辭曰移宮
建議爲立名躐等之資整頓銓政爲偏聽招權之藉市賢
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啟賄賂之門而賄遲之法濫逮公
等下鎮撫獄訶訴百出裸體辱之五毒備至見者無不切
齒流涕而顯純拷掠猶懼不當忠賢意也公之逮時哭送者
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檻
車看忠臣及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暨達荊吳綿延數
餘里老嫗菜傭聲饞乞兒各爭持一錢爲贈許州有荷識
郎中蘇繼歐通謁具飯後被偵削奪自經死公歷事三朝

親受顧命旨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
耳僅以血濺衣裹置棺中櫬歸無葬地置於河側母妻俱
棲息城樓郡按衙日夕追贓也烈帝誅璫追卹死閹忠臣
以公爲首詔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謚忠毅蔭子與
祭葬
汪有典曰嗚呼公區區一臺郎非有肯戚肺腑之親大臣
心膂之重直以光宗彌留中之詔奉爲顧命乃身先動諸
大臣攘臂疾呼奪天下於婦人之手而歸之主器擎天捧
日當無與公比烈者矣以故沖人亦歎爲忠臣興朝交欽

其大節然而移宮之諍國是雖定而禍即嬰焉遂至逆閹
主譖逞小行擻連染三案並及邊鎮長城既毀流賊遂橫
國祚卒斬殃禍未竟吁嗟悲夫斯豈曰命乎

左忠毅傳

公諱光斗生之夕月宿在斗因以名字共之號浮丘桐城
人萬曆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與楊公漣魏公大
中袁公化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同時罹璫禍世所稱六
君子者也而楊左之名震天下公素通負氣敢言光宗崩
熹宗沖幼李選侍據乾清宮公語楊公曰若以嬪御長嫡
而擅雞晨之構禍豈止於歸胙寶鞍人彘房州而已乎乃
上疏立請移宮大畧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
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選侍非

母居正宮而殿下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
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復見於
今矣疏上楊公抗章繼之選侍大怒急召公公不爲動曰
天子耳目之官非天子宣不敢奉從容出袖中鎖鑰付楊
公曰光斗命盡於此矣選侍不移宮光斗亦不立螭頭下
也楊公叱中官使回奏公得免越二日選侍移仁壽上還
乾清中外始大安尋遷大理寺丞進少卿擢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當此之時以前光宗登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司銓
則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廷司憲則鄒公元標孫公

璫高公攀龍司垣則魏公大中司道則袁公化中周公宗
建考功則鄒公維璉程公國祥並矯志澄清而魏廣微崔
呈秀等特不便也皆魏忠賢與乳媪客氏私方怙寵用事
忌外廷特甚則廣微等附進百官圖指數之曰去是數人
者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者盡削籍公與楊公亦以劾閹
逐官去而移宮之禍並發矣工姦者光宗舊侍也外廷爭
選侍移宮頗資爲助性方嚴數數懲忠賢忠賢恨次骨既
矯旨殺之中書汪文言與安交文言遊公卿間久則於是
撫文言以交通奸利律並矯旨逮諸臣以及公當是時公

父封大夫年八十公年五十命奚奴扮楊忠愍寫本赴西
市諸劇前爲壽已又引范滂母語數數誦說於其母夫人
之前初服拜堂下冀以慰解之爾尊人亦爲進一觴也至
京下鎮撫司獄坐贓拷掠無完膚殁前一日從苕椀中書
數語示弟曰辱極汙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竟與楊
公等駢死獄中是夕長虹亘天畢中星隕如斗三日屍出
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櫬未及門而追贓之檄下矣舉家繫
累死者數十人斥賣田廬畧盡不足則及兄弟之產又不
足則及異姓以至三族十族無人免者崇禎改元誅璫贈

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予太子小保官一子予祭葬□□
贈三代如其官封大夫猶及見之也初公之下獄也史公
可法者公督學京畿時首拔士也□夕獄門外逡□伺
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
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焉使史公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
鑱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
爛不可辨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前跪抱公膝而嗚咽
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
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

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
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公噤
不敢發趨而出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
鐵石所鑄造也公視學京畿時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
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
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
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
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史公後果以閣部督師死
國難

亞有典曰嗚呼熹宗之朝宮府鈎連魍魎晝現疑陰感召結爲國運此公之所竊歎也思深哉無後抉目東門矣公當元禍去亂法不去亂人李伯紀知爭事不知爭人然公卒用之而不效周宗既滅康所止戾此豈可執目睫之根以相繩乎益公與姚現聞同云得得此輩烟滅灰飛時而國祚隨之矣天下被其害而吾獲知言之名其亦慟乎有餘悲哉

顧裕愍傳 附弟大武

公諱大章字伯欽號塵客常熟人萬曆二十五年進士授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儒學教授稍遷國子監博士歷刑部主事歷員外郎調兵部復調禮部廣寧之失也經略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議戰守不合致敗並逮下獄刑尚書王公紀訊非公不能辯此獄留署山東司主獄公惜熊公才議貰之責後效謂誅心則廷弼雖未減論事則化貞實罪魁兩人不當同科楊左諸公皆主之然以衆議堅不能奪卒定經撫同辟出爲陝西按察司副使魏忠

賢亂政羣小謀殺楊左諸公逮汪文言下獄以其言爲徵拷掠無所得聚而謀曰經撫之獄顧大章引八議議熊廷弼廷弼楚人也大章楊左之黨也以鬻獄坐顧以關通坐楊左則一網盡矣遂矯旨逮繫與楊左等六人並下鎮撫獄當時號爲六君子者也竟坐受廷弼賍五人先後拷死移公刑部議罪公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復辯辯則抗旨不辯則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亦欺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而可且五人者既死矣借大章以實五人之招是大章既自認服又代五人認服何以見

五人地下乎明公能雪此案萬代瞻仰不然行獄撫司原
案在復何言法司環坐愕眙莫敢異同也已而復移並北
司公歎曰汪文言猶能爲貫高我獨不能乎君不可再辱
矣呼酒與弟訣別趣和藥飲之不死雉經而卒初六人下
獄獄中神祠木忽生黃芝視之六瓣也獄吏以賀公歎曰
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爲偈語曰故作
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心因此他日祠嘗顯也死之
夕大風雷雨如注道瑞外舍及廣微第宅屋瓦飄蕩樹木
拔去城外數十里椅桌隨之室內爲之一空其婢披衣立

史外　卷五　註

雨中隱隱望見旌旗羽葆金節燈火如大官狀者行其室
上而廣微曰我爲宰相內衛上公如天之德何妖見之爲
與小人之不畏天如此公坐忠徵嚴衛邏卒如織弟大武
傾身入長安賄內豪館周旋難險無所避一夕垣中白氣
亘北斗大武故諳星象指而泣曰諸君子其皆不免乎已
而楊左六公並命大武護公喪歸益自放於酒謂天下將
亂吾衰矣無以自見生可厭而死可樂也遂發病卒
汪有典曰嗚呼諸君子之死以門戶也固也然不借封疆
則死無名不坐廷弼贓則罪不著然則諸君子非以門戶

死也蓋魏璫無大憾於廷弼特假以殺諸君子[illegible]
子卽不得不並殺廷弼此廷弼之所以死而諸君子所以
一網盡歟不然失地喪帥之王化貞罪浮於廷弼多矣何
以獨追死哉方廷鞫廷弼時大司寇喬允升部廷弼有存
遼功當議而魏忠節力持不可公亦卒定廷弼辟而終以
廷弼死豈天生廷弼將予璫以殺諸君子之資而天生諸
君子又致廷弼以必死之路與嗚呼門戶之禍延及封疆
白馬清流不烈於此矣公念朝士各持門戶思有以解之
棋酒譃浪自託於賈彪之西行而卒嬰其難曲突徙薪之

史外　卷五　註

人受焦頭爛額之慘而骨且與之同燼君子之生斯世也
其亦何若而可哉

魏忠節傳

公諱大中字孔時號廓園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行人陞工科給事轉禮科晉吏科都給事家學趙公南星知公賢每事輒咨訪所為引皆海內人望朝士不能得趙公意率怨公公又引會典裁抑郵典之濫甚者忌者滋怒公給事中章允儒暌同官傅櫆假汪文言獄難魏忠賢主之欲盡逐衆正禍且作矣而楊公漣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既上公亦率同列交章應之其言曰自古亂人家國者有男戎又有女戎兩者往往相比而成姦故古者聖王在上宮

史外　卷五　壹

者不得交通禁近干預政事是以朝廷清明萬殊蒙福今逆賢魏忠賢私結奉聖夫人客氏播作威福操縱生殺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宮禁又未已也懷沖太子閔為不育裕妃胡以革封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又胡以無病暴卒皇上身為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又況出入警蹕儼擬乘輿不軌不法逆謀大著致漣不惜粉身碎首為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為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温旨即出忠

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為未有為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庭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陛下眞孤立于上耳忠賢得疏大怒而魏廣微以同姓父事忠賢致擯地趙公門遭家子得之廣峻每歎曰見泉無子見泉廣微父號也廣微憾之次骨公又數忤廣微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公抗疏劾之則廣微益與忠賢合於是羣姦煽搆提刀並矢飛謀鉤

史外　卷五　話

謗正人君子無一得免者矣謝應祥者淸流也晉撫員缺趙公推應祥廣微以應祥曾令嘉善首拔公遂嗾陳九疇劾公出應祥門推舉不公降調出外趙公亦得罪去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逮下獄趙公與繆昌期王公之寀輩無所不牽引而以公與楊左諸公為受熊公廷弼賄嬌旨逮問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水立士民匍匐水中泣送者數萬人過蘇州周忠介公結姻去過無錫高忠憲公送高橋至常州太守曾櫻餽以贐辭不受曰譬如孀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動一念便屬失節貲華而睆不敢以此易

也公為孝廉十餘年貧甚居湫巷數椽不蔽風雨舌耕不足自給欣然意足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不朝則鏈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輒發之自是無敢及其門者其清風亮節如此逮至京下鎮撫獄誣贓將掠備至受殊刑未死獄吏卷以藁蓆倒豎之地三日啟視目睛炯炯若殺之轉輸既死璫毀其屍故公骸骨未全子學洢且葬哀號水漿不入口亦死學濂甲申亦死於難俱有傳公贈太常卿謚忠節

汪有典曰嗚呼士生於有明之世何其不幸也一挾久於

永樂之篡逆再殘殺於王振之專恣三屠毒於劉瑾之擅權四戮辱於興獻之議禮五斬艾於嚴嵩世蕃之濟惡至忠賢則爪牙鷹犬鬧千古廷尉所未設之刑節義忠良受千古人臣所未經之痛歷選前世未有一姓之代祖孫父子相臣閹寺或數年或十數年上下相承一心並力害士如此之亟者也夫以永樂酷虐享國靈長已非所宜兄繼之以嬰棄又甚之以逆閹乎天地之正氣不隨世運為澌滅故終明之亡薦紳巾幗以逮厮養備丐捐軀赴義者邁迹前古此數窮理極造物特生是人以扶植綱常而明適逢其盛或且謂明得養士之報矣

袁忠愍傳 附夏之令

公諱化中字熙字武定州人萬曆丁未進士歷官河南道御史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廣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官官漸盛人心漸絕忤璫意會楊忠烈疏劾忠賢降旨切責公復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上未之知耳遂力陳忠賢諸奸逆狀璫益怒逮鎮撫獄百慘俱備大呼列祖諸宗而死死之夕獄中鬼數百啾啾泣號大風四作屋瓦皆飛衆鬼捧鎮撫用刑行拷諸廁逾時皆死夏公之令字伯先光州人公同年

進士拜四川道御史亦以忤璫逮繫拷掠大呼高皇帝而死初魏廣微阿璫作點將錄方秉燭臚列諸公姓名時忽怪風滅燭空中隱隱呼冤者再廣微怒命婢復燃燭操筆曰我不冤汝汝將冤我矣竟書之而諸公死公贈太僕少卿諡忠愍夏公亦贈太僕少卿

汪有典曰嗚呼害正而黨邪鬼固不人若也然不以孽璫且不能術公等以不死何耶豈璫焰方張鬼神亦且讓避之耶抑諸公之考終命者屍宜以狱解鬼固不能衛之生即群小亦非能致之死耶

卷五終

李忠毅傳

公諱應昇字仲達號次見江陰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南康府推官擢御史魏忠賢亂政公條列十六罪欲上會楊忠烈公先發公遂抗疏踵其後曰臣掌官楊漣糾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憐其不辯目爲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眞萬眞無可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明旨代爲辯則中旨可聽其僞傳乎閣臣可聽其援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可

聽其指揮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入可聽其潛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荒然罪狀既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墻之內隱憂滋大爲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卽爲忠賢計莫如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而臣所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能爲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爲李東陽倘螢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是時魏廣微以同姓父事忠賢勢張甚人莫敢指公疏摘抉之謂廣微之父常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辭旋到今廣微應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箝制言官庶上可對聖明下可對士庶異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矣廣微大恚恨會初冬頒曆廣微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廣微益恨次骨而崔呈秀者奄子之魁也巡方無狀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具稿彈治呈秀夜微服詣公長跪求解公叱去之遂與廣微比暱黨曹欽程論公削籍歸已而與高忠憲等同被逮當世所謂後六君子者也公慷慨就道士民環泣者以萬計攘臂奮呼競逐緹騎公搏顙丐免是時忠

憲已引義自裁或有以規公者公曰應昇小臣如草草畢命貽吾親縲絏卽死不瞑目歸死詔獄吾分也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至京下獄坐贓榜掠備至同事已斃杖下唯黃公尊素尚存遇害前二日黃公在別室以拳槌壁字呼公曰仲達我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裂裳嚙血手書訣父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世人矣東向拜書別父母蓋丙寅六月之三日也後三日兄應炅出其屍骨肉糜爛不知其死何狀也崇禎初贈太僕寺卿謚忠毅封父鵬翀如其官初公官南康父戒之曰我力耕有餘貲舂糶饟黍

歲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杯水耳及就逮撫膺大慟曰行矣國有忠臣我有孝子矣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亡國之禍不一端未有不自用小人戮君子始者也公嘗論天下有三患有疕臂之患有肘腋之患有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則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內庸醫側出補瀉雜投助客邪而伐眞元則病醫熹宗狂易患先中於腹心視國醫如仇讐倚毒藥爲性命浸尋潰敗至死不悟豈不哀哉

繆文貞傳

公諱昌期字當時號西溪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御史劉廷元等爭議梃擊不合移疾歸熹宗初補原官歷左諭德當是時趙忠毅南星爲冢宰號召海內清名之士澄汰流品辨別邪正公預其議朝右皆側目而楊忠烈漣與公爲金石交其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羣小疑稿出公公又與閣臣葉向高忤口語籍籍流聞大內禍遂不可解公之補諭德也忠賢殺光廟伴讀王安逐首輔劉一燝而向高適以舊輔召至公向高門生也素相得迎

而謂之曰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無令中人手滑向高迂其言遼撫王化貞者亦向高門生也愚而輕信謂西部可仗主進戰與經略熊廷弼議不合致廣寧陷並逮廷弼向高有所袒於化貞公爭之不能得則憤然曰果爾公非刱國之相即亡國之相矣向高既氣結及忠烈劾忠賢九卿科道疏連上衆謂向高當乘此決勝趣向高爲助向高不應乃謂公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安得小心謹愼之人在上左右公愕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向高色

變於是客具揭稱忠賢勤勞謹愼勸帝保全始終聽歸私
第又懼奄之不察已而移之禍也則揚言此非我意門生
繆昌期殂我也璫於是禦之刺骨先是忠賢營墳於玉泉
山乞墓碑公瞋目叱曰吾生平恥爲諛辭肯順璫旨耶璫
痛恨既欲有以中之至是矯旨削籍旋坐忠烈獄詞被逮
縣令岑之豹奄黨也遽前捉其手趣就道妻子不得訣別
公曰早知之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應山謂忠烈
也方忠烈之將劾璫也公語左忠毅光斗曰內無張永外
無楊一清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幸乎蓋公之沉幾慮

變而欲敦復侯時其見固不盡與楊左合也及疏上匹馬
過從朝夕揚左往往離立長安道上停車拊馬戟手詈罵
既被逮慷慨就道賦詩云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吟聲
與銀鐺聲相應和緹騎株首攢矜猙獰植立公與送者談
時宰諂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低聲折支曲盡情態緹騎亦
爲歡笑失聲其從容跌宕如此而公與高忠憲攀龍書謂
平日學問尚多欠缺翁丈有吃緊語爲某臨去策進者乎
其[illegible]流離凜凜學問又如此先是顧文端憲成與忠憲
闢講堂於東林公語人曰諸君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
殆將合矣然公雖未心許東林而嫉攻者滋甚玕衡抗疏
形於顏色雖就急徵尤切講學而高公亦終不能免矣至
京下鎮撫司獄許顯純詰以與楊公同謀公抗聲曰某爲
詞臣是是非非應得執筆爲皇上謀爲二祖十宗謀草疏
情實死無悔也拷掠備至四月二十九日僅從賭中出片
紙五月二日獄吏以死聞竟莫知何日也斂時十指隕落
捧掬納兩袖中蓋逆璫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梏拳焉崇禎
初復原官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予祭葬謚
文貞

汪有典曰嗚呼奄熖之熾也首輔葉向高以持祿之鄙懷
飾調停之謬說假包荒以長亂托中立以滋奸馴致火廹
崑岡禍侵剝膚群璫圍其邸第搜牢其親甥斥辱其婦女
無所顧忌而向高亦低首下心莫敢與抗僅僅移居郊外
乞歸骸骨而已夫中官圍閣臣第固有明二百餘年所絕
無者向高以三朝元老肘腋天子容頭顧身如此壞祖宗
之綱紀褻大臣之體貌喪士夫之志氣增彪虎之角翼又
何怪璫之放手殺人屠盡清流也哉是則向高禍始敎猱
遂致逆璫勢成騎虎彖非熹宗晏駕之早則明之天下固

已揖讓而移耳雖烈帝反正昭覩倘明然斵喪已極人心既去天命旋傾公謂向高非削國之相實亡國之相豈不深中也哉

黃忠端傳

公諱尊素字眞長號白菴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司李擢山東道御史熹宗冲幼群小蒙蔽宮府都城一日三震公上疏略曰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語甚切至已而群小相搆禍果不可解應山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疏繼之曰忠賢諸不法狀既經暴露將皇上視爲習熟見聞更復何懼人言始猶與士大夫爲仇繼且以皇上爲注此時不伸霆誅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當是時魏廣微附逆奄入相朝右

交鬪鼓扇楊公魏公暨高邑趙公無錫高公出死力相搘柱群小導奄廷杖以脅言者工部郎萬忠貞公燝死杖下公疏爭之率臺省會東閣謂廷杖非祖制此後有傳旨廷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奄人競前恣口橫詈閣臣俯首不一言至乙丑黨禍大作而公除名丙寅緹騎逮公下鎮撫司獄矣公志在弘濟艱難不欲倖直僨事其語總憲鄒公曰京師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譏於盛世矣鄒公不聽用是去語楊公曰公一日在位則忠賢一日不相容國事愈決矣不如去以殺其禍楊公不聽用是敗語魏公

曰頒朔後朝小過也攻之無勢不反覩二械交作不可爲矣魏公不聽卒用以敗公以考選入都時門戶分爭多以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占人向背客問公以三案如何决擇公曰光宗棄羣臣久今上御極亦非一日三案皆往事恐朝廷所急不在此客無以難也又曰上未登極之先移宮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二者祇平允後不分是非世皆以爲持平之論云抵獄與周公順昌繆公昌期周公宗建李公應昇講道不輟謂門人徐公石麒曰吾於此不減黃霸之受尚書也忠賢命許顯純坐贓拷掠五日一比李

公應昇困甚公拷竟夕及李公公請代拷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臨害時賦詩一章而歿越五日出獄肌膚張爛頭面不可復識矣崇禎改元贈太僕寺卿謚忠端公入爲御史與楊左魏李諸公早夜相過語及羣小陰謀輒形之歎息賓退夫人姚進曰公等不能先事綢繆涕泣何益公既被逮夫人每夜祈死北辰之下願以身代逆奄就誅賜葬服三品敎其子宗羲爲復社領袖南國諸生顧杲等公訐奄黨阮大鋮宗羲名居第三大鋮後柄用中旨逮治夫人喟然曰豈意章妻滂母萃吾一身山陰劉公宗周常熟瞿公式耜皆目之曰女師詠蒲扇云世間物性初無定百鍊鋼成繞指柔何似萑蒲經霜後能將九夏變三秋託物寓意深於痛哭矣

汪有典曰嗚呼君子小人之名其果無庸過分別否也魏子謂靑蒲之禍由於激成諸君子之於閹黨意者不其然乎然公不願與諸君子同功而究不能不與諸君子同禍者徒以齊王事也楊魏拷死公爲位哭之慶楊公許口大禍未解然則公與諸君子同禍殆天爲之特假手於諸小以卿此叕天地之氣而深言者也

周忠毅傳

公諱宗建字季侯號來玉江南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浙之武康令調繁仁和以卓異擢監察御史熹宗之爲皇太孫也魏忠賢事之謹導之宴遊甚得歡心遂與乳媪客氏逼比爲奸熹宗既即位益用事人謂此豎鼠耳無能爲公曰不然虺已爲蛇乘霧則不可制會元年四月京師大雨雹公因陳陰氣致沴爲臣侵君下陵上象謂四月正陽之月京房易傳當燠而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魏忠賢裹懷叵測爲禍國家大可寒心璫恚甚將置之辟以閣

臣救得免御史方公震孺疏請斥逐客氏帝既從之已而復召入給事中侯公震暘力諫不聽公復爭之謂皇上天倪初諸前星將朗三宮之內叶吉承歡而顧使妖孽如客氏者煽處於側臣竊憂之夫客氏忠賢內外交通逆謀漸著乃出不踰宿寵命隨頒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闥僅類民間卽謂階前片席地不足爲意婦人女子束縛何難然此輩一叨恩格輒冀踰涯昔漢楊震於安帝初年力諫王聖之弄權左雄於安帝初年極論宋娥之專寵齊世祖於天康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凡此三君皆

由保婦原其始事皆謂無傷惟陛下垂鑒毋蹈覆轍疏入詔奪俸忠賢與客氏銜憾公不釋陰與私人戶科給事中郭鞏欲借內察盡逐東林諸臣而媒公姓名其中公聞而嘆曰網羅既成禍不遠矣吾固不惜死遂上疏逐糾鞏大略謂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斥矣侯震暘及王紀滿朝薦又斥矣鄒元標馮從吾及文震孟又斥矣今且欲並孫愼行盛以弘而逐之摘瓜絕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爲陛下言者故鞏橫行愈甚奸謀愈深既有忠賢爲之指揮有客氏爲之操縱有劉朝等爲之爪牙而外復有

鞏等蛾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道哉璫聞憤且懼泣愬上欲自髡以激上怒禍叵測閣臣力持僅奪俸或怵公曰子之能已見於天下矣稍含忍容何傷罰不爲望上計乎公奮踴曰我之不避死患務强諫者非好爲名高也誠見天下之禍莫大於進小人退君子而宦官宮妾爲之橫行也父母雖老王陽王尊其能兼乎我念決矣請以死繼居有頃忠賢將遣劉朝分率內操諸中官巡視榆林各邊以犒軍爲名議既定尅期降詔公駭曰中涓典兵如虎傅翼昔魚朝恩童貫可爲殷鑒皇上奈何以刑

餘爲方叔以腐豎爲召虎乎卽力陳九害三不可狀且曰
漢中常侍之竊政也遂致黃巾之禍唐北司之稱讙也遂
馴藩鎭之禍宋童貫之頻年用兵也遂釀五國城之禍本
朝王振劉瑾亦然皆已事明鑒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疏
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尋奉差視光祿歲省金錢可數萬忤
大璫勿恤也癸亥按楚命下將戒塗會丁外艱歸丙寅閹
禔騎四出公曰久知此矣吾首擊閹不久當繼諸君子逮
卽不逮吾當伏闕爲楊左死爭之未幾卒逮公下詔獄拷
掠備毒肉節糜折大呼天地祖宗共擊賊夜半沙囊以死

時年四十有五公初逮時京師地震入獄就勘王恭廠火
再出試雨氷雹殺之日朝天宮災明年烈帝御極誅璫贈
公太僕寺卿予祭葬乙酉追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古之王者大居正而謹始而皇天亦卽於
是致其丁寧告誡焉熹宗卽位之元年雨雹於正陽之月
陽消陰長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決於是矣小雅之詩
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又曰赫赫宗周褒氏滅之正月卽
今之四月繁霜卽無異雨雹也是時宗周無恙以褒姒淫
妬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故特譴告之此卽熹宗與客

魏類也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古今一轍如是其可畏也而
彼昏不悟則雖以公之忠赤諄諄面命耳提若罔聞何益
至是天亦無意於明室矣踰一年而鳳凰集於大慶變災
爲瑞意若以憂爲戲者夫破胎毀卵麒麟不入熹宗之時
委鬼茄花作奸宮府取子毀室炭炭乎殆鳳鳥胡爲乎來
哉物之反常者爲妖則是鳳凰也者雖謂之鴟鴞可也是
卽曩者雨雹意也

高忠憲傳

公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一廼忠
毅公南星所取士也趙公爲考功主計所排斥與相臣忤
被遠遠謫公以行人奉使還甫三日即抗疏分别忠佞極
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己鋤善類以空人國奉旨詰問降揭
揚縣典史既歸與顧端文公憲成修復東林遺址爲明正
學顧公卒公專講席三十年由是東林之名滿[illegible]（提案）（此中不無標榜亦遺恨）
名之士淹久不用者益和益廣而群小嫉其屢已[illegible]
目遂譁然以東林爲黨的而擯逐之遠竄之誅戮之正人
君子不留孑遺而明亦遂以亡矣論者謂漢家黨錮四十（孫副吳穆山陳定）
（九諸公之說將東林本末特于高公傳中暢發之）
年而黃巾起黨錮始解然無救於漢室之亡東林亦四[illegible]
餘年而闖賊犯闕門戶乃敗更無救於明社之墟噫是[illegible]
言與不有東林乾坤崩塌久矣東林豈亡明者攻東林者
亡之也自端文公救淮撫之疏出而東林之禍萌未幾攻
書獄起挺擊案與君子小人有不容之勢矣迨辛亥京察
孫丕揚主之於是攻東林者起矣丁巳京察鄭繼之主之
則盡攻東林者矣光宗晏駕爭紅丸爭移宮而東林之禍
熾矣及夫熹宗委命閹寺熊王之獄既成楊左之禍遂烈

又假三案以媒孽東林而正人君子一網盡矣方孫宗之
初年頗起廢籍諸人公與趙公相次柄用群小滋不悅會
忠烈公漣疏擊魏忠賢而公亦首劾閹之私人崔呈秀
於是群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翁忠賢怖且恚亦曰
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也先是禮部尚書孫
公愼行追論紅丸罪歸舊輔方從哲下廷臣會議公謂從
哲交通國戚表裏爲奸難逃首惡之誅已而王紀劾之略
曰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大者交結鄭國泰父子所以謀
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挺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
藥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鄭者誅鋤其不爲鄭者若將
若狂知有鄭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
乃曰爲先帝隱諱則孝此大亂之道也又如戎政尚書黃
克纘論李選侍三事陛下念聖母則宣布選侍之罪念皇
考則優待選侍以禮義盡仁至而說者乃曰爲聖母[illegible]
則爲孝明如聖諭以爲假託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
居功必且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若
臧其說孝不知其孝不孝以爲大孝忠不知其忠不忠以
爲大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如此類如方

從哲鄭養性豈容一日不討尚令居蓄縠下聊踪入禁亦
激怒帝謂訕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公弗爲動而持議者
益衆給事中王志道首踉附和公又遺書責之曰人臣爲
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迫詠爲君父穉禍
也夫以青宮紫禁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人於飲食男女
之內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而實中外所共
知此而諱之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若更加之巫人以誣
謗不幾爲亂賊立箝口之法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
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
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執大義守
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
不悖今但言孝經尊親而不言春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
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
之經使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
懼之間所繫世道人心豈其微哉時從哲雖得免議而天
下以爲三案是非非斯言不能折也爲御史大夫申憲綱
舉臺規察守令風裁肅然當是時外廷攻閹急群小依閹
亦急公欲外輯外廷內齊政地中潰群小爲彌縫匡救之

計而亦莫能聽也爲御史甫逾月群小假會推罷歸歸數
月而忠賢呈秀勢益張修怨益力成趙公殺楊左諸公而
公亦不免矣當魏忠節公大中之就逮也過無錫公操舟
送之群小亦怒公已而逮周忠介公順昌等公知禍必及
肅衣冠謁龜山祠歸酌圜中示在座曰原無生死何得觀
生死爲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若海安所稱立命哉乎生
講學此處看透得力不少已聞緹騎將至入書齋書數行
封固語子世儒曰以此付官旂遣世儒出褰戶[illegible]
獨聲排戶入一燈熒熒奔池對北向端坐水中死矣[illegible]
戎劉印鼻未嘗少沾泥滓也發所封紙則遺表云臣雖削
奪舊屬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矣謹北向叩頭效屈平之
遺則君恩未報願待來生呈秀等猶未釋矯詔逮世儒崇
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授世儒官
汪有典曰嗚呼道學之禍千古爲烈何必東林然相傾軋
至於國旣覆亡而禍尤未已則東林爲極矣蓋自東林之
名立天下遂標榜爲名高於是群社紛起而以復社爲東
林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若應社幾社聞社澄社徵書社南
社則社大社席社雲簪社羽朋社匡社讀書社統合於復

社而總以東林爲幟志乃東林之盛也莫不砥礪[illegible]雖洪
正學斥異端以剛介節烈爲重以禮義廉恥爲貴而及其
推尋深于痛哭
雜也或厮養輿下而託名都講或捷足要津而苟籍聖賢
或斥逐竄歸鄉里不容而竊吹草堂以洗其垢污或鄉賢
名宦物議沸騰而謬依衆正以希大俎豆遂其變也群宵
集矢造言謗傷鈎黨成而門戸判於是有齊黨楚黨浙黨
昆黨宣黨秦黨趙黨鄒黨孫黨東林黨之目因而[illegible]
圖作前鋒後勁稱因而有天鑒錄同志錄雷平鈇蠅蚋錄
薙狎錄點將錄蝗蝻錄而又有續點將續蠅蚋並七錄[illegible]
盡歸東林於是[illegible]雅鄭同聲清流亦濁矣[illegible]
名在東林周之夔注名復社大鋮露刃以殺東林[illegible]
戈以攻復社其他或開門揖寇或勸進賊庭或投名受職
或暮楚朝秦論其人品則死有餘辜誅之不足者皆東[illegible]
之孽也公嘗謂君子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畏心被
可勝浩嘆
王安石滅盡嗟乎獨馮王也哉

周忠介傳

公諱順昌字景文號蓼州吳縣人性剛直疾惡如仇讎好
清節日惟市一蔬人稱爲米條先生萬曆壬子癸丑聯捷
授杭州司理時福清葉向高爲相謂吾邑難治是宜借周
君即改公福州以最擢吏部主事進文選司員外郎忤權
貴人意自引歸魏忠賢亂政故給事嘉善魏公大中被逮
過蘇公周旋累日奉酒炙約爲婚姻緹騎趣行語侵公公
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而忠賢我
即故吏部周順昌也語聞忠賢嗾御史倪文煥劾公削籍
已而與周公起元俱被逮緹騎至吳舉家號慟公笑止之
曰知已久矣何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illegible]曰此龍樹菴
僧屬我書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題小雲棲三字
識年月畢因服出門士民素德公爭爲公呼冤遮道攀毛
一鷺詬責之比讀詔衆諠不復聞緹騎手鋃鐺抵之撫[illegible]
聲曰魏公命誰稽者衆憤怒曰然則僞旨也當是時天大
見明詩綜
雨萬屐齊擲棍梃瓦石雜上厖聲殷天怨氣坌涌晝爲晦
立斃官旗數人餘皆東西鼠竄升木登屋或匿溷中皆戰
栗乞命是日也有逮黃公尊素於浙者道胥門市人群毆
見嘆史綱

二事黃李兩公本傳不入却插在此是爲蛇足

之走焚其舟投橐裝於水官旗泅而免而江陰李公旭[illegible]
亦以是日就逮常州西察院有髮垂肩男子十數大呼殺（殺校尉加倍寫渲染此法都本史漢 見此吠犬之詩斜）
魏忠賢校尉一賣蔴童子拉一肥尉舉儺刀斬其片肉擲
街前狗噉之一鷺大驚流汗不能出一語急司而如注足
不能舉步次日一鷺飛章告變將屠其民而獨爲舂揚念
如沈揚馬傑周文元五人者前自承曰殺校尉獨吾屬爲（見搆彩）
之他皆無與周吏部賢者獨殺五人可也攘背爲之指旣
取銀鐺自繫就獄當此之時五人之名震天下而[illegible]
殺緹騎不復[illegible]至京下詔獄坐贓拷掠[illegible]
罵忠賢鎭撫許顯純椎擊其齒齒盡落顯純起因能復罵
否噀血濺顯純面罵益厲顯純令獄卒私殞之屍出[illegible]（顯見吳檏山集）
中巡卒割其股血瀆而生復荷械至錦衣堂觸石碎首罵
不絕被重刑而死於是忠賢殺佩韋等五人杖戍馬傑等
七人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崇禎元年忠賢敗公長子茂蘭
刺血上書白公寃詔贈太常寺卿謚忠介予特祠一鷺以
忠賢黨被罪家居白晝見公乘輿佩韋等騎而從直入坐
中堂一鷺大怖遂死倪文煥亦白晝見五人嚴裝仗劍登
公登座率妻孥叩頭乞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良久
墜地聲如霹靂乃騰空去無何文煥伏誅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無道之君孰不受宦官之禍惟明則（歷舉宦官之禍其心銷骨恥成深切而又）
累葉不悛至於神宗以降民怨憤盈拔乎不可遏矣馬堂
榷稅臨清白晝攫人井邑騷然市民王朝佐率衆譟而攻（與本傳擊殺校尉作映襯且是如花如火之文）
之火其居其黨三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僅以身免高寀
至閩撲一諸生父衆擊之火其所建望江亭武昌民變圍
稅使陳奉執委官六人投之江遼東兵變欲殺稅使高淮
幾致亂雲南軍官變擊殺內臣楊榮蘇州民變殺織造孫
隆黨毆死裂其屍至天啟遂有顏佩韋等事而推原禍本
則自永樂秀才選內使習充軍成化三學薦內使幾罷學
始嗚呼君瑞臣奸璫焰燎原至於庶人畜挺以雉太阿之
窮斯亦傾否之至變已而彼昏不知日醉益富莫可救藥
也周公旣逮蘇人互戒不用天啟制錢天下從而和之京
師馳諭各省卒莫能奪蓋廢格天啟制錢無算也吁可異
哉

宣德時來內官羅太監橫甚太守動遭捶撻縛同知趾
於驛邊水次至蘇州以事杖吳縣主簿兒鍾從往執其
兩手大怒曰汝何得打吾主簿來懼爲謝罪不敢復嗚

呼此千載一時有明之希覯也有典識

劉太僕傳 附吳懷賢

公諱鐸字我以號洞初廬陵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晉郎中丁艱歸服闋知揚州萬忠貞公燝與公同年相知最密遺公書曾講東林謂人生不聞至道如入寶山空手而返朝聞夕死學者素願足下咫尺梁溪可失此機會耶公得書即請假飛棹過無錫與東林諸君子講學旣還語其子曰讀書自有向上路至於功名科第其事末矣汝曹第以文辭爲進身計而不求聖賢至道縱富貴至將相亦管晏董流耳烏能曳履登孔子之堂哉是時魏

忠賢亂政萬公旣以忤璫廷杖死楊左諸君子亦相繼填牢戶公感憤賦詩書於箑邑紳倪文煥偵得之嗾忠賢矯旨逮問士民爲叩閽者數百人刑部侍郎沈公演力持之謂聖朝不以語言文字罪人詎宜以將無同之字蹟成莫須有之罪案讞上得旨復官方候補而叅將方體乾迎璫意誣劾公延道士方景陽詛咒厰臣景陽拷死景陽固未識公公亦未與景陽質遽送刑部薛貞者陝西韓城人萬曆辛丑進士忠賢義子也適爲刑部尚書當此之時薛貞坐堂皇盛氣詰公曰咄鐸來若有目無珠耶有胸無心耶

朝廷信任上公如日中天若敢毀謗如是耶公曰固也鐸目無公等之珠胸無公等之心故不能開公等之口雖將奚逃貞仰天而笑環顧左右曰不分世間乃有如是絕無心肝人也因叱公曰汝欲誰恃誰將亡富貴于頃汝身命耶公亦笑應之曰一時之富貴有限千秋之清議難逃貞大怒詈之數十遂當公罪斬西市或謂貞曰鐸妄人耳罪之以辟得非殺人媚人爲鬚眉丈夫笑乎貞曰世所謂鬚眉直仕路鬼門關耳誠得上公歡心笑亦何損巾幗者致尊顯之要術也名與利孰重予亦拙於笑矣未爲忠賢欺

貞亦坐辟公之死也揚民聞之爲罷市巷哭者七日夕立廟祀之官有疑獄禱於祠夜即見夢如言州民無適情公始祖剪官行人忤時宰遣使絕域不屈遇害再傳文懿公宣忠愍公球俱以文章節烈稱蓋忠貞世篤云同時有吳公懷賢字齊仲休寧人官中書舍人讀楊忠烈劾璫疏書筆大書其尾云當如韓魏公處任守忠即時安置璫聞坐以楊左黨逮問吳公從容言曰懷賢得與楊左齊名死亦何恨拷掠不屈瘐死獄中崇禎初公贈太僕寺卿吳公贈工部主事公有女淑英崇禎末以忠勇節烈聞自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至哉言乎千古禍亂相尋莫不由斯者也昔者王莽將篡漢也其時公卿大臣頌莽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所謂禮義廉恥澌滅殆盡而漢祚遂移惜乎史不詳書其人至今莫考其姓氏未嘗不以若而人遺詠青史爲深恨也魏忠賢亂政群天下之人相率推戴者不可勝數今始撮其表表者固亦孔醜孔哀也已天啟六年浙江巡撫潘汝楨桐城疏聞於朝於杭州西湖關壯繆岳忠武雙廟之間爲忠賢建祠頌功此生祠所自始也遼薊總督

閻鳴泰清苑遂於所部建祠者七毀民房無慮數千萬餘宮殿九楹黃瓦冕旒儀如帝制於是封疆大吏尤而效之順天巡撫劉詔杞縣巡按御史倪文煥江都梁夢環廣州建於西協密雲丫髻山又建之昌平太僕少卿何宗聖[illegible]建於房山薊遼巡撫袁崇煥[illegible]建於寧遠宣大總督張樸閬州巡撫曹爾楨興州巡按劉宏光臨邑建於五台山又建於太和山張樸又建於宣大又建於鳳陽又建於建昌庶吉士李若琳大興建於上苑又建於蕃育上林監丞張永祚[illegible]薛世昌[illegible]建於松江宣府巡撫秦士文蒙陰建於宣府王點魏縣建於大同

宣大巡按張素養■建之宣府又建之大同工部郎中曾
國楨臨川建於蘆溝橋通政司經歷孫如洌■順天府尹李
春茂陽城建於宣武門武清侯李誠銘鄢陵縣建於崇文門保定
侯梁世勳■博平侯郭振明■建於安定門工部侍郎盧
大受■工部商人五軍都督府各衙門建於京師登萊巡
撫李嵩榮河巡按李精白潁川建於太山又建於德州又建於
寧海又建於蓬萊閣山東巡漕何可及■建之濟寧總督
遼餉戶部尚書黃運泰永城保定巡撫張鳳翼代州提督學政
李蓁昭日巡按倪文煥■五城御史黃憲卿盧陵王大年壽張汪

若極旌德張樞平定智鋌河間張化愚■建於河間又建於天津
李蕃又建於河間張鳳翼又建於眞定河南巡撫郭增光
大名巡按鮑奇謨餘姚叅政周鏘江寧知縣李寓庸泰興建於開封
又建於江北大同巡撫張翼明■建於赤城總河侍郎李
從心南樂漕運侍郎郭尚友濰縣建於濟寧又建於淮安巡鹽
御史許其孝藁城巡按宋楨謨■建於揚州湖廣巡撫姚宗
文慈谿鄖陽巡撫梁應澤■巡按溫皋謨東莞建於武昌又建
於承天又建於均州總督三邊史永安武定巡撫胡廷晏■
朱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建於太白山山西巡撫

牟志夔■巡按李燦然縉雲建於河東織造太監李實■建
於西湖蘇州巡撫毛一鷺遂安巡按王珙蘄州建於虎邱巡鹽
御史龔■合肥建於長蘆江西巡撫楊邦憲■建於南昌
知府顏鵬鄢縣建於徽州武弁李之才■建於南京宗室則
楚王華奎■建於高觀山福州承奉建於洛陽而監生陸
萬齡■則請建於國學並祀孔子當此之時生祠徧天下
撰文刊石揚厲鋪張大都皆出詞臣之手而閣臣施鳳來
平湖張瑞圖晉江最知名焉祠莫不有旌額其在京師者曰崇
仁曰廣恩曰德芳曰茂勳上林苑曰存仁曰洽恩曰永恩

宣武門曰懋勳崇文門曰鴻勳安定門曰著愛蘆溝曰隆
恩天津曰感仁河間曰仰德通州曰懷德西協曰崇功薊
育曰感恩眞定曰旌勳宣府曰隆勳宣大曰德勳寧遠曰
懋勳延綏曰祝恩大同赤城曰崇功房山曰顯德太白山
曰懋爽五台山曰報功太和山曰昭德山西河東曰褒勳
濟寧曰表勳太山曰隆熹並岳寧海曰景仁蓬萊閣曰流
澤建昌曰崇德武昌曰隆仁高觀山曰隆仁承天曰弘惠
均州曰戴德洛陽曰普德開封曰戴德江北曰瞻德揚州
曰瞻恩曰流恩虎邱曰普德鳳陽曰旌德松江曰德聲

李養之建於河間者則曰允千歲（與並祀孔子何作天然）天子親加賜額者杭州
曰普德淮安曰聯德崇文門曰廣仁濟寧曰昭德河南曰
成德山西曰報功大同曰嘉德登萊曰報德房山曰顯德
陝西曰祝恩蘄州曰崇德通州曰懷仁昌平曰崇仁曰彰
德密雲曰崇功林衡署曰永愛江西曰隆德嗟乎此時之
乾坤何等哉夫人臣上天子徽號至十餘字即以爲僭天
子令郡國立廟即以爲非禮若逆瑺者宜何若焉南漢劉
鋹信任宦寺凡仕其朝者咸令閹之一時臺閣大臣三公
三師莫不皆閹以觀熹宗之世豈不然乎禍莫不有甚讀

閹鳴泰之祝詞曰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李精白之祝詞
曰堯天巍蕩帝德難名黃憲卿之祝詞曰至聖至神中乾
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巍字山移下書懺歷
上公之首蓋天下從之嗟乎何所不至哉易曰臣弒其君
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神宗之際
張居正當國有以天與人歸題册子送之者有以禪授廢
立命題者其留奪情之旨有朕不日與疇庸之典者趨附
之徒公然諛之居正恬然安之曾不踰紀逆瑺效尤抑人
甚焉其父殺人其子行刼勢固如此嗟乎有明之神器爲

羣小酤媢之具也固已久矣誰生厲階於今爲烈君子是
以惡夫始之者也烈帝御極痛懲瑺亂謂廷臣曰魏忠賢
一人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遽至此乃手列贊導擁戴頌美
附詔條目並下建祠稱頌諸疏指示曰此紅本蟠瑺背錄
也於是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
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於汴上奏曰人臣有無將天
討用章有非祖制内官不許干預政事更交結近侍之律
於以防内外而肅宮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也逆瑺
魏忠賢狡譎多端兇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祗便身圖繼

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内則妖姆客氏窺覘禁密結爲腹
心外則逆臣崔呈秀揣度機情助其羽翼戕宮妃而戮忠
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邀無等之三封將議逼尊之九錫
迫逐藩邸擯棄忠臣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内鎮而連邊將
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辟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
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至首發大難禍始教猱
或側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和逆封鐵劵金
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慫恿中傳
或攘史職而抹殺直筆墨衰朝會忍此罪魁緹騎鋃鐺大

興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媢妒供嗤笑而効爪
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誣誦連
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邸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
頌奏章頌鄉錄未已也而且頌以綸綍此聖諭所謂首開
諂附傾心擁戴者也又有從竇勞逆網羅密布腹藏鱗甲
搆青蠅貝錦之讒意慘鍛鍊醞白馬清流之禍則山嶽鑿
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蜮之毒
而更巧避彪虎之名此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
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律亦異或已經褫逐不盡厥

辜或謬附權璫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擬法依律無枉無徇
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凶畢竄國法用申惟是大憝既羅
不赦之條而群小宜開自新之路或事關題覆稍尾列名
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任於捍禦或編摩効有勞
調而又或生平才守俱優敭歷猷勞夙著此聖諭所謂事
本自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
心或可責以後効或與昭洗免臚姓名因明罰敕法之嚴
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疏入報可於是詔逆案凡七等
定罪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

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侯國興太監李永貞
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
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大理
寺正許志吉順天府通判孫如洌國子監生陸萬齡豐城
侯李承祚都督同知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
張體乾交結近侍次等遣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
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都督郭
欽孝陵衛指揮李之才交結近侍第三等酌贖為民者閣
臣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尚書王紹徽郭允厚張我

續曹汝楨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曄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
薛鳳翔孫杰楊夢袞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尚書范
世濟張樸總督尚書黃運泰郭尚友李從心巡撫尚書李
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祠頌照不謹例革職閒住者黃立
極等四十四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又逆
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頒示天下海宇廓清翕然頌
（上文東繫此處忽又抑轉大海洄瀾淋漓盡致）
聖明焉然而遺種餘孽剷絕未盡乘間覓緣駸駸向用或
託（借）為攻璫者而實庇璫或陽為附正者而實傾正於是爭
門戶翻逆案嚴陛立黃臺省水火盜賊縱橫而不顧疆塲

破碎而不問雖以烈帝聖明孤立於上用將而將叛用相而相欺用樞臣而樞臣乖戾用督撫而督撫骫骳嚴刑峻誅而愈玩推心置腹而愈離宵旰支撑至於十有七年萬不得已始以一死謝祖宗謝臣民而若曹之門墻如故富貴依然履霜之漸馴致堅冰區區烈帝之微陽殘照固不敵若曹之窮陰沍寒也則四維不張之明效大驗也

史外卷六終

劉侍郎傳 附尹申

公諱之綸字元誠號與鴎宜賓人家世務農少從父兄力田間刈薪樵賣以讀書備諸生時方負薪入市聞報捷薪若歸淡於榮名亦天性也然期許夐絶銘座右曰必為聖人生中亦即以劉聖人呼之崇禎元年進士官庶吉士是時丁熹宗蘊毒之後中原禍亂已兆而邊陲屢警在廷諸臣猶承平餘習從容坐嘯以飲博為放達書畫醉侯為風雅莫適勤念兵事公與同官金公聲則獨留意究切而

造為望輪火車偏廂車獸車刳木為西洋大小礮期以備疆埸緩急之用僧申甫亦習車戰過從講求三人者相善也明年冬京師戒嚴上因金公薦公及甫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公兵部右侍郎督守城事當是時天子念邊事孔棘忠不次用人收萬一效舉錯頗與廷議拂而甫以白衣驟用公新進躋卿貳咸於是側目滿桂者大同總兵宿將有威望 大兵薄都城提萬騎入援戰没甫全軍亦覆朝野氣奪公奮臂大呼曰此臣子效命之秋也請行無兵則請京營兵不許則請關外川兵不許則議召募軍資無一具公權宜貸之抵通州守者不納雨雪宿古廟中公繫貴廷臣多抑之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留公曰小人意忌有事則委卸無事則議論止從一侍郎起見耳乞削臣今官賜骸骨不許奏軍機七上不報乃與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約由薊赴永平牽之無動而自率八路進攻遵化既由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里娘娘山而營世龍等不赴約

大兵驅三萬騎望見山上軍縱擊之公發礮礮反擊營中自亂左右請結陣徐退為後圖公叱曰毋多言吾受國恩誓死封疆顧所請無一應而將帥又不用命如國事何

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殊死鬭矢石俱竭人持短刃夾公馬而前流矢四集公度不可為解所佩印付家人持歸報天子一矢貫其首又一矢中膝遂仆而死一軍皆哭拔營野戰皆死之初正月元日有黑氣起東北亘西方甫見之大驚趨語公與金公曰天變如此公知之乎今年當喋血京城下可畏也聞者皆笑已而果驗衆於是默然公既死天子嘉其忠從優䘏贈兵部尚書廷臣靳之金公噬出其顱翦為之棺斂贍其母以歸騰書當路厚䘏其家而乞譚元春傳其事後公十五年金公亦抗節死其從仲者字子

求亦宜賓人萬歷戊戌進士歷官河南左布政使解官歸張獻忠破滁州執至成都嚐齒大罵遂被殺性直如絃有觸必發所至與長吏忤以孤峭見擯與人交有始終分張袂別死生收䘏婉篤周詳皆出人意表劉太僕時俊同年契合坐通賊被逮獄急不知所爲尹公時家居抗疏明其冤時俊得免慷慨持大義皆此類也

汪有典曰嗚呼朋友道喪未有不相背負者矣司馬子長傳管晏而惓惓於知己豈得已哉韓退之謂平居酒食游戲眞若可信臨利害落陷穽則擠之又下石而有取於子

厚之以柳易播且謂子厚之歸葬賴裴行立功嗟乎世遂無斯人乎而鄭重言之也棠棣之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甚兄弟也每有良朋況也永嘆重朋友也

張參政傳

公諱春字泰宇同州人萬歷二十八年舉於鄉歷刑部主事勵操行善談兵天啟二年遼東西盡失廷議急邊才擢山東僉事永平燕建二路兵備道時大軍屯山海關永平爲孔道士馬絡繹關外難民雲集公運籌有方事就理而民不病累轉副使參政仍故官七年哈刺愼部長汪燒餅者擁衆窺桃林口公督守將擒三人燒餅叩關願受罰公責數之誓不敢叛崇禎元年改關內道兵部尚書王在晉惑浮言劾公妄殺人遂削籍下法司治久之乃釋三年正

月永平失守起永平兵備參議公言永平統五縣一州今郡城及灤州遷安并失昌黎樂平撫寧又關內道所轄臣皆述無所當駐何城臣以兵備名官而實無一兵操空拳入虎穴安能濟事乞於赴援大將中撥一人與臣同事臣亦招舊日義勇率之自效臣身已許此城不敢少規避但必求實濟封疆此臣區區之忠所以報聖明而盡臣職也因言兵事不可預洩乞賜陛見面陳方略帝許之既入對帝數稱善進參政已而偕諸將收復永平諸城論功加太僕少卿仍蒞兵備事候巡撫缺推用時乙榜起家多授節

鉞而公獨需後命以無援於朝也汞平當兵燹之餘瀾閼
困敝公盡心撫卹人菹懷之四年八月　大兵圍大凌河
新城命公監總兵吳襄宋偉軍馳救九月二十四日渡小
凌河越三日次長山距城十五里　大兵以二萬騎來逆
戰兩軍交鋒火器競發聲震天地公營被衝諸軍遂敗襄
先走公復收潰衆立營時風起黑雲見公命縱火風順火
熾天忽雨反風士卒焚死甚衆頃之雨霽兩軍復鏖戰偉
力不支亦走公及參將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等三
十三人俱被執部卒死者無算諸人見我

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禮公獨植立不跪至晚遣使賜以珍饌
公曰忠臣不事二君禮也我若貪生亦安用我遂不食越
三日復以酒饌賜之仍不食守者懇勸感
太宗文皇帝恩始一食令薙髮不從居古廟服故衣冠迄不
失臣節而死初襄等敗書聞以公守志不屈遙遷右副都
御史卹其家公妻翟聞之慟哭六日不食死誠意伯劉孔
昭劾公降敵不忠繫二子死於獄
汪有典曰嗚呼公抒忠勝國抗命
興朝我
太宗文皇帝待而加禮洪量同天地大義懸日月扶植名教
俾遂志成仁者得垂諸彤管煥若丹青不亦休乎有典嘗
見客憲涉筆云公被執見
太宗皇帝不屈衆欲殺之
上不欲俾至闕廷高其忠義命旂下從公學公亦不辭教以
道義咸敬事之稱張夫子坐必南向終不薙髮
上曲從之語臣下曰眞忠義人也當學之及卒
上深歎息旂下學者以楮奠之曰不敢有污淸德定鼎後
世祖章皇帝入御燕都語侍臣曰卿等昔日亦知有張夫子

乎南國有此一人乃無有識之者耶因得悉其行事祀夫
式閭封墓彌有光焉自非
大聖人爲之崇獎揄揚幾何不爲逆亂之劉孔昭所非毀而
掩蔽乎嗚呼此明之所以亡而
聖朝之所以興也歟

費刺史傳 明陸夢龍

公諱彥方字爾英號華陽石門人萬歷癸卯舉人授江西上高令公自以乙榜起家思以治行自奮而不甘爲淺拙結納之術居數年無異聲旋以漕事詿誤謫江西按察司經歷有門人秉銓政者勸公通委曲可亟復且得美地矣不應崇禎五年起補陝西平涼之隆德秦地自延綏寇亂蹂躪無完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以媮免守土者率望風解竄營救樞要天子亦以武備久弊罪不在小臣也而寬之多得不死於是行間不戰郡縣不守賊亦橫行無所

阻是年春秦將曹文詔楊嘉謨等始屢戰而勝有西濠虎兕隴州諸提賊黨可天飛獨行狼不沾泥混天猴紅軍友等相繼擒斬秦中得少休息公至治戀招流亡繕城郭勸農設賑貸以安然秦寇在楚蜀者日復充斥乃以延撫陳奇瑜總督五省檄諸軍追賊賊盡竄入漢與山谷間不得出行賂乞降奇瑜狃於諸提輕賊不足平且冀大功之速成也許而縱之賊遂四出侵尋及於平涼公聞報急募兵未集而防守把總王珍先遁賊破靜寧州閏八月二十九日以城無兵衛遂陷賊執公求金掠其署大失望詬曰

窮卯是其好官耶釋不殺先是公遣僕尤書求救於固原道陸公夢龍陸公公鄉舉同年字君啟會稽人萬歷二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崇正擢郎中胡士相頗有所左右將訊衆咸囁嚅陸公呼刑具三無懾者聲索大呼始具差供逆謀人一無所隱士相主筆躊躇不敢下陸公嘆然曰陸員外不敢匿誰敢匿獄乃具其剛直如此陸公得公書即報公堅守旦日親率兵至劉爲賊所得賊即分騎設覆於六盤山陸公率遊擊賀奇勳都司石崇德至陷伏中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二將相抱泣陸公揮之曰何作

此婦孺態大呼奮擊手殺數人與二將俱戰死賊返城遂害公公挺立受刃腰領皆穿穴以死事聞王珍懼罪賄中樞求脫反譖公城守謀疏及再覆核乃得公死狀贈公靜寧知州陸公太僕卿而逃將獨得不誅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殉難而郵典未優論者頗以爲憾詔公不成進士不爲黨人受迂拙之累故至此夫進士爲黨人禍延君父公豈爲之哉公沒之後黨人之勢益横索師之變開門者樞臣也而曰舉義投名受職賊敗乃死也而曰殉節勸進賊庭歸伏誅也而曰黨誣飛頭易面欺天罔

人無所不至而敝壽魏收之徒又從爲之辭刑賞旣謬於前公論又不明於後此狷豸屈軼所爲寒心奪氣也若公之大節凜然豈以郵典之有無輕重加損毫末也哉夫何誠

鹿忠節傳 附薛一鶚

公諱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祖久徵御史父正諸生皆以直節著聞於時公奉祖父爲師卓然以名節經濟自任海內正人如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等聞而訪之相與訂死生交而去公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丁內艱服闋補河南司署廣東司事適左方用兵餉中絕請帑疏皆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銀故隸司農供文武吏俸萬歷後始入內庫公於是言於戶部尚書李汝華曰金花銀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且將勒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與其請不出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如干上怒願以身任汝華如其言請帝怒奪公俸一年汝華欲補進公奮曰司官以死生爭公以去就爭上意即堅未必不可回也廷議日中官闔扉不聽私由勒問太倉云何主太倉者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趣令補還公曰有銀安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眙不敢應公曰但就善繼言回奏死生有命不敢易隻字也當是時上怒不測人皆爲公危公翁聞之掀髯曰臣子不當如是耶緘口保身非吾

兒也翁少爲諸生以孝聞孫令宋繼登欲與相見翁方耕
田投耜插而往縣令歎息爲人倜儻好奇能急人難至激
于大義雖棄身家不恤一時人之慕義者咸歸焉稱爲鹿
太公魏忠賢大興黨禍左公等先後逮詔獄拷死皆坐贓
追比諸公子踉蹌至無敢留者卒主太公家太公爲周旋
橐饘醵金應比公又力助之人皆咋舌而公父子不顧也
先是周忠介嘗語人曰鄉有緩急定興鹿太公父子足仗
也是時神宗御極國家無事諸公義氣已見于幾先如此
上怒奪致華棒二月公釋褐調刻得山東鹽運司判官而

金花銀竟補還矣光宗䇿復原官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天
啟二年孫公承宗以閣臣理兵部事出督師公爲贊畫疏
銓司缺廷議屬公公辭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善繼即一日
在幕中主憂臣辱願同生死且已出門告天復回頭戀吏
部諸君亦安所用之孫公曰太宰以銓郎待君子雖欲奪
賢獨不憂太公七耋乎公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
爲家君范陽男子書來屬善繼從公于邊老人爲汝加一
飯公以常人畜善繼願忍以常人畜家君乎孫公改容謝
之爲孫公贊畫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將卒相勞苦

拓地四百里復城堡數十孫公倚之若左右手而孫公嘗
曰伯順在坐儼若嚴師助我不止謀議也其相引重如此
孫公被讒去公亦移病乞歸崇禎元年起尚寶司卿陞太
常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未三載復請告歸九年七月
大兵攻定興公時鄉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北背眄神京遂
辭卯墓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陴與里居知州薛公
一鶚共城守七日而城破公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挾刃
索公衣公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太公罵之
曰嗟乎吾兒素以身許國今果然矣吾復何憾公死年六

十有三太公八十矣明年正月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
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
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家守折南下之謀疏聞
贈公大理寺卿謚忠節化麟天啟元年鄉舉第一人以哀
慟死薛公年十一當由貢生歷官蘭州知州亦與公同難云
汪有典曰嗚呼聲氣者隕問之具而領命之源也是以
修之士深惡之明季諸人末路可鑒矣或謂公與周左諸
公之訂交非與夫周左之交義氣而非聲氣聲氣者必敗
者也義氣者不敝者也無他誠與僞也浮談曰癡至性曰

滅者聲氣也祇緣彌嚴踐履彌篤者義氣也周忠介被逮
時與公書謂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只應順受生死常事不
亂胸懷茲非義氣與周鍾日辦小封酬應卒敗名節茲非
聲氣與有志之士宜何從焉

阮鄖兩縣令合傳 附王瑞枏

阮公諱之鈿字實甫懷寧人貢生以薦舉爲穀城令崇禎
十一年賊之在豫楚者號十五家亦稱十三家又改稱九
家俱桀黠反覆所謂好則人而怒則獸不可以恩信結也
總理熊文燦者貪庸而怯多易好大言不知兵其督兩廣
也曾遣道將洪雲蒸等招撫粤寇劉香被執策不效矣適
劉香自溺死得褒賞遂自詡爲奇功而於羣賊一意主撫
閣臣楊嗣昌新得上眷懼討賊力持文燦議則益恃爲與
援刊令懸之通都曰必示諭告諸賊待以不死民有殺一
賊者輒償死是年正月左良玉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窮
促請降良玉欲因其至執而誅之文燦固不可初獻忠隸
總兵王威犯法當刑陳弘範時爲別將異其貌請釋之十
七人皆伏法而獻忠獨免會新敗其下大饑多散去知弘
範在官軍中則以爲故人飾名姝美玉文幣以進願率所
部自效弘範固欲建大功聞之大喜言於文燦承制受其
降獻忠遂入據穀城而不肯放兵潛勾諸賊爲犄角復思
救去設言曰予我十萬人餉爲三郡捍圍三郡鄖襄荊也
文燦遽信之爲請銜開餉然調其兵輒不應良玉欲討之

文燦故露其意於獻忠而數數要頁玉餉以羈之獻忠部賊時出野外剽掠公執之以告不聽且曰官不給餉借餐耳得餉當自止由是村民逃徙遠遂掠及剛剛猶拒悍則露刃殺人一城爲囂咸惴恐禍至無日矣而文燦不問也穀城下有河當漢沔滙處獻忠立關徵稅爭權數千金軍士於草間得義勇營關防文燦卽以給之獻忠益驕又檄監軍張大經入穀城護獻忠軍大經客督者王又天詇獻忠干支當極貴獻忠心動反益急公風以禍福曰公獨不見劉將軍乎此赤誠之效也之細雖不肖上書以百户保

公朝廷宣騰詔書待公以不死鞭朴奉餉絡繹在道有何疑忌而復自蹈不義耶獻忠銜之公度無可如何憂憤成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愧賢良方正蓋自知不免云當斯時也文燦疏言臣兵威震懾降者接踵賊可旦夕平嗣昌揚揚德色以薦文燦爲知人一時公卿且謂天下無賊無何而獻忠反於穀城纂因徒劫庫兵殺傷吏民公聞變遽飲鴆未絶賊突入索印公搖手不予賊怒揮刀刃之奪印去縱火燔官舍散骨爲燼是爲十二年五月六日也先是羅汝才諸家賊蹂躪

黃光隨僵屍千里左良玉大破之於雙溝斬二千餘級汝才懼請降文燦承制授遊擊將軍備征調汝才言不願爲官并無所事餉願爲民受田以耕卒所部分屯房竹上保四邑獻忠據穀城與汝才遙爲聲援鄖撫戴東旻奏曰羅汝才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劫猶卽挺而起耳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難與久處不過謀分居東作飽食休甲以伺吾釁若兩部俱動荊襄之禍未知所終矣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井獸圍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鄖鄖之卒督臣

扃關隴之兵出其不意銜枚疾至剿張燕於黑山燒曹操于赤壁豈不快哉疏入不聽獻忠反穀城而汝才九營兵起應之房縣亦破矣

郝公諱景春字滿和江都人萬曆壬子舉人爲房縣令是時鄖陽之所措置者九營而房居其三羅汝才屯於東以及南北謂之曹操營白貴屯於北以及東謂之小秦王營黑雲祥屯於西謂之整十萬營當此之時朝廷從嗣昌文燦言屈意安撫公獨主勦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一日廹房公擊之多所斬獲賊懼訴於文燦文燦切責公諭以

朝廷嚴旨公乃單騎至其營喋血盟汝才始解甲耕屯是爲崇禎十一年也明年五月獻忠反穀城公度賊必犯房呼其子鳴鸞往說汝才爲之備鳴鸞諸生負忠勇多力而善鬪賊素憚之是日馳入汝才營握手語曰君不念羣衆盟乎口血未乾毋從亂汝才唯唯鳴鸞見其目數動知是賊叵測急歸與守備楊道選發兵登陴公遣間使求援於文燦凡十四反無一兵應者最後以寸紙刺血書告急終不報既而諸家賊大至獻忠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白與赤交麾其衆四面環城攻之有貴黑雲祥策馬呼曰急以

史外　卷七　廿七

城讓我曹保無他公厲聲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是時張大經已降賊賊持其檄招公公大罵碎其檄且戰且守相持五晝夜發大礮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積薪蘞油下灌之斃又擊獻忠殪其所乘馬士氣益奮公用間入賊壁陰識獻忠所卧帳密計夜襲擒之而指揮張三錫者文燦向所遣以處分降衆者也與賊通開門延之入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汝才使數十騎擁公至其營當此之時鳴鸞與公相失夜半天雨遲明鳴鸞至見公哭公好語之曰男子不幸至此惟有一死耳舉手畫頸曰此豈甚痛鳴鸞亦輟哭曰吾所惜者父子離散今既聚矣死非所難也大經以監軍而降心愧之欲得公分其惡哄賊說公不應賊欲曲活公令暫避公曰天下有避賊知縣乎殺同執者數人欲以懼公不爲動賊指大經此公曰彼九省監軍乃爾恭謹汝一知縣顧倔強乎公曰彼監軍已降賊不直一錢吾雖知縣不從賊也顧罵大經曰汝受朝廷厚恩官職何尊乃與賊伍我死必不恕汝引頸受刃鳴鸞伏父屍且哭且罵曰死賊何不速殺我賊又刃之僕陳宜亦死同時有主簿陳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之是爲五月二

史外　卷七　廿八

十九日也先是穀城之變文燦密疏聞給事張縉彥駁之曰張獻忠包藏禍心無愚智皆知之文燦受賊給弄日爲之請頒階闌賞而於殺人越貨之迹巧辭匿飾有發覺其謀者屏弗使聞令賊一逞其哮闞之鋒斬關喋血竄入隙穴之中爲總理者宜自庸及漢分兵追捕比見御前所下咨文皆謂獻忠抄奪咎怨理臣之任事不力必如張大經請月餉之衆以厭其貪是可從乎不可從乎乃若攻州奪郡之雄而曰漏刃破胆奔山騰谷之勢而曰鼠竄路窮據強兵負異志而曰反形未露不便先圖居民城殺官吏而

曰假命須臾無難縛取恢餙不經欺𥅆已甚臣不能為理
臣解也帝於是奪文燦職令辦賊贖罪已而以楊嗣昌代
逮文燦斬西市
汪有典曰嗚呼賊勢既成驕恣變詐未經大創烏可言撫
況於撫之者為貪庸且怯之文燦乎文燦且責賊貲賂既
得所欲則為之請官請餉應之惟恐不滿其意獻忠故為
要求以逞其恣睢哮闞既反穀城留書於壁以告楚人自
白之叛總理臣使然文燦即欲辭其罪不可得矣乃欲陷人
以自免乎方獻忠九營之在房也李自成以兵敗往依獻

忠欲殺之自成覺而逃去若果調度得宜彼且縛闖自効
貪小利而失大賊文燦之肉其足食乎後獻忠亦兵敗歸
自成自成亦欲殺之汝才留之擾漢東以分官軍之勢凡
此皆賊可滅之大機不獨金鎖關車箱峽也而廟筭無人
閫外鮮寄此可盡曰天禍人國以有此孽不關人事之得
失乎谷應泰曰方夫賊師屢挫其弱可擒賊氣方張其驕
可掩賊黨內攜其釁可間也假令良玉太平之捷精銳俱
盡得功潛山之捷屍塡溝壑便當乘勝追奔不令逸去郎
于儀克新店而收東京懷仙克河陽而滅朝義故曰其弱
可擒也又若襄陽初陷獻忠橫恣六安再下獻忠敗元若
能轉敗為功出彼不意即元濟氣盛而李愬夜襲淮蔡潁
川甫陷而長源規取范陽故曰其驕可掩也又若南陽之
敗自成諸謀以闖漢陽之敗自成懸金以購若能用謀出
奇兩兇自鬬即呂布受疎於袁術殷絡授首於思明故曰
其釁可間也乃諸臣計不出此比至歲月遷延四分五裂
師老財匱而天下之大勢去矣

孫文正傳

公諱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萬曆甲辰廷對第二除翰林院
編修遷中允歷左諭德司經局洗馬熹宗即位遷左庶子
充日講官掌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
事二年拜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公初入閣即上奏曰臣
日在閣辦事時有口傳中旨仰見聖意淵深非臣等所能
仰贊皇上威福自操一時奉法惟謹而事久時移不無可
慮且傳天語一字抑揚便關輕重臣愚不勝過計望皇上
時賜面對容臣等將處分口傳事一一仰質則王言盡一

蒙蔽無自而生矣復奏曰憲臣高攀龍語及宮闈心實忠
愛皇上如信臣爲帷幄近臣令直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
引諸輔臣爲証一一爲皇上剖明之皇上至尊至貴實極
孤極危即左右小心恭謹與皇上同甘苦者恐其識見不
定爲人所借將皇上之言動起居日爲人伺而求中皇上
之心且如先帝弱疾最禁房帷而飾美麗進者六七人此
天下所共知皇上未必知知亦未必盡蓋天下之禍有明
爲奸細如假梃擊于風顛也有暗爲奸細如藏刃于美
麗是也皇祖明知之而駕馭有法故屢發而無虞先帝亦

明知之而防範或疎故一嘗而輒殆伏望皇上[illegible]
隄防隱伏以爲天地神人之主以享千萬斯年之安未幾
逆奄竊柄與客氏濁亂禁中群小交關取事[illegible]人
始服公之愛君深憂國遠而見機早也東事日急遼撫王
化貞與經略熊廷弼議戰守不合致敗以王在晉代之在
晉爲人粗疎無大略欲築重關于山海關外衍以堵敵而
待潰卒朝廷無敢難者公親往關視與在晉力辯非計能
之因極言在晉不足恃改在晉南兵部尚書經略缺入告
難其人遂自請行既至關首定兵制以三千人爲一營十

五營爲三部兵不離將將不離帥使教肄分而稽核便修
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安大砲于望海臺以爲橫擊
頓萬人于三道口之石城以爲突騎置砲臺十一于北水
關外以防外職汰副總兵以下數百人罷眞定保定河南
戍更之卒以實中原三輔公議以守寧遠所以守關門也
大兵于山海以次第戰守于法爲正爲實東連西結分布
于覺華彌串廣鹿于法爲奇而正處而實又謂西部必不
可用遼之遺民不可棄關內之遼民當使籍土著關外之
遼人當使籍卒伍關外十三站之義民諸不附敵者當收

置寧遠錦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民此今日之大計也請置大將以馬世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授鉞之禮節制三部罷監軍之官更定餉注總兵官以賓禮接經撫不戎服跪堦下移咨朝鮮國王李琿激以同仇之誼犄毛文龍于東江令復四衛轍登師沈有容進據廣鹿而自以春防禦登萊商度進取之計時朝廷方急遼不許也公在關經營四年前後復九大城四十五堡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弓弩大砲軍五萬輕車千輛衝箱車千五百兩沙航船六百馬駝牛騾五萬甲

胄器械弓矢火藥數百萬闢地四百里招回遼人四十餘萬遼兵三萬屯田五千頃文武將士奮臂抵掌將興師大舉適奉詔巡視喜峰古北諸口因請便道入都賀萬壽而奏進兵機宜而魏廣微等深嫉之嗾其黨顧秉謙劾公無旨擅離信地比于王敦李懷光遂罷歸崇禎二年大兵入人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羣朝洶駭乃推轂公詔起公原官督師公拜命于艱危之際夜半二十騎出東便門四日復遵永灤遷四城時上以流言置督臣袁崇煥于法島帥祖大壽懼并誅率所部東潰大壽潰即關門益可虞公則

遣飛騎追五百餘里傳詔旨曲為撫諭始斂兵待命公視師七閱月復諸邊堡四十有奇露布以聞上親告廟布告中外畿輔既安而群小居中用事譟而逐之公復罷歸公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鏞屹如山立望而知為偉人長德嘗授經易水雲中仗劍遊塞下從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營壘訪問要害扼塞以是曉暢敵情通知邊事其出關也由前屯寧遠抵松錦又由三道關一片石歷石門燕河徧閱三協十二路由石塘路過牛谷經盤山入薊州條

次東西邊政分八疏入奏上皆嘉納行之生平愛惜人才人咸樂為用滿桂趙率教拔之于偏裨者也卒為宿將王楹何可剛晉之甲拔之于敗將者也卒以死事祖大壽叛將嘗斬赦而用之者也卒以收復自效而惜搆于讒人不得竟其雄略已而復追論長山之敗坐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公上言臣願陛下治臣進兵敗衂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于進兵使天下以禦敵為戒也臣願陛下治臣不能禦敵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于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為諱也公之為邊事慮也如此而帝亦卒莫之省也寧錦敘

功世蔭子冠帶閑住而已十一年九月高陽被圍公部署子弟城守頃之城陷公坐北樓謂家人曰吾死此矣令以筆硯遙望闕叩頭攻弓絃縊死子鉁鈐鑰鋡鎬孫之沆之滂之澋之浩之憲兄子鍊鏘從孫之瀓之漢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力戰死蒼頭僕果得公屍于圈頭而貌如生鬚髮郁然舌微吐衲而臥田間野人夜窺之鱗甲怒生如虯龍攫拏莫敢逼視而去樞將引風雷交作天宇晦冥移時乃息事聞上震悼而忌者猶當國遂格其事僅復原官與祭葬後贈太傅謚文正

史外　卷一　壹

汪有典曰嗚呼夫以烈帝之英明而用公卒以不終君臣相得之難可勝歎哉方帝之詔起公也見于平臺溫語移寧而諭調度京師賜勅授鉞自京營總協及坐門大小文武公侯駙馬伯下至總兵皆以軍法從事干城心膂委任隆重公承命出漏下二十餘刻周閱都城四十里巡濠塹度險阻不辭勞瘁夫固以帝頃者之言剖心析肝相信欲以紓國家之急而振舉朝闒茸之氣也乃夜半忽出中旨趣往通州至勅書亦不暇俟初有成言旋忽悔遁孰竊其衷設覆倉皇亦至是歟然而四城之復告廟旌功則公才謀任既不同於書儀而帝既厭心又豈不契如魚水夫何卒以人言罷去七八年間公竟不得一入國門見天子言事僅於高陽城陷之日以一死塞大臣宰相之局不數年而帝亦與社稷俱亡矣廉頗李牧自在禁中而不能用以此歎知人之難也

卷一終

衛忠毅公傳

公諱景瑗字仲玉一字帶黃韓城人天啟五年進士授河南推官考最擢御史劾輔臣周延儒奸貪直聲大振出按畿南以外艱歸服闋補原官轉河南道御史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加兵餉公抗疏力爭謂天下安危視百姓利病邇者兵荒旁午旱蝗薦臻百姓病已極矣奈何復加征以促之乱不能用會給事中傅朝佑李如燦劾閣臣溫體仁得罪下獄公力請釋而反以作敢言之氣帝怒降行人司正歷遷至太僕寺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甲申春李自成犯太原督臣李建泰望風遁公議調兵趨據雁門關而總兵姜瓖觀望不前及攻寧武關守關總兵周遇吉戰遣使告急檄瓖出兵瓖以非信地不應公憤曰國勢至此何論信地同舟共濟正在此時傾橐不及千金出爲犒軍費親率麾下赴援未行而寧武陷遇吉力戰死賊遂長驅抵大同公方督兵出戰而瓖已開關納款賊衆大至公被執命之跪公撫膝笑曰此膝不屈第二人也自成欲官之則據地大哭猝起觸階石血被面淋漓絕而復甦自成憐然曰忠臣也復使公母董勸之降母大呼曰吾今年八十餘當自爲計兒封疆大臣不可不死母出公語人曰吾所以不罵賊者全母也遂北向再拜曰臣失封疆死不足贖遂自縊死賊感歎移其家于別所戒勿犯後贈兵部尚書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世嘗謂烈帝之朝有君無臣即帝亦自謂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是大不然夫潞晉之君不進四商復徹之主躬任庶務陰晦則翹翹跣梁[illegible]青瑣挾貂[illegible]之理亦藏召老[illegible]烈帝屢易宰相[illegible][illegible]數十人其數十人中所謂賢者蓋亦無幾然大約非病兒即斥去無久位者惟溫體仁八年周延儒罷而復起此二人於諸相最好貪而帝特心辨任之若夫命將則循用稱小過制衆正本兵以遙制而失事機閫外以監軍而乖成算者謀議論逆耳近心即補牘裂麻碎衣折檻而款抵[illegible]纜無悔悟並至宗社覆亡猶曰諸臣誤朕夫非所謂其自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乎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至如烈帝倘近之與

徐隨州傳

公諱世淳字中明浙江嘉興人萬曆戊午舉人由重慶推官知隨州是時賊勢縱橫奸㩳恣睢各角門戶不復以國事爲意督撫大吏假招撫爲名率賫賊啗黃金既褒錄非瓌寶無算京師諸權貴人無不受賊錢者賊以故鴟張豕突無顧忌往往大書所過郡邑壁條具上官姓氏而列所取賕之多寡日月于其下以爲嫚笑州縣小吏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一二賢且才者類多肘于上官細故與除（又一交互梵）有所奏報輒尼不行軍國重計益無敢擅便劣者既不知所以禦賊賢且才者又以無權而不能辨賊坐令城郭邱（裹文勢方不稱說）（一笠墨下指人以貢之）

史外　卷八　三

墟疆埸破碎廿學潤之撫秦也聞人馬聲輒怖聳城門以鍉筦謹錄籥牡不敢張目視賊常道立之撫豫也潛師唐邏間待賊入桐柏山而後動賊有殿軍未盡倏者傳曰賊三羅而顛左右掖之奔避民舍兩齒相擊欲死鄭二陽之撫安廬也賊至則盡取大砲置署門外以自衞出所著隱徭書示民戒民勿捕傷禽鳥賊退始分兵入山名曰捕盜監軍盧九德賊急輒募僧誦佛號以祈免死熊文燦之爲豫督也下令民殺一賊者償死賊不肯弭服者齎牲酒金帛臨之皆非士之撫鄖也截弓刀砲石藏諸庫恣賊出入城市曰無令賊疑我楊嗣昌督師襄陽也下教郡邑誦華嚴經謂可詛蝗已早日與幕士飲酒賦詩流連名勝賊偏題其寢廬庖湢曰薊閣部來者賞銀三錢其爲賊弄如此而嗣昌不知賊逼廬酒且破桐院絡帛中孫晉以告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笑曰公江南人也何憂賊乎賊秦人不食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賊不犯江南决矣嗟乎君父與憂于上諸臣沓泄于下是即豺狼安問狐狸乎左良玉曰賊日引月長滋蔓不止者歲飢政亂奸民無以爲生故

史外　卷八　四

相率從賊耳與王師戰勝則乘勢長驅敗則散金錢于地名曰買路故軍中縱賊者多閫外諸人咸受賊賄但良玉左手受金錢右手即斷賊頭耳且賊滅之亦無難也將今日者內外異心功乖成而禍及之故主兵者莫肯殺賊吾恐國家之禍終必由此也黃得功曰科臣奏得功擁殺部將久之不能昭雪夫斥斥武夫何足輕重然賊乘間破十三州縣生人幾盡誰之過也天下事大抵壞于此輩不可（無限推歎只虛數一句勘住）爲矣嗟乎此明之所以亡也公除隨州日左良玉破張獻忠于瑪瑙山虜其妻敖氏高氏置襄陽獄中襄陽守王丞

曾者年少佻易見而悅之嘗是時賊黨潘獨鰲徐以顯等
同繫獄承曾托以間賊中事笑語頗洽鰲等得以脫桎梏
獻忠遁至宜城殺督師軍使於道取其符夜叩襄陽城守
者合符信納之處其人於承天寺夜半承天寺火起襄王
府端禮門亦火鰲等毀獄戶借敖氏高氏出執襄王殺之
去而破樊城返而破當陽郟縣汝寧以南商羅息信殘破
殆盡蘄德安窺陵寢攻應城應山并及於隨隨爲兵衝公
將任戒其子肇森肇梁曰賊孱突襄鄧及隨隨殘破之餘
然鄖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寢梁也行捍敵圍以佐守

森也居斥家財以給軍吾必死於此矣十三年十月蒞隨
朝國人而誓戒之歃血于關壯繆廟要以必死修城濬濠（陸自）
拓羊馬墻抽壯勇庀砲石郵餞寒平賑糶民賴以安賊之
（十年正月陷及是再陷至七月復陷鄖官兵猶死荊二）
圖隨也公間使三走鄖告急楚撫宋一鶴發偏師求援與
（陷之後城中無一寸遺）
道趙某抵章於地勒之守鄖弗遣賊攻凡十三日公力竭
城守寢食譙樓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此樓爲死
所矣賊躡北城入公埋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於頰刀屬
於頰眼鼻橫斷墮馬左手握印箱右手掣佩刀賊斂刀交
下貫胸穴股以死子肇梁拊屍哭罵亦被殺女申姑妾楚

氏王氏豐瘢獲十八人皆死死後三日與人不[illegible]
斂之而趙氏與申姑相抱不可解遂并棺以斂是爲貞[illegible]
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先是崇禎十年昆山王公[illegible]字
湘仲以萬曆戊午舉人任隨州賊首八大王率衆攻城王
公身冒矢石且戰且守殺三百餘人相持二十餘日僅以
守將先遁城陷死之舜州印印出王公足尺土下此與公
之埋印前後一轍也然則是隨再破而守再死也豈非廟
（前守再陷外民出後又追廢兩官之失）
堂之過哉竊嘗述烈帝時撫軍之被誅者凡一十有二人
薊鎮王應豸以剋餉死山西耿如杞以兵變死宣府李養

沖以侵漁死登萊孫元化以陷城死川撫王維章以不能
禦賊死山東顏繼祖及大同張翼明陳祖苞保定張其平
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並以失事死督臣
遼薊則袁崇煥鳳陽則楊一鵬鄖陽則熊文燦皆伏法棄
市輔臣之論死者則薛國觀周延儒而錢龍錫則以詔獄
遣戍樞部則楊嗣昌自殺其以冢宰遣戍者曰李日先本
兵先後下詔室瘐死且棄市者曰王洽曰陳新甲而傳宗
龍則既獄復釋卒以秦督責戰死誤受賊撫逮問遣戍者
爲三邊總督楊鶴陳奇瑜也以失陷鄖西諸縣逮者爲郎

陽巡撫蔣允儀也以秦賊倡亂逮者爲山西巡撫耿如杞事
也未幾而河南巡撫玄默逮未幾而鄖陽宋祖舜陝撫甘
學濶削籍未幾而總督薊遼保定丁魁楚逮問戍邊未幾
而鄖陽苗胙土豫撫陳必謙罷未幾而逮湖撫余應桂削
豫撫常道立籍免鄖撫戴東旻逮湖撫方孔炤罷鄖撫王
鰲永㧞山東巡撫王國賓逮鄖撫袁繼咸罷鳳督朱大典
奪豫撫高名衡其他督撫經理總兵牙將數十百輩或被
遣去或逮繫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嗚呼何其
極也上之捺切者日益甚而下之𢧐渝者日益多國勢柰

何其不愈裂也夫人君大計無過論相相得其人而百事
舉矣昔者神宗初年江陵當國慎擇本兵妙選戶部文武
大吏下至縣令莫不嘗試齊嗳而審其材一旦有故不難
抽擢委任卽以事權一切毛舉鷙擊掣肘絆足之事都無
就貽過泰居然長治役身
所用以故所事往往奏績且夫烈帝之英斷視武宗之荒
淫相去萬萬也張獻忠高起潛諸奄之專制視江彬谷大
用之恣橫相去又萬萬也其時諸賊如趙風子劉六劉七
齊彥名劉烈藍廷瑞等僭號稱王橫行畿甸河南山東江
淮陝西固原臨洮鞏昌泰州諸省邑加以桶岡諸虜跳梁

置鑄宸濠諸藩肆逆其勢未必遽下獻闖也然而攻寧守
樞推轂得人而卒就平定烈帝時命相最多又嘗好延進溫
又嘗欲仁說擬瓦與前諸色人作何示聽知
體仁爲首輔遇兵事輒不敢可否上有所訪進則謝曰
臣愚無知自爭票擬勿欺耳兵食大計獨上神聖裁決群
國觀爲體仁黨引之入閣不熟掌故每調旨瞪目不能下
筆堂吏皆非笑之張鳳翼爲本兵得急奏輒頓首省戶下
不敢發一策也然而帝且以體仁鳳翼爲端誠無私心焉
體仁專國八年患諸臣之逼己其才且賢者必害之以事
抑勿使前取邇篤謹愿無能之人布腹心引與同列苟以

充位塞爭而烈帝獨任之專且久也自是以後諸臣皆狠
鷙沉猜選懦齷齪益不足數矣予論明事至懷陵末造未
敢罔亡明者天也因次公傳而發憤書之

可敘隨州不過數行前後推原覆敗一一如指諸掌是
絕大文字　宋精五

敘議縱橫盡致傳之變體于斯爲極自勒一家言矣劉
敬存

王文學傳

公諱璧字玉也廬陵人故將家子力學爲文好精思苦讀思極不得則以齒咬爪甲出血忘其痛夜讀書欲睡則以机藉首跣兩足簡焉祖家與好射箭走馬弄劍戟學顧王申粵賊騷掠吉安餘鈍甚巡撫解公學龍命公兄璧督兵勦之人情恇擾公請從兄擊賊親戚成以危言止公公仰天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雖書生敢愛死耶遂甲以從兄是公之始祖定遠侯雝從高帝起兵戰死雝孫業官從閩從征剿賊死於浙之丁公崖業孫璇弘治間從征桃源洞亦戰死莊四世孫應鵬嘉靖壬申鎮守白洋四勦賊戰死於泰和之石坑蓋王氏死國事屢世矣以故公誓殉賊而不辭也當是時賊屯淳化鄉之富田以遊兵誘我師公怒單騎突賊營賊伏兵四面起圍數匝一賊揮長刀斫馬足馬蹶公墮地而以右手揮刀殺賊一賊斫公臂斷旁以鎗刺其胸遂死時五月八日也年二十有六

汪有典曰嗚呼乳虎有食牛之氣其天性固殊乎丈夫之敵王所愾亦猶是耳豈以年齡計哉唐汪琦年十二出入萬騎兄中立跳蕩之功晉汪踦十一執干戈而衛社稷以公視之不於然老將哉然猶有成有不成此悲戰之罪大夫忠臣義士由一朝之命殉國家難身膺裂而功名不著於景鐘竹帛如公者固不及享職之勳而亦曾不及觴之殤也斯何以耀壯士之志而作之氣也乎

蕭縣令傳

公諱演號象石南豐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湖廣鍾祥令行取將入覲聞襄藩陷自誓曰士見危授命昔睿廟搢之以護陵（諸大夫）係士自請於撫按免覲賊至被圍廟公大笑曰此鍾令效死日也入署莫辭先主出俯膝命衆胲曰男忠女烈各宜自盡吾不能庇億萬生靈敢愛此數口并两雛乎援甲登陴相持五晝夜賊犯祖陵公衝圍大呼曰鍾祥知縣在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執之遣僞官說降以管仲劉基為言公應之曰夷吾不死有母在我則白雲望斷惟知何日伯

溫帰乾坤之顛覆從龍淮右我正值聖主英明金甌無缺事不相同死即死耳勿復言賊憚而重之戒其衆曰毋傷令者死無敢居之吉祥寺戒諸僧曰令若死居爾等僧護守之公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以士書壁書鍾祥縣令死此寺取寺僧薙刀自刎賊欲而瘞之賊退其門人曰嗚呼大白其無愧乎吾師肯服賊服乎悉易之

汗有典曰嗚呼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非所責於事權既謝之人也公當行取之日值冦氛將逼之時乘趨上道謝之而已耳不則移於別館避之海已耳然無一言一字宜若可委也而必請免覲效死分張妻孥先全軀於尺組直抗虎狼捍祖陵以房令其制行何潔而膽魄何壯也至於被執祈死不得徐以鞫變可也不則賊復勸降從而致命可也既憚而重之不奪其志而必以死殉焉嗟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果信然乎賊陷承天殺扶顯陵宜城諸生張聯奎獻策助殺忽風雨晝晦震霆擊殺之此日之天道尚有知哉顧卒縱賊猖狂擧宗社而覆之何也

蔡忠襄傳 附應時盛等

公諱懋德字維立號雲怡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杭州司理課最當得給事中以忤同縣閣臣顧秉謙改禮部主事又以忤魏忠賢謫告歸崇禎改元起江西提學副使轉嘉湖兵備道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進左參政改寧前道有松山城守功又以忤閣臣楊嗣昌不敘量移濟南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值歲饑抗疏自劾忤上意坐奪七級十五年巡撫山西十六年流賊李自成陷潼關秦中危解三晉獨當二千五百里之長河汾州平陽所在震

動公屬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而自提羸卒三千往來拒賊河上一敗之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四閱月累疏請餉請援兵不報會賊自榆林聲犯太原宗友馳羽書趣公歸衛晉王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分守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遺書寧武帥臣周遇吉曰僕素悉將軍忠義鼠竄偷生將軍必不肯為但拒河力恐不支倘天不佑國逆賊長驅北上願與將軍約弟死守寧武以拒其北僕死守太原以障其東賊或拔二鎮躡其後或可牽制以俟畿輔援師大集此雎陽之

烈也遇吉慨然許之賊既偵兵離平陽布間諜言賊已渡河平陽道將已下皆棄城走平陽陷賊遂渡河向太原宗友以己實趣公歸懼得罪誣劾公不守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以郭景昌代之命閣臣李建泰督師來援兩人皆逗遛不進公先遣兵禦賊而屬城盡陷反拒官兵公乃與布政使趙建極諸監司毛文炳藺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事長史范志泰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或請公已解任例可出境候代公慨然曰吾封疆臣當死封疆此時存亡呼吸奈何便文自營倖苟免吾死不忍為公哭

震動誓衆

衆皆哭聲震原野當是時太原兵僅及千內無宿飽之儲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又臨危更易軍府事益難集士民皆知必不可守徒以激於忠義奮願同死賊遣使持偽檄招降公碎檄斬使竿其首堞樓上賊怒悉衆五十萬攻城公先期於城外度要地埋礮以待賊至果營其上夜遣壯士發礮殲賊數千人賊益怒肉薄仰攻三晝夜忽晝晦大風拔樹屋瓦皆飛守者不能立城東南角樓礮裂火起風猛火藥箭齊發守者皆走公知勢不支先草遺疏懷之至是授將營賈士璋曰吾死此矣君速歸報天子拔刀自刎爲

麾下所奪副將應時盛材官段可達請下城巷戰其公上
馬時盛持矛突殺數十人至阪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
急擁公出西門公躍下馬厲聲曰出門一步非吾死所汝
輩可自去衆復擁公上馬至水西門公叱曰汝輩欲陷我（上馬下馬事在西文選）
不忠耶復下馬據坐地時盛出城走其家殺妻子固顧不
見公呼可達復斫賊入見公坐地上時盛下馬曰死則俱
死耳公問三立祠何在三立祠者故建以祀山西先賢而
公常講學其中者也步行至祠從者猶十餘人公顧可達
馬尚在揮之去曰汝非命官可無死明日收吾屍也可達

泣拜上馬斫西門出時盛解袍帶繫東梁公北向叩頭曰
臣力竭矣敢以一死報皇上乃就縊身輕不即死時盛解
鐵甲加公肩而氣絕時盛再拜公東向以弓弦自勒死建
極危坐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天
朝方伯乃仕賊耶曳出將斬之下堦呼萬歲臣失守封疆
死有餘罪自成謂呼已也曳還問曰既呼萬歲何不受官
建極厲聲曰我呼今上皇帝寧呼賊耶大罵自成立殺之
執文炳誘以官不從抗駡數日被殺說剛中降大罵曰豈
有蘭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既墜復躍起丈餘賊

皆辟易有賊佩新刀拱辰目注之問何覗曰欲得此欲頭
耳賊遂取斬之康周率死士巷戰被執不屈死志泰不食
死時十七年二月八日也死者凡四十六人自成故憤公
甚購公屍藏而棄之海子可達購求十日得之市棺歛公
與時盛葬南門外東岡竟如公命公死後賊從保德渡者
圍寧武城二十日城陷遇吉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竭智盡忠而屢困於羣小君子之欲
匡王國也豈不難哉公嘗疏奏烈帝謂天下人才原足供
一代之用天下財賦原足養天下之人中原赤子原樂爲

良民不樂爲盜賊國家兵力原足消寇制邊只在得其人
得其道惟皇上一念轉旋間耳嗟乎豈不然夫而烈帝不
能從也公與周將軍相期以睢陽之烈夫固自分必死然
張許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
賊勢俾唐室危而復安死不徒也公與周將軍奚濟君子
之死于事也亦有幸不幸哉

卷八終

史外卷九　前明忠義別傳

蔡忠烈傳　附林國俊等

公諱道憲號江門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長沙推官張獻忠陷武昌巡撫王聚奎弃長沙公請進屯岳州謂岳與長沙唇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聚奎屯數日彝遁入湘潭公知事不可爲告其兄令歸曰親老矣兄善事之弟與此城共存亡耳長沙故吉邸封地王曰憂賊頭不知修備去長沙六十里有烏道可柵守公力請之王自堞宮垣擊柝儆循不能有以應賊薄城公手注弩射

之刃乘城者數十人賊駭而退會總兵尹先民送欵賊庭城遂陷賊令先民說公降公批其頰駡曰賊子亂臣恨不萬叚汝賊怒擲刃挺公胸血濺賊首復以刃加公頸公毀罵益厲鉤舌自若賊斷公足裂其肩截其兩手駡益厲鉤舌毀肉抉眼劓鼻寸磔以死年纔二十九先是公被執健卒林國俊等九人隨侍左右不去賊逼公降國俊曰如吾主可降去矣不至今日賊云若主不降卽若輩亦不得生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既殺公並殺九人內如飲食宴樂然令人起敬且姉四人奮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於

是四人解衣裹骸葬之南郊乃自縊死方公之蒞長沙也嬖李帯求㒺及殉難與李帯合祀之名其祠曰二忠李帯者宋人知潭州卽長沙也元兵破城帯召帳下沈忠曰吾計外述攷有遐照又江之青分當死家人亦不可辱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乃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

汪有典曰嗚呼忠義性生非作而致也乃公與李公前後若與契卽帳下兒一一相肖何耶豈忠義之事亦有前定古岩有據柳氣息耶抑精誠鬱勃神爲先告惟公乃入李公夢耶太史遷感田横之士五百從亡慨世無善畫者莫能圖於公亦云悲夫

嶸岩峭壁耳目一新　劉敬存

孫尚書傳

公諱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身長七尺二寸魁塞沉毅多大略崇禎九年巡撫陝西當此之時李自成縱橫西安混天星促帳商洛過天星鷂張汧隴獨行狼蠻動漢南蝎子塊雄視河西其餘楚賊豫賊所在糜爛而闖王高迎祥者賊渠也最强廷議專圖迎祥他餘賊不足平秦撫甘學濶駭不解事秦人譁於朝罷學濶以公代高迎祥之號爲强也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鼠竊比兵十餘萬號百萬陷漢中之石泉由陳倉子午出將闚西安公所將兵僅三千人戰於盩厔之黑水谷是時秦中如猪民飢賊亦飢而天大雨如注瀰漫山谷賊野無所掠十餘萬衆半僵餓迎祥亦病臥石穴中公麾衆乘之遂生得迎祥及其領哨黃龍僞總管劉哲獻俘京師斬於市李自成者米脂人素無賴亡命爲盜於迎祥爲甥舅自將七千人往從之立一隊曰闖將迎祥安塞人故馬賊鬭於文馬著門表馬賊且特起也既死自成在關中賊黨以其梟雄共推爲帥襲迎祥號獨雄諸部由是闖王李自成之名遂著聞矣十年公破賊於渭南豫賊不敢西向又

破賊於咸陽北原秦賊不敢闚涇陽三原以摇西安威名大震十一年八月公與督臣洪承疇幷兵逐賊大戰於中宜者移日尋遇賊邠寧問身自陷陣獲其渠皆俘之豫賊馬進忠馬光裕驅宛洛之衆將其輜重眞張而西叩關思入關吏傳遽曰賊來甚衆將士咸失色公按劍怒曰逆徒自來送死可勿擊耶遂辭承疇東出閱嚴陣以待賊猝於便利驟見大軍而驚特其衆前鬭公麾士擊之賊拔營遁（敉東虎分遣執將與高名衡各分兵蕭公傳同）走當此之時豫撫移軍犄角理臣借鄖楚二撫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則取賊可以百全顧久之期不至而秦將士亦疲公始收其卒傳諭商雒朱陽藍田諸隘無令得入而已十月承疇敗自成於錫平白水公度賊窮蹙且奔潼關設三伏以待而於潼關原依邱阜藪林木凡五十里立三營令大將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奔入伏中亂相蹈藉我軍驍雄跳盪無不一當百賊窘甚棄刀與騎迸遁[illegible][illegible]之山中村塢山民又預奉公令用白梃遮險遇輒捶殺賊遂盡委伏如邱陵自成妻子俱失從七人遁去竄伏峭函山中不復出十一月京師戒嚴詔公與承疇入衛而總理者（以下千至高衛歛斯）非人自成喜出招其黨復大集嗚呼賊之難制也莫如李

自成其次僅張獻忠而其撲而復燃也則主計者之一誤
再誤至三不可措手方賊在楚豫廣衍四潰撲之尚難若
賊之困於車箱峽也四山巉立居其從上巔擲大石擊賊
又投以炬火飛走之路既絕勢已迫於檻井而自斃及夏
大雨連月賊弓脫馬斃進不得食退無所奔突環諸省之
兵蹴之賊之滅可待而督臣陳奇瑜受賊賂縱之去賊出
棧道即與羣盜合入長平犯涇陽趨郿鄠盩厔衝突飄忽
臨鞏平凉所在不支此既一失矣是年六月自成謀再入
蜀當是時秦之白水階徽官兵分汛諸阨賊既不能轉而

西北曹變蛟渡河邀賊去路賊又不得由江而東惟南遶
西鄉突出漢中越江而北公偕左光先馳漢中乘賊奔江
斬千餘級追至升仙口嚴守朱陽關賊不得逸迨十月公
與諸將夾勦自成盡亡其衆叉手將就戮而公與承疇忽
以入衛去總理者復主撫會張獻忠叛房穀自成遂入楚
而勢復猖此又一失矣張獻忠之入房竹山中也左良玉
追及之一箭中其肩一箭釘其指復刀劈其面倉皇逃穀
城以寶玉名珠賄總理熊文燦偽乞降良玉欲誘而執殺
之文燦力為庇縱之去俾良玉垂成之功隳於一旦致賊

屠名城殺親王舉社稷而覆之此其誤可勝言乎公入衛
後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諸軍至南陽與李自成羅汝才兵
遇大戰於塚頭天雨車糧不繼採青柿為食士卒凍餒與
戰則甚敗所謂柿園之役也由是聲名喪於是時而頗不
當天子意矣坐軍事得譴忤中官意降旨切責以將請益
忤上意久之詔以欺罔下獄已而復以兵部尚書督師秦
中公自以前出關饋糧不至為賊所乘擬治戰車開屯田三
家出一甲首為壯丁以五十金資之築堡樓為守望一樓
養兵一人選嚴明吏為趨辦倣古偏箱武剛之制載以神

機匕火車傳齊衣糧發弓弩戰則驅之以拒馬止則環之
以自衛得二萬輛即壯丁掌戎右而用降將白廣恩為火
軍總兵於西教場肄之公念軍初集欲遲久閑習以乘
敝顧天子責戰益急而公屬威嚴以軍興法從事州郡皆
震慄關中荒貴豪右為捐助有不樂者譁於朝曰督師玩
寇糜餉秦人日在湯火中屢上書迎上意督戰且傳語以
恫喝之曰督師苟不出關收者至矣公頓足嘆曰吾固知
戰未必捷然僥倖有萬一功大丈夫豈能復對獄吏乎則
於是兼程出關賊聞秦師之出也設伏於澠澗以邀我公

至見道險命下馬搜伏賊遁歸龍門追至龍門而賊營已
拔遂追賊於汝州賊又盡奔寶豐則追攻寶豐當斯時也
客有說公者曰公不奉馭軍維陽之旨乎自成之西也歸
德復修舊城永城總治新城皆不日告就今維城故址餘
二丈四門未葺公下令修築糾各寨鄉兵匠役半月可畢
土功河北流離之民聞洛陽復完不招自集公於此儲糗
糧開屯田進戰退守經畧中原繫四海之望此祖逖之鎮
雍丘宗澤之復東京也公盍圖之公曰吾擁關不出猶爲
持重萬全今秦人棄親戚墳墓以從我奈何用版築阻士

氣且賊不旋踵前送死致寇而不致於寇非計之得也遂
進軍寶豐合圍賊堅守不下李自成以輕兵來援公分兵
逆戰却之明日賊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
之公謂諸將曰寶豐不卽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
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僞官陳可新等數千級遂進
搗唐縣盡殺賊家口自成幾獲會天大雨六日轉道濘數
尺糧車不至士馬俱飢或勸退舍就委輸公曰師已行卽
還亦飢奚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遂攻郟縣破之郟窮
邑得羸馬數百頭啖割之立盡雨不止頓郟縣五日不能

進賊突騎復大至我師飢且困有流言公不得已分其軍
爲三以白廣恩從大路己與高傑從小路迎糧而陳
令諸閉營休士須糧至諸營進而齊發且戒之曰汝按甲
三日以待我勿動也前屯既移後隊亦亂永福雖斬之不
能止亦引所部殿而賊追之及於南陽我師返轡迎戰賊
置陣凡五重飢民處外步卒次之馬兵次之驍騎之選者
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我師已破其馬兵過三重矣遇驍
騎而死鬭將吏之怯者惶怖欲走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
新調發未習戰永福有思歸心見馬兵之小卻也駭曰師

敗矣盡脫其輓輅而奔馬兵見之亦奔火車傾輈塞道馬
絓於鬲及衡者不得出賊鐵騎凌而騰之步兵手白梃遮
擊中者首與兜鍪俱碎遂大敗賊空壁躡我一日夜踰四
百里官軍死者四萬失亡兵器車重數十萬公取僞道過
渭入晉以轉達潼關諸將亦將其卒而至火車軍步兵俱
以爲兵之脫者猶數千氣沮喪不復振矣高傑曰三軍父
母妻子在西安今戰敗思歸而強之守關此危道也不如
棄關專守西安憑堅城以人自爲戰公叱曰若賊已進關
則西安糜沸秦人尚爲我用乎自成率大衆攻關白廣恩

猶苦戰守保境兵不顧賊從南山遶出其背腹夾攻力不敵關陝徒奔延安廣恩奔固原其他諸將奔秦州奔漢中公收散卒歸還保渭南賊追及公與參將喬元柱羅馬大呼揮刀衝賊營力不支而沒於陣時年五十一是爲十六年十月初七日也先是廷議催戰之檄屢下禮部侍郎邱瑜言督師孫傳庭出關安危所係愼勿趣之輕出俾鎭定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勦帝不能從御史金公毓峒憑爭之曰秦兵驕將跋扈倉卒出師勝負未可知禍若延秦秦亡而天下去矣疏奏不允大司馬馮公元飈請以督

師孫傳庭堅壁潼關總鎭左良玉堅壁襄陽西則應蜀北則抗闖東顧鳳皖鳳皖之兵扼淮保定之兵扼河尅期會師戒勿浪戰俟賊飢困聯絡土寨漸蹙而敗之廷臣多言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偪元飈謂將士習懦益久未經行陣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自遼難以來催戰覆轍可爲殷鑒一日爭賀於上前日皇上若必以戰遲速爲利鈍請先下臣獄俟一戰勝斬臣謝之耳上無以奪也而廷臣猶力請不已將以逗遛爲督師罪元飈手書與公戒勿輕鬭且示白高兩將不可任公覽於衆議趣出關中兩將先逃師

遂大潰後數日西安陷夫人張氏率三妾二女同赴井死自此至光先白廣恩陳永福皆降賊明年三月賊遂長驅犯闕帝竟以死殉焉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之督師能辦賊者惟洪承疇其次爲盧公象昇次爲公承疇之烈既已不終公與盧公又以廟算齟齬掣肘終致僨績語云國家之敗由官邪然觀於烈帝之朝益信且師行糧從公每以糧乏困天又若以陰雨殆有劫運促數乘除而非人之所能爲耶然而吳公甡冀之原將則曰客曰語有之天下危注意將今從戎者遍

天下而儼然稱方鎭者有人矣曾何救於危又益亂焉果將非其人耶抑不可以成敗論也予曰將何易言哉今武臣之有總有副者將也文臣之爲撫爲督即身爲大帥而將將者也武以材勇跳盪於疆場文以方略發蹤於帷幄如是曰將也然如是者自萬曆戊午以至於今廟堂之所指援與夫天下士大夫所推轂信其必能有成者不知幾十百人而卒不得一當何也予嘗妄論之以爲國家所置將名焉耳其武者以賂陞而文者以資轉其惡也以資轉者設之死地則皆用其所忌以賂陞者苟幸其用命則一

切不受節制以縱之使驕彼始而養賊自重已卽自爲賊而兵又甚於賊其爲督撫者卽大半死於敵死於法不則旋罷去此無言功効足紀卽求一首領全者不可得蓋將不知兵從古來未有若今之甚者且將之知兵豈必久歷行陣固亦有天授而不可强而今皆起於胥擢於資以死資而以驕敗之無論材本中下卽挈四者以求知兵之士能乎然則將亦不幸而生於今世耳何也誠使遵稟於廟算之既定而又不至肘掣於樞部之受成一如宣帝魏相之任平羌憲宗裴度之規淮蔡毋信誕辭毋倖速效毋監

軍容毋易將於臨敵毋以瑕隙而生疑毋玩之使不可制則國家之敗何遽至是是故袁崇煥之誅五年平遼之對誤之也楊嗣昌之死八月滅賊之期促之也有高起潛之分道而後死象昇於賈莊有張若麒之督戰而後失承疇於關外信熊文燦之招降致賊勢不可復制勒孫傳庭出關外而後宗社隨之彼市城畔并單騎可縛自馬士英誇大其捷報實躪分卒留江東之禍此數人者方其以名見推或急而相求豈不以爲能勝任而愉快而遷尋奕分一敗塗地卽宿號能戰如左帥者豈不足以禦敵自襄陽遁潰之後諸將遂不稟承至朱仙鎮敗卒於不振而亂卒流毒遂爲天下切齒忠勇如黃得功又鬱鬱未展其志氣而其他未受一級之勲濫受五等之爵此其智謀遂至此哉則亦所以御之者未盡也故今之將無足比數於世或亦不幸而生於今之世也

賊之所以橫諸將之所以失各傳中提闡不一而足幾嫌重出當以讀離騷法一例尋繹便得其用意深處此吾所謂反復慨嘆不屑屑于傳記者也王石[illegible]

汪中丞傳 附傅宗龍

公諱喬年字歲星遂安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青州崇禎三年舉卓異第一六年擢山東登萊道時萊城新破守禦空虛勞且殆公請苦自劾澀官以二老僕自隨所屬供張輒叱去一夕條屬贓遺悉收錄之然莫曉其意已而盡出之槖中市馬募兵修濠隍治器械幾郡復完其權奇如此居父喪服除起兵備河東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是時爲秦督者曰傅公宗龍公未受勅聞李自成將叩關西入即日率將士趙大亂等馳至

商雒與士卒露處設險堵擊而秦督傅公適至傅公欲搜秦兵括秦餉掃境內以出而關中蝗旱闘左調發殫盡未能有以應也即秦兵之在豫者李國奇賀人龍之卒隸焉上亦遣保督楊文岳率虎大威一軍與之會公送傅公出關曰公破賊喬年率所領爲後距相與涕泣行傅公年老矣部曲皆演黠人於西北非所習雖公固策其不效也已而傅公敗沒關中大震即以公代公仰天嘆曰傅公死討賊爲無人矣我自知以肉餧猛虎然不可不出以答中原心遂誓師大郟縣初傅公既與楊文岳遇則列兩營擊賊

傅營西南楊營東北已而北隊亂副將張某挾文岳馬上馳去傅公慷慨謂諸將曰宗龍當死不能效他人走也賊圍之十餘日外援絶糧盡殺馬久之馬亦盡乃開營突圍遂大潰被執賊擁之趣誘開城傅公大呼曰此賊也身是傅督師不幸落賊手城上速用礮擊毋顧我賊計賊刀斫傅公左右脇抉兩目劓鼻死當是時賊勢張悍帥不用命餉絶兵虛人無固志公爲秦督而勅印未至乃即舊署調固原臨洮及團練總兵賀人龍三鎭爲進討計臘月兵始集方簡兵儲糧而兵部屢檄出關遂不得已督師赴

河南時李自成圍左良玉於偃城公議搗其巢倍道兼進直抵襄城襄城賊之老砦也初公之撫秦也檄米脂令邊大綬發自成祖塋賊祖塋在萬山中傳爲仙人所定有纖燈檠然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發視火光熒熒然有蛇赤且角見口而飛卩迎日吞咋者六七反而伏舉其屍膚巴如生毛被體而黃乃刃剉而暘之自成恨公次骨聞公至襄城囓指摜踊曰是發我祖塋者速圖之勿失即舍良玉逆公戰人龍等未陣先奔軍遂潰公仰天嘆曰此吾死所也率標兵三千餘人入襄城拒守賊砲矢如雨關

七晝夜火藥矢石皆盡援兵不至值大雨雪賊崩公廠中流矢卒副將張一貴監紀孫光祿等巷戰手殺數賊被創引刀自刎弗殊賊執詣韓家莊爵黃大罵賊割其耳鼻舌副將李萬慶從死焉萬慶故賊將所謂射塌天者也反正而悲於王事尋詔祀襄城以親不能盡節者云公發自成祖塋時自成即於是日兵敗河南矢中其左目幾死後遁入九宮山樵者舉耰鋤擊殺之然宗固不曉兵敗賊失若第一在此豈獨此兩人亦非本旨言

汪有典曰嗚呼兵機之不可中制也明季則權歸本兵往往監軍未完即飛檄趣戰傅公覆軍於前公旋敗沒於後

喪師失地遂令織兒碎此金甌誰之咎哉李自成流毒中原禍延宗社建牙大吏不能殲決渠兇以少紓臣民之憤甚且佝賊養重爲保富貴取金錢計而樵夫牧豎一奮其挺賊已血肉狼藉飽狐狸而啖烏鳶雖賊惡貫盈亦鬼神病憤而假之手歟鄒漪紀其事謂自成病死羅公山若諱言其非命而特予以考終嗚呼是獨何心哉

賀文忠傳附徐學顏等

公諱逢聖字克繇號對揚江夏人萬曆三十一年舉於鄉爲應城縣教諭四十四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歷中允國子監司業分試南畿楊忠烈公漣疏劾魏閹既下獄死閹憾楚人甚斥逐無虛日獨以公清望優容之已而知公不附遂借南京主試推未當矯旨削奪歸崇禎改元起原官歷南祭酒尋進少詹事丁父憂服闋歷吏禮部尚書八年拜東閣大學士進文淵閣時黃公道周與首輔張至發議多忤遂請告歸十五年正月又與同官蔡

國用不合復引去六月帝御中左門召見諸輔臣公已得請矣復被召同入覲德殿是時國勢益以壓內外諸臣皆沓泄莫分主憂帝復剛愎自用舉措姓迕公所奏訴率不聽而同官又不相容旣入則伏殿大哭久之駕發中極殿輔臣亦隨侍復大哭上命之出乃叩首辭大哭不絕聲陳演前奏逢聖操動天顏無人臣禮大不敬將致之法而帝不罪亦不問也十六年張獻忠犯武昌門人大治尹如翁心憂公馳三百里往謁挾一僧帽一架裟諷之逸去公曰見危授命識之久矣當此之時武昌武備積弛募兵城守

而庫藏空匱楚王有積金百萬請王發金以贍軍王出高帝分封時金裹交椅一日此可佐軍他無所有公痛哭出與叅將崔文榮遊擊朱士鼎長史徐學顏等倡議捐貲募兵衆欲撤江上兵嬰城守公與文榮等謂守城不如守江屬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衆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公與文榮等壁武勝門率軍拒賊多傷殺已而楚府兵爲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挺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腹死學顏左臂殊右手持刀不仆被支解士鼎賊斫其右手乃以

左手染血灑賊賊又斷之不死縛筆於臂作書招集舊卒訓練如常久之乃死公衣冠北向拜賊揮之去曰此賀佛也公曰我大臣不可苟活以巨舟載家屬出滋陽湖中流鑿舟全家溺死公屍沉百七十日忽植立浮出膚色如生始收葬焉尹如翁歸大冶城破被執亦不屈死賊投楚王於江入其府見金銀山積笑曰朱鬍子有財如許而不餉士眞庸兒也福王時贈公太保諡文忠同時有馮公雲路者字漸卿黃岡人好學厲行年三十卽棄諸生從公講學遂寓居武昌賊將渡江貽書公曰在內以寧湖爲止水在外以漢江爲汨羅寧湖者馮公談經處也城陷乘桴入寧湖賊遣使來聘遙應曰我平生只讀忠孝書未嘗讀降賊書也遂投湖死從游諸生汪公延壁亦死焉同邑熊公霈字渭公亦移居武昌喜邵子皇極書頗言未來事十六年元旦盡以所著書付其季弟曰善藏之城破前一日貽書馮公言明日當覓我某樹下及期行樹旁城追至躍入荷池以死有諸生明公扂者亦江夏人城破賊猶不入其門明公慨然曰安有父母之邦覆而偷生苟活者命家人速從我入井否則速去於是妻及二女並諸婢以次投井

明公笑曰吾今曠然無累矣從容榜諸門赴井死時人號爲明井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痛哭殿廷也所謂不言之諫也然和士開能得之於北齊武帝而公不能以動烈皇帝果皇不聰歟抑有奪其魄者歟夫漢孝文之世天下號稱治安賈生尚痛哭流涕長太息不能已已況於崇禎之季滿目盡燎原之火舉世無可寢之薪而大臣宰相猶坐嘯從容屈從之計不聞焦爛之事不預巢且焚如何以無跳斯其所以爲狂國也夫不亡何待

史外卷九終

史外卷一　前明忠義別傳

朱忠壯傳 附姚時中

公諱之馮字德止一字樂山號勉齋大興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忤魏忠賢謫理問選行人司副轉部主事歷郎中陞浙江僉事山東參政以憂歸服除補山西參政崇禎十五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與大同俱逼近門庭牽連肘腋自遼患以來成爲藩籬重地而當居庸之衝淮南子所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是也當是時賊起秦隴漸逼畿輔而法令久弛兵將皆不習戰何謙巡撫居庸衛景瑗巡撫大同公撫宣府至則劾庸懦補虛伍搽練兵將屹爲嚴鎮甲申春賊破大同而宣府居庸遂相繼告陷先是烈帝懲宦官協鎮一柄兩操多僨事嚴禁之未幾而監軍四出宣府監視則內閣杜勳居庸監視則內閣杜之秩當是時兵部主事金公鉉抗疏言大同陷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京城危撫臣朱之馮忠勇可捍一面第恐內臣掣肘僨事乞專任撫臣而亟撤宣府居庸內監不報方大同之既破也宣府人聞之則大震公率文武紳士設太祖位於城樓揷血誓死守而杜勳已遣人納款賊將至嘶袍鳴騶郊迎三十里將士皆散走公見大譟語左右爲我發之無應者自起爇火或從後掣其手公撫膺嘆曰人心離叛一至於此惟死爲厲鬼殲賊以報國耳南向叩頭草遺表勸上收人心培氣節遂自縊於城樓賊棄屍濠中濠旁犬日食人屍獨公無損衛公景瑗大同陷已抗節死賊至居庸杜之秩迎降何謙遁公遺表未達帝所而京師陷帝殉社稷金公鉉亦從死同時有姚公時中者諸生知監鎮有二心嘆曰以死勤事者獨朱中丞耳吾當從其後亦死之福王南渡贈公兵部尚書諡忠節子長源諸生率義兵敗逃於蘭多危行別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御極之初剪逆閹撤內鎮舉天下事悉付之大小臣工何其明也曾不數年復假手宦豎監鎮四出又何蔽也豈始起藩封習於旁觀繼履帝位眩於當局歟良由用相不得其人故也自閣臣錢龍錫劉鴻訓等相繼得罪帝已不能無疑於外廷而周延儒溫體仁輩又貪婪竊位漫無可否則疑厭薄之矣一二大僚既未必皆賢又大端相傾相軋爭門戶分異同勢且甚於河北賊矣而臺諫之負氣者沽直好名廷爭面折幾於先軫之唾囂

權之兵龍本怒復披其鱗披其鱗遽責之雨雨不可得而疾風震霆拔木偃禾之禍興矣於是臣主釜鬻中外猜貳浸尋反覆益親左右則雖毒藥猛獸誠知不可近亦且僥倖嘗試以託其命相激使然夫何足怪司馬子長曰變所從來亦多故矣悲夫

史外　卷十　三

嚴同知傳　閩張化撰

公諱覺字知非歸安人萬曆丙午舉人崇禎四年爲巢縣令以最遷蘄州海防同知命既下將行會道賊由光固向六安將及巢公聞警曰我一日在巢則城猶我城也敢不爲守計當此之時公眷屬先已遣去則迎還之日吾舉家不同患民將解體天子專城其可棄乎且義不忍使吾家獨完是爲八年正月十八日也先是國家承平久民不習兵革官亦不爲備雖烈帝御極寇賊騷動然第在秦隴特河爲塹亦畧不措意至是賊鋒日逼巢以偏隅素無兵衛

史外　卷一　四

城廓人寡壯勇弟持白梃從事公詫曰鍛矛礪戈猶懼不濟是何爲者然梃撻秦楚正恃有公等忠義耳事迫矣姑分城而守趣繕兵仗譏偵諜燈火連城日夜傳飧不懈二十日賊分衆薄郡邑迤北一路賊騎充斥公嘆曰吾事不可爲矣內無應鶩之旅外無蚍蜉之援而賊迅來若此奈何然事既至此惟有城存與存耳鼓勵士民誓以同死二十二日公方巡南城賊已自北城騰躍入遂與同巡諸公被執公罵不絕口不屈死子有芑諸生年十七以身蔽父肩背俱斷猶指揮殺賊賊刃破其首死夫人莫氏縊其愛

女自刎未死仍投繯同死諸公別見廬州忠義傳閏八年
又有張公化樞死難事張公雲南人崇禎十五年任湖廣
漢陽府節推賊自破巢之後連破無爲張公以事謁淮撫
史公可法史公知其才念無爲殘刹之餘守者非其人使
領州事至則招流亡撫瘡痍發奸摘伏邑賴以安十一月
羣賊乘不意夜襲城攘公去公渡橋即投水賊挽之不得
死擁至桐城使誘城張公大呼曰我無爲州正堂也賊脅
我城切勿啟賊怒立刃之十七年安廬道杜某自無爲從
駐桐有言西門關上野塚豎一白木牌書無爲州正堂五

字此必張公無疑矣當大呼守者時倉卒不暇言姓名耳
汪有典曰嗚呼在官死事無幾人也況於秩既遷家已遣
賊鋒尚違委而去之誰得而訾乎而張公寧挈家與巢人
同患父子夫婦慷慨捐軀爲忠爲烈爲孝分其一已成一
代偉人殉國殉夫殉親合而三恰著三綱奇節又誰得而
及哉若張公者乃其儔歟然公之後嗣掄大魁列清華者
踵接且邈
恩綸祀名宦而張公無聞豈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與何
窮通顯晦之殊也

高中丞傳

公諱名衡字平仲號[illegible]礎沂州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官監
察御史巡按河南十四年二月李自成既陷洛陽移師攻
汴梁時汴梁大饑皐人析食賊自道攻城勢危急公請周
王出庫金五十萬市米麥餉守陴者懸賞格勵將士擒一
賊予百金斬一首金五十戰歿恤其家傷賞如殺賊之數
士皆踴躍大呼擊賊凡七晝夜賊乃退帝聞之則大喜下
詔褒王擢公巡撫河南公爲創立社兵以總社李光壂等
統之凡五總社計四千二百人兵自爲餉團練習藝無不

一當百公顧而喜曰此勁兵也人皆超距之雄嘗成細柳
之壘何憂賊哉十二月賊復至肉薄城下則强弩磚石火
藥雜擊之賊披靡負版穴城則縛柴加烘藥下燒之巨鑊
爇油灌之賊糜爛死無算遂盡驅婦人赤身醜詆城上城
上礮發皆倒洩則令僧人亦裸立向賊營醜詆之賊礮亦
倒洩賊架數臺長十餘丈廣五丈高可三丈上容百餘人
發大礮攻城則樹長木三如鼎足懸礮擊之臺上之賊悉
死周王盡出庫金犒師公偕巡按御史任濬總兵陳永福
率吏士力鬭賊飛火發機洞胸達腦終不爲動矢射自成

中曰手襲巨礮殺其巨帥上天龍等擐甲四十害夜縋着
焦灼指血滲漉生蔵三十三人斬一千七百十有八級城
乃克全明年三月賊以前攻城圻士卒起長圍期必拔當
此之時賊圍城數月帝詔將士來援而總兵許定國潰於
（[illegible]）
單懷兵部侍郎侯恂督援勤諸軍逗遛不進潰於河上督
師丁啓睿畏賊銜避許州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
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壁近境憚賊不戰自潰山東總兵
劉澤清來援聞諸軍潰亦引去公獨支危城與士民誓死
守堤捍禦圍久城中米糧搜括略盡至食牛皮皮衣赤肆

藥材水草水虫糞蛆膠泥新馬矢而人無異志會中秋賞
月各營鼓吹聲與刁斗聲相應和旌旗鎧仗嚴整森立賊
度城必不能拔遂決水灌城先是端王時發秘記讀之曰
王室將衰河決爲害王告其世子以爲大慼曰後二十年
必驗令王立冠難作河益南徙匠人置槊準水形以測望
地平河身高出王殿檐者只有二寸是時賊圍城陷議鑿
朱家口灌賊賊偵知遂決馬家口灌城河流驟決聲轟如
雷水滿鬱數十丈城盡没人民枕藉死者累鉅萬公急護
王乘舟達河北以免丁啓睿楊文岳次第逮問公亦罷歸

未幾北兵破沂州公夫婦抗節死
注有典曰嗚呼流寇蔓延非盡不可制也秉鈞者再請門
戸而省封疆司闖者復養寇氛以邀爵賞而事不可爲矣
汴京之圍公竭其忠智率區區饑疲就盡之民外無援而
猶死守期年之間三遭圍困而卒不可拔雖如公捍賊天
（[illegible]）
下當來至驟裂也故迹公所爲雖張許睢陽之烈何以遠
過而啓睿等環視不救復何心哉賀蘭進明乎至今[illegible]
尤甚若赤縣而支祁肆虐河伯爲殃士女化爲沙虫廟社
淪於陽侯王之典章物采故家之禮樂詩書無不[illegible]

洪流堙沉息壤可不痛哉寇難非河流決秘記固已先言
廢興成敗之故其果非人事歟否歟

鄧大僕傳

公諱藩錫字晉伯號雲中金壇人崇禎甲戌進士初任龍巖知縣調浙江嵊縣陞南京兵部主事出知兗州府兗與豫賊接壤蹂躪無已時連歲大祲列肆掛人肉爲市守禦之具無一備公招諸戚友訣之曰兗事孔急使吾到郡一年修備三年修和若是者猶可以守不然滄海橫潰豈吾一手所能堰吾生平最賤夫瓜蒂歕鼻艾黃炙額死婦子手中者夫今乃得死所矣遂於數日內敎庀家事少子少女皆聘耦之攜一稚子一妾以行抵官四十日而北兵至

當是時騎數萬內薄城下士皆倦疲不任城守魯王擁重貲不之恤公請於王曰臣有郡王有國同舟也城之不守皆由貴家惜金錢而令窶人登陴遂多敗事夫財者人之命也我不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耶請出帑犒死士城猶可存不然大事一去玉石皆燼悔無及矣王不聽城遂破公被執命拜故翹其足即先斷一足而支解之稚子妾亦投井死初公之成進士也夢蹈一鄉首猶而立或曰一鄉者一甲也君其得一甲乎公曰不然方今天下潰亂士値艱危嚼齒空拳握拳透爪固吾輩事焉能斬頭形骸以保頭軀神其告我矣其言信如此云

汪有典曰嗚呼公與魯王之言有明成敗之機也烈帝即位之初即以國用不足爲憂一時乘風旨者議裁驛議加派議抽練餉法鈔法相繼並興於是郡邑以催科爲上考廢司以搜括爲能事民怨沸騰海內崩解御史李明睿力請發內帑濟危難而帝不應並明睿之言曰除上服御外一毫但是長物當發出犒賞軍士留之大內不過朽蠹先時出一錢可當二錢之用急時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費其言至明切矣而帝惟以如洗爲辭卒之國亡內庫積金

銀無筭此與以寶玉自焚何異至今百年田夫野老猶有嘆英主之吝慳爲亡王之失德者豈不悲哉李自成攻汴梁周王捐金紓難帝下詔褒美且以其意諭秦蜀諸王謂盡如周王城何患不完寇何患不滅而已則皆爲范睢謂慮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若帝則祖宗三百年之社稷繫於一身固剝牀以膚而非淵隱之鬪也亦何用皿觀物之智爲返身之察乎然而明之亡氣自其前世固已索盡至烈帝時即傾竭帑藏戶口而家乳哺亦不能留天命而固人心譬之病入膏肓雖司命

亦無如何而欲進以八珍少冀其無死不可得矣區區曾藩又何怪焉

劉忠毅傳

公諱熙祚字仲緝號勿思武進人天啟甲子舉人授興寧令崇禎壬午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明年正月張獻忠大舉入寇荊承報陷撫道縣鎮或死或執公撫膺泣曰時勢至此尚可為哉門庭既失堂奧必危倘不能挈湖南一塊土還之朝廷唯死生以之泣誓文武嚴守江渚移檄沅郎兩撫聯絡形勢以壯聲援二月巡岳復聞獻藩之變湖南一帶在在烽起公親調諸將分路堵截斬獲無算五月公按長沙八月獻忠陷岳州遂逼長沙公聞警投袂起曰吾按

臣也當急護宗藩是時親王開邸於長沙者曰吉藩開邸於衡州者曰桂藩而惠藩故邸荊州荊陷投吉藩亦在長沙兩王相對日涕泣憂賊顧不知修備惟堞宮垣晝夜擊柝徼巡而已公急檄總兵尹先民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稍磯而命推官蔡道憲立柵斷陸道柵未及成賊驟至先民解甲降道憲走公急護惠吉二王走衡州尚長沙陷道憲不屈死公至衡州賊尋破衡遂護惠吉桂三王入永州賊提銳卒躡其後公晨朝三王泣且拜曰永以南非楚境過此一步非臣死所臣誓與此城俱碎王幸自愛

乃遣其中軍護三王入西粵而已死守未敗至孩人內應城遂陷公大呼疾戰力殆被縛檻送賊營大罵不屈褫其衣懸竿首引滿弓攢矢擬之罵益甚既復下之過視爲撫摩于以官則愈罵賊知終不可奪縛而足繫馬尾而馳口鼻耳目潰爛毀敗血糢糊骨骼支出已不能言猶噀血如罵狀死後贈左都御史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有明以空名奉骨肉而實奪之權故處天王伯叔之尊勢乃制於黔首高皇時諸王得巡行所部遂靖變亂以還綱漸密京師所置吏握其事禁私車將從輕

媮出郎送喪至諸墳園非詔令不許而諸府護衞千二百人以其半爲班軍番値給撫臣以下由使藩王無敢典兵者崇禎九年京師戒嚴唐王請提軍入援廷臣糾文致其罪廢爲庶人禁錮之自此諸藩帖息不敢復言兵事矣以故盜迫郊保守宗宮對僕隷一切戰守聽之將吏遂致託體王家殞身賊手辛巳以來二三年間諸藩相繼陷亡豫四王福先沒唐次之周次之崇次之楚四王襄先沒惠次之荆次之楚次之洞庭南四王吉桂岷榮一時俱沒宗藩既殺社稷隨之所謂自全以藩衞天子竟何有乎又其甚者建号妖人爲同姓之耻秦晉二王有媿逍之辱窮奇饕餮棄親卽異而宗子維城之義又不足論矣公孩臣也無兵與將摧賊鋒護親王間關險阻獨障其衝百折不回卒以慷死嗚呼此眞所謂維藩之价人也與

何忠壯傳

公諱燮字仲理號濤江晉江人萬曆乙卯舉人崇禎十五年知亳州亳爲鳳陽屬邑踞水陸之衝賊自汜泗既渡以後鳳陽數中賊而亳尤甚方賊之在秦也秦中鎮將守臣縱惡賊於險藏之可一鼓盡三邊總督楊鶴力主撫賊出險遂不可制登萊兵變薊關寧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乘勝精甲渡河進勦本兵張鳳翼故晉人慮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嚴遂得渡河而南由固始商霍邱破潁州焚壽州毀鳳陽皇陵享殿高皇帝御書略盡分其

軍陷亳州已而又攻壽州復圍亳州是皆八九年間事向後不可勝數也八年正月賊陷潁州給事許譽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復疏言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遏不肯行及賊入豫楚人言交攻然後不得已而議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遲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鞭長不及旅戍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固東南震鄰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矣台則曰不必移鎮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即不敢輕犯鳳

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又曾請移藩藉付撫臣以不必移鎮爲辭則輔臣欲諉玩寇速禍其何辭輔臣謂溫體仁王應熊是時撫臣楊一鵬應熊座主按臣吳振纓體仁姻而樞臣則張鳳翼也疏入帝以苛求責之亳既屢被賊加以土寇交訌災荒洊臻民多逃徙僅有存者率斬艾瘡痍之餘公至治歎曰古之商都今之湯沐凋敝至此柰民社何則於是儲備賑饑修茸蓄練所以習戰守者甚具甫數月而齊寇豫寇土寇沓至公與戰於盧家廟擒賊首數十人招降其衆數千當是時李自成陷河南

鄰封震搖亳與聯境恃公以無恐未幾賊復迎城下雲梯火砲震喊如雷民既屢經殘創望風竟解公獨支危城督身決戰矢盡力窮城陷被執賊甘言誘降公强力不屈罵聲厲厲斷公兩足罵益疾割去耳鼻罵如故賊咤曰是好烈漢遂亂磔死賊懸其首曰睢猶閃閃動是爲十五年四月十五日也十七年三月公子諸生如苔詣闕請卹曰臣父以久殘之州城于遺之百姓苦心撫字竭力捍禦月不解帶夜不帖席則遭逢未有如父之苦者城守垂危氣不少挫兵刃叢加罵不絕口則忠勇未有如父之烈者先所

兩足次割耳鼻終受亂磔則受毒未有如父之慘者疏上
得請贈太僕寺少卿諡忠壯距烈帝因閩將無幾也公葬
宅之東關閩海寇發歷久甫定而閩韋迢遙子孫無有過
者乾隆九年五世孫應龍始訪得其墓而加封焉蓋百有
餘年矣

汪有典曰嗚呼中原之所以潰國家之所以亡由苟非知
塞太行之口而不斷黃河之津張鳳翼之輩蔦陵不足蔽
厥辜顧辛聽其以大黃自利死可不謂逆罰也歟鳳陽爲
中都嚴重視京兆巡撫鎮監留守衛軍其力足以禦寇尚

禍及陵寢況於殘破之毫孤孱之令其屠毒於虎狼又何
足怪乎夫事至天命已去固有忠信不足以爲甲冑禮義
不足以爲干櫓者矣志士仁人獨且奈何哉公之授命危
城也濁墨形魄既已決棄不復顧懷則委蔓草而混沙礫
皆非公所恨然精氣光怪獨往往駭牧豎而走狂徒百年
之後孫子猶得因緣
王事過其地問舊治之民而獲荒塚殘碑於兔窟狐穴之
旁封而祭之守令亦肅將恐後嚴徃烈而發幽光有非漫
然者矣

史外卷十一 前明忠義別傳

盧忠烈傳 附楊陸凱等[illegible]

公諱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崇禎二年備兵大名三年陞大名兵備道七年遷副都御史撫鄖陽八年改撫湖廣加兵部侍郎總理南直河南山東四川湖廣山西陝西七省軍務十一年移督宣雲壽加尚書三賜劍印歿於陣（總敘官階）公之守大名也擒盜魁馬翩翩以知兵稱（以下敘戰功）崇禎三年賊勢日張臨洺警急公提兵赴援擊賊於西天再邀擊青龍岡復樂賊於沙河縣之

丹井皆破之賊懼公威名南渡河破鄖西上津城遂以公撫鄖公至則引師追捕敗之於烏林關又敗之包家溝石泉壩又敗之康家坪獅子溪遇賊巖嶮坂懸緪裏氊而下賊奔走伏匿恐官軍望見炊烟至晝不敢爨前後斬級五六千墜溪壑死者數萬鄖寇絕迹鄖郡楚賊之不敢犯鄖者悉聚於楚詔即以公撫楚張獻忠望見盧家旗幟即走公擣其巢破三寨湖北亦無恙九年闖王高迎祥及李自成張獻忠七大賊合圍滁州兵數十萬連營百餘里雲梯衝橛城且暮碎公自西沙河乘夜疾馳抵滁命祖寬羅岱等分

兩翼殺賊追敗之於朱龍橋公躬抱桴鼓譟進大呼直前聲震屋瓦賊大潰橫屍枕籍滁水赤流數里積骸如封京觀而城中人未之知也當是時諸賊精兵大半萃於滁陽公先馳檄巡撫屯揚州淮撫屯潁州各塞要害拒賊奔軼一舉殄殲之無遺種而淮撫朱大典不爲措截賊逸去公追敗之於七頂山又命祖寬[illegible]樂趨唐縣備汝寧祖寬趙光化備鄧而親建大將旗鼓追賊於鄧州使人告襄陽曰賊疲矣東西攔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而楚撫王夢尹竟撫宋祖舜偃旗避賊賊復逸去庸臣誤國坐失事機雖韓白

末如何此可爲痛恨者也（以下用史記類敘其總要[illegible]）公深沉有大略郎之溫溫儒者至踏陣雄呼萬騎辟易軍書羽檄旁午據鞍判畫揮灑如飛朱墨淋漓馬鬣間常滿自受命討賊未嘗止宿舍夜則同戰士露宿一夕右臂挽馬韁曲左肱臥夢中聽馬蹄蹀蹀聲遽大呼起躍馬行部曲亦大呼上馬然莫測其故是夜賊大隊潛行聞呼躍聲疑中伏死奔逵瞪因追擊三百餘里斬獲無算當是時微公警覺一軍幾殆公膂獨絕多力善射臨陣用麾幢自隨旁睨他騎距躍輒上奪其刃便以殺賊又好將輕騎棄大營數十里趨利益遠死者數矣

然轍免往往取勝嘗畜駿馬皆有名字嘗逐賊南岸過大
敗戰敗追至沙河水濶數丈奮衜一躍而過卽所畜五明
驥也嘗書片紙與所親曰吾嘗校獵塞外親逐貔貅將起
掌狐伐鼉耳畔生弦勁箭發被蛻脫去如鳶墜饑鴟不絕
以爲笑樂遇乎闍呼酒坐地與諸大帥論兵法慷慨及時
勢不覺鬚樹眦裂諸帥皆起舞還復與較射百數十矢跨
生駒潑剌而還笑呼曹景宗小兒强作解事何足道其意
氣如此明年八月京師有警詔督勤王兵入援旋移總督
宣雲公在東西賊畏威竄伏無以攻城圍邑告者而臨潼

邠州渭南韓城華州諸處殘破賊屢獲奇勝逆氣益張
是時當國者溫體仁忌公功阻公奏又不習邊塞攻戰
地皆其擔負緩則背之急則殺之其本謀也後楊嗣昌
踵其故智而公果戰死松杏公赴宣雲賊復蔓延秦晉豫
楚在在糜爛繼公者爲熊文燦迎合中朝一意主撫姦玩
弄若嬰兒傀儡飼虎豢狼咆哮叕出連衡並部卒以亡明
悲哉（下文死難事）至宣雲邊粟告匱斗直千錢舉屯政辨土穀督耕播
三年積穀二十萬石詔頒其法於九邊令倣行十一年外
艱訃聞十疏乞奔喪許之候代九月會　大兵分四道薄

京城公麻衣草屨奉詔督師十月三日召見平臺公力主
戰與樞輔楊嗣昌大璫高起潛議不合多方詆公進止牽（以下敘死事本末）
掣翰林編修楊公廷麟素不識公發憤拜疏曰南仲在內
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乞斬嗣昌起潛專任象昇
嗣昌怒改楊公兵部主事贊畫軍務而鐫公尚書銜策後
效是時公見卒不滿五千兵單食盡勢不能支十二月十
二日晨步出帳呼將士環立四面拜曰吾與公等同受國
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辭氣慷慨聲淚俱下一軍泣
且奮遂進軍鉅鹿之賈莊高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

屢檄召援不至公孤軍直前搏戰瞋目大呼眥裂出血
兩軍殺傷過當會日暮引去半夜聞四面鐵騎聲　大軍
縱萬騎圍賈莊三匝黎明公躍馬行陣令虎大威楊國柱
張左右翼而公自揮長刀陷陣三軍殊死戰自辰及未礮
盡矢窮軍中對面不相見虎大威猶識公挽公馬欲突圍
公刀劃其手曰我不死疆場死西市耶驟馬馳入陣左乳
中一矢拔鏃更戰矢貫胸及左右股猶震呼擊殺數十人
眾軍盡鬬公被重創殁於陣牧官楊陸凱慮殘公屍伏公
體被二十四箭死公死年三十九嗣昌疑公遁且降假詔

驗視楊公遺將得其屍裹麻襯甲偏用督兵㮣纂楊公親
爲盟面剺髮而嗣昌故不信踰七十五日始見欲揚公護
其喪歸亮是楊嗣昌以聖旨視事爲衆正所攻已而本雜（以下詞叔嗣昌與公）
入政府黃公道周廷諍遭遠謫公馳書諷之曰變禮易制（內閣輸來）
誠非細事但使相業無愧奪將亦或一道嗣昌曰吾決不
讓南陽李也公笑答之曰羅倫復官應在何日蓋指黃公爲
云嗣昌滋不悅既奉命督師則呼嗣昌曰支弱當與公請
以奪情身不孝莫辭只辦忠耳嗣昌恚益甚會嗣昌至軍
公責數沮師養寇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

春秋耻之乎且象昇吻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
貴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衰衣引紼之身既不
能移孝作忠晉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立人
世乎嗣昌色戰徐言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頸耶公曰尚
方劍須從已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裹
禍辱身非象昇所能知也勅諸大帥各選勁卒於十五日
夜分四路十面襲擊敵營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
逃者斬嗣昌遣觀軍使者遺書沮之謂鬪宜夜下蔡州未
聞以月夜也嗣昌既與高起潛密主撫又見起潛坐必居

下公奮首往議徑坐其上兩人滋不悅及與　大軍戰賈
益加阻撓以故敗績死焉公之盡節賈莊也嗣昌匿遺遺
卒俞振龍偵之公死振龍具言公忠勇殉節狀嗣昌怒鞭
楚三日夜令變辭終不易竟搒死垂斃忽昂首大呼曰天
道神明無枉忠臣俞振龍者故販貂者也十四年嗣昌因
襄藩陷自殺明年始復公兵部尚書加贈太子太師賜祭
葬謚忠烈從其弟象觀請也象觀字剡哲壬午解元癸未
進士官行人國變與楊公先後赴水死楊公自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公以方叔召虎之才失岳飛韓世忠之志

建勳戰場盡之功於國勢潰敗不可收拾之日而卒肘於
嗣昌以死此楊公之所爲深痛也蓋公孝則嗣昌不子公
忠則嗣昌不臣勢不兩立又乃死於嗣昌得君之專乎然
承疇生而謂之死賜祭哭臨備極郵典公死而謂之生陰
詞驗視毒及無辜當時之刑賞如此寒戰士之膽而灰豪
傑之心倒戈崩角有由然矣公初欲功成築涓影固以老
志不克遂橫屍疆場人頗憾之然公語夫人固云以成敗
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死綏
裹革亦固其所何必涓影哉

呂忠節傳　明呂維祺

公諱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兗州推官以卓異擢吏部稽勳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驗封郎中光宗崩皇長子未踐阼內侍選寺小的擁公謁見慈慶宮言梓宮在殯乘輿不可輕動乃止遂抗疏謂殿下一身是天地人民之主起居宜慎問誰護飲食宜節問誰問視左右不得嬉笑於旁問誰整肅侍御不得雜進於前問誰防閑閣部大臣輪番入直宜於宮門近地日同科道等官朝夕問慰凡所以開心定志杜漸防微者

無所不至迨熹宗即位宜不時召見商量大體顧問政事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之人各列姓名達之中外俾職然共知以重厥任不得干預政事紊亂祖宗成法是時魏忠賢蘖芽未露而公已早見如此頃之告歸而魏忠賢益用事朝臣爭附之生祠遍天下有忤者禍不旋踵開封建祠公獨移書士大夫戒勿預忠賢毀天下書院公獨立芝泉講會祀伊洛七賢擂痛御之會熹宗崩崇禎元年起尚寶司卿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其明年冬疏陳防微八事言陛下初勤批答今或留中留中多則疑慮起當防一初

虛懷商榷及擬旨一不當取擬簽看豈無當執奏當防二初無疑厭疑厭諸臣自取今且其兼並進當防三初日御講筵今始傳免當防四初寡嗜慾慎宴遊今或偶涉當防五初慎刑獄今有不詔獄者且登聞頻擊恐長囂訟風當防六初重廷推今間用昭非常典當防七初樂讜言今或譴呵騎及當防八帝優旨報之三年擢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時上內遣監視出公曰書訓在初易戒履霜其是時乎因勿生言內臣掛鎖其於外臣不便滋多漸數纖弊各有司存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所可惜者朝廷紀

綱之體而所當鑒者治亂消長之機云六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清昌伍八千餘名請申飭江防鳳陵單外為憂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宜以宿壽襄葉為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敕淮撫楊一鵬急為預備防賊東犯弗省八年正月賊犯江北遣參將薛邦臣防全椒趨世臣潰走南京震動鳳陽亦旋告陷廷議多咎公遂以考察罷歸十二年洛陽大饑公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以振人心王不省乃盡出私廩設局賑濟事聞復官然饑民多從賊者河南賊復大熾無何李自成大舉來攻公分守洛陽

北城總兵王紹禹通於賊殺守堞者遂潰家人勸更衣弗聽勸縋城弗聽勸避民舍弗聽賊執下雲梯掖出西城將福王常洵匿民間賊迹而執之公遇於道奮首呼曰王生死命也名義至重毋自辱望周公廟見大冠不跪冠怒曰汝曰請兵勦我今復何如公厲聲曰我爲兵部尚書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耳不辱聖賢不愧天地生爲正人死必爲正神吾何畏汝耶左右欲生之公更嫚罵曰生尚書不值一錢按其項使跪不屈延頸受刃而死賊踞王宮醵飲薦王於俎酌其血雜鹿臨嘗之曰此福祿酒也有兩承奉伏王屍哭賊與王承奉呼曰王死某不願生就若乞一棺斂王骨即甕粉不恨賊義而許之棺桐一寸擄載以不車兩承奉即其旁自縊福王者即弘光父也王紹禹初得死於兵後以罪致京師磔於市贈公太子少保予祭葬廕子如制公少失恃育於祖母牛氏牛守節事之至孝天啓中旌表建節孝坊崇禎時父孔學以捐粟一千石錢二百千賑一萬七百人御史題請建旌義坊公之家在新安者十六年城陷家亦破弟維祚字泰孺由選貢生爲樂平知縣至是解職歸亦抗節死贈按察僉事人謂忠孝節義理學廉能皆出一家云福王時加贈公太傅謚忠節

汪有典曰嗚呼雄藩陷親王臨禍生於楊嗣昌之專力鄖襄而緩備京洛至賊抵隙蹈瑕而逆臣從而應之斷以春秋之法嗣昌不得逭誅矣然上竟不罪嗣昌也其卒也賜祭增卹與公之登陴捍圉抗節殉難有加焉好惡不公賢否混淆遂以亡國豈不痛哉

公諱克儉字禹聖屯留人崇禎四年進士爲輝縣令六年春賊犯縣公乘城固守賊不能下遷兵部主事十二年夏張獻忠反穀城閣臣楊嗣昌出鎮襄陽擢公湖廣僉事監其軍嗣昌粗疏意本畏討賊引熊文燦爲己貳主撫文燦敗懼禍及乃請出師冀萬一功公爲監軍儲備甲仗累億萬諸道餉皆輸之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踐楚其初至軍也即謀以蜀困賊而賊羅汝才等自蜀折回興山也官軍擊敗之因秦王混世王過天星等皆降惟汝才佚去當此

之時嗣昌則以撫爲得策處之房縣竹溪山中而命公安輯公區畫新附日不暇給賊得免死牌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河南北大饑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降賊多闌入營深憂之上書嗣昌曰襄陽自古要區本朝完鑰獻陵視諸尤重近兩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遍處其間一夫叫呼即足致亂況秦兵以長武之變西歸鄖房軍府初立降營碁置奚啻放虎自衛崇漢西與初無重門之備何恃不恐嗣昌不以爲意報曰昔高仁厚去日降賊百萬迄禽阡能公軍何怯耶及嗣昌入蜀委公以留務錄破賊功加右參議監軍如故十四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聞命獻忠令人假督府軍符詐入襄陽城夜半賊從中起焚襄王府公倉皇奔救爲賊所執大罵死推官鄺曰廣攝縣事李大覺游擊黎民安死焉曰廣番禺人崇禎十年進士居官有守奉檄蒐軍儲於荊州甫還任而難作中刃死妻子女俱遇害大覺字覺之金谿人由鄉舉知穀城兼署襄陽縣聞變繫印於肘縊死堂上民安大覺同縣人城中火起率所部千餘人搏戰矢盡被執抗罵死襄王被執獻忠坐王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

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福王先已遇害報運至嗣昌懼罪遂死於沙市巡按高名衡以自殺聞其子則以病卒報吳偉業謂伏毒死又云自縊莫能明也

汪有典曰嗚呼楊嗣昌繼張鳳翼爲本兵父楊鶴既以撫賊不效致於理從請室疏言臣本書生力過其任與賊[illegible]此今又以臣之子嗣昌鎖鑰閫門臣既不效於前子豈能效於後兵者危事非一人智力所能辦也此固自訟之言亦即馬服君料其子之明驗也唯時廷臣亦交爭郎治王

鰲示疏於朝曰嗣昌用師一年蕩平未奏鄖鳳皖桼豫楚蜀諸撫分任之而不足者嗣昌欲獨任之而有餘賊情瞬息變更文牒往返動稽時日比至而情形已變又須別請調度所以有經年不戰之兵也臣以為督臣之責成諸撫不必人人授以機宜止核其機宜之當否可也而嗣昌既自專上又撓羣議偏任之於是功罪淆於愛憎事權失於延挪貽禍宗社誰執其咎哉

劉文學傳 附劉廷石等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狀貌魁梧沈勇有智略喜談兵運籌策往來如飛家產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日嘗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聞河南北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謀潁州道者不願行將殺護行吏為亂公廉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攜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爭下騎拜道左曰擁狗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輿諸君別聊用為歡耳於是雜坐出囊中大瓢注酒拔佩刀割肉相飲酣公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稍君勉之幸勿首鼠兩端命西方笑吾潁無人數人者獻[illegible]應良久乃曰嘗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諸君亦念舉[illegible]乎某在無憂凍餒也手瓢自滿引曰保為諸君任之衆稍感泣誓死無異志亂遂定崇禎之季流賊起陝右蔓延於洛閩所在標掠官軍不能制潁當賊衝州人惟倚公為重八年春賊攻州城外有高樓賊奪據之俯射城中城中大洶洶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州守尹公夢鰲曰事急矣然樓旁故多狹巷可絕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乘間焚

其樓則賊勢可慶也尹公既許諾而會鄉官張鶴鳴在岡
中鶴鳴老矣性懦多忌從中拟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
能得奮袖出謀自引其客當賊而客已悉聞鶴鳴語藉藉
怒罵稍稍目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公家公危坐於堂不
動賊帥厲聲訶問公公瞋目叱之遂被害廷石與賊戰中
刄未絕口授友人方畧令繕積上當事乞兵勦賊而後死
鶴鳴故兵部尚書天啟時黨人與王化貞比致熊廷弼於
辟者也賊亦殺之弟副使鶴騰子諸生大同皆死之大同
自有傳尹公雲南太和人以鄉舉知潁州時正月方謁上

官於鳳陽聞流賊大至馳還偕通判趙公士寬率民固守
賊既據樓以攻且鑿城頹數丈城上人皆走止之不可尹
公持大刀獨當城壞處殺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衆畢登
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姪尹玉等七人皆死之趙公字汝
良掖縣人由門蔭爲鳳陽通判駐潁州亦以正旦謁郡城
聞警一日夜馳三百里返州城陷率家衆巷戰力竭亦死
於河妻李攜三女自焚僕王丹罵賊死指揮李從師王廷
俊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但宗城
戰死中書舍人田之潁知縣劉道遠光祿署丞李生白[illegible]
道丁嘉遇舉人郭三傑諸生韓光祖等皆死之光祖道丁
獻策父也被執賊捽使跪叱曰吾生平讀書知止忠義遂
大罵賊殺之碎其屍妻武偕一妹一女並獻策妻李世非
死妾李方有娠賊剖腹剔胎死次子定策孫日曦罵賊死
獨獻策獲存時殉難者甚衆潁州忠烈稱獨盛云
汪有典曰嗚呼任俠之風君子所弗貴然扶危定傾則亦
何可少也況爲國家捍牧圉哉故如公者司馬子長所願
交而不可得者也令當時從公之計賊或可殄而小人僨
事既誤封疆復陷桑梓可畏也夫

張太學傳 附萬元亨等

公諱大同字同甫潁州人兵部尚書鶴鳴子也崇禎八年流寇破潁州鶴鳴諾他所公獨不去榜其門曰張某之家賊入擒之强之跪不屈問父安在叱曰死即死耳吾父不可得也家人導賊於民舍縛之歸拷索藏金公爭曰財悉我掌父固不知也賊不聽舁鶴鳴頂倒懸於樹射殺之公搶頭奮臂大罵賊亟欲殺之旁賊勸曰既殺其父始留其子令獻金贖命可也公曰父死義不獨生罵愈厲賊先去其搶復斫其半面罵仍不絕聲遂支解之賊既陷潁州由壽州犯鳳陽推官萬文英臥病賊索之子元亨年十六泣語其父曰兒不得事親矣出門呼曰若索官何爲我即官也賊絷之顧見其師萬師尹亦被絷紿賊曰若欲得者官耳何絷此賤隸賊遂釋之元亨乃極口大罵賊怒斷脰死文英獲免後從唐王爲兵部員外郎監黃公道周諸軍協守廣信敗於鉛山舉家赴水死同時知府顏容暄被執大罵賊杖殺之血浸石皆宛如其像滌之不滅士民乃取石立塚建祠祀之文英南昌人容暄漳浦人皆進士

外史曰嗚呼文學之於尚書可謂幹蠱矣而卒不能庇

其父此則家奴之罪而尚書有以致之也然尚書則幸有賢子矣萬元亨區區孺子倉卒之際能以身予賊全其父若師其孝可及其智不可及也文英卒矯首同歸不愧其子忠孝節義萃於一門鶴鳴如知其顏有泚矣

范大僕傳

公諱淑泰字涵也滋陽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工科給事中陳時政五事言今吁咈屢見都俞罕聞百爾臣工遂懷苟且之思萬一天未悔禍徵調愈繁數年之後富民盡化爲窮民良民盡化爲奸民二三臣子咸以罪去新進之士懲前毖後不肯出身任事天下之大誰與共理此言勢不可使孤也凡事莫不有體今事事覆覈卽細民訐告猶必躬親亦旣煩至尊之起居矣生財有大道今日設處明日捐助未審正供之外有何羨餘下每移言節省上因許其條

公亦旣增金銀之聲價矣大臣爲君腹心小臣爲君手足一朝羅罪緹騎追捕旦而廟堂夕而犴狴亦旣汙聖世之衣冠矣凡此三者實傷大體此國體不可使卑也法以懲玩法行而玩不懲非法也今問刑之官每案沉閣日久始得申奏不曰伏候聖裁則曰臣等未敢擅便夫法者高皇帝所與天下共者也苟情罪眞卽爲審結若可矜可疑亦當申奏何至出入莫憑游移無定如科臣爲思理道臣高倬坐草場失火下獄有何情理難明乃淹禁踰年生命莫保此王章不可紊也自臣下不能副君上之求致君上漸有疑臣下之意疑則厭厭則疎不得不以寄託諸臣之心轉寄他人今中使難返錦衣方新諸臣諫諍漠不相入但愚夫豈無一得聖人亦有不知萬幾紛至耳目難周一或不慎漸且滋獘此宸斷不可使偏也天下事惟君相可行諫官可言自督責過嚴人情疑畏宰相不能旋回天之力諫官不能効批鱗之誠內外因循妄思規避終無以結主知而職業愈隳此臣節不可使偸也上韙其言尋轉戶工二科左給事中壬午典浙江鄕試事竣還家適　大兵圍兗州竭力拒守城陷死之詔贈太僕少卿官其一子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蓋嘗自謂其朝事事皆亡國之事如公所陳特其大較而不但已也或謂崇禎諸臣議論紛更使天子無終朝之令進人不必舉其忠良譽人則必張其朋黨政以賄成爵以賂冒此必不可移之志也及大事既去曰吾死已耳是社稷可墟國君可亡天下可拱手授賊所稱謀人社稷謂何而徒以死自勵也是說也吾不知其何指也茲若人而能以死自勵耶夫醜正比邪競包苴而忘國恤一旦懼法而死與廹於公議而死時固不乏其人後之節不足以贖前之罪此不得以殉義目之也其他抗

范文忠傳

公諱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擢吏部主事天啟時魏奄盜柄公疏請清仕路養士節謂天地人材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爲時所忌請告歸已而魏廣微附奄專政即家起公掌文選事公嘆曰彼欲厲劍血人而以我爲鎮鄉乎稱疾去是時璫燄焚炙正人無虛日公家去京師甚近凡東林諸君子罹璫禍者輒變產資之陰爲救解不得當則裂眥拳扎案浩嘆長號憂蹙於目邏卒伺于門不恤也璫敗起太常少卿以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歷兵部侍郎鎮昌平復改南兵部尚書再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火器部曲改觀崇禎十年正月賊由河南光固突至滁州全椒署絕舡取竹木聲言縛筏渡江陵京大震公先期以池浦爲兵部屯儲地遣提督汪弘域以前營兵屯江外而金立功閻雄邊丁佐之其都城居重大計有神威營三千守紅墻內外屯于大教場陸營兵一千護大奎門五顆松近郊之守粗完舟師則龍江關以水操營駐焉高帝所置五營四十八衛僅存尺籍求樂江營戰船亦久廢公慨然思整飭謀于南計臣錢春春曰留儲出者四十七萬入纔二十三萬軍士慮呼庚癸退復故額乎公嘆息而止公意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而當國者殊拙拙不入也楊嗣昌奪情起復公率南九卿論劾上震怒除爲民已而召拜工部尚書尋入直東閣受命一月而賊逼京城召對平臺公對曰聯絡人心堅守待援此臣所知他非敢議上曰君死社稷朕志已定卿言是也賊勢既[illegible]身爲大臣不能衛爲天子擊賊雖死守萬奚益顧非是卒無以報聖明萬一三月十七日召對公已絕粒惟飲泣入告至聲不能續十九日方詣中左門請見而宮人倉皇出走曰王太監隨駕南行矣遂趨朝房自縊家人解救之勸易服歸寓覘駕爲去就公曰駕出不與聞今將安歸草遺疏畢賦詩曰翠華迷草路淮水漲烟嘶蓋誤宮人之言以駕出必幸金陵也質家人曰翌辰收我赴龍泉菴古井死贈太傅諡文貞定諡文忠

江有典曰嗚呼烈帝時相君數十人而以抗節聞者賀交忠而外惟公一人不爾則蓋朝廷而辱端揆不已甚乎吳公甡貧之原相曰客曰安危視所任任孰重于相哉崇禎十七年所置相幾五十人豈無賢者而任不專專不久豈無專且久者而益不治其謂之何乎曰昌敬聞乎不忍道之節崇禎時謂之無一相可矣何謂數十人哉夫非翰林不得入內閣此制也創于府制之不得人于是擇之諸卿而亦失故事閣臣數辦極刑者及以極刑懲之而敗有甚焉御閣[illegible]數諸司是[illegible]自兼吏而敗又甚于其[illegible]

凡此皆數十人之爲也獨令得一人焉天下安至是且夫此數十人者豈不嶷然相君哉十七年非久遠也而今舉其名者少亦非不多名人也而能舉其事者少是故無問賢否而任不專專不久吾無責焉矣任專且久而不治又致覆亡焉使不臚其奸貪數其欺罔以示戒于天下萬世則聽過信失罪將專歸之乎夫滿州豈非君子哉先帝初立即召之天下方望其風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彈者則道不足而術疏也于是烏程(溫體仁)以矯行慢而見謂清忠陽羨(周延儒)以柔濟貪而舞其機用武陵(楊嗣昌)貪悍以兵敗而討窮韓城(薛國觀)意忌卒讒行而身死此數人者方其人主信之同列下之天下士大夫附之所謂專且久者是也挾全盛之餘資負英主之方嚮豈難強國庇民創與夷患而乃強敵在門盡寶入室封疆日壓門戶牢持勁烏程之八年蘊崇天下之大變武陵臨戎遽增餉七百餘萬用兵無絲毫功豈惟藩國覆巨寇張驕鎮叛而大勢亦自是不支矣韓城未窮厥惡卒蒙惡聲而陽羨再召則儼然自以爲姚宋而不疑方其起廢籍積逋撤內羅出以繫探懷內說提若轉圜豈不亦救時雅望哉而牢籠翕張以恩爲市如京師大賈所居

積轉販傾天下[illegible]于是使人主切齒爲人臣無一可信故一切按誅而國家之事去矣嗚呼則將焉用彼相哉其餘所置相若居傳舍都無所輕重即雖射亦多非其賢其足以風者則江夏(賀逢聖)吳橋(范景文)爲有餘烈矣彼有甫釋褐而大拜拜即遇難不能死又以賂受拷行若犬(魏藻德陳演)彘而固向者所云相君也客曰若然誠子所謂無一相焉可矣

倪文正傳

公諱元璐字玉汝號鴻寶上虞人天啟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魏忠賢亂政獻媚者議配享孔子公力持不可典試江西發策切詆之璫怒不顧也熹宗崩烈帝誅璫餘黨猶據要津楊維垣爲御史溫體仁居政府倚毗爲奸欲終錮諸賢借東林爲質的公發憤抗疏曰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臣見在廷章奏凡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直

彈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東林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者大都稟高明之質而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其所援引者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今日邪黨則無不邪黨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于是乎彪五虎之徒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不得不然之心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已舛矣疏奏未納維垣窺上意惡廷臣分裂門戶而欲化異爲同也于是復力詆公謬妄公反覆辨論又數百言且謂維垣必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惡稔其壞天下事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雖攻而去之不已晚乎即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哉維垣始終以爲無可奈何爲附璫者解嘲義或推呈秀一認[illegible][illegible]稱臣于璫諸臣亦無可奈何而舞蹈稱臣焉又論[illegible][illegible]以兵劫諸臣使爲叛逆諸臣亦無可

奈何而即從逆璫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夫品節貞邪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者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奈何不取法于此乎已又上毀三朝要典疏曰臣觀梃擊紅丸移宮三案起于清流而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固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毀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機先爭移宮

者持不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搃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尹之日雖甚亦必不害遷筦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戸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名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崔魏之

私書命為登[illegible]者勿來[illegible]若夫翻[illegible]紛[illegible]致[illegible]事如臣所見推宥毀之而氾奏以從之然側目公者衆矣黃公道周救罪相錢龍錫斥外選經筵不與公請以已狀讓道周由此益與當事忤又上疏識切朝政謂治之根本惟在絲綸勿以大獄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其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俔言必有深意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理必有定歸毋撥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僻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動

猷自著是時溫體仁當國善伺上意排擠羣臣公論深中其病遂決不能容公初吳江人呂純如以附璫列逆案體仁嘗主之吏部侍郎張捷亦璫黨薦純如可大用公又力爭體仁怒欲逐公而東班無肯言者授意勳臣劉孔昭劾公歸癸未起公兵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輔臣陳演慮公大用止就已假國計屬之擢公戶部尚書謂借公經術佐理實以疎之也是年冬賊破秦公奏賊既入秦則圖賊不當以秦而以晉晉爲專而後進可戰退可守請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多築敵臺汰冗兵厚死士上嘉

納之然奉行不力以至大亂當流賊之起也惟事剿撫陷城邑輒棄之而去議者憂其飄忽難制公獨曰此猶流木其害不蓄倘令雄據大都按兵四出本計一定不可復禦矣已而李自成據襄陽進取唐鄧規畧大河以南將北渡張獻忠自安廬西入蘄黃窺武昌以爲聲援公謂二賊當離之使不相及乃可專力以圖自成自成授首取獻忠直易事耳又大帥左良玉以縱掠荊楚心懷兩端宜薄誅從啓厚貲成功于是與樞臣馮元飈合謀白上命鳳督及淮撫鄭豫諸撫臣盡彊自守以遏賊爲功進秦督孫傳庭

尚書督師率諸將分道南下斬自成命左良玉當[illegible]右
伺便進擊以是孫公援寶豐唐郊進逼郟城而良玉亦收
復承天及荊襄諸屬縣會孫公乘雨出關爲賊所乘諸軍
盡潰孫公死自成乘勝長驅遂陷潼關事聞公撫膺大慟
曰嗟乎垂成之績隳于一旦天下事安忍復言猶請詔秦
晉二王如能任殺賊即假以大將權如遜不知兵使悉輸
所有給戰士毋爲盜資詔未達而西安已陷自成遂有全秦
舉兵向闕及上命李建泰出御復甫河防三議又聯救時
三策惜乎其無及也賊至眞府繞出眞定急請太子撫軍

南面如宋康王故事不聽請以六十金募一士得五百敢
死士可以潰圍召勤王師章上未發而城陷公知帝殉社
稷即紗帽絳衣束帶北向拜闕曰臣爲大臣不能保國臣
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遂辭母乃取酒入書舍獻所供關壯
繆像三爵亦自浮滿盡三大白或勸公偈效文丞相忍耻
出外圖擧兵匡復公指壯繆像曰使吾生存何面對此君
或言大夫入在堂亦不爲之地耶公默然淚及顴既而曰
老母八十四矣而猶康健復何憾乃捉筆題案曰宗社至
此死當葬我于塋頃勿衾帷以志吾痛于是步出至廳事

南面坐方擧縊大呼曰南都尚可爲遂自縊巫者發其襯
色如生有賊騎至問公安在則陳尸于堂矣乃愕然馳去
于會葬遵遺命俟先帝斂始國棺從死者十三人南都贈
太保吏部尚書謚文正定謚同

汪有典曰嗚呼大丈夫之雄心義槩有未易以常情測者
矣文信國家華自奉及國變盡以家資爲軍費而險阻艱
難百折不渝公忤時相罷歸築室自老窓臨泆式皆手自
繪畫飛閣層樓施以錦帷黃公道周見之不怡謂國步多
艱吾輩不宜宴樂公笑曰會與公訣耳既北行毀家召募

遂殉國難黃公哭公詩云肯教聲[illegible]成孤往忍與夷[illegible]
遠隣亦繫公指軀不負夙諾盡公家居每語人曰致命遂
志之學要自讀書無事時胸中打定不然臨事鮮有不錯
亂者苟非甲申之變亦未知其志之貞而言之達也

李忠肅傳

公諱邦華字孟闇號懋明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涇縣令擢山東道御史出按浙江以例調外不赴天啟初起兵備副使守易州歷光祿少卿拜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入為兵部侍郎移疾去旋削籍崇禎改元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尚書踰年用中旨罷歸十二年起南兵部尚書以憂去十五年服除起南右都御史拜北掌院左都御史公初奉南院命以衰老固辭俄聞邊警乃投袂起曰此非臣子高卧時也爲文辭塚墓訣家而行次

師左良玉以缺餉兵潰東下所過殺掠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無人色公遇之湖口浩歎曰海內僅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決裂抽身局外而去乎停舟草檄亟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討逆勤王義旅雲集仰望貴鎮與我同仇共掃腥穢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江流中斷陵京震驚何輕舉若此以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遊魂旦夕膏斧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討賊乃自甘菲薄貽誤身名竊所未解舊京文武足高緣長倘不諒貴鎮心跡飛章上告貴鎮其何辭以對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士保無從中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汚青史爲千古笑端智者所不出也宜剋日嚴戢兵丁疏通江路振舵回船剋期還鎮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本部院當力爲貴鎮請此饑軍不則義旗所指不得以玉帛相見矣飛書皖撫發餉補糧軍心大定良玉心折戮從殺者四人以徇還所掠男婦四千餘人漕鹽艘五百餘隻南都始解嚴左良玉臨淸人少坐法當斬免死事昌平督治侍郎侯恂賴其庇以軍功年餘驟至元戎當是時諸鎮兵良玉最號爲强或者有言曰懷陵末造天

下之勢在于良玉毋擁遺潰朝廷之法令不可復行[illegible]成能號召饑民以爲難于我唯良玉能招誘降寇以致[illegible]乎賊爲國家計者宜舉河南以委之而無責其速戰[illegible]下之兵以守河內扞護鄖襄良玉以屯種之粟俾且[illegible]且闘而與之持久彼觀望成功均勢敵又竊天子之寵靈而繼之餽餉以收李際遇劉洪起沈萬程之徒其勢宜日强自成草竊烏合羅汝才袁時中不能相下羣心必攜不出二年其衆將折而歸于左矣功成之後分一州爲節使彼能北向而爭天下乎嗟乎言固當然揚嗣昌以使相之

尙賜劍之重督師徽猷閣諸大帥惴惴奉指麾恐後良玉獨
不受所下方略九調而九不至此有任其責者矣迹良玉
生平料機警通曉雖不知書頗解文義識道理老于行間
審敵制勝智略誠有過人者御之有方亦未必不得其死
力而收其成功彼于故人候恂拜伏如家人始終不敢背
德公一紙書而良玉氣消神阻俯首韡握刀插矢俯立從
鶚首執弟子禮惟謹誓以餘生効頂踵然則良玉非果不
可羈縻使者特督撫非公其人徒使良將終成跋扈可爲
痛恨也公入朝上迎勞甚猶責兵事處置得宜東南半壁頼

鄉無恙蒙璞以之歎莘諸禮觀猶若不守上召羣臣問
方略公亟議略曰爲今之計皇上雖有堅持效死勿去之
意爲社稷主則當守中國爲兆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
主則當守陵廟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請急下詔罪
己激發忠義召天下大臣宿將飛馳入援內帑蓄積盡發
享士逆賊之首未必不可梟街致也所慮者東南職遠收
拾無人二且南北中斷則神京孤注竊見皇太子天資英
武正宜歷試艱難請亟倣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卽日臨遣
親簡大臣忠誠智勇專敕輔導便宜行事刻期遣水陸飛

輓集方州義師以靖燕雲遏寇氛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容
刻緩者又曰皇上勿疑臣南人借此自便臣誓以身許國
皇上卽委臣南事臣不敢任疏入三日不報又疏請命定
永二王分封江南鼎建藩服語皆憤切流涕帝稱之還擬
行且讀且嘆密問閣臣陳演曰憲臣言是演頗沮其語科
臣光時亨詆排之曰欲爲靈武故事耶上恚甚遂寢其議
不行三月十六日賊已逼京師公請見天子議城守閣臣
魏藻德謾應之曰何遽至是老先生且姑待公爲痛哭言
狀卒不悟率諸卿史巡城甚官拒我矢石不許入十九日

賊破外城移宿文信國祠酹酒三揖曰邦華鄉邦後學尚
死國難請從先生于九京取白縑書贊曰堂堂丈夫聖賢
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遺國不造空負良謨臨危授命
庶無愧吾繫之帶間亟奔大內不得入顧語家人曰謹護
我靈印還朝廷毋污賊手不得皇上確問無歛吾屍乃移
席正坐持東帛繫文信國坐楣投繯而絶三月十九日辰
時也年七十有一既死正屍中堂眉目軒舉如生唒過者
咸咋指呼忠臣或有下拜者南渡贈吏部尚書諡忠文定
諡忠肅

汪有典曰嗚呼國君死社稷義固無大于此者奉皇太子監國南京便宜行事以鞏燕雲過寇氛緩則鎮撫東南急則扼江控淮號召燕齊援師進戰退守此亦救時急着也時亨顧逆坐以蔑武非常之事早斷而斬之豈真欲烈帝父子同歸於盡始暢其歸誠于賊之心耶且天子海內為家所幸即為行在不得以往古廢國比況南京並建高皇之社稷陵廟在陪京者亦不得以南北異視使如徐公石麒所云居守行捍中外得人卽烈帝南遷庸詎不可匡拘守常經不知變計致同釜魚幕燕坐而待斃獨非以其君為孤注耶然寇逼門庭道路梗塞始議南遷議分藩監國晚矣固不如效死勿去猶為得正而斃也

王忠毅傳

公諱家彥字遵五莆田人天啟壬戌進士歷開化蘭溪二縣刑科給事中彈擊無所避權貴斂手尤留意亂本謂皆貪墨守令朘削民膏不得衣食致良民盡走為盜因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成羣原其始未有不從一鄉一邑起者使當時為守令者早為之所敢周官十二荒政一二行之亦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者以此實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貪贓嚴者稱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濕濟其饕餮一二賢明之吏又為文法所羈不得展布雖有循良無從撫字抑當鄭俠未敢繪圖秦晉之禍太率由此舉四方非無事也三楚揭竿已有其形閩越弄兵且明見告倘及今不為早計不出五年必至為秦晉續唯陛下少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絿敷政優優此之謂也如是而猶有不克承當致萑苻勿戢者即執守令治以養寇之罪其亦何辭公居言路十餘年封事百數十上皆關切利弊後拜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國勢阽壞無復可為然公莅任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逼京師公守德勝門當此之時內監坐城

上單士森列環侍以令箭下門立啟無敢詰問黠賊大呼
坐視而已公憤怒泣下督戰守益力而將士莫有用命者
無何內監曹化淳迎賊入城陷或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
之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
乘輿屬死輦前賴臣子萬一之非耳大呼投城下不死折
臂足其僕掖入民舍遂自經死遭焚殘其一臂僕收其體
焉贈太子少保謚忠端定謚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賊禍之烈也由於泰撫喬應甲索蔽賊蒙
之金錢而置賊不問於是毀賊害者莫敢控告而賊益横
加以滋荒游蕩英不能撫字安戢於是民爲農則困爲盜
則伸殺民殺官屠郡屠省刃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
始而賑濟之術窮而勦撫兩方雖有忠謀碩畫當守不能
從主討本兵不能賛而成坐視原燎堤潰宗社淪亡此悲
臣義士所爲椎心泣血繼之以死也

孟忠靖父子合傳

公諱兆祥字允吉號肖形子章明字綱宜澤州人公天啟
壬戌進士授大理評事憂去服闋補原官主考四川陞吏
部稽勳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忤中官意降行
人司副由光祿寺選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陞通政使
晉刑部右侍郎章明崇禎癸未進士觀政吏部未授任公
丰骨稜稜長髯過腹居官廉絜自持日與章明講濂洛之
學典選時門人有以地方請者公正色拒之曰幾入仕途
便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懍然甲申春寇氛日急入

無固志門人司勳郎能文舉乘間謂曰倘京師不守爲之
（見存列傳及由篩能）
奈何公泣然曰嗟乎賢輩尚欲商量耶文舉不敢置對興
蹈而去頃之賊至守正陽門指揮甚力城陷不屈死之夫
人何亦死章明視斂畢謂妻王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從
之王曰君死妾亦死章明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
死遣家人盡出留一婢侍側視王縊書壁曰有汚吾夫婦
屍者必爲厲鬼殺之王氣絕取一扉置王加緋服又取一
扉置王左亦服緋自縊屬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公官
京師時預製一棺於邸中冠警迫士大夫多有憂色章明

殆怡然曰天地遂我以死又何憂乎父子之致身許國蓋
素志也公贈刑部尚書謚忠貞章明河南道御史謚節愍
定謚公忠靖章明貞孝
汪有典曰嗚呼在京死難文臣二十有一人夫妻子母同
盡者豈少而父子列官於朝從容致命並以及於婦姑則
惟公一門爲最時論翕然以爲三百年特見之事詎不盛
矣然後知肖形之矢意深耳固宜有賢子婦矣忠孝性生
夫豈不由學乎哉

施忠愍公傳
公諱邦曜字爾韜號四明餘姚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
順天府武學教授天啟元年陞工部營繕司主事四年轉
員外郎魏忠賢用事諸曹郎多走其門圖速化會三殿工
興工部諸司徑尤捷公獨不往忠賢怒然事辦亦不能難
稍遷屯田司郎中徐文輔者亦奄也奉命督工二部公
恥爲之屈亟請外出知漳州府擒虜盜劉香李魁奇等累
遷至通政使少詹黃公道周以言楊嗣昌奪情事下獄太
學生涂仲吉上書訟之公大書其副封曰書上無益然此
論不可不存止知暑語並奪監官踰年起南京通政使改
都御史掌察吏改民兪謂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尋故事甲
名未見擧問一人即有糸劾不過取一二單寒塞責今民
命倒懸在於呼吸安得爲此具文必須立將分別庶幾人
情震悚然其要惟在反求諸身必嚴罰不敢主儀不狥謝
爲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故得之寢使勝得一見
將去一貪吏即去一民賊奏上帝爲嘉納甲申春賊投牒
牌于兵部約戰群臣相顧愕不知所爲公急語本兵張
縉彥厲兵固守飛檄勤王縉彥慢弗應公太息而去曰此

吾授命之日矣遺書家人曰吾以身報國無哀吾死三月十九日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無生策匡時惟有一死耳即自經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賊滿衢巷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砒霜即途中雜燒酒服之血迸裂而死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謚忠介定謚忠愍

汪有典曰嗚呼諸臣之誤國也樞臣不知兵計臣不知餉閣臣不知機務拱手而聽上一人之裁決宜乎賊斬督師徧題幕府之堂皇庖湢而闖內不知偽封達於殿廷而公

卿不知偽牌定於十八日入城至幽州會同館繳而九門城守不知國步艱難泄泄若此豈不悲哉公語縉彥較之顏夫補牢於勢已晚猶尚不省若曹上計臣自別圖富貴耳爲事後之論者謂公等生無濟於國死奚益於君嗟乎權則不操言則不用區區自靖除一死外誠無餘策也夫論人者貴察其素行以驗其心迹公潔已愛民而篤於義叅政四川時有傀朱罂竹者姊子請受之公不可謂我受之卽彼得以乘間而嘗我我則示之以可欲之隙矣性嗜山水或勸遊峨嵋曰上官遊覽動煩屬吏支應傷小民幾許物力爲時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殁京師公手治含斂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灑掃至東閣捧篲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隨宦茲地不覺淒愴耳卽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立意皎然不欺其素如此夫豈計無復之徒以一死博名高哉况乎不俟歸邸而畢命中途既明且決視夫同時濡忍不斷遺恨後死者而後益歎公之不可及也

凌忠介傳

公諱義渠字駿甫號茗柯烏程人天啟乙丑進士除行人崇禎三年考授禮科給事中轉戶科典山東鄉試擢兵科都給事中是時溫體仁當國與公同里甚得主眷人爭傍附以進公介然獨立不為婀阿寇亂中原體仁總機務為首臣遇兵事輒不敢可否公皂囊白簡侃侃發舒無少瞻顧而寇敵情形鎮撫功罪東島叛局西陲釁端先後所上疏莫不洞中窾會其言流賊也謂外之亦還不能灼知賊

情據實以告納之調度亦能斷在宿將假以便宜以爭雄呼吸之軍機既候賊谷又候鄖覆汝陝部落此驅至宿間而先着已失矣其言島事也謂東島孤懸海外一切仰給於朝鮮今鮮路阻絕何所得食不但外侮宜防亦且內潰堪虞無何島眾果潰挾帥求撫其言皆驗公與體仁既不合遂出為福建右參政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南光祿寺卿十六年陞大理寺卿明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師公聞帝殉社稷鬚髯怒張屢立頁墻號泣頓地舉首觸柱血淋漓沾襟袖門人李某牽衣止之公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死吾分也復何辭李[illegible]待公曰此不過欲緩我須臾死耳身受國恩二十載於茲宮車晏駕孤臣雖欲獨生義不忍李抱公泣公厲聲曰與君道義交當共相勗勵何兒女泣為揮出之顧几上諸書籍歎曰我手澤在是忍棄捐賊手洗我青編盡取焚之當此之時客及諸僮僕知公志堅決潛收室中刀繩盡匿之公怒曰爾輩若此我詎無死法耶指前几曰方觚稜稜與頭俱碎耳客謂奈老親何公斂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已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因服緋望闕再拜復南向拜作

書上其父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男觀死如歸含笑入地以書授僕曰我魂先歸侍左右矣僕泣請後命公曰死後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言畢取短綆一懸而絕時年五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諡忠清定諡忠介

汪有典曰嗚呼公躬行嚴毅立朝岸然見惡於權貴甲申浙西死國者一人而已公清介一無所遺歿後二十餘年猶未舟櫬夫人閔尚存蘆扉土銼白髮蕭然深秋尚衣葛衣練裙子文然竟以貧死於此見公之入品世德為不可

及也

吳貞肅傳

公諱麟徵字聖生號磊齋海鹽人天啟二年進士由建昌司理累官至太常少卿崇禎五年爲吏科給事中請罷內遣言古用內臣以致亂今用內臣以求治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未有信僕從舍其子求家之理者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宜倣宣宗用況鍾故事精擇而理遣之重以璽書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時不能用甲申春寇氛益迫公議棄寧遠守關門而撤

薊帥以救神京司禮萬金閣臣陳演魏藻德力阻之事遂寢當是時三屯已失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敵號禦極難賊烽既逼三輔震驚撤寧遠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即京師猝驚關門之援旦夕可至賊臣沓泄懸彈充之地貽燎原之災迨時勢危急始悔不用公言下旨撤薊帥而京師陷矣公奉命守西直門西直當賊衝士卒飢疲不任甲莫肯用命者公寢處城隅忽墜大砲破屋落案椽楹盡倒公手撫如故士卒皆感泣載土石塞門手施砲砲賊不敢近轉攻德勝門公見事急請見天子言狀總萘

德止之曰朝廷大福自無他虞兵部調度軍餉亡足何非
張皇爲挽之出頭之城陷有勸南歸者不應同官招之降
賊怒叱去之遂自縊家人救之蘇曰悞我悞我往者劉念
臺嘗語我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授命
予初念也壬戌之夢劉公示我以文文山詩我不當從文
山遊耶初公之登第也榜前一日夢褐衣人吟文信國零
丁洋詩旁一人指曰吟者爲劉宗周也公心異之至是乃
符其夢云僕泣請曰明旦待祝孝廉一訣可乎許之孝廉
者祝淵也以救劉公宗周下獄與公深相得明日孝廉至

公酌酒與別曰汴河破碎不死何爲相對泣作書訣家人
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至此身居諫垣無所匡
救法應褫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錦衾藉以草席足矣茫
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瞋於目者又不在乎此也書畢投
環死孝廉爲視含殮而去城破八門齊啟惟西直堅塞不
能通至五月七日集民夫發掘乃開贈兵部右侍郎諡忠
節定諡貞肅杭州破孝廉亦投繯死別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之春宗社覆於須臾一時廷臣所建
議者或考選科道或閉門止出入而已不者則勸帝南遷
苟且奔竄而已他無一籌也公之議撤薊帥也未嘗不痛
吾謀之不早用及急而用之而薊帥以二月初旬出關徙
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
而京師陷遷延逡巡固亦非急難君父之人也寧待後日
猖獗而始知其爲亂臣賊子哉京師之城守也內外雉堞
凡十五萬四千有奇登陴固守僅數萬人守陴不充餉缺
且五月市飯爲餐賊臨城皆飢疲不用命已而大給百錢
司餉者猶索常例不時給而蒸德乃云調度亡足盜鐘者
自掩其耳並欲掩人耳耶蓋是時本兵爲張縉彥樞貳

則馬士英趙光忭固蒸德一流瑣瑣膴仕以國爲戲別有
肺腑不可奈何矣陳演降賊獻銀至三萬金三千珠三斗
卒以不饜賊欲拷掠死不以餉士而以焚身非所謂剖腹
藏珠者耶蒸德亦同此酷小人重身家而棄君父究亦何
益之有哉

周文忠傳

公諱鳳翔字儀伯號巢軒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illegible]庶吉士歷官司業遷諭德充東宮講官是時賊勢益延軍需告急議稅民間架錢公曰事至此正宜收拾人心尚可括民財以搖國勢耶倪公元璐誌持其言而當路弗聽也公嘗謂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謂帝王之道必世後仁譬身元氣久自蒸徹上亦領之而時勢日非群議義沸莫適爲主也已京師既陷有傳帝出狩者故山西學道黎志陞受僞官爲尚璽卿語賊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

嚴誅不可得趣賊下令獻帝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族公惶急欲扈駕奔探無所得當是時李自成登皇極殿據龍座南面坐群臣奉表推戴以百數大學士臣魏藻德（歷數頭銜叙次詳備）大學士臣陳演（盧陵公笑予轉押更爲生色）大學士臣方岳貢兵部尚書臣張縉彥通政使臣楊維垣庶吉士臣周鍾等蒲伏蛇行以次陞殿舞蹈畢叩頭呼萬歲自成笑而嘻公冤至殿前目直上視髮衝冠大哭失聲從左掖趨出百官驚怖惶汗賊亦不敢詰第作書上二親曰男今日幸不戮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矢之來生奔哭帝后梓宮歸自縊二妾從死南渡贈禮部左侍郎謚文節定謚文忠

汪有典曰嗚呼李賊之入宮也內監王德化叱張縉彥曰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殉先帝乃復推戴新主邪舉手批其頰而陳演魏藻德被賊拷掠死周鍾南渡時斬於市楊維垣爲人擊殺等死耳如公之死豈不芳越來今哉丹陽陳少陽塑鑄鐵人肖汪伯彥黃潛善像嘉靖間鄭普題其像詆之云丹心披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爲題罷二像應筆而仆生縉彥不如死汪黃矣李自成被龍袞輒寒慄索火張獻忠朝會擲所御冠舉足蹈其中

索他帽着之乃快信乎神器有命非群寇所得妄奸也

臨園雜志云楊維垣弘光時納貨千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已柩旁二棺殺妾以實之夜半出城爲刼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或且曰爲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奸矣

馬文肅傳 附成德

公諱世奇字君常號素修無錫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典試江西父憂歸服除進左諭德時天下多故烈帝勤政漏鼓四下輒出御殿廷臣多至後期公獨最先每闕門未闢輔臣未至燈火熒然相對者公與劉文正公理順而已上之勤政也嘗朝劉太妃歲節畢就便坐俄欠申偃別榻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蒞覆之左右輒立以俟頃之上覺起攝衣冠謝曰神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懣輒廢餐年纔踰壯為

國事磨耗早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為之泣下上亦汍瀾久之蓋上之宵旰如此而在廷諸臣莫分主憂此公之所為痛心而繼之以死也上念民禍日酷賊不即撲滅召廷臣問計公從班行中出昌言之曰弭亂以人心為本闖獻二賊除獻賊易除闖賊難獻賊專刑戮人所畏闖賊佯不殺人所附也群盜之為亂也張獻忠李自成尤橫其為暴日益甚剖孕婦腹驗男女賭酒擲嬰兒於沸釜或鎗穿其臂觀其騰躍啼號為笑樂已而烹食之羣相饜飫曰和骨爛割人手足曰瓠奴分夾脊曰邊地鎗

其背於空中曰雪飲其慘毒無人理如此[illegible]過為墟不可殫書也既賊黨李岩勸自成撫循百姓收人心出所掠財物散民民皆稱為仁義兵所至多歸附故今為上分別言之因謂今欲收拾人心勅督撫鎮縣嚴束部伍令兵不虐民人心親附賊勢乃孤帝稱善諭兵部勅行之然國勢已潰無可為也已賊陷京師公知上必死社稷為手書約友人成公德曰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天子我成仁取義正不必遜古人也有老僕以太夫人為請公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初公典試江西聞父訃一慟幾絕哀毀骨立

[illegible]畢白服除牽母毛夫人衣涕下交頤謂此行當瀝血[illegible]恨未賦遂初至都寇逼畿輔遂不敢以私告至是沐浴[illegible]南向遙拜母曰兒從此不得再侍高堂矣泣雨下嘗[illegible]時妾朱氏李氏盛飾前公曰若以我死辭我去耶則曰主人盡節我二人拜辭從死耳公笑曰若少年亦知[illegible]乎二妾拜訖先縊公朝服捧勅北面再拜取冠帶焚[illegible]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囑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引帛自縊公及李姬皆復甦僕泣曰關左于南幸尚少從容乎公曰皇上必不南何給我為有同官

數輩來勸公觀變勿死公曰吾意已决公等休矣於是妾
姬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歛妾妾義不後死乃更紗
帨再經死公命市棺三以二殯朱李指其一謂僕曰留此
殯我遂左手握椅右手撫几端坐縊死成公字元修號幺
升懷柔籍霍州人公同榜進士官兵部侍郎甲申都城馳
書於公相約必死以慷慨從容二義爲質至是擕雞酒出
東華門哭奠梓宫大呼皇帝觸堦而死母張聞之歎曰爲
子死忠爲母當死義死而得正斯已矣遂入室自經妻妹
俱縊死甥李成龍亦死贈禮部侍郎諡文忠定謚文肅成

公贈大理卿謚忠毅定謚介愍
汪有典曰嗚呼公與成公相然諾以死豈計决於倉卒哉
即死也於分誼亦豈有加焉然而與彼囊袁劉者異矣賊
舁帝后屍於東華門諸名公巨卿緋衣岸冠過其旁羅馬
急走而避且出惡言以詈之者視區區雞酒何如哉野史
所載襄城伯李國楨泣葬帝后死帝后旁世多信之無異
辭予讀魏禧新樂侯傳附載國楨及邵長蘅書趙一桂事
而後乃今知其謬妄不足信也魏禧之言曰賊入城國楨
解甲降賊帥張能能督輸餉數萬兩而國楨第已爲他賊

所掠無所得賊拷掠兩歷俱折國楨夜解所繫帶自縊死
長蘅之言曰趙一桂昌平吏目甲申四月初一日與義士
孫繁劉汝樸等十人歛錢三百四十千僱夫穿故田貴妃
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二丈五尺督工四
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壙宫石門工匠以拐
丁鑰匙啟門入享殿三間陳祭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燈
二旁列紅紫繡綺緞幣五色具左右列侍宫嬪生存所用
器物襲衣奩具皆貯以木笥朱紅之左旁石牀一牀上疊
毯毯五朵龍鳳衾褥龍枕又啟中羨門內大殿九間正中

石牀高一尺五寸濶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在
其上初四日申時先帝梓宫至陵停蓆棚陳豬羊金銀紙
錁祭器率衆拜哭盡哀奉梓宫下移田妃柩於石牀右
次奉周皇后梓宫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宫居中先帝
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梓宫前各設案祭器事畢掩
中羨門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
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垣牆
高五尺有奇云云此據一桂刻狀申州語而刪潤之予又
蔵錄之然其詳已如此予因成公哭奠帝后已而從死不

能無愧於中而世甦稱李國楨抗節且無有知趙一桂者特附著之無令亂臣賊子竊冒芳聲焉○梁溪鄒漪明季遺聞謂李明睿奉攝政王命經營相度葬帝后於田妃墓中趙一桂申州狀云於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偽官李檄而不詳李何人豈即明睿耶意明睿先亦降賊後乃歸
本朝耶然長衡所記則云四月而鄒漪則云五月其時日殊不符也鄒漪諸所紀錄多附會不實當以長衡爲斷

劉文烈公傳

公諱理順字復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萬曆癸卯舉於鄉十上春官不第人惜公數奇公自視夷然崇禎甲戌成進士帝厭文事日敝思得大儒模楷天下廷試時問公卷稱旨親灑宸翰易數字擢冠多士人爭榮之公曰吾懼伊始何榮爲其志量如此授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性駿毅耿介對妻子奴僕必正襟危坐非其人不與交楊嗣昌奪情入閣斥言於朝絕不與通寇氛日熾疆臣縮朒廟謀無勝算公數與召對引揀皆碩畫不能用及汴圍亟陷建議於河北設屯撫練敢死士爲後圖如李抱眞澤潞故事賊燄可殲爲疏條上者格不行當是時秉樞柄帷幄者率晏安或飲酒高會公與二三朋曹嬖辭騎羸馬日叩當路謀所以滅寇者往往笑不應甲申三月寇犯都城甚急公詣朝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飢凍急請上出內帑金錢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待勤王之師不然民怨國事去矣皆唯唯公憤歸捐俸鍰及盤匜簪鉺輸犒城卒諸僚友咸詣公問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耶令家人掘坎室中爲藏柩計十九日城破妻萬妾李請先死公笑許

之侯其目瞑冠帶自貫投繯死賊過其廬皆下馬拜泣而
去贊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國蹊之吾何不然科名既
占豈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福王贈正詹事謚文正
定謚文烈
汪有典曰嗚呼世莫不艷稱狀元然不愧狀元有幾哉有
明以制科取士所謂狀元者蓋八十有九人其亦非少也
矣然可指目者纔數人耳餘皆隨時榮滅無異濕螢腐草
矣又其甚者頑頓無恥談之汚齒頰書之穢毫素矣夫黃
觀死建文之難曹鼐死土木之難謝遷以斥劉瑾免相楊

愼舒芬以爭大禮謫戍羅倫以論[illegible]劾[illegible]主罷烈皇帝
時余煌殉難浙江劉同升憤卒軍中公則抗節自盡此其
表表者彼若降燕之胡靖即胡廣交事嚴嵩之唐汝楫擅權誤國
賜死之周延儒降賊輸款不遂拷掠死之魏藻德狀元之
辱人與人之辱狀元也宋仁宗祝天願得忠孝狀元嗟乎
至求取忠孝爲狀元而狀元可愧矣

汪文毅傳

公諱偉字叔度號長源休寧人寄籍上元爲諸生即有膽
識東林諸賢被逮人情洶洶皆閉戶不敢出公策蹇直抵
無錫貸舟河下慰勞諸君子北上人或危之公笑曰與正
人同日死豈不幸哉登崇禎元年進士授慈溪令擢檢討
癸未闖獻連破荆襄兵鋒及淮上公上江防綢繆疏謂留
都城週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來
則淮爲之防自上游來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江寧九江即
以守金陵宜駐重兵於武昌建督撫於九江並分設兵部

侍郎於太平采石蒲口以備非常疏入報聞甲申春賊逼
京師當此之時奸人布滿都城外解縣粟不至守城軍盡
枵腹飢疲司餉官猶索常例不時給公率同鄉出貲市餅
餌以供城西守者他城各效之乃得食公語閣臣魏藻德
曰事急矣宜遣大僚分守畿輔八郡一切得便宜行事都
中城守文臣自閣臣以下武臣自公侯以下各率子弟分
汛嚴防城中百姓家自爲守統以紳士而京軍分番巡徼
以待勤王之集藻德曰大僚守畿輔辭尊居卑含安就危
誰肯爲者公曰此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

見委獨身先之滿德故曳踵徐徐行仰視屋梁哂之曰堪
乃早計未幾賊定游擊謝加福縛怨撫徐標迎賊公聞之
泣曰事至此乎遂不食夫人耿從容言曰事有不測請從
君死城陷呼酒酌為兩繯於梁間公以便就右命耿就左
既皆縊耿連呼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解
繯正左右序而死贈少詹事謚文烈定謚文毅

汪有典曰嗚呼帝后殉社稷諸臣闔門死節夫婦俱亡者
固已多矣乃如公之與耿夫人何其精以嚴整以暇也雖
正纓易簀何以加焉禮部尚書錢謙益帝后函關至與艷

妻柳氏冠插雉尾戎服佩刃跨馬叩國門觀者駭為明妃
出塞此亦一夫婦也嗚呼

吳莊介傳

公諱甘來字和受號葦菴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授中書
擢戶科都給事烈帝之御極也既手剪逆閹餘黨或死西
市或錮之終身而溫體仁者固閹黨也定逆案時獨漏網
謬以循謹結主知遂入相於是復嚴道學之禁專攻東林
公獨不可與力爭抗疏請復東林書院召被斥諸賢體仁
忌嫉之揚言於朝曰不殺吳甘來無以懲黨禍鬬者為公
寒心公益侃侃不少避體仁亦無以難也是時中外多故
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稱護藩以去公撫膺痛

哭曰是借題遜遁也盡若此則皇土之城社人民誰捍禦
者因抗章謂天子衆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
私倡義為朝廷守詩曰宗子維城此之謂也今風鶴纔傳
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殲掃之功次之不能使
劍登陴效死守之義先去以為民望而諸臣猶嘵嘵捧衛
自功修練儲備明旨謂何今天潢繡錯所在要隘苦悉借
護藩為掩罪也將維城為可留可去之人即名都亦可守
可去之土撫道為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著賞罰不明莫
此為甚惟陛下留意疏入上為嗟嘆久之甲申三月十九

曰賊陷京師洶洶傳帝南狩公獨揮淚拔劍而言曰上明
且決必不肯出特不能入宮衛帝爲之奈何少頃僞官之過
京師也公忤語項煜右庶子李明睿請南遷帝曰國君死
社稷朕意已決無復多言至是分遣二王出后縊於坤寧
宮帝手斫公主又殺袁貴妃及帝御大嬪數人登萬歲山
壽皇亭自縊當是時京城大亂無知上所開者或勸公潛
遁公曰不能調兵殺賊徧欲求苟活耶作書與兄曰弟不
死無以事君兄若死無以養親古人親在兄弟同難必存
其一也且皇上在則遜國程濟土木袁彬皆可爲也否則

求眞大於白水趣斟尋於有扔是弟雖死猶生矣取几上
諫草焚之曰留此以彰君過遂沐浴冠帶北向拜者五南
向拜者四賦絕命詩引佩帶自縊贈太常卿謚忠節定謚
莊介與公同里殉難者曰馮公登垣號薇園崇禎庚辰進
士官浙江道御史謚忠節
江有典曰嗚呼自古亡國正終未有如烈帝者也斯亦諸
臣于講學之力濡染及於君父歟然則道學何負於國家
哉而惡之深也竊嘗謂明之宜亡國者莫如武宗其次則
惟憙宗而恭閔莊烈獨以仁柔英明蒙其禍此天道之未
可深言者也豈恭閔之遜荒所以甚逆燕滔天之罪而莊
烈之殉社稷所以彰高皇創垂之烈歟嗚呼外矣

王節愍傳

公諱章字漢臣號芳洲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甲申殉國難諡忠烈初授諸暨令以賢調鄞中使至海上府縣俯伏郊迎公不爲禮戒舟市毋得輒從城中使銜欵逆海逐劉香掠呂國石浦諸衛猖獗甚公定計請調劉孔兵會勦賊就擒擢工部主事改陝西道御史按甘肅單騎行邊由嘉谷抵大山番人投服焚香獻酪者塞道期年間封事百八十上甲申巡視京營李自成兵薄城下公手二砲擊之賊少却有頃城陷公急入宮衛帝躍馬前遇賊公叱之曰逆賊勤王兵至汝死不旋踵矣賊怒拔刀斫公膝坐地罵益甚賊攢殺之及暮僕負公屍猶一手據地張口怒目勃勃如罵賊狀僕先已被賊創力不能舉公屍一士直前熟視曰此非王御史罵賊不屈者耶負屍還寓再拜泣數行下僕酬以金不受叩姓名不答而去贈大理寺卿諡忠烈定諡節愍

汪有典曰嗚呼公少孤母教育之善飲赴諸暨時祖暇歸少暮母輒訶跪予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公伏地不敢仰視自是罷飲酒妻妾在籍聞難一痛死子之棟悲慟難死嗟乎有以也夫大學獨苟生然哉光時亨與公分堞城守賊至遂下馬蒲伏乞降免矣然卒以從逆論死棄市

卷十三終

陳恭潔傳

公諱良謨初名天工（烈帝虔事上帝詔群臣名天者悉改之）字賓日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大理府推官擢四川道御史巡按四川差滿烈帝秘其清特命留任流寇自楚入蜀公閱關隘飭將吏堵禦甚備已奉勅護藩猶集衆城守調諸將出奇邀擊賊不得逞從蜀入楚十六年還臺明年三月十七日賊薄都城攻平則彰義門城外三大營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為賊有公知勢不支謂友人李天葆曰都城旦夕破臣子除一死外更

無別法雖是先君背棄後吾老母日薄西山吾又乏嗣目殊不瞑相對嗚咽即是遂絕食十九日城陷居民奉順民字焚香迎賊公賦絕命詩曰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倏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書至此忽颯風驤牖曰異哉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共誰忘明君媿予沉疴久床第淹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曆爾順民形載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即逆民參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亡國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末題云爲子爲臣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監察御史陳良謨書於賊陷北京之日遂付李收之未幾聞帝崩煤山拊膺大慟未死謂天葆曰吾所隱忍至此者爲帝在也今已矣吾死晚矣主上不具冕服臣子敢用冠帶顧吾巾襲不可以見君父於地下天葆即以新巾易之曰先生行矣千秋事在後死者公曰臣子分宜爾也謂妾時氏曰吾年逾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倘生男可延陳氏脈汝必勉之當是時妾年十有七歸公百餘日矣袂正色而前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受賊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即嚴裝自縊

公顧謂僕曰干戈滿地行路甚難可火我骨歸先壟扃戶自縊噴血濺地僕破牖入公氣未絕戒弗動時氏彼屍力軟不能即逝我繫之汝為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吾子也僕泣曰主人此去當爲正神公曰然吾當佑汝遂絕年五十有六是年正月朔公夢謁文信國於堂下信國揖之起曰吾與公先後一揆何爲下拜至是乃符其夢云贈太僕卿謚恭愍定謚恭潔

汪有典曰嗚呼嗣續之事豈不重乎然而時氏之見爲尤卓也已當賊之陷京師也烈帝御便坐命宮人曰傳主冕

來主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帝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帝泣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亂離之中匿形跡藏名姓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言也因號痛失聲嗟乎悲夫天子且不保其血乱何論臣妾乎抑予見他書所載謂李自成西竄太子衣紺乘馬隨自成後已而脫於賊徒步至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懼禍獻於官遂殺太子於獄而康熙戊子僧一念爲亂假三太子爲名號召群不逞官名捕三太子自

山東汶縣獲之太子長身垂白髮鬚如銀易姓爲王名士元字體齋見問官坐稱先生不跪也其對簿之辭曰國破親亡心實痛之自顧事久年殘必不可爲聊晦迹以終餘生耳三藩叛而某不出心事已明獄具磔於市而四子堯在等亦論死蓋至是烈帝之血乱遂絕先是康熙十六年有妄男子張縉金華府人自詭前明皇帝太子曰朱慈英母爲周皇后法司研問窮其詐乃棄市固不獨一王之明也

申端愍傳

公諱佳胤字孔嘉永平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令縣故多盜公嚴保甲法盜無所容河決睢州怒濤中雷雨晦冥吏民叩首請登岸公不可親捧土礎塞之隄成民得無患調杞縣賊掃地王率萬騎來攻出奇兵擊走之城土垣多圮不足任樓櫓易以甓三日而城具擢吏部文選主事方是時懲貪法嚴而士大夫營殖不少衰銓司尤甚公廉直自勵非其人不與交退食蔬坐人莫敢干聽事非黃公道周劉公宗周諸君子來不設座也進考功員外郎佐京察

時權要爲左遷南京國子監轉太僕之遷大理評事進太僕丞聞焉近畿聞李自成破居庸歎曰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遍謁大臣爲畫戰守策皆不省歸寓涵光書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天下事壞於貪生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於房幃於闘爭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三月十八日聚賓客爲幼子煣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明日京師陷從者請易服以避賊公曰吾來此何爲又而避

何如避而不入僕環守不去紿之曰吾不死也行至王公廠見一井急躍入僕呼號欲出之公亦呼曰歸告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勿過戚也贈太僕少卿謚節愍定謚端愍

汪有典曰嗚呼唯明能斷畏死諸臣失坐昏愚耳有謂朱子語人砒霜當食即宜食之學者或非其說不知誠有當食者不可以不食也方京師危急人咸以公幸居外可徐圖進止乃必欲赴難此砒霜有前不咽立死時也然不若是雖服長生丸視之藥砒面爲入胃化形銷久矣公於存

亡呼吸時斤斤必爲幼子行冠禮齊美全歸其識砒霜之味之至者歟前四百年衢州尹穀知此義耳

金忠潔傳

公諱鉉字伯玉號在六武進人以順天籍領戊辰進士時年十九官工部主事是時上方銳意綜覈命內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建別署公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奈何誅一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彝憲既有獨踞之廷必無二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官以謁尚書儀注見公復上疏固爭之且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彝憲堂即屬彝憲

假子毋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壓其面辱之彌堂於是諸郎官詣尚書各以公事出彝憲入新署扇導呵殿如尚書闕堂坐南面而據案黃衫綠衣列侍階下吏抱文書雁鶩行候命者左右數十百人而曹郎無一至者彝憲慚忿摭火器不中程劾公落職十七年春起兵部主事分守皇城時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撫方以內監杜勳監視公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亟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賊至宣府杜勳率鎮將迎降朱之馮死之至居庸杜之秩復

迎降遂進犇彰義門公倉皇縣禁兵歸哭告萊蕃哀人自
鉉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主事毋固
嗟乎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趣之出又
命僕追以朝衣隨之賊入京城帝后殉社稷內監王承恩
從死公歎曰若輩中尚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
孺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呂胖者亦內監也怒然而
至兩手反接覜視公屍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
於人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令人絕倒）
投河抱公屍而死僕犇告章夫人夫人曰孝哉鉉也急正

冠帶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與俱死弟錝收葬母畢焚其
書哀號數日亦死賊遁後幼弟鏡求公屍得頭上網環猶
可識諸而骨與呂監雜不可分殮皇城又不得入槩竟合
兩骸槀葬御河堤贈太僕少卿謚忠節定謚忠潔

汪有典曰予既次公傳友人王夢鯨書片紙寓予見別本
云公以驗火器落職遂與諸弟講古文辭尤精研易理壬
午七月晦讀邵氏書題其後云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
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衰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
億哉游哉庶畢吾世又語其弟曰吾平生寡所好視棄官

如揮涕唾今以逛城每過御河輒留連不能去何也卒沉
於是彭咸之所居公志蓋已先定矣

許忠愍陳恭節合傳

許公諱直字若魯如皐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官吏部員外郎賊薄都城約同官出金饗士爲死守討城陷賊令百官報名公曰身可殺志不可奪堅不往當此之時帝已自縊於煤山之紅閣紅閣者帝爲內操特建者也而衆傳帝微服出狩客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履蹤偕行共圖光復公將往從見賊騎塞道嘆曰四方兵戈驚將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我生何爲已知帝崩一慟幾絕或以親老爲解公曰有死在吾無憂也且吾不死辱及所生何面目復趨

庭耶爲書報其父曰國勢至此非所及料先聞聖駕南遷欲間道趨從佐中興恢復今勢阻時迫義無復之惟有遵授男聖賢之書語男忠義之事一以報君恩一以明親訓賦絕命詩云願侍吾皇逍謁帝所哀仍使國威揚遂自經越旦視之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贈太僕卿謚忠節定謚忠愍

陳公諱純德字靜生零陵人崇禎十三年成進士年已六十矣親帝召諸進士咨以時事公奏稱旨立擢御史巡按山西七月部內嚴霜民凍上疏請恤因陳抽練之弊言兵抽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丘壠之戀思歸則逃逢敵則潰抽餘者既以餉薄而安於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樂其逃而利其餉況借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精神不以束伍而以侵餉厚餉不以餉士而以求官伍虛則無人安望其練餉㦸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大弊也帝不能用還朝督畿輔學政將出按部都城陷慟哭遂自經秦嘉系者京山人寒士也訓蒙京師積館穀數十金買地於永定門外葬公並爲表其墓贈太僕卿謚恭節嗚呼甲申三

月十九日之變殉死國者自范公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南渡並予贈謚

皇清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胤許直成德金鉉二十八名上

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謚焉而陳公純德獨不與豈未上

閣耶然予按許忠懋恩卹錄順治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福建清吏司案內有陳純德係湖廣零陵縣人已行文原籍照例撥地而正史且與二十一人同傳並為二十二人矣顧定謚亦未詳也豈偶忘之耶嗚呼此二十二人者皆自引決其他委蛇見賊賊以大僚多誤國槩因縶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諸偽將榜掠取其貲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七至福王時未經核實而濫予贈卹真抗節而轉多缺典者多有蓋公論之不明也久矣同時在京殉難者二十二人之外四川道御史趙譔巡視

中城捕賊諜殺之遇賊被執瞋目大罵不屈死中書舍人宋天顯賊迫書偽詔擲筆大罵觸階死工部郎中周之茂賊迫使跪不屈折其臂死戶部員外甯承烈自經於官廨經歷阮文貴縣之所張應選投御河死東宮侍衛周鏡母妻一門俱殉光祿寺丞于騰雲工部郎中李逢申主事王鍾秀儒士張世禧子懋賞懋官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同知李若珪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姚成俱縊死經歷施溥仰藥死千戶高文采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太監王之俊自縊死王承恩從帝於煤

山縊於亭下與大行相望百戶王某者周鍾甯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賊挽鍾帶至斷鍾不聽遂自經布衣湯之瓊見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兩魏合傳 況學澥 弟學澥

兩魏者皆嘉善魏忠節公大中子也伯子曰學洢字子敬仲子曰學濂字子一忠節嬰璫禍被逮伯子徒跣攀號侍檻車以北忠節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徒俱碎無益也伯子乃微服緹騎後探起居至京變姓名匿都市营救不可得公既繫獄扶櫬歸朝夕躃踊未嘗入寢室每至丙夜淚盡血楷家火閤以水漿進卻之曰吾父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病且革進以藥則又卻之曰吾父詔獄中孰診視而進之藥者卒哭泣至於死未死時將繫獄追贓與友

人訴父寃書曰權閹之殺忠良也以什伯計有死貶所者有死獄中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斃隨斃隨殮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葢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嘗慘酷未死而蛆蛃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故縶其首俾屍腐牢穴中不使一寸肌膚獲粘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剡其人已死猶坐賄三千三百度其家無四壁勢不能償必至巢卵俱傾根核盡斬而後已洢嘗終夜環走慟極放顛謂前此設有人焉挺躬仗義貸復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任贓猶得出法司俾父子相訣而斃不致剸絕傷慘遂至此也告親知百無一應推諉遷延備極詐狙獨范陽長醵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相和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僅數十青蚨而已難豈顏淵原憲所能助哉已矣勿復言矣昔人謂為而不可為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枉刑坐賄罪延其孥清白吏子孫受禍有什伯於墨吏者福善禍淫之說豈特不驗耳復剸行逆施茫茫天道尚可問耶今追

此伊始洢將就漸獄案洁守羅禍入不手援覺先子既歿猶有出而援洢者哉即或有之顧昔不能活父而今以自活洢實痛之不如速死之為愈也嗟乎悲哉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洢頗怪其謬於聖人乃今知其不妄也貨殖游俠諸篇烏得不傳千禩哉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洢若死須葬要離塚傍天地鄙陋莫可告語昔先子檻車發平望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艮鄉賓客傔從俱似遥領足下意者及扶櫬南返又聞經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義士故披血布此知回憲無力不能援伯夷急難苟存此心亦足慰愚父

子雙魂於地下也臨書哽咽不能更言嘗甲子秋忠節公掌吏垣以激濁揚清爲已任天下仰望太平伯子獨私憂之歎曰無根之草其能久乎物不可以終通天始極隆正人之壽而速之戚也未幾而禍作人服其識八歲墮橋折足瀕死不作呻吟惟卧讀陶詩以爲樂常言天下多故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其天性如此贈太常卿鄉人私謚孝烈先生忠節既罹璫禍死伯子亦以身殉明年熹宗崩烈帝即位誅璫仲子時爲諸生伏闕訟冤又疏劾阮大鋮傳檄交通逆閹狀帝抵大鋮檄罪而於忠節䘏贈有加恩

焉

仲子爲人豁達多大略慷慨好義性至孝感忠節詔獄之慘終身布素母病幾殆爲割臂肉和藥以進乃瘳壬午癸未聯捷授庶吉士是時盜賊縱橫中原烽火迫於畿輔仲子力請東宮或二王往鎭南服號召天下義旅勤王而朝議齟齬事不果行未幾賊勢益逼遣間使走容城與舉人孫奇逢等約聯絡忠勇赴難計已定未赴而賊薄城下三日城陷帝殉社稷仲子偵知太子二王放在朔奉之以圖賊而容城義旅且暮且至遂忍死以待已而太子二王爲賊所得挾之出或傳遇害於永平同事者拉之南還仲子乃仰天泣曰所以不死者欲以有爲也今已矣濂不俾一死以報命九原夫濂寧不知靡衣媮食之可以苟活乎今其勢非不能南顧先帝業殉社稷身爲侍從之臣而不獲以身從在天之靈寧爾追也即不然先父兄有知方談笑俟於地下濂所不能以素棺白旐附廁先塋之側者又安能汗顏覥息重靦爵而酬家廟之前也且賊既肆焉而誅篡則必將勒薦紳爲朝賀而忍復北面乎行矣自變爲謝故人考叔有母彥升有兒固後死者責也因爲絕命詩曰

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灑微軀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並遊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衷所慟母垂白七十仍尸饔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誰百年壽夭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年爲獨豐高堂無復悲譬不生阿儂辭母却就父生死猶西東骸骨雖不歸既瘞此詩筒墓木有拱時清顏入楸松又曰始聞天子已出亡繼云亡[illegible]放還鄉既望義旗走四方三者於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眞羞愧幾

家閭門自焚死幾人投繯從天子王章不屈殞城樓金鉉躍入御溝水街頭男女不讀書西城井中何纍纍耳聞眼見義殺人義人不已還自顛死忠死孝家常事我竟不死將誰臣君亡國破雖異代正統日月虛懸在待彼墓位我死之我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書報老親云兒不死休酸辛兒今羞惶活不得爲孃愛此全歸身貽書誠子孫非甲申以後生者雖令讀書但期精通理義不得仕宦遂就縊

汪有典曰嗚呼君父之義一也予讀孝子所訴父寃書悲

傷其志卒以身殉又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所由蓋與賈生之輕死生者異矣蓋常欲有所爲而不克遂致命之辭慷慨淋漓既不同於失節之李陵又不同於遷就之姜維而世猶或以後死有遺議焉不亦苛乎予故特著之云

子一與嘉善李子建標善公車北上執手河干謂標曰余夢斜塘見茫茫一片土無復雞犬桑麻行後得無有變乎標戲曰君且富貴宜目中無人耳甲申子一喪車還經斜塘標撫棺呼曰子一子一果妖夢是踐耶因痛哭失聲旁人無不流涕○史謂學濂受賊戶部司務職

潰其家聲既而自慚賦絕命詞縊死去帝殉社稷時四十日矣○按曠園雜志云子一當國變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遂逃僞命約周遹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爲驗遹乃子一好友也三遣人而遹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辭投繯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寃矣又錢飲光云子一只是性氣剛不能容物故忌之者衆遂誣謗者多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合傳（附申湛然等）

新樂侯劉文炳者字淇鍔順天宛平人烈皇帝中表兄弟也祖應元娶徐氏生孝純皇太后爲烈皇帝生母後封瀛國太夫人者也子效祖繼祖效祖娶杜氏生子三文炳文燿文炤女二長嫁武清侯子李國瑞次嫁恭順侯子吳希彬崇禎元年效祖以皇太后弟恩賜爵新樂伯父母弟及子皆封贈進爵有差七年效祖卒侯嗣伯未幾晉新樂侯繼祖文燿並加宮保母杜賢每謂侯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當盡忠報天子則對曰敬諾帝遣侯視鳳陽祖陵密諭有試事還獨侯歸奏史可法張國維忠正

有方略宜巡任必能滅賊後兩人果殉國難侯謹厚不妄交獨與宛平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及駙馬都尉鞏永固爲刎頸交

永固字鴻圖京師人尚光宗皇八女安樂公主善騎射好詩工書喜飲酒而樂與賢人名士游慷慨多大節時天下多故流賊勢益張與侯講明忠義爲守禦計及李自成據三秦破榆林將犯京師侯知勢不支慷慨泣下謂都尉曰國事至此我與公受國恩當以死報甲申正月帝召侯與都尉問以國事兩人對曰宜亟建藩封遠遣永定二王之國一封山東以屏翰神京一封四川地險而富可以爲後圖上是之以內帑乏不果行三月初一日賊警益急命文武勳戚分守京城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燿守城外永定門都尉守內城崇文門侯以繼祖文燿皆城守未有職事十六日賊攻西直門勢益急黃尼麓跟蹌至謂侯曰城將陷君宜自爲計杜夫人聞之即命婢簡符繩於樓上作數十繯命家僮積薪樓下而急遣老僕鄭平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樓也都尉著白戎服束弓矢匹馬

馳見侯哭拜於地曰城內無守外無援滿城皆賊黨旦夕破矣吾輩惟一死爲厲鬼殺賊耳特與兄訣即馳去明日繼祖自東安門至與妻訣亦貯薪所居樓下念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燼匿之申湛然家而以文炤付蒼頭文炤不肯去十八日帝遣內使密召侯與都尉侯歸白母曰有詔召兒兒不能事母母拊侯背曰太夫人既得所我與若妻妹死耳復何憾侯乃牽文炤手曰汝幼可無死當逃去得奉太夫人延劉氏祀也兄弟相泣拜而都尉至遂同侯入見時外城已陷上曰二卿能糾家丁巷戰否二人以衆寡

不敢對上慘然良久泣下曰朕志決矣都尉奏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上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命二人且歸十九日文炤方待母夫人飯家人直入大呼曰城破矣文炤飯盌脫地直覘母夫人母夫人遽起登樓文炤從之侯妻及夫人二女皆登夫人復下樓移二菊盆抵門而上侯妻及次女首已入繯夫人撤其乘而氣絕文炤入繯氣急不能死掙繯而下杜夫人繯絕墮血涔涔伏板上長女扶繯瞪目覘母文炤撫母背號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長女九縊不死杜夫

人六縊絕長女見母死亦自閉樓門獨身倒撞下樓高數落死而復蘇見蒼頭傍立問曰汝非鄭平乎取金條數付平曰掖吾登樓以是酬汝平指園中井曰死此可也曰吾與母嫂妹有言矣魂魄相守死後焚樓勿令賊見吾母及屍今死豈可違其言乎掖之以登遂入繯平以繯束耳後始絕平下樓縱火府第盡焚侯同都尉坐崇文門見賊轍射殺之俄而賊大至侯顧都尉曰吾與君畢命此黃尼麓在側曰滿城皆賊守此何益當速歸焚府第也遂各馳去侯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太夫人於申湛然家黃尼

麓亦至曰鞏都尉焚府自刎矣侯頓足曰鴻圖先我耶將投井忽顧影曰戎服也不可見皇帝湛然脫己幘與之幘小不可冠尼麓曰何不裂幘裂冠之乃投井死繼祖亦投井死先是繼祖妻左氏見大宅火知賊已入登樓縱火自焚二妾投庭井文燿見外城破哭出至渾河聞內城破復入見第焚大哭曰燿不死以君與母在也今生何爲遂尋侯死所大書板井旁曰左都督劉文燿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都尉之馳歸也時公主已早薨停棺內殿都尉豫積薪棺傍置主冠裳法書

名畫於薪悉取歸賚廄乘馬謂曰吾不忍殺寶鞍吾所愛汝可以遺賊因解鞍置樓下見蒼頭在側曰汝留此何爲對曰侍主人死都督乎摘所服戎帽金頂與之命取酒至以一杯北向酹地拜皇帝一杯酹公主曰飲一杯因此永固報陛下殿下時也遂自刎舉火焚府第曰戎服上豫書駙馬都尉鞏永固死節九字無子一女許字襄城伯李國禎子其亂後歸李南下襲爵封夫人乙酉南京破隨李安置旗下李死某將悅其色欲納之令女伯父鞏永基作說女女詈曰昔吾父以女託伯父期城破即殺女伯父既不

能今乃以禽獸行污我永基慚而退將以勢刼女女大罵
曰吾先帝之甥忠臣之女未亡人忍死以姑在兩孤在惟
有一死遂剺面斷髮終不能犯後歸衛事姑終其身是時
惠安伯張慶臻與妻子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焚死新城侯
王國興亦焚死宣城伯衛時春懷鐵券闔門赴井死英國
公張世澤清平伯吳遵周陽武侯薛濂博平侯郭振明永
寧伯王長錫彰武侯楊某皆死之與都尉同射賊楊光陞
者駙馬都尉子也被甲馳突左右射與都尉相失矢盡投
觀象臺下井中死而湛然以匿瀛國爲賊所拷掠終不言

體糜爛以死而太夫人卒得全福王時謚侯忠壯文燿忠
果都尉貞愍文炤不屬其志流落以死
汪有典曰嗚呼勳貴之家同國休戚豈必刑白馬而誓河
山哉無所於解天之性也感恩圖報市利之私君子以爲
已後矣然猶恃此以爲防也此侯與都尉之所爲可貴也
周奎爲烈皇后父太子至其家執以獻賊湛然於國家無
尺寸恩危難之際獨全瀛國至死不變豈曰徒以賓友之
毋也乎

史外卷十四終

張副總傳　附秦良玉

公諱令永寧宣撫司人故藺酋奢崇明將也天啓壬戌奢崇明反遣公說游擊龔萬祿降公雅欲自拔對萬祿慷慨陳志願合力圖賊會萬祿戰沒卽擒其僞丞相何若海率衆來歸崇明怒殺公一家夷先墓詔授參將累從大軍征討頻有功公忠勇善戰年七十餘馬上用五石弓中必貫草軍中號神弩將軍爲賊所憚崇禎中累遷副總兵鎮川北七年賊入犯總兵張爾奇以公爲先鋒副將陳一龍武

[illegible]之翼[illegible]公追至龍潭三龍等不至而神三矢斬賊百餘級而還賊犯略陽又擊敗之扼保寧漢中諸要害秦賊不犯十年賊李自成等陷四川三十餘州縣總兵侯良柱陣亡公獲免楊嗣昌之督師也張獻忠悉衆與安爲公所扼不得入漢中乃轉寇夔州十三年左良玉敗張獻忠於瑪瑙山楚將張應元汪之鳳乘勝逐北及之於水石壩斬馘九百獻忠走盆溪千江河公與蜀將方國安追戰復破之獻忠乃由千江河之十二灣轉入柯家坪其地崇巫錯峙藤蘿絡亘賊彌漫山谷依阻其中公分其

軍爲五路賈勇爭利賊衆我寡國安支軍後距孜僂道得脫而公深入被圍居絕坂之中猛氣彌厲挽强特滿疊奔賊勢應弦以斃甚衆而水遠士渴圍終不解郎襲道張克儉犒軍入蜀謀於秦督鄭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呼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賀人龍從滿月嶆進公方與賊鬬呼聲動巖谷內外合勢賊乃解去是役也公以五千人當賊數萬相持十三日戰得不役雖救自諸將人皆服其勇云獻忠竄通興歸賀人龍等追及之連敗走白羊而西與羅汝才合勢復振當是時也賊勢旣窮楚文武將

吏咸劾命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亟恭將劉貴女將秦良玉游擊楊茂選等[illegible]一[illegible]陽以[illegible]兵劉元斌控荊門以禁旅地勢相犄角督師標兵三萬餘人張僅餘解餉至者八十七萬幕府如袁繼咸萬元吉皆奇士行省謀故總兵猛如虎以白衣從征自効又加以左良玉統兵方張此數人者一志專力賊旦夕可破而楊嗣昌虛懷自用且楚人不欲賊一騎躁楚見賊之去而西也則以楚地爲不足顧卽謀以蜀困賊用蜀撫庵下之倔者輒謫之以防[illegible]衛蜀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恃公與秦

良玉爲左右手遣公守黃泥窪而秦良玉[illegible]趨之罷官歸捷春使按行諸營秦良玉冠帶白見爲邀之蜀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邀之問故秦良玉曰邵公移我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十四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勢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破向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闖部驅賊入蜀無愚智皆知之邵公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已而公與秦良玉果敗公性輕敵有賊策一騎

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公易之躍馬出賊曰若善弩令爪相報矢中項以殪秦良玉置騎見撫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峒之卒可二萬我自餽其半半餽之官足破賊捷春見嗣昌與己不相中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謝秦良玉計不用嗣昌卒以失事斜捷春論死秦良玉者石砫宣撫使馬千乘妻兄邦屏邦翰皆以援遼力戰死千乘爲部民所訟瘐死獄中秦良玉代領其衆良玉爲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嫻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爲遠近所憚（吳梅村綏寇紀略謂）遂之按行其營與論兵事誤曳其袖良玉引佩刀自斷之其貞操如是張獻忠（秦良玉有男女數十人[illegible]李長祥力[illegible]其[illegible]）僭號四川良玉號哭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婦人受國恩二十年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獻忠鑄金印旌之曷其肯不爲屈賊黨無敢入其境者於是秦良玉亦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故爵卒而自拔於逆亂之黨敵王所愾老不愛死能辦乎廉頗馬援之風哉令排難扱鈹粲師三軍者定中原何難其必不養寇遣禍背叛君父無疑也秦良玉勤王烈帝旌之以詩謂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嗚呼國步艱難之際至無男子區區一婦人且出自外徼豈不愧哉茲文信國所云男兒若不平強寇死愧明溪聖七娘者乎

周忠武傳

公諱遇吉號萃菴遼東錦州衛人世襲指揮使精悍驍勇善騎射在邊每戰必先而樸質寡言笑同官多譴之獨以敬自持不與狎至言及寇禍則摃衿奮袂目眥盡裂雄風猛氣一座辟易以剿賊功歷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督鎮守寧武寧武與大同宣府居庸等關俱爲京師保障皆鎮以總兵而寧武則尤爲三關扼塞公愛養士卒同甘苦由是兵甲於諸鎮他號爲總兵者率玩賊苟全非所敢望也李自成陷關中長驅至太原叛將陳尚志迎賊令副

將熊通說公降公怒立斬之傳首京師併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日也先是山西巡撫蔡公懋德貽公書約公死守寧武以扼賊於北已死守太原以障賊於東牽制賊使不得逞以待援師公慨然許之列兵關城下氣吞賊已而太原陷公頓足歎曰今之北扼賊者獨有寧武選精兵數千誓以忠義迎擊賊當是時賊至忻州官民俱先降遂攻代州公時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盈萬賊合諸路進攻公兵少食盡退守寧武賊逼寧武驅大隊轉戰公扼其中堅復殲賊精銳自成怒圍之數匝當此之時賊

衆十萬公所將馬步卒僅三千餘殺賊無算流血成渠賊於是傳檄五日不下且屠城公復用大礮擊賊萬餘人會火藥盡而外援不至或言賊勢亟可款也公曰戰三日殺賊且數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則益奮勇殺賊數千密令健兵伏於巷開門誘賊賊入城則下閘伏兵四起殺賊無噍類賊大怒擁兵環攻四晝夜力不能支城陷公持刀徒步衝突賊中當其鋒者皆死因奪賊馬復殺戮大呼聲震屋瓦殺數十賊賊射馬蹶則又步戰矢攢身如蝟毛賊衆刺之仆

大叫罵賊身中數十創噴血高丈餘死夫人劉氏蒙古人聞變縱火焚府舍騎馬彎弓率家童百人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餘賊矢絕赴火死無一人降者自成檢被殺渠帥數十人他軍賊七萬有奇殭屍二十餘萬而城中兵民咸感公忠義無大小皆不爲賊屈賊恨甚遂屠之公既沒賊憚公餘威集衆計曰寧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師尚有大同宣府居庸諸鎮各擁兵數萬盡如周將軍詎有孑遺哉吾其回陝少休也甫班師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通居庸總兵白邦正併昌平文武迎表獻于賊於是

無復顧忌直犯闕矣京城陷之後賊多半面與失手足者皆寧武所斫傷也咸嘅指告人曰周將軍真好漢殺我等數十萬人使守將盡周將軍吾王安得到此（此從二說有述者）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死難也其說不一或曰賊薄關時公閉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有爲賊策者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無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帽者擊之遍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造戰脫帽以自別公兵大敗被執磔於市或曰公入關登陴堅守行某者知勢不可爲恐城陷遭戮又不敢言降紿之曰寧武

史料　叢書　紀

爲京師門戶失則大事去矣彼衆我寡不能久持尚有家卒驍騎百人在弊盡縋出城將之再背關一戰或賊畏其英猛退去阃未可知公信之甫縋下即大呼曰周將軍出降公思報素上遽斷索賊爲果降也方行招撫公力戰死或曰賊將之教瑒旗竿上亂箭射之共臠其肉或曰自刎死而要之以一隅有限之兵殺賊數萬如林之衆而將軍死夫人死將士死丁卒女騎死其爲殺身成仁一也公死賊猶憚其威至嚙指奪氣則公之效命疆塲者至矣屈大鈞弔公詩云前戰不緣飛將失九門何自內臣開蓋公

之生死繫神京之存亡如此豈細故哉

八

邵郡丞傳　[illegible]

公諱宗元字景康號又芝碭山人崇禎末以貢生官保定府同知署府事甲申春李自成圍保定新太守何公復始至以印讓公曰吾已誓死而入勿以臨敵易主搖衆心也遂與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等糾鄉兵二千人登陴固守當是時督師李建泰抵保定與賊遇陰有異志矣而公等皆未之知賊陷京師遣僞將劉芳亮射書城上誘降建泰得之召衆傳觀其書曰國亡矣復爲誰守公勃然曰吾輩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安能靦顏向狗彘求活耶建泰趣何

公印迎降何公曰太守未嘗有印也即有必不爲此用聞公公頷視其肘弟泣被面大呼曰吾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也此時即知府爭印亦不與況闖部將劫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嗟乎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李建泰曲沃人天啟五年進士）然猶不忍背主苟活爲闖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喪心若此建泰瞠目無以對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明日城陷公挈印投城下爲群賊所執搜得其印欲奪之公大罵固不與遂爲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而指取以去何公立礮前自轟死張光祿兄弟婦女數十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賊矣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仕宦獨尊進士禍亦莫烈於進士士由鄉貢起家即自樹立無有推轂至公卿無論公卿亦少有至牧守二千石者進士則進拔而退難累舉易起絓誤易復失職敗節可餙罪爲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爲難以故進士之黨益固勢益橫稍不入其黨則排斥禁錮蘇醒流竄不遺餘力正人既去益靡顧忌

易心蒙面宗社可覆君父可忘而進士之好官必不可失人謂明非亡於闖亡於賊而不知實敗于百輩庸惡陋劣之進士幷心一力居奇貨而趣之也公之老貢生與李建泰名甲科賢不肖相去何如一印尚惜肯以天下予賊乎進士之偏重流極若此可勝歎哉然如何公卒亦何嘗非進士也何公益以崇禎甲戌及第山東萊州人字見元云

張光祿傳　附張羅俊等

公諱羅彥字仲美號二酉清苑人崇禎戊辰進士由行人歷吏部文選司郎中晉光祿寺少卿罷歸甲申三月流賊李自成破居庸將逼京師上憂之臨朝而歎大學士李建泰前曰諸臣不職以貽社稷憂臣西人知賊中事請督兵西行拒賊衝辭則祖宗之靈也否則以死報陛下叩頭泣數行下上壯之以特牲告廟授節鉞備法駕親御正陽門宴餞之所以寵遇之者甚盛已而建泰聞賊陷宣雲惶怖甫出國門即以疾爲解不能軍陰遣左右通賊馬岱者保

定總兵也介而見公曰賊分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閣臣督師遷延觀望我所統者僅一旅之衆賊圍之無援則立敗城陷誰爲蔽神京者吾當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殺妻子夬死戰城守之事惟公任之公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子十一人率師去公剛果負氣少從父都督僉事純臣歷行間習兵事先是家居時城守事郡中皦推公主之給事中時敏奉敕過城夜半呼門不納敏劾公擅司城鑰上獨重公詔勿問聲名震天下以故岱推奉公公則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輔諸生羅善羅

喆羅士喆郡庭與攝府篆同知邵公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公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郡人故工科都給事尹公洗故邠州知州韓公東明故平凉通判張公維綱諸生韓公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誓不與賊戴天會總監方正化舊守保定有功至是與新知府何公復先後至則益相與協力城守李建泰自聞宣雲之陷既已陰通賊而所統軍復道潰僅親軍五百人率之抵保定保定人聞建泰之過東光而殺掠其民人也拒不納建泰因監軍御史金公毓峒求入金公固不知建泰與賊通則率之入公廨

明固賊將劉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不降公碩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公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劍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公與邵公等哭曰曩止城守今日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賊穿城濠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詬守者尤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其書欲開城降衆嘩齒大罵數建泰罪哭聲震天地

益傳令擊賊當此之時賊見城守嚴大呼張光祿攻益力舉大礮擊城鉛子如飛蝗蔽天穿屋破壁著人即糜爛而士卒饋食傳令者皆傴僂循牆行無懈心芳亮怒目殺其偽將數人期必拔而建泰與賊約項上插白旗為號舉火西南隅令親丁馳殺城守人城上亂城遂陷公闔門死之而保定一城人盡殉焉先是公大書聽事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誓死井亭及是覘其妻趙氏妾宋氏錢氏及子晉婦師氏入井畢取鏡照面寫一忠字乃自縊賊至亭見公戎服斑爛怒目按劍為錯愕狀不敢仰視有

（敘次精彩）

犬守公屍不去三日賊跣足過犬嚙之絕其拇指賊愈駭乃藉藁埋之先是公夫人趙當城破時語公曰子忝受朝廷誥封願與君同死乃結雙環於井亭先引環環絕墜地傷股落二齒及少甦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死於井矣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刃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復倒投於井旋浮水上又不死越兩日夜隣人挽之出曰夫人環不能死井不能死此天欲以孤付夫人也是時晉幼子華宗尚存乃匿空室中已而潛出城以免羅俊擊賊刃脫兩手抱一賊齧其耳血淋漓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賊刺殺之子諸生投井死羅善於城危時訣伯仲兩兄曰吾家有[illegible]豈可無義士城破尾公後趨井知有婦女在[illegible]歸投其室前井死妻高氏攜三女亦下羅輔初欲保伯[illegible]潰圍圖後舉羅俊不從賊至羅輔引弓射賊賊應弦而倒矢盡躍馬揮刃從城上馳下砍賊賊圍之裂屍死妻白氏攜幼女三子一投井死伯母李氏年七十四罵賊死羅喆妻高氏羅喆妻王氏縊死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劉氏井死羅喆無子恐無嗣出亡郡城義之賊購之甚急卒無存應

（敘死亦詳人知篇變化）

者蓋張氏闔門殉者三十有三人云劉忠嗣先城未破三日召妹楊千戶妻歸家同妻毛婦王暨女授以弓絃令自盡身仍登陴城破被執猶奪賊刃殺兩人剜目劓鼻以死韓東明投井死子仲滄射賊墜城死張維綱罵賊死韓楓同妻王氏死尹洗何復金毓峒邵宗元方正化等皆死之馬岱之守蠡縣也勢不支聞城陷士卒皆欲散泣曰國破君亡無所歸所佩印吾不忍委溝渠中付汝等任所置自刎弗殊賊將張洪傳面致之自戕自戕以其將死也釋之尋為僧不知所終毓峒宗元自有傳其餘殉城可指數者

則有左衞迎捕指揮文運昌詞妻宋投井死舉人高逕死
水孫從範張爾韋死刃貢生郭鳴世聞城陷衣巾端坐賊
入持棒擊賊死刃諸生賀誠家人勸更衣誠曰吾乃忠臣
之子今更衣逃何以對先將軍於地下衣巾同妻女死井
何一中書焚所讀書同妻趙暨子死井王之延於二十三
夜置酒飲妻子曰士不可辱婦女尤甚再圖家庭之樂則
在泉下矣痛飲欷歔戒骨肉勿舍待旦城破同妻齊暨三
子三女俱井死其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
祝九章李紹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

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敬
王好善屏忠武王爾祉職官致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守
之垣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井死忠順
營中軍梁儒秀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衞鎮撫管民治王衛
沙濶明材官王舜義醫官呂國賓王鑛王之琯殺死文學
則有杜日芳王紘馮澤王亂嘉吳栻韓廷珍楊善譽何光
岳韓紹滝頡學會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
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義民
則有劉宋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劉自重俱互殺其妻

郝氏曹氏乃同縊死楊强子刃賊勢屈刎死張𢌿吾不屈
縊死鄭國寧擊賊不中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朱
永寧胡來獻儒士則有劉士璡王景耀黃棟等或罵賊被
殺或自縊死而婦女之殉節其縊死者則有諸生高植妻
王舉人高桂妻劉銷衣衞千戶賀喆妻霍監生賈鳩妻高
王允慶妻徐陳善女陳諸生賈爾梅妻孫王爾爵妻劉張
弘業妻王賀良材妻曹劉兆貞妻吳吳守默妻潘張映犀
妻李井死者則有進士王延緰妻張舉人張爾葦妻唐諸
生陳禧王母張母楊妻常妹諸生金纓妻陳王傳芳妻閻

王延祕妻賈劉弘妻王王耀妻劉阮積學妻何王繼桂妻
張宋時中妻李抱女何有本妻唐王德元妻何何光岳妻
師文斗光妻李高陽諸生馮渠妻陳陳國政妻張王濬妻
王楊毓奇妻賀張璞妻陳樊崇位妻梁賀謙妻張賀謌妻
劉張玉妻李阮銘妻劉冀鴻義妻劉張琰妻裴孫誠妻許
劉文耀妻劉抱孫女存姐李奇芳妻王劉鳳枉妻張抱娃
治道曹儒俊妻李張爾遜妻頡郭奇謨妻彭石文光母施
妻任石武光妻任張文燦母湯張邦政妻某張濟愚妻王
李逢陽女李王鎮邦妻楊齊弘謨妻喬齊弘勳妻于安邦

母張申錫妻王王㤞一母倪韓有金妻王于朝卿妻朱賁曰
妻蕭張宗智妻張何光增二妹連茹二女劉世安母王卞
文明妻李梁蒞芳妻王董秀妻燕死木者王傑妻董死薪
者王崇化妻趙同二子罵賊死者師璋妻劉以身衛大常
悅母李湯燮元妹賊擄不從師恕妻劉阮銘王母楊足爲
甲申三月二十四日也是日婦女殉城者最多死水有二
井十餘人[illegible]濠數十人者凡城內有木處婦女尸皆塡滿
姓氏皆不可問矣
廷有賴曰嗚呼明之亡也殉節者衆矣而保定爲烈如公
之一門同盡光禀禀也公死弟六人居不析蓮羅俊少娶
雙瞽女旣貴顯終身不置媵妾益砥礪名節如此致命遂
志不虛耳保定後京師五日而亡同時死難者數十萬萬
人賊三日舉之不能盡忠魂義魄不可得而詳書矣嗚呼
豈不盛哉

金御史傳 附金振孫等

公諱毓峒字鶴沖完縣人萬曆乙卯舉於鄉益二十年不
第而志愈堅從子振孫豪邁有氣多才能文章精騎射與
公深相得是時國家多故東林復社諸賢旣廢斥不用而
軍興繁費所在騷然諸將玩愒縱賊中原挺解兩人者論
次當世事輒扼腕拊髀流涕嗚咽恨不得一當也崇禎七
文峯教有數與下則於是乎脉息微通
年公始成進士官中書舍人遷湖廣道監察御史則於是
上疏請寬征徭誅戮將伸士氣淸銓衡旬日間凡四上而
四報可出按秦川賊剽風遠遁爲三年以代去當是時賊

將牛金星顧君恩等方議欲踞關中窺京師而秦督孫公
傳庭遭柿園挫衄之餘屯田鍊兵軍租集期遲久習熟乘
敝而後圖賊而廷議催戰之檄屢下公爭之曰秦兵驕
悍將跋扈倉卒出師勝負未可知禍若延秦秦亡而天下
去矣疏奏不允初賊之起也剽掠無大志自汴梁旣陷始
欲鯨吞天下然猶重視關中不敢北也未幾秦督之兵潰
而關中不守賊遂長驅西指據長安破居庸寖尋犯闕矣
上念賊勢迫近而朝臣急門戶爭虛名建牙之吏不足任
討賊臨朝而歎閣臣李建泰願輸家財佐軍而自以身當

賊上則以建泰爲督師詔公監宣大軍宣雲告陷隨奉命
督禁旅徃扼畿南要害公冒矢石馳守保定保定距京三
百里而近亦畿輔重郡也先是建泰兵過東光不戢士民
閉城拒建泰怒留攻三日克之剽掠劇於賊至是抵保定
保定人不納建泰仰而大詬曰我閣部重臣奉命征勦不
幸譁其伍今賊東西來我孤軍重餉難與迎敵且朝廷命
我便宜行事我守保定再議徵勦王師天下事猶可爲也
當是時建泰已陰通賊而公固不知則因其求入且有賜
劍也乃謂張光祿羅彥曰我等不可使閣部陷賊開城納

之明日賊大至公馳見張光祿曰此與公廟食之地也遂
相與揷血定盟而撫守者背曰勉之戮力固守爲京師捍
衛睢陽之烈在此時矣卽日散家貲犒士分守城之西門
是時振孫亦以騎射舉於鄉矣相見泣下士卒見者亦泣
有以飯羹餉者振孫厲聲曰滅此朝食卽挾矢登陴連射
殺賊將數十人賊恚而圖益亟於是公夫人王携二子屬
振孫之弟肖孫曰夫子一旦有變我不肯爲未亡人爾惟
善護兩孤毋絶夫子祀又檢冠帔金飾曰此天子家物當
爲天子家用之傾篋送公犒士卒士卒聞者益泣下賊圍

城百計誘降不得偵知公與城守相顧失色曰此固曩年
按秦金御史也從天來耶欲引去（欲引去三字他本有[illegible]）初公之按秦也駐洮河
西寧間時賊兵方窺臨洮畏公不敢進恚曰金毓峒不死
則吾耳何爲久居此耶至公去後而衆兵始入境土嘆
悔不久任公於秦賊既畏公欲引去會聞京師陷遂留攻
益力公於是集城上語衆曰京師陷正臣子盡忠報主時
待四方勤王兵報君父仇在此上谷一片土矣公哭衆亦
哭聲震原野懸大銀牌數十於高臺令擊者自取於是士
卒奮勇砲矢擊傷賊無算爭取所懸牌殆盡又出其爵巵

聲帶以勞師建泰仰天歎曰此舉無唯類矣夜三鼓令
中軍郭中杰李勇縋城至賊營獻城分兵開西北諸門并
各寨柵縱黑纓白甲軍盡殺城守人方正化者固奄也總
監保定當此之時拔刀上馬顧謂左右曰朝廷謂我忠勇
命視師此城吾力不能守雖死亦負忠勇矣且朝廷三百
年天下半壞於吾輩宦官之手吾當以一死稍稍爲奴儕
生色耳躍馬上城黑纓白甲軍從後斷其頭擲城外招賊
建泰復遣使持一矢招公公且走且手折其矢厲聲呵責
使者有綠衣賊尾公入三皇廟公奮拳毆綠衣賊仆之遂

北望叩首曰臣不忠今待罪泉下矣抱監軍印趨廟前古井死夫人蕭孫婦陳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盡投於井張抱孫於懷同下侍婢桂春四人亦從下振孫銀鐺金鑿伏劍立城西樓大呼曰我金御史姪振孫也城頭殺賊將者我也揮劍殺賊數十人力竭不屈支解之肯孫匿公兒慰孫憲孫曰我勿負王夫人言旋亦被執極刑拷掠問公後抵死不承故二子得免城既陷建泰緋衣八座白棓前導阿殿辟人出敕印賜劍并帑銀數冊詣芳亮納降而故御史尹公洗分守北門芳亮執至將屈之且索金尹公植立大罵因詛建泰數之建泰笑曰汝等不信本部院言而妄聽金御史致有今日猶不悔耶會有僧善芳亮者爲尹公求免尹公厲聲曰我大明都給事也吾城人人皆樂死彼（模此爲殺僧其言收拾全篇）刑餘之夫武弁巾幗輩且義不苟活而我獨生乎正悔多此一日不死耳賊怒縛至西郊殺之全家自焚死而建泰隨芳亮去賊敗歸

本朝爲內院學士未幾罷歸與總兵姜瓖謀叛伏誅

怔有典曰嗚呼明之亡內外臣之力而保定則建泰實尸之即應建泰保定亦亡其迹也則建泰實趨之建泰爲祭

酒時談說忠孝聲動六館請命督師意氣激昂豈不居然大丈夫哉顧卒與公異趨何耶君子是以痛惡夫聞人也

李總兵傳 附尤世威等

公諱昌齡字玉川鎮番衛人起家勳胄崇禎十二年爲延綏總兵數有功以剛直罷徙居榆林十六年李自成陷西安傳檄榆林招降巡撫崔源之總兵王定懼棄城走於是兵備副使祥符都公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公家祿副將惠公顯潘公立勳與諸將及士民集議禦賊參將劉公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尙爲國守吾榆林爲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以遏進賊可破也（提清三邊諸事榆林形勢人物指掌如西示山記）秦以延綏寧夏甘肅爲三邊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相距二千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邊墻限之自古郡縣犬錯其中明初卽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兵駐綏德苦遙制非便乃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榆林（歸併榆林）遂爲大鎮其地多沙磧民（事詳榆林）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俗尙雄武而多將材有氣節視他鎮爲最方諸人之議禦賊也府谷尤公世祿世威兄弟皆故總兵亦家榆林攘臂前曰受國厚恩敢不執櫜鞬援桴鼓以效死王公世欽故山海關總兵也曰

三十三

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衆皆憤激祖曰擐甲登陴適延安人舒君睿與賊將黃色俊先後以自成手書來說降且賁五萬金犒師衆從城上詬詈之曰（榆林之人主邑）吾榆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縣官轉餉以食我垂（筆以下又用重提作總綱）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著於九邊肯爲賊屈耶（叱勸）賊稍稍退當是時衆洶洶莫適爲主事無統紀咸推公署總兵事公於是擧手揖衆曰事急矣諸公見推昌齡何敢讓遂歃血誓師令街巷各聯結大社習兵而與諸人（總提一句作束）定分地以守曰（下正寫各分地以守）南城樓兵備副使都任戶部郎中王家祿副將惠顯參將劉廷傑故總兵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坐營遊擊李英（敘各命將城守本末黎平淮西碑）設守而故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曰東南城隅右營遊擊劉芳馨姬維新設守而安邊參將馬鳴廉佐之曰城之東南觀遠樓副將潘立勳故山海關副將楊明兵備中軍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設守而某官某佐之曰東城信地樓故永平督餉戶部郎中張雲鵠設守而故西安參將李應孝佐之曰前東門至心樓故山海關總兵王世欽右營遊擊尤養鯤設守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韡佐之曰後東門慶昌齡設守而故延綏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將王

三十四

永祚佐之曰北城敵樓故眞安州知州彭卿設守而某官
某佐之曰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故柳溝總兵王世國故
山海鐵騎營叅將尤岱設守而故灤州知州柳芳佐之曰
新添門樓故遼東總兵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設
(以上樓列數語捉調嚴明)
守而左營遊擊陳三典故湖廣監紀趙彬佐之曰街巷定
(又)
遏副將張發旗鼓都司文經國等各督趣毋怠當是時簡
(總束章法嚴整筆勢不群)(勁生)(補敘以)
卒乘繕甲仗各出私財佐軍人人奮勇氣吞賊先是賊將
(殺其氣)
至或告公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任且此土非公之鄉也
盍去諸公曰賊至而遁非勇也見難而避非義也果此城
二十五
不守吾當與之俱逝耳以故公既總兵事諸將咸用命無
不一當百時時出兵夫戰斬獲無算賊懼而辟易然恨益
(起下)(束上)
次骨賊之起也多西人自謂榆中父老皆其鄉人度不額
兵而下已而見城守堅殺傷者衆則悉諸營兵薄城城三
面倚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墩互相爲犄角賊不敢近
而求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
尤逼城下賊入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祿與
其守侯拱極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於沙上起飛樓與城
樓相對矢石交至尤世威與其從子尤翟文自南北出戰

於榆楊橋賊乃却翟文戰死東城亦懸壯士出擊賊賊披
靡將退守綏德請益師而城中有奸民舉火應之賊復環
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備鈌又越日城
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絶是爲崇禎十六年冬
(以下言死難諸公不下數十輩)
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帥賊帥曰若固壯男
(詳略言之無難知)
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絶口遂遇害王家祿圖急
特令婦人運水灌城冰厚數寸賊不能攻及城陷自刎死
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大罵
賊怒支解之廷傑殺德入餓死父副使榮鼎聞之不哭曰
二十六
吾有子矣其從弟廷夔來榆秫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
兄死吾何獨生爲哉遂投雲巖閣死廷夔妻高氏撫遺孤
稍長一日泣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女耳今女已有
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死惠顯清潤世家子其伯兄曰世
揚宦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毅齊名白首名德負海內
重望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爲賊脅劫受僞官顯少爲諸
(分外)(此中敘世揚受僞官正爲惠顯作)
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城
破被擒賊許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畧且爲世揚弟能
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領兵之最尊者也

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漸時爲榆林守備亦
罵賊死漸世揚子也（世揚又得此佳兒孫亦其報矣）而公與尤世威王世欽王世國四人
俱以檻車送至西安距西安四十里曰劉渠店四人深裕
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既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
之不屈自成曰諸公皆名將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公
等罵曰汝驛卒敢大言侮我自成本迎川驛馬夫故呼之
曰驛卒欲以激怒自成使速殺之自成笑前解其縛世威
叱曰勿前污將軍衣自成怒命斬之公等臨死歎曰吾輩
不早殄此賊致有今日噫死有餘恨先是王世國領其家

背招套人爲援而撫邊中軍馬應魁亦以孤城不可獨守
乃往河套乞師套人至榆林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
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魁懸首於凱歌樓當是時同死者
里居則指揮崔重觀散家財聚衆於漢壽亭侯祠喋血質
神誓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其餘積曰毋爲賊資也賊
怒殺之右營材官張天敍指其囷粟曰吾不能殺賊亦不
可偷賊也焚之而自縊於庭樹李耀字李光裕者皆材官
也耀守巷矢數十巷戰每發輒應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
乃自殺光裕趣家人俱自殺而後死中軍劉光裕罵賊死

指揮黃廷政與弟千戶廷用百戶廷弼奮力殺賊同死千
戶賀世魁陳衣冠於庭取家世承襲牒文置案上焚香東
向拜曰臣力竭矣更衣深衣與妻柳氏從容自縊指揮衛
佑與妻杜氏戚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皆自縊里居戰死
則故西安參將李淮使其妻女自縊率子挾弓刀搏戰殺
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鳴節聚火焚其妻挈出持刀巷戰
殺十餘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綏德衛管屯
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先置二七首於左右薇麻中賊入
茂先家茂先佯勞以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揮七首剚賊賊

負傷走茂先遂殺其妻子而自刎其他里居戰死與在官
死事并廢將守城死名已見前或不及備書者文武將吏（以上是榆林之官民死難總束一筆以下再抽敘）
皆致命遂志無一人降者而諸生則陳義昌沈濬沈演白（以下是榆林之諸生及婦女死難）
拱極白含章罵賊死張連元張連捷李可柱胡一魁李亂
群皆自縊死商人張禮亦罵賊死而延安衛人台元者當
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擊賊隣人恐禍及縛之回至
家不食五日死其中婦女之就義甚烈有姓氏可紀者則
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楊坤妻柳氏教授徐可徹妻潘氏
兵備副使巡捕官喬國雲妻劉氏趙之珍妻馬氏吳伯裕

妻王氏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縊諸生劉佾新妻張氏攜
二女投井死管登魁妻傅氏攜幼子投井死中宣劉永昌
妻高氏先永昌死徐國安妻米氏王世欽妻高氏榆林衛
百戶王倫妻高氏高謂長婦曰吾寡居不見姻親中一男
子者十餘年矣今肯見賊乎攜長婦投井死賊退殯之閱
三月令能於夫之壙啟棺視之香聞數里吳守中妻楊氏
楊家既於貴以寡婦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者皆操戈登
陴躬若有鞴日夜備糗糒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
又一本
餘矣凡一城中婦女死義者數千人井中屍滿賊屠其城

史本 卷二十五 二十九

元案 又另題榆林作

遂攻陷寧夏慶陽甘肅三邊皆入於賊榆林為天下雄鎮
兵最精將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餉又最乏士常不宿飽乃
此下起應也
慕義殉忠志不少挫其忠烈又為天下最盛事聞天子卒
悼將大行與恤國亡不果

汪有典曰嗚呼賊禍始於秦而釀於延撫米脂叢之腹側
寧夏秦搖寧夏甲之裁減驛遞驅饑動亂而方將相外逆
臨以榆林雄鎮文武將吏一力一心終陷於烏合之衆豈
天啓 有德特生若輩為之驅除而寡義殉忠者徒自捐
其軀命已乎然視惠世揚之流晚節敗露百世萬年芳臭

不倖矣

卷二十五

卷十五

三〇

廬州忠義諸公合傳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寇禍徧天下名都大邑過輒摧陷或一至或再至三至計一邑死者無慮數百萬人然大抵逃生而猝遇寇死或乞殘喘於賊而卒不免死其卓然以忠義自命堅確不移自辦一死非死無以遂志者十無二三焉此二三人者類多以門戶衰落子孫貧賤不能自達於通才大儒以登諸琬琰而又無故知出氣力以表彰則日就澌滅雖精英昭爽飛揚愴悽於酸風苦雨之中不自湮沒而郊而傳之者鮮矣至於不期死而死與乞殘喘而卒不免死者則往往雜出於求金索米之夫揚厲鋪張概與矢天誓日斷脰決胸抗節諸公比烈如野史雜記傳誌碑版不可勝數

本朝列聖特於前明忠義諸人極爲崇獎而　珥筆諸公亦悉心甄綜歷百年始有成書可云愼矣吾廬殉難者頗衆而正史不概見鄉大夫盧御史外如程大參胡編修名僅附見而錢光祿則缺焉未書豈以名掛彈章不無遺議故愼重不以立傳然比之匪人末路蓋有忽獲蒙褒錄者不少如不於光祿靳也益兵燹之餘史籍殘燬人往風微無緣以聞則雖嗜奇如子長遊攬遍海宇必有缺如之憾所云附驥尾以顯名者何亦無幾耳嗚呼賢士大夫之抗節猶尚有傳不傳之幸不幸如此況於匹夫編戶之氓乎作廬州忠義諸公傳

盧御史諱謙字吉甫號芳菱廬江人也萬曆甲辰進士任永豐令擢御史巡按眞定丁艱歸服除督學順天轉江西左叅政病歸崇禎八年以邑紳在籍城守死於難廬江爲

僻邑地彈丸狃於承平素無兵守賊猝至衆欲棄城走公急止之曰四郊皆賊兵欲何往且走即遇賊遇賊必死死無名不如城守城守即不幸死爲天子捍圉死且不朽衆踴躍泣數行下曰敬如御史言公爲人重廉隅謹然諾不苟訾笑冠履飲食之節始終相較不失毫髮里黨嚴重公以故無敢違迕者於是率士民子弟登城禦賊罄家財犒衆不足則典衣銷帶繼之越數日奸人內應城遂陷公馳歸朝服坐中堂四僕侍側賊至逼公降公大罵曰吾朝廷大寮肯受辱於鼠狗若輩死亡無日尚敢凌辱官長耶殺

二僕夯公公不顧鎗中左頷不爲動右頰受一矢血淋漓
復不動賊攢殺之罵猶不絕郡守兪某諱其事欲以病死
聞吾鄉少司馬吳公光義發憤具揭曰盧謙身殞賊鋒謀
以病代無非以縉紳受僇則楚帑之禍益彰去酉相形則
守土之貴莫謝不有表揚忠魂奚慰事聞詔贈光祿寺卿
程大參諱偕字畸人合肥人萬曆巳丑進士令平湖擢南
禮曹出守東昌遷滇之布政司叅政之任見界石大書萬
里雲南四字念毋老妻然泣下曰吾不得爲子尊矣欲投
劾歸會滇寇陛昌文等叛喟然曰王事多難吾不得爲王

陽矣星馳抵任設方畧討平之遂解組歸養壬午張獻忠
寇廬州太守鄭公履祥知公饒方畧以城守屬公公毅然
曰吾事也率衆堵禦甚力賊屢攻不能克解圍去是時寇
盜蜂起中原大亂戶口八九流亡天子猶勤文事督學使
者四出校士冀得人而廬當賊圍既解之後督學御史適
校士至郡獻忠詗知之則令賊數百人僞挾書囊筆襲儒
衣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而趨之城上舉火以應四面環攻
城遂陷道臣蔡如蘅合肥令湯登貴督學徐之垣縋城遁
鄭公死之公舊舅巷戰賊衆大至遂遇害夫人高氏聞變

自縊死史公可法疏聞贈光祿寺卿
胡編修諱守恒字見可號吉雲舒城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湖
州司理舉廉吏第一召試平臺改翰林編修晉東宮講官
乞歸養壬午張獻忠寇舒城時縣缺守令公與叅將孔庭
訓同餙備庭訓兵淫掠舒人逐之庭訓怒而降賊教賊以
衝棚穴城城穿數處公督守埋者塞之率衆死守凡七閱
月賊晝夜圍攻射書城上約降公焚諸堞復射書謂長鬚
翰林千金或勸之曰公爲賊耳目久矣剃鬚易服潛入都
當可免公曰我去顧令舒子弟獨死耶義不忍毀形以偷

生吾不爲守土益力已而城破賊執公好語之曰汝守土官
耶無自苦公曰普天皆王土人人當守何論官耶大罵不
屈賊以刀剸兩膝攢刺之洞胸死史公疏聞贈詹事府少
詹事謚文節
錢光祿諱策字國獻號靖南無爲人萬曆辛丑進士任南
刑部主事性亢直遇事風發不避權貴東寧侯焦某子毆
殺奕客李秋反誣以盜諸司畏勢不敢問公按其獄竟置
東寧子於法聲震南中嗣任職方郎中値柄淮漕者汰而
最精除閹小功虜逼瓊鎭結朝譽公昌言斜之並二給舍

兩曹郎之附麗者其黨擠公出守貴陽而副總陳某怙兵爲亂公裁以法收其黨不少貸不悛則抗疏劾之語連撫軍公聽調回籍副總竟論如律回籍十餘年以勳卿召議紅丸復忤要人出南囧晉光祿寺少卿復糾寺爲之擅離職守者偘偘嶽嶽無所阿徇以浙撫推奸櫥柔不樂公多方阻抑遂謝政歸壬午寇犯無爲公出方畧勦之賊少却已而夜襲城城破公列炬朝服南面坐開重門待賊賊至欲降公公張目叱之曰若曹皆朝廷赤子悖亂如是乃欲降光祿耶今日有死光祿無降光祿吾勢孤力弱不能斷

[illegible]

[illegible]

牀擁百謝欲降公罵益厲賊遂𢾾解之史公聞而歎曰嗟乎光祿不徂生非所願視彼輸生亦且死得分明死非徒死難奏詔贈太理寺卿嗚呼壬午之寇難也賊陷龍舒暨於郡城無巢共霍諸州邑後先俱失是時史公適撫安廬閼變爲文以祭死事諸公因直隸廬州府通判鶴天趙君與其翰林編修吉雲胡君守恒南京光祿寺卿靖甫鍰君策雲南布政司參政畸人程君楷原任南京旗手衛總旂趙君之璞廬州衛經歷鄭君元壽崇明把總金君玉度六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戶張君國政耆民劉鋐等其文曰

奉簡書而治兵者虛擁纛牙遺羞巾幗視秦庭之哭耳如不聞而援絶力窮城頭慘死乃在郡佐之大夫衛幕之散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印纍纍綬若若平日苛政如虎不復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視民城如敝屣而奮不顧身手刃賊衆正冠危坐誓死不移乃在鄉士大夫二三烈丈豈不慟哉號爲鄉紳者平日以海內清流自負論長持短談說忠孝一旦臨難乃束身就縛長跪乞哀倖全其旦夕之餘生爲節義名教之辱而

[illegible]

登陴固守城破之日視死如歸竟在守禮之子衿儀窮之黎庶豈不慟哉予爲諸公慟士民慟而幾無以自解也爲之請於朝如趙君之死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昧防太史胡君勳卿鍰君大參程君總旗趙君等或以爲激變或以爲死遲予爲之辨雪而稟稟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間意諸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洞等耆民劉鋐等死不一人死不一地卽不能起九原之骨問其姓名要皆授白刃而不悔寧玉碎無瓦全以視他人之偸生天地間究與草木同腐者何啻霄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烈而死亦何

嗚呼同時之殉難者程胡錢三公而外尚有若而人
今皆不可考矣而其見於志乘者若趙之璞金玉度喬允
遷張國正江源洞黃秉赤劉鉉等尚可指畧舉也
趙公之璞字連城合肥人廬州衛指揮同知分守小東門
五月七日城潰與賊遇四牌樓戰死
金公玉度字沖若合肥人崇禎甲戌武進士體貌雍雍不
類武人守崇明回里寇至爲守時雍門率家僮數十人巷
戰力屈死之
喬公允遷籍廬州六安人世[illegible]衛[illegible]守聞變將出拒賊家
[illegible]
人謀閧也留兒女子何知我家世武功豈懦不能領步騎
趨便儲門擊殺數賊遂遇害
張公國正廬州六安人本衛千戶壬午五月賊襲城與戰
神流矢氣益奮復前死之長子斯美從死
江公源洞廬州六安人諸生辨識兵州守偉其才史公按
六亦偉之城陷被擒所識僞將鼠世勳勸其降餂以溫語
不爲動披髮塗垢罵不絕聲賊剜其目截其舌含血噴
賊死
黃公秉赤郡志作中理霍山人諸生奮勇殺賊刀缺復前
遇伏死
劉公鉉郡志作絃廬州六安人弱冠能文美丰姿城陷結
束纍整挽強弓挾彎刃獨出轉戰賊從旁劈其首幾裂仍
自解尺帛束之躍起又殺數賊趺坐石上死次日家人覓得
之左右手握兩刀如通鐵其父呼曰兒賊去矣父在此乃
脫手仆按史公文謂茲書民則髦老矣尚有父耶豈別有
一劉鉉而公固絃耶嗚呼趙公之璞等姓賴史公以傳而
公則所謂匹夫編戶之很亦得託於琬琰固可以無憾而
趙公與基鄭公元壽其里居本末不可考獨姓字尚隱躍
[illegible]
於[illegible]間[illegible]者尚有若朱公應珍
蔡公世和[illegible]趙公[illegible]本路公覓吳公之
默錢公振綱楊公鸞功等幷得邀史公之鄉典而掛名於
其間觀夫趙鄭二公[illegible]不幸矣烏可不亟錄歟
朱公應珍合肥人素行不阿壬午城陷罵賊死越三日兩
子入城至演武場還見一屍動搖若招呼狀趨視之其父
也慟哭殯焉
蔡公世和字强子合肥人諸生鄉賢文毅公悉之孫罵賊
死

吳公士任字顯伯合肥人諸生以忠義自誓挺身立戰被創死

趙公嗣蕃字于之合肥人諸生城潰衣冠坐堂上賊强之跪不屈罵之益厲賊怒執至西門縛於樹罵不絕口鉗其舌以血噀之死

葛公三本字尚華合肥人諸生家傳孝友三世同居年十三毋李氏病刲股者數次兄亡撫其子及孫與己子無異壬午寇至南關殺身殉焉

[illegible]

[illegible]

州人[illegible]公爲壽城長州奇請諸憲授把總令統練鄉兵壬午春賊攻州界殺賊編野公率鄉兵數十人出與賊遇奮勇殺賊賊斬衆圍之所率鄉兵奔潰公獨身禦敵殺賊數人力不能支遂爲賊殺同時有王加惠者素以武勇聞亦被殺

吳公之鼎字鼐時無爲人少有雋才三副榜晚領歲薦適賊破州城掠其家公抗言拒之賊不忍傷也賊躁躪學宮整衣冠趨罵之曰賊如何敢犯聖廟獨不畏在天之靈乎賊怒殺之

錢公振綱號思軒無爲人諸生壬午賊圍光祿門公持鎗傷數賊賊蜂擁至公雖罵不絕口而力難敵遂遭亂刃死

楊公鴻功字冲若巢縣人諸生乙亥賊破縣去後入城細訪忠孝節義闡幽發微錄成一書名曰屬耿錄羅鋒又者男婦凡一萬三千餘人義婢罵賊不屈死者皆錄之壬午城復陷偕兩子寓大力寺賊執見其渠魁公說以天道人事聲色俱厲將被殺兩子爭以身代皆遇害時傳爲孝烈

凡此皆壬午之殉難者而先是乙亥之破賊也自盧御史而外惟又有樊公孔學張公四哲徐公奇陸公合新梅

[illegible]十

公國秀若而人焉

樊公孔學合肥人盧御衞看戶乙亥賊圍城公領衆由料峗壁衆潰被執逆語城上曰賊鋻覺皆紙不足懼但嚴防禦可也賊怒磔其屍

張公四哲合肥人乙亥率弟四美四奇戰城下不勝謂兩弟曰郡城來日必陷與其被戮辱死不如舉家情自死遂偕弟及妻女等十五人盡投於井

徐公奇字長卿巢縣人諸生乙亥城破謂妻曰我家世清白不可辱汝等當自裁親視其妻及女就縊妹臨亦自

刎然後從容畢命

陸公合新字涵臺巢縣舉人乙亥賊陷巢衣冠端坐賊脇之使跪公曰我三十年孝廉肯爲鼠輩屈膝耶拔劍斬賊被殺事聞奉勅建坊而同時趙公弘璧字元白張公愈奇字孟庸葛公遇明字濟如張公拱祿字毅之嚴公敷惠字濟之張公弓字天猶王公善慶字爾餘皆巢縣諸生又彭公長齡字修禊俱於城陷日罵賊死

梅公國秀廬州六安人諸生乙亥賊至被獲逼之降叱曰我諸生識義豈從賊乎賊怒刃之至死呼大明太祖高皇

[illegible]

[illegible]乙亥[illegible]丁丑辛巳庚辰迄於甲申盡屬擁藏不被賊慘抵殉難者不可勝數而傳者蓋寡當由戶亡種絕親知故舊亦復俱盡無有稱道之者故郡志不得而詳焉是可悲也矣其幸可知者吾得七人於丙子丁丑曰李公逢期李公逢亨李公天秀於庚辰曰宋公穎武曰彭公之年辛巳曰沈公志傑其死難時日不可考者一人曰田公呈芳

李公逢期舒城人兄逢亨子天秀皆以氣勇聞李自成張獻忠之蹂躪中原也其在江北安廬者以英霍爲窟穴而舒當孔道數被兵崇禎乙亥正月賊渡河而南由固始犯霍山焚壽州屠潁州遂趨鳳陽犯皇陵燒享殿而延及於廬州郡守吳公大樸堅守城不得下去而攻巢縣無爲舒城廬江皆破之其攻舒城也縣令章公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塹其壍以待賊馬足陷巷戶出長矛刺之而殺將張公一龍勝之於郡家岡獲其頭目提天動副將孫應元勝之於烏沙崗斬五十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襲賊竟日追殺七十餘里斬賊五百七十二級公與逢亨天秀率鄉勇駐大馬山遏賊賊憚之不敢犯去圖桐城走[illegible]

[illegible]

是爲丙子十月某日也明年春賊復大至蔓延山谷間公與賊遇大戰殺數十人賊懼而奔賊既憚公則相戒以爲逢期勇士必生致之於是合兵反關圍之數重公力不支被執勸之降不肯曰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者耶賊怒殺之逢亨聞公被執曰吾弟也何忍獨生且曰率天秀及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公公已死兩人大哭且罵奮勇殺數賊皆自刎而死

宋公穎武廬州英山縣人庚辰率衆襲賊營慘死當事嘉其義俾公子弘志入學

沈公志傑無爲人武生辛巳流賊犯境率子可則姪可仕
及鄉兵六十餘人乘夜斫賊營父子叔姪俱罹難。
彭公之年廬州霍山縣人歲貢賊攻霍倡義獨資助兵食
每歲終代完窮民逋賦後城陷死之。
田公呈芳廬州六安人聞警約村人挈家以避俄賊騎驟
至闔數里見一女端好欲掠之公大言此吾女也敢妄覬
乎翻手刺女死毋衆急走留一身與賊鬪賊亦驚亂居人
四奔竟死鋒鏑然不知何年月矣盧御史程大參胡編修
錢光祿皆以宦歸城守殉難若曹縣令之死鄖西張縣令
[illegible]
之死戚達馬副將之死揚州徐縣丞之死滋陽黄守孤之
死湖東雖未與桑梓共存亡然皆廬人皆以官守死王事
所由與盧御史四公先後比烈也因並次焉
曹縣令諱同申字幼伯巢縣人任湖廣鄖西知縣鄖經寇
破乂安揷降寇老當當署事者僅於江干栖泊公集流移
修城垣爲固守計忽張獻忠約降寇爲內應倉卒被執公
護印不與死之當事疏請照郝景春例優䘏
張縣令諱弘任字曾于廬江人崇禎舉人授四川威遠縣
甫抵任而賊猝至時城守無具令長子振祚突圍求救覲

率士民登陴固守誓以死殉賊百計攻城公堵禦甚力久
之援絕餉空賊乘間入被執誘以官公曰我爲國守土牧
民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肯從賊耶賊怒殺之振祚馳見制
府泣陳危殆狀甚悉不應振祚憤甚瞋目詬責之曰若欲
爲賀蘭進明耶啗其面急躍馬還見父遇害持刀擊賊不
勝死時公妻朱氏幼子振祺振祥俱隨任而振祺以試事
歸後蜀中道梗音問遂絕歷七餘年振祺辭邱隴就道曰
不見吾親誓不返攜一僕間關至保寧僕旋失孤踪孑亍
入老知父與兄俱死節而母弟妻子未審存亡道遇川省
[illegible] 十四
藩司亦江南人告以故司憫之薦於撫軍俾署梓潼令亂
定解任由嘉定至峨嵋見開墾籍中有寄籍張振祥名乃
其弟也訪得之於是母弟妻子始相聚同歸故里焉時以
比朱壽昌云
馬副將諱應奎字守卿廬江人以武職從史公征戰有功
屢陞南京大教場坐營參將加副將乙酉與史公同守揚
州知勢不支預作家書訣父母妻子謂眞我何曾死假我
何曾生不愧鬚眉四十年庶以潔吾身城破死之
徐縣丞諱日章無爲人選貢生任山東滋陽縣丞署縣事

崇禎十四年城破死之

黃守備諱克嘉合肥人武榜任浙東守備山賊聚長塘公兩次討平之福建閩羅宋三家賊烏合萬衆憲檄廣建諸營合勦公臨陣先登馬蹶遇害將死掀髯語賊曰無令血染我鬚時甲申七月十九日也先是三月十九日之變有宜死而不死者有不必死而決於死者宜死而不死者吾未之深言也不必死而決於死則有如高公翰冲張公弘化楊公維嶽固宜亟書也

高公翰冲字雲翔合肥人文行素優肄業蜀山僧舍以古

人自命甲申聞變涕泣屢月投繯死

張公弘化字駢公合肥人諸生聞變步入文廟哭拜先聖焚其巾衫語家人曰死期至矣整冠別父而死

楊公維嶽字五奠一字伯峻巢縣人貢生性迂謹好讀書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爲人也畫像祀之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徒步請軍門往謁叩畫兵事史公大奇之居無何寇益急史公拜南兵部尚書傳檄天下指資勤王公即毀家以應已而烈帝凶問至北向號慟晨夜廢寢食福王南渡條列時務十三事上之未幾

大兵破揚州史公死難而南京亦潰公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祭而哭於庭家人進粥食麾之去素喜飲至是亦弗御曰餓土而思禹功食粟而思稷德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值國勢如此飲食能下咽乎居三日　大兵至下令薙髮公不肯人謂曷避諸公曰避將何之吾死耳其子對之泣公曰小子吾生平讀書何事苟全偸生吾義不爲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作不旣永訣之辭以見志不食七日整衣冠詣先世神主再拜入寢室遂餓死公於功名雅以義命自安當童試時見人有減年者鄙之曰欲希進取而先自欺以誑[illegible]乎因落書座右云居家不欺親仕宦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希福報哉學者私諡爲文烈先生

史外卷十六

焦中丞傳　附焦源清等

公諱源溥字逢源又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知沙河滑二縣擢四川道御史以艱歸天啓四年起江西道御史羣臣聚訟三案忠奸混淆公抗疏曰人情意見或有異同綱常必無二理請平心以質之光宗爲神宗之元子爲元子者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爲神宗之后爲二后者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爲光宗之后爲二后者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不待辯而明也鄭貴妃逆謀從前未著至張差挺擊始發禁門喋血之禍迫在呼吸尚忍言哉況當先帝御極之初哭傳神祖封后之命請封未遂而冶容並進矣張差之挺不中則投以安優之藥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父乎今卽勉覓貴妃始終恩禮以慰神祖之靈以逃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非貴妃比使無失德於聖母陛下原無夙嫌則推先帝之愛自當特加優原臣恭誦陛下近諭所云凌虐聖母推悶陛下又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欲爲選侍乞憐曲宥前辜量加恩禮而移宮始末公卿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母乎且崔文昇李可灼不處極刑借廷尉持平之說開況豈漏網之門刑部尚書黃克纘不得逃其罪也疏奏報聞而已尋巡按眞保例遷潁州道副使而以崔文昇監視潁州遂移疾歸崇禎二年閹黨既誅起山西河東道武寧參政陞本省按察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當是時餉缺兵單邊事日急屢值歲饑民無糠粃至淘馬通以食公止獨賑增兵調餉六事俱不應乃自劾去十六年冬李自成陷西安公被執賊以總督脅降不屈卽勒輸金公直視大罵曰賭賊吾恨不能生啖爾肉安從得金速殺我無多言鬚髮上指目眥盡裂罵不絕聲賊怒拔其舌支解之時年六十三從兄中丞源清亦死同時殉難者巡撫馬師孔按察使黃絅等共三十有四人

汪有典曰嗚呼挺擊之事神宗不欲竟其獄意可知已青宮元子禍切剝膚亦不能不委曲調護而外廷又烏能奪之神宗既已模稜區區熹宗昏童抑又何能正之至於紅

光事關君父即可灼非從哲使乃藥誤而帝崩不加究譴從而賞焉定罪何必即帝命正終倉卒之際何暇罪思及於御醫況光宗崩丕亥朔日崩從哲即於是日票旨賞可灼銀幣是時乾清未淨大行未殮宸位未定哀詔未頒旨從何來旨覺何發選侍據宮中外洶洶從哲首輔豈無一言為助顧汲汲于一御醫之可灼即可灼有弒王室此亦非旌功之時斷斯獄也從哲即不與乎弒君而忘死欺生黨惡逸賊徇私賞奸罪浮趙盾固南史之所不宥也夫豈但為法受惡已乎然而熹宗屈於衆正則可灼戍戍於學

小則可灼免顯例誰亦無與愧儒非所謂絕無必所者乎選侍毆崩聖母威挾皇躬既論悍逞驕不聞知呂后危漢光武中興越百餘年尚告祠高廟罷其配食先儒謂武氏亂唐中宗反正之後大臣宜聲罪廢黜中宗不得而與況於選侍恥妾何難執義斷恩豈有違忤先帝逼逐嫡母之嫌乃繼春揭出廷臣緘口而熹宗於繼春旋斥旋用又何怪選侍之曲為包容夫獨不念毆崩聖母之語出於誰氏之口而忘之乎然而熹宗慣慣正如狂易之人時露清明旋復沉痼此霍維華之言所以易入而要典之成藉小焰

拔禍延宗社也。

公諱與胤字百斯山東新城人浙江右布政使象晉次子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出爲湖廣道監察御史總兵鄧玘殺良冒功抗疏欲斬之忤閣臣意謫江西按察司知事以歸遂不復出甲申三月賊陷京師公聞變自作墓銘辭父布政公從先帝殉社稷郎握腦子服之不死赴水被救不死借妻于氏共縊於室又繫絶不死家人遂共守之俟守者稍懈乃縊死子士和字允協諸生公未死時戒諷士和乘間譬解士和曰此世間好事汝曹安用喋喋爲賦絶

命詞亦從死其辭曰痛子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嗟世道之涸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仕仇兮方臣妾之未遑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鄉死是崇禎中新城凡再破其前則五年十一月公之從叔父象復及其子與夔死之象復字完初以保定府同知里居與夔字風虞舉人聞變倉卒部勒家人乘城拒守城陷父子皆被執大罵不屈見殺事聞贈象復光祿寺少卿與夔知縣其後則十五年十二月公之弟與朋從弟與玫及與朋子士熊士雅死之與玫字文玉與朋字壽三俱貢士士熊字渭濱舉人士雅字大雅諸生與朋爲人慷慨有風烈每平居酒酣耳熱輒談古忠義事淋漓感激及警至簡家丁發埤禦守并有方略城陷被執二子率家丁救之亦被執不屈死而象復之從子與慧者嘗五年城破時守其父柩不肯去亂兵捽之跪不屈斫之傷首就以見其渠曰孝子也免之歸頃之縱火焚城中且及與慧廬與慧伏柩哭其聲慘之爲斷火道得免賊既退與慧行積屍中求得叔父及兄斂之於是人翕然稱孝子云孝子字佁服貢士

汪有典曰嗚呼天之愛才也尤愛忠孝往往不輕以畀人

故李陵憤其家聲郗超制其父誤王氏一門何才且賢者纍纍也豈天於王氏特私歟或謂王氏家法素謹故踐形者多肖非所降有殊爾也然則善承天者尤在父兄之教哉

張文學傳

公諱秉純字不二號石門含山縣諸生崇禎中甲烈帝殉社稷公錄遺詔置懷袖日夕讀讀已輒哭即祈死踰年塟母訖曰吾可以死矣遂絕粒餓餓旬日不死謂友人晏秋瀾曰宋亡謝叠山不即死者有老母在也秋瀾曰勉之我行從子矣爲小像署忠孝節義數字繫以贊待死餓又二日友諸燧玉曰北邙草深西山雲濕獨且奈何公曰千年一別子爲我飲強燧玉醉而已談笑佐觴則益餓餓又數日嘔血數升已而便溺皆血卒不死積二十七日其衣冠

沐浴北向叩頭太呼曰臣秉純今夜得從大行皇帝死矣顧卒不死友陸令燾譬之曰秀才死諸知者公笑曰人知則死人不知則不死古人必欲人知孝始爲孝子人知忠始爲忠臣耶讀書種子絕矣盍積餓至四十日然終不死婣婭爲具生祭公弗許固以請側立挺挺奠者舉酒三獻且獻且哭公揮手斬之曰止止無庸妻劉子湘等祭則端坐受拜拜已大笑強起賦詩賦已問湘佳否湘固善詩即應曰佳公曰我不能苦思擇易韻來當再賦之湘拈韻針帳頂仰對吟哦謂湘曰我大明士今號西山餓夫含笑入地矣詰朝我當去迨曉呼諸子曰忠孝節義爾曹慎守之勿失即我目瞑當此之時公餓五十有一日矣復具衣冠沐浴癯背伏地叩頭呼先皇帝者再而後死妻劉亦絕粒餓十有六日扶至公柩前拜伏痛哭亦死

汪有典曰嗚呼甚矣夫死重於生乃至是乎夫人寒疾不汗勢固必死逝於水火盜賊勢亦必死然往往自偷其生終亦不能免死豈其處死實難哉患生於多欲而是非之辨不明也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烈帝之變與公同約殉節者蓋亦有人已而中道圓車褁首新命

迺出薇蕨也精光下輝夷齊不首陽當瑯所爲當今也公獨甘餡於絕粒取適於斜丹歷五十餘日不少變易精金百鍊益勁長河萬折必東非與何其烈也張獻忠據蜀設科取士諸生盡至者二萬二千三百人已而盡殺之西門外青羊宮棄筆硯如丘壠獻忠固窮兇而諸生之爲所殺者夫豈皆哉司馬遷謂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予則謂處死非難知死爲難耳悲夫

左中丞傳附陳同極等

公諱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韓城令有異政遭父喪三年不入內寢事母盡孝服闋考選吏科給事中崇禎十三年風霾亢旱詔求直言公上言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李自成陷京師烈帝殉社稷福王南渡公以都御史巡撫應天當是時

本朝定鼎燕都大學士高弘圖等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公慨然請行加兵部右侍郎與左都督陳弘範太僕寺少卿馬紹愉偕往命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公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求東宮二王蹤跡誼不敢辭但既充使臣勢不能兼封疆重寄請解臣經理職銜且馬紹愉前爲臣劾罷今不當與共事乞停其行皆不許公又言臣此行生死未知敢効一詞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端行事似少恢復之氣願陛下時時以先帝讐恥爲心聽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黎氓則思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廷臣時時以整頓士馬爲事勿以和議爲必成勿以和成爲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韙其言而馬阮

諸奸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讐漫不以國事爲意十月入都館鴻臚寺不得赴梓宮即於館所陳太牢遥祭奠哭擗政王召見公麻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坐　王以丘罪數公公抗辭不爲屈遂遣還南出京而弘範密奏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留公勿遣乃自滄洲追還改館太醫院公從弟懋泰先爲吏部員外郎至是來勸降公叱曰汝非我弟驅之出題絕命詞死焉兵部主事陳同極遊擊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位劉統五人皆從死公赴義時風沙四起捲市棚於雲際屋瓦皆飛市爲之罷諸生曹某素不識公聞公死力營斂公扶櫬歸役弘範奉太后並執潞王以杭州降公母徐寧海儒家女甲申京城陷懋泰載以歸行至白溝河仰天歎曰嗚呼此張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且曰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偷活寄語懋第勉之勿以我爲念言訖而死蓋出都不食已數日矣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慨然通好也禍福死生固已度外置之其貽書姜給諫埰謂國遭大故二東不聞有斷頭穴胸報故君者彼鄒魯仁義之稱安在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

也盖公既能知死又能處死固與信國文公爭烈矣乃信
國有弟璧公有弟泰南枝向煖北枝寒諒亦各從其志矣
史公可法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庶吉士京師陷降
賊賊敗南歸史公請置之法福王以史公故令養母同氣
之不類如斯可慨也夫

周禮部傳 附雷縯祚

公諱鑣字仲馭金壇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儀制司
員外郎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麗
逆案公深恥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由是與羣
小不合又數忤執政意遂罷歸阮大鋮者故魏璫義兒屏
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深詆之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而
公實爲盟主大鋮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毎聞諸名士飲酒
高會則用一二人溷入伶人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諸
名士酒酣輙戟手詈大鋮爲快大鋮聞則嚙齒搥床大恨
當此之時流賊擾江北鋒火及於瓜步浦口諸名士且疑
大鋮爲內應刋檄討之署曰留都防亂大鋮內恧且懼獨
身跳匿於牛首之祖堂而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
愈廣大鋮之客語大鋮曰周鑣之名以詆公而重諸名士
黨人又以詆公者媚鑣於是大鋮怨公及諸名士次骨思
一旦得志即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甲申李賊陷北
都烈帝殉社稷馬士英擁立福王召用失職諸臣公與雷
公縯祚以三朝要典力阻定策忤士英意羣小遂謂公欲
迎立潞藩而士英特以遐才援起大鋮欲大翻逆案修

要典舉朝號爲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布滿歌謠謂必殺
馬阮忌者又謂公實使之於是馬阮謀曰不逐東林諸臣
則案不可翻不殺仲馭一二人則東林不盡不根究迎立隙
端之名則殺仲馭爲無名於是士英首劾從賊者而及公
爲周鑣兄法當從坐所謂迎立隙端者南都議立君潞王
有賢譽諸大臣意多主之士英獨持福王諸大臣方列福
王失德事爭之而士英已與總兵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
歃血立福王矣由是益與衆正不合周鑣字介生癸未進
士假仁義以爲天下者三十年國變降賊草僞詔醜詆先

帝天下根之司寇高公倬摘至開新竹篦對衆杖之數十
斬於市士英既劾公大鋮又自爲疏購無賴子上之而一
時附奸諸人先後論劾以驗成其罪與雷公縯祚同繫刑
部獄從吏訊而備囚諸名上校尉紛出跟蹤奔竄善類爲
之一空雷公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人累官山東兵
備僉事十六年疏言周延儒招權納賄凡考選科道求總
兵巡撫必先通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始疑延儒放歸
復徵聽勘而賜之死以此爲衆正所歸既與公同繫御史
王懩阿大鋮意上疏請斬二人吉服承旨入獄雷公謂公

曰王懩能斷我首耶公曰不斷我首吉服何爲會左良玉
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鋮搆陷鑣縯祚士英大鋮益
怒謂鑣縯祚實召良玉兵趣福王賜自盡乃各作家書訖
又互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遂雉經死遺命勿葬做伍子
胥抉目遺意置棺雨花臺未浹月而留都不守矣方大鋮
之既起也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作正續蝗蝻錄蠅蚋錄
及僧大悲獄起與御史張孫振謀倡爲十八羅漢五十三
參七十二菩薩之目共千餘人思盡阱之以空天下會　大
兵至而其禍始解大鋮已先士英納款從　大軍取閩將踰

仙霞嶺得微疾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
吾等先踰嶺而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鋮艴然
變色曰吾雖老尚能射彊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不
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嘆曰此必東林復社來間我也
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
全軍踰嶺大鋮下馬步行趫捷若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
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禿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
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一石上遂死其家人
隨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徧覓

餘棺茲散日乃舁木屍至嶺上會天暑屍虫盈於路僅存
骸骨而已或云過嶺白晝見雷公索命頓首曰介公饒我
遂墜馬死或云大兵擒之崩岩死仍戮其屍先是崇禎十
六年大鋮竄伏金陵左良玉兵南下大鋮亂言歸德侯方
域爲內應方域亦復冠中人大鋮所切齒者也以書抵大
鋮曰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
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
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
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

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
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
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
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
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
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
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
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
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

貰酒奏妓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
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
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
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
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
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
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
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
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

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
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
族滅而後快也僕誠與左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
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
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
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
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
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
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

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
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
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且必隨屬其後長揖謝過
豈爲晚乎而奈何險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
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收機一動長伏草莽則
已萬一復得志必爭役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
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採簡書以議執事者
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
不察終謂僕於長者撤故敢述其區區不宜遂明年大鋮

果[illegible]志懷[illegible]殺公[illegible]鋮既死蕪湖沈士柱亦
羅黨禍著爲家繇之詔炳誠長至之後二日延故降大司
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湖沈某辱公知最深爲文以告
其靈曰古稱知己重於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感爲知己哉
漢之有孔融也搏聞强記一代師表操非不知之唐之有
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然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
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止知操杞之
妒賢嫉身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以余少賤未
嘗與司馬公謀面竊聞公以早歲掇科歷登華膴中常侍

之際勢中要路與賢士君子爲仇說者遂詆公爲假予獻
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乎謂不然逆焰薰灼翻亂天下得
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閹寵握爵之
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
盈而位不過光祿雖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乎以知
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閱公對事入贊道
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爲先
帝報讐乎謂不然先帝御宇使悉公權皆復爲採錄抑或
洗滌瘡痏涵茹包容捐嫌怨親仇契衆相忘久矣惟穀然

不擢於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其鱗甲豊其羽毛得甘
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乎以知公之陽仇而
陰德也公初涉藝苑其詩文不異常人後所製詞曲奔走
一時說者謂其憤時嫉俗科諢皆指目正人乎謂不然引
光牛載公所以登場塗面自爲玩弄其語人曰寧使終身
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語何異及逃竄鴆茲復
謂敝鄉親友我必不學伯嚭走錢塘無論公自比宰嚭作
議錢塘此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乎齊之靈以襪後世公
等讒邪之魄公且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稿本以國爲戲

子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閈小怨與某微詞殺
雷介公周仲馭復興鈎黨之獄使宇內重見范滂張儉之
事驟然不寧說者罪公流毒宗社職此之由予謂不然迹
公所以見叱者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元箭開天下
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必殺之即不死於阮
不死於羣小設不幸賢佞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廈莫支
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後殞命報
國執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議其反正之無
術故死於阮猶愈自死也即同難諸君子青衫半落雕虫

小技嘗與尊沐同濡天澤公予甕譚甚以示其名俾異代
得之廚及同稱難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君
子謀則善也予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
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於懷愍徽欽之辱說者以賣君而
緩追期與誤國而趨間道者律於馬同罪予謂不然公與
馬答謀策如置奕棋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夫敗類自公
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爲事馬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
爲所用而事已去矣浙東一載馬尚歉然同方合志而不
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

迹補過蓋愆大奪其魄何委質後方慶燗以死生與馬同
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爲之也又傳公騎行萬
山中臨巖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挾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
棺以斂公之智能保首領於生前不能全軀於沒後誰分
其屍誰傳其首天實爲之矣予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
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耳目譏公險者予爲公平之議
公深者予爲公淺之議公毒者予爲公厚之議公巧者予
爲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予獨斥以俳優
謂公以人國僥倖皆坐此病雖較衆爲深文然泉下有知

未嘗不以予爲知言也意予以隔縣諸生既無一日半面
之交雖曾辱品題亦無單詞隻義之識許嵩施行豈不知
公從何風聞怨毒爲甚友人曰君曾於庚午闈後同座稱
觴有宵人者以關義質公爪牙君見其評閱曾當座叱之
語徵及公其人忿而介某某謁公門牆借君爲贄公於是
伏欲殺之端矣此一說也或又曰君渭陽爲公鄉同籍侍
御公未第辱公排分及公爲大行爲給諫侍御兩榜一令
徃還未絕也甲子以後公爲奄私人侍御公絕不與通公
又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屑往也公於是又增欲殺之目

矣此又一說也夫士睥睨王侯莫如禰衡其面辱阿瞞甚
人禮而操能容之予卽小過微文剌譏又出人傳送粉飾
增益公何必欲置之死地若以過家予責鄰人昔秦檜之
於胡安國始未嘗不稱同黨及末路敗壞其子胡寅掛冠
或和議不合或答書甚嚴檜心雖恨之而未至於殺也然
公雖欲殺予予卽未見殺於公而以稱相知則竊附古人
矣憶黨禍初發公奮迸語坐客某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
也而中叛之是輕棄無瑕好修者也某某者是色厲內荏
我能令望塵而拜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有小才而無用

我但喪其膽攝其魄肝使之閉門思過縮朒不得出者也
惟二沈姻婭者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甥一謂予也夫
姻婭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諸予公不可不謂
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復
爲予危之予笑謂人曰阮公狡獪人也其於予一發不效
有懈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兎尚得脫
今遊魂餘燼自救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於罪哉
予知公之必不爲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
綢繆之素而貰洸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瑣尾家
業蕩然猶竊附於知己之誼况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汪有典曰嗚呼陰疑於陽必戰蓋邪正之不兩立勢固如
此然如馬阮之必死公等殊無足異而張明弼公勷周鎰
公兄也亦從而擠之不可怪與諸從公執經授業者皆爛
爲異言但字仲馭而不先生舉人某侍公最久裳薦拔最
深以北部磨勘謂不爲之地星身要人持疏惴惴多方畢
力而致公於死宋胡紘爲朱子門人謁師武夷以食脫粟
飯憾之後爲侍御遂附韓侂胄論朱子爲僞學嶽宗陷虜
于樗誣其謀反於虜王梟獍如此况彼鬼蜮乾坤崩塌職

是之由予愛侯沈兩公交不惡爾嚴附著於篇因嘆彼小
人者笑罵雖復淵沃好猜究亦安在無所不至則何益矣
來者鑒諸

史外卷十七　終

史相國傳　附許謹等

公諱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人左忠毅公爲督學御史首拔公遽以公輔相器待公亦慷慨自許好讀書短衣無火衆湧交頌或竊聽其雒誦聲朗朗多經濟語亦不知其何書也登崇禎戊辰進士授西安推官入爲戸部雲南司主事擢員外郎改戸科都給事出爲安池兵備道轉江西右叅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徽丁外艱歸服闋起漕運總督拜南京兵部尚書甲申三月賊李自成逼京

師公督兵入援是時府庫虛耗軍餉匱竭兵不得出公傳檄天下指貲勤王其辭曰竊聞遭時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詘武功遭會非常正可以風恩之洪而徵厚節故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香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顯彼皆慝從上作懸可預知然且俠骨錚錚與艮嶽之峯而並厲義風發發擬雲霓之奏以爭鳴況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播口口二祖之廓清號同盤古治崇寬簡累朝之熙治象擬華胥乃至今上特與宏模益備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常冲齡而播恭顯之氣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冀黃之嘆總爲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勤頒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遇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疏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瘦獨道背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名是直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覚解事有可陳思爲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甚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閒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膽似漢淮陰曾

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爾賢者亦並悠悠壅蔽實繁揣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尚可爲涉必窮於滅頂悲夫悲夫口口口口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夫幾輔羽書不絕於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況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宦遊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貲勝如金張或子虛之以貲起

或覿略之以談輿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
國上稟爲卑雄合無各抒壯謀共圖義旅仗不需於武庫
糗無擁於郇厨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聲策直承黃鉞豈
賊運終至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酺此則萬代之所瞻仰
雖九廟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卽戎必義且先於助
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嫌高
之牛足惜中非長物亦曾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
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爲豪至登壟巨商聯田富室若以
縉紳並舉亦自分謂有殊然使平等法行卽陽翟之雄豈

得居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
凡稱多算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
亦賴同盟徧值嘉緣無忘善誘譬以同舟之誼但凡在于
八百國疇非王臣揆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
男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祟韜出累本僥倖
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
卽是身家之算如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迫我
之旣入其樊莫不要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
珠戶綺牕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

者痛嘗鄭安上之畫圖與老弱之受搒者酷尚是昔難民
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
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乎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
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背謝豈不
寃哉欲圖穩着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惜之萬
錢有艱下咽更援古以翳時策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
同州郿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
法等智不足以效謀憤何辭於卽死質切執殳之願輒通
托外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

睢陽之援竟停則霧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獨擁則溫
嶠有迴指之旗封章尚達於北辰奮筆敢簽於南史是爲
過計亦屬痴愚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祈地呼天
瀝血捫心之至是爲崇禎十七年四月朔日也已聞烈帝
弱殉社稷遂議立君鳳督馬士英者逆黨也主福王福王
與東林有郤欲資以傾正人翻逆案公謂王有失德持不
可而士英握重兵與諸將深相結連營江上勢張甚諸大
臣懼爲亂不敢違如士英旨福王立而明之亡也決矣當
此之時公拜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爲首輔亟召天

本朝

下名流以收人心請分江北爲四鎭復奏請設督師於揚
州節制諸將舉劉方倚公爲重而士英挾擁立功忿爲奸
邑公位出其上廹刖腹欲不得逞遂擠之固言於朝曰史
公任嚴疆履楚蒞績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明神
慈父今日之任舍史公其誰公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
敢惜頂踵私尺寸陷軍貲而長寇仇願受命去於是士英
遂專國誥用逆案諸人而黨禍復烈公之督師揚州也
本朝已定鼎燕京中原震疊諸將莫有固志四鎭惟黃得功
忠勇善戰而高傑故降賊又爭據揚州失人心劉澤清劉

史外　一　卷廿八　三

良佐輩皆養寇自重左良玉擁兵踞鄂不奉朝命公力支
危疆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行軍職方郎中黃日
芳從容言曰相國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
轍且發書走檄幕僚濟濟俱優爲之微兵問餉則有司事
耳相國夢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
爲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喜安逸不堪辛苦也先是公巡撫
安徽提兵數與賊戰賊畏史都堂兵見輒奔潰公在軍中
痛自刻勵與士卒同甘苦馳驅戎馬間衣不解帶輒至十
餘日軍行不具帷幕襆被常與夜討賊坐草間與一卒背

相倚假寐須臾霜滿甲胄欠伸起氷稜鏗鏘有聲然賊嘗犯
安慶公率兵趨戰坐臥風雨中左右以幕進却之曰我何
忍獨煖也大小數十百戰嘗以身先三軍嘗賊故將士皆
樂爲用督師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開禮賢館稟餼
之甄拔眞才倚緩急城破時從公而及於難者尚數十人
天下旣多公之能得士而亦多士之能報公也是年十月
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公書責以春秋之義
公復之曰南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遥
左右誠以大夫無私交非敢委隆誼於草莽也今擄來諭

史外　卷十八　六

以逆成尚稽天討爲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
謂南國臣民偷安江左頓忘君父之仇故爲殿下一詳陳
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祇以
庸臣誤國有三月十九日之變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
次江上凶信突來雖肆法於市朝爲泄泄者戒奚足慰先
帝在天之靈爾時臣民切齒願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
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今上非
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
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羣臣勸進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

屢請始於十五日即位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
大將軍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爲先帝
后發喪掃清宮殿撫輯羣黎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頂
禮豈但感恩圖報已哉前因遣使請命連兵西討是以王
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推而
言之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
言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
牽不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
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

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繼起懷愍亡國晉元
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先正位
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本朝傳世十六正
統相承仁恩遐被　貴國夙膺封爵載在盟府而痛心本
朝之難驅除亂逆春秋大義復見於今唯願合師問罪共
梟逆首以洩敷天之恨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
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爲社稷故也傳曰竭股肱
之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
也王福王疏曰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先

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先帝大故
在北諸臣死節者少在南諸臣玩賊者多此千古未有之
恥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朝廷
乎宜速下討賊之詔責臣與四鎭悉簡精銳直抵秦關懸
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庶忠臣義士聞而感奮
也陛下嗣承大統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寔無
功之足錄恩外加恩名器濫觴宜爲愼重兵行之餉宜將
內庫本折奏濟軍供工役繁費一切報罷飲燕游戲一切
屛絕即事關典禮槩從儉約願陛下念念思祖宗之大業

時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莅
於選將練兵一事庶幾人心可收天意可回矣疏入不省
當是時星變地震廟門災鳳陵火大旱荐饑黔首已無存
本之思東南復成破竹之勢福王居禁中日漁色酗飲妖
童艷女狗馬土木之費無限度馬士英傾亂政刑鬻官
爵排善類報私仇加以田張楊阮諸凶類假中旨肆行羅
織文武離心內外解體國事愈不可爲矣先是馬士英擠
公於外則推轂阮大鋮爲本兵而原結四鎭爲聲援四鎭
既皆爲之用而高傑役以言事忤馬阮意閒公督其師牆

惴惴不得當公拜公帳下蔣色俱變懼不免公開誠示傑
傑感動願爲公死恭約束惟謹馬阮則大怒會傑兵許定
國殺傑與平諸將益歸誠公馬阮愈嫉之謀奪公兵柄則
以故左春坊左中允衛胤文總督興平軍開府揚州互分
汛地公不得已移駐泗州護祖陵至天長而泗州已失守
將侯方巖敗沒總兵李遇春等降公請入朝面奏機宜不
許不得已率副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當此之時公南北
東西不遑奔命獨立孤撐跋前疐後傷孱主之淫昏痛權
奸之覆國仰天椎心瀝獻服膽無可如何也初高傑之率

也士英嘗使使以金幣招之其兵視諸將最强既歸命公
則身先士卒沿河築墻專力備禦公遂用以經略河南而
恃傑爲長城已聞定國殺傑大梁以南皆不守流涕頓足
曰中原不可爲建武紹興之事其可望乎是時諸將互爭
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亂始定公嘗問監軍應廷吉
曰昰垣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
（[illegible]○五○代○史○）
其獨生乎愴然歸帳中又嘗問廷吉曰君言夏至前後南
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
開提主大將因且文昌與太陰並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

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曰如君言奈天意何試然者
久之乙酉三月　大兵入老城破歸德進逼江北而下徐
穎總兵李成棟南遁公劾之士英不省又疏劾各鎮擁兵
慶觎亦不應四月　大兵猝至揚州公檄召各鎮來援皆
觀望不赴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澤清與淮陽巡撫田仰
駐淮安皆擁兵不救攻圍甚急公屢疏告警不應血書請
援又不應先是甲申十一月　大兵至夏鎮別由濟寧南
下又從洛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公與高傑劉澤清屢疏
告急士英大言曰强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

江左以定況國家全盛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直旦暮
耳其沓泄如此會良玉兵南犯以誅士英爲名士英乃亟
意急左邊備空虛公疏論士英蒙蔽宗社將危王卒不悟
揚州圍急外援絕餉亦不繼公知事不支召副將史得威
入祠拊大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曰
吾爲國亡汝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汝爲吾嗣以
事吾母我不負國汝無負我得威泣拜受命公復屬之曰
吾死汝當瘞我於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梅花嶺可也復
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仇恥受今上恩不能保

職士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遺骸不逆有志未伸一死以
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為君故太
夫人曰兒仕宦凡一十有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
廷徒致曠遠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於天地之間今日殉
城死不足贖罪望母妻之天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
兒後事母以親孫撫之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
約當於泉下相俟也遺伯叔父兄若弟曰揚州旦夕不守
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未復是為大恨耳
書畢付得威乃登陴指麾諸將城西北崩兵入公援劍自

刎參將許謹救之未絕謹與得威擁公下城謹身被數十
矢死惟得威負公公大呼曰我史可法也眾以見豫王王
反復說之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遂
不屈死從死者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上元何剛庶吉士崇
德吳爾壎等共七十餘人衛亂文亦死之而知府任民育
死猶烈自有傳當此之時揚城之以死殉者蓋八十萬萬
人
云得威既被執乃曰我史可法子也
擇之譽收公遺體而天暑眾屍皆蒸變不能辨識痛哭歸
明年三月奉公衣冠及笏塟於揚州梅花嶺封坎建碑遂

遺命也公之殉難也以乙酉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九日
大兵薇江而南馬士英阮大鋮等竄去福王奔黃得功營
劉良佐叛之降得功死之而南都亡後三年戊子爾城人
厲部伯旨公姓名舉兵所在響應未幾潰敗良久天下言
義旗者猶凜凜頌史閣部也
汪有典曰嗚呼世多訾劉禪昏庸予獨以為信任武侯其
德有高於成王者故武侯得君如昭烈不為難也蓋自永
安受遺而後黃皓不能間譙周仇國論不敢發惟所欲為
至於祁山六出而終以不能滅賊興漢夫然後乃可曰成

敗利鈍非所逆覩也公矢武侯之志而所事之君尚不得
髣髴於劉禪血濺沙塲無裨宗社不亦宜乎公嘗致書給
諫倪某曰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消安禦外侮明明
恢復大局可惜我所為而掣肘不舒心憂徒切每一念及
淚下沾襟不意砥礪半生到此一支不直也痛哉斯言亡
國之嘵音也予竊惟公之一身保障江淮安危皆視乎公
公存而南都存公亡而南都亡敘備著於篇俾論弘光之
季者有考焉

後事逆序於前則格律警援提控有裨前事倒序於後

則沙水潔廻意趣不竭其中忽放忽收倏起倏落備極長篇之妙前書檄悉載全文而通體氣自足以舉之當是揣摹史記秦本紀商君列傳諸篇而得其神髓者。朱

五蒲 許

何職方傳　附任民育等

公諱剛字愨人上海人崇禎三年舉於鄉見海內大亂慨然有濟世之志十七年正月入都上書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日救生民匡君國莫急於治兵陛下誠簡強壯英敏之士命知兵大臣教習之講韜鈐練筋骨擴胆智時招而試之學成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臣讀戚繼光書繼光數言義烏東陽兵可用誠得招募數千加之訓練倣繼光遺法分布河南郡縣大寇可平帝壯其言即擢公職方主事

募兵金華公出都都城陷馳還南京先是賊逼京師公友陳公子龍夏公允彝將聯海舟達天津備緩急募卒二千人至是令公統之陳公入爲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乞廣行招募委公訓練從之公乃上疏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才智者共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強大敵可服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卻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錮豪傑於草間廻梟雄爲盜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

人則眞才皆為國用而議論亦省矣分遣使者絡[illegible][illegible]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傑皆聽命封疆而冦盜亦少矣東南人滿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南畝而軍餉亦克矣時不能用尋進本司員外郎以兵隸史公可法史公大喜得公公亦自喜遇史公知己馬士英惡之出公遵義知府史公垂涕曰子去吾誰仗公亦泣顧死生無相背踰月揚州被圍佐史公拒守城破投井死任公民育者字時澤濟寧人天啓中鄉舉善騎射眞定巡撫徐標請於朝用為贊畫理屯事眞定失南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

揚州知府史公倚之辦賊史公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則絕飲一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泫然淚下憑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遞語其故任公曰相公此臥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史公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任公意乃獲免其同患也如此城破任公緋衣坐堂上以鐵穿兩手誓不屈支解死闔家男婦盡赴井死同時死者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歸昭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纘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並自縊

汪有典曰嗚呼制科資格誠不足以致非常之才然烈皇固亦嘗破例求賢而所得者非人且致敗焉則主術疎也夫無通知悃愊之實一切以申韓刑名之學繩天下則雖海宇晏安亦足以招災祟禍貽患於危亂之日而趣之亡而已矣凡其時戡亂未嘗無人而用違其才又加以羣小媢嫉鋤豪傑而殂梟雄淵叢之敺豈細故哉

吳吉士傳附曾應亭等

公諱爾壎字介子號以白石門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是時闖賊已破西安獻賊亦破武昌已而渡河入晉綱軍叅府濱大學士范公景文薦公對德政殿問守禦策公請遣間使於西邊土司李晉祁三姓假之重職使起兵牽制賊鋒以待援兵未及行而京師陷依史閣部軍於揚州誓討賊遇同邑舉人祝公淵還鄉因與訣拔佩刀斷一指令歸遺父母賊讐未雪誓不生還閣部令公招撫河南諸土寨檄勳自成僞署官辛若跋涉於荊榛中聞維揚被圍

疾馳入見閣部相對痛哭城陷閣部死之公亦殉焉公嘗撰輯死節諸人傳目曰仁書傳有小序而各繫以古人曰湛身曰焚曰炮烙曰炙曰自刎曰不食曰閉口曰雉經曰扼吭曰立槁曰殁陣曰觸曰墜曰鳩曰烹曰錘擊曰刺曰幽曰凍曰疽發背曰慟哭統論之曰諸死者或假手於人或憤激自裁或罵賊畢命身死主辱者有之身死敵懼者有之身死家破者有之身死名榮者有之要與禽息烏覩者遠矣於是爲之贊曰被犀甲操吳戈氣之雄薦天河驚廣野捐愛戚志之洪頭匪恤我心赤我血碧長城雖壞白虹貫日論者謂公之自道也公死有傚人殮其屍而寄楮於佛寺寺燬於兵火棺亦燼焉其家函所寄指葬之揚州旣陷南都遂不守吏部文選司主事曾公亭應同邑諸起兵亦自斷爪指裹而瘞之謂子鈞曰此身分殉君國此骨歸之泉壤鈞亦時語人曰我一門已登鬼籙父子當同死王事及曾公被執並及鈞顧謂鈞曰勉之無自負鈞曰諾於是父子同死曾公弟和應曰吾不死何以見吾兄於地下急奔其父故廣東布政使棟避之肇慶乃赴井死棟弟栻爲猶坊知縣益爲貴州僉事皆死之人稱曾氏一門五

節曾公字子嘉崇禎七年進士臨汝人

汪有典曰嗚呼志士仁人所以砥礪於平時者其意氣豈不遠哉賀文忠父叔交先生人模樣書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真節婦人做樣子則不難矣以故文忠若其訓而大節千秋與古之成仁取義者爭烈焉公之仁書亦倣此意而尤加切殆異於以標榜爲名高者矣

張侍郎傳

叅變雅堂本

公諱伯鯨字瀚伯江都人萬歷丙辰進士歷知會稽歸安鄞三縣天啟中大計謫補盧氏當是時大璫弄柄天意王爵由其喜怒緣是修人于禍惟謹補偪强者輙羅齊禍公卒不少變以外艱歸崇禎二年服闋公初以不附璫朝夕慮不測旣無所名至是帝英斷誅璫如腐鼠門生義兒輩駢誅公喜展布有地慨然以廓清內外爲己任皆一切不避險難入爲戶部主事薦理延寧糧儲三鎮自黃甫川西至寧夏千二百里不產五穀芻糧皆負內地鹵掠飯河則

餉道扼遠年來中外多故蕭然煩費軍儲不供自賀蘭山沿黃河至漢唐二集歷花馬池向所稱險固沃饒精兵勁卒處今皆荒蕪髑髏相枕殘黎僅可指數空城邊戍悲風朔雪寒心消骨而已公疏陳其狀爲通商惠工轉粟麥又倣邊商中鹽遺意立官市法以招之軍民稱便大盜起延綏擢公兵備僉事轄榆林中路擊破賀思賢斬金翅鵬一座城敗套寇於長樂堡六年晉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總兵王承恩等分道擊破插漢部長及套寇於雙山魚河二堡當是時公氣吞九塞謂五原克捷朝廷威嚴即內寇自靖其本謀也値內計論罷公還里念將帥擁本標末日益壞聖天子孤立無公忠憂國之臣僞君子與小人相與釀成魚爛將遂不可措手嘗蘊憤意不樂或中夜起遶牀彷徨嘆息聲達寢外十一年天子憂賊甚圖一舉撲滅大治餉思公延寧功起家拜戶部侍郎督理楚餉熊文燦撫事敗委勦餉不繼於公閣臣楊嗣昌出督師總鎮帥左良玉等軍食壹於部給合計餉額歲三百八十萬而嗣昌苛嬈迂曲細已甚又愎自用不能諮公諸良玉病不能用衆多收亹恣亡命擄掠劇於賊怯戰養寇糜餉不可

計顧反謂縮餉公爲披籍乃更諉良玉慚然卒以文燦故坐貶秩十六年入爲本部左侍郎改兵部尚書馮元飈在告公掌部事召對萬歲山疾作中官扶出遂乞休明年闖國變拊膺大慟曰使臣不得從皇上者疾爲之祟也昔臧洪田疇以一介事辟命之主猶誓死必報況臣天子大臣有不梟誅逆賊者目何以瞑晝夜泣聞南都議迎立喜討賊有主將赴行在表出師而形勢一變羣小肆於建業其渠魁大憝至仇視先帝言義旗北向者禍不旋踵而且盡撤江北之旅爲漕楚皖之弓公聞之抵几曰事無可爲矣

徒令先皇帝怪我久遲不死耳明年淮揚陷公曰是吾死所也城陷兵衆至公冠服端坐大呼曰張侍郎今日明自死兵衆或嗌曰都憂官爾獨愛死耶公怒突前奪其佩刀自刭死夫人龔子婦鄒投井死子雅度諸選行部先受公指觀諸君所爲故獨不得死然厲志節不登其父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抗節也或謂出京聞變自經於途然黃岡杜濬客揚州與公子雅度交最久求作公傳先期齋沐肅拜書禮召賓客歌舞爲壽極歡然後以情告其鄭重如此而濬謂至廣陵則至因圍困圍者公讀書處節率其夫

人子婦同日死節處也爲之徘徊壯跂而不致以與哀慮取笑於魂魄則公之正命於家必不誣矣予故以其言爲定云

乙總兵傳 附馬應魁等　　黎眞峰文鈔

公諱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崇禎時以隊長擊賊河南江北間總兵黃得功與賊戰霍山單騎逐賊陷淖中賊攢而射之馬斃得功徒步關天將暮僅餘二矢公適自圳道馳還登高望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得出公授以已馬分矢與之且戰且射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得功自是知公語王將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亦以驍敢名賊圍六安急提督馬士英救之始至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

衡者入見兩人庭謁前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曰爲我入六安取知州狀來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夜趨賊營突貫賊陣而入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固守勿懈城中人喜守益堅兩人促知州署狀復奪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致逼既得報竟不失一騎自兵興之後穎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公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咸有功終退讓不自言福王時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公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　大清兵至史公檄諸將赴援獨都督劉肇基自白洋河至請乘　大兵未集背城一

戰史公持重乃分守北門發礮傷圍者已而城破率所部巷戰一軍盡沒公與副將馬應魁莊子固等皆死之應魁字守卿貴池人初爲小將廵村落搏獐遇賊衆懼欲奔應魁大聲曰勿怖死死命也連發二矢殪賊賊卽退史公因拔爲副總兵每戰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至是戰死子固字憲伯遼東人年十三殺人亡命後從軍有功積官至參將史公用爲副總兵募壯士七百人以赤心報國爲號戰死同時死者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參將陶國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開忠

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巷戰死肇基字鼎維遼東人

汪有典曰嗚呼公貌僅及中人白皙均準猿臂而蜂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嘗爲客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蔡聲和之已復置琵琶於膝注視客曰耶才自出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一旦有急判此爲國家死矣卒踐其言偉哉知書者何如哉

史外卷十八　終

黃靖國傳

公諱得功號虎山遼東開原衛人原籍合肥少貧落魄無聊賴走遼塞爲人𩹉鷙有神勇運雙刀如飛雄於酒既醉以往猛氣益厲會中原用兵急材武乃自拔行伍中以勦賊功屢進爵靖南侯益封靖國公公之以武顯也不知其所自起其勦賊每戰飲酒數斗提鐵鞭上馬前自衝陣而三軍隨之戰酣則解甲擲兜鍪赤身短兵鏖靡漬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脫軍中呼黃闖子威名震於賊中相戒勿與黃將軍若戰公建功河北賊渡河而南率所部扼賊於廬鳳之衝一部皆爲精兵賊不敢逼覗江淮之間咸倚公爲重崇禎九年以遊擊遷副總兵分管京衛營十一年以禁軍從總督熊文燦擊賊於舞陽光固間八月又從擊賊馬光玉於淅川之吳村王家寨大破之詔加太子太師署總兵銜十三年從太監盧九德破賊於板石畈與劉良佐等大破獻忠於潛山斬首六千餘級獻忠之在巢湖也焚樅陽奪商舟百餘艘募櫂船卒謀南下聞公兵至走而營於石城長嶺潛山之險阨處也公夜半至緣山背譟而升

賊大擾越崖澗奔公追擊之自古山天井湖老鸛頭黃泥港六十里橫尸無算奪否産數萬救囬難民數萬人賊腹心謀士婦豎皆盡於是散而便道攻桐桐有關曰北峽阻深爲賊出沒地安廬道鄭二陽命部將廖應登自舒守桐應登之衆不敢入關公奔桐急則送應登入賊出山逆之應登兵大潰公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爲前驅賊甚之恥於公至是報國至而賊逆走背佯北誘報國深入殺之羣賊正相賀公突入虎陣斬虎衆復潰而走賊有勇將年少皆殺號無敵將軍於是無敵將軍呼於陣曰汝曹何怯也吾爲汝曹擒黃將軍以來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公前公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臂右手策馬去賊衆大驚於是應登潰兵乃得會於桐先是十一年史公可法爲安廬道公與宋紀隸太監盧九德軍九德守承天聞賊在潛桐間遣公來救公出賊不意殺賊數百騎賊入山不敢出而史公部將朱三才者一日飲酒醉入山中殺賊公慮其敗也率數十騎隨之三才遇害公怒提鐵鞭擊殺賊數百騎而還其梟雄急難如此十五年有給事中劾公擅殺桐將張寶山寶山蜀人總兵鄧

圮之小校也爲桐標營夜入山襲賊兵潰死於公纖與曾
桐城令楊爾銘徵入京上書白公寃且論列功在江淮天
子乃以公爲都督兼太子太師予禁兵三千用兵江淮豫
楚之間是年十一月張獻忠圍桐急是時公駐兵鳳陽縣
令張利民遣人間道告急於公期以四日如約而至公則
兼程進自鳳陽三日行六百餘里賊有自北來者呼軍中
曰走走黃家兵至矣賊營皆亂倉皇棄其輜資而去及公
至城下獻忠已走數里矣公追及之獻忠呼曰黃將軍何
相阨也吾爲將軍取丞侯留獻忠勿殺不亦可乎公曰吾

第欲得汝頭耳何丞侯爲也急擊之賊大敗獻忠走公縱
馬追之而賊以輜重牛馬遺民男女塞道追少緩遂去夜
半公回桐明日縣人出謝公公深自辭讓曰諸君守城勞
苦得功殺賊自其職何謝也且曰賊已西一二子還當深
耕易耨而戶口流亡室廬已盡今吾將獲牛五百給與民
間有司當勸耕毋怠又告羅九武虞宗文諸將當始終立
功名是夜賊復回營遇伏皆走明日復追之不及而還公
於是遂引兵北去越二日復至城下慮賊復來潛伏山間
待之賊不至乃還公嘗遇獻忠於石牌幾成擒矣忽大霧

瀰漫而獻忠遁又嘗射獻忠中之復舉鞭碎其顱左偏獻
忠負痛驟馬奔公馬忽蹶易馬追之獻忠逸去公始建功
河北已而在江淮而爲德於桐者尤多桐之人築廟以祀
至今猶歌思之凡公之擊賊佹獲而佹失天欲亡明留此
窮兇以成禍亂固人力之所無如何也以故公每與賊戰
遇賊遁輒仰天歎曰天不欲我成此大功乎泣數行下士
亦莫不感憤流涕者十六年公西入楚賊憚公威聞黃將
軍兵至即喪膽奔竄同時有曹文詔曹變蛟周遇吉等號
爲名將爲賊所憚與公同矢赤誠報國皆戰歿前死莫竟

其功公雖忠勇善戰然兵寡無援諸將皆持兩端以苟富
貴莫有與同心者而弘光之變告矣公聞難號哭誓師討
賊而南都立君分江北爲四鎭以公與劉良佐劉澤清高
傑分統之傑封興平伯駐揚州良佐封廣昌伯駐壽州澤
清封東平伯駐淮安公先封靖南伯至是進侯駐廬州揚
州故華饒地諸將爭欲得之而高傑先至傑故降賊淫毒
不可法度使揚民畏之登陴固守傑遂攻城掠婦女四野
時遭屠殺史公可法退璐以大學士督師揚州慮傑難制
乃議以瓜州予傑而移公儀真相牽制登萊總兵黃蜚往

京口取道淮揚公與囂稱兄弟閩其將至率騎三百迎之傑疑公圖己潛率卒伏道中公至土橋角巾緩帶啓食且飲馬而伏兵皆起公出不意掣鐵鞭走飛矢雨集所乘馬血千金甇於矢曆他騎馳有驍將舞槊直前取公公反闕挾其槊而挟之復殺數十人聲咆哮如雷躍入頹垣中乃免當此之時公隨行三百騎皆没傑復遣精兵千人襲儀真爲公部將所殲無一存者公與傑交惡各治兵欲相攻史公知屈在傑親爲調釋乃止會僞太子至金陵是時南渡主闇弱馬阮濁亂朝政人情憤極皆言太子爲眞公上

疏言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眞僞未辨乞多方保全以謝天下若遽加害卽與詐僞天下必以爲眞東宮矣乃命養之獄中而左良玉遂以奉太子密旨誅奸臣馬士英爲名舉兵東下鄙九江君有項良玉病死其子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庚陷東流安慶京師戒嚴徵公入衞公大破夢庚兵于板子磯進封靖國公世襲收軍屯蕪湖夢庚降

本朝劉澤清託名勤王大掠而東亦降

本朝惡其反覆傑誅之高傑爲總兵許定國所殺劉良佐亦來降四鎭止公一人獨支危疆　大兵破揚州史公死之

遂下金陵福王奔蕪湖至公軍公驚曰陛下死守都城各鎭尚可合兵以圖興復奈何聽奸臣之言先出乎因歎曰二百年國運爭此一時十五省皇圖歸此片土臣進不能戰退無可守大事去矣與　大兵戰於荻港公時傷臂纔墮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八總兵前迎敵劉良佐大呼岸上招降良佐殺賊亦有威名每乘斑馬破賊賊中稱之曰花馬劉至是公見良佐招降則大怒裂眥髮上衝冠叱而罵之曰汝乃降乎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公中喉公知事不可爲呼良佐曰花馬兒黃將軍男子

豈爲不義屈事不濟命也擲刀拾所拔箭剌喉以死夫人出軍貲沉於江亦自刎中軍田雄挾王出降公葬蕪湖赭山上人爲之立廟

汪有典曰嗚呼李將軍才氣無雙而絀於用武之時天下莫不傷之公之雄略頗與李將軍類而蹈軀於傾覆之際奇命臨節艱難轟烈百倍於李將軍而數奇抑又過之悲夫逆賊奸宄披猖既非無意而生復以公戡亂之材丁陽九之運與亂臣賊子並時而出傾側擾攘俾之功不克遂卒以身殉搔首可堪鴻處問哉

高司寇傳 附黃端伯等

公諱倬字枝樓四川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四年以縣令徵授御史以疏論薊遼總督曹文衡總監鄧希詔相詰奏事貶秩坐草塲失火下吏逾年釋歸起上林署丞歷遷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南渡拜工部右侍郎由左侍郎拜刑部尚書初文衡與希詔之詰奏也帝詔殫力幹濟以副委任公疏言文衡骯髒成性必不能仰鼻息于中官希詔睚眦未亡何能化戈矛爲同氣封疆重事宜撤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不足用宜更置勿使中官忝之諸邊鎮臣

如希詔不少使人效希詔督撫之展布益難即諸邊督撫如文衡亦不少使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壞愈甚疏入貶一秩蓋烈帝嘗謂太子曰羣臣所上書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辭嘗我勿爲所欺其成見如此故外廷疏入始而調停繼而偏左爭之愈力則持之愈堅任奄人愈專而斥逐諫臣愈甚其失天下也職此之由逮於福王益縱欲敗度羣小爭以聲色近嬪妃之選不絕於道狗馬土木繁費益多太妃至搜括賞金無慮鉅萬而內官請給工料銀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費以數十萬公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公又以爲請皆不納給事中李公清疏言昔召公戒成王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鼂錯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明乎人君代天理物以用賢勸農爲上而區區器物金玉不與焉國初建宮殿時或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高皇帝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若華美是好豈不過侈至哉言乎陛下今自中州播遷櫛風沐雨備極艱難漢帝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宗之不忘質衣傚舍此其時也不則侈用必至於多藏多藏必至於厚斂厚斂必至於煩刑雖全盛猶虞不支

況此江左一隅乎又疏言伍胥之論句踐也曰爲人能耐辛苦蓋謂無荒於禽無荒於酒無荒於色無荒於瓊宮瑤室之觀與南金和寶之玩也今何時乎宮闕已燼矣陵寢半蕪矣登城北望慨然可涕故臣深望陛下無忘痛恥以此志爲中外倡也公持之力爭卒不納　大兵破揚州勳臣趙之龍密遣使齎降書請　大兵渡江　大兵且薄都城王猶集梨園爲戲樂與諸內臣雜坐酣飲夜半出奔之龍率羣臣公侯伯駙馬暨軍中降者凡二十三萬人公痛羣小覆國而王奔莫識所之也仰天椎胸投繯死同時殉

難者黃公端伯字迎祥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官儀
制司主事國破百官迎降不出捕繫之閱四月諭之降不
從卒就戮絕命詞云欲識分身處刀山是道場劉公成治
字廣如漢陽人崇禎七年進士官戶部郎中趙之龍將出
降入戶部封府庫憤手摶之之龍跳而免遂自經吳公嘉
紀字純如華亭人由鄉舉入戶部主事奉使出都聞變還
詣方正學祠投繯死龔公廷祥字伯興無錫人崇禎十六
年進士官中書舍人衣冠至武定橋投水死中書舍人陳
公燧及其子舉人陳伸俞穉死欽天監博士陳于階國子

生吳可箕武舉黃金璽布衣陳士達並死焉有乞兒題詩
四川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
在卑田院乞丏羞存命一條投水死李公字心水號映碧
興化人崇禎辛未進士隱居四十年考終

汪有典曰嗚呼勾踐驚材耳使湛樂淫荒情蕩於捧心而
志弛於嘗膽即文范諸臣亦安所用其籌策故顧卒能忍
嗜欲信誓成雪仇恥君子取節焉弘光之時何時乎福祿
酒之懷甫罷於前而壽皇亭之痛即見於後此誰家之君
父而忘之乎閻爾梅剌金陵云潞王之仇與人異人居其
一爾居二又云不念何人殺爾君亦念何人殺爾父又云
殺父之仇竟如此殺君之仇何足論蓋痛乎其言之也抑
宗羲錢澄之謂其非朱氏子或且辨其怨懟而失於考意
者其或然乎至於羣小諸奸塗面登場猢猻播弄梟食酋
宿自其常態不足深責何者彼於朱氏陌路異姓非其種
族固宜痛癢不相關也此爾梅所云若非富貴託君臣今
當生死即塗人耶曰君親敗金猶何爾君親若仇
父仇擲等閒寧知天道原好還公卿將相舍爾去降施獄
獨樹鍾山也歟如公等之竭忠貞而從以死將識人倫而

存天理耳豈有異乎予感乞兒之節誦其詩而興嘆曰嗟
乎槩何人其卯門措言辭者儔歟斯人而至於乞也必廉
恥之分明而介不以三公易計惟出於乞也嗚呼斯人而
終至於乞也明安得不亡也故附著於篇云

袁總制傳

公諱繼咸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行人崇禎庚午拜御史左遷南行人司副轉禮部主事癸酉典廣東鄉試遷山西提學科臣李世祺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上怒謫世祺於外公時未出都上言曰鷙鳥欲鳴秋鷹欲擊今鳴而箝其口擊而捕其羽臣所深憂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撒諸曹郎以謁尚書儀往見公爭之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令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坐尚

得有廉恥乎上仍切責之公數忤權貴人槪起槪斥已而以賊陷襄陽爲部議所擬復逮繫論成壬午以薦總督九江諸軍務大帥左良玉擁兵跋扈衆且百萬皆降賊初寧襄陽郡連敗引退安池間轉餉不繼嘩爲暴上下數百里江帆中斷公致書良玉聲大義移餉十餘萬給之兵始戢然不肯一戰張獻忠圍武昌公疾馳趣良玉西援見浮屍蔽江指謂良玉曰將軍恐見此乎將軍功多罪亦不少朝廷不督過之一歲兩遣中使宣諭開國徐中山所未有也奈何不圖報稱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吾行

矣寧爲睢陽死不爲賀蘭生左大慚始進師公犒以牛酒授方畧破賊遂復武昌乙酉福王南渡馬士英專擅立功亂政下僞太子於獄良玉得間起兵東下公集諸將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因詰良玉責之曰高皇帝負若耶烈皇帝負若耶奈何以鄙夫放刼天子我殺秀賢也豈從汝反耶是時良玉已被病聞公言背汗下喘發曰我終不可以抗袁公一夕自恚死於是公如良玉意不可返以密章達都下架大砲橫截江中至則皆靡也剪髮毛一束馳書上福王錄其副馳白父母曰人

臣事君猶父母也今爲君故而幾危父母以不孝名吾有死耳念受兩朝鉅恩尺寸身皆朝廷賜也顛毛種種則猶所遺全而歸昔張廷秀歸顏所髮於其妻焚之髮若勤我髮見父母當如是言太兵定金陵良玉子夢庚以軍降挾公俱北公求死不得軍中自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爲畀弗克爲曰難艱張死匪先許死匪後臣心靡他清獻我后抵大勝關親王傳語袁總督着隨行與以大官做又自銘曰大官好做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袁山仰止庶幾袁山公自號也六月抵京令易服以朔公引疾

辟坐一室讀易春秋史鑑及謝皋羽諸集作經觀易觀二
書未就丙戌六月復令就官公慨然曰不殺者　典朝之
仁殺死者明臣之義卒不屈而死
江有典曰嗚呼貂寺鴟張狼藩跋扈士氣臣節掃地盡矣
唯公砥之始稍稍振然亦無救於亡也迨夫南冠旣縶丹
心不貳欲不死溺不死七日不食不死艱難百折正纓熱
而從容南面而後死落天闢正氣以一死奠乾坤按節候
氣感其自主水火兵刃弗能敓也豈偶然哉

史外卷十九　終

金文毅傳 附江天一 蔡號敘子汪鏸翁郎子湘鄉等 儲相八 三諸紀事不木諸家

公諱聲字子駿號正希休寧人湖廣嘉魚籍崇禎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時盜賊蠭起國勢日壞敗在廷諸人皆偷緩不任事公在翰林窮晝夜讀書考鏡古今治亂得失喜談兵論求古兵法營陣戰鬭之宜欲得當爲天子殺賊同館皆目笑爲迂己巳　大兵入關上御平臺召廷臣條上方略衆愕貽無一語公伏地哭曰大小臣工無有爲陛下任事者上問公計安出先是有武人而髠者曰申甫雲南人

任俠有口自言入嵩山遇異人授以書一卷啟視皆兵法言車戰甚具甫習其術往來公卿間是時　大兵自大安口入遵薄京師九門晝閉公念事急遂以申甫言帝召見立授京營副總兵而公以御史監其軍然實無兵予甫令甫招募所募卒率皆市井窶人子不知操兵而甫所授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取民間牛車加竹盾給之公疏陳不可狀而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起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夕下兵符趣戰而大帥滿桂先一日敗沒於安定門外京師震動甫不得已夜引其衆縋城

出列戰馬爲偃月阻蘆溝而陣　大兵遣數百騎假漢幟入其營矢自中發一軍皆殲甫力戰死而前時噤不出聲者爭咎甫且交章論公書生誤國賴上明察詔勿問公亦再疏自劾乞賜罷斥不聽庚午以御史巡視陝西未幾以病告章五上乃許癸酉輔臣徐光啟薦公修曆乙亥擢山東驛傳道俱辭不赴當是時天下益以大亂公居休寧之甌山懼旁邑奸民猝起變郡人江天一倜儻多謀畧足辦賊招與計事天一勃然有澄清之志遂推奉公鄉辟不盡力因設友助法團結鄉人爲守禦計良民皆習弓矢聽金

鼓識進退環徽之境無霑賊公請曰徽一郡耳水通江右兩浙陸走寧國太平池郡地勢坦迤僞徽獨重巒登險踞江南極高之地倘積三年粟其中人人自捍蓮雖闖獻十萬賊可安坐而撤之吾保徽州所以蔽江東而衛陪京也然竟以此爲馬士英所陷幾不測（援士請○編○髯）士英黔人福王時用事濁亂東南者也時爲鳳督癸未二月某日兵數千聲稱黔兵奉督徵抵徽之祁門語雜五方縱掠徽人震恐以爲賊謀往拒之天一則腰刀帙首赤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擊賊祁門斬馘大半亂始定士英以倡亂訐公將致之

死天一爲辯疏詣闕上之復作憤天說洗冤訴諸貴人公
亦上疏自理上覽疏識公名詔起公翰林修撰故事修撰
非授及第第一人無他官遷者公膺是命蓋異數也會遭
母喪力請終制明年三月賊陷京師帝死社稷公慟哭嘔
血誓身自擲求死者再乙酉五月　大兵渡江公懸太祖
像於明倫堂率士民痛哭三日集鄉兵分扼六嶺貴池副
榜吳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皆應之會迎降御史黃澍完
髮見公詭於公爲故人公信之遂爲內應城破被執公揮
天一去曰老母在無從我死也天一走歸拜其祖母母及
祖瀕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矣追公及之
大呼曰我金翰林衆軍正天一也遂並執行至某所天詩
笑謂公曰一死滿絶正足怡入公曰大丈夫死即死耳當
與天下共見之天一肅容謝曰謹受教道過蕪湖天一以
因服從朱纓帶刀者一人至閉遵古家遵古亦徽人與天
一同補府諸生有名家落僑蕪湖見天一執手熟視良久
且喜且泣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曰無他言往拜孝陵死見
高皇帝耳遵古作雞黍進酒嘗是時賓友滿座視歸此兩
人此兩人把酒淋漓論議感慨激昂賓友聞之皆奮氣走

而帶刀者竊嗟嘆曰君無以我武人鄙我也我雅知忠義
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可法黃總兵得功金翰林及公君
四人耳然觀子亦義士者吾在坐子無乃有不盡之言歟
二小卒伺門外帶刀者竟去遵古因嘆息不得一見金先
生也天一遽索敗紙書數字授遵古見公至則僧海明先
在與公密語公曰甚恐一見文石也文石天一字遵古還
招天一前帶刀者不許遵古正色責之曰君何與初言背
也且吾家屬十餘口請殉以身爭帶刃者曰不然金翰林好
將軍親自被執不動服猶使諸君並坐我獨侍立豈所
甚耶遵古復走往欲言於公前坐定而其監押官張亦踞
對席坐公忽移南面臨之遵古不復言張遂出而以令箭
檄帶刀者送天一來諸人痛飲悲歌追叙往事欷歔泣下
燭再跋門外弓矢環列金鐵聲錚然兵人大呼叱咤遵古
海明緩步出道旁人竊語曰此將乃有此人也故督師洪
承疇歸
本朝爲內院學士欣然迎公公張目字謂承疇曰亨九義陣
亡時先帝素服臨祭九壇備極卹典豈有受恩如亨九而
甘心降敵者吾竊疑其僞也天一復朗誦諭祭文詠焉默

然出曰此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見明日矣公出通濟門以衣冠望孝陵再拜曰臣力竭矣虛負國恩端坐受刃時年四十有八天一同日致命從死者江孟卿陳繼遇吳謝楨余元英後應箕三衡亦不屈死海明聞公遇害乞貸市棺徑前抱公屍而欲滿漢兵呵阻之海明不爲動卒歛公載歸蕪湖菴中闖入蕭倫賈客也（倫故人何知）素不識公聞喪至昇之見棺惡泫然曰此豈足歛公者吾有善棺值百數十金其伐材環銅文漆皆在明時此乃我公所安寢者也遂易之孟卿諸人悉收棺題銘諸家皆奉柩歸惟吳奈無人至者

遵古買地葬之而倫爲立碑書名氏鄉里誌其葬處方天一之殉難也妻子將入官弟子洪瀾毅然曰是瀾責也屬熱走烈日中數百里以義激勸婚友及子貸大汗汚衣無可易輒澣衣於溪暴之伏身水中候其燥衣而後行得百金贖天一妻子於官而以其餘買田宅里之旁給饔飧焉公舉義時自吳麻諸公外有在籍山東巡撫寧國邱祖德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等皆同事諸生沈壽堯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俱死之有徐淮者與吳漢超收潰軍連破句容溧水高郵溧陽浮太平諸縣三年丙戌正月兵敗漢超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戚投樓下死唐王特贈公禮部尚書謚文毅

汪有典曰嗚呼公以經義負盛名學者宗之此特其膚耳上嘗令中使覘公布被蕭然篋中不名一錢爲之太息江天一云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有味哉魏禧曰遵古學問君子與天一爲至交倫賈客海明僧何其難也倫與四義士皆平生不相知識獨以遵古義發動於中久而不懈雖古人何加焉文月夜迎其兄喪夜夢文石語之曰我無頭

文月曰頭固在也君非是明日開棺頭果誤他棺中方倫已收義士屍後三日滿洲兵大至屯其地人以爲忠義之報然非倫曷濟哉

公被執時與長兄書云生死禍福皆有天命我等唯順受之而已不必避逃我家爲王事勤勞死者死得其所即流離散亡亦流離散亡得其所弟日內靜觀之殊亦不大淒慘視死真如歸可見平昔學道得力令爲郡事未定不得不忍死在此毋令內地有傺變將來反謂我誤郡人使郡人糜爛是弟真誤郡人也兄可鎮定以待

一切聽之天命唯父母兩柩未歸土日夕在念前日買葬地不知已成否如已成可擇吉日之最近者及早葬之此爲要緊關兄等前日積薪於屋俟有急即舉火自焚此眞學道人弟所至欣羨者也與長男書云我往南京去道熠等聞我信必求自盡可且止之俟我兩中信歸再聽行其意未遲也爾在家中不必驚惶當此國家大變人民惶亂不能自保之時不得其所者多矣如我三月爲國勤勞今一旦得正而斃自不枉我自閏六月來一身久如浮雲全無一毫繫念但念郡事未定此心實實不安倘百姓安堵則我瞑目矣各鄉尚有好事言兵者此實無益我死實甘徒殺百姓何辜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我數日之所惓惓也大丈夫不欲自盡自盡非大丈夫事古人云吾國之三公不可辱於賊此中自有道理我絲毫不亂我向欲自作年譜多事未遑在道隨記隨書成編當寄回付梓公之臨難不肯苟免從容就義如此而外間云云殊多剌謬如石門亦云先生致命時許多周折何耶

溫司理傳

公諱璜字寶忠烏程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徽郡司理聞國變慟哭引佩刀嘆曰此身當付汝及馬阮亂政明事日登公籍城隍募義勇爲敵愾計不少懈乙酉秋 王師下金陵所在歸附公與金公聲分兵據徽 大兵入境金公被執公猶率衆嚴守郡城邑紳黄澍爲內應城遂陷公謂夫人茅氏曰吾守土臣義不可辱汝當自爲計夫人與女寶德俱誓死公先殺長女夫人既其幼子遂整衣臥公以刀截其喉少頃夫人蘇曰未也再刃乃絶公自刎不殊督師張師聞其賢欲生致之[illegible]營中公不語不食者五日手換其劍乃死[illegible]著節復祀不敗兄體已故見慣清儀殊冠櫃乙鄉鄉試薦擬梁首矣而以他故失榜邑麥忠濤公義渠爲器重之越二十二年府子始獲鄉薦又及年癸未會試同考吳忠節公甘來汪文穀公偉於落卷中搜得公卷慶得人力薦之乃得第後公果闔門殉難與三公同爲節烈名臣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乙酉之際上相握印劍專征所在督撫及諸大帥擁重兵環城壘而軍者相望也無能一紓國

家之禍甚且送款賊廷推刃君父區區司理何有哉向啟
異趣管葬殊轍自古嘆之劉翁卒損棄於文字之中卒死
生不相背負豈易得哉且公通籍三十年老進士毋可理
功名富貴日益遂窮夙昔講學號爲東林眉目皆爵崇仕
膴亦倒行逆施而海內方羣仰之爲泰山北斗公節少自
表毖號有執簡書公後者頗公卒不出此三公可謂能知
人而公亦可謂不負知已矣爭光日月其不在是與

倪副榜傳

公諱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乙酉
王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如阜冒襄爲之序曰崇
乎予讀樓山先生遺詩及子班北歸乎蔡史傳數欷歔之
際文章朋友何其鴻昌俊偉極一時金石膠漆之剛堅又
致嘆可海一堂同聲合志相與憂憤激烈慷慨悲傷以至
於殺身成仁不待傳檄無煩號召如虎符合也嗟乎海岳
精靈文章星鳳不必待時而奮咸值昌時一代醞釀三百
年培養氣運雖盡而黼黻日月之execute兼總英雄之畧者受

命挺生電策霜驅金戈鐵馬畢命遂志以身家殉君國不
辭嘗斧甘心斬絕此唐宋以來所無而吾黨學問氣節數
十年輪囷離奇鬱蒸所致不可誣也猶憶當年聲氣千里
命駕風雨不渝晤對雖不以時不以地然三年應制會獵
傳京十五國人文畢集南雍之盛踰於北而諸生以禮相
見或珠盤玉勒推執牛耳會者咸千百人或某月某日甲
與乙刑牲而盟告之天地父母脩盖終身砥礪期許大江
以上爲吳樓山劉伯宗城貴池大江以下爲楊維斗廷樞張
天如溥太倉而維揚上下之間絡繹八省郡合吳楚則余與

鄭超宗元勳揚州 梁湛至于泼揚州 以影園爲都會樓山之爲人卓
犖淹通豪俊負大志一貧諸生揮金帛娛聲色好面折人
過與公卿大夫辨論是非得失赴人患難緩急如不及至
於經史證據國家關係時勢安危方輿形勝以及兵賊戰
守攻擊之成敗無不抵掌而談掀髯長嘯嗚咽痛哭而後
已予與樓山交在癸酉夏一見莫逆時先大夫課予考功
老下第遂別至丙子館樓山而受業則今吏部許琴公焉
同予與劉伯宗沈眉生壽民宜城 陳則梁梁海鹽 張公亮明弼金壇 石
霖生光龍金壇 劉魚仲履丁漳浦 張芑山自烈袁州 顧子方杲無錫 侯雍瞻

岐曾嘉定 方密之以智桐城 孫克咸臨桐城 吳鑑在[illegible] 劉士楨蕪湖 陳百史名夏溧陽
麻孟璇三衡宣城 梅惠連朗之宣城 萬年少壽祺徐州 劉湘客湘陝西 周勒
卣立勳華亭 李舒章雯華亭 顧偉南開雍華亭 徐闇公孚遠華亭 宋子建存標
平子 陸子玄慶曾華亭 諸君數爲大會魏孔若嘉興 國門廣業其
一也雲間夏彝仲允彝華亭 年伯李存吾待問華亭 陳卧子子龍華亭 以
公車不幸乙亥酉都防亂公揭出倡之者樓山子方陳定
生貞慧宜興 而一百四十餘人皆驅逆黨逆黨者懷寧也 阮大
鋮 魏忠節公大中嘉善 死懷寧手忠節仲子魏子一學濂 刺血
上書請歛始定城旦丙子子一以薦入南雍懷寧欲甘心

焉予大開桃葉寓館挾子一大會死事同難諸孤兒爲左
子正國棟桐城 子直國林桐城 子忠國 子厚國桐城 繆采守江陰 則
子澂茂藻 子佩茂蘭吳縣 周長生吳縣 顧玉書麟生常熟 高永清
無錫 黄太冲宗羲寧波 李膚公遜之江陰 同予一共十三人陳則梁兄
長歌末句有只恨楊家少一人以應山謂楊公漣 公子不至爲
恨觀者如堵子一出血書疏稿及孝經共展詩藩淋漓
聲痛駡懷寧意阻樓山大快盡更余爲防亂驅逆後勁又
與諸君佐吾師吳橋范大司馬景文送茅止生元儀湖州 父子
勸王蔣芑山橋寓西予貧甚共醵金會湯餅至數百金芑

山崚謝管青將金以入僕人嵩將久生咸集勵經濟修名
節嚴取與如此豈復以區區功名勢利爲念哉閱歲丁丑
過梁溪陽羨予與樓山子方定生重定心交樓山子方合
刻倡和詩已卯夏雪苑侯朝宗方域歸德 來南雍朝宗甫踰二
十雄才灝氣挾萬金結客首與樓山定生勒卣芑山密之
梅朗三郎中宣城 惠連姜如須垓萊陽 錢開少邦芑鎮江 及予相兒執
贄殊隆定生攜髮覆眉之寸子陳其年維崧宜興 來負笈樓山
門下維時杯酒論文江山生色父子師友松栢芝蘭而公
是兒提丁丑令揭揚伯宗魚仲以薦舉出守眉生疏論式

陵不報還里威不至一日樓山責予不援同郡湯爲玄燁玄

貞應之難余旣未與湯相見又不敢忤父執賢者遂以袁臨侯

樂成官作先生出獄特推兵憲揚州僂山相過數言袁公語學

使者免褫革送入閩樓山之爲友又如此時年伯周仲馭

從令埴以喪服來南謝當事樓山諸君左右之一日於高座

寺汲門生五百餘人余在座有所商不合去樓山不以爲

豹也是科客之集朝宗擬第三下第辛巳半歲先君由粵

調撫承宣調南破之襄陽監軍南軍玹良余往返數里上

書萬言辨獨救熊君於三百萬顆賊三十萬驕兵中皆同

志力挺時局送顏堯尊先生商丘鄭以楚撫罷逮下獄漸祈

詩萬常州靖棱尊兄茂鄰沫撫偏沅護荊藩困賊中與余同之予

苦辛終之予有兩不得嘗也壬午夏秋余從方孩未先生

雲張壽州儒楊機部廷麟臨江錢殷求朝彥浙江魚仲陳皇士濟長洲孟長人

應存仁和和洗心詩送黃石齋先生道周漳浦戊五溪同魚仲蔡懷

眞忠金陵拮据行李送吾師范大司馬應詔入京時樓山罵

石齋先生觸人於爭海寺於司馬多所條對又同樓山王

一季亦建標嘉興看懷寧燕子箋於魚仲河房復大罵懷寧

竟夜獨固樓山者多矣亦可惟余知樓山玉昭在胸獨見

駭心事與境忤潦倒拂逆或奮袖激昂忽戟鬚大噱臥鄰

女傍撾鼓罵座皆三年後死事張本也是科惟予一售予

已入彀與樓山雖聯絡章宋轅文徵輿華亭夏仲文四敷金陵吳玉

隨國對全椒宗觀閣觀上元百餘人同爲副榜京兆余楚畹先生

語副榜之盛百年所無千秋致慨特刻題名敘齒二錄詔

知南國賢書竟以是終哉此後賊勢孔亟中原板蕩同志

爲獸散矣甲申崩坼南都建立吾邑割地隸興平高傑興平伯

父民亂百口無所託秋冬走南都時懷寧翻案驟用放手

殺吾黨修報復予靜臥一小河房聽之樓山定生以救仲

馭南來定生下獄樓山逃而死校尉屢及予門不縛或曰

劉鉞意力孔昭予不解也以小草與戴敬夫重和州仲文孟

韜正蕭州兄弟錢魚與無錫程權伯正異孝感朱旻士金陵張

拙生姜長興曾孺發一藻和州同泰特用敬夫毅然請危疆余與

以獨子侍兩親兩辭閣部史公可法疏薦救災監軍歸泰

視走鄒宦依則梁兄轉徙至張蝶浮雅赤海塩大白居卒遇

大兵殺掠男女二十口予驚憂病百日死一永夜復生還

里則

本朝第一巡方使者姜公金埰徵書特薦已三到門按臨泰

州寸時奉親寄寓宮紫玄家傳一鍔泰州兗紫玄與周櫟園兵薦
亮工親來勸駕寸扶病告顧至再後姜鎮綏始免時在乙
酉深冬則傳聞樓山以義盡節死江上子方父子死梁谿
敬夫從戰若雷裹創歸死和州湛至死萬安孟璇死遷縣
克咸死海上仲文全家死西粵太平藺芷兄弟死豫章羅
聘兄弟叔姪死嘉定臥子彝仲父子死華亭機部黎美周
南遂海球死虞美周者庚辰同百史巢友與元分咏黃牡丹至
十律爲虞山宗伯錢謙益所特賞以未與樓山同前書故前
不書徐巢友顯海□薦至兩布衣死難一以督撫死閩一以

督撫死粵樓山當日相救亦愧也甲申超宗先以揚州城
守死亂民子一賦絕命明志死北都後維斗崑銅趙我完
自新宋昭明鎬太倉諸君無不死眉生寄之惠連年少如須闇
公拙生咸大半棄妻子散家産去鄉里以僧死於名山惟
方湘客在粵稱殿上虎于秋遣成死孺發爲大司馬鑑茫
關少爲大中丞僧死南岳嗟乎烈皇帝殉社稷自闖學以
下殉王者僅二十一人議者謂建文之難與魏瑞殺戮忠
義種子殆盡何以當義竭忠死者如微之表甄逢文與旨
黎菁云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晉蒼

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於身祿食不進
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延頸受刃分死不辭在古與今古
不得一令吾黨皆太學諸生所謂弁冕不加祿食不進死
者僧者數十百人視微之所褒百不得一何啻霄壤又議
者謂崇禎間處士橫議撓操國政要挾公卿皆漢亡國事
試想爨膺繩樞乾螢朽蠹與朝廷似有間乃一鬭國變同
毀棄身家上滅宗祀下殺妻子斷頭碎骨浩然不顧以報
二祖列宗教養自非讀書明道窮理養氣羣居確然切磋
砥礪安能以天下已任綱常名教共肩一至於此小東林

樓山首倡之其制義詩歌古文辭高古不必論讀其書
史史論與東林本末兩朝剝復庚辛壬癸記讀書種子諸
書其刺促窮慮塵埋八股時根究治亂尚論千古至蒿目
時艱於國家陰陽順逆政事人才無不臚記手抄存之爽
袋其功在國家吾黨直與日月忠義同不朽矣冒襄之序
如此方大鋮之必欲殺公也公語侯方域曰今有欲吾謝
大鋮可轉禍爲福者豈不爲范滂所笑哉會左良玉稱兵
聲言清君側而　大兵已逼獄乃解公歸起義戰敗被執
就刑語刑者曰吾死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沈

笑而死授命處血迹至今猶存洗之不去

汪有典曰嗚呼公羅九經二十一史於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當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公多憂危之言人皆竊笑之迨其後天狼塲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身爲餌公則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不爲少動人又竊而笑之嗟夫吠怪理固然乎同時諸名士之祉集者亦不盡皆君子而死生不相背貫飛繁霜泣鬼神者正自不少也予次公傳錄冒氏之文以附見焉誠不忍其沒沒已也

凌御史傳 附凌潤生

公諱駉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從督撫李建泰出防河授職方司主事流賊薄保定公獨戰不支被執不屈刀矢及腦貫喉賊覘已死乃去損之復蘇刹少愈亟馬赴臨清首建義旗斬賊官復東昌八十餘城福王南渡聞其忠勇拜監察御史巡按河南監各鎭軍 大兵渡河汝寧鎭將劉弘起欲南避公篤勞挽罔星馳歸德兵餉空遍諭士民誓以死守豫王遣人招降不從而著縣事胡蘄等已開東北門迎降王下令無殺凌御史不者即屠城衆郭衍公公與從子潤生已仰藥自裁奪去之援佩刀自刎又奪去之公乃投印井中具疏云臣誓不受辱屬者仰藥引劍兩被強持因思慷慨而殞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善全大節臣母年七十登第未逃一官子年四歲生來尚未識面受命疆埸義不反顧伏乞大奮乾斷速定戰守之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南向再拜訖單騎見王從子潤生從王曰御史私渡河復抗大軍何也公曰以大明之官歸大明何云私職授監軍恨兵微不得一戰何云抗王默然愈加敬禮手金爵侑酒公曰天也不飲也贈大帽貂裘草舄復

不顧或謂公學文文山耶公曰忠孝至性何事摹倣斷學
道蔡鳳監軍道吳汝琦於公前公笑曰我已辦一死來矣
遂自縊淵生亦從死公遺豫王書願堅盟好愼勿南下否
則楊子江頭爰御史即錢塘江上伍相國也王嘉嘆久之
爲治喪成禮而去

汪有典曰嗚呼時勢窮廹之際不幸嬰賊鋒以死或慷慨
自裁者多有然既死復甦不能再振蒼面改行者亦復多
有公瀕於死者數矣殘喘餘生羈任二十日驅馳數千里
餉絕兵空莫有應援淮北一帶望風附款豫王於公復有
加禮此亦良爲撐末之秋也卒秋好相殉以死者亦未必
以首領易虛名
徒以首領易虛名也

陳給事傳 附徐孚遠等

公諱子龍字臥子號大樽江南華亭人負奇偉倜儻之才
視履高潔不可一世與徐公孚遠夏公允彝友善砥礪
爲名節崇禎丁丑成進士出黃公道周門除紹興司理擢
擊豪强不少貸隣境有劇盜單騎入其巢降之遠近肅然
擢吏部主事旋告歸福王時起兵科給事中疏請愼名器
謂陛下間關南返從官幾何今天位既登來者何衆人誇
翼戴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功誘
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濫後將無極嗣後果係服勞有功但

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
負乘之戒又言請用贊勿二爵人以公一在憲臣之宜召
也憲臣老成清直海內盡知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
望天顏在陛下方謂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戇直奏對之
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
子有攜手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躑躅而不前矣陛下
誰與共濟天下哉一爲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清端敏練自
僚屬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墨勅斜封覆轍可鑒
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給可不及議宰輔不及

如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爭之則已行
前例立國之始願陛下特愼之也計臣者張公有譽清望
表若焉工英川中旨晉戶部尚書借以開僥倖門也憲
臣則劉公宗周所謂草莽孤臣疏論時事觸忤羣奸者也。
福王俱不聽遂拂衣歸乙酉南都不守起兵太湖兵潰死。
之徐夏二公亦抗節死徐公字闇公與公同里崇禎壬午
舉人夏公字彝仲與公同年進士亦同里歷官吏部員外
郎子完淳字存古諸生有異稟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磨盾
草檄不襲老生宿儒婚未幾赴義將就絕命詩遺其母與

婦云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爲鄰右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
循陔猶有夢負米竟何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憶昔
結縭日正當擐甲時門楣齊閥閱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
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
汪有典曰嗚呼張耳陳餘世所謂刎頸交然卒相背負此
無異故其初相砥礪者非也固無問其終侯方域弔公詩
云長篋奏地下端不欺杵臼後死欲有爲成敗事皆偶斷
頸何足惜固其含笑受萬卷識是字文人非無　來諸
輕薄頼公重不朽此足以槩三公完淳絕余禍　石談

笑歸死其得於漸摩者固然夫又不足異矣然終童未聞
善賦汪踦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殊難其匹也
徐夏二公之抗節傳聞異辭朱彝尊謂徐公　引
騎鶴事駢似未舉兵死徐越謂夏公息影林下淞鎮變
臥子自沉瑗公扼腕歎曰國破君亡朋友遊慼我何以
獨活亦死之似死在陳公之後而陳公有會葬夏瑗公
詩且載集中且爲長書焚夏公墓述已所以不死之意
期不負夏公侯方域弔陳公詩有長篋奏地下端不欺
杵臼語則夏公之先死無疑野史述夏公授命在乙酉

五月而其集中有練川五哀詩朱彝尊謂練川城潰乃
是年七月五日瑗公尚存則止水之投當是淞江失守
之日侯方域弔陳公詩細注謂當事者執之公曰何必
訊事皆有之但未得就耳不屈死于五歲亦論殺而屏
大均淞口跨塘橋弔陳黃門臥子先生詩云舟出吳淞
烟水逝黃門懷石此塘橋並注琬所述曾涵之言考之
則陳公之未執自沉水死無疑然方域與陳公同時好
友其言又似非無據不可解也○據正史云南都失夏
公彷徨山澤間欲有所爲聞友人侯峒曾黃淳耀徐汧

等死乃以八月中賦絶命詞自投深淵以死死後二年
子完淳兄之旭并以陳子龍獄詞連及亦死而同社徐
孚遠因松江破遁入海死於島中

史外卷二十終

黄貞文傳 附黃淵耀等

公諱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嘉定人公爲人嚴毅方正卓然以名教爲已任舉崇禎癸未進士及第後寄弟書曰吾廷試傳臚時鼎甲先上殿人皆嘖嘖稱羨吾此時嘆息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百年之一人而必欲爲三年之一人可怪也蓋其自命如此虞山錢謙益嘗延爲子師其客程嘉燧出海棠小箋屬公和公詢唱者爲誰嘉燧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公

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酧和乎嘉燧曰此何傷子亦借諸君和之矣公曰先生耆年碩德與主人爲老友固可無嫌諸君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淳耀則斷不可嘉燧慚退先是會鄰某無罪幕府有邑令聞公在署橐數百金賂公父令致書爲左右公復父書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義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養父乎福王南渡求仕者爭趨南京公獨不往或問故應曰某公素善子今方與當國者比往必爲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損名義以殉之耶卒不往　王師下蘇州與侯公峒曾竭力城守城破從容詣城西僧舍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公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耳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自經死弟諸生淵耀字偉恭亦從死學者私謚爲貞文先生方公之城守也與公同事者有里人張公錫眉董公用員馬公元調唐公全昌夏公雲蛟等皆死固守　大兵來攻乞師於總兵吳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來赴一戰失利棄甲遁外援遂絕

城中矢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城隅崩梁巨木支之明日雨益甚城大崩　大兵入侯公拜家廟挈二子元演元潔並沉於池張董馬唐夏五公皆死之張董皆舉人董官秀水教諭馬唐夏並諸生

汪有典曰嗚呼一行敗百行盡疇可疑片言虛千言盡爲餙說公制義之言如此蓋觀於公之制行益信公十七入膠庠覆實刊華玩思性命置日曆書事其上以驗所養結直言社砥礪發切復命所生義同幹蠱視吳三桂之復吳襄忠孝逆亂迷判人禽非所云正本清源以養其學致命

遂志以盡其才吳天上帝以失其誠日星河嶽以逆其氣
者乎兄弟朋友矯首同歸豈虛也哉

徐宫詹傳 附徐枋等

公諱汧字九一長洲人少孤貧事節母朱至孝諸生時即
以名節自任嘉善魏公大中被逮過吳公募其忠並醵內
子簪珥貲金贈之周公順昌聞而歎曰國家養士三百年
如徐生者眞歲寒松栢也登崇禎戊辰進士由庶吉士授
編修歷詹事府少詹事甲申京師陷帝殉社稷公號慟不
已毎朔望朝服北嚮而哭會南中立福藩羣情頗順咸謂中
興公獨慼然曰相無王導謝安將非祖逖陶侃區區新造
之江左分門別戶燕雀處堂其能旦夕安乎吾惟有一死

以報十七年故主耳每指園中池謂人曰此吾止水也乙
酉三月南都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遙祭先帝阮大鋮
偃蹇後至疾呼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
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徐汧等皆北走矣馬士英奚前急
掩其口曰勿漫言徐九一現在蘇州聞者咸啞笑之五月
金陵失守阮大鋮等竄去公掃墓還投虎邱新塘橋死之
子枋字昭法壬午舉人隱居不出山者幾四十年人目爲
寒氷百尺不可得而近也吳撫湯公斌屏騶導從一小童
扁舟造訪候門良久竟不獲見歎息返有乍浦李公天植

者字因仲癸酉舉人國變後改名確字潛夫禿頂緇衣亦
數十年不見人年八十餘竒貧無子餓餓瀕死一時遺民
欲斂貲為扶月供枋曰君輩意良厚恐李先生不食他食
君子愛人以德君輩力所不及聽其餓死可也已。而。李。公。
竟餓死

汪有典曰嗚呼福藩既立時即有王謝閻祖諸人亦無救
於亡矣何者本已撥也論者謂福藩親近於晉元統正於
宋高地大於李昪其亡也則黨禍促之然使太阿旁落而
倒持其柄此亦不得盡委罪於羣小也宜公之見機明決
而復復以去死謝先皇歟王義之去死生亦大矣豈不痛
哉此直昭法潛夫亦笑否耶

華吏部傳　附華尚濂等

公諱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
啟直四川參政公天啟二年進士殿試對策極陳閹寺之
害主者不敢進呈置二甲從同里高忠憲公講學首善書
院未幾與忠憲先後旋里遂受業為弟子四年春從忠憲
入都授都水司主事忠憲去官公亦乞歸崇禎改元起營
繕主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
日不少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及叙功復加俸一年久
之致職方員外郎當此之時溫體仁在內閣閔洪學在吏

部兩人相表裏謀翻故時所定逆案一切是非進退俱不
厭衆望公發憤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謂三四年來天
子焦勞於上羣臣鞅掌於下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
臣民解體人才消耗夫以天子聖德加之勵精何難坐臻
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
上綜核而騁其持籌握算之能遂使恒和之世競尚刑名
清明之躬寖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闘智之
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瞷微
指爲禀心指摘細瑕爲快意大僚驚魂於回奏諫臣奔命

於守科直指風裁徒較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簿牒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鈎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趨承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七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犄議論滋擾遂使俛勳俛撫等於築舍忽用忽舍有若弈碁以與邪敵聖之歲時爲郎難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棨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事偶誤一言偶拂執訊

隨之反使輕滑者不以捍網爲懼而矜驕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卽黨不惟不用其言並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人人相戒喑默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淆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爲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氣而鮮特立之槩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鮮與抗衡羣事阿諂甚上以爲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甚貪競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爲奸國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吏部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綰約大臣甘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而且遍布私人脈暗通乎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遺於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陷劾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怒諸

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舉錯倒置四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陛下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爲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爲奸邪所牽勿過於嚴致士氣人心日趨頹懦勿偏爲任致名流善類永錮清時使臣言得行卽治臣以出位僭越之罪臣有餘榮矣疏奏凡再奉旨詰責公遂發洪學冒功冒蔭諸弊言益侃侃不阿當是時體仁方擅寵中朝見公疏者悉爲危之公亦自分禍及預爲櫬以俟命然帝意頗悟僅奪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

時十一年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到署十餘日即引疾歸
國變後屏居墓田間指頭上髮曰留此必更禍然君食祿
先朝去之無以見故主於地下已而被執滿漢官咸集並
以殺言欸公公植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
祇髮不可去身不可降遂死之從孫尚濂從公死僕薛成
朱孝亦號泣立死。
注有典曰嗚呼公從忠憲得王靜之學整齊嚴肅殆若性
成蓬夫顛沛雖忠憲亦資其益忠憲既歿公發明高氏之
學歸然捐東南大儒卒其從容就義不負師門斯乃爲君

子儒哉公臨難時謂濂曰心即太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
刀鋸斧鉞淸其刀鋸斧鉞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
益公之見道分明如此視夫計無復之引決自裁者異矣

侯通政傳 附侯峨曾等

公諱峒曾字豫瞻江南嘉定人以監察御史忤閹臣張居
正外移累官福建右參議諱堯封者公曾祖也以給事中
忤魏忠賢削籍贈太常少卿諱震暘者公父也公天啟五
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外艱服闋改南京吏部歷官郎
中出爲江西提學參議黜宗生兩人忤益王首王門誤黜
南宗人亦譴責胥史乎公毅然曰胥史何罪此曹奉參議
參議奉朝廷令甲也胥史何罪王慚且怒然以其言直不
能有加而罷公守正多此類累遷嘉湖道左參政以卓異

被舉召爲順天府丞辭疾不至福王南渡召爲左通政又
以疾固辭　王師下蘇州偕黃公淳耀率吏民城守城既
陷投池中未死兵鉤出之遂遇害子元演元潔皆從死弟
岐曾字雍瞻太學生文行與公齊名坐匿故給事中陳公
子龍不屈死母太恭人龔亦及難未幾名捕公幼子瀞太
學豪子汸挾瀞逃支硎之中峰已而聞追者將至謂瀞行
矣吾代汝死立遣瀞而身登小舟解腰間金與舟人揮之
去入書瀞姓名衣襟殆遍投於水有泅者拯之易服走吳
山爲僧而瀞亦薙髮亡命事甫定瀞死汸聞之撫胸曰吾

萬死一生保吾弟爲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極乎趣歸里以其長子乘嗣從弟演主通政祀乘夭死又以幼子來宜繼之於是汸遂無後瀕死以毋弟泓子爲巳後太學子涵謂與太學同死者有僕俞兒朱山鮑超陸二李受凡五人涵之言曰子龍與叛人吳勝兆有連罪當死府君不知而舍之以舍之故而卒失子龍償死可也府君就頌繫而責以必獲子龍亦可也顧子龍近在百里不待其獲而府君見法於二日之內何也子龍尚無反狀況府君乎共一老書生耳下一檄走一隸垂首就逮死生唯命何爲乎窺

兵五百聯舸四十若將摧巖城當大敵者巳而擒龔揭篋繫其妾婦厮養罄室而脅刼之班師之後復出所刼一婦人至責値數百金何也且使坐府君以藏匿藏匿之罪誅及其身亦已過矣俞兒等五人以奚奴不曉事并駢首服上刑是勝兆子龍不孥戮而府君孥戮又何也聞勝兆事未舉而就縛是時一郡並皆按堵於法勝兆依謀叛律斬子龍以謀叛未行逃匿山澤律絞府君藏匿子龍律減子龍一等他人捕得及罪人巳死又減一等法如是足矣諸大吏擁貲上聞必蒙報可從此燒殳闌謗毀之章焚詔壘投名之牘而地方本無事也今欲張皇亂之功利繫因之畜指書生爲强寇罹童孺以極刑勾連瓜蔓刦掠不悒使一時士民魚亂獸散亡命湖海往往相搆煽爲羣盜敵壓當宁十餘年南顧之憂猶得毋有任其責者乎嗟乎咏涵之言其小雅詩人之儔與諸君子可以傷其志矣

楊解元傳

公諱廷樞字維斗江南吳縣人崇禎庚午鄉試第一以理
學氣節自命熹宗時魏閹亂政毒陷正人緹騎至吳逮周
公順昌宣詔時聚觀者累萬人撫按左右立公與諸生王
節等㘅而前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
今日人情如此公獨不為而史計乎撫按股栗不敢諾於
是顏佩韋等五人擊殺緹騎數人撫按遂以變告周公斃
於獄五人皆嚴誅王公節等遣戍有差而公獨免倡應社
於吳中評騭五經文字張溥天如朱隗雲子主易楊彝子常顧夢
麟麟士主詩周銓簡臣周鍾介生主春秋張采受先王啟榮惠常主禮
記而公與嘉善錢旃彥林主書後與幾社復社合領解之後
鼙鼓日重門下著錄者二千人國變避居光復山中忽被
執繫之舟餓五日不死書血衣以遺其孤云廷樞幼讀聖
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為孝廉者一十五載生世間者五
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規模肩綱常名教之重任惜時命
之不猶未登朝而受祿值中原之有難遂蒙禍以捐生其
年則丁亥之歲其月則孟夏之中方隱遁於山阿忽陷身
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哭如其來如亦已知之久

矣生平所學至此方覺快然千古為昭到底終為不沒但
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尚孤累朝所
受之恩留此血衣以俟異日舟中矢志不能盡言見土巴
二帥不順命斬於松陵之泗州橋上或云攜一女赴水死
或云以雞刀自刎死或云嫚罵不已殺之蘆墟泗州寺首
已斷聲從項中出益厲
汪有典曰嗚呼蔡槲奇葩名常爽實機雲高譽智不逮言
文士無行葢自古歎之故五經六藝不藏辱行之儒而廣
見洽聞難免疚心之論周鍾馳聲文場卒敗節殺身議者
謂明之亡也以八股艮然然如公之八股其於社稷豈有
辱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史外卷二十一終

徐尚書傳 附李成等

公諱石麒字寶摩一字虞求嘉興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魏閹興三殿之役督責峻急帑藏不支每驟請公折以令甲大忤閹意楊左之獄起黃公尊素公師也坐贓在繫公爲營救冀出之閹益怒以事誣訐公罷官歸崇禎初補南祠部郎改吏部文選尋改考功主計典遷尚寶卿轉應天府丞召拜左通政歷光祿寺卿歷少司寇署部事當是時貫索塡滿公視事三月出滯獄萬餘陳新

甲爲樞部乘方誤國亟吏多與援公定爰書棄市海內快之晉大司寇以救劉公宗周並議姜公埰熊公開元罪輕不足塞上意斥歸里甲申春賊廹畿甸中允李明睿倡議南遷廷臣持兩端莫適所主公聞而嘆曰若膠柱死守亦非臣子愛君父之道苟翠華南幸各鎮撫之兵騰勇奮發大臣勳衛半留居守半充扈從以謀恢復亦不爲無策也儻觀望狐疑至求遷不得尚忍言哉於是爲文檄同志起義兵悉吳越之甲北首赴難而烈帝凶聞至矣公悶變痛哭幾頓遂定繼嗣嫁二幼女悉遣姬媵誓報國仇未幾南都

立君起家宰公方欲北定中原以匡王室而馬士英導閹黨小人交構事益不可爲謝病去糾義旅城守　大兵下嘉興公適在鄉招募信廹趣歸曰吾大臣不可以野死時城閉縋之上老僕李成欲先登少僕徐錦謂成曰君老矣幸速歸鄉成怒曰童子何知謂我老耶俱縋入城陷公自經纔寘不得斃顧老僕曰幸速成全我成痛哭不敢視錦慨然叩首於下者再起爲主人緊繯遂絕當此之時徐錦年十五因謂成曰我輩食主食衣主衣主人死我輩顧苟活耶解帶繫窗欞而死成大慟亦自經在鄉二僕廹敬李升

聞之俱自經死子爾穀以湖寇死於市妻孫氏赴水死先是公歸田日築堂於郡榜曰可經人不解其故及自經於堂始信公之就義立志已久云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亡無關於遷不遷也當是時主勢孤立於上臣心攜貳於下居守扈從兩無可仗不遷猶獲正終遷則爲諸臣奇貨耳癸未正朔帝臨朝受賀文武侍殿陛者僅首揆勳臣二人而已甲申正朔則敛音一人雖鳴鐘啟門待之良久終莫至者嗟乎臣無報禮之心君有獨夫之痛何以至是哉盡金騎出東華成國之閽人不納身

經兎耳椰棺之臨守無人谿嘆諸臣之誤朕不誣也以烈帝之宵旰憂勤既不得如周宣之斡蠱中興又不得如東晉南宋之君少延宗社也豈不悲夫李成祖敏輩人奴耳徐錦年且稱稟稟死王難嗟乎人奴乃如是

劉總憲傳附王毓蓍

公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丁內艱甲辰授行人歸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壬子起官旋告病夫天啟元年起禮部儀制司主事遷光祿寺丞歷太僕寺少卿亦以病歸甲子起右通政未赴冢宰趙公南星等被逐朝局盡變公疏陳人臣進退之義力爭削籍崇禎初起順天府尹卽以直諫被斥歸丙子起工部侍郎疏論閣臣溫體仁及任用中官狀上怒斥爲民壬午起改吏部左侍郎晉左都御史以救諫官熊公開元姜公埰忤旨罷歸公

歷事三朝好正言極諫以匡國家之失而於烈帝時指陳尤切疏多不錄甲申三月京師陷公聞變跣足衣麻被髮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誠以靜鎭欲俟哀詔至發喪公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厲同仇顧借口靜鎭作逡巡計耶且此何時安所得哀詔哉有子聞父喪不躃踊之理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起原官公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曰據形勢以規進

取曰重屏藩以資彈壓曰慎爵賞以肅軍情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又言賊兵由秦及晉進逼京師大江南北二三督撫坐不聞一人一騎北向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宜誅者一既而大行皇帝凶問已確數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當不俟朝食矣乃爭言固圉之計首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則封疆之臣宜誅者二猶或曰事無稟承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然馳一介使間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比城匪共激仇恥未必無濟於

事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宜誅者三更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須行哀詔何等款典距今月餘未至臣鄉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是不爲先帝發喪也則今日典禮諸臣宜誅者四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詔旨乃槩用新恩翻先帝誅璫鐵案夫君父一也三年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憂勤宵旰念念可對天地泣鬼神一旦身殉社稷罹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於臣下者乃如此其薄也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忠者始不報是時馬士英當國盡用

其私人公疏劾之謂兵戈盜賊皆從小人之氣類感召而生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深孤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衆正不容且夾第引於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謬何以言臣擬之羣士英等大怒謂公自稱遺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請加重戮不得乃遣路卒兼刺公客剿後至者不敢害未幾詔起用阮大鋮公曰大鋮進退繫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則亦將歸爾既入不聽遂告歸將行疏陳五事曰修聖政振王綱明國是端治術捐那本報聞而已明年

五月南都破杭州旋陷公在鄉聞之慟哭曰吾是遂家食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公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間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翔以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乃卒門人殉義者有祁淵王毓蓍者祁公自有傳王公字元趾會稽人爲諸生跌宕不羈受業於公同學多非笑之杭州不守上

公書曰願先生早自裁無爲王炎午所弔俄一友來視王公曰子若何日有陶淵明故事在王公曰不然吾輩聲色中人慮久則難持也遍召故人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出門投柳橋下先公死同時儒士潘公集袖石自沉死周公卜年赴海死明晨海濤湧屍上冠履不失山陰朱公瑞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公弘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旋起旋廢不能一日得行其志於公固無損抑國事矣賴焉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此烈帝之所以亡也況小朝廷哉王公委心相信豈移於末路造次顛沛益戢良規追雜投杖之言爲之悚息

祝舉人傳

公諱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六年舉於鄉自以年少學未充棲峯蘭僧舍讀書三年山僧罕見其面嘗有過入曲室長跪流涕自撾十五年會試入都適劉公宗周廷諍姜埰熊開元上怒不測廷臣無敢言者公儒冠上疏曰臣聞主聖則臣直是切直之言人臣所願效而難遇其主人君所樂聞而不易得之下憲臣劉宗周戇直性成忠孝天授皇上賜之罷斥臣亦不爲宗周惜而所惜者宗周以戇直而斥繼之者必懲之爲淟涊宗周以迂執而斥繼之者必懲之爲便捷淟涊便捷之徒安所不至夫平日有犯顏敢諫之忠臨難始有仗節赴義之槩士氣卑靡至今日極矣寇亂以來開門揖寇者有之靦顏偷生者有之坐視君父之急遷延不進者有之此皆戀爵祿怖生死踖葺畜縮之一念爲之爾若宗周不惜軀命觸忤雷霆之威此其孤忠激烈言即不當陛下亦宜優容之書奏切責下所司議奪南宮試公故不識劉公既得命往謁劉公曰子爲此舉無所爲而爲之乎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也公爽然避席曰先生名滿天下誠恥不得列門牆耳願執贄爲弟子遂從劉公

問學劉公雖斥罷帝怒未釋遣官校逮公冤主使意在劉公公就逮於府環而觀者數千人皆大聲嘆息流涕故事逮罪人以駕帖時以票旨無駕帖例不合諸生因疑之大譁亂梃而起者數十百人校俱驚匿公曉以大義衆乃解散好義或有氣力者爭投以金及援救之牘公嘆曰使我以利死死有餘恨即以利生生益有餘恨悉麾之既就道詔校搜其裝惟周易莊子及先人小像一幅甲申正月入詔獄即訊榜掠備至公抗言曰男兒死耳安有上書受指他人者二洵京師圍急放獄囚公得出已城陷同里太常

少卿吳公麟徵死之爲含歛歸其喪福王立詔刑部請竟前獄尚書諭止之壬疏請誅奸輔馬士英通政司抑不奏給事中陳公子龍疏薦公及待詔徐仲吉可爲臺諫仲吉者漳浦人以諸生走萬里上書明黃公道周冤得罪杖譴者也不許劉公復出爲憲臣公痛時勢日潰亂勸之退明年杭州失守公葬母趣竣工還家設祭投環卒年三十五或曰不食死越二日劉公亦絕糧卒上谷陳僖梁清宏傳曰祝淵上疏申救黃道周得門杖舊制廷杖榜笞有額數門杖則亂施無全生者淵早朝上書日晡饑賂門卒就市食囑熟識賈人候於長安門門卒得錢許之賂賈人坐陰爲賈賈人不知也比得旨駕上人以淵亡搴究賈者勢滋甚賈人莫知所措淵疾趨大呼曰廷杖乎門杖乎祝淵者我也衆舍賈人執淵捧勅太監見淵一渺小書生壯其氣謂曰上怒黃道周而爾申救何也淵曰爲其正直有用之臣朝廷不宜殺也監曰若書生耳何得上書言國家事如死何淵曰國家朝臣不敢言書生是以上書死何憾監賢之戒行杖者淵得不死下北鎮撫司梁清標言於其兄北鎮撫司理刑清宏清宏曰吾家世以忠直傳此心可矢天

日前不殺黃道周今肯殺祝淵哉卒保全之

汪有典曰嗚呼賈生謂烈士殉名此磯言非知烈士者也夫烈士期濟國事而已何心於名哉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驥不騁足登途自駿不然浮氣激於一時初心變於末路蓋華士聞人未有終始若一之死不悔者也公於君亡國破紛更擾攘之秋曩時意氣其亦徘徊依回無容發抒矣乃請竟前獄不得從而擊奸輔擊奸輔不得退而保憲臣卒之妥親魄而報國恩忠孝無虧全歸靡忝即曰殉名亦與死名於東陵者異矣陳禧梁清宏傳載公疏救黃公

道州與救劉公事相類如亦傳聞異辭耶附著之以俟考

公

祁忠敏公傳

公諱彪佳字幼文一字虎子號世培山陰人天啓二年進士授興化推官崇禎四年擢御史即進封事略云凡文武内外大小諸臣必使之安其位而後各盡其心邇來六卿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引罪日見因而問章急遽救過不遑竊恐當事諸臣惊於嚴旨難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人材中下參半藉上感發其忠義鼓舞以功名今司道有司或欽案之纍由人或錢穀之輸未足降級住俸什居二三必至苟且支吾急功赴名之心不勝

其擬罪懼報之念臣所慮於羣臣者此也陛下闢鼓舞而思將帥之臣猶得與戎雖節推轂設壇夫豈爲過一或獎拔之術未盡則冒濫之獘將萌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陛下深懲情縱特遣內臣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正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開水火之端其患顯啟結交之漸其患深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其言切中時獘其後亡國卒由此數端云巡按蘇松任滿居憂考與舊輔周延儒忤家居八載詔起掌察吏部吳昌時破計典任意出入公疏劾其罪昌時敗循差例刷南京卷國變馬士英奉福王正大位

公坑言曰甫建國而遽登極何可且羣帥勸表未至而有
忠如陶侃者尚以不預定策爲耻況其他乎宜爲先帝發
喪布告天下使海内知無因以得位之心然後擇吉登大
寶爲當與士英忤復疏論時政謂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
繫錦衣衛高皇帝見非法凌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
刑部審理是祖宗原無詔獄也後刃以鍛鍊爲工羅織爲
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奸雄之鷹犬口詞從逼勒而來
罪案從指授而定卿衆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寃酷
慘等於來周淳反從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廿五年

改鑾儀司爲錦衣衛專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
治後東廠設立始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誣
刑章飛誣多及善良赤棍立成鉅萬招承皆出於弔拷怨
憤充塞於京畿欲絶苞苴而苞苴託之愈盛欲究奸究而
奸究未能稍清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於大夫原祖
宗忠厚立國之本及於逆瑾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刑章
不歸司敗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之刑
況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之譽豈當血濺
玉階肉飛金陛斑行削色氣短神摧即卹錄隨頒已魂驚

骨朽矣是豈盛世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請此廷杖之弊
也伏乞嚴行禁革益忤士英會蕪州民變謂公素德蕪人
出公安撫蕪州實遠之也公至即揭榜於路曰叛逆不可
恕忠義不可矜毋借剿逆報私怨毋假勤王造禍亂捕蕪
民作亂者斬之民賴以安興平伯高傑兵擾丹陽市錢大
譟公馳至斬興平兵傑爲震慴一軍無敢譁者未幾阮大
鋮謂公前阻監國正位爲潞王地有二心嗾其黨張孫振
劾之公不置辨拂衣歸 王師下江南貝勒以書幣聘公
公別家入託言應聘宿所構仙閣夜開牖望南山笑曰山

川人物皆幻形也今山川如故而人生已一世矣題其案
曰圖功爲其難潔身爲其易吾爲其易者聊存潔身志含
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又書曰已治棺寄蕪山戒珠寺可
取以斂我是夜兄子鴻孫侍側夜分不寐公弟曰君子愛
人以德逮鴻孫隱几步至放生碣下投水昧旦猶整巾帶
立水中是爲乙酉閏六月六日也
汪有典曰嗚呼山川人物之故夫豈幻哉張司馬煌言被
執臨刑見青山夾岸嘆曰好山色其言至深痛不可讀然
不知山色正以公等好也不然馬首巢由癡頑老于幻矣

澗愧林慚何好之與有

王僉事傳

公諱思任字季重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歷興平當塗青浦三縣袁州推官所至皆被鐫降稍遷刑工二部郎出爲九江僉事罷歸乙酉　王師下江寧福王奔蕪湖馬士英奉太妃走浙江公上書太妃請斬士英復致書士英曰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牆同黨擬兵至則束手無策强敵來則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越社稷坵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啄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尚爾相諒

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之士以召英雄猶可僥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且欲來奔吾越吾越乃報仇雪耻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吾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接書慚憤不敢荅　王師取浙公遂不食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負儁才居官通脫自放不事名檢性好詼浪居恒與狎客縱酒談笑大噱過達官大吏疏放絕倒不能自禁乃其指斥奸邪抗節殉國抑何凜凜與秋霜皎

日比烈也馬士英遁入台州山寺爲僧　大兵搜獲斬
延平城下懸其首於黯淡灘妻孥百餘口悉給兵丁

陳監丞傳

公諱龍正字惕龍號幾亭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
舍人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給事尤寃
濫繫獄者纍纍誅磔無虛日戊寅五月熒惑守心公連進
四疏極言事天無過好生致治責成宰輔上感動特諭慎
刑己卯彗星見復應詔上疏立冬大雷電雨雹復疏請正
郊期壬午下詔罪己三上疏言時政俱優詔答時盜賊滿
天下司農籌餉無策公上墾荒議反覆數千言朝議相持
不決不果行御史黃澍以僞學詆公遂乞歸甲申正月調

國子監丞未赴而京師陷福王南渡用爲祠祭員外不就
南京不守遂絕粒死先是癸未十月聞闖賊破潼關卽
嘗擬死殉書詞示諸子曰南京靜聽常依王北闕閒居也致
身其致命遂志蓋早定云與蔡忠襄懋德交最篤甲申春
忠襄撫山西將稻幼女未聘走書貽忠襄曰吾知公必死
願得忠臣女爲孫婦忠襄許之天啟時璫焰日張台疑其
成篡者公决其必敗作大疑解以破之及崇禎改元天下
相望太平獨微窺上意將疑外廷而信內臣心憂之作廷
本論言皆驗

汀有典曰嗚呼名節之際未有見道不明而能決然遂其志者也公從高忠憲遊悟身心性命之旨銘於座右曰人前屋漏日裏雞鳴得於隨處體驗者至矣而一時名士如黄澍輩輙以僞學詆諆之卒之公從容就義不負所學澍輩挾藩鎮以抗朝廷賣君父以徇富貴坐趣差謬懸隔天淵死日是非乃定豈不然哉

陳御史傳

公諱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崇禎丙子舉於鄉榜名朱明後更焉十六年除開封司理甫抗疏言時事請召對不報闖賊蹂躪河南公飛章告變會故總兵陳永福降賊特巡按御史蘇京去變起倉卒遂奉周藩渡河時十七年正月也初汴梁東西土寨數百相攻殺無已公單騎造其營勉以忠義道一叩頭聽命授以告身爲偏裨遠近諸賊聞之爭降附於是軍聲大振聞都城陷縞素出師邀擊賊於郴園大破之賊敗走秦中六月傳露布江南時南都諸臣方經理江淮度中原不可問及見公檄大奇之延論恢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陛見倡慨勳之策謂四鎮之兵不下數十萬人而齊魯汴豫尚皆按堵如故誠分命藩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則人心思奮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與藩鎮之兵相爲應援則河南五郡可以盡復五郡既復盡河爲固南連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魏上之恢復可望下之亦江淮永安此今日之至計如因循玩廢臣恐江淮亦未可恃也馬士英併應之不爲理公傷社稷將亡輩心日

潰邑上疏固爭士英深忌之適公以憂去唳壽謙以他事劾公命緹騎即家逮繫就獄金陵不守公間道歸魯王之時拜太僕寺少卿　大兵下紹興公於是書絕命詞攜妻妾孟氏等赴水死時年三十七絕命詞曰父兮生我申以嚴誨惟孝惟友曰忠與義丙子鄉舉顏名自勵名曰孝廉庶幾無愧致身之期歲在癸未司理開封星言視事以身許君有死無二是時兩河賊氛如蝟衆人廻車予獨攬轡賊出河朔羣工奔避予乃渡河擊楫而濟誓清河南以報先帝手披荊榛身禦魑魅獨張空拳以當賊騎卯有封疆

九死何畏三十州邑終復舊地維時先帝鑒予忠瘁授以巡方繡衣北蒞帶也詰奸互相牽制中樞信讒嫉予不訢聯絡要圖置之罔遂三月撤歸可爲隕涕哀哀先人一時捐棄廿右莫承遺書淪廢我哀方盈奸怒轉熾赫赫金吾逮予郎第圜牆幽憂寇氛猝至匍匐歸來挈家奔避航海飄寄向兵於舍召募丁男三百而已衣甲糗糧皆予自備血戰江干二十餘次糧寡兵微於事何裨疾痛呼號徒然憤恚丙戌五月公族漸潰區區孤軍其何能濟事不可爲偷生何貴拜別吾母以及諸弟挈吾妻妾從彭咸逝成仁取義千古如是

江有典曰嗚呼逝當否塞扶危定傾之才未嘗不生用之未嘗不效而檜賈溷敗接踵橫梗必欲神州糜爛君仇不報國恥不洒未知造物者生公等何心又生若曹何心也

史外卷二十二終

吳兵部傳 附孫兆奎等

公諱易字日生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烈帝崩於亂五月南都立君久之寂然無有爲先帝討賊者公發憤上中興四議一曰聲大義以作恢復之氣葢春秋之旨大復仇而嚴討賊諸葛亮亦云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誠以君父之仇一日不報凡爲臣子憤恨愧耻無一日可以即安且大義不明人不知有君父則無以立國雖欲苟且偏安而有所不得也先

帝英明恭儉勤求治平而卒致覆敗實前古所未有究其禍原則一十七年當局諸臣誤國之罪不可辭也以門戶爲安身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以苞苴爲立命而不知節義之爲何事有文具而無實政有議論而無成功文臣愛錢而委用債帥武臣惜死而坐擁驕兵人心陷溺拜手而處賊庭靦顏而受僞職士崩瓦解誰實厲階良由此等胸中久無君父久無廉耻也今幸聖主重興保有江淮此天心之所祐助祖宗神靈之所想望盛在討賊復仇而擴疆宇開數百年太平之基非謂因循江左偷歲月之安卽求晉南宋故事也我二祖創基重開華夏列宗圖治遠邁漢唐而十陵園廟寂寞塵沙之鄉先帝梓宮荒涼榛莽之地興思及此痛絕忘生向日聞變之初見諸生父老無不號泣哀感竊謂東南之人心未死社稷之興復可期而兩月以來義聲未舉恐天下人心自此靡然而不可振作也天下有忠臣義士報君死國之氣有英雄豪傑作事建功之氣二者當及其鋒而用之使天下感發而興起故進可圖敵而退可立國忠臣義士之氣無以用之則日就消靡英雄豪傑之氣無以用之則渙散而不可收拾此安危成敗

之關不可忽也所願廟廷之上念纂逆之大仇思恢復之至計卧薪嘗胆存越國之憂勞布衣帛冠法衛公之儉約君臣歡洽合堂簾爲一體文武輯睦視軍國爲一家人人有枕戈飲血之思時時有厲兵秣馬之志身且不有何有於苞苴家且不有何有於門戶門戶消而後職業可舉苞苴絕而後功罪可明死節者厚其優卹從逆者速其刑誅綱紀粗張經綸畧定亟下哀痛之詔頒小誓師之期選將練兵進據形勝逆賊之首不旋踵而可致於闕下矣或謂時方積弱大舉爲難則甚不然昔少康以一旅之師討滅

寒浞而祀夏配天光武騎牛從軍以羸卒三千破尋邑百
萬卒興漢祚蓋其君臣之間立志既堅區畫素具鼓動振
起以乘天下之氣用能以少破衆變弱爲强況今疆土尚
居天下大半而財賦不乏人力繁庶較之少康光武奚啻
什伯誠能舉而用之則風馳電掃廓清六合非難致之事
也事在不疑顧力行何如耳至因利次勢以守以攻之
機蓋歷考創業中興之主必先度形勢據要會故上之奏
騁騖之功而次亦不失爲偏安之緣東南形勢斷以長江爲
險阻然自昔守東南者未有不守兩淮與荊襄者也兩淮

者江表之藩籬荊襄者江表之門戶舍藩籬而保牆垣棄
門戶而圖堂奧雖至愚知其無濟孫吳之於曹魏百戰
於合肥濡須之地而以荊州分裂晉卒併焉其六代之世
僅曰偏安然以桓如石勒盛如苻堅强如宇文拓跋卒不
能踰江南以有尺寸者以强藩巨鎮皆在淮南荊襄間故
也南唐李氏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南及淮南爲周世
宗所併遂有豫章之徙宋之南渡也先後有劉錡韓世忠
岳飛孟珙諸人擁重兵於兩淮襄漢之地而孟珙亦曰襄
樊爲朝廷根本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後伯顏兀朮之兵

竭死力以攻襄樊襄樊破而後順流南下而宋事遂不可
支矣此皆已事之明鑒也以今日之勢論之則荊襄尤
重何則逆闖巢穴盤據關中則賊之舉足南向狼奔豕突
道必出此而我之王師大軍奉辭伐罪道必出此是我得
之可以圖賊賊得之可以圖我實爲必爭重地而我未能
據而有之我未能有而賊亦未聞爲集兵堅守之計乃天
之留此都會以開我中興大業者也逆闖遊魂旦夕消滅
又恐他有雄傑者襲迹而動踞形便以擾中原習水軍於
漢沔之上放舳艫於武昌夏口之間我將何以禦之是故

審廟筭而定規模必以恢復荊襄爲第一着荊襄旣舉
河洛側覘淮蔡包絡關陝襟帶吳蜀沃野千里有可耕之
土奇材劍客有可用之人地形四達有可戰可守可縱可
橫之勢從古英雄之所力爭而恃以爲混一之資也乃所
謂恢復者務爲恢復之實而無務爲恢復之名何謂恢復
之名驅烏合之兵入殘破之境紀律素未嘗明饋餉又苦
不足賊去則進據空城賊來則望風奔潰雖得聯城數百
何所用之不惟無益適足以喪師糜餉而已何謂恢復之
實選良將聚精兵以招徠安輯爲先圖以耕屯守禦爲實

事掠一城則不使一城之復破立一堡則不使一堡之復隳以客爲主以逸待勞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俟神氣充實選面堅守聯絡兩淮共圖進取如網之有綱如農之有畔可以指掌計畫可以歲月責成所云坐而言之起而可行有斷然者三曰定大計以收恢復之功益控兩淮據荆襄而斷圖掃勒必得重兵三四十萬卽力不能遽衆最少非二十萬不可今郡邑之兵可用爲守禦而不可用爲馳驅諸鎮之兵可用爲聲援而不可用爲進取何也積弱積玩積驕積惰雖有周亞夫李光弼不能徒手而變其俗也驅

市人而戰卽韓信之用兵如神不得不致之死地而後勝則兵非素練不可用明矣爲今急計莫若精擇大帥三人才兼文武忠義根心者使之分道募練新兵所募之兵必須絕力或挽弓二三百觔或提石七八百觔膽勇信實三者俱備方爲及格其偏裨頭目亦聽大帥自行選用一切兵法陣制大帥教偏裨偏裨教頭目頭目教兵齊之以束伍之令申之以上下保結之法精之以步伐擊刺旌旗金鼓分合奇正之數盔甲器械向之鈍敝不中法者自行製造營陣部伍向之虛花不可用者自行操演訓練勤得比及期年萬人一心動如指臂平時則有極重之餉勝敵則有極重之賞違令則有極重之罰此軍一成可以虎視中原前無橫陣後無□□唐之銀槍宋之背嵬我明之陶家軍是也由是特遣三帥分屯江北其一屯駐淮揚勤兵五萬責以收復兗濟津門河間等處其一屯駐安廬勤兵五萬責以收復東昌大名廣平順德等處其一勤兵十萬收復荆襄招集流亡部勒壯健興屯種以爲久駐之基築堡寨以爲清野之具辟用土豪廣布間諜來歸者給以土田內應者予以官爵積粟通商訓民養士使家計牢固轉屯

進築唐鄧汝潁之間中州故地亦可漸次收復勁兵屯札於外老弱力耕於內如此布張全義故事省調發之勞息轉輸之困以地養兵以兵擴地地益廣餉益多而兵益强如是則賊之門戶失而我之藩籬固矣長淮一帶古有芍坡洪澤諸屯素稱膏沃亦當一槩舉行使富强之勢東西聯絡大江以南坐有泰山四維之安其視沿江列戍與敵共險處處可渡日日可至者相去何如哉當是時大合諸路軍聲罪西討令淮南兩帥由眞保趨山西以擊其左移檄四川將帥大兵出虜氏抵潼關指崤澠以衝其中我則

四面合勢賊則首尾並麾吾魚穴鼠指顧就擒然後告成
列聖之廟獻馘大行之靈灑掃山陵修治京邑此延平與
之盛事而臣子之畢願也唐莊宗受晉王三矢其後卒繫
燕父子函梁君臣首而還矢於先王包胥與伍員論志誓
必復楚其後痛哭秦庭乞師而反卒如其志彼皆以敵國
之仇一人之誓而有志必伸有言必踐若此荐乃奮天朝
之神威殛弑逆之逋賊名正勢順何疑何畏而不圖再造
之功徒鬱鬱居此爲左支右吾之下策哉進退得失之數
瞭然可覩矣四曰固根本以立恢復之基蓋自古戰守攻

取有一定之局欲保固江南則必開擴江北而開擴江北
又必先保固江南相維之理不可易也漢高祖以關中爲
根本故能東向與西楚爭衡光武以河內爲根本故能掃
赤眉剪羣逆而興劉氏之業唐肅宗以靈武爲根本故能
滅安史而收兩京不固其本而徒事喜功好大之爲則如
元嘉之北伐宣和之圖燕雲不惟無功而且有大患金陵
創業之地德澤浸於人心且山川雄厚物力克牧此皇上
經營海宇深根固本之所在也固本之策大約有四一在
飭吏道一在行保甲一在儲倉粟一在練水師語云得一

賢令勝於勁兵三千得一賢守勝於勁兵三萬言其職最
親民消患弭亂也今吏道日衰皆由原本未清綱領未振
原本者何銓選之路是也綱領者何撫按之權是也但使
銓選至公不至驅外吏而爲貪黷則源本既清而人人精謹
撫臣假以重柄賢能者聽其辟舉不稱者立行罷黜其最
不肖者則以國初之法懲之其勤績顯著例當陞轉者由
令而守由守而司道由司道而撫使之久處其地不致傳
舍其官威惠孚洽利弊周知自有吏習民安之效又邇來
設官之多倍於舊制官多則多供億之害多迎謁之害多

文移牽掣之害多吏胥奸蠹之害宜考會典大行裁減科
部添差者革可道閒緩者革佐貳猥雜者革郎按臣亦宜
間歲一差使撫臣得以專心課吏而有司得以專力治民
是法也李泌行之於唐李綱行之於宋非臆見也夫吏道
不荒有司勤職則行保甲儲倉粟自可不勞而辦保甲之
法始於管子先臣王守仁十家牌法即其遺制可以練鄉
勇可以禁盜賊可以預城守可以定賦役可以省獄訟可
以厚風俗間察其奸滑敗羣者置之重典則小亂輯而大
亂可弭國家立預備倉本常平遺意平貴賤之價防水旱

之災極爲良法源以紙穀贖鍰用克羅木數十年來土崇
侵漁蕩然盡矣所以一遇天災饑民載道民謠遂起積漸
可憂宜令大小郡縣積各數萬千斛便可備禦非常其有
司報積以前二者定其殿最而不以催科簿書爲重此最
救時之急務也至於東南所恃舟楫爲良雖措置經營重
在江北而沿江一帶及腹内地方不可不嚴防守今在籍
軍伍非不足用所慮戰法未諳技藝未精艨艟戰艦未備
所當急敕撫臣分諭郡縣各督所在將領製造操演如荆
湖九江上流重處下而東西梁山下而太平采石更下而

京口澄江此皆股肱帝京爲水道要害尤須加意綢繆昔
曹魏父子相繼臨江及覩波濤洶湧之雄旌旗戈甲之盛
並皆歎息而返此豈獨恃水爲阻亦治兵精整備禦得法
故也今使大兵碁布於江北水師星列於江南表裏相應
邊腹並壯天下之勢如常山蛇不出兩年國勢大張大而
大振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破以令則服恢復中興
之功可蹻足而俟也議上不省監史閣部出於揚州奉檄
徵餉江南未還而揚州失南京亦不守公走太湖與同邑
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駉自炳武進吳福之等謀恢復旬

日得千餘人屯於長白蕩唐王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總督江南諸軍務進兵部尚書是時魯王在浙亦授
兵部侍郎封長興伯八月大兵至公敗走父承緒妻沈
及女皆投水死自駉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獲一軍盡
殲明年鄉人周瑞復聚衆長白蕩迎公入其營未幾衆潰
公匿嘉善錢氏園中日夜酣飲痛哭不發一言爲邏者執
送武林軍門諭降不從磔於市福之吳公鍾巒子也兆奎
兵敗時慮公妻女被辱視其死而後行故被獲械至江寧
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之變南都建國雖甫匝月而君荒相
奸孽芽已見瑕忌對壘之憑國之所以危亡也公四議累
[illegible]何耶抑亦所謂疾急治標勢固不暇早計耶論者
謂公舉事爲江南一大劫流毒十年始漸次勦滅嗟乎此
豈公之罪然即歸公首惡其亦奚辭也公中興四議予得
之友人敝簏中因備錄於篇悼公志之不遂並以著其略
益知公之崎嶇舉事者不徒也

張太保傳 附王之仁等

公諱國維字其四號玉笥東陽人天啟二年進士授番禺令崇禎初擢刑科給事中改太常少卿泰中賊起延及黃鳳徐泗命公以僉都御史巡撫南直而賊勢益橫愈撲愈熾公方壯年左支右絀鬚髮盡白積勞七載以兵工二侍郎督理河道會大盜李青山起山東公乘其不備擒之以功晉兵部尚書是時永城叛將劉超屠御史魏景琦家擁兵觀望廷議授超保定總兵官公獨抗言曰此賊奸也若羽翼已成又一曹瞞矣密授督鎮方畧共除之超卒伏誅

未幾以誣下獄尋得釋復原官督浙兵餉甫出而都城陷福王南渡授京營尚書與馬阮不合乞歸而南都不守遂與朱公大典陳公函輝等迎魯王於台州監國紹興公督師江上連復富陽於潛諸縣兵馬頗集而人治一軍所部騷然公疏請於王謂兆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番之逸攻堅擣虛八無應接之暇此為勝筭必連諸帥之心化為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為一人之功罪於是率諸將嚴陣與　大兵接戰於草橋門士氣十倍會大風雨火砲弓矢俱不得發遂解散唐王立閩中詔書至魯王不悅欲返台州不受詔公慮其變生也馳至紹上書唐王曰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宜皆同心戮力共復國仇功成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浙東人心渙散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猝然有變脣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矣豈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於其間哉疏出議始定然閩浙成水火矣自草橋門敗諸將無敢復言戰者興國公王之仁上疏言事起時人人有直趨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遂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尚何忍言臣願率所部沉船

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　大兵驅船入江公命王公親水師從江心襲戰而自督諸軍渡江復杭州先是馬士英自南中奔至紹欲朝魯王而兩川公知之發其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與阮大鋮依荊國公方國安會唐王使陸清源賫敕犒師馬阮遂嗾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王罪公闢之歎曰曲在我矣國安遂脅王南行江上諸軍盡散公追扈魯王至黃石巖國安已斷所過橋不得進國安馬阮議刼魯王降使人守之會守者病王脫去遁入舟山公過東陽治兵聞義烏破衆勸公引

遯園再舉公歎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具衣
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赴園池死子亦被戮王公以舟
載其妻子及兩子婦幼女諸孫沉於蛟門下獨從見洪承
疇曰之仁本朝大帥不肯沒身波濤今日來明白死承疇
授以禮強之薙髮不從斬於市 大兵至金華朱公城守
甚堅阮大鋮故與朱公督南中時同事抵金華自言窮迫
來歸朱公憐而納之而大鋮實為內應金華破屠之朱公
自殺闔家五百人皆自焚死陳公入雲峰山中作絕命詞
並自祭文埋骨記自經死方國安既薙髮降後與馬士英

等並伏誅其時浙東西郡縣前後失守死難者杭州則有
同知王道焜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縣唐自綵紹興則
有兵部主事高岱葉汝蘅衢州則有巡按王景亮知府伍
經正推官鄧巖忠江山知縣方召諸生及布衣殉義者會
稽潘集周卜年山陰朱瑋諸暨傅日炯鄞縣趙景麟浦江
張君正瑞安鄒欽堯永嘉鄒之琦其尤著云王道焜字昭
平錢塘人以天啟元年舉於鄉崇禎時為南平知縣遷南
雄同知會光澤寇發其父老言非道焜不能平撫按為請
留改郡武同知知光澤縣事撫勦兼施境內底定莊烈帝

破格求賢盡徵天下賢能吏撫按以道焜名聞方待命而
都城陷微服南還及杭州失守遂投繯死顧咸建字漢石
崑山人大學士鼎臣曾孫也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錢塘知
縣甫之官聞京師陷人情洶洶咸建戢奸宄嚴警備巡按
御史彭遇颽以貪殘激變[illegible]咸建調護李寧而民免株連
及南都失守鎮江守將鄭彩等率衆還閩緣道劫掠咸建
出私財迎犒乃斂威去亡何馬士英擁兵至頂之大將方
國安兵亦至咸建謀於上官先期遣使行賂兵乃不入城
四鄉多被淫掠城中得無擾時監司及郡縣長吏悉遁竄

咸建散遣妻子獨守官不去潞王既降咸建不至尋被執
死之懸首城上署曰一蠋不集顏色如生唐自綵達州人
為臨安知縣杭州失守自綵與從子階豫逃山中有言其
受魯王敕陰部署為變遂被捕獲自綵麾階豫並不從言
同死高岱字魯瞻會稽人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天鄉試
魯王授為職方主事及紹興失守即絕粒斬死子朗知父
意不可回先躍入海中死岱聞之曰兒果能先我乎自是
不復言數日亦卒葉汝蘅字衡生岱同邑人由舉人為戶
部主事聞變與妻王氏出站桐塢墓所並赴水死下吏是

守武侯吳江人崇禎末登進士仕福王爲中書舍人唐王
立擢御史巡撫金衢二府兼視學政伍經正安福人由貢
生爲西安知縣唐王超擢知府事鄧巖忠江陵人由鄉舉
爲推官衢州破經正赴井死景亮巖忠皆自縊死魯王所
遣總將張鵬翼亦死之方召宣城人署江山縣事金華被
屠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義不當去然不可以一人故
致闔城被殃遂封其印冠帶向北拜赴井死士民爲收葬
立祠祀焉

汪有典曰嗚呼金堤應璜郡王尊之一身難塡塊肉當存

則世傑之危舟未覆懸瓠瓠子雍致靈之秋而壁出苛局
毀之日也是故納肝無救於衛滅藏血何補於周亡素車
白馬怒濤江上奚濟於吳沼哉文山疊山之痛公所興致
恨於畢命時也朱公大典不能持廉既被劾削籍復索賂
馬阮得官卒以援大鉞致內應而城屠雖傾命足以明志
然君子惜之矣善夫小人不可與作緣也夫

吳大尹傳附李曾貫等

公諱繼善字志衍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生平負志節慕
人患難鄉先生張公溥宿學老儒爲里中兒所搆勢張甚
公挺身營救卒以免大司馬馮公元颷聞而嚴重之願與
交已得慈谿令司馬其邑人益相引重而長安名公卿爭
揖公矣丁內艱末之任嘗遊黃山凌嶺絕險慨然曰今天
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驅馳奔走有如此
遊矣已而得蜀之成都成都在萬里外又荆襄陷沒汀鄂
道斷賓客逡巡勸少需公曰吾既受命矣人臣守官其敢

以利害辭且爾日何樂土之有召所與游置酒張樂引滿
訣別當是時蜀事孔棘文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劍門夔
峽諸險皆已失而蜀府金繒累數百萬慳弗用公痛哭於
王之朝以書諫王曰高皇帝衆建藩輔碁置繡錯數年內
來踣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眞有敗道失德見絕
於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貲狃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不恐
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闖
徑黃陂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
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關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

亦屬瘡痍漂泳鶸乎更多岐徑乃欲坐守門廷謂爲設險
不可解者二也往者蜀固撲滅獻賊逃遁正以蜀兵力有
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荊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播蠢
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剿荊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三也
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寧踰瀰漢既可播遷
無虞彼何爲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甚
驕尤易累那不足踰其危厝火積薪明甚不悉猶事泄泄
以幸苟免不可解者四也爲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諸紳
謀議發帑金以贍城卒散粮粟以慰饑氓出頭禁以絕販
議著頭識積逋覈免蠲難講求募民兵以等隘結營以
奇援敵激內變聲勢旁震則可易危爲安轉禍爲福苟或
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爲殿下危之王見書太切不
無動特以祖宗之法不典兵不與民事不敢有所爲公再
三告以高皇之制於諸王寄以討賊委之保邦萬一不減
以至失守王殺而變身獨不恤國家不念祖宗乎終弗從
公撫膺歎曰事不可爲吾死此矣遂喋血自誓居無何成
都陷罵不絕口賊欲而割之一門四十餘人同日併命友
人李曾貫亦與焉家人五卿者免矣奮曰吾宗與主殂死

矣義不忍獨生慷慨詈賊而死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末造賊勢燎原帑之瓊林之聚兵多
祈父之呼諸藩坐擁重貲不顧懸官之急卒亦俱亡爲賊
所有豈不重可歎哉楚府之亡也賀公逢聖請貸金犒軍
王不予既陷賊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盡秦
府之俘也天寒永結不宥人給一棉衣福府謹餘論坐
視軍民枵腹死賊手而王卒爲賊醢今蜀亦然豈所謂金
汙者昏歟抑鬼瞰其室人固莫知何歟何其愚也尤可爲
太倉沈公雲祚傳其論曰獻賊破蜀時有成都令雲祚同

里人賊務之降理爲禮部尚書既遇郊天文矣格復殺之
閩家殲焉其指蔡謝公也予按吳偉業並鄉紳所爲公傳
且載死事明白而偉業綏寇紀略所云降賊爲禮部尚書
以郊天祝版不敬杖之百閩門自經者爲南充江鼎鎮則
非公可知且非太倉人無疑矣然陳鼎所爲沈雲祚傳末
載同時死難者如巡撫龍文光總兵劉佳乱御史劉之渤
推官劉士斗長史鄭安民教諭姚思孝太常卿尹伸給事
中吳宇英雲南按察使莊祖誥東流知縣乾日貞工部主
事蔡如蕙禮部員外李含乙進士王起莪舉人江龍騰鄭

令趙嘉煒諸人言之詳矣而獨不及公何歟豈兵燹之餘傳聞異辭歟抑君子之死王事其姓名之存歿有幸不幸歟乎故附著於此以俟考焉

王太守傳

公諱行儉字質行宜興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知荊州府改重慶府張獻忠陷夔州重慶籍兵公撫馭有方時總兵趙貞吉失律公請於巡撫釋而用之後與賊相持數年果得趙力賊縱橫巴蜀惟重慶苦戰死守獻忠奪佛圖關用火具攻重慶時漢中已破瑞王來奔關南道陳纁及隴右士大夫挈家從之城陷賊俘巡撫陳士奇知巴縣事王錫暨公縛之演武場將殺之俄而雷電風雨大作獻忠對天詬曰我殺人與天何涉架飛礮向天擊之諸公皆遇害公罵賊益厲賊刲公縷析之而盡不倘端坐若禪定然見者咋指曰王太守真天人也

汪有典曰嗚呼夫無身於心者幻人可以奏烈鑊兇取義成仁者哉老子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而公視之其不啻城陷被擒而死也其所大患乃在無身以有身又何患哉嗟乎此固不可與徇家者流同日語也

陳中丞傳附王錫等

公諱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四川巡撫崇禎壬午蜀中猺黃賊亂川之東北公與道臣陳公其赤檄公徵奇部守王公行儉巴令王公錫營將趙榮貴等殺賊於重慶於順慶於定遠設奇夾勦大獲全勝斬首一千七百餘級擒賊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救難民數萬賊喪膽竄去癸未冬公別調候代瑞王自漢中來奔總兵趙光遠擁兵二萬爲衛哭入保寧蜀人大恐公馳赴之責光遠曰兵以衛民若退守陽平關爲吾捍衛吾不惜三萬金

犒軍若徒頓此以洶風鶴吾頭可斷餉不可得也光遠乃退屯陽平公請王以三千騎入處重慶民竟無譁明年四月始以川北道龍文光代而張獻忠陷夔州人言公已謝事宜速去公不可遣水師曾英以火攻殺賊於忠州擊沉其舟百餘艘賊死以千計又遣趙榮貴禦賊於梁山奮斬三百餘級所獲賊騾馬弓箭無算賊憤恨悉衆來攻重慶之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賊之由涪上也江路所必經公宿重兵以守獻忠以六月八日入涪分舟師泝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趨一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不三日而奪佛圖關關重慶自壁立而水環之惟南紀門佛圖關通一綫賊既得此則銅鑼峽反出其下兵盡潰不能支賊發民冢因其穴之以火城崩盡大砲轟攻城遂陷公被執獻忠欲降公公厲聲曰吾大臣也恨不從先帝左右今死封疆吾願也豈有降賊之顛平原乎痛罵不屈賊大恚曳公出支解以死忽震雷四發烈風暴雨飄瓦吹沙大木盡拔操刀者自相斫獻忠驚且怖瑞王之奔自漢中也關南道陳羽白與之俱罹西士大夫多挈妻子從故衣冠死者甚衆王在執雷方震賊祝曰若再雷者釋之既而王

竟不免錫新建人崇禎十三年進士令巴縣嘗從公擊寇彭長庚之黨又斬猺黃賊魁馬超至是賊蒙巨板穴城錫灌以熱油多死及被執太罵抉其齒罵不已擶膝使跪益屹立執至教場縛樹上射之叉矟而格之既死復毀其骨指揮顧景聞城陷入瑞王府以已所乘馬乘王驅而走遇賊呼曰寧殺我毋犯帝子賊刺殺王景遂死之文光馬平人天啟二年進士以川北參政代公巡撫四川聞命與總兵劉佳胤率兵三千由順慶馳赴之部署未定數日而城陷賊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於東門之外將殺之

怨有龍尾自天示晉賊以爲瑞遂停刑文光隹亂卒不屈死之瑞王之死也有氣衝天王端坐其中冉冉而上人謂之兵解云

史臣曰嗚呼甚矣夫忠臣義士之難也如公之大節卓卓而與偉業謂其悖傲率無他籌畧又謂迂緩不達時務緑劾兒候代筆不放粮無與分巡十三監口賊至巫山梅予披而饑以無兵故入然以謝事受代之人而當危疆之岌岌獨冒患難而不惜軀命以殉君父顧可重非乎哉又云梁賞望風走英與戰而敗與他書異此固君子所慎重而不敢輕議也[illegible]

史外卷三十二終

閻典史傳 附陳明選等

黎青門蔣蘩

公諱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十四年爲江陰縣典史以平賊功遷廣東英德縣主簿道阻不赴寓居邑東之砂山南京亡州縣多起兵自保然不數日輒拔而江陰彈丸邑死守八十餘日始下蕊公之力居多乙酉薙髮令下諸生許公用德以閏六月朔懸太祖御容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聚者萬人奉新尉陳公明選主兵事以徽人邵康公爲將而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失利 大兵逼城下徽人程璧散家財二萬五千金充餉而身乞師於吳淞總兵吳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當是時勢危急陳公謂衆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則夜馳騎往迎公公投袂起率家丁十四人夜馳入城當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纔及萬又餉無所出公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器貯堞樓勸諭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他酒酤鹽鐵芻藁稱是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公守西門 公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當是時 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礧礟機弩乘高下 大軍殺傷甚衆乃架大礟擊城城垣裂公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潰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進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公乘月黑束藁爲人人竿一燈立睥睨間匝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吁譟若將縋城斫營者 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 大軍却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公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弘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

本朝總兵者也遙語公弘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公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公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少貸然輕財賞賜無所恡傷手者爲裹

創死者厚棺歛酹醊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名陳公寬厚嘔喣每廵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　大軍畧地蘇松者旣連破大郡濟師來攻而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公駡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即撤圍公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公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聲相應竟三夜罷　大軍旣覘知城中無降意攻

逾疾梯衝死士鎧冑皆鑌鐵刀鋒及之聲鏗然鋒日爲缺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相聞公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俄陷　大軍從烟熖霧雨中蜂擁而上公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十數再奪門門閉不得出公度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公遂拽出良佐見公至躍起持之哭公笑曰向哭事至此有一死耳一卒持鎗刺公貫脇脛折踣地大呼速斫我不絕口遂死之是爲八月二十一日

也凡攻守八十一日　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屍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許二公舉家自焚死其他可紀者訓導馮公厚敦冠帶縊於明倫堂姊及妻王結袵投井死典居中書舍人戚公勳令妻及子女子婦先縊乃舉火自焚血書在壁屋毀壁立每陰雨字血逾鮮舉人夏公維新諸生王公華呂公九韶自刎死貢生黃公毓祺字介子好學有盛名精釋氏學與門人徐公趨舉兵行塘以應城內兵及城陷兩人逸

去明年冬徐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皆死黃公旣逸去避江北其子大湛大洪被收兄弟方爭死而黃公爲怨家所告捕繫江寧獄將刑其門人告之期命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黃公有詩云可憐上帝如泥醉自笑遺民與石頑公子騙亦同坐騙妻黃死最烈自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忠義顧自靖耳天不必擇而授已亦不必擇而蹈也然背叛者往往出於崇高富貴之流卑官末秩以大市井草莽殊僻徑爲計無復之之興抑竊慕名高歟宋黃蔚石叛降元帳前卒米立不屈繫獄萬石諭立曰吾官

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除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但三世食趙氏祿趙氏亡何以生為立乃陣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遂死之爾公亦做此意而智謀忠勇抑又過之其他諸公名位亦甚微卒與之同盡彼之富貴何其重此之性命何其輕夫誠者所處也遂以安之也

鄧文學傳　衛易娶雅堂哀詞

公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狀貌瑰偉才氣縱橫弱冠補邑諸生負武勇有膽智以報國自矢時李自成張獻忠二賊猖獗至尊旰食而在事諸臣無一可使居政府者尤下劣不堪公大書榜其門明肆醜詆見者為公危勸收門榜公笑曰是斷方贖貨揀擇金珠無虛日矣奚暇殺我萬一殺我則是改其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不收門榜禍亦不及居無何賊逼黃郡游騎至外郭城中無糧無兵守令惶懼亟召公計事公歎曰事至於此不但生

聚教訓為隔世事并徵發科派亦無及且不可矣獨有不肖一軀可塞餓虎之蹊耳誠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其不敵握公手意悽愴公揮手與別即兟儒衣結束持一鐵鞭重四十斤長五尺許縋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至相傳賊諜飛賊城中有一偉丈夫力能扼虎善設伏出奇慎勿近且稔空城無貨重破之何益不如并力北向無使捷足者先得之遂麾其眾去公得無恙然更快快恨未得一當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欵以聞撫軍臺使者議題敘旌獎公皆固辭閣二年甲申二月賊陷京師烈帝殉社

稷公北望號吼嘔血數升遂投水死人謂公未沾一命可
不至此同里友人杜濬曰噫是豈知其然哉夫先帝之失
天下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庸
或以淫虐或以驕奢各有當失之道而先帝延熹宗垂絕
之緒甫除逆奄而百度昔廢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
如器已欹手扶正之如水已覆又別注之而遭天不弔豺
已葬薄而財愈匱下詔哀痛而賊愈熾蓋孤撐獨立以至
於十有七年可謂創業未半而羣臣不肯併力壹迹桓異
亟起而亡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爲天子而賦命之薄若以

下況於士類猶劉蕡之不第李廣之不侯有足深悲者未
嘗享天下一日之樂而以有道蒙亡國之名千古之奇冤
也嚇斯按劒后主同列古今之至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
年之間人心未死普天率土如喪考妣以予所知庠校右
士若太倉王元達奔哭文廟焚棄巾衫江都高生自縊然
廡下而爲佛之徒若僧顯愚亦灑涕辭衆不知所往甚至
深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心之極閉門不食而死者何其
奇也迨又越數期向時寡廉鮮恥且前且卻倖生覬寵之
輩余出而呈身而俊傑藁征特務之外一無所識訓風氣

爲之一變淩遲以逞呵堯駡舜嘗衡顛倒無所不至而方
爲猶未也則烏知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間見忽忽狂走
而奇死於洛南之橫谿於是爲哀辭一章以慰其魂曰維
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糈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何斯人之
但知有已兮付祖禰於棄捐物交物則化物兮致本心之
蕩然固宜君之忿忿兮常斫地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兮
謂將正而彌頗負登障之雄槩兮失禦寇之長鞭君是以
又忽忽狂走兮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爲雄兮魂魄毅
而誰憐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傳吾其敢愛一辭

兮當桑梓寂寞之日而不若其猶有一人焉與韓祖心沈若
王元達吳大尾諸君子兮羞抗首而齊肩於歲求孝子於忠臣
之門兮道固美夫循環

兩林公傳

林公汝翥字大蔵福淸人萬暦間舉於鄉授沛縣令天啓二年以擊白蓮賊徐鴻儒綱妖人王普光等功擢御史四年巡視京城民曹大妻與人奴忿爭不勝服毒死火者曹進傳國與率衆大掠奴主家擊傷其主刑官不敢問公捕得進進懼劾請受杖即杖之五十國興邀於道罵不已公收繫之亦請受杖復杖之魏忠賢大怒立傳旨廷杖公先是數日工部郎中萬公燝以言事忤忠賢羣閹毆殺之公懼死杖亟逃去首輔葉向高者公舅氏也羣璫疑公匿向高所則列兵圍向高第大索婦女無得免者當是時諸輔臣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咸畏縮不敢言向高疏居郊外遜位去蓋宰相之不足恃如此公於是詣順無上疏卒杖之削籍歸崇禎初起官右參議分守溫處道不赴久之起瓊州道坐奸民煽亂貶秩歸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已而解職魯王次長垣召爲兵部右侍郎與吏部郎中林公垐攻福寧戰敗被執諭降不從繫之乔金所死

林公垐字子野侯官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海寧令甫一月而燕京陷東南所在變起邑鎮李刀三故大家奴乘間擁衆爲亂通邑震恐公密遣人縛至對衆杖殺之其黨股栗從袖中出一紙曉於衢元兇既除餘悉不問衆歎呼稱神一邑安堵於是威名大著性淡泊無嗜欲廚傳蕭然不知肉食吏伺其乏啗以金公張兩手示之若賺我十指骨相從何處受金耶明年解綬歸唐王授以吏部郎未幾唐王去江西而魯王由海入閩公往從之告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守海寧當死扈從駐鑪州當死兒今不死失人臣之分貽汝母之羞乃苴履負戈率先戰士死於陣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未有變亂祖宗之制而其國不覆亡者也明太祖懲前代之失於內官特加厲禁法至善也至永樂則大變其制祖訓宦寺不得預外事永樂則有出使者矣有採辦者矣有東廠刺大小事情以聞者矣至于典兵永樂則有鎮守者矣有詐傳詔旨擅役軍民者矣有擊去參政兵致王師覆沒者矣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永樂則有誣劾忠正鎮臣有與謀者矣有尙書繫內官監者矣有總兵部督低眉俯首悉聽中官指使者矣有羅譖阜太子詐傳亡意注趙王致羽林變起幾危社稷者矣不許識字預政與外官交結則有內書堂之設命大學士授小內

使君矣馴致秉筆之閹乘機專政王爵大憲悉出其門生殺予奪任已愛憎大權旁落宰相皆其私人矣詩曰不懲不忘率由舊章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履霜堅冰至可不戰戰兢兢哉永樂以其陰賊之性資狗兒諸閹之力遂其簒奪之謀不能無猜忌於中外思以腹心委之故於諸內侍寄筆札稱肺腑則雖祖訓鐵鑄視若弁髦始之詬厲建文變亂官制者已亦旋蹈焉蓋其逆惡無心肝如此而在廷諸臣多建文舊人失節忠義專務容悅以固位苟祿豈親見夷族忠義屠戮之慘則益刧於積威之勢而不敢援祖訓攻強諍匡永樂所欲便其私圖者曲意以從亦因寄耳目於內侍出漏天子之言於已又揚已之譽於上於是大臣自輕而宦官重大臣自賤而宦官貴大臣自媮合而宦官益縱肆至於天啟大臣則又庸惡陋劣仰鼻息於宦官而莫必其命葉向高號稱賢相甘受宦官之侮且去位以避其鋒而莫敢與之爭同時宰相韓爌等俱閉口奪氣亦不敢率臺諫助之攻溺晉庭者謂必無人焉漁陽摻撾者大號於屍冢之間豈不以此也乎張父芘母護憚不爲竊太阿還龜鼎直須時耳悲夫凶家害國禍始作俑永樂之罪可擢髮數哉

王副使傳附夏萬亭等

公諱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泗州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官兵備副使十一年公爲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獻忠等引衆數十萬擁穀城僞降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公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覈羣臣惴惴每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不敢爭而公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上賊鄧毛溪能高

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惟懼議請兵公移疾閉閣卧陰遣間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盡殲一方賴之福王時進副使分巡建昌南都既覆□大兵下江西諸郡皆望風潰公與布政夏公萬亭知府王公域推官劉公允浩南昌推官史公夏隆等飲泣誓師堅城拒守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城破被執赴武昌見主兵者過南康人號泣隨之公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日主兵者再三說使降卒不屈妻張聞之亦絕粒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夏公字元禮崑山人起家舉人南昌失守避建昌與公同死妻顧子婦孫女先赴井死僕婢死者復十數人王公字元壽松江華亭人舉於鄉歷官工部主事摧稅蕪湖都城陷諸榷稅者多以自入王公歎曰君父遭非常禍臣子反因以爲利耶悉歸之南京戶部尋出郎中遷建昌知府與劉公史公同日死劉公掖縣人史公宜興人皆崇禎十六年進士同死者六人其一人失其姓名建昌人哀其忠哀而瘞之表曰六君子之墓

汪有典曰嗚呼公宦遊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章節義之鄉六府名宿如姜公曰廣袁公繼咸楊公廷麟黃公端伯

皆天下有道高名之士公從之遊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鹿洞學舍黃公與公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是年黃公盡節於南京明年袁公死於燕市楊公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公起兵南昌戰死凡皆講學之功而友生切磋之力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惠而好我攜手同歸盛乎哉

黄相國傳附賴雍等

公諱道周字幼平號石齋福建鎮海衛人家貧槩䕃年二
十四始發憤讀書毅然負公輔之望然不屑應童子試郡
縣禮聘之數始芒鞋布衣出登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
歷編修監修國史實錄故事經筵展書官奉書膝行公謂
膝行非禮也平步進魏璫目懾之不為動未幾乞歸崇禎
元年起原官故相錢龍錫坐袁崇煥事逮治攜藥將且與
大獄天子怒不測公草疏救之鐫秩三級而龍錫卒得減
死九年臺省交章論薦擢右中允明年遷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公負重名天下望以為相而性戇直好面折廷諍時
相多舒緩養交浮沉取大位公羞之不忍為天子一言開
文華延詞臣問以用人理財策公據古今條對甚切上亦
名重之呼先生者三久之楊嗣昌奪情用為兵部尚書薦
入閣而宣大總督盧公象昇丁艱嗣昌薦陳新甲代之亦
自喪中起公念國家即無人奈何數以墨衰從政貽後世
笑慨然思論之仰視熒惑逆行太白晝見詞臣所彈劾事
滋失策顯謂馮公元飆等大象如此此人必誤國宜率同
列爭之公前召對時被譴詞幾不免矣中夜讀書至宋臣
真德秀傳拊几歎曰古人立朝一月三十六封事而君吾
默默已乎每見詔書有不便輒屏人削牘不起草手自書
之一字更定即曰此誠不足以格主屏而奏其欲糾嗣昌
也為數劄子論邊事寇事其一言奪情並論新甲求土也
會上傳部院舉閣員馮公謂枚卜無出公上者獨苦其好
言事疏入或觸忤即推且棄用公重國事於已進退罔卹
恤而馮公等遣所知日守之曰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
必以口舌爭即輕宰相獨不為天下計乎以此久不發已
而上竟相嗣昌等五人公不與上素知公學行謂其性偏

執非救時相故後之公亦非以不相少有觖望特恨為詞
列誤不早擊嗣昌竟就初稿為三疏以進上之相嗣昌疑
非朝士意公又眾所推而出身強諫憚其辭直欲以理折
服召於平臺切責之公屢辯不屈公卿見上變色戰栗流
汗嗣昌陽引咎徐出微言挑激帝怒公引大義力爭終無
撓辭既對畢叩頭入班上目而斥之曰佞口公再入至上
前叩頭起復奏曰請為上分別忠佞反復又數百言上怒
甚緹校在殿下惴惴將有所收縛上終以儒者優容之貶
二官得江西幕寮以去嗣昌虛怲自用又煩碎無大略其

上謁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流連名勝好形家術適先利邸龐聚鞭馬上指與替以占驗否取華嚴第四卷詞可訓蝗已旱下敎郡邑且以上聞上亦知嗣昌爺疎言過實不足仗顧已撓羣議用之庶一出行師邀萬一功有以謝天下然竟用以敗公言乃大訓而賊已躪秦踩晉逡巡畿輔明事益不可爲矣公之旣貶也江西巡撫解學龍特薦公上怒爲黨並逮治辭連黃文煥陳天定董養河俱下詔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余仲吉疏救皆予杖納言焉思理左右仲吉刑部主事吳文瓚訊問遲緩亦杖公繫獄吏

日奉紙筆乞書爲書孝經百二十本感明吏事著易象正方草十二圖錦衣校徵急公恬然謂曰俟吾畫一圖成就逮耳擁之去至北寺就訊時奸黨必欲殺公尚書劉澤深謂公不宜以建言誅得遣戍廣西旣嗣昌敗復故官致仕踪福王南渡以少宰召晉秩尙書公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而朝政日非正人多擯不用公自請祭禹陵夜泊龍江關夢高皇帝至厲聲曰卿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旣報命而南都陷從唐王陳間

道四塞三師八友議遂首政府時政歸鄭氏將帥觀望肯出死力公憤自請募兵江西號召義勇往廣信無兵與餉徒以忠義激厲旬月間有衆萬餘與楊公廷麟萬公元吉遙爲聲援部伍畧定出軍徽州兵潰被執至江寧絕粒四十日不死夫人蔡氏聞之貽公書謂忠臣有國無家勿以內顧爲念內院洪承疇以公同鄉使人致意公罵曰承疇死久矣此必無藉小人冒名耳遂被囚繫赴義時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遂畢命方刑時從者請曰公方萬年契闊請以數語遺家乃裂衽嚙指

血大書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同死者中書賴雍蔡紹謹等數十人俱先僕於道橋不知也忽仰視謂行刑者曰黃公去矣冉冉乘雲而上矣我輩宜速從之遂俱死公精於易殁後家人於篋中得一小冊自推終於丙戌年月日俱不爽云

汪有典曰嗚呼觀於烈帝之用人而知明之亡也決矣帝即位甫三載閣臣受重譴者九人享國十七年易相凡五十餘人如置棋然局屢更而局屢敗無他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他不具論其庚寅之擢閣員也帝意已屬嗣昌

故特駁廷推以彰獨斷示不測其始也假英毅之名濟剛愎之私其繼也因剛愎之私致眩迷之失措置乖方蔣事北裂至嗣昌二府三州十九縣之陷密不已達任廷諸臣秘不令知護前如此獨何心哉溺其所相五人自嗣昌外程國祥借間架之說蔡國用持削黨之議范復粹朝夕奉佛方逢年望風雅拜而已此皆齷齪駑材堪任以頂國大計乎夫欲得仗節忠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如[illegible]之而折廷諍雖古社稷臣何以遠過帝顧以其強直疎之獨於庸鄙畏葸貪汙陋劣之夫不惜委命焉夫以祖宗數

[illegible]

百年艱難締造之天下乃不勝其猜忍之心與臣下爭一日之勝以僥倖於不敗臣皆亡國或亦未盡然乎

史外卷二十四終

路閣學傳

公諱振飛字見白北直曲周人天啟五年進士除涇陽知
縣太史訶魏忠賢將建祠涇陽公執不從邑人張問達忤
閹坐追贓十萬公故遷延閹敗事解流賊入境擊卻之崇
禎四年徵授御史疏劾周延儒卑汚奸險黨邪醜正新立
斥以清操路被旨切責未幾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
傷政體爽廉恥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賦愈亟有事急而無
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爺事而鮮治人責外重而竟內

輕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曰偷而主智疑有詔旨而無奉行
號入詔付所司六年巡按福建倭滿以京卿錄用八年夏
帝將簡輔臣公言枚卜盛典使貪據者竊附則不光如向
者周延儒溫體仁等公論俱棄宅揆以後民窮盜興辱已
者必不能正天下時延儒已斥而體仁方居首揆銜之假
他事激帝怒謫河南按察司檢校入爲上林丞屢遷光祿
少卿十六年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明年
北都陷福王立於南京河南副使呂弼周爲賊節度使來
代公進士武愫爲賊防禦使招撫徐沛公擒之竿弼周法
塲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愫獻諸市梃八十臨而
獻諸朝伏誅五月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乃罷公公亦遭
母喪家無可歸流寓蘄州　大兵破南京唐王自立於福
建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每責廷臣
怠玩公進言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
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
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
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
皆臣所憂也其言曲中王短云汀州破自縊於邵武山寺

汪有典曰嗚呼公嘗謂海賊情形謂巡撫鄭維璉不能辦
語侵之維璉罷去命南下數奏捷乃力暴其功維璉復召
用其期濟國事而無成心如此從唐王於除夕時賦詩云
仗鉞以從戎自憐轉自嘒黔驢欲噬虎病馬思追騏臣衛
術渺然進退兩無致漂泊海舟中面目亦堪恚天心或甚
憫俾全名與義寸衷百慮縈竟夕不成寐雞鳴又一年歲
月忽空棄或謂於柄國酬知之日乃作垂首喪氣之語是
見不昧心人嗚呼吾未見人有昧心而得爲忠臣義士也

詹大理傳

公諱兆恒字月如江西永豐人崇禎四年進士授營淳知縣十一年徵授南京御史十二年巡按蘇松常鎮諸郡法紀嚴肅吏民畏戴之十四年夏言燕齊二千里間盜縱橫行旅阻絕四方餉金滯中途者至數百萬請 發京軍勦滅又言楚豫之墟蕭皆嶙白骨新徵舊逋斷無從出請多方蠲貸帝並采納明年賊陷含山犯無爲劾總督高斗光又明年秋賊陷廬州臨江欲渡陳內外合防策再劾斗光請以史公可法代斗光遂被逮時江北民避亂盡走南京恐遺奸議闌入慮之城外爲嚴保伍察非常奸宄無所

匿福王立於南京疏言目前大計兵餉爲急今北漕已斷大淮漕泊江淮者尚衆運兵旗甲折乾盜賣欺隱不一而足宜 勅許臣將在淮者令督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漕臣何抱一督之星夜押發啣尾入南除補給京軍月糧外尤宜立遲發處無以露泊江干以資寇糧從之未幾陞大理寺左丞馬士英薦阮大鋮詔冠帶召見公言自權魏竊柄禍毒宗社幸先帝入繼大統芟除內難慮奸人凶黨覬何生心於是欽定逆案頒行天下以首惡正兩觀之誅儼從列春秋之案稟如也然御極十有七年此輩日夜合謀思燃溺灰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今梓宮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仇恥未復悲痛常不涅心而忽召見阮大鋮還以冠帶使履午欽案遽同糞土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乎疏奏命錄逆案進覽公繕寫進而士英亦進三朝要典矣大鋮竟起用遂作蝗蝻錄盡羅天下賢良指爲東林惡黨而公亦與焉公遂以大理寺左少卿引疾去唐王立拜兵部左侍郎佐黃公道周協守廣信撫信[illegible]懷玉山聚衆數千人自保辭進改衢

州之開化縣兵敗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福王之立也特爲逆黨然既灰之焰了仇讎報復之局於君父宗社毫無交涉也故如福王者明室之梟獍馬阮之鷹犬而諸正人君子之豺狼也天生是以亦間氣也哉

公諱子壯字集生廣東南海人萬曆四十七年賜進士第三授編修天啟四年主浙江鄉試發策刺奄豎削籍崇禎初起故官累遷禮部右侍郎溫體仁當國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公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勳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阻遂成嫌隙而海內多故帝思廣羅賢才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公慮爲民患

立陳五不可會唐王上書歷引前代故事詆公遂除公名下之獄當上之從信邸入也篤宗廟厚同姓以崇重諸侯之禮數召見宗人遴其才擢之官欲以通宗祿之窮而變其制至是發金匱書得高皇帝制曰宗室子孫入爲中朝官者得以其階換授有司議議者曰將軍中尉皆一品官如此即三公九卿一朝而盈廷者數百人非所以爲法上拂然曰親親任賢古之道也何不可却其奏公至覆奏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貽藩規澗銓政上以其沮詔問親下於理久之始得釋而宗人蒞官多不法公私告之

公以廷臣薦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未上京師陷福王南渡起禮部尚書未赴南京亦不守唐王立福建召相公以前議宗室有宿憾辭不行唐王亡永明王授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是時唐王弟聿鐭亦立於廣州　大兵入聿鐭被執公止不行明年春故庶吉士張公家玉與貢生陳公邦彥等先後起兵公亦起兵九江村與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爲內應事洩可觀死公駐五羊驛爲　大兵擊敗走還九江村長子上庸師殘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公以故主事朱實蓮攝

縣事實蓮公邑子也已而　大兵克高明實蓮戰死公與而炫俱執至廣州不屈被戮公母自縊永明王贈公番禺侯謚文忠而炫字奇闇高明人由進士歷上海安肅知縣唐王時擢御史實蓮字子潔由舉人歷官刑部主事初聿鐭之立於廣州也召南霍子衡爲太僕卿子衡字覺商舉萬曆中鄉試歷袁州知府及官太僕而廣州不守乃召妻莫氏及三子應蘭應荃應芷語之曰臨難毋苟免若輩知之乎三子皆應曰惟大人命子衡大書忠孝節烈之家六字懸之中堂易服北向拜又易緋袍謁家廟先赴井死妾

從之三子偕妻梁氏徐氏區氏及女從之二小婢見之亦投井死家玉字立予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邦彥字會斌廣州順德人廣州之圍大兵知謀出邦彥求其家獲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爲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義不顧妻子臨命歌云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君子誦其詩而悲之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宗祿之窮至有鶉衣行乞椎埋亡命無所不至其賢且才則又屈於無所試而鬱鬱以死此無術以馭之過也夫前代固有以宗人爲卿士爲牧伯爲大

臣宰相者要在甄別之道得耳唐宗室不胙茅土賢能皆策名仕籍自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宋宗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客俊言以所考合格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官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至明禁不得與有司之事甚且不得爲四民之業二百餘年椒聊蕃息幾數十萬無所事事名曰天枝實爲棄物景泰時宗人男子有年三十餘女子四十未有婚嫁者謂非聖王之所宜惻然而可無法以通之乎大慮爲民患而靳之其病也固盡以其階換其病也冗且濫而賢否混淆章服錯亂唐宗室李皐以藩王而爲參軍刺史兼官借職不必盡以本爵前事可師也王安石謂祖宗親盡亦祧何況子孫此特爲廩祿計耳不知祿即可裁而仕斷不可禁槩謂宗人不得登進擢與有司事則懷才抱德誠不願生帝王之家也且夫世祿之家猶恐豢賢天衍玉牒不許入仕豈情也乎然宗室自天啟二年開科得進士朱慎鋻一人而列名逆案爲宗人羞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亦有官至祭酒者而才畧無聞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

之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國亦旋亡是可歎也公之斷斷無乃爲是歟

鄭中丞傳 附黄大鵬

公諱爲虹守天玉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浦城令晋王
時擢巡按旋陞巡撫丙戌　大兵入閩公駐浦城與兵科
給事中黄公大鵬防守　大兵至浦百姓請出降公不可
請行又不可城陷百姓德公擁見主將泣求保全命薙髮
公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速死明
日復責輸餉公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代輸贖死公
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噴血大呼奮躍奪刀刺胸不死遂見
殺時年三十五僕陳龍從死黄公字文若建陽人崇禎庚

辰進士兵至冠服登陴射之屹不爲動城破大呼死之氣
汪有典曰嗚呼公年既少而爵又尊曩令存其身會其從
勢位富厚豈有量哉公顧必自蹈於死何也宋褚淵蒼年
降齊爲司空弟炤歎曰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
名士耶名德不昌復有期頤之壽公年少而得死所如天
之福也

涂龍溪傳

公諱世名字仲嘉江西新城人天啟丁卯舉人知龍溪縣
大兵入閩七郡風靡公獨不肯出降遂被執長子長吉
從之死龍溪距新城道遠櫬不能歸新任知漳州府祝登
元與推官李毓秀龍溪知縣徐國璋指橐中金又爲手疏
募於衆始歸葬疏曰桀犬吠堯未識天命有歸而隣婦詈
人彼誠各爲其主夫孤竹傲周猶曰義士余闕祠廟遂以
忠臣令
造區夏軼駕前王豈此罪眚不逢浩蕩茲者白旐牽

風靈車戒路爰與理刑李漳邑徐各致賻金更爲募疏徧
告紳士情惟念舊貴不擇多至於經過所在或戒彼封人
護其歸柩或錫以椽筆表其貞懿則溫序之魂可返叔夜
之男不孤是所望於君子矣公櫬既歸里中多訛言死事
不實公甥孔亂桂手出疏示之疏簿皆鈐以漳州府印並
滿漢字文朱色爛然譁者乃止
汪有典曰嗚呼死節難矣而同時鄉里猶多疑議尚安問
異時哉習俗薄惡不樂成人之美至於斯已極天地所以
變亂也昌黎云擠逢父子自吾人發徵視李詰人公父子

大高爵孰從而知之嗚呼賢人君子取義成仁遭逢不淑
名湮滅而不彰者可勝道哉

熊御史傳

公諱化字仲龍號極峰江西清江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行
人出使朝鮮所至爭購其爵翰王餽遺無所受臨別獻
名馬公至山海關以書謝歸之後姜公曰廣使至朝鮮國
人訊公起居有詩云殷勤寄語清江老白髮相思又十年
其爲遠人傾服如此擢監察御史是時朝政龐散內璫擅
倖外倚債帥公上書慷慨言邊事乞清占役强正兵修器
械鍊火藥爲制勝長策又疏論首輔方從哲誤國不報時
朝士以東西植黨門戶相傾軋公獨踽踽無所附出爲淮

陽備兵副使即日拂衣歸家居二十餘年再起關西道累
叅政皆以疾辭崇禎甲申京師陷福王南渡起太僕寺少
卿不赴尋崎嶇閩粤鬱鬱不得志歸卧山阪當此之時兵
下薙人服國明臣多歸命　新朝有强公出者公瞋目曰
吾前朝舊御史老且病矣安事折腰求活爲置腦子袋中
曰急則用此已丑當事廹欲見之乃作絕命辭取腦子服
之不死家人謹護之則紿衆曰管仲魏微非傑士乎爲我
具輿我將往應召衆稍懈脫身投園池中衆趨救又不死
因長跽請曰我志已定徒苦我耳遂閉戶自經而絕

往有典曰嗚呼立乎神宗之世而即以知明祚之將亡此其痛哭流涕之情逾於賈生遠矣公之潔身去亂偃蹇山陬志豈嘗須臾忘天下哉顧卒無可奈何至於君亡國破播遷流離而繼之以死夫而後二十餘年酸風苦雨海思山哀殷憂沉痛不可解結之隱悰於是焉一瀉而付之著吳語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若公者庶幾從容者歟

堵總制傳

公諱胤錫字仲緘小字牧守宜興人少落魄有大志爲里塾師盡一歲束修所入范白金鑄頭顱杯容一升許出入攜持爲飲具銘曰若要賊滅除非堵截熹宗之際盜賊已竊發天下將大亂公所以志也已而爲萬言書抵太守自薦退才欲北詣經略熊廷弼太言曰熊公雖知兵非我佐之事且敗太守笑而易之崇禎丁丑成進士辛巳官長沙知府會山賊蕭相宇擾安化寧鄉數敗官兵公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曰草上飛於是中外稱

知兵東閣督師都擢之遷武昌兵備副使改督學薛耀殁撫湖北先是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公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弟一功所部三萬人驍勇爲諸軍最公單騎詣其營稱詔賜高氏命服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置酒公南面坐引卮談論慷慨且陳忠孝大義纚纚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神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如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

他部尚皆通侯號忠貞營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侍郎銜
尚方劍順治六年正月　王師下湘潭公兵敗走湘[illegible]北
肇慶檄召赤心等不至恚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湘江夜
且半遽索紙筆草遺疏復自題其像擲筆呼左右曰吾不
能馬革裹屍今畢命臥榻死有餘恨奮衣起欲自沉於江
左右立抱持之遂卒公幼孤不及事父母登第後奏請服
三年廬於墓墓上枯桐再華有桐華篇傳世
汪有典曰嗚呼公天資忠孝人也顧抑有可怪焉公翁初
無子禱於神夢神予以冠進賢襴袍束帶者翁不願儒衣

巾者又不願一牛欄牧牛兒翁願得之神固靳不予翁固
願得之即得之當藏弆翁即藏弆固願得之遂生公豈冠
進賢襴袍束帶儒衣巾者世之所貴神之所賤耶所貴者
乃反在牧牛兒牧牛兒即忠且孝不忠且孝乃反在冠進
賢襴袍束帶儒衣巾者耶此神之好惡取舍所由於人世
殊也翁即藏弆願得牧牛兒不願得冠進賢襴袍束帶儒
衣巾者此又翁之好惡取舍與人世之爲翁者殊也

孫副使傳附楊文驄等

公諱臨字克咸桐城人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
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撓聲使吹簫度
曲意爲俠斜遊然感慨時事則悲歌泣下不欲生一夕酒酣
談及冠亂莫分主憂激烈鬚髯奮張引一指然燭上自誓
不滅賊有如此指遂改字武公金壇蔡生者以千斤力鬬
造公公出其所引角弓令生挽之生面赤喘息終不彀歎
曰弓力過强非所用耶試我耳就其手取而挽之一引遽
滿開合如意者數四不少動生大驚以爲神常衣短後衣

騎生馬左右箭箙插弓矢帶刀作邊塞健兒裝見者不知
是儒生也公爲中丞方公孔炤壻少司馬晉弟中丞開府
楚疆司馬督師宣大公益欲以武奮中丞屢與賊戰公輒
雜騎士中躍馬深入爲諸軍先已而中丞被譏下獄司馬
亦以邊事孔棘請病移書戒公勿妄談兵意大沮遂一涵
於詩酒而數數挾妓娶遊常大雪挾所暱妓往遊鍾山下
與其友人戎服騾馬過通都避不及者或至顛仆妓紅綃
襦圍紫貂扶坐馬上抱琵琶以從諸子不能騎者强與之
騎前騎馳後騎亦縱騎者危慄震悼欲墜以爲笑樂既罷

則文手獨立上視青霄頓足深歎淚被面福王南渡馬阮
亂政公益不得志於時金陵破避地雲間與陳公子龍徐
公孚遠等舉兵公聚米而談指掌陣圖一座傾聽罔出木
牛流馬式放著不地能自轉運動移凡陳徐兩公何所爲
兵家言者公皆一一親習其事轉以詰兩公茫如也兩公
益心重公以公爲眞知兵者未幾松江破陳公等不屈死
公入蘿撫楊文驄幕文驄字龍友廣東貴陽人馬士英妹
夫也崇禎時以江寧知縣被劾奪官貧乞士英力屢遷至巡
撫文驄講聲氣善書畫頗推奬名士士亦以此附之公欲

得當報國顧無尺寸資會文驄募兵龍泉山中素善公以
書招遂入其軍因上書唐王言關外情形唐王悉特授副使
監文驄軍丙戌七月江東破　大兵乘勝取閩文驄聞風
先入閩公亦隨之行文驄姬妾多舁肩輿者百數十人日
行十數里至浦城界兵追及之問公爲誰公抗言曰我監
軍副使孫某也遂與文驄同執文驄不屈死之子左都督
鼎卿亦見殺公被執并縛其所幸姬蔦嫩王將欲犯之嫩
故妓也大罵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將手刃之公見嫩抗節
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遂并死也

江右與門嗚呼因人成事大丈夫誠不屑爲然亦有所甚
不得已者特無如既已因人事復不成良足憾耳錢澄之
謂文驄志在聲色貨賄因時竊節鉞擁重貲舁姬妾以自
隨其募兵自衛耳而因以倡義歸於閩則公之爲也然則
文驄歸若之善轉因公而成也亦何幸乎蔦嫩曲中賤質
何知名節義憤所激蹈白刃如甘醴芝草醴泉出於糞穢
不其異與固宜公之大笑登仙也

史外卷二十五終

熊尚書傳

公諱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同安知縣擢戸科給事中疏陳用將之失言自偏裨至副將歷任有功方可授節鉞今足未履行陣已上首功背吏提虎旅紈袴子握兵符何由奮敵愾若大將之選宜召副將有功者將賜面對擇才者用之廷臣推擇有誤宜用文吏保舉連坐法帝納其言已言楊嗣昌未罷盧象昇未褒殊挫忠義氣至爲嗣昌畫策練餉驅中原萬姓爲盜者原任給事中沈

迅也爲嗣昌運籌以三千人駐襄陽城破輒走者監紀主事俞爵也爲嗣昌援引遭襄藩之陷而路陝新中緣禍郎撫袁繼咸者今解任候代之宋一鶴也皆慎國之臣宜罷不報京師戒嚴分守東直門嘗召對言將不任戰敵南北往返謹隨其後如厮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何名爲將何名爲督師帝深然之已言有司察處者不得濫舉邊才監司察處者不得遽躐巡撫庶封疆重任不爲匪人借途又言自戒嚴以來臣疏凡二十上援勦機宜百不行一而所揣敵情不幸言中矣比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

皆云避兵不云避敵覇州之破敵猶不多殺掠宮䘮繼至始無子遺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毒我赤子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語謫爲福建按察司照磨福王立召還上疏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爲臣意以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况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設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奧窔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頃之言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可必宜日討究

兵餉戰守乃專在恩怨異同勲臣方鎮舌鋒筆鍔是逞近且以匿名帖逐舊臣以疏遠宗人劾宰輔中外紛紛謂將復廠衛夫廠衛樹威倖利小民雞犬無寧日先帝止此一節未免府怨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且先帝篤念宗藩而闖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塡授詔是殃民則今何以使躍冶不滿而縉城可恃先帝隆重武臣而□□□□十無一二叛降跋扈何皆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恩威易行先帝委任勳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寇籍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是屛先帝簡任內臣而小

忠小信頗無足用背門延敵且噪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
容擬而思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王而遷才悟無誰為
其御史超遷宰執羅拜破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
必用疏奏停倖尋補吏科右給事中初馬士英薦阮大鋮
公爭不可及大鋮起佐兵部公又言大鋮以知兵用當置
有用地不宜處中朝不聽踰月以奉使陛辭言朝端議論
日新宮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靡延推四品監司竟
晉詹尹蹊徑疊出謠諑繁與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為黨人
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為可殺置國恤於罔聞逞私圖而得

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日
稅駕何地耶不報未幾南京破士英竄杭州公責其棄主
士英無以應杭州亦破起兵應魯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
防江進兵部尚書唐王立閩中鄭彩憾公遣兵潛害之並
其幼子投海中

汪有典曰嗚呼公於烈帝之時疏凡數十上所揣敵情無
有不中而援勦機宜百不行一顧以其言之過激而斥逐
之夫言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切直則不用而身危善種
不能生於磽地蕣自古歎之矣復何望於尻居餘氣之福

王乎

曾留守傳

公諱櫻字二雲一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天啟二年出知常州府公持身嚴毅不畏强禦屯田御史索屬吏應劾者姓名公不應御史危言恐之答曰僚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無狀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亟慰留乃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實迎知府行屬禮公不從實移檄以禍敦侮之公亦報以禍汝卒不屈當是時逆閹盜柄羣小搆煽矢集東林毀書院符檄旁午勢如雷霆人人惴恐公獨立不懼而周全善類益

力高公攀龍繆公昌期李公應昇被逮公助之貲而經紀高公死後事為文祭之邑令吳某繫高公長子世儒至常州公見之驚謂吳曰若欲使忠臣子孫必為豺虎魚肉耶匿世儒不使出宵與毛士龍交忤魏忠賢逮戍公諷士龍逃去得免武進孫公愼行亦忤忠賢當戍公緩其行忠賢敗事遂解崇禎元年以右參政分守漳南擊賊屢有功而數被讒搆十五年以山東巡撫王永吉失陷州縣故被誣下刑部獄公於十四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已乞假歸論前事永吉擢總督而公奪官逮下獄不十日而京師陷唐王稱號福州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掌吏部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下駐延平公留守福州　大兵破福州公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

汪有典曰嗚呼當虐焰焚炙之日不有出萬死不顧一身之人以扶持而左右之則善人君子既無噍類而乾坤之正氣或幾乎息矣方公與高繆諸公講學東林其意氣固已薄日月而震河嶽然豈意禍之至此極哉及罹禍也發為文詞淋漓慷慨不少贍狥當時題揚忠烈之疏而書詩於堤者不旋踵被戮公竟脉之耶且完耶於覆巢而綏孫毛二公之戍亦曰道在我者當如是耳卒之履尾不咥非公所料而國亡與亡又分内事矣

張相國傳

公諱肯堂字載寧江南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官監察御史崇禎之際氛祲日熾專征之師多主招撫楊鶴之金鎖關陳奇瑜之車箱峽皆以撫敗矣熊文燦復踵故智鄖西之戰左良玉與獻忠角獻忠創而走左師追之一晝夜蹴七百里獻忠窘甚乞降良玉謀執而誅之文燦謂殺降不祥力庇之無何獻忠叛良玉上其狀文燦逮斬西市以閣臣楊嗣昌代之嗣昌楊鶴子而黨於文燦亦主撫公奏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剪除未有專任撫者

今帥臣屢叛命而出賊必仍用故技揺尾乞憐而失事諸臣冀掩從前敗局必多熒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勦除有創為撫說者議出獨紙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撫鎮帥以誤國論俱以偏執意見責之而嗣昌卒以撫敗自殺公復言今討賊不可謂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罷甚至南陽失守禍中親藩督師職業安在試問今為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蹤指示為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為事乎今為秦保二督者將兼顧提封相為犄角之勢乎抑遇賊追勦取提出境之師乎今為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可以操利乎凡此肯綮一切不問中樞冥冥而決諸臣瞶瞶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體要不可問矣帝納其言下所司詳議遷大理丞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乙酉南都不守唐王自河南來閩遂與巡按吳春枝南安伯鄭芝龍在籍禮部黃公道周奉王監國拜公吏部尚書丙戌唐王被執公以私財募兵海上丁亥魯王浮海至閩約公

共事遂與閣臣劉公中藻等連復建寧邵武興化三府及漳浦海澄等三十七縣軍聲頗振己丑還舟山拜大學士辛卯　大兵破福安劉公死之遂進逼舟山王復航海命公與兵部尚書李公向中城守城破公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縊李公被執我帥呵之曰胡不至揃而至何也李公抗聲曰向則辭官今就死耳遂不屈而死

汪有典曰嗚呼賊之以撫愚明猶金之以和愚宋也主計者甘受其紿以苟目前之富貴往遂提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益今古一轍也按臣徐一范謂可勦之機會與

能勦之物力俱從撫裏錯過豈不深可痛哉蓋

盜之有巢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鈎鉏者可赦起弓馬者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不可赦脅從之弱者可赦而其强者亦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卽眞降者始赦之後亦不可盡赦僭擬之盜不可赦而饑寒之盜亦不可輕赦巢穴之盜或在巖峒或在藪澤彼其妻子室廬積聚皆在其內憑其險阻以逆軍旅之頹行勝則乘機四出切掠不出一二百里之內敗則守險以自固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於

通都大邑平原曠野之間設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財物皆在營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王師來而賊去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鈎鉏者皆農夫愚民或信妖人之言或以饑寒之故或報仇憤爭而相殘殺徒步裸裎以遏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嚴如鳥獸蟲蝗之相聚散耳起弓馬者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致勝賞罰足以使衆器械足以減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爲大憂乎脅從之盜或一時誤從而自悔或迫於不得已而强委命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强者甘爲賊用卽撫之而內自疑其飛揚跋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魁則萬萬不可赦彼知吾之畏賊也輒亦往往搖尾乞憐以玩弄將帥而陰以覘其虛實恣其求索安民之機未須而反者又見告矣卽眞降者不可遽絕以塞其自新之路令得効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旣大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以論其功而忘其罪也而饑寒之盜爲豪傑大盜之資以爲癬疥之憂而區處未善則癰疽潰決之患作矣嗚呼羣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尚不足以伸國法而償吾民父母兄弟之仇乃欲爲之助其勢成其

强原其罪除其罰而使天下盡斃於盜而後已天之亡人國假手於羣盜羣盜又假手文武大吏以爲囊橐其禍豈偶然哉

姜相國傳

公諱曰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詹事府詹事福王南渡拜東閣大學士先是吏部尚書張愼言疏薦原任大學士吳甡原任吏部尚書鄭三俊誠意伯劉孔昭譁不可宣爭殿上公謂用人乃愼言事孔昭一手執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贅員矣請賜斥罷福王慰留之馬士英復引用阮大鋮翻逆案公上疏曰臣前見文武紛競旣斷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擬翻又愧無能預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

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凉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惟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又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無弊斜封墨勅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勳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也其所得部臣則險邪貪滑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勳臣則力阻

南遷嚴撤守禦雄狂之李國禎也其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王朴倪寵等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𡎺陳起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覩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由匹夫熱心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線索闇通中旨旋發門戶擺折巧爲之詞內廷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詞不能無發動間以其事密聞於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於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臣昔痛心此弊亦於講藝敷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

旣誤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深宮有暇溫習經書間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覽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遠烈晉元宋高之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惓惓以親君子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寇亦何切切以信君子勿間小人爲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性黜破邪謀陛下與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馬士英大怒嗾鎮國中尉朱統𨨗劾公遂降調歸入繳諸大臣在側公曰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

恩寛大猶許歸田臣歸後願陛下以國事爲重士英熟視
公詈曰我權奸汝且老而賊也旣出復於朝堂相詬詈而
能金聲桓據南昌首迎公入省後城破赴僕家池死
沄有典曰嗚呼公勁骨懇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
論奉使朝鮮朝鮮人爲立懷潔之碑其爲遠人服信如此
而宗人朱統鍡獨疏誣公穢迹照彰顯有逆謀馬士英詈
之曰賊與我惡者謂之惡歟韓昌黎之精誠能開衡山之
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
李逢吉之謗公亦猶是爾矣

吳司理傳

公諱鍾巒字巒稚一字峻伯號霞舟武進人幼卽以理學
氣節自負不肯作齷齪兒嘗曰大丈夫不能爲大聖大賢
亦當作忠臣義士豈可依同庸碌哉李忠毅應昇公門人
也璫禍被逮過郡交遊閉戶不敢通公獨迎至家命二
子輟讀侍左右李公曰此後亦勿令吾兒讀書也公曰書
何必不讀特勿學子眞讀書耳李公笑曰還須勿從眞先
生遊也相與賦詩論學二日然後別先是李公謫選時公
賦水竹居送之其詞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清不因撓濁不

隨決行靜則照物動則資生之子之遠爾心是旌有竹有
竹亦云其菁于霄玉幹戛風金聲中以虛貴節以芳名之
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其珍寵賂不入毀譽不
聞淡焉處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曷哉惟寅其砥礪如此
二十補諸生至五十八始敘貢授光州學正癸酉舉河南
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長興令忤中使崔璘罷歸公少
講學於東林孫少宰某雅故敬公以甥女劉妻之試貢京
師黄公道周爲重望一見喜曰吾夙尊李仲達恨不得見
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當是時公名噪都門諸要人爭延

爲重客而公弗屑也崇禎之際寇賊蜂起人爭談經濟公慨然曰不明於死生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相切磨周延儒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笑不應辛巳詔滿除外任忝罰各官補紹興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變痛絕復蘇曰馬素修必死已而果然馬素修者馬文肅公世奇與公同硯席者也福王南渡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抵南雄聞南都潰留不進自是轉徙桂閩兩粵間輒自念曰吾門人李仲達同學馬素修皆死節今年垂八十老矣脫不幸病歿不幾負二人乎吾當尋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知己辛卯八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寓文廟中聚薪爲龕中設高座城陷登龕縱火自焚而全家殉焉公嘗作十願齋說以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講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末則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居海外親友以書招之歸作止歸說謝之公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官御史建文之難棄家從亡遇赦還託藥爲業戒子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鎮卒葬其鄉公

歸骨從葬墓側蓋祖孫忠節與明代相終始云

汪有典曰嗚呼師弟朋友之間蓋多於矣公與馬李二公何其相信之深也年運而往滄桑非昔卒相蹤以死豈偶然哉夫杵臼之下見程嬰以趙氏之復祀也固含笑入地矣公則丹心徒碎赤手何成雖白首之同歸正青天之難問未知九原相視當復何似耳

王兵憲傳 附胡上琛等

公諱士和字萬育號昧艾金谿人崇禎庚午舉於鄉見時事日非輒愀然曰九州雖大正人有幾名士如鮑徒亂人國他日不爲漢之黨錮必爲晉之幽沈今既不救與時又無可救奈何言已淚下至甲申而其言果驗南京既覆江西亦被兵公避入閩偕子宗翰至福州唐王授吏部司務陳時政闕失數千言唐王刋賜文武諸臣且召入對嘉獎備至擢兵部主事守延平時戰守機宜悉主鄭芝龍 大兵入閩芝龍不爲備已而遁去唐王亦奔兵薄城下衆問

外事云何公曰跛扈兒飛舶而遁大事去矣跋扈兒謂芝龍也急召父老曰吾雖一月郡守當與城亡若等可速出無使數萬生靈畫膏斧鑕提筆書絕命詞於屋壁題詩云雄風烈烈搗虛城正氣從來檀險貞一月延平甘死難孤忠千載有誰明召門卒袁忠劉興與以金曰忠爲我護屍與爲我護兒友人勸止之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姑息何爲趣宗翰取繩宗翰泣不置且請以身殉公聞宗翰言淚不禁旋拭之解頴曰騃兒兒殉誰録我父骸者家有母弟獨不一念乎亟索繩宗翰猶難之公曰兒大不解事吾志已決遲兵至徒多辱我痛我耳宗翰乃獻繩從容正衣冠閉戶投繯死貝勒遂宗翰至曰爾父好官惜死矣吾以郡事屬汝宗翰曰由苟生全感且不朽然亡肉未冷得旦夕望先人隴於願畢矣貝勒笑曰白面生不足錄汝欲還聽汝給以舟載柩歸方亡之在延平也同仙霞關失守倉卒走汀州從走汀州者有胡公上琛能公綸皆以死事者胡公字席公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好讀書能詩既襲職復舉武鄉試唐王時官錦衣衛指揮遷署都督僉事充御營總兵官從至汀州王被執胡公奔還福州謂家人曰吾世

臣不可苟活爲我採毒草來妾劉年二十願同死胡公喜曰汝幼婦亦能死耶遂整冠帶與妾共飲藥酒而卒熊公字文江南昌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行人兩京既覆每飲酒輒涕泗交橫友人語之曰昔狠瞫有言吾未獲死所子既有志曷求死乎乃赴延平謁唐王擢給事中尋扈行至汀州遘變從官皆散熊公仍奔赴遇 大兵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公以五月五日生父年七十矣舉公則大喜以田文之高戶期之夫古之以五月五日生者其人亦甚衆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瞻王鎮惡北齊則高緯唐則

蓮信明張嘉末則道君皇帝金則□由特秀此數人者多靡
隨庸才下流不肯而道君高緯覆宗亡國尤不足數豈若
公之扶植綱常爲乾坤壯色哉由是觀之所謂高戸者千
古獨公一人耳嗟乎茲其所以爲祥也歟

楊廷麟傳附劉同升等

公諱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四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閣臣楊嗣昌與總制盧公象昇有郤兵事無不中制公抗
疏請斬嗣昌專任象昇謂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
宗澤隕恨國有若人非疆場福嗣昌恚甚遷謫公兵部職
方司主事隨盧公軍贊畫益加阻撓致盧公敗績歿於陣
公護其喪歸遂屏迹家居劉公同升者字晉卿吉水人祭
酒應秋子崇禎丁丑廷對第一授修撰亦以論楊嗣昌降
調歸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師帝崩公聞變痛哭與劉公大

集紳士於詹臺祠爲烈帝發喪舉義旗誓滅賊復疆土削
剃聖佚恥是時福王南渡授公左庶子劉公左中允俱不
赴南都設唐王擢劉公少詹事兵部侍郎總理江西而公
以東閣大學士召亦辭不赴是二公者義急賊不復計名
位也遂結連贛撫李永茂立忠誠社於贛招致四方義勇
於是王其弘其𢖍劉明蘇彭日趣等各率家丁賫糧入社
立坊者幾二萬人大學士於城西率兵收萬安抵太和復
吉安全郡奉表迎唐王赴贛拜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開府南贛公念國破君亡偷安湖甸非計刻意圖中原

未幾而劉公以集勞卒於軍永茂亦以憂歸按察副使彭
公期生與公同保孤城公將入閩會萬公元吉以總制七
省至遂留辦軍事先是公招降峒寇得四萬人賜名龍武
新軍所謂四營者也張安者四營之一驍勇善戰統兵復
撫州頗有斬獲順治三年丙戌五月戰於梅林而敗兵遂
散八月大軍攻贛州圍四月守者皆懈十月四日黎明
由道攻城賊上發礮礮裂城陷公投清水塘死我將買熊
為右軍有部丁獻佩刀者刀鐔及室皆黃金飾買曰此必
非常人馳往視屍識者曰此楊閣部也買惻然曰忠臣固

無殺此昭江寓其孫以四翔鴉為稽遲之庚戌公子來求
屍賈為改葬立墓碑致祭成禮彭公自縊死死之日守備
楊大器潛收其殮瘞於萬安縣之百家村仲子孫貽訪其
遺骸未得久之鄉人胡樞知萬安縣事一夕夢彭公語曰
遺骸在縣境君能歸之故鄉幸甚會大器之友曾堯景亦
以狀白樞樞資遣之至海鹽家人詰其事皆合于女旋以
血滴遺骨俱沉入乃慟哭葬之說者比於思歸之溫序焉
公諡文正劉公諡文忠彭公字觀我海鹽人萬曆丙辰進
士

士官與曰嗚呼丁崇禎之末造而斬嗣昌任盧公於事亦
未必有濟济亦必復生一物以敗之蓋天厭明德久矣況
既破其金甌肯令公等復圖其死全乎語云天之所廢誰
能興之則雖戈有魯陽無日可揮石有女媧無天可補三
代而下志士仁人賫恨重泉者多矣獨公等也乎哉

何太師傳

公諱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啟辛酉舉人授南陽令數摧賊鋒又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渠山及討平土寇益知名內陞部郎出僉懷來憂歸起淮徐兵備復平土寇崇禎癸未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北時左良玉屯武昌橫甚甲申京師陷福王監國金陵詔至良玉諸將曰天下事皆當關我公今南中立君挾天子以坐詔我輩宜乘其未定引兵東下可也良玉不能無動公以劍自隨曰社稷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劍耳會良玉腹心盧鼎力

史外　卷三十六

勸事乃定公拜兵部侍郎兼撫湖南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福王之既立也馬士英爲首輔而盡用楊維垣阮大鋮爲心腹大事羅織避禍者多奔良玉營良玉自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衆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爲反謀適金陵有僞太子事一時失職被收諸臣又爲春秋與趙鞅之說以贊成之遂以奉太子密旨誅奸臣馬士英爲名舉國行懸二旗於鷁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邀公與俱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公急解印付家人上福王將自裁良玉令四將

旬之逼與偕行舟至漢陽乘間投江流十餘里漁舟拯之遂岸而懷印出走之僕亦遇漁舟忽失所在公從寧州轉瀏陽入長沙大集屬吏痛哭盟誓而令堵胤錫攝湖北巡撫[illegible]上書請湖南巡撫章曠爲總督嚴起恒爲衡永道督[illegible]軍食隨調董朝宣張先璧劉承胤等兵先後俱至是爲乙酉四月某日也未幾良玉死福王旋被執唐王明于福州知公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敗入楚界公伏兵通城之自成旋爲村民擊死於九宮山公招降其衆增兵二十餘萬軍聲大振而公疏止言元兇已除宜告郊廟不言已功

史外　卷三十六

唐王大喜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督師取兩江居無何唐王死永明王則于肇慶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丁亥　大兵破長沙公走白牙市既而常德寶慶衡州永州盡失桂林戒嚴公師趙印選胡一青入助桂林乃安戊子正月加太子太師爵世侯統兵連復全州永州寶慶衡州常德數郡進兵長沙己丑攜吏卒三十人入湘潭邀李赤心赤心已先去　大兵見公入空城遣徐勇入勇故公部將勸公降不從乃擁之去絕粒七日不死遂見殺公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公生魚忽滿井皆五

色既殉節井魚亦空

汪有典曰嗚呼賢人君子之生死固與尋常殊然必謂有神物以司之無亦涉於怪乃傳紀所載如公類者頗不乏儒者或不諱與夫生既不偶則出必有爲胡乃顛躓流離於傾覆危難之中能不克展志不克遂而身不克保不祥孰甚焉謂之怪也亦宜然撐拄乾坤立人紀正惟公是賴怪也不可謂不祥也而漁舟之救世傳爲關壯繆神祐意者公之授命尚非其時歟何晷刻之延也

萬司馬傳

公諱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啟五年進士授湖廣推官補歸德捕大盜李守忠散其黨崇禎四年大計謫官十二年起監楊嗣昌軍多建奇謀嗣昌不能用以致於敗福王南渡起太僕寺少卿佐史公可法軍上疏曰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帝初涖海宇懲逆璫用事斲削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之玄黃略綢繆之桑土賊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宵壬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

練新餉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爲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於是更崇寬大悉改前規天下以爲樂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攖聖怒誅殺方與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念偶偏也非歲孫傳庭擬兵關中識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疑地

義之旨矣及賊勢熏灼乃合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
不愜者亦權宜應爾然也行邪玄義之寄矣由事後而觀
收者根從者之說國設事卒不敗必共服識者之守經天
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時者心怵無全利之
害諸效遂衆獨行劳觀者偏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強人從
我私意從滋實著未講國事因之大壞及敗則以任咎之
逆大奇也又言賊今被創入秦挑選精銳乘瀉東南轉瑪
秋深出商漢則徑抵襄承出豫宋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
積怨深怒於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

畏賊恐將士從之而北遊恐鄉劉而趨避在北岸者急而渡南
金陵東地武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窺人情類皆積薪厝
火安寢其上居功者畏為史冊之錯誣見才者不顧公論
之往肆舌戰徒紛資備不講一旦有急不識置陛下於何
地得毋令三桂竊笑江左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不聽
唐王時進兵部尚書總制七省與楊公廷麟同守贛州初
公在楊史兩閣部軍與江西總兵金聲桓素善聲桓收江
右以書幣招公公辭以乞行其志聲桓勿迕也守贛日久
與楊公同心規畫諸將不用命且出掠為民患乃謀練

土著更番出戰頗有斬獲丙戌六月兵部尚書李永茂副
將吳之蕃以廣東兵五千至七月吏兵兩部尚書郭公維
經奉命督理江西湖廣軍事沿途募兵得八千人至贛南
援將趙印選等率兵三千至大學士蘇觀生遣兵亦如之
兩廣總督丁公魁楚亦遣兵四千至軍聲大振諸軍皆欲
戰公欲候水軍羅明受至共擊八月大軍聞水師將至
即令兵士夜截諸江焚其巨舟八千明受遁於是諸營皆
散去公弟六吉調廣西狼兵八千至南安亦不戰潰已聞
粵士被難全城氣索十月大霧雨雪大軍乘夜上城城

破公率士巷戰部將欲擁公去公歎曰為我謝贛人使合
城塗炭者我也我安得獨生遂投水死
迋有典曰嗚呼公天下才也其從嗣昌亦欲紓人於倉卒
而濟公家之難耳卒無如嗣昌不聽其言致貽禍宗社開
縣之敗公親至戰處為文祭陣亡將士哀動三軍在贛門
收召潰兵至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蘄川湖諸
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禦之者豈不覺拊髀流涕而痛其謀之
不用也事福事唐艱難盡瘁欲少延垂絕之命亦曰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耳至於成敗利鈍夫豈其不逆覩之

也乎

史外卷二十六終

揭中丞傳 附傳鼎銓

公諱重熙字萬年江西進賢人崇禎丁丑進士知福寧州
甲申京師陷同副總兵洪日升起兵勤王福王授吏部考
功司主事以艱歸乙酉
本朝建元二年矣南京破江省盡入版圖公誓衆破家招集
鄉勇起兵湖東是時益王亦舉兵建昌走謁益王與計事
不果已而益王兵敗死永寧王復建昌　大兵圍之公提
兵援戰許灣兵敗頃之永寧亦死趨福州唐王授考功員

外兼兵科給事中與同邑檢討傅公鼎銓克金谿復撫州
有衆十萬授右僉都御史巡撫湖東與　大兵戰於銅藺
隘師姑嶺及高田孔坊俱報捷三年丙戌福州不守傅公被
寧都借兵於田海忠不應因集鄉兵復宜黃公援福州聞
唐王赴贛即倍道趨贛　大兵掩擊兵大潰未幾唐王死
當此之時所在魚爛瓦解士卒散亡略盡公収潰卒千人
退至王洞間行至東安合貴諸砦稍稍聯絡獨自爲山者
裝入南昌睨虛實而金聲桓以南昌叛首迎公金聲桓者
故寧南侯左良玉後軍性沉猜善持兩端乙酉來降領兵
平江右自以爲功不世出旦夕望侯僅授副總兵氣沮常
怏怏至是叛是爲順治五年戊子正月也先是丙戌公赴
唐王被執桂王在兩粤聲桓叛　大兵圍南昌公赴粤求
援桂王拜公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兵未及
歸而南昌破猝遇　大兵戰於程鄉大敗身中三矢僅而
免嗚呼明社既屋久矣公以一書生率區區馭駭豕突之
卒於殘創餓羸之餘戰百萬日滋之師於景命方新之日
固已知其無能爲矣卒擐甲帶冑崎嶇江閩萬山中鋒鏑
矢鏃萬死靡懈垂十年而屢蹶屢奮曾不少悔視夫疆圉

未破其主猶存輒望風降其妻孥保富貴自謂識時達變
者爲何如雖彼或亦擊推爲俊傑而以保境安民論功矣
顧公不彼若何也然少表鹽儒輒誣譏公謂無濟於家國
而大禍於鄉邦韓退之謂不樂成人之美設淫辭助之攻
者非耶南昌既敗金聲桓殲於軍其故將張自盛等聞公
奉新命出湖東爭來歸兵大集駐寧都石城閩先是傅公
援南昌敗於三江口被內召冢顧往請再舉終江事公亦
疏留乃拜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傅公遂令陳
化龍駝礮浙東有徐孝伯者引軍來會同駐徐傅七年庚

寘公以張自盛馹閩赴其軍約廣信曹大鎬並進南入閩界 大兵閩之數重公分部諸將戰數合佯敗引 大兵入伏中前後夾擊大捷遂徇諸郡邑皆下之八年辛卯傅公至廣信張村爲 大兵所執江撫夏一鶚諭之降不應令以書招公不可八月五日不屈死搜其笥先置木主書死年而空其月日自盛掠邵武戰敗被執公率數十人趨大鎬營有义傑適大鎬還軍鉛山雖空營 大兵偵得爭眾圍之射公中項執至建寧公喜曰從此畢吾事矣日呼高皇帝祈死不得至冬十一月昂首受刃顏色不改方公之被執也有江君至男子自稱公黨願同死於時亦縛至公不識問曰爾爲誰男子曰公固不識我我慕公義特來隨公死爲公作伴耳遂同死卒不知姓名

汪有典曰嗚呼病即難爲藥無不亦忠臣孝子無二理也公盡瘁於流離顛沛東西奔竄之餘亡一君復奉一君存一日盡一日事遇郎文信國之遇心郎文信國之心也邗江鄧貝顧以昧於順逆訾公此臍螬之善挑者耳夫烏知天經地義乎哉張弘範趣信國以書招張世傑信國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倘公亦做此意魂濤險

海血碧柴市前後孤忠若合符契夫惟道同故迹亦不大異也

瞿留守傳 附張同敞

公諱式耜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
科給事中崇禎元年坐錢謙益黨謫歸福王南渡起應天
府丞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明年南都破靖江王亨嘉
桀驁調兵據桂林公移書總督丁公魁楚檄思恩參將陳
邦傅提兵來援執亨嘉亂遂定於是奉唐王於閩唐王沒
春永明王於粵當此之時幅幀日促粵西一區僻在遐荒
老成淪謝畧盡所與共圖國事者丁公魁楚何公騰蛟數
人而已而閫外將帥跋扈不常朝士仍植黨相角王無戡

亂才宦官居中用事銓政軍務任意顛倒闖警則逼王鼠
竄公屢爭屢哺卒無可如何以身殉之而王亦馴致於亡
焉永明王在粵也拜公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掌兵部
事而之揚公廷麟萬公元吉等敗没贛州報至司禮監王
坤迎王移避梧州公謂今日之立爲宗社雪仇恥正宜奮
大易以號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懦外棄門戶內釁蕭墻
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州東人謂蔽覬生擁唐王弟
聿鐭於廣州也 任中揷叙王坤出身筆法亦史記正與常法 大兵破廣州王坤趣王西走公復爭
之不得王坤者烈帝時權璫南都易名肇基以聲色附馬

王於惡至是復用事擅朝政授官多用內批公力爭不聽
大學士李永茂疏薦十五人爲十五省鄉望坤斥去之旣
復自薦數十人公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
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且司禮抑人不可爲人延不
可然王終任坤不疑又以錦衣指揮馬吉翔掌綜綸房票
同票擬公疏請王攬大權明賞罰嚴好惡親正人聞正言
威德兼行以服遠近王卒不聽也王旣西走諸臣各分去
公獨身從王抵桂州肅殿陛勑守禦請都焉王弗許未幾
大兵克瓊州坤又趣王往楚公曰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

心兵氣無不惶惑且在粵則粵存去粵則粵危我進一步
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速一日臣涖內幅幀止此
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以偏小而就粵西恢中原則一
隅其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請留不許自
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賜劍便宜從
事公之守桂林也大敵在前闗門火徹羽檄倥傯旁午衆
皆危疑不安公終日不客觴詠不輟以是鎮靜人心敗將
之氣竭而再鼓孤危之城破而復全蓋兵於內敵攻於
外陌者屢矣公卒能堅守以靖亂嘗有敵哭入城馳驟城

上瞰公署公望見之日是彼馬耶趣召將焦璉璉袒臂大
呼三箭殪三騎餘騎遁諸將追之公與客坐談如故其意
筆意疎宕
度暇整如此論者謂雖謝安之命將破堅寇准之澶淵辦
敵無以逾過也　大兵既屢挫薄桂林丁亥三月復至逼野
爭薙髮公與焦璉孤守危城援兵劉承胤索餉而譁公括
庫不足夫人邵辯再佐之守益堅　大兵引而東既而劉
此前敍眼不當
承胤與焦璉兵主客不和掠市而去　大兵偵變還攻時
積雨城壞吏士皆無人色公急令璉負劍大呼奮勇擊殺
自辰抵午冢及餐公括署中并夫人簪珥分餉之明日復出戰

大兵走不復窺桂林蓋公督師嚴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
甘苦故人無叛志樂爲之用而璉又久將桂得桂人心公
國士遇之故得璉死力以保桂功晉公兼太子太師臨桂
世伯公辭不拜疏上不允復請告自劾謂自三月十五以
迄五月二十九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變故當
前總辦一死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
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
神之病不可醫也王不省又再請返蹕全陽卒不聽當是
又提
每於收結處作停頓又見○此○不肯致陷遏體皆爲之振○
時丁公魁楚戰於藤江中箭死何公騰蛟兵破湘潭被執

死閣部大臣皆已次第降諸將復以私憤搆兵不相下武
人多自署閣部罷者不謝免復擅假王坤斥逐更用公知
國事蔑不可爲在軍中惟與客賦詩不談兵然靡日不戒
應
嚴亦絕口不言死然靡日不辦死王左右禁近閹豎幾逼
王走王亦以奔避爲上策公謂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
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湖廻波逝雖長年三老能逆
挽其戚戕哉丁公何公既殁大學士吳公炳兵部侍郎張
公家玉兵科給事中陳公邦彥大學士陳公子壯等亦先
後死於難而在廷諸正人徃徃遭譴謫或戈荷去或爲僧
伏

以遁公每慨人才凋零殆盡凡踵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
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
用之於邪安可驅爲他人用於是一才一藝靡不收羅幕
府以備緩急公身在外政有闕必疏諫嘗曰臣與主上患
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也故於政自得與聞又嘗念
無講官經筵不御何由聞得失乎書八箴以進然王聽不
聰言多柄繫內外臣工離志解體謂之愈夢也庚寅正月
南雄破羅成耀遁韶州亦失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選
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守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皆懼不

出兵大兵遂入嚴關十月二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
無戍兵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公檄印選出不肯行
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蒲纓寧
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公危坐府中
總督張公同敞者相國居正曾孫負氣有膽略每言國事
則鬚髯俱張血淚交迸年四十無子妻死蕭然一榻念中（張公人品節概有聲有色）
原未復無以家爲酒後慷慨悲歌不自知其哀惜時將士
得死爲快每出師躍馬爲諸將先誓死陣前公獨倚重之（光祿少卿以及鎮西將軍中書舍人諸公則公又皆）
至是聞難百里外策馬泅水入城見公曰事迫矣將奈何

史外　卷三十　九

公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焉往張公曰公
言是也君恩師義敢共當之公遂呼酒共飲四顧左右惟
一老兵在命召中軍徐高以敕書劍印付之令馳付行在
張燈相向坐至天明有數騎覆刀挾弓矢執公與張公去
公曰吾兩人坐待久矣無容執遂與偕行大帥孔有德諭
降不從勸薙髮不可令爲僧亦不可曰爲僧薙髮之漸也
髮短命長我不爲也命副將護之幽於民居賦詩唱和從
容待盡一日數騎至請罷守出公曰已知之矣整衣冠南
向拜訖取所手錄臨難詩置几上步出見一盤石曰吾生（公絕命詩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有至）

平愛佳山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遂與張公同畢命張公
既就刑僵立不仆首墜地躍而前者三時値冬季天大雷
電空中震擊軍士爲之股栗給事中金公堡已削髮爲僧
名淡歸上書有德請瘞公不報吳江楊藝爲具衣冠并張
公葬於北門之園時桂林殉難者光祿少卿汪皞投水死
其破平樂也守將鎮西將軍朱旻如自刎有周震者官中
書舍人居全州慷慨尚氣節武岡失全州危震邀文武將
吏盟於神誓死拒守條城守事宜上之公即題爲御史
監全州軍無何郝永忠盧鼎自全州撤兵還桂林守全諸

史外　卷三十　十

將議舉城降震力爭不可衆怒殺之全州遂失自是厥後
在在崩解王逃死徊徊而明之餘燼盡熸矣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給事於烈帝朝也纔數月疏言李國
楷宜留內閣王永光宜典銓曹於汴宜秉憲鄭三俊畢懋
良宜總版曹李邦華宜主戎政爲王之寀請卹孫愼行訟
寃逮楊鎬王化貞誅白楊漣左光斗結毒之誣追故相魏
廣微顧秉謙馮銓黃立極罪言奪情建祠之朱童蒙不可
寬積惡久縻之湯賓尹不可用來宗道楊景辰附逆不可
居政府頌楊漣魏大中周順昌爲清中之清忠中之忠陳

時務七事謂起廢不可不亟陞遷不可不漸會推不可不
愼詮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璫者宜區分諸所條
奏皆不行將適機宜風采可畏慕哉逮於崎嶇危難之中
奉容頭顱身之主於流離奔竄之時羣小盡戢於內將卒
背叛於外固勢民情臣心主德調停匡救口瘏舌瘁茲其
仁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獨以謙益黨誣君子惜焉然謂
隆師友即忠關君父無二致也謙益每自詡忠孝之家至
用爲私印釋氏所云無慚愧者歟張公爲太岳曾孫公侍
郎景淳孫嘗識汝說子竭力致死靡有二心孝子慈孫於

楊學士傳 附王運閎等

公諱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崇禎庚午舉人歷官雲南
副使分巡金滄是時天下大亂而雲南以僻遠得脫黔國
公世守雲南　餘傳至沐天波天波年少政出多門諸土
司時時欲叛天波不知也乙酉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連
陷祿豐廣通諸縣及楚雄府公督兵復楚雄駐其地必奎
伏誅而阿迷土官沙定洲繼亂據雲南天波走楚雄定洲
追之公說天波避永昌而已以楚雄當定洲當是時永昌
推官王公運閎亦適以他事至王公字子聞以進士起家

弟運閎崇禎壬午舉人以蜀亂攜其家從兄居永昌所謂
夾江二王兄弟者遂相與嬰城守定洲不能破分兵陷大
理蒙化公乘間清野繕堞徵鄰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
定洲復還攻不能下公伺賊懈輒出擊殺傷多乃引去孫
可望者張獻忠黨也號平東將軍順治三年　王師殺獻
忠於蜀之鹽亭可望率其餘黨由蜀入貴州聞雲南亂遂
引兵襲雲南破之定洲走可望略地及楚雄公誓曰可望
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乎率兵千餘人迎戰於
祿豐之啓明橋兵敗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公同鄉甚重

公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同
扶明室非有他也公瞋目視之曰紿我爾可望因折箭爲
誓公乃許曰果爾則自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淫人子
女可望皆許諾以故迤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屠殺淫掠
之慘者公之力也可望至楚雄使人招天波於永昌天波
欲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永昌通判劉公廷傑署郡守能
官王公署參議兩人正色告天波曰吾曹之官皆權攝也
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在吾而予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
降賊也吾兩人受先帝命守此土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

賊廷求活且吾兩人猶義不爲賊屈公世臣奈何賊未至
輒降他日死何面目見祖宗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
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所爲天波不能荅而陰告
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洶洶日集參議門哭且譁
曰明公圖效死奈滿城生靈何參議慰之使退乃又趨府
署譁如前劉公從容坐堂上召之曰來吾語汝逆賊詭詞
他州縣之降而屠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
衆咸前曰人誰不畏死劉公笑曰汝以吾畏死耶吾欲死
久矣取卮酒開僕投酖將飲衆大驚奪去之皆走一夕王

公過劉公相與語臨別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宜走
也劉公因諸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走我輩生
矣明日集參議門視之見有老僕哭而出往告劉公曰吾
主人夜半自經死矣劉公喟然嘆曰嗟乎君子哉遂先我
死耶沐浴焚香拜上先帝表又賦詩數章自縊死可望執
天波以歸聞兩人死節事驚嘆求其後官之或以逝閩對
即召之逝閩行至潞江謂其僕曰吾兄弟可與趣耶出手
中書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同
吾兄合葬題曰殁江二王兄弟之墓數日得其屍江上面

如生遂合葬之可望還滇自稱平東王以干支紀年鑄錢
曰興朝通寶營宮室造印敕設部寺臺省侍從官浸尋自
帝矣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搤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
誰實王之公亦積甚有所忤輒抵掌謾罵可望數欲殺之
其黨李定國劉文秀爲保護得免是時永明王已自立於
粤公聞之告可望曰君自王滇南衆且不服今新王立廣
東君能束身歸命當得爵上之封誰不服者可望曰善即
使公至粤而武康伯胡執恭守泗城州與雲南接知可望
强欲借爲援遽矯命封可望爲秦王公固不知也至肇慶

見王道可望歸順意爲請封大學士嚴起恒等持不可公言可望兵力强可借以爲用何惜一封號以樹敵於是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遣大理卿趙昱爲使加公兵部尚書兩楚南督師堵胤錫曾賜空敕得便宜行事昱就與謀矯命改封可望平遼王至則可望先受秦封不受命遣人至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文安侯馬吉翔請封可望澂江王使者言非秦王不敢復命起恒等又力爭不可可望不得封益怒其年九月親率兵至貴州十一月

人兵破廣州下桂林事益急遣編修劉茝封可望冀王仍

不受公謂秦冀等耳假何如真不聽明年二月可望遣其將賀九義等赴南寧索沮秦封諸臣遂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兵部尚書楊鼎和殺起恒而投之水屍流十餘里虎負之登岸葬於山麓於是真封可望爲秦王當此之時公深自悔恨痛哭自劾疏九義罪請誅之王因留公爲東閣大學士可望聞之大怒使其黨鄭國執公至數之曰何負約公曰爾負我我豈負爾耶吾兩人始約輔明今明室秋毫未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逆賊終不可與有爲如此奮起搏可望不得取頭上冠擲擊之遂被殺其黨李定國素與公善而忌可望聞公死益切恨卒破走可望沙定洲亦爲定國所擒斬之沐天波定國皆死於緬方公之守楚雄也有王承憲者爲楚雄衛指揮擢遊擊爲公前鋒定洲來攻凡守禦悉備公深倚之賊去復王承憲偕土官那籥等出城衝擊賊皆披靡俄爲流矢所中死弟承璜亦力戰死而高其勳者爲黔國公標下中軍吾必奎反擢參將守禦武定及沙定洲再反分兵來攻固守月餘城陷衣冠望北拜服毒死有陳亞者世爲大理衛指揮未嗣職沙賊陷城督衆巷戰死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以後明祚既終不踰年而南都亦覆唐王魯王之紛紛擾攘俱次第就盡公復欲資可望假名號於嶺嶠其何能爲況狼子野心終不可收而卒爲所殘認賊作子公固有所不得已而非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可等類比也事雖無成君子諒其志矣或於秦封一事深嘆諸人之不能知賊然真封之後可望之於永明竟何如也此不可以成敗論也

薛文學傳附子之翰等

公諱大觀字爾望雲南昆明人子之翰父子皆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張獻忠既受誅其將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望得官而公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嘆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吾義弗爲是時永明王自立於廣東可望陽臣附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望貳迎王入滇可望降於

本朝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公則曰此李氏之官仍非明官也於是挈家居城北之黑龍潭潭

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父子讀書其間誓不出歲戊戌　大兵破李定國兵寖尋至滇王出奔如緬甸公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欲走蠻邦以求苟活不重可羞耶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惟有一死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當此之時公妻楊子婦孟皆在旁曰君父子爲國家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鎖兒者婢也抱幼子在懷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死亦可乎公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公夫婦上坐子婦抖鎖兒亦拜拜畢携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瘞之公之女適同縣鄒生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那嵩者沅江土官也世爲知府嵩嗣職王走緬甸過沅江嵩與子燾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之耳後李定國召諸土司兵嵩即起兵應之已而城破登樓自焚闔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王被執沅江總兵皮熊聞之絶粒七日不死　大兵遣

騎執熊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瘡十四日乃斃仍戮屍熊堉趙默亦被執索紙書絶命詞受戮

汪言典曰嗚呼永明之入緬也隨從諸臣皆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爲笑樂大開賭市晝夜呼盧不絶爭賭毆挐喧譁聲徹王寢固宜緬人所輕而驅而殺之且盡因以及王也嗟乎此乾坤何等景象哉而尚欲乞殘喘不死也乎

史外卷二十七終

許文學諸公傳

汪有典曰嗚呼世嘗謂國破君亡諸生未受一命無必死之義猶女子未嫁未有以身許人之道即無殉夫之禮不知納采問名父母主之固以女子之身許之矣父母許之女惡得遂之而不諾之既已諾之即又惡得不信之而背之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既許其弔又許其服是明示以夫婦之道矣廉

恥之防孰大於是兒婦人無二斬斬服以弔與從之以身何異雖殉焉可也若諸生未受一命視列爵於朝者迥殊分固甚微然業已著籍學官上其名於禮部此亦如女子許字於人納采問名從一而不可變矣國破君亡義不苟生與女子之未嫁殉夫同爲名教之坊不得謂其越禮違分舍生傷勇其行怪奇也嗟乎以此爲坊世猶有以皇后醜詆其夫而媚賊宰相歷事五代八姓十二君而頌其爲聖人者蔑倫如之何不教天地如之何不易位也明亡諸生之抗節者衆乎既已論次各見於篇今又得數人焉爲類而書之惜也予見聞狹陋遺漏靡窮然無可如何也作文學諸公傳

許公琰者字玉仲吳縣人諸生甲申四月京師變至祭告先祠毀家募士誓殺賊報國徧走告友人舉義旗北向時南都未立君哀詔未頒五月五日友出蒲酒觴公擲於地嚙其面曰咄今何時目矗上視氣結不能言血淚交迸拂衣去痛哭明倫堂御史某者鼓吹呵殿吉服入謁廟公哭前褫其帶叱責之御史慚謝罪去已而福王監國良久不發喪公歎曰吾忍見此乎縊於家縊於僧寺皆爲人救解

則出走投胥門江當是時適潞王南下泊舟望見之遣人馳救召問故公泣對曰君仇不可不報京師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不可不死有識公者強掖歸寃轉悲號賦詩曰一个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效微忠絕粒七日死鄉人私謚曰潛忠先生

許公重玉者長洲人亦諸生聞變遍謄書崇禎聖上四字哀経哀號亦絕粒死

賀公向峻者字葵忱汪公參者字中子皆丹陽人諸生甲申之變賀公痛哭累日夜咯血數升忽披髮狂走遇汪公

旅逆旅見語合相持痛哭麻衣繩屨彷徨山澤間居數
日帙首跨兩刀率壯士十餘人馳去之大丕山聚衆千人
襲金壇破之會 大軍徇江南諸郡縣賀公爲王兵者盡
策不聽或勸之去曰共舉事棄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兵
敗被執不屈死之年僅十九汪公踐而兒已稍收其餘卒
復摶戰城外殺傷過當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手格殺四
五人被重創死

王公介休者亦丹陽人諸生不食七日死

王公明灝者金壇人諸生聞變慟哭家人慰解之託故走

三十里投水死

謝公球者溧陽人諸生南都覆毀家募兵兵敗被執不屈
死

王公湛者太倉人諸生城已下與兄淳復集里人數百圍
城城中出擊淳赴水死湛被祈死

馬公純仁者六合人諸生南京既下六合即歸附公題銘
橋柱抱石投水死

王公台輔者邳州人諸生崇禎末闖宦官復出鎮將草疏極
諫甫入都都城陷乃還福王時東平伯劉澤清御史王燮
張樂大宴於睢寧公衰絰直入責之曰國破君亡此公等
卧薪嘗膽食不下咽時顧置酒大會耶左右欲鞭之燮曰
狂生也命引去及南京覆視其廪曰此吾所樹盡此死期
年粟盡北面再拜自縊死

鄧公思銘者建昌人諸生北都陷集其儕數十人爲庠兵
期朔望習射學技擊爲倡報仇論淤令令曰庠可兵乎衆
志遂懈公歎曰此非所謂正論債事者耶滿腔熱血却從
何處灑也城破死之

談公敬觀者雲夢人諸生賊據城公立寨自守賊執去出

題試之罵曰汝既知文亦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耶
賊怒殺之

殷公淵者雞澤人諸生甲申賊至檄諸生就選不應且死
或勸之叱曰好頭顱暫寄項上耳賊必不可見也已而聞
烈帝變發喪哭臨同諸生黃公祐等約義勇擒賊事敗死
之

司公石盤者鹽城人諸生與都司鄭某同舉兵兵敗被執
鄭言此儒生吾扨之爲書記耳公曰吾首事奈何諱之繫
獄六十餘日與鄭偕死

李公若萎者大同人諸生京師陷與親屬九人皆自縊題曰一門完節

曹公肅蘭公衡卿周公龘李公汝翼者京師人諸生賊入曹公與祖母妻母張嫂李及弟持敬妹持順弟婦鄧亦自縊蘭公止一幼女託其友亦自縊周公被執不屈死李公亦罵賊被磔死

王公羲者字御亦邯鄲人諸生國變杜門養母母歿遺書告子曰吾身爲親之子即爲君之臣天地大經無貳賤一也我生不辰當茲酷亂貪徽生而害義不可以爲臣然親

不忍遺故寧蹈不臣之罪以養母服母喪而殺身不可以爲子然君不忍後故寧蹈不子之罪以殉君是子之苦心子之大罪也遂自經死

謝公宮錦者頤寧人諸生　大清兵至避入山學使者聞其名諭謝族人趣回許破格待之公誓死不出情辭哀切聲淚俱下值大雪山中火絶遂不食死

彭公秉哲字了凡嵩縣人諸生亂後杜門不出或授之粟不食竟坐死鳴臯之旁孫徵君奇逢題曰餓夫墓

理公图和者字寒石西華人本姓李恥與逆闖同姓改曰

理諸生亂後奉母蓮藋中母歿遂自盡

劉縣令傳 附馮三立等

公諱孔暉字默菴鄖陽人天啟辛酉舉人爲龍陽教諭巡按御史林鳴球知其賢薦爲縣得河南之新鄭是時羣賊擾中原河南大亂公從間道抵新鄭新鄭城且傾歲復凶人民多逃徙或教公棄城走民寨自全賊勢甚盛毋守死空城爲也公謝曰朝廷不以孔暉爲不肖待罪茲土縣存亡即孔暉存亡敢逃死乎於是修垣浚隍城守畧具而李自成兵至呼城上人速降獻官與印不然城且屠公繫印於肘登城守禦而賊來益衆縣人洶洶欲走無固志富豪

縋城降賊求生公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譙樓皆燬縣人皆走公大呼百姓巷戰莫有應者賊射公中臂墜城而殞賊尋去闔人張賀等舁至民家燒湯灌之閱二日而甦移文上官言孔暉旦暮且死急遣官來署縣事且收印巡撫高名衡不可於是公仍城守如故賊復引衆至執公見印在肱間折臂取印去執至朱仙鎮見自成不屈遂遇害從者闔人馮三立亦感憤罵賊死其僕劉廷及門人鍾寬楊芳皆殉難是爲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日也事聞贈尚寶寺卿

汪有典曰嗚呼公事親孝謹而與兄相友愛幼時詣塾師學書課已畢而兄課不能竟則伏几泣師詰之以實對師嘉甚稱友愛緜至以勵他子弟計偕入京師道聞兄疾即反侍湯藥弗懈此其天性所發至誠惻怛見危授命何有哉

馬太僕傳附黎弘業等

公諱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啟二年進士令山陰以清操自勵所食米悉自家舂致凡歷道路千三百里見者咸警異之曰嗟乎使君清至此哉考最擢御史巡按四川有平寇功以艱歸崇禎八年賊寇和州公方在草土起涕泣誓其衆散家財練鄉勇佐邑令黎公弘業攖城固守賊圍城三匝晝夜環攻用礮擊殺數百人賊計窮將引去忽怪風大作沙塵刮面守者皆墮城且陷公曰事迫矣寧坐以待斃耶悉下令能相從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壯士

百人鼓勇巷戰良久力屈或勸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公曰清流湯湯不照偷生顏面轉戰死之兄運尹如亂諸生如虬及家屬十四人皆死事聞贈太僕少卿黎公弘業一作弘慧字孟擴順德人由舉人知和州城將陷繫印於肘踉告母李曰兒不肖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泣曰汝勿以我爲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妻殤妾李及女四人縊之黎公北面慟哭再拜自刎未殊濡頸血大書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何惜一死賊入傷數刃而絕贈太僕少卿州官錢大用偕妻子婦俱死吏目景一高總營周廷儒救

劍死學正康正諫祁門舉人偕妻自了縉章壯不死駡國子監丞訓導趙世選不屈死賊國子學蘇和州之陷也死者二十萬人公之男婦死者既衆而曾公一忠一門亦烈曾公字和之原官把總城陷角巾衣袍立城東塘水中賊泅而執之脅以刃不屈訶曰好硬老子取磚擊破頭顱推沒水死長子諸生可爲字堯夫守峨嵋墩城賊登陴執之不出一語賊怒刃亂下終不一語而死妻王亦死池水中弟可運字逸少原任崇仁縣主簿二女長適章其攜女及婢投舍旁草屋焚死次適王某貽書訣別父母縊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爲德於鄉賑貧施櫬已貴焚券不可數計而於族人尤加任卹耕者予田讀者予塾生者予衆死者予藏和人歸義以爲范文正再見斯其敦行孚僅清操絕世已乎執干戈捍牧圉繼之以死又豈顧問哉

宋稽勳傳 附姜瀉里等

公諱應亨字長元山東萊陽人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吏部稽勳司郎中能歸于璜舉進士司理杭州請借行弗許當是時盜賊充斥而 大兵又數歲入公籍治武備慨然以致命遂志爲任曰若爲刑官我保鄉井無相越也崇禎十五年閏十月 大兵陷臨清公率士民城守城四隅北面單弱捐千金建甕城 大兵至獨當一面募壯士夜劫營斬數十級相蹂死者無算旋拔營去明年二月 大兵復奄至以公守城北避不敢攻由東北隅緣雲梯上公平巾箭衣統家僮巷戰殺傷頗衆公頂中三刃遂被執逼之辭不屈與族子侍郎玫縛左右柱齧齒嚼血噴痡交迸呼不絕口遂死之侍郎字文玉與公同年舉進士爲御史疏論用人謂皇上求治之心愈疾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飾說而釣奇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而闕提皆切中時弊云以事觸帝怒下獄除名里居嘗去以爲民望既與公同殉城夫人高亦從死縣令陳公顯際邑紳趙公士驥咸死焉時同邑有姜公瀉里者字爾岷

給諫埰行人垓父也 大兵薄城下率親丁巷戰刃中於脅被執去須金帛自贖大言曰吾兒爲清官聞天下吾受國恩死即死安得俯仰乞命遂遇害季子垓趨至抱父屍大哭被執去夜舉火焚營 大帥覺獨殺之諸姊媳俱死

注有與曰嗚呼士君子生明世之末流而以禦災捍患成仁取義爲志隨地皆宜致力況於祖宗邱墓之鄉哉即無論國恩之受與否而君臣之義無所於逃況於析圭儋爵之累累哉萊陽之學傾動海內首推姜宋觸首同歸名實交符斯真無忝門楣者歟

宋御史傳 附鄧謙

公諱學朱字用海長洲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管寶源局歲餘得息若干俱以歸公帑不私一錢曰挹絲易紛處脂易膩也著司鑄政略上下便之丁外艱歸服除補禮部主事改雲南道監察御史疏劾楊嗣昌用唯嶽唐世濟史𦶜袁鯨等由是爲黨人所忌十一年巡按山東寄書別家人曰奸黨盈朝海岱多故此行盡瘁報國功名性命置度外矣當此之時　大清兵破居庸關山東大震巡撫顏繼祖檄德州總監太監高起潛駐臨清齊寇間名

爲聲援實翱翔觀望不發六兵泡濟南告急公適巡歷鄒闐難叱馭至城中惟主兵五百及調萊兵七百人公仰天歎曰此省會重地且有藩王在守衞單弱乃爾吾無死所決矣當是時也公無兵馬守土之責又無綜覈將令之權而省城標兵三千先隨巡撫遠駐北直高起潛與楊嗣昌表裏爲奸既擁兵不赴公至疏求援并涤上方略七上而七不報　大兵數十萬盡薄城公登陴捍禦嚴守且立功票鼓厲將士城中餉絕赴王府疾呼三日始出帑犒軍又命將士與佛郎機火器以擊　大兵圍少卻相持六十日鬢髮盡白守城者頭面皆生瘡援兵竟不至明年正月二日公率巡道官周公之訓守東南門城外西北隅漲水爲濠頗險固獨東南平衍公與周公犯矢石嚴爲防　大兵不得上釀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欷歔達旦衆皆感憤泣下誓共死頃之衆譁曰西北城甚急　北兵雲梯上矣公即躍馬循城而西手格殺數人刃中於面被執去不屈縣城樓上卒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屍遂燼周公亦死撫按諸臣屢疏請卹嗣昌御怨不予起潛既不援濟南又以藩王故恐受誅謀欲卸罪於公而中朝黨人忌公者遂誣公不死

守宜獲罪耶上書畧謂臣父銜命巡方本無兵柄然猶擐甲慨身任守以死殉並念臣父子身蒙難非若守土諸官擁有親屬叔視致使形銷骨化無觀可還惟兵上遊吾恐稍光泉壤而詳覈再三尚缺題卹臣若隱忍何以爲人復何以爲子卒格於議南渡時贈太常卿
本朝以子德宜貴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同時有鄧公謙者字少于孝感人崇禎元年進士慕于忠肅之爲人嘗曰大丈夫當戮力王事飢與概而歸猶愈死兒女子手爲山東參政　大兵圍濟南泣血登陴手架大砲執勁弓

射殺多人城陷被磔死母黃氏聞難歎息謂兒幸得死所吾復何憾亦不負死子稱被擒去逾年逃歸甫十歲輿櫬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疆場之事尚堪問哉書生守剛無救於危亡然猛氣干霄亦足以壯敵愾而梟狐搖狗豺狼塡目死且見誣塞厄之氣結於穹蒼人心益以不固嗚呼益以不支矣丈夫達生安問遺骸笑草裏鍾埋之多事也然如鄧公之窺孤歸骨又歎天憐忠孝烏知公之齒果腐而魄果毀哉

王司馬傳

公諱漢字子房山東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有膽決負氣敢任除高平知縣調河內邑大饑貸萬金易粟於淮徐浮河而至既以賑饑因以修城垣募壯士巨寇劉二將以正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公佯不應於除夕乘賊不意赴之以元旦登天壇山山陡絕數仞遊者或用數人以布牽挽乃得登公持刀前行直上衆鼓勇從之奪其寨擒二以歸乘大雪突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楊六郎李自成圍開封外援不至公率親兵馳赴金龍口郷林諸

處燃火爲疑兵令死士入城申聲言宣大及左良玉兵數十萬至矣賊聞之大驚遂解圍去當是時公威名遠振行取至京召對稱旨授御史監左良玉軍至潼關帥命巡按河南遂入開封追賊朱仙鎭連戰皆捷陞巡撫公爲人虛懷愛士人有一長握手讚歎不容口僚屬紳士能陳民疾苦及言公過者則懽然下拜屈己有能爲公辦一事者經年不忘用兵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之死先後破賊皆縱間諜入賊中賊舉動無不預知以故都下推知兵者必曰王子房云未幾而劉超之難作超永城人爲河南總兵以

私怨屠御史魏景琦家懼罪招納土賊據城以叛廷議欲
更授以官歛之張公國維力持不可公亦脊疏請討遂奉
旨以節授公發言招撫有洩其謀者賊得爲備公率兵馳
至奪其北門兵大捷鐵騎入大呼勿殺百姓當是時賊在
東門倚樓爲寨自保天忽雨軍少却賊乘勢突至刃及公
遂遇害參將陳治邦游擊連光耀父子及家人劉璽張金
皆殺死事聞贈公兵部尚書未幾擒劉超至京師磔之
汪有典曰嗚呼明事之壞在於養寇而於叛臣復欲縱之
大戰亂之際重武故有使貪使詐者矣未聞有使叛者也

苟非公之奉彰天討王靈幾何其不振矣身雖陷敗而叛
臣卒以誅將轉首九邊則公之餘威猶振也

許太僕傳附李新等

公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崇禎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
事歷職方郎中出守黃州黃當寇亂後戶口凋殘人多逃
匿大司馬范公景文以南都根本地擬留之公不可曰事
不避險臣職也慷慨登舟比至捐俸製火器嚴斥堠募丁
壯集父老諭以忠義衆皆感泣未闔月賊至遣騎徐應常
勝偵之伏兵以待賊方食餐倉皇奔潰斬其前鋒一隻
虎殪之奪大纛而還與郡人梅之熉耿應衡聯絡各鄉堡
賊獨不敢近十三年遷下江防道副使駐蘄州賊遣其黨

張雄飛潛渡將南下公偵得遣游擊楊富馳至田家鎮焚
其舟殆盡賊乃却副將張一龍善馭兵公重之嘗共宿帳
中中夜呼噪聲四起公曰此必奸人乘夜恐逼耳堅壁不
出質明叛兵百餘果奪門遁一龍追獲盡斬之一軍肅然
召對稱其才推鄖陽巡撫未拜命荊襄失守左良玉潰兵
南下長江數千里民船商艘被掠略盡公立江口迎之兵
莫敢犯時警報日急人無固志會改督糧道客曰公今可
行矣歎曰吾爲天子守孤城三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
奈何棄之檄楊富毛顯文屯關廂爲固守計先是楊富久

鎮蘄楚撫宋一鶴復遣叅將毛顯文至不相能兵民洶洶公會二將以杯酒釋之各戢兵民始無患至是咸惟公命無何荆王府將校鄒承忠潛通張獻忠大舉兵來攻公率甲士堵禦發礮斃賊甚衆是為十六年正月某日也當是時夜將半天寒雪盈尺城破西門入公督軍巷戰雪愈甚火藥皆沾濕不得發諸將請渡江公曰封疆已陷吾何敢獨生自經樹下家人救之佩刀出復殺數賊力盡被執獻忠聞其名頗禮之公厲聲曰既被執惟速死耳獻忠繫之後營當是時舉人奚鼎鉉等數十人同繫公密謂曰觀賊

老營多烏合尾此輩萬卒皆被擄良民若告以大義感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與陳厚甲起事以鄉團為號而奸人其洩機公以與謀告遂被害將死語人曰吾所以不死者志滅賊耳今事不成天也含笑而卒時公陷賊中已七十餘日矣事聞贈太僕寺卿賊既陷蘄州遂屠其民鄉官陝西僉事李新舉家被執賊欲屈之新叱曰我昔官秦中爾輩古為斯養今日肯屈膝汝耶賊怒靳抱父屍就刃其時屬吏死者府城教諭定遠蕭頌聖蘄水訓導施州童天申而郭以亘者黃州人世為衞指揮城陷自他所來赴難其妻欲止之叱曰朝家畀我十三葉金紫不能易一死哉吾將先殺汝妻乃不敢言既至遇賊欲脅之去堅不從露刃脅之乃紿謂賊曰從汝非難但抱小兒者吾妻也汝為我殺之吾無累矣賊如其言以重卸奪賊刃擊斬一賊賊衆擁至遂赴水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弱冠從其伯父赴東林會講即有省曰讀書以利祿為者非夫也當向聖賢路上行乃可耳斯其識趣不已遠哉中歲馳驅疆場志業不遂展轉賊中謀叉不就要自無愧為聖賢之徒也與公謀者為黜生王國寃[illegible]官家婦被公[illegible]遂著書以報彼所讀何書哉余適衿王國懷然而吾不欲實其人矣

許布衣傳

公諱德溥字元博如皋人忠愍公直族子也父爲里塾師公幼隨父學聞忠孝節義事則喜動眉宇曰不當如是耶甲申聞烈帝變號泣哭死當是時忠愍既殉難公得所賦詩日夕諷讀已卽泣乙酉　大兵南下揚城破令薙髮遂者死公曰頭可斷髮不可薙同妻朱抱幼子日蘊河旁謂曰有相廹者偕赴水死毋爲所辱久之父婉諭之曰吾老矣貧汝能殺以養汝髮不薙誰授之館者爭二髮而忍餓

其親乎不得已剪其髮如頭陀而授經村塾刺字兩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刺於胸曰不愧本朝而繫崇禎錢一枚於肘雖盛暑不解衣良久事覺令捕至則曰頗讀數行書義不忍忘先朝耳且吾不畏死亦有故謝疊山隱居養母至元世祖二十五年被魏天祐所執始不食死於燕京驛中彼爲有母在也我亦爲有老親在耳今日至此惟有一死復何言强之跪則曰大丈夫豈肯屈膝於人遂就義西市是爲　順治戊子三月十四日也庚寅夏又有

先生事　以下缺王五

畫網巾先生者其姓名爵里不可得而知也　大兵既定江東南遂平七閩先生攜僕二人皆仍明衣冠匿迹於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於外而光澤守將吳鎭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爲去其網巾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於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於是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居有頃池鳳陽檻致先生於提督楊名高名高謂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故明總兵而歸誠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卽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强死何益且改制易服前

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去何也先生曰吾於綱巾且不忍去況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二僕羣卒前捽之二僕瞋目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告主人而死耳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故恥不自述也遂延頸就戮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舜生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故終不

毅完其爲何許人云[illegible]

汪有典曰嗚呼　大兵之破孤城也淄川人孫之獬即上表言其家婦女俱已效國裝之獬在明時官列九卿矣其逆節如此公等區區一匹夫乃爾耿介之獬聞之能無萬兮乎乙酉　大兵南下公卿皆薙髮迎降浸尋及於吳江張文達者負販氓也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亡使其親周志達往偵之志達亦氓也被執命薙髮不從遂見殺二人之婦姊妹也姓許氏貧無依有泥勸薙髮以從其教姊曰婦人之髮奈何

妾自殺夫之妹曰吾夫以不薙髮死而吾反薙之何以見吾夫地下嗟乎鴻毛重於泰山一髮引千鈞其是之謂乎特恐孫氏妻孥聞之又竊笑也

鄧歐石三布衣傳

汪有典曰嗚呼當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士大夫相率迎賊旋轉取富貴開門者樞臣也勸進者宰輔也投名受職者百司也亟問至於南都立私人報私仇者逆黨也咸置先帝不問矣而市井耕氓悼喪其君恥不戴天者獨所在不乏也予以所聞鄧歐石三公者分固不必死也然竟死噫烏得不傳

鄧公諱奇遇字會明柘鄉人農家子也不知書聞國變哭決欲殺賊苦無助謂其妻曰吾欲死義爾能從乎妻曰夫死將[illegible]婆請[illegible]之[illegible]死[illegible]縱舊與談因自草蘇殿太常揭軀殉國標名不已甚乎悵然惜嗟乎是何言士固有志豈以死博名高哉竟仰藥死

歐石二公者皆武進市人歐公諱敬竹有妻與鄧公同亦不知書石公諱士鳳無妻有僕僕亦無妻略識字家俱貧無生產歐公為人修破扇糊口得錢即飲酒市中醉輒為人言無[illegible]亦無狀入市人皆笑之聞烈帝變招鄰人與飲曰行與若訣若盡我此一巵酒其妻提壺來覘之笑曰子休矣開舊官皆作新官又安在予歐公曰嫗何知此而翁所以欲死也竟闔戶自經妻未從

石公既貧無妻與一僕相依而不屑營生計聞歐公死歎曰我不可以後之剪紙為位大書曰明布衣石士鳳之位納之忠義祠文信國諸公位次下市脯酒祭其先邀鄰人與痛飲竟日道夜出戶赴忠義祠池中死比曉其僕跟蹤哭號哭於市曰吾主人死矣覓其屍不得至池旁見雙屨乃得屍先數日石公以三金予其鄰鬻棺者曰世亂吾無用此姑寄汝家既死遂取棺以殮其僕未死然終身不娶

同時有武氏僕者事武愫李臣朋義愫受賊偽職索吉服迎賊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主已如此何等時不奔喪哭臨反取吉服事賊乎叩頭出血愫不聽叱之去僕曰主為名利惑不聽吾言後必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拂民情不久必敗吾不忍見主人之失身且罹禍也遂絕粒死愫官偽淮揚防禦使淮撫路公振飛擒解南京斬於市嗚呼衣冠為盜賊丈夫為妾婦詩書文字為梯媒滔滔皆是僅一武愫哉固亦不足責爾矣獨怪武愫之教不能行於其僕且為所料也噫是為附傳

姜貞毅傳

公諱埰字如農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除密雲令改儀徵
遷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禮科給事中時閣臣周延儒貪黷
賣爵行人司副熊公開元面陳其罪觸上怒而京師有並
十四氣之謡皆指言官貪橫狀并降旨切責科道公疏爭
之曰今日賄賂公行廉恥道喪極矣然若輔臣延儒之面慢
靡然從風言官雖有匪類豈無憧忠自好者而陛下一之槩
責之邇聖諭斯云代人規卸爲人出缺果何所見而云然耶

二十四氣謡言騰聞誅禁此必大奸巨惡
言官不利於己騙造申之謂非重其罪不能激主上之怒
以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蔽天聽誰爲陛下言之
哉疏言滁州知州劉三聘並疏薦故輔馮銓逆案陛下所
手定三聘何物輒敢薦引非有與援焉敢爲此尤當窮治
其事上大怒詔廷臣曰埰敢藐視朕開元等俱革職下鎮撫
司治被刑一套回問二十四氣姓名二十四氣者枚卜閣
臣時大僚與臺諫相搆煽其不與會推者造言謗傷以擢
惑中外曰殺氣吳甡提氣孫晉戾氣金光宸陰氣章正宸
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瘧氣吳錫袞時氣黃景昉猾氣
馬嘉植戾氣楊枝起悔氣王士鑅蜀氣倪仁楨疝氣周仲
璉糞氣房之騏痰氣沈紕炳毒氣姚思孝逆氣賀王盛臭
氣房可壯濕氣吳偉業雜氣馮元颷濁氣袁愷油氣徐汧
穢氣瞿式耜尸氣錢元愨此數人者賢不肖混淆雖小人
巧於傾君子亦詭以自脫也卒之黨猶難並堅白依然小
人無自全之術君子有歲寒之操所謂淫氣毒氣逆氣油
氣穢氣者咸死國難與日月爭光矣然而小人敢爲是言
者亦帝有以致之也諸葛武侯曰進賢興滔天之辭欲以

詒謗唐帝諷解禹稷契皋夔擯斥翰墨耳豈不然哉
上既固問二十四氣姓名公恐不出則正人且盡以指染
口血書死字終不肯承上大怒謂拷擊輕情實未當命錦
衛司官令再訊復被刑一套一套者一桚敲五十夾一五
十敲杖五十也當此之時上怒不已出片紙密諭衛臣曰
姜埰熊開元取畢命以病故告衛臣駱養性具奏曰卽二
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
若出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
臣而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良久不肯退上怒革職

僉都御史金光宸請以身代宗周訟復怒亦奪職而公與
熊公又復各杖一百蓋至此凡三杖矣當是時上怒甚特
遣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
左中[illegible][illegible]錦衣衛各三十人下列旗校數百襲衣執木棍
宣詔畢則持麻兜自肩脊束之縛兩足四面牽曳露股受杖
頭觸地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昏絕且殆弟垓口含溺飲
公調良醫去敗肉斗許得不死垓字如須庚辰進士時官
行人世所稱二姜先生者也明年春萊陽破公父死於難
垓省發章請釋公歸治喪不許垓上疏請代兄繫獄

史外　卷三十　三

曰臣父瀉里爲邑諸生垂四十年耕貧自守夙秉忠孝家牽
城陷臣父不屈死於是臣弟坡沒臣姊姜氏臣嫂王氏擁
妻孫氏臣弟妻左氏一時死者二十餘人僅臣母得免而
未審存亡而臣兄埰以狂戇冒瀆天威幽囚犴狴臣聞訃
奔歸則罪臣縲絏勢必遲疑欲留侍兄則臣父暴骸未収
而臣母瀕死無倚臣於此際肝腸寸斷人世之痛蔑以加
矣重念臣兄埰負罪既重銜痛彌深進不得盡忠於君不
可以爲人臣退不得致孝於父不可以爲人子竊從來以
言得罪者多矣未必家有非常之禍即臣鄉之被擄殺者
衆矣而救死扶傷猶得骨肉相保未有身在幽囚既聞闔
門罹禍而曾不得奔喪一哭者也臣是以忍死呼天伏祈
將臣付法司繫獄代兄使得奔喪臣死且不朽即或以臣
兄罪不容逭奔喪之後仍復逮治前日妄言之罪并治臣
以今日妄請之罪亦死且不朽矣上終不許垓即從謫籍
□□遷蘇州頃之延儒以罪死羣臣請釋二公上不許
已而賊鋒益近大學士李建泰督師山西請釋埰開元上
怒稍解公戍宣州衛熊公戍杭州衛公未至戍所而京師
陷帝崩福王南渡赦公留蘇州與母弟同居會馬士英

史外　卷三十　四

閣薦逆案阮大鋮至兵部尚書公長歎泣下曰三人用天
下事不可爲矣大鋮既啣之而垓初爲行人時入署見題
名碑崔呈秀阮大鋮與故吏科都給事中魏公大中並列
上疏言大中忠節褒郵之臣不可與逆奸同列請剷除呈
秀大鋮名上從之大鋮恨次骨至是思有以中之公與垓
變姓名爲僧走匿浙東大鋮敗復至蘇州兄弟杜門不與
世接公自號敬亭山人又號宣州老兵識君命也母歎思
故鄉奉母歸山東巡撫某雅重公將薦於朝公佯墜馬折
股謁醫治佁徑舁之以故事得已復馳至蘇州未幾垓卒

久之公亦病呼二子謂曰余受命戍宣州遭逢禍患客居異鄉浮沉三十年今病寖劇不可不速往以終吾志死必埋我敬亭吾戍所也戍者吾君所命吾恭聽後命而君亡吾猶罪人也敢以異代背死君哉作易簀歌嘔血數升遂卒歌曰丈夫生年不逢時但遭坎壈當安之一腔熱血灑何地萬種傷心欲訴誰我今病魔已如此丈夫處死要自怡然奈何不死於三十年之前而荏苒歲月空懷代馬越鳥之悲南村之夢誠已矣東望松楸血淚垂吾親吾親聽兒致詞自今以往孤魂相隨故鄉不可到死葬我於敬亭

之嶺去家何山邱爾謙從此辭一路啼猿共哭聲有我徜徉自適之彼山之下青松數株中有白馬素車客吾與風雨晦明而結相思二子遵遺命葬於敬亭之麓碑碣神主皆曰敬亭山人閔公私諡曰貞毅先生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之剛愎自用也無復大君之度矣迹其所以遇公者甚於犬馬寇讎君臣分誼掃地略盡其於奸輔何其護之深而於直臣何其惡之刻也公甫出國門不四十日而國事一變河山既易荷戈無從鼎湖既升賜環無望而公坎壈三十年死不忘君歸骨戍所不以盛

衰改節不以存亡易心殆公之謂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熊尚書傳

公諱開元字玄年號魚山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授崇明
令調吳江擢吏科給事中論山西按察司簡校遷行人司
副時周延儒再柄用文選吳昌時互爲奸公欲劾之請面
見言事及入延儒侍側因言軍事而出旣復見延儒亦入
公請屏左右上令左右退公曰臣所言輔臣亦不可與聞
上曰輔臣朕師傳也何傷公頓首曰陛下求治甚切而天
下益亂必有其故上曰朕固欲聞之公曰朱子云天下之
治在人主方寸與朝廷二三人而已今陛下方寸已無間

然推二三大臣未能與陛下同德臣不暇他論即其所用
人皆以情面賄賂壞天下人必使皆營私廢公陛下不早
察之後必噬臍延儒曰情面之弊相沿已久賄賂則實無
之公曰督撫諸臣皆用監司不用京職且廢會推定例其
中豈無賄賂者公在陛下前不宜得自飾上怒曰爾劾輔
臣非賢難也爾所賢者公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陛下
試稽之百姓詢之在廷當自知之臣何敢妄譽上曰去爾
具疏以進明日疏進上謂不及督撫事與面奏不相應大
怒下錦衣衛問開元何前後語不相應且小臣敢譏詆大

臣必有主之者公對上疏急或有遺忘主者實無人則於
見益怒杖全刑梏一歲五十夾一敲五十杖五十所謂一
套也益有明之御臣下其刑如此然而上愈益怒謂杖輕
復又彼一套而敲八十云是時禮科給事中姜公埰亦論
事忤旨下獄上密諭衛臣令殺二臣衛臣駱養性曰誠如
聖諭則天下皆畏臣衛門之刑不畏陛下之法宜將二臣
發刑部擬罪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上怒執拗偏迂
革職僉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清直無他腸願以身代
宗周上怒雷同罔上亦革職廷臣范公景文等累陳大指

委曲規勸始移公與姜公刑部獄刑部尚書徐公石麒謂
開元埰建言獲罪情輕擬附近充軍上大怒石麒冠帶閒
住命更擬逆以各二百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璫復命
上曰二人顏何言璫對曰二臣言陛下聖主臣得爲龍逄
比干足矣上曰二人倔强至今日猶是時崇禎十五年閏
十一月也已而延儒事敗賜死而斬昌時於市或請釋二（周延儒再入相驕恣放縱每入朝與門客所獻四美女入內閣後爲昌時陳演所劾漫不悛改遂至敗）
臣上不許曰朕怒二人豈爲罪輔哉十七年正月賊鋒益
逼大學士李建泰督師山西臨行請釋開元埰上乃許之
姜公戍宣州衛公戍杭州衛時公聞母亡欲奔喪不得至

杭州京師陷南都亦沒遂入閩唐王拜東閣大學士兵部
尚書　大兵平閩亡走蘇州靈巖山爲僧名正志號檗菴
卒於蘇州

汪有典曰嗚呼廷杖與東西廠錦衣衛鎭撫司獄用刑之酷前代未有也自王振亂政鞭撻朝士大臣有枷項者成化中汪直用事廷杖臺省臣王濟李俊等五十六人正德間以諫南巡杖舒芬黃鞏等百三十人死者十一人嘉靖初以諫大禮哭左順門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七人此其最甚者矣萬曆六年論首輔張居正奪情杖趙用賢沈思賢鄒元標等五人後定陵頗厭廷言諸臣疏多留中廷杖寢不用至天啓四年太監王體乾奉敕大審復開其端重笞戚臣李承恩以悅魏忠賢於是主事萬燝御史吳裕中相繼斃杖下而許顯純田爾耕輩煩刑以逞備極慘毒楊左諸君子之禍有不忍言者矣思陵卽祚毒消見睍用獄稍平公與姜公論列柄臣時勢[illegible][illegible]逆鱗既觸天怒莫回拷掠之慘九死一生盍自柄臣自裁而兩公之荷戈終未見釋樞部尹民與謂帝時已悉宜與命魚山具疏者屢必列欵欲據之便按問及見疏乃曰如此不痛不癢

思兩邊做好人耶盡實怨其不力殺而反以誹謗大臣當罪非思陵本意也然爰書既上帝一日譏譖輔臣再曰譏謂陰狡三曰毀謗狡肆謂非曲庇延儒吾不信也且延儒謂情面之弊相沿已久是果何詣延儒不辭而直任之帝亦不問而膜置之獨斤斤於言事之小臣赫然怨怒必欲致之死而後快壹似重爲延儒報仇也者卽延儒何憚而不爲所欲爲乎卒之貫滿難宥君臣之誼究亦不終胡康侯謂鄭莊以惡養叔段縱使失道因以剪之然則延儒雖實賓帝亦帝有以致之與

子為酒伯仲尼為酒王陶潛李白坐兩廡糟粕餘子跨其
旁門外醉鄉風拂拂門內酒泉流湯湯傾天席地不知黃
虞與晉劉裸袒科跣日飛觴一斗五斗至百斗延年益壽
樂未央請爲爾更詔西施歌虞姬舞荊卿擊劍禰生撾鼓
玉環飛燕傳觥籌周史秦宮奉罍觶與爾痛飲三萬六千
觴下視王侯將相皆糞土但願酒人一世二世傳無窮令
千秋萬歲酒氏之子孫人人號爾酒盤古酒人開此可然
復顛酡我更仰天嗚烏慨多郎今萬事不得意神仙富
貴兩蹉跎酒人酒人當奈何噫吁嘻酒人酒人當奈何爾

且楚舞吾楚歌否感憤怨懟無聊不平則一寓之於詩嘗
食鐺底焦飯人呼爲鍋巴老爹遂欣然受之賦詩云亂餐
孝無郎將號鍋巴猶得老爹名兒曹相笑非無謂慚愧西
山有此生學仙慢少休糧試嚇鬼空多嗽飯身如此老爹
戀餓煞鍋巴敢學史雲塵隔江紅尾競琵琶金帳寧知雪
水茶新婦羨湯多得意老爹自合嚼鍋巴哺親焦飯記先
賢苦節多存感慨篇莫道鍋巴非韻事鍋巴或借老爹傳
公靜臥一室中每夜起攝衣冠蕭客絮語不休質明或問
故則曰吾故人忠魂來相慰耳年七十忽感愴傷心仰天

歎曰噫而今不可以死乎自撰墓誌且爲銘曰笑蒼乎盍
蒼乎爾既不屑生前之富貴獨不留死後之文章乎既不
能飛身於碧落獨不當演夢於黃粱乎而今竟若此是安
得不心傷乎然則爾之英風浩氣寧不踏五嶽而配三光
乎與妻孥訣取酒縱飲盡數斗大醉自沉於水時庚申五
月五日也先是明亡之明年丁亥葉公尚高亦以五月五
日自盡葉公字而立業清人[illegible]府學生兵後佯狂[illegible]
大袖行於市太守見而執之詩云北極袖大若寒猶
亂蘇州刺史腸何假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守釋

之不問丁亥二月上丁攜木一杯來庠一哭哭太守未釋
號哭於孔子之庭曰吾師乎吾師乎縱泰山之已頹曾林
放之不如乎守至怒繫之獄逾五月二日語獄卒曰吾朝
服大夫沉湘之日吾其死夫俾具湯沐三明自經陳公繼
劉者仁和人晚節耐石懷中赴龍淵寺門潭中死
法何與曰嗚呼公之自撰墓誌也謂一生事事缺陷五倫
行然曰少至老未嘗一日安樂舉生世不辰遂與貧賤相
終始然觀功業行事藝爲吾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俯仰之
間毫無愧怍然哉文人之有行者惟公能質踐其言公變

姓名有贈詩云半菲裂以君尚云此曹安得復爲人嗚呼
此曹安得復爲人

朱長源傳　別集

朱永慶字長源以字行大興縣諸生父之馮撫宣府李自
成攻之急軍民爭納款之馮獨衍怒城指大罵呼衆發之
三命無應者即自起燃火衆競執其手乃奪佩刀自刎死
乙酉夏豫王下江南郡縣推長源起義兵敗被執隸正黃
旗撫宣府入姜納吾居長源修幹美髯倜儻負氣節性佞
佛嘗搭七條戒衣入目爲三教總持烏金王聞而賢之賜
以婦人輒辭不受擧刹揚某死於難夫人華嚐德姬隊王
嘗以賜人夫人薙髮以拒或潛告長源長源領之王既賢

長源欲以賜以報遣人聽旣院遂擇長源旣聞楊夫人
壁是悅也遂出辭見囊佛抉者類楊夫人大言曰子大
興故俠難怒撫朱之馮子也熟視而自別其服君義裝子
亦道裝入與達毘陵程易與耳毘陵者夫人故里也以此
言微動之夫人知其非常人欲資以子掌科墓[illegible]亦共難
長源以夫人歸納吾家向夕去必叩長源曰君[illegible]難[illegible]於
[illegible]家雖人吾長源曰爲全夫人節非特哀之而已是時納
[illegible]伏童奴數輩偵[illegible]人而長源據椅誦佛燭且盡聲益高
[illegible]號聲不輟童奴報納吾納吾與之不言抵夜復令童奴

以班伺長源誦如初納吾又不言三夕伺之又復如初則納吾晨與盥洗更衣候門啟抱長源足叩頭呼活佛徐曰君既不近婦人何贅疣此一受爲長源曰此縉紳婦吾非欲妻之欲完若璧以歸恐機洩弗果吾願故且同室然非誦佛無以明心不意爲君偵得幸爲我諱毋敗機事也納吾曰君誼動鬼神毋復夕夕苦君爲治別室遣老姬侍楊夫人日奉兩人如佛矣久之聞於王王愈益賢長源召長源曰公誠異人吾爲公合浮屠尖趣長源令夫人具書達毘陵以其母與弟來王資送之還平江夫人歸踰年長源示微疾跏趺而化時順治丁亥秋某月也

汪有典曰世傳柳下坐懷不亂事非也夫坐懷即亂矣聖人若是失權衡哉且非所以全女也山陰徐渭謂操閉關公與其嫂於一室公明燭達旦事乃無有雖有不足爲公奇良然然如長源家國破亡躬且不困乃欲脫人於難而全其節男女之際歷三夕不爲變庶幾凛凛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歟豈不賢乎王與納吾之好義也雖由長源有以感之然世倘有感之而不動者君子於是乎賢王與納吾

史外卷三十終

史八夫人傳　別集

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而公弟可[illegible]之妻也可[illegible]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夫人居金陵浙大厲韶伯者嘗入文忠幕軀貌類文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爲州提督李省兵擒之堅冒文忠名衆莫辨召三夫人識認斥其妄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爲衆所窺會金聲桓反豫章禁旅往討駐金陵遼官聶三媚少宰其艷八夫人強爲委禽八夫人譴

婢拒之不聽詈之又不聽須臾三婢捧黑漆盤進聶曰奉八夫人命忿若所爲聶視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滿漆盤聶失措急躍馬馳去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亡也周皇后從烈帝殉社稷後宮嬪御亦死如歸節烈之奇前古莫與比而文忠公殉難揚州官兵相繼蹈河死者五六千人最後八夫人復以節烈聞何其盛也抑予聞豫王之下江南也馳呈東走少保兼太子太保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自署掌都察院事兵部右侍郎李喬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蔡奕琛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等首率從官公侯伯駙馬數十百人爭先納欵郊迎數百里時大雨如注匍匐泥淖中王前導過麾之不敢起王過馬蹄蹴踏復不敢起得王命叩頭呼萬歲而後乃起是三台八座非以身從人者歟而謙益尤東林之選也至如三夫人努氣在疾去文忠殉難時無幾耳固已不免於悒鬱之傷而八夫人之抗節卒無有樂道之者其無乃嗔此婦人非識時俊傑乎歐陽永叔論馮道附以王凝妻斷臂事有以也夫予之傳八夫人牽連諸要人猶永叔志也然亦書不勝

書矣[illegible]

兩女將軍傳　别集

沈雲英浙江蕭山人居長巷里中父至緒崇禎辛未武進士爲道州守備雲英性聰慧丁書旁涉經史癸未張獻忠破武昌入湖南陷岳州過洞庭風作覆其百艘大怒還岳州縱火延燒遂騎而破長沙寶慶衡州湖南郡縣皆靡惟道州以至緒力戰得全既而再與賊戰馬驚仆殞於陣雲英聞父變奮身持矛趨賊壘奪父屍還賊環擁之雲英左右支格賊莫能傷完守入保而道州終不可破湖撫王聚奎疏聞烈帝詔贈至緒昭武將軍賜祠蕭邑而授雲英

史外　卷三十一　三

游擊將軍仍代父爲守備領兵守道州雲英隨父仕適四川人賈萬策爲荊州督師營中軍分守南門城陷不屈死雲英聞夫變慟哭辭職去間關數千里出入賊壘以櫬歸蕭山既殯遂隱居教授里中兼以書法訓從子族子兆陽從雲英受春秋胡傳爲知名士雲英年三十八而卒於今蕭山人稱長巷沈氏有女將軍

劉淑英江西盧陵人故忠烈劉公鐸女也忠烈死璫禍淑英甫年七歲母蕭恭人陳忠烈遺書教之旁及禪學劍術既長兵法莫不精曉歸同邑王藹十八而寡李自成陷京師帝后殉社稷淑英聞變慟哭曰先忠烈與王氏皆世臣吾恨非男子然獨不能殲此渠魁以報國仇耶散家財募士卒得千人作其童僕悉以司馬法部署指揮成一旅然孤軍寡援自念當殉徒死無益順治三年丙戌楚將張先璧駐永新聞淑英名請謁淑英欲資爲助則大喜開營門見之流涕爲言指陳大義諸軍聞之無不變色拜泣者且日過先璧營報禮陳觀營壘閱步伐出千金犒之伍以牛酒一軍盡歡然先璧心持兩端卒不敢赴敵且欲納淑英爲配淑英大怒即筵間拔劍將斬先璧先璧環柱走一軍

史外　卷三十一　四

皆驚盡叩淑英叱曰若曹何怯吾一女子耳安事甲口占詩曰銷磨鐵膽甘存劍抉却雙瞳欲掛門大書於壁從容北向拜曰妾將從先國母周皇后在天左右先璧悔且懼率麾下叩頭請死淑英曰婦言不出於閫吾爲國難以至於此事之不濟天也將軍好爲之勝馬去盡散其所募士使歸田里闢一小菴曰蓮舫迎其母歸養誦佛以終身盧江有典曰嗚呼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而婦人女子頗往往以忠孝貞烈著稱其亦足悲矣求屍殺寇不用城類哭父捐軀如浮江出蕊雲英之誥詞云爾雲英固可以無愧

淑英痛父被逮欲先死階下母病刲股以愈疾義孝與雲英類焉兩女子皆陷於賊卒完節以歸為尤難嗟乎是固兩女子也哉

國變難臣鈔記

雍正癸丑夏沙胸土偶業出敝紙一弓曰國變難臣鈔云明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其先世自燕邸劄記者紙垛敗然諸人姓名頗完好卽不無一二蠹蝕者名不全而姓尚存也凡分目爲七一曰死難姓名一曰刑辱姓名一曰囚辱姓名一曰潛身姓名一曰叛逆奸臣姓名一曰受賊官職姓名一曰誅戮姓名其死難姓名自縊死者九人爲李邦華施邦耀凌義渠吳麟徵吳甘來許直成德張慶

臻鞏永固其自縊爲家人解救賦詩投古井死者爲范景文其自縊并妻幼女俱縊死者爲倪元璐其自縊并合門縊死爲賊數百人跪哭者爲劉理順其自縊與其子新進士諠章明皆縊死者爲孟兆祥其同妻俱朝服飮酒自縊死者爲汪偉其於二十一日入朝聞自縊死者爲周鳳翔其具衣冠赴朝內金水橋死者爲金鉉其罵賊被賊殺者爲宣府巡撫朱之馮其罵賊不跪被磔罵不絕口死者爲大同巡撫衛景瑗其驅一家老幼俱上樓放火并自焚死者爲劉文炳劉文燿凡死者二十有二人皆致命赴義爭

光日月者也其首列刑辱姓名者爲方岳貢夾二夾完贓三千兩不死習用次卯瑜夾與岳貢同完贓倍之而減其六之一若高耀龍若郝晉王鰲永沈日彰呂兆龍魏僖薛所蘊而夾皆與岳貢等其夾二夾仍不習用者則有陳必謙李明睿張鳳翔金之俊沈惟炳周世安張忻諸人其夾二夾并其子亦夾一夾梏一梏者爲王志正其夾二夾頭箍一箍仍夾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死者爲張維機其以古玉杯金壺及諸賂器丐周鍾賄王旗鼓得復授職者一爲夾一夾之湯汝成一爲夾一夾之吳履中其以削髮夾

三夾者荊琪乾楊昌祚衛統文劉明偀吳孳昌夾四夾追銀四萬兩死於家者孫從度夾四夾死尤惨者李士淳林增其他如陳德純方以智王■顧鋐鄭楚勳馮垣登吳邦臣蕭時懋高■黄熙胤張正尹趙士錦吳佑宗李起龔[illegible]梁[illegible]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范方謝於陛陳翔林蘭友蔡國光劉中藻衛[illegible][illegible]昌羅方李逢甲錢增鄒逢吉或夾二夾三夾不等凡夾者五十有五人雖爲人好醜不類而皆不免於辱者焉宋之繩削髮以楊廷鑑周鍾力薦於王旗鼓免夾汪光緒楊若橋周亮工劉令尹俱未夾此所謂囚辱者

也蔣德璟十三曰辭朝出駐崇家擱歎鄭三俊楊嗣昌授施邦
徵張伯鯨莊耀勤翁希禹程兆科寇準繆程子奇彭遇凱
施邦蔣臣譚貞良友史夏隆嚴通林傷王崇簡所謂潛身者
也其叛逆奸臣姓名則張縉彥周奎宋企郊等四人其時
以次于獻者周奎也戮於九日同太監開齊化東便三門
獻城仍被戮者張縉彥也其受賊官職姓名則劉大鞏光
時亨楊枝起三人倡爲助餉之說各寫五千金而宋企郊
授名召見授職梁兆陽召見九三授兵部侍郎楊觀光亦
召見三授禮部侍郎周鍾授檢討撰勸進表登極詔并獻

史外　卷三十二　三

下江南策進入郎自詡牛老師極爲歎賞者周鍾也福王
南渡與光時亨武愫騈斬於市者郎周鍾也項煜授太常
丞煜門生黎志陞爲賊腹心欲大拜之郎昌言於衆曰大
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後授
本職始泪後遁歸南渡時煜亦被人執而沉諸河死錢位坤
授國子監丞初賊不用坤丐周鍾爲緣僞文選顧楊赴部
時對人曰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矣京師有不凡人之譽
所薦授祭酒何瑞徵授教習館元宋學顯趙京士葉初春
授六堂丞賀王聖吳家周授原職董家恆楊廷鑑韓四維

高爾儼陳名夏張之琦趙玉森傅鼎銓楊名琅魏學濂張
元琳吳爾壎劉餘謨魏天賞史可程朱積蕭卓王自超劉
廷琮何九雲張九錫劉肇國李化麟姚文然高行初統虞
仰學尚羅獻玟梁清標白胤謙何胤光李呈祥龔鼎孳頎
楊梅鶚黃燦成克鞏張端呂崇烈劉廷諫熊文舉侯佐但
原職楊元錫孫承澤戴明說傅振鐸時敏申芝芳高翔漢
黃元益郭元金汝礪朱徵彭琯林鳴球柳寅東陳白羽張
明駿蔡鵬霄衛禎國徐必泓王于曜鄒魁明吳剛思徐家
林吳元謙繆沅李之琦胡顯李丕著張元輔呂兆龍龔彝

史外　卷三十二　四

湯有慶黃徽胤吳之琦張琦程玉成王皐黃國琦王孫蕙
孫以敬王爾祿吳泰來武愫李登雲俱授職龔□授防
禦使朱□授四川府尹張家玉以建言細三晝夜仍授
原職凡爲人一百有五半皆一世知名之士也所謂誅戮
姓名者首輔則陳演夾一夾追黃金三百六十兩銀四萬
七千兩建夜殺之魏藻德夾一夾追銀一萬七千兩其妻
一拶十二夾飲水死吏部尚書則李遇知夾二夾拶一拶
追銀四萬六千兩仍夾死其見於燉紙剳記者如此嗚呼
于於甲申死難諸君子既已考之他書次第爲之傳今復

得此抄印證之所謂信而有徵者庶幾無憾與至於衛亂文與爾壎殉揚州難曾櫻殉桂州難張伯鯨殉揚州難各有傳傳鼎銓南還爲鄉人非笑嘗欲求一死所與揭公重熙同舉義旗死附見揭公傳魏學濂欲有所爲未遂自縊死無錫顧端徵與如皋冒襄嘗雪其冤自有傳張家玉起兵屢敗屢破龍州博羅連平長寧諸縣轉戰一年入據增城　大兵環攻之戰十日乃敗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砲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徧拜諸將赴野塘死附見瞿公式耜傳方以智爲僧入粤大帥物色縶之

逼令更服則生不更則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唯其自擇以智解左而受右帥起親解其縛聽爲僧錢澄之記一事云順治甲午方密之以智既爲僧閉關高座寺余往看之寓報恩寺坐蕢下周勿菴建中有老僧與同坐故中官也問余知爲桐城人因問桐城有一方以智尚在乎昔於內廷供事烈皇一日御經筵回天顏不懌忽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如是者再某跪請其故上曰今早經筵上有展書官陳某乃陳某子其父巡撫河南失機問大辟繫獄候決某衣錦熏香展書朕前略無戚容不孝如此其能忠乎其跪進曰展書官舊例皆然跪進上前防有不潔之氣上觸故衣必鮮華熏香盈袖要分展書將芳香襲御座耳上問既如此例便當罪官不然辭差可也朕聞新進士中有一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撫湖廣與陳某同罪下獄中以智懷有血疏日日於朝門外候百官過叩頭呼號求爲上達此亦是人子言訖又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求幾時釋孔炤而辟某孔炤之得生由此外廷豈知之乎余聞其語隨到竹關說與以智以智伏地哭失聲北向九叩頭謝恩甲午秋九月事也嗚呼世受國恩甘心降賊

吾無責焉矣爲賊鉤索桎遭刑辱生逢亂世勢難防免唯晚節末路力持人紀若子重焉若傅衛諸公罪匪漸大悔能晚蓋固董狐之所必錄也至於過故主之榔梢矢極口之詆詣者爲人臣子滅理喪心雖復舍舊從新勳業開天文章蓋代比於管仲魏徵不可同年語矣此号歷埋僞衍中且百年博士忽於靈窟唾棄之餘發而出之彼死難諸公精忠大節固槩蹤不能汙天地不能死埋即無此号自當不朽而頑鈍亡恥者幾轉貫緣彌縫粉飾圖汁且爲靈泉而鵂鼠復嚇鳳凰矣則此号也在當日爲六等之刑書

在異日爲千秋之鉄案竟不剝蝕豈無意乎乙丑二月八
日無爲注有典記

余按他書載襄城伯李國楨以三事要賊禮葬烈帝遂
死帝后旁國楨所舉轟烈昭著如此此鈔不宜獨畧而
不書余幼時鄉先輩齊博士耕六嘗爲余言襄城伯事
殊僞在江西一合巖中知之甚悉曾有文以駁正惜當
時未經親授記錄今先輩去世已久無從取證矣然寧
都魏禧新樂侯傳後已詳辯之其書具在無可疑者且
國禎城守盡撤守禦福王時姜公曰廣詆爲狂稚至與

險邪貪猾之陳新甲紈袴支離之王樸倪寵貪婪無賴
之史堃陳起新並列章奏而曰其後效可覩果國禎有
大節足取姜公決不遽心抹殺也況譚吉璁肅松錄與
陳琰曠園雜志所書趙一桂葬烈帝事俱甚詳何獨無
一語及國禎耶而邵長蘅且云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
嘗一至陵下無疑而爭三大事及自殺似傳譌名節甚
眞不易輕以予人也國禎觀死帝后旁事具見無錫鄒漪
明季遺聞其書順治間成先出他書從踵而襲之正史
亦據以爲斷而魏禧文集都未寓目矣吳梅村贈劉雪

舫詩云寧爲英國死不爲襄城生英國謂張世澤襄城
則李國楨也此又一証矣鄒漪於失足諸人極力附會
頌颺桐城錢澄之續所知錄詩云史家稱實錄孔子贊周
文所以信後世豈不貴其眞不見鋤退之有論不敢作
天刑與人禍言之悸心神斯人愍不畏謬妄撰道聽甲
申殉國變烈哉數名臣此外安足道表章必有因又如
賣國者丹書著國門公論豈能磨曲筆乃爲原皆言此
書出意實由斯人南渡政多端編纂畧不存所載諸讜
論當時未一陳乃知紀失實總以殉交親至於閩粵事

有若夢中言年月既錯亂爵里亦紛紜是非與功罪顚
倒誰具論闔有些小吏遭斥懷怨嗔私意撰僞書詆誣
無不云儼然編野史小人語是遵此事吾親見紀錄亦
未淳奈何當吾世親見是非淆遺聞原流布人間耳目
新耳目既以惑後世何所循安得有識者一見輒爲焚
慨然作此詩聊以寄願究福王時予北京殉難諸臣諡
國禎諡貞武此採摭不實之過且吳襄以賊命招降三
桂三桂不從賊遂殺襄亦非眞實殉難者而予諡忠壯
當以三桂故曲殉之節國禎可知矣宗伯顧錫疇以請

倜溫體仁謚奪職而諸逆黨請表章三案諸臣各予謚
蘖祭葬當日之朝典其可信乎張捷爲東林僧人逼死
雞鳴寺楊維垣詐稱殉難匿三棺於中庭挾二妾宵遁
半道遭仇家擊死某氏紀畧則謂兩人皆阮馬黨晚節
自全人皆異之傳聞異辭耶正史亦與死節諸公並書
據某氏言耶抑別有見而不與憐是耶（東林[illegible]徇名[illegible]）
予考正史云范景文至金鉉二十有一人皆自引決其
他率委匙見賊賊以大僚多誤國槩囚縶之庶官則或
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諸僞將擄掠取其

貲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福王時以六等定罪治諸
從逆者而文武臣殉難並予贈廕祭葬且建旌忠祠於
都城焉曰正祀文臣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大同巡撫
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四人
曰正祀武臣祀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
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
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七人曰正祀內臣祀太監王
承恩一人曰正祀婦人祀烈婦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
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
李氏陳良謨妾時氏吳甕妻祖氏九人曰附祀文臣祀
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
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七人曰附祀武臣祀成國
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
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
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
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
千戶李國禄十五人曰附祀內臣祀太監李鳳翔王之
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六人有司春秋致祭

然顧鋐彭琯俞志虞輩特爲賊拷死諸侯伯亦大半以
兵死而郎中周之茂員外郎寗承烈中書宋天顯署丞
于騰雲兵馬指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屈死祗未
邀賜卹也
正史解學龍傳云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萬曆四
十一年進士官刑部尚書福王時治從賊之獄倣唐制
六等定罪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
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
喻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左布政使陸之祺

兵科給事中高翔漢湖廣道僉事楊王休翰林院檢討
鄭世芳十一人也二等應斬秋決者刑科給事中光時
亨河南提學僉事豫祈廢吉士周鍾兵科給事中方允昌
四人也三等應絞擬贖者翰林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
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襄陽知府王
承曾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孕光少詹事項
煜七人也四等應戍擬贖者禮部主事王孫蕙翰林院
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總督侍郎侯恂山西副
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裴希度張懋爵禮部郎中劉大

鞏吏部員外郎郭萬象給事中申芝芳金汝礪舉人吳
達修撰楊廷鑑及黃繼祖十五人也五等應徒擬贖者
通政司參議宋學顯諭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繆沅給事
中呂兆龍傅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
吉士張家玉及沈元龍十人也六等應杖擬贖者工部
員外郎潘同春禮部員外郎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
于曜行取知縣周壽明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楷八
人也其留北候夜定奪者少詹事何瑞徵楊觀光太僕
少卿張若麒副使方大猷戶部侍郎黨崇雅吏部侍郎

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明說孫承澤
劉昌余必弘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參議趙京仕編
修高爾儼戶部郎中衛周祚及黃紀孫襄十九人也其
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魯桌吳爾壎
史可程王自超白孕謙梁清標楊棲鶚張元琳呂崇烈
李化麟朱積趙頍劉廷琮吏部郎中侯佐員外郎左懋
泰禮部郎中吳之琦兵部員外郎鄒明魁行人許作梅
進士胡顯太常博士龔熙及王之牧王皋梅鶚姬琨朱
國壽吳嵩孕二十八人也其已奉旨錄用者兵部尚書

張縉彥給事中時敏諭德衛胤文韓四維御史蘇京行
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兵部郎中張振聲內閣中書舍
人顧大成及姜荃林等十人也得旨周鍾不當緩決陳
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
等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汙偽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
議陛方拱乾結納馬阮特旨免其罪明年正月學龍奉
詔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
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當是時馬阮必欲殺周鍾學龍
欲緩其死謀之次輔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寬刑

鞫即擬俞旨覆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事已無
及士英暨其黨張捷楊維垣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
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狥私
遂削籍大鋮既殺鍾時亨仍傳旨二等罪斬者論充雲
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爲
民永不敘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
犯皆隨賊西行未嘗正刑辟也黄鑛龜沈元龍向列星
李綱項記孫襄王之牧王皋梅鶚姬琨朱國壽吳嵩孕
韓奎楊皆未詳其官學龍歸南都旋失久之卒於家蓋

當日之刑賞真僞有未易核者矣

采薇子傳附一壺先生

汪有典曰吾宗人之居歙者由憲爲予言國初績溪之嶺
北有宿於路亭者拾枯枝摭野菜入沙鑵煮食之鶉衣百
結間入書館作字題詩詩不可解而字甚工自署曰采薇
子問其姓名即泣而不答每當三月國忌時則僵卧數日
不飲不食不言笑人以是知其爲故明之有官君子蓋績
爲嶺之僻壤嶺北又績之僻壤采薇子之隱此有入山唯
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之意乎其姓名既不可得則其科
分官位益不可得而捐妻子甘行遯其意極可哀予往績

之嶺北偕友曹尚賢等尋其墓榛莽之中一孤墳耳再拜
而退此人既無姓名則不可以入史外之書然予費半生
苦心搜羅勝國孤忠得香盈屋得玉盈車而畢竟香玉之
沒於泥沙者多有吾欲予於書之終篇粹此一傳以槩忠
義之士之不知姓名者以慰忠義之士之不知姓名者又
即以爲予書之後序可乎予敬如其說備著之抑又有一
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
狂自放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
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歔欷流涕而罷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史部第二〇册目次

鍥兩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要考六卷

〔明〕焦竑　翁正春輯

明萬曆三衢舒承溪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題皇朝人物要考序

軻夫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信乎須元會合淑氣攸鍾聖哲之生不偶也我
太祖提三尺劍沉掃胡元混一海宇首重文教越三百餘禩海內文治熙熙矣其間聖賢之生固迨軼三王而凌漢唐跨

宋元遠矣其臣下有以功名見則致君澤民匡儲師保勳在彝鼎有以忠直見則抗疏敢言不避鍋鑊而精貫日月有以文學見則掇危科撰國史沛王教登文明之域有以武畧見則剿氛孽平胡虓振王矣破夷虜之膽間或有遂巢由之志慕夷齊之清者亦樂道忘去之道

軌也有懷斯篇之奸諂檜京之邪者殞身覆族之餘孽也然我
國家濟濟古今之參熙熙文物之盛終非微奸小隙戕之也君子上遡洪永宣成之化下覽弘正嘉隆之盛則人賢文物始末出處略略可攷況今
聖天子御極其曰王者興可謂超三越五矣嗣是而名世出當必有出類拔萃者矣余於
昭代慶故欣然引其首云

萬曆甲午撰

翰林院侍讀晉江九我李廷機謹題

大明臣論斷

崔銑（安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翰林庶吉士正德初官官劉瑾肆志公直斥之面不屬嘉靖元年召爲武宗正德實錄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敏公）

田一儁論曰文敏（崔銑謚文敏公）當閹奴專權之日無論文武諸卿皆諂媚之（通紀云劉瑾既入司禮監府部等衙門官稟事科道部屬皆長跪）獨銑長揖爲我朝廷砥柱（銑遇瑾史館銑獨長揖瑾怒目視銑自是）而後諸卿見之皆長揖焉他如（他日諸翰林見瑾一皆長揖是時南北大臣）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上疏賑江南之饑（食石上疏）以衆力言沮朱巷之揚（皇祖故事）之留不可持無非爲　朝廷出一言以肅紀綱焉卒之文章叠疏維持正論銑其居首哉

楊道評曰世亂識忠臣歲寒知松柏若文敏者是矣文敏當閹奴劉瑾得志之日諸卿皆諂媚而文敏獨爲士風樹一幟遂長揖而不禮世謂衆人皆醉我獨醒衆人皆濁我獨清文敏足以當之矣

胡世寧（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德安推官正德間平宸濠王之反嘉靖間歷吏部尚書卒贈少保謚端敏公）

陳謹斷曰端敏（世寧謚）歷仕四十餘年天性廉約衣食猶素（張治曰世寧歷官四十餘年素士也）遭寧王而自拔於獄（初至一品故服飲食猶素王有反意人莫敢言上疏曰江西之禍不止寇賊可慮寧王反狀未悉上疏寧王忌恨被寧王反）自投因永嘉而力救于疇（疇功河西永嘉惡陳九疇寧力爭不可得不死有）且也愛惜人才志存經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十

除五一日定…六日…七日…八日…九日上疏十日惜人才而知老志不衰矣嗟夫懿哉若人政奚有於壞哉

焦竑評曰世寧居官清約廉而能爲觀其歷仕四十餘年衣食如寒士雖有祿俸之資（卹恤孤而後於）再觀其疏寧王之反救九疇之殺寧其宇宙間人豪哉

大明君論斷

穆宗莊皇帝（諱載垕嘉靖第三子初封裕王及嘉靖崩即皇帝位改隆慶在位六年）

默論曰我　帝之嗣位也以仁義爲體以道德爲威初未嘗嚴刑峻法以厲民也（帝登極之後詔四方其省刑薄斂以蘇民生亦未）嘗錦衣玉食以荒財也（帝嘗日食…）行之帝廷者皆祖宗之遺也（帝曰朕之服令日所行之中外者皆祖宗之法）以故善政播揚于海宇朝野謳歌于中外（實錄特書）惜夫享國未幾（在位六年而崩）而泰山吉頹向之四海謳歌者轉而爲淚泣矣痛哉　帝也何其享不長哉

穆宗總論評穆宗皇帝之嗣位也能奉遺詔尊禮元老斥逐方士此其守成令主已出人一頭地矣何也有武皇之寬易則權多旁落不可無　世宗之嚴毅有世宗之嚴毅不可無穆宗之寬敝此天祚皇明故其英主間出剛柔互濟以肇億萬無疆之業誠夫

大明臣論斷

海瑞 廣東人登嘉靖甲子舉人初授邑尹善政著聞 擢嘉秩越等不敢就特賜進士歷任隆慶萬曆 歷官至總督糧儲都察院 左都御史南京掌院事

唐文獻論曰海微鍾靈瓊崖鍾瑞故其性靈穎悟直率節耿 言其清廉 厲廉介成謠閭閻交頌清風播揚海隅生靈 成風化民 歌頌老稚知名尊爲美談 知無不言弗避親顯 言其無畏貴論其宰職也 豺狼破膽狐狸亦寒心矣 漢張綱埋輪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乃隆曆之間朝郡肅清公之力也丹青之照豈大明同朽哉

劉應秋曰直言質主漢之汲長孺剛斷 果決 帶之包文拯也若海公者其我明之長孺我明之文拯也

款惜也朝臣忌之終于無補使移宗任以台人加以相位則已而振舉治化必行于今如斯而已乎

洛伊仁 山西人登萬曆甲戌進士初授 行人上疏極諫作諫罷職爲民

羅萬化論曰仁賦性剛侃抗疏直言 言酒色財氣四箴 商辛之論不避刀鋸 時君寵鄭貴妃爲湘 長夜之飲擬爲商紂 關逢干之危視若坦途 抗君之言若龍逢 比干視死如歸 君方憤而戮之相乃釋而置之幸也 君召而相申時行許國議欲殺之兩相再三作 之曰君猶天也于物何所不容乃斥放歸田里 輕爵祿而罔視垂竹帛而永休壯哉

鄒元標 江西吉水人登萬曆丁丑進士觀政刑部未 授職先上疏劾奸相張居正忤旨發充廣東 軍居正去位復吏部主事後上疏諫君降 驛丞又復職又上疏諫通判給事交章保還 官吏部郎中未起

焦竑斷曰任籍未登已厭豺狼之當道官箴尤屬郎勁篤

鶩之橫 未發甲時尚先爲居正之專權不道 士觀政刑部時即上疏劾之素居權勢不避 許身徇國忘寡母之昊天 標言奸相之必蒙其禍乃 母諱日兒今忠不能全孝矣號 捐軀報主繼先忠之爲國 宋文天祥亦吉水人也爲 國死節故謂之繼先忠 三黜不易展奮之直莫尚 柳下惠以直道事人三黜而不 去比則以死諫敢諫不顧身 至三斥之加豈稱下 可恍惚共一二哉 一死自擬殷士之仁可同 言其心與忠 微子比干箕子等同一仁也 朝廷振肅臣工歛祗直聲動乎天下義氣充塞兩間雙忠 鄒台亦吉安人因奏居正服 敢命與鄒元標合建雙忠坊 死表誌萬古垂休也

羅萬化曰然鄒公者直聲動于海宇康一流于後世當世貪夫媚人比比然有可不厚人之鄒老耶

○當今皇帝封榮考

寧遠伯李成梁

文臣拔尤考

弘文館學士宋濂　御史中丞章溢　翰林學士王禕
大學士吳伯宗　大學士朱善　大學士宋訥
吏部尚書詹同　國子祭酒[illegible]崧　大學士劉三吾
刑部尚書開濟　[illegible]修胡翰　東閣學士吳沉
禮部尚書陳遇　翰林侍講學士方孝孺　都御史練安
御史曾鳳韶　修撰王叔英　[illegible]府紀善周德
按察使王良　大學士楊士奇　大學士楊榮
大學士楊溥　大學士李善

第三卷

大學士商輅　大學士高穀　大學士彭時
文安公劉定之　文莊公丘濬　文靖公徐溥
文和公劉珝　文靖公劉健　文正公謝遷
文恪公王鏊　文正公李東陽　文肅公劉忠
文忠公楊廷和　文襄公楊一清　文忠公張孚敬
忠安公胡濙　大學士解縉　文簡公黃淮
文靖公金善　忠安公蹇義　學士沈度
文穆公胡廣　忠靖公夏原吉　文清公薛瑄
文懿公呂原　文肅公岳正　文定公吳寬
翰林修撰舒芬　翰林待詔文璧　忠[illegible]金忠

忠宣公黃福　文端公王直　文忠公王英
肅愍公于謙　文莊公葉盛　文襄公周忱
恭定公年富

第四卷

襄敏公李秉　恭肅公林鶚　文靖公魏驥
文肅公錢幹　忠文公李時勉　文介公劉儼
文恪公耿裕　忠肅公王翱　祭酒陳敬宗
莊毅公王竑　忠毅公王驥　端毅公王恕
文敏公姚夔　襄敏公王越　清簡公樊瑩
文毅公倪岳　肅敏公余子俊　襄毅公項忠
文安公林翰　莊敏公林聰　文毅公許進
都御史王忬　文懿公楊守陳　文毅公黃孔昭
文懿公章懋　端肅公馬文升　惠安公彭韶
文肅公何喬新　恭襄公馬昂　襄毅公秦紘
恭毅公王槩　文敏公崔銑　文懿公儲瓘
文莊公邵寶　文莊公王鴻儒

第五卷

吏部侍郎張元禎　康惠公李承勛　少保保胡宗憲
文簡公謝鐸　簡肅公張敷華　忠定公韓文
戶部尚書雍泰　都御史楊繼宗　僉都御史魯穆
右都御史顧佐　僖敏公陳[illegible]　恭簡公戴珊
左都御史黃綬　提學副使宗臣　給事中張寧

文恪公吳 綸 知府劉 實 恭毅公章 綸
恭敏公廖 莊 恭敏公鍾 同 知府 張 珝
忠愍公楊繼盛 按察使楊 瑄 白沙公陳憲章
文毅公羅 倫 端敏公胡世寧 忠烈公孫 燧
忠節公許 逵 清惠公耿九疇 文端公周 經
文恪公楊 廉 文簡公毛 澄 都御史陳 壽
忠宣公劉大夏 襄惠公洪 鍾 巡撫 林 俊

第六卷

都御史吳廷玉 文襄公唐 龍 郎中黃 鞏
都御史羅 通 尚 書軒 輗 襄毅公韓 雍
御 史陳茂禮 巡 撫高 明 副 使夏 寅

 縣 橋

恭愍公陳 選 正 卿夏時正 僉 事王 琦
副 使李孝陽 副 使何景明 按察使李崇麗
禮部郎中況鍾 通 判祝允明 節愍公劉 僑
侍郎節愍公陳洽 尚書忠肅公鄒埜 學士忠愍公劉球
名 儒吳與弼 檢 討莊 昶 給事中賀 欽
庶吉士鄒 智 虛齋公蔡 清 中烈公孫 燧
端敏公 世寧 新建伯王守仁

鼎鐫兩狀元編次皇明要考卷之一

濟圜焦　竑編次
晉陽翁正春校正
三衢　司承溪重梓

聖朝帝王考

太祖高皇帝濠泗人也姓朱氏諱元璋字國瑞仁祖第四子初潛龍黃覺寺至正十五年起義兵丁酉年下金陵置江南行中書省爲右丞相封吳國公丁未即吳王位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洪武在位三十一年崩壽七十一葬南京孝陵神烈山立后馬氏徐王馬公女也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崩壽五十四合葬孝陵

太祖有二十五子長懿文太子早夭秦愍王樉第二存晉恭王棡第三存燕王第四今帝周定王橚第五存楚昭王楨第六存齊庶人榑第七絕潭王梓第八絕趙王杞第九絕魯荒王檀第十存蜀獻王椿第十一存湘獻王柏第十二絕代簡王桂第十三存肅莊王楧第十四存遼簡王植第十五以下今華郡存慶靖王㮵第十六存寧獻王權第十七以下今華郡存岷莊王楩第十八存谷庶人橞第十九絕韓憲王松第二十存瀋簡王模第二十一存安惠王楹第二十二絕唐定王桱第二十三存郢靖王棟第二十四絕伊厲王㰘第二十五以下今華郡存王太祖闢乾轉坤取天下於胡元之手自虞以來惟我朝得天下爲正而功成之後享三十一年一盛也聖壽七十有一二盛也自江左併中原三盛也太子諸王二十五人公主一十六人皆定冊封四盛也因紀之于此

建文帝諱允炆太祖孫懿文皇太子次子也洪武二十五年冊爲皇太孫高皇崩即　皇帝位改元建文在位四年及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或言帝殂或言其變姓名有一大臣隨之出走及老歸中國題詩金山寺云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始知其爲建文君云及至京入西内不知所終

張子曰太祖都金陵諸邊塞遠者逾六七千里北虜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臨邊諸王俾得提兵防禦舊制也厥後地大權重易以驕僭勢使然矣量臣爲國家計久遠懷賈生之憂以行主父偃之策寬其時事遲以歲月勸其分王子弟優游漸漬得機而行之地不削而自削矣夫何諸君急于成功是以動天下之兵也夫漢之吳王鑄山煮海之削猶可言也我朝周岷湘代未聞有吳王之罪然故而驟削之爲禍豈淺小哉亡何而靖難之師興矣當時康都高巍諸人奏疏章章在也執柄者方且討周禮改官名易制度奚益哉甚矣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可變而至于亂

成祖文皇帝諱棣太祖第四子元至正二十年四月七日
生高皇后馬氏出也初封燕王建文二年起兵四年六
月十七日即皇帝位改元永樂在位二十二年崩於榆
木川壽六十五葬長陵廟號太宗皇后徐氏中山武寧
王徐達女也永樂五年崩壽四十六合葬長陵成祖之
子四仁宗皇帝其長也第二漢庶人高煦也第三趙簡
王高燧存皇少子高爔逝未受封焉文皇帝自起事至
下京師大小百餘戰皆身冒矢石即位之後四征北虜
三下南交舟車之地無間大小遠邇悉奉琛執玉著榜
葛剌滿剌加忽魯謨斯等處新受朝命爲王者殆三十
國東逾遼水越女直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衙都司衛
所設官統治者三百處直西部落數百種皆重譯來附
此足想見其功德之純盛者也
解縉序四夷咸賓詩曰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
樂嘉與萬方共躋仁壽一德威孚休祥照應民安物
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暹羅東南若琉球山中
東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海東洋爪哇晃方緬國水邦
孟定麓川歲遠八百老撾里車西若烏思尼剌西北
畏吾兒奴哈迷遠者莫萬朝聞夕引奉貢儀物皆至
京師其文辭稱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于
外殊音重譯異邦奇詭歡欣鼓舞嘉無已庶狨縣

渺天下情書殊精誠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雲行
雨施妙運莫測垂裳拱手於穆清而有生之類皆利
見于四方萬里之遠莫知所以然而歸之奔來王而
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躬逢盛際當萬世一時也朝之
群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周公有戎狄之膺
宣王逐玁狁而秦漢及隋窮兵黷中國力夫之爭無時
或寧唐宋不極上天厭亂命我太祖高皇帝起而定
之不定而從不言而化八荒同風四十餘年皇帝以
聖繼聖北降虜殊方歸命者接迹而至宜有詩歌
垂之頌嶽軼遠古而過之

人物考八卷之一

仁宗昭皇帝諱高熾成祖第一子初封爲燕世子永樂三
年立爲皇太子成祖崩隨登太寶改元洪熙在位一年
崩於欽安殿壽四十八葬獻陵后張氏彭城伯麟之女
也及正統七年崩合葬獻陵仁宗之子十八長即宣宗
也第二子鄭靖王瞻埈存第三子越靖王瞻墉第四
子蘄獻王瞻垠絕第五子襄憲王瞻墡存第六子荊憲
王瞻堈存第七子淮靖王瞻墺存第八子滕懷王瞻塏
逝第九子梁莊王瞻垍絕第十子衛恭王瞻埏絕內若
鄭國王則見帝系也
宣宗章皇帝諱瞻基仁宗第一子永樂九年立爲皇太孫
仁宗即位立爲皇太孫仁宗崩即皇帝位改元宣德在
位十年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八葬景陵廟號宣宗初后

胡氏都督榮之女及宣德三年三月以多疾無子最
請閒居別宮正統八年十一月初五日薨謚靜慈仙師
葬金山原不祔廟繼后孫氏太保安國公忠之女初冊
封爲貴妃及胡后就閒冊孫氏爲皇后天順二年崩合
葬景陵生英宗皇帝祔于廟宣宗生二子皆爲帝長英
宗也係后孫氏出次卽景皇帝也係賢妃吳氏出英宗
北狩及復辟景皇帝仍爲郕王云宣宗女二人
陳建曰宣廟英武過于成祖故能平內難攘外夷皆
躬擐戎陣如摧枯拉朽然所以然者由宣廟爲太孫
時嘗因獵講武從成祖北征習知用兵故遂能如此
由去國初未遠乘祖宗百戰之餘威將士習于戎陣

戰勝攻克固非偶然也至正統之末國家承平已久
英宗生長深宮王振不知而欲效之遂至蒙塵之禍
故建嘗謂正統土木之變宣德遵化之役誘之也
英宗睿皇帝諱祁鎭宣宗第一子宣宗卽位立爲皇太子
宣宗崩卽皇帝位改元正統十四年八月北狩亿月初
六日尊爲太上皇帝景泰元年八月還居南宮凡七年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復登帝位八年正月十七日崩
於乾淸宮壽三十葬裕陵廟號英宗后錢氏中軍都督
追贈安昌伯貴之女至成化四年崩合葬裕陵又皇后
周氏憲宗生母也慶雲伯追贈寧國公能之女至弘治
十七年崩合葬裕陵英宗之子凡長卽憲宗第二子德
莊王見潾第三子見湜未受封薨第四子許悼王見
淳絕第五子秀懷王見澍絕第六子崇簡王見澤存第
七子吉簡王見浚存第八子忻穆王見治絕第九子徽
莊王見沛除革封王英宗女子八人
陳建曰英廟以一八之童而行事前後大徑庭何耶
蓋初以幼冲卽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故王振得擅
權誤國天下幾危及北狩經年而歸險阻備嘗情僞
悉知登大寶遂躬親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治光
于祖考
景皇帝諱祁鈺宣宗第二子賢妃吳氏所生初封郕國王
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乃卽皇帝位尊母吳妃爲皇太

后景泰八年英宗復辟仍爲郕王是月薨壽三十謚曰
戾葬金山成化十一年復皇帝號后汪氏中兵馬指揮
英之女初爲郕王妃景皇卽位立爲皇后英宗復辟仍
廢爲郕王妃正德元年薨合葬金山冊立皇后杭氏以
天順元年廢而死當見皇之北轅則攝步以維繫遠神
器之有歸則服藩以多遜惜乎未幾而遽薨且又乏嗣
而罔繼靖言思之良足致慨
陳建曰景帝當多難之際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
危爲安易亂爲治其功偉矣然不欲奉迎英廟只此
一事不是然而英廟之歸實由於此何也蓋無意於
迎者乃所以迎之也不欲其歸者乃所以趣其歸也

此意在帝不知之也廷臣亦不知之也使當時若有
奉迎則彼以爲所重在此虜必挾留爲質如宋之徽
欽迎請愈勤而愈不可得惟不急其君而無意於迎
則彼以爲與其拘空質而無用曷若歸之以樹恩此
漢高分羹之遺語所以謬敵而致太公之歸是英廟
之復歸天也非人也雖然亦會逢其適爾使遇五湖
劉石阿骨打奇渥溫輩爭中國爲帝圖豈但如是乎

憲宗純皇帝諱見濡英宗第一子太后周氏所生初名見
深郕王攝政冊爲皇太子景泰三年降封沂王天順元
年改今諱復立爲皇太子英宗崩即皇帝位在位二十
三年崩于乾清宮壽四十一葬茂陵廟號憲宗后王氏

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鎮之女至正德十三年崩合葬
茂陵憲宗之子十有四其第三子即孝宗也第五子岐
惠王祐棆 絕 第六子益端王祐檳 絕 第七子衡恭王祐
楎 存 第八子雍靖王祐橒 絕 第九子壽定王祐榰 絕 第
十子成化十九年生尋以本年 死 第十一子汝安王祐
梈 絕 第十二子涇簡王祐橓 絕 第十三子榮莊王祐樞
存 第十四子申懿王祐楷 絕 憲宗女六人

孝宗敬皇帝諱祐樘憲宗第三子太后紀氏所生憲宗即
位立爲皇太子憲宗崩尋登大寶改元弘治在位十八
年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廟號孝宗葬泰陵后張氏壽
寧侯追封太保昌國公巒之女至嘉靖二十年崩合葬
泰陵孝宗只有二子長即武宗也次子蔚悼王厚煒

按孝宗御極首開經筵尊禮儒臣次選官僚堪任六
部立預備倉而民生賴築張秋隄而河患除止上納
例而仕路清招商開市鹽利溥矣錄用勳裔世澤遠
矣經略哈密而命將臣邊備飭矣他若減上供畏天
戒選民壯謹條例疏錢法列職官姓名召輔臣顧問
委顧命得人明習國事勵精圖治納諫聽言之美尤
三代而下不易得者十八年之治厥有由哉

武宗毅皇帝諱厚照孝宗第一子太后張氏所生立爲皇
太子孝宗崩遂即皇帝位改元正德在位十六年崩壽
三十一廟號武宗葬康陵后夏氏慶陽伯儒之女嘉

靖十四年崩合葬康陵附于廟武宗無嗣群臣奉太后
命迎興世子而入繼大統云

陳建曰正德間瀕危者有數事焉逆瑾滔天八黨亂
政無異於漢五侯十常侍唐元和甘露之黨也流賊
之擾遍及於兩畿山東河南川蜀江西之境無異於
漢黃巾唐黃巢元紅巾之亂也寘鐇宸濠之變無異
於漢七國晉八王之禍也召邊兵入京師無異於何
進召董卓之寇也武皇帝之嬖幸亂朝政在下臣巡
遊燕樂荒弄萬幾無異於秦隋漢唐之季也嗚呼前
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正德朝叢是數者而國家安
如盤石豈非天與

世宗肅皇帝諱厚熜憲宗第二子獻皇后蔣氏所生武宗
無嗣帝以興世子奉迎入繼大統四月二十二日即皇
帝位改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崩於乾清宮壽六十廟
號世宗葬永陵皇后姓陳氏泰和伯陳萬言之女嘉靖
元年冊立爲皇后七年十月初二日崩諡曰悼靈葬天
壽山改諡孝潔穆宗即位遷葬永陵附于廟廢后姓張
氏錦衣衛指揮僉事張楫之女初封順妃繼立爲后五
年而廢又四年而薨改曰繼后葬金山孝烈皇后姓方
氏平安侯銳之女初封爲德妃後冊爲皇后十三年而
崩諡孝烈先入永陵玄宮附太廟及穆宗即位加上尊
諡遷主祀別殿世宗之子八長次俱早夭第三子即穆

宗皇帝也第四子景恭王載圳 絕 第五子穎殤王載𪉖
絕 第六子戚懷王載𡌴 絕 第七子薊哀王載𡊮 絕 第八
子均恩王載𡐠 絕

穆宗莊皇帝諱載坖世宗第三子嘉靖十六年冊封爲裕
王世宗崩即皇帝位改元隆慶在位六年崩於乾清宮
壽三十六廟號穆宗葬昭陵皇后李氏德平伯銘之女
嘉靖三十二年封爲裕王妃三十七年薨葬金山隆慶
元年諡曰孝懿皇后六年又加上尊諡合葬昭陵祔廟
皇后陳氏通州人固安伯景行女嘉靖三十八年封爲
裕王繼妃隆慶元年冊立爲皇后六年今 上即位尊
號曰仁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月加號懿安十年仍加
號康靖皇太后李氏宛平人武清伯偉之女隆慶元年
冊立爲皇貴妃今 上即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萬
曆六年加號昭文十年加號明肅穆宗之子四憲懷太
子早夭 聖上其次也第三子靖悼王初封藍田而薨
隆慶元年追今封賜諡葬金山 絕 第四子潞王 今
今皇上御名翊鈞穆宗弟二子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八月
十七日生隆慶二年立爲皇太子六年穆宗崩乃即皇
帝位改元萬曆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成長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
鎮國將軍每會紫王盈座至不相識而人皆隆準此古
今極異事也

○公主駙馬考

曹國長公主高皇帝姊也下嫁李貞公主薨徽時洪武元
年冊爲隴西公主貞拜駙馬都尉封恩親侯三年貞進
封曹國公公主加國號十一年貞薨追封隴西王
太姊下嫁王七一洪武元年追封太原長公主七一贈駙
馬都尉

慶陽公主 皇兄蒙城王女也洪武元年封爲慶陽公主
女夫黃琛爲駙馬都尉累官中都留守食留守俸公主
祿五百石四年改爲慶陽郡主永樂二年卒

○高皇帝十六女

臨安公主 皇長女也洪武九年下嫁駙馬都尉李祺太

師韓國公善長子也是年始定尚公主禮二十四年大
師賜死公主尋薨稹以憂卒
寧國公主 高皇帝第二女也十一年下嫁駙馬梅殷殷
汝南侯思祖子也用事建文時至永樂二年以嫌中離
死諡榮定官一子都督同知二子指揮使主後稱大長
公主以二十三年薨
○第三女未詳
安慶公主 高皇帝第四女也十四年下嫁駙馬歐陽倫
二十八年倫以私販茶撲殺
汝寧公主 高皇帝第五女也十五年下嫁駙馬陸賢吉
安侯仲亨子也
懷慶公主 高皇帝第六女也下嫁駙馬王寧洪武三十
五年封永春侯尋削爵
大名公主 高皇帝第七女也十六年下嫁駙馬李堅指
揮僉事贈都指揮使英子也堅以建文初封㮶城侯北
征陣亡主後稱大長公主宣德元年薨
福清公主 高皇帝第八女也十八年下嫁駙馬張麟鳳
翔侯龍子也永樂十二年麟卒
壽春公主 高皇帝第九女也下嫁駙馬傅忠穎國公友
德子也主以二十一年薨忠亦不食而死
○第十女未詳
南康公主 高皇帝第十一女也二十一年下嫁駙馬胡
觀東川侯海子也觀坐事奪爵主以正統十一年薨
永嘉公主 高皇帝第十二女也二十二年下嫁駙馬郭
鎮武定侯英子也建文元年鎮卒主後稱大長公主
○第十三女未詳 ○第十四女未詳
汝陽公主 高皇帝第十五女也二十六年下嫁駙馬謝
達都督僉事彥子也
寶慶公主 高皇帝第十六女也永樂十一年下嫁駙馬
趙輝府軍前衛千戶也主以正統中薨輝至成化十二
年始卒
○懿文太子二女
江都郡主 文太子長女也洪武二十三年下嫁儀賓耿
璿長興侯炳文子也建文初進郡主為公主儀賓為駙
馬後璿奪職主亦降郡主
○第二女未詳
○太宗文皇帝七女
永安郡主 太宗長女也洪武末下嫁儀賓袁容右都督洪
子也三十五年進郡主為公主儀賓為駙馬加封廣平
侯洪熙元年止食本祿宣德元年復主以 年薨容
以宣德四年卒贈國公諡忠穆
永平郡主 太宗第二女也下嫁儀賓李讓永樂元年進
郡主為公主儀賓為駙馬加封富陽侯讓以永樂二年
卒贈景國公諡恭敏子茂芳坐事二十二年奪爵主以宣

僖[illegible]追封長公主[illegible]大長公主九年薨

安成公主　太宗第三女也洪武三十五年下嫁駙馬宋琥西寧侯晟子也永樂五年襲侯二十二年奪爵及駙馬號宣德中還故號正統元年主進封太長公主八年薨

清河公主　於永樂四年下嫁駙馬李銘

真定公主　下嫁駙馬王誼濟寧指揮僉事佐子也正統十二年卒

○宣宗二女

順德長公主　宣宗長女也正統二年下嫁駙馬石璟主以八年薨璟以成化十五年卒

[illegible]長公主　宣宗第二女也十二年下嫁駙馬薛桓主後進大長公主成化六年薨

○英宗八女

重慶公主　英宗長女也天順五年下嫁駙馬周璟主後進大長公主以弘治元年薨璟以八年卒

嘉善公主　英宗第二女也下嫁駙馬王增靖遠伯驥孫也

淳安大長公主　英宗第三女也下嫁駙馬蔡震軍人誠子也主後進大長公主弘治十二年薨震以嘉靖十四年卒贈太保謚康僖

崇德長公主　英宗第四女也下嫁駙馬楊偉錦衣指揮宏子興濟伯善孫也主後進太長公主弘治二年薨

廣德長公主　英宗第五女也下嫁駙馬樊凱二十年主薨正德二年凱卒

隆慶長公主　英宗第六女也成化九年下嫁駙馬游泰懷遠侯游傑子也十五年主薨弘治十三年泰卒

宜興長公主　英宗第七女也成化九年下嫁駙馬馬誠正德九年主薨十四年誠卒

嘉祥長公主　英宗第八女也成化十三年下嫁駙馬黃鏞十九年主薨正德五年鏞卒

○景帝一女

固安郡主　景帝第一女也成化二年下嫁儀賓王憲弘治四年主卒葬禮視嘉祥公主

○憲宗六女

仁和長公主　憲宗長女也弘治二年下嫁駙馬齊世英鴻臚卿佑子也

永康長公主　憲宗第二女也弘治六年下嫁駙馬崔元監生儒子也主累進大長公主以嘉靖十一年薨元進封京山侯加太傅以嘉靖二十八年卒謚榮恭

德清長公主　憲宗第三女也弘治九年下嫁駙馬林岳兵馬副指揮芳子也正德十三年岳卒

第四女無考

第五女以成化二十三年薨追封長泰公主

第六女以張治五年[illegible]

○睿宗皇帝四女
嫡第一女康第二女皆蚤夭嘉靖四年追封一女為長寧
公主二女為善化長公主
永福長公主　睿宗第三女也嘉靖二年下嫁駙馬鄔景
和四年主薨三十一年景和以疏直削爵為民流徙吳
郡隆慶元年復爵三年薨諡榮簡
永安長公主　睿宗第四女下嫁駙馬謝詔　年主
薨四十一年詔卒贈少保
○世宗二女
成平公主　皇長女嘉靖二十四年下嫁駙馬李和隆慶

三年和卒
安泰公主　第三女嘉靖三十六年下嫁駙馬許從誠隆
慶五年主薨
○穆宗六女
長公主萬曆九年下嫁駙馬侯拱辰
長公主萬曆十年下嫁駙馬梁　月餘卒
長女蓬萊公主
次女太和公主俱早卒隆慶元年追贈
長公主十五年下嫁駙馬萬煒
長公主十六年下嫁駙馬王昺

開國元勳考

韓國公李善長直隸定遠人初以書生從起義歷中書省
參議參政中書左相國吳元年平張士誠以帷幄轉餉
功封宣國公洪武三年以中書左丞相進封加太師授
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參軍
國事食祿四千石四年致仕十年起總中書省大都督
府御史臺事明年削祿千八百石二十二年坐流言自
殺奪封長子祺駙馬都尉永樂元年卒子芳留守衛指
揮茂指揮僉事芳卒子恒停葉恒子誠誠子宣宣子鹵
魏國公徐達直隸鳳陽人從起義為首將歷大元帥同僉
樞密院事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書左丞右相國
吳元年以平張士誠功封信國公洪武三年為中書右

丞相征虜大將軍以平中原功進封加大傅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參軍國事食
祿五千石仍以大將軍北征及守北平十八年薨子輝
祖嗣初名允恭永樂元年以不附靖難師下獄削爵五
年卒子欽嗣十九年削爵二十二年復封尋薨子顯宗
嗣正統十二年薨無子弟承宗嗣天順七年薨八年子
俌嗣正德十二年薨孫鵬舉嗣萬曆元年子邦瑞嗣十
六年薨子惟志嗣承宗俌鵬舉邦瑞皆數督留京守備
鄂國公常遇春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歷中翼大元帥樞密
僉院中書參政平章政事吳元年以平張士誠功封授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洪武二年以中書

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左副將軍北征殁於戰洪武三年
子茂襲改封鄭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祿三千石二十二年以金山詟哈出
誤撓事安置廣西卒改封弟昇開國公永樂元年以不
附靖難師安置雲南之臨安昇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
復弘治五年　詔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紹襲
紹卒子經襲經卒子鳳襲鳳卒子玄振襲
曹國公李文忠直隸盱眙人帝姊子初賜姓朱尋復歷帳
前親君副都指揮使同僉樞密院浙江行省右丞平章
政事洪武三年以征虜左副將軍平江南中原功封授
開國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國

事祿三千石進大都督府左都督十年總理中書省大
都督府御史臺重事十六年兼領國子監事十七年薨
子景隆嗣後以征虜大將軍拒靖難師永樂元年降附
加祿一千石四年下獄幽死國除弘治六年詔玄孫璿
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性襲見永樂以
後列侯表
宋國公馮勝直隸鳳陽人初名國勝改名宗異復名勝與
其兄國用從義起歷元帥帳前親軍都指揮使同僉樞
密院都督同知洪武三年以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督府
右都督太子左詹事征虜右副將軍平中原功授封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
國事祿三千石累爲征虜大將軍破北虜有功二十八
年以有宿過不食卒國除
衛國公鄧愈直隸虹縣人從起義十六爲管軍總管歷元
帥樞密判官湖廣行省參政右丞平章政事洪武三年
以右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爲征戍將軍平江左淮功
封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
同參軍國事祿三千石進大都督府右都督累爲征虜
左副將軍征西將軍平西羌有功九年薨子道子鎮嗣改
封申國公薨無子弟銘指揮僉事子源當嗣尋卒永樂
間子繼侹襲侹子炳弘治六年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
使卒子繼坤襲

右開國六王與約生封公死封王者也
袁國公歐普祥江西人庚子以僞漢丞相舉袁州降附因
故封授之吳元年薨子文廣爲江西省參政除流爵不
得襲
楚國公廖永安直隸巢縣人以舟師降附爲同知樞密院
破張士誠兵深入被執不屈　詔追封之尋卒無子弟
永忠代任
信國公湯和直隸濠州人從起義爲帥府軍總管歷大元帥
同僉樞密院御史臺右御史大夫太子諭德偏將軍洪
武三年以定中原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山侯食祿千五百石尋爲征西將軍

四川還大都督十二年進封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祿三千石二十八年薨長子都督僉事鼎先卒追贈信
世子鼎子晟早卒晟子文瑜文瑜子傑病廢無子弟綸
綸子紹宗弘治六年詔復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

潁國公傅友德直隸宿州人歲辛丑率衆歸附授指揮洪
武三年以江淮行省參政從平中原功多封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一千五百
石進大都督同知四年爲征虜前將軍平蜀十七年以
征南將軍平雲南進封祿三千石勳爲特進右柱國世
襲累總兵征北虜有功二十七年卒靖難後子孫坐方
黨不得嗣國除

涼國公藍玉直隸定遠人鄂國公常遇春婦弟從軍有功
歷指揮大都督府僉事洪武十二年破西番功封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永昌侯祿二千石流爵十七
年以左副將軍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一年以
征虜大將軍破平可汗進封祿三千石二十三年再以
功加祿五百石二十六年坐不軌族誅國除

延安侯唐勝宗直隸濠州毛城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同
知大都督府事平江淮等處功多封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世襲祿如故祿千百石七年贈
千石二十六年薨追論奸黨國除

吉安侯陸仲亨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同知大
都督府事平江淮等處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千
五百石七年增千石一十六年坐奸黨死國除

江夏侯周德興直隸濠州人後起義洪武三年以湖廣行
中書省右丞平江淮等處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
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八年坐亂宮死國除

淮安侯華雲龍直隸濠州定遠人洪武三年以同知大都
督府事燕王府左相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平
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
年增千石鎮廣東召還奪祿薨國除

濟寧侯顧時直隸濠州人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副使從
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府事

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二年薨子敬嗣後追論時
奸黨國除

長興侯耿炳文直隸濠州人元帥君用三子從起義洪武
三年以秦王府左相兼陝西行省右丞從平中原功多
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
永樂二年以舊嫌自殺國除

臨江侯陳德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
僉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
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一年薨子鏞嗣從
征雲南戰死無子國除

鞏昌侯郭子興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

府僉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
都督府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六年薨二十二年
子振襲薨無子國除
六安侯王志直隸臨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陽衛指
揮使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
督府僉事祿九百石七年增一千六百石十九年薨子
威嗣二十三年坐法失侯爲安衛指揮卒子域調清平
衛
滎陽侯鄭遇春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朔州衛
指揮副使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
大都督府事祿九百石七年增一千六百石二十三年
薨

平涼侯費聚直隸臨淮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僉
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都督
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二十六年薨子超先戰
死孫寵襲指揮坐法謫交阯國除
江陰侯吳良直隸定遠人從起義先爲江陰衛指揮使洪
武三年以大都督府僉事戰守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進同知大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四年
薨子高嗣永樂二年坐嫌失侯洪熙元年謫戍海南
靖海侯吳禎良之弟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吳王府左相兼
大都督府僉事戰守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進同知大

都督府事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二年薨子忠嗣
永樂初坐法失侯
南雄侯趙庸直隸廬州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中書右
丞兼太子副詹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二十六年坐藍黨論
死國除
德慶侯廖永忠直隸巢縣人楚國公永安弟巢湖歸附洪
武三年以中書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平楚浙
閩廣功多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四
年以征西左副將軍平蜀功多七年增祿千石八年坐
奢僭僇死秋之子權嗣十七年薨黨事發國除

南安侯俞通源直隸巢縣人贈號國公通海弟巢湖歸附
洪武三年以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平閩楚等功
多封階勳號襲同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加千
石二十年薨黨事發子祖從誅不得嗣
廣德侯華高直隸和州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湖廣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平江淮功封階勳號襲同延安職
如故祿六百石四年薨無子國除
營陽侯楊璟直隸合肥人巢湖歸附洪武三年以湖廣等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平中原功多封階勳號襲同
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五年薨子通
嗣二十年坐法失侯爲普定衛指揮使

蘄春侯康鐸濠州人故大都督府同知兼太子左率
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柱國蘄國
公茂才之子以父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十五百
石七年增千石十五年南征薨于軍子淵嗣坐法失侯
永嘉侯朱亮祖直隸六安人爲元將被獲赦不誅洪武三
年以浙江行省參知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祿千五百石七年增千石十三年自廣東召還杖死子
暹以府軍衛指揮使坐法同杖死國除
臨川侯胡美湖廣漢沔人初名廷瑞以避 高帝字改偽
漢陳友諒丞相舉南昌降附洪武三年以中書平章政
事兼同知詹事院事累平南功封豫章侯階勳號襲如

延安職如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加千石十三年復以犯
帝字諱改封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東平侯韓政河南睢州人吳元年降附洪武三年以山東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職如
故祿千五百石七年加千石二十六年坐藍黨死國除
宜春侯黃彬不詳其里八月辛丑洪武三年以江西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九百石
七年加千六百石十七年薨追論奸黨國除
宣寧侯曹良臣直隸安豐人壬寅率眾降附洪武三年以
山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累戰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
職如故祿九百石五年北征戰歿子泰嗣薨無子國除

汝南侯梅思祖河南歸德人洪武三年以浙江行中書省
右丞累戰功封階勳號如延安祿九百石七年加一千
六百石十五年薨子義不得嗣以指揮累遷遼東都指
揮使
河南侯陸聚不知何許人仕元爲同知樞密院事率徐邳
二州降附洪武三年以山東行中書省累戰功封階勳
號襲如延安祿九百石七年加一千六百石十三年薨
無子國除
永城侯薛顯直隸沛縣人自盱眙歸附洪武三年爲江淮
行省左丞累北征功封階勳號襲如延安祿千五百石
以擅殺人謫海南削祿三分之一四年召還七年加千

石二十年薨二十六年追論藍黨除
東勝侯汪興祖直隸巢縣人初爲張德勝義子冒其姓後
復洪武三年以大都督府同知從平中原功封祿千五
百石有過不給券六年征蜀戰歿還其封無子國除
西平侯沐英直隸定遠人初以義子賜姓名朱文英後復
洪武十年以大都督府同知討西番功封祿二千五百
石是特除特進榮祿階勳柱國號襲同洪武三年功臣
例鎮守雲南二十五年薨子春嗣三十一年薨弟晟嗣
安慶侯仇成直隸含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
從破西番積舊功封勳號同西平祿二千石流爵子孫
爲指揮使十七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三

年薨子泰嗣後絕
永平侯謝成直隸濠州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
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安慶侯祿二千石二十七年坐
法下獄死
鳳翔侯張龍直隸濠州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
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安慶侯祿二千石十七年從平
雲南加祿五百石世襲三十年薨
安陸侯吳復直隸合肥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
從平西番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十六年從平雲南
加祿五百石世襲薨子傑嗣三十一年坐法失侯爲南
寧衛指揮
景川侯曹震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
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安慶侯二千石二十[illegible]年坐[illegible]
死國除
宣德侯金朝興直隸巢縣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
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十五年從平雲南加祿五百
石子世襲薨子鎮不得侯爲平埧衛指揮
懷遠侯曹興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
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靖寧侯葉昇直隸合肥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
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後以數平峒寇
受上賞二十四年追論胡黨論死除

會寧侯張溫不知何許人初以指揮守蘭州有功洪武十
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
石流爵二十六年坐藍黨死國除
雄武侯周武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府僉事
從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二十三年薨子
興襲龍江右衛指揮同知
定遠侯王弼直隸定遠人洪武十二年以大都督僉事從
平西番功封勳號同祿二千石流爵十七年從平雲南
加祿五百石子世襲二十一年破北虜功多受上賞二
十七年坐藍黨不食死國除
崇山侯李新直隸濠州人從起義洪武九年爲大都督府
僉事以營
孝陵功封勳號如定遠祿二千五百石流爵
武定侯郭英直隸濠州人鞏昌侯子興弟洪武十七年以
前軍大都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封勳階級世襲如洪
武三年例祿二千五百石從破北虜功多受上賞永樂
元年薨子鎮尚公主薨停襲子珍次子銘銘子玹以女
弟爲皇貴妃得復爵正統十二年薨天順三年珍之嫡
孫昌得嗣爵五年薨子良復以玹子爭弘治十七年始
得嗣正德二年良薨子勛嗣歷掌營府位師傅進公爵
下獄死大誠嗣
普定侯陳桓直隸濠州人洪武十七年以後軍都督府僉

事從平雲南功封勛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百石後平
峒寇受上賞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東川侯胡海初名海洋直隸定遠人洪武十七年以右軍
都督府僉事從平雲南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
百石二十三年薨子斌先以戰功至都督同知位海上
從征雲南戰歿贈左都督無子國除
鶴慶侯張翼直隸臨淮人洪武十七年以前軍都督府僉
事從平雲南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五百石二十
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航海侯張赫直隸濠州人洪武二十年以右軍都督府僉
事歲督海運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石二十六年

坐藍黨論死國除
舳艫侯朱壽不知何許人洪武二十年以後軍都督府僉
事歲督海運功封勳號襲如武定祿二千石二十六年
坐藍黨論死國除
海西侯納哈出故元丞相據金山洪武二十年以其衆四
萬餘降附封授推誠輔運欽承效力武臣柱國子孫世
襲祿二千石二十三年從征峒蠻卒于武昌舟中子察
罕改封瀋陽侯祿如故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全寧侯孫恪直隸鳳陽人以父大都督府副使贈燕山侯
死北虜之戰予武德衛指揮使累官後軍都督僉事二
十一年為右參將破虜封勳號如武定祿二千石世襲

後不知所終
永寧侯張銓直隸定遠人洪武二十三年以右軍都督府
僉事追論雲南功封勳號如武定祿二千石世襲
西涼侯濮璵直隸廬州人以父左軍都督府僉事追封金
山侯再封樂浪公英陷北虜不屈死二十一年封欽承
父業推誠宣力武臣柱國西涼侯祿二千五百石世襲
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藏戊國除
越嶲侯俞淵南安侯通源之弟初名通淵洪武二十五年
以右軍都督府僉事錄舊功封欽承父業推誠宣力武
臣柱國祿二千石世襲二十七年奪爵
歷城侯盛庸不知何許人建文中以都督同知充平燕將

軍拒破靖難師於濟南封世襲勳號祿米無考永樂元
年以舊將嫌下獄死國除　建文封附
忠勤伯汪廣洋直隸高郵州人洪武三年為中書右丞爵
帷幄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祿
五百四十石流爵冊為御史左右大夫中書右丞相十
三年坐慢儒誤政賜死國除
誠意伯劉基浙江青田人洪武三年以前御史中丞弘文
館學士太史令贊謀帷幄功封開國翊運推誠守正文
臣資善大夫護軍祿二百四十石流爵八年薨子璉拜
江西行省參政墜卒孫廌特賜襲祿五百石二十五年
薨子法不得襲法子柜柜子壘壘子祿成化中授翰林

院五經博士祿子憲先卒憲子瑜弘治八年授處州衛指揮使嘉靖十八年詔封伯階勳號如基特加祿為七百石二十年薨孫世延嗣萬曆九年奪爵為氏復爵

東莞伯何真廣東東莞人國初為元右丞以廣東降附累官浙江左布政使致仕洪武十八年追論舊功封祿一千五百石世襲勳號無考二十一年薨子榮嗣坐藍黨論死國除

徽先伯桑先不知何許人洪武十七年追論父永義侯世傑功封祿一千七百石世襲勳號無考二十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

○文皇帝功臣考

淇國公丘福直隸鳳陽人從靖難師為中軍都督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世爵歲祿二千五百石仍進本府左都督永樂二年加太子太師五年加祿一千石八年以征虜大將軍帥師北征敗歿妻子謫徙廣東國除

成國公朱能直隸懷遠人嗣父職千戶從靖難師為左軍都督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封仍進本府左都督勳階號同淇公歲祿二千五百石世爵永樂元年加太子太傅四年以征夷將軍討安南加祿一千石薨子師子勇嗣定祿三千石累加太保總京營兵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遇也先敗歿子儀嗣止食祿二千石後加一千石累加太子太傅守備南京弘治九年薨子輔嗣累加職任如父嘉靖二年薨子麟嗣八年薨無子弟鳳嗣十八年薨子希忠嗣累任京營大師入直禁庭代郊祀者幾四十年加太師萬曆元年薨子時泰嗣三年薨子應禎嗣自殺子鼎臣嗣

英國公張輔河南祥符人父玉故元樞密院知院歸附後為燕山護衛指揮僉事從靖難師還都指揮同知陣亡贈榮國公輔積功至都指揮同知洪武三十五年封信安伯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大夫柱國歲祿一千石三年以父子功多進封新城侯增祿五百石六年以征夷將軍平安南進封勳右柱國歲祿三千石世爵後加太師解營府務參預軍國大政知經筵監修實錄號加輔運佐理階為光祿大夫勳為左柱國正統十四年從北征陣亡幼子懋嗣累掌榮府知經筵加太師監修實錄正德十年薨孫崙嗣嘉靖十九年薨子溶嗣知經筵監修實錄加至少傅萬曆十年薨子元功嗣

澹園焦　竑編次

晉陽翁正春校正

○開國元勳考

黔國公沐晟直隸定遠人父西平侯英兄春洪武三十一年嗣侯以征南將軍鎮守雲南永樂五年兼征夷左副將軍討安南功封階勳如英公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祿三千石世襲加太傅正統五年薨子斌嗣景泰元年薨子琮嗣弘治九年薨從孫崑係晟弟定邊伯昂後入嗣正德十四年薨子紹勛嗣嘉靖十五年薨子朝輔嗣二十六年薨自斌至朝輔俱以征南將軍鎮雲南生加宮傅歿贈太師太保朝輔二子融璽嗣封相繼夭弟朝弼以鎮守都督同知嗣隆慶五年坐法逮繫削爵禁錮子昌祚嗣

忠國公石亨陝西渭南人正統十四年爲都督同知大同副總兵禦虜敗歸京下獄赦出充總兵官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武清伯祿千石世爵禦虜西直門卻之進封武清侯加祿三百石天順元年以奪門迎駕進封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祿二千五百石冊加五百石世爵爲經營總兵叅預朝政四年坐亂法怨望下獄拷死國除

保國公朱永河南夏邑人父謙[illegible]伯志永襲爵歲祿千二百石總京營兵成化二年平荆襄流賊進封侯十五年平建州夷功進封加祿三百石十八年禦西虜功予世襲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階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二十三年冊加祿五百石累進大師掌後府弘治九年薨子暉嗣以征虜大將軍禦虜加太保正德六年薨子麟嗣侯

成陽侯張武湖廣瀏陽人從起靖難爲中軍都督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中軍都督府同知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世爵歲祿一千五百石永樂元年薨無子國除

泰寧侯陳珪直隸泰州人從起靖難爲後軍都督府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都督同知號階勳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二百石十七年薨子愉嗣二十年坐法下獄死庶兄子鍾嗣宣德五年薨子灝嗣七年薨無子弟瀛嗣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陣亡無子弟涇嗣成化八年薨子恒嗣弘治七年薨子璇嗣正德七年薨子儒嗣嘉靖十二年薨子瓘嗣薨無子弟璐嗣薨子良弼嗣

武安侯鄭亨直隸合肥人從起靖難爲中軍都督府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封仍進本府左都督號階勳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五百石累爲大將鎮大同宣德九年薨子能嗣正統十年薨子宋嗣成化十二年薨子綱嗣嘉靖二十八年薨子崐嗣萬曆七年薨子惟忠嗣

定侯孟善山東海豐人從起靖難爲右軍都督僉事洪
武三十五年論功封仍進本府都督同知勳階襲如成
陽歲祿一千二百石永樂十年薨子英嗣永樂二十一
年坐從弟指揮賢謀逆削爵安置雲南宣德十年赦還
與京衛指揮使正統元年卒子俊襲天順元年復封伯
四年薨子昂嗣成化八年薨子達仍爲指揮使
侯火真本名火里火眞韃靼人從起靖難爲胡騎指
揮中軍都督府僉事洪武三十五年論功仍故官封
勳階號襲如成陽歲祿一千五百石永樂七年以右副
將軍從北征陣亡坐失計國除
鎮遠侯顧成直隸江都人洪武中爲都督僉事鎮貴州建

文初北征被獲降附以仕世子守城還後軍都督府右
督洪武三十五年論功仍故官勳階襲如成陽歲祿
千五百石仍守貴州數以功及言事受賞永樂十六年
薨子統先授普定指揮使爲建文君所誅孫興祖嗣正
統十四年從北征失律削爲都督同知景泰三年封伯
爵歲祿止千石天順元年復爲侯祿千三百石七年薨
孫淳嗣成化九年薨無子弟溥嗣弘治十六年薨子仕
隆嗣嘉靖七年薨子寰嗣萬曆九年薨無子從子承光
嗣溥仕隆寰俱歷任將鉤加保傅有廉能聲
靖安侯王忠湖廣孝感人從起靖難爲右軍都督僉事洪
武三十五年論功進都督同知勳階封襲如成陽歲祿

一千石永樂七年以左參將從北征陣亡坐失策國除
武城侯王聰湖廣蘄水人從靖難爲都指揮使洪武三十
五年論功進中軍都督僉事勳階號襲如成陽歲祿一
千五百石永樂七年以左副從北征陣亡子瑛嗣伯爵
十年薨無子國除
永康侯徐忠直隸合肥人從起靖難爲前軍都督僉事洪
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左都督勳階號襲如成陽歲
祿一千一百石永樂十六年薨子安嗣成化十七年薨
孫錡嗣弘治廿五年薨庶子溥嗣嘉靖三十三年薨子
喬松嗣薨子文偉嗣
隆平侯張信直隸臨淮人從起靖難爲都督僉事洪武三

十五年論功封勳階號如成陽歲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伯爵永樂二十二年加少師子世襲侯正統七年薨孫
淳嗣十年薨子福嗣天順元年薨弟祐嗣弘治十七年
薨從弟祿嗣正德四年薨子瑋嗣嘉靖二十三年削爵
三十七年故從子相嗣萬曆三年薨子炳嗣
安平侯[illegible]遠直隸定遠人從起靖難爲中軍都督僉事洪
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都督同知勳階封襲如成陽
歲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永樂七年以右參將從北
征陣亡子安嗣伯坐法謫成國除
成安侯郭亮直隸合肥人從起靖難爲左軍都督僉事洪
武三十五年論功進本府都督同知勳階號如成陽子

孫世襲伯爵永樂二十一年薨子晟特予侯天順二年
薨無子弟昪嗣仍伯成化五年薨子鏞嗣弘治五年薨
子寧嗣嘉靖元年薨從子璜嗣二十七年薨子寶嗣
思恩侯房寬河南陳州人從起靖難以都督僉事洪武三
十五年論功兼議故封勳階號如成陽歲祿八百石子
孫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薨襲如例
豐城侯李彬直隸定遠人從起靖難爲右軍都督僉事永
樂元年追論功封勳階號襲如成陽歲祿一千石以左
參將從平安南功加祿五百石鎮交趾二十年薨子賢
嗣景泰二年薨子男嗣成化十八年薨子璽嗣賢男俱
任管府璽以正德二年薨無子庶兄旻嗣嘉靖十年薨
無子從子熙嗣旻熙俱任管府三十一年薨熙薨無子
從子懦嗣隆慶四年薨無子從子環嗣
西寧侯宋晟直隸定遠人永樂元年以中軍左都督充平
羌將軍鎮甘肅三年論招虜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一百石流爵六年
薨子琥以尚主特予世襲代鎮洪熙元年坐嫌奪爵弟
瑛復以尚主襲正統十四年扈駕北征陣亡子傑嗣六
年薨子城嗣天順元年薨子幼弟謨嗣成化八年薨城
子愷嗣正德十六年薨子良臣嗣嘉靖三十年薨天馴
嗣萬曆五年出使還爲盜所殺子世恩嗣
清遠侯王友湖廣荊州人從起靖難爲都指揮同知永樂

元年追論功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清遠伯世襲歲祿一千石六年從平安南進封
加號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世襲八年從北征督
輜重違節度下獄奪侯正統元年錄其孫爲都指揮
寧遠侯何福不知何許人永樂七年以 太祖舊將爲右
軍左都督鎮甘肅以撫降虜功封推誠輔運宣忠效力
武臣歲祿一千二百石流爵八年以嫌疑被劾自殺國
除
成山侯王通陝西咸寧人永樂元年以父百戶追贈金鄉
侯眞戰功封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誠義伯歲祿千石七年以山陵功進封祿二千二百石
世襲宣德元年以征夷將軍總兵鎮交趾棄城下獄奪
侯後赦出復爲都督同知守昌平景泰三薨餘見伯志
寧陽侯陳懋直隸壽州人都督僉事亨子永樂元年爲右
都督追論父死事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寧陽伯祿一
千石七年以征西將軍鎮寧夏進封奉天靖難推誠宣
力武臣加祿三百石洪熙元年予世襲加太保正統元
年奪太保減祿米之半五年復太保歲祿天順元年加
祿二百石天順七年薨子潤嗣成化二年薨子輔幼弟
瑛嗣二十二年輔以嫡嗣爲瑛勛衛弘治元年輔坐法
失侯正德元年以瑛孫繼祖嗣嘉靖三十五年子維藩
嗣隆慶三年薨子大紀嗣六年薨子應詔嗣

安遠侯柳升直隸懷遠人永樂六年爲中軍都督僉事征
安南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安遠伯世襲八年征以下安南獲簡定功進流侯祿
一千五百石二十二年征以從駕北征功予加太子太傅
世襲宣德二年以征虜將軍討黎利敗歿安南子溥嗣
累佩將印加太傅天順五年薨子承慶有足疾孫景嗣
弘治十五年薨子文嗣嘉靖十一年薨子珣嗣累佩將
印加保傅二十二年薨子震嗣
陽武侯薛祿山東膠州人永樂初靖難功至右都督十八
年以督造宮殿功封祿一千一百石爲奉天靖難推誠
宣力武臣階勳同成陽二十二年以北征功世襲加祿
五百石宣德三年加太保掛大將軍印五年薨子勳早
死孫詵嗣正統四年薨子琮嗣嘉靖八年薨子翰嗣二
十三年薨無子族孫鋹嗣
安陽侯郭義泰安州人永樂十八年爲右都督以督造宮
殿封祿一千一百石勳階號如陽武流爵明年薨子孫
世襲指揮
恭順侯吳克忠達達人父允誠來歸累功至左都督永樂
十年以捕叛者功封伯薨克忠嗣洪熙元年同陽武侯
北征擒虜功進封祿一千二百石勳階號如陽武世襲
薨子瑾嗣天順五年死曹欽之難子鑑嗣正德元年薨
子世興嗣嘉靖二十六年薨子繼爵嗣

安順侯薛貴達達人降附永樂二十二年以都督僉事從
北征有功封流伯洪熙元年與世襲宣德元年勳階號
如陽武流爵祿一千二百石五年薨無子以弟可可帖
木兒爲指揮天順元年帖木兒子忠嗣伯貴六年薨子
瑤嗣弘治三年薨子昇仍爲指揮
定西侯蔣貴直隸江都人正統三年以右都督征西番朶
兒只有功封伯七年以平麓川功進封祿一千五百石
勳階號如陽武世襲十四年薨孫琬嗣累掌營府加保
傅成化二十三年薨子驥嗣正德四年子壑嗣嘉靖三
年薨子傅嗣掌營府三十四年薨弟祐嗣萬曆六年薨
子建元嗣
興安侯徐亨湖廣大冶人襲祖祥伯爵正統九年從成國
公北征以功進封流侯天順四年薨
清平侯吳成遼陽人洪熙元年以都督僉事北征功封伯
祿一千一百石宣德四年再以功進封階勳號如定西
八年薨
昌平侯楊洪直隸六合人正統十四年爲宣府總兵左都
督以勤王功封昌平伯是年復以破居庸關北虜功進
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
一百石世襲景泰二年以鎮朔大將軍薨子傑嗣四年
薨無子庶兄俊嗣七年坐法罷子珍嗣天順元年坐父
俊以嫌誅死失侯謫戍後復指揮同知

定侯梁瑤河南汝陽人宣德十年嗣父銘伯爵景泰三
年以平貴州寇功進流侯祿千五百石天順元年恩例
與世襲勛階號如昌平成化三年薨子傳十六年薨弟
任嗣正德七年薨子永福嗣嘉靖十四年薨子繼璠嗣
太平侯張軏河南祥符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奪門迎
駕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歲祿二千石世襲二年薨子瑾嗣天順四年降指揮使
南和侯方瑛全椒人都督政之子景泰五年以左都督征
貴州功封伯天順元年復以平蠻功進封勳階號如太
平流爵歲祿千二百石三年薨
武平侯陳友直隸全椒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征苗功
封伯世襲二年以寧夏出塞功進封流侯勳階號如昌
平歲祿一千一百石四年薨
定遠侯石彪陝西渭安人忠國公石亨姪天順元年爲遊
擊將軍破北虜功封伯二年再以破北虜功進封祿一
千二百石勳階號如昌平世襲伯爵三年坐使人奏留
鎮大同誅國除
平江侯陳豫直隸合肥人正統二年襲父佐伯爵十四年
平廣寇功封流侯加祿一百石未錫階號天順七年薨
懷寧侯孫鏜山西大同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總京營以
迎駕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懷寧伯以有邊功不奪五年以捕反者曹欽功進封

祿一千三百石世襲成化七年薨子輔嗣十六年薨子
瑛嗣嘉靖十八年薨弟瑁嗣二十二年薨子秉光嗣三
十七年薨子世忠嗣
武靖侯趙輔直隸鳳陽人爲征夷將軍都督同知以平安
廣蠻功封伯爵祿一千二百石四年以征虜將軍平遼
東功進封流侯無給券二十二年薨
襄城侯李瑾直隸和州人襲祖濬爵成化四年以征蠻功
進封流侯無給券弘治二年薨
咸寧侯仇鉞直隸江都人正德五年爲都指揮僉事遊擊
將軍以平安化庚人功封伯七年以平河南寇功進封
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祿一千
二百石世襲十六年薨子恩篤疾孫鸞嗣嘉靖二十二
年爲大將軍恃恩通虜死後戮屍其子棄市國除
懷遠侯常玄振故鄂國公贈開平忠武王遇春八世孫嘉
靖十二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
石世襲二十七年薨子文濟嗣萬曆十年薨子胤緒嗣
臨淮侯李性故曹國公贈岐陽武靖王文忠七世孫嘉靖
十一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石
世襲本年卒無子叔父沂嗣十五年卒子庭竹嗣歷任
漕府萬曆一年卒子言恭嗣

定遠侯鄧繼坤故衛國公贈寧河武順王六世孫嘉靖十
一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祿一千石世
襲二十年薨子 錫嗣四十年薨子世祿嗣萬曆十六
年薨
靈璧侯湯紹宗故信國公贈東甌襄武王和六世孫嘉靖
十一年由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繼絕世封號仍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十四年薨
子佑賢嗣三十一年薨子世隆嗣久領漕事加少保萬
曆中薨子之誥嗣
興安伯徐祥湖廣大冶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使以
靖難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世
襲歲祿一千石永樂二年薨孫亨嗣亨薨子賢嗣成化
五年薨子順嗣弘治十七年薨從子良嗣嘉靖七年薨
子夢暘嗣
武康伯徐理河南西平人洪武三十四年為都督僉事以
靖難功封勳階號如興安歲祿一千石永樂六年薨
子禎嗣正統九年薨子勇嗣景泰四年薨無子國除
襄城伯李濬直隸和州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同知
以靖難功封階勳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永樂三年
薨子隆嗣累督守備營府正統七年薨子珍嗣十四年
[illegible]弟瑾嗣弘治二年薨子鄜嗣伯正德四年薨子

全鑑嗣嘉靖十八年薨子應臣嗣
新昌伯唐雲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督僉事以
靖難功封階勳號如興安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永樂
元年薨子襲指揮如例
新寧伯譚忠直隸清河人洪武三十五年以父都指揮同
知淵死難功封襲如興安宣德八年薨子璟嗣正統十
四年薨子裕嗣景泰三年薨子祐嗣累總營府如太保
太傅嘉靖四年薨子綸嗣薨子國佐嗣
應城伯孫巖直隸鳳陽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僉事
以靖難功封階勳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永樂十四
年安置交趾召還不五年薨子亨嗣二十一年薨子瑛

嗣亨薨弟傑嗣景泰二年薨子繼先嗣弘治十六年薨
子鉞嗣嘉靖十八年薨子爵嗣薨子文棟嗣
忻城伯趙彝直隸虹縣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使以
靖難功封勳階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世襲宣德元
年薨子榮嗣成化三年薨子泰嗣弘治十三年薨從子
膠嗣正德十三年薨子武嗣子祖徵嗣
雲陽伯陳旭直隸全椒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督僉事以
靖難功封階勳號襲如興安歲祿一千石世襲永樂八
年薨無子國除
富昌伯房勝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為都指揮僉事
以靖難功封階勳號如興安歲祿一千石流爵子孫世

揮指揮使永樂十二年襲
廣恩伯劉才直隸霍丘人洪武三十五年爲督僉事以靖
難功封階勳號如興安歲祿九百石流爵子孫世襲指
揮同知永樂八年北征失律下獄國除
忠誠伯茹瑺湖廣衡山人洪武三十五年爲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以降附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歲祿一千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以
不朝谷王下獄處死子誦戍洪熙元年赦歸里國除
順昌伯王佐不知何許人洪武三十五年爲中軍都督同
知以降附封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illegible]千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三年鎮雲南有罪
[illegible]獄死國除
平江伯陳瑄直隸合肥人洪武三十五年爲都指揮以降
附功封祿一千石流爵永樂十二年以北征功與世襲
治漕河督餉有聲宣德八年薨子佐嗣正統元年薨子
豫嗣薨子銳嗣累掌營府加保傅增三百石弘治十三
年薨子熊嗣正德六年薨無子從子圭嗣累掌營府加
保傅嘉靖三十三年薨子王謨嗣
武義伯王通祿一千二百石後革天順元年子琮攻襲成
山伯
成山伯王琮襲封祿千石成化九年薨子鏞嗣　四年
薨子洪嗣三年薨子維[illegible]嗣

安伯陳志四川巴縣人永樂元年爲都指揮同知追論
靖難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
祿一千石世襲八年薨孫瑛嗣宣德七年薨子植嗣正
統十四年北役歿無子弟韶嗣弘治十七年薨孫鏜嗣
累掌營府加保傅萬曆元年薨孫樹嗣
安鄉伯張興直隸壽州人永樂元年爲都指揮同知追論
靖難功封勳階號襲如遂安歲祿一千石五年薨從子
勇嗣十年薨子安嗣正統十四年薨子恂嗣正德二年
薨孫埒嗣薨子鎔嗣
榮昌伯陳賢直隸壽州人永樂元年爲都督僉事追論靖
難功封勳階號襲如遂安歲祿一千石十三年薨子智
嗣坐棄交趾失爵爲指揮使
永新伯許成不知何許人永樂三年爲都督同知以發謀
殺駙馬梅殷者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歲祿一千三百石流爵子孫世襲指揮使永樂
十五年薨
建平伯高福陝西咸陽人父仕文爲都督同知以征交趾
戰歿永樂六年追封福嗣爵爲奉天翊運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二百石二十二年薨子遠嗣
宣德五年薨弟進嗣薨無子從子霆嗣薨無子國除
廣寧伯劉榮初仍故父名江直隸宿遷人永樂十七年爲
[illegible]督鎮遼東以破倭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勞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十八年薨子滿
嗣宣德九年薨無子弟安嗣成化七年薨兄子瓘嗣十
五年薨安子璇仍嗣伯弘治二年薨子佶嗣嘉靖元年
薨從子泰嗣二十六年薨子允中嗣萬曆元年薨子嗣
德嗣

恭順伯吳允誠韃靼人降附爲左都督永樂十年以獲叛
者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十六年薨子克忠嗣

永順伯薛斌直隸順天昌平人永樂十八年爲都督同知
[illegible]營造功封奉天翊衞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illegible]伯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十九年薨特予世襲子
[illegible]嗣正統十四年北征陣亡子勳嗣成化十二年薨
[illegible]
子勳嗣正德六年薨子璽嗣爲指揮使

惠安伯金玉直隸合肥人從靖難永樂十八年爲中軍都
督僉事以督營造功封勛階號棨如永順祿八百石十
九年薨

武進伯朱榮山東沂州沂水人永樂一十年爲都督僉事
以北征功封奉天翊衞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
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洪熙元年薨子冕嗣正統十四
年陣亡子瑛嗣天順四年薨子雲嗣成化九年薨無子
弟霖嗣弘治二年薨子潔嗣正德三年薨子本嗣十二
年薨無子叔江嗣嘉靖九年薨無子弟海嗣二十七年
薨子承勳嗣萬曆元年薨子世蕃嗣

仁宗皇帝封榮考

保定伯梁銘河南汝陽人永樂三十二年爲都督同知以
宿將及東宮舊恩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宣德八年薨
子瑤嗣

忠勤伯李賢直隸薊州人初侍藩邸爲左都督洪熙元年
封祿一千石流爵是年薨子順嗣指揮僉事

宣宗皇帝封榮考

廣義伯吳管者韃靼人洪熙元年爲都督僉事以北征功
封薨子玘嗣景泰七年薨從弟琮嗣成化四年坐激滿
四變論戍

清平伯吳成本名買驢達遠人洪熙元年爲都督僉事以
[illegible]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薨孫瑛嗣伯爵景泰元
年薨子璽嗣成化十四年薨無子從弟琮嗣弘治十四
年薨子傑嗣嘉靖十年薨子家彥嗣萬曆四年薨子國
乾嗣

崇信伯費𤩽定遠人宣德元年爲左都督鎮甘肅以宿將
及却虜功封祿一千石三年薨子釗嗣天順四年薨子
淮嗣弘治十一年薨子柱嗣嘉靖九年薨子栻嗣十七
年薨子煒嗣三十三年薨子坤嗣四十二年薨子甲金
嗣

會寧伯李英陝西西寧人父與哥俱虜帥宣德四年爲都
督同知以平番寇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六年坐法

夬伯天順元年詔以伯[illegible]指揮使
新建伯李玉直隸交河人宣德元年爲都督同知以從平
漢庶人功封祿八百石流爵正統六年薨子英爲指揮
使
泰化伯滕定山後人宣德四年爲都督同知以戰功封祿
八伯石流爵正統五年薨子福爲指揮使
順義伯金順尾剌人本名阿魯哥失里降附宣德四年爲
右都督以戰功封祿八百石流爵八年薨子忠爲指揮
僉事
○英宗皇帝兩朝封爵者
會川伯趙安陝西臨洮人正統元年爲右都督以[illegible]功
封祿一千石流爵九年薨子英爲指揮使
定西伯蔣貴正統三年爲右都督以破西虜朶兒只伯功
封祿一千二百石
寧遠伯任禮河南彰德人正統三年爲左都督以征西虜
朶兒只伯功封祿一千二百石流爵十二年加恩世襲
成化元年薨子壽嗣爲寧夏總兵討滿四失利謫戍子
弘爲指揮使
修武伯沈清滁州人正統元年爲左都督以營宮殿功封
祿一千一百石世襲七年薨子榮嗣十四年從駕北征
陣歿子煜嗣減祿三百石成化[illegible]年薨子祺嗣二十

[illegible]寧伯譚廣直隸丹徒人正統六年爲左都督鎮宣府以
宿將積戰功封一千二百石九年薨子宥爲指揮使已上
官奉天翊衛宣力武臣
靖遠伯王驥直隸東鹿人正統七年爲兵部尚書以平麓
川功封初爲推誠宣力武臣歲祿一千二百石景泰元
年再以平苗夷功增祿四百石世襲天順元年授徐有
貞倒授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四年薨子瑺嗣
成化七年薨子添嗣十五年薨子憲嗣正德九年薨子
[illegible]子學詩嗣薨無子弟學禮嗣
[illegible]直隸合肥人正統九年以左都督征北虜功
[illegible]一百石十四年從駕北征陣歿特予子輔嗣
[illegible]五年薨子政嗣成化二十二年薨子信嗣[illegible]
薨無子弟俊爲指揮使
勇伯蔣信故把台忠勇王金忠甥正統九年爲右都督
以戰功封祿一千一百石十四年北征陷虜革爵歸復
爵景泰五年薨特予子善嗣弘治中薨無子國除
招遠伯[illegible]河南淇縣人正統九年爲右都督以勤流河
寇功封祿一千石十一年薨子驥爲指揮使
定襄伯郭登直隸臨淮人景泰元年爲左都督大同總兵
以破虜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天順元年革爲都督
僉事八年復爵成化八年薨繼子嵩嗣十四年薨子参
爲指揮使

寧伯朱謙河南夏邑人景泰元年爲都督同知鎮守宣
府以破虜功封祿一千二百世襲二年卒子永嗣

懷柔伯施聚北直隸通州人景泰三年爲左都督鎮守遼
東以宿將有戰功封祿一千二百石天順二年卒世襲
六年薨子榮嗣成化元年薨子鑑嗣弘治八年薨子瓚
嗣嘉靖八年薨弟瑾嗣嘉靖十五年薨子壽嗣三十四
年薨子嵩嗣隆慶三年薨子光祖嗣

南寧伯毛福壽河南祥符人本降虜景泰三年以都督同
知禦苗寇功封祿一千石世襲天順二年薨子榮嗣成
化六年薨子文嗣弘治六年薨孫良嗣嘉靖十九年薨
子重嗣三十四年薨無子弟邦器嗣四十年薨無子
[illegible]
弟國器嗣

南和伯方瑛全椒人景泰五年以左都督平苗功封祿一
千石世襲子毅嗣天順六年削爵成化七年卒子壽
祥嗣嘉靖十年薨子東嗣三十八年薨子炳嗣薨無子
弟燁嗣

興濟伯楊善順天大興人天順元年爲左都御史以迎駕
復辟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
夫柱國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二年薨子宗嗣成化元
年降爲知揮同知

海寧伯董興南昌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迎駕復
辟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成化元年降爲右都督十
一年卒

文安伯張軏英國公輔弟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迎駕復
辟功封祿一千三百石六年薨子鑑嗣成化元年革爲
指揮

豐潤伯曹義直隸儀真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鎮遼東以
宿將積戰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四年薨孫振嗣弘
治二年薨子愷嗣嘉靖五年薨子棟嗣六年薨無子弟
松嗣三十九年薨文炳嗣

武功伯徐有貞直隸長洲人天順元年爲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以迎駕復辟功封奉天翊運推臣宣力守正文臣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一百石世襲武功衛指揮
[illegible]復

[illegible]金齒四年赦回成化八年卒

武強伯楊能直隸六合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鎮守大同
以破虜功封祿一千石四年薨無子弟倫爲指揮使

高陽伯李文陝西西寧人天順元年爲右都督以征虜功
封祿一千石四年奪爵爲都督僉事卒

宣城伯衛穎直隸華亭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以迎駕復
辟功封祿一千一百石世襲四年以西征功弗奪成化
二年增祿一百石弘治十一年薨子璋嗣正德十二年
薨子錞嗣嘉靖三十五年薨子守正嗣隆慶二年薨子
國本嗣

昭武伯曹欽太監吉祥從子天順元年爲左都督以迎駕

後以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五年謀反族誅國除
東寧伯焦禮山後人天順元年爲左都督鎮守遼東以宿
將又殺虜功封祿一千二百石世襲七年薨孫壽嗣成
化八年薨弟俊嗣弘治十三年薨子洪嗣正德五年薨
弟洵嗣十四年薨從子棟嗣三十六年薨子文耀嗣
彰武伯楊信直隸六合人洪之從子天順二年以右都督
延綏破北虜功封祿一千石八年再以戰功予世襲成
化十三年薨子瑾嗣弘治二年薨子質嗣嘉靖十七年
薨子儒嗣四十一年薨子炳嗣今爲總帥歷任大將萬
曆十五年薨子世[illegible]嗣

○憲宗皇帝封榮考

靖安伯和勇祖太師和寧王阿魯台父阿卜俺只降爲右
都督成化九年爲遊擊將軍右都督以兩廣功封祿一
千一百石流爵十一年薨子忠爲錦衣衛指揮使
伏羌伯毛忠陝西涼州人本降虜成化三年爲右都督以
征西番功封祿千石流爵四年以征滿四陣歿世襲孫
銳嗣嘉靖二年薨子江嗣十二年薨無子弟漢嗣三十
年薨從子桓嗣三十七年薨子登嗣
順義伯羅秉忠降胡沙州左都督困卽來子成化四年爲
右都督以平蠻功封祿一千石流爵十六年薨子珍爲
指揮使
武平伯劉聚濬縣人太監劉永誠從子成化七年爲左都
督以迎綏戰功封祿一千石九年再以功予世襲十六年
薨子祿嗣十一年薨弟福嗣弘治十四年薨子岳嗣嘉
靖六年薨從子文嗣十七年薨子良臣嗣三十年薨無
子叔械嗣隆慶四年薨子應元嗣
興寧伯李震河南南陽人成化十二年爲右都督湖廣總
兵以平盜功封祿一千石流爵十四年革二十年復爵
弘治五年薨子孫爲指揮使
威寧伯王越直隸濬縣人成化十六年由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以威寧海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二百石世襲十七年復以
鹽池功增祿四百石十八年再以功增祿五十石十九

年奪爵弘治十一年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起總督十一
年薨二子爲錦衣衛指揮僉事
宣寧伯趙勝遷安人成化十九年爲左都督以修京城功
封祿一千石流爵二十三年薨孫鑑爲指揮使

○世宗皇帝封榮考

新建伯王守仁浙江餘姚人正德十六年爲南京兵部尚
書以論平寧王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石世襲尋總帥南征嘉靖
八年薨停世襲隆慶二年子正億嗣萬曆四年薨子承
勳嗣

○萬曆皇帝封榮考

寧遠伯李成洪遼東鐵嶺衛人萬曆六年田遼東總兵太
保左都督以破東虜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歲祿八百石八年復以功世襲十年
加祿百石十一年再加百石尋兩加五十石

○文臣拔尤考

國初文臣最著者莫如
弘文館學士宋濂浦江人辭元主召遂隱龍門山著書庠
子濂太祖召至江陵以不嗜殺人為勸因蒙知遇洪武
二年除翰林院學士以議孔廟禮謫安遠知縣未幾召
為禮部主事五年擢太子贊善大夫嘗勸帝讀大學衍
義及漢武嗜神仙尚武功為戒帝嘉納之九年除翰林
[illegible]卷之二
學士承旨知制誥修國史謂之曰朕起布衣為天子卿
自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世世與國同休不亦
美乎十年致仕賜文綺御製文集皇太子贈衣二襲上
諭曰卿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明年入朝上慰勞數四
因曰卿純臣哉四夷皆知卿名卿宜自愛其見敬重如
此平生內誠外恕一出於正不事生產田宅尤篤於倫
品處家庭皆可為法臨財不肯苟取日本遣使齎百金
求文却不受酷好詩書以山水文籍自娛所著有潛溪
集龍門子無相勝語云
御史中丞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庠千歲與劉基宋濂葉琛
[illegible]能啟每勸帝勿妄行殺戮擢僉營田司事遷行江東[illegible]

淮尋推浙江按察司僉事按察使宋思顏等坐法辭連
溢上曰朕素知溢守法毋恐溢因得脫累立戰功上謂
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平定諸寇功不在諸將後因問
征閩方畧溢條陳便宜卒有功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
兼太子贊善大夫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衆
俱罪且不測溢進曰風雨連朝無足為怪即禮官失儀
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 上為之解顏及從海道
出征屢乞終喪不許及三上章始允溢哀毀疾作二年
卒性最孝友外若和緩至臨大事事是非不避權勢必
折衷於理遇事敢言善回人主意談笑却賊務為無譴
[illegible]部執法[illegible]臺功尤偉焉[illegible]
翰林學士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元政亂禕上書千餘言時
相嫌其切直隱青巖山著書戊戌歲徵署中書省掾商
略機務上每稱于充而不名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之
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
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授江南提舉司校理累遷起居
注出同知南康府事
上即位召入議禮改漳州府通判上祈天永命疏召修元
史栽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
修宮禕明經達理善開導人主入召對殿庭必賜坐從
容宴語云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以國朝開科中狀元賜冠帶

擢禮部□外郎時胡惟庸用事伯宗不肯附庸因中傷
之謫居鳳陽伯宗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辭
甚剴切上覽奏即召還賜衣鈔奉使安南得馴象方物
以歸及進講中宮陳正心誠意之說明年改翰林典籍
上製十題命賦逐援筆立就詞甚峻潔上稱才子賜織
金錦衣後因忤旨貶陝西教諭至淮安召還爲翰林檢
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命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明
年黍坐弟仲寔謫廣人詞連公復爲檢討逾年卒雅性
溫粹博學能文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集云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十歲能文其祖甚奇
之及壯以經學授徒元末兵起隱居鄉里事繼母孝洪
武八年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逾年奏對失序謫
教遼東略無慍色日賦詩文尋放還鄉日玫訂皇極經
世十七年上思用老成召授翰林待詔明年奉旨校文
禮闈陞文淵閣大學士遂疾請歸卒前一夕星墜于屋
而公遂謝世
大學士文恪公宋訥父壽卿仕元封公謚忠肅訥承家教
性持重不苟笑語雖爲貴介公子而孜孜親師取友學
益該博洪武十三年徵除國子助教嘗侍上爲文渾健
古雅及授翰林學士上幸太學召爲碑文儀文淵閣大
學士會太學成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上命公
自文淵閣遷祭酒公嚴準繩堆恩義身言並教寢食學
席一時士皆化焉上御制詞褒公謂其稟天人之性一
仲尼之誠至以尚父興周概之后以病老遣中使諭問
又召其子麟侍養及卒遣官致祭年八十謚文恪
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同徽州新安人元舉茂材官至
學士兼御史甲辰太祖兵下武昌見上授國子博士吳
元年以翰林待制遷直學士上諭之曰翰林爲文但取
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躁即如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
然感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何用過求爲同拜曰誠如
聖諭洪武四年陞吏部尚書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兼
吏部尚書因請編大明日曆及皇明寶訓云
國子監祭酒陶凱臨海人博學能文洪武初薦修元史授
太子書尋除翰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奏請選人專任
東宮罷兼職上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
非無謂也恐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
奸謀若江充事可鑑今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
父子一體君臣同心不亦善乎[illegible]漢唐皆有會
要記成時政及起居注記言動[illegible]今宜令府各置銅匱
簿錄聖旨及時政條會要編類爲書上從之出爲湖廣
參政致仕八年召爲國子祭酒[illegible]老復以參政致仕自
稱耐久道人尋竟坐罪公資性過人才高學博爲文浩
蕩不見苦難初遊吳楚文多激[illegible]中更亂離隱遁[illegible]
[illegible]約明興應聘而起[illegible]禮文多公論[illegible]一兼

預翰院凡詔令封冊歌頌碑碣徃徃命公爲之故公文
章盛傳於世云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茶陵人嘗隨廣西及王師下廣西遂
歸茶陵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常薦徵至老矣應對詳
慎上喜除左贊善歷陞翰林學士公博學通經史文章
典要既入翰林備顧問毎預審議懿文太子薨上意在
太[illegible]問三吾對曰皇孫年當世適之子子殁孫承適統
[illegible]帥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領之遂立建文君
[illegible]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錄二十三年授晉世子
經[illegible]意慢爲吏部侍郎侯庸劾降國子博士未幾復學
[illegible]二十六年以齊趙勉爲戶部尚書坐罪乞見官未幾

文復學士上嚴表箋多謬詔命公及右贊善王俊華撰
定頌天下尋桑卒
刑部尚書開濟洛陽人嘗自比賈誼洪武十四年御史大
夫安然薦公有治才召擢爲刑部尚書未幾遂命爲眞
尚書公勤敏有爲嘗奏今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持
覈勤怠上喜賜第又立爲六科以試各郡邑秀才首以
經明行修次工習文辭次通曉四書次人品俊秀次言
有條理次曉達治道上一一從之性甚敏慧有才辨凡
事無大小衆莫能裁決者俱待公剖畫以故最得上親
信公亦益自奮厲他部事輒兼理焉人忌其才高又見
[illegible]召公議事謗遂起而公[illegible]矣

[illegible]州教授前翰林院纂修官胡翰金華人幼而穎敏嘗遊
中拾錙若干緡坐候遺者而還焉父奇之益督以學博
覽經史交結名士過廣川弔董生謁曲阜拜孔子墓而
歸及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高皇駐兵金
陵聘先生遂赴焉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曰
此輩不習操戈藉以爲兵徒費廩粟耳上嘉納之授衢
州教授洪武乙酉奉旨纂修元史賜白金文幣以歸素
嗜山水泉石晚歲卜居三洞之上幅巾短杖徜徉終日
爲[illegible]
東閣大學士吳沉父師道爲元國子博士沉　博學善屬
文[illegible]薦爲縣學訓導以疾辭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

待制後以應對失旨左遷縣學教諭未行改翰院典籍
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
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上奇之因命爲序時採千家
姓爲表進未幾考功效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十
九年秋致仕公嘗言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以後布政
使夏寅國子祭酒丘濬其見與公皆同云
除禮部尚書陳遇自幼篤學貫串經史元至正中授溫州
教授以元綱不振遂弃官歸閑居一室編其名曰靜誠
先生憫世亂每夙興焚香叩天願早生仁聖以活生靈
太祖拔金陵侍御史秦元之薦公有輔翼才即日召見
與語大悅禮待極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講幄贊機務

三黍其第令之官輒辭上問保國安民大計先生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爲對除翰林學士固辭又奉書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旨命爲禮部侍郎又辭遘疾上遣醫來賜錦被及愈入謝上稱爲君子者三除禮部尚書又辭自是不强以職每召見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群臣以遇譴者力爲解上諒其誠諭曰卿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衞朕先生以子幼辭卒年七十有二賜祭加東園器及賻命葬鍾山

翰林文學博士方孝孺台州寧海人聰穎絕倫尤善屬文規具藉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慕之人呼爲小韓子宋濂[illegible]見大加賞異洪武壬戌以吳沉薦詔至京師上使人觀之見其舉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上曰此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遣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辭連孝孺有司藉其家械赴闕下　上立命釋之已而家益窘嘗絕糧處之泰然受徒石鏡山若將終身洪武二十五年復徵之上方重刑罰以其志在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爲漢中府學教授建文帝即位召爲翰林院文學博士直文淵閣政官名易制度規畫居多三十五年六月靖難兵至金陵建文君潛遯成祖即位詔召之三降詔而后來以衰絰見成祖怒曰何爲着此孝孺曰吾君已亡矣尚不爲之服衰絰乎成祖益怒曰汝不屈我乎孝孺曰死即死耳何肯爲汝屈哉成祖大怒命割其舌孝孺大罵不已且以指染舌之血書燕賊二字成祖怒甚繫之獄竟族誅妻鄭氏與諸子先自縊宗族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母族林彥清妻族鄭原吉門生廖鏞林嘉猷皆坐誅先是蜀王嘗詔孝孺賜號正學所著書甚多惟遜志齋集行于世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練安字子寧洪武十八年進士及第入對言朝廷用人狗其名不求其實小善遽進而小過遽戮以有限人才供無窮誅殺此非聖世所宜有也上嘉納之授翰林修撰仍以吏部侍郎致御史臺副都御史與聞國政靖難師起子寧疏曹國公李景隆觀望不忠請斬之不報會紀善周是修直史蕭用道疏抵用事者將罪之子寧曰國事至此尚不惜人言顧所論吾過有無何如耳遂釋修等不論文皇帝即位召子寧責問之不屈而死親族以下徙死者數十百人或言建文臣不順天命請追戮之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語學士楊榮曰子寧若在朕當用之後百年同知王佐裒其文名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祠祀之新淦新淦峽江人士各爭子寧爲縣人立祠祀之其數慕高誼有如此云

監察御史曾鳳韶吉安廬陵人登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崇泰[illegible]守燕不屈成祖以[illegible]大號召之不應命刺血書憤

詞于祿詞曰生居廬陵忠節之鄉素負立朝骨鯁之賜
讀書而登進士之第仕宦而至繡衣之郎慨一死之得
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乎天祥遂自刎而死其妻
劉氏亦自經云

翰林修撰王叔英台州黄巖人博學有氣節自少以孝行
稱知漢陽縣有惠政嘗遇旱虐禱不效遂絶食天大雨
復祈晴遂霽累官翰林修撰靖難兵至金陵公守廣德
州募兵入援知事不可爲乃沐浴具衣冠書絶命辭其
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
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餐
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

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
史臣筆愼勿稱希賢遂自縊妻劉氏亦自縊而二女赴
井死焉

衡府紀善周德字是修少孤立學明詩經舉霍丘縣學訓
導入見高皇帝擢爲周府奉祠正改衡府紀善預纂修
翰林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衆控折之
屹不爲動靖難師駉金川門宮中焚燎明日先生留書
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
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年四十有九文皇帝登極
有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
[illegible]無所問先生内貞外和尊友忠信非義不取[illegible]

[illegible]洛而泝濂然問學該博文章爾雅援筆立就所著
有詩集義等書

浙江按察使王良河南人登進士官至按察使靖難師既
入京公慟哭誓以必死會使召之公執使者下獄坐堂上
收諸師印携歸解與其妻決妻先自投于池良遂舉火
與家人同赴火死

華蓋殿大學士文貞公楊士奇泰和人建文初廷臣薦充
翰林編纂官靖難後改編修入直文淵閣陞侍讀公有
經濟才廉靜寡慾文學蘊藉　獻陵立陞禮部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戚山東囊炭十分之五公與李慶呂震
不協上輒從公言僻公孤立曲爲調劑一日上謂侍臣

曰蹇與卿華繩愆糾謬朕章惟士奇封入五疏豈朝政
無關生民果安乎諸臣皆謝詔公及蹇公諭曰朕監國
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賜公貞一印
上崩景陵即位公首定南北取士法　上諭朝臣貪爵
位者莫甚劉觀因薦顧佐上議赦詰謫災傷田租　上
問楊榮甚富對曰若論從征知邊將才否塞阨險易及
虜情順逆臣等皆不及上笑公數諫上微行後果獲二
盜賜金綺七年乞方面郡守聽三品以上京官及布按
薦用犯贓連坐又乞極刑之冤有賢勿棄十年　裕陵
即位冲年　昭皇后臨朝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
又乞開經筵簡特從加少師正統四年乞致仕不允[illegible]

聖書展墓遄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鑑通慎微
休養生民又能嚴覈百司推薦才能公卿濟濟頗稱得
人及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公
謹身殿大學士文敏公楊榮建安人建文二年舉進士爲
翰林編修靖難後七臣入內閣公少年最警敏是時內
難初平危疑未戢公內承顧問外酬政務稽纂文事日
無虛晷七年巡邊公及湖廣金幼孜扈行脫脫不花來
歸公至甘肅受降及三殿災上便宜十二事 上大漸
馳告太子至即位改元洪熙陞太常卿進太子少傅謹
身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支三俸明年上崩公急迎太
子于南京入即位 裕陵即位進少保五年展墓至武

林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歷相四朝經畫三帝山陵
累從出塞屢受遺旨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決險折
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
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雖賑窮
阨賞賤賢愚皆歸心焉
武英殿大學士文定公楊溥建文二年舉進士爲翰林編
修靖難後侍東宮東宮觀漢書稱張釋之對曰釋之誠
賢非 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因類編文帝事以獻東
宮大悅時二王巧中東宮宮僚多得罪永樂十二年公
與芮善王恃陳壽俱下獄公在獄讀書不輟長陵崩
仁廟釋公獄陞翰林學士又

德六年冬上坐文華殿三楊並侍諭以祖宗積德累善
篤生 太祖太宗及我 皇考創業垂統是用撰述成
詩揭之座上朝夕覽觀勉圖 繼述云尋陞禮部尚書兼
學士 裕陵即位 昭皇后臨朝復入內閣乞早開經
筵預擇講官及選宮中左右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
德性 昭皇后 一日后召三楊及張輔胡濙諭曰嗣
君沖年卿等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又召公前曰先
帝每念卿忠屢形愁嘆不謂今日復得見卿公伏地泣
下左右皆悲愴后又顧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皇帝萬
幾宜與五臣共理正統四年宣宗錄成進少保兼武英
殿大學士六年昭皇后崩十一年公卒年七十五贈太師

謚文定公夙稟深實操性直剛不尚機警無崇卑厚薄
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公能含己
從人略無係咎
自贊曰資可以爲學而理或未明時可以行道而志
有不至竊懷古人夙夜惟厲而莫及焉嗚呼老矣三
楊學士者謂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
泰和楊文貞公士奇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贈太師建安楊文敏公榮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贈太師石首楊文定公溥三公歷事五朝位居
台鼎不容無述
華蓋殿大學士文達公李賢宣德八年舉進士才識有聲

沉潛好學　裕陵初上疏言帝王之道理一分殊愛有差等乞減鞋官月俸　景泰初立上正本十策天順元年入內閣兼翰林學士山東饑請發內帑金三十萬兩賑之時石曹奸橫　上密諭輔臣抑其干請會御史楊瑄劾二人上欲大用瑄二凶意出內閣哭訴上前上不得已下武功伯及公詔獄是日大風拔木　上悟釋公調福建叅政瀕辭　上顧王翺改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進尚書二年領春坊事三年亨坐誅　上問公迎復事對曰此輩貪富貴非爲社稷計萬一景泰先覺奈何天下人心歸嚮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與民休息今爲此輩十壞七八上竦然詔華蓋門功賜公第五年虜

孛來入雲中塞至雁門明年虜又入河西塞公薦將師顏彪等調兵食畫上五事籌邊江南北大水請下寬恤之詔加太子少保　茂陵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會火異屢見請出宮人簡近習成化二年外艱詔起復公上道中所見軍民利病八事又言祖宗創業垂統宫禁甚嚴內外閑密內帑充積無得妄費遊有嘗所無是離宫賜有常度無開倖冗願垂省覽是年冬卒贈大師謚文達公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爲小廉曲謹政務在九卿議擬不相侵奪薦用耿九疇軒輗　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大吏文武皆得其人他若止汪妃之殉葬出建庶人吳庶人於中都公頗力焉

兩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考卷之三

弱侯焦竑　編次
晉陽翁正春　校正

謹身殿大學士文毅公商輅淳安人鄉試會試殿試皆第一爲翰林修撰十四年景帝監國入內閣陞侍讀明年八月　上皇還京陞學士三年兵部左侍郎兼春坊學士太常少卿景帝不豫太監興安問公云何公曰今上乃章皇帝子當復立章皇帝孫宅非所當立疏未進石亨葦迎　上皇復位亨素忌公中坐死奏上內批除名公去久不得召成化二年召復入內閣首疏入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闡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四年議　慈懿皇太后葬禮得祔葬祔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公力求退正允陞兵部尚書兼學士八年上弭灾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慎賞罰勵官守恤軍民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大學士上召見語及監國事公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公因請立　皇子東宮先是悼恭太子薨上憂念已知西宮有子育於貴妃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公請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朝夕接見庶遂母子之情慊朝野之論遂命擬皇子名皇子母薨得贈淑妃立東宮加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十三年建玉皇閣上疏請停造進謹身大學士會黑眚見條八事曰惜符券禁玩好求直言理冤抑停營繕實邊備關隘[illegible]延撫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公疏言伺察大忌并條汪直十罪上立命罷西廠內臣忌公會楊華董璵事誣公不安請老陞少保致仕居家十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文毅

孫繼皋曰宋朝舉三元者三人而我朝惟商毅公官至內閣秩一品事業爲時名臣豈非山川之盛致然耶自是而後惟福建泉州李廷機公鄉試中解元會試中會元廷試中榜眼亦庶幾商毅之亞云

謹身殿大學士文義公高穀永樂十三年進士擢翰林庶吉士中書舍人正統五年爲侍講學士入內閣英宗北狩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兼翰林學士虜數請使迎上皇廷議不能決舍人趙榮請往公壯之解金帶贈焉又言奉迎禮宜厚會有龔遂榮校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　上閱詰問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立懷獻爲太子加公太子太傅薦陳詢楊鼎充日講官王文入閣與公相[illegible]數公視南畿灾尋還朝力救都給事林聰七年進少傅大學士謹身殿閣臣以子不得鄉舉訐考官劉儼上令公覆試　裕陵復辟致仕歸家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曩事者輒不應卒贈太保謚文義公官居台鼎家業蕭然臣廬蔽田僅足衣食其方毅端靖潔廉無私有大臣

風文敏姚夔曰商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學士侍
經筵入内閣輔政孜孜爲國恪持公論景泰間力主還
使迎鑾之策天順初歸老于家蓋人臣進退可道始終
不渝者也
贈文淵閣大學士文憲公彭時字弘道安福人正統十三
年進士第一歷官翰林侍讀十四年入内閣以忤旨罷
天順元年復入内閣時　上欲用南陽每召對亦嘗諮
公公持正或至色爭議定不相嫌南陽亦推重公歸衣
聞達怙寵中傷南陽　上曰去賢尊用時内臣或語公
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遂至此力辯其誣河南衛官
强横淩人刻事者誣謀反獄成公持不可竟治其妄百
口　茂陵即位升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尋進兵部尚書
成化二年歸省還朝明年宣府地震疏陳六事實録成
進宮保兼文淵大學士四年　孝莊太后崩公言宜從
合葬禮秋彗星見時儲位久虚公懇乞修省乞宮中正
名均愛以廣繼嗣又言大臣進退宜斷自聖衷不可專
委旁近五年冬無雪疏言近光禄買辦城内抽分指冠
大甚而獻玢玉者停估增直竊取府庫伏望懲革以惠
生民進吏部尚書七年冬彗復見　上言政要如罷佛
事譏令節賞延納直刑罰受直言覈有官減皇庄七事
太監制永成復有軍功乞贈伯爵力沮得寢再引年不
十一年陞少保卒贈太傅謚文獻公資稟既異充養

學問敬謹粹温休休好善秉謙約終歲未嘗宴會非
義不妄取人
廖道南曰予觀所記乃見文憲公之質朴非若李
文達之多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慎嚴密外和内明
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
文安公劉定之天資絶倫書過目成誦父嘗窺其文篤曰
此子八面受敵之才正統九年進士第三名授翰林編
修四年京師大水上十事景帝即位又上言十事成化
二年南陽李内閣乏人上用公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
士一日傳旨命製九霄詩公頃刻成四句七言詩百首
以進上大奇之三年進工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尋改
禮部公在閣時進密疏皆國家大計[illegible]
部尚書謚文安公博學能文性尤孝友[illegible]時家貧[illegible]
既仕分禄自其葬惡色温氣和與物無忤居官謙謹直
言略無阻忌名重天下云
文莊公丘濬號瓊山天資過人孤貧力學以景泰五年成
進士改庶吉士益務博覽群書爲文平易順暢成化元
年爲侍讀修　英宗實録陞學士内艱服闋還職
五年陞翰林學士十三年爲國子祭酒十六年進禮部
右侍郎掌監事嚴立師道綜理詳密　泰陵即位上
大學衍義補上嘉陞尚書禮部掌詹事時年七十矣弘
治四年憲宗實録成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内閣上時政勸帝以敬天法祖体驗身心留情政治七
年陞少保改尚書戸部大學士武英殿公每以寛大啓
上心忠厚變士習平脂正文体經濟聚人材更張立治
体　上嘉納之三原在吏部持正不寄何人公不説誣
許三原以故臺諫又劾公公乞老未允卒贈大傅諡文
莊公邃學精思遠謀石畫明習國家典故不肯媕婀
上悦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辨博濟
其説所著有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李的
等書
文靖公徐溥景泰五年進士授修撰歷官至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弘治四年實録成加太子太傅戸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七年加少傅吏部尚書進謹身殿八
年命撰三清樂章辞曰官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説非礼
也班于樂章　皇祖舊制不可黷乱且初設文淵學士
命講經論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謂其阿諛取容也
上嘉納十年三月上坐文華殿召公及劉李謝三公至
殿取諸司題奏付公等每一疏上必云與先生輩議公
等擬批答　上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應
手疾書略無疑滞公等懽不能稱　上意是日見
上天質明睿聖心仁厚大喜自是不復召公目眚乞休卒
年七十二贈太師諡文靖公嘗置義田八百畝以贍族
人

文和公劉珝正統十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至謹身殿
大學士公素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恥安銜恨
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二十一年公致仕卒贈太
保諡文和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
鑾成化初議
睿皇居喪礼末年論除左道客疏呂言卒定儲位有大臣
風節在經筵最有毅小人多怨凡所建白人鮮知者
上雅重之且親褒廬墓鄉人向化嘉靖初立昭賢祠祀
公
文靖公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由編修歷諭
德庶子少詹事　泰陵即位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内

閣四年進尚書文淵大學士在翰林讀書窮究及入閣
益鍊習國憲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上方
勵精召公及李謝至文華殿平臺煖閣議大政如是一
貢張天祥獄
睿皇后陵寢殿礼進退營府公侯伯究異去留大臣皆上
前相可否公確直見事稍遲李敏達謝方質三人同心
輔政故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云
文正公謝遷字于喬餘姚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由修撰
陞右諭徳又陞左庶子兼翰林侍讀弘治四年陞少詹
事兼侍讀學士憂去八年與長沙内閣又加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十八年加太傅　泰陵大漸入受
顧命　康陵即位奄瑾專政公不得其職正德元年乞
致仕去成化弘治間翰林殼華最著吳文定與公二人
一時並負公輔之望吳以憂去公入內閣十餘年號能
持正文定竟不得入內閣公數言文定於洛陽曰吾去
且用之未晚公曰吾豈私原溥耶顧科第年齒望實皆
先予越在此慚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耶正德初天變
輔皆上疏自劾公求去不得復上疏薦文定及王文恪
自代遂與洛陽並致仕嘉靖初遣使存問六年春復召
入內閣尋進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三月乞歸十
一月卒年八十贈太傅諡文正

文恪公王鏊成化十一年舉進士授翰林編修弘治初陞
侍講實錄成陞諭德八年陞侍講學士試士南宮專尚
經術險奇者屏去文体一変十一年陞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十三年陞吏部右侍郎十六年憂去正德元年復
除侍郎兼學士會災異謝遷求退薦公是時八奄導上
遊狎中外洶洶戶部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八奄上怒
甚召諸大臣衆相視莫敢發言公對曰八人不去亂本
不除竟不能去瑾入司禮監首逐韓文繼逐劉謝欲引
焦芳入閣廷議推公公遂與芳同入相時瑾方威鉗士
類公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辱而殺之吾尚何顏於此
瑾欲置韓文於死地又欲以他事中劉謝公前後力救
得免瑾又欲殺劉大夏坐激變土官罪死公曰土官未
叛何爲激変瑾又惡楊文襄謂築邊太費公曰楊總制
高才偉略爲國修邊豈可以公爲罪瑾見公開誠與言
亦強聽公言然專事婞婀瑾悖日甚公無可柰何四年
夏力求去瑾念公相忤又輒發怒欲中傷公公惴惴杜
門瑾敗得免嘉靖初遣行人存問后與論咸願起公未
及起卒年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公器度宏深問學充
贍有識鑒爲文春容爾雅議論敷暢閑居閉戶力學避
遠權貴人莫能覘其面所著有震澤長語文集等書

文正公李東陽少而奇穎景帝命肄京庠天順八年舉進
士調庶吉士繼授編修轉侍講進侍讀學士明年充東

宮講讀官憂去弘治二年遷左庶子以次遷至文淵閣
大學士入內閣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十七年祀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上不豫入
受顧命　康陵即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正德元年上
不親政公與劉健謝遷上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
爲託邇者地動天鳴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未
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変易殆盡憂在民生國
計若罔聞知事涉于不幸貴戚牢不可破或自從中出
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若謗顧命之名不盡
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不報又陳政令十失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逆瑾

擅權益恣忌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工事張偉皆誣執
荷校長安門公力救得戍邊内苑御船獵獸上疏諫止
三年給事張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公疏救巡撫楊一
淸逮繫至公又力救是夏有投匿名文書疏瑾罪者瑾
怒群臣悉治獄公又力救五年旱上疏四事會張永發
瑾奸伏誅論功加特進左柱國七年流賊數十萬蹂破
半天下賊就平論功加廕公一子錦衣指揮辭上以京
軍不習戰陣欲更調之軍公諫不聽乞休卒年七十贈
太師謚文正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
又能獎進才雋推挽嚴與譽鳳韶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
務悉勤康陵時保護善類清謹弗踰休休不專致歸鄉

寺人頗忌之
文肅公劉忠以成化十四年進士庶吉士授編修歷侍講
侍讀學士時國家無事翰林李東陽程敏政輩以文藝
交遊[illegible]譽公獨沉默正德二年陞南京禮部侍郎進
尚書明年改南京吏部公性峻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
惡士人競趨自處常遇抗貴人力抑之以故久在南京
名吏悉持多俛仰瓦合公獨毅然持規撫奪越關黜吏
廉名籍詭冒者千人焦方知薦公賢五年瑾傳旨召入
翰林比至相見又不喜業已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
士掌詹事府事尋誥敕瑾誅始入内閣時張永繼用事
公公益持重永遣其黨廖鵬來講公不加禮永不悦公

在門僅三月乞致仕不許累進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公輒進讜言貴倖益不悦正德六
年瑾誅辭疾强起知貢舉尋乞省墓上忽召長沙至暖閣
摘録中語言欲罷公長沙力解公即陛辭去嘉靖初存
問卒贈太保謚文肅
文忠公楊廷和新都人歷官至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又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加少師轉華蓋殿十
一年憂去服闋聚文康靖上遣行人起公復入内閣康
陵崩内外危疑公擒𢧐凶奸奉　敬皇后旨遵
祖訓迎　世宗入繼大統敕封公伯辭不受一品十二
載者績進太傅贈敕宴禮部公辭太傅力諍大禮去削

籍子愼進士第一亦以論救闕下謫戍雲南公幼讀書
日以卷計長于學無不貫惟以蒼經濟千當代典章條
件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
如月歷周旋而指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裕如也居家
儉素不邇聲役留心濟物築學士堰修邑城置義田
文襄公楊一淸入歲舉奇童入翰林成化八年進士中書
舍人出提學陝西陞大常卿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薦陞
副都御史正德二年公總制三邊時劉瑾惡公逮詔獄
長沙力救得釋兵部薦欲土用公不果五年安化王反
寧夏召公總制陝西各路用軍用大監張永總督
公討賊之擒賊公與永假關論事公欲發而止者三永

問曰何爲公曰今仇越巳擒外賊不足憂矣顧內賊方
横且夕未除公能不爲寒心乎永失色曰內賊誰也公
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彼日夜在上傍且親信枝滿布
矣柰何公曰此易易耳顧無能爲公畫策者公亦天子
信幸臣公班師入京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問公寘
鐇偽檄并述瑾亂政凶狡謀不軌大亂將起上英武必
大怒瑾瑾誅柄用公公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暨公千
載三人爾萬一不信以死繼之得請遂行毋漏禍不潛
踵永勃然曰永何惜餘年不報主上乎巳而永如公策
誅瑾召公吏部尚書中原盜起上平賊十一策賊平加
少保兼太子太保入內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武英

殿旋致仕嘉靖四年虜寇關隴起公兵部尚書兼憲職
提督陝西軍務未幾召入內閣首薦起謝遷費宏遂請
老加少師改華蓋殿上念公老朝朔望八年公討去張
桂霍韜劾之上不問削籍明年卒繼孫元援詔請復官
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
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指揮屢中機宜又
好汲引人人或嘗巳廟揚薦之一時僚達喜功名者爭
趨其門二十七年贈太保諡文襄

文忠公張孚敬初名璁年四十七始舉嘉靖元年進士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
[illegible]以之不決公乃上書云上以興世子入繼 武皇帝

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第以後 孝宗
孝宗孝宗自有子柰何舍 獻帝弗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皇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是
年冬授南京刑部主事三年再上疏 上召與泉廷議
竟如公說陞翰林學士四年進廟議陞詹事兼學士五
年陞兵部右侍郎轉左進謁廟議及奉安獻皇帝神主
儀六年兼翰林學士進大禮要略修明倫大典是年八
月詔訊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尋陞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賜 記二曰忠良貞一曰輔弼違得密疏言
事公遂奏革鎮守內臣清勘皇親莊田七年加太子太
保辭遂再加少保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公建議
請釐宜蕭杜私謁重制誥平盜賊定服制又應制陳言
曰審幾微尊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 上日事經筵
作敬一箴及五箴註皆發之公八年敕重修大明會典
是年與桂文襄不相能八月降敕諭百官並勸致仕公
至天津召還九年有四郊之役知營建事修祀儀成典
進郊祀議又請倣古立九嬪以廣儲嗣又正孔子祀云
號請更名上改名孚敬字茂恭十年雷震五門西序致
仕無何召還三月如兼太子太師進華蓋殿八月又致
仕十二年四月召還十三年加少師命有司作賓輸禮
十四年病乞致仕明年上使錦衣千戶視疾且促還朝

至處州疾作歸又三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文忠

忠安公胡濙子源潔武進人建文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
永樂元年秋以奏對稱旨陞戶科都給事中　上以公
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建文
君蹤跡時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騭孝順事實書成俾
公以此勸勵天下執蹤無不到者湖廣最久十四年內
艱起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
朝　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上就寢聞公至披衣急起
召入勞公賜坐與語公言無慮上欣納之疑始釋太子
監國藩王謀奪嫡造飛語命公往察公至以所見七事
肯誠敬孝謹密疏以聞太子即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

南京宋幾閱章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俄上崩景
陵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來朝留行在禮部宣
德改元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閣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
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從邊尋兼
詹事六年兼行在戶部事　聖節賜公詩一章及函陽
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　裕陵即位益敬禮公失
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九年乞致仕不允十四
年北征留守京師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虜還
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即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
明年正旦朝　上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
允三年以太子太傅加少傅懷獻太子立進兼太子太
師是年十一月已巳　上皇萬壽節公乞令百官拜賀
不許又明年　上皇復位力疾入一見請老去遣子長
寧來謝上念公屢請朝延安門忠悃授長寧官錦衣世
鎮撫卒年八十九公平易寬和廉靜寡慾自奉簡薄典
居有常才猷宏遠禮典財賦經畫井然不亂國家大議
與諸閣老相可否必執正論立朝幾六十年十知禮部
貢舉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所著有芝軒
集律身規鑑行于世

左春坊大學士解縉字縉紳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
選庶吉士上封事論時政萬言　上覽之喜公年少有
才志諸大臣皆忌之　上數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溍忌

公得　上意乞改公御史遠　上公在臺嘗爲王國用
草諫書雪韓國公爲詹徽所疾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
史袁太疏泰切齒恨公又時時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
不測　上憐公召對便殿慰諭賜歸曰汝歸且讀書十
年著述冠帶來廷又命公修正元史刪定禮經凡例公
歸家八年　上崩來奔喪有司劾公違詔命貶諭河州
衛吏建文元年召入翰林待詔靖難後召公與黃淮備
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湖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
楊榮暨公侍讀學士七人分直文淵閣永樂初重修
高廟實錄充總裁官上議建儲公稱世子仁孝天人歸
心以奪嫡自古致亂遂冊世子爲太子進公翰林

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㨿漢高煦大恨欲殺公嘗
用兵交趾公力言不必伐　上出公爲廣西參議李至
剛奏公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奏事南京高煦盛疏
言公因上出塞遠覲儲君無人臣禮　上怒逮公并至
剛下獄十三年正月卒獄中公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
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　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妒中
道夭閼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于
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于故舊及名賢之後喜引拔
士類襟宇闊略不屑屑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人樂
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與之無倦文雄勁奇古新意疊
出敘事高處逼子長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書小楷

精絕行草皆佳
文簡公黃淮以洪武三十年舉進士爲中書舍人靖難後
訪問政務稱旨命公與解縉立御榻左備顧問內閣掌
制勅又選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與同事直文淵閣
秋陞編修進侍讀　上議建儲問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
法　上是公言立東宮陞左中允五年陞右春坊大學
士兼侍讀進講東宮大孫立又兼輔太孫六年命蹇義
金忠面陽及留守　上稱太子仁厚蹇汝四人輔太子
明年　上北巡又明年上征胡長沙李法良反太子遣
豐城侯彬討之漢庶人忌沮太子譖彬公侍太子卒遣
彬擒法良十一年　上再北狩公領留守漢庶人日夜譖

奪嫡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人十二年坐公奉表迎
上不敬逮詔獄凡十年獄中有悠悠集自省錄　獻陵
即位出獄陞少保戶部尚書　[illegible]陵大漸太子在南京
未至深機卒禍中外洶洶西楊云公佐鄭襄二王監國
候太子至公憂危嘔血宣德元年漢庶人反公留佐二
王監國班師始還第二年秋公引老　上賜葬父來謝
賜遊西苑比辭又宴太液池明年　聖節復來上喜賜
宴　景陵崩公奔喪逾月辭歸正統十四年卒年八十
三諡文簡
文靖公金善字幼孜新淦人建文元年進士授戶科給事
靖難後入內閣改檢討數月陞侍講時翰林坊局臣日

進講經閣書士奇閱易廣閱詩公閱春秋因上春秋直
指三卷七年與楊榮胡廣扈從北八年從上征虜上歷
指所過山川諭公記之十二年復從北征十四年還南
京明年扈從北京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
士復連歲扈從北征次開平上曰朕夢神人語朕上帝
好生者三何謂也公力請班師上曰善還次榆木川上
賓天東楊南討公留中軍護喪　太子即位陞大學士
賜銀圖書洪熙元年時法司論死罪多冤　上命臨決
必三大學士會讞奏公如律例多平反未幾還省母毋
卒　景陵起公服中爲總裁官纂兩朝實錄明年持節
冊寧夏冊慶府兩郡王妃還上封事從　上巡邊虜

鳴山上問唐太宗征遼嘗度此山公對曰太宗尋悔是
役以故建憫忠閣　至宣府還宣德六年卒贈少保諡文
靖公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寛
綽類其人
文穆公胡廣　廬陵人庭文二年公以進士第一爲翰林修
撰　長陵入正大統陞侍講尋改侍讀陞右庶子五進
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十二年十一月進文淵閣
大學士仍兼前職又三年得疾且劇　上使醫療問疾
存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穆　獻陵嗣位加贈少師諭祭厚
贈其家遭逢　二聖恩何盛也公居官敬慎在上前承
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每

于制勅視草必具可否以闓力陳封禪非禮諫治建闓
奸黨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稗益兩考京畿鄉試
四爲廷試讀卷官鑒別公明奉勅修　高祖實錄及五
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總裁志在於植名教獎善類未
嘗一比匪人人或毀公上不之信公處榮祿未嘗一日
忘山林幽淡閒遠之趣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著有
晃菴集邑從集若干卷
忠義公蹇義初名瑢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奏事稱旨一日上詢次第叙後乎頓首謝不敢上御書
義字賜公易名建文間任陞吏部右侍郎靖難後陞尚
書代張紞時盡改建文諸例公從容爲上言損益貴適

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上喜公忠實從其言永樂
二年兼詹事七年巡北征佐太子兼國諸王及遠夷奏
請詣行在所餘悉啓太子處分公熟于典故達政體不
動聲色事賴以濟十七年父喪歸起復明年從太子朝
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公
與給事馬俊巡應天問民疾苦考察文武吏出太甚者
數人二十年　上北征還坐東宮事與而陽係獄尋釋
獻陵即位預政議進公少保兼尚書歷進少師賜公銀
圖書未幾又制蹇忠貞印賜公宣德三年秋從巡邊還
上顧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數公輒吏部務朝夕備顧
問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寛弘銀章一七

年令有司治第八年進一品九年賜宴禮部後一年卒
年七十二贈太師諡忠定公爲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
事君有誠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爲
包容必歸於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
之憂退朝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
嘗退以語人蓋天下陰被其利云
忠靖公夏原吉湘陰人洪武庚午領鄉薦入太學遂擢戶
部主事陞戶部右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
咨訪民隱公明寛大人咸悅服　長陵入正大統轉左
尋陞戶部尚書蘇松諸郡大水公往治水患乃息而撫
恤四當人不言勞又撫綏飢民散給有方民賴以濟初

建北京採木東南命公叔同運人人效用　長陵北遷公
扈從歲餘駕征北虜　白太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虜
事修舉京師肅然北京宮殿成公奉勅詔　皇太子及
皇長孫于南京十九年上欲征虜公力諫忤旨罷官
獻陵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毋喪辭不允加少
保立東宮又加太子少傅賜銀章一未幾　獻陵崩
景陵嗣位公以舊輔尤重阿注公亦孜孜惟謹寵賚日
盛賜合弘貞靜圖書明年扈從巡邊還　上念公春秋
高賜勅嘉勞命簡職務朝夕備顧問兩朝實錄成賜白
金羅綺明旦入財暮歸得疾薨特進太師謚忠靖公天
性孝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周給之德

雖微而必報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以而
惡惡短襟宇背深門廓不見涯涘在上前所言必歸仁
厚臨政必酌大體益有陰受其德者當時掌財賦以愛
人節用為先酌大體略煩苛以故數與大役供餉贍給
而民不擇騷雖倔偪無矯飾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
靖公君子長者云
學士沈度天資敦實博涉經史洪武中舉文學弗就　文
皇帝初臨御命為翰林典籍　上覽公書稱善一切大
制作必命公書日侍清問賞賜優渥子弟皆官之由典
籍陞檢討修撰侍講宣德初進翰林學士年踰七十上
章致仕不允九年卒年七十四賜祭葬給驛歸喪公考[illegible]

貞靜不附權貴七十論高之閑暇閉戶焚香鳴琴賦詩以
自樂標字澄瀹風韻蕭散所眈惟載籍法書名畫花卉
奇石高人韻士至必具觴詠奕意度修然著有滇南稿
隨筆錄云
文清公薛瑄字德溫河津人幼能賦詩長讀周程張朱書
遂焚前作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
擢御史正統初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
公召為大理少卿三楊欲公一見振公曰安有受官朝
廷拜恩私門耶振聞憾公誣以棄律出罪人竟坐公死
係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免歸田十四年程
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北門禦虜景泰四年秋召還京

為大理卿　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illegible]亨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日衆
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
光明俊偉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以誠其言平易不
為奇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純篤著讀書錄二十
卷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
文懿公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未冠時已博
洽通經史從父景州學官歿不克葬家貧力學郡守黃懋
奇之補弟子員發解浙江明年成進士第二選翰林侍
讀與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治商輅劉儼等
習制誥于東閣十四年罷天甑初改通政左參議仍兼

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一石曹寵用知敬公公朝會
衣青袍亨笑曰何爲先生易緋公不荅未幾岳正暨公
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曹石譖訕上岳去留公公與李
賢同在內閣李公通達見幾立斷公守正謹恪稍濟之
將修一統志充總裁官母喪去尋景州破亨歸合葬載
册中極家毀病抵家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公資性
渾厚容貌端偉在內閣六年清潔不茍取予性儉約身
無統綺蔭中惟脫衣幾襲輒分祿贍宗人清心寡慾無
隱避至老動止不倦子常象順天官南太常卿
文肅公岳正字季方號家泉畿內郭縣人二十一領鄉薦
正統戊辰進士第三名授編修景泰三年遷左贊善天

順元年召對稱旨入內閣參預機務時石亨曹吉祥勢
方張公因極言於上且退而面謂導之使爲保全計二
猾嫌陽誘中實齮之未幾造飛語誣正賣直訕君欠不
數日內批降公欽州同知公過家葬母留數日兵部尚
書陳汝言黨二人械還者中公私事逮詔獄考掠謫戍
肅州鎮夷所未及行李鐸都督亮奪公盧四年石亨法
誅明年曹又誅　上思公言解士伍於歸田　茂陵即
位議復公官吏部擬謫南京　上曰留充經筵官未幾南
陽欲薦公爲國子祭酒公不應忌者僞爲公劾南陽舉
示南陽遂大疑公成化元年廷推公張寧爲兵部清黃
官不得陞興化知府公至任勸力民苦搜利權興修水

利積穀出羨餘補助民役稱賢守宰三年求朝乞致仕
家居越三載卒嘉靖中贈太常卿諡文肅公偉貌修髯
言論灑灑動循矩度文章節氣名滿四海居孝家弟友
交有終始之誼抱負經濟屹屹不肯下人有古豪傑風
曹石事或議其迂又曰未信而諫直應曰渠謂我諫官
耶我道當如是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無
藏府以故奇公者雖多忌者亦衆云
侍講學士程敏政字克勤成化二年進士少時讀書一目
數行下以奇童薦入翰林入仕益攻學問弘治十一年
召至京以太常卿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侍東宮又
明年主考禮部給事中華昶劾敏政洩會試題鬻進士

一付金錢無數同考官林廷玉復疏可疑六事上逮治午
前敏政素負時名不能忍辱下人朋輩要津人亦幸
敏政敗汙蔑去不可起復不復相左右敏政竟奪職黜
擧子唐寅等十餘人敏政逾年憂憤卒敏政著述尚本
實建白傳經義議論英發出人頭地世宗初永嘉建白
多採用之
文定公吳寬爲諸生時有文行負重望登成化八年進士
第一歷翰林春坊詹事侍康陵東宮進講閑雅詳明意
存規諷弘治十七年孝肅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成
化四年孝莊錢后崩中外籍籍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
陵祭奠廟禮曾如還王是謚稱晉皇后與孝莊同體臣

覺其誤未融言詔禮官議不決上再詔廷臣議公時掌
詹事拼衆議臣曰魯頌姜源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
別廟漢唐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請帝
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子孫嗣承帝位尊崇所生者惟
宋李宸妃殁仁宗傷痛始追尊祔祭非禮不足為法衆
議是之議上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
皇太后祀之奉慈殿公位日高衆望柄用忌者沮之公
益冲遜生平歷官兩為吏部侍郎充修實錄副總裁領
誥敕內閣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卒贈太子太保諡文
定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遠跡權
勢

翰林修撰舒芬進賢人初生時人聞空中呼狀元往舒幼
貢禀警異十二歲作馴鴛依人賦郡守祝公奇之為補
諸生督學蔡虛齋試獲首選正德丁卯中鄉試丁丑進
士授翰林修撰戊寅武廟北狩上隆聖孝疏再上車服
疏反覆數千言諷諭切至己卯南巡率同院官伏闕懇
疏罪刺闕中杖幾死出福建市舶提舉辛巳　世宗立
召復官連遭內外艱哀毀以疾卒年四十四先生平生負
氣剛毅所遇貴者皆欠勇者嘗衆為文章宕遠不窮所
著有易問太極通書釋義周禮定本等書至於律曆象
數古今名物無不洞究精微惜也天奪之速而竟憂阨
以終有志者每為之一長嘆云

翰林待詔文壁字徵明入九歲時語又不甚了了或疑其
不慧父溫州守林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也既長就
外塾穎異挺發日記數百千言為邑諸生文日進年十
六溫州公以病報先生為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沒三日
矣痛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合數百金為溫州公賻先
生固辭不受因曰勞苦諸公孤不欲以生汙逝者久之
寧庶人者潛慕先生名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
先生辭疾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亡何寧
竟以反敗尚書李克嗣撫吳中薦先生而先生益以久
次當貢至京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慎黃佐吏部薛蕙
名能傳精負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為辜大司寇林俊

尤重之先生為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
賜常所得慰賜甚厚然居恒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先
生歸杜門不復與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屨常滿
然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其他郎郡國守相連綺
富商賈人不能博先生一赫號而先生所最慎藩邸其
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為詩傳情而
發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
意時沿歐陽廬陵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豫
章海岳極掌睥睨而小楷又獨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
入鍾太傅索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遊戲得象外理
趣之趣與倪元鎮黃子久並不知左右矣且貧而好

寇周入之急見以爲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
敢慢至九十猶矍鑠不衰海內習知文先生名久矣以
爲異代人嘉靖乙未年卒所著有甫田集行于世

忠襄公郭資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部主事曉練
錢穀聲譽頓起陞都御史尚書郁新薦吸北平參議上
言弊政陞參政不數月進布政使精勤大振靖難盛燎紀綱兵起
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
夜拜備轉睦兵卒轉給饋餉盡心瘁力不畏強禦靖難
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時建北京軍民初
安而官司諸費冗濫嘗以樽節恒下爲務深見信用永
樂十九年巡狩營建百費並興皆公調度　獻陵即位

立東宮以公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適足疾賜敕給
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三年夏公輒部務明年召公以
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公愈感激效忠雖祁寒暑
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僚屬胥吏莫不敬憚焉滿考賜
宴禮部將以敕書譽公如歲寒松柏愈老愈勁其優厚
如此以疾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諡忠襄公受眷三朝
屢登八座廉介勤慎剛果有爲自始仕至老祗國如家
凡所施爲毅然自任不畏疆禦未嘗避怨辭害與人辨
論嚴厲見於辭色而推之於政略無害人蠹物之心誠
國家忠謹直亮輔弼之臣也
建安楊榮贊曰惟公之生[illegible][illegible]敏才外識鄭器超余

富臺風猷宏振紀綱斯秩出參大藩政興弊息凡所設
施算無遺策顯命膺臨特拜方伯赫赫　太宗休義而
興命公居守撫民餉兵既正大位嘉公勞績進位尚書
厚其賚錫公愈飭勵經國如家謗怨弗恤恩寵屢嘉
仁宗嗣位進位師臣俾休于家恩施以恩　皇上纘統
養公耆舊詔復任事維公忠貞衆所共知維公勳業顯
著于時

工部尚書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
察僉事坐事左遷主事戊寅夏建文初授陝西僉事又
坐事除員外靖難後陞禮部右侍郎逾年轉左永樂
二年尚書工部時營北京取材川蜀七年奪憂伐山通

道深入險阻時下敕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入蜀
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西
明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番舟十九年造黃舟公初治
漕[illegible]侍郎金純都督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
閘盡用濟寧[illegible]人正策及浚黃河故道用侍郎張
信圖策與興安[illegible]員自翻符魚王口至中
濼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第一又於寧陽築壩堨
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自是稅漕京師罷
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公剛果質直有經濟
材馭下甚嚴以故事亦易集洪熙初賜葬祭正德初賜
祠會通河上

吏部尚書郭璡永樂中爲郎官精覈吏事簡約有條宣德
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四年代蹇義爲行在
吏部尚書上諭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爲朕擇才
非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與任者必勤於咨訪
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慎
留意正統元年除公尺籍時進士李賢入選公試以嘉
禾詩奇賢輔相材授驗封主事未幾星惶大臣皆欲引
去公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托一時請去
誰與共理宜引罪乞致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
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疏上盡留諸大臣七年請
老公在吏部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然潔廉樸實不用

浮議羅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忠襄公金忠少廉慨有大志及靖難兵起以布衣入見其
言舉大事當以人材爲急　上悅授署紀善日侍帷幄
贊理戎務署長史歷眞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
京永樂二年召入爲兵部尚書公博覽史集議論洞悉
儲位未定　上密問歷數古昔適孽故事對　上喜賜
公大鑼且命以調護佐太子公侍監國時時勸起孝敬
篤友愛小心敬愼無失禮毀譽禍福驗諸天日而已或
譖誘廷臣及宮僚過者上令公密察公退叡頓首再三
爲白無此事願陛下寬宥他日即如人言臣甘連坐以
故全護者多公爲人謹厚每事入寬愛無爲苛刻凡事

輔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或闕誤引爲己過不遺片善
不念舊惡餘俸周恤鄉族卒　贈少師諡忠襄子達子爲
檢討政都給事中長蘆副使
忠宣公黃福字如錫昌邑人鄉貢士爲清源主簿有惠政
蚤暮勤職才識明敏洪武中論大計上奇之三十一年
起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陞左尋陞尚書公視民如子
勞來安輯勤勤不倦又勸撫字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
溫恤兵民咸悅蠻夷歆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公數裁
抑騏騏誣公有異志上察其安不問前在交趾凡十九
年及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元年騏激交
趾反時治以兵部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

出封親藩即日召還出領交趾藩集臺漕事屯田便宜
上出其章示面揚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比
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所衆一志國家生
民今六卿中鮮及福者今年七十矣尙朝暮奔走道路
勞瘁不已殆非國家優老之意上曰然改南京戶部尚
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公持
正不阿以故去南京　裕陵即位加少保叅贊機務每
事先籌定付襄城伯李隆隆亦敬信公比視事公不出
一語公曰體當如是時以公議復諡從輿憲臣正統五
年卒成化初賜太保諡忠宣　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
下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知爲君子所許聞謚所顧

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給族姻鄉黨之日室無
百緡
文端公王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曾棨等
三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公與焉文辭追古
作者召入翰閣書機密文字授修撰　上廵北京留黃
淮楊士奇及公輔導監國再廵扈駕憂閑陞侍讀學士
立太子陞右庶子兼前職正統六年出部左胡忠安公
八年爲尚書吏部代郭■十四年虜犯邊上駕欲親征
公率廷臣諫上不從命留守加太子太保及上兵敗北
轅景帝立進少傅屢乞還使奉迎　上皇不允景泰元
年　上諭大臣絶虜使公言報使便上不悅會于肅愍

公言始釋内臣興安呼曰瞽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
人乎衆未荅公厲聲曰臣皆王臣惟上是使敢弗行乎
安語塞遣李實使虜三年加公太子太師以何文淵爲
尚書佐公舍人何觀劾公又御史陳綱論劾公請老不
許　裕陵復位請老去辛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公
方面脩髯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
和氣可掬學充才敏詩文精緻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
怠既秉銓軸益兼慎時方面官及廷臣薦舉專屬吏部
公留意人才干請斷絶奔競之風一息
文忠公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入翰
林來幾召公與王直入内閣書機宜奏疏五年進修撰

扈北廵尋進侍講二十年從征胡至闊灤海還至威虜
鎮　上命碎李陵進驛令碑還奏喜曰秀才是二十八
人中讀書者耶朕需爾爲用正宜宣力勿憚勞苦公因
言虜退幸勿窮追　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
不欲黷武爾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有聞即奏　上駐
師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
過稍與恩澤異日必得其死力　上喜命兵部李慶給
糧及上晏駕東宮命公與蹇夏西楊等定喪禮議國政
直内閣明年歸省還朝　景陵召入便殿諭曰洪武中
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名汝
英愼自勉命入内閣參預中秘　裕陵即位充史館總

裁官晉禮部左侍郎兼前職正統八年出禮部事顧
講會淛江旱命祀南鎮公至紹興應時注雨人咸喜曰
侍郎雨也明年京師旱上疏乞加賑恤益修省尋請引
年不允十三年陞尚書南京禮部景泰元年卒春秋七
十五謚文安苂忞公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録文章典贍
尤善草書寛弘樂易豪俊豁達不屑曲檢顧直諒好規
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公
慈谿陳敬宗曰江右撫州多出名儒顯官若宋之晏
殊王安國元之吳澄諸君子其文章名位功業皆炳
然當世而垂耀竹帛者豈偶然哉玉笥寶盖諸名山
秀氣之所鍾也公亦撫州人也其文章名位功業蓋

不相似然自入仕歷陟通顯不離朝廷四十五年亏
列聖眷遇久益不替似又過之矣豈天之生賢私於
材之人哉抑兼知公之才德自足以致身於青雲之
上耶

忠肅公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年
授御史從討漢庶人上命數庶人罪辭氣義正庶人流
汗伏地　上喜思用公巡撫江西平反冤獄五年山西
河南災　上親書公名陞升在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
公問民疾苦百弊滌剔凡歷十八年十二年復右侍郎
還部十四年秋虜也先入寇上欲親征公與兵部鄺埜
力言不可不聽師駐狼山　上北狩京師大震章皇后

立郕王監國臺諫廷劾王振監國有未處分馬順附振
衆怒擊之廷中大譁賴公鎮定即陞兵部尚書加太子
少保時內外注視倚公安危調兵為禦虜城守計是年
九月章皇后以皇太子冲年郕王親宣宗子年長宜嗣
大統即皇帝位遙尊上為太上皇帝明年改元景泰時
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者皆老弱公見上泣曰虜賊將
長驅深入不可不預計宜急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濬
辛練神機等營經理粗定十月朔喜寧導也先護　上
皇還京五日入紫荆京師戒嚴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
議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公慟哭言京師天下根本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

盡去宋事可鑒敢言南遷者與共誅之群心始定公奏
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堂衛穎分兵出戰監以于欽葉
盛等官石亨楊洪柳溥爲總兵盡移郭外人入城散通
州糧公率先士卒躬環甲冑以忠義諭感激六軍十一
日也先擁衆至城下公及亨等統兵出禦虜見我師堅
不可撼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及出議兵索金帛萬萬計
廷前莫決公曰本兵知有軍事他非所聞即出德勝門
外閉門對壘約戰以上皇在虜未敢動已謀知　上皇
西移我發大砲擊虜死者萬計也先大沮遁去論功加
少保總督軍務如故公辭不允景泰元年二月公論除
喜寧也先始悔過果遣使請奉　上皇還京　上勅公

防護京城且議通使群臣顧望不能決公曰天位已定
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　上
皇從公言九月上皇至京師居南宮三年薦王忠肅公
自遼東召還院是年五月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傅先
是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
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萬僭號攻
[illegible]言萬端變在呼吸公內顧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
寢敵遣[illegible]月杭控蘆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入城堡仍
畱貴州落泉條畫立奏動中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
胡虜款貢群盜悉平口不言功益自斂飭上推誠倚任
獨秉朝綱文武大臣面酬進退宮庭密務指滕調停濟

廉方正一錢不私力遏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鄉歷
數椽僅蔽風雨薄田畿畝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
帛大璫舒良及亨等皆憚公不敢撓法相忤亨忌公欲
併兵柄公亦辞總督避亨公嘗臥病中官更番來視賜
上供取竹瀝以和藥或言柄用太過　上意益堅群猜
遂起怨謗益興　上病時　上方出南内復位亨以奪
門為功誣王文監王誠及公意欲金符迎立外藩都御
史蕭維禎恨王文排己得先入内閣又恨公每抑己故
懷嘗欲殺公謀反當族徐有貞從上旁言不殺謙今日
之事何名公自知功高隙深廷訊不復自辯遇害時年
六十籍其家子冕戍龍門公死之日天日晦冥陰霾蔽
空思切悼枉四海一詞章皇后嗟嘆累日茂陵即位赦
冕還公沒産成化二年復公官遣官致祭弘治三年特
贈太傅諡肅愍　皇帝制曰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才
歷事先朝勛勞茂著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秉
公道而自持為權家之所忌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
實憐其忠特命行人復卿子爵嗚呼象其死而表其生
一順乎生理屈於前而伸于後允協乎人心
　太原王瓊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
　群議選將練兵坐擁强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當時
　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豈冀殺
　身亡家之禍于後日哉柰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

　側目之秋故事機一變于公于是難免矣程篁墩謂
　于公之受誣為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
　法吏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文莊公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
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敗事者以謝
天下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
宜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
懲陞都給事中劾于少保德勝之役時北虜方張大臣
有奏留边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边關為急往者
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
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边關不固則京師雖守不

過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郊社生靈何宜急固守宣府居
庸為便命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勑公往視民用安輯景
泰二年　上彊災防患十二事又請午朝三年遷山西
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等軍務先
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上利害可興
革者八條次第行之一時品式具備而又寓于穡摘戍
卒不任戰者屯田以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
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心
焉令塩商入米餉边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
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復修官牟言田之法養老
優賢留意風教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

賑圻内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武請大舉搜套沿河築城堡拒東勝徙民耕守其中敕公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增兵守險可爲遠圖上從之九年轉左在吏部審意人才務求實行識論恒守經義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安福彭時曰公遇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踐古人居家惇孝友莊言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毅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歐陽修而功業

自期於韓范以范公爲鄉先生尤景慕焉大用未究而卒惜哉

襄毅公程信字彥實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吏科給事中景陵即位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都督孫鏜禦虜失利乞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在城上鼓譟爲聲援虜引去景泰元年使四川乞賑饑民英廟居南宮時上中興固本十策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五年還京侍郎刑部受去成化元年起兵部侍郎當是時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書提督軍務與相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自督大軍又分四路兵會于大壩將士依公方略連破二千餘寨凱旋進大理卿疾作告老不允七年應詔求言公上兵事可更者四款可伸者五法之　山軒轅合六卿上言利害三十餘事明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公才雄氣果沉思曲算無書不讀爲詩文略不經意而雄渾可傳所著有晴洲集子敏政丙戌進士官翰林學士

壽光劉珝曰公爲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太甚佐兩淮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以爲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南京守臣議殺則斥之曰乃有司之事也故斷不可預征川貴時得以便宜行事公不妄一人不殺一人而曰刑賞人主

大柄論者以爲得禮又曰此古名臣之言可爲後世法者令敏政卒能昌其大業容可量乎

文襄公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盡心簡牘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繁數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南直隸公辭越靖王至江南召父老問利病興革四年秋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乞致仕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先是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公濟之以寬安撫軍民斟酌便宜更定稅法與民交貸民甚便之又當時東河漕軍與民半軍船出官廠民率雇舟又經年往復失業公與平江伯議

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交兌民間馬草及文武俸糧
難于轉輸公請立折銀之法正統初淮楊塩課虧公巡
視撥剩餘米貯楊州塩場聽竈戶上私塩給米時米貴
塩賤官得積塩民得食米公私大濟綵繒官殿計用牛
膠萬觔公請以京庫牛皮朽腐者煎膠兵仗合用水磨
明盔非遲歲月不可公令工沃錫旬日畢辦正統六年
海塩築捍海塘合役萬夫經三四年費萬計皆出公度
支海竟不爲患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
道路溝渠修葺一切取給餘米歲不下萬計饋遺往往
不齊各得其歡心江南人至今尸祝之公宇量恢弘才
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

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善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屆
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
輒按據詰詰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
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
能及

南陽李賢曰周文襄公撫巡南都垂二十二年處心
訪問善採衆長謀畫深遠苟可利國利民破格爲之
是以蘇松累久逋糧悉皆完納其定濟農倉也則平
糴勸借以待賑其視災推撈也則撥餘米以給仕丁
公私兩利上下便之北虜跳梁京師戒嚴糧運艱沮
復添撥民運數十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發運應期
貢賦未嘗稽欠處事周而且敏大都以便宜從事一
時理財無出其右矣然當時中官王振擅權於公極
重禮之必有所以馭之者

恭定公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永樂中以吏科給事陞陝西
參政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嚴班吏正統
九年陞河南布政使撫輯饑民力行節儉也先侵邊陞
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釐廢政革科徵抑豪横廣
屯田民樂更生軍賞必信忤襄垣王公請老不允有奨
准誣公不法詔坐鄖總兵上非禮于謙上議曰稹直以
本衣監軍裴度以御史督帥我朝近日左都王翱僉都
[illegible]來學皆坐總兵上淮安言沮軍法宜罪事寢公
[illegible]亦誣公[illegible]景帝曰富公兼朕以邊事
[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倚亨中傷公逮詔獄藉南陽
解[illegible]歲南陽薦貴致爲戶部又薦公 上曰戶部非年
富不可公蒞以廉勤中[illegible]時陝西督餉[illegible]公薨
并據余子俊入部論公僕官至致仕不允卒年七十謚
恭定公端正[illegible]忠[illegible]言寡欲遇事直前不顧利害不避
嫌時推重云

贊曰[illegible]

公識

靖遼烽火塞上無大寇有功加太子太保還臺四年入
吏部代蓋山爲尚書請寄不得行五年春致仕公與王
竑以剛方爲時望在吏部時崔尹爲侍郎不相能譖大
臣忌公最多卒謚襄敏

以上原缺

恭肅公林鶚字一鶚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御史持
大體略細故嘗監試禮部內閣陳循王文子不得舉誣
考官劉儼又以公邑子林挺得舉誣逮并一公事白得
釋天順元年知鎮江府陞辨召見賜食至郡公汲汲興
利除害不暴前人短未幾改知蘇州務簡靖即有建革
必以審嚴再三吳人重公名稱有齊濟才超陞江西按察
使據律平反寃獄不徇情討廣信妖賊歷江西左布政

歲饑奏減民租十五萬纇南有猺寇急調兵食捍禦成
化六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審訊刑獄必從容調劑探虔
僚屬內艱去起刑部侍郎年未五十清譽出諸卿右尋
辛子官公秉禮直義造次必恭愼公餘閱古史臨帖寢
必夜分漏盡卽起馭下稍嚴交遊不苟事母程氏極愛
敬篤行孝廉君子也嘉靖間贈尚書謚恭肅

文靖公魏驥字仲芳蕭山人永樂三年鄉舉爲松江訓導
汲汲造就人材諸生讀書學宮夜分携茶勞問諸生益
感激自奮三考復留十七年師逵薦陞太常博士宣德
初陞員外轉南太常少卿三年試行在吏部侍郎老辭
八年調禮部又辭調南京吏部正統十三年陞尚書景
泰初致仕年已七十七矣公嘗至京師大學士陳循公
所取士謂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得立朝願少待公曰
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循甚愧
裕陵復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治生
產端厚祗愼簡約廉勤顧徑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權要
人不悅性好吟咏矢口適情不求彫飾自有意味成化
間存問遣晉子完營墳墓有司請如例葬完敵辭公
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淸德雅望海內達尊卒年九十八
謚文靖

彭韶曰百年眉壽天官上卿盛德雅望遠邇著稱海
內達尊莫之權衡謙虛守禮簡朴性成好學不厭篤

老精開使臣就問特恭聖情歎免後事遺世平緬

文肅公錢幹字習禮吉水人才敏力學永樂八年發解江西會試第十以翰林庶吉士除檢討　上喜公有鄉人惡公者欲搆陷公無可指乃指公爲練子寧姻宜坐東陽上言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況習禮乎公感泣宣德初預修實錄五年陞侍讀學士正統初賜坐講又進五倫書修宣廟實錄陞學士七年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公不設西楊南楊坐或問公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聞上上命工部具座禮部敘位次二楊始自內閣坐諸學士上九年乞致仕不許十年禮部右侍郎缺擬用黃襄內批用公而陳郁或掌院事或賀公曰吾今且爲有司又吳賀爲未幾陳高苗皆得陞侍郎入閣公尋兼署吏部稱疾辭致仕公孝友忠信篤于倫理厚生送死推財賑贍好古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論議士類宗仰歸山十五年八十九卒贈文肅公在位三十餘年典文衡者八請卷者二佳時暇日擇勝徃遊長篇短章發於歌咏以揚太平之盛美所著有應制集詞坦藁歸田藁

泰和王直銘其墓詩曰洲背之山有崔者墳是誰所營武肅令孫公之遊此旌旆于于山靈來聽風卷雲舒植木有本疏水有原公之本源人其式旃公每來歸子孫翼翼誦詩讀書有永無斁惟公世家海內所聞政事文章亦煥其群我與爲友式篤于義十而勿尚利後嗣公官三品神道有碑我作是詩日世之詒

忠文公李時勉初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少有大志七歲小學四書皆成誦選庶吉士預修太子實錄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條上十五事末幾謫攝下獄尋出獄復官　獻陵即位公有諫疏留中坐出　上怒至便殿命力士捶之拍其脇幾死明日改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頗觸仁考怒令縛時勉面鞫已又令縛時勉斬西市　上復攝時勉忠直立脫公桎梏復其官預修兩朝實錄陞侍讀學士正統三年陞祭酒與陳敬宗齊名陳方嚴肅下公平恕得士太學生崇廉恥抑奔兢別賢否示勸懲一新條教變化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賑給督諸生讀書與寢有時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啻父子王振惡公守正傾搆公荷校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丞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釋解尋乞致仕去又明年北狩上疏言親君子遠小人褒忠節迎還車駕復仇雪恥數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成化中贈禮部侍郎諡忠文公文學老成操行修潔節義足以表俗剛正足以任事量足以容而志不可奪

公嘗作北京賦歌曰煌煌帝都兮遼鎬豐阻山帶河兮壯以雄天開日明兮王氣所鍾穹隆造天兮惟帝之宮療氛祲兮開溟濛鎮夷夏兮宣皇風王道平平兮四方來同願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論文曰夫文章之見重于世以其人也苟非其人雖美而傳反以為病矣揚雄柳子厚王安石文非不美也人或因是而訾之由其所行悖焉耳董仲舒諸葛孔明陸贄范希文之流讀其書思其人恨不生其時聽其議論以求其益則其文章之存與日月爭光可也誰得而議焉　贊曰於乎劉士浩然正氣博聞有養學自中祕危言俊行歷事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

上司成妒驕我思荷校類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

文介公劉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　茂陵在東宮公為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總裁已而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景泰七年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子試屬公公不為地皆不得舉二人令其子録試文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會評字官劉淳卷注翰林院考中送入貢院比書榜竟落淳名二人因劾公違制弁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　上命高文義公覆試諸得舉者朝退高公請奏事門上且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顧辭有定額儼等本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準其子應試王文復疏辭　上不喜曰我取士者以人臣攬法論遂已先是盧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人記薦用遂駁時人為之語曰楊右姓名羅是學宮千名氏京闈貢士明年　裕陵復位二人得罪非其子孝元不得試禮部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介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予明潔

鄭曉曰公文學節行足任承弼往往罹讒誹忤權奸不獲致用豈非命耶

文恪公耿裕字好問清惠公子景泰五年進士為庶吉士除給事中又改翰林檢討是言石亨被御史劾恨清惠

弃去謫公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初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勤敎誨有恩義時巽姓諸侯年幼者習學成均公類古勳戚言行可法者為書授之十二年陞吏部右侍郎轉左二十二年進尚書清慎公平銓法疏理諸請寄者不便改南京禮部泰陵即位改南京兵部弘治初召尚書禮部婚喪諸大禮傳經律酌古今行之崇王請朝公請遵制勿許西夷由南海貢獅公請却去六年轉吏部代三原加太子太保時諸王出閣選十進士侍講讀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考滿得陞改出王府公以為例不可公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毀譽不滲于謁斷絕杜塞倖門卯內陛亦封章抗議弘治八年卒贈

太保謚文恪
鄭曉曰公偉幹脩㲲望之儼若神明學問該洽文章
雅正冠冕縉紳蓋世濟其美者且父子清修不營產
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儒鄉郡中不以得者
忠肅公王翺字九皐滄洲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二甲
第一改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
年西楊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陞十年都御
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楊善推奸吏民畏
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
虜殺掠吏民師出飄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公提督
軍務明年陞副都撫遼東十二年破虜有功陞右副都

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固之虜退去景
泰三年召還臺加太子太保時南蠻寇兩廣兩鎮將官
互相觀望不即捕　朝廷命公總督兩廣軍務明年賊
平　召還臺愈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代三五初
公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帛牛酒一一犒番
貧商巴等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近今
夕弛不復知有　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
力公至誅將庭參責其玩寇喪師失律當斬軍中懼潔
願效死用命得釋公即出巡邊起山海關抵開原諸浩
牆溝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于是國
指悉公益簡練卒伍賑賜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遂

塞孤遠軍興輒匱緣俗立法細大收贖十數年間得金
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饒器械明利士皆飽暖願得
一戰報主公是年出塞大破虜斬首千級比至鎮南亦
用收贖法公威望已著諸蠻大懼益推誠撫諭盜寇止
息公常言蠻戎捕撫各有機宜以故川廣得免繹騷之
患公初入吏部公銓註嚴考察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
使並稱得人　英宗復位罷舊宮僚公上疏乞致仕南
陽言于上曰王翺廉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乃不聽
其去任用益篤已而南陽被譏公力言其淳實可用以
故南陽復被寵任焉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面可否稱
公先生屢乞休不允　茂陵即位免公兩雪朝參恩禮

優渥三年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公端方強
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守禮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
居第三十餘年不改于舊且善知人文武大吏如葉聚
然禮茫信耿九疇年富李秉程信皆公薦引曹賊雖橫
亦不能加害焉
南陽李文達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
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彭惠安贊曰袛事五朝始終若一爲國元老爲士矜
式官躋一品壽踰八旬推今較古如公幾人淡然無
欲不識嬉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稱三不惑于公見
之矣

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時選
庶吉士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公與焉　上時試辰其
文行預修永樂大典成授刑部主事明習法律練達時
政永樂十二年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入史館預重
修　高皇實錄成改翰林侍講獻北京賦平胡頌及為
善陰隲頌十七年春卿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頌是
冬甘露再降于　孝陵松柏復獻頌又獻龍馬麒麟獅
子騶虞賦內艱去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及成
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公容儀端整步履有定
則人望之起敬久居大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
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政令肅於朝廷公以是得名

亦以是致怨條屬生徒懷忿訟公法司請逮理周文襄
曰吾疏申雪即為屬艸辭或轉報公驚曰得無誤君不
果上事亦竟白時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
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慎力學修行後仕至戶
部尚書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雖酩酊言兒儼然
不亂於嚴好禮類如此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慍撓之不
亂涖之愈清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
久不調意豁如也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
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家居不輕出入被
其容接莫不興起別號澹菴居士天順三年卒壽八十

彭惠安公贊曰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頹然
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然有
古廉於公作配

莊毅公王竑字公度江夏人戍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
正直剛毅有經濟才為戶部給事中郕王監國初坐午
門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
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捽順首曰此正奸臣當亟
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為擊死是冬虜
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退虜京師戒嚴公上言虜去
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為戰守計勿遽為無事陞僉都御
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能愈以

大義感動人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景泰三年總漕淮
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饑民劾巡河御史王眡
貪濫謫戍開平會災傷四年上疏勸帝進君子退小人
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　上嘉納之
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薦公陞副都御史仍巡
淮安　上皇復辟陞浙江參政尋除名天順五年孛来
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
公視師會虜退乃蒞淮上威行惠被譽望益重　茂陵
即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公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
能盡行其志三閱月請老去正德中諡莊毅
彭韶贊曰於惟藎臣實能誅主首碎于庭衆歌斯舞

侃侃黄門渾渾烏府風力鷹鸇戎略貔虎惟彼考成
乃國翼羽乃當急流完名歸處
陳建曰公剛毅豪俊尚氣槩義所當爲奮往直前生
長西陲有志功名自捶殺馬順後名滿天下豈非一
世人豪哉

忠毅公王驥字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拜兵科給事
中剛正敢言使山西奏黜徐蒲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民
困以蘇尋改山西按察副使理冤獄戢姦盜風紀振肅
入尹順天宣德二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越九載遷尚
書練達兵政得大臣体正統二年虜寇甘凉命公西巡
與便宜敕公至稽閱邊備知軍令廢弛胡日集衆轅門

詢平日畏敵而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徇三
軍震慄因閱戍兵定更番獄輸輓虜入莊浪公遣兵授
以方略敗之又遣副將蔣貴率精騎出擊敗虜衆於石
城公計虜勢猖獗不一大創則無以示威與都督任禮
分道出塞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虜人畜數千　上勞
賚晉爵大理寺卿還京六年雲南麓川思任發叛命公
督諸軍征之時方盛暑熱難進兵公曰賊毒吾民行可
緩乎敢阻軍者斬至金齒部分三道以進抵上江夾攻
三日不下因風縱火焚賊砦斬首五萬餘級賊首潛遁
又移兵討章卯羅凱還封靖遠伯未幾思任發自緬而
復返公再督軍往取之并麓川宣慰司設隴川宣撫司

是年秋西巡寧夏甘涼虜聞風畏避不敢近塞十三年
賊尊思機發復據孟養[illegible]梁公又督軍至金沙江賊堅
柵西岸拒我公潛渡破之苗富蠶僭游王公克征蠻將
軍討之獲俘獻京師南夷悉平增祿百石今世其爵景
泰初改南京兵部三年罷天順元年復兼兵部尚書尋
請老卒年八十三贈侯諡忠毅公天資沉毅識量宏偉
有文武長才遇事剸果剸繁治劇不以爲難行師征討
用法言明而料敵制勝雖老于軍旅者有不及故所至
輒能成功及其晚節保身全名守以謙虚而忠愛之心
始終如一誠一代偉人也
彭時曰於惟王公挺生冀土河嶽孕靈才兼文武早

游藝苑被服書詩乃登黄甲給事瑣闈流譽藹英踐
敭中外爰陟司馬式儀有位雍容殿陛正笏垂紳手
提樞軸潛斡化鈞視師三邊程勇戒怯兵將力齊虜
聞震疊其有狼噬輒獮以兵截强俘弱西北以寧惟
帝念功官賞是懋列爵疏封寵延先後入文出武邈
乎無儔名貽宇宙允爲元臣

端毅公王恕天順四年官至河南左布政使安輯流冗解
散盜賊成化元年陞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豪奪
礦殺人獲渠魁餘悉解散時襄陽盜起劉千斤等作亂
內難復起會總兵朱永討平之流民復業建祠祀公四
年巡撫河南關西縣災均賦獎廉抑貪明年陞南京刑

部侍郎十三年遷右都明年理南臺纔改兵尚兼撫江
南賑貧理冤全活萬計公以近日貢獻擾民疏乞召還
織造又論中官王敬訶暴上從之三十年轉南京兵部
加太子少保會員外林俊經歷張黻言事得罪公力救
之侍郎馬顯乞致仕內批公名落宮保致仕是時天下
無事內則宦戚外則閣部各引私黨惟清顯及汪直李
孜省內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甘心依附惟公著節
不撓　泰陵即位召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薦楊
守陳彭韶張悅周經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胥引
置稅政忠謨力王徵黃伯昭賀欽遺直如周漢祁順並
皆薦用博野在內閣每持公公直已不屈南科劾博野

薦公入閣博野惡貶南科官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忤
吉下獄公力解內批高祿通政參議徐生太監院判公
言非制違上意乞休不允內閣滋不悅謂公好名公以
不得其職連疏乞休弘治六年時瓊臺忌公為御醫劉
文泰艸疏指斥公公亦疏辯後遂致仕卒年九十三贈
太師諡端毅

海鹽鄭曉曰公仕官四十餘年諫疏百餘上皆忠直
剴切憂民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
諫如汲長孺惠民如鄭子產晚年尤考論著述理會
問學可謂老而彌篤者

文毅公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戊午鄉舉壬戌會試首

第一與弟龍同登進士擢吏科給事中言修德舉賢選
風憲立諡法等八事甲子內艱服闋復舊任會虜變累
數言禦虜方略　郕王監國議郎真公預議有力景泰
元年超陞南京刑部三年改南禮部奉使雲南考察官
吏四年還朝留禮部　上不豫群情洶洶禮官方具議
立東宮　上皇已復辟調公南京刑部未幾召還禮部
天順二年兩陽為改吏部時王翺為冢宰選用人才貪
公為最七年遷禮部尚書　上顧公議虜又奏對都雅
喜之　茂陵即位率群臣上思艱難戒逸欲重名節敦
事成化四年疏請謹小星螽斯之分以悉百男之慶
睿皇后崩議合葬禮又議祔廟禮　上以孝肅太后故

輒難坐公疏言先帝治命錢后與我合葬書內閣無忘
朕言此綱常大事臣等不忍誤朝廷又率百官伏文華
殿門哭諫頓首冊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五年代崔恭
為吏部七年滿九載加太子少保是時屢有災變公力
陳為遭禨異禍亂將起疾心危論其　上感悟因乞歸
不許未幾卒贈少保諡文敏公資儀山立議論河懸雄
才偉度選事立斷獎誘后進振拔淹滯留意所交識不
避親故成化初言土木死事大臣王佐鄺埜皆乞諡如
公請識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善應變成務如姚崇
世以為知言

安福彭時贊曰山川間氣生名賢才高意廣氣浩然

讀書下筆文人湧泉科名屢占多士先拜官禁近拱御
筵羽儀鵷鸞翔鳳鶱時平景泰天順間兩京三品看
屢遷雲龍風虎會當年文昌高朗凌台躔卯輔 天
皇司化權四方英俊歸陶甄公於是時任調元涵深
負重如山淵忠言讜論累百篇致君欲過堯舜前心
勤事左思歸田終惜未遂殊憂煎翻然長往不少延

襄敏公王越字世昌濬 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御史有
名天順四年超陞山東按察使七年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大同成化元年請告還京去居 年召署院事六
年以禦虜延綏有功轉左又以黃艸梁功陞右副都御史
八年以軍夏功轉左明年出延綏搜套擣虜巢斬首二

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十三年加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兼憲職十六年出大同禦虜時汪直薦公遂統
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大掠出塞公曰受命討虜無俘獲
何以輒班師遂潛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
餘封威寧伯與世券仍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寧
夏尋佩征西前將軍印統總兵鎮大同移鎮延綏斬虜
首功加太子太傅掌前軍都督府事明年言官劾公奪封編
管安陸弘治元年許還鄉七年陳寬下廷議公功過復
左都御史致仕十年虜大入塞陝西急起總制寧夏甘
涼諸路軍務并經略哈密召至陛見加太子太保公有
才略著威望再起亦奮厲出塞襲斬賀蘭巢虜奪還掠
我人畜加少保兼太傅十二年卒諡襄敏博學能文凡
兵法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該究詩歌雄邁跌宕若
不屑意慷慨敦舊賑窮恤寡援接卑幼如恐不及一士
功名富貴為世所榮云

清簡公樊瑩字廷璧係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御史巡
南淮豪有力者憚公清介莫敢撓阻條上清軍事宜行
之著令又巡雲南交人誘邊氓盜掠殺吏民方議用兵
移諭禍福交人畏御史清梗皆納款知松江府故富贍
公布衣蔬食孚於士民又議折徵米穀減布縷征通幹
漕法數事行之再知平陽以黃孔昭薦陞河南按察使
未幾尹應天府三年陞南京工部侍郎改都御史討擒

歸田賊酋散解其黨奏省諸藩王營造費尋以疾致仕
薦起撫治鄖陽襄流冗安輯馬鈞陽又薦召為南京刑
部侍郎雲南晝晦五月勅公考察雲貴諸吏罷召還部
為尚書十八年致仕正德三年逆瑾誣公妄理陞平侯
事及擅減上供布收贖奪其官比瑾誅公卒已三年詔
復公官十四年贈太子少保諡清簡公明習律令案已
好修保自樹交遊稀寡人皆敬而畏之 按公初巡
兩淮清介有守既巡滇南交人納款再擢繁郡聲望益
著歷少司空六司寇弭盜寧民之功居多

文毅公倪岳字舜咨錢塘人上元籍文禧南京禮部尚書
諡文僖公謙冢子秀異為文敏捷登順天元年進士入翰

村爲編修進講上前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學
士成化二十三年　茂陵升祔公禮部侍郎議曰國朝
九廟已備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二廟藏之別所如古
夾室之制又有言孝穆太后亦當祔享者下之議公言
周姜嫄爲帝嚳之妃魯頌閟宮之詩特見於此別
廟之証漢唐有故事可考如奉先殿儀奏上報可釐正
京師諸淫祠剔刮諸冗費時欲考定孔廟從祀公言馬
融王弼之徒立身不無可議而注疏至今多用其說何
可盡黜從公言弘治初災異求言疏陳畏天戒七事又
陳入事內臣韋春請役入貢開海道公力言不可六年
陞尚書諫迎召法王請禁度僧道九年陞南京吏部加

太子少保轉南京兵部會清寧宮災　上修省二十人
事十三年召爲吏部尚書釐正品類禁絕干謁十四年
卒贈少保謚文毅公才學識量優于經濟狀見魁梧又
足稱其志意

肅敏公余子俊字士英青城人景泰二年進士爲戶部主
事陞員外郎開雲精敏有吏才兩勢家爭既久未决公
一言立斷出爲西安知府西安關中會府繁劇難治公
酬酢從容上下無滯開渠以利居民又鑿山開水道
轉灌田千頃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
督王禎始城榆林及成化七年巡撫八年公廣榆林城
增三十六營堡使卒伍實之又擇俊子弟教之建學立
師再今人樹藝開界石外地興屯田遂得糧數萬石自
是榆林始爲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
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
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時備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邊
沿邊始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路
險難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屢來侵犯入也其中自
是虜巢居內西戎守禦反在外公請于沿邊墩臺空處
築邊牆以爲堡塹引烽燧爲邊防候報曰可于是東起
清水營紫城砦西至花馬池延袤二十餘里爲堡
十二帳塞入鐵邊自是虜不得據衣要害矣

莊簡公張悅華亭人爲學方行鄉里推重天順四年舉進
士自刑部郎出爲浙江提學誠信待士請託覬覦屹不
爲動弘治元年八年大學陳邃舊章恤小民敦儉素裁
冗食禁濫罰兵事又上修德圖治二疏時衆望屬公而
廷議亦合出爲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累
疏乞歸　上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保公疑
重簡靜上下安之平居恭畏小心無欬言厲色至臨事
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雅素清約終始不
渝力崇節儉以挽靡俗事業光明俊偉爲世推重云

襄毅公項忠字蓋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歷主事員外
郎隨　上北征羈虜中飼馬乘七晝夜達宣府得還陞
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按察使陝西民飢不待奏

輙發倉賑全活萬人成化間番寇及飢民俱亂公屢討
賊賑飢民與水鎮兵緩俱有成功會星變言官因論妄
殺公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召還院十年代王槩爲
刑部尚書十一年釋兵部有錦衣百戶韋瑛挾汪直爲
擅執朝官莫敢言者公草疏約同官尹旻劾之 上
怒罷廠還直司設監瑛戍邊直又見 上深言復領廠
逐首鼠公廷訊欲坐罪死公廷辨慷慨不屈遂織去久
之直敗復兵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公
剛果有毅遇事敢爲不惑群議故能隨敵制勝累著勳
伐及排擊兇暴身犯大難中舉鎮壓務暴白於天下云
鄭端簡曰王竑叙馬順項忠推汪直此其人豈以死
生利害動其心耶

康懿公陳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
郎父珪教諭沒文昌公路海迎柩會征秋青艸天津諸
衛公言舊負未蠲新額薦積人亦不能堪詔減三十五
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勅督軍與
內鄰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
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
穀凡四方災傷邊餉請緩粟爲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佐
尚書楊鼎鼎亦能聽公言七年京師大饑勅公出太倉
米百萬斛賑糶公禁絕射利者請石以上閉不與八年
虜入河套兵出公奮餉上便宜乞內帑助邊除經道幾

丁飛輓軍興不乏榆林大捷進俸一等明年改吏部十
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歷吏又九載請老公
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曹務閑惟戶部金錢布穀出納
與內外諸司相關多撓沮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
國用省財不啻數十萬卒諡康懿
文安公林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
歷陞論德弘治三年爲祭酒上疏請開科進人才詔開
貢公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請託不行膳餘錄
愚貯公署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改吏部明
年陞吏部尚書會災異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言清
吏弊定莊田折捐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狀才望禁

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時有御史逮獄儒生資緣投中書
舍人成命忤 旨自劾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四事
曰保固南京佑啟 皇儲撫綏百姓增進大才公再請開
科增解額是年請老不允正德元年廷薦公冢宰未幾
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
大孝以先天下集群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
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
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費以省財用清
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撤蔽大優容以廣言路疏
甚剴切忤逆瑾 隆泰政復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六贈太
子太保諡文安

莊敏公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四年進士為給事中劾
石亨楊洪諸大將及内臣金英著風裁也先遣使行成
送還上皇有言迎駕只一車二馬足矣公力言宜厚及
商輅薦為吏科都給事中乞禁中外官奪情起復又劾
尚書何文淵俞士悅通政李錫侍郎張敏諸大臣亦多
忌公王干之喉御史王溥劾公下廷議坐比擅逞法罪
賴胡忠安立解左遷國子學正　裕陵復辟起陞右僉
都御史賑山東飢陞右副都御史補江淮鹽賦天順三
年内艱起復時曹欽反隨就擒奪功者卒妄取首級至
使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請禁戢平雪冤濫成化
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承命綏撫活民甚多九載滿秩

陞右都御史七年出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
致仕越二年起掌南臺召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讞獄詳明清藝益振十四年挍事遼東鈞陽及御史強
玠竟坐謫戍明年致仕不允十八年卒年六十六贈少
保謚莊敏公立朝四十年侃侃風節天下相慕而和氣
如春厚重如山見者敬愛無已其文學之懿存于見菴
集并奏議若干卷

劉瑷贊曰吁嗟莊敏天胡忍情不壽其身獨壽其名
德孚士論心照汗青凜然風節近服遠驚從容發焉
陟降帝庭帝於爾眷終始恩榮褒章異數炳如日星

文毅公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御史巡甘
肅山末風裁卓然時有李總兵被方士誣以謀反内豎
汪直專主成獄下法司讞公發方士奸磔于市李得釋
陞山東按察副使明敏摘伏如神弘治初陞廣西按察
使尋陞僉都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小王子瓦
刺入貢邊塞以寧轉陞右副都巡撫陝西平役調餉且
興水利開屯田去貪殘奬循善格強禦馭下有權人稱
神明關隴大治十年陞戶部左侍郎主事鄭岳言事下
獄疏救釋之彗星見又條上修省事外戚奪河間民田
公往覈田歸民十三年虜入大同且犯宣府京師戒嚴
公兼憲職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勦虜銳失律
總兵王璽又敗俱得罪公乞致仕歸廷臣交薦　泰陵

時特擢許進可大用未果　康寧即位召入為兵部左
侍郎九年進尚書代劉大夏時　上不親政公疏乞勤
聖學止遊逸改吏部尚書代焦芳三年考察滿外官劉
瑾得賂輒欲留諸貪殘被黜者公持正不肯瑾怒誣公
薦舉泰非其人除籍又籍公家瑾誅復官致仕卒贈太
子太保謚襄毅

按公八子六登仕籍長誥舉鄉試歷世誥戶部尚書
讃少傳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尚書詞知
府論兵部尚書國朝二百年來宦業之盛無如許氏
者

石都御史王忬號思質太倉人武宗時父王倬為兵部侍

郎倬生杼舉進士選御史太子出閣上董師道三事論
內豎領東廠按河南賑劾貪吏後順天叚虜犯北口公
請屯兵京城而身往守通州果大至竟不能渡河而西
陞僉都御史經略通州會虜退公請汰京軍可減漕粟
數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又請築外郭設薊遼總督置
通涿昌密爲四鎮次第行之何棟督薊遼大將軍仇鸞
調兵入衛公治餉鸞挾上倡公以軍興法公若不啓身
歷諸要害芻粟無乏壬子巡撫山東尋巡視浙閩提督
軍務以何改巡撫請誅賞便宜行事南會兩廣北會浙
左諸鎮犄角應援 賊王直輩襲我公以兪大猷湯
克寛統狼兵擊之賊黨蕭顯等率衆犯南沙逼松江公

以別將盧鏜掩擊之前後捷聞甲寅巡撫大同 上手
勑吏部用公至鎮歳祲請糧賑貸活者萬計破虜捷聞
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尋轉左兼右副都代楊
博督薊遼虜酋黃台吉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峰諸堡
悉發兵拒之條上八事九月虜再至卻之進右都御史
兼奏減防秋孫明年虜闌入灤河殺掠又督兵拒之詔
切責奪一官會員外郎湯繼盛疏論相嵩受刑公究之
公子世貞又爲護喪嵩益銜之矣明年邊有備虜不敢
發詔復所奪官戊午虜犯遼左我師一歲三捷始勝畀
類再勝黑谷類而練兵之議起矣時兵歳斧壯可省調
發十之六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爲可矣諸

將計不敢任而調發如故公疏十三事請三歳畢之三
年虜又犯遼陽獲首虜八百有奇以嵩故不奏聞故事
春防調發視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
虜卒變數萬入寇公請援兵不聽虜見入潘家口公冕
擊之事聞下詔將歐陽安獄而御史以嵩諷奇論殺安
都御史鄢懋卿言公病悸不任事負 上恩當罪杖遝
逮制獄論殺公隆慶元年世貞白父寃復原職今上贈
公忠貞公好稱說經術而長于吏事由巡按歷總督推
轂賢士徧天下

文懿公楊守陳字維新鄞人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
成化三年累官司經洗馬充經筵講官公進講武成篇

剖析古今興亡規諷甚切還侍講學士內艱去起復簡
公日講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泰陵即位進宮寮
官柄臣忌公擬侍郎南吏部 上覽曰守陳宜留此用
即去南京自公在吏部巖巖持正論督修 憲宗實錄
充副總裁力請老不本官兼詹事丞專職史館卒贈禮
部尚書謚文懿公孝友方正與人交處於信義居常恂
恂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辯是非毅然
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辭醇雅所著有[illegible]菴鏡川東觀桂
芳諸稿其昆弟三人又繼登進士守阯官諭德守隨官
府尹守隅官主事子二長茂元乙未進士官憲副次茂
仁丁未進士官主事

文毅公黃孔昭初名曜以字行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
士年十四喪父母哀毀骨立既長友人建寧守賀玆薦
公松溪訓導不果嘆曰士有志用世乃藉人薦舉耶遂
穫居刻苦讀書清介有守登進士爲屯田主事寮友忌
公能嫉奸吏誣奏事覓白陞員外歷文選郎中持銓清
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用才猶農人積粟粟積
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日乃可以濟事彼沽名
遠嫌者人才何自知之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
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緣
勢家干請公輙深言以却之公愼交遊陳恭愍謝文肅
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營福建按察僉事章

懋陞右通政歷五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叟薦公竟
未及柄用而卒公體皃嚴重不妄笑語沉靜自持厚倫
睦族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謝文肅嘗以公之憂喜知
人才之進退如是者十五年廉名清節終始不渝子甫
郎中孫綰論大禮官尚書

文懿公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進士會試第一入
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
謂莊昶黃仲昭曰此非盛世事也 天子孝奉二宮惟
在養志明日三人上章疏 上怒杖闕下左遷知臨武
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南陽謫官又稱翰林章諫未
行改南京大理評事轉福建按察僉事毅然以振風化
爲已任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閉門卻掃跡弗
入城府二十餘年公卿累薦弘治十四年召祭酒南監
以父喪辭詔聽終制服闋上任謹槊度尚德化厲廉恥
諸生翕然向風上脩學政陳時弊二疏正德元年陳治
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
再疏乞休未乞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得報歸復三疏得
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致仕嘉
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少遊庠校讀書問學貞經
濟志略然不自衒露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
規涯涘望之嚴朴即之和厚開心見誠好賢禮士與物
無忤居常平易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

且寡嗜好謹出處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
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卒年八十八贈
太保諡文懿

文恪陽公曰儒雅如黃禾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斂華
就實濯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旣
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
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東
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
之謂夫

彭韶贊曰無思不通無書不讀講章震主聽者竦服
美彼世光范笏滿牀有三尚書一有六桂芳吁嗟我公

直筆如競奏章已具死不目瞑

正德初制有曰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允宜師表嘉靖制又曰學行老成名實相稱蓋亦榮矣

端肅公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為御史天順間按察使福建成化初陞大理卿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忠討平滿四上時政十五事禦邊三策命節制三邊九年虜驚遼十三年陞兵部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將至五花營以入簟圖訓士上禦邊十五事建州女直復叛公往撫勦會汪直巡邊巡撫陳鉞戎裝遠迓公獨與直抗禮直不一誣公妄起邊釁上遣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直稍禮聰上報盡如直書下公詔

獄謫戍重慶直敗復官致仕十九年及公巡撫遼東禁輯科害人無敢犯公三至遼東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明年陞右都督漕事兼撫江北未幾陞兵部尚書尋改南京弘治元年入臺為左都御史明年改兵部尚書大兩上時政繼拜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十七年 上諭云明年天下官朝覲卿用心訪察大彰黜陟對曰聖心圖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圖報以故考察無異議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正德元年致仕去逆瑾恨公除名瑾誅復官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諡端肅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徇國不避險凡有大議眾莫敢決公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脩髯偉兒望之知為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素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云

惠安公彭韶天順元年進士為刑部郎尋改廣東司禁禁轂門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持正不吐茹外戚宋貴賜額奪民田勅公郎按項敕公往視上疏曰直定田祖宗來許民開種不復增科以勸力農今周或強辭飾奏傷民病國臣實不忍奪小民衣食以附貴戚又遣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是時何喬新同官刑部並負重望成化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請王府葬祭停遣內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擾驛遞十四年為

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常春珠池監丞黃福錦衣鎮撫梁海矯稱進奉私虎富豪力役小民需索騷動百方橫索所過蕭條內臣見疏大怨每中傷公會公當應詔陳言條漸不克終四事謂以此先之上不聽調貴州未幾吏部尹尚書薦公大臣器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公簡靖明法禁吏不敢犯召為大理卿未上又坐論內外官貢獻遂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泰陵即位陞刑部侍郎巡視浙江劾罷不職守臣又勑公理鹽法尋召入吏部侍郎弘治三年彗星見天津公上厚根本裁役錢正近侍慎官爵四事又請于朝無循故奏細事四

年尚書刑部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巡撫秦紘劾其奸
贓鉅萬景有秋欲破法且擠紘巡撫公竟抵景法褫其
爵明年請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公孝友溫恭廉
明直諒寡慾清心始終無玷儀狀歉然不啻寒士義色
昌辭人不可奪所著國朝名錄贅前陽文獻志政義百
餘卷
文肅公何喬新幼敏頗有奇質讀書發難出人意表初主
事南京禮部轉刑部郎中持法獄莫可撓奪爲福建副
使擒豪强捕海盜藏驕課罷寺租控險設縣表儒賢政
績高偉不屑瑣薄書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悉鐫纍
陞法去撫藏南陽山谷流民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會

水災公均賑平徭列九等授役成化十七年副都御史
巡撫山西督三關兵專早饑出粟三十萬石賑之虜自
河曲入塞急設伏敗之召入刑部左侍郎虜寇大同殺
邊將棠荆居庸告急勑公巡邊聲言擣巢虜遁去山西
又饑命公賑贍得便宜行事公請內帑淮鹽銀及鬻閣
道牒得粟數十萬分部賑恤活人三千萬播州宣慰使
楊輝嬖妾寵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會不從輝立友
爲寧安宣撫使公至盡得其情韋友宣撫削官銷印播
州以安陞南京尚書疏奪內臣守備廬州還民弘治初
召京公執法嚴毅凡中外請寄一切不行上疏乞禁胡
服諸有鄒御史者兇横欲賄得大理丞公薦郎中魏紳

孚恢公曾公外氏與人訟證公得金錢行賂公引咎辭
位請老卒公守官清愼律己方正博學精法律敏于吏
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
恭襄公馬昂字志高滄州人鄉舉入國子監授序班正統
二年爲陞監察御史整飭大同兵備八年刑部失囚當
上官下獄陞公刑部右侍郎改副都御史參贊甘肅軍
務劾都督王喜喜坐罪戍遼東守臣貢駝馬赤斤蒙古
罕東諸番掠去公出戰擒大酋鎮南奔景泰初病還朝
致仕四年薦起總督軍務代鹽山兼巡撫兩廣擒僞將
軍周鐵等三人陞右都御史七年平寺嶮賊轉左都御
史天順元年致仕入見復留命巡視山西還院二年陳

汝言坐贓下獄論死代爲兵部尚書五年虜寇陝西公
總督軍務與懷寧侯孫鏜西征師且出會曹欽反與鏜
擊䝉賊誅加太子少保仍掌部事　裕陵每召公對論
將官短長用邊鎮巡撫亦令南陽與公議公質直肯任
事曉暢軍務選擢將校多得其人　茂陵即位改戶部
尚書與都御史[illegible]商十二營宣公在部亦欲理財裕
國用顧曲算[illegible]計非其所長功名損於兵部四年
致仕卒年七十入贈少保謚恭襄
文安公劉珝武少有奇質以正統十年進士歷官翰林官
輯[illegible]學每勸　裕陵勤經筵以明聖學謹內治以
又言我朝尊崇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度

禮樂不稱封號不加甚爲闕典宜更　茂陵用公議增
邊豆十二舞八佾十四年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十六
年陞尚書二十三年加太子少保弘治初致仕及卒諡
文安
郭曉曰公文辭簡直有理致不爲奇澀語而一言意究
轉可覺尤熟國家典故議論建白綠飭吏事有學有
用者也
襄毅公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
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鋼薦知雄縣調知
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中爲西安知府清廉自
守禁官府知市吏民畏愛十三年陞陝西參政調廣西

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宣府破虜柴溝堡巡撫陝西時
秦府旗校肆橫公悉擒治王訐公凌親王　茂陵怒逮
公詔獄籍其家止絹一疋故衣數件奏聞　上嘉歎釋
公且賜鈔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
公獨與抗直還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
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
兩廣軍務破賊岑欽等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灌水
後山賊四年劾總兵柳景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賊贓
爵景擬他事訐公亦被逮坐免諫臺交章論救上報聞
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两批南戶部尚書代黃
紱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

公戶部尚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三邊軍務
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門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脩
城堡開塹一萬四千所劖山崖三千里加太子少保召
還部尋致仕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公剛毅廉介歷
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
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逆瑾專政時籍公
家人言巨萬竟無所得
恭毅公王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敏達有才暢
習吏事初授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中屢遷河南按
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
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

姓遮道訴正按察使冤且言其清勁鋤豪猾善有恩有
威　上喜立命法司釋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千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遷大理
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幾藩讞奏參論情法多所平
反時例諸律比者類尚深刻爲名公獨持明允濟以長
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論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
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　上嘉納商文
毅知公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
仁十年卒諡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陞廣
西參政
文敏公崔銑字子鍾一字仲凫安陽人弘治十八年進士

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正德初宦臣專權卿佐皆伏謁
瑾公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公他日諸史官旅
見又皆長揖益怒詔張綵曰翰林白面後生多輕薄如
崔銑尤甚會 孝宗實録成瑾矯旨史官陞級調部屬
州縣練政理改公南京驗封司主事瑾誅召入翰林
上書李文正公及時悟主澤民薦賢理財張兵無徙驅
獵翰墨十一年九載滿陞侍讀明年請告歸嘉靖元年
召修 武宗實録明年日講陞南京國子祭酒公闢誠
善誘明教修正文體日衣冠坐東堂對諸生問難時議
大禮江南北大饑人相食上疏極諫報聞十八年春改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未幾擢南京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

暐言句容朱家巷者皇祖故第遺址具在請表揚公獨
持不可曰興王之基失實爲罔事竟寢致仕卒贈尚書
諡文敏公宏才博學好古能文素履皭然出處無玷其
高標令人仰止云

文懿公儲巏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
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十年陞太僕少卿公淳行清修
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考功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
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
言事下獄又上言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康
陵初陞大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間局無事專
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戸部侍郎逆瑾專權
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稱尤致
仕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超群公去數月瑾誅公復起時
權幸繼用事公亦不樂明年乞休改南京戸部又改南
吏部公雖蓋力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諡文懿

文莊公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知許州震
訓士毀淫祠立義倉修先賢墓徵戸部員外郎進郎中
周文端劉中宣公器重之凡歲秋會計皆區條具疏章
[illegible]出公[illegible]按察副使提學江西以身爲教先行檢
[illegible]後辭藝[illegible]崇雅[illegible]類頗與應遷浙江按察使右布
[illegible]改湖[illegible]政在正德四年[illegible]以右副都御史總督
[illegible]清[illegible]皆嚴憚之時劉瑾
用事一無所通瑾銜之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陞戸
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督運勘通州城壕歸奏俱稱旨七
年請歸養十四年陞南禮部尚書辭嘉靖初起公前職
懇疏辭 上令有司存問尋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公
質性純懿問學該合孝親睦族獎進後人應務之本細
巨皆適文辭典重刊落華藻一歸於純厚所著有學史
簡端二録

陳建曰公性度端雅臨事猶講學未嘗疾言厲色於
聲色貨利絕口不言惟潛思著書闢祏古今粹然自
出機軸其曰願爲眞士夫不爲假道學尤爲名言

文莊公王鴻儒穎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知府段

翰侯焦　竑編次
晉陽翁正春校正

○文臣援尤考

吏部侍郎張元禎天順四年進士選庶吉士爲編修屢建
言與時宰議不合請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理學
名益高廷臣交薦弘治初陞侍講學士後陞翰林學士
兼講泰陵知公名特聽公講說喜之丁母服闋陞南京太
常卿修通鑑纂要後以學士掌詹事疏勸講太極圖及
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上忻然嘉納亟索太
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正德初陞吏部左侍郎

兼學士卒于官公勤學好問力探經傳膺多所獨得
議論揚揚甚斯孤貞剛果不屈好面折人過交際選擇
輪陳獻章皆以道學相規學者稱爲東白先生

康惠公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
都御史公幼清敏長與諸兄承恩等相師友修勵行業
初任太湖縣歷主事郎中出守南昌劇賊嘯藩內外孔
棘公深略雄才撫機輒應屢破靖安華林桃源諸賊陞
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布政十五年副都御史巡
撫遼東自汪直開邊後虜騎攜貳援邊公修築定邊慶
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瞭望百餘所屯田千五百
頃又修城濬隍樹木爲阻東土稍寧進奉一級逾年請

右嘉靖初起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召入京加太子少
保上疏請特政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
督團營郭勛驕縱剪其羽翼又經理兩廣戎事頗戢奏
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又請清汰騰驤四衛
上從之九年大風晝晦公上言邊事其要在用人理財
十年議耕桑禮公言惟上下節儉墾田興水利議郊禘
公以傳經術順人心對上知公幾用吏部不果卒贈少
保謚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拜益安民長於戎政
荊楚之聞人也

少保胡宗憲別號梅林新安人登嘉靖戊戌進士初授餘
姚縣知縣剸劃有穀大臣交薦除監察御史巡按浙江

時倭夷內侵勢甚猖獗公選將練兵內修外攘屢郤巨
寇浙土以寧尋陞副都御史總浙江江西福建等處兵
務兼巡撫地方加宮保後遭陸鳳儀之譖落職居家後
二年坐嚴世蕃黨卒于獄隆慶改元復公官浙人建祠
會城而祀之

文肅公謝鐸字鳴治太平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元年授
翰林編修校勘通鑑綱目因上封事言講學圖治昔宋
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能不能推之政治願　陛下
求賢講學按史質經窮理修身以立大本大本立則萬
目自舉十一年進侍講未幾請告弘治元年薦起修實
錄三年陞南京上修明教化六事明年致仕又累薦十

二年家拜禮部侍郎兼掌祭酒事力辭不允公居官律
己率人嚴立條約兩監中故有羨金公盡籍於官均贍
僚屬搆書樓庋諸經史刻除道碑廬諸生貧者贍死者
聘皆出羨金不私一錢請從祀楊時斥吳澄條上敎人
斂財之術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尋請老特賜告正德
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尚書謚文肅公忠誠孝友性
氣屹屹好善嫉邪不屑互回非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
非其時不仕家居稍餘財周賑宗戚疏食布衣囊無長
物人高其行云

簡肅公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庶吉士
歷兵部主事郎中成化十六年陞浙江參政有績陞

參議用兵公盡心力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巡撫
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
大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萬曆八年
改陝西會妖僧爲逆報聞鈞陽曰張都御了此不過數
日公果授算擒之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三年右都
御史總漕巡撫江北去貪利武臣時漕司負算假銀太
倉稍寬其息公曰國貸取息太非政體築高郵寶應湖
隄以殺水勢十四年改南臺十八年遷南刑部尚書尋
還臺首請嚴禁奔競貪黷者正德元年忤瑾歸田又明
年卒病革時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
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陳建曰公爲庶吉士內閣欲留官翰林公與劉大夏
力辭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其在南都與尚書林瀚
中丞林俊祭酒章懋並稱四君子

忠定公韓文成化二年進士爲工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
越薦原任吏兵尚書李秉王竑逮公考評幾死出爲湖
廣參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康陵即位內侍
劉瑾等日導遊戲廢萬幾時號八虎公每退朝輒泣不
能止屬吏李夢陽說公曰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
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
閣老持劾章甚力公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
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毅然改容曰

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早密叩閣
老倡諸大臣具疏上諫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
疑贍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
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臞皆言
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
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排優雜劇錯陳
于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
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
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祿
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私不思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既畢諸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

此輩臺粉蓰醖何補于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
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　陛下先帝臨崩顧
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柰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
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
爲患非細伏望奮乾斷割私愛將永成等明正典刑以
回天變洩神人之憤保靈常之業則宗廟社稷幸甚疏
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
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或問
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部侍郎王鏊詣闕候洛陽語
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
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

事上久不忍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衆莫敢出一語
荅榮面公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
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
踐祚輒棄萬機遊宴無度狎暱群小文等何忍無言榮
曰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旅退是日瑾等益窘
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繞上
前伏哭頭觸地　上色動夜收王岳范亨瑾又曰狗馬
鷹犬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
上立詔瑾入司理監寘岳亨南京塗中賜死遂逮斥洛
陽餘姚三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詔奪公官削籍又
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瑾誅復官

致仕　世宗即位加太子太保存問公清心寡慾凝厚
純粹又奮勵充養識量益宏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斷
霆擊至死不撓卒贈太傅謚忠定
戶部尚書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
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淹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
公堤斷疑獄有穀譽召爲監察御史舊令行吳人好鎖
公不受一錢巡鹽兩淮兩淮竈下貧而鮮者幾二千人
公巡滿俱與完室歷陞浙江右布政時勢家竊販私鹽
鄉人效尤盜竊橫行公先收勢家抵罪群盜悉平及爲
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將奏
聞稽跣堂下受責公曰此法也杖之三軍股慄稽已乃

譖公時相言官劾公擅辱將官罷還居韋曲別墅不涉
城市正德二年給事中潘驛薦起左副都御史採未幾
陞南京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鄉人欲親用公公
不應遂斥公去而諸所嘗薦公者鈞陽靈寶皆獲罪公
歸復居韋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倫稽士不與上官相
見年八十卒公性氣廉厲風度稜峻官人所至轍有遺愛
杞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晚年起用以不謁故令致仕
都御史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成人天順元年進士性鯁
直言動磊落初爲刑部主事獄中重囚多桎梏死者公
巡視蘇活人無算會廷議擇郡守王忠肅公薦知嘉興
府公諸訪一蒼頭書一篋署中蕭然如旅舍興學勸士閑

夙夜不懈民有事至郡和顏曲問盡得諸豪奸
惡吏驅狀與民所疾苦爲調劑興革時內臣往來索賂
公直與委蛇曆曰內臣更索金帛公曰諾出牒取庫金
云與太監市布絹入饋曰布絹金錢在此幸與印券附
案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在郡誅鋤奸豪束手斂
跡嘗道亦敬憚之滿九載民遮道扶攜不忍舍去爲立
生祠祀公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望風逃遁藩臬諸司
和市鎮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公符不抗盡去冗費內
褧一篋日隨惟衣數襲大明律書數冊而已制終起爲
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官莊田占民者盡奪還民
成化二十一年上疏忤旨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

年陞湖廣按察使再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于官
都御史魯穆字希文天台人自幼異常長壽邑庠篤志經
史發憤以清操自厲登永樂丙戌進士選鄉闈出邑長
賠賈楮萬緡弗受至京拜監察御史將漢庶人爲不
法公具奏聞疏留中常州巨商羅法富斬公鄉人爲賄
金三百兩乞減死公斥去之擢福建按察僉事理寃滯
羅貪墨權豪戶無所顧避泉州進士李恩義其妻吳少
而美舊與里中富民林私恩義調官廣西林令二點僕
從行中途謀殺恩義及其姪吳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
于郡郡受賂反坐含屈十餘年不決公至廉得其情一
訊遂服漳州富民許如者初無子以兄子爲後後妾生

子乃與兄子貲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孤子非
許出逐之奪有其貲公召父老詢得其實兄子服罪陞
僉都御史巡視應天無何卒平生剛正清介執法不回
內恕外嚴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
被服如寒士
贊曰秉德不回薦歷中外三十餘年死無可欽懷問
有金暮夜無知我故執之於法爲宜
右都御史顧佐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及尹兩京剛稜不
撓貴戚斂戢西楊薦公有幸采威廉遂擢副都御史寵
賜璽書遂考覈御史貪恣不律嚴愷等二十人謫吏遼
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三人爲

民尋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奏公受隸金私遣歸上
審知其詐欲付法司治奸吏西楊對曰末事不足干上
怒請付佐治恩法並行矣上從之數月又有因告公久
淹不理上又怒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于戶藏清清殺
無罪家三人奏當死係獄　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
立命磔清西市正統二年公乞請老劾戶部復公家後
十餘年卒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言擢之
僖敏公陳鎰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人與語曰□今
爲爾子以大爾門遂生鎰永樂十年爲御史陞右參副
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忠厚清慎悉民
疾苦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

還舊迎父老咸丞數程久旱公至卽雨雨久公至
霽虜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爲右都御史與王文共事正
統景泰間文與公更出鎭陝西已而文當代公入陝御
史爲文上疏言文風釆乞留內臺耿淸惠以侍郎出代
公尋陞都御史太子太保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謚僖敏
陝人尸祝焉
恭簡公戴珊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初御史督學南畿十四
年陞學陝西副使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布政使弘
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汾陽諸府豪右多猾流聚爲利
公令自首且練兵制爲營陣法陞刑部侍郎轉尚書十
三年改左都御史　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
對時有閒折天威頓霽上知公淸愼每廷宣接感面者
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免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
若至情骨肉公不覺泣下上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
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
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次日議事畢　上問珊病華
容言曰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之　上曰卿
去誰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
兆何忍捨朕先歸公聞之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
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公德性和順且耿耿不苟
合而澗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而甚嘗近厚祿
仕四十年餘無餘貲辰入酉出寒暑不變剔歷中外

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李東陽贊曰昔我孝宗咨訪耆碩公長中臺時聞造
膝公祕不洩曰我后之德公簡帝心帝監公直公所
執法躬就繩墨其有弗率則惟我職無曰棘棘或爾
默默我法弗忒曰我無遺貴世有碎玉亦鮮完璧惟
公始終有美無擇惟帝嗣位惟父臣是式臺評廟議
方懋爾績古亦有言天壽平格有平若公壽弗臻極
惟所遺值及所樹植今名在茲永耀金石
左都御史黃紱正統十三年進士及爲參政過崇慶忽旋
風起輿前擁不得行公曰卽有寃且散吾爲若理風遂
止抵州禱城隍夢中若有謝言州西寺云公密訪州西
有寺當大道倚山爲巢嘗夜殺人劫貫財掠婦女藏其
中公率吏兵擒之廉得其實按律殺僧毀其寺及爲湖
廣左布政獲妖僧繼曉檻送京師伏誅後爲副都御史
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湯士卒素貧苦
延綏時甚豫出餉三月軍中人人感泣願出死力以報
效虜亦不至有詔毀菴寺公以太尼給配軍士無妻者
公出延綏男婦群送之已爲尚書戶部益不屑顧忌威
稜截然盡革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
仰望風采公戇有忤人人多忌之請老去未幾卒
提學副使宗臣少以文名己酉成鄕薦明年成進士授刑
部主事太宰李默見而奇之謂爲其屬得考功日夜與

李十鑑徐子與梁公實及王世貞遊益相切劘尚古文
辭君以湛恩故嘔血謝病歸築室百花洲讀書其中不
復問世事居二載李公復入政府移書趣君君不獲已
爲强起補考功調文選遷稽勳員外郎君强敏於職不
廢亦時時佐其長有所推進而其好爲古文辭日益甚
出爲福建布政司參議君行過省太公於金陵遊燕子
磯爲文記之復偕子與遊茅山題詩刻石君至任旋有
倭難當守西門鄉氓雜負來入者幾萬人戒門者內之
君求書火具者百人至要害閒予白金人爲劵且約曰
俟吾鼓而俱發不然毋動也賊輕城無人凌陴睨上魚
貫其後君度賊已集鼓之火具累百發洞中賊死者無

算遂以潰去　督府徵君議狼兵帽君威名竟度賴無
敢議者久之遷其省副使督學校君每出校士坐堂皇
取試題爲程義以夕旦闔卷次日進退諸生無不人人
厭服已徐出所爲程義示之又無不人人嘆服也諸生
貧者調學田租贍之不給則爲捐月俸助且繼之以
爲常君既精强於其職而兩臺使者諸司道大夫用名
重故造請文事填委君又以其閒剩意騷雅謳吟非夙
夜不已遂寢疾日以亟乃稍次其平生著述幾十餘卷
弃之疾革衣冠坐臚事手書三詩爲帙飄飄然有御風
凌意已擲筆而逝君於詩好建安及李杜於文好司馬
遷北地李夢陽然自以其才氣勝之不屑屑取似也其

橫放雄厲莫可得而羈嶔高者凌太虛秀者奪萬色務
出意氣之表以自愉快寧瑕而辟寧駁而千里至於論
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寧爲藉毋寧爲季此豈局蹐轅
下老土壤者哉乃其孝友廉潔一試於閩稱循良者差
爲文王吐氣矣

禮科給事中張寧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內
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得鄉舉考官劉儼幾中傷得罪
公疏言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天順中數裁抑
曹石事　上以是知公　茂陵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
衍義久薦起王竑李秉諸大臣不悅　皇太后生辰設
醮公言釋老不當崇奉壞風俗傷名教給事王徽等

劾南陽獲罪公又申救以故衆忌公適廷薦公可任清
黃等官亡何竟陞知府汀洲公至洲先教化後刑罰盡
除吏民弊政勵學徒造祭器表節義恤孤獨禁游惰群
事一新諸上官忌公才輒摧挫公致仕歸家居三十年
卒

鄭曉曰公雄文直道重瞳豐頤屬意大用御命萬里
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恤民隱早見遠歸養高林林
壑閉家有則孤蹤無玷如公者出則爲天下士處則
稱先生者也

文恪公吳納篤行好古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爲
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疏懇辭時太子監國

知公命教功臣子弟於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
洪熙初除監察御史歷陞南僉都御史去婚姻詭隨
嘗撫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
綱常爲務爲文根柢經書出入遷固博覽詳玩通達古
今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
察察求入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沮正統五年請
老卒年八十六謚文恪所著小學集解文章辯體思齊
集

知府劉寬宣德五年進士庶吉士改同知金華不以妻子
隨不與流輩伍時旱緩催科免逋負表先賢墓復鄉義
門家探閱經史擢順天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纂輯自

任無所咨遷擢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要衝多商稅前
守以贏餘饋遺客且獵穀華公至存稅十一繕郡學不
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肴辱公
郡人擁議中貴去至韶韶人道前事中貴懼急傳馬馳
奏公抗敕使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歷
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與國家愛養小
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復更鞫
治竟卒獄中公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然燈起
書生平清約甘心貧窶

贊曰古之死丹公實與匹利誘不回勢沭不惑大吏
頹松喬然稱立爲國家與民生息權姦志攝構禍

有忠計蓋聖明以保其身

恭毅公章綸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歷郎中景泰初　儀
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
宮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
四事且言凡臣不可干外政使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
宜盛聲色又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又以天位受
陛下禮上皇至尊也朔望歲時宜率百官朝見復汪后
于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于東宮以定國本上見疏大
怒下公詔獄炮烙搒掠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扶體無
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黃霧
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者遂縛三人杖

午門前一百鍾死廖遣謫公錮禁獄踰二年　裕陵復
辟出獄拜禮部右侍郎山東饑公乞減田租十之五公
有足疾會石亨招飲不往楊善在禮部議論多相牾共
短公于上改南禮部又改南吏部　茂陵即位議大婚
禮上疏云諒陰新婚情禮自別乞來春舉行成化初條
救荒四事四年敕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先上諸不
職者高公不可公獨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忿並交章
劾公上遣侍郎葉盛給事毛弘詳得白五年轉左十二
年請老卒　泰陵即位特贈尚書謚恭毅官一子公錮
詔獄二三年間景帝拒讜言敦孝敬裕陵茂陵卒踐天
存者三君子亦有力焉

恭敏公廖莊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給事中正統六
年出陝西賑饑得便宜從事　又上章劾西楊不職十一
年陞南京大理少卿景泰五年災異下詔求直言公上
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方夏屢詔書以大
兄皇帝鑾輿未復虜仇未報為意　皇上之心即堯親
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仰賴神靈迎歸　上皇于南宮
未知萬幾之暇嘗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
否也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以為
上皇諸子皇上視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
待皇嗣之生蓋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
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保屬天下之人心

矣近年災異屢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以為憂謂弭
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疏留中不報明年內艱來京適
章鍾二疏入　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
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　裕陵復位召公會
外艱與葬祭改南大理請老　上嘉其大節逾年卒贈
刑部尚書謚恭敏公任性易直表裏洞然好剛尚氣言
辭激憤又好面折人人不能堪公已芥蔕以故益恨公
公既抗忠獲罪名聞天下顧不屑謹細行遠嫌好賓客
交遊為權猾卒不能葬眾率錢相哀助人始信公廉清
其渊達天性然也
敏公鍾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監察御
史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
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
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社稷并陳時政缺失
疏之縛下詔獄械係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
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歲[illegible]士莫敢
收葬　裕陵復辟因鍾同忠誠義氣可貫金石贈大理
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　茂陵又憐公忠又恤祠祿公
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出圜土
中歸葬成化二十三年賜謚恭愍
彭韶贊曰仁也父子義也君臣首揭三綱攸序五倫
凡民之生氣拘物蔽惟公真究氣蓋萬世能逢比干

雖死不死湛恩洊加爰及妻子
按公與章公論事有曰願獻狄梁公之誠甘受比干
之僇詞嚴義正忠且智無過于公矣
知府張弼登成化羅倫榜進士　以言事忤宰相去尋拜兵
部主事轉員外郎陞南安府知府府當兩廣要衝大山
長谷凶命嘯聚為民患者日衆公下車悉捕滅之尋[illegible]
民勞役弗息請丞當道俾均節之且修橋梁道路又毀
淫祠百數十區為社學表先賢跡若張九齡李剛劉元
城諸公皆特祠至周程三先生既祠而又立吟風弄月
臺以致景仰其振教化風俗類如此後謝病歸民立生
祠祀焉歸三年卒壽六十三　公資稟靈異充以學問老

且不倦詩文成一家言公草書之妙冠冕一代所著有
鶴城天趣清和慶雲東海諸藁若干卷

忠愍公楊繼盛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驗封主事遷車駕
員外郎時仇鸞驕恣請與虜爲馬市公上疏斥其不可
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誣公撓邊計詔逮公獄貶狄
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
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公嘗獨居深念至夜分謂張安
人關某故公因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耶安人曰嚴相國
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
師嚴嵩十罪五奸請召二王問狀嵩更指以爲譏詔逮
公公具對侃侃斷指出歷不易辭竟擬公詐傳親王令

旨罪公繫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寺臨刑賦詩云
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
下相與傳誦焉厥後給事中吳時來主事張翀太僕卿
董傳策相繼論嵩嵩又欲殺之　上不聽公死七年
上用御史鄒應龍言罷嵩逮世蕃議戍頻南又二年御
史林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萬曆改元贈公太常少卿
諡忠愍

按察使楊瑄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坊內民
群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人怙寵恃勢
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李
連見二凶目橫公與十三道御史上疏有深語二凶皆
二凶先譖諸御史　上前詈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
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
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引大臣刑甚慘
酷竟坐公死奏上會大風拔木從末減戍鐵嶺改戍南
丹二凶逆誅釋歸田　茂陵即位復公官陞浙江按察
副使海鹽等海塘皆公修築陞按察使力振憲度察吏
奸勤聽斷無留獄禁官蠹正風俗甫半載病卒革時尚
論築塘濤淵無片言及私事

鄭曉曰劉公之言行必無已巳八月之事廖公鐘公
之言行必無丁丑正月之事楊公之言行必無辛巳
七月之事五公忠憤遇事敢言死且不避彼受顧指

爲權貴人鷹犬搏一笑者眞天淵矣

白沙公陳獻章領正統十二年鄉薦少穎悟讀書一覽輒
記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
焉成化二年復遊太學尋歸白沙杜門不出日對書籍
忘寢食者累年卒未有得于是惟靜坐久之然後見此
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
功其在是乎一時名士如羅倫莊㫤皆與遊四方從學
者踵至十八年布政使彭韶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
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
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受翰林檢討疏謝歸至南安知
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

職求觀秘書若開府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類康齋遂决去獻章以聽選監
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稱僞辭釣虛名或受不受
各有攸宜耳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答弘治十
三年卒學者稱爲白沙先生
文毅公羅倫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對萬言中引程正公
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
時多執政欲截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撰會南陽起
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
如其不然必奪富弼故事長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
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司尋復省少起復者明年召

復官改南京疾歸受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
年卒公嗜學好古篤越縣若涅閣善若鶩嘗欲
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勸之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
行遇乞人死于道解衣之去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子
曰甑累舂矣倩之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公不爲意結
茅樓息取給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興至爲
文一發感嘆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白沙稱公才大不
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端毅公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五年鄉試第二明年
成進士授德安推官廉明有聞尋歷南京郎署與李承
勳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應詔上疏

邊務十事積三考出知廣西太平經獻撫夷人官民
悅服內艱起補寶慶陞江西按察副使兵備東鄉時群
盜抄掠爲饒信患悉設計擒之嘗謂征姚源毛坊建昌
等處有功又城廣昌南豐城新城民不被害會宸濠有
反狀人莫敢言上疏曰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可慮寧王
自得衛兵威譔日橫騷擾閭閻鈐束官吏禮樂政令漸
不出自朝廷臣請敕王自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防未然
疏上宸濠忌恨賄用事者計欲殺公誣爲離間親王逮
捕之公已遷福建按察使省歸濠發其黨巡按御史潘
鵬發卒襲公公間行自投詔獄掠服無狀復行江西
會勸巡坐公死言官交訟宸濠得謫戍遼東十四

年六月宸濠反都御史王守仁以聞義兵俘濠上特起戍
中爲湖廣按察使尋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世宗
即位陞吏部右侍郎未任外艱去四年起兵部左侍郎
上備邊二十五事復憂去奉獻三經講義大都戒娟嫉
重威柄慎幾微當事忌之留中大禮成加俸錄進知人
官人二十事會言劾公救告寃之漸求退改南京吏部
左侍郎六年晉南京工部尚書以左都御史徵道改刑
部 上用霍韜言陞太子少保仍左都御史提督團營
尋復尚書刑部永嘉惡陳九疇公力爭有功河西忠勇
不可殺得不死轉兵部加太子太保力辭不允陳兵
政曰定武略崇憲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

觴緒絕弊源上譯誤惜人才凡十條又議棄哈密力薦
陳九疇馬昊唐龍可用決意辭歸九年卒贈少保諡端
敏公宏亮遠慮深識天下之務遇事斤斤執與不以禍
患怵沮雖獨立寡諧周旋卿佐不滿三載而神采英銳
必欲贊臣至理不肯苟且以察官寵至於清約自守常
如寒士而恤孤獨厚故舊歿先進之裔有流落者傾貲
賙之不吝豈沒而可祭于社者非耶所著有衍義膚見
春秋誌疑奏議等書
忠烈公孫燧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郵刑江
西冤獄多平反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參政歷按察使
河南右布政使公存刑部稱方毅敏達至藩臬益著嚴

績猜寧庶人宸濠蓄逆謀結錢寧張雄日夜伺中朝事
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謀益著九年乾清
宮災議建儲庶人賂遺諸奸謀立其子廷議選才節大
臣出鎮之陞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嘆曰投艱於我
死生以之比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入為帝
諸省臣多附黨又伺公言動輙告庶人公周防密晝使
不能知先是胡端敏公論濠下詔獄宸濠必致之死公
力為讚雪得不死逆謀日有迹托禦他寇曲為備首城
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請復撫饒二府兵備不果又
請勑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董以重
兵廣州添設通判又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且密疏

言宸濠必反盡為伏途諸奸所得不得已乞休不允十
三年江西大水賊徒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鄱陽
湖公與副使許逵且外捕三賊會大風雨不克濟言
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即詣十四年六月丙子宸
濠反俟諸守臣入大言曰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請看
密旨濠曰天祚暗移汝不知耶公益怒張目直視厲聲
罵賊遂縛許副使逵奮起爭曰孫巡撫大臣安得輙無
禮并縛許公公與許逵殺惠民門外宸濠用三賊為牙
爪追招賊黨至安慶敗歸王守仁起兵吉安擒宸濠於
湖中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江西伯子
堪歷官都督仲子陞官侍郎季子墀歷南京禮部尚書諡

文恪
餘姚呂本曰人重大倫世崇名教爰自委質惟君所
詔移孝為忠致身以報順逆殊途險夷　道英英忠
烈實允蹈之在昔江右公往保釐濠蓄異志士民危
移勢方履虎公氣益怡密圖深計精貫神祗日昃忘
寢夜分不寐足食練兵悉為之備逆變陡作舍生取
義天監大忠聿昌後嗣懿哉三孝善繼心深威儀抑
抑成性存秋霜比燥秋陽等溫行高德盛譽滿乾坤
人亦有言世躋其美憲臺觀風宜莫先此
忠節公許逵正德三年進士為人沉靜有謀略初令樂陵
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

東亏馬武棄城奔公慕死士千人人持大梃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驚賊不敢入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暴横内外搆結莫敢誰何公每禁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為不可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大臣不可輙無禮宸濠並縛公且問公何言公罵賊言天無二日我惟有赤心肯從汝反耶汝悔無及宸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遂遇害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昔何景明作樂

陵令行以美之

其辭曰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無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横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投筆亦有書生謀黄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十四城見賊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盜時縣吏州官皆亾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黄旗錯相映不聞門戰只聞開門迎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

清惠公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宣德六年為禮科給事中議禮持大體有清譽正統二年改兩淮運司通判公性節儉嚴介尤慎交接無毫髮私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塩法事宜著令然處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誣逮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塩法 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辯疑獄勢利不能休尋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善循拊流民復業録諸郡大辟囚冤得釋景泰三年公以侍郎出鎮守陝戍兵西除弊屏貪威望益著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公言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字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不然徒冗食耳是秋考察陝西方面官四年加右副都御史有旨市羊角爲上供燈公諫止天順元年還臺言官論曹石逮詔獄并逮公降江西右布政上知公清正且命公老改南

刑部尚書上曰遂卿優閒四年卒謚清惠公孝友純至居喪兼禮平生無他玩好公退焚香讀書交遊不泛請寄不至其門

文端公周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陽曲人江陵籍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 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時有以民田獻太監李廣公竟奪田歸民八年災異陳吉請早視朝勤德政節傍費省遊宰止貢獻斥樂戲等事十四年陞戶部尚書藩王請河湖稅錢中官織造請帶長蘆塩引執不與上從之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兵部侵戶部甚言非制魯王請括稅銀輸太倉公曰不可乞減織造賞

奏齋醮土木諸費至若禁燈毀靖寧宮減役夫壽寧侯
額外奪民田又減稅二分公請毋得增稅移累貧民疏
三四上竟從公言十三年致仕　康陵即位起南京戶
部憂法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
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己應變裁割不
滯屹然有古大臣風采
按公貫穿經史敷對詳明職掌司徒理財節用痛抑
諸費蓋欲效陳晉公李文靖之爲者若人可多得哉
文恪公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翰林庶吉士
授南京戶科給事中內艱復闋改南京兵部清査後湖
黃冊上疏請經筵講學因地震劾奏用事大臣首薦張
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請復禮王恕致復楊茂元
盛應期他所論薦如周英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大夏
謝鐸林俊等皆有時名上時政十事又陳備邊數事庫
申陞南京光祿少卿入賀千秋節丁卯陞南京太僕少
卿外艱復除陞南京右通政壬申冬陞順天府尹會虜
犯所需車兩銀數千兩公以根本宜慮力言於兵部移
大興遞運所餘銀給之仍奏免派補又奏免夏稅壹萬
五千餘石又令農民改撥者入貧賑濟備邊凡徵稅則
例鄉飲儀節悉加裁定著爲令乙亥春陞南京禮部侍
郎疏論交修論廟祀巡遊皆切至從之　世宗登極用
爲陞尚書首進大學衍義節略有旨褒答又御論大禮

癸未春力請乞休歸杜門却掃寄物宜焉卒年七十四
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公事親養志罔移祿以具甘旨自
奉甚薄友愛諸弟清約嚴重望之儼然就之溫和愛人
好士一出於誠每講說旁引曲諭務令得聖賢指歸乃
已平生所著有文集奏議家規皇朝名臣言行錄理學
名臣言行錄等書
羅欽順曰國朝士夫留心理學者往往有之以余所
聞若河津薛文清崇仁吳聘君安仁胡敬齋所見若
蘭谿章文懿晉江蔡虛齋豐城楊文恪諸公則君子
之論皆無間然者也文恪公之學問端用力得之乃
父復菴先生復菴師胡九韶九韶師聘君淵源固有
所自若夫旁搜博取窮深及約則公所自得爲多其
平居應酬立朝議論篇章著述政事敷施大抵自學
術中出可謂名實相副者矣
文簡公毛澄字憲清崐山人弘治六年進士第一人方正
嚴毅有濟務才初受修撰預修會典陞右諭德進右庶
子兼侍讀正德初預修　孝宗實錄瑾矯奪官仍侍讀
尋侍講十二年爲禮部尚書持正守典不與諸貴倖通
謁康陵崩奉　昭聖皇太后旨偕大學士梁儲駙馬
崔元迎世宗興邸充副總裁修武宗實錄大禮議起公
守濮議請以益王子後　獻皇帝上不從章聖太后至
請由大明門入又不從會議所生不得稱父母卽不

得帝后其所生又不從上不喜[illegible]勸公將順者嘗文敎爾遺書論主僕議非是公不從嘉靖二年致仕加太子太傅卒贈少保謚文簡公心術平通學術純正狀兒抑抑議泰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易孫在成進士今爲名御史

鄭曉曰余釋褐睠文簡公知貢舉國士遇我也公清修雅量顏宏達無枝梧然有定執不曲狗人大禮議起公最先去當是時内閣楊廷和蔣瑾毛紀費宏五部尚書喬宇孫交彭澤林俊趙黄詹事石瑤侍郎汪俊何孟武云

南京刑部尚書前巡撫陝西都御史陳壽字本仁新淦人遼東籍成化八年進士弘治初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被劾王恕薦公廉正陞南京光祿少卿轉南鴻臚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京副都正德初科道劾瑾被逮公疏救瑾怒奪職八年起撫陝西遷南京兵部侍郎疏乞休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初壽在科爲貴妃寵族人横甚中官梁方結妖僧繼曉于國是公疏論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却之加俸及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鎭守廖鏜暴虐吏民楊文襄薦起公撫陝公至陝勵清勁直鏜畏斂戢比去陝人號哭不忍舍卒之後都督楊宏疏言壽知兵通虜請恤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率多散施食祿任事不久而廉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寄塚墳蕭然殯不能葬

楊文襄曰公爲官時直論時政得失無隱不畏逆劾人昔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忠宣公劉大夏天順八年進士爲庶吉士出職方主事歷郎中出爲福建參政巡海道兵久弛公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案設一鈐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陞廣東右布政使過崖山弔大忠祠建宋慈元后廟轉左浙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治河再遣平江伯陳銳内臣李興同往公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輙治治於上流分道南行遂疏孫家渡更築長堤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峻十年虜入塞師行乏軍興公以戶部侍郎出經畫公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揭榜通衢云凡境内官員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州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中貴子弟爭市故也十一年乞致仕賜誥杜門修勵十三年加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公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不便者一切釐正十五年陞兵部尚書時邊事急上謀出兵擣虜公言不可一日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江南困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

者是年以災求去不許因上兵食要務十事召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得求順理即致太平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北邊缺總兵上諭内臣語公用李明日公別惟二人内批竟用李李去鎮無幾劾章至　上曰悔不用公所薦公入御榻前對久不能起　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十八年春　上賜都御史戴珊及公白金二鎰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劉瑾專政矯制逮公詔獄戍肅州五年赦歸田瑾誅復公官致仕卒年八十一謚忠宣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如父母遇事當行未嘗先濾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期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洎如也嘗預作壽藏記曰予嘗見士夫家子弟愛父兄者俟其自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其墓作國史者憑而採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諛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耶用是述平生履歷而勒諸石公嘗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東陽曰昔人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非東山其人也

豐城楊廉曰劉忠宣之爲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是故先民之遺執也吳廷舉謂古人云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矣

襄惠公洪鍾字宣之錢塘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諳習憲典大司寇咸器重之庚子陞員外癸卯内艱丙午起復陞郎中乙巳江福流賊甫定命公往視請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子弟銷其兵器易以詩書庚戌潛化奸宄時論是之弘治己酉陞江西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摘伏無所撓避而庭無宿訟由是豪猾屏息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戊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時朵顏虜勢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邊牆自山海關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籍復城堡二百七十軍民寧謐遠近大悅名稱藉甚然權貴人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工部轉刑部兼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庚午出總川陝湖河邊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滅之藍伍起蜀與鄢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伏躬冒矢石前後

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首二十八人露布以聞上
官楊友楊愛相仇殺爲変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
諸州縣公遂調兵勦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敕奬勵
進太保懇疏乞歸築室西湖號雨峰居士如是者十年
嘉靖三年卒壽八十有一謚襄惠賜葬錢塘
忠愍公周璽字天章廬州人弘治丙辰進士簡任吏科給
事中始事孝宗多所建白上一一採納迨武宗即位逆
瑾專權公疏其擅政威命竟違詔旨罔上行私氣焰逼
人朝士斂手以避乞陛下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謝天
下疏上瑾啣恨乃嘱陞順天府丞使去言路因思所以
殺之計串錦衣指揮楊玉誣公以罵詈使臣遂矯制收

付于獄令玉自鞫玉杖之三十公略不少屈曰吾死不
足惜令忠義畏懼可惜耳瑾聞而益憾之又令加拷遂
死於獄卒年四十七後瑾伏誅正德朝賜祭至世宗即
位復賜諭祭有抑鬱未伸遽焉淪沒之句蔭其子仍崇
[illegible]祠于合肥城東去 秋令有司特祭焉[illegible]
公之忠可湮沒無聞乎哉
尚書林俊字待用見素其號也莆人成化戊戌進士爲主
事署員外白沙爲至京日與講學時妖僧繼曉挾近倖
梁方以祕術進 上爲建永昌寺公疏切論之下詔獄
經歷張黻論救併下獄供議遠方二人直聲振海內王
端毅爲復內卻弘治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公毀

淫祠三百六十奇修學葉城民德之諸夷悍服辛亥擢按
察使湖廣[illegible]儀肅整吏不敢犯禁止私饋有忌之者久
弗調上時以引疾乞休歸已而起廣東右布政使[illegible]再
起南京僉都御史巡江時江防頹弛公悉心經理且持
身清約與張簡肅齊名陝西地震公上疏援古今徵應
指斥時忌又疏乞錄正人以端國本因薦謝方石儲靜
夫楊方震湛任輔導江西盜起遣公巡視比至楊示盜
許自新招獲巨魁餘孽解散改巡撫更定要約處稅量
均徭役庶務一新值內艱 武宗嗣位廷薦擢右副都
御史仍撫江西俄外艱改巡撫四川藍鄢之寇水處公
陳師翰族領軍令數事將致賊撫之忽報攻保寧郎收

道殺之蜀賊於華隴畢與抵其巢宣朝廷德意示以禍
福賊頓首伏地公曰吾撫汝賊羅拜而謝既而盜兩溪
盜賊失期疑阻遂謀犯州縣要害川兵脆不支公取將
領等命斬以徇諸軍股栗進戰皆捷賊衆披靡前後擒
斬俘獲無算巳而曹甫弁藍鄢餘寇復熾公督兵追勦
總制尚書洪襄惠公誘其渠帥四十八人執之捷聞璽
降敕奬諭晉右都御史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已革
其宣撫既乃以萬金賂瑾求復公言宣撫不宜復亂階
不可啓忤瑾意瑾誅乃已公又奏請召用舊臣劉健謝
遷林瀚王鏊韓文以復舊政公不得新柄臣意遂致仕
辛巳公年七十世宗繼統起爲工部尚書又改刑部尚

書命侍經筵　上親儒臣勤講學疏內侍犯法者一無所貸癸未加宮保再疏請歸命有司給廩存問公事二親盡誠孝厚宗族助婚喪雅志林壑一介弗苟取冲素如寒士接引名流者有見素集答楊應寧少傅書曰事叢身益瘦每及歸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此易退一小節茲出將併夫去矣三月滿力請骸骨扁舟櫓衣活當數夕我也

新鐫焦翁二狀元編次皇明人物考卷之五

皇明人物考　卷之五

弱侯焦　竑　編次

晉陽翁正春　校閲

又臣拔尤考

尚書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籍梧州成化丁未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己子民藏賊息訟刻家禮實行之都御史屠滽檄吳公爲邑權瑞修家廟公竟辭曰非奉書例新恩不敢役一民費一錢也又忤市舶太監且毀淫祠修學宮忤上官意逮係得釋弘治九年滽爲吏部遷公成都同知政松江請修軍政十八年廣東盗起劉忠宣馬端肅薦陞兵備僉事討平十三村池水盗正德二年革兵備改鹽法兼屯田四年陞廣東叅議轉瓊州副使時公劾鎮守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列上公罪勒之無狀止以枉道回梹首吏部前十二日從戍鴈門瑾誅放還改雲南副使陞江西參政討姚源賊用兵以歷年費以萬計吳公雅多智略勇不避難諭貴解散賊擁之入巢劫公求撫公如前責諭辭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勁賊入其窗公出一鼓平之晉廣東右布政立番船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額面爲獲賊作亂命兼兵部副使十二年湖南飢公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奉勑勘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又疏六事備宸濠之變報聞濠大恨惟恐公巡撫江西　世宗即位召爲兵部右侍郎

上疏乞輔臣致南京工部又致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畿析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晉南工部尚書卸疏歸後二年卒年六十六公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士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輕財好施素敦友誼妻子恒冒飢寒所居湫隘無負郭田卒之日無以爲斂都御史姚鏌爲營辦

崔銑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之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嗟乎吳公衣食人恵廣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瘁九死皆歷之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比卒未聞報德者命也

文襄公唐龍字虞佐浙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知郯城縣郯單數流賊且至公集壯丁守賊無敢覗城去公追殺數百人以有功擢內臺風裁峻整按滇南上疏諫巡遊斥嬖幸轉按江西逆濠甫平禁兵在境爲患公禁不得逞疏請班師民獲安堵陞陝西按察副使督學校文貴雅正品士先器識再陞山西按察使義感囚徒明燭誣獄以太僕卿徵尋擢僉都御史總理漕運晉副都召入臺陞吏部侍郎會關中飢邊多警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公務賑卹病者與流者復一時將佐樂爲用逾年虜犯寧夏有柳門之捷犯延綏有[illegible]水之捷吉囊自將十萬犯安會則又有興武乾講之[illegible]前

後得獲斬首幾千數廷議封爵不果入為刑部尚書劉
源清以討亂卒過嚴劉淑相以奏訐執政皆坐重典公
論者皆得録用加太子太保轉吏部尚書拔甄才望崇
恬退拔滯幽録放得末減執憲持法權勢庇援無所避
上以九廟成恩宥大禮大獄諸臣二十餘人公有力焉
壽乞歸養朝野榮之再起為南京刑部尚書又改南兵
部公謂制敵在任將請待邊吏文法少寬故諸宿將逮
係廢黜廢棄疏舉四十餘人無何疾卒年七十公清忠
肤直其臨大事正色直言意氣慷慨神采英毅屹不可
回而性太可率表裏洞見見人之善與之惟恐後然疾
惡大過以是見媢於人所著有易大旨歷官奏議漁石

集仲子汝楫嘉靖庚戌進士第二人
文敏明曰令制大臣歿既得請葬祭矣其易名以諡
則稽德視功出 宸斷不輕畀也凡館閣侍從之賢
乃得諡文其部院諸曹間有得此者 祖宗廟迄今
不數臣焉若冢宰唐公其一也公少從學章文懿公
之門得淵源學優行鎮為文章謹嚴典重有左氏先
秦風精詣閎肆號稱作者敭歷中外隨試輒效聲望
偉然而函師仔戢之功為多諡曰文襄議者謂公足
以當之矣
贊曰嗟先生之勳業兮爛昭昭其未淄試鶚刀于
百里兮民繄金而懷惡分虎符于三陲兮胡迄遁而
莫窺佩樞部之纍纍兮暢皇威于六奇秉衡鑒于文
皇兮孰妍媸之能欺

少卿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
刑部主事清勤讀律經義決獄平當十三司讞讀陞員
外郎改兵職方郎中內艱復除會康陵北巡人心危疑
武阻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為生太拙鵑弄馬華
自託何愚眾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上
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
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上左右公卿交
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主疏諫公曰上巡遊本起彬
誘彬方總權兵無敢斥言者不敢舍彬為支語獨
疏六事曰崇正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
貳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即碎已疏願同署名進疏入二
公自分必死彬見疏大怒矯下二公詔獄錮校于廷五
日三訊杖百餘坐係逾月除公名陸竟死公歸杜門著
述家素貧乏恬不為意嘉靖初名為南京大理寺丞未
幾卒贈大理少卿公沉毅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
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言

都御史羅通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四川有風
節十九年言事得罪謫知縣正統初為員外郎理宣府
邊餉陞兵部郎中三年從尚書王驥并肅征虜有功十
四年冬虜寇王公守居庸關擢僉都御史改副都公守

有方略才敏擒虜酋那言帖木兒提輔兵五千南
襲虜至抅羊山斬捕有功召入叅贊軍務理院事景泰
元年給事中言公本河泊所官以內閣陳循薦其曉暢
兵法尋陞副臺叅昌平侯軍務令更兼院事妨誤戎機
不便是年公疏乞勑石亨楊洪各率精銳馬步官軍自
自柴荊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廵哨提督官軍
堵塞關口修理墻榨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公又言邊軍
妄報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何陞
六萬六千有餘又言腰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忌能憎
言于謙不喜且乞罷兵柄部院翰林科道乞留于公亦
言謙志在滅賊爲國計無他謙等宜同心協力勿互積

嫌是年公乞下令檎斬也先喜寧者賞萬金封公侯上
命公往鎭山西兼護餽運三年多公言虜恃馬力出入
塞下今也先使臣有馬四萬宜增價酬之不數年胡馬
自空此坐弱强虜之策也是年督兵懷來至長安嶺又
斬首有功龍門諸城遺留糧穀萬命公總餉虜退班師
還京協贊軍務四年訓練將士是秋與蕭維禎並陞左
右都御史天順間致仕公樹功居庸關民建祠祀焉
按公往鎭山西公意不欲行于謙上疏曰當國家多
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諳熟山西事情謙宜
往適宜爾是言也非以扶已之長實有激勸之美部
院調和而國事奚有不濟者哉

鄭端簡公曰羅公綺有風節知兵曉吏事至于今民
思慕之
尚書軒輗字維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天性廉介
進士督[illegible]上嚴冬怨蓮水援出擁被危坐有司急進
齋却之　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出清理軍
政公清操　嚴明不許人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前
使者侈不檢公矯以清約禁絕和買四時一布袍蔬食
不厭遭喪節行條屬尚未及知時守浙院監丞隨亦淸
謹安靖與公善公旣去陳璇繼公亦淸嚴浙臬稱治景
泰四年陞副都御史巡撫浙江致南臺內艱齊喪天順
初首用公爲刑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三人廉亦有

名海內信向來幾耿公去公亦病請致仕上召公慰
而覗疾不可强與致仕陞辭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
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公頓首謝賜金爲路費公去復
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公嚴毅遇人無賢否悉峻
拒不與接歲時遇慶賀事屛居一室朝服端坐寂無一
言鼓嚴出行禮禮竟歸僚儕聞公來輒避公卒後修
史者今有司取行實無有也
襄毅公韓雍字永熙吳人正統七年進士爲監察御史奉
命錄囚數出疑獄十三年廵按江西會麗陵賊起公與
巡撫侍郎楊寧捕斬二百人衆解散陞按察副使廣東
獄日壽陞僉都御史廵撫江西年未三十練達吏治曉

習人情照奸貪疏寃滯拘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凡所
經指後按爲例景泰七年劾寧王不法幷論府寮上遣
官即訊天順初請從邊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二年起
爲大理少卿尋復僉都是冬巡撫大同陛辭諭法吉爲
朝廷守北門公精悍闊達有智略時出己意經畫防守城
堡部署將校糾去奸蠧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虜不
近塞七年還議事　上喜公狀見陞兵部右侍郎裕陵
崩左遷浙江參政成化元年兩廣蠻寇以都督趙輔爲
征夷將軍用兵兩廣王竑薦公以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勅公及輔會南京議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李達
官由贛頓入廣東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圍

因勿與輔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夫兵聚而爲
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邪會大藤峽巢賊不圖而
超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潯南可攻大藤或援高
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梧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勢如
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於遂自古蠻夷來寇
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威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兆兵貴拙速不可巧遲何泥于
困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進偪若平陽峒諸賊又進平
修仁荔蒲諸峒遂直抵大藤峽搴其險崇焚其積聚四
面夾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置縣設千戶
所刻石紀功班師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

撫歷一千四年公言兩廣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
預爲彈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
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
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
誣公上以爲遣使即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
毅公明經讀律洞達凱爽篤于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
爲崖谷臨戎蒞政豹變鵬摶江西嶺南被其惠澤椎辭
涵翰風生泉湧
御史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興化府籍弘治九年進士甚
年喪父離戎役勵志讀書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
莫其如顏曾作省克錄從[illegible]廣東師事白沙學

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時郡
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舒信
李上下考績歸至淮寒餒死爲監察時袍服朴素騎牝
馬身若無官有尚書某受賂公竟劾去遂以母老乞歸
養母供耳目短牀敝席身治畦壟妻子服食粗糲皆人
不堪公泰然自足自坐斗室究極經書體驗身心隨得
隨錄嘗曰儒者有向上二天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
部以公清苦奏改晉府教諭辭其祿辭既又援侍郎潘
禮例奏給月米　上從其請以資孝養又辭奏上不允
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强
起號哭亦卒族子達揚爲後林俊爲治喪歸葬宅里

曰孝廉

林俊曰公穎悟沉深充養益熟陽襄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都御史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徙耕淤地畝收歲斂解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歲額不敢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更語竊窺事上詰疏出誰公任寇章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高明乞貸明上怒亦解顧喜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誅石亨公籍亨家蒼頭得免死者百人鹽山薦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

宜內用又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公振飭紀劾罷諸貪殘吏會淫雨極言陰盛陽微急宜修省以回災異揚州鹽寇起勅公勦捕公授方略擒賊九百餘人沿江以寧中官擅私鹽辱官校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緞法狀陳利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十四年上杭賊起卽家勅公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閩大破之尋疏乞休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若

布政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幼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亦肆力問學初爲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爲文章[illegible]公與容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illegible]賞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察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陞浙江參政處州民苦苛政悉山谷招不听曰雖夏參政來公從至卽咸感化二十二年遷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或勸其作不聽曰勞而不怨斯可疏論國家之勢在臨令合則安離則王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當合以成天下徐州地遠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諸濟南北咽喉或譬流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望實者鎮守二郡兩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原傑鎮臨清吳中旱饑有司莫以告公投書巡撫發廩二十

萬石糴十萬石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才之類皆切於政本公識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爲郎署至副使三十年未嘗以脩屈降志

按公之言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夫今之人以詩書爲糟粕以博奕銷白晝以紫身肥家爲子孫慮而不知此身之玷多矣公之言豈不爲名言哉

參議公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三年進士爲御史成化初疏救羅倫劾學士倪謙錢溥干進又劾尚書馬昂請大臣不職巡江西貪殘吏望風引去額南賊流入贛公

節兵收捕改提學南圻陞按察副使河南提學言動循
禮規約簡明誨訓生徒必求踐履斥纖巧靡弱之詞進
按察使出寃抑出酷吏奔內艱歷廣東布政使藏徭役
革市舶番人販海求利及市舶遣賞公疏言珍禽奇獸
之好不可以示外夷罷中朝事竟止中貴人不能堪誣
奏公違法罪帥郡林公上京類南人號哭挽留者數萬
至昌平正德中贈光祿卿諡恭懿公學醇行方文詞簡
古潔廉無私終身粗糲
門生王鏊曰先生抱經濟之才秉剛方之氣其督學
南都也先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析華之習
不加其身而人畏之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其莅
河南也亦然左轄類表節用愛人通商惠工時方歲

布而中貴譏忌須其身嘗曰居官必盡此職行事必
盡此心躬蹈之矣
右昇夏時正字季爰慈谿人仁和籍正統十年進士歷刑
部郎中讞獄福建會上杭盜且起輒發倉賑贍不待報
天順初進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乞移近地便養
改南京進少卿成化初改太常又進南京大理寺正卿
七年歲大祲奉勅江西汰貪墨吏二百二十人革冗徭
理庚賦省無名之徵十餘萬勸民粟七十萬石賑饑民
三十三萬餘脩南昌城堤城得不壞長河洞人叛公單車
撫定疏上時弊二十事當路人不悅指公好名遂上章
乞致仕歸仁和僦居民舍布政使張公瓚爲建西湖書
院于孤山處公家食者凡三百年卒年八十八公博學
高才工詩文書寫獻善多著述尤詳于稽古禮文事云
崑山葉文莊公盛曰文章如春空層雲動　合雨意
又如蕨繭抽絲秋鶴引吭無不令人欣羨者○按公
官遊所至經有政績斥貪墨賑饑民築城堡弭盜賊
歲有古人風而亦志養親看情山水晚年著述弘多
杭州府志先賢祠記皆公手筆也
僉事王琦字文璡仁和人永樂甲午科鄉貢試禮部副榜
授南陽汝州學正身範物先生徒爭自磨濯擢監察御
史以正直激揚學行者咸稱陞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
校士風丕變以母憂去起復値蜀患劇盜改飭四川兵

備物論爲公難之琦疏撤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即就
辟屋屏遠振盜賊解息蜀黎異之知道與時違不能狥
人俯仰疏乞休致年踰五十歷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
衣敝以紙補綴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門陶
如也歲大侵無以供朝夕冬旦暮大雪連旬僵臥不能
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舊推不受即故舊餽數亦却之
鄰有言之曰當道雅重公試一言何所不濟公曰吾求
無愧於心耳心苟無愧雖饑且寒無不樂也何言之杭
守胡君濬聞其貧餽之不受奏聞于朝欽賜百金表北
面辭謝日在官叨祿周貧以粟不以粟而金無功受敢

後竟以餓寒卒
贊曰敝弃榮名飴甘窮餓雪寒迫人晏然高卧餓死
極小失節失大比跡李公廉頑立懦
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空同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徙大
梁甫冠舉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再遷郎中才歛氣雄
籍書外日招集名流爲文會酬倡嘗監三關招商用法
嚴被搆下獄得釋每抗疏言出令不平官府殊法一經
宦戚即厄不問不報乙丑應詔陳二病三害六漸之弊
末言皇親横則外戚驕恣張侯辨愬摘奏中張氏字爲
訕母后遂令面話乃列張侯不法狀悉實可按遂下獄
以爲禁家已權奪俸三月上語劉大夏曰朕欲寘夢陽

典左右請當挺杖棄忿則泄如朕殺諫臣何正德初
入閣道上燕遊閣部臺諫協情誅之不克閣遂斥諸大
臣已知部奏實空同子艸奪官降山西布政使經歷致
仕戊辰劉瑾必快前及羅以他事檄赴京人意其必死
是時瑾敬禮修撰康子康子謂瑾曰李能法皇祖爲文
殺之大失天下學者望瑾乃覽空同子釋之瑾誅起爲江
西副使提學勑許舉閩重事空同子振學蓰士外有大
吏白臺使及同官者病其侵官空同子許之各起訟當
路素忌其才名落職寧藩人方喜其圖威劫謀内省梟
受制知空同子不可陽下之及藩人叛有言其黨附者
將信以洪司寇林俊不可止李年五十八子枝舉進士

所著有詩文集云
王稺登論曰夫中興宗匠夙稱李君當其文采葩流
聲調豊鬱山龍藻火之文章黄鐘玉磬之音韻宮商
朱紫昭耳炫目誠亦一代之奇也然僕以爲李君之
詩功崇而業淺何者李君生于弘治正德之間崛起
關隴蛟騰虎視力挽七朝之廢身濟百年之溺指而
號於衆曰古不漢魏詩古也律不盛唐非律也一時
海岱英靈之士翕然趨之而風雅之學亦復遂振令
讀其詩吾獨惜其調高而意直才大而情疎体正而律
庸力有餘而功不足也何則矯枉太過和平不及譬
猶剗深[illegible]未暇凡有識者[illegible]可知此猶戰國[illegible]

秦之後猶尸炎劉僕以爲李君之詩撥亂反正之力
多粉飾太平之事少所謂可與創始難與守成故曰
功崇而業淺也夫武宗時李君赤幟於關西徐子白
眉於東海李資弘亮徐學精深長才絕力則徐不逮
李淸聲古色則李不逮徐故自不能一律齊也
陝西提學副使大復何景明字仲默汝南信陽人也弘治
間進士除中書歷官至陝西提學副使公爲人謙抑澀
退未嘗以才凌人及論國家事當否則蹈厲奮發有萬
人獨往之氣由少至没齒未嘗一問家產人有緩急又
無不各厭其意道弗合者雖隆貴人忍不與見至若藝
士即貧賤衰老尤折節下之竟以不受壽卒于官

以下原缺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四卷

〔明〕楊廉　徐咸撰

明嘉靖二十年魏有本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朝名臣言行録序

孟軻氏論取友之道自鄉國
天下而後尚論古人言有序
也今世學者覽典墳涉史籍
希慕黃虞上下周漢則有之
矣至於先達故老德業風韻
懵焉罔知豈非博聞蓄德之
缺與曩本釋褐使留都謁宗
伯月湖楊公公以手編
皇朝名臣言行録二卷授之嗣
於同年集齋任大理得近代
名臣言行録二卷則海鹽東
濱徐子所集也間嘗披閲服
誦仰止不暇中間翊扶
景運贊輔太平黼黻文章闡
明道學定難拯危安邊攘寇
忠鯁節義炳炳焉凜凜焉直
與皐夔伊呂龍逢諸賢頡頏
輝映何古今人之不相及哉
又就而攷之
國勢安危政體沿革與夫
祖宗列聖涵養培植之厚因可
槩見矣故今萃合為一付潘
司執事者梓而傳焉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引用諸書

蘇伯衡文集
歐陽圭齋文集
御製文集
國初事蹟
覆瓿集
翊運錄
潛溪文集
王忠文公文集
一齋文集

始豐稾
方正學文集
劉三吾文集
黄忠宣公文集
東里文集
聖諭錄
奏對錄
兩京類稾
楊文定公文集
抑菴文集

錢文肅公文集
耐軒文集
兩谿文集
桐山文集
敬軒文集
古穰集
天順日錄
可齋雜記
涇東稾
水東日記

縣笥瑣探
呆齋文集
否泰錄
姚文敏公文集
類博稾
方洲集
一峰文集
名臣贊錄
白沙集
敬齋文集

定山集

立齋文集

南昌郡志

新安文獻志

觀菴文集

瓊臺類藁

自朱子作宋名臣言行錄此後李幼武有名臣續錄有別錄有道學名臣錄又其後元好問有金君臣言行錄蘇伯衡有元名臣事略皆因朱子而

興起焉者至

國朝彭文憲公名臣贊錄亦然或謂朱子不可擬擬之非僭則妄廉謂作太玄以準周易作中說以擬論語則不可若記事之書取法於大儒譬之為員用規為方用矩何為而不可哉論者徒知尊朱子而不知其不在乎是也廉亦取法朱子者故綴此以解人之惑云楊廉識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豐城楊廉纂集

第一卷

第二卷

徐達　中山武寧王

字　直隸鳳陽人國初封魏國公卒年五十四追封中山王謚武寧配享　廟庭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來麾下覘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超群黃朕於是命為帥首凡有徵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為

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歸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郡密邇大江况元帥首鑾子海牙率舟師以拒江面為朕肘掖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為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于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為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東探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潜遣間諜誘我金山候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勒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二萬人逼近其巢復遣使歸告賊勢必窘益兵討下朕遣戰將千餘首甲士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窘甚出計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入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猶營東南外一舍之餘扼彼援兵尚未驚移聞新附者叛

寇迫王營王拒守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德餘軍敗入其城亡復環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寅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守將呂珍潜遁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圍援至王發兵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群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秣馬厲兵以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

征皖城不降並進徽州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
平陳友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
士誠發兵來寇江興城陷遣王將兵復取師抵城
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十餘皆戰死北年惟揚元
義兵盡歸壬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友諒敗潰時
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
中塗令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
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
之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
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塗豫章內變

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為前部
張兵敗北旋師金斗間圍其城戰間陳友諒大率
兵寇豫章詔王罷金斗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
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諒罷圍逆戰王身先諸
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是彼軍勢弱我
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晉王守京朕西征武昌
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巳
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
甲士二十萬求取吳越鏖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
擒張兵六萬不殺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

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太平
詔班師命王西晷賚椿九溪奉服還屯京師洪武
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即大位二月命王為征虜大
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
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
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
兵不民擾所得兆士節而徂征不煩朕念北齊既
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洛陽
長驅崤函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
援之朕命據關而守諭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鄴下

趙趙州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入胡都捷
奏平胡復命西下晉冀如命井陘長驅晉冀以平
二年春正月召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
關內之地召歸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
行賞命王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改封
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嶺北兵
疵而還勑命沿邊轄守歲鎮于燕甘外餘民自是
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大陰數犯上將朕恐
之召罷北鎮勞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薨

疾朕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終疾弗瘳明年乙
丑二月二十七日巳未薨特封中山王諡武寧享
年五十有四爰以是年四月十八日巳酉塟于鍾
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襲封魏國公女四人
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
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攻城不署與人不
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
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寳無所取婦女無所
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磨
迷偉績朕特親筆生前張我武威偃兵息民混一

區夏奠安人神之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勒諸堅
石樹當神道歌曰畀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兮忠
良幽韜秘畧兮神機默温温兮兼剛柔旄鉞而徂
征兮既出旛幢繚繞兮雄氣軒昂戰騎雲兮蹄疾
旌旗烈烈兮前行六軍濟濟兮甲冑礪矛燦爛兮
精鋩舍之兮周廬星列屬橐兮比比懸傍刀斗聲
頻兮令嚴山川妖魅兮奚藏彎弧力勁兮鯨檣
幾披星月兮秋霜本盡忠海内兮孰前當摧堅撫順
兮我武惟揚

御製神道碑

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
平齊魯西入關陝上下抵皆王之功令其薨也
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
親筆之刻置墓道　朱善撰神道碑後
太祖高皇帝仗一劍起淮右舉湯武吊伐之事有識
之士雲附景從於時肱股心膂之臣皆英武傑持
超邁之才若純誠厚德顓顓焉尊主庇民之心者
中山武寧王徐公其首也天監厥德報福彌厚延
慶後人愈遠愈盛非一時同輩所可擬也王四子
長輝祖襲爵魏國公次增壽

太宗皇帝靖難之際有翼戴而竟死非命初追封陽
武侯進定國公　楊士奇撰定國公墓誌
天眷
聖明篤生賢輔削平群雄翼我　洪武反秋陰山雪
恥千古攻城弗署手完萩府錫爵分茅以有魏土
莫彼朔野莫敢予侮氣作山河不物以腐　彭韶撰贊

劉基　誠意伯

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進士棄官歸隱國初仕
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卒年六十五

按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
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
時嘗閱書肆有天文一帙因閱之翊日即背誦如
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
黃伯生撰行狀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水中時魯道原
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
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
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行狀

太祖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
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
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
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
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公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
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
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
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
小明王公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遂
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
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張氏入寇時曹國公欲
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
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
矣趣使疾進兵遂窮追賊至東陽擒之以還公至
京師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
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
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
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兵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
居多公為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
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欲數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
此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
木為之將速顛覆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
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
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僨轅而敗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
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
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先是相胡惟庸公乃大戚嘗謂人曰使吾言不驗

蒼生之福也遂憂憤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
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自是疾愈篤
上使慰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
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平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
後人習 並行狀
汪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為多不法久之御史中丞徐
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對以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特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
廣洋不能為國効忠貶南海遂死于道 新安文獻志
公在勝國年甫弱冠已擢巍科然而低徊散地餘
三十載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焉
今
上龍興遂為心腹之臣殫其智慧上讚 廟謨曾不
十年濟一統之功傑然為開國宗臣 蘇伯衡撰御書序
初公著書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公之
事業見於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於事業
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一人之作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　徐一夔撰郁離子序

劉之文不減宋潛溪而世獨稱宋者劉掩於功業耳　楊士奇跋劉誠集

子房之策不見詞章玄齡之文僅辦符檄未見樹開國之勳業而兼傳世之文章公可謂千古之人豪矣世或疑其仕元或獨稱其觀象者是猶與伊尹之五就知周公止於才藝而已　楊守陳撰文集序

公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然與人交游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義所不

直無少假借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　並行狀

華淪於夷曷仕於時夷歸諸夏仕止乃宜就絲就湯節義奚虧大哉王佐燭物炳幾運籌制勝翼龍以飛昭回制作文章是否允爲宗臣爾爵爾祠

彭韶撰讚

常遇春　開平忠武王

字　直隸懷遠人國初封鄂國公卒年四十三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配享廟庭

王賦性剛毅膂力絶人年二十三爲群盜劉聚所得王察聚終不能有成間

太祖駐兵和州棄聚來歸　宋濂撰神道碑

上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倅難登岸王乘快舸繼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舍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

石

戊子夏五月從徐公援安慶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士于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

陳友諒攻南昌王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與之聯舟大戰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一呈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王射之中矢走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旣脫　御舟而已舟

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

丙午秋八月諸將攻浙西王直趣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攻之僞丞相張士誠悉發境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結營東阡復出敵背士誠出親兵拒闘王一皷勝之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湖州亦下遂進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

冬十一月同徐公奉命北伐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戰王單騎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師次太原守將廓擴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莫若遣精騎夜刧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擴帖木兒果中傷而遁　並神道碑

虜復侵通州王還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荼毒其德王尤深王遂帥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栘河川以疾薨柩過通州人皆罷市迎哭飲食必祭　王直撰廟碑

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所至無不克捷由其知識明而才力雄故所施各得其宜也

上召臣溥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土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爾尚爲文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　並神道碑

惟王文武全才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與風之敢擬今南征北伐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勳震今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　蘇伯衡撰

祭文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飈馳霆舂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杖劒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確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荊撫淮威聲所加小大飛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木拔既傾何有條枿乃收晋

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茲茲朔漠滦河
所經誓將刻滌邊塵非鷙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燁
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跡所及
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
業翊運之勳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
垂成王忽長逝　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
用賜王封衮衣繡裳照曜泉宮　天子曰噫未慊
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一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
雖云歿生氣凛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
垂示千億　神道碑銘

長材偉貌猛如虓虎手挺椎埋早歸
真主強漢偽吳席卷以舉長驅入燕光復中土錫胙
疇封以開鄂渚允矣元戎赫然威武廟祀千通血
食千古　彭韶撰贊

李文忠　岐陽武靖王

字思本盱眙人國初封曹國公卒年四十
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配享　廟庭
王父隴西恭獻王尚曹國長公主生王十有二歲
而公主薨時元末大亂恭獻携王走軍中幾不能
存聞
皇上駐兵滁陽始來見焉
皇上喜甚即自養育擇師傅以教之一日取所業示
近臣曰是亦可以當於馬上冑之歲丁酉乃以舍

人領軍爨應池州偽漢陳友諒發兵寇城王擊敗
之戊戌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會兵取嚴
州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守
嚴州偽吳張士誠遣其徒李伯昇水陸奄至與王
戰大敗其衆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東流而下
水寇見之亦遁　董倫撰神道碑
乙巳春正月士誠遣偽司徒李伯昇大率其徒號
二十萬寇新城王聞之即合將士未至新城十里
許有地曰龍潭立營其上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
詣王曰衆寡莫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王曰

以衆論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
八千之謝玄破八十萬之苻堅庸非衆乎吾若未
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大軍至亦難為攻矣莫若
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
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彼之
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王橫槊據鞍引救
十騎乘高馳下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逆戰王
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皆靡因督衆乘之敵遂
大潰自相蹂躪城中將士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地
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級擒將士七百餘人委棄

鎧仗彌亘山丘自是張不能軍矣
丙午八月召還京師陛受　宸筭總水陸之師下
江浙冬十月師進克桐廬新城富陽至餘杭謝再
興子五人嬰城固守王合圍攻之一日而拔杭守
將潘允明聞之恐遣其貟外方彝詣軍門請降王
曰師來臨城而貟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師乎彝
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
百萬擇所托而來尚有他意乎王見其誠引入臥
內歡笑欵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翼日遣歸允明
遂封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王入宿於城上令曰

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沿有一卒下借民釜卽斬以殉
由是內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就加榮祿大
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戊申春正月
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月閩中旣平餘
燼復合
詔王討平之三年春以王爲偏將軍副開平王常
遇春征進北由遵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於錦川
次全寧元將也速迎戰一鼓敗之追至灤河斬其
宗王慶生遂進攻大興度其必走乃命兵千餘伏

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丹住進克
上都秋七月開平王薨于軍中八月　詔王領其
衆接援慶陽師至太原大將軍中山王徐達已討
平之王聞大同受敵甚急因諭衆曰吾與若等受
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若候進
止吾恐大同之敵愈盛不可復制於是出鴈門次
馬邑元遊騎數千猝至王與戰擒其將劉平章進
次白陽門又擒黠虜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
紮營王至撫令還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為營是夜
虜果悉銳來攻王堅壁不動委二營以待敵督令

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出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將脫列伯降衆萬餘遂進兵至莽哥倉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月授征虜左副將軍總兵北伐二月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真夏五月克應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冊以歸元太子僅脫身走追之不及而還過興和擒元將江唐國公進攻紅羅山其擁兵自固者皆請降冬十月
朝廷論功行賞加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賜鐵券四年西蜀平詔王帥兵鎮撫五年春詔王同中山

王復征迤北王總東道兵五月取和林師進可溫至哈剌莽來虜連遁去王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東平侯韓政駐輜重於盧車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仕剌河元將哈剌張蠻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王督軍力戰虜却追至騁海虜來益衆王據險爲營示以羸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之水渴死者衆王忠之至哥兒麻思出野馬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刑牲以祭六年冬十月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春詔總兵北伐王駐兵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剌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脊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珎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欲字羅帖木兒秋七月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朶朶失理擒承旨百家奴而還自是邊境肅然矣

王器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踔厲奮發至遇大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及釋兵家居恂恂若儒士嘗師金華范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其處身處家一循禮度惟謹及出爲詩辭皆偉壯可觀至音樂華靡事泊如也

並神道碑

勳戚之胄一世人豪淹貫群籍會是六龍甲宸蓋忠家行戰袍朱元故都無舉並包宣威萬里實爲爾勞肅建上公以國于曹追王廟食没膺寵褒

彭韶撰贊

鄧愈　寧河武順王

字　直隷虹縣人國初封衛國公卒年四十一追封寧河王諡武順配享　廟庭

王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元季天下雲擾衆推王領軍年方六十出戰必挺身破敵
上駐師滁陽王率所部來附克管軍總管從渡大江取太平定金陵守廣德調元帥率衆來寇王奮擊俘千餘人轉行樞密院判移戍宣州取休寧績溪乘勝克徽州淅江苗楊元帥率衆十餘萬來攻王

與越國公胡大海分門出戰大敗其衆戊戌正月克婺源三月取嚴州遷同僉樞密院事己亥正月領兵畧浙江臨安大敗張冦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取饒州以城來附命王鎮之僞漢陳友諒據江州數遣舟師攻城王屢殲其衆辛丑正月除江南行省參政仍兼僉書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襲浮梁取樂平擊敗蕭總管等饒境悉定進取江西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欵而實無獻王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壬寅正月授王江西行省參政留之四月陳友諒悉兵圍江西水漲直抵城下王與諸將固守屢挫其鋒相持凡三月
上親率兵至大戰康郎山友諒竟死甲辰八月從開平王兵合圍贛州降之南安南雄韶州皆送欵乙巳正月進右丞加湖廣省平章出鎮襄陽新附之民未有定志王撫而鎮之遐邇悅服吳元年十月擢御史大夫洪武元年命大將軍經畧中原王攻唐州取南陽克隨州金商均房之境悉定三年命王爲征虜左副將軍平隴右大敗王保保于定西吐蕃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十二月封衛國公

食禄三千石五年討豐州等處溪洞蠻夷平之九年吐蕃邀阻烏思藏使者王爲征西將軍窮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獲馬牛羊一十餘萬還

王器宇宏節而沉毅簡重謙恭縝密而奉公守法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又能禮賢下士寬恵愛人廣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之民至今猶懷其德不獨將畧之雄兼有君子之行

金宋夢炎撰神道碑

惟武順王洸洸大夫功參佐命義旌之祫氣蓋六軍視敵如無何堅不陷何強不勦吊民禮士㦖彼

來蘇節鎮八州恩信以敷稽古凌烟褒鄂爲徒

珍本排對

湯和　東甌襄武王

字鼎臣直隸鳳陽人國初封信國公卒年七十
追封東甌王諡襄武配享　廟廷
王幼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
及長身長七尺倜儻饒知畧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伐
創從之時
太祖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
帝取和州王領兵聽命甚謹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七十卒稱是丙
申同中山王取金壇丁酉克常州明年張士誠寇
常州王力戰却之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拜中
書左丞又遷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盗姚大膽斬之
遂取永新州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督兵力
戰平姑蘇縛張士誠以歸時方谷珍據溫台慶元
王督諸軍征之谷珍乘大船匿海島中王遣人持
書諭以國家威德谷珍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
兵械舟楫以萬計乘勝下福州戊申略定閩中諸
郡海上晏然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入潼關關隴
皆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襲元帥擴廓帖木兒

取寧夏東勝大同宣府九月還京師封中山侯明
王㺯僭號以重慶爲都王㺯死子昇立　詔王征
之昇鎮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計敗之五年北征
窮追和林十年
帝念王之功爵爲公國于信十八年五開山猺爲亂
王率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
上喜爲造第於鳳陽又謂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鄉
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
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兵以守之
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衂

言行錄　卷之一　廿五

有詔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斂達何
以泥古爲我家蓄媵妾百餘晩年皆資遣寧家得
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歸
田里見故父遺民驩如也
堂堂襄武豐沛故人股肱之佐心膂之臣從下江
東奮擧甌閩摧堅擣順吊伐用伸六合一統允藉
元勲釋兵以老情寄彌殺功崇元祀李鄧其倫
彭韶撰贊

沐英　黔寧昭靖王

字文英直隸定遠人洪武初封西平侯卒年四
十八追封黔寧王謚昭靖配享　廟庭
王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隨母逃難母亦病没孃
無所歸謁
上濠梁
上爲惻然撫之爲子賜姓朱氏
上即位金陵建元洪武　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厚
重簡默雖在髫齔不樂兒戲十八爲都尉三十三

言行錄　卷之一　廿六

封西平侯從大將南征下崇安剪陳友定拔溪寨
遂定閩中從北征過驢駒河擒知院李宣爲征西
副將軍抵崑崙山闢地數千里爲征西副將軍平納
隣七站出和林略亦集乃路俘其全部以歸雲南
執我信使
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王爲副將軍率師
討之自辰沅陸出羅鬼並旦定普安皆下之栢匝剌
兀爾彌遁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王
大敗之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疋栢匝剌兀
爾彌遁洪池島中投水死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

羅拜以迎王師王入善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
印并官府圖籍撫其民雲南平　程立本撰廟碑
王留鎮雲南辯萬物以定其貢賦覈民數以均其
力役䟽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緬車里八百媳婦
皆內附平緬以三十萬衆寇定遠自將兵二萬討
之戰殺百人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獲一象明旦
冦殊死戰王督戰益急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
四十七象自是平緬不復反矣　廟碑
於惟昭靖早育
潛宮知勇自奮克敘戎功戰守方隅闢嵜攸崇西南

大夷元室遺宗孩固有年拒
命弗通一鼓平之百蠻率從卽彼開府以錫世封
彭韶撰贊

陶安

字主敬直隸當塗人元書院山長國初仕至行
省叅知政事卒年五十七
年十六令賦喜秋雨詩且拘之以韻安立成不加
點綴弱冠時閉門研討經籍得四明程氏讀書日
程倣考亭六條法及呂舍人規大肆力於經史尤
鋭意濂洛關閩之學值元季擯斥江南不甚擢用
一時名儒碩士皆樂與之師友高門鉅族往往奉
幣帛延致西塾經指授爲門人者甚衆至正四年

中浙江鄉試八年禮部試下第行省授明道書院
山長再調高節書院　太平人物志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安首先來見
太祖問曰有何道教之安曰卽今群雄兵起不過子
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虜掠不
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
太祖曰諾克太平授安元帥府令史陞都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安贊佐功多官翰林學
士江西行省叅知政事　國初事蹟
先生沉涵
道藝以千載自期名聞于江南及爲校官問道考

德者倰武而至　宋濂撰夫人□氏墓誌
歲乙未夏六月適　天兵渡江克采石乘勝攻太
平安率父老開城門降即叅幕府議取金陵丙申
克金陵奏捷使濠會丁母憂服闋授江南行省都
事癸卯　上討武昌甲辰克武昌拜黄州知府㕘
攺令桐城復調饒州知府時閩寇陷浮梁樂平進
圍郡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右闉寇夜擒民被
脅從者乃立宥之全活者甚衆四境以寧
高皇帝嘉其功御製詩以美之詩曰匡廬巍巍其濟
濟水怪無端盈彭蠡鼉魚因懶去遠洋陶安鄱陽

卽一理吳元年拜翰林學士先是集江南宿儒議
禮安為總裁官修大明令為議律官　御製門帖
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洪武
元年律成尋拜叅知政事
誥曰朕自西渡江東來安率父老迓朕駐姑熟首言
曰方今海内鼎沸群雄奮争不過子女玉帛耳非
民之父母也願將軍反他雄之所為撫王業之度
招賢納士首取金陵駐蹕于此以匡天下安願以
身許之朕遂諾後不數年間大江之南盡為我定
安為人外癯而内實精于易變驗如神文章論理

叙事純正疏暢而步驟不凡　[illegible]

宋濂

字景濂浙江浦江人元至正間召入史館爲編
修官辭去國初仕至翰林學士承旨兼太子贊
善卒年七十三
先生在娠七月生兒時苦多病六歲入小學授以
李瀚蒙求一目而盡九歲爲詩詞有奇語至正巳
丑用大臣薦爲國史院編脩官固辭入龍門山著
書　鄭楷撰行狀
濂博極群書自布衣召入史館爲編脩官者孝經

周禮傳龍門子數十萬言　歐陽玄撰宋府世
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仙華山爲道士而達官
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事嘗愛老
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
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爲
列僊無相忘也　劉基撰送龍門子入僊華山辭序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召至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奉
旨授　皇太子經
上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
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留意講
明之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掠牛於其民無牛者
官給之勿取和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嘗乎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
貧民貧則君不至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
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曰養心莫
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讀真德秀大學衍
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
上御西廡大臣皆坐侍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
坐者聽之先生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
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
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
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凡有任使靡晝夜躬
閱載冊書千牘進之或覆視千冊一字不遺先生
在朝日久君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饗

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
名卿碩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二
道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
不願居職任也非奉制詠應令七衆足即成有自
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
應 制之作亦不留藁署溫制二字於居室之壁有

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輒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
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
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
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

門求文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
日本得潛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
生文集不啻拱璧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
先生卻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
非所以崇 國體也
先生躬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為學使心
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
蔽也尤篤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
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為所紿亦弗與較

臨財廉非義不取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
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內誠
外恕一出於正故上下信服平居布衣蔬食無異
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地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
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
時去書不觀及致仕歸青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
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
十餘字人以為不飲酒寡嗜欲所致十三年冬孫
慎以罪被刑先生安置茂州以疾卒於夔州臨歿
端坐斂手而逝 行狀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漢湯湯是為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外夷輔夏復我綱常功在萬世曷其敢忘

彭韶拜贊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免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遭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爲

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熟其詞者咸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羲將弔重華於九疑宿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魯女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惘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秩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其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春華以為殺注滄海以為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門人方遜志撰祭文

胡大海　武莊公

字通甫泗州虹縣人洪武初仕至行省參知政事卒追封越國公謚武莊配享　廟庭

皇帝屯兵滁陽公仗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乙未春三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援毘陵公皆列戎行或搴旗斬將或操矛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州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帥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十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五月又援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之襟喉地也可棄之乎乃繕城浚隍爲堅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浙右大藩通甌閩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于婺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輟朝親御翰墨爲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公像配享十忠貞公廟庭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宋濂撰廟碑

苗軍左丞王完者有軍十萬自上江順流而下入杭城守之調省部鎮撫李才領兵圍徽州

太祖命院判鄧愈胡大海拒戰殺死李才苗衆遁走完者後爲江浙丞相搭失帖木兒主婚強娶平章慶童之女爲妻張士誠降元朝搭失帖木兒陰通士誠發兵至湖州市營圍之完者出兵不及自縊死兵散部將員同僉領元帥蔣英等三萬人來降

太祖率英等攻克婺州就遣胡大海鎮守壬寅二月初七日英等刺殺大海叛降張士誠

太祖痛悼不已於聚寶門迎喪復令金華城中建祠塑像遣使祭之後李文忠克杭州擒英等至京

太祖命取大海畫像於市曹懸掛剌將瑛等血祭之

國初事蹟

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苟得甲士之驩心則耕田鑿井之民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必不免於愁嘆孰有能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惟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爭趨赴之蓋公處心以仁涖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任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

聖皇啓運四方攸同兆龍在天飆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誰時惟越公凛凛越公勁氣橫鶩手荷鈇殳其桀若鷙彼趫以馬我捷以步摧陣如飛逢者必仆天兵四出靡邦在行瞪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勳以㝡皇帝曰都爾予羽翼發爲雄藩爾鎮其城爾參政府耕爾有餘爾勞爾休以盡乃職公既受命分閫建牙威靈化孚莫敢[illegible]諄汝傾汝掖汝疾汝摩化汝呻吟而爲謳歌視彼郊原其耕繹繹視彼閭閻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翼翼何以致斯伊公之力我民無穢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固合化權民之云思何其含旃

並廟碑

章溢

字三益浙江龍泉人洪武初仕至御史中丞卒
年五十六

公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
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
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
西要公與俱至武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
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孝所感 宋濂撰神道碑
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又避地入閩中

言行錄 [卷之七] 四十二

太祖皇帝遣使召公乃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
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定
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
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
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
尤服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
寧此萬全計也即日 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

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
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 詔悉從其舊 神道碑
太祖謂章溢曰爾在處州可抹參政處參謀軍事同
知部屬甚多授爾浙江按察僉事往處州收集赴
京助我調用溢集到原部下鄉兵二萬名令因
允載管領赴京聽調
太祖大喜後用溢御史中丞 國初事蹟
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
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

言行錄 [卷之七] 四十三

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
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議禮不合以致
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
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顧覺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公自喪母悲戚過度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
益深臨終親友何溥來候曰當收歛此心毋有所
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公性孝友父喪未舉而兵

敎里閈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火至垣所而滅與
二兄別居已久既剏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
怡怡之情藹如也公狀貌宏偉器局爽曠而撫世
酬物一本於誠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
辯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 並神道碑

紫眼有稜足以洞視千古長髯如戟足以畏讋百
千或建大將旗鼓而殄殲於妖沴或被處士冠服
而容與於雲林可隰可隰載浮載沉一委順於外
物初無累於貞襟縣千尋之卅厓莫踰其峻潴萬
仞之重淵罔測其深抱忠毅之志而耿耿自信所
謂不變不改若百鍊之精金者邪 宋濂撰匡山居士贊

秋君中原民率為厲出而濟時去以全義結廬匡
山以待
聖世嘗田觀風莫辭勞勳提兵于南邦人攸暨基端
諤諤金汝作礪忠孝全歸心無所滯 彭韶撰贊

王禕 忠文公

字子充浙江義烏人國初以薦起累官翰林待
制奉使諭降雲南死節年五十二贈學士諡忠
文

公大父石峽書院山長前夕夢五色芝産門楣是
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悳稍長
師事侍講黃文獻公繡至元戊子爲書七八千言
上之時宰嫉其切直格不以聞臨川危素濟南張
起巖等髮薦不報有齊琦者得邵子先天數推言
天人興衰甚驗見公龔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
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深自晦
匿
大祖皇帝取婺徵至行在署中書省掾毎商略機務
悉契
上衷請以稱子充而不名 鄭濟撰行狀
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
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侍禮郎
禮制多公所定除起居注啓沃良多

詔修元史召宋濂與公同爲總裁筆削之勞一無
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
上即命齎賜之
五年正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諭之
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遣使脫
脫欲連兵以拒我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
以固其意公見脫脫欲以威屈公公罵曰天訖汝
元命我 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
爭光邪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被

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 並行狀
雲南梁王拒險非賓共武壬子 詔待制王禕往
使廷臣危之公驩然就道至則館公于別室廩餼
有加羈縻不遣明年公見執死之嘆曰雲南禍其
自我矣 王景章撰哀詞序
王公以翰林待制奉 命招諭雲南之未下者至
則以天命人心從違吉凶之道反覆開諭其人殆
已嚮服會有倔彊拒命者公秉義死之後十年天
兵下雲南公死事始白于 中朝然旌褒之澤未
及也

皇上嗣大統之五年 詔贈翰林學士賜諡忠文於
是距公之死七十年矣公之文宋學士諸公序之
詳矣予特錄其死事以著其文之本也嗚呼王公
之死以使命蓋與唐顏魯公同魯公之書傳於後
雖片楮尺素人得之千金不易矧文者至理要道
之所寓乎其傳無疑也 楊士奇撰文集序
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
一言之入則情義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
無不究其極爲文宏麗沉雄自成一家所著有華
川集續東萊大事記 行狀

宋訥

字仲敏直隸滑縣人元進士知縣國初任至祭酒卒年八十

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性遲重不妄言笑擢科登仕為時聞人中經繹騷懷寶自晦

皇明徵詔公車除國子監助教横經發難擊節鄜案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譔諸勅文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

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師生相奸教忌不行於是擢公為祭酒所以提挈鏃礪不遺餘力居常寢食恒在廟房不宿于家 並劉三吾撰墓誌

中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飾車以行自僚讓德六館蜚聲嚴而有愛樂育群英乃叙教條爾準爾繩士皆適用 一人以寧制詞褒重吾道增榮

彭韶撰贊

朱善

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薦起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有二

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他日必為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之傳為己任著述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至 羅欽撰墓誌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為富州州守殷侯憲中延公訓導州學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效大府以名聞于 朝授職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 廷試第一除授翰林修撰著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家亂不完論教遼東公略無愠色方且日賦詩文有遼海集未至遼放 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我取汝粗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證之十七年

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

旨校文禮闈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
是年九月遘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逢掖請 闕上訴冢 賜告
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夕鄉人望見有星
如虹隕於所居之屋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
日計之得十九日 墓誌

陳瑄 恭襄公

字彥純直隸合肥人歷仕洪武宣德間封平江
伯卒年六十九追封平江侯謚恭襄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公具舟迎濟封
平江伯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發董運百萬石道
海給之公剏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
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於下
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
出為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
海溢堋沒隄岸起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
八百里奉命以四十萬卒脩之 楊士奇撰神道碑
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餉運公
建議造淺艭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
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
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
引舟浚儀真瓜州二垻溯港之淤鑿呂梁徐州二
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
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
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

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遂之利於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行河深淺自淮抵通州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卒俾道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為之果　神道碑

公以都督僉事操舟師於龍江

太宗文皇帝舉兵靖難至江北公知天命有歸帥率舟師迎濟公以明敏之識幹濟之才遭遇

聖明戮力效勞昭著史冊耿耿不磨　楊榮撰墳志

轉粟江淮灌輸京師濬作河渠避海于危蛇彼梆陰在河之湄以息以薪行者如歸節其勞逸七飽而嬉歲漕百千卒倍而寄秩祀侯封令名永垂

彭韶撰贊

蹇義　忠定公

字宜之四川巴縣人由進士歷仕洪武宣德間官至少師吏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謚忠定

公生而穎異首骨隆起及就學郡守貳奇之選補郡庠生尋領鄉舉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授中書舍人初名瑢

太祖高皇帝因問曰得非蹇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對

帝嘉其篤實因更名曰義御書義字賜之尋除年擢吏部右侍郎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　詔悉復之公從容為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者賴

上聖明不聽　楊士奇撰墓志

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命公為詹事府師傅皆以勳臣

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丁盖元僚也
上欲有諭 皇太子卒諭詹事往道意公亦委曲周
悉 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七年
車駕巡守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
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孰于典
故達于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數
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
父喪歸
上及 皇太子皆遣官 賜祭 皇太子贈賻尤厚有
詔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問兵民
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廾黜之公謂 國家多
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數
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
進少保兼吏部尚書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
之臣銀章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具疏用此封識進來盖望公
等匡直 雹從征庶人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

輸邊既賜新第於大明門寵賜有加吏部言公歷
少師九載
勅褒諭仍賜宴禮部
公為人沈深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
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排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
議法亦不苟為包含必歸中正歷事 五朝凡五
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
釋卷貴而能儉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盖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
士奇嘗竊論之曾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

為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傅獻簡之遇人
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盖兼有之矣 並墓志
太宗嘗與論群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
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
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
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
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
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
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然不

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
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輩除年間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
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
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
耳 楊士奇撰[illegible]墓碣

夏原吉 忠靖公

字維喆湖廣湘陰縣人鄉貢士歷仕洪武宣德
年間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贈太師
諡忠靖

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父教諭公沒益知自勵
母夫人廖守節教子終父喪即出教里塾取束脩
以資養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特已負
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
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邪 楊士奇撰神道碑

洪武庚午以詩經選鄉貢入大學遂擢戶部前四
川部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脞凡倉庾
府帑之出入簿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
有未通者咸以質公公口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為之
盡心誨人人德公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巡撫福建
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
服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陞戶部尚書永樂初
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
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水患乃息而

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
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後建北京採宮
殿材於東南　命公自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
以錦衣衛官校且　命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
矜恤之意人人效用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　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
事歲餘
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　命公輔道庶事脩舉
京師肅然自是晏朝奉命侍

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　賜
勅褒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
太宗親宴之別殿北京宮殿成奉　勅召
仁宗皇帝及
今上于南京
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北虜後起寇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
師忤旨罷官
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公以母喪未終
辭

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
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
言遂加少保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
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三職如
故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
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明年
扈從巡邊既還
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
賜　勅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義益厚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
賙給之遇士之貧者賑之有顛躓失所者援之德
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
長而惡惡短襟宇瀞深閫廓不見涯涘嘗有從隸
污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公曰汚可浣何懼爲吏
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
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
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
戶部尚書吾友原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
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

請罪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非及弃存者
棄之而行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拖若此平生
才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
墨所污吏驚懼即肉袒以俟公曰汝何預焉叱起
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筆污
精微文書
上命易之　古穰雜錄
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稍有咨雖泯
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
不識皆知其為善人長者善爲詩四方士重公名
言行錄　六卷之二　五十九
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爲榮　垚神道碑
寒賤何知久而專　名臣錄
公自結知
高皇傳及
列聖皆任以心膂信如蓍龜勢利不能奪讒間不能
行行義可質鬼神忠貞可貫金石詳茲遺事之集
公之縮衄弛張黙贊顯相卓乎有非一時所能業
者也開我
皇明平康之治以基
聖子神孫無疆之統天豈偶生公哉　張元禎撰遺事錄序

黃福　忠宣公

字如錫山東昌邑人鄉貢士歷任洪武正統間
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七十八贈太保諡忠
宣
公授項城縣簿政清源皆有及民之政陞衛知事
蚤暮勤職而才識明敏剗劇宥弊數出意見輔翼
上官陞經歷上書論國大計
太祖皇帝覽而奇之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于
上前并指公為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一死但目為姦
言行錄　六卷之二　六十
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遷左侍郎遂陞工部尚書初建北
京置行部改公行部尚書交阯平郡縣其地建都
布按三司總之公以尚書兼掌布按二司印而董
其治公視民如子徇其所欲革其所惡勞輯訓飭
躬勤不倦且戒郡邑吏咸循撫字之政吏承公仁
無敢違戾公以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歷
間纖細悉盡心焉於是交人益戴公如父時中朝
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見溫恤或有疾病躬造視

之援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導其民而悉加禮
焉中官馬騏怙恩肆虐公數裁抑之騏誣奏公有
異志
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公居交
趾幾二十年
仁宗皇帝登極上言六事悉見采用驛召公還交人
扶老携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宣宗皇帝嗣位馬騏激變交趾時兵部尚書陳洽代
公掌藩臬二司累奏乞公還蓋以交人思公之深
公時以持節親藩冊封即日召還復詣交趾時交

寇黎利據列城叛
朝廷命將率師討之及公偕行總師者失律爲寇
所得并得公寇皆下馬拜公曰公不北歸我曹不
至此言已皆泣共置公于館禮送北歸　楊士奇撰神
道碑
公再往安南爲賊所得相與羅拜曰我父母也願
有全歸輔
朝廷公斥之喻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共肩
長鎮以[illegible][illegible]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
州公悉以所贈歸之官　湯沐撰小傳

宣廟矜恩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
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　古穰雜錄
公在南京伸府參贊機務旦視事皆襄城伯處分
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爲言公曰體
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水東日記
公秉心正大介然義利之辨以直道事君以寬惠
建民在交趾二十年其人無老稚皆戴之如父母
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也　楊士
奇書訓子書後
公文之成在於頃刻或有冀其點竄一二字爲言

者輒笑曰吾豈文人韻士狀　姚夔撰文集序
公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家生民爲心斥姦闢
諛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游輔於
道憂國忘家老而彌篤所得俸賜卒分族姻屬纊
之日室無百緡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爲
主　神道碑
番番老臣實篤忠貞南交內屬藩屏是登公往殿
之屹然長城載安反側盡瘁竭誠十有九載　優
詔歸寧三孤峻秩留後南京論文考德稱情令名
彭韶撰贊

張輔　上　定興忠烈王

字文弼河南祥符人歷仕洪武正統間封英國
公卒年七十三追封定興王諡忠烈

王器宇雄壯顧盻有威
太宗皇帝靖難時屢立戰功封信安伯加新城侯永
樂五年安南國陳王為黎季犛篡弒命王為總兵
官統兵八十萬往問其罪既入境賊沿江列柵六
七百里水陸拒守王師拒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
邦城進攻交州入之東勝引兵覆清化城覆其巢
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　子關賊來
襲逆擊敗之繼督舟師往攻斬馘數萬級窮追奇
羅海口生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餘衆降附交南
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王建議
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統鎮之凱還進爵
英國公七年餘孽簡定僭偽號潚衆復叛惟交州
完守又命王征之王率師二十萬獲簡定于言利
卌之山而歸九年賊陳季嚝倡亂復陳氏再命王
往討賊聞王師至走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兵從
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王偵知之以戒

先驅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拔其象鼻象
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敗擒斬無筭遂獲陳
季曠以獻是役也取勝於至險之中衆以為神既
而以王鎮守其地盡平餘寇　名臣錄

宣德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以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循語群臣明
旦易服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蓋洪武
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縗服後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尚書蹇義請兼取二說君臣皆素
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
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夏原吉及臣士奇等　諭曰呂震昨奏易
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　梓
宮在殯豈忍易服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

所執是因與白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　經論
宣廟時沐府遣人與公謀公即縛其人白于
宣廟得此忠勳而易於撲滅
宣廟命爲之治顧佐爲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
仁廟而寵矜無虛日天下倚以爲重四夷莫不知
名王嶔然脩視動成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公公
亦每節於撫以避禍十四年死於土木之難公爲
人寡言笑務力絕人重意絕之士爲本朝武臣之
冠　吉稜邠錄
先華論定關中必曰馮鄧取江左必曰顏濤擒鄭
普唐勣之長破儂張宋青之勇殊不知一平交趾
三縛渠魁易草萊爲桑麻變雕題爲華夏豐功盛
烈又豈止與定關中取江左區區者同日而語哉
黃福撰輝師府
桓桓太師國之柱石討平南交以廣禹迹吏于其
治職方是入反側速衡餘蘗後息再勞戎行以靖
疆場有聲開風來貢重譯美哉斯勳名昭罔極
王詡撰贊

胡儼

字若思江西南昌人鄉貢士歷任洪武永樂間
官至太子賓客
先生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中
洪武丁卯鄉試授華亭教諭改長垣上疏乞近便
養親改餘干自是著爲令
先生筮仕華亭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
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
宰桐城以愛民爲本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
中虎爲害傷人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捕
蝗途中見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
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人
入翰林時　朝廷選任儒者若解大紳胡光大楊
士奇金幼孜黃宗豫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
生在衆中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及兼宮
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
益以外艱去　詔奪情道南京見　東宮詢及民
情所對皆切時事爲祭酒身率諸生人材翕然從
化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戍邊先生爲言

其情有司矜者少得節
閑居二十餘年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甚
淡薄凡見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
恐貽患於人群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辨以故
所至能全交　楊溥撰墓碑
公少以穎異之資銳志古聖賢之道於群書罔不
精究其他子史百家亦探索無隱且生文獻之邦
得賢士相師友能伯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亟
稱其有所養悉以古文法授之　楊榮撰周菴文集
先生既歸雖聲聞不至於　朝廷而在朝之論僉

德者俊必歸於先生達官顯人與東南好文之士
之徵言者足相躡於門先生年踰八十官至三品
德望之隆國恩之厚天下之似者蓋少　王直撰詩序
愷愷君子儒林之特匪老于年亦卲其德不卑小
官彌厲堅白甚共翰苑物論允塞大放琦璐深探
隱賾師表成均言行維則歸老東湖
太子賓客　彭韶撰贊

顧佐

字　河南太康人由進士歷仕洪武宣德間
官至左都御史
除莊浪知縣午節會射將佐以文士易之公連發
三中無不驚服尋擢御史守正嫉邪為應天府尹
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勳豪貴戚為之斂手政聲赫
赫議者謂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　名臣錄
宣德三年六月中早朝罷　召楊榮及臣士奇問
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臣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
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
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陞佐右都御史賜璽書令考
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
下至吏卒悚側懍然吏有遭笞者捃佐之過詣受
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密以示臣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訐之
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

務咸資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
得歸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
然自求樂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
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臣對曰此末事不
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臣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肄耕使給薪芻
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

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因告佐累累枉人
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
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實千戶
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　並聖諭錄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旦
晚東朝房上然而暇藤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

為驗往往有挽驢馬折而還者雖公遭時得君
之盛要亦有慴伏彈壓之實焉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朝之所兩門
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史顧
公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群坐　並水東日記
太康之墟卓有良臣烈烈汝介匪矯而真高簡不
接一榻凝塵尹正天府明察如神擢中執法實表
縉紳赤棒生氣公論以伸事歸臺閣粥粥于
一人　彭韶撰贊

楊士奇 文貞公

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由薦舉歷任
華除年至正統間官至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

公自知學手不釋卷十二三通舉子業鄉人請為
子弟師嘗有儒生過部下棲棲然携書數冊入公詢
之聞其母老無所養乃分其從之半與之俾得束
脩奉母　楊溥撰神道碑

公早孤感奮力學郡縣交舉為學官皆不就久之
徵入翰林任編纂授齊王府審理副

太宗皇帝即位擢為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
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
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王直撰小傳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
諭臣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
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
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
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
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
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白
閱又取一部命翻刊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
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　聖諭錄

永樂七年賛善王汝玉毎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
詩之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自古人主多為詩
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
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如
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
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
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

如　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
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
裨益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　殿下曰
太祖高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對曰帝王
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
事於今　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
可姑緩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
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
記誦詞章訓之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十四年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偕謁陵展敬之位
如何臣對曰二王尊屬當列稍前兩旁　東宮稍
後居中　皇太孫列于　東宮之後亦居中諸
皇孫列　皇太孫同班而列分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禮大約如此
上曰吾未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楮所
書位次正與臣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援筆命臣
足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攻華蓋殿
言行錄　卷之二
大學士謝
恩畢閲析新司　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
萬爲宮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
吉奏事未退
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殿學士來奏事必
有理試共聽之臣言　詔下纔兩日今閲析新司
傳　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
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
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

並聖諭錄
時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畜馬蕃
請令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入奏言朝廷求
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
之意乎　小傳
永樂中御史李祥訐仲成嘗奉　敕理木植稅課
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
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反重旣迕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及
言行錄　卷之二
上嗣位尚書蹇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嘗爲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
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
副即　命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聞之進疏曰
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
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病不赴即
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覽之喜即有　旨罷治仲成而降　敕獎諭臣且
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

憂　聖諭飭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厭之因而免謙朝公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
言不當者不足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
戒若傳之於遠人將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遂令
朝如常
上嘗論科舉之弊曰北方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
大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有北
人材皆就用矣命與禮部議未上而　宮車晏
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
宣德二年十月安南乞立陳氏後
上詔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求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
榮言當從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漢棄珠
崖前史以為美願勿疑
上意遂決　並小傳
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祧
上侍
皇太后於行殿賜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臣士奇
楊榮金幼孜楊溥四人見
太后曰爾等皆先朝舊臣勉輔嗣君　遂賜酒饌及
白金綵幣皆叩首退既還京臣間因獨對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京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
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
事皆有譏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

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迕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汝然終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
失
先帝甚悔不從汝言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
者言范太監來臣惶惶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悚懼言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　並聖諭錄

公處心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每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解縉尹昌隆之死言於

仁皇皆與存後秉謙執虛未嘗自滿溥利篤義壯老一心云　小傳

東里芳洲同邑連閈出際

聖明顯融接武東里典綸命後芳洲繼之所與同事雖無非元夫偉人各展斧藻然即二先生以觀東里若清廟九室玉瓚珠罍陳列就次玄酒既酌黃流復祼禮備樂和幽明歆懌可謂古也矣芳洲若

泰山喬嶽一翠千里長岡建郡短壟作邑至於傾崖絕壑嵌險危峻難容人跡乃見天造可謂杰也已　劉定之撰勅諭跋

秉節堅貞元氣所鍾早孤自奮婉美文忠江湖脫穎館閣優崇知人畢達休休爾容匡輔

四聖恩寵始終有文有行有謀有功師垣眉壽一代儒宗　彭韶撰贊

掌言令差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雲貴江浙湖廣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伍者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炎瘴況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是未當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奏

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今後勾丁行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所著他那裏當軍宣德二年三月初一日奏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發此是畏避文案繁勞不思兵備之無實

奏對錄

楊榮　　文敏公

字勉仁福建建安人進士初名子榮御改名榮歷仕華除年至正統間官至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

公初名子榮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

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盍

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

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

勅促觀公請奏記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者且必侍左右承顧問受

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遑寸晷

上時步至閣中親問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

旨時公尤勤勵遂旨進官公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一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甘肅守師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歸赤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

勅彬率師勦之且　命公往與彬計度可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天時沍寒人疲馬瘠不可行耳小醜不足以煩大軍遂

勅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

十八年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累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對曰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征非信

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災公偕金公陳便宜上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民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餽不給坐繫呂震言其乘亥侍讀李時勉若論事亦有言其實在者皆激

上怒公悉委曲為之辯解

宣宗立高煦反公首勸

上親征遂　遂從討平之

楊士奇撰墓誌

公父卒　詔奪情起復永樂七年當從幸北京適聞母喪又奪情以行從征北虜師至臚朐河而還軍士乏食公以爲言

上命供御之羸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歸而陪償衆賴以全公在軍事旣繁劇以親喪不飲酒食肉時哭泣不自勝因以羸悴

上憐之車駕還南京公乞歸終制不許　王直撰傳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小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則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勑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卽決應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古穰文集

公爲人闓疏果毅遇事當爲奮前不疑議刑辟率存寬恕勤職事蚤夜不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邊徼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內篤孝友睦婣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踈戚喜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崖岸貴賤大小皆歸心焉　墓誌

文武無資通人之器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擁祐三朝捧日而起

恩遇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緫邦掌制巍巍當時燁燁來裔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彭韶撰贊

楊溥　文定公

字弘濟湖廣石首人進士歷仕洪武正統間官至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仁宗一日東宮觀漢史嘆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為事類以獻仁宗甚悅賜書褒美

先生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数絕糧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四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墀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為知人後儼為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古穰雜錄

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振張修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善改人文字恭和陳學士當筆誤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即已之

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蓋以姓同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文定焉東王則抑庵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並水東日記

江漢炳靈以發文明早居館閣晚踐孤卿徽艾思奮處困而亨謙虛好學保泰以貞老成體國著龜典刑東里建安叅合成名二十餘年光輔太平　彭韶撰贊

宣德四年秋公聞母喪上深悼念遣中貴護歸治喪事　勑有司葬其母如一品夫人禮從上命起復居宥密以便咨訪如弘文故事秩滿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今上即位特命入　内閣倚任甚重時與太師楊文

貞公少傅楊文敏公同軰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由學而能致治者

先帝在御時切諭臣等此事

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望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當豫擇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左右隨侍之人用輔養本原皆見嘉納 曾鶴齡撰神道碑下同

嘗上疏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撥近地所以全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 詔廷臣議而行之

公夙禀醇實之資養其剛大之氣刻志苦學於聖賢言行精思力踐發為文章必據於理不涉浮華自官翰林至登館閣始終四十餘年謹畏清慎未嘗以私干人人亦不敢以私干之

周忱 文襄公

字恂如江西吉水人進士歷仕永樂宣德間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太宗簡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俾進學公自陳願進學其間

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為二十九人攻翰林庶吉士旦暮大官供膳月給膏燭之費公感激自奮于學與修永樂大典歲壬辰授刑部主事公為人既精敏而又盡心簡牘有所推讞無不曲當 實錄

撰墓誌

公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負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公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失糧長往往私造大入小出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同知府況鍾奏減八十餘萬石 舊例不許團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圖

編圖聚一處催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
耗總徵平米七回每圖設糧頭圖户各一名管收
置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
米一石七斗候起運之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
遠運正米一石支與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
次定支置立綱運文簿聽其傳淺等項費用塡註
回銷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令
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猶
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逝年撥運
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
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脩築圩岸開挑河
道人夫闕納口糧秋成不還其賑濟農民每歲插
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户內驗其種田多寡給之秋
成隨糧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不還者不復給
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淺船民
則自行雇船裝運經年往復多失農月公乃與平
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
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
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
斗五升如各處府南京衛所運糧官軍未曾過江

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
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
六五升襯墊蘆蓆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
公又令州縣支糶餘米盖倉二十餘所於瓜州江
畔遇到船糧撥入收貯聽候交兌日量支餘米雇
人看守
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
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
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
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
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稱便
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户部關支當
米賤時一兩可買票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
支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支收
折支京官俸糧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
正糧一石舊例驗收務重三斤糧解領布到官率
因紗麄不堪觀驗十退入九公知之奏稱布匹斤
重紗麄其價反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
重務在長闊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
從之

各處走遞馬疋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擾
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
九合隨糧帶納另廒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
價直給米備用馬頭科歛之患遂息
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盜鹽課虧欠公奏　詔巡視
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
石運赴揚州各鹽塲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各
縣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塲聽令竈戶將私鹽於
附近塲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
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十四年邊事緊急工部移文造盔甲腰刀撒袋以
數百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公取餘米幾數成
造比計水磨明盔非遲歲月不可暫令攛錫以副
急用處事周而敏多類此
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兩造喪皆起復視事　名臣
錄
蘇松一帶秋糧有五六年未完者　朝廷遣官催
促相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
謙恭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為之虛
心訪問樵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羨餘

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
師之米甲於諸省
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遊
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子建造者必徃
求之所獲必過望　古穰雜錄
上任既專公亦盡心於其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言
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
賦未嘗稽欠且有羸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
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
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斗之

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而官府無復科爭之擾諸
縣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脩葺濬治一
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
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官
於是徵需雜然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　名臣錄
學愽而達禮和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撫綏南
服國計以豐民無移粟歲不知凶惇大成裕沛乎
有容沒而尸祝人仰休風　二十八宿執紼右公
彭韶撰贊
公允所猷為不執己見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

而後決之於已尤善訊懲有奸民以經公斷理數
事嘗公者公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爲復
言邪吏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檢某處若干
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爲神
墓誌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録卷第二

李時勉　文毅公

公名懋字時勉以字行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
永樂正統間官至祭酒卒年七十七謚文毅

先生少負大志勤於學問窮性命道德之奥於書
無所不讀永樂初取進士第
太宗皇帝鋭意文學擇進士之尤者俾盡讀中秘書
學古爲文辭先生與焉其文學日進有盛名以毋
憂去居喪務盡禮服除授刑部主事㕥所治無冤
人與脩
高廟實録成授翰林侍讀先生自以蒙恩厚思所以
報殊遇凡事有當言者輙以聞
上亦多聽納雖甚忤終不譴
宣宗皇帝尤矜容之陞侍讀學士待之加厚寵異之
歲三命典文衡
上臨軒策士則命讀卷人皆以爲公正統初
上御經筵命先生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冀
有所感悟
上亦爲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上范淳夫其人也

時大學欽祭酒而難其選諸公皆謂莫如先生祖
與言於
上遂以任之諸生數千人皆習經藝先生開導訓誨
各因其才而必窮其旨趣俾有所領解如饑者得
食渴者得飲於是小大皆有所造就病者有醫死
者有歸其未娶者俾有室皆先生出資為之從而
仁義之行成焉諸生事先生亦如子之事父有急
必赴雖危難不避賢才之盛蓋彬彬焉
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彝倫堂祭酒當以經進講
而先生久病嗽人疑之至是升堂愈敬慎色溫氣
和賜坐西南隅講尚書闡明帝堯所以親親仁民
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清遠聽者忘倦
上為之喜甚賜予有加　王直撰墓表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死泊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
言矣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
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材遂盛於一時待諸
生恩義無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
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待儒禮簡以罪枷於監門
諸生不忍願代者甚眾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
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山樵雜錄

李先生為祭酒嚴毅正大拯意造就人材督勵尤
切夜讀務盡二更將五更命膳夫提鈴循門喚起
讀書或自潛行察勤惰無燈者明日責罰自是燈
光達旦書聲不絕　可齋雜記

洪熙改元文毅充講席奮忠讜動天地而感鬼神
繼司成均諸生愛之如父母晚路權璫執命文毅
見辱石大用代死諸生號救闕下者數千人羣倫致仕
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傳文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
行歷事
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奸驕我忌尚
校願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　彭韶撰贊

劉球　忠愍公

字求樂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官至侍講以直言忤權奸死錦衣獄年五十二贈學士謚忠愍

君奉二親必極其歡心居喪哀毀兄弟五人友愛甚篤事伯兄尤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玭為莆田知縣奉夏布一匹即日封還貽書誡之曰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除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為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嘗奉使掌蜀府喪禮王厚餽之堅却不受其在經筵拳拳於開導啓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而為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恒切　並李時勉撰墓志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　詔求直言時宦官王振專恣士夫側目先生上疏論及謂權不可下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脩撰董璘自求為太常卿下錦衣獄而先生所言有謂太常御必得儒者衛使馬順迎合振意誣先生與璘朋奸亦下獄竟死焉　門人彭時撰傳

劉忠愍公與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為諭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年召為大理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為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令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令謚遣官祭以少牢所以褒恤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盖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是盖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嗟若予輩之庸碌不足為重輕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觀之追想平生三復既歎書此以志於其後云　許瑄書遺翰後

時在院以文鳴者吉郡最多公居其間金春玉應鏗鏘鞳光前偉後為二三元老宗工所重公議論堅正以古賢哲為歸以子孝臣忠為榮此其素

心也心以學經經以為文其本深矣觀兩溪文集者其宜以是求公焉集若干卷文辭富然劉蕡集制科策胡銓集沮和疏斯集雷震章蟥奧之孚月也犀尖之通天也罪之者其在是乎知之者其在是乎具眼者先焉　劉定之撰兩溪集序

正統中忠愍安成劉公以死事為天下慟雖販夫孺子亦皆知公之為烈也公職論思居講讀地謂權不可下移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非若識治史魚之忠侈然戇直而不顧以自嬰其禍者比天下事固有忽然出於不可測者而公當之也　葉盛撰忠愍事蹟序

於惟忠臣詞林之英沉思力學好義勇行大阿倒持執命獄刑乞戒履霜勿致堅冰不售蒙難乃憸而傾褒贈官階節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

彭韶撰贊

陳敬宗

字光世浙江慈谿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祭酒卒年八十三號休樂老人

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主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古穰雜錄

公登永樂甲申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與脩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脩五經四書大全成改翰林侍讀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脩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為人矜嚴好禮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公進學成德戶部尚書闕中楊溥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為士大夫所重如此景泰元年致仕　名臣錄

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頹然無累抑抑德儀人望知畏詞林重輕上其進退所於國子身以

爲朋來昇樂不懈于位時有古康於公作配

彭韶撰贊

吳訥　文恪公

字敏德直隸常熟人由薦舉歷仕永樂天順間
官至右副都御史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公父爲沅陵縣主簿以被誣繫京師爲父訴免事未白而父歿公扶柩歸葬治喪不用浮屠自是大肆力於詩書爲文章根據理致江陰崇明二縣舉爲司訓不就崑山令薦至京以公善醫令教諸子弟醫書懇辭不欲會
仁廟監國聞之命即南京教各尚書之子復拜監察御史歷陞右僉都御史　荊彬撰墓誌銘

海虞吳敏德爲僉都御史持敬愼之心秉廉直之節其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外而圓內者相去遠矣　王直撰贊序

比年吾友吳君敏德又爲性理群書補註敏德學端而識明志篤而行飭所著非止是編其集解文公小學
上初御經筵即錄上進敏德歷官右副都御史清肅之暇又輯前代名臣諫疏以屬其屬年七十即引疾退吾嘗論敏德古道古心蓋非今世所常有者

劉士奇撰性理群書補註序

吳思菴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遊航船爾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群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祗足供談笑也　水東日記

公自童丱積學有素其求端用力必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用不事緣飾務以行檢為先至其為文根抵則以群經為之本波瀾則以遷固為之輔於是形諸論著不苟同人言必以實而要其歸則一本於理公應　詔起自田里為御史為僉都御史所至皆藉藉有聲若夫文則又公之餘事耳　魏驥撰思菴文集序

公淵乎其學炳乎其文才識議論博達古今其在臺憲十有餘年蹇蹇諤諤正氣凜然其心寬厚仁恕未嘗察以求人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不敢喘息方將倚公特重臺憲坐肅風紀而公力以老去非衆人所以望於公也　陳敬宗撰贈致仕序

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實形踐履避迹儒黌監國所禮乃教世胄乃司風紀卒貳臺憲清德莫比篤老劬書以忘發奮修正遺文垂訓無已

彭韶撰贊

正統六年以年及七十上疏懇辭者再　朝廷嘉其賢特賜宴而遣之亦異數也公素與守備南京襄城伯李公善臨行李以紫貂裘帽及白金百兩為贈公一無所受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群書補註小學集解所編輯有晦菴文鈔詩鈔吳文正公文粹文章辨體等書其立論於性理之奧多所闡明　錢溥撰行狀下同

祕赴京時鄰有少婦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公亟命僕啟戶冒雨而出次日即遷他寓所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創新第于城中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靡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山雲　襄毅公

字　徐州人歷仕永樂正統間官至都督同知卒年六十四贈懷遠伯謚襄毅

太宗征迤北公以指揮使隨行功爲諸將先尋陞都督

宣宗制諭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出鎮廣西先是廣西溪洞猺獞叛服不常數爲邊患公至鎮之以静馭之以仁嚴號令公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能以身先士卒故所向無前由是蠻夷懾服居民按堵

天子嘉其功進都督同知　王偉撰神道碑

公資貌魁梧善騎射曉兵略持己以廉處事謹慎甘苦與衆共之臨戰人皆出死力及其卒也廣西之人皆爲立祠歲時祭之　錢習禮撰墓碑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專誅殺山襄毅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其馭上官亦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有驚怖成疾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至死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

廣西總帥府一衙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記貪好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踰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菽水東日記

王直　文端公

字行儉江西泰和人進士歷仕永樂景泰間官
至少傅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
謚文端
公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
改元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授翰林修撰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為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
留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

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扈從
宣宗為皇太子慎選宮寮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
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群臣誥敕皆以
屬公又兼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李賢撰神道碑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
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
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
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
袖長要多切中云　水東日記

正統己巳秋北狄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為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
特命公留守京師　神道碑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虜情遣使迎
復當從明日
上御文華殿門內而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
掌印官曰　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絶而卿等
累以為言何謂吏部王公首對云云大意以為必
乞遣使勿有他日之悔　上色稍不怡曰當時大
位是卿等要為之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有對盖

以為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答使盡禮紓邊急
耳辭揚而意婉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既出文華門
太監興安俯匐而出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
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有答王公
面發赤大言曰豈可為此言今日群臣皆　朝廷
人一唯　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凡至
再而詞色愈厲興安為之語塞既而陞禮部侍郎
李實等為正副使以行　勅書既下則但言講和
不及迎復公欲詳詢內閣何之[illegible]

躬奉敬公於事推可與人無欲辨短於才溺於僧
佛與佗三三故佞人反佞人廟人不易干以私
惟於道復見潔可罪也　小東日記
公方面修髯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
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
敏詩文精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泰闓文衡得人
為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及位冢
宰益加謹慎時方向官嚴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
亦留意人才務在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
其賢否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獅得人奔競之風

為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
薄　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
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　神道碑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
不為作時所介者是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
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
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
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
川聶大年題其后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
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

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
舉為史官困於讒謗以病逆旅有度不可起乃使
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
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舊少百年公論蓋棺遲
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
卒公為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
不援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
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為議己其孰不加擠也而
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
矣　菽園雜記

吳魏王年以下豈得其抑厥諸老班乎曰予幸其
不罹權奸之時而無綱常之責者也　名臣贊錄
先生官京師居　禁城東時有與先生同姓位望
聲實相伯仲而居城西者故謂先生為東王至先
生之官愈顯然終不以其官稱而第謂為東王先
生者師尊之意出于士大夫所同故其形於言
久而定也先生殆焉歷文章之任至學士中焉膺
政事之寄至冢宰終焉舷道德之選至師傅此三
地位者公論皆以先生為無之無異辭而當先生
居之時雖辭公世之鼓動於聽聞敷賢接俊之名

伸其績效雍容廟堂儀範群辟之仰配乎古昔至
於今猶可追羨遐思不容泯也 劉岸之撰哀辭序

況鍾

字伯律江西靖安人由吏員歷仕永樂宣德正
統間官至知府卒年

伯律永樂十三年薦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一
年遷郎中宣德五年陞蘇州府知府奉 勅乘傳
之任至即黜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八
年夏旱既發預備糧賑農俾得盡力於田畝復與
周巡撫講究收糧之法由永樂間轉輸北京餉道
遼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

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僦車船之費羨餘皆為糧
長所匿乃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
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費
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為來年經費之本由是是年
馬草米數十萬石及九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
絹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皆以餘米代納而凡
辦出供費亦以餘米買辦上不失征科之期下無
毫髮干民每旱輒發此餘米賑之每活輒數十萬
人此法既立不惟二十餘年積弊不蠲一人而盡
除其悉利之及於倉囷亦無窮矣又慮凡百差遣

人横求各縣財物置簿令公甚老人記之朔望考

閲人皆畏憚歛戢民以接遞官員答歲在官不得

貿販乃驗丁輪差歲不過三次罷其在官者置綱

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舘夫簿以防非禮需索其

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跡正統五年軍

民二萬八百餘人乞留陞正三品仍知府事七年

以疾卒民競立生祠祀之　南昌郡志

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潔清之操一塵不滓其執

守之固千夫莫回既明且果亦敏以勤官朝署也

事　三聖惟其敬典侯邦也庇千里惟其仁靡暴

弗馴靡悴弗煦令行秋霜惠流時雨歲久當遷民

攀留者萬計天從所欲　詔特俾之重臨昔張益

州前後其異施若況吳郡必古今而同心者歟

楊士奇撰贊

鍾始由小吏事吕尚書震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

進郎中特

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

左中允張宗璉

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僚者鍾

何乃舉朕宫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揚薦

宗璉不意遂為所先耳

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賢矣即日擢宗璉大

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意

宣廟即位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

鍾等九人為知府詣授璽書以行文貞公以詩送

鍾至蘇州廉察官吏去太甚者四五人嚴禁狡猾

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法者立杖殺之吏民

大驚奉令唯謹又表除京運米二十餘萬儒生孫

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亮獻二十詩鍾

獨稱賞欲薦其才于　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

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

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

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為義類如此歲

滿去民叩闕乞留者八萬餘人稱曰況青天時已

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

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數年鍾卒吏民多

垂泣送其柩歸鍾政績具見張修撰洪所著傳而

宗璉後坐事改同知常州有御史清軍凡同姓名

即坐不復更驗郡籍宗璉臥地受杖不為遣人多

賴之及病卒官舍帷一破篋他無有也常民爭出

錢歛其侵歸之千家又立祠江邊大石灣君山之
上予至大石灣嘗謁祠祠有楊文貞公記文具東
里集　[illegible]

魯穆

字希文渤江天台人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官
至右僉都御史卒年五十七

希文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學邑庠攻苦食澹
篤志經史雖祁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當咬得
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楊榮撰誌

公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邑長饋貲
楮萬緡辭弗受或曰贈亦禮也何故拒之公曰區
區始出仕可以此自累乎

拜監察御史奉職無所避時

仁宗監國漢庶人為不法公具啓　聞章寢不下常
州巨商罹法當斬鄉人懷金三百兩乞減死公斥
去之鄉人以姻戚故復來遂執之

擢福建按察僉事理冤滯絕貪墨摧豪右無所顧
避泉州進士李思義其妻吳少而美舊與中表富
民林肆者私思義調官廣西林令二黠僕從行中
途謀殺思義及其姪吳歸林納之李之族人訴于
郡郡受賂反坐訴于憲司憲司受賂如郡積十餘

年不決公廉得其情一訊即服漳州富民許某者
初無子以兄子為後既而妾生子乃與兄之子貲
三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孫子非許出逐之
奪有其貲公召父老詢之得其實兄子服罪 [illegible]楊
溥撰墓表

公卒家無以為斂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 希文
為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寡嗜慾薄滋味歷仕中
外二十餘年家無饒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聞者
莫不咨嗟悼嘆嗚呼士之才足以應變智足以決
疑非不有也而求其清介有守執法不回似希文

者殆亦不多見焉 墓誌

由監察御史陞福建僉事超拜內臺參總憲度駁
歷中外三十餘年剛介之操凜如一日 王偉撰題勅諭後
僉都御史魯穆其介可稱也 名臣贊錄

于謙 肅愍公

字廷益浙江錢塘人進士歷任永樂景泰間官
至少保兵部尚書為權奸所害卒年六十追贈
太傅謚肅愍

公少秉大志讀書過目成誦作文寔行水湧不知
止極人莫不以是稱公而公以古人功業自期待
若不屑也 夏時正撰節菴存稿序

公弱冠取進士授官御史長身玉立正色敢言受
知於

宣宗皇帝超拜行在兵部右侍郎年才三十巡撫河
南山西不能媚權貴一出十八年權貴後竟悟乃
始留理部事南年為正統己巳〻 夏時正撰旌忠祠記

于節菴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
前後幾二十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
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
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水東日記

虜酋也先寇獨石宣府一帶及秋特倡偃其六師
親征公與尚書鄺埜力言乘輿當嚴勑宣府總兵楊
洪固守應援不煩六師不聽吏部等大小臣合辭

請留亦不聽遂行八月三日也駐蹕狼山土
木玩忽不為備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填委丘
壑為湍
英宗皇帝北狩遂去京師大震公時居留聞報大慟
念惟司馬掌邦政一切攬而有之忘寢食
聖烈慈壽皇后聞知公名進尚書是時三營精銳盡
簡從行留老弱弊敗京師百萬衆聚事情百出公
先事預防運用一心萬目齊視倚為安危輕重
憲廟春秋方富正位東宮
景泰帝尋以廷臣合辭勸進遂尊

英廟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
君南北道通朝貢畢來戰守之具一月完備士氣復
振人心乃定太監喜寧本胡種也土木敗降也先
因為其用盡以我細大告之遂為鄉導奉
英廟趨紫荊關京師戒嚴徃徃挈而南奔又侍講徐
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
公為慟哭於 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三陵社稷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
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一步不得離
此太監金英特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公奏簡親

信及戚畹重臣環衛 宮闕守九門各以強幹有
志節給事中等官王竑相監之盡令郭外攜挈入
城仍行虜所經由堅壁清野固守勿戰公乃請率
先將士躬擐甲冑軍於德勝門外閉闔城門誓言
以死泣諭三軍曉以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
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
之朔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
駕還京長驅直前其先至者星散前哨我軍堅不為
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我亦不敢
向虜輕放一矢 朝廷日遣使至也先營問安喜

寧嫉也先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
駕還宮邀我議和金帛等物百萬許將以媒孽釁端
責我以所難從也廷議依違莫決禮部問公公曰
今日止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七日我謀益審
奉
駕就寬燥地與其壘離隔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萬
計也先大沮宵遁 祠記
當虜之遁而去也或言邀擊之便公曰勝之不足
以雪恥稍失之則所損惟多況所全又有大於此
者乎彼豈無有人心冥然而無覺乎 節庵存稿

平居天柱地維之位驟列公方外來不期月適罹
多難偶能煉補以無傾天眞純佑儲以待之非偶
然也進少保出門謝客有言今日宋李綱大不能
及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城下但不盟耳明
年
英廟還京石亨等請大加公爵賞乃用官公一子副
千戶世襲 祠記
十月虜酋也先糾衆擁
太上皇帝入關直造城下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
迎衆知其詐不出乃遣通政參議王復中書舍人

趙榮充大臣出迎親見
太上諭二人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三人乃回而
虜騎四面剽掠勢益張於是兵部尚書于謙督總
兵分營憑城與戰互有殺傷連戰二三日不退陳
公艮乃請寫勅調各邊精騎入衛又請寫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達達并漢人有能擒斬也先
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冀以疑其心是月十四五
也先衆先遁去是時居內閣者咸未明而入抵暮
方出勤勞比他日為甚而內外籌畫防禦丁陳二
公之力居多 可齋雜記

公持身嚴非分一毫不取諸人位至卿孤先世室
廬盡畀其弟已雖市屋數間以居夫人董氏卒時
公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之多艱竟年不還私第
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
酒嘗末疾在告太監興安舒良受 旨更番來視
見公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為計所
資用一切尚方製之至醯 尚膳醯醬蔬菜之屬
為賜時上幸萬壽山伐竹為瀝以和藥尤異數也
言官常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
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 朝廷正要用人

似此才尋一箇來換于某衆官默然退自是任之
愈堅唯任重而嫌猜者衆道行而怨謗隨興
英廟光復寶位有敢盜天以徼功者借公以重其地
與素所銜於公辭加迎立外藩之罪而甘心之不
幸之日天日無輝陰霾蔽空行路咨嗟冤聲一口
他日
聖烈慈壽太后言公竭忠所事死於無罪
英廟大悟而深悔之不一二年甘心公者皆以反逆
伏誅夷滅無噍類嗚呼天道好還不爽而速如此
夫 並祠記

侍郎于公巡撫河南山西歷年敏手下視無人尚書海豐王公學行樸實時以侍郎幹事河南頗不相得未幾陞戶部議事當期于輒不得還人謂兩皆有不平者于因有參政孫原貞王來薦代之舉坐降官景泰中于當軸乃最不喜議事官入朝常先期奏止之七年夏間四川侍郎羅綺將還奏遣人驅之使還不復有以禮待下之意于協贊獨北與今年尚書富冠都憲深李都憲秉皆在奏中又開兩宰執之子皆領欽取舉人因虞事變之將作矣　水東日記

近世于少保曰功之首　名臣錄

楊洪　武襄公

字宗道陝西漢中人歷仕永樂景泰間封昌平侯卒年　追封潁國公謚武襄

宗道善撫士卒甘苦是同猝爾冠至輒應機決策操戈奮進為諸將校先尤善騎射矢發則寇應弦而墜百無一失由是虜寇震驚聞擅遠遁莫敢侵邊　楊榮撰忠義堂序

公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寡兵遇寇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刼營虜人畏之呼為楊王在邊校之諸將紀律嚴士卒用命為一時巨擘焉　古穰雜錄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　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知於
上閣中廬陵楊公薨皆愛重之如初為杜衡指揮所誣以魏尚書源復　旨而衡貶廣西繼為部卒李友全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水東日記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

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
得牛馬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
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除 詔撫安天下十三日楊
洪等旋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絶其實不過百餘散
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官軍不敢
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
關殲焉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既奏
捷以洪為昌平侯 否泰録
孰闖王畧亘至便橋偏重勢成神器幾揺公往當
之以却天驕壹堂侯封寇彼百僚兒童知姓妖孼
三百衍録 六本七之二 卅二
氣銷回鶻羅拜呼韓趨朝壯哉虎臣不救嫖姚
彭部 撰贊

劉寛

字嘉秀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宣德天順間終
南雄知府卒年六十六
嘉秀來京師課績不投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
其才薄親老乞授教職以自便自通判而視教職
其位之崇卑秩之厚薄固夐然不侔矣乃欲辭此
以居彼是豈利於富貴者之所能為哉會有
詔旨省滁庶官中外執事之臣以冗退者累千百嘉
秀自謂必得所欲乃復有金華之命豈不以其才
足以為治長非典教之職所能盡與今嘉秀辭之
三百衍録 六本七之三 卅三
既敍 朝廷留之益固其猶有古之風與嘉秀出
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康介之操
絶有聲稱 劉球撰贈行序
君授官金華府通判郡賦以早歲逋不能完民或
鬻子女以足數奏寛貸之又贖還其子女暨賦至
浦江其丞王韶君鄉友也具盤餞羅殖請館穀君
君謝弗納坐郡治公務有閒輒探按閒經史閱視
事至乃掩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為改郡
中頼孝子宗澤呂東萊祠墓汲汲脩葺鄉義門合

費世久漸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驛以君
言得免役　劉定之撰小傳
南京鄉闈較文給帷幕衾褥遂以為　舊常然
也君卻還之丁母憂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府
治中民餽送錙不受委而去君縱之門外
景泰中召修宋元史于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咨承
屈遜見所修不合己意笑聲徹　閣陛閒聞者驚
愕捐戒勿以稟示君
擢知南雄府府為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
鮮不盈囊雄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歉望君至存

稅之一二以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祠而已未
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安先遣騎來南雄視供帳
不如昔所聞君又與騎抗禮不假借色辭騎馳還
南安明日從中貴至入驛與諸從騎弓劍羅立左
右郡僚庭參畢遂出獨留君詰以慢己共苛辱之
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走入為君謝過以
身翼蔽遂以君出中貴見君得民心徐問知其平
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去至韶韶人為言
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驛馬兼程疾馳
先聞逮君至京入見具言所從官三十年不以妻

自隨餐粗衣敝欲為　國家愛養所部不忍勞費
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日矣以病
卒
贊曰予聞安成大夫上云君喜著書尤用意於春
秋中夜有得輒童子然燈起書之如獲至寶斯可
謂慕學矣而其所行與古廉吏范丹羣甑者何相
異學而知行之誠難能也然以是律己可爾以是
求合於塗之人欲與己不齟齬豈可得乎位至郡
太守全而歸之其託鑑於

聖明為幸已多矣　並小傳
惟公躬過人之操嶷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之而不
回勢惕之而不阻　彭時撰墓名
南雄知府劉實其庶足尚也　名臣贊錄

軒輗

字惟行河南鹿邑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刑部尚書

公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氷蘖之聲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　古穰雜錄

天順紀元秋刑部尚書唯陽軒公惟行以老疾告
上不許付吏部數日召公赴文華殿有所問覘公誠有疾會吏部覆奏始　賜公休致
聖天子優待臣下之恩一天地生長收藏之德也又明日公陛辭復承召問公歷陳為御史為按察使為都御史所以
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只僮二竹籠先汝乎公頓首又問年未老而可用乎公頓首以疾告
上知公之不可強乃　賜綵幣金絲段二表裡白金二十兩公辭既即日就道　劉廣衡撰送致仕序

左都御史軒公持己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昇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持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

此足矣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修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懸笥瑣探

廣州府知府沈琮嘗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早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觀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于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輗是已　水東日記

於惟廉士古之李及為介為通復謂我激我豈激者百年一日廉憲中丞風紀以植讒諛不行奸墨

彭韶贊

拜迹乃掌邦禁勁節愈力老而復起憲臣是式

年富 恭定公

字大有直隸懷遠人本姓嚴洪武初附籍訛為年鄉貢上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戶部尚書卒年七十謚恭定

公擢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叅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饑民流聚南陽陳州諸處無慮十數萬剽掠居民公撫輯之皆願為編氓　李賢撰神道碑

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公舉發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無濫天順改元將臣石彪以危事中公賴英廟保全為戶部尚書公益盡瘁夙夜不懈以國計為己任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甲申春以陝西累年用兵而督餉多不得人乃薦楊璿余子俊可用吏部以為侵官公上疏極論薦賢為國之道且求致仕不許

公為人剛正言不輕發處靜寡慾遇事敢為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並神道碑

允毅年公古之遺直朴忠自與中外荐歷乃貳憲
臺拊循疆場不合而歸蕭然一室輿論起公司徒
是職保民薦賢人服公識百世聞風儒夫可立
彭韶撰贊

魏驥　文靖公

字仲房浙江蕭山人鄉貢士歷仕永樂景泰間
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公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居者候
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
更乃携粥以隨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
頻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篤尚斯文性好吟咏臞
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禮重之乎為先生贄見
惟怕一方振亦不較　古穰雜錄

公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冤或以
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
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戍卒四人牧馬二人互
毆一人死所司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情可
矜罪三人律不合
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發戍邊　葉盛撰墓誌

景泰改元至京閣老陳公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
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頗少待事在吾
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為一已
事安得善終

公為人端重祗慎簡默應勤好別白君子小人布
袍糲食不別治生清修苦節人或難之先是
上御奉天門顧禮部臣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無有
德望朕深嘉悅其勑道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
給米三石贍之勑未臨浙而公薨　墓誌

百年眉壽天官上卿盛德雅望遠邇著稱海內達
尊莫之抗衡謙虛守禮簡朴性成好學不厭篤老
精明使臣就問特恭
聖情辭免後事遺世準繩　彭韶撰贊

耿九疇　諡清惠公

字禹範河南盧氏縣人中進士歷仕宣德天順
間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諡清惠

公生自幼穎敏弱冠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宣德辛
亥擢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譽正統改
元之明年大臣言兩淮鹺政之弊推公為鹽運司
同知公巡行諸鹽場盡革宿弊復條奏數事遂著
為令癸亥丁母憂鹽場數千人詣　闕留公從之
乃進陞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
清不如使君之清　李賢撰神道碑

陞刑部右侍郎屢與同官辯疑獄不為勢利所怵
有婦誣其夫衆欲斷其公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
人服其當鳳陽歲凶盜起復　勑公往綏之公乃
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奸寇覬覦之心招
徠流民七萬餘戶一方晏然景泰初　勑公審錄
諸郡大辟因公曰洗冤澤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
原者二十六人有來婦人何苟家者既去而死其
家訟苟與弟殺之苟誣服公驗其無實而釋之後
知殺者果他人也人服其明代還適議兩京重地

守臣缺人特　勅公以從既至革斃黜貪威望兪
振衫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
偃蹇不受約公首奏下之遍將請於臨洮諸衞添
取防兵　朝廷下公議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為
少矣在為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
勤撫恤絶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加以賞
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遂從公議轉
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聞　朝廷下有司買羊角
以充燈費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蘇軾諫
止之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遂止　神道碑

耿九疇軒輗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
順初首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但二人之
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洎供職未有建
明耿欲糾石亨之罪為所排出為江西布政尋轉
四川
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
及九疇非其罪賓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未幾
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

天順日録

公天性孝友親終追思不忘遇亡日悲痛如初長
時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居家惟焚香讀書而
已交人不泛關節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
犯允論事是非確然不撓未嘗詭隨於邪正之辨
尤嚴坐是與衆寡合累遭讒困頓
上知其所存卒保全之　神道碑
推奸以直結
主以廉廉則大用直則左遷榮辱無與乎己行止一
聽乎天此先生之大歸而後輩但能道其一　琛也

嗟乎國之元老民之具瞻清風邈矣遺像凜然
岳正撰畫像贊

薛瑄　文清公

字德溫山西河津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年七十三謚文清

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已而從魏范二先生講周程張朱諸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　李賢撰神道碑

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然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提調山東學校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攖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辯其寃都御史王文詔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造請益深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特遣太子太保王文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公抗章辯之獲免者衆

英廟復位召入內閣居數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

公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安凡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詭僻之說也　神道碑

先生平日奏疏削其稿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束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遘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霧遶室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門人閻禹錫撰行狀

先生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
嘗釋手常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
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　張昺撰文集序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為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　古穰雜錄

薛文清公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
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
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
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齋則予不敢知耳　瀨簡類採

力行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揚歷外
憲大棘之卿縲絏非罪復起而丞貳卿掌制以弼
以承豈實遂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維道之積　彭韶撰贊

王翺　忠肅公

字九皐直隸鹽山人進士歷仕永樂成化明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謚忠肅

公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丙午廬陵楊文貞
公薦陞監察御史乙卯陞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
奉　勅鎮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
畏愛　姚夔撰行狀

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
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
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

抵開原高墻垣深濠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
斥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老弱者更改
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
法律治詞訟無間輕重量情以布穀粟贖罪雖人
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
兩糧數萬石馬千餘疋邊用克足器械鮮利軍士
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叅將如施聚焦禮輩皆
自衆中拔起為夷狄所憚

景泰壬申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

公威望素重蠻夷聞公至大懼公戒去兵衛一意推誠撫諭參將范信有才略因事革職公謂過可使攻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癸酉遷吏部尚書嚴考察公銓注抑倖進杜請託李文達公以事黜補外任欲用公公力辭焉所知
上問李賢何如人公頓首曰賢與臣處久始終如此本分誠實人也遂復李于內閣日見親信公之力也

辛巳曹欽反夜執李文達于東長安術傷其首血流淋面奔公臥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　朝廷何負汝汝乃反即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公因謝曰豈敢殺長者邪遂上馬去李乃得釋　范行狀

公出而撫治于名方岳鎮邊塞南若江右廣海攉沮豪俠窟帖然西若關陝羌戎服其令東若遼碣夷酋憚其義惟夷與浪當附和北虜燄犹滔天猾夏而公所在屹若鉅防可遏懷襄之勢蓋
皇朝因公跡踐三垂而譽達四邊於是召正銓衡閱景泰天順成化紀年屢更而公任遇無改然而柄雖重門無私謁祿雖厚家無濫積可謂玉潔不汙金其不燐者焉　劉定之撰送致仕序

公為人端方強毅清白倹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一毫不苟且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不遑坐以待旦第宅三十餘年不改於舊公餘退食朝房非削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托峻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遭變故無他虞公於恩讎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復讎之地耶李文達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又曰王公經畧之大凡處事則無滲漏　行狀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塑像為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襲弊而然乎頃聞廣州城隍廟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水東日記

惟忠惟公松栢之姿鐵冠岳岳都憲攸宜三撫外服六理戎機晚登太宰乃位宮師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
彭韶撰贊

吳與弼　康齋先生

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天順間徵聘至京除諭德
固辭詔許還山卒年七十九

先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嶷然有立年
十九見伊洛淵源錄道學之傳心慨慕焉及觀
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
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
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
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
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
者二年　門人婁諒撰行狀

還鄉遇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
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
或誚其迂僻先生不少變於俗每省親太學粗衣
敝履人莫識其為司成之子

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
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四方來學者御其
來脩雖饑寒切身有所不顧寒士欲就學者克己
為義而館穀之　並行狀

與弼師道尊嚴好善學古自成一家暇則詠物
適興曾襟高邁凡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悉
嘗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
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
也氣象

上命行人齎勑書束帛造其廬與弼不受官職就辭
幣帛至

上召吏部命為左春坊諭德引見文華殿對云老
病不堪供職

上不允所辭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
弼終不就　並古穰雜錄

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踴躍
思奮嘗嘆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
焉故不輕於著述　行狀

宋真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令企於幾
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內之士學明
德尊足為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　門人胡居仁學約序

知聖人可學而至也則因淳公之言而發憤既而
謂師道必尊而立也則守伊川之法以迪人下學
上達日新又新啓勿忘勿助之機則有見乎鳶魚

之飛躍體無聲無臭之妙則自得乎太極之渾淪
弟子之在門墻者幾人尚未足以窺其閫域彼冊
青人物者或未暇深考其故徒摭其一二近似之
迹描畫之又烏足以盡先生之神章也生長東南
摳趨日少三十而立志五十而未聞道茲也欲獻
而正諸既弗及先生之存　門人陳獻章撰祭文
耳根何處得浮塵浪說康齋識未真風月周茎燈
火夜伊川路上見斯人　張詡撰兄王枕詩跡
先師康齋遺藁某藏之十二年矣出入必偕天順
初先師膺聘入京途中紀行諸作皆當日手書寄

白沙凡七紙烏虖悲乎先師道德名譽傾一世婦
人小子知之華夏蠻貊咸知之平生愛一色一辭
不以假人非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
想見其風采而得其為人則宜其有惕然而感動
然而興者矣　陳獻章跋真跡後

李賢　文達公

字原德河南鄧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
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五十
九贈太師謚文達
公美姿貌年十八始入學讀書登進士第使山西
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始為驗
封主事轉文選郎中公餘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
所自得　景定即位公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
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

近振士風結民心陳敬宗見之以為至論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上問曰何如人公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
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乃命行人齎勑帛聘之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
可下移能自攬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相與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鼓起拜
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則不敢有誤退御至文華

幾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決章奏左右乃
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
奸邪不忠如此公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
然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內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
初復位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
遠絕之公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

最是禮部請　東宮出閣讀書
上召公謂曰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周誥甚費心
力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
得不佳公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
講讀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召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極言錦衣官校差出
提抄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
右貴近譖公多妄言
上遂疎公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公所言者

遂召其指揮戒之而待公如初或謂招怨公曰若
除此弊怨亦不辭先是吏部舉布政賈銓可大用
上命公觀之以貌不稱名對乃以為副都御史
並名臣錄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官劉瑄校文顛
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
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
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

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群
議方息
五年四月
上謂官軍一季俸關銀十四餘萬兩賢曰自古國家
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
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
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
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
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並天順日錄

吉祥之嫌皆欽為變公誠傷不出加太子少保時
微有動搖國本之意得公力止
今上即位歷陞少保華蓋殿學士尚書如故成化丙
戌遭父喪乞終制不許公為人孝友忠信謙恭嚴
容居位號崇尚正學能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
後莫能及之
河岳之英鍾為哲人體貌明粹踐履真淳湛心六
籍濯舊來新不二以止乃翕而信受知
英皇忠信日親密勿帷幄人望如神太平宰輔定策
元勳　彭韶撰贊

劉定之　文安公

字主靜江西永新人中進士歷任正統成化間
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
文安

公父髦以易經魁鄉闈學者稱之為石潭先生公
自幼天資絕倫書過目輒成誦石潭先生日授以
書而不令作文字公每私為之而不敢有所呈露
一日公病先生往視焉於牀褥間得所作祀竈文
及詠桃漿諸詩先生大驚異然未嘗口許之也自
是乃稍敢以文詞進然每進先生輒斥之忽一日
公又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
才宣德乙卯歲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禮部第一
人　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脩　劉宣撰行狀
正統己未京城大水　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
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
罰不為苟且其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
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
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其四言宜
以京官出任郡縣俾民得家循良之政其五言宜

倣唐制朝官歴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略其七言守令宜詳加察其八言宜鋤冨邺貧其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

己巳歲北虜犯蹕

景泰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火鎗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峽隧其三言簡用使臣其四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錢其六言守令虐民其七言選賢克將其八言武臣濫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　朝廷嘉

納焉壬申北虜遣使來朝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職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宜絶之而勿往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公上疏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為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内治倘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　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言為曲盡事理云

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循誦非他人彷彿記憶者比其為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適真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策畧業舉子者家傳而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聞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惟公卿輔相與士林中知之雖武夫悍卒亦無不知之者求文者日踵門戶公皆自出為應答不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内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為人所膾炙云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鄉資束脩以養二親每晨夜歸侍晝則赴學館一日氷凍徒涉手足皆龜折比就館則早食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

貧困蓋如此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為居侍近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並行狀

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一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為編修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為侍講當北虜搆難以十事上言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群議未决公一又陳言以為宜遣使以荅其意所陳三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辦文氣壯

偉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之事必從公論
而絜已勤事視昔者有加一日中使傳
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几筆不停逮時
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彭時撰神道碑

王竑

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
至兵部尚書
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毫詭隨人竟目其爲給事
時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具章疏廷
論其蠹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爲黨者不平其
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擊
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衆正和應而
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於天下　薛瑄撰懲庵記
郕王監國於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誤國者方讀
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
事中王竑起捽馬順首曰此正姦臣當除去　監
國退百官拳擊馬順死　可齋雜記
公自給事擢陞今職適虜寇入犯京師遂命公
董師以禦之公即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
機宜部伍行陳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
出奇折虜寇之鋒而奪其氣虜既奔北因驅逐盡
境而還　京師既解嚴而邊遡遂以寧謐夫以公
之聰明機籌過人百千等而有爲之才著于　朝

廷著于軍旅者卓卓如此 劉濟記

陛今官出鎮居庸時虜方入寇邊兵詾詾公以大義開諭之正色以率之靜以鎮之由是衆志帖然始定若是謂非負正氣所見大有異於人者不能也 劉儼撰送督漕運序

公始擢第年尚少慨然以經濟自許比官諫省立朝侃侃無所顧忌土木之變摧奸禦侮忠義奮激以功超拜僉都御史再遷副都兩奉 璽書巡撫淮陽總督國漕威行惠施自景泰初元迄天順未禩公名大振于中外

今上即位圖任老成登公入座馴致柄用而公已屬疾矣

上毎留之而公請愈力勇退之志流脫棄富貴 王倎撰墳記

休庵詩曰王公庵居昔名懃拉摧奸臣九天上卽今却以休為名無乃勇氣非少壯君不見健帆高掛乘剛風一日千里無留踪欻然卸落臟洲島知進識退無途窮丈夫處世當如此眷戀富貴非英雄黃門領袖立殿前烏臺副佐尤當權西邊戎暑萬貔虎南畿憑力豚鷹鷂 劉定之撰休庵詩

世之偉器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出雲如金之百鍊如弩之千鈞在漢為汲長孺在宋為包希仁居 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丘濬撰像贊

鍾同　恭愍公

字世京江西永豐人第進士歷仕景泰間官御史以直諫死錦衣獄年三十二天順初追贈大理寺左寺丞謚恭愍

世京飽庭訓踐孝友培忠義之基厚矣景泰庚午領鄉書明年登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風采璧立嘗因侍濔與儀制郎中章公綸期論易儲事頗猒狄梁公之誠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綸亦慨然以身許之某年某月某日公疏上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聞者毛竦砭度事牢難破勢重莫移辟其朝陽鳴鳳而危其手犯逆鱗既而綸疏隨入幷收下錦衣獄某年某月某日公死焉盖知有其國不知有其身也

英宗復辟下詔謂其忠誠義氣貫于金石追贈奉政大夫大理寺左寺丞

利也夫道義也君臣首揭三綱攸序五倫凡厥有生罔不同具蚩蚩衆人氣拘物蔽二五凝精惟公稟粹中兮虛靈善兮冑儆帥以志戴充以氣允矣讜言天下大計訇然雷霆弗驚弗懼猗與邢與孰不有死林林總總草木萎靡龍逢比干雖死不死於昭上帝乃眷乃顧湛恩厖洪爰及後裔巍巍泰華中柱天地耿耿列星垂曜萬世　高明撰忠義碑

御史鍾同之死刑部侍郎林鶚之好禮其烈與嚴美矣　名臣錄

葉盛　文莊公

字與中直隷崑山人乙丑進士歷任正統成化間
官至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公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公率同列劾將臣邑
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地然後選將練
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
明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　京師者公
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
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

城急宜遣國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流
民蝟動　命公往視公即無程以進除貪雪賑饑
寒民用安輯　彭時撰神道碑

景泰元年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
之頗忌不敢舉公曰此對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感
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且疏言之有
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遷
山西布政司右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
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言
與革者為八條以進　次第舉行之八城既設暖鋪
以便行旅均疏圖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
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
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
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登
以外艱去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
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
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

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
有言大舉搜套驅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

耕守其中者公為吏部侍郎受命往議方略奏言
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
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
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
便也從之

公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踐古人居家
惇孝友從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
激不隨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終不以人之過
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辯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
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惜乎大用未究而卒

顯名文莊萬夫之特博學宏詞忠言遠識君子焉
依樂善無斁給事責瑣以登憲職撫綏朔南保釐
勿失吏禮之賦德音秩秩希文不相古今所惜

彭韶撰誌

韓雍

字永熙吳縣人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官至右
都御史卒年五十七

公生秀穎異常書過目輒成誦成童選補順天府
學生正統辛酉以詩經中京闈鄉試明年登進士
第癸亥拜湖廣監察御史乙丑奉
命鞫因有碭山縣學教諭丘純因責膳夫祝磨兒其
父令磨兒逋去乃告純箠死棄屍他御史問勘誣
伏尋蹤偶於黃河傍得一支解者認為磨兒屍遂
坐極刑公疑之遣人蹤跡得磨兒純由是得白
戊辰按治江西吉之廬陵等縣兇徒乘歲饑劫掠
勢甚熾公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首賊二百
餘人悉寘重典地方以寧己巳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江西黜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
威大著
英廟復辟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戊寅遷大理寺右
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問決強盜十八人內二人
訴被同起二人誓指特左御史寇公深云會問已
明奈何公曰人命至重有詞且暫留問不實決未

逮二人得留餘欲行刑公復曰若不留指者將誰
與證始留四人後訴者得白
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
房同飯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謂結交朋黨紊
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時誰
不悒聚其門者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
何以罪之東漢時以朋黨害盡忠賢覆轍可蹈邪
是冬奉
勅巡撫大同宣府　陛辭召至
文華殿諭遣之賜寳鈔三千貫蓋異數也至則恤軍

士繕城堡糾治貪蠹震懾虜志有古守邊者風癸
未還議事陞兵部右侍郎會有忌之者適
英宗皇帝上賓因事遷浙江右參政
成化乙酉兩廣蠻寇弗靖
上命都督趙公輔充總兵掛征夷將軍印兵部尚書
王公竑特舉公素有雄才能幹大事遂起公於浙
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贊理征夷軍務公既受
命會於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從游擊李達官由庾
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
遂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

制閫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
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
藤峽賊巢穴不圖而避其本未見其能濟奇全師
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
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
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逐乎自古蠻夷來
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叔敖云寧我薄人
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拙速不
尚老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命將分兵諭以
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可滅之機衆歡呼咸願死

戰不逾月先破脩仁荔浦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
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共四萬一千七十六有
奇捷聞
皇上嘉嘆陞公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
撫　賜綵段六表裏敘功當廕子公以與弟陞授
錦衣所鎮撫先是公與將士約能生擒被虜男女
者惟其功故無妄殺之慘功成之日士皆斂迹無
譁秋毫不漁於衆戊子公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
孽復生重貽邊患
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

上可其奏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設
總府居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叅將而下悉聽節制
禁何承制專決也久一以繩下不貸大吏於是有
上書言公不法事
上知公功勞遣使勘覆多虛公即引疾再三陳乞
上知其誠悃特賜俞允俾致仕時年五十有三
公為人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不為岸谷有
信義發擿奸伏如神然每存心於愛人不事苛刻
秉兵柄於一方未嘗濫殺一人政務塡委不忘文
事擒詞洒翰思如湧泉無少疑滯 並尚書張瑄撰行狀

公拜監察御史正統十三年巡按江西尋陞右僉
都御史巡撫後屢陞屢起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致事卒公敏識高才嚴明敢為在江西施設最愜
輿情百司悚慴至今民猶追頌 南昌郡志

林鶚

字一鶚浙江太平人進士歷任景泰成化間官
至刑部侍郎卒年五十四

公登辛未進士第明年拜監察御史丁丑擢鎮江
知府壬午當道者以鎮江事簡而公才長於治劇
請以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地 詔如其請公在
蘇州僅一年超拜江西按察使又三年即遷右布
政使尋轉左庚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丁憂服除
召為刑部右侍郎公始終歷六官再守大郡二刑
曹於兩京出入中外率稱官守其為御史時適
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捃摭或過其實公獨
持大體畧細故有所不言言必當其實時舉以總
三法司奏按士論翕然推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
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故黜落之以沽譽直名誣
其取士不公公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公有
私逮挺考訊將中公以法及調所試考卷驗皆如
格事遂得白
英宗復辟凡前日言事臣過訐者率左遷其官特召
大臣擢其得大體者知大郡公得鎮江陛辭召見

諭以擢用之意賜食大官兼給鈔為道里費公至
郡舉偏補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
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又謂蘇俗喜誇
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
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
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
帖然大服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
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主
其議公以迂遠而多石且壞民廬墓乃言於大臣
請按京口牐甘露壩故迹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

夏以牐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求
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蘇學廟
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公奮
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
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
賢為疑公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
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況古人席地而
坐正不如此也聞者莫不悚服廉憲江西一時僚
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用己意出入於法

公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妄傳天神夏尚
書等遠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戮其尤惟遂息又
嘗以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
為娼過嶺南洞寇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
良方面者必歸公焉在刑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
研審其或未當必從容請于大司寇務得其情合
於法而後已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抑 墓誌 丘濬撰
公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後分
乃止五鼓輒起率以為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
得手自校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奉身儉薄甚

簡言語老好待下過嚴而於交遊不苟合事母程
淑人尤極其孝敬母性嚴終日侍立未嘗少假以
辭色有所不愜意則跪請移時雖中夜不敢離左
右家事大小一一以咨決焉嗚乎若公者豈古所謂
篤行君子者歟 墓誌
初林公之在刑部年未五十地望已駸駸出諸公
右人方冀其大用而遽止於是其沒也予與黄公
實治其喪圖籍之外囊橐蕭然今其子徵雖以
恩補國子生而生業僅僅噫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
之積産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辱

蓄者公真其人矣　謝鐸題神道碑後

陳選

字士賢浙江臨海人進士歷仕天順成化間官至廣東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八

公父貞翰為御史出巡福建活沙賊脅從數萬人

公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遂游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為文理致深奧讀之有味　吳寬撰傳

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罰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

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南畿學者競為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擢廣東布政使廣民疲困為除徭役嚴和買備賑濟皆務為惠養計數辯究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漁于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邑民劉焉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鄉引為武職者逼娶寡婦為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

何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荅剌國使臣市船利其貨不問公發其偽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剌加更市獅子公言此西域賈胡為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為阻抑怨益深乃誣奏它事勘事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議以罪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公在道病作行至南昌而卒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所當為者則勇於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綏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並傳

嗚呼此吾友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遏於天下之大勇

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奄奄無氣節間有之而撿身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耀而其持之也不恒如吾士賢則何可議哉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沉甚輕一在於生靈　國家餘不恤也官轍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巡江西江西人到今萬口一詞稱頌為名御史南畿河南繼公提學者眾矣然切切感慕者惟公

公憂去河南士民遮道泣送者萬計復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被奄誣時兵民數萬填溢衢巷號訴於

詔使多涕泣者闕復以賂啖公所黜吏張聚者證公吏死不從公名滿天下士夫無問識不識論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陳某　張元禎撰墓表

羅倫

字彝正江西永豐人進士第一仕成化間官翰林修譔養病山間卒年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人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　大廷與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為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

朝廷留之舉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救時行道為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為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為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踰年召還復官排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前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為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嘗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

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論曰倫之必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必能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為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可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陳獻章撰傳

孫忠大節文章文山者為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峯者為今一人有文山此孫故有一峯此書有一峯

此書故知文山此啓此啓此書蓋有不待騈枝贅
附而自會者亦自然也予讀前史每見文山之烈
未嘗不起千古凌厲之想但予晚生不能接見文
山眉宇徒切想望而已然越人去國期年得見似
人者喜予雖不見文山得見似文山者喜矣今之
世豈無似文山者哉成化丙戌附驥一峯之尾登
第得拜一峯泰山喬嶽白日青天蓋真文山者矣
不徒似也嗚呼曾幾何時而一峯謫矣及其再見
又未數月而一峯病矣又不數年而一峯卒矣嗚
呼予於一峯當何如哉一峯跋文山此啓自謂一

字一涕張東白跋一峯此書又謂一字一涕予於
一峯吾道之哭世道之哭朋友道之哭雖一字萬
涕有不足以寫吾痛矣豈止曰一字一涕者哉

羅泉致書文丞相啓

近日得會丘董二公具道先生處心行己之要又
獲覩佳翰就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意
者天憫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倡興之責歟

胡居仁所與書

拗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稱薦請今得受皀隸錢自
是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臣俗
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法當下
錦衣獄鎮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鞫成
獄之先生遂得免　並鄒智撰遺事

嗚呼一峯為道義先覺為仁義郛郭為士庶依托
為當世醫藥為沛八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鸞為鼓
萬物之風而架疊空之閣其心洞洞其性落落其
文浩浩其行卓卓白日青天泰山喬嶽嗚呼一峯
九原不作吾誰與歸吾終從子於冥漠　陳獻章撰祭文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

丘
白日金牛洞青天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簾
鈎　周瑛撰挽詩

楊守陳　文懿公

字維新浙江鄞縣人由進士歷仕景泰弘治間官至吏部右侍郎卒年六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公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長習舉子業詞理兼優逈出倫輩四方學者往往傳錄所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為式　何喬新撰墓誌銘

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為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成篇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無為肆情變黷者乃啓祥山之變是何也盖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所以異惟

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稱倖有重公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私於其人曰吾猶瘦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敗節邪　墓誌銘

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開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

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麼無悖禮議者不能從
弘治元年春公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畧謂
陛下一日之間居 文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
時少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 優詔嘉納脩
憲宗實錄以公為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
部事專史職章再上旨不允踰年公又疏乞致仕
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
者尚招人言况臣迂踈豈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
養病林下以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
職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内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
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没不傳及
今采輯尚可補 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群臣
章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留中之奏
悉附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墓誌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常退遜體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
則侃侃剛直視義所在勇往奮發雖壯夫不逮也
嘗被命教内侍者教成多去為近侍與公同事者
率因之取寵貴而公獨無少資藉士論多之公博
學多識於書無所不讀遇有所得即為論著蚤歲
嘗作五經四書私抄而詩書二經尤為精到至其
家庭授受而用以取科者則專門易學 王倎撰神道碑

楊繼宗

字承芳山西陽城人進士歷仕天順弘治間官
至左僉都御史卒年六十三
公為童時性資鯁直言動不凡第天順丁丑進士
觀刑部山東司政授貴州司主事獄中重囚動三
五百計桎梏年久多死于臭腐公每提督必給與
飲食令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算王忠肅公薦
知嘉興郡公至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御
史楊公琅具公善政奏

聞旌異滿九載民老幼不忍舍去遮道留之弗得立
去思碑後陞浙江按察使下車之初憲綱一時為
之振舉彩藩臬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
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
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廨舍
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
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制終
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戚官宦莊田
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迹成化乙
巳上疏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元年陞湖廣按
察使復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于官
公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
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
庸人孺子皆知其名　並黎淳撰神道碑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孔子孟子之所謂剛者吾
未見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
君公度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
夢祥亦庶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
御史三上章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強武乞錢若

若水例致其仕去僉憲九載不遷群讒去　羅倫撰送陳僉事序
吾聞侯以嘉興人物莫大於陸贄名宦莫過於楊
繼宗修志之餘皆欲大其祠宇實錄其行以萬古
其人於天下　韓景撰嘉興府志序
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鄙之金承芳治郡
久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
史外猶有餘書承芳抵官以來蕭然獨處齋閣此
二者尤非夙昔之所多見也或謂公別白大明節
日大疏言以大激三者非自全之道此蓋其細者

也　張寧撰送行序

余子俊　肅敏公

字士英四川青神人進士歷仕景泰弘治間官至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

公生十歲而孤自幼有大志迥異常兒稍長從吳廉憲某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屬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乙姓同執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産邪卒為直之一時能名聞于上下出知西安府西安會府公務叢委訟諜紛紜三邊之事咸萃于彼使車往來無虛日公處之裕如治行為關中七府之冠

賜璽書旌異　丘濬撰傳

公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渡河來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嚮導遂知河套所在入也其中自是虜顧居內

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以為蔽若於沿邊一帶多墩臺空處築為邊牆立砦堡列僃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為邊牆於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

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官軍未有衛也成化初

立衛未就緒也公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謫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為弟子員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俗不藝圃教其種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為屯田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為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向之　丙申移鎮關中有

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屬兵之方條上事宜凡七疏入皆從之行之至今初公在西安悲城中水多鹹民以為病至是乃開新渠至今便之號為余公渠涇陽縣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頃永為秦民之利

公沉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凡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為詳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修邊牆一事其後又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為之竟為忌者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饒未為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

廢乎

公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其功業在

朝廷惠澤在天下者夫人皆知之至其規畫之周詳奏請之委曲非稽之奏議則或者未必一一悉其本末今去公既久而奏議始行於世是固有待於後之賢子孫也公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其城延綏時怨謗紛如不恤執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於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

衷因言以求其志因奏以考其緖蓋無一不相酬者

楊廷和撰奏議序

新刊皇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二

近代名臣言行錄小序

我皇明名臣昉於莆田彭公鳳儀錄贊後泰和尹公正言有通錄豐城楊公方震有言行錄莆田林公從學有補贊述作多矣而近代名臣因未有錄之者咸不自揆通加搜訪共得四十有八人亦爲言行錄是皆我

英
憲
孝
武四朝之所培植者雖其事功所就不無大小之差然志行風節才猷學識充養磨礪卓爾不群皆足以爲士君子立身立朝之法程也載籍所紀寡識見復庸僭妄漏畧之罪知不可逭是錄未盡者尚有俟

于續考云

嘉靖辛卯六月既望後學海鹽東濱徐咸書

皇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後學海鹽徐 咸 纂集
後學海鹽鄭 曉 校正
後學濠梁崔 男 梓行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三

章綸 恭毅公

字大經浙江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

景泰初為儀制郎中適國家多故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首請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北虜也先索使通好公言宜暫結往來之盟以待天時人事之至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災之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推損俸救民之仁節濫賜之費罷補官之俸慎差遣之擾備義倉汰僧徒諸事皆極剴切 尹直撰神道碑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 憲皇已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隷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郎中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燮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

災異端十三郄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以天位授陛下尊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群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于東宮

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瀕死者數卒無一語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于闕庭因命杖公與同一至百同死公幾絕復與禁錮愈嚴公了無懟悔意戍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憲廟上還正儲宮首錄公出之獄嘉歎良深遂擢禮部右侍郎　碑

祐御史鍾同亦上言令諸司各陳所以致災者因以復儲事諷禮部禮部老臣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公疏方具奮曰我復不言誰當言者遂言之至是并建同天順初首詔釋公檢公疏無所得內臣有能舉以誦者

上擊節歎賞　謝鐸撰墓誌

天順八年　憲皇嗣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昏禮公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在前代固有常制諒陰昏配於今日不忍遽宜乞特諭禮部來春舉行時雖迂公言

識者韙之

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攘之功卓矣所不韙者易儲一事耳使當時廷臣有能直諫以身殉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僉諍必從乃已則儲必可復正月十七之變亦何自而萌柰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豈意生全復躋顯位以功名考終而榮及後世忠義之報何如哉蓋公孝友朴淳剛方坦易學問該洽遇事敢言然皆政教大體匪奸匪誣厥後景帝拒絕讒閒全護兩宮其亦終有悟于公之言也　兆碑

公入獄之時有黃霧四塞之警屢績之夕有山頹石壞之異　李文正公行狀

鐸成化初被旨入校

先皇帝實錄見公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一不之載何以示天下後世

丞持以告總裁官學士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允留中者例不得書鐸曰天下事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奚書公盍上其事增入之公憮然曰業已成無益也鐸至今未嘗不以為恨　墓誌

景泰壬申　茂陵徙封沂王公時為禮部郎中屢進言不恤至復儲事尤剴切當是時元臣故老猶多在列嘿無一語獨公以死爭帝怒寘公獄濱死或者謂帝意他有所在故罪公特甚是蓋不然公所言觸他忌諱者多矣帝於此特遲留不即處分耳懷獻僥覬帝繼未有嗣舍故太子不立而誰立乎此理勢之必然者異時　茂陵手詔復帝舊號辭旨溫厚且追究當時權臣不已帝之意至是益彰矣嗚呼公之言惜不盡用也使早用之兩宮既懽群志翕定又豈有他日多故哉天下事安危倚伏蓋相因特無人先言之行聽之者爾幸一有言者而君子獨小人眾又圖以北厥功覽公之傳益悲其事而悲其意後世考公論列者尚知所繫之大如此云　儲侍郎書公傳後

實嘗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之大義章恭毅明國家之大紀于肅愍建社稷之大功皆所謂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者　鄒二泉文集

林聰　莊敏公

字季聰福建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卒贈少保

授刑科給事中即毅然以古直臣自矢曰所不盡心以報國者非夫也

車駕北狩內外多事公侃侃在職知無不言劾光祿卿奈亨太監王振家僮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官楊洪孫鏜不恤狀時皆避之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內侍等增駙馬石璟景帝所親信者有罪皆劾

之不避

廷議迎復　英宗之禮或謂虜人變詐不測遣一車二馬往迎足矣公曰

上皇北征爲宗社計也迎復禮宜從厚胡忠安公出一小紙袖中示公與葉文莊云此小人質朴之言大抵皆欲從厚者吾欲以此進如何王文端聞之曰此禮失而求之野然於此可驗人心同然進之是公舉手加額曰賴有此幸毋遲疑適王文至衆以質之王曰匿名文書類耳事幾寢公患之以聞迎復竟從厚　彭華撰墓誌

景泰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之說事下廷議衆持疑未敢發聰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奏牘事雖不能沮而人諒其忠未幾俗設東宮官屬聰爲右春坊司直郎內閣大臣言聰不宜散置改補吏科都給事中聰居職久益謇謇以言自任思不負知獎吏部官選法未當或私有所徇者輒指斥改易王翺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外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朋爲教官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論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次及禮部尚書胡濙驚曰抵

聰至一死耶知公論何即移疾不出適朝廷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耳帝始知聰爲人所誣竟坐末減左遷國子學正　陸簡撰小傳

英宗復辟起公左僉都御史山東饑命公賑貸公詢核能官散詣村落給食及醫藥全活數十萬遷陞右副都御史江淮鹽徒橫行公往擒其渠魁梟數人餘脅從則用輕典盜以寧息

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詔公撫之公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之種陞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宣府令明肅勸懲有法八年以疾致

政越二年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命兼提督操江又三載召為刑部尚書未幾加太子少保其決獄不瑣屑苦委任遇大事則反覆詳覈躬自筆削屬官咸心服以為不可及凡大政會議亦多所剖決嘗偕太監汪直往遼東失機事事皆得其宜以報汪奴視縉紳獨禮敬公公為人恂恂和氣滿容身若不勝衣未嘗有疾言遽色及遇事則正色讜言確然有不可抜者　並墓誌

先是為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綰院章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聰自抗易儲之議著直名海內士皆想望風采而郡縣聞公所至皆惶汗喪魄救過不暇一時大臣風裁屹屹足鎮浮薄而繫人望如公者益鮮其比至于再起則更為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雖疑其跡涉浮沉而卒亦無少貶云　並小傳

項忠　襄毅公

字藎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正統十四年八月公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覊留虜中困公飼馬公仰天竊歎曰圖歸事本朝久之公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行開道攀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蒺藜刺者百數而公不知也　呂太常撰行狀

公為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刼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李文正公神道碑

天順三年公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以拯民為己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聞繼母喪陝之軍民赴闕留者千人詔奪服還任明年以大理卿徵既行陝人復詣闕借留

天子欲慰陝人乃拜公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軍民喜公來爭焚香遮道歡聲如雷公之得民心也如此　行狀

公撫陝西特洮岷生熟番作亂公調兵撫捕之遂
降其衆虜犯延綏公調兵禦之虜遁去關中水泉
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公奏開一
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鑿灌
田餘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劉木齋撰墓誌
固原土達滿四怨將官劉清生事搆其醜類謀叛
不三月間有衆二萬且據石城將舉大事遠近戒
嚴守將寧遠伯王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
价等率官軍勦捕兩被殺傷都指揮貴良死之事
聞衆推公詔以公總督軍務同總兵官劉玉討之

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還退公即陣斬一千戶以
殉衆乃定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訩訩占者以不
在秦州不祥公曰賊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
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候陵至
即以師據賊水草坐困其勢 朝廷尚慮師淹歲
月 詔問公可否益兵公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
戰益之無補時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公與己
各扇浮言公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
有欲降者公乃以二卒自隨單騎抵寨曉以禍福

於是賊中脅從之衆相率來降獨滿四與左右復
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餘戰皆卻之已而滿四乃
夜使愛將楊虎貍者出營遠汲被擒公先揚言斬
之虎貍乞命公乃諭以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
鈞賜而遣之約為內應以故滿四卒為虎貍所賣
成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四
事為經久計上皆從之 行狀
先是公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殺賊雖矢石如雨
畧無懼色鈞陽馬公嘗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
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 西征石城記

京圻大水 勅公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公於
發廩賑濟外更設法義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
銀布牛具各萬餘軍民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有
餘 行狀
荊襄賊李胡子者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公
復總督軍務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
者縱兵搜捕凡遣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
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于 朝者百餘人仍獻便
宜十事 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于
天田言者謂荊襄殺戮所致公再疏自列言為國

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 上温詔慰公且召之還後荊襄三十餘年牙孽不作跡其摧創之力未必非撫綏之地也

錦衣百戶莫瑛者挾汪直爲詗察屢興大獄至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奮筆具疏草倡諸公卿奏之瑛坐謫戍邊朝野稱快而其黨就仇公不置又有千戶吳綬先在軍中撓法爲公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構公欲寘之死公廷辨慷慨不少屈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陷公者次第皆敗上洞察公枉復兵部尚書致仕 並神道碑

公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縉紳論舊德宿望可當大任者蓋未嘗不在公弘治初吏部侍郎彭公巡視兩浙嘗薦公可用而公遘疾竟不果起 墓誌

公在先朝功名滿世節氣動人當權璫赫烜時世勛大臣俛首屈膝莫敢吐氣而公視之如孱孺直言抗論按法行事畧不少顧及其投間抵隙擿疵索瘢醸成排擯之計且欲陷之坑穽而公侃侃正色力折姦回而奪之氣竟亦不能甚公之禍無何直道自明而公之節義大伸于天下慶澤數演于後昆顧非公有大功德于天下而皇天之默隲也耶 戴經家乘序

言行錄 人錄卷之三 十三

程信　襄毅公

字彥實直隷河間衛籍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卒贈太子少保

正統己巳七月　英廟親征北虜公與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土木師潰九月　景皇即位公與言官上疏劾兵將扈從者失律敗事詔追罪首禍及其黨與命公籍錄中官王振家事竣公以國兵新敗之餘宜得人才爲用乃上疏薦除名大理卿薛瑄等數人若下詔徵用之　行狀

十月北虜犯京師中外戒嚴廷臣薦公及户科給事王竑諳軍事詔公分守西城竑分守北城公上言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内變養鋭氣以備戰守詔所司即日議行時虜酋野先自西山一帶進薄都城都督孫鏜禦之失利欲領餘衆入城監軍中官向義請納之公持不可曰　朝廷歸國兵而授之鏜令小不利搬之使戰則鏜必效死納之則虜勢益張人心益危非計之得因入疏言之詔勿納鏜而虜勢漸逼公自城上督諸軍爲援虜乃引去京師解嚴

英廟還自北狩居南宮朝廷論兩朝謁之禮天象屢變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及覆數千言皆切當世務而敬天一事則請景帝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

時公雅負公輔之望臺部闕員多進擬而廷議復以宣府遼東兩鎮邊餉爲重請增右參政兩人督其事吏部尚書何文淵具公與兵科都給事中葉盛名上詔以公爲山東葉爲山西士論益不滿焉

公至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寇深已得請倉官吏卒盜糧石以上者處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公鉤考之公曰使彼直盜錐斗殺之不恤但今故爲此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也哉取諸新斛立碎而火之

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朋言蝟興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聯疏入言太僕怠徵諸衛馬非便請以其事隷兵部從之公曰如此則爲不得其職矣即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自隷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

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顧明示爲者令兵部懼
以爲言詔復其事歸太僕
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召至文華殿顧問良久
道及邊事先是用曹石言罷天下巡撫官兵民皆
不便　英廟乃命學士李賢尚書王翱舉堪任者
得李秉白圭王宇及公一時號稱得人遼東守將
海寧伯董興與總兵曹氏公一切裁之以正興嚴憚
之
己卯二月朝廷諜聞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命
公議察之公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廉其

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院使制書
還報公具以聞曰乘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
伐其謀　英廟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
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
上表貢馬謝罪
召爲刑部右侍郎取大明律條分目析爲律學指掌
一編隨以自益
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江以
上九縣勢甚猖獗邊報益急
上用廷議進公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

發川廣雲貴並漢兵討之公至永寧分大軍爲三
道自督之以入金鵝池而分四川軍由戎縣貴州
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援以方畧期四路俱
會大壩兵及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接下
礧如雨諸軍以神銃勁弩攻之攀崖而上順風舉
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
踰其後四川雲南軍已攻其左右驚顧四散不支
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獲五千級生擒二
千人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穀幽暗不可
入公命諸軍以上石壅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

臭聞十餘里公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于賊者還
師撲之不踰年都掌悉平公復請移瀘州衛于渡
船鋪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易大
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以轄熟夷
辛卯春　上以雨澤不降令群臣條陳闕失公上
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大約謂當
今在外惟延綏兩廣無歲無擄掠之患四方流民
悉聚荊襄此大可憂也而不求規畫之良以爲經
久之策在內惟京營乃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
四方有事恒病其不練而困于不足凡此皆宜更

張之大者兵弊一事亦皆連類引物詔下兵部一
時任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于三方悉如公言

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會事覺有詔下公多請貫
之者公執筆奮然曰侯伯乃武臣領袖懲一戒百
正在於此遂盡發其貪黷諸事繼先坐免黨與皆
謫戍嶺表軍府肅然

公為進士時嘗以事詣內閣楊文定公見而奇之
與論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
之器也

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西患輔臣有請與十萬
之師以大同守將楊信為總制搜勦之公力言河
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
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
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公曰此大舉亦繫國勢之
強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蓋關陝連歲
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
衆服公言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並行狀

公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
守臣或欲與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
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

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之公公自發兵至凱
旋不戮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
人主之大柄懼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
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
心名臣之言可以為後世法 劉文和公撰墓誌

公性嫉惡太甚每曰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
須先別小人君子人有善樂道之如己出有過面
斥之不少恕而中則實無芥蔕亦無後言嘗慕宋
張詠之為人誦詠之言願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
斬詠以謝謂以為真丈夫語 行狀

公在正統末捍虜都城景泰中督餉廣寧破松潘
夷寇天順初巡撫遼東成化初督四川貴州軍務
平山都掌叛夷而最後參贊南京留務謀謨獻納
宣威力平悉亂者實兼文武之功 李文正公序

商輅　文毅公

字弘載浙江淳安人正統乙丑進士及第仕至
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傅
公游邑庠時學論王端最名有經學試以舉業下
筆千餘言立就即以狀元宰相期之宣德乙卯發
解浙江明年會試弗利乃入太學李忠文公時爲
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
會試廷試果復舉第一入爲翰林脩撰
已巳陞侍讀召入内閣俗預聞機密時車駕北

狩人心洶洶公力主群議請郕王即真以安反側
閒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　並楊子器撰傳
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内事中官阮浪等被重
刑猶欲窮治不已公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體有
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衆皆無累　王獻撰行狀
壬申移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
臣下詎敢議此明日有旨命多官議附和者衆公
爭不可踰歲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禍不可測公
因召對力捄綸得免　尹直撰墓誌
景皇帝不豫而儲貳未定太監興安以言餂群臣公
奮然曰
宣宗章皇帝之子但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它非
所當立者言未及進而奪門之兵啓矣　英廟復
位即日以迎立事置于少保等極刑召公與高學
士穀入便殿慰諭再三計議改元年號草詔班赦
石亨密語公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
欵公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遂騰誣謗欲附
致于少保刑案興安和解
上愈怒興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
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耶　上怒稍解乃坐削

爲民公去後　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嘗與
姚夔效力東宮最多可惜其去議者從旁排擠竟
不復召　傳
憲廟即位之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之公次年春
至京以野服見懇辭不允乃復舊任首疏八事勤
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
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　上嘉納之
慈懿皇太后崩詔議葬禮公與彭文憲公力言祔葬
祔廟所以體　先皇篤夫婦之懿昭　今上全母
子之情斷不可有異議至率廷臣伏闕泣請

上爲感動而從之　並訓漣撰神道碑

辛卯冬彗出天田入太微垣公引咎自劾復條陳弭灾事宜以聞一曰崇正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賢臣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言極懇切多見稱納

一日議及郕王監國公覩縷言有社稷功當復帝位號左右聞者皆泣下

上聞之亦下泣遂復景帝號　並傳

丙申夏皇子薨

上方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懼忌無敢語公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畧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內外稱贊貴妃之賢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於禮誠爲未順伏望

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慰衆人之公論逾月東宮母紀貴妃薨公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如禮　並傳及疏稿

上建玉皇閣于宮北將有事焉公上疏言　皇上爲此無非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千古未爲合禮昔傅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宮觀侍奉祭服祭器樂舞之具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爲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灾爲祥

上是其言即罷之　行狀

黑眚見公因條陳弭灾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諸色人許直言自達曰分遣部使者慮囚以理冤抑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緣邊關隘曰增置雲南

巡撫

上皆嘉納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公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

敢擅自換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安聞之
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
致仕歸北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其與公
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
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 並傳
公罷政家居前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
復職之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絛
緣青布貢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聞者謂其妥帖　瑣綴
馬少師曰我
朝賢佐商公第一文真文莫或先也　傳

王恕　端毅公

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師
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飢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
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科不乏人天順
間遷江西右布政使揚人立石頌德
撫治南陽諸府南陽豪爭礦殺人公獲其渠魁餘
悉解散以內艱去會襄陽盗起詔公起復會兵擒
其巢走之及劉千斤輩作亂公亦會王師平之大
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
流民諭使復業民為建生祠繪像事之　並李東陽撰神道碑
雲南夷獠為梗改公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鎮
守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劾之其
下郭英懼而自盡沒其寶石于官并械送其下數
人于京師且勸　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
宜一切拒絕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公言舊例駕
帖下諸司司禮監印刑科號皇門諸司關防今皆
無之何以為信設駕帖有賜死者其人將何如死

之恐孤臣節不死恐違君命又言昔交阯鎮守非
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
殆又甚焉在雲南九閱月逝二十上由是直聲動
天下
巡撫南直隸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
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郤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
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
抵之郤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恭
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
方無來獻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驚

懼公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
昔唐太宗遣使梁州諷李大亮獻名鷹明皇令益
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頲不奉詔臣
敢不效之又具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
災沴　上乃詔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同惡
王臣斬于東市中外稱快謂公有回天之力王述
鏊撰墓誌
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刑部負外郎林俊以
諫建永昌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公言二
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
邪誤國誰復肯爲　朝廷言者疏入俄有旨令致
仕公怡然就道
孝宗即位召爲吏部尚書旋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
裁抑僥倖褒奬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
劉文穆在內閣每有所軒輊公亦不爲守備將琮
與南京科道相訐奏科道多得貶黜琮自如公言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
槩御史李興以忤文穆下獄公力辨之得減死內
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公言祿出自科
目自可遞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唯以

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
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得其
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
如流者皆未行乎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卽引疾求
退　上每溫詔留之執政有不悅謂其好名者誌並
東南大水士庶咸望公奏蠲歲額公獨持其義以
軍國之計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
知之舊例應天鎭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
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
公乃爲之損益官田豈減井耗民田稍增之公私

便焉　並誌
南京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奉　命點軍爲留司
所奏出補外職公論抹之未允臺諫交奏以爲老
臣言宜聽紘昺乃得改京任徽王奏乞陞鈞州爲
府晉王乞爲世子別設典膳皆論止之兩廣都御
史秦紘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公極言紘
當用乃起爲戶部尚書
公在吏部時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奉上旨黜革公
以爲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薦公可入
內閣　上曰朕用褒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

謀議亦無不聽
弘治初視學命下公請釋奠用幣爵用三獻公分獻
官致拜跪上許分獻行拜禮公又爭之乃於孔子
前加幣用太牢改獻爲奠至日公奠鄉國亞聖公
並碑
公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
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
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豈世數世之培植海內
所暴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
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

之人追思遐慕而不能已　御侍郎林公九十序
公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
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今年九十矣猶
孜孜論經史著述爲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此
殆可傳之終古而不朽者然則公亦無待于祠也
王鏊鳳撰祠堂記
皇上一日御經筵公侍講退召問子以大學心有所
忿懥一章之旨子略述舊聞以對公頗然之因曰
今日當講先生於此數句各貼一先字謂事未至
而心先有所忿懥則忿懥之行不得其正不知若

無個事有以激其忿懥彼亦安得無端而生忿懥
耶即是有所忿懥則忿懥即着於其事矣又安得
謂之無事而先忿懥耶予意公此說儘精切苟非
有得於體驗者豈道不到此公且微笑當講先生
未必有體驗身心之學也
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尤熟于書詩嘗言
我亦番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于
人也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拳拳也而公之德
之才耄老而不衰者其有得于學問之力益信矣
時公年七十四

公又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有由也

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人役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廪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追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令靜覽群書閒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遜志齋集

平生篤信好學自始學筮仕至卒年九十有三每夜書燈達旦不憩倦則眠覺即誦讀日與士夫相接終日講説其進脩德耄老而忘倦似衛武公然務爲實學不立門戸所求不殊乎人而衣錦尚絅則殊所行不異乎人而任重道遠則異嘗曰仲尼不爲已甚中庸而已故求道以中庸爲的苟合乎此雖芻蕘之言不以爲非儻有不合雖先儒之言不以爲是其擇乎中庸守而勿失似顔子居常反身循理以集義爲事故其浩然之氣剛大莫遏似孟子平生不與惡人遊惡人言常祿之外秋毫無取省身克己日求寡過其方嚴如程正叔簡而易溫而厚見者悅聞者來其和氣如程伯淳其在官也瘝職有闕以爲己責思補之生民有害以爲己責思除之君子未用以爲己責思進之用而有患以爲己責思衛之小人未退以爲己責思黜之故當其時天下之君子敢爲敢言者皆有所恃而不恐天下之小人黨惡害民者皆有所畏而不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似伊尹守湯之日及巡撫之時凡惠政之行必先鰥寡其有不法雖親藩王公有所託而不從雖徐伯友禎及當路撼之而不搖其王敬王臣錢能段英之屬皆口託天憲以擾民者西厰汪直則屈辱大臣矢射有司者守備將宗則勢傾科道者乃皆奏之或誅戮或謫戍或折使屈服罪有攸歸譬之鳳鳴高岡而鴟鴞無聲虎嘯深巖而豺狐遁迹其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似仲山甫

才之所施左右咸宜由評事以至侍郎所如底績
未嘗一考而輙遷其官此文治綏民之效也其戡
亂也在廣平則平吳廣華在荊襄則殲劉千斤石
和尚將虎力在雲南則伐羅雄而莫犫服在湖州
則撫定饑民之亂於山西則誅妖賊王良而宥其
脅從其全活隨在不下數萬餘人至於用兵謀畧
皆懸合機宜雖良將不過其才兼文武似李衛公
其在揚州立資政書院如高尚書銓儲侍郎巏所
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如浮梁戴恭簡珊泰和蕭
尚書禎淦縣孫都憲仁安福劉祭酒震皆文藝之

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在留都時如錢福不與
科舉之列一經品題則名魁天下在兵部則考選
京衛得將官四千餘員在吏部政務之暇輙引釁
官講學致當世名儒布列函丈又延訪海內之士
隨㟁薦用如盧氏耿冢宰裕莆田彭少宰韶盱江
何尚書鑑太原周司徒經錢塘倪宗伯嶽蘭溪章
祭酒懋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以弼成弘治之治
其誘進後學薦達賢才似范文正荊襄勦賊我師
失利將欲退走乃鎮定不搖留都有賊夜入寢所
乃觀書不顧雲南之行憸人欲戕以蠱毒嘗誠以

撫下居之不疑竟亦無患其經變歷險無所動心
似韓魏公故劉文和公以　國朝第一正人稱之
陝西通志
國有正氣曰惟忠義忠義斯存國勢乃尊俶儗王公
奮自三原歷事五朝正色危言其言維何別邪與
正邪正既分國是斯定逆鱗屢犯犯且弗傷惟公
之誠惟
先帝之明
帝曰老臣國之耆者邺典榮名有加于舊公如汲黯
逆亂寢謀公如裴度邪佞所仇公雖亡矣神豈云
遡上騎箕尾下壯河嶽刻碑照後惟昧之覺　志銘

岳正

字秀方直隸漷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以修撰入閣被謫復任成化初出爲興化知府

公長身美鬚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鄉試卒業太學李忠文公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及第授翰林編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戸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柰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

李文正公撰傳

英宗復辟改修撰　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召見文華殿　上遥見遽曰好既陛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漷縣　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辭至再乃出退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軏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兼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軏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輩以事非己出故撓之云爾

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幾驗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活其從十數人邏者推應捕律朝論韙之

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格公與呂文懿公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

新復實祚正當以先朝為法以泰為戒縱欲窮治
其事緩則人情息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
求輸擬不如勿究吉祥從寬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公間為
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　上曰汝可
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
益深會承天門灾　上下詔責躬實公視草歷陳
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
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家以母老留閱月尚

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媒
孽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至謫戍肅州
鎮夷所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密諭須生
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意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年曹石俱
以不軌敗　上謂內閣李文達曰向岳正固言之
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命釋為民
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西疏
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
公在院供職充經筵講官[illegible]修先朝實錄文達欲

薦公為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忌者僞為公劾
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為兵部侍郎與都給事中張
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公得知興
化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成化己丑入覲因引疾
致仕
陳緝熙邢遜之二公相繼為祭酒有官錢為公用
簿不恃注忌者沮肆為媒孽皆得罪去彭文憲救
勸公請代之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為自是
當道交絕　並傳
公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

豪傑之風　葉文莊公墓誌
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
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季方應
之曰初　上用我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
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水東日記
有自京師來者傳天順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
膽或以賀正曰　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為
寫陋容遂隱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
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瞽
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類傳稿

夏寅

字正夫直隸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山東
右布政使

公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
于學擢進士初除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群經及百
家言讀之久之發為文章淵閎奥密脫去流俗自
成一機杼聲稱蔚然由稽勳郎中拜江西按察副
使專董學政其政以崇實學黜浮華為本知人善
鑒士經其賞拔者後多知名復文山祠葺白鹿書

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江西人至今稱之
陞浙江參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
不聽曰須夏參政來乃可公檄至即散還其家丙
午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以容愛民節用有蠲以
興作者不聽曰勞而不然斯可

公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待留心
當世間　朝廷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懌
終日嘗謂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
今兩京竝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
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
馬為害不小宜亟選大臣有望實者領守二邦訓兵
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為出白金四萬兩賑
徐州命都御史實俊鎮臨清呉中旱饑有司莫以
告公投書巡撫發廪二十萬石糶十萬石三吳秋
獲以濟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
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皆切于政本雖不盡用識
者韙之平生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為郎二
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　華亭志

公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
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

也客憮然避席曰名言也　政監跋

此輯夏先生讀書數行並下每試諸生日暮納卷
畢則閱卷亦畢當晚衙入揖即一一別言之次早
吏胥騰牘以出矣藻鑑人才多在驪黄牝牡之外
楊廉撰文集序

郭登　忠武公

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正統中以勳衛舍人累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柱國定襄伯卒贈定襄侯

公七歲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作文伯父都督公嘗撫其頂曰麟鳳兒也吾弟爲不死矣　彭文憲公撰神道碑

正統七年麓川用師靖遠伯王驥復薦公遂佐王公至雲南諸夷聞官軍至各懷疑畏靖遠以臨安

地當要衝分兵命公鎭之至卽檄召諸夷之任事者刻日皆來宣布　朝廷威德及所以褒順討逆賞善罰惡之道諸夷感激帖服爭遣人致琛貝以餽公悉却不受

十四年七月虜大舉入寇　上親將禦之至萬全前軍覆沒人情洶懼遂進公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鎭大同及　上北狩過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發公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柰何公曰天者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公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吊死問傷親爲裹瘡傳藥修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奉駕索金帛以萬計公曰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刼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唊以顯秩諸人踴躍如約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遂驚疑退去公大慟曰駑材果敗吾事時賊勢愈盛安托他故回京獨公晝夜籌慮練兵恤民法令嚴整虜亦漸知公名不敢犯　商文毅公撰墓誌

公守大同初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上班師將旋駕公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學士曹

鼐張益宜從紫荊關返駕益曰然卽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荊公以爲得請矣俄復折而東幾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

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餘人奉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卽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緾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　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衰彬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尤效力及如約以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　此野記

十月虜以和為名進襲京師公欲率所部并糾集
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
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
官軍民壯入護關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
賊有腹背受敵之慮首尾不救之患又曰忠誠切
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至
賊已退優詔褒答
兵革之後庶事草創上疏極論之其畧曰虜人雖
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
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推又曰推誠待

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
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
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疏奏有曰今日之計可
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彼
知己可守則守者也其涿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
皆堅壁清野京兵分為數處掎角安營以逸待勞
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
兵善之善者也
虜自晏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
公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期

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公率兵躡其蹤行七十
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
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蔚州搶掠而回
者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為善
公曰我軍已去城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
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
斬於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
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
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前
後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

刀器械以萬計捷聞　賜勑褒美進公定襄伯是
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衆咸謂自有賊以來
當為戰功第一
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為者相與
共事復上疏其畧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
官者既無廉恥之心涖政者惟肆貪婪之志醸成
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
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方首先受敵及
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
手無所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

公欲大興屯田而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乃上疏乞官為設法措置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疋而已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疋精兵數萬人 並誌

公為將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衂善撫士卒人人愛之如父母既代歸有相攜泣送至關者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去八月被譖謫居甘肅杜門著書不與人接七年 憲皇嗣統俾復元爵鎮守甘肅大臣薦公文武元勳宜在中朝乃召公還總神機營掌中府事尋命提督奮武等十二營遇有兵事多所建明其在營中施為注措一以至公人不敢干以私

公性至孝太夫人有疾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

公初守大同當創殘之餘人心搖撼而能鎮以大義保全孤城衛護宗社其功不細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為攙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撃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為神云 並碑

郭定襄守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 水東日記

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時有送岳蒙泉歸朝詩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曰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今有聯珠集行于世

麓堂詩話

陳俊 康懿公

字時英福建莆田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

授戶部主事父珪卒鮮官迎喪海南富土物一無所取服闋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等衛儲欠秋青草束俊上言採取舊有額已難徵辦况歲增耶漁不可以竭澤　朝廷是之得減增數三十五萬束蘇松諸郡負上供銀七十餘萬兩復受委往徵不數月告完部長貳奇其才俾典閩部章奏轉郎中兩廣用兵遣俊督餽餉假以便宜處分時廣中鹽利甚夥鹽商往往越界以規利俊令凡越界鹽每引輸米二斗以餉兵公私俱便丁母憂公守制不允師還始奔喪總兵監軍合百金爲賻卻之

召爲戶部右侍郎俊於戶部號素練至是遭事動四方奏災傷文移遝集咨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訐自任俊佐之凡所裁處悉合事宜部屬相謂諸稿有陳公筆如歃金然其重之如此　並莆陽文獻

辛卯京師饑公　奏勑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　上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飢者獲濟

公爲人沉毅簡重淵澄山峙望而知爲正人平居篤孝友寡言笑操履端方確乎不拔既仕以清白自持雖位至六卿蕭然不異布衣　並王文肅公撰墓誌

公自登科筮仕歷兩京致位通顯凡政事之大者禮樂銓選兵戎錢穀或副或專公無不與舊才奏功蓋四十年矣而天下之士不以此稱頌于公究公之心亦不以此自居也至於論列今之大臣清脩慎重坐於廟堂不動聲色足以坐鎮雅俗標榜後進負德望知大體者必首及于公焉蓋非一人之私言也　紫墟集

馬文升　端肅公

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卒贈太師

初鈞之東南隅望氣者以為有異氣焉公之鄉也公以宣德丙午生生而有異質識者遂以其兆歸公公之為童也日臥凡兒百十千地下識者又無不曰是異人也　圭峯集

公按山西湖廣所至有聲天順癸未陞福建按察使憤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道　韓文撰墓誌

冏原七更滿四倡亂邊陲告急特起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俾與都御史項忠總兵官劉玉會兵討之生擒滿四俘獲男婦二千六百名口斬首七千六百餘級捷聞

憲宗皇帝賜勑獎勞陞左副都御史時流賊蜂起漢中李鬍子潼關火鍋兒滿城王虎各聚衆劫掠殺敵官軍其鋒銳甚公悉以計剪除之壬辰虜寇臨鞏公督兵追至黑水口生擒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千顆遂陳時政十五事及御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秋九月北虜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公邀召諸路兵按伏涉午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名顆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

乙未召為兵部右侍郎適遼東有警

上以公諳練戎務俾往備之公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復上御邊十五事皆切時宜虜患遂息陞左侍郎食二品祿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己過由是夷益懼為亂　上命公再往時太監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鉞議邀公偕行公弗聽先泣其地招撫黑鎖忒等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深銜之已亥言官劾總兵歐信韓斌及鉞激變事情逮繫至鉞厚賂直傾公公一無所辯遂謫戍重慶日與蜀士考德問業若未嘗貴顯者直敗公冤始雪詔復其官俾致仕甲辰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禁輯科害人無敢犯公於遼東至是凡三往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　並墓誌

先是公奉命整飭遼東邊務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行事乖方多被公節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裝遠迓除道飾廚供張鮮

偹賄託儀從見汪叩頭俯趨佝媚無所不至惟公
與汪抗禮奴視其左右以是鼠輩多怨鉞而詆公
鉞乘間短毀汪遷奏公妄啓邊釁謂女直建州諸
虜皆以公禁不與農器交易故㝰寇邊　朝廷遣
林聰同冦同汪往勘汪稍加恭敬聰深自結納勘
報一如汪言遂下公錦衣獄公言實禁鐵器非農
器也竟坐謫戍士論惜之　賽齋瑣綴
弘治改元召為左都御史掌院事二月
上耕籍田公與行九推禮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
出狎語公厲色曰新
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　宸聽耶即斥
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公謂即位之初不宜輙
罪言官於是得釋時論韙之
哈密忠順王先為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奪王母
金印國人驚散後王母故鎖檀亦故其子阿黑麻
於弘治四年內以金印城池來歸守臣具聞公以
為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同居一城種
類不貴又有小列禿乜力克數種強虜時肆侵凌
至為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
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數十年未得安耳因訪

求得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擄
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
等四十餘人入貢內閣丘公謂公曰哈密事重須
煩公一行衆議謂哈密一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
方多故公往甘凉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
侍張海督僉緱謙往經略之張緱往修嘉峪關捕
久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公以
此虜既遣使入貢復擄陝巴金印迨　勑使往又
久不報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兒
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絕西域諸
番入貢以孤其勢無何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
番夷二百餘據哈密公謂此虜若專示以恩而不
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
以襲殺牙蘭之策請　勑令肅州副總彭清統
番漢兵襲殺牙蘭牙蘭知之遁去兵至哈密獲城
追勦之僅斬六十餘而威聲大振阿黑麻以是畏
威悔過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西域遂
寧　興復哈密記
建州夷當伏加謀叛械繫京師下法司鞫問巧辨
不服公徐以數語發其姦伏始惶懼請罪遂投竄

海南貴州苗叛公議遣鎮遠侯顧溥率兵往擊之
且授以方畧克五十餘寨俘男女數千餘口而還
戊午春二月　皇太子出閣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公卽上疏畧曰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
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
恐虧損盛德上忻納焉
虜酋火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洒宸翰賜以尚膳品具召公至内便殿啓以戰
守之策公因舉保國公朱暉等整搠官軍以待且
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庶知有備卽時遠遁
轉吏部尚書早朝畢
上入煖閣召公面諭曰明年天下諸司朝覲卿務用
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諭曰聽得麽公對
曰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
圖報稱仍命中官扶公下階及乙丑考察大朝官
員汰去不職者一千餘員人無異議
正德改元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昏禮欲用儒士
七人篆刻番字公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給事中
安奎以爲宜聽公言不可墮其姦計則大臣垂首
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瑞懟憤誣公抗

拒賴諸大臣力爲之辨其事始白會兩廣缺都御
史總制軍務被薦者不樂于外乃嗾御史劾公公
遂求去　封章累上前後二十一疏人謂公得大
臣體
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屢躓屢起
其志不爲少變在位時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必待
公而後定其於無名之請非分之求則痛加裁抑
畧不爲動以是權幸多不樂之
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脩髯偉貌
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
名聞夷夏退然若不敢自居至於値事變臨利害
屹然如山不可搖奪嘗監鄉試者二讀殿試卷者
五其所識拔登台輔爲名卿者不可勝數遭際明
時受知　列聖豐功偉烈照耀簡冊可謂社稷臣
矣議者謂公忠鯁如汲長孺勳名如郭汾陽相業
則比韓稚圭范希文殆非過論也
初公之終前數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是日天鼓
再鳴群鶴飛繞其廳事久之乃去翼日里人有王
姓者自棠邑忽遇公于途見公緋衣玉帶騶從甚
盛自北而南若出師狀拜而別之吁亦異哉　並誌

弘治乙卯吏部欽尚書缺推兵部尚書馬公都御史屠滽及一二侍郎堪補公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之不意竟歸于滽公意常不平賦一近體云朝退凭闌一黯然獨將心事訴蒼天清朝有意推公道白髮無心着錦韉天上浮雲偏晻靄池中陰氣已凝堅云云滽既得吏部嘗班于公之上固辭居下又嘗廷試讀卷又恐居公之前卽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博代時謂正統中王抑菴以禮部侍郎陞冢宰卽立胡宗伯之上未聞讓舊長官今滽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議班何違制紊序若是哉

[illegible]齋瑣錄

讀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安東夷記見公敷皇仁篤夏綏夷之文讀興復哈密記見公闡皇圖大一統之規模文武兼備安攘胥得舉出公之遠猷匪直德望才業若兹而學問文章可考而見之焉

公醇正忠直當代偉人遇時大行敷文飭武勲烈茂著中涉傾險嶷然如山晚際

孝廟倚毗尤隆公負碩德峻望感格啓沃侹然以重者自任作新士氣雲會一時莫不精白以承休德故十八年間盛美之治效燦然可覩出自公之得謝也不踰年而人政一變升降之機其繫矣乎

並馬公三記序

高明

字上達江西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右僉
都御史
公未冠時嘗刲股愈母疾以孝聞　李文正公撰傳
拜監察御史巡都城所議獄條多著爲令巡河南
宣滯理枉罷去不職吏六十餘人　江西通志
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工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
法下獄一死聲益振午刻忽墓囚五十餘人劫獄走
衆相顧駭愕公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使號諸
塗得卒百餘襲捕之庚辰劾天下述職官御史趙
明爲疏首實出公筆辭頗激

上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公深素
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
細故爲罪　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公
爲山東按察使　上謂李文達公賢曰高明宜內
任又謂寇深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
御史鍾同景泰間諫復儲事下獄一死冤久不獲公
究得之率諸同年買棺治斂爲鍾子啓歸葬焉
宗踐祚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淮雨爲
災公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微象
又請塞納馬納粟諸倖途薦郎中何宜等可用朝
論韙之
揚州鹽寇作守兵失利　敕公督捕公造巨艦名
曰籌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賊九百餘人又
立江高山置邏堡爲久計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
儀真衛指揮卒閧不可解公撫卒令勿譁籍鹽入
官乃舉劾如法覈南京諸曹不職者三十人清四
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劾戶部及諸巡撫官縱
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

上杭盜起敕起公往捕公力疾上道俘四百餘人
誅首惡四十餘悉輕坐海濱民矯令暴亡命爲不
軌公慮興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既又析上杭溪
南里置永定縣衆多其功會疾作不入報疏乞骸
骨納敕符以去　並傳
公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蚤閒亭逍遙其中
起捕閩賊賦承詔出早閒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
寸心虔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絶句曰歸去來兮
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
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句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

日送百骸歸地實號五宜居士 玉池蔡清

高公初乞歸號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而退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戣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出不徇物而退不爲矯情者蓋尤難焉君子論事必先大節次其才卓卓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偏施揆厥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傳論

王信

字君實陝西南鄭人正統中襲寬河衛千戶累功陞都督同知

公父忠征進北歿于戰陣母岳氏生公甫半歲持節育于成俱以公奏請旌爲忠節 尹直撰神道碑

正統己巳虜犯京師公拒戰于西直門外以功擢永清右衛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辛巳曹賊犯闕公戰于東市遷指揮使被簡充文華殿侍衛成化初用王忠肅公薦鎮通州攻守倒馬關修治城堡虜不敢近 李文正公撰墓誌

公守荊襄丙戌春石和尚劉千斤僭逆荊襄震驚公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攻之主師逗遛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潰走乘潰追斬六十級陞都指揮同知 神道碑

公鎮臨清總官倉粮凡公私利病止盜安民及河道閘壩發隧等事悉以歷處公晝夜巡行不憚寒

著大奸肆惡立加誅戮決獄明慎請託不行墓誌
公鎮湖廣榜示禁條剗易宿弊 詔諭軍民機務
公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
能官禁寄戶練將才慎守備又上疏以本鎮地方
連歲水患禾稼漂淹郎陽新築城垣衝塌過半軍
民有愁歎之聲倉廩無儲蓄之備將來之患可不
預防因言一慎專任以利民情二實倉儲以備兵
荒三修兵衛以圖無患四禁科罰以省財用
朝廷嘉納悉見施行 神道碑

永順保靖二長官夷世相仇公諭以威惠皆自斂
不為亂靖州及武岡猺久不靖守臣議剿撫之公
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詔諸苗獞以牛酒且詰
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虐使徵索故作亂今
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氓役顧敢反耶因請命
公擧肩輿以示敬 墓誌
辛丑公上疏謂湖廣蠻夷雖曰腹中之蠹實無能
為但我軍好黷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但
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惟裏流遺
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
惟死及無辜正恐致傷和氣城池器械武備之急
務當修葺完固整飭毋利以防有警田地高低不
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斂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
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
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
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
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
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於所司
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公薦之於朝且
云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
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

廣乎
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公餉日上道嘗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
區耳及任抗章乞休不允公益思奮厲運河公私
勢要奪水病儲一裁以法不少假借帥府舊有湖
前官漁利其中公餉開通以泊運舟疏放蓄洩日
夜運謀多忤於人未有怨者
公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人莫敢犯歷
鎮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
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違禮則怒色終日

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為予矣奏官公但
令讀書自力無他求　並補
公平居默坐展玩經史敝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
昏夜傾心版恤無所顧各出鎮三十年笥無華麗
之衣廐無肥良之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
玩一無所好
曹御史時稱公脊梁鐵硬心腸木枯
東山劉忠宣公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
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
提學沈副使鍾稱公操履潔白如馬援曹彬謙厚

如祭遵智學如杜預處事鑿鑿乎是非利害如趙
充國實不愧乎古之名將　並鷹仁録

秦紘　襄毅公

字　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保
戶部尚書
公初為南道御史侃侃奉職綽有風裁後以事忤
軒公輗疏公不職降北黃驛丞御史隸綱知其賢
薦知雄縣歷嘉穎二州俱有惠政　事畧
成化中為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買責吏民
畏愛後總制三邊有績　瑣大記
公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

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蔽
憲皇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
紬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
其廉調撫河南旣抵任巨鐺汪直亦以事至汪時
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盈禮以見公獨
與抗禮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
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
汪汪扣首伏罪稱公敢言不置　上釋之

總制兩廣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而不法公具
列其狀劾之逮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挾
戚畹于內降冀減其贓且摭他事誣公以圖報復
公亦被逮赴獄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王端毅
公時在吏部亦極言公當大用乃起為戶部尚書
公為都御史風采益峻御史姜綰輩不職公劾之
皆貶謫去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
公平生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至大司徒所居
僅蔽風雨妻孥菜羹糲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
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並事畧
威望剛正為時名臣　陳鳳梧鄉賢錄贊

丘濬　文莊公

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少保
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
傅

公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
文正公仕元無能改于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
仕可也耆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
以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　何文肅公撰墓誌
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

之迹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
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眾以為然功過皆
從實書之
時經生文士為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
京鄉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然誹
不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
渾厚士有慕道德者過為詭異之行以徼名公因
會試發策言之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
李忠文公綜理微密則忠文不及嘗謂朱子家禮
最得宗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乃為考諸儒所言

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探子微言散見
于傳註語錄學者猝未易求乃仿其精切者彙為
二十篇倣魯論語作學的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
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予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
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
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
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
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上之
上覽之甚喜
公在位務以寬大啓 上心以忠厚變士習凡人
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首上二
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嘉納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
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
務以多黜為公方岳而下必有微瑕輒黜之黜者
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
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
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
千人乃敕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

考非有贓私實迹者亦勿黜蓋用公之言也
嶺南人物自張文獻公有聲於唐余襄公崔清獻
公有聲于宋迨公四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
故其見于功業者僅若此然大學衍義補一書其
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於其位盡行其言相業
豈三君子所及哉 墓誌
公穎悟絕人私淑于趙考古無書不讀其爲已之
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
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
端 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
出其右者乃不得預名臣之列議者惟以與三原
王公晚年相軋爲娼疾計聞始于內宴坐列丘以
內閣王以冢宰各執已意致隙適御醫劉文泰援
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因銜王公疏据摭其短以
丘客授風旨王亦尋致仕去而言者譁然指摘其
悼亡長恩錄戲劇五倫記此直陶靖節之閒情賦
寓情文墨耳宋洛蜀黨禍亦自譏諸之一言夫以
東坡固失矣伊川豈盡爲得乎則二公是非判然
矣 理學名臣錄
先生之學博極群書言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

際矣先生之才望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
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鍾且取其所著書于大内用
以廣益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之道尊為國師門
生學子遍天下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雖庸人
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先生之業其亦
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崖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如
今日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為虛生也已 恭清祭文
程敏政序公文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
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
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
之補其言磐磐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
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于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
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俾道不為空言蓋先生之
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泰和羅璟跋公世史正綱曰先生博通萬卷著書
滿家其大者大學衍義補皆治國平天下事蒐羅
今古斟酌可行總數十萬言上之朝廷
聖天子嘉納獎賚有加仍命福建刊行又有世史正
綱始秦終元千數百年之事皆正色書之為天下
後世之正論亦數萬言所以明君臣之分父子之
親男女之別至于華夷之内外猶切切焉然此論
之正人皆有之特以怵于大勢利而忘之但于小
不忍而忘之餘習于聞見之末浸久而忘之今此
書一出直而不娩學者得而讀之幼以涵養此心
壯以振作此氣知正論不可一日無正氣不可一
時餒凡有所言有所行一正氣所發則董子所謂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不由于此耶挽正氣于筆端扶綱常于萬古吾
先生其人豪也哉

何喬新　文肅公

字廷秀江西南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刑部
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公少穎異年十一二通鑑道無遺病陳子經續長
編書法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叛
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紀義軒附不經之談書遼
金失內夏外夷之辨為敬閒撰中規所奇而沉晦周
謹時然後出言動必以儒賢為準其學以窮理為
先博物洽聞為輔正心脩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為

期白公之隙日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録
藏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身之既老　林俊撰神道碑
公髫齔時已有出群器識日惟從事家學而間辨
出人意表嘗以宋書趙普事質于少宰公曰觀其
沮立德昭陷於逢君之惡而史氏於其死顧宜書
其爵乎若包孝肅公亦名臣也宜以爵書而否焉
如公論何又嘗從容問曰吳臨川以宋舉人而仕
元今預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乎公大異之
周黃庵集
公孤介嚴冷法執是確不可移積忤表錦衣伺之

無其隙以大奏獄大制作皆出其手在閩奏減銀礦
課額蠲牛租以無病於民而實其稔惡士豪尤者
交恭辭者下獄在河南戮貪橫有強援守者一人
令者二人趙甲飲陳乙酒肆歸而溺諸河甲之子
訟乙毆死誣服公讞之曰肆鄰比民居毆必有聞
去河遠負亦必有以見驗果拾甲沙渚乙得辯開
封並郡竟歲飢故事賑至秋公令連賑麥實乃已
前後安輯南陽賑荊襄一再賑山西全活不可勝
計南陽招回復業十四萬人附籍六萬餘戶北虜
犯邊設伏灰溝橋斬獲甚衆又犯邊殺邊將折輔

震驚紫荊居庸尤急公往經畧練兵言險為必搖
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播州楊友謀宣撫遂謀
奪宣慰誣有反狀公往訊具得其奸奏誅其黨數
人革官削印而遷友保寧其他疏還留守奪民蘆
洲革官校私駕帖禁京師胡服胡語釋罪囚第循
役行賤羅經獻注措皆翊正國是贊書太平之大
端　墓誌
刑部廣東司分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
司官多優容之否則摧擠報復故多憚難為惟公
任其司獨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至司輒從公坐

罪不必貸嘗有百戶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都使裘彬屬公右百戶公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戶銜之嗾刺事旗校百方搆摭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公礽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公嘗薦閫職

贓以羣帶銀器數事公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爲壽幷獻文梓可爲棺者公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此其所以爲廉蓋性然也　姜麟

齋瑣綴

公性嚴毅學識精敏居官清慎勤三者始終如一

桃溪錄

國朝父子尚書何爲盛識者儗之范之文正忠宣可謂世澤之綿弘治初與王端毅三數公稱大老可謂人望之重嘗與兩得疾　敬皇帝命醫診視道中

官賜酒米蔬殽可謂眷遇之深雖祿世二品已卽貧而義利界畛截不可犯平生氣節友彭惠安文學友丘文莊以爲知己而聲色澹然　神道碑

公性剛介寡與雖仕郎署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聲業終身不渝掌刑曹屢雪冤長其嚴明拒絕請托或脅以禍福皆不顧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沒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既無愧于辭理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數然亦稱其情云　江西通志

耿裕

文恪公

字好問河南盧氏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

清惠公之廉德重望雖登華陜要不媿爲儒播在
天下著之　國史今青厓公爲史官爲祭酒爲禮
部世守清白爲儒流冠冕公之澤其益昌乎
李文正公書家藏公牘後

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翺公忠直亮不
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御史汪宣奏疏

嗚呼我公衣冠之裔河洛之英文儒之粹邦國之
楨有開厥先肇自鉅鹿韞德炳文奕世以續惟清
惠公寔嘗名臣懿行峻功委祉後人山川秘靈載
萃于耿篤生我公風骨秀整沉浸書史務探本原
弱齡飛騫甲科諫垣乃遷禁林掌　國之史文詞
醇深維古是擬乃長國學摯化之樞模範端良維
衆所趨乃遷少宰乃改宗伯来秉國鈞彼爲我阨
孰堪留鑰公而南民㤀卒嬉維公具瞻戊申之
冬
天子求舊詔趣公來在朕左右公踐舊列直哉惟清
媚于神人上下以寧咨爾有作仍躋上宰公辭不
居　帝曰無改公曰　帝德何以報之臣維盡瘁
以死繼之孰幽孰明爰黜爰陟孰材短長爰繼爰
尺孔是用舍奚愛奚憎惟理之若
帝命是承番番在廷羽儀多士宮保載加寵眷彌至
胡不眉壽遽此兆祥俯仰晨夕而公殞亡百僚嗟
傷宸宁震悼天不憖遺奪我元老維公群行綽有
古風江夏之博山公之公涑水之儉安陽之忠兼
是衆美緜祕迄終峻級崇階人曰已貴緬懷良臣
公以爲畏才猷文學人曰已備不如古人公以爲

媿才難之歎在古則然猗今之世敢謂無賢考公
平生儷美往昔閱茲百年胡可多得惟
明天子憫卹尤勤贈官加賻以勵具臣節惠易名曰
文與恪質諸幽明公可無怍凡我同朝與公後先
漸漏德義各亦有年爰酹一觴以寫哀悰公乎不
亡歆此殽酹
儲巏撰祭文

鄧廷瓚　襄敏公

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左都
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授淳安知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
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
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薦知梧州疏上會丁母
憂不果　吴文定公撰碑

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
獠雜聚猝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

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
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
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

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敕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公初至遣人百計招撫不
從始合衆謀儲粮調兵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
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賊
首悉數輩赴京寇既蕩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
二衛所錯合九長官司其人世裕驕縱稔惡釀患
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

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
剗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凡所條陳
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
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
所建白也

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
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
撫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
是益思以安靜爲治屬吏有賢勞者輙薦擧或不
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

猺獠出于民毋徒責也顧群蠻以刼掠爲常往往
出没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
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
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
治所于郴州爲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卽其
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以隙地屯種
以爲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
輕出出則成功若潯林川雲爐大桂諸種作亂以
次平之其後曰會等嘯聚飢竊發其勢尤熾未幾
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

廣竟亦無事

公自爲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寡
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以機宜其中䂓畫人亦
莫能及也

並神道碑

楊瑄

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浙江
按察使

天順初　英廟復辟公時爲御史印馬于圻內民
群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
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
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曹吉祥
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
于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諸璧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公
與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天意先入諸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
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
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
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於是獄皆
從減公就戍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
二凶謝庚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之南丹居
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
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

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霸衢所之裡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而海鹽縣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

公巡海數歲波恬烽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舡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寮寀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遽安用民壯令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舡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爲按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蚕桑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隳風俗甫半載而病病亟寮寀往問尚與論築海塘之法濬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

余讀狀至天順間二凶事爲之慟哭流涕而不能已豈獨爲公悲也哉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效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凶於是時亦受恩不貲貴富極矣而忠勞蔑如建景泰末誠所謂患懷無親者矣天下非

英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弁髦景帝魚肉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爲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邀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圖改王之兆也於是勢焰炙天孰敢一睚眦之而

公露章顯斥瀕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讜之臣矣曾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陟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虞而其貴富延及千來胤未已公非以忠讜著則雖他有表見豈能若是之焯焯後世決不可泯哉是亦足以爲萬世人臣之至戒至勸矣　　並墓誌

公子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七月源因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劾

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關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蒙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

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逮源面叱之曰爾
何官亦學為忠臣乎復矯詔痛杖三十謫戍肅州
行至懷慶卒于孟縣之河陽驛妻斬蘆荻覆尸埋
之　金川雜記

張寧

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汀州
知府
公幼穎敏絶人七歲題畫龍有莫點金睛恐飛去
之句人已識其不凡　徐泰撰家傳
景泰甲戌會試考官奇其文擬寘第一不遂批其
卷進對大廷自當出一頭地廷對舉筆數千言觀
者走相報稱學識不易得侍郎姚夔讀之驚問曰
得非張寧耶少保于謙嘆曰是之謂天馬行空步
驟不凡者　夏時正撰墓誌

授禮科給事中謇諤自將遇事即言宛平縣以貫
辦繁重奏乞踏勘大興宛平鋪戶均平坐派公奏
法出弊生踏勘莫若節省以甦貧困
丙子順天府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
中歸咎考官公奏元宰私其子而爲暴才稱屈失
大臣體難居內閣乞令罷歸聞者竦然
英皇復位方勵精爲治因災變日御齋宮恭默思道
用祈消弭公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秕政苛法
所當改革甚難者悉奏舉行其有不盡不實許言

官劾奏
皇上尤當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
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從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
望深留意優詔允答
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逞恃迎駕之功竊弄張甚
事關禮科舉奏無避聲焰滅戢　上以是知公稱
公不可多得
朝鮮國讐殺毛憐衛郎卜兒哈父子　朝廷將往
問罪而難其人忽内降差公與都指揮武忠偕往
既行得遼東奏兩夷讐殺　勑諭急差追留取便

進止時次遼東公拜敕言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
語鎮守等官調官軍肅陣直前既至導揚威德陳
譬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慴仰若山斗益重
朝廷有人識者謂公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横行鴨緑
知言也
憲皇嗣位公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部院缺尚書
等官宜取巡撫都御史王竑李秉回京從宜任
用奏定增添天下鄉試舉人名額並俞允有建言
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公言孔子道大德尊所
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衛之萬世不在封

號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罷之
太監覃包重公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諸公
咸勸公行卒不往他日以事會與覃語頗洽公語
一不及前事覃始大不悅
成化改元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尚書姚夔欲
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公奏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
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上縈懿祉釋老不當崇
奉瓣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
事中王徽等彈劾内閣李賢不職獲罪謫遠方公

會六科申救大忤李姚二公會兵部保公與翰林
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輿論方宜之乃得旨各陞
知府侍郎尹旻舉宋人送唐介高名千古重如山
之句再誦贈公　並誌
公至汀先教化後刑罰訪諸屬民弊政革之勵學
有規造祭器八百事費不及民表節義郵孤獨禁
游惰民方安之而疾作矣在任幾一年歸時年甫
四十一巡撫御史劉珂張敷尚書李秉侍郎葉盛
黎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王端毅公道郡城特造
公敦勸之公竟不起閒居三十年絶迹不事干請澹

臬士夫東西行者未嘗不造謁得一接見爲幸望
隆朝端名震海外德惠被于郡邑行義孚于鄉鄰高
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公豈非一代之偉人
也哉　家傳
公景泰初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公文以
南人忌之抑置二甲旋拜禮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
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
獨召公論事公從容論奏多所裨益　英廟每對
廷臣稱眞給事中晚年欲大用公會晏駕不果成化

初王公竑復入
朝首薦公自助大學士李公賢嘗以公見劾遂假歷
練之說出公知汀州公素負經濟景泰天順間爲
諫官第一　姚鏌撰名宦傳
石谷吳伯通序公文集曰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
時跡頗與宣公類皆可慨也其文集與奏議可並
傳無疑

彭韶　惠安公

字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刑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改廣東司署員外郎有張岐
者自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公以其人非
才力論其不可而願　朝廷收召王竑李秉葉盛
以伸公論疏入詔獄都給事中毛弘言公持論雖
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進本司郎中
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

衛官往勘會有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衆皆推公
公至其地環視周匝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
有雖其戶報不及嘗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
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汙下以補高仰潦
則資高仰以裨汙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
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
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復詔獄科道交章
言公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
先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柰何又請耶立卻
其奏　並米端儀撰行狀

星變公上疏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以為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遺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

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古人過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尚官無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　莆陽文獻

陞四川按察副使所至平冤滯黜奸貪敦風俗恤民隱廉而不激明而不苛蜀人畏而懷之至今數賢廉訪必首稱焉

開邑劉某與其族爭里役陰嗾安岳邑氏焚滅其家男女二十有一人死府久不決公訊而服定遂曾某乘其從兄避盜掠家財以去比覺聚群小夜殪之盡其家一十有二人死陽訴于公公訊又服淫祠多見焚毀司有五顯廟碎其像易以趙清獻

公神主寅采相觀蜀風為之一變

林俊撰神道碑

陞廣東左布政使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擾公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反大也監舶內臣韋眷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為造辦貢獻之需公疏言今之官民富強不及于昔者蓋因害財之多故也使及今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願將眷所奏餘戶暫與一半以後遞年停罷詔減其半

太監梁芳弟錦衣衛千戶某在鄉國私採翁爲等

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公㤗 上疏言狀乞宜詢實
州布政使濱行之日廣之父老涕泣河下如去慈
親有追送數百里之外者
陳公甫以學行有聲于時公薦于 朝曰國以仁
賢爲寶臣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叨厚祿願於獻
章醇儒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惟善之實
召爲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
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
陳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　並行狀
孝廟初臣寮交薦王端毅公及公數老人望當顯用

端毅起爲吏部尚書公爲刑部侍郎奉詔巡視浙
西劾羅守臣一人尋兼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浙鹺
政疏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東亭戶抑配尤甚
宜定折價之輕重及減溫處課額事竣還朝倣鄭
俠流民圖圖竈戶窮苦狀以進進吏部左侍郎與
端毅莅銓重靜人不敢干以私　神道碑
庚戌冬彗星見于天津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
得失公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減役錢言時政
得失曰正近侍曰愼官爵時左右侵權者非一公
於正近侍其畧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

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需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
分例相沿更相倣效虛名實支遮掩外觀誰能詰
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一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
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
寬宥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
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
之死者或有給還塋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
祠竟地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
望風震懾伏望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
勤克明以折其氣上法 祖宗乾綱獨斷優良善

而親忠賢遠佞媚而斥奢縱事務歸于所司威福
必由己出終篇又言 朝廷一日萬幾安能勞心
周溥願陛下執其要焉然 祖宗勤政之典乞師
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
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緊關工程囚犯之類許
先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事該各衙門會議者就於御
前公同計議內閣輔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
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
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此事日熟於 聖明耳目

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仵朝之典文
可率群臣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
第弛張矣　上嘉之
陞刑部尚書時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
紘發其贓貨鉅萬事聞屬吏公抵景于法奏褫其
爵景挾戚畹干內降欲以破公議之是非用擠秦
于危地公執奏不易　朝廷不以公為然復下大
臣廷議竟如公言其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有
旨免其餘欠公復疏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
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

敢阿順以圖自便景應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蒙
恩盡行蠲宥海內聞知貪饕之徒窺此舉措一旦釋
之其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
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奸回藉口
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左右有不
樂公所為者摘公官屬細故林公公不為動會允
旱求言公復陳時政得失二事乞速斷削庶人之
事正內官王萌茁通高永之刑陳軍民利病二事
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酌量優免陵戶差
役皆時所難言者

公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佺著為宗務清明
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
察性情處己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
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丘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頹
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
抵家半載邸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
可善其後而滅宿然哉　並行狀
林俊褒異舊臣疏畧曰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為
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
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

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純德文學政
事節槩皆屬心焉韶沒有贈有謚仰惟我
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然韶文學經緯道適中和危
言峻行闕略貞風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
與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
盛得謚為文彭韶宜無所靳況吳訥謚文恪魏驥
謚文靖彭韶實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謚文
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謂韶正色立朝先憂為國
生今之世無媿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
謚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

服中外之心爲後世史書之信事雖不行士論稱
快
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王竑秉節剛
勁可寢大姦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决大疑
也之所謂君子也　鄒智薦疏
公巡撫一居鎮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其愷悌凡
歷四省再直隷人愛若親父母巡歷類先入爲快
留則樂去則憂別則走送泣下惟不利于貂璫及
爲眉山宜典二柄要不樂宜興至死猶追憾
皇明撫運世有文武元貞氣完岳降申甫烈烈惠安
遇我
英宗又我　憲宗又我　孝宗純誠允亮忠藎始終
邃學壯猶茂揚中外人有鳳麟國有蓍蔡弘治大
老端毅極丘公參其間千一其流基有唐虞朝有
堯舜爰及都俞
天子之聖
帝念遺德曰予易名曰予贈祭曰予經營言則康懿
言則惠安兩峯巍巍萬目之覩　神道碑銘

周經　文端公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保
公爲春坊左中允侍　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
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跪講
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莅事必傅經義
若卻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爲　先朝盛德事皆
公與左侍郎倪文毅公贊成之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改吏左侍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
祿爲參議公獨承諭執不可退與王端毅公上疏
論之靈壽獻大明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議
弗得公會諸司具奏事遂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
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游幸止貢獻
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有蹤跡爲此草
者以問尚書耿公公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
不宜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拜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
其官公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仍止有中官

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
鹽價銀二萬兩公言鹽莢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
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滞命止長蘆鹽
勿給浙江守臣亦請給竹木銀欽税為織費公又
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
從之每委官監税必諭以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
則與下考
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粮銀市之且戒
督粮官毋得沮格既得旨公言粮馬各有職不宜
侵奪且引 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

激 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
給事中曾昂以財匱之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
徭羨銀盡輸大倉公言用不足者盖以織造賞賚
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
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又有旨取大倉銀
三萬兩為張燈具公言不可以小民脂膏供耳目
之玩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公言禁地非
外人所得入不過為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之
清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
公曰今歲畿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該

銀就京師顧役為之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幷其旁近民田
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税銀二分公言河間地多
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刱退灘地耕之遇潦輙没節
欲加税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税二分
而此獨加税人將謂 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
又聞 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
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 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
異矣疏〻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莊
者 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

請公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公少受學于當吳政繆思吳既謝事歲致衣一襲銀
十兩終其身蔡知府霖卒申御史綸罷官皆貧甚
並致優卹久不厭其敦尚義氣類如此自為小官
已志世用日侍班聯公習聞天下事久置清散再
薦為內閣不果入其為尚書簡任屬吏親為裁决
劃繁應變畧無稽滞而秉正執法不為權勢所撓
尤人所甚難者 並神道碑
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徊翔翰苑春坊者幾三
十年史局編摩貢舉考校皆舉其職

上在青宮公爲講官尤多啓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
士而已一二
朝廷畀以政務凡禮儀銓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翕
然以起及掌戶部以身任事不顧利害而爲之有
古大臣風　吳文定公序

張悅　莊簡公

字時敏直隷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
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少而穎悟十八從進士陳文璧游篤學力行已
爲鄉里所推重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在刑
部時朝士有爲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
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
罪既據法施之矣敢僞言以市恩聞者歎服在浙
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

請託覬覦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
所奬拔或出新進往往取甲甲爲聞人衆神其明
而莫測其所爲用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使朝覲
時中官尚銘在東廠任事衆群趨其門公獨不往
銘銜之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公之名益彰
華亭縣志

爲工部侍郎　孝廟嗣登大寶在朝大臣相率上
疏求去位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
豈可以去言邪弘治元年遷禮部再遷吏部癸丑
大旱公陳飢溺章卹小民崇儉素救冗食禁濫罰

数條并修德圖治二疏皆嘉納之 [illegible]時中撰墓誌

在吏部尤為尚書王恕所倚信凡有言無弗從嘗兩攝選衆議翕然稱允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加敬禮守備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延公賓上坐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為時所重如此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為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要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悞者尚書王公去位衆望咸屬公或言內未有為之地者公直視不荅其人懼而退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為搢紳表率者四十餘年 縣志

公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靡日甚於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於待賓日常所費亦不敢少豐以助薄俗所尚嘗有言揭牟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撤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之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年譜

黃孔昭

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

公年十四遭父職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自京師扶柩返塟哀毀骨立既長執友建寧守賀洪知其賢舉為松溪訓導不果公歎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薦舉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

為文選郎中公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衆始服公之正在文選者十五年

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一尺帛來餽亦卻去

後同考會試有以家子舁後門百金私謁之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尤不妄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今祭酒謝公鳴治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一鶚既歿念其子孱弱為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

奉詔薦舉異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僉事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蓋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為得人　並吳文定公撰傳

吏部侍郎再缺諸大臣以公名告彭公鳳儀張公時敏薦雖未調而望之者日愈不厭

公體貌嚴重不躁語戲笑沉靜自守厚倫睦族以舊居讓弟文卑貧割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為師歲出束脩為之助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不苟製所著有定軒集　並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尚書張悅又稱其學純有要志潔有為公正無私追配前哲剛直無謟邁出等夷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

張元禎

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

公生而靈異五歲能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爲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嘆驚曰異哉斯童他日必爲國家偉器

憲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原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庶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忠義恬退當今鮮倫又有學際天人之許

弘治初召同修 憲宗實録進春坊左賛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録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歴代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命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兼掌內閣 誥勑

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

孝宗忻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覩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竟不果　王鏊撰神道碑

公少侍父疾籲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斂憾之終身遇二弟有恩嘗建一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鄰以四百石貸鄉民有司爲給帖書籍其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賾隱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岸然不爲下作易詩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録家語解要皆未脫稿爲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爲人所重莫爲軒輊論議揭揭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再入宦途益寛厚雖後進寒士亦與抗禮顧或爲貶抑要其中容有所見賢者之不可測者固如此天毎艱於生才才者未必用有如公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李東陽撰墓誌

公癯然纖弱崖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人有過能面折之爲文務奇崛毋作不經人道語恍乃削

異爲同點許爲平淡造詣盖益深矣所交若陳布
政士賢羅修撰彛正陳檢討獻公皆以道學稱于時
公入翰林未幾即歸臥林下不起名高一時天下
士想望其風采一旦起立華要駸駸大用或者始
忌而毀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之
何如也一公之身胡前譽之多後毀之深耶其亦
命也已矣然公之名在天下固不得而掩也

神道碑

公三入朝皆以召命彼何人斯謂公躁競昔公臥
家薦蘗盈車未覩光霽徒切嘆嗟今公居朝讒口
囂囂良心未喪亦或昭昭公豈昔異實妨賢路欲
尸公所匪公是惡公殁將期清議愈明讒者絕口
惜者吞聲古亦有言盖棺論定磨礱渾璞益見光
瑩

賀欽撰祭文

楊廉序公文集曰先生身軀弗長類裴度目如懸
珠類東方朔細瘦類李賀神氣安定如山岳音吐
朗徹如鐘磬又曰先生名重華夷聰明過于一世
造詣高于一時其出言吐語固复絕于天下之人
人無不知之然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
讀先生之作昔胡邦衡以詩人稱朱子庶恐讀斯
集者或不免于詞章視之故於簡末僭丁寧焉

劉大夏　忠宣公

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公為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用事獻定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使者旁午吏數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

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刼請改貢道中官有以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由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

虜數寇雲中邊帥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日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輙獲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公毘詞謝之然猶迫趣不已乃自求外尋出為福建叅政奉勅巡海海道兵久弛而倉儲既乏勢盜卒難就理公曰在得人耳乃于鎮巡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立造戰哨舡各若干艘緩急異用算會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舘而親胥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　並湖寶撰前傳

公為廣東右布政時監督諸軍平後山賊軍人俘賊屬獻中有一女子儀容閑雅步止羞澁公呼問乃潮州士人家女被賊虜去長欲收為妾鑾婦姑忌育以為女世公惻然與憫閉在一室令二老婦守之統軍都指揮王永意公欲得給與衣裳鉛粉又半月出視光彩動人公問其所願欲答曰願回本鄉公曰回鄉須差軍人護送千里之程豈能浮厝乎乃擇里長見其者嫁之且以數牛賜其家耕作　言行錄

嘗過厓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寢無主輙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謀於白沙陳公甫為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

河決張秋擢公右副都御史治焉公既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以事關運道莫敢適上公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輙治治于上流

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横波且防大名山東之
患候其循軌而後决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
里四府营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
涓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
五旬而事竣　並前傳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粮草告乏公以戶侍簡命經
畫頻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粮草半屬京中貴
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剛取禍
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
在遠候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

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粮幾千石每
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
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
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
買法有來告粮百千石者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
中貴子弟各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粮草陸
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
家人郎餘以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
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
此耳　言行錄

公為戶侍三上章乞致仕　孝皇特旨令馳驛歸
養病病痊起用公歸踪跡不出里閈入官所[illegible]
資每周族人之貧賢者庚申進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勅使臨門即携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公
來如饑兒之得乳母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
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廣人歡聲樂生矣　吳延
舉撰壽藏記

壬戌陞兵部尚書時北邊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
官苗逵謀出兵圖之密言于　上乃召公問計公
曰臣聞從征將士言當時全仗朝廷威德乃護道

免　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
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今將領兵遠有不逮且
當時如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
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猶似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悞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
能養其鋭氣　上曰在衛有月粮從征有行粮以
至窮對曰江南衛所困于運粮江北衛所困于京
操此外浪費猶有臣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上
翌日詔各衙門凡有損于軍民弊政悉蠲以聞

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問策公對曰京西保定府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兩班一萬人回衛團操奏入　上可遂勅京營都指揮戴儀往任其事乃有造飛語帖子于宮門誣公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此曹忿不得私後此軍者所為耳　並實錄

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知工少人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為此也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為事幸意減去人夫即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朝廷每下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孝宗欣然納之用軍夫卒如公所裁之數

弘治癸亥四方奏災異幾甸四五月無雨公引咎求退且言兵政弊端　上不允令開具弊端公陳十事一曰京營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軍士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將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眾六曰馨生民之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者甚公行奏上　孝廟一一准行之

公為兵部尚書浮梁戴公為左都御史　孝廟有大政事每召二人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閉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

後世法臣不敢効順　上稱善久之
孝宗嘗召公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
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
者皆召內閣行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
理便是太平　上曰大學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
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而言內
閣亦未可盡托
孝宗每召公入內庭奏事公至跪御榻前　上輒首
左右顧近侍內臣即退避數丈地俟奏事畢復來
侍駕一日公對久事畢欲起不能　上曰司禮監

來朕與劉尚書論事話長彼老不能與爾李榮與
某扶掖出順門外回　榮凡扶且謂公曰吾輩行事
不好處多老先生於　上前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他人
也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
官如某者與老太監蹤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
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並言行錄
戶部郎中李夢陽弘治中建言指斥政事之非者
孝廟怒下夢陽錦衣獄一日北鎮撫具獄詞以讞有
旨令夢陽復職他日獨召公奏事畢　上曰近日

外事若何公頓首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聖德如天地之大　上曰李夢陽本內事關戚畹
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而下之獄鎮撫司本上朕
試問左右當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
衣撻以釋之朕揣知此輩意欲得旨下便令重責
致其死以快宮中之怒使朕受殺直臣之名左右
不忠如此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
公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公
獨對　孝宗因語及之公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朝廷耳自古聖帝明王往往屈意從之閔珪所為
無足異者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
此公對曰臣幼讀孟子內見舜為天子皋陶為士
瞽瞍殺人皋亦執之而已今之法司恐事亦出此
似未可深責也　上頷之明日旨下一依刑部所
擬無改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俗辦使臣外夷宴享
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
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
不足用乃責令京師舖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

并除借弘治辛酉公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淞等處
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桌面不勝
查算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已損民之財尤虧愛
物之仁 孝宗惻然下令裁減官民乃甦後
光祿卿艾璞曰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
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爲參政布政都御史日遇
事有當行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
文顯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
名以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

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
有不得所者公必蹙額不樂於公所得爲者一一
思以濟之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
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公平生於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故自入仕
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爲
子孫求恩澤其功德在人耳目未嘗泯也公歸後
大臣有子不當蔭而自乞恩澤者言官參駁不允
因言公官居一品子孫當得恩與公正陳乞今宜
舉例以崇慮退朝廷從之勘合已到公一無所言

族人以公長子和生已故孫如愚當襲公不叩其
進不從其行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云到京日先見
西涯李閣老必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
涯時劉瑾方用事西涯云爾祖正人瑾方忌之其
機無由發也爾入監禮部必請旨不如必及爾祖
姓名瑾見之媒孽平生吾見其禍未見其福也贐
令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于是
公爲職方郎中聲價藉甚任滿三載朝中諸老皆
欲以太僕少卿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
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

平輒曰使我做時其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
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
非知府則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
耳吏部不能奪公邀福建參政後爲大司馬日嘗
言所以至今日者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公平生宦轍所至不喜屬吏奉承有曲意奉承者
未嘗喜不及者未嘗怒也
公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才者則
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苟免也
弘治甲子北邊總兵官貝鉞有李此者求媚近戚以

情于于 上欲傳奉得之 上曰傳奉先朝弊政
朕始革罷豈可復踵其失懇請 上命司禮監與
兵部議之太監李榮對曰有旨傳奉尚書劉某且
執奏中官口傳之詞彼豈聽受耶其人懇不已
上一日奉天早朝退獨召公授一帖子公啓視之
乃疏書某人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 上既命
兵部推舉只當以堪任者以聞如某人才望非帥
臣選終不可從明日推某某以請 上徑從内批
出用李某其人到未久被劾取回他日公獨對
上乃曰向用李某蓋不得已今敗事矣朕悔不用

卿所舉之人也

公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為先所謂正
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吾友於利固素知其澹
然矣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為而為即程子
所謂今之仕者為己也持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
以成佐理之功恐未可得奉熟思而自考之事上
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恕
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
馭無事不可為豈徒可治郡而已哉 並言行錄

公於本兵外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國有大政大疑

每召公至内殿面與參决所議事雖左右貴近元
勳輔相有不與聞者公亦不以告人王帶蟒衣元
寶之賜逈出諸大臣之上賜誥有廊廟英姿湖湘
間氣之褒乙丑五月 孝廟賓天四上章請老乃
從之

公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
供饋歲省宮府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悦正德丁卯
激怒于 今上將及禍太監寗瑾知重公者叩首
諫曰此 先帝意非劉大夏建白遂免時逆瑾用
事日誅求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害公者昌言云

抄劄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潘尚書蕃毛總
兵銳獄詞連公姓名戊辰夏遂矯制差錦衣衛官
校逮公千戶羅某至廉知公貧雖以酒器為賻彼
堅却不受八月至京繫北鎮撫獄同繫者教公行
賂為求生計公曰如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貸免死
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瑾怒欲置之辟會官議于
朝堂屠左都滽曰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
罪亦無耶法司比附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部軍
人反叛律充軍十月遣戍肅州當時士夫以公出
獄為喜賃驢庵車挾二童以行故人贈送謝絕不

受發都城口欄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僧鐃進果食亦有焚香密禱曰願公生還者已巳四月到配所即買地爲墓作終焉計人問公何不挈親子姪侍行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得一官今充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所安也庚午夏京師風霾蔽天寧夏寘鐇叛亂肆赦天下公得釋歸八月謹誅復公原官致仕 並後事藏記

公嘗預作壽藏于東山之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其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

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以傳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是自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庶乎予之心安焉西涯李閣老見之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文章無用矣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有大功德者予非人敢以相累哉 實錄

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墓幾弗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綱誦燕所教子讀書竭力農務常命僕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公爲詩文有自得之趣敷奏覆議操筆立就而明白切要轉折流通足以動人西涯李公謂公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信不誣也公歷中外八遷歷官靖寇者三行邊者二治水者一皆天下之所謂難事而從容暇豫以能有成功壯而奮庸老而委順而皆不失己焉非盛德其孰能與于斯 並前傳

公平生不刻意作詩間有爲而作皆事核意真情

到意愜其如撫諭田州句云如何萬項桑麻地天與夷人作戰場雖土官岑濬亦感動也出錦衣獄中有句云紅塵未了清時債白髮重来此地遊蓋公爲兵部郎中嘗下獄也謫戍甘肅過六盤山句云綠野誤遵三品地白頭今到六盤山蓋以爲終于侍郎不起未必有此謫也謫所示子姪句云報國未能平海宇充軍終是累兒孫蓋以逆瑾有劉某求遠充軍批旨也又云猶有先朝宣召夢急趨黃幄面承恩蓋思 孝廟君臣相遇千載一時雖在謫所不忘情也謫所贈同戍詩曰時事何人皆變

要邉城持戟半偏生蓋刺劉瑾用事士大夫有罷
多譴戍甘肅也至於歸過六盤則道述其事曰還
謫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蓋公下獄充軍
事雖出于逆瑾禍機則發于大學士劉宇也宇河
南人嘗告瑾抄劄公云 言行錄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徧觀
當世未見有如此者 白沙外傳

公之爲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
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
誠懇切如司馬君實焉是故先民之遺軌也 [illegible]

邵二泉寶送公行邊詩曰司徒始受命朝野賀得
人謂公唐室晏謂公漢家恂千載有韓范公也真
其倫公有激衆義公有撫衆仁未至百草秋既至萬
卉春緩急在公手瑣瑣安足陳

蔡虛齋清上公書曰清戊午歲寓都下得拜送老
先生致仕南歸當是時老先生已絶念世途自分
與赤松子爲伴矣既而爲　先帝所簡在士望所
推戴惴然復起爲國家擔當大事無少趑趄前却
之態此豈止　世名流期以一節自高者所可

論其涯量也哉且老先生數年在朝廷天下士大
夫人人知其不可一日無者況重以　先帝之遺
托去之一字在老先生豈忍遽出之口而形之辭
哉彼人念不及天下大計識不剖破世間黑白而
徒顛倒公論以效順私門而老先生則因事見幾
欲以全一生之大節欲以全君父之大恩欲以立
士大夫之表則固宜決于今日之一去也然老先
生今日之去爲老先生計固得之矣若爲朝廷計
爲天下計則有大不然者不知誰當執其咎耳

林見素俊撰公神道碑銘曰粵古在昔嶽降星精
遂獻方格坐廟以行黃髮詢茲底裏孚契如水如
魚于斯允賴良臣惟聖商賓惟賢于是獻替一日
三宣風時海馴遺弓斯泣悠悠蒼天斯日何日
泰陵昂昂岳俯一方公化在東公神在旁

倪岳　文毅公

字舜咨直隸上元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少保

公父文僖公奉命祀北岳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公文僖以爲岳神所感也因名曰岳幼即知向學業文之餘無通吏事偶有群吏將赴吏部試戲出儆詞爲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吳文定公撰家傳

公生而岸秀異甫五歲聞鄰塾書聲即請入游門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外之理　王鏊撰行狀

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儼然望之如神天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務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上前以古義傳時事爲勸其言剴切而吐洪暢人儗之范祖禹

國朝自　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于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太宗爲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時又有言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復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

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奏　上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云　並家傳

上初即位言者交集皆下禮部剖析議擬多出公手遂釐正京師諸神祠淫名侈費裁革幾盡時議者又欲更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之祀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疑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

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況七十二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於是從祀諸賢咸仍其舊

進左侍郎時以災異求言公與尚書耿公等疏寅畏天戒七事 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深嘉納焉未幾復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加匱民日加貧宜務行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天下地土有定而宗室之封日增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應罷[illegible] 上多從之

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 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旨召番僧領占竹公言占竹僭侈為異端首皇上即位先賜罷黜中外稱聖今一旦召復之豈不為聖政之累西域胡人從海道貢獅公言獅者外夷之獸真偽未可知且海道亦非西域當貢之路詔還之 並行狀

為南京吏部尚書奉詔考應官勳別惟允參贊兵部時留務[illegible]公秉正達變不激不隨百廢頓舉兵民皆恃以為命吏部缺尚書 上選于衆特召公至則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盛氣人莫敢干以私除目一下翕然稱快天下想聞其風采 李文正公撰墓誌

鈞陽馬公嘗臥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粮銀價輕今少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困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豐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令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豐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

公自在翰林則已留心世務經史之外凡民生休戚財計羸歉邊務利害罔不諳習每大廷集議衆相視莫發公獨慨然高論衆多唯唯以從一時重

國大計多公所裁定爲文立延數千言春容要達
自成一家尤喜爲詩下至官府文移細碎吏抱案
前運筆如飛殊不經意視之則宿構者有不能及
而法家老吏不能增損也 並行狀
公居常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
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䘏曰吾知冢
宰之職當如是
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聖謨深遠超出前
古當時猶愼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
更迭爲之後旣不行有缺止于轉遷而已百餘年

來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稍或自振迅掇
相顧而驚以爲立異故東漢時在位者多清確謹
畏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于時如胡伯始
而後已如文毅公爲人挺然任事不少還忌其亦
有大臣之風者哉 並傳
公所受誥詞有曰台斗望隆方作庶官之儀表詩
書澤遠丕揚歷代之聲華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碧川集
先生弱冠舉進士歷翰林編修侍讀以至學士嘗
修

英廟實錄及
憲宗文華大訓紀載之文秘在史局世莫得而見也
講讀經幄根據書史傅以時事明暢通達有裨天
聽而回聖心者然其功尤隱而難知及出爲禮部
侍郎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吏兵二部參贊
留務入掌吏部如黜淫祠卻異物謹天戒守舊章
諸疏亦嘗考古義稽古典極陳利害辭嚴理正得
古人告君之體是其文見于數奏閒天下皆傾耳
注目顯然知勳業之所由建非苟具簿書循條格
之爲者誠可謂有用之文也

國朝父子入翰林爲學士並謚爲文實自倪氏始且
以文集繼世梓行者金華王忠文公之外不一再
見亦於此著一代之盛云 並李文正公撰青谿文集

張敷華　簡肅公

字公實江西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京刑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公父洪爲監察御史預土木之難景泰初以死事恩蔭公爲國子生公少負氣節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公指揮群兒斬伐殆盡既受廩益勤問學登進士簡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改元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多忤時貴或令邏者掎摭無所得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爲浙江右參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治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公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

擢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價致糴遣使告糴因修學宮以傭直資餓者所活不可勝計

巡撫山西歲復歉奏暫增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祿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給大同邊餉多用拆納公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運米民亦便之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葬不得舉樂有妖僧據山爲逆群議洶洶兵部尚書馬公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比報至則公已授計令父老生縛之矣

總督漕運首黜武臣部運尤無良者權貴干請悉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徵太倉官銀少免利息公謂逋負乃下剝上擾所致而官爲償代負大非政體峻爲之禁

公爲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讞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末減公執不可卒從

重議正德改元有旨令致仕公即日上道歸

公風采凝重辨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爲遷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遺命所屬猶謂不以悖眘爲子孫累蓋至死不亂也

並神道碑

世嘗疑清望之士不樂任錢穀公兩司財賦事皆優贍而冰蘖之節可通神明溫雅不隨果介不刻愛憎喜怒不加之意端虔慎動凝然靜密而貪殘矯僞者自革蓋其廉能公斷根于性本發于心源貢之以文章學問故抱負設施粹焉不見其迹自可久而不變所謂大受之器

方洲集

初公爲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二公欲留官翰林公與劉東山時雍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及公入內臺值逆瑾竊柄旋至廢斥廷論之辭忽從中降公名乃在尚書之列暨于身後贈官賜謚卹典隆厚一無少悋於是天下曉然知曩昔之事非聖明本意而公論之終不可掩也

公平生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公與林瀚林俊章懋云 江西通志

戴珊 恭簡公

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京刑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太保

爲御史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品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群士帖服至無後言遷陝西按察副使仍專學政如南畿

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竄流聚爲利公刻日令首罪民所闢田多匿稅畧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

縱其脅從千餘人事遂定

爲左都御史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官者再

孝宗親鞫大獄諸司震慄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折天威頻霽 上知公清慎每廷奏畢而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泣 上亦爲之動容 並李文正公撰墓志

公累以老病求退之
孝宗不允一日公私懇于東山劉公曰珝老病子幼
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
知于 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劉公議
事畢因問戴某近来何如劉公言戴某有病累疏
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聖上憐而允之 上曰彼数便来奏乎劉公曰戴某
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陛下
日爲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説與戴某朕以天
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
朕而先歸乎劉公以 上語告公公泣曰吾不得
返家矣 東山言行録
公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
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嘗近厚禄仕四十餘年家無
餘貲一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手創章牘戻入酉
出窮寒暑不廢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身既没人至今道之不衰 墓志

林瀚 文安公

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
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爲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大畧謂今天
下學校作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歳有常規
不無遺材淹滯之歎禮部議擬詔令開貢四年
林近遷撰行狀
公在國學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
定立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膳
役銀歳以百數計公悉貯之官購置祭酒公署一
所合監師儒公廨悉備實公創其始也
災異公率群僚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
弊定庄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汰才坐
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有御史自巡按執歸逮獄
二三儒生黄綠傳奉授中書公上疏言御史當俯
采寬宥以全風憲之職中書官收回承命以杜倖
進之門則天命天討協天下之至公矣疏入忤旨
已疏自劾不報
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

重　祖宗之根本京城內外軍民艱窘宜量發賑
濟曰佑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春宮毓德宜擇
進修屏耳目之玩好戒禁苑之游觀曰撫綏百姓
以重邦家之根本各省兵荒相繼賦役日增宜節
省財力慎重名器曰增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
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　聖祖開科取士之
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
正德改元時冢宰缺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交
章薦公學優才贍臨事公平剛方素著廉介久聞
宜居其位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
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大畧謂
先帝奄忽上賓　陛下親承付託之重惟任大臣而
不改乎　先帝之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乎　先
帝之所貽謀黜遠近習而力體　先帝之親賢遠
佞不假貴戚而力行　先帝之割私任公戒飾邊
備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夷虜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之不忘乎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　先帝
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學之實通于天下矣曰
集群議以決大政大畧謂　陛下嗣大歷服之初
繼體守成之時夫何近來旨由中出內閣之所議

擬者徑行改易所當謀猷者不預聞伏願上念
祖宗創業之至難　陛下付託之至重延接大臣講
求治理事無大小悉從擬議再召內閣預聞施行
務得政令之大體務合人心之大公其次曰改州
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
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
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
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雖集衆論之長而裁
制多公操筆言皆剴切無忌士論韙之然權姦自
是側目矣
逆瑾亂政素嫉公正直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
獨往送贐以俸金且議上章直之瑾聞愈啣之勒
令科道招詞逮公同黨乃矯詔降公浙江左參政
致仕公聞命即行怡然自得後瑾復矯詔指公與
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尚書劉公大夏韓公文都
御史張公敷華等為朋黨頒示天下瑾伏誅御史
凌相等交章謂公德尊望重有經濟之宏規不宜
置散地詔復公尚書仍致仕　並行狀
方伯姚鏌謂公爲
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

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嘗副陳伯獻謂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凡智獨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人皆以爲名言

先生學問淵愛識邃而養完休休焉至方若員至勇若甚怯溫煥若可親而居中栗不可杀知先生者容亦淺之知先生也廣丕介而狹來公大而疎先生兼其長而會其迹泯然者也　見青溪

謝鐸　文肅公

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卒贈尚書

公爲編修時嘗奉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講學以史冊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在南監動以身教毋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皁役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構東西二書樓以度鏤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若擇師儒愼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多在北監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衛面多狹斜以爲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皁雇役餘悉籍爲公用諸生貧困者亦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之意

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考友自適養後輒無意仕進與工部侍郎

黃公世顯爲知己始終不負嫺無知識冈之者皆有周恤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常蔬食醴飲而已　並墓志

蔡虛齋清上先生書曰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先生道及盛德云秉禮執義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讀之又得遜志齋集及赤城詩集讀之三集者皆執事所訂定表章其所關涉與近時人所刊行泛泛者逈不類執事所養於是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勤向慕不能忘第愚下之資不能遂藉是以私淑爲愧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執事與黃亞卿公及前學諭趙先生之功大矣　虛齋集

許進　襄毅公

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擢監察御史出鎮甘肅山東風裁卓卓都御史陳鉞附太監汪直啓釁遼東爲御史強珍所劾公亦率諸御史論之珍被逮謫戍公與凡劾鉞者皆奪俸三月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遷山東按察副使監鄉試事有欲私貴家子者執不從東昌有武官子懷金挾一儒生飲于酒家是夜被殺有司疑生所爲備極考訊生誣服公偏閱商曆見酒家以殺之翼日買布數疋訊之遂伏辜

巡撫大同上邊事數條北虜入貢騎詐百出公嚴爲節制遂不得逞武邑王聰沐不律公奏置于法降爲庶人又奏太監石岩誣公擅用旗幟降知兗州府

甲寅虜犯西陲復命公爲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吐魯番世讐哈密遣部酋逐其王入據其城久不復公與都督劉寧督兵出調赤斤罕東諸夷爲聲援冒雪夜進城中人從亂者餘八百登臺自保公諭

使下或欲盡屠之公不可乃止
召爲戶部右侍郎刑部主事鄭岳下獄不以罪公
疏白之尋見公會奏修省數事庚申虜入大同命
兼左僉都御史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出師進
勦陝以無功復讁或因以累公遂令致仕歸數年
廷臣論薦者數十疏乙丑召爲兵部左侍郎督團
營兵馬進尚書正德丙寅公上疏請勤聖學戒遊
逸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方逆瑾擅政事多翻
齬時傳公議瑾寢不能容乃以署員外郎再署郎
中者爲非制謫令致仕又以公嘗薦雍泰爲失當

除其名而怒猶未解又摭其在大同時嘗籍軍丁
出銀雇役爲典守者所劾故苛爲稽察因以中公
幾至不測事未結而瑾敗朝廷用言者復公官仍
致仕而公已卒矣
公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議論洶洶出若無不可爲
者法尚嚴峻凡有請託多拒不行見者敬而憚之
並碑
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威信洽孚夷戎歸心
一也小列秃效義我得夷助能制番囚死命二也
善用諜人諜則中機三也哲言遠征不惑浮議不
忌勞費四也酋醜皆遁坐策全勝綏恤協從而安
定之五也動思遠謀不急近功不多戮馘六也又
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其後也宜哉 霍韜撰公卒書始末引
國制文極於六曹天造不論夏變經綸悃愊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
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吁俞一德密晝顯斷萬幾精覈局體
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 王公恕 單縣封丘 黃公紱
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

畜惟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
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
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
洞鈞陽靈寶陽曲廬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
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尚體又變
矣雖形迹罔暴義尊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
伸毀譽進黜氣燄潚盛公卿歛避正德以來遂靡
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豎碑
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
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 李夢陽[illegible]

章懋　文懿公

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致仕嘉靖初進尚書卒贈太子少保

少游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畧然不自衒露與人交怡怡儒者也天順壬午舉鄉薦以易經魁浙士丙戌再至禮部褎然舉首入翰林爲庶吉士踰年拜官編修屬時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詩君謀諸同官莊君昶黃君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乂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

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　今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雖舍是亦無有不樂者先生盍進諫焉越明日三君者同上章大要以培養聖德爲本如長公旨　上怒左遷君知臨武縣會廷臣有言　上頗悟遂改命南京大理寺左評事　王文肅公序

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己任而事多掣肘不得盡行所志嘗因歲序刲桃符題其門曰要使宅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

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惟應早掛冠雖盡心職業顧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然識慮畚貨入公道貿易以便商福安聽民採礦以絕盜海田認納虛稅以便民假托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行賑濟以平左沙之賊則又其善政之卓然者也行部積勞觸瘴成疾考績赴部遂求謝事冢宰尹公慰留之辭益力尹公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懋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為具奏得從所請時年僅四十一　從子拯撰行述

先生歸閉門卻埽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從者如雲執業問難橫經而論道顯賢名公卿岩穴隱者仰止高風接軫于門貧無供具則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小技爾子弗暇又有詰弗著述者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元臣與臺諫論薦無虛日咸以出處卜治亂焉　唐龍撰行實

孝宗勵精圖任儒宿比監既用謝公鐸為祭酒辛酉復特起公南監祭酒時方遭父喪力辭詔添設司業聽終制赴官癸亥服闋赴留都視事大學謹槃度尚德化厲廉恥六館諸生翕然向風豪傑有志者排日執經質問所疑隨方而答人人自以為得師姑蘇尤樾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涕泣公許之或謂例阻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聞者歎服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改元丙寅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經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深寓忠愛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不待報而歸復三疏始得請時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壁之厖朴郎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人為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性尤寡慾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惟義之歸自出身凡轉以至八座然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

難進易退之節此尤高之
公所雅言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
地之體氣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
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
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
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
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
牧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
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
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

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
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
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擘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
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
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
警核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
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
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門人董遵稱公
學由乾惕德含坤章履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

之彙征退得遯之嘉遯仕得漸之羽儀處得蠱之
高尚時止時行其道光明又似得之艮焉殆深于
易而善用之者也姜忝事麟亦贊公蓄德深厚喜
怒不形于色恩怨不槩于心矜伐不出諸口驕吝
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命
可謂稱情矣　並行述
公爲編修甫四十日偕同官黃未軒莊定山論上
元烟火非是謫先是羅一峯論首相不當奪情亦
謫時稱翰林四諫　林俊撰行狀
莊定山嘗稱公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

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飾
周畏齋時可亦云羅一峯嘗稱吾弟德懋雪力澄
山之才也　行實
嗚呼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斂華就
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恬靜如陳白沙公則
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
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
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
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　楊廉祭文
邵寶撰公祠堂記曰先生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

忠諫著翰林以經濟稱于海內自史館左遷涉歷中外未克展布晚始起爲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棲遲林壑隱然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 上之初政有意用之間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於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于先生其共詩康靖之節平暢淳雅之文簡廉朴直之風在朝在野邅邇承嚮蓋不動聲色而耿耿迴瀾老益惇篤君子之論焉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光于世則豈可哉夫天下之道德烏乎定定于一而已矣大哉孔子萬世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也闢邪放淫勤一生以爲任大閑立矣後數百年而有董子欲黜百家于漢又數百年而有韓子欲去二氏于唐然其識與力皆不逮乎其志故汎然莫之能定也周子程子繼起于宋其識與力起然獨詣繼絕闡微爲世先覺而朱子繼之著書立言行于天下久矣先生以盛德負重望弗惑弗貳而扶衛之意惓惓其間蓋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未嘗昌言如董力辨如韓然篤信好古君子與之起宋儒于千載其可謂金許之後無人乎哉

韓文　忠定公

字貫道山西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傅

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裔公生時母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父因以文名

楊一清撰墓誌

公在工科時左都御史王越總制三邊邀功啓釁乃會劾列其狀及推德望懋著前吏部尚書李公秉兵部尚書王公竑於內頗涉西宮 憲皇怒逮至文華殿考訊幾死

張潤撰行狀

南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留務一新屬歲飢米價騰踴死者相枕藉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未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節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糴

墓誌

改戶部尚書召見諭以鹽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充邊餉公陳七事一曰革開中引鹽之弊二曰革興販私鹽之弊三曰革收買官鹽之弊四曰革買

補殘鹽之弊五曰革夾帶殘鹽之弊六曰革越境
賣鹽之弊七曰革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莫不
嘉納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時宣大聲
息甚急需索供億復值大喪大婚相繼并內外及
各王府諸邊賞賜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緩急以濟
太監苗逵等征虜無效日費動逾千金力爲舉劾
乃嚇甚乞公督餉以圖中傷遂褫追究羽流幻術
計還節盜帑物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
正寓占引鹽乞討織造皆事干權倖怨讟叢集人
爲公危之公裕如也

武皇登極太監劉瑾等依憑春宮宿愛蒙蔽聖聰蠱
惑百出每以夜爲日荒湛無度因而挾內令外攬
柄竊持威福倒置虐焰横空搢紳凜凜率自顧以
避公追痛　孝皇深以宗社爲憂首倡府部科道
等官伏闕抗章暴露其狀仰繼以泣乞置諸法
武皇覺悟毅欲俯從奸邪洩謀營救有地輒報中止
用是愈無忌手握口銜恣其播弄塗炭乃極尋崇
公細故捏寫旨意降級致仕給事中徐某論救謂
公寡慾清心數十年無伉儷之樂矯枉過直以一
子爲刑曹之官比因忠憤所激不應停勒徐坐除

名公緣此再降級閒住復將子高唐州知州七聰
刑部主事士奇各爲民仍假失落簿籍復捏旨差
官校械繫至京鞫錦衣獄會早朝投匿名文書于
丹墀歸瑾罪惡中言必欲害公報復急情瑾怒甚
監禁數月無隙可入該司具實上請仍被捏旨罰
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陸續再罰米二千石稱貸以
給庚午瑾誅公方詔復原職
嘉靖登極臺諫交薦起用賜璽書褒嘉尋以守正
被害加太子太保令有司存問復賜誥有曰比因
權姦之竊柄痛惟朝政之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

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屹乎山岳之難搖甘奇禍
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
其壽康起文彥博于九衰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
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彰每宣讀畢公俯伏感泣
痛惟老朽不圖復見今日
公風骨巖屹舉止凝重雍粹若天成加以奮勵充
養動爲遠大作程自給舍迄藩岳部院四十餘年
歷事三朝受知列聖夙夜圖報黽勉以忠愛爲主
晩斥奸權慷慨任重直聲壯節丕振中外晦庵劉
閣老嘗語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十年當其時只

後得箇韓貫道者 並行狀
公年五十時喪其配周夫人子輩欲以再娶并納妾
為勸言及輙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為其卒獨處
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温足教其
念書作對句雖康極貴自奉甚薄清心寡慾如此
所以剛特不亞卒能與東山齊名也 雜錄
公平生政跡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犖
奇偉
公素少疾家居好吟哦垂老猶能作楷行細字家
居行義可述者甚多鄉里化之惟恐惡聲入于其
耳

國朝文臣謚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
大為當代名臣公德量槩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
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
勇蹇公之在當時恐亦無能勝之 並誌
質菴謙垣時不立異于物無所於爭而論事侃侃
籌諸心體量諸事為理當否物勢便戾政因革所
宜蓋有人不能言獨言之者矣歷大藩以至中丞
少宰司馬司徒廓大遂求非簡而凝重休休然其
容抑抑貶損親賢而下害以詢咨遠猷根求懿憲
默化潛運泯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蓋有人
不能行獨行之者矣當其時與司馬劉公東山都
憲張公介菴稱弘治大君子 見東壽文
吏部請謚有曰愚同寗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
而不弛于學

吳寬　文定公

字原博直隸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及第仕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始試久不售已絕意進取提學御史陳士賢見其文奇之敦勸就試爲京闈書魁試禮部名第一殿試之日魁選未定　憲廟已出御便殿趣讀卷衆亟擬以省元卷上既賜及第時論翕然　李西涯撰墓誌

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群籍爲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我沉陰十郎中華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　王濟之撰神道碑

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學者稱爲匏菴先生殆東朝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爲上誦之　今上在東宮學少間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爲多也　神道碑

初成化戊子議葬　慈懿皇太后于裕陵時已有皇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弘治末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慈懿之制矣內閣大臣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議未定　上頻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反覆甚勤吳文定公以掌詹事亦與議一日衆促文定言文定乃云魯頌美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爲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歿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僉曰然遂奏請出徽號稱太皇太后立廟別祭竟從之　野記

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畜雜蒔花木退朝

執一卷曰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焉具召客分題賦
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官僚人動色相賀公
獨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堪此勞哉及日講內殿
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强
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遷迴不進
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
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爲之氷釋　神道碑
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
分給之友人賀解元恩在京講疾選至其邸長夕
視之賀死殯之爲衣衾一月鄉人教官某客死于

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承命還所貸
自出白金爲衆先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李傑撰行狀
憲廟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掌府事久之篁
墩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
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卽
日上疏請以印讓上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
公
徐源撰行狀
公忠信弘厚天性學力交成全德未達時家應織
人役徵擾百端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
行公台事或當訴其時謁公曰盍一白之上官公

曰譬我不做秀才乃潛入金臺徒以冤其事父不
知也里儇子以私憾公伺夫人出隨詈公于道孝
公召戒勿應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至事公
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
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黜
之亦未至是冢宰從遷佐別郡　野記
公爲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爲
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
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精妙無愧古人成化弘
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然位雖

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蘇州府志
大學士王公鏊序公文集曰余昔銘公墓嘗評其
文矣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
永自謂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生頗好
蘇學其於長公每若數數然者及其爲文力去浮
靡一歸醇雅紆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
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已明興
文士代作獨楊文貞公爲之最爲其有典則也公
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位亦顯矣使獲當路
于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之所以

自托于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于外者歟

蔡清

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祭酒

溫陵蔡介夫䟽齋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深矣究性命之原通幽微之故真有以見夫天下之賾象其物宜天下之動通其典禮四方學士宗之曰虛齋說也守無變扶衰振落溫陵造就可謂易學一時矣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跌宕詩文別出體格報人心而繫名教卒澤乎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耆晦而間亦取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公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仇子因仇介夫介夫引而去逆瑾亂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歿矣 見素序

嗟始來京師謁今大司成丘公公爲海內儒宗不晉一世獨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于古人嘖嘖加嘆賞不釋口云云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開而內辨始即之固已使人忘其鄙吝及與之久處

不自覺其蕞爾于中而優游乎其相忘于外也與
之論天下事治俗之隆汙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
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後當若何成敗
一以禮義折斷之其言精深剴切聞之者瞿然以
驚惕然有所興也則犁然有所得嚾柃是益服丘
公之知人而吾介夫果非庸衆人之可及也
　並儲侍郎巏序
先生與孫九峯書畧云清所以見怒于寧王者一
是賀王壽旦獨夫朝服中蔽膝一件二是三司官
舊用笏一十五朝王而於笏二十六日謁孔子清

乃力請三司勿徇舊例俱用笏一十五行禮乃先
謁孔子三是王素有憾于林都憲待用讒人因言
清與待用頗厚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
於京師傳謗欲以併壞之四是王一日於宴待間
故設機械直譏其不能詩文清姑據理對之爲稍
拂其意蓋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也至
于奏討護衞事清已知爲王積怒而同僚又有挾
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爲此累不敢輕自忍
以取容隨其多方措撼誠慮一旦死于無名則非
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吾一身上

下關係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決意引
疾致仕耳
寄李宗一書曰清賤病已二十年非止今日宗一
之所素知而始終一貧債負蔓轉則雖宗一有未
盡知者茲不欲多及也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
經理一世扉濟群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
辦至教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
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節令
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
好顏淵任窮夫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以見

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耳
先生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
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
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
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
手足無所措
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
賢自擬王應韶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並虛齋集

介夫蚤歲確立已有聞于士夫中年偃蹇仕途一時名公鉅卿無不改容禮敬之至于東南之士講學以求是當者率於介夫取正焉蓋學識操敬如吾介夫者絕不多見也

月湖集

王雲鳳

字應韶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副都御史

公平生坐立言動皆不茍處私室如在公門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爲性嚴察吏不能售奸當事無忌諱與人交偲偲不皆章相逐爲詩文核而奇能自作古與至揮灑詞翰更絕　錢榮撰送行序

先生二十歲舉進士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卽清忠敎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

安時

憲宗將豫禮部沿舊舉齋醮先生言於部尚書周公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可不允用土會番貢獅子先生謂宜卻之尚書耿公裕用其議疏入得允天下傳爲盛事

爲祠祭員外郎郎中尚書倪公岳因災異疏奬政用先生四事曰懲邪慝禁給度停減齋醮議處宗室言甚剴切後度僧不止先生乃獨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

旨下度僧不多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
丁巳京城風霾踰旬先生陳脩德弭災之道大意
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辦傳奉諸事
上遂下詔求直言先生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
十三事曰勤聖學接群臣奮剛斷復早朝甦軍衛
恤軍士清軍伍重名器禁私罰惜財用崇儉德減
妄費停路勘節供應停齋醮專巡邏寬馬價恤夫
役慎工作謹服用修武備疏滯禁開言路
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先徹中外人莫
敢言先生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
怒令道士設醮呪死不驗及令校尉數伺先生出
入
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獄謫知河
南陝州
比至問民疾苦興利袪害惟恐後州城井深二百
尺民難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孫操廣濟渠水
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剖白匹夫匹婦得
言其情沈姓兄弟因甕爭訟則買甕遺之兄弟感
愧有勢豪謀利病窮民者必痛治之而又表賢者
之閭講程朱之學毁僧尼寺以正風俗拆泰山廟

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
陞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教人讀書自小學近
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
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
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爲高遠惑於日用
之常勿過爲詭異出乎人情之外以五要肅士心
以十有一行正士教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
禁士惄又立四科以待士立十政以收士學政肅
清三秦豪傑之士莫不興起
爲副使整飭洮岷邊備軍法嚴明邊卒悅畏丙戌
遂通其條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
爲山東按察使關防凜然人不敢犯雖同僚有乖
理法者亦必曰慎勿使先生知郡縣吏之賢否博
詢密記以行獎貴一時畏若神明時劉瑾專橫因
詗官陰使校尉緝訪無可刺舉事因以寢
丁母夫人憂歸吏部尚書張綵欲起復先生乃上
書力止之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始被命欲堅辭又
有遺書言執政者誦
太祖褒中士夫不爲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
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

已泣而就道至無所餽瑾怒欲重以禍不能得而
罷時國學教廢先生以十有七約示諸生約束太
嚴誹謗四出先生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
養病歸都御史石邦秀通政丁鳳御史楊邦禎交
薦其賢
上命巡撫宣府地方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
書畧曰伏惟晋位太宰竊爲天下慶而不敢奉問
者非敢效劉元城不通司馬公書之義也以時事
多端每一把筆輒長太息而止近於谷文中始見
陞少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晷

聞忠讜之言近者留王昂一疏尤爲人所傳誦不
聞唐介劾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乎加人
一等矣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職
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
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
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
倫淪落以死擯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
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
也前輩影様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
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

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
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
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
而士風以振奬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
恐有奔趨富貴饞餕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
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諒之言達
于德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
某迂疏孤蹤疊辱薦奬今冡宰以巡撫重寄感激之
餘慚懼交至久病殘喘豈堪任事向者臨歸寺中
拜別妄有看不得幹不得之言此某之本心也況

今兩耳全聾調治不痊只當耕田納稅爲畎畝之
餘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著冠
束帶聊惟俯垂憐念縱須麋鹿于林莽之外投魚鰕
于澔汗之中使各得其性焉則某未死之年皆執
事之賜也倘執事他日解重而南某尚當杖竹躋
驢候門下于待隱之園或隨杖屨登金山之巔把
酒酹江以吊千古之豪豈不快哉官之崇卑有無
何足掛之齒頰間也
先生至宣府以便宜從事號令嚴明法度整肅紀
將而下莫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虜畏不敢

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
先生年十一歲時與鄉人立妓女過之拜而不荅同舍生或借其翁潛與妓女先生知之後以翁還擲之地下同舍生慙買他翁償之
先生天資豪邁狀貌魁異智識卓越器度弘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敢便與天地不相似理明義精視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遇事敢爲機動矢發無留礙一有弛張上下響應雖權力弗能齟齬臨死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
俱呂柟撰墓志

爲陝西提學副使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書曰學文曰治事士皆興起建書樓于正學書院廣收昔籍藏之以資諸生誦覽取人首名節次文詞斥遠貪殘之徒進拔忠正之士禁止僧道師巫之術其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忠直其法何景明曰予至關中見幸若近山歌湖渼陂頌說戴公之德康馬呂段頌說楊王之政諸君子即三公時所就士雖先後際遇有時而三公風教由此

彰矣　俱雍大紀
公與晉溪王公白巖喬公稱晉中三傑說者謂公廉靖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

王鴻儒 文莊公

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
戶部尚書

公敏悟絶人書過目即成誦甫成童作書端勁得
歐顔法有親屬爲府史者者致公佐書郡守金城
段公堅見公書奇而問之史以實對遂召見歎曰
風神清澈非塵埃中人也乃留居府中續食授衣
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天台陳公選校
士至南陽閲公卷稱曰此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

成化癸卯發解河南丁未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
事務領倉庾出納明愼軍民稱便遷員外郎擢丹
淮安督稅鳳陽皆有聲蹟於是衆益信爲全才
公督學山西以陶養爲本以文藝爲末抑浮崇雅
先行檢而後詞華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
人每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
之
爲吏部左侍郎以甄拔人物爲已任好崇實行不
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
亦趣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
稷生民於是倚賴識者韙其言 金石瑭撰墓誌

孝宗一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論時政且及當時人
才 上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
對曰此人才行誠不易得 聖諭是也劉公後以
告鄉人吾員外文相曰 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
得大事予老不及見子其識之 行狀

公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爲主雖一字
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其所得
宏博典衍文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嘗觀史毎
以歷代君臣之行事爲案而已從中斷之審得失
辨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
自 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已之詳皆能
一一言之至論當世之務原始必要其終可否成
敗必證以古人之故至誠待物和而有禮不問人
私人亦不敢以私問由是士樂親之無問識與不
識皆知其爲成德君子也 誌

鄒智

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以言事謫石城吏目卒

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群經子史一經目即不忘嘗居龍泉庵貧無繼晷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雖數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未能或之先也 墓誌

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備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令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自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

孝廟首登大寶明日常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鼐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効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恕徵聘至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多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雖善其言而卒莫能用識者憾之 崔銑撰傳

公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當道重其人往往待以賓禮會總督都御史秦公紘檄遣董修書得居廣城白沙陳公甫先生忘年而友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得暴疾卒 誌

嗚呼古義不明古人不復世之號為士大夫通經術者立乎人之本朝則唯唯默默偷以全軀孰有如君之忠直乎於權貴貨利也見之則掉尾談之則垂涎孰有如君之剛義乎弱冠之年無導于前卓然自樹其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乎假之以年殆

未可量。然執此以往，則固青天白日，斷斷乎不可磨沒，是大有功于名教也。傳

公非所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立齋遺文

孫燧

忠烈公

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禮部尚書。

公天性明徹，精于易春秋子史諸書，靡不淹貫。發魁鄉省，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陞員外郎中。所司獄訟平反居多。勑讞江西刑獄，十餘年甚不決者，至則決之如流，獲伸其屈者不可勝紀。一十二郡士民輒以神明頌之。事竣復命，方太監劉瑾禁錮忠良，虐焰騰熾，公以廉鯁忤瑾，連遭罰贖。瑾誅，公始獲全。漸次陞秩，督餉閩藩，掌憲貴陽，東臬右轄中州，所至歷有異政。李操撰故實

巡撫江西時，宸濠橫逆，剝民毒政，潛謀不軌。公至首舉官校之虐害良善、奸民之侵奪財產，樂官之白晝殺人，啓請具獄。濠忌，乃駕惡郡王將軍自懲以法。公知其意在文過，姑置之。間因巡歷上下，密謀于故舊之有權力者與共除之。或曰：彼逆謀未露，徒自中傷。公以為然，然屢疏罪狀以聞，俱為中道紊細所匿，弗得達，復晷乞骸骨，亦不報。不得已，乃紆謀旁行，將以除為之所。於是與巡按御史李淵

范將布政參議陳洪謨按察副使許逵先後協謀
時粮備兵布官要害外以詗其黨與內以防其舉
動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備以其實告御史蕭
淮淮乃暴其狀以聞於是遣勳戚重臣戒諭未至
而逆校林華自京馳報濠懼己卯六月十四日因
各官入謝生辰宴禮濠出立露臺太后有密旨令
我起兵監國公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
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
有　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却入殿庭易戎
服出呼公罵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亦曰
朝廷何負於汝而汝欲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獨
副使許逵反覆辨論且厲聲曰我輩亦方向大臣
今日何得如此濠大怒喝令武夫縛公及逵出
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方熾奄忽陰曀慘淡城中
男女無大小皆相顧泣下事聞贈官賜諡命有司
立祠省城春秋祀之賜祠額曰旌忠　江西通志
江右自寧藩強大以來荼剥生靈非特藩府之人
能爲害凡江之光棍狡猾假名軍校佃僕者皆足
以害民而官府莫敢辨者幾十年矣自公之巡撫
也廉得其人悉抵于法自是寧亦憚公威德撿約

群下雖府中之人亦不敢恣故江右之民三數年
來方始帖席他如民有嚚訟則與平反之民有賦
役則與均平之民有詭寄之害則明立條約以清
查之民有盜賊之擾則申嚴保甲以消弭之民有
課辦之繁則通融料理以寬舒之貪墨者汰去之
賢勞者旌禮之所至必進諸生親爲講析經義修
飭黌校以作興之故凡可以康濟斯民者公必曲
爲之處而周爲之慮寧未嘗一日不計公以爲必
去此人方得肆其逆廼公亦未嘗一日而忘寧之
變也故公日問因徒量情收贖及行所屬問刑衙
門一體准贖金穀故所在倉庫充實又申飭衛所
州縣民兵明立部伍按時操演所至躬爲簡閱務
得梟勇以應緊急征調皆所以預爲備戒以防寧
之變也故公雖遇害未閱月而陽明一呼諸郡響
應亂人就縛兵足以用食足以餉者咸公平日先
事預防之績也　袁忠録後
一川先生自少績學有名鄉會試皆高選居官恒
自許曰此心不敢不盡此身不敢不勞
公矜暫處清戎察院御史范公銜命將至藩臬諸
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輒病議當卜址別建公

曰有正人無邪北際此民窮財匱而可爲我造新衙門乎仍舊貫而加葺之可爰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隱故淸淤沙中得一古銅鏡背刻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　忠感記

公自下車以來日親庶政常至夜分漏下五滴即起秉燭而坐與諸葛公之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者同一意舊例巡撫官俱携家屬公任四載獨居恬如一日與岳武穆之不受名姝者同一心間關奏疏務揚奸惡以保宗社與甯武子之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者同一愚委身不去賊脇以兵而辭色愈厲又與文信公之從容就義者同一節　忠義録

公初遇害民恨不即死亂甫平長街委巷老稚相與扶攜哭公柩一日凡十餘祭一祭凡數十人至百餘人哭皆盡哀吁於此可以驗公之澤占民之恩矣　哀忠録

嗚呼命阿苟容生也何庸慨慷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于國而惠澤被乎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燄之已炎公盖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獲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靑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

王守仁祭文

陳茂烈

字時周福建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以
母老乞終養旌為孝廉

茂烈先世浙之瑞安人曾大父以軍功注興化衛
總旗遂居郡之梅峯茂烈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
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
孱弱亟止之乃暗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
曰吾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
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

東所司以故事致贐乃謝曰吾窮時嘗授徒兩泉
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邪於是往拜白沙陳
公甫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告以
為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

莆陽文獻

為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
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
之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妒氏為類
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擊強徐輔以寬當道尚
深峻徐開解為寶信乎上下官有賢舊而民有去

思考績歸至淮以乏美具東餽死所知覆以敝裘
為殮為監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窘無
官而自繫風紀之重尚書倡者子受賂僅者以道
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曼劾先生再劾倡去而僅
猶留先生以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辦
一紋帳身治畦一畬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
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京薄皆人甚
不堪而泰然自足自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
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
土苴耳

林見素撰墓誌

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縣學教諭資
其祿跡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
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
養又具疏辭　制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
家貧親老特給月米以資養贍不准辭茂烈以母
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以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強
起號哭寢地疾轉亟泣謂岳曰吾平生所事見素
所友吾翁如不可諱惟身後是託見素為治殯具
立其族子逵揚為後海內大夫士聞而傷之御史
王應鵬列狀上聞詔賜坊牌用表宅里扁之曰孝

廡祀於鄉賢祠優恤其家　莆陽文獻

辭免資養疏畧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建微臣亦荷收郵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哉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孀臣因貧旣寡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之養竟未酬洎滴之恩且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

先生杜門養靜領悟深而充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有懼先生知爲姚子嘗評第物品薦憲管寧之右得在孔門可幾閔冉程朱高第子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孔困殆未足盡者　墓誌

黄鞏

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丞卒贈大理少卿

初莅德安府推官法理有聲部使者交薦之以考績留刑部主事清勤供職部堂咸遣子就學今掌一部奏牘尚書何公鑑轉兵部奏調鞏爲兵部主事倚任尤重正德甲戌進員外郎充會試同考官得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方二司郎中以母喪歸服除時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

尼其行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盖有志于殉國也　莆陽文獻

補武選郎中己卯春有旨南巡時宸濠蓄逆上下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乃咸起而諍之鞏以其事出于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鞏獨疏六事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晩矣

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愼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屛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

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悅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

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大師鎭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卽日削去鎭國公等名號

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楡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寓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

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
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
卽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
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驚之其何不流
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
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
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
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
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
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

下者獨甚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
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
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
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
尚可為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
謹按今之小人竊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
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
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不[illegible]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

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
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
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
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
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
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
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
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
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
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于無本其何以安洪

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晏
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
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為陛
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
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
臣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
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
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惟
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

震見其疏稿與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爲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肇體極脩羸辛苦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也　莆陽文獻

兩都盛傳君諫疏幾于紙貴蓋無不嘆其剴切者予得而讀之見其養氣之充析理之密疏中引通書語尤爲的當一時諫疏無慮數十惟君爲第一

楊月湖書

肇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邸日中未爨火亦不以爲意於官府無絲毫干

肇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其素志如此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幾自成家莆一時人物肇與茂烈名行相次惜未究其用又皆無子而肇年尤夭雖然觀二人所樹立亦可與天壤俱敝矣

文獻

許逵　忠節公

字汝登河南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江西按察副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左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

公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令期月即能令行境内辛未春劇賊劉七等飈起畿甸焚屠城邑公先築濬城隍又使民各起墻屋外高過其簷彷開墻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内其餘人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撫按交薦其才超陞山東按察僉事兵備於武定州是時劉七等寇猖獗自陝以東横行而武定城圯隍夷不格牛馬民欲崩去公力定之又事築鑿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栁壬申五月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未幾賊鐵鷂以百騎劫德平公追戰於楊二庄一鼓盡剿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颶風敗舟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　高陵呂柟撰墓誌銘

公矜為樂陵令以靖寇功陞山東僉事尋轉江西副使時宸濠陰蓄逆謀捂克暴橫境土騷然公每繫縛其黨以柱其惡濠雖分敬而內實憾之己卯六月濠反縛都御史孫燧將殺之公反覆辯論毅然以為不可濠曰許逵何言公曰惟有赤心耳肯從汝反乎濠怒遂嗎武夫縛公併斬之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蓋公嘗與孫公有先發後聞之謀為人言所沮公既就縛憚慨激烈厲聲大罵不絕口曰我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死遂挺之受刑于惠民門外觀者壯之時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為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

江西通志

宸濠之變其積威虐焰已懾人于平日而危言暴怒又遽發于一時聞之者膽喪見之者股栗自非真知義命之君子孰敢與之抗哉而孫許乃能嬰其鋒而折其議寤旨之索赤心之對蓋知有國家而不知有其身者比至臨刑罵不絕口可謂忠貫白日志烈秋霜者矣宜乎民之懷惠哀忠而殮瘞供奉實天理民彝之不容已也

乞表揚忠節疏

陳獻章

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鄉貢士授翰林檢討不仕世稱白沙先生

先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山巾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生前一夕太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有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既老更號石翁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丁卯中鄉試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聘君與弼講伊洛之學于臨川之上遂棄學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也

門人張詡撰行狀

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其辭曰能飢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

用心臧善端日皆養庶免物欲戕賊德乃胥成文
詞固糠粃俯仰天地間此身何足藏胡能追逸駕
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
起沈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
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有德貴含章邇來
十六載蹤跡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貌俗如驅羊隱
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邢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
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
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斷喪良
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讓得之驚曰龜山

不如也明日颺言于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
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㫤賀欽輩皆樂從
之游欽時爲給事中聞先生論議即日抗疏解官
去
既歸杜門潛心大業而道價響天下矣四方學者
日益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臬吏宣慰
無不致禮于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其賓客了不
知其囊之罄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賓友論天
下古今事或至漏下疊疊不少厭倦江右左布政
陳煒等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書幣聘先生爲十

三郡士肴師先生辭不往　並行狀
壬寅方伯彭公督府朱公交薦其才先生疏于
朝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
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
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
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欽授
翰林檢討不辭而去自是薦書歲至不行或勸之
著書不答弘治戊午遘疾越二年庚申卒
門人湛若水撰墓碣
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舫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

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
間悟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
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
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
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彌唯唯　行狀
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吏部
公稱辭疾不赴試越數日赴試一到部門復以疾
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詔與
翰林檢討且云親終疾愈仍來供職公謝恩疏云
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

日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遺臣子效用之初心也蓋南
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公無加損但
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　徵吾錄
先生事太夫人甚謹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輙心
動丞歸果然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
禱先生從之御史王興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
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倣徐仲車故事伯兄不可
乃止
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

命內人撫育如己女及笄擇壻嫁之
友人莊杲病遺書求先生門人知醫范規者往規
貧不能赴先生即備行纏服食津遺與人交無死
生炎涼之別都御史朱英柩歸桂陽為文遣子不
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韶御史表道經歷張嶽之
歿也亦然吊胡榮母喪于新喻祭吳與弼墓于崇
仁羅倫墓于永豐訪莊昶宅于江浦嘗慕先哲宋
丞相崔菊坡之為人也迎其像為文祭于家隅坐
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
先生德器粹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給事

中賀欽執弟子禮肖先生像懸于家之別室有大
事必啓焉羅倫改官南京修撰先生謂曰子未可
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始疑先生受
得于覩感乃悔嘆即欲解官從學進士姜麟以史
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曰吾
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
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
子
先生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
寢少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

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
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
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
先生荅張元禎問學詩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
傳耿耿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
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
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
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
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
人素琴本無絃久之又歎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

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蓋其學初則本乎周子主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基其後造詣日深則又有以進乎顏氏卓爾之地位而駸駸乎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

先生始懼學者障于言語事爲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于虛無寂滅之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　並行狀

先生云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

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外傳

朱子謂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是詩若夫胸次高明識見洞徹則誠所謂振古之豪也近年陳白沙先生棲遲衡門優游卒歲於吟咏諷誦之際每稱堯夫不置則所以慕其爲人者已非一日矣予喜其所爲詩暇日擇錄若干首間以數言釋之用俗觀覽而已若白沙之胸次識見骨髓花草堯夫不堯夫世之君子必有知之深者而不俟乎予之言也　楊廉書詩後

石翁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曰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曰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者乎

門人李承箕撰序

羅修撰倫送先生南歸序曰白沙先生處南海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孟子曰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令聞廣譽不願人之文繡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其斯之謂歟　云

先生不欲富貴而一貧賤獨何心哉志其大而已　云

矣

彭惠安韶爲先生跡有曰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頎學于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又曰潛心聖賢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

林見素俊撰先生祠堂記曰白沙陳先生石齋之崛起南粤也不偕一命甘韋布以老薦書聯絡迫部檄不得已起起而又去　憲皇帝知其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未嘗一日立于朝無得于言無所施于其政以收有尺寸之功然而孫風遠韻上溢旁流盡一世而仰服之身領者神降聞風者意往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且化椎埋胠篋脂韋溺浸中之流聽下風而馴素節黜浮鎮雅名儒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可謂雨澤枯水熄焰風奪炎其盛矣乎云

鳴呼元氣會而名世生在我南服楚春陵閩建安嘗載當其盛而黄雲紫水亦宇宙川岳于今萃氣之會意者其時先生蓋當之也先生身長八尺右臉有七黑子開頰絶人舉于鄉弃而從康齋吳先生學康齋之有先生猶挺之之有康節先生始上求之傳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

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爲依歸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以獨超造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與天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始終焉先生之隱與措施之大致于是具矣

莆陽文獻

莊昶

字孔暘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
吏部驗封司郎中世稱定山先生
先生自少穎異長益不群貌古心夷學博志大於
之退遜若不勝衣而胸中多奇探之索之其出無
窮使人恍然若失而溫醇和易又能使人戀戀從
之游而不忍去其爲詩以近代之詩俚俗可厭挃
唐人機軸變換百出往往追踵風雅其字畫亦然
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景泰丙子領鄉薦成化丙

戌登進士歷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江西羅倫爲
狀元議論風節驚服一時南海陳獻章至太學亦
隱然風動京師先生于二公慕其義醉其道情深
若骨肉顯然知有善而不知有已以已之未然而
信其當然於是善類潑潑若各欲洗磨之不暇矣
林光撰墓誌
憲廟欲設上元鰲山烟先生同編修章公懋黃公仲
昭上培養君德疏言甚剴切忤旨謫湖廣桂陽州
判行間用給事中毛弘御史陳非言改南京行人
司左司副尋遭丧三載服闋不起巡撫都憲王公恕

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卻之曰受
官辦以理私廬可乎
先生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
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
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
形似者奚可哉其持身則慕伊川決度斬然而難
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之生
聖賢將爲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
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
聵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于聞

見入耳出口至于汲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
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
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弘治甲寅先生被薦有旨取用巡撫何公鑑躬詣
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
寇張公瑄輩諸薦疏皆出部擬非特旨也故先生
曰吾向以諫被謫既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
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
夫背　朝廷者泉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
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逭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

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亦我
朝出色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
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曰定山君之
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　朝廷薦賢矣
李但唯唯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復能用
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
起延之以荼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
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
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
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遷延野寺彌留日甚
明年丙辰八月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歸定山自
是屢告部不為題處時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遇
考察尚書青谿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
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
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

董瀍名木撰墓誌

予癸丑下第南歸謁先生于定山瀟然灑落望之
知為有德人也今觀先生及諸公之言即先生之
學宜與白沙先生同矣而白沙先生語我曰定山
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不知其後
問緝熙何以告之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　泗誌

白沙許定山詩曰影響驅馳等是勞風流今古幾
人豪但聞司馬衣裳古更見伊川帽桶高　白沙詩教外傳

定山詩初就少陵既而讀劉靜修詩酷愛之近得
其數十篇樸逸益不可當遂與二公相忘矣文章
要為儒者餘事古今人善鳴者未有不自聞道始
觀定山詩者當以此意求之　柴墟集

蚤年時文蹊徑脫去天孫雲錦機杼不與晚豪於
詩傲睨鉅儒放翁橫逸康節理趣麓山力諍詞臣
遠慮再起而病竟無所遇浦口清風以永終譽

楊廉贊

賀欽

字克恭遼東廣寧後屯衛人成化丙戌進士仕
止給事中世稱醫閭先生
公爲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寶
藏猶霾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抗疏解官
去執弟子禮旣別肖先生小像懸于家之別室有
大事必啓焉　白沙行狀
孝廟登極初內閣大臣首薦公特授陜西布政司右
參議公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

眞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
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眞儒以充其
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
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
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
之或任之內閣俾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
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
祖訓內官之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
事而已柰何近年以來如王振喜寧曹吉祥牛玉汪直
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之輩或陷主虜庭
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踰
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
不貲或引用左道熒惑上心或導進逢巧盜虛府
庫此其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
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
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鎭守地方掌握兵權則
非惟爲國家無疆之禍亦自令宦官無疆之福矣
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嗣基之初罷黜浮屠
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眞所謂守成

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
備故頹敗之俗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禮讓之化
未行淫褻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
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
心自善矣疏入
朝廷允其辭而四事斥以浮泛罷之
賀克恭在憂中辭參議之命不受極論內侍乃爲
白沙幾至得罪而浮議已紛紛矣　鄒智與劉汝德書
白沙與賀克恭書曰三十年來慕古人之學者衆說
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

白沙許克恭詩云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道苟能明何必多讀書寂寥委山澤于于來京都斯人各有分彼此何能踰杪秋風日清呼兒理有輿聊爲王臺遊言笑誰與俱屈指意中人一坐一踟蹰歸來看四壁四壁光如如聖道日榛塞誰共剪其蕪夫子久不見吾生何以娛常恐歲月晚況與音問疎申以伐木章一日三卷舒 並詩敎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懦遂先發衆衆縱火刼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老爺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撫

先生辭曰吾非上官獲保里閈足矣請之再三遂從數幹子弟十餘人往彼卽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卽不殺人猶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壁刼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后日鎭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愼無殺人已而撫鎭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勦衆復呼譟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鎭城焉得不發兵兵漸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御吾舒

陳眞晟　布衣先生

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漳州人

布衣骨格高聳神氣霜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致志以儒爲業業成應于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于一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跪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須行　勑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學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　勑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按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誰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許二子亦未見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甫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甫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生於鎮海遷于龍岩晚定居于漳之玉洲卒年六十有四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

立石亭道院題門

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堤
學副使姚鏌舉入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
學有雜叢藏于家名存稿云　濟川人物志

寫壞百年極久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
武夷之遊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
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
默託于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區朝之忱于左右也
陳白沙書

予交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畧布衣
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
無分毫之助也　羅倫復張都憲書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
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
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
七背日見頹靡殊可憂也　陳白沙與胡僉憲書

胡居仁　敬齋先生

字叔心江西餘干人

先生自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從學家塾言動如老
成人塾師畏之年十七八從安仁于同知學舉子
業既而從康齋吳先生得心學之正退而益加充
廣慨然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
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
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動
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在朝堂
臨事接物如對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
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
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愧皇
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日竟夕孳
孳不倦探典墳之蘊奧究事理之精微存諸心而
務諸身明其體而達其用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
趨旨排異端振流俗繼聖賢之緒任綱常之責儒
風偉節儀表江南　門人餘祐撰行狀

先生家居日以悅親爲事父病劇嘗糞味苦疾果
愈兄妹外歸迷于門外有[illegible]亦躬調藥家人化之

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初則水漿不入口
哭踊每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
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功之小
悉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摳衣及門者
衆於是築書屋曰禮吾曰南谷聚徒講學語學則
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直第
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于禪騁詞失
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隱
然有自任意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　高明撰墓誌
先生持己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爲己

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
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此王道之本也其初家食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
應不能償亦不較此後艮窮人或爲之籌先生曰
吾何暇汲汲於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目
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稊稗弗生何愁五穀不
熟　行狀
先生所著進學箴畧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
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
其畢矣　游德錄

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
忠恕而世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乎
卑近以漸造乎高遠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
焉雖其老死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
于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
曹無妄先生後僅見斯人而已真可謂儒者之高
蹈今世之逸民而先生無求於世世亦不知有求
于先生惜哉　張吉序居業錄要語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
書錄廉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徧考國初以

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
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爲居業錄其言精
確簡當亦粹然出于正者讀書錄之外所見惟此
耳廉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
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
以識此哉　楊廉撰序
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
門退而藏修于家書無不讀理無不窮存諸心者
不以一時而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而或遺久
之則知益精而守益固養益裕而得益深矣居業

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理有契于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而命以是名蓋取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之義也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此外則於異端佛老之學尤加深辨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為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　門人俞佑撰居業錄序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之四終

跋近代名臣言行錄
或有問於余曰東濱先生之錄近代名
臣也傳乎余應之曰傳矣夫自陸呂蘇
宋以來述名臣者率誦言其懿而瑕瑜
之義微矣宋南渡前諸名臣如范平章
實內翰者既已變面事讎又碌碌不能
發明功名以自顯於世而晦翁有取焉
取人與律已異也我
朝入閣史局往往焚草　液池雖廟堂
縷縷之士且不得覩而況鄉儌儒生乎
東濱斯錄博而確善善而不諱何言乎
其不可傳也然余於斯錄也未嘗不三
太息焉建文諸臣自附於夷齊之義受
禍不忍言東濱以為發凡自近始弗錄
也卽近如陽明及見素靜庵五六君子
其綱常社稷之功風節政理之蹟皆斷

然不可泯滅者東濱以爲公是公非弗
久弗定未録也録起
裕陵　景皇間距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
堅心正氣培植未完以故士木之難倉
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
南朝李侍郎者見録於東濱也嗚呼君
子於斯録也可以觀世矣何言乎其不
可傳也
嘉靖辛卯季冬望日後學海鹽鄭曉謹
跋

予錄近代名臣四十二人刻既成或有
謂商公輅之忠亮秦公紘許公進之剛
毅劉公健謝公遷之重厚李公東陽王
公鏊之文學劉公忠王公雲鳳石公珤
之方正不阿皆表重當世他如儲公巏
之介林公沭之廉羅公玘之直魯公鐸
之淳亦不易得又有謂張公元禎之學
槩而詆予饒鄭公智之氣節而屈乎趺
錐皆未究其用固所謂天下士也錄宜
無遺乃復考論得商素許王張鄭六公
附于各卷之末通前共四十八人餘則
未能盡知非敢有去取也壬辰秋七月
朔識再識

予觀東濱先生之錄名臣也
以文章尚其學以事業尚
其功以忠義尚其節錄以此
三者而紀述數矣君子觀諸
其錄而鑒法備矣是故義大
於君臣法昭於言行義言則
文義行則純實至則足[illegible]
立則鑒成鑒立則足以風人錄
之意也錄詳而確庸以爲鑒
跋攅而閣屬以輔錄門也式
而亡先生以君臣之義辱教
我公敢不樂梓之以詔天下
後世之爲臣子者嘉靖壬辰
月三日滄梁崔門拜手謹

史外三十二卷

〔清〕汪有典撰

清乾隆十四年淡艷亭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史外

明季類纂嗣出

光霽堂藏板

原序

訂頑搜輯有明三百年抗節死義諸賢論次其生平而爲之傳凡若干首屬序於予予受讀卒業曰甚矣有明之不幸也夫以死節之多寡定一代之盛衰此非通論幾見唐虞三代而龍逢比干接跡乎國家不能使其臣爲祥麟威鳳而獬豸鷹鸇日擊觸於庭陛如是而不論否以敗者無是事也有明享國三百年剝喪士氣之最慘毒者凡三燕藩也魏璫也闖寇也他不與是當是時士有稍知節概靡不以生爲可厭而死爲可樂視穴胸斷脰如饑食渴飲之當然此吾訂頑所以蹙蹙太息而列傳之所爲作也觀其激昂跳踔如沙場秋肅劍刓磨而戈鋋戛也其冤沉恨塞如陰房鬼火氣悽愴而聲嚶嚶也口褒筆卹追狀於數十百年之前其人之軀幹短長鬚眉蠕動靡不躍躍紙上而呼之欲出吁訂頑以奈何不能自已之胸寫奈何不能自已之事故以訂頑是編爲得意之書非知言者也予長列傳七十如伯夷傳之參以議論者蓋不多見今訂頑是編嘻吁慨歎反覆咨嗟者爲多有不屑規規於傳記者隱寓訂頑之微意也歟

同學弟王夢鯨拜譔

濡須新安間有兩汪子焉濡須之汪子則名有典字起謨者也攝濡牧者馮君君子也爲余道起謨之爲人貧而能樂嘗步訪之見其籬舍蕭然頹屋中擁几著書不一間薪米客至與談談無倦或饋之酒盡醉然即不飲而與亦陶陶然人但見其瓶之罄踵之決而未嘗見其顏之戚也余聞而異之時未及一見已馮君手其所著以示余讀之則詳求有明一代之忠義核其事蹟而加之論贊感慨噫吁一唱而三歎如讀歐陽學史記之爲文則又灑然異之既而守新安者入都余代庖焉至彼而汪子槎菴投一牍所

言鄉約也以爲老生常譚耳置之嗣槎菴來索其書自謂如芻豢之至味不食者不知乃異而取讀驚而與之通於是槎菴乃出其分年學字及禮朔二編以進蓋皆有用之書也嗟乎世人之不知學也久矣蓋自丱角至壯至老父師斤斤而命之子弟娓娓而習之無非所以干祿者蓋有數十年而不效抑或數百千人而不一效則未有不悲其術之不工而益求工焉苟工矣效矣則又欲以其術施之於所治之人聚生徒而旣廩以課之於是其詡詡然託其邑爲多能文之士而其長吏亦因而獲作人之名噫抑何其陋而不知所愧也而如兩汪子者可謂知所學也已矣而獨惜其年皆老雖能言之而不能及其身以行之也然苟得而傳之於後焉讀而感感而興起則小子有造成人有德其於兩汪子所著之苦心亦可以快然而無所負也乎然余故貧吏力有所不逮起謨館於季季氏之昆季將梓而傳之而起謨之心知莫不爭先佽助共襄厥成焉是何濡人賢者之多也吾知槎菴之書亦必有聞而興起樂爲版行者矣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重九前六日分守廬郡天津介山王又樸序

大江之濱有修士焉曰汪訂頑爲諸生數十年蕭然陋巷足跡不入市廛好讀書每有會意便忻然忘食暇則怡情詩酒放浪形骸之外中遭坎坷門祚衰薄則益偃臥不出息交絕遊客至長揖而已人或目之爲狂爲傲余初不識也然心儀其人必獨行之士解組後僑寓邸舍往拜其門見其舉止渾樸自是讀書人本色與之遊適出所著史外相示且曰生平志在忠義每讀史見古人之卓然特立節者輒三致意焉惟是宋元以前代有成書其軼見於他說又多言人人殊世遠年湮是非未由考据惟明代去今未

遠赫赫若前日事迨其末季逆闖流焰大命垂傾於時烈士貞女奇節累累皆正史不及載者憶童時父老輩猶能言之慮其終與溝瀆之諒同湮沒無稱故旁搜博採參互考訂綜覈一代忠義彙成一書余觀其書大抵叙大明潔議論發皇而要有一種激昂慷慨之意貫乎其間此則作者之至性流於不自知者夫忠義至性耳以至性之人傳至性之蹟固宜其言之深切而著明矣宣幽起滯激濁揚淸功豈獨在一世哉微言大義尋墜緒之茫茫涑水紫陽之遺也

年家弟青州馮溥撰

春秋之外無信史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若在史失則誣自古已然後世避忌紛更史官之筆益多掛漏惟夫汲古之士閉戶窮經胸中了無成見往往搜羅軼事發微闡幽其所表見實有以正前史之訛而補其闕此汪子訂頑史外之所爲作也其平日篤志潛修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詞章之學雅所不屑獨於往哲之芳躅足以翼世教明大義者必綜覈其本末而表章之嘗見有明一代忠義士多於前古正史所載綦詳然其閒或有處士鄉社布衣以及深山之野人幽閨之碩女從容而就義

者不可勝數史多闕焉乃歎曰知人論世儒生之責也抱殘守缺學者之羞也且前代迄今百有餘歲相去未遠不以此時考訂而傳述之將終聽其泯泯乎於是廣稽博採有美必揚無微不著積數十寒暑而成一書彷太史公列傳體凡如千卷雖窮巷幽人亦必詳明剖晰爲立一傳令觀者忠義之氣勃然而興大半皆正史所未及其筆意簡潔明淨離奇斷續而又丰神宕逸慷慨淋漓殆善學龍門而入廬陵之室者歟余留寓滇江得與汪子遊幸投針芥出其所爲書相示余受而讀之知其意不在文章也於是

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金沙同學弟王斌拜撰

忠義別傳凡例

先生之學貫串經史而所得力者尤在子長而堅益自壯歲嗜學所爲詩古文辭甚夥晚年益肆力於古意度雄邁波瀾壯濶其議論成敗得失瞭如指掌尤爲不愧前人是編創始雍正癸丑告成乃在於今茲殫十餘年之辛勤搜羅廣備考核精詳叙事議論閎博暁暢足以廉頑立懦振衰起靡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讀者宜究心焉

先生於有明事蹟詳加輯訂年三十時曾著有明[illegible]事類纂一書分門別類部帙頗繁無力授梓茲編專取節烈非故爲掛漏緣各有體裁不容遍贅也

是編託始之時正史未　頒書肆所傳布者頗如稗官野史蕪穢不足觀間有出自名手者或是非失實毀譽無稽如程翰林濟世儒竟謂無其人先生細爲搜訂不使奸諛[illegible]蒙美名忠義橫遭汚衊茲實具有深心大力焉迨正史
頒於學宮先生乃攜是編就尊經閣下重加校對並無舛訛益自喜曰是可出而問世矣

忠節之士盛世所褒
本朝崇獎節義隆恩亘古未有所以教孝作忠之意至深且厚如福唐桂三王之臣守節不屈死者特加旌美先生初爲史可法瞿式耜諸傳頗用自疑及讀正史乃謂同人曰
本朝寬大如是奈何自守拘墟之見乎故諸傳一遵正史暢所欲言並無隱諱

燕王舉兵以靖難爲名其後累朝子孫臣庶仍而不改此自爲其尊親曲護先生謂既已易代則當正名定罪曰反曰篡不容假易已而得正史觀之其書法正自如此知董狐之筆百世同揆也獨建文出亡時事竟附傳疑畧而不書而抗節諸公其本末亦不甚詳悉如方公之十族景公

之鐵帚刷肉鐵公之大鑊熬油概從削去此固正史愼重之體先生仍據別錄存之懸此公案以誌千秋之恨云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異於史家也先生亦倣此例而總目之曰史外取胡文定公史外傳心之語亦異於正史也

諸傳後論贊亦間用前人一二語如孟堅之襲子長而總斷以己意亦有就本傳中抽出一事而發以己論者不拘拘於尋常格式也

諸君子傳有爲前人已作而無別本可參則仍存原本下

著其集之本名論贊亦署本人或有文不大佳稍爲删易亦仍署本名不敢襲美也

先生家素貧自尊祖文學公父孝廉公咸以教授生徒爲業不治家人産故藏書寖少往往從人借鈔文性疎懶不時収拾或隨鈔隨爲友人攜去亦漫不經意其後沙鏡亭先生共爲搜羅故是編事實得於沙公者居多同郡諸友亦或時時郵寄雜籍以資採擇是以徵考譜當較他本爲更優云 文學公諱會龍字劍飛號延津 孝廉公諱國彬字衡玉號鵬罷癸丙子賢書

死節諸賢載在記傳者固彰人耳目而本郡數公或有未經表揚不入正史者先生訪諸遺老叅以傳聞務求其實悉爲傳述常恨足迹未出戶庭不能遍歷天下廣羅放失博採遺聞使青燐黃磧不終槁没四方有志君子果能聞風興起各述所傳彰微闡幽不無厚望矣

紀傳叙論惟子長具曠代逸才得左氏三昧至班孟堅講究體裁而生趣漸減厥後嗣響寂然先生沉酣諸書故記序處獨具爐錘或一人止序一事或一傳兼叙數人或一事錯見數傳頗上添毫栩栩欲活深得前賢不傳之秘唯議論處詞旨大放未如前人之蘊藉爲有含蓄耳要亦時會爲之不如是而不快也

明亡於賊而壞於閹臣本兵督理之不得其人故先生於諸傳往往欷歔及之宋慶曆中韓范富公罷相歐公所最感傷毋於當時名士序誌之文三致意先生實同此深衷讀者勿以印板文法繩之嗤爲重見叠出也

先生忠孝性成廉介不苟家雖貧人無敢以脂韋之行爲先生言者每張燈讀太史公書至淋漓痛快處輒激昂慷慨淵浮大白掀髯疾呼達曙未已袋自十歳即從先生遊先生厠器予傾箱倒篋悉以授之恨袋駑劣不能發揚先生之學稍報萬一是編授梓爲畧識其梗槩如此

門人范允袋謹識

先生是書經數十寒暑始克有成其初論次諸公時勢
亦隨所見而書於各朝次第本末先後未及按部排纂
每傳中提案處端緒原委不無層見疊出授梓時始編
次朝代故有不及刪正者然文體已成裁剪殊難讀者
諒之　先生推誠待人乃為刻工所給寫鐫易手版多
不一　司馬王公捐貲補換始成全璧佩玆嚴舉用識
不諼

表弟
門人

劉紹基　姪頁宗
劉宗壽　季　炳
范允表　字文蔚
范允燮　洪之瑾
范允裘　洪之瑯
洙　耘　沙成裕
朱　鑄　沙長慶
朱拼賢　沙餘慶
陳士進　沙成基
朱推賢　洪之瑛
朱雲巽　洪之瑋
范允秉　鍾朝選
范允福　李　重
劉宗熿　莊貞寬
劉宗炯　陳桂林
劉日若

仝識

目錄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男艮箕校訂
受業姪艮宗
門人劉宗熯仝校
紹基

史外目錄終

史外卷一　前明忠義別傳

無爲汪有典訂

太史天津王介山先生鑒定

同學諸子參訂

門人于姪仝校

方正學先生傳　附方孝友等

先生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又稱小韓子浙江寧海人高祖重桂鄉貢進士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教諭（宗族親戚別叙○叢○○提○清○爲○十族）父克勤濟寧太守事見循吏傳同母兄孝聞異母弟孝友

（伏案有要　起比法　而道破處之妙）

祖母葉母林庶母董仲父克家克家子孝復以奏請減賦謫寧夏慶遠衛軍姑少卿盧原質母妻鄭子中憲中愈女二壻王稌死國事忠文公禕之孫先生生平傑然必爲君子賤文章而貴道德恥刑罰而尊教化發明聖訓敷陳王道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執贄從遊號爲方氏朋友門人者抵衆洪武十五年以薦召高帝一見奇之謂太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材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薦召至高帝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獻王師事之扁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正學先生恭閔帝立召入翰林

直文淵閣被殊眷是時帝銳意用先生先生亦欲佐天子建太平之業倣古周禮周官次第更定會燕王反南北用兵未及設施而國事去矣嗚呼王政之不行於今二千餘年矣恭閔承高帝戡亂嚴威擊斷重典頻行之後濟以寬仁二年間路不拾遺童稚彬彬禮讓謂非仁義既行之效乎天不悔禍孽起强藩酷虐殘殺烈於跖蹻自壬午纂竊以還天地元氣斲喪略盡僅一仁宗稍稍煦沐而年短祚促譬之積惡之家子弟成材率多摧折不踰降殃理勢然歟爰是以降王澤絶息纖禮之君類皆信用僉壬戮辱

忠良姦璫權相叠柄太阿雖有救時善政功效稚然然皆出於申商刑名之學狹隘酷烈生理益以削弱又況一變而爲叢脞之形再變而成鈎黨之勢士怨民叛財盡國瘵一亡而不可復振矣小夫豎儒每咎先生不遵恭閔篤親親之誼夫燕王驕悍就國之初即陰蓄亡命修武備怏怏耽耽已非一日舉兵南下假清君側之名蚤削天王之號司馬之心路人知之矣當此之時含齒戴髮且思奮挺操戈赴難君父周公之誅管叔夫豈得已大義滅親名正言順即柰何以是病先生乎且燕王既黨齊王榑親兄弟也

奪衛倒落不遺餘力豈不可行之於建文者獨可行之於永樂乎至高煦效尤則謂侍臣謀國不當以黃子澄爲戒此非其良心之忽動怨已而景人固其陰狡之性深周身之防慮延臣黨煦爲齊慶封之言耳非所謂觀物則智自斷必厲者歟況夫建文四年屬之洪武興宗廟謚還以懿文謚死父讐死兄抑又何心豈皆先生有以致之歟先生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他雜著又數十百篇凡以悼王道之凌遲還斯民

於三代也孔子謂王者必世而後仁先生事恭閔纔數年耳顧以迂濶責之事後成敗之論何足據哉燕王兵至京師宮中自焚先生持哀服晝夜號哭鎭撫伍雲等執以獻先生大罵不屈繫獄遣人諭意不從既而議卽位詔於天下問左右誰可代草者皆舉先生乃召出衰杖哭闕下聲徹殿陛燕王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予法周公輔成王耳先生曰成王安在燕王曰渠自焚死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子燕王曰國賴長君先生曰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曰此朕家事先生無自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

先生大書燕賊反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卽死耳詔不可草燕王曰汝不顧九族乎先生曰便十族奈我何哭罵益厲燕王大怒摉宗支盡抄之毋赦一人輒示先生先生罵益厲九族既戮則及母黨妻黨交游門人爲十族當此之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之外親族謫戍絕徼者復千百餘人七日而後磔先生先生罵聲不絕至死乃已時年四十六孝聞已前死孝友就戮時先生目之淚下孝友口占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爲不愧

先生之弟姑子盧公原質字希魯洪武戊辰進士第二人官太常少卿坐黨族其家先是燕王以德慶侯廖永忠之孫鏞與銘嘗受學先生令召之先生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先生既致命鏞銘拾遺體瘞聚寶門外山上甫畢亦見收方燕兵勢迫先生自分必死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妻鄭與二子憲愈先自經死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壻王公稌字叔豐受業先生與鏞銘等謀瘞

事坐纂逆磬燕王念其祖死國特宥免欲用之辭不就瘍
念先生名蹟日就湮没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爲家
傳行狀並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卒傳於世祠孝復之謫戍
也攜宗圖以行先生赴難時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孝
脫洪熙間孝復子琬以赦歸里始克主先生祀謝公鐸詩
孫枝一葉是君恩謂是也或謂爲與史魏澤匿先生幼子
德宗言謬矣而他本所載余學夔並俞允奇龔先生遺孤
後有爲南昌司訓者亦非也其詳具載崇禎閣臣朱國楨
所輯先生傳後

史外　卷一　五

汪有典曰嗚呼秦政赫連勃勃振古之窮兇也然未嘗有
十族刑甚自開闢以來忠義屠戮之慘至明爲極而燕王
實肇其端死難亦惟明爲盛而先生特冠其首方燕王之
南下也姚廣孝啓之曰殿下入京愼勿殺方孝孺殺此人
讀書種子絕矣嗚呼惟先生不避十族之誅讀書種子乃
所以不絕也廣孝輩烏足以知之哉朱國楨曰方先生以
聖門之學擅蘇氏之才高皇帝養之建文皇帝用之庶幾
可與教化而遭時大阨退不得爲巢由進不得爲周召卽
求平世卿士不可得則有成其爲方先生而已或皆以更

改制度爲無成或憐以激烈沉宗爲太過噫太祖之制誠
可無改也直易視北平以潤色太平爲得意謂君臣千載
一時不可失耳乃建文卻遇如此謀人之國至於極敗不
一明目張膽抗言之而黯黯付此身尺組刀圭間比於溝
瀆成何局面金陳和尚兵潰城破俟殺掠稍定然後出曰
今日明白死後世必有知我者一武夫立志猶爾何况先
生凡忠臣孝子遇大不幸之時之事一有顧瞻便生退轉
則所謂叩頭乞餘生者何所不至而豈先生之本色哉至
溫陵云建文止能長養死難之人才而不能長養輔弼之

史外　卷一　六

人才是天地能生亂稜鐵幹不能生黍稷稻粱也且三四
年中何長養遽便得此其意蓋指高皇而又姑隱其辭務
求可喜暗寓推敲另是世間一說存之不論可也方祠碑
曰當夫金川啓鑰皇祚頓移國曰此家事曰周公輔成王
成王而既逸矣新主舊臣不得不死文皇不得不殺先生
以一死自誓衰麻號哭討不反顧文皇以必殺之心脅以
不卽殺之勢先生卽欲自死快死亦何可得是八百七十
三人者斷肢交首於前愈殺愈勁愈勁愈殺譬如隤山之
丸勢不得中止益至血肉已盡形影都消死者浩然死

者忿然桀然怒不少殺而其計其威固已窮矣窮則悔悔則思亦寧不坦焉若喪曰奈何以家事累若曹而特不可以告人萬機之暇進而孝陵轉而東又四顧天下躊躇蠢蠢敢非而不敢書敢書而不敢出終無以釋然於天下於是修文競武遷都捨■終其身不敢自逸甚至硇榆川之役曰吾本無利於天下諸君子何自苦爲蓋三百年來恬熙無事狩而還斷而續追唐虞三代之盛則文皇帝之功而先生及諸死節者檟激之力也夫忠臣孝子所以糜爛不回者豈惟千秋日月之名其心謂不如是天軸絶地維

折人類滅故決然以一縣爲繫期於安天下而止今文皇帝之功可以謝太祖卽可以謝成王與先生遺詔特祠正是善繼之大而先生以一死安天下其魂魄所之太虛來往任夫自逃自績與後之人自憐自歎自碑自記而終無怨於殺者夫張許不能昌唐文陸諸君子不能留宋而先生獨以聚寶一片地固有明萬世之業豈非亘古亘今忠臣之第一乎

予次正學先生傳本之鄭端簡吾學編其他一切制行槩爲删去獨標死難一節從其重也凡予所論次諸先生傳悉倣此例故較他本記載不無掛漏至先生□子德宗抄沒時魏澤匿之余學夔俞允還發之此吾學編所未詳載予得之他本私喜先生血亂不絶故特附記之及讀朱氏國楨所輯遜國臣傳辨先生後嗣甚悉則所謂德宗者乃子虛烏有而先生之血亂竟絶矣遂依朱氏易之蓋先生以十族廷爭時止知萬古之綱常爲重何暇顧一已之嗣續正不必曲爲假借以有血胤爲先生幸也伯夷叔齊何嘗有子孫香火哉朱氏之言固方氏既無噍類雖克家子孝復於洪武二十年湯國公

和城海上卹賦寧民毅然赴闕奏減謫寧夏慶遠衛軍攜宗圖以行先生死難時止抄民不抄軍故孝復軍支幸脫洪熙遂宥孝復子琬援例抱宗圖告奉戶部浙字一千一百二號勘合調海門衛軍尋釋爲民由是方氏之的亂始歸成化十八年方石葺先生遺稿謁祠琬孫方志淵出迎方石喜先生有後且由軍赦回故于書律詩一首贈淵內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遺稿尚存歷代世守乃志淵故有仇人曰葉琰者遊於海鹽得見鄭端簡忿其說遂入傳中然猶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

令未者軍冊之訛也而淞江人俞武原竄丁叛布於寧欲憾其籍且艷慕郇鎮結黜生復祖吾學編竊改縣志於名宦魏澤下摘去黃前三行插入托孤一段指幼子名德宗捏出俞允任免名色求弇州作復姓記淞江人益張大其事造祠立碑纂歸宗錄至寧海涵告侵奪知府洪都淞人又主其說訟者數年前後提學副使王畿周延光查明黜革方氏揭奏於朝始定蓋天啟四年事余在政府親得而正之所謂遺族赦還京者直贋錄也然斌之後冒廩冒貢而與方氏幾掃地矣僞之足以亂真如此又先生身後之一厄也

鐵司馬傳 附高巍等

公諱鉉原色目人居鄧州洪武時以國學生拔授禮科給事中賜字鼎石遷山東叅政陞兵部尚書建文元年秋七月燕王棣反削去建文紀年仍稱洪武三十二年殺王臣署官屬誓師南下是時離高帝勘亂之日久遠海內蕩平文恬武嬉將不習戈甲諸武臣子爲大帥者皆雍容講藝恥言兵事耿炳文稱老將至是北征李景隆代之景隆膏粱豎子寡謀而驕未嘗習兵見陣妄自負文武才統兵五十萬與燕兵戰輒敗棄其師遁公與叅贊高公巍出臨邑誓酒同盟起集兵丁固守濟南燕兵射書入城招降濟陽諸生高賢寧教諭王公省門人也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答射堅守不肯下當此之時燕兵攻之急城且廢公則夜幕藍帛裹以葦蓆晝白縫若城而潛令人補築之燕兵堰水灌城衆大懼公曰無恐計且破之於是撤守具令人登陴哭而求降出千人伏地僞請命燕王大喜謂諸將曰此中原要會得此可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盡而自守徐圖江淮可以得志於是退軍率數騎渡橋直至城下公則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戒俟燕王入城時呼千歲即

下板壓殺之比燕王入門門中遽呼千歲板急下傷馬首
燕王大驚易馬而走走至橋伏發撤橋橋不可動乃得逸
去於斯時也燕王之不死者僅如髮既免則大怒復合圍
以礮擊城公書高皇帝神牌懸其上遂不敢擊出奇計毀
燕兵攻具屢敗之相持三月燕王憤甚計無所出遂引兵
去公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遍賦慶歌激發忠義燕
兵畏之遂不近濟南已而抵靈壁至宿州公率兵躡其後
邀擊大勝於小河中原震動燕王欲棄師會中官有招者
而淮上諸將亦連敗京師遂不守公擁殘兵在淮南爲人

執以獻縛至背立廷中令一顧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背
顧燕烹其肉納口中問甘否公厲聲曰忠臣義士肉何不甘
遂磔之舁大鑊熱油數斛投其屍頃刻成煤炭導屍使北
面轉展向外內侍用鐵棒夾持之使正對笑曰爾今亦朝
我耶語未畢油沸起丈餘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
如故時年三十有七父仲名八十三母薛亦八十餘並海
南安置子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充匠尋戮
死妻楊並二女發教坊司楊卽病死二女誓不受辱高公
魏遼州人以孝行旌授前軍督府試左斷事坐罪謫戍貴

州關索嶺建文帝卽位歸田里上書論政事其一言親藩
帝深裔之語略見卓公敬傳燕兵起從李景隆參贊軍務
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
之誼遂遣往燕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
曰忘蔡仲遁于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
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
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咸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
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
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

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
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
明詔來見大王者何哉誠夙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
故求盡一言卽頸血汚地不惜耳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
居東若大王收諸始謀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
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
須當與周公比隆乃慮不及此遂傳檄遠邇大興甲兵襲
奪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
漢吳濞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

有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隙聚衆數萬突起而橫挑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叢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大喪未終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魏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以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迂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景隆兵屢敗自拔南歸二年五月遇公於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守京城破縊死驛舍王公省字子職吉水人爲遊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義而舍之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大哭諸生亦哭以頭觸柱死子禎判蘷州亦抗節死女靜聞燕兵至濟陽泣曰吾父必不生矣三遣人訪竟得遺骸歸葬高公賢寧被執燕王曰此作論秀才耶好人欲官之賢寧不肯受其友紀綱勸就職賢寧曰君是學校棄才舍而事新主固當吾食廩有年義則不可綱言於燕王全其志而遣之後卒年九十有七棄才謂黜生也

汪有典曰嗚呼燕藩之變與吳濞同而燕獨成事者以諸將非其敵也耿炳文以三十萬衆敗於真定李景隆以五

十萬衆敗於北平盛庸以六十萬衆敗於白溝河其他諸將非敗即降降者無問矣而敗者又不即誅益以長閫外之玩故曰用兵在於選將選將在於定謀爾時大勢既已瓦潰獨公一人竭智盡能且戰且守夫曷有濟宋參軍說公收合潰將直抵北平擣其巢穴燕回顧家室南兵躡之令燕腹背受敵大難可平公以南將駑材無足恃不聽人頗憾之不知燕王之才非宸濠比宸濠駑馬戀棧故新建得成其功燕王傾國而來計不返顧劉季不惜烹父奸雄狠鷙夫何所難即破北平益以南下於國事總無當耳夫

濟南之役燕王幾已成擒而卒脫去白溝夾河藁城諸戰燕又皆得風助嗚呼三代以還皇天於亂臣賊子往往曲爲保護而贊成之亦何怪奬逆之徒紛紛接迹於世也乎

忠節錄曰李文達天順日錄記鐵鼎石死義甚烈二公皆鄒人也故能知之王文恪紀聞謂公死後二女入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鐵同官至二女爲詩首章所謂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不知同官何人乃敢以此語聞上乎第二章所謂春來雨露深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亦似已嫁後詩也立齋閒錄云公於三十五

年十月十七日遇害子福安發河池千戶所充軍父仲年八十三與母薛安置河南一女四歲發教坊似與文恪少異二詩或出好事之口然當時以鼎石非內朝臣雖數蹇上且不屈而尚未至族誅朱國楨曰死節諸臣一經發配如投黑井或沉或爲蝦蟹所弄同歸於盡皆當暗啞涙付之瞋瞋好事者捏出鐵女二詩讀之嘔穢欲吐女不幸而辱又重不幸遭此枉誰爲明之者前錄所辨最妙其餘教坊諸語皆削去隣於擴清有功建文諸臣多矣予按鐵女所爲詩錢謙益列朝詩選亦爲辨雪朱彝尊明詩綜謂吳中范昌期題老妓卷詩載集中珠玉王文恪非無識者獨紀而傳之何耶

齊尚書黃太常合傳

尚書諱泰溧水人洪武二十年應天解元明年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太常諱子澄初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十七年鄉試第二明年禮部第一歷官太常寺卿初高帝封建藩王地大勢重亞於天子而燕延邊得專制賜以甲兵衛士尤盛驁不逆之徒歸之訓導葉君升疏言分封踰制禍患立生帝怒逮問死由是諸王益無忌曾高帝崩遺詔諸王臨邸中無奔喪燕王不從強入臨至淮上尚書請急出敕勒歸國當此之時燕王憤甚已耽耽有取代意矣明年

復假入覲直馳皇道登陛不拜氣剛勢逼朝廷患之先是高帝時諸王率悍悖蒙遜爾恭閔爲太孫曰太常爲東宮伴讀坐東角門謂太常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盛卒底亡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順逆之理異也及卽位有告周王橚與燕湘代岷四王通謀不軌者帝召太常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遂出與尚書議削諸王兵權尚書謂燕握重兵素有大志當先圖之太常曰不然燕預備已久宜先取周剪燕之手足而燕乃可圖於是遣李景隆襲執周王而遷之雲南燕王上言請曲宥帝惻然欲中止二公爭之未決趨出相語曰縣官婦人之仁今事勢如此安可不斷明日入言曰周王已獲可慮者獨有一燕擒燕則大事定矣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及今不去後悔何追當是時燕王僞稱病而謀逆益急告變者亦踵至太常曰成大事者不顧小信因其久病正天與之時先人者制人此之謂也刖以備邊爲名出兵開平諸鎭而更置北兵守臣燕王遂舉兵反以索姦臣周公輔成王爲言耿炳文者老將也子尚主最親李景隆者文正子亦門

第肺腑當此之時拜炳文平燕大將軍領諸將進征連敗以景隆代之則又敗廷臣請正罪不聽太常撫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罪燕兵至淮上帝不得已逐二公客使募兵而以竄齊黃告燕求解兵燕王曰此緩我也不聽益進兵金川不守遂入纂尚書至廣德欲徒他郡起兵興復所乘馬慮爲人識墨塗之行遠汗流墨脫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遂被執送京師不屈死之誅九族。太常至蘇州與知府姚公善倡義勤王亦被執見燕王曰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卽此位若欲用臣

是不欲以綱常治天下乎燕王辭頗屈問卿博學善讀書不比方孝孺執迷朕將恐赦若罪曰經史深務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耶況富貴瞬息何足貪戀殿下何來悖謬不可爲訓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怪者燕王變色曰此天命有在問汝欲借兵日本勝我果有之乎曰皇祖起義兵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宗衛王室北敵胡壓不能征靖而反內噬若臣引夷內攻與殿下逆謀何異燕王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令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甚矣令引江西所錄族人六十五人妻族

外親三百八十人至皆斬之燕王曰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誅何罪責書於紙曰湜本爲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此兇殘後嗣甚不足法王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歸戎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礫死年五十三尚書一子甫六歲給配赦還嘉靖中鄭尚書曉至溧水見其五世孫光裕即六歲兒後也太常至穎州姚公造黃册編籍其長子珪爲道士更名玄徵守譜籍次子玉爲男正更名彥修守室家皆作昆山人太常臨難後彥修搽毀音乞解役收骸骨江行夜藏焦山一愛妾在槳所爲祇服祀之忽晝

當大風發亙攫取其主去後裔孫黃熊與蔣乾同以上塚爭地致訟還山登祭忽地中聲如雷黃氣上沖裂一璽御史劉璉驗實上聞表墓立祠吾學編云一子走易姓名爲田經遇赦家御廣咸寧後復姓有黃表者字汝明中正德辛巳進士燕王既篡立之四年有以齊王榑之變告者召其諸子並削爵爲庶人安置廬州已而谷王橞漢王高煦俱謀逆則又削爵安置詔侍臣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澄臨刑爲諱

汪有典曰嗚呼削藩之舉操之太蹙而遣將用兵復多乖

舛事後責備二公固有不得辭其咎者然燕王狠鷙沉猜謂可以德感說動姑少寬假宜無禍患者即燕王曰氣或存亦未能決然自信不背叛也何者虎且翼角勢不得已也論者謂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桐天下不稱逆文皇即舉兵南下豈過僭非其倫設辭助攻此固與於逆亂之尤者也彼其馳道登陛自擅不臣獨非顛覆太祖之典刑顧可恕而釋之而罪專責上平即云大杖則逃未聞大杖則反戈也由是說也齗噴之殺小君爲許千而慨之稱兵爲幹蠱乎又謂當燕兵薄城有如建文天子誠將吏

且妙用兵拒出九卿中官數百人城外雍雍然旐幢御蓋以親王禮奉迎曰闔殿下欲法周公輔成王成王敬速以入而天子身自袞冕臨朝設周公所負扆以待此則所謂揖讓救火放虎自衛彼燕王者果低首下心反風滅火曲盡臣節而事孺子王乎嗟乎委弱肉於餓虎之側而幾幸其不食必不可得之數雖駑材昏童亦斷斷不出此矣且夫賊亂之人固未有顧名義者也既爲楊廣何所不至而且謂是時文皇勢不得引嫌自退必且假手必且推刃以据天下之不避夫以帝王之尊社稷之重而爲嘗試一擲

以賭換亂臣賊子之惡名其得失孰多乎意蓋欲歸罪二公故不覺言之誕也斷斯案者其唯朱國楨之論爲平允平朱國楨曰北平兵起專以齊黃爲主名坐曰亂政曰奸黨且遵祖訓訓兵待命夫復何辭然請以建文時勢籌之上承高皇之重下值親藩之強主父偃之策迂緩何及於事火在眉尖非優容即削奪不過兩端抑事有未易言者周王悍悖此皆孝慈親孫子也當高皇時已恬不知畏何有於建文乃高皇可以父道訓建文不得不以君道臨何者高皇先天而天不違者也患在外不在內草昧之甚督

內間義不勝恩建文後天而天不可奉者也患在內不在外極重之勢堂陛間恩不掩義而文皇以天挺之英名則叔父強則幽燕威名既重羽翼睛成直馳皇道其何能堪重以告變紛紛南之圖北北之抗南勢所必至而勝敗存亡之機已豫定於冥冥之中矣二公受建文知遇恭既親承顧命黃亦先有成言盡策自當如此若一意優容人心難厭究且陵夷終於亡國此在庸劣如漢之桓靈甘心受制謂仁明之主強力不二心之臣肯泯泯爲天下萬世笑乎君可逃逃之不可死之臣則盡心焉盡命焉又盡族焉

道如是止矣若輕著口角有誤國失策罪[illegible]之語此又與於陳瑛之甚者也文皇亦且震怒矣

史外卷一終

周大理傳

公諱璿字松友鄱陽人舉秀才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拜文中官右補闕燕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防禦東昌捷至陞大理少卿燕王既篡立召方公草詔繼召公及高公翔皆衰絰至哭聲徹殿陛王召公先入令更服公曰死即死服不可更王曰九族俱應死而傳抄提恐之公大罵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聲不絕王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之懸武功坊籍其家子傳慶與其族

二百十七人皆縛至市斬哭聲震天兩列御史咸掩淚陳瑛者逆黨也性殘忍王屠戮諸公瑛之力為多至是亦色慘次子傳福年六歲充錦衣衛軍一女入功臣家曰郡奴親友坐累死者數千人傳福十一歲即出幼戍交趾六十一驟而死郡奴方四歲母任就縛時自懷中墮地一卒提（慘動天日不忍）（昔不得不書）入功臣家昏嘶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貓臥也稍長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煤墨污面禿垢不作人狀功臣家亦不以人類畜之後以赦乞丐歸誓不有家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亂貞姑公家故址在右荒榛時見光怪以之有一猿獨哀鳴徹曉稍夜人不敢行崇禎初御史屠叔方疏請諸釋戍籍人得允文移長吏訪揚邑門忽旋風捲入天際日正中若蒸霧翔迴日午迄申復返邑正堂中人皆異之

汪有典曰嗚呼公少與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哭祠中以忠義相砥礪嘗一夕於壁題曰君亂出聲系以詩太祖過而見之密以問得其名及舉秀才入見帝曰此題詩鄱陽壁者耶因合通籍其不遺一善如此至於燕王則不然其於忠臣義士必根株盡絕乃已奉天刑賞錄謂公夫人

既死有把與狗嘍之旨婦女何辜又何其積怨深怒若斯之極也

黄侍中傳

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榜姓許洪武甲子貢入太學領解登上第胡季安為祭酒太祖以諸生許觀鄉試會試殿試皆第一特詔褒獎之是為國初三元也除修撰[illegible]轉禮部侍郎改侍中與方齊並見信用建文四年燕兵已[illegible]迫帝詔募兵上游督諸郡勤王至李陽河聞變痛哭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刹磯湍流中死之時年三十九先是公度國勢不支知夫人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而夫人果被執發配象奴佯持金釵給象奴出市酒肴急攜二

女率家屬十人沉淮清橋下死一曰賽虹橋燕王得公冠束觸骨形斬之族其家逮及姻黨公屍順江流而下夫人屍溯江流而上數百里會聚焉方夫人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影每陰雨輒見彷彿鬟鬢側立清溪居民時見冠裳者一人攜二三女郎立溪畔人為公也駭歎立祠而以夫人配食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篡弑之殘虐未有甚於燕王棣者也夫芟除之除忠臣義士式閭封墓固無望於季世然如王保保之逆命禁于艾之思主保全[illegible]道高帝之仁風義槩固足以教忠孝而勸頑殘且此猶異姓之臣亡國之俘不得與宗國世臣比燕王去高帝無幾時也夫豈不聞高帝乃篡國之後舉君父教養愛惜之人材族京瓜蔓誣等要挈甚復逞淫刑於既死之遊魂殘魄不已何乎劉誠意語高帝有云殺運未除然未聞乾坤殺運專為忠臣義士而開也豈三代以後之天弒父弒君陷於氣數之中即殺士殺賢不得不出於情理之外乎迨至榆木川之變死非正終屍徒錫櫃此與沙邱轀輬亦復何異況夫高煦效九鋼釘骨燼語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練御史傳

公諱子寧初名安以字行其先本江西淦東東山人父信
遷三州是生公三洲南爲王峽峽後爲縣公貫縣人也洪
武十八年會舉對策以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修撰歷
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爲吏部左侍郎拜御史大夫
燕藩變起李景隆用兵屢敗召還公執景隆於朝數其罪
請誅之景隆文正子驕汰妄人觀望懷二心帝以門第肺
腑故不聽公憤激大呼曰壞陛下事者必此賊也臣備員
執法不能鋤奸請先伏誅因大哭求死帝駭而罷薊先是

耿炳文敗帝問誰可將者太常卿黃子澄力薦景隆舉朝
爭言其不可帝獨然之親譏之於江滸賜犀玉帶斧鉞而
召炳文還京亦不誅燕兵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衞府
紀善周公是修上書指斥用事者誤國齊黃怒且詬公曰
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齊黃愧而止燕王篡立指揮
劉傑縛公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公
噴血而前曰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
人戍邊者亦數百人公死時有侍媵抱匝歲子匿民間得
免展轉入閩儒保六世孫綺爲新寧陳舉掌書記萬曆戊

戌陳計偕入浙有江右生楊應祥同舟先一夕夢公持刺
來謁心異之比入舟見書記侍側雅皙不羣指問何姓綺
以本姓對生心動叩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綺不應而
泣數行下生疑駭固叩之初公被擒前一夕取血裾大書
標字付侍媵者世閟之不示人綺緘於衣領中至是言其
詳發之有光煒然上冲者久之生亟以百金贖綺陳不受
遣綺綺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恒且九族赤矣歸將
何爲生益賢之歸家具白當事者以幣來聘授以巾服置
田廬百畝俾奉公祀一時聞者嘆息謂天道非遂無知者

競爲歌詩紀其事公故峽人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分峽
江爲縣而淦東東山實隸峽淦與峽爭立公祠淦之人曰
公淦人也何與於峽峽人亦復之至爲訟詬署太守錢琦
議兩祀乃定琦爲立碑系以詩曰中原龍戰日萬國撼雷
風天意別有主人心獨在公青山無斷骨白日顯孤忠到
此看臣節羞言靖難功

汪有典曰嗚呼以奸雄之姿而挾以帝王之力夫何所不
至哉然而不能奪匹夫匹婦好善惡惡之心公殁百餘年
淦峽之人爭祀不衰即當日之腹誹目怒於淫刑以逞者

舉從可知矣葥中有二案一君讓派一京派京子孫斷京
所爲與人言毋自詭爲君讓從燕祖宗之奸邪不齒於子
孫若北方黃諸公燕王所目爲奸黨者逮夫榆川皆變屍
且未寒仁宗即諭侍臣方孝孺輩皆忠臣宜從寬典雖有
孝慈不改幽厲可畏也夫

卓忠貞傳

公諱敬字惟恭瑞安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
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公負高世才讀書十行俱
下終身不忘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
律曆兵刑皆能究悉爲給事好直言或以大剛則折爲戒
曰吾知盡諫職耳禍福非所計也時諸王在宮中服飾與
太子無辨公乘間言於上曰朝廷觀效全在宮中此紀綱
所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
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

建文初燕王來朝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北平強幹之
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
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
察帝曰燕王骨肉至親何能至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帝默然燕王既入篡責公不來迎曰此非前日奏裁諸王
者耶公厲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此燕王欲殺之而憐
其才且曰奸臣皆欲害朕敬止欲徙朕內地耳繫獄或以
管仲魏徵事勸公不聽姚廣孝爲僧有重名公每輕而抑
之銜甚曰昔吳王不殺范蠡而蠡卒沼吳王衍不殺石勒

而燃絲裂衍陛下所穢矣亟至在地勢敬言見用一至江
南而裂中物耳豈有今日哉遂族誅之公臨刑嘆曰變起
宗親非偶然耳悲哉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絕口如生後學士
劉忠愍公傳其事稱論曰忠貞

汪有典曰嗚呼恭閔之朝諸臣交雖人謀不臧天亦厭其
德矣孟希蕃[illegible]尚公嬌詔帝曰各處親王驕逸不法皇
上所親忠也臣忠賢如何調東平則下詔後管之驕逸不
法如淮南濟北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然
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之豈有不順服者哉監察

史外　卷二　九

御史韓公郁曰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遂周王於京師
迎楚王爲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諭僞能反守藩不聽若
夫公之言曰幾非至明莫能察幾非至勁莫能斷當是時
太阿[illegible]國意技才疎識嗇智妒廟堂多晁錯之謀閫外鮮
亞夫之將烽火逼於京畿柔輸弄於便殿秘計欲剪親王
廣聲無投杖之乾坤見識首鼠兩端燕薪寢火借劍無人
國勢至此欲無亡得乎李齊黃諸人功之首罪之魁
罪魁滅建文功首興戒禍夫事後而論罪或然矣功何有
哉從而爲之辭仰齊黃亦愧爾也

景御史傳

公諱清本姓耿眞寧人洪武二十七年試禮部第三人廷
對第二人授編修歷官右僉都御史燕王謀不軌公奉命
察燕邸動靜燕王識之言論明快大破稱賞既篡立諸臣
死節者累累公寄恭閔帝出亡圖興復獨自詣燕王燕王
喜曰吾故人也即仍其官當此之時燕王目齊黃諸公爲
奸黨榜姓名於朝堂而赤其族公倜儻尚大節人不敢犯
門私有妖逃一女與公輒避之天下無少長稱正人郎交
口曰景秀才公素與齊黃諸公善又數貢兵謀靜擾慨殉

史外　卷二　十

國難至是獨委蛇侍班人頗怪之公之侍燕王也雖曲意
待變而義不能無形於色燕王亦不能無疑於公會欽天
監奏有星犯帝座甚急其色赤一日早朝公獨著緋燕王
心動執而褫其服則衷衰麻帶劍躍起奮立嫚罵曰欲爲
故主報仇耳燕王大怒曰且無論天子即親王敢爾公曰
君背畔高皇帝僞爲亂臣賊子即已非親王何乃天子大
罵不絕聲抉其齒且抉且罵項之含血若有所啖衛而前
直噴燕王衣燕王驚起而走面如土羣臣侍殿上者咸愕
貽失措遂剝其皮草楦之械長安門鐵帚刷肉至盡碎礫

其日見夜燕于夢公杖劍縱躍追擊昏仆不復起醒謂
其兄笑而語曰汝猶能制賊耶衆忽聞行數武前墮燕王
王大戰令武士火其皮士皆噴血仆地不能起于營
其郊輒相禁桀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然公猶時時入燕
延爲癘
非有典同嗚呼張良之擊秦政於博浪也吾意政之魂魄
已褫同不待沙邱之氣絕屍殪鮑魚亂臭而後乃今爲夷
先也公於逆燕夫猶是矣方公之秀蛇於其朝也語祖燕
王亦一兒女之妖而直欲以景勢才賊勝之耳此所以動

中有象也歟

葉御史傳附應庠等

公諱希賢其閩帝從亡臣也松陽人由賢良官御史號兵
把關帝有欲自殺翰林程公濟曰不如用亡衆諱吉皇
祖有遺篋投大難則發令藏奉先殿宜急出之少頃少監
王鉞捧篋至發得度牒三紙曰應文應能應賢袈裟帽鞋衣
鞋刀備具程公即爲帝祝髮教授楊應能受應能牒公毅
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程公袖出黄冠日易道從
帝遁去永樂紀年之癸未公從帝投滇之永嘉寺甲申從
帝去滇至襄陽就牛景先於西山秋由池上抵廣州過史

仲彬家復從帝至杭覽湖山諸勝匿迹淨慈寺從帝渡錢
塘浦江鄭洽家帝坐孝義堂堂中扁無故題鶴天泰曰
此不可久留從帝去而至會稽雲門寺重九從帝游天台
雁蕩冬從帝還楚蜀乙酉從帝至重慶雪菴和尚結菴於
善慶里遂奉帝留居焉丙戌從帝至滇依西平侯沐晟投
五華山登梵宮獅子座纜閒既聞王永爆鼎卒晟恐乃請
帝遷公與應能結庵於永昌白龍山請帝居之巳丑帝東
行留公與應能守庵未之從也庚寅帝還白龍山辛卯行
司燬庵從帝去白龍山至大理之浪穹公與應能募建菴

菴成程公鍪之得劍之即日劍極而顛吉卦也居之丁辰四月公卒先是是年三月應能亦卒帝慟逝喪兩亡臣哭而葬蕪菴東方恭閔之祝髮而逝也其至神樂觀殉從亡者二十有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待詔史仲彬一曰史彬吳江人編修趙天泰三原人程濟朝邑人一曰績溪人行詔鄭洽浦江人浙江按察使王良祥符人一云黃直武進人四川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仲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㴶黃巖人鎮撫牛

景先沅人王資劉仲教授楊應能俱杞縣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州吳江人並公為二十二人紛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比邱楊應能道人程濟並公應賢為三也往來給逝衣食者六人馮㴶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菴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雲門僧時稱稽山主人時稱佬王趙天泰適衣葛稱衣葛翁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餘俱遜相應援以濟緩急

汪有典曰嗚呼燕王既篡之後肆其虎狼殘殺之心密網深求忠臣義士幸而獲保要領族姓者蓋亦絕鮮矣其遯逃者卒多湮滅不可考好事者或與諸哀錄大都傳聞異辭然義關名教君子寧過而存之[illegible]且此諸人皆從亡之最著者也予故附載之俾世之學者知方卓諸公之外尚有危身奉君刀鋸鼎鑊所不惜而卒亦莫能及者夫亦笑啻網深求之徒爾為已[illegible]而人山海堅忍幽異於旨懷怪而之中怨彼者而嫉頌日漉其鋤欺以死欲求其行事而不可得者當復何限也哉

程翰林傳附高翔等

公諱濟陝西朝邑人一曰績溪人以明經爲四川岳池教
諭高皇帝崩閔帝初即位未踰年也公上書言北方兵起
期在明年請豫爲備先是洪武十五年詔選高僧入侍諸
王僧道衍以術干燕王謂當爲天子燕王挪之道衍得之
旣之藩日操車馬與道衍𢙣其與人術士之流謀不軌伺
中㑹甚𢙣及有日矣而帝謂燕王骨肉至親非所宜言朝
議公誹妄逮至京將殺之公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
臣未晚遂下獄明年燕王反赦公爲翰林編修燕兵至淮

上廷臣有請出幸湖湘或浙江以避者方公孝孺謂當堅
壁以待勤王之師議不決公曰守亦亡不守亦亡然守爲
是乃定四年六月乙丑燕王犯闕吏部侍郎蹇義戶部侍
郎夏原吉等暨編修楊榮楊溥吳府審理副楊士奇世所
謂三楊待詔解縉所謂解學士者也率先羣臣迎燕王叩
頭勸進當此之時帝左右惟數人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
火焚之挈三子變服出走倉皇復棄三子於宮門長吁欲
自殺公慫入宮衛帝請曰數也不如出亡臣當從當此之
時少監王鉞進高帝所遺鐵篋公碎篋得度牒袈裟帽鞋

剃刀俱備即爲帝祝髮從鬼門出帝遂爲僧號大師教授
楊應能御史葉希賢亦祝髮從公徧出黃冠自以造物之
幻也高帝以皇覺寺僧䫉側擾攘削平僭亂中原天子
帝則天潢亂于元孫泰神靈之統爲宗廟社稷臣民之主
亡而爲大師道衍妙知菴病虎嗜殺之徒濟惡燕王釀成
其首何列五等公與楊公葉公文學侍從之臣爲黃冠爲
緇衣竄名易姓於瘗瓢持鉢南北東西虎狼窺伺之鄉舉
一代之祖孫父子君臣朋友得喪窮通反覆錯亂於浮屠
氏之門抑何怪也論者謂高帝於諸王不愼擇名儒碩德

寥寥於奇衷之僧詐謀之不臧此實備之剃談不足又道
者也公旣奉帝出亡自神樂觀啟行由京口過六合至襄
陽抵雲南永嘉寺留一年明年奉帝離雲南由重慶抵襄
陽入吳至史彬家史彬者徐王府賓輔與刑部侍郎金焦
等聘迹遥爲帝應援者也事在葉公希賢傳留彬三日奉
帝游兩浙歷天台雁蕩與金焦馬二子稽山主人會已而
復奉帝返雲南明年奉帝至重慶之大竹善慶里明年奉
帝至西戍侯沐晟家留旬日結茅白龍山明年戶科都給
事胡濙訪張三丰實爲帝公奉帝遁迹不出明年白龍菴

炎公出山募兵明年秦帝東行至善慶里復至敦陽已而
逆蜀明年秦帝復至白龍菴史彬弟節程亨至各獻帝方
物明年有司毀菴秦帝至浪穹鶴慶山募建大喜菴明年
楊葉二公相繼卒公獨侍帝左右明年秦帝南行至衡度
馬嶺遇寇幾殆卒以帝免明年爲帝募糧侍帝歸易數明
年秦帝游衡山明年秦帝命餘並從亡傳藏山巖中帝足
疾發公乞藥於城西帝初亡時歷即痛不能行公扶持痛
良已帝嘗歎濟險阻相依周旋不二也公亦嘗病帝日夜
坐榻旁淚雨下公泣曰濟不死師在濟何敢死其以天命

自信如此明年與帝遇史彬於鶴慶之大喜菴秦帝避難
東行復至衡山明年秦帝遷黔明年侍帝觀佛書明年秦
帝入蜀徧游諸勝登峨眉明年秦帝入粵游南海諸勝明
年秦帝避難於菴南之湧泉明年秦帝入楚登京襄山西
大別山明年秦帝東行遇史彬於逆旅復奉帝遊天台至
寧波渡蓮花洋是年燕王棣稱是帝之二十二年甲辰秋 [illegible]
七月庚寅殂於榆木川明年秦帝謁大士於潮音洞已而 [illegible]
自閩粵還山是年仁宗崩明年侍帝祭從亡諸臣於菴前 [illegible]
明年秦帝移居鶴慶之靜室是年高煦反宣宗擒細之已

而錄死明年滇豫亂秦帝入蜀明年秦帝游神女廟貴子
磯漢中明年秦帝至成都明年秦帝還浪穹菴燬移鶴慶
山明年爲帝出募菴成帝顏之曰普志明年秦帝往陝西
至延安南行入蜀至夔明年秦帝入建寧公安武昌下九
江復遊杭州吳山天台明年秦帝往東城明年秦帝復至
吳江史彬家彬已死復游會稽明年秦帝行粵西是年宣
宗崩明年秦帝還滇下榮舊日之浪穹明年秦帝復游蜀
蜀已而還浪穹明年秦帝復遊粵西明年勸帝還滇不聽
明年帝決意東行公著之得免之歸姑猶凡大呼曰大函

今太歲干支皆金火必克之行夏之時甘飴乎會有同宦 [illegible]
僧寫帝所爲詩事覺公從帝至京帝迎入大內公北向稽 [illegible]
首曰今日方終臣職矣遂去不知所終初公與同官御史
高公翔言志高曰願爲忠臣公曰願爲智士燕王既篡召
問高公高喪服入見語不遜夷其族發其先墓徙大思骨
焚灰揚之以其地爲漏澤園親戚悉戍邊籍給高氏產者
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
汪有典曰嗚呼建文永樂之際君臣之變極矣論者皆咎齊
黄首禍予燕兵端予獨以爲不然燕王之於兆閭固所謂

削亦反不能亦反者特揭[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可論[illegible]
反在宗時傳檄遠近亦以首輔[illegible]
成宗是一齊黄矣史臣侏儒傳會後世議論[illegible]
哉且燕王於恭閔諸臣不啻遺禍株族而猶不置使之守烈
於焚坑獨於恭閔史氏紀有容忍焉有怨辭焉無是理也
況其子孫之削歷數十年時移勢易群臣請修建文實錄
復遜紀年因斷不許即當日可知矣自古篡弑之人瞻奸
神器不過其君之罪不足以厭人心不與其君之迹不足
以欺後世不謂骨肉至親而亦然也嗚呼昔者有窮篡夏

少康中興四十年其故臣伯靡卒能收燼於蒐光復舊物
公從恭閔出亡亦四十年往來東南滇黔諸省仍不能糾
集義旅為恢復之舉豈其才略出伯靡下哉天數已定公
知之稔誠不欲以其君為孤注之試也蓋恭閔之瀕於危
者數矣賴公得脫天之生公固特別開一君臣之局於鞠
躬盡瘁成敗利鈍之外不可以常理測也卒之恭閔不復
國而歸國不作君而作師考終大內掩骼西山而燕王父
子之骨固已朽久矣知哉惟公仁哉惟公

入手將詔遷高僧纖悉特也提清推原禍本非為齊黄
出脫也通篇紀事只以明年二字[illegible]下[illegible]紀年
即諸帝之崩亦概從削[illegible]
其身固在也諸帝止書崩不書即位[illegible]亦[illegible]而[illegible]如
且書名書地甚稱皇帝義何竊取。燕王舉兵宜書反
不宜書靖難恭閔焚亡宜書篡不宜書遜國城中事無
大於此者那得揖損。他不載公行跡閃遁甲諸異術
余概為削去總覽正當 自記

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
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為僧期滿宜亟返邦

國以黃紙為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
瑛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令官鞫之乃言其姓名
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
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英宗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
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事見
皇明典故紀聞

史外卷二終

劉忠愍傳

公諱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爲侍經筵修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殿詔求直言是時內監王振專侍帝起橫多不法帝抑之益爲亂公應詔陳十事勤正學以正心德親正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覈以隆吏治愼刑罰以彰德典罷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振大怒

而錦衣指揮彭德清者公鄉人也附振用事公卿率趨謁公獨不爲禮德清鄙之摘疏中乾綱便不下移語激振曰此指公也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而公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則太喜曰此可並殺球遂矯旨逮公當陛捽去縛至暗室中密令錦衣指揮馬順殺公一夕五更順獨携一校推獄門入小校前持公公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公頸血流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輿衙後隙地董璘亦在獄與公同臥從旁匿公血裙璘尋得釋持以歸其家始知公死然未審何日也子鉞求屍僅得一骨乃以血裙葬焉後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守公小校後語人曰馬順使我懷刀相隨迫於勢不得不伸比悔劉公忠吾儕小人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亦死死時捽順髮拳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殃及我劉球也英宗北狩衆擊殺順臠踏捽裂頃刻而盡屏請景帝籍振家無少長皆斬之先是麓川思任發叛擬遣王振方倖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發兵討之公上言帝王禦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

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並吞諸郡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野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罪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藏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埃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興犧偏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振不從未幾已巳之變車駕蒙塵而公言乃大驗公既死布衣成器設位龍泉山巓爲詩文祭而哭之人名爲祭忠臺

汪有典曰嗚呼有明宦官之禍始於王振而蠹於王楊祖制內官不過五品備灑掃而已其名無聞也永樂中馬

雲孟觀諸人臨[illegible]求其用中也宣德正統初乘成諸人承寵[illegible]求專政柄制國令也至正統時王振竊弄太阿至殺在[illegible]而內閣遂大權[illegible]自此而天子深居大內不得與群臣相接議政矣自此而公孤[illegible]推家瑞介票擬不得與聞矣自此而天子所倚宦官爲先生爲朝倚宦官爲翁父上無紀綱下無廉恥首足倒置武備廢弛而胡虜跳梁至尊蒙塵矣梁芳李廣汪直錢寧劉瑾之徒相繼接踵以天子爲傀儡等鄉或若嬰兒[illegible]至狼狽而明祖宗矣嗚呼禍所從來誰職其咎哉方英宗即位之初幾

九齡耳王振不法積非一日三楊受顧命輔[illegible]防微杜漸清君側奸邪無有重於此者帝既沖幼放縱濫公竊任守忠故事必無中阻旁撓之患勢無有易於此者又況太皇太后既知振奸欲賜振死乘此迫陳其罪而抒而戮之機更無有捷於此者胡乃曲爲乞命養此大憝當斷不斷非所謂模棱者耶遂使移碑毀祖宗之制專攻擅生殺之權簽制臺諫使矢忠良土木之變幾危社稷誰秉國鈞誰生厲階世多稱三楊相業爲有明之冠乎特以爲心葛藤位志怵禍機去鄙夫一間耳雖有補苴何足數哉英宗蒙

塵宮虜南城禁錮慮患猜心[illegible]已備至復辟之後猶崩悼王振追官刻像論葬祠祀不一而足認賊作子死且無悔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有旨哉有旨哉使振尚在當必復用吾未知禍之所終極也則三楊遺之也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薛瑄夫以宰相薦賢婦寺辱朝廷汙辱積不已極乎卒之文清以不附振幾陷大戮伯仁由誰而死可謂知文清者乎且王振問及鄉人是樹黨也即不宜以其鄉人對文清即爲振鄉人賢者也亦不宜舉以爲振對無一可者也因次公傳而附論之

于忠肅傳

公諱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山西道御史超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歷十八年還部正統十四年己巳英宗北狩郕王奉太后命監國百官集闕下憤王振挾上陷虜傾危社稷請滅族以安人心衆未退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從旁叱衆退給事王竑憤起捽順首曰此所謂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擊之立死又擊二閹之嘗私振者死當是時衆聲洶洶班行雜亂上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直前披王請降令旨擊順

與閹死者義激無罪行族振籍順家矣衆乃退公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公手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郕王既即位公泣言於上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並日蒐乘繕城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王竑等參焉凡兵皆出屯郭外毋令避而京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揷毋令失所而畿道州倉欲守之或不能挪委以與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糧俸聽其

自運仍以羸米爲之直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肆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馬冬十月也先以送上皇爲名與脫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侍講徐珵言天象當徼中宮皆有變宜及時南遷廷臣多以爲然公厲聲曰言遷者可斬也夫京師天下之本宗廟社稷陵寢帑藏俱在若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由是固守之議始決分遣五城兵馬司悉燒城外倉場草豆數百萬計或言當請於上公曰寇在目前若少緩俟命下適以資寇使借此持久坐困我非計也未幾也先果至犯長陵獻陵景

陵遂曰攻戰石亨欲斂兵避其鋒公不可曰賊氣張矣奈何示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軍德勝門外諸門皆嚴兵以待總二十二萬虜不敢犯以數騎來嘗公設伏空室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公使諜諜上皇輦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庚午四月大同參將許貴言也先請和下兵部議公曰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也先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遂大義此理不可和也也先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

懸遠之則生變此時不可和也若能大修武備相機戰守使彼欲不得逞上皇自必還矣因移文責貴勍介胄之臣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諸將擁上皇太同城下勅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廟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人亦登陴謝曰國有君矣也先聚氣阻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歸上皇矣公抱經濟才有弭造功以王事多艱經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簽子自侍先是也先破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遼東不樂出寇陝西新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眾僭號南贛西潛各乘

間竊動命將出師事在俄頃公內固京城外籌邊鎮條畫悉中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雖宿將勲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詰責片紙行萬里外無不惴惴効力上推誠倚任而口不言功深自斂飭嘗賜第關西公曰國家多難何以家爲取前後所賜璽書袍鎧冠帶弓箭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奪門事起徐有貞石亨曹吉祥讒害嫉公假公爲名來以迎立外藩論斬籍其家方死時陰霾翳天行路嗟嘆吉祥麾下有逵官指揮朵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撲之明日復酹慟如故弘光初贈太傅謚忠愍改謚忠肅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

汪有典曰嗚呼英宗委心閹寺身蒙穹廬得非[illegible]萬無復君天下之理況爲强虜奇貨隨其所遣[illegible]衣行酒不辱於此矣奪門之役群臣力請復辟獨當引退避遜位元子嗣乃貪天位哉元勲誣加而殺公於奪門之事尤無預乎景帝奉母后命監國即真名正言順章除帝號仇同推刃仇景帝是仇母后也且景帝當多難之秋而能任賢選將南征北距轉危爲安功在宗社固有明中興之君也使當時無景帝以任公則中國六七年間不爲盜藪即

爲虜窟宗廟社稷剪爲坵墟即英宗亦何自得返乎逆閹隋身辱國事定之後尚建祠復官加恩身後兄弟功臣獨甘心焉人之無良亦至是哉或謂錮南城廢太子公造辟之言無聞焉英宗積忿於公久矣即微有貞其能免乎

孫忠烈傳 附許逵

公諱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參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陞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宸濠爲逆已有迹公歎曰投類於我死生以之顧以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制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九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

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橫峰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切兵器假以討賊盡出衛城兵器外府憂勞數月鬚髮盡白宸濠知公圖已使人賂朝中幸臣去公而遺公棗梨薑芥以示意公笑却之副使許公逵謂公曰寧王敢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藪今惟剪盜則賄息賄息則黨孤公深然之每事輒與咨議未及發而宸濠生日公等入謁宸濠閉公等府中脅爲亂公張目直視叱宸濠曰天無二日臣安得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宸濠怒遂縛公許公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大臣汝反賊敢擅殺耶以身翼蔽公并縛之許公謂公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遂同遇害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收兩公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蠅蚋無近者許公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許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及副使卽爲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世宗卽位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與許公葬祀南昌賜祠名旌忠許公贈禮部尚書諡忠節宸濠既反大索兵器於城不得賊多持白挺伍文定起

義兵設兩公木主於文信國祠率吏民哭之南贛巡撫王守仁討平之人於是益思公之功

汪有典曰嗚呼宸濠之變公均徭賦飭武備實倉儲散鹽利偵奸黨規防機宜纖悉備至卒之濠反索兵器無從得招窯賊莫敢發至進賢安義不能走而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禍凡皆公早計熟慮摧剪其機牙羽翼之力也故論功新建遜其機先比節常山同此壯烈而阻於奸倖卹典無聞則威武之過也嗚呼君如威武又何尤乎

沈光祿傳

公諱鍊字純甫號靑霞會稽人少時父翁媵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公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袁號慟楚翁感動亟命駕歸翁嫗相懽如初嘉靖戊戌成進士知溧陽在平淸豐三縣入爲錦衣衛經歷錦衣帥陸炳雅重公與均禮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過炳値世蕃酒世蕃虐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强灌之公郎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公感憤時事切齒不平則往往縱飲少飲輒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

已慷慨憂聲長嘯泣數行下左右莫不灑然變色動容知其痛恨奸諛懷忠主上也北虜薄城下廷議乞貢事群臣畏嚴氏莫敢發言公越階抗論當從趙司業貞吉拒貢却虜明日上言請得二萬騎護陵寢遏餉道合勤王之旅擊其惰歸俾隻輪不返朝廷壯之已而抗疏劾相嵩父子奸邪誤國請戮之以謝天下詔杖公四十謫田保安其至保安也倉卒未有舍而保安賈者傍睨公曰非上書請誅嚴氏者耶揖之入徙家而家公知公者爭遣子弟來從學遂嘖嘖交口罵相嵩當是時虜數入塞邊臣擁兵坐視楊順督宣大虜大破應州堡寨俟其退則割戰士及路人之耳以獻功公賦詩飛書數順罪削木爲偶人三像林甫檜及嵩旦暮射捶之已又從俠少年結死士思用間破虜虜入散金錢募士人爲城守順据拾其狀告變嵩父子同巡按路楷捕白蓮妖黨竄公名籍中坐以通虜嵩從中下其事棄公宣府市子袞堅坐死逮公長子襄於越欲並殺之順既害公榜示邊塞有藏沈氏遺文片紙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斂公遺稿將火之忽中惡仆地恍忽見公義冠緋衣手劍叱之懼而瘞之後圍事白後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

所傳鳴劍集兵書赤牘諸編是也襄居獄中以土造鼓矢之天曰此鼓若鳴則我父子之冤當白鼓成擊之不鳴郎又抟土爲之如是者數年一日鼓成果有聲嵩敗出獄伏闕上書訟父冤詔復公原官加贈光祿寺少卿襄以恩錄太學讓其幼弟袞嵩之敗也世蕃坐誅臨刑時公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學者以一帛署公姓名官爵於其上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慟哭而去

汪有典曰嗚呼秦檜絕嗣嚴嵩亦絕嗣皇天無知而有知也豈不亦快矣哉方嵩之戮公并逮諸子而致之死與秦

檜風波之獄大學有異其爲子孫富貴之謀身後仇讎報
復之慮適因根本牢甚然熺與世蕃併異姓假子非其血
亂覆宗絕嗣之禍先受之而小人自愚耳迨其後阮大鋮
則曰寧可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覆載生成何以厭其
欲哉此又檜嵩之罪人也夫阮大鋮亦無子云

楊忠愍傳

公諱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南吏
部驗封司主事辛亥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
鸞驟得兵政心憚虜欲利啖之以緩兵請於二邊開馬市
有成議矣公上疏力爭之曰夫互市者和議之別名也其
不可者有十俺答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與之議和
忘天下之大仇一不可也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
日夜輸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二
不可也以堂堂天朝而下與邊臣互市冠屨倒置損國家

之大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摩厲以待試而甘心和欵謂
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天下豪傑效用之誠四不可也庚
戌之變頗講武事今無故言和使邊鎭偷安解天下飭武
之志五不可也往者邊臣私通外寇吏猶得以法裁之今
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交通之門
六不可也伏戎之莽在在有之惟畏國威不敢恣肆今謂
國家勢弱而議和啟內地不靖之漸七不可也俺答深入
雖未見一兵交戰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以互
市終之彼謂朝廷尚有人乎長俺答輕中國之心八不可

也俺答狡詐本非誠欵我竭財力而肇之邊彼負約不至
凶未可知或互市即入寇詭稱別部或以駑馬索上價或
責我以他賞假未可知縱俺答狡詐之術九不可也俺答
之産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歲帛數十萬市馬數萬匹
彼馬少我財帛已竭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久遠之謀
十不可也彼倡爲互市之說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
有五曰外開馬市以羈縻之內實寬暇以修武備夫俺答
登無厭也至無恥也請開馬市之後別有所請許之再有
所請又許之一不如意彼即違約是彼之入寇爲有名我

之不應所求爲失信矣如果欲修武備何用羈縻此其說
之謬一也曰方今各邊缺馬一開馬市我馬漸多彼馬漸
少夫市馬非市以排田駕車也爲征討計也如交易果可
以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不益重其寄養之擾乎且俺答
所市者馬耳彼豈肯以健馬爲市不過饑瘦疲弱隨市隨
斃又安用之此其說之謬二也曰初許市馬暫繫其心將
來通貢可爲久計夫今日之貢豈古所謂來享來王者哉
不過謂我賂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
暫許目前之不入況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通貢則彼

白手取我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猶名通貢則彼有
名而獲大市馬固不可許通貢又豈可許哉此其說之謬
三也曰俺答性直最不失信觀其辭言其時掊其處謂不
急期既許互市保其酋不入寇不知彼之種類日繁加以
擄掠人口日益衆其服食器用皆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
不供所需且彼非盡皆義士安肯堅守小信自甘饑餒以
至於死乎縱使羈縻不過暫保二三年無事後將何以處
之此其說之謬四也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
衆而勝負難必孰若許開馬市休兵息民急修內治之爲

愈乎臆爲此說者損國家之兵威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
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征有苗湯伐葛伯高宗伐鬼方
文王遏莒豈盡皆不祥者哉春生秋殺上天生物之道也
恩賞兵刑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皆患癰疽毒
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尚能保其生命乎此
其說之謬五也觀此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
於俺答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寇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
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晝夜
殺入之勞去年入犯我莫敢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

馬市從坐收中國之利況馬多摘自中國者冬春草枯則
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掠之及至來春則又市之循環取
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入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
之戶臣言及此憤恨何極此事利於俺答不利於中國滿
朝臣子皆知其不可然有人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
之議而行之者苟延旦夕邊恤其他不敢非而止之者大
家固循偶哭莫肯冒禍擔當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
母早喪妻子孱弱非不知隱忍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
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

若此之勇則卽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奸計非皇上之
本心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審備避事初此曷可痛恨伏
乞亟命懲臣之罪言追思欲討之初志收回成命然後減
其臣尚爲皇上勒銘燕然懸俺答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
疏入上壯之下大臣議竊誹公撓遏計惑衆詔錦衣衛緝
杖貶狄道典史公至則因山一區建道統祠召邑之諸生
講學其中又倣古井田意教民農桑民皆聽足彬彬多向
學者而巡按劉某閱公賢牒取赴蘭州書院教兩府諸生
公病其不以禮徵辭之不得則復以書曰夫古之處人無

人猶知守己之正職官雖卑賤其志肯甘爲輿下哉本院
郡召之以有司之事則固典史之職也職敢不竭分自處
乃拒上官之命今召之以教訓生徒則行師道者焉職又
安敢不以禮自守乃淪於辱身枉道者之爲術而鞭耶賤
無可取也固宜踐踏之不足不當付以師道之重耶謂無
幾可以充師任則固責師之責也未聞欲延師者乃若之
以官府套數之常今之師道不立久矣古之師道則可猶
也或求諸市井或求諸山林或求諸草茅田野之間故雖
古之明王必致敬盡禮後之霸主亦知卑禮尊幣凡以師

道尊嚴不可挾勢位以屈之也本院有志書院是志欲行
古道者欲行古道乃不能脫勢位之套而挾之恐罪甚取
若僕鈍然一則曰毋得遲緩再則曰毋得遲緩是以典史
召之也夫旣以典史召之職敢不飭朝廷之命守典史
之官職而乃爲出位之行乎且古之設書院者專以講明
道理今爲書院計而挾勢位以延其師則所謂書院者不
過利祿之淵藪功名之筌蹄耳其於斯道何所補哉故雖
不爲此亦可也職赴任以來其處上官僚友不敢一毫僭
越今乃若與本部抗者非敢固倣取罪蓋位之所在雖不

敢踰而道之所在亦不可苟如以聯而取適牌而得不惟
取知道之笑其如師道之不立何是職之卑賤不足惜而
師道之不立深可惜也嗚呼書院盛事也延師儒業也本
院召其勢欲其入而閉之門卑賤守其道寧喪溝壑而不
顧且恨此相遇之所以甚酷而盛事之所以難成也盛伏
之稽諸理怨其狂矜其愚而不錄其罪繼任嶮惜之至蓋
公之守正不阿雖造次顛沛猶如此云俺答數敗約入寇
仇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讎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
令月餘遷南京戶部主事三日復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

道復調兵部武選司當是時嚴嵩最用事惡鸞刺骨而善
公發以不得立賞之爲恨然天下之惡嵩甚於鸞公始遷
刑部卽欲疏發既復調兵部則中夜坐不寐曰天子遇
我厚矣何以報夫人張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一仇鸞
困公幾死今嵩父子百鸞也安容直言公霍然大悟曰吾
乃今而知所以報也遂密具疏劾嵩不抵家取道赴京師
齋三日以正月十五日上之其略曰臣前諫阻馬市荷蒙
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間復陞今職臣蒙此莫大之恩思
所以捨身圖報之道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方今在外

之賊惟俺答在內之賊惟嚴嵩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
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
俺答之先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罷中書丞相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
臣惟備顧問視制草祖訓曰有建言設立丞相本人凌遲
全家處死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
面禀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一或少違顯
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諉罪於人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
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壞祖宗之成法一大

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嵩以
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用一人曰我薦之也黜一人曰
此得罪於我也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亦尋別
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羣臣感嵩甚於感皇上畏嵩甚於
畏皇上竊人主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人
臣事君之忠也皇上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播於人曰
上初無此意我成之編輯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頒行
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謂朝廷善政皆出於彼掩君
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

乃令子世蕃及義子趙文華代擬加經歷沈鍊劾嵩一疏
發大學士李本擬旨本即送世蕃同文華擬上嵩既以臣
竊君之權世蕃即以子操父之柄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
之謠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
賞罰之不明嵩欲其孫得官故先冒琍表姪歐陽必進爲
兩廣總督冒孫嚴效忠名征蠻奏捷附鎮撫效忠告病嚴
鵠襲替加陞錦衣衛千戶冒海疆之軍功五大罪也仇鸞
總兵甘肅以貪虐論革世蕃受鸞重賄薦爲大將後知皇
上疑鸞始發其過惡以掩前迹是通寇者鸞引用鸞者嵩

父子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
上矣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俺答犯京深入失律我軍
有畏其情歸此一大機也嵩乃謂兵部尚書丁汝夔曰
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能答飽
自退耳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逮治汝夔嵩又曰無
恐也吾爲密疏保若蓋恐汝夔招出眞情故將此言哄
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辯及
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紿乃大呼曰賊嵩害我誤國家之
重機七大罪也黜陟人君之大權非臣下所得專且私也

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又於考
察京官時罷其兄中書舍人徐應豐戶科都給事中厲汝
進以劾嵩世蕃降典史矣又於考察外官時諭吏部削汝
進籍夫考察大典也皇上持之以激厲天下之人心賊嵩
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亂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府部
之權既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
文武官之陞遷不論人之賢否惟論賄之多寡各官之任
亦遂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
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

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失天下之人
心九大罪也我朝風俗醇厚逆瑾用事始變嵩爲輔臣諂
諛以欺乎上貪污以率其下天下化之以守法爲固滯以
彌縫爲通敏以清介爲矯激以奔競爲練達使人不復知
有廉恥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
而皇上若不知者何哉蓋有五奸以濟之嵩以賄結皇上
之左右皇上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凡聖意所愛憎嵩先預
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奸
一通政司納言之官嵩令義子趙文華爲之草疏至司先

周訓封少有干法即爲贓羅御史王宗茂劾嵩之不停五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喉舌好二嵩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衛門緝訪之也令世蕃締結姻親以爲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皇上試詰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則可知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好三廠衛既已親矣猶慮科道言之嵩於進士初選時非親知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好四科道已入其籠絡部臣亦可慮也嵩又令世蕃視各部之有才望者網羅

門下共有異議即時斥逐是皇上之百司多賊嵩之心腹好五五好一破則十罪立見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冒危冒險攻嵩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皇上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毋恨壞天下者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

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奸羣臣畏嵩則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令致仕以全國體內賊去而後外賊可除也疏入上怒公謫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揣公下獄撫司詰問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爲嵩敗耶獄上詔杖至百有湖廣王之詰遺公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曰椒山自有膽却之談笑受杖竟論死夫人上疏請代曰臣夫楊繼盛先任兵部車駕司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

謀聖恩俾從薄謫因鸞敗首賜煎洗一歲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銜恩感泣衍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狃書生之習一時昏昧遂發狂言復荷聖恩不即加誅仰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剜去臀肉兩片斷腿筋兩條膿血流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濕汙日夜籠縶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臣紡績餉食已經三年刑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蹈於死而皇上屢留之生但聞今歲題奏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軀市曹亦將

職目泉下然臣仰惟皇上方勵精中和保合元氣俾生萬
木苦鐵銜所恨惜一迴宸顧下退復給倘蒙俯賜螻蟻之
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即斬臣於首都
市以代臣夫之死臣夫雖遠戍魑魅親執戈矛心能爲國
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銜結無盡
矣疏奏爲嵩所持不得上遂以十月乙卯斬於西市臨刑
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
補萬懷慨受聲長嘯以殺公繫獄將有吏應生者周旋左
右尚書歐陽某之不爲動而王公世貞徐公中行吳公國倫

王公世懋職藝膳兵部侍郎王公遴飽獄中以女許配公
次子應箕公赴義時執手泣訣經紀其喪或怵以禍勿恤
也公生平動履本末具見公所自爲年譜予不背撮其大
者公沒之七年嵩奸狀大露上採御史鄒應龍言逐之歸
戍其子世蕃又二年御史林潤白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
其家貲鉅萬萬削籍寄食於人以死隆慶初贈公太常寺
少卿謚忠愍予祠祀廕其子太學生萬曆三十九年保定
知府武文達建祠於保定西郊通衢之東側鑄嚴嵩父子
佟鐵三像北向跪供謁公祠者椎擊之

汪有典曰嗚呼士君子圖事揆策不患乎言之不驗患乎
驗矣而君不信信矣而恭用之不誠也若公之初賀韃忠
帝之悔悟能錫斥未久而賜環官一歲而凡遷臣主相知
固已入肘腋而通寤寐則當轉圜加膝之時乘此雷被柱
之勢爲除惡務盡之謀區區恃有獨契耳公嘗謂同年友
王公繼津曰君才當大展姑畜斂鋒鋭勿徒快意其心而
不計事之成否人皆知致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尤
爲忠之大者然則公之自愛從可知矣公初亦欲請告山
居涵蓄數年然後出而任事及一歲四遷則又自嘆天不

成就用之太早幾非在我無可如何而世且詆公以愚戇
取重禍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

海忠介傳

公諱瑞字應麟號剛峯瓊州人嘉靖己酉舉人以母老家貧就南平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尋遷淳安令清苦自勵總制胡宗憲一日語潘臬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公才骨嚴厲蘊義風生所彈劾不避權貴事在必爭乖紳正笏不能奪皆嘆服剛柔惰無為皆婦人女子以此媟之者衆至有詆公大好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者顧公不少挫也鄢懋卿貪嚴嵩勢以中臺出理鹽政張甚將從嚴之齊雲

檄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公為書語懋卿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羅願取他道從懋卿得書色變罷齊雲行而嗾巡鹽御史袁淳以他事劾公謫興國判踰年遷戶部主事世宗初年即事玄修已而惑於方士長生之說益倦勤惟攝齋祠苑郊廟不親朝講久廢而祈禱齋醮土木工作繁費滋多大臣宰相競以青詞阿上意公於是上疏曰陛下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辯分除孔廟之像立啟聖之祠天下忻忻謂煥然更始無何而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大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夫內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頻仍盜賊滋起加以賦役日繁盡室懸罄人因即皇上紀元之號而臆度之曰嘉靖者言家家淨盡而無財用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仙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為之群臣誤順之臣愚謂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堯舜禹湯文武未能久生於世漢唐宋方士亦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

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至仙桃仙藥怪誕尤甚桃必採而後得藥必搗而後成茲無因而至有脛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修多年一無所得則玄修之無益可知矣誠翻然悔悟日日視朝與廷臣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身皋夔伊傅周召之列民物熙洽然為太和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頃繫想遙與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條疏精神求之終身

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為諛小臣畏罪而為順君道不正臣
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疏入上大怒逮杖六十下錦衣
衛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是為嘉
靖四十五年正月也是年十二月上崩於斯時也獄吏郊
公必赦以肉餉公公度有旨赴西市則盡飲啖吏曰公今
何啖耶公曰欲作飽鬼耳吏曰不然皇上賓天矣新君必
赦公故以相賀耳公大哭即嘔出所食而悲穆宗即位首
釋公復其官尋改兵部主事累遷至南京通政遂以僉都
御史撫應天公威名久著羣吏多憚公望風解印去權豪

史外　　卷三　　　　　完

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豬其門以居聞公至即
易去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亦減其半吳俗貧富相
傾公獨翼庇窮民而摧抑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
貴人無踰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自是士大夫之名畜
暴者多竄迹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然公
竟以是府怨而讒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張居正當國
奪情起復好事者冒公姓名刊佈疏稿居正命巡按求
御史銜訪之公方鋤園使者入其家四壁蕭然諷以謝政
皆不知亦未聞居正父訃音也嘆息而去起南吏部侍郎

陞右都御史掌南院南都為養望地官號退隱公以為南
臺猶北也欲正百官必自御史始一御史方設宴公集諸
御史痛懲之自是大僚至丞郎無不悚然不敢縱聲
伎劇飲為宴樂者雨花秦淮牛首燕子磯諸處管從遊履
頓絕往時豪猾屏息莫敢出而公未嘗苛求公退靜坐而
已未幾卒於官貧不能具棺士大夫醵金以斂士民哭之
罷市數日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兩岸無隙地奠伏哭撤
之祭數百里不絕御史陳海樓感公聞公卒入視見葛
幃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乃因廻吾怨恨之心矣訃聞上

史外　　卷三　　　　　三

震悼贈吏部尚書太子少保謚忠介賜祭遣行人護喪歸
葬
汪有典曰嗚呼唐以楊綰為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
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
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公之風節寧
多讓楊乎縮相而公獨居外不得一日立於朝廷之上則
有忌嫉之者也神宗諭祭公文謂高標絕俗直道忤身視
斯民由己飢寒恥其君不為堯舜矢孤忠而叩閽吉指
日月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攬轡勵澄清之志並起於再

廢乃浹歲而三遷巖石與膽卓爾舊京之望素絲無染夏
然先進之風絲錙務而議主徵貪領法臺而政先釐弊若
金在冶百鍊彌堅俟河之清九泉莫及可謂深知公者矣
然請出於詞臣之手不然知其賢而疏且遠之其奚異於
郭公之好善乎崇禎甲申三月公石坊鐫石處泚然血下
見者懼其家碣拭之復出至十九日乃止公歿百餘年精
誠在天地海涓萬里與君國存亡呼吸豈不亦神矣
哉

張姬石三縣令合傳

張公諱振德字季修崑山人以選貢授四川興文知縣天啓元年永寧酋奢崇明爲亂殺巡撫潞臬據重慶當是時公署長寧縣賊將逼興文而長寧去賊稍遠公方被檄入闈聞變疾趨還從者欲走長寧公以守興文爲正趨入縣而賊將至公督鄉兵與戰力盡援絕退集居民城守會大風雨賊毀北城入公度不支入署命妻錢二女淑昭淑慶等人持一刀坐後堂曰若輩死此吾死前堂左手持兩印

右手秉匕首危坐賊至佯慰曰無恐公叱曰大丈夫從容就義何恐之有俄而賊焚民舍公曰此吾授命時矣遂率家人北向拜曰臣奉職無狀不能殺賊惟一死明志妻女及僕婦皆從乃命家人舉火火熾自刎一門死者九人事聞贈光祿卿諡烈愍而長寧主簿徐大禮者聞公死嘆曰張君教我矣城破之日亦仰藥而絕明年有姬公死滕縣之事

姬公諱文胤字士昌華州人萬曆癸卯舉人天啓二年爲滕縣令履任三日而白蓮賊徐鴻儒攻滕時滕民十九從賊公率以登陴僅數十人問民何以從賊曰禍由董二董二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也居鄉肆暴民不聊生故爲亂公呼賊曰若等以董二故挺而走險吾爲治其罪以生若免而赦若等可乎公長身赤面鬚髯奮張啓齒如施丹漆呼聲殷殷動樓櫓賊望見以爲神人歎呼羅拜俄而董二之黨賂發箭斃賊賊謂公紿之大憤肉薄而上城遂破公緋衣坐堂上嚼齒大罵胡不速殺我賊不忍殺之去不可爲詩八章書於壁解印付小吏魏顯照及僕李守務北向再拜自縊死賊拷掠顯照索印不予與守務罵賊並死之

事聞贈公太僕寺少卿並錄顯照守務復其家而董二逋去其後卒以賄免明年又有石公死長興之事

石公諱有恆字季常號雲岫黃梅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浙江遂安令調長興時劇盜葉朗山吳野樵等結島寇爲亂剽掠無虛日公設方略擒其魁賊稍戢而餘衆散處湖蕩間公分兵搜捕甚急癸亥正月朔賊乘元旦節詭裝突入城大肆焚掠公聞變出立廳事辨嚴賊露刃脅之公叱曰草賊敢叛天子殺王臣耶索印不可强之行不可以刃傷其長子確亦不顧賊擁之出儀門公曰頭可斷此限不可

踰也遂被害血上濆移時不仆主簿徐可行奔赴亦死之
賊搜其篋無所得相顧驚歎稱爲眞正清官時太僕寺少
卿諭忠烈嗚呼崇禎之時賊禍已如此其所陷城邑先後
以死殉者不可勝紀也吾得數人焉其他抗節者野史及
諸家傳記頗往往附見矣然或詳略而不詳亦或依違瞻
徇拘牽忌諱宜傳者而不傳幸託於諸家傳記若或文不
能行遠則雖傳猶不傳又或有如昌黎廬陵輩間世而出
或不幸不及知知而未暇爲時往事移鄉里鮮有能舉其
姓字者則忠魂義魄嗷狐貉而隨飄風黃土青燐變悲沉

痛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矣豈不惜哉予故謹次而錄之
南溪圳知縣王碩輔守城禦寇力屈死灌縣則知縣左重
督兵援首與賊對陣死道義則推官馮夙雛罵賊死司獄
蘇㒒隆城死威遠則經歷袁一修亦墜城死大足則主簿
張志與典史宋應阜與賊持四晝夜並僕張成俱戰死合
州則郡官原任常昌同知董盡倫率衆殺賊死永寧則鄉
官原任松潘道參政李忠臣約衆擒賊謀洩賊拖至被執
不屈死衆人胡復亦死之瀘州則鄉官原任應天通判高
光佩義作倡曰君父蒙塵割髮自盟臣子守定留須爲誓

與子諸生高在昆募兵復城殺賊百人死重慶則巡撫徐
可求罵賊死巡道孫好古駱日升相對自經公許知府王
文炳推官王三宅郭象儀楊愈懋同知王世科既嗣先知
縣段高選訓導趙嬇典史吳應元縣丞蕭美乾監總兵
黃好魁參將萬金守備劉自靖孫世侯毛民望王守忠李
繼周遊擊李紹指揮王登衡翰應泰崔英李世勳李承宗
鎮撫郁聯若千總王成龍千戶鄭應欽百戶范之偉張羽
汪起蛟俱戰死嗚呼是數公者凡見於郡滿野乘其出處
本末與死事年月皆未之詳予亦未暇深考也抑又聞張

烈愍公殉難後敎諭劉公希文並客入貢生署縣事甫半
載賊復至城破妻白氏從容語曰君爲臣死予爲君死盡
遣去家人同罵賊以殉此則其本末略可考者矣吁

張忠烈等傳

公諱銓字宇衡沁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保定推官擢御
史巡視陝西茶馬內艱歸起按江西時遼東總兵官張承
蔭敗歿而經略楊鎬方議四道出師公馳奏言敵山川險
易我未能悉知懸軍深入保無抄絕且突騎野戰敵所長
我所短以短擊長以勞赴逸以客當主非計也若臨河
之戰五將不還奈何輕出愚為今計不必徵兵四方但當
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樹其敵多行
間諜以攜其黨然後伺隙而動若加賦選丁騷擾天下恐

識者之憂不在遼東因請發帑金補大僚宥直言開儲講
先為自治之本又言李如栢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宜責
鎬以一事權唐九節度相州之潰可為明鑑又言廷議將
帥承蔭夫承蔭不知敵誘輕進取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
行列錯亂是謂無法率萬餘之衆不能死戰是謂無勇臣
以為不宜恤又論鎬非大帥才而力薦熊廷弼四十八年
又復上疏言自軍興以來所司創議加賦增銀三厘未已
議至七厘又未幾至九厘譬之一身遼東肩背也天下腹
心也肩背有患猶藉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潰危亡

可立待竭天下以救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今宜亟入
心以固根本豈可朘削無已驅之使亂且陛下內廷積金
如山以有用之物當無用之地與瓦礫何異乃發帑之請
叫閽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昔神宗初
載張居正當國海內寧謐民則人給家足居正去遂多故
掊克日用事國計浸以促耗自萬曆二十年寧夏用兵費
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
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接踵
國用大匱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

建極中極三殿災營建之資以鉅萬萬而遼難日亟軍興
益以繁費於是礦稅之使四出縱橫繹騷吸髓飲血天下
蕭然生靈塗炭公所言皆關軍國安危而帝與當軸卒不
省綎松敗時謂公有先見云熹宗即位出按遼東經略袁
應泰下納降令公力爭不聽曰禍始此矣應泰字大來鳳
翔人萬曆乙未進士用兵非所長規畫頗疎廷弼在遼持
法嚴部伍整肅應泰以寬矯之多所更易而是時蒙古諸
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言我不急救則彼必歸敵是藉
之兵也乃下令招降於是歸者日衆處之遼瀋二城優其

丹廒與民雜居潛行淫掠居民苦之議者言收降以多或
陰爲賊用或敵雜間諜其中爲內應禍且叵測應泰方自
詡爲得計將借以抗大兵會三岔兒之戰降人爲前鋒死
者二千餘人應泰遂用以釋羣議明年天啓改元三月十
有二日 大兵攻瀋陽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出城力戰敗
還明日降人果內應城遂破二將戰死總兵陳策童仲揆
等赴援亦戰死公請令遼東巡撫薛國用帥河西兵駐海
州薊遼總督文球帥山海兵駐廣寧爲聲援疏甫上而遼
陽失守矣方遼陽之被圍也公與應泰分城守已而勢不

支應泰謂公曰泰不才徵尚方靈寵固誓以身許按臣撫
關外責尚可收拾餘燼退保河西以圖再舉公不可曰吾
世受國恩豈有城破身存之理守三日城破被執不屈欲
殺之引頸就刃帥知不可奪送之歸公曰歸亦何顏速死
爲幸則以與送之不從以馬送之不從乃令二人夾持之
送遼陽公衣冠向闕拜又遙拜父母遂自經事聞贈大理卿
再贈兵部尚書諡忠烈父五典歷官南京大理卿時侍養
家居詔以公所贈官加之及卒贈太子太保初五典度海
內將亂築所居寶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

歿獨公妻崔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
賊身更不保等死耳盍死於家乃率僮僕堅守賊攻圍
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避賊
者多賴以免公形貌魁傑豐頤廣顙頳顏而髯望之知爲
傑人先是梁定有兩是亭以祀楊中丞繼宗許忠節達公
理部麥人亭兩公向公而書曰方虛席以待殆先徵云同
時殉難者有守道何公監軍崔公
何公諱廷魁字汝謙山西大同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
滙縣令調寧晉遷刑部主事歷歸德衛輝河南知府西寧

副使坐考功法復爲黎平知府會遼事棘遷副使分巡遼
陽袁應泰納降公爭不聽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
瀋陽陷同事者遣孥歸公曰吾不敢爲民望 大兵渡河
公請乘半渡擊之應泰不從俄薄城圍未合請盡銳出禦
又不從城陷泣語左右曰吾負若屬其自爲地無顧我也
懷印率其妾高氏金氏並二女投井死僕婢從死者六人
都司徐國全亦死之事聞贈光祿寺卿再贈大理寺卿諡
忠愍
崔公諱儒秀字儆初河南陝州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歷

戶部郎中遷開原兵備僉事時開原已失公辭墓而行曰
觀天象遼難未弭且經略臨之在上進止非司道所得專
唯以身殉耳散家貲募健兒八百人部勒偕行袁應泰以
兵甲馬仗不足恃爲憂公曰恃人有必死之心耳應泰深
然之無何納降議起公力諫不聽　大兵攻遼陽公分守
東城矢集如雨不少却頃之應泰所拔精兵先自潰降兵
譟起刃人於衢城陷有欲挽公潰圍出者正色拒之慟哭
戎服北向拜自經死事聞賜恤祀何公廷魁賜額曰愍忠
以陳公輔堯段公展配祀陳公字九室揚州人萬曆中鄉

舉歷永平同知轉餉出關與自在知州段公駐瀋陽天啟
元年石龍異常段公牒應泰言天象示警宜豫防瀋陽破
段公死之陳公方奉命印烙左右以無守土責勸之去陳
公曰孰非封疆臣何去爲望闕拜拔刀自刎死與段公並
贈按察僉事段公涇陽舉人嗣是殉遼難者有參政高公
高公諱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萬曆乙未進士授壽光
令歷官陝西參政乞養歸天啟元年遼陽破起參政分守
廣寧遼東三面受敵自萬曆以來無歲不用兵而稅使高
淮朘削十餘年軍民益困先後撫臣皆庸才玩愒苟歲月

天子又置萬幾不理邊臣呼籲漠然不問致邊事大壞袁
應泰承楊鎬之後復以納降敗於是以熊廷弼爲經略而
以王化貞爲撫廷弼負邊才性剛與廷臣不相能化貞躁
而愎素不習兵然有與援輔臣葉向高庇主也本兵張鶴
鳴私人也咸右之於是廷弼化貞日搆隙公知事必敗母
楊年八十餘涕泣不忍去母責以大義乃行已而念母老
屢乞歸方報允而廣寧失先鋒孫得功者化貞心腹將也
潛諭軍民降封府庫以待　大兵未至城中已亂公禁之
不能止化貞股慄不知所爲乘馬遁去衆謂公旣請告入

關公叱曰吾一日未去則一日封疆臣也將安之夜作書
訣母策騎趨右屯謁廷弼言城中雖亂敗尚未知亟提兵
入城斬一二人人心自定公卽不行請授邦佐兵赴難右
屯廷弼所駐地去廣寧四十里兵止五千人廣寧兵十三
萬糧數百萬廷弼心忮且憤化貞之齟齬也不納於是化
貞走則亦走公仰天長歎泣語從者曰經撫俱逃事去矣
松山吾守地當死此汝歸報太夫人遂解印綬自經僕高
永曰主死安可無給使令於地下者亦自經於側事聞贈
太僕卿謚忠節

注有典曰嗚呼遼事至神宗之季益劇矣一壞於楊鎬再壞於袁應泰三壞於王化貞覆軍殺將失地喪師竭中國之全力徒以供三臣之驕僨遼未必安而天下已危情見勢屈彰明較著而當國者不悟又致廷弼以死也檀道濟曰壞汝萬里長城明遼告終固不待甲申之歲矣

王太保傳 附田景猷

公諱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主事歷官至太常寺少卿天啓二年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叛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戰死遂圍貴陽分其黨破烏撒下霑益襲偏沅以阻援師全黔震動詔加公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公星馳抵平越所陳兵止萬餘人公大會將士誓曰貴陽被圍外援不至吾輩失黔則死法進援則死敵等死耳奈何不以忠義自奮即分兵三路以進令道臣何天麟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

從都勻進爲左部而自與道臣向日升將二萬從中路進當賊鋒至龍頭營遇賊命劉超爲前鋒擊之斬賊驍將阿成諾賊奔潰公乘勢追擊之奪龍里城衆議去省會不遠賊必重兵堵截宜少休息公曰我兵猝至賊無備不能持久急擊之勿失遂策馬當前賊覘者鬨新撫自將意大軍且至相顧駭愕安邦彥遁去賊退屯龍洞官兵奪高寨七里坪至畢節鋪殺賊無算殲其渠安邦俊棄輜重器械山積遂乘勢抵會城是爲壬戌正月也當此之時撫臣李橒按臣史永安學臣劉玄錫死守已十閱月城旦夕陷忽見

賊兵奔潰俄頃五騎至城下呼曰新撫來矣軍民大悅慶
更生是役也公親冒矢石身先士卒以二萬人破賊十餘
萬衆迎公入城公曰賊兵不遠軍心未定我大師也不可
即安遂營於南城外坡上設帳大雪中分前鋒楊明楷率
兵渡河營三十里外一屯廣隆一屯鴨池三年春正月邦
彥復糾川賊奢崇明父子率衆攻廣隆楊明楷戰敗陷賊
中公收兵入城邦彥因明楷兵敗煽誘苗民復犯貴州使
其黨何中尉據龍里李阿二督四十八庄兵關青岩斷官
軍糧道自統水西兵約宋萬化吳楚漢率苗民共逼會城

公遣游擊祁繼祖等奪龍里破蓮花堡燒上中下三牌焚
賊寨百五十處何中尉逃入深箐龍里路通遣參將王建
中等救青岩斬賊三百餘級焚賊四十八庄李阿二中神
鎗逃歸水西定番路通諜報賊方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
進犯會城公遣建中繼祖等統萬五千人夜入八姑蕩焚
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窮追渡河溺死者無算焚其
積聚始盡宋萬化遣人詐降覘動靜公佯許之節調監軍
楊世賞等捲甲赴之萬化倉皇出戰遂被擒並獲其妻子
及僞軍師劉洪祖等萬化驍勇善戰邦彥倚之至是奪氣

而總兵魯欽直入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總兵
張彥方敗賊於羊耳追至鴨池河奪其戰象斬首二百七
十級四路既通叛苗日相繼降公給黃旗使各樹寨中邦
彥望見之不敢復出但於鴨池廣隆諸要路掘坑塹修補
屯兵爲自守計七月賊起破普安勢復猖獗總督楊述中
遠駐沅州畏賊不敢前朝命屢趣之始移駐鎭遠一意主
撫公患其掣肘上疏乞休不許會奢崇明爲川師所迫逃
依邦彥公欲出師述中力持不可公乃排羣議力爲籌畫
以閏十月自將六萬人渡烏江十一日次黑石賊衆迎戰

連敗之斬前逃將單弘化以徇賊數失利退保漆山立柵
拒守以老官軍官軍食漸乏諸將欲引還公曰汝曹欲退
不如斬吾首詣賊降否則惟有戰耳諸將乃不敢言公直
偪漆山服緋衣峩冠肩輿張蓋親督陣語諸將曰若知吾
意乎戰不勝此吾死所也顧旁一山頗峻揮左軍據其上
而左右二路輕重布之賊不料官軍猝至倉皇拔柵悉銳
爭山諸將殊死戰賊大敗遂焚其砦邦彥遁走公按轡入
大方降者千計賊遣人詣鎭遠乞降總督楊述中許之公
以元兇未除當以勦爲撫而述中一意主撫議遂不合公

屯六万食盡逃中兆爲援四年正月公拔營還貴州賊躡之中箕參將王建中副將秦民屏戰歿賊令其黨陳其愚詐降公信之至是從行復傳其愚山後邀賊公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公墜馬公知有變解印付家人令護持先行拔刀自刎未殊其愚奪其刀公大罵獨兒擁至遂遇害監軍御史傅公宗龍獲陳其愚斬之邦彥崇明崇禎二年俱爲總督朱燮元所戮分裂其地西南遂平先是述中與公議剿撫不合多方阻撓及公歿於王事按臣陸獻明爲公請卹述中修舊怨止敘將吏功並列死事諸臣而不及

公給事中郭興言駁之所司不行公留心經濟自其家居時江湖之俠屠釣之豪翹關奮戟擊筑探丸之客皆畜養之多得其死力援黔時得邸報不肯發封識宛然督撫李標問故公曰吾正辦兵事何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紜每若聚訟觀之徒亂人意耳其堅決如此烈帝御極始贈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同時有田景猷字覯野思南人初成進士値安酋叛上疏願奉天子威德諭令去逆效順上壯之予職方郎遣行遂單騎造賊壘賊素懾其名厚禮之然不肯放還淹留二年會公解會城之圍軍聲大振景猷乃取

間馳至軍告以賊虛實遂大破賊而公乘勝窮追谷卒遇害兵皆散景猷下馬歎曰臣不能報陛下死有餘憾矣箕谷就死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寇禍自天啟時已熾而撫之爲害督臣之剛愎掣肘亦早釀於是時覆軍在前後不爲鑒蠢賊臣之誤國固有氣類衣鉢不可得而勝誅已使如朱燮元之專征大創何嘗不奏蕩平哉彼非其以勦爲撫之明效乎而當局者卒憒憒也

史外卷四終

萬忠貞傳

公諱燝字元白一字闇夫新建人萬曆丙辰進士熹宗時爲工部主事管寶源局內監稽廢銅數百萬公請發鑄濟工魏忠賢靳不與遂上疏曰夫以忠賢珠玉窟筍金銀滿屋如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必一手握定者以爲不如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旣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人用意最深畜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疏入忠賢憤恨欲甘心公及爲屯田司郎中徃慶陵見

忠賢墳塋踰制拊膺歎曰何物幺魔敢於逞逆至此復疏發其奸謂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握則德分圖逋威分出亂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操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太監魏忠賢口銜天憲手擬王爵生殺予奪權盡爲有而所營墳墓制作規模儼同陵寢僭侈踰制抑又甚焉請正其罪以絕亂萌疏入忠賢遂矯旨杖一百閹人數十輩蜂擁牽衣捽髮而前杖後伏小璫於闕下棓擊椎刺踰四日而殞李公應昇上言曰燝死矣未報國恩先塡溝壑六尺之孤遶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游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共知非出於陛下之心也臣不暇爲燝寃爲陛下寃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豈所以作忠勸士哉夫人臣緘口以待遷擢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名也舍保身家榮妻子之計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以從龍比於九京人非僕隸法非訊囚罪至死刑命非草芥廷杖之舉殊失士心直俟公論明而恤死錄孤嗟何及矣被旨以冒瀆詰責黃公尊素發憤言曰律例所載雖叛逆十惡應死者猶且反覆

於庭議鞫訊之間今以披肝瀝膽之臣子任死於蕝蔽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天子之尊令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輕用皇上之威興創在一時而長留殺諫之名貽譏在萬世他日有秉董史之筆者書曰某年月日萬燝以言事死其奈之何進此廷杖之說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世廟之時張孚敬嚴嵩爲之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實非祖宗意也萬燝之杖也適與雨雹會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林御史會何其呼吸相應如此意者臣工之誠不足動主天意爲之震怵乎

疏上復又倡率臺省於東閣訶此後有傳旨廷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閣人聞之競前詈曰權璫閣臣俯首不發一言自是厥後璫勢益熾緹騎四出淸流一網盡矣蓋熹宗之朝士大夫之被璫禍者實自公始云

汪有典曰嗚呼傳曰刑不上大夫所以培士氣亦所以固國脈也三代以還人君遇其臣下等於犬馬而羣小竊弄抑又甚焉至有明廷杖則喪廉恥賤節義寵刑餘貴悍卒俾正人君子脫衣冠以就鎖縶屈體貌以聽武夫廝支體以受箠楚捐性命以供喜怒小人遂無忌憚士夫遂昧良

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概之士也夫自設廷杖以來數百年間祇張驕主以拂諫臣之威而予小人以辱戮君子之具賢士大夫就危殆受污辱者纍纍間有杖一小人者乎無有也至於末流好名沽直之人遂以廷杖爲榮而大書名紙以相誇耀求幾回面易心頓喪其守夫亦綦未有以養其廉恥故一折而無所底也唐開元間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丞相裴耀卿謂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夫上從之宋太宗以事怒周翰將杖之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杖之不雅遂釋之嗟乎此唐宋之君所以享國獨永雖或中原傾擾神州陸沉而一跌復興往往能延已絕之緒於數十百年若明則祚短亡速亂臣賊子接迹於世甚至溺將然之灰覆既破之甑而求偏安而亦不可得豈非士氣盡喪國脈卒斬之明效大驗也哉披籍尋迹明之廷杖而觀之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腕囚服逮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扉隨闔至杖所列校百人衣襞衣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帖訖坐午門西墀下左錦衣衛使坐右其下緋而趨走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厲聲喝喝閣棍則

一人持棍出閣於囚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喝令着實打或伺上不測則曰用心打而囚無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列者羣和之喊聲動地聞者股慄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絕者十恆八九司禮監錦衣衛使既分坐左右列校行杖之輕重必察二人之話言辯其顏色而黠者則又視其足足如箕張囚猶可生靴尖一斂則囚無生理矣而諸惡少年之習行杖者縛草爲人二一置磚於中一紙裹其外俱以衣覆之杖置磚者視之若輕徐解而視則磚都裂杖紙裹者視之極重而

紙無傷能如是則入邀成化間猶容厚梱重廷正德時逆瑾用事則盡褫衣至於御史梱項祭酒梱項侍郎尚書梱項此其刑之輕而辱之小者矣君子論明事至此未嘗不歎其二百七十餘年之享國為獨幸也

丁侍郎傳 附吳裕中

公諱乾學字夫行號白巷山陰人以宛平籍中萬曆已未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魏忠賢亂政魏廣微以同姓父閹得相與爲小相搆煽璫勢益横公感憤時事慨大息流涕仰天哭嗚嗚不已與同年吳公裕中深相得也公官御史每朝退即過公論時事及璫黨輒叫號呼天相持痛哭或中夜起舞拔劍擊柱砍几聲撼隣壁家人不知驚謂得狂疾也廣微生父允貞常爲言官以劾閣臣得罪罷天下仰其賢廣微甫鄉舉允貞閉之廨中不許就禮部試曰此破

犁犢也一得志必隳我家聲矣灼知其惡如此公遇廣微則數數引義規切之毋墜父訓廣微怒甚謂所私曰丁檢討獨不欲啖飯耶乃妄斥我爲語上公醢豎子耳初天啓四年公主試江西惡閹勢之既横而閣臣如葉向高韓爌輩名爲淸流大都苟自完莫肯出力鋤奸公於是卽所爲程策內發憤痛言之詞中有頻頒緹騎時下凡再辱士大夫天下亦既厭寺人矣且事變寧可預料漢擾喪於曹節王甫與張角兩亂之唐苦藩鎮仇士良劉季述與王仙芝兩亂之當時汪直劉瑾之禍醞之有端去之有術其不可

用杜明甚東陽之委蛇既不可爲遷健之潔已亦豈得策韓文之聲大義固未可盡非乎顧何以如楊一清李清君側奸耶語侃侃不少忌然已觸璫怒降謫在第矣至是璫微噉璫命錦衣僉事高守謙率中官數十人至第毆殺之吳公糾輔臣丁紹軾詔諛不法狀璫怒矯旨杖死闕下烈帝御極誅璫置守謙於法贈公侍讀學士再贈禮部侍郎吳公贈太僕寺少卿字磊石江夏人

汪有典曰嗚呼古今之以哭稱者阮籍唐衢杜默然皆悲憤在一身此鄙夫之猖狂無病而呻吟者也君子不屑道

之矣若公與吳公憂深於杞人而恤大於嫠婦非夫涕之無從者矣他日賀文忠亦同此意庶幾臨表涕泣之武侯千載結知心哉

楊忠烈傳 附汪文言

公諱漣字文如號大洪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知常熟縣入爲兵科給事中光宗在東朝爲鄭貴妃所希得見神宗不豫公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率百官問疾傳語伴讀王安太子當力請入侍夜無輕出以備非常神宗崩光宗立五日病趣封鄭貴妃皇太后李選侍皇貴妃公上疏力爭以故事得已於是特疏請遺詔中首冊立撫育原內臣侍皇太子謂機在防微事在慎始光宗閱奏語皇長子曰此汝忠臣目屬者久之皇長子即熹宗任內侍魏忠賢傾社

稷者也時年甫十有六矣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與垂簾閉皇長子不聽出公語諸大臣曰宗社事大李選侍非可託少主者遽排闥入閽豎梃交下止不內公攘臂大詬閽者知羣臣隨入哭臨畢問皇長子安在諸璫猶曰不能對公大呼曰皇長子少汝曹何爲者今何時不急請見顧命大臣何爲者聲徹簾內簾內傳令尚勿簾外嵩呼公抗聲曰簾不撤諸臣不敢拜也顧錦衣帥駱思恭擁之慈登階舉袂命近侍撤簾簾撤選侍退避然猶閉皇長子暖閣中公急呼曰誰敢匿新天子者王安趣入紿選侍第一出

皇長子即返不者諸大臣不能退選侍頒之安即負皇長子出已而選侍中悔使使挽皇長子裾比抵門厲聲猶遣外追還者三四至公叱之擁登輿至殿見群臣正位而後退然而選侍猶據乾淸不出也公發憤昌言選侍不當毋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選侍能於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去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於麟趾門一叱內閣方從哲及大閹於朝者再奮臂叫呼聲淚迸咽選侍乃移仁壽殿皇長子始還乾淸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倉卒舉朝洶洶不知所爲公儼然行

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周廬儆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關入身露坐宮門五日夜不交睫頭髮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决也移宮既定羣小滋疾公誣以交關詞禮王安欲中傷之遂引疾歸而魏忠賢蓋用事公雖家居顧念天子冲幼而閹黨之竊弄威福危亂國家也扼腕流涕草疏欲劾之會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則於是條次其罪上焉其畧曰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貧入內地初猶爲小忠小信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姦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

擅權多由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剪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賓天實有隱憾孫愼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潅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仇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構黨斥逐不容有正色立朝之大臣大罪四也國家重典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愼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

陪推顚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觸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宥竟阻賜環人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爲皇上寵注忠賢於去年南郊之日託言疾病即時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近侍矣大罪八也然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妊得封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嬪妃矣大罪九也然猶曰在嬪妃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

祥忽化爲飛星匿月之條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
也先帝在青宮幾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成刼之不動利
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即皇上倉卒受命亦不可謂無
勞忠賢以私憤矯旨殺之南海子是不但殺王安是敢於
殺先帝之老奴畧無顧忌大罪十一也今日討獎賞明日
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房屋建
立碑坊鏤鳳雕龍干霄插漢又不止擴營墓地僭擬陵寢
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
皆乳臭誥勑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

希孔及外甥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
何軍功有何相業濫襲朝廷名器大罪十三也用立枷以
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
皇親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當時若非閣臣力持言官
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員章士
魁以爭煤窑傷其墳脈託言開礦處死假令盜長陵一抔
土何以處之趙高指鹿爲馬忠賢指窑爲礦大罪十五也
諸生伍思敬胡遵道果否侵占牧地宜付有司乃收禁拷
掠體無完膚皇上方臨雍視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衿

赤壁之氣先結於澤宮泮水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
樸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政言
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
原是存刑言刑忠賢惡其不善鍛錬徑行削籍明示律令
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
大中到任奉有明旨忠賢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復奉
旨供職煌煌天語提起放倒大罪十九也東廠係察奸非
擾平民自忠賢受事恣行傾陷雞犬不寧縱傅應星陳居
敬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如近日拏中

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而傅應星等造謀造逆勢
不至興同文之獄刋黨錮之碑不已者大罪二十也邊徼
未靖內外戒嚴東廠所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都門
打點實主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
事成不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畜
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潅創立內操招納亡命安
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竄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
可爲寒心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
墊道人以爲駕至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

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罷[illegible]多成怨今春閱魏忠賢走馬御前皇上射殺其馬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得從來亂臣賊子止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磔忠賢未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黨護而不肯言外廷畏禍而不敢奏更有無耻之徒託身門下逢其所喜挑其所怒內有受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或內廷奸狀敗露則有奉聖夫人客氏爲之彌縫積重所移積勢所趨舉朝內外但知

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如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本章必星夜馳請票擬待忠賢回日始敢發批天顏咫尺不容裁決而馳候忠賢於數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尚有天日耶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及今不治不知宗社何所託也疏入忠賢持不下佯辭廠乞罷上慰留之而徐出擬旨切責公公憤激欲理前疏對仗忠賢詗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已而御皇極門衛侍森列刀劍倍常時侍班官傳諭嚴警左班官毋得輒出奏當此之時公憤愈甚而南北科卿寺數十百人前後申奏俱爲忠賢持以罪去先是羣小[illegible]忠賢謀盡

逐衆正科臣傅櫆疏論左公光斗魏公大中交通汪文言比櫆疏入部下文言於獄廷杖革職左魏二公疏辯得免至是御史梁夢環復論文言而大理寺丞徐大化劾公與左公等招權納賄藉文言入罪以傾之文言者微人以監生工書授中書舍人負氣有聲公卿間遂目爲東林之黨再下鎭撫獄鍛鍊兩月餘非刑備酷其[illegible]文言叱曰孺子眞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女子[illegible]卒不承鎭撫司許顯純勒令誣公等以贓文言獄起因天乎冤哉以此皖清廉之士有死不承顯純相與謀曰不引移宮則

罪名不大不借封疆難與追贓於是爲獄辭曰移宮建議爲立名驟等之資整頓銓政爲偏聽招權之藉市賈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啟賄賂之門而熙遷之法濫逮公等下鎭撫獄詞訴百出裸體辱之五毒備至見者無不切齒流涕而顯純拷掠猶懼不當忠賢意也入逮時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及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暨達荊吳綿延數條里老媼菜傭醫甓乞兒各爭持一錢爲贈許州有荷識郎中蘇繼歐通謁具飯後被偵削奪自經死公歷事三朝

親受顛命以下獄體無完膚及其死也土囊壓身鐵釘貫耳僅以血濺衣爽稍存中槩歸無塟地罹於河側母妻俱棲息城樓鞭扑狼籍日夕追贓也烈帝誅璫追卹死閹忠臣以公爲首詔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謚忠毅蔭子與祭葬

汪有典曰嗚呼公區區一督郎非有骨戚肺腑之親大臣心膂之重直以光宗彌中之詔奉爲顧命之尊身先動搢大臣攘臂疾呼奪天下於婦人之手而歸之主器聲大振日當無與公比烈者矣以故冲人亦歎爲忠臣與胡亥欽

其大節然而移宮之諍國是雖定而禍卽嬰焉遂至逆閹主憲羣小行媺連染三案並及邊鎮長城既殞流賊遂橫國祚卒斬殃禍未竟吁嗟悲夫斯豈曰命乎

左忠毅傳

公諱光斗生之夕月宿在斗因以名字共之號浮邱桐城人萬曆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與楊公漣魏公大中袁公化中周公朝瑞顧公大章同時罹璫禍世所稱六君子者也而楊左之名震天下公豪邁負氣敢言光宗崩熹宗冲幼李選侍據乾清宮公語楊公曰若以選侍長嫡而攬雜聖之權禍豈止於歸胙寶鞍人彘房州而已乎乃上疏立請移宮大畧曰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選侍非

母居正宮而殿下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不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復見於今矣疏上楊公抗章繼之選侍大怒急召公公不爲動曰天子耳目之官非天子宣不敢奉從容出袖中鎖鑰付楊公曰光斗命盡於此矣選侍不移宮光斗亦不立螭頭下也楊公叱中官使回奏公得免越二日選侍移仁壽上還乾清中外始大安尋遷大理寺丞進少卿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當此之時以前光宗登極詔收召天下名碩司銓則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廷司憲則鄒公元標孫公

瑋高公攀龍司垣則魏公大中司道則袁公化中周公宗
建考功則鄒公維璉程公國祥並矯志澄淸而魏廣微崔
呈秀等特不便也會魏忠賢與乳媼客氏私方怙寵用事
忌外廷特甚則廣微等附進百官圖指數之曰去是數人
者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者盡削籍公與楊公亦以劾閹
罪官去而移宮之禍並發矣王安者光宗舊侍也外廷爭
選侍移宮頗資爲助性方嚴數數懲忠賢忠賢恨次骨旣
矯旨殺之中書汪文言與安交文言遊公卿間久則於是
撫文言以交通奸利律並矯旨逮諸臣以及公當是時公

父封大夫年八十公年五十命奚奴扮楊忠愍寫本赴西
市諸劇前爲壽已又引范滂母語數數誦說於其母夫人
之前初服拜堂下蕒以慰解之兩尊人亦爲進一觴也至
京下鎭撫司獄坐贓拷掠無完膚殁前一日從茗椀中書
數語示弟曰辱極汙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竟與楊
公等駢死獄中是夕長虹亘天星中畢隕如斗三日屍出
肢骸穿裂面目如生櫬未及門而追贓之檄下矣累家繫
累死者數十人斥賣田盧略盡不足則及兄弟之產又不
足則及異姓以至三族十族無人免者崇禎改元誅璫贈

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太子小保官一子予祭葬[illegible]
贈三代如其官封大夫猶及見之也初公之下獄也史公[illegible]
可法者公督學京畿時首拔士也朝夕獄門外逡[illegible]何
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公被炮烙旦夕且死特出十
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焉使史公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
鑱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
爛不可辨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公前跪抱公膝而嗚咽
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
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

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奸
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公噤
不敢發趨而出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
鐵石所鑄造也公視學京畿時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
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卧文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
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
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
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史公後果以閣部督師死
國難

且有典曰嗚呼熹宗之朝宮府鈎連魍魎晝現疑陰感召結爲國運此公之所爲歎也思深哉無後抉目東門矣公作元術去亂法不去亂人李伯紀知爭事不知爭人然公卒用之而不效周宗既滅厲所止戾此豈可執目睫之恨以相繩乎蓋公與姚現聞固云得此輩燬滅灰飛時而國祚隨之矣天下被其害而吾獲知言之名其亦慟乎有餘悲恨

顧裕愍傳 附弟大武

公諱大章字伯欽號塵客常熟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常州府儒學教授稍遷國子監博士歷刑部主事歷員外郎調兵部復調禮部廣寧之失也經略熊廷弼與巡撫王化貞議戰守不合致敗並逮下獄刑尚書王公紀謂非公不能辯此獄留署山東司主獄公惜熊公才議貰之責後效謂誅心則廷弼難末減論事則化貞實罪魁兩人不當同科楊左諸公皆主之然以衆議堅不能奪卒定經撫同辟出爲陝西按察司副使魏忠

賢亂政羣小謀殺楊左諸公逮汪文言下獄以其言爲徵拷掠無所得聚而謀曰經撫之獄顧大章引八議議熊廷弼廷弼楚人也大章楊左之黨也以鬻獄坐顧以關通坐楊左則一網盡矣遂矯旨逮繫與楊左等六人並下鎮撫獄當時號爲六君子者也竟坐受廷弼賄五人先後拷死移公刑部議罪公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容復辯辯則抗旨不辯則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亦欺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而可且五人者既死矣借大章以實五人之招是大章既自誣服又代五人誣服何以見

五人地下乎明公能雪此案萬代瞻仰不然行纈擲司寇
案在復何言法司環坐愕眙莫敢異同也已而復移並北
司公歎曰汪文言猶能爲貫高我獨不能乎若不可再辱
矣呼酒與弟訣別趣和藥飲之不死雉經而卒初六人下
獄獄中神祠木忽生黃芝視之六瓣也獄吏以賀公歎曰
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爲儷語曰故作
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心因此他日祠堂聯也死之
夕大風雷雨如注道瑞外舍及廣微第宅屋瓦飄盡樹木
拔去城外數十里椅桌隨之室內爲之一空其悲披衣立

雨中隱隱望見旌旗羽蓋金翢燈火如大官狀者行其室
上而廣微曰我爲宰相內衛上公如天之德何妖兒之爲
祟小人之不畏天如此公坐急徵廠衛邏卒如織弟大武
傾身入長安瞰內索饘剔旋難險無所避一夕垣中白氣
亘北斗大武故諳星象指而泣曰諸君子其皆不免乎已
而楊左六公並命大武護公喪歸益自放於酒謂天下將
亂吾衰矣無以自見生可厭而死可樂也遂發病卒
汪有典曰嗚呼諸君子之死以門戶也固也然不借封疆
則死無名不坐廷弼贓則罪不著然則諸君子非以門戶
死也蓋魏璫無大憾於廷弼特假以殺諸君子[illegible]
子卽不得不並殺廷弼此廷弼之所以死而諸君子所以
一網盡歟不然失地喪帥之王化貞罪浮於廷弼多矣何
以獨追死哉方廷鞫廷弼時大司寇喬允升部廷弼有存
遼功當議而魏忠節力持不可公亦卒定廷弼辟而終以
廷弼死豈天生廷弼特予璫以殺諸君子之資而天生諸
君子又致廷弼以必死之路與嗚呼門戶之禍延及封疆
白馬清流不烈於此矣公念朝中各持門戶思有以解之
棋酒謔浪自託於賈彪之西行而卒嬰其難曲突徙薪之

人受焦頭爛額之慘而骨且與之同燼君子之生斯世也
其亦何若而可哉

魏忠節傳

公諱大中字孔時號廓園嘉善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行人陞工科給事轉禮科晉吏科都給事家居趙公南星知公賢每事輒咨訪所爲用皆海內人望嗣土不能得趙公意率怨公公又引會典裁抑郵典之濫甚者忌者滋怒公給事中章允儒嗾同官傅櫆假汪文言獄難魏忠賢主之欲盡逐衆正禍且作矣而楊公漣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既上公亦率同列交章應之其言曰自古亂人家國者有男戎又有女戎兩者往往相比而成姦故古者聖王在上宮

者不得交通禁近干預政事是以朝廷清明萬殊蒙福今逆賢魏忠賢私結奉聖夫人客氏擅作威福操縱生殺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宮禁又未已也懷冲太子胡爲不育裕妃胡以革封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又胡以無病暴卒皇上身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又況出入警蹕儼擬乘輿不軌不法逆謀大著致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溫旨即出忠

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庭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陛下眞孤立于上耳忠賢得疏大怒而魏廣微以同姓父事忠賢致拶地趙公門逮家子待之頗峻每歎曰見泉無子見泉廣微父號也廣微憾之次骨公又數忤廣微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公抗疏劾之則廣微益與忠賢合於是羣姦煽構提刀芟矢飛謀鉤

誘正人君子無一得免者矣謝應祥者清流也晉撫員缺趙公推應祥廣微以應祥曾令嘉善首拔公遂嗾陳九疇劾公出應祥門推舉不公降調出外趙公亦得罪去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逮下獄趙公與繆昌期王公之寀輩無所不牽引而以公與楊左諸公爲受熊公廷弼賄賂會逮問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木立士民匍匐水中泣送者數萬人過蘇州周忠介公結姻去過無錫高忠憲公送高橋至常州太守曾櫻餽以贐辭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中動一念便爲失節贄華而貺不敢以此易

也公爲孝廉十餘年貧甚居湫巷數椽不蔽風雨否拒不足自給欣然意足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老頭給僕而已人朝則鏈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輒發之自是無敢及其門者其清風亮節如此逮至京下鎮撫獄誣贓拷掠備至受殊刑未死獄吏卷以藁薦倒豎之地三日啟視目睛炯炯若殺之轉輪既死瑞毀其屍故公骸骨未全子學海旦暮哀號水漿不入口亦死學濂甲申亦死於難俱有傳公贈太常卿諡忠節

汪有典曰嗚呼士生於有明之世何其不幸也一焚炙於永樂之篡逆再殘殺於王振之專恣三屠毒於劉瑾之擅權四戮辱於興獻之議禮五斬艾於嚴嵩世蕃之濟惡至忠賢則爪牙鷹犬開千古廷尉所未設之刑節義忠良受千古人臣所未經之痛歷選前世未有一姓之代祖孫父子相臣閹寺或數年或十數年上下相承一心並力害士如此之亟者也夫以永樂酷虐享國靈長已非所宜兄繼之以嬰藥又甚之以逆閹乎天地之正氣不隨世運爲澌滅故終明之亡薦紳巾幗以逮厮養傭丐捐軀赴義者邁迹前古此數窮理極造物特生是人以扶植綱常而明適逢其盛或且謂明得養士之報矣

袁忠愍傳 附夏之令

公諱化中字熙宇武定州人萬曆丁未進士歷官河南道御史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八曰宮禁漸弛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廣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宦官漸盛人心漸絕忤璫意會楊忠烈疏劾忠賢降旨切責公復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上未之知耳遂亦陳忠賢諸奸逆狀璫益怒逮鎮撫獄百慘俱備大呼列祖諸宗而死死之夕獄中鬼數百啾啾泣號大風四作屋瓦皆飛衆鬼擁鎮撫用刑者投諸廁逾時皆死夏公之令字伯先光州人公同年進士拜四川道御史亦以忤璫逮繫拷掠大呼高皇帝而死初魏廣微阿璫作點將錄方秉燭臚列諸公姓名時忽怪風滅燭空中隱隱呼冤者再廣微怒命婢復燃燭操筆曰我不冤汝汝將冤我矣竟書之而諸公死公贈太僕少卿諡忠愍夏公亦贈太僕少卿

汪有典曰嗚呼害正而黨邪鬼固不人若也然不以孽璫且不能衛公等以不死何耶豈璫焰方張鬼神亦且讓避之耶抑諸公之考終命若屍宜以獄解鬼固不能衛之生即群小亦非能致之死耶

卷五終

李忠毅傳

公諱應昇字仲達號次見江陰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南康府推官擢御史魏忠賢亂政公條列十六罪欲上會楊忠烈公先發公遂抗疏踵其後曰臣掌官楊漣糾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憐其不辯目爲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真萬真無可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明旨代爲辯則中旨可聽其僞傳乎閣臣可聽其援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可

聽其指揮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入可聽其嘗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荒然罪狀既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墻之內隱憂滋大爲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卽爲忠賢計莫如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而臣所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能爲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是時魏廣微以同姓父事忠賢勢張甚人莫敢指公疏摘抉之謂廣微之父常爲言官公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到今庶微應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箝制言官庶上可對聖明下可對士庶與日亦可見乃父於地下矣廣微大恚恨會初冬頒曆廣微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廣微益恨次骨而崔呈秀者奄子之魁也巡方無狀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具稿彈治呈秀夜微服謁公長跪求解公叱去之遂與廣微比暱黨曹欽程論公削籍歸已而與高忠憲等同被逮當世所謂後六君子者也公慷慨就道士民環泣者以萬計攘臂奮呼競逐緹騎公搏顙丐免是時忠

憲已引義自裁或有以規公者公曰應昇小臣如草草畢命貽吾親縲絏卽死不瞑目歸死詔獄吾分也致引大臣不辱之義乎至京下獄坐贓榜掠備至同事已斃杖下惟黃公尊素尚存遇害前二日黃公在別室以拳椎壁字呼公曰仲達我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裂裳嚙血手書訣父自言三十餘歲便作一世人矣東向拜書別父母蓋丙寅六月之三日也後三日兒應旻出其屍骨肉糜爛不知其死何狀也崇禎初贈太僕寺卿謚忠毅封父鵬翀如其官初公官南康父戒之曰我力耕有餘貲春糴穠黍

歲時餉汝汝但飲彭蠡一杯水耳及就逮撫膺太息曰行矣國有忠臣我有孝子矣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亡國之禍不一端未有不自用小人戮君子始者也公嘗論天下有三患有疣贅之患有肘腋之患有腹心之患三患不除是生三病邪氣生而元氣削則病外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內庸醫側出補瀉雜投助客邪而伐眞元則病醫熹宗狂易患先中於腹心視國醫如仇讎倚毒藥爲性命浸尋潰敗至死不悟豈不哀哉

缪文貞傳

公諱昌期字當時號西溪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與御史劉廷元等爭議梃擊不合移疾歸熹宗初補原官歷左諭德當是時趙忠毅南星爲冢宰號石海內淸名之士涊汰流品辯別邪正公預其議朝右皆側目而楊忠烈漣與公爲金石交其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羣小疑稿出公公又與閣臣葉向高忤口語籍籍流聞大內禍遂不可解公之補諭德也忠賢殺光廟伴讀王安逐首輔劉一燝而向高適以舊輔召至公向高門生也素相得迎而謂之曰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無令中人手滑向高迂其言蓮撫王化貞者亦向高門生也愚而輕信謂西部可仗主進戰與經略熊廷弼議不合致廣寧陷並逮廷弼向高有所袒於化貞公爭之不能得則憤然曰果爾公非削國之相卽亡國之相矣向高既氣結及忠烈劾忠賢九卿科道疏連上衆謂向高當乘此決勝趣向高爲助向高不應乃謂公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安得小心謹愼之人在上左右公愕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向高色

變於是客具揭稱忠賢勤勞謹慎勸帝保全始終聽歸私
第又懼奄之不察已而移之禍也則揚言此非我意門生
繆昌期迫我也璫於是啣之刺骨先是忠賢營墳於玉泉
山乞墓碑公瞋目叱曰吾生平恥爲諛辭肯順璫旨耶璫
痛恨既欲有以中之至是矯旨削籍旋坐忠烈獄詞被逮
縣令岑之豹奄黨也遽前捉其手趣就道妻子不得訣别
公曰早知之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應山謂忠烈
也方忠烈之將劾璫也公藉左忠毅光斗曰內無張永外
無楊一清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幸乎葢公之沉幾慮

變而欲敦復俟時其見固不盡與楊左合也及疏上匹馬
過從朝夕楊左往往離立長安道上停車拊馬戟手詈罵
既被逮慷慨就道賦詩云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吟聲
與鋃鐺聲相應和緹騎悚首轉矜猙獰植立公與送者談
時宰諂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低聲折支曲盡情態緹騎亦
爲歡笑失聲其從容跌宕如此而公與高忠憲攀龍書謂
平日學問尚多欠缺翁丈有吃緊語爲某臨去策進者乎
其[illegible][illegible]流離凜凜學問又如此先是顧文端憲成與忠憲
開講堂於東林公語人曰諸君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

始將合矣然公雖未心許東林而嫉攻訐滋甚扞衛抵牾
形於顏色雖就急徵尤切講學而高公亦終不能免矣至
京下鎮撫司獄許顯純誥以與楊公同謀公抗聲曰某爲
詞臣是是非非應得執筆爲皇上謀爲二祖十宗爲草疏
情實死無悔也拷掠備至四月二十九日僅數[illegible]中出片
紙五月二日獄吏以死聞竟莫知何日也斂時十指隕落
捧掬納兩袖中葢逆璫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拷拳悉崇禎
初復原官贈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予祭葬謚
文貞

汪有典曰嗚呼奄熖之熾也首輔葉向高以持祿之鄙懷
飾調停之謬說假包荒以長亂托中立以滋奸馴致火廹
崑岡禍侵剝膚群璫圍其邸第搜牢其親甥斥辱其婦女
無所顧忌而向高亦低首下心莫敢與抗僅僅移居郊外
乞歸骸骨而已夫中官圍閣臣第固有明二百餘年所絕
無者向高以三朝元老肘腋天子容頭顧身如此壞祖宗
之綱紀褻大臣之體貌喪士夫之志氣增彪虎之角翼又
何怪璫之放手殺人屠盡清流也哉是則向高禍始教猱
遂致逆璫勢成騎虎㝡非熹宗晏駕之早則明之天下固

已揖讓而移耳雖烈帝反正昭覩禱明然斲喪已極人心
既去天命旋傾公謂向高非削國之柾實亡國之相豈不
深中也哉

黃忠端傳

公諱尊素字眞長號白菴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
司李擢山東道御史熹宗冲幼群小蒙蔽宮府都城一日
三震公上疏略曰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
憂慘於敵國語甚切至已而群小相揖禍果不可解應山
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疏繼之曰忠賢諸不法狀既
經暴露將皇上視爲習熟見聞更復何憚人言始猶與士
大夫爲仇繼且以皇上爲注此時不[illegible][illegible]誅折之不足即
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當是時魏廣微附逆奄入相朝右

交鬬鼓扇楊公魏公暨高邑趙公無錫高公出死力相搘
柱群小導奄廷杖以脅言者工部郎萬忠貞公爆死杖下
公疏爭之率臺省會東閣謂廷杖非祖制此後有傳旨廷
杖者閣中當輒封還不可奉行奄人競前恣口橫詈閣臣
俯首不一言至乙丑黨禍大作而公除名丙寅緹騎逮公
下鎭撫司獄矣公志在弘濟艱難不欲倖直僨事其語總
憲鄒公曰京師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盛世矣鄒公
不聽用是去語楊公曰公一日在位則忠賢一日不相容
國事愈決矣不如去以殺其禍楊公不聽用是敗語魏公

曰頒朔後朝小過也攻之愈勢不反覆二臧亥作不可爲矣魏公不聽卒用以敗公以考選入都時門戶分爭多以梃擊紅丸移宮三案占人向背客問公以三案如何決擇公曰光宗棄羣臣久今上御極亦非一日三案皆往事恐朝廷所急不在此客無以難也又曰上未登極之先移宮爲是御極之後安選侍爲是二者祇爭先後不分是非世皆以爲持平之論云抵獄與周公順昌繆公昌期周公宗建李公應昇講道不輟謂門人徐公石麒曰吾於此不滅黃霸之受尚書也忠賢命許顯純坐贓拷掠五日一比李公應昇困甚公拷竟夫及李公公請代拷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臨害時賦詩一章而歿越五日出獄肌膚張爛頭面不可復識矣崇禎改元贈太僕寺卿謚忠端公入爲御史與楊左魏李諸公早夜相過語及羣小陰謀輒形之歎息賓退夫人姚進曰公等不能先事綢繆涕泣何益公既被逮夫人每夜祈死北辰之下願以身代逆奄就誅賜章服三品敕其子宗羲爲復社領袖南國諸生顧杲等公訐奄黨阮大鋮宗羲名居第三大鋮後柄用中旨逮治夫人今喟然曰豈意章妻滂母萃吾一身山

陰劉公宗周常熟瞿公式耜背目之曰女師咏蒲扇云世間物性初無定百鍊鋼成繞指柔何似萑蒲經織後能將九夏變三秋託物寓意深於痛哭矣

汪有典曰嗚呼君子小人之名其果無庸過分別否也遐予謂青蕾之禍由於激成諸君子之於閹黨意者不其然乎然公不願與諸君子同功而究不能不與諸君子同禍者徒以齊王事也楊魏拷死公爲位哭之慶楊公詐曰大禍未解然則公與諸君子同禍殆天爲之特假手於諸小訟獅此又天道之栗可深言者也

周忠毅傳

公諱宗建字季侯號來玉江南吳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浙之武康令調繁仁和以卓異擢監察御史熹宗之為皇太孫也魏忠賢事之謹導之宴遊甚得歡心遂與乳媼客氏逼比為奸熹宗既即位益用事人謂此豎鼠耳無能為公曰不然虺已為蛇乘霧則不可制會元年四月京師大雨雹公因陳陰氣致沴為臣侵君下陵上象謂四月正陽之月京房易傳當嬎而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魏忠賢裏懷叵測為禍國家大可寒心璫恚甚將置之辟以閣

臣救得免御史方公震孺疏請斥逐客氏帝既從之已而復召入給事中侯公震暘力諫不聽公復爭之謂皇上天倪初諧前星將朗三宮之內叶吉承歡而顧使妖孽如客氏者婣處於側臣竊憂之夫客氏忠賢內外交通逆謀漸著乃出不踰宿寵命隨頒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宮禁闥僅類民間即謂階前片席地不足為意婦人女子束縛何難然此輩一叨恩格輒冀踰涯昔漢楊震於靈帝初年力諫王聖之美權左雄於安帝初年極論宋娥之專寵齊世祖於天康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凡此三君皆

由保婦原其始事皆謂無傷惟陛下亟賜毋寬發敝疏入詔奪俸忠賢與客氏益憾公不釋陰與私人戶科給事中郭鞏欲借內察盡逐東林諸臣而寘公姓名其中公聞而嘆曰網羅既成禍不遠矣吾固不惜死遂上疏並糾鞏大略謂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斥矣侯震暘及王紀滿朝為又斥矣鄒元標馮從吾及文震孟又斥矣今且欲并孫慎行盛以弘而逐之摘瓜絕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為陛下言者故鞏橫行愈甚奸謀愈深既有忠賢為之指揮有客氏為之操縱有劉朝等為之爪牙而外復有

鞏等蛾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道哉璫聞憤且懼泣愬上欲自見以激上怒禍叵測閣臣力持徙奪俸或怵公曰子之能已見於天下矣稍含忍容何傷獨不為堂上計乎公奮踴曰我之不避死患務強諫者非好為名高也誠見天下之禍莫大於進小人退君子而宦官宮妾為之橫行也父母雖老王陽王尊其能兼乎我念決矣請以死繼居有頃忠賢將遣劉朝分率內操諸中官趨覘榆林各邊以犒軍為名議既定剋期降詔公駭曰中涓典兵如虎傅翼昔魚朝恩童貫可為殷鑒皇上奈何以刑

餘爲方叔以宦監爲召虎乎卽方陳九害三不可狀且曰
漢中常侍之竊政也遂致黃巾之禍唐北司之擅權也遂
馴落鎭之禍宋童貫之頻年用兵也遂釀五國城之禍本
朝王振劉瑾亦然皆已事明鑒不可不深慮而預防也疏
入不報然其事竟寢尋奉差視光祿歲省金錢可數萬忤
大璫勿恤也癸亥按楚命下將戒塗會丁外艱歸丙寅閹
緹騎四出公曰久知此矣吾首擊閹不久當繼諸君子逮
卽不逮吾當伏闕爲楊左死爭之未幾卒逮公下詔獄拷
掠備毒肉節糜折大呼天地祖宗共擊賊夜半沙囊以死

時年四十有五公初逮時京師地震入獄就勘王恭廠火
再出訊雨氷雹殺之日朝天宮災明年烈帝御極誅璫贈
公太僕寺卿予祭葬乙酉追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古之王者大居正而謹始而皇天亦卽於
是致其丁寧告誡焉熹宗卽位之元年雨雹於正陽之月
陽消陰長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决於是矣小雅之詩
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又曰赫赫宗周褒氏滅之正月卽
今之四月繁霜卽無異雨雹也是時宗周無恙以褒姒淫
妬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故特譴告之此卽熹宗與客

魏類也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古今一轍如是其可長也而
彼昏不悟則雖以公之忠赤諄諄面命耳提若罔聞何益
至是天亦無意於明室矣踰一年而鳳凰集於大庭變災
爲瑞意若以憂爲戲者夫破胎毁卵麒麟不入熹宗之時
委鬼茄花作奸宮府取子毁室岌岌乎殆鳳鳥胡爲乎來
哉物之反常者爲妖則是鳳凰也者雖謂之鴟鴞可也是
卽曩者雨雹意也

高忠憲傳

公諱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趙忠毅公南星所取士也趙公爲考功主計所排斥與相臣忤被逮遠謫公以行人奉使還南三日即抗疏分別忠佞極言閣臣不當陰除異已鋤善類以空人國奉旨詰問降揭揚縣典史既歸與顧端文公憲成修復東林遺址爲明正學顧公卒公專講席三十年由是東林之名高[illegible]名之士淹久不用者[illegible]和益廣而群小嫉其厲已[illegible]遂譁然以東林爲的而黜逐之遠竄之誅戮之正人君子不留孑遺而明亦遂以亡矣論者謂漢家黨錮四十年而黃巾起黨錮始解然無救於漢室之亡東林亦四十餘年而闖賊犯闕門戶乃敗更無救於明社之墟噫是何言與不有東林乾坤崩塌久矣東林豈亡明者攻東林者亡之也自端文公救淮撫之疏出而東林之禍萌未幾妖書獄起挺擊案興君子小人有不容之勢矣迨辛亥京察孫丕揚主之於是攻東林者起矣丁巳京察鄭繼之主之則盡攻東林者矣光宗晏駕爭紅丸爭移宮而東林之禍熾矣及夫熹宗委命閹寺熊王之獄既成楊左之禍遂烈

提案 此中不無標榜亦遺恨

九諸公之說將東林本末特于高公傳中暢發之

孫[illegible]吳樓山[illegible]定

又假三案以媒孽東林而正人君子一網盡矣方熹宗之初年頗起廢籍諸人公與趙公相次柄用群小滋不悅會[illegible]忠烈公漣疏擊魏忠賢而公亦首劾閹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群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翁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也先是禮部尚書孫公愼行追論紅丸罪歸舊輔方從哲下廷臣會議公謂從哲交通國戚表裏爲奸難逃首惡之誅已而上疏劾之略曰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大者交結鄭國泰父子所以謀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挺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爲鄭者誅鋤其不爲鄭者若將若狂知有鄭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孝此大亂之道也又如戒戢尚書黃克纘論李選侍一二事陛下念聖母則宣布選侍之罪念皇考則優待選侍以禮義盡仁至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以爲假託忠如楊漣以爲居功人臣避居功必且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若惑其說孝不知其孝不孝以爲大孝忠不知其忠不忠以爲大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貽禍於無窮者皆如此類如方

從哲鄭養性登容一日不討尚令居聲毅下聊既入獄亦激怒帝譴詘朕不孝欲以危法中公公弗爲動而持議者益衆給事中王志道首疏附和公又遺書責之曰人臣爲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爲亂賊逭誅爲君父釀禍也夫以青宮紫禁之中忽有荊軻聶政之人於飮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而實中外所共知此而諱之是爲亂賊設護身之符若更加之惡人以誣謗不幾爲亂賊立箝口之法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執大義守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今但言孝經尊親而不言春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使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繫世道人心豈其微哉時從哲雖得免議而天下以爲三案是非非斯言不能折也爲御史大夫申憲綱舉臺規察守令風裁肅然當是時外廷攻閹急群小依閹亦急公欲外輯外廷內齊政地中渙群小爲彌縫匡救之

討而亦莫能聽也爲御史甫逾月群小假會推罷歸歸數月而忠賢呈秀勢益張修怨益力成趙公殺楊左諸公而公亦不免矣當魏忠節公大中之就逮也過無錫公操舟送之群小亦怒公已而逮周忠介公順昌等公知禍必及肅衣冠謁龜山祠歸酌園中示在壁曰原無生死何將視生死爲二若臨死轉一念便墮苦海安所稱立命哉平生講學此處看透得力不少已聞緹騎將至入書齋書數行封固語子世儒曰以此附官旂遣世儒出掩戶[illegible]闖聲排戶入一燈熒然奔池對北向端坐水中死矣[illegible]戒劉印鼻未嘗沾泥滓也發所封紙則遺表云臣雖削奪舊屬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矣謹北向叩頭效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待來生呈秀等猶未釋矯詔逮世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授世儒官

汪有典曰嗚呼道學之禍千古爲烈何必東林然相傾軋至於國既覆亡而禍尤未已則東林爲極矣蓋自東林之名立天下遂標榜爲名高於是群社紛起而以復社爲東林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若應社幾社聞社澄社徵書社南社則社大社席社雲簪社羽朋社匡社讀書社統合於復

社而總以東林爲幟志乃東林之盛也莫不砥礪[illegible]
正學斥異端以剛介節烈爲重以禮義廉恥爲貴而及其
雜也或廝養輿下而託名都講或捷足要津而寄籍聖賢 推尋深于稱奬
或斥逐竄歸鄉里不容而竊吹草堂以洗其垢污或鄉賢
名宦物議沸騰而謬依衆正以希共俎豆遂其變也群消
集矢造言誹傷鉤黨成而門戶判於是有齊黨楚黨浙黨
昆黨宣黨秦黨趙黨鄒黨孫黨東林黨之目因而[illegible]
圖作前鋒後勁務因而有天鑒錄洞志錄雷平錄[illegible]
薙𧊳錄點將錄蜓蜩錄而又有續點將續蠅[illegible]
[illegible]
盡歸東林於是[illegible]雅鄭[illegible]清流亦濁矣[illegible]
名在東林周之蔓注名復社夫鐵霜刃以殺東林[illegible]
戈以攻復社其他或開門揖寇或勸進賊庭或投名受職
或暮楚朝秦論其人品則死有餘辜誅之不足者皆東[illegible]
之孽也公嘗謂君子一點恥心被馮道滅盡一點畏心被 可勝浩嘆
王安石滅盡嗟乎獨馮王也哉

周忠介傳

公諱順昌字景文號蓼州吳縣人性剛直疾惡如仇讎好
清節日惟市一蔬人稱爲米條先生萬曆壬子癸丑聯捷
授杭州司理時福清葉向高爲相謂吾邑難治是宜借周
君郎改公福州以最擢吏部主事進文選司員外郎忤權
貴人意自引歸魏忠賢亂政故給事嘉善魏公大中被逮
過蘇公周旋累日奉酒炙約爲婚姻緹騎趣行語侵公公
張目叱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而忠賢我
即故吏部周順昌也語聞忠賢嗾御史倪文煥劾公削籍
[illegible]
已而與周公起元俱被逮緹騎至吳舉家號慟公笑[illegible]之
曰知已久矣何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扱曰此龍樹菴
僧屬我書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遂題小雲棲三字
識年月畢囚服出門士民素德公爭爲公呼冤遮道攔毛
一鷺詬責之比讀詔衆譁不復聞緹騎手鋃鐺擲之地厲
聲曰魏公命誰稽者衆憤怒曰然則僞旨也當是時天大 見明詩綜
雨萬屐齊擲棍梃飛石雜上匝聲殷天怨氣坌涌晝爲晦
立斃官旗數人餘皆東西鼠竄升木登屋或匿廁中皆戰
栗乞命是日也有逮黃公尊素於浙者道胥門市人群毆 見明史綱

之走焚其舟投橐裝於水官旗泅而免而江陰李公旭异（二事黃李兩公本傳不入却插在此處為蛇足）
亦以是日就逮常州西察院有髮垂肩男子十輩大呼殺（殺校尉加倍紕謬此法都本史漢　見毗陵人之詩斜）
魏忠賢校尉一賣蔴童子拉一肥尉舉蔴刀擲其片肉擲
街前狗啖之一鷺大驚流汗不能出一語老司而如土足（山落丘人特）
不能舉步次日一鷺飛章告變將屠其民而獨顏佩韋楊念（見楷彩）
如沈揚馬傑周文元五人者前自承曰殺校尉獨吾屬為
之他皆無與周吏部賢者獨殺五人可也擁衛緹騎指競
取銀鐺自繫就獄當此之時五人之名震天下而[illegible]
殺緹騎不復出國門矣公至京下詔獄坐贓拷掠無完膚

罵忠賢鎮撫許顯純椎擊其齒齒盡落顯純起因能復罵
否噀血濺顯純面罵益厲顯純命獄卒私殞之[illegible]（顯見吳梅村集）
中巡卒割其股血漬而生復荷械至錦衣堂觸石碎首罵
不絕被重刑而死於是忠賢殺佩韋等五人杖戍馬傑諸
七人黜諸生王節等五人崇禎元年忠賢敗公長子茂蘭
刺血上書白公冤詔贈太常寺卿諡忠介予特祠一鷺以
忠賢黨被罪家居白晝見公乘輿佩韋等騎而從直入坐
中堂一鷺大怖遂死倪文煥亦白晝見五人嚴裝仗劍登
公登座率妻孥叩頭乞哀庭下石井欄自起舞空中良久

墜地聲如霹靂乃騰空去無何文煥伏誅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無道之君殺不受宦官之禍惟明則（歷觀宦官之禍寒心銷骨聳惑深切而又）
累葉不悛至於神宗以降民怨憤盈殆乎不可遏矣馬堂（與本傳擊殺校尉作朕觀其是如花如火之文）
榷稅臨清白晝攫人井邑騷然市民王朝佐率衆譟而攻
之火其居其黨三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僅以身免高宷
至閩撲一諸生父衆擊之火其所建望江亭武昌民變圍
稅使陳奉執委官六人投之江遼東兵變欲殺稅使高淮
幾致亂雲南軍官變擊殺內臣楊榮蘇州民變殺織造孫
隆黨毆死裂其屍至天啟遂有顏佩韋等事而推原禍本

則自永樂秀才罵內使皆充軍成化三學罵內使幾罹奇禍
始嗚呼君璫臣奸璫焰燎原至於庶人奮挺以雞太阿
窮斯亦傾否之至變已而彼昏不知日醉益富莫可[illegible]
也周公既逮蘇人互戒不用天啟制錢天下從而和之京
師馳諭各省卒莫能奪盡廢格天啟制錢無算也吁可畏
哉
宣德時來內官羅太監橫甚太守動遭捶撻縛同知
於驛邊水次至蘇州以事杖吳縣主簿兒鍾從往執其
兩手大怒曰汝何得打吾主簿來懼為謝罪不敢狃焉

呼此千載一時有明之希覯也有典識

劉太僕傳 附吳懷賢

公諱鐸字我以號洞初廬陵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晉郎中丁艱歸服闋知揚州萬忠貞公燝與公同年相知最密遺公書曾講東林謂人生不聞至道如入寶山空手而返朝聞夕死學者素願足下咫尺梁溪可失此機會耶公得書即請假飛棹過無錫與東林諸君子講學旣還語其子曰讀書自有向上路至於功名科第其事末矣汝曹第以文辭爲進身計而不求聖賢至道縱富貴至將相亦管晏輩流耳烏能曳履登孔子之堂哉是時魏

忠賢亂政萬公旣以忤璫廷杖死楊左諸君子亦相繼瑱牢戶公感憤賦詩書於箑邑紳倪文煥偵得之嗾忠賢矯旨逮問士民爲叩閽者數百人刑部侍郎沈公演力持之謂聖朝不以語言文字罪人詎宜以將無同之字羃成莫須有之罪案讞上得旨復官方候補而忝將方體乾迎璫意誣劾公延道士方景陽詛咒厰臣景陽拷死景陽固未識公公亦未與景陽質遂送刑部薛貞者陝西韓城人萬曆辛丑進士忠賢義子也適爲刑部尚書當此之時薛貞坐堂皇盛氣詰公曰咄鐸來若有目無珠耶有胸無心耶

朝廷信任上公如日中天若故毀謗如是耶公曰固也鐸目無公等之珠胸無公等之心故不能開公等之口耶將笑逃貞仰天而笑環顧左右曰不分世間乃有如是絕無心肝人也因叱公曰汝欲誰恃誰將己富貴于須汝身命耶公亦笑應之曰一時之富貴有限千秋之清議難逃貞大怒答之數十遂當公罪斬西市或謂貞曰鐸妄人耳罪之以辟得非殺人媚人爲鬚眉丈夫笑乎貞曰世所謂鬚眉直仕路鬼門關耳誠得上公歡心笑亦何損巾幗者致尊顯之要術也名與利孰重予亦拙於笑矣未爲忠賢欺

貞亦坐辟公之死也揚民聞之爲罷市巷哭者七日夕立廟祀之官有疑獄禱於祠夜即見夢如言州民無道情公始祖剪官行人忤時宰遣使絕域不屈遇害再傳文懿公宣忠愍公球俱以文章節烈稱蓋忠貞世篤云同時有吳公懷賢字齊仲休寧人官中書舍人讀楊忠烈劾璫疏書筆大書其尾云當如韓魏公處任守忠即時安置璫即坐以楊左黨逮問吳公從容言曰懷賢得與楊左齊名死亦何恨拷掠不屈瘐死獄中崇禎初公贈太僕寺卿吳公贈工部主事公有女淑英崇禎末以忠勇節烈聞自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至哉言乎千古禍亂相尋莫不由斯者也昔者王莽將篡漢也其時公卿大臣頌莽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所謂禮義廉恥澌滅殆盡而漢祚遂移惜乎史不詳書其人至今莫考其姓氏未嘗不以若而人遺誅青史爲深恨也魏忠賢亂政群天下之人相率推戴者不可勝數今始撮其表表者固亦孔醜孔哀也已天啟六年浙江巡撫潘汝楨桐城疏聞於朝於杭州西湖關壯繆岳忠武雙廟之間爲忠賢建祠頌功此生祠所自始也遼薊總督

閻鳴泰清苑遂於所部建祠者七毀民房無慮數千萬餘宮殿九楹黃瓦晃旒儀如帝制於是封疆大吏尤而效之順天巡撫劉詔杞縣巡按御史倪文煥江都梁夢環廣州建於西協密雲丫髻山又建之昌平太僕少卿何宗聖■建於房山薊遼巡撫袁崇煥■建於寧遠宣大總督張樸閬州巡撫曹爾禎興州巡按劉宏光臨邑建於五台山又建於太和山張樸又建於宣大又建於鳳陽又建於建昌庶吉士李若琳大興建於上苑又建於蕃育上林監丞張永祚■薛世昌■建於松江宣府巡撫秦士文蒙陰建於宣府王點魏縣建於大同

宣大巡按張翥養■建之宣府又建之大同工部郎中曾
國楨臨川建於蘆溝橋通政司經歷孫如洌■順天府尹李
春茂陽城建於宣武門武清侯李誠銘鄆縣建於崇文門保定
侯梁世勳■博平侯郭振明■建於安定門工部侍郎盧
大受■工部商人五軍都督府各衙門建於京師登萊巡
撫李嵩榮河巡按李精白潁川建於太山又建於德州又建於
寧海又建於蓬萊閣山東巡漕何可及■建之濟寧總督
遼餉戶部尚書黃運泰永城保定巡撫張鳳翼代州提督學政
李蕃昭日巡按倪文煥■五城御史黃憲卿廬陵王大年壽張汪
若極旗德張樞平定智鋌河間張化愚■建於河間又建於天津
李蕃又建於河間張鳳翼又建於眞定河南巡撫郭增光
大名巡按鮑奇謨餘姚叅政周鏘江寧知縣季寓庸泰興建於開封
又建於江北大同巡撫張翼明■建於赤城總河侍郎李
從心南樂漕運侍郎郭尚友濰縣建於濟寧又建於淮安巡鹽
御史許其孝槀城巡按宋楨謨■建於揚州湖廣巡撫姚宗
文慈谿鄖陽巡撫梁應澤■巡按溫臯謨東莞建於武昌又建
於承天又建於均州總督三邊史永安武定巡撫胡廷晏■
朱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建於太白山山西巡撫

牟志夔■巡按李燦然黃岡建於河東織造太監李實■建
於西湖蘇州巡撫毛一鷺遂安巡按王珙滁州建於虎邱巡鹽
御史龔■合肥建於長蘆江西巡撫楊邦憲■建於南昌
知府顏鵬郵縣建於徽州武弁李之才■建於南京宗室則
楚王華奎■建於高觀山福州承奉建於洛陽而監生陸
萬齡■則請建於國學並祀孔子當此之時生祠偏天下
撰文刊石揚厲鋪張大都皆出詞臣之手而閹臣施爲求
平湖張瑞圖晉江最知名焉祠莫不有旌額其在京師者曰崇
仁曰廣恩曰德芳曰茂勳上林苑曰存仁曰洽恩曰永恩
宣武門曰懋勳崇文門曰鴻勳安定門曰著愛蘆溝曰隆
恩天津曰感仁河間曰仰德通州曰懷德西協曰崇功薊
育曰感恩眞定曰旌勳宣府曰隆勳宣大曰德勳寧遠曰
懋勳延綏曰祝恩大同赤城曰崇功房山曰顯德太白山
曰懋爽五台山曰報功太和山曰昭德山西河東曰褒勳
濟寧曰表勳太山曰隆熹並岳寧海曰景仁蓬萊閣曰流
鴻建昌曰崇德武昌曰隆仁高觀山曰隆仁承天曰弘惠
均州曰戴德洛陽曰普德開封曰戴德江北曰瞻德揚州
曰瞻恩曰流恩虎邱曰普德鳳陽曰旌德松江曰德馨

李養之建於河間者則曰允千歲天子親加賜額者杭州曰普德淮安曰聰德崇文門曰廣仁濟寧曰昭德河南曰成德山西曰報功大同曰嘉德登萊曰報德房山曰顯德陝西曰祝恩蘇州曰崇德通州曰懷仁昌平曰崇仁曰彰德密雲曰崇功林衡署曰永愛江西曰隆德嗟乎此時之乾坤何等哉夫人臣上天子徽號至十餘字即以爲侈天子令郡國立廟即以爲非禮若逆璫者宜何居焉南漢劉鋹信任宦寺凡仕其朝者咸令閹之一時臺閣大臣三公三師莫不皆閹以觀熹宗之世豈不然乎禍亦不有鑒讀

閹鳴泰之祝詞曰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李精白之祝詞曰堯天巍蕩帝德難名黃憲卿之祝詞曰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魏字山移下書懼壓上公之首蓋天下從之嗟乎何所不至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神宗之際張居正當國有以天與人歸題册子送之者有以禪授廢立命題者其留奪情之旨有朕不日舉禹庸之典者趨附之徒公然諛之居正恬然安之曾不踰紀逆璫效尤抑又甚焉其父殺人其子行刼勢固如此嗟乎有明之神器爲

羣小苦媚之具也固已久矣誰生厲階於今爲烈君子是以惡夫始之者也烈帝御極痛懲璫亂謂廷臣曰魏忠賢一人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遽至此乃手刻贊導擁戴頌美附諂條目並下建祠稱頌諸疏指示曰此紅本媚璫背錄也於是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於汴上奏曰人臣有被無將天討用章有非祖制內官不許干預政事重交結近侍之律於以防內外而肅宮府杜奸萌而塞亂源法至嚴也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兇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

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婦客氏窺覘禁密結爲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揣度機情助其羽翼戕宮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遂無等之三封將議逼尊之九錫迫逐藩邸播棄忠臣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碎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至首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側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倡和逆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慫恿中傳或攘史職而抹殺直筆墨衰朝會忍此罪魁緹騎鋃鐺大

與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媢奸供媚笑而効爪
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誑誦連
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邸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
頌奏章頌鄉飫未已也而且頌以絲綸此聖諭所謂首開
諂附傾心擁戴者也又有徑竇勞道網羅密布腹藏鱗甲
搆青蠅貝錦之讒意慘鍛鍊釀白馬清流之禍亘古炯鑒
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蜮之毒
而更巧避彪虎之名此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
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律亦異或已經褫逐不盡厥

辜或謬附權傷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擬法依律無枉無徇
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凶畢竄國法用申惟是大慈既羅
不赦之條而群小宜開自新之路或事關題覆稍尾列名
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任於捍禦或編摩効有勳
詞而又或生平才守俱優敭歷猷勞夙著此聖諭所謂事
本自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
心或可責以後効或與昭洗免臚姓名因明罰敕法之嚴
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疏入報可於是詔逆案凡七等
定罪首逆凌遲者二人魏忠賢客氏首逆同謀決不待時

者六人崔呈秀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太監李永貞
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劉志選梁
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薛貞吳淳夫李夔龍曹欽程大理
寺正許志吉順天府通判孫如洌國子監生陸萬齡豐城
侯李承祚都督同知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
張體乾交結近侍次等遣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
鳴泰霍維華徐大化潘汝楨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都督郭
欽孝陵衛指揮李之才交結近侍第三等配贖爲民者閣
臣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尚書王紹徽郭允厚張我

續曹汝楨孟紹虞馮嘉會李春曄邵輔忠呂純如徐兆魁
薛鳳翔孫杰楊夢袞李養德劉廷元曹思誠南京尚書范
世濟張樸總督尚書黃運泰郭尚友李從心巡撫尚書李
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祠頌照不謹例革職閒住者黃立
極等四十四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實等十五人又逆
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頒示天下海宇廓清翕然頌
聖明焉然而遺種餘孽剷絕未盡乘間蠹緣駸駸何用戒
託爲攻璫者而實庇璫或陽爲附正者而實傾正於是爭
門戶翻逆案嚴陛立黃臺省水火盜賊縱橫而不顧疆場

破碎而不問雖以烈帝聖明孤立於上用將而將叛用相而相欺用樞臣而樞臣乖戾用督撫而督撫骫骳嚴刑峻誅而愈玩推心置腹而愈離宵旰支撐至於十有七年迫不得已始以一死謝祖宗謝臣民而若曹之門墻如故富貴依然履霜之漸馴致堅氷區區烈帝之微陽殘照固不敵若曹之窮陰沍寒也則四維不張之明效大驗也

史外卷六終

劉侍郎傳 附尹申

公諱之綸字元誠號與鴟宜賓人家世務農少從父兄力田閒刈薪樵讀以讀書補諸生時方負薪入市聞報驚訊薪去歸淡於榮名亦天性也然期許夐絕銘座右曰必爲聖人生中亦即以劉聖人呼之崇禎元年進士官庶吉士是時丁熹宗蘊毒之後中原禍亂已兆而邊陲屢警在廷諸臣循承平餘習從容坐嘯以飲博爲放達書畫酹伎爲風雅莫適勤念兵事公與同官金公聲則獨留意究切而

造爲望輪火車偏廂車獸車刳木爲西洋大小礮期以備疆場緩急之用僧申甫亦習車戰過從講求三人者相善也明年冬京師戒嚴上因金公薦公及甫召對稱旨授甫京營副總兵公兵部右侍郎督守城事當是時天子急圖事孔棘忠不次用人收萬一效舉錯頗與廷議拂而甫以白衣驟用公新進躋卿貳咸於是側目滿桂者大同總兵宿將有威望 大兵薄都城提萬騎入援戰沒甫全軍亦覆朝野氣奪公奮臂大呼曰此臣子效命之秋也請行無兵則請京營兵不許則請關外川兵不許則議召募軍資無一具公權宜貸之抵通州守者不納雨雪宿古廟中公擧貸廷臣多抑之御史董羽宸劾其行留公曰小人意忌有事則委卸無事則議論止從一侍郎起見耳乞削臣令官賜骸骨不許奏軍機七上不報乃與總兵馬世龍吳自勉約由薊赴永不牽之無勸而自率八路進攻遵化旣由石門至白草頂距遵化八里娘娘山而營世龍等不赴約

大兵驅三萬騎望見山上軍縱擊之公發礮礮反炸營中自亂左右請結陣徐退爲後圖公叱曰毋多言吾受國恩誓死封疆頓所請無一應而將帥又不用命如國事何

嚴鼓再戰自午至酉士殊死鬬矢石俱竭人持短刀夾公馬而前流矢四集公度不可爲解所佩印付家人持歸報天子一矢貫其首又一矢中膝遂仆而死一軍皆哭拔營野戰皆死之初正月元日有黑氣起東北亘西方甫見之大驚遽語公與金公曰天變如此公知之乎今年當喋血京城下可畏也聞者皆笑已而果驗衆於是默然公旣死天子嘉其忠從優卹贈兵部尚書廷臣靳之金公嗆出其顱爲之棺歛聽其母以歸騰書當路厚卹其家而乞諱元春傳其事後公十五年金公亦抗節死其叅仲者字子

求亦宜賓人萬歷戊戌進士歷官河南左布政使解官歸張獻忠破滁州執至成都嚮酋大罵遂被殺性直如絃有觸必發所至與長吏忤以孤峭見擯與人交有始終分張吳別死生收鄭婉篤周詳皆出人意表劉太僕時俊同年契合坐通賊被逮獄急不知所為尹公時家居抗疏明其冤時俊得免慷慨持大義皆此類也

汪有典曰嗚呼朋友道喪未有不相背負者矣司馬子長傳管晏而惓惓於知己豈得已哉韓退之謂平居酒食游戲眞若可信臨利害落陷阱則擠之又下石而有取於子

厚之以柳易播且謂子厚之歸葬賴裴行立功嗟乎世遂無斯人乎而鄭重言之也棠棣之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甚兄弟也每有良朋況也永嘆重朋友也

張參政傳

公諱春字泰宇同州人萬歷二十八年舉於鄉歷刑部主事勵揚行善談兵天啟二年遼東西盡失廷議急邊才擢山東僉事永平燕建二路兵備道時大軍屯山海關永平為孔道士馬絡繹關外難民雲集公運籌有方事就理而民不病累轉副使參政仍故官七年哈剌慎部長汪燒餅者擁眾窺桃林口公督守將擒三人燒餅叩關願受罰公責數之誓不敢叛崇禎元年改關內道兵部尚書王在晉惑浮言劾公妄殺人遂削籍下法司治久之乃釋三年正

月永平失守起永平兵備參議公言永平統五縣一州今郡城及灤州遷安并失昌黎樂平撫寧又關內道所轄臣寄迹無所當駐何城臣以兵備名官而實無一兵操空拳入虎穴安能濟事乞於赴援大將中撥一人與臣同事臣亦招舊日義勇率之自效臣身已許此城不敢少規避但必求實濟封疆此臣區區之忠所以報聖明而盡臣職也因言兵事不可預洩乞賜陛見面陳方略帝許之既入對帝數稱善進參政已而偕諸將收復永平諸城論功加太僕少卿仍蒞兵備事俄巡撫缺推用時乙榜起家多授節

鉞而公獨需後命以無援於朝也丞平當兵燹之餘凋
困敝公盡心撫䘏人益懷之四年八月　大兵圍大凌河
新城命公監總兵吳襄宋偉軍馳救九月二十四日渡小
凌河越三日次長山距城十五里　大兵以二萬騎來逆
戰兩軍交鋒火器競發聲震天地公營被衝諸軍遂敗襄
先走公復收潰衆立營時風起黑雲見公命縱火風順火
熾天忽雨反風士卒焚死甚衆頃之雨霽兩軍復麾戰俄
力不支亦走公及參將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等三
十三人俱被執部卒死者無算諸人見我

太宗文皇帝皆行臣禮公獨植立不跪至晚遣使賜以珍饌
公曰忠臣不事二君禮也我若貪生亦安用我遂不食越
三日復以酒饌賜之仍不食守者懇勸感
太宗文皇帝恩始一食令薙髮不從居古廟服故衣冠逆不
失臣節而死初襄等敗書聞以公守志不屈遙遷右副都
御史郵其家公妻翟聞之慟哭六日不食死誠意伯劉孔
昭劾公降敵不忠繫二子死於獄
汪有典曰嗚呼公抒忠勝國抗論
興朝我

太宗文皇帝待而加禮洪量同天地大義懸日月扶植名教
俾遂志成仁者得垂諸彤管煥若丹青不亦休乎有典嘗
見客窓涉筆云公被執見
太宗皇帝不屈衆欲殺之
上不欲偕至闕廷高其忠義命旂下從公學公亦不辭教以
道義咸敬事之稱張夫子坐必南向終不薙髮
上曲從之語臣下曰眞忠義人也當學之及卒
上深歎息旂下學者以楮奠之曰不敢有污清德定鼎後
世祖章皇帝入御燕都語侍臣曰卿等昔日亦知有張夫子
乎南國有此一人乃無有識之者耶因得悉其行事祀夫
式閭封墓彌有光焉自非
大聖人為之崇獎揄揚幾何不為逆亂之劉孔昭所非毀而
掩蔽乎嗚呼此明之所以亡而
聖朝之所以興也歟

費刺史傳 附陸參戎

公諱彥方字爾英號誠陽石門人萬歷癸卯舉人授江西上高令公自以乙榜起家思以治行自奮而不苟為迎結納之術居數年無異聲旋以漕事詿誤謫江西按察司經歷有門人秉銓政者勸公通委曲可亟復且得美地矣不應崇禎五年起補陝西平涼之隆德秦地自延綏寇亂蹂躪無完土武臣莫肯用命失機則以殉免守土者率望風解竄營救樞要天子亦以武備久弊罪不在小臣也而寬之多得不死於是行間不戰郡縣不守賊亦橫行無所

阻是年春秦將曹文詔楊嘉謨等始屢戰而勝有西濠虎兕隴州諸提賊黨可天飛獨行狼不沾泥混天猴紅軍友等相繼擒斬秦中得少休息公至治懇招流亡繕城郭勸農設賑民賴以安然秦寇在楚蜀者日復充斥乃以延撫陳奇瑜總督五省檄諸軍追賊賊盡竄入漢興山谷間不得出行賂乞降奇瑜狃於諸提軀賊不足平且冀大功之速成也許而縱之賊遂四出浸尋及於平涼公聞報急募兵未集而防守把總王珍先遁賊破靜寧州圍八月二十九日以城無兵衛遂陷賊執公求金掠其署大失望詬曰

窮如是其好官耶釋不殺先是公遣僕尤書求救於固原道陸公夢龍陸公公鄉舉同年字君啟會稽人萬歷二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崇嘉獄起郎中胡士相頗有所左右將訊眾咸囁嚅陸公呼刑具三無懼者擊案大呼始具差供逆謀人一無所隱士相主筆踧踖不敢下陸公啼然曰陸員外不敢匿誰敢匿獄乃具其剛直如此陸公得公書即報公堅守旦日親率兵至劉為賊所得賊即分騎設覆於六盤山陸公率遊擊賀奇勳都司石崇德至陷伏中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二將相抱泣陸公揮之曰何作

此婦孺態大呼奮擊手殺數人與二將俱戰死賊返城遂害公公挺立受刃腰領皆穿穴以死事聞王珍懼罪賄中樞求脫反譖公城守謀疏及再覆核乃得公死狀贈公靜寧知州陸公太僕卿而逃將獨得不誅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殉難而郵典未優論者頗以為慨詞公不成進士不為黨人受迂拙之累故至此夫進士為黨人禍延君父公豈為之哉公沒之後黨人之勢益橫京師之變開門者樞臣也而曰舉義投名受職賊敗乃死也而曰殉節勸進賊庭歸伏誅也而曰黨誣飛頭易面欺天罔

人無所不至而殺壽魏收之徒又從爲之辭刑賞既謬於前公論又不明於後此獬豸屈軼所爲寒心奪氣也若公之大節凜然豈以邮典之有無輕重加損毫末也哉夫何憾

鹿忠節傳 附薛一鶚

公諱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祖久徵御史父正諸生皆以直節著聞於時公奉祖父爲師卓然以名節經濟自任海內正人如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等聞而訪之相與訂死生交而去公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丁內艱服闋補河南司署廣東司事遼左方用兵餉中絕請帑疏皆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銀故隷司農供文武吏俸萬歷後始入內庫公於是言於戶部尚書李汝華曰金花銀進大內此近例也頃晉鄙有扣留之議此將勸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與其請不出之帑何如留未進之金如干上怒願以身任汝華如其言請帝怒奪公俸一年汝華欲補進公奮曰司官以死生爭公以去就爭上意節堅未必不可回也廷諭日中官闖扉不聽汝華勒問太倉云何主太倉者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趣令補還公曰有銀安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眙不敢應公曰但執善繼言回奏死生有命不敢易隻字也當是時上怒不測人皆爲公危公翁聞之掀髯曰臣子不當如是耶緘口保身非吾

兒也翁少爲諸生以孝聞孫令宋繼登欲與相見翁方耕
田投耜而往縣令歎息爲人倜儻好奇能急人難至徼
于大義雖棄身家不恤一時人之慕義者咸歸焉稱爲琅
太公魏忠賢大興黨禍左公等先後逮詔獄拷死皆坐贓
追比諸公子踉蹌至無敢留者卒主太公家太公爲周旋
橐饘醵金應比公又力助之人皆咋舌而公父子不顧也
先是周忠介嘗語人曰即有緩急定與琅太公父子足仗
也是時神宗御極國家無事諸公義氣已見于幾先如此
上怒奪敵華狮兵渭公釋褐調対得山東鹽運司判官而

金花銀竟補還矣光宗時復原官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天
啟二年孫公承宗以閣臣理兵部事出督師公爲贊畫疏
銓司缺廷議屬公公辭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善繼即一日
在幕中主憂臣辱願同生死且已出門告天復回頭戀主
部諸君亦安所用之孫公曰太宰以銓郎待君子雖欲舍
賢獨不憂太公乎公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常人所不
爲家君范陽男子書來屬善繼從公于邊老人爲汝加一
飯公以常人畜善繼願忍以常人畜家君乎孫公改容謝
之爲孫公贊畫布衣羸馬出入亭障間延見將卒相勞苦

拓地四百里復城堡數十孫公倚之若左右手而孫公嘗
曰伯順在坐儼若嚴師助我不止謀議也其相引重如此
孫公被讒去公亦移病乞歸崇禎元年起尚寶司卿陞太
常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未三載復請告歸九年七月
大兵攻定興公時鄉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北背畿神京遂
辭郎墓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陴與里居邳州薛公
一鶚共城守七日而城破公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挾刃
索公衣公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太公聞之
曰嗟乎吾兒素以身許國今果然矣吾復何憾公死年六

十有三太公八十矣明年正月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
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
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家守折南下之謀疏聞
贈公大理寺卿諡忠節化麟天啟元年鄉舉第一人以哀
慟死薛公字十一當由貢生歷官蘭州知州亦與公同難云
汪有典曰嗚呼聲氣者隕閧之具而領命之源也是以
修之士深惡之明季諸人末路可鑒矣或謂公與周左諸
公之訂交非與夫周左之交義氣而非聲氣聲氣者必敗
者也義氣者不敝者也無他誠與僞也浮談日熾至性日

滅者聲氣也祇爲彌岸踐履彌篤者義氣也周忠介被逮時與公書謂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只應順受生死常事不亂胸懷茲非義氣與周鍾日辦小封酬應卒敗名節茲非聲氣與有志之士宜何從焉

阮郝兩縣令合傳　陳玉璂撰

阮公諱之鈿字實甫懷寧人貢生以薦舉爲穀城令崇禎十一年賊之在豫楚者號十五家亦稱十三家又改稱九家俱桀黠反覆所謂好則人而怒則獸不可以恩信結也總理熊文燦者貪庸而怯多易好大言不知兵其督兩廣也曾遣道將洪雲蒸等招撫粵寇劉香被執策不效矣適劉香自溺死得褒賞遂自詡爲奇功而於羣賊一意主撫閣臣楊嗣昌新得上眷懼討賊力持文燦議則益恃爲奥援刊令懸之通都曰必示諭告諸賊待以不死民有殺一

賊者輒償死是年正月左良玉大破賊於鄖西張獻忠窮促請降良玉欲因其至執而誅之文燦固不可初獻忠隸總兵王威犯法當刑陳弘範時爲別將異其貌請釋之十七人皆伏法而獻忠獨免會新敗其下大饑多散去知弘範在官軍中則以爲故人餉名姝美玉文幣以進願率所部自效弘範固欲建大功聞之大喜言於文燦承制受其降獻忠遂入據穀城而不肯放兵潛勾諸賊爲犄角復思叛去設言曰予我十萬人餉爲三郡撥圍三郡鄖襄荆也文燦遽信之爲請銜開餉然調其兵輒不應良玉欲討之

黃光隨偃屍千里左良玉大破之於雙溝斬二千餘級汝
才懼請降文燦承制授遊擊將軍備征調汝才言不願爲
官并無所事餉願爲民受田以耕卒所部分屯房竹上保
四邑獻忠據穀城與汝才遂爲聲援鄖撫戴東旻奏曰羅
汝才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動稍即
挺而起耳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難與久處不過謀
分居東作飽食休甲以伺吾釁若兩部俱動荊襄之禍未
知所終矣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
井獸圍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鄖郧之卒督臣

掃關隴之兵出其不意銜枚疾至剿張燕於黑山燒曹操
于赤壁豈不快哉疏入不聽獻忠反穀城而汝才九營兵
起應之房縣亦破矣
郝公諱景春字滿和江都人萬曆壬子舉人爲房縣令是
時鄖陽之所措置者九營而房居其三羅汝才屯於東以
及南北謂之曹操營白貴屯於北以及東謂之小秦王營
黑雲祥屯於西謂之整十萬營當此之時朝廷從嗣昌文
燦言屈意安撫公獨主勦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一日
廹房公擊之多所斬獲賊懼訴於文燦文燦切責公諭以

文燦故露其意於獻忠而數數要良玉飲以羈之獻忠部
賊時出野外剽掠公執之以告不聽且曰官不給餉借餐
耳得餉當自止由是村民逃徙蕩盡掠及閭閻稍拒捍則
露刃殺人一城爲囂咸惴恐禍至無日矣而文燦不問也
穀城下有河當漢沔匯處獻忠立關徵稅月榷數千金軍
士於草間得義勇營關防文燦即以給之獻忠益驕又檄
監軍張大經入穀城護獻忠軍大經客督者王又天諛獻
忠干支當極貴獻忠心動反益急公風以禍福曰公獨不
見劉將軍乎此赤誠之效也之細雖不肖上書以百口保

公朝廷宣騰詔書待公以不死輓車奉餉絡繹在道有何
疑忌而復自蹈不義耶獻忠銜之公度無可如何憂憤成
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
無愧賢良方正蓋自知不免云當斯時也文燦疏言臣兵
威震慴降者接踵賊可旦夕平嗣昌揚揚德色以薦文燦
爲知人一時公卿且謂天下無賊無何而獻忠反於穀城
篡囚徒劫庫兵殺傷吏民公聞變遽飲鴆未絕賊突入索
印公搖手不予賊怒揮刃刃之奪印去縱火燔官舍骸骨
爲燼是爲十二年五月六日也先是羅汝才諸家賊踞房

朝廷嚴旨公乃單騎至其營喋血盟汝才始解甲耕屯是爲崇禎十一年也明年五月獻忠反穀城公度賊必犯房呼其子鳴鸞往覘汝才爲之備鳴鸞諸生負忠勇多力而善鬬賊素憚之是日馳入汝才營握手語曰君不念番歃盟乎口血未乾毋從亂汝才唯唯鳴鸞見其目數動曰是賊叵測急歸與守備楊道選發兵登陴公遣間使求援於文燦凡十四反無一兵應者最後以寸紙刺血書告急終不報既而諸家賊大至獻忠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白與赤交麾其衆四面環城致之有黃黑雲祥策馬呼曰急擊

城讓我曹保無他公厲聲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是時張大經已降賊賊持其檄招公公大罵碎其檄且戰且守相持五晝夜發大礮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積薪爇蘸油下灌之斃又擊獻忠殤從殺其所乘馬士氣益奮公用間入賊壁陰識獻忠所臥帳密計夜襲擒之而指揮張三錫者文燦向所遣以處分降衆者也與賊通開門延之入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汝才使數十騎擁公至其營當此之時鳴鸞與公相失夜半天雨遲明鳴鸞至見公哭公好謂之曰男子不幸至此惟有一死耳舉手畫頸曰此豈甚痛鳴鸞亦輟哭曰吾所惜者父子離散今既聚矣死非所難也大經以監軍而降心愧之欲得公分其惡啖賊說公不應賊欲曲活公令暫避公曰天下有避賊知縣乎殺同執者數人欲以懼公公不爲動賊指大經此公曰彼九省監軍乃爾恭諾汝一知縣顧偏强乎公曰彼監軍已降賊不直一錢吾雖知縣不從賊也顧罵大經曰汝受朝廷厚恩位職何尊乃與賊伍我死必不恕汝引頸受刃鳴鸞伏父屍且哭且罵曰死賊何不速殺我賊又刃之僕陳宜亦死同時有主簿陳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之是爲五月二

十九日也先是穀城之變文燦密疏聞給事張縉彥駁之曰張獻忠包藏禍心無愚智皆知之文燦受賊紿弄日爲之請頒階開賞而於殺人越貨之迹巧辭匿飾有發覺其謀者屏弗使聞今賊一逞其哮闞之鋒斬關喋血竄入隙穴之中爲總理者宜自庸及濮分兵追捕比見御前所下密奏呈謂獻忠抄奪咨怨理臣之任事不力必如張本經請刀鋸之衆以厭其貪是可從乎不可從乎乃若攻州奪郡之雄而曰漏刃破胆奔山騰谷之勢而曰鼠竄路窮辭強兵負異志而曰反形未露不便先圖屠民城殺官吏而

曰假命須臾無難縛取恢飾不經欺罔已甚臣不能為理
臣解也帝於是奪文燦職令辦賊贖罪已而以楊嗣昌代
逮文燦斬西市
汪有典曰嗚呼賊勢既成驕恣變詐未經大創為可言撫
況於撫之者為貪庸且怯之文燦乎文燦日責賊賄賂既
得所欲則為之請官請餉應之惟恐不滿其意獻忠故為
要求以逞其恣睢哮闞既反穀城留書於壁以告楚人曰
己之叛總理臣使然文燦即欲辭其罪不可得矣乃欲陷人
以自免乎方獻忠九營之在房也李自成以兵敗往依獻

忠欲殺之自成覺而逃去若果調度得宜彼且縛闖自効
貪小利而失大賊文燦之肉其足食乎後獻忠亦兵敗歸
自成自成亦欲殺之汝才留之擾漢東以分官軍之勢凡
此皆賊可滅之大機不獨金鎖關車箱峽也而廟算無人
闖外鮮寄此可盡曰天禍人國以有此孽不關人事之得
失乎谷應泰曰方夫賊師屢挫其弱可擒賊氣方張其驕
可掩賊黨內攜其釁可間也假令良玉太平之捷精銳俱
盡得功潛山之捷屍填溝壑便當乘勝追奔不令逸去郢
于儀克新店而收東京懷仙克河陽而滅朝義故曰其弱
可擒也又若襄陽初陷獻忠橫恣六安再下獻忠改元若
能轉敗為功出彼不意即元濟氣盛而李愬夜襲淮蔡潁
川甫陷而長源規取范陽故曰其驕可掩也又若南陽之
敗自成諸謀以圖漢陽之敗自成懲金門膽者能用謀出
奇而先自闕即呂布交疎於袁術殷浩授首於思明故曰
其釁可間也乃諸臣計不出此比至歲月遷延四分五裂
師老財匱而天下之大勢去矣

孫文正傳

公諱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萬曆甲辰廷對第二除翰林院編修遷中允歷左諭德司經局洗馬熹宗即位遷左庶子充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二年拜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公初入閣即上奏曰臣日在閣辦事時有口傳中旨仰見聖意淵深非臣等所能仰贊皇上威福自操一時奉法惟謹而事久時移不無可慮且傳天語一字抑揚便關輕重臣愚不勝過計望皇上時賜面對容臣等將處分口傳事一一仰質則王言盡一

蒙蔽無自而生矣復奏曰憲臣高攀龍語及宮闈心實忠愛皇上如信臣爲帷幄近臣令直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爲証一一爲皇上剖明之皇上至尊至貴實極孤極危卽左右小心恭謹與皇上同甘苦者恐其識見不定爲人所借將皇上之言動起居日爲人伺而求中皇上之心且如先帝弱疾最禁房帷而飾美麗進者六七人此天下所共知皇上未必知知亦未必盡蓋天下之禍有明爲奸細如假梃擊于風顛也有暗爲奸細如藏刃于美麗是也皇祖明知之而駕馭有法故屢發而無虞先帝亦

明知之而防範或疏故一嘗而輒殆伏望皇上[illegible]隄防隱伏以爲天地神人之主以享千萬斯年之安未幾逆奄竊柄與客氏濁亂禁中[illegible]人始服公之愛君深憂國遠而見機早也東事日急遼撫王化貞與經略熊廷弼議戰守不合致敗以王在晉代之在晉爲人粗疎無大略欲築重關于山海關外將以堵敵而待潰卒朝廷無敢難者公親往關視與在晉力辯非計罷之因極言在晉不足恃改在晉南兵部尚書經略缺入告難其人遂自請行既至關首定兵制以三千人爲一營十

五營爲三部兵不離將將不離帥使教肄分而稽核便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安大砲于望海臺以爲横擊頓萬人于三道口之石城以爲突騎置砲臺十一于北水關外以防外職汰副總兵以下數百人罷眞定保定河南戍更之卒以實中原三輔公議以守寧遠所以守關門屯大兵于山海以次第戰守于法爲正爲實東連西結分布于覺華彌串廣鹿于法爲奇而正處而實又謂西部必不可用遼之遺民不可棄關內之遺民當使籍土著關外之遼人當使籍卒伍闢外十三站之義民諸不附敵者當收

置寧遠營葬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民此今日之大
計也請置大將以馬世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推轂之禮節
制三部罷監軍之官更定餉法總兵官以賓禮接經撫不
戎服跪揖下移咨朝鮮國王李琿激以同仇之誼犒毛文
龍于東江令復四衛檄登撫沈有容進據廣鹿而自以春
防甫竣策商度進取之計時朝廷方急遼不許也公在關
經營四年前後復九大城四十五堡練兵十一萬立車營
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弓弩大砲軍五萬輕
車千輛衛箱車千五百兩沙艟船六百馬駝牛騾五萬甲

冑器械弓矢火藥數百萬闢地四百里招回遼人四十餘
萬遼兵三萬屯田五千頃文武將士奮臂抵掌將興師大
舉適奉詔巡視喜峰古北諸口因請便道入都賀萬壽面
奏進兵機宜而魏廣微等深嫉之嗾其黨顧秉謙劾公無
有擅離信地比于王敦李懷光遂罷歸崇禎二年大兵入
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舉朝洶駭乃推轂公詔起公原
官督師公拜命于艱危之際夜半二十騎出東便門四日
復遵永灤遷四城時上以流言逮督臣袁崇煥于法島師
祖大壽懼幷誅率所部東潰大壽潰即闢門益可虞公則

遣飛騎追五百餘里傳詔旨曲爲撫諭始斂兵待命公屢
師七閱月復諸邊堡四十有奇露布以聞上親告廟布告
中外畿輔既安而群小居中用事噪而逐之公復罷歸公
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屹如山立望而知爲偉人
長德嘗授經易水呰中仗劍遊塞下從飛狐拒馬間直走
白登又從紇干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
周行營壘訪問要害扼塞以是曉暢敵情通知邊事其出
關也由前屯寧遠抵松錦又由三道關一片石歷石門燕
河徧閱三協十二路由石塘路過牛谷經盤山入薊州條

夫東西邊政分八疏入奏上皆嘉納行之生平愛惜人才
人咸樂爲用滿桂趙率教拔之于偏裨者也卒爲宿將王
檻何可剛曾之甲拔之于敗將者也卒以死事祖大壽叛
將當斬赦而用之者也卒以收復自效而借構于讒人不
得竟其雄略已而復追論長山之敗坐矯旨復城欲中以
危法公上言臣願陛下治臣進兵敗衂之罪不宜以兵潰
卸罪于進兵使天下以禦敵爲戒也臣願陛下治臣不能
禦敵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于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爲諱
也公之爲邊事慮也如此而帝亦卒莫之省也寧錦敘

功世蔭子冠帶閒住而已十一年九月高陽被圍公部署
子弟城守頃之城陷公坐北樓謂家人曰吾死此矣命以
笋輿舁至望闕叩頭取弓絃縊死子鈴鈴鑰鈰鎬孫之沆
之澇之滐之浩之滮兒子鍊鏘從孫之澈之渼之泳之澤
之漁之瀚皆力戰死蒼頭俟果得公屍于圈頭而貌如生
鬚髮郁然舌微吐裸而臥田間野人夜窺之鱗甲怒生如
虬龍攫拏莫敢逼視而去樞將引風雷交作天宇晦冥移
時乃息事聞上震悼而忌者猶當國遂格其事僅復原官
與祭葬後贈太傅謚文正

汪有典曰嗚呼夫以烈帝之英明而用公卒以不終君臣
相得之難可勝歎哉方帝之詔起公也見于平臺溫語移
寧而諭調度京師賜勅授鉞自京營總協及坐門大小文
武公侯駙馬伯下至總兵皆以軍法從事千城心膂委任
隆重公承命出漏下二十餘刻周閱都城四十里巡濠壍
度險阻不辭勞瘁夫固以帝頃者之言剖心析肝相信欲
以紓國家之急而振擧朝闒茸之氣也乃夜半忽出中旨
趣往通州至勅書亦不暇俟初有成言旋忽悔遁孰竊其
衷及覆倉皇亦至是歟然而四城之復告廟旌功則公才
堪任既不同於書𠟠而帝既厥心又豈不契如魚水夫何
卒以人言罷去七八年間公竟不得一入國門見天子言
事僅於高陽城陷之日以一死塞大臣宰相之局不數年
而帝亦與社稷俱亡矣廉頗李牧白在禁中而不能用以
此歎知人之難也

史外卷七終

衛忠毅公傳

公諱景瑗字仲玉一字帶黃韓城人天啟五年進士授河南推官考最擢御史劾輔臣周延儒奸貪直聲大震出按畿南以外艱歸服闋補原官轉河南道御史兵部尚書楊嗣昌議加兵餉公抗疏力爭謂天下安危視百姓利病邇者兵荒旱蝗瘟疫百姓病已極矣奈何復加征以促之詎不能用會給事中傅朝佑李如璨劾閣臣溫體仁得罪下獄公力請釋兩臣以作敢言之氣帝怒降行人司正擢遷□大理寺丞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甲申春李自成犯太原督臣李建泰望風遁公議調兵遂據雁門關而總兵姜瓖觀望不前及攻寧武關守關總兵周遇吉戰遣使告急檄瓖出兵瓖以非信地不應公憤曰國勢至此何論信地同舟共濟正在此時傾橐不及千金出為犒軍費親率麾下赴援未行而寧武陷遇吉力戰死賊遂長驅抵大同公方督兵出戰而瓖已開關納款賊衆大至公被執命之跪公撫膝笑曰此膝不屈第二人也自成欲官之則據地大哭猝起觸階石血被面淋漓絕而復甦自成憫然曰忠臣也復使公母董勸之降母大呼曰吾今年八十餘當自為計兒封疆大臣不可不死母出公語人曰吾所以不罵賊者全母也遂北向再拜曰臣失封疆死不足贖遂自縊死賊感嘆移其家于別所戒勿犯後贈兵部尚書謚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世嘗謂烈帝之朝有君無臣即帝亦自謂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是大不然夫濬哲之君不進四商復傲之主獨任廉來陰晦則魑魎跳梁□□青蠅□□其自戮之理亦藏□若若抱烈帝變易宰相凡數十人其數十人中所謂賢者蓋亦無幾然大約非病免即斥去無久位者惟溫體仁八年周延儒罷而復起此二人於諸相中扱奸貪而帝特心膂任之若夫命將則猜用稍小過制衆正本兵以遙制而失事樅閫外以監軍而掣成□者謀議論遙耳迂心即補牘裂麻碎衣折檻而款掠抵□總無悔悟甚至宗社覆亡猶曰諸臣誤朕夫非所謂其自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乎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至如烈帝倘延之與

徐隨州傳

公諱世淳字中明浙江嘉興人萬曆戊午舉人由重慶推官知隨州是時賊勢縱横奸櫃惑析各角門戶不復以國事爲意督撫大吏假招撫爲名卒貢賊啗黃金飽橐珠琲瓌寶無算京師諸權貴人無不受賊錢者賊以故鴟張豕突無顧忌往往大書所過郡邑壁條其上官姓氏而列所取賕之多寡日月于其下以爲嫲笑州縣小吏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一二賢且才者類多肘于上官細故興除（又一交五恍）有所奏報輒尼不行軍國重計益無敢擅便劣者旣不知所以禦賊賢且才者（裏文𩋡方不稱節）又以無權而不能辦賊坐令城郭邱（一坒暴下指人以貫之）墟疆埸破碎甘學濶之撫秦也聞人馬聲輒怖聾城門以甃筐謹鏁鑰牡不敢張目覗賊常道立之撫豫也潛師唐遲閒待賊入桐柏山而後動賊有殿軍未盡候者傳曰賊三羅而顧左右掖之奔避民舍兩窗相擊欲死鄭二陽之撫安廬也賊至則盡取大砲置署門外以自衞出所著陰符書示民戒民勿捕傷鳥賊退始分兵入山名曰捕盜監軍盧九德賊急輒募僧誦佛號以祈免死熊文燦之爲豫督也下令民殺一賊者償死賊不肯弭服者齎牲酒金

帛隨之甚於士之撫鄖也撤弓刀砲石藏諸庫恣賊出入城市曰無令賊疑我楊嗣昌督師襄陽也下教郡邑誦華嚴經謂可詛蠱巳早日與幕士飲酒賦詩流連名勝賊徧題其寢廬旁語曰斬閣部來者賞銀三錢其爲賊弄如此而嗣昌不知賊迺屬酒且破桐院恰身中孫晉以告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笑曰公江南人也何憂賊乎賊秦人不食江南米賊馬不飼江南草賊不犯江南決矣嗟乎君父噬憂于上諸臣沓泄于下是卽豺狼安問狐狸乎左良玉曰賊日引月長滋蔓不止者歲飢政亂奸民無以爲生故相率從賊耳與王師戰勝則乘勢長驅敗則散金錢于地爭曰買路故軍中縱賊者多闖外諸人咸受賊賄但良玉左手受金錢右手卽斷賊頭耳且賊滅之亦無難也將令日者內外異心功乖成而禍及之故主兵者莫肯殺賊吾恐國家之禍終必由此也黃得功曰科臣奏得功擁衆部將久之不能昭雪夫斥、武夫何足輕重然賊乘間破十三州縣生人幾盡誰之過也（無限推挹只虛數一句勸任）天下事大抵壞于此輩不可爲矣嗟乎此明之所以亡也公除隨州日左良玉破張獻忠于瑪瑙山虜其妻敖氏高氏留襄陽獄中襄陽守王承

曾者年少佻易見而悅之當是時賊黨潘獨鰲徐以顯等同繫獄承曾托以間賊中事笑語頗洽鰲等得以脫桎梏獻忠遁至宜城殺督師軍使於道取其符夜叩襄陽城守者合符信納之處其人於承天寺夜半承天寺火起襄王府端禮門亦火鰲等毀獄戶借敖氏高氏出執襄王殺之去而破樊城返而破當陽郟縣汝寧以南商羅息信殘破殆盡獻德安窺陵寢攻應城應山并及於隨隨爲兵衝公將任戒其子肇森肇梁曰賊據突襄鄧及隨隨殘破之餘然郢之肩背也守隨所以衛陵寢梁也行捍敵圍以佐守

史外　卷八　五

森也居斥家財以益軍吾必死於此矣十三年十月莅隨朝國人而誓戒之歃血于關壯繆廟要以必死修城濬濠拓羊馬墻抽壯勇庀砲石郵饑寒平賑糶民賴以安賊之

十年正月間及是再犯至七月復臨隨官紳死者二

圍隨也公間使二三走郢告急楚撫宋一鶴發偏師來援與

陷之後城中無一寸遺

道趙某抵章於地勒之守郢弗遣賊攻凡十三日公力禦城守寢食譙樓謂僚屬曰身與公等枕戈待敵此樓爲死所矣賊攀北城入公埋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於頰刀屬於類眼鼻橫斷墜馬左手握印箱右手掣佩刀賊斂刀交下胸穴股以死子肇梁拊屍哭罵亦被殺女申姑妾趙

氏王氏皆被獲十八人皆死死後三日與八石[illegible]欲之而趙氏與申姑相抱不可解遂并棺以斂是爲[illegible]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也先是崇禎十年崑山王公[illegible]字端仲以蔭補戊午舉人任隨州賊首八大王率衆攻城王公身冒矢石且戰且守殺三百餘人相持二十餘日闖以守將先遁城陷死之歸州即印出王公是尺土下此與公之埋印前後一轍也然則是隨再破而守再死也豈非廟堂之過哉竊嘗述烈帝時撫軍之被誅者凡一十有二人薊鎮王應豸以剋餉死山西耿如杞以兵變死宣府李養

史外　卷八　六

沖以侵漁死登萊孫元化以陷城死川撫王維章以不能禦賊死山東顏繼祖及大同張翼明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並以失事死督臣遼薊則袁崇煥鳳陽則楊一鵬鄖陽則熊文燦皆伏法棄市輔臣之論死者則薛國觀周延儒而錢龍錫則以詔獄遣戍偏部則楊嗣昌自殺其以冢宰遣戍者曰李日宣本兵先後下請室瘐死且棄市者曰王洽曰陳新甲而傅宗龍則既獄復釋卒以秦督責戰死誤受賊撫逮問遣戍者爲三邊總督楊鶴陳奇瑜也以失陷鄖西諸縣逮者爲鄖

陽巡撫蔣允儀也以秦賊侶獄逮者爲山西巡撫耿如杞事也未幾而河南巡撫玄默逮未幾而鄖陽宋祖舜陝撫甘學濶偕籍未幾而總督薊遼保定丁魁楚逮問戍邊未幾而鄖陽苗胙土豫撫陳必謙罷未幾而逮湖撫余應桂削豫撫常道立籍免鄖撫戴東旻逮湖撫方孔炤罷鄖撫王鰲永褫山東巡撫王國賓逮鄖撫袁繼咸罷鳳督朱大典奪豫撫高名衡其他督撫經理總兵牙將數十百輩或被遣去或逮繫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嗚呼何其極也上之操切者日益甚而下之戲渝者日益多國勢柰

何其不愈裂也夫人君大計無過論相相得其人而百事舉矣昔者神宗初年江陵當國愼擇本兵妙選戶部文武大吏下至縣令莫不嘗試齊吸而審其材一旦有故不難抽擢委任卽以事權一切毛舉鷙擊掣肘絆足之事都無所用以故所事往往奏績此殆過泰居然長治役身且夫烈帝之英斷視武宗之荒淫相去萬萬也張巽憲高起潛諸奄之專制視江彬谷大用之恣橫相去又萬萬也其時諸賊如趙風子劉六劉七齊彥名劉烈藍廷瑞等僭號稱王橫行畿甸河南山東江淮陝西固原臨洮鞏昌秦州諸省邑加以桶岡諸虜跳梁置鑄宸濠諸藩肆逆其勢未必遜下獄闖也然而攻府守樞推轂得人而卒就平定烈帝時命相最多嘗好逢迎溫又殺體仁欲援反與前諸色人作阿示駟體仁爲首輔遇兵事輒不敢可否上有所詰進則謝曰臣愚無知自稟裁勿欺耳兵食大計獨上神聖裁決時國觀爲體仁黨引之入閣不熟掌故每調旨瞪目不能下筆堂吏皆非笑之張鳳翼爲本兵得急奏輒頓首省戶下不敢發一策也然而帝且以體仁鳳翼爲歸誠無私心焉體仁專國八年患諸臣之逼己其才且賢者必害之以事抑勿使前取癃篤謹愿無能之人布腹心引與同列苟以

充位塞爭而烈帝獨任之專且久也自是以後諸臣皆狠鬻沉猜選愞齷齪益不足數矣予論明事至懷陵末造未敢同亡明者天也因次公傳而發憤書之

丁敍隨州不過數行前後推原覆敗一一如指諸掌是絕大文字　宋精五

歎議縱橫盡致傳之變體于斯爲極自勒一家言矣　劉敬存

王文學傳

公諱璽字玉也廬陵人故將家子力學爲文好精思苦詣思極不得則以齒咬爪甲出血忘其痛夜讀書欲睡則以机藉背跣兩足蕩然袒裸爽好射箭走馬弄劍戟學顧王申粤賊驟掠吉安舒敛甚巡撫解公學龍命公兄璧督兵勦之人情恇擾公請從兄擊賊親戚咸以危言止公公仰天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雖書生敢愛死耶遂甲以從兄是公之始祖定遠侯辭從高帝起兵戰死辭孫業官從閩從征剿賊死於浙之丁公崖業孫莊弘治間從征桃源洞

亦戰死莊四世孫應鵬嘉靖壬申鎮守白洋四勦賊戰死於泰和之石坑蓋王氏死國事屢世矣以故公誓殉賊而不辭也當是時賊屯淳化鄉之富田以遊兵誘我師公怒單騎突賊營賊伏兵四面起圍數匝一賊揮長刀斫馬足馬蹶公墮地而以右手揮刀殺賊一賊斫公臂斷旁以鎗刺其胸遂死時五月八日也年二十有六

汪有典曰嗚呼乳虎有食牛之氣其天性固殊乎丈夫之敵王所愾亦猶是耳豈以年齡計哉唐汪琫年十二出入行陣建兄中立跳蕩之功魯汪踦十一執干戈而衞社稷以公視之不於然老將哉然猶有成有不成此非戰之罪及夫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殉國家難身屠裂而功名不著於景鍾竹帛如公者固不及享琫之勳而亦曾不及踦之殤也斯何以躍壯士之馬而作之愾也乎

蕭縣令傳

公諱演號象石南豐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湖廣鍾祥令行取將入覲聞襄藩陷自誓曰士見危授命吾容猶指逆以護陵依士自請於撫按免覲賊至被圍廂公者曰此鍾令致死日也入署莫辭先王出崗峴命衆隊曰男忠女烈各宜自盡吾不能庇億萬生靈敢愛此數口并兩雛乎擐甲登陴相持五晝夜賊犯祖陵公衝圍大呼曰鍾祥知縣在此不得擅驚陵寢賊執之遣僞官說降以管仲劉基為言公應之曰夷吾不死有母在我則白雲望斷惟知向門伯

溫痛乾坤之顛覆從龍淮右我正值聖王英明金甌無缺事不相同死即死耳勿復言賊憚而重之戒其衆曰殺賢令者死無赦居之吉祥寺戒諸僧曰令若死居爾等僧護守之公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以土書壁書鍾祥縣令死此寺取寺僧剃刀自刎賊歛而瘞之賊退其門人曰嗚呼大白其無憾乎吾師肯服賊服乎悉易之

汙有典曰嗚呼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非所責於宰權既謝之人也公當行取之日值寇氛將逼之時竟趨上道謝之而已耳不則移於別館避之河已耳蓋無官守宜若可委也而必請免覲效死分張妻孥先全軀於八組直抗虎狼捍祖陵以房令其制行何潔而膽魄何壯也至於被執誓死不得徐以觀變可也不則賊復勸降從而致命可也既憚而重之不奪其志而必以死殉焉嗟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果信然乎賊陷承天殺扶顯陵宜城諸生張聯奎獻策功役忽風雨晝晦震霆擊殺之此日之天道尚有知哉顧卒縱賊猖狂擧宗社而覆之何也

蔡忠襄傳 附應時盛等

公諱懋德字維立號雲怡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授杭州司理課最當得給事中以忤同縣閣臣顧秉謙改禮部主事又以忤魏忠賢稱告歸崇禎改元起江西提學副使轉嘉湖兵備道丁內艱服闋補井陘道進左參政改寧前道有松山城守功又以忤閣臣楊嗣昌不敘量移濟南道進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值歲饑抗疏自劾忤上意坐奪七級十五年延撫山西十六年流賊李自成陷潼關秦中危解三晉獨當二千五百里之長河汾州平陽所在震

動公屬延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而自提贏卒三千往來拒賊河上一敗之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又敗之吉鄉渡相拒四閱月累疏請餉請援兵不報會賊自榆林聲犯太原宗友馳羽書趣公歸衛晉王公不得已三分其麾下士以二千人分守平陽汾州親引千人馳入太原遺書寧武帥臣周遇吉曰僕素悉將軍忠義鼠竄偷生將軍必不肯爲但拒河力恐不支倘天不佑國逆賊長驅北上願與將軍約第死守寧武以拒其北僕死守太原以障其東賊兵拔二鎮躡其後或可牽制以俟畿輔援師大集此睢陽之烈也遇吉慨然許之賊既偵兵離平陽布間諜言賊已渡河平陽道將已下皆棄城走平陽陷賊遂渡河向太原宗友以巳實趣公歸懼得罪誣劾公不守平陽狀有旨解任聽勘以郭景昌代之命閣臣李建泰督師來援而人皆逗遛不進公先遣兵禦賊而屬城盡陷反拒官兵公乃與布政使趙建極諸監司毛文炳藺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事長史范志泰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或謂公已解任例可出境候代公慨然曰吾封疆臣當死封疆此時存亡呼吸奈何便文自營倖苟免吾死不忍爲公哭

衆皆哭聲震原野當是時太原兵僅及千內無宿飽之儲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又臨危更易軍府事益難集士民皆知必不可守徒以激於忠義奮願同死賊遣使持僞檄招降公碎檄斬使竿其首堞樓上賊怒悉衆五十萬攻城公先期於城外度要地埋礮以待賊至果營其上夜遣壯士發礮殲賊數千人賊益怒肉薄仰攻三晝夜忽晝晦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守者不能立城東南角樓礮裂火起風猛火藥器齊發守者皆走公知勢不支先草遺疏俟之至是授將堂賈士璋曰吾死此矣君速歸報天子拔刀自刎爲

麾下所尊副將應時盛材官段可達請下城巷戰某公上
馬時盛持矛突殺數十人至府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
急擁公出西門公躍下馬厲聲曰出門一步非君死所汝
（上馬下馬事在西文選）
輩可自去衆復擁公上馬至水西門公叱曰汝輩欲陷我
不忠耶復下馬據坐地時盛出城走其家殺妻子回顧不
見公呼可達復斫賊入見公坐地上時盛下馬曰死則俱
死耳公問三立祠何在三立祠者故建以祀山西先賢而
公常講學其中者也步行至祠從者猶十餘人公顧可達
馬尚在揮之去曰汝非命官可無死明日收吾屍也可達

泣拜上馬斫西門出時盛解袍帶繫東梁公北向叩頭曰
臣力竭矣敢以一死報皇上乃就縊身輕不即死時盛解
鐵甲加公肩而氣絕時盛再拜公東向以弓弦自勒死建
極危坐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天
朝力伯乃仕賊耶叓出將斬之下堦呼萬歲臣失守封疆
死有餘罪自成謂呼己也叓還問曰既呼萬歲何不受官
建極厲聲曰我呼今上皇帝寧呼賊耶大罵自成立殺之
執文炳誘以官不從抗罵數日被殺說剛中降大罵曰豈
有屬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既墜復躍起丈餘賊
皆辟易有賊佩新刀其辰日汪之問何覘曰欲得此砍頭
耳賊遂取斬之康問孝死士巷戰被執不屈死志泰不食
死時十七年二月八日也死者凡四十六人自成故憤公
甚購公屍藏而棄之海子可達陰求十日得之市棺歛公
與時盛葬南門外東岡竟如公命公死後賊從保德渡者
圍寧武城二十日城陷遇吉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竭智盡忠而屢困於羣小君子之欲
臣王國也豈不難哉公嘗疏奏烈帝謂天下人才原足供
一代之用天下財賦原足養天下之人中原赤子原樂爲

良民不樂爲盜賊國家兵力原足消寇制邊只在得其人
得其道惟皇上一念轉旋間耳嗟乎豈不然夫而烈帝不
能從也公與周將軍相期以睢陽之烈夫固自分必死然
豈許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
賊勢俾唐室危而復安死不徒也公與周將軍奚濟焉予
之死于事也亦有幸不幸哉

卷八終

蔡忠烈傳 附林國俊等

公諱道憲號江門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長沙推官張
獻忠陷武昌巡撫王聚奎弃長沙公請進屯岳州謂岳與
長沙脣齒也併力守岳則長沙可保而衡永無虞聚奎屯
數日竄遁入湘潭公知事不可爲告其兄令歸曰親老矣
兄善事之弟與此城共存亡耳長沙故吉邸封地王曰憂
賊頗不知修備去長沙六十里有烏道可柵守公力請之
王自堞宮垣擊柝徼循不能有以應賊薄城公手注弩射

之刃乘城者數十人賊駭而退會總兵尹先民送款賊庭
城遂陷賊令先民說公降公批其頰罵曰賊子亂臣恨不
萬段汝賊怒擲刃挺公胸血濺賊首復以刃加公頸公猶
罵賊是自若賊斷公足裂其唇截其兩手罵益厲鉤舌毀
齒抉眼劓鼻寸磔以死年纔二十九先是公被執健卒林
國俊等九人隨侍左右不去賊逼公降國俊曰如吾主可
降去矣不至今日賊云若主不降即若輩亦不得生國俊
如恢食宴樂然令人肅敬且如
日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既殺公並殺九人內
四人昏然曰願且延旦夕葬主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於

是四人解衣裹骸葬之南郊乃自縊死方公之蒞長沙也
夢李芾來謁及殉難與李芾合祀之名其祠曰二忠李芾
芾外逆致有返照又汕之奇
者宋人知潭州即長沙也元兵破城芾召帳下沈忠曰吾
分當死家人亦不可辱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乃縱火焚
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

汪有典曰嗚呼忠義性生非作而致也乃公與李公前後
若戾契帳下兒一一相肖何耶豈忠義之事亦有前定
古岩有拔物氣息
耶抑精誠鬱勃神爲先告惟公乃入李公夢耶太史遷感
田橫之士五百從亡慨世無善畫者莫能圖於公亦云悲

夫

嶸岩峭壁耳目一新　劉敬存

孫尚書傳

公諱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身長七尺二寸魁塞沉毅多大畧崇禎九年巡撫陝西當此之時李自成縱橫西安混天星俊帳商洛過天星鴟張汧隴獨行狼蝗動漢南蝎子塊雄視河西其餘楚賊豫賊所在麇蠭而闖王高迎祥者賊渠也最强廷議專圖迎祥卽餘賊不足平秦撫甘學濶駿不解事秦人譁於朝罷學濶以公代高迎祥之號爲强也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鼠竊比兵十餘萬號百萬陷漢中之石泉由陳倉子午

出將闚西安公所將兵僅三千人戰於盩厔之黑水谷是時秦中如捕民飢賊亦飢而天大雨如注瀰漫山谷賊野無所掠十餘萬衆半僵餓迎祥亦病臥石穴中公麾衆乘之遂生得迎祥及其領哨黃龍僞總管劉哲獻俘京師磔於市李自成者米脂人素無賴亡命爲盜於迎祥爲甥舅自將七千人往從之立一隊曰闖將迎祥安塞人故馬賊鬪於文馬著門表馬賊且特起也旣死自成在關中賊黨以其梟雄共推爲帥襲迎祥號獨雄諸部由是闖王李自成之名遂著聞矣十年公破賊於渭南豫賊不敢西向又破賊於咸陽北原秦賊不敢闚涇陽三原以搖西安威名大震十一年八月公與督臣洪承疇幷兵逐賊大戰於中宜者移日尋遇賊邠寧闖身自陷陣獲其渠皆俘之豫賊馬進忠馬光裕驅宛洛之衆將其輜重箕張而西叩關思入關吏傳遞曰賊來甚衆將士咸失色公按劍怒曰逆徒自來送死可勿擊耶遂辭承疇東出閉壁陣以待賊狃於便利驟見大軍而驚特其衆前鬪公麾士擊之賊授營遁 敗東走分遣執爲與高名衡盧象昇諸公傳同看 走當此之時豫撫移軍犄角理臣借鄭楚二撫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則取賊可以百全顧久之期不至而秦將士亦

疲公始收其卒傳諭商雒朱陽藍田諸隘無令得入而已十月承疇敗自成於賜平白水公度賊窮蹙且奔潼關設三伏以待而於潼關原依邱阜𧢲林木凡五十里立三營令大將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奔入伏中亂相蹈藉我軍驍雄跳盪無不一當百賊窘甚棄刀與騎逆逃 盜前之山中村塢山民又頂奉公令用白梃遮險遇輒搏殺賊遂盡委伏如邱陵自成妻子俱失從十八人遁去竄伏峭函山中不復出十一月京師戒嚴詔公與承疇入衛而總理者 以下十頁爲熊檢斷 非人自成喜出招其黨復大集嗚呼賊之難制也莫如李

自成其次崔張獻忠而其撲而復燃也則主計者之一誤
再誤逆三不可措手方賊在楚豫廣衍四潰援之術猶若
賊之困於車箱峽也四山巉立絕其往來頭頂大石擊賊
又投以炬火飛走之路既絕勢已逼於檻井而自斃及夏
大雨連月賊弓脫馬斃進不得食退無所奔突環詣省之
兵蹴之賊之滅可待而督臣陳奇瑜受賊賂縱之去賊出
棧道即與羣盜合入長平犯涇陽趨鄜鄠數至衝突飄忽
臨鞏平涼所在不支此既一失矣是年六月自成謀再入
蜀當是時秦之白水階徽官兵分汛諸隘賊既不能轉而

西北曹變蛟渡河邀賊去路賊又不得由江而東惟南遶
西鄉突出漢中越江而北公偕左光先駆漢中乘賊奔江
斬千餘級追至升仙口嚴守朱陽關賊不得逸迨十月公
與諸將夾勦自成盡亡其衆又手將謊殲而公與承疇忽
以入衛去總理者復主撫會張獻忠叛房穀自成遂入楚
而勢復猖此又一失矣張獻忠之入房竹山中也左良玉
追及之一箭中其肩一箭釘其指復刀劈其面倉皇逃穀
城以寶玉名珠賄總理熊文燦僞乞降良玉欲誘而執殺
之文燦力爲庇縱之去俾良玉垂成之功隳於一旦致賊

屠名城殺親王舉社稷而覆之此其誤可勝言乎公入衛
後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諸軍至南陽與李自成猶汝才兵
遇大戰於塚頭天雨車牡不繼採青柿爲食士卒凍飢與
戰則甚敗所謂柿園之役也由是聲名衰於是時而顧不
當天子意矣坐軍事得譴忤中官意降旨切責以將請益秦
忤上意久之詔以欺罔下獄已而復以兵部尚書督師秦
中公自以前出關饋糧不至爲賊所乘招撫流移而屯田三
家出一甲首爲壯丁以五十金資之築堡樓爲守望一樓
養兵一人選嚴明吏爲趨辦倣古偏箱武剛之制載以神

機上火軍俾齊衣糧發弓弩戰則驅之以拒馬止則環之
以自衛得二萬輛即壯丁掌戎右而用降將白廣恩爲火
軍總兵於西教場講肄之公念軍初集欲逗久閑習以乘
敝顧天子責戰益急而公屬威嚴以軍興法從事州郡皆
震慄關中荒貴豪右爲捐助有不樂者誹於朝曰督師玩
寇糜餉秦人日在湯火中屢上書迎上意催戰且傳語以
刺譏之曰督師苟不出關收者至矣公頓足嘆曰吾固知
戰未必捷然僥倖有萬一功大丈夫豈能復對獄吏乎則
於是兼程出關賊聞秦師之出也設伏於澠澗以邀我公

至見道險命下馬搜伏賊遁歸龍門追至龍門而賊營已
拔遂追賊於汝州賊又盡奔寶豐則追攻寶豐當斯時也
客有說公者曰公不奉駐軍雒陽之旨乎自成之西也歸
德復修舊城永城總治新城皆不日告就今雒城故址餘
二丈四門未塞公下令修築糾各寨鄉兵匠役半月可畢
土功河北流離之民聞洛陽復完不招自集公於此儲糗
糧開屯田進戰退守經畧中原繫四海之望此祖逖之鎮
雍邱宗澤之復東京也公盍圖之公曰吾據關不出猶爲
持重萬全今秦人棄親戚墳墓以從我奈何用版築阻士

史外　卷九　七

氣且賊不旋踵前送死致寇而不致於寇非計之得也遂
進軍寶豐合圍賊堅守不下李自成以輕兵來援公分兵
逆戰却之明日賊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
之公謂諸將曰寶豐不即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
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僞官陳可新等數千級遂進
搗唐縣盡殺賊家口自成幾獲會天大雨六日轉道濘數
尺糧車不至士馬俱飢或勸退舍就委輸公曰師已行即
還亦飢奚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遂攻郟縣破之郟窮
邑得羸馬數百頭啖割之立盡雨不止頓郟縣五日不能

進賊突騎復大至我師飢且困有流言公不得已分其軍
爲三以白廣恩從大路已與高傑從小路逆擊賊陳
[illegible]開營休士須糧至諸營進而齊發且戒之曰汝擐甲
三日以待我勿動也前屯既移後隊亦亂永福雖斬之不
能止亦引所部殿而賊追之及於南陽我師返戰賊
置陣凡五重飢民處外步卒次之馬兵次之驍騎之選者
又次之老營家口居中我師已破其馬兵過三重矣遇驍
騎而死鬭將吏之怯者惶怖欲走陣稍動壯士推火車者
新調發未習戰永福有思歸心見馬兵之小却也駭曰師

史外　卷九　八

敗矣盡脫其輓輅而奔馬兵見之亦奔火車傾輈塞道馬
絓於扃及衡者不得出賊鐵騎淩而騰之步兵手白梃遮
擊中者首與兜鍪俱碎遂大敗賊守壁躡我一日夜踰四
百里官軍死者四萬失亡兵器車重數十萬公收傷退遁
河入晉以轉達潼關諸將亦將其卒而至火車軍步兵俱
[illegible]爲兵之脫者猶數千氣沮喪不復振矣高傑曰三軍父
母妻子在西安今戰敗思歸而強之守關此危道也不如
棄關專守西安憑堅城以人自爲戰公叱曰若賊已進關
則西安糜沸秦人尚爲我用乎自成率大衆攻關白廣恩

猶言戰可保據兵不顧賊從南山邀出其背寫攻攻力不
敵關陝賊奔延安廣恩奔固原其他諸將奔秦州奔漢中
公收散卒歸還保渭南賊追及公與參將吉元任羅馬大
呼揮刀衝賊營力不支而沒於陣時年五十一是爲十六
年十月初七日也先是廷議催戰之檄至下禮部侍郎邱
瑜言督師孫傳庭出關安危所係愼勿偷亡輕出俾鎭定
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勦帝不能從御史金公毓峒
瑟爭之曰秦兵驕將跋扈倉卒出師勝負未可知禍若延
秦秦亡而天下去矣疏奏不允大司馬馮公元颺請以督

師孫傳庭堅壁潼關總鎭左良玉堅壁襄陽西則應蜀北
則抗關東顧鳳皖鳳皖之兵扼淮保定之兵扼河勉期會
師戒勿浪戰俟賊飢困聯絡土寨漸逼而取之廷臣多言
不戰則賊益張兵久易懦元颺謂將士習懦益久未經行
陣宜致賊而不宜致於賊自遼難以來催戰覆轍可爲殷
鑒一日爭貲於上前曰皇上若必以戰遲速爲利鈍請先
下臣獄俟一戰勝斬臣謝之耳上無以奪也而廷臣猶力
請不已將以逗遛爲督師罪元颺乎書與公戒勿輕鬭且
示白高兩將不可任公曉於衆議趣出關中兩將先逃師

遂大潰後數日西安陷夫人張氏率三妾二女同赴井死
自此至光先白廣恩陳永福皆降賊明年三月賊遂長驅
犯闕帝竟以死殉焉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之督師能辦賊者惟洪承疇其次爲
盧公象昇次爲公承疇之烈既已不終公與盧公又以廟
算齟齬掣肘終致僨績語云國家之敗由官邪若觀於烈
帝之朝益信且師行糧從公每以糧乏坐困天又若以陰
雨始有劫運促數乘除而非人之所能爲耶然而吳公甡
箕之原將則曰客曰語有之天下危注意將今從戎者遍

天下而儼然稱方鎭者有人矣曾何救於危又益亂焉果
將非其人耶抑不可以成敗論也予曰將何易言哉今武
臣之有總有副者將也文臣之爲撫爲督卽身爲大帥而
將將者也武以材勇跳盪於疆場文以方略發蹤於帷幄
如是曰將也然如是者自萬曆戊午以至於今廟堂之所
擒擢與夫天下士大夫所推轂信其必能有成者不知幾
十百人而卒不得一當何也予嘗妄論之以爲國家所置
將名焉耳其武者以賂進而文者以資轉其惡也以資轉
者設之死地則皆用其所忌以賂進者苟幸其用命則一

切不受節制以縱之使驕彼始而養賊自重已卽自爲賊而兵又甚於賊其爲督撫者卽大半死於敵死於法不則旋罷去此無言功効足紀卽求一首領全者不可得蓋將不知兵從古未有若今之甚者且將之知兵豈必久歷行陣固亦有天授而不可強而今皆起於降將於資以死擠而以驕敗之無論材本中下卽擊刺者以求知兵之士能乎然則將亦不幸而生於今世耳何也誠使遵禀於廟算之既定而又不至肘掣於樞部之受成一如宣帝魏相之任平羌憲宗裴度之規淮蔡毋信讒辭毋倖速效毋監

軍容毋易將於臨敵毋以瑕隙而生疑毋玩之使不可制則國家之敗何遽至是是故袁崇煥之誅五年平遼之對誤之也楊嗣昌之死八月滅賊之期促之也有高起潛之分道而後死象昇於賈莊有張若麒之督戰而後失承疇於關外信熊文燦之招降致賊獻不可復制勒孫傳庭出關外而後宗社隨之彼市城畔并單騎可縛自馬士英誇大其提報寘蹐分卒留江東之禍此數人者方其以名見推或忌而相求豈不以爲能勝任而愉快而遑器爽分一敗塗地卽宿號能戰如左帥者豈不足以禦敵自襄陽逗撓之後諸將遂不禀承至朱仙鎮敗卒於不振而亂卒流毒遂爲天下切齒忠勇如黃得功又鬱鬱未展其志氣而其他未受一級之勲濫受五等之爵此其智詘遂至此哉則亦所以御之者未盡也故今之將無足比數於世或亦不幸而生於今之世也

賊之所以橫諸將之所以失各傳中提闢不一而足幾嫌重出當以讀離騷法一例尋繹便得其用意深處此吾所謂反復慨嘆不屑屑于傳記者也王石鶴

汪中丞傳 附傅宗龍

公諱喬年字歲星遂安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青州崇禎三年舉卓異第一六年擢山東登萊道時萊城新破守禦空虛勢且殆公請苦自劾避官以二老僕自隨所屬供張輒叱去一夕條屬贖遺悉收錄之然莫曉其意已而盡出之橐中市馬募兵修濠隍治器械幾郡復完其權奇如此居父喪服除起兵備河東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是時爲秦督者曰傅公宗龍公未受勑聞李自成將叩關西入即日率將士趙大亂等號至

商雒與士卒露處設險堵禦而秦督傅公適至傅公欲搜秦兵括秦餉掃境內以出而關中蝗旱間左調發殫盡未能有以應也即秦兵之在豫者李國奇賀人龍之卒隸焉上亦遣保督楊文岳率虎大威一軍與之會公送傅公出關曰公破賊喬年率所領爲後距相與涕泣行傅公年老矣部曲皆滇黔人於西北非所習雖公固策其不效也已而傅公敗沒關中大震即以公代公仰天嘆曰傅公死討賊爲無人矣我自知以肉餧猛虎然不可不出以答中原心遂誓師大郏縣初傅公既與楊文岳遇則列兩營擊賊傅營西南楊營東北已而北隊亂副將張某挾文岳馬上馳去傅公慨慨謂諸將曰宗龍當死不能效他人走也賊圍之十餘日外援絕糧盡殺馬久之馬亦盡乃開營突圍遂大潰被執賊擁之趣誘開城傅公大呼曰此城也身是傅督師不幸落賊手城上速用礮擊毋顧我墮賊計賊刀斫傅公左右脇抉兩目劓鼻死當是時賊勢熾張將帥不用命餉絕兵虛人無固志公爲秦督而勅印未至乃即舊署調固原臨洮及團練總兵賀人龍三鎮爲進討計臘月兵始集方簡兵儲糧而兵部屢檄出關遂不得已督師赴

河南時李自成圍左良玉於郾城公議搗其巢倍道兼進直抵襄城襄城賊之老營也初公之撫秦也檄米脂令邊大綬發自成祖塋賊祖塋在萬山中傳爲仙人所定有鐵燈檠醮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發視火光熒熒然有蛇赤且角見日而飛尸迎日吞咋者六七反而伏舉其屍膚色如生毛被體而黃乃刃剉而煬之自成恨公次骨聞公至襄城嚙指據踴曰是發我祖塋者速圖之勿失即舍良玉遂公戰人龍等未陣先奔軍遂潰公仰天嘆曰此吾死所也率標兵三千餘人入襄城拒守賊砲矢如雨闘

七营夜火藥矢石皆盡援兵不至俄大雨雷震崩公廠中流矢卒副將張一貴監紀孫兆祿等巷戰手殺數賊被創引刀自刎弗殊賊執詣韓家屯賊酋大罵賊割其耳鼻舌副將李萬慶從死焉萬慶故賊將所謂射塌天者也反正而思於王事尋詔祀襄城以親不能盡節者云公發自成祖塋時自成帥於是日兵敗河南矢中其左目幾死後遁入九宮山樵者舉耰鋤擊殺之（此宗圖不曉兵取戰失名第一在此　豈獨此兩人亦非本傳言）

汪有典曰嗚呼兵機之不可中制也明季則權歸本兵往往監軍未完即飛檄趣戰傅公覆軍於前公旋敗沒於後喪師失地遂令戕兒碎此金甌誰之咎哉李自成流毒中原禍延宗社建牙大吏不能殲決渠兇以少紓臣民之憤甚且信賊袁重爲保富貴取金錢計而樵夫牧豎一啓其挺賊已血肉狼籍飽狐狸而啖烏鳶雖賊惡貫盈亦鬼神病憤而假之手歟鄒衍耗其事謂自成病死羅公山若諱言其非命而特予以考終嗚呼是獨何心哉

賀文忠傳 附徐學顏等

公諱逢聖字克繇號對揚江夏人萬曆三十一年舉於鄉爲應城縣教諭四十四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歷中允國子監司業分試南畿楊忠烈公漣疏劾魏閹旣下獄死閹黨楚人甚斥逐無虛日獨以公淸望優容之已而知公不附遂借南京主試推未當矯旨削奪歸崇禎改元起原官歷南祭酒尋進少詹事丁父憂服闋歷禮部尚書八年拜東閣大學士進文淵閣中左黃公道周與首輔張至發議多忤遂請告歸十五年正月又與同官蔡

國用不合復引去六月帝御中左門召見諸輔臣公已得請矣復被召同入觀德殿是時國勢益以壓內外諸臣皆杳泄莫分主憂帝復剛愎自用舉措姸近公所奏請皆不聽而同官又不相容旣入則伏殿大哭久之駕移中極殿輔臣亦隨侍復大哭上命之出乃叩首辭大哭不絶聲陳演前奏逢聖㤼懃天顔無人臣禮大不敬將致之法而帝不罪亦不問也十六年張獻忠犯武昌門人大名尹如翁心憂公馳三百里往謁挾一僧帽一袈裟諷之逸去公曰見危授命識之久矣當此之時武昌武備積弛募兵城守

而庫藏空屈楚王有積金百萬請王發金以賞軍王出高帝分封時金裹交椅一日此可佐軍他無所有公痛哭出與參將崔文榮遊擊朱士鼎長史徐學顔等倡議捐資募兵衆欲撤江上兵嬰城守公與文榮等謂守城不如守江居盤塘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衆不從賊果從塘炭洲而渡直逼城下公與文榮等壁武勝門率軍拒賊多傷殺已而楚府兵爲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馬揮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潰腹死學顔左臂殊右手持刀不仆被支解士鼎賊斫其右手乃以

左手染血灑賊賊又斷之不死縛筆於臂作書招集舊卒訓練如常久之乃死公衣冠北向拜賊揮之去曰此賀佛也公曰我大臣不可苟活以巨舟載家屬出滋陽湖中流鑿舟全家溺死公屍沉百七十日忽植立浮出膚色如生始收葬焉尹如翁歸大冶城破被執亦不屈死賊投楚王於江入其府見金銀山積笑曰朱鬍子有財如許而不餉士眞庸兒也福王時贈公太保諡文忠同時有馮公雲路者字漸卿黄岡人好學勵行年三十卽棄諸生從公講學遂寓居武昌賊將渡江貽書公曰在內以寧湖爲止水在

外以漢江爲汨羅寧湖者馮公讀經處也城陷乘桴入寧湖賊遣使來聘適應曰我平生只讀忠孝書未嘗讀降賊書也遂投湖死從游諸生汪公延壁亦死焉同邑熊公霈字渭公亦移居武昌喜邵子皇極書願言未來事十六年元旦盡以所著書付其季弟曰善藏之城破前一日貽書馮公言明日當覓我某樹下及期行樹旁城追至躍入荷池以死有諸生明公扈者亦江夏人城破賊猶不入其門明公慨然曰安有父母之邦覆而偷生苟活者召家人速從我入井否則速去於是妻及二女并諸婢以次投井

明公笑曰吾今瞭然無累矣從容搒諸門赴井死時人號爲明井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痛哭殿廷也所謂不言之諫也然和士開能得之於北齊武帝而公不能以動烈皇豈果世不聰歟抑有奪其魄者歟夫漢孝文之世天下號稱治安賈生尚痛哭流涕長太息不能已已況於崇禎之季滿目盡燎原之火舉世無可寢之薪而大臣宰相循坐嘯從容屈從之計不聞焦爛之事不預巢且焚如苟安無跳斯其所以爲狂國也夫不亡何待

史外卷九終

朱忠壯傳 附姚時中

公諱之馮字德止一字樂山號勉齋大興人天啓乙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忤魏忠賢謫理問遷行人司副兩部主事歷郎中陞浙江僉事山東參政以憂歸服除補山西參政（[illegible]）崇禎十五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與大同俱逼近門庭牽連肘腋自遼患以來咸爲藩籬重地而當居庸之衝淮南子所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是也當是時賊起秦隴漸逼畿輔而法令久弛兵將皆不習戰何謙巡撫居庸衛景瑗巡撫大同公撫宣府至則劾庸懦補虛伍擇練兵將屹爲嚴鎭甲申春賊破大同而宣府居庸遂相繼告陷先是烈帝懲宦官協鎭一柄兩操多僨事嚴禁之（[illegible]）未幾而監軍四出宣府監視則內閣杜勳居庸監視則內閣杜之秩當是時兵部主事金公鉉抗疏言大同陷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京城危撫臣朱之馮忠勇可捍一面第恐內臣掣肘僨事乞專任撫臣而悉撤宣府居庸內監不報方大同之既破也宣府人聞之則大震公率文武紳士設太祖位於城樓揷血誓死守而杜勳已

遣人納欵賊將至蟒袍鳴騶郊迎三十里將士皆散走公見大懼語左右爲我發之無應者自起爇火攻從後掣其手公撫膺嘆曰人心離叛一至於此悵死爲厲鬼殺賊以報國耳南向叩頭草遺表勸上收人心培氣節遂自縊於城樓賊棄屍濠中濠旁有犬日食人屍獨公無損衛公景瑗大同陷已抗節死賊至居庸杜之秩迎降何謙遁公遺表未達帝所而京師陷帝殉社稷金公鉉亦從死同時有姚公時中者諸生知監鎭有二心嘆曰吾以死勤事者獨朱中丞耳吾當從其後亦死之福王南渡時公兵部尚書謚忠節子長源諸生舉義兵敗逃於禪多危行別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御極之初剪逆閹撤內鎭舉天下事悉付之大小臣工何其明也曾不數年復假手宦豎監鎭四出又何蔽也豈始起落封智於旁觀繼履帝位眩於當局歟良由用相不得其人故也自閣臣錢龍錫劉鴻訓等相繼得罪帝已不能無疑於外廷而周延儒溫體仁輩又貪婪竊位漫無可否則疑厭薄之矣一二大僚既未必皆賢又大端相傾相軋爭門戶分異同勢且甚於河北賊矣而臺諫之負氣者沽直好名廷爭面折幾於先軫之唾嚚

權之兵龍本怒復披其鱗披其鱗遽責之雨雨不可得而疾風震霆拔木偃禾之禍興矣於是臣主爭鬭中外猜貳浸尋反覆益親左右則雖毒藥猛獸誠知不可近亦且僥倖嘗試以託其命相激使然夫何足怪司馬子長曰變所從來亦多故矣悲夫

嚴同知傳　門張化桐

公諱覺字知非歸安人萬曆丙午舉人崇禎四年爲巢縣令以最遷蘄州海防同知命既下將行矣適賊由光固向六安將及巢公聞警曰我一日在巢則城猶我城也敢不爲守計當此之時公眷屬先已遣去則追迭之日計舉家不問患民將解體天子專城其可棄乎且義不忍使吾家獨完是爲八年正月十八日也（見公得到做得也）先是國家承平久民不習（[illegible]）兵革官亦不爲備雖烈帝御極寇賊騷動然尚在秦隴恃河爲塹亦畧不措意至是賊鋒日逼巢以偏隅蕞無兵衛城郭人寡壯勇第持白梃從事公詭曰鍛矛礪戈猶懼不濟是何爲者然梃撻秦楚正恃有公等忠義耳事迫矣姑分城而守趣繕兵仗譏偵諜燈火連城日夜傳飧不懈二十日賊分衆薄郡邑迤北一路賊騎克斥公嘆曰吾事不可爲矣內無鷹鸇之旅外無蚍蜉之援而賊迅來若此奈何然事既至此惟有城存與存耳鼓勵士民誓以同死二十二日公方巡南城賊已自北城騰躍入遂與同巡諸公被執公罵不絕口不屈死子有芑諸生年十七以身蔽父肩背俱斷猶指揮殺賊賊刃破其首死夫人莫氏縊其愛

女自剄未殊仍投繯同死諸公別見廬州忠義傳閻八年
又有張公化龍死難事張公雲南人崇禎十五年任湖廣
漢陽府館推賊自破巢之後連破無爲張公以事謁淮撫
史公可法史公知其才念無爲殘刹之餘守者非其人使
領州事至則招流亡撫瘡痍發奸摘伏邑賴以安十一月
羣賊乘不意夜襲城擁公去公渡橋即投水賊挽之不得
死擁至桐城使誘城張公大呼曰我無爲州正堂也賊脅
我城扐勿啟賊怒立刃之十七年安廬道杜某自無爲從
駐桐有言西門闉上野塚豎一白木牌書無爲州正堂五

字此必張公無疑矣當大呼守者時倉卒不暇言姓名耳
汪有典曰嗚呼在官死事無幾人也況於秩既遷家已遣
賊鋒尚遠委而去之誰得而訾乎而張公寧舉家與巢人
同患父子夫婦慷慨捐軀爲忠爲烈爲孝分其一已成一
代偉人殉國殉夫殉親合而三恰著三綱奇節又誰得而
及哉若張公者乃其儔歟然公之後嗣掄大魁列清華者
踵接且邀
恩綸祀名宦而張公無聞豈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與何
遭遇顯晦之殊也

高中丞傳

公諱名衡字平仲號鄀磯沂州人崇禎四年進士歷官監
察御史巡按河南十四年二月李自成既陷洛陽移師攻
汴梁時汴梁大旱人相食賊百道攻城勢危急公請周
王出庫金五十萬市米麥餉守陴者懸賞格勵將士擒一
賊予百金斬一首金五十戰殁恤其家傷賞如殺賊之數
士皆踴躍大呼擊賊凡七晝夜賊乃退帝聞之則大喜下
詔褒王擢公巡撫河南公益創立社兵以總社李光壂等
統之凡五總社計四千二百人兵自爲餉團練習藝無不

一當百公顧而喜曰此勁旅也又督超距之雄營成細柳
之壘何憂賊哉十二月賊復至肉薄城下則強弩礮石火
藥雜擊之賊披靡負版穴城則縛柴加烘藥下燒之巨鑊
熱油灌之賊糜爛死無算遂盡驅婦人赤身醜詆城上城
上礮發皆倒洩則令僧人亦裸立向賊營醜詆之賊礮亦
倒洩賊架數臺長十餘丈廣五丈高可三丈上容百餘人
發大礮攻城則樹長木三如鼎足懸礮擊之臺上之賊悉
死周王盡出庫金犒師公偕巡按御史任濬總兵陳永福
率吏士力鬭賊飛火發機洞胸達腦終不爲動矢射自成

中日于夔巨礟殺其巨帥上天龍等擐甲四十青夜縋斮
焦灼指血滲漉生蔵三十三人斬一千七百十有八級城
乃克全明年三月賊以前攻城折士卒起長圍期必拔嘗
此之時賊圍城數月帝詔將士來援而總兵許定國潰於
覃懷兵部侍郎侯恂督援勦諸軍逗遛不進潰於河上督
師丁啟睿畏賊鋒避許州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
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壁近境憚賊不戰自潰山東總兵
劉澤清來援聞諸軍潰亦引去公獨支危城與士民誓死
守隄捍禦圍城城中米糧搜括略盡至食牛皮皮衣靴韈

藥林木草水虫糞蛆膠泥新馬矢而人無異志會中秋賞
月各營鼓吹聲與刁斗聲相應和旌旗鎧仗嚴整森立賊
度城必不能拔遂決水灌城先是端王時發秘記讀之曰
王宮將衰河決爲害王告其世子以爲大感曰後二十年
必驗令王立滋難作河益南徙匠人置槷準水形以測望
地平河身高出王殿檐者尺有二寸是時賊圍城陷議鑿
朱家口灌賊賊偵知遂決馬家口灌城河流驟決聲轟如
雷水湍鬱數十丈城盡沒人民其枕籍死者累鉅萬公急護
王乘舟達河北以免丁啟睿楊文岳亦次第逮問公亦罷歸

未幾北兵破沂州公夫婦抗節死
注有典曰嗚呼流寇蔓延非盡不可制也秉鈞者專請門
戶而羞封疆司閫者復養寇氛以邀爵賞而事不可爲矣
汴京之圍公竭其忠智率區區饑疲就盡之民外無援而
猶死守期年之間三遭圍困而士卒不可拔苟如公捍賊天
下豈未至縻裂也故迹公所爲雖張許睢陽之烈何以遠
過而啟睿等環視不救復何與其賀蘭進明乎[illegible]
尤號宕赤縣而支祈肆虐河伯爲殃士女化爲沙虫廟社
淪於陽侯王之典章物不故家之禮樂詩書無不昏墊

洪流堙沉息壤可不痛哉寇難雖同河流決秘記固已先言
廢興成敗之故其果非人事歟否歟

鄧大僕傳

公諱藩錫字晉伯號雲中金壇人崇禎甲戌進士初任龍巖知縣調浙江嵊縣陞南京兵部主事出知兗州府兗與豫賊接壤蹂躪無已時迺歲大祲列肆掛人肉爲市守禦之具無一備公招諸戚友訣之曰兗事孔急使吾到郡一年修備三年修和若是者猶可以守不然滄海橫潰豈吾一手所能堰吾生平最賤夫瓜蒂歎鼻艾黃灸額死婦子手中者夫今乃得死所矣遂於數日內教庀家事少子少女皆聘耦之攜稚子一妾以行抵官四十日而北兵至

當是時騎數萬內薄城下士皆懈疲不任城守魯王擁重貲不之恤公請於王曰臣有郡王有國同舟也城之不守皆由貴家惜金錢而令寠人登陴遂多敗事夫財者人之命也我不畀彼以命而望彼畀我以命耶請出帑犒死士城猶可存不然大事一去玉石皆燼悔無及矣王不聽城遂破公被執命拜故翹其足即先斷一足而支解之稚子妾亦投井死初公之成進士也夢遊一鄉賓猶而立或曰一鄉者一甲也君其得一甲乎公曰不然方今天下潰亂士値艱危嚼齒空拳揮矛透爪固吾輩事焉能斷頭折脛以保頭軀神其告我矣其言信如此云爾[illegible]

汪有典曰嗚呼公與魯王之言有明成敗之儒也[illegible]位之初即以國用不足爲憂一時乘風旨者議裁驛議加派議抽練餉法鈔法相繼並興於是郡邑以催科爲上考庹司以搜括爲能事民怨沸騰海內崩解御史李明睿力請發內帑濟危難而帝不應蓋明睿之言曰除上服御外一毫但是長物當發出犒賞軍士留之大內不過朽蠹先時出一錢可當二錢之用急時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費其言至明切矣而帝惟以如洗爲辭卒之國亡內庫積金

銀無算此與以寶玉自焚何異至今百年田夫野老猶有嘆英王之吝慳爲亡王之失德者豈不悲哉李自成攻汴梁周王捐金紓難帝下詔褒美且以其意諭秦蜀諸王謂盡如周王城何患不完寇何患不滅而已則昔爲范曄謂慮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若帝[illegible]則祖宗三百年之社稷繫於一身固剝牀以膚而非淵隱之闕也亦何用皿觀物之智爲返身之察乎然而明之元氣自其前世固已索盡至烈帝時即傾竭帑藏戶[illegible]內家孔喃亦不能留天命而固人心譬之病入膏肓雖司命

亦無如何而欲進以八珍少覲其無死不可得矣區區督藩又何怪焉

劉忠毅傳

公諱熙祚字仲緝號勿恩武進人天啟甲子舉人授興寧令崇禎壬午擢監察御史巡按湖廣明年正月張獻忠大舉入寇荊承報陷撫道縣鎮或死或執公撫膺泣曰時勢至此尚可爲哉門庭既失堂奧必危倘不能挈湖南一塊土還之朝廷唯死生以之泣誓文武嚴守江渚移檄沅鄖兩撫聯絡形勢以壯聲援二月巡岳復聞獻藩之變湖南一帶在在烽起公親調諸將分路堵截斬獲無算五月公按長沙八月獻忠陷岳州遂逼長沙公聞警投袂起曰吾按臣也當急護宗藩是時親王開邸於長沙者曰吉藩開邸於衡州者曰桂藩而惠藩故邸荊州荊陷投吉藩亦在長沙兩王相對日涕泣憂賊顧不知修備惟堞宮垣晝夜擊柝徼巡而已公急檄總兵尹先民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務磯而命推官蔡道憲立柵斷陸道柵未及成賊驟至先民解甲降道貴走公急護惠吉二王走衡州而長沙陷道憲不屈死公至衡州賊尋破衡遂護惠吉桂三王入永州賊提銳卒躡其後公晨朝三王泣且拜曰永以南非楚境過此一步非臣死所臣誓與此城俱碎王幸自愛

乃遣其中軍護三王入西粤而已死守永敗至沒入內應
城遂陷公大呼疾戰力殆被縛檻送獄賊營大罵不屈褫
其衣懸竿首引滿弓攢矢擬之罵益甚既復下之白刃爲
撫摩子以官則愈罵賊知終不可奪縛而足繫馬尾而馳
口鼻耳目潰爛毀敗血模糊骨骼支出已不能言猶噀血
如罵狀死後贈左都御史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有明以空名奉骨肉而實奪之權故處天
王伯叔之尊勢乃制於黔首高皇將諸王得巡行所部遂
燕變亂以還綱漸密京師所置吏握其事禁私車將從輕

婚出即送喪至諸墳園非詔令不許而諸府護衛千二百
人以其半爲班軍省伍給撫臣以下由使藩王無敢典兵
者崇禎九年京師戒嚴唐王請提軍入援廷臣極文致其
罪廢爲庶人禁錮之自此諸藩帖息不敢復言兵事矣以
故盜追郊保守宗宮對僕隷一切戰守聽之將吏遂致託
體王家殞身賊手辛巳以來二三年間諸藩相繼陷亡豫
四王福先沒唐次之周次之崇次之楚四王襄先沒惠次
之荊次之楚次之洞庭南四王吉桂岷榮一時俱沒宗藩
既殲社稷隨之所謂自全以藩衛天子竟何有乎又其甚
者建号妖人爲同姓之恥秦晉二王有假道之辱窮奇饕
餮棄親卽興而宗子維城之義又不足論矣公孫臣也無
兵與將擁賊鋒護親王間關險阻獨障其衝百折不回卒
以慘死嗚呼此真所謂維藩之价人也與

何忠壯傳

公諱燮字仲理號溥江晉江人萬曆乙卯舉人崇禎十五年知亳州亳為鳳陽屬邑踞水陸之衝賊自河北既渡以後鳳陽數中賊而亳尤甚方賊之在秦也秦中鎮將守臣殺賊於險藏之可一鼓盡三邊總督楊鶴力主撫賊出險遂不可制登萊兵變調關寧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乘勝精甲渡河進剿本兵張鳳翼故晉人慮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由固始潰霍邱破潁州焚壽州燬鳳陽皇陵享殿高皇帝御書略盡分其

軍陷亳州已而又攻壽州復圍亳州是皆八九年間事向使不可勝數也八年正月賊陷潁州給事許譽卿請急調五千人守鳳陽疏入而鳳陽已陷復疏言賊在秦晉時早設總督遏其渡河禍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及賊入豫楚人言交攻然後不得已而議設之侍郎汪慶百又避不行乃推極邊之陳奇瑜鞭長不及致成今日之禍非樞臣之固位失事乎流寇發難已久樞臣固東南震鄰始有淮撫操江移鎮之疏識者已恨其晚矣然台則曰不必移鎮臣觀各地方稍有兵力賊即不敢輕犯鳳陽何地使巡撫早移豈有今日今樞臣以曾請移疏藉口撫臣以不必移鎮為辭則樞臣欲諉玩寇速禍其可得哉輔臣謂溫體仁王應熊是時撫臣楊一鵬應熊座主按臣吳振纓體仁姻而樞臣則張鳳翼也疏入帝以苛求責之亳既屢被賊加以土寇交訌災荒洊臻民多逃徙僅有存者率蕲艾瘡痍之餘公至治歎曰古之商都今之湯沐凋敝至此奈民社何則於是儲備賑饑修葺舊練所以習戰守者甚具甫數月而齊寇豫寇土寇沓至公與戰於盧家廟擒賊首數十人招降其衆數千當是時李自成陷河南

鄰封震搖亳與聯境侍公以無恐未幾賊復迫城下雲梯火砲震喊如雷民既屢經殘創望風瓦解公獨支危城督身決戰矢盡力窮城陷被執賊甘言誘降公强力不屈罵聲彌厲斷公兩足罵益疾割去耳鼻罵如故賊叱曰是好烈漢遂亂磔死賊懸其首目眶猶閃閃動是為十五年四月十五日也十七年三月公子諸生如茝詣闕請卹曰臣父以久殘之州城守遺之百姓苦心撫字竭力拱禦月不解帶夜不帖席則遭遇未有如父之苦者城守垂危氣不少挫兵刃叢加罵不絕口則忠勇未有如父之烈者先朝

兩足次割耳鼻終受亂磔則受毒未有如父之慘者疏上
得請贈太僕寺少卿諡忠壯距烈帝凶問將無幾也公墓
在之東關閩海寇發歷久甫定而關窪汨逸子孫無有過
者乾隆九年五世孫應龍始訪得其墓而加封焉蓋百有
餘年矣

汪有典曰嗚呼中原之所以潰國家之所以亡由高邦如
塞太行之口而不斷黃河之津張鳳翼之輩萬段不足蔽
厥辜顧卒聽其以大黃自利死可不謂逸罰也歟鳳陽為
中都嚴重視京兆巡撫鎮監留守衛軍其力足以禦寇尚

禍及陵寢況於殘破之亳孤孱之令其屠毒於虎狼又何
足怪乎夫事至天命已去固有忠信不足以為甲冑禮義
不足以為干櫓者矣志士仁人獨且奈何哉公之授命危
城也濁壘形魄既已決棄不復顧懷則委蔓草而混沙礫
皆非公所恨然精氣光怪獨往往駭牧豎而走狂徒百年
之後孫子猶得因緣
王事過其地問舊治之民而獲荒塚殘碑於死腐狐穴之
旁封而祭之守令亦肅將恐後嚴往烈而發幽光有非漫
然者矣

盧忠烈傳 附楊廷麟等

公諱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崇禎二年出知大名三年陞大名兵備道七年遷副都御史撫鄖陽六年改撫湖廣加兵部侍郎總理南直河南山東四川湖廣山西陝西七省軍務十一年移督宣雲壽加尚書三賜劍印殁於陣（總敘官階）公之守大名也擒盜魁馬翩翩以知兵稱（以下敘戰功）崇禎三年賊勢日張臨洺警急公提兵赴援擊賊於西天再邀擊青龍岡復禦賊於沙河縣之丹井皆破之賊聞公威名南渡河破鄖西六城遂以公撫鄖公至則引師追捕敗之於烏林關又敗之包家溝石泉壩又敗之康家坪𡺸溪遇賊巖峻坂懸絙裹氈而下賊奔走伏匿恐官軍望見炊烟至晝不敢餐前後斬級五六千墜溪塹死者數萬鄖寇絕迹鄖鄖楚賊之不敢犯鄖者悉聚於楚詔即以公撫楚張獻忠望見盧家旗幟即走公擣其巢破三寨湖北亦無恙九年闖王高迎祥及李自成張獻忠七大賊合圍滁州兵數十萬連營百餘里雲梯衝棚城且暮碎公自西沙河乘夜疾馳抵滁命祖寬羅岱等分兩翼殺賊追敗之於朱龍橋公躬抱桴鼓繼進大呼直前聲震屋瓦賊大潰橫屍枕籍滁水赤流數里積骸如封滁觀而城中人未之知也當是時諸賊精兵大半盡於滁陽公先馳檄巡撫屯揚州淮撫屯蘄州各塞要害拒賊奔軼一舉殄殲之無遺種而淮撫朱大典不爲措截賊遂去公追敗之於七頂山又命祖大樂邀唐縣備汝寧祖寬趙光化備鄧而親建大將旗鼓追賊於鄧州使人告襄陽曰賊疲矣東西攔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而楚撫王夢尹襄撫宋祖舜慢不應賊復逸去庸臣誤國坐失事機雖韓白

末如何此可爲痛恨者也公深沉有大畧即之温温儒者至臨陣雄呼萬騎辟易軍書羽檄旁午據鞍判畫揮霍如飛朱墨淋漓馬鬣間常滿自受命討賊未嘗止宿舍夜則同戰士露宿一夕右臂挽馬韁曲左肱臥夢中聽馬蹄蹀躞遽大呼起躍馬行部曲亦大呼上馬然莫測其故是夜賊大隊潛行聞呼躍聲疑中伏死奔逵曙因追擊三百餘里斬獲無算當是時微公警覺一軍幾殆公膂獨骨多力善射臨陣用麾幢自隨旁睨他騎距躍輒上奪其刃便以殺賊又好將輕騎棄大營數十里趨利益邇死者數矣

然𢿱兇徃徃取勝喜畜駿馬皆有名字嘗逐賊南滹沱水
賊戰敗追至沙河水澗數丈奮衲一躍而過郎所乘五明
驥也嘗書片紙與所親曰吾嘗校獵塞外親逐鷂兔將起
擎孤伐鼉耳畔生弦勁箭疾鞍鞍脫去如鳶羣饑嗷不絕
以為笑樂遇平岡呼酒坐地與諸大帥論兵法慷慨及時
勢不覺鬚樹脛裂諸帥皆起舞還復與較射百數十矢騎
生駒潑剌而還笑呼曹景宗小兒強作解事何足道其意
氣如此明年八月京師有警詔督勤王兵入援旋移總督
宣雲公在東西賊畏威竄伏無以攻城圍邑告者而臨潼

邠州渭南韓城華州諸處殺其黠賊屢獲奇勝寇氛幾靖
是時當國者溫體仁忌公功陰公擢以不習邊塞故置宣
地皆其擔負緩則背之急則殺之其本謀也後楊嗣昌亦
蹤其故智而公果戰死松杏公赴宣雲賊復蔓延秦晉豫
楚在在糜爛繼公者為熊文燦迎合中朝一意主撫姑玩
弄若嬰兒傀儡飼狼豢狼咆哮裂出連衡並部卒以亡明
（下文死難事）悲哉至宣雲邊粟告匱斗直千錢舉屯政辦士穀督耕擄
三年積穀二十萬石詔頒其法於九邊令倣行十一年外
艱訃聞十疏乞奔喪許之候代九月會　大兵分四道薄

京城公麻衣草屨奉詔督師十月三日召見平臺公力主
戰與樞輔楊嗣昌大璫高起潛議不合多方譏公進止牽（以下敘死事本末）
掣翰林編修楊公廷麟素不識公發憤拜疏曰南仲在內
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乞斬嗣昌起潛專任象昇
嗣昌怒攻楊公兵部主事贊畫軍務而銷公尚書銜策後
效是時公見卒不滿五千兵單食盡勢不能支十二月十
二日晨步出帳呼將士環立四面拜曰吾與公等同受國
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辭氣慷慨激昂泣雨下一軍泣
且奮遂進軍鉅鹿之賈莊高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

屢檄召援不至公孤軍直前搏戰瞋目大呼眥裂出血
兩軍殺傷過當會日暮引去半夜聞四面鼓角聲　大軍
縱萬騎圍賈莊三匝黎明公躍馬行陣令虎大威楊國柱
張左右翼而公自揮長刀陷陣三軍殊死戰自辰及未礮
盡矢窮而中對而不相見虎大威猶識公親公馬欲突圍
公刀劃其手曰我不死疆塲死西市耶驟馬馳入陣左乳
中一矢援鏃更戰矢貫胸及左右股猶震呼擊殺數十人
眾重蠭關公被重創歿於陣牧官楊陸凱慮殘公屍伏公
體被二十四箭死公死年三十九嗣昌疑公逝且降假詔

驗視楊公遺將得其屍裹麻襯甲偏用督兵硃篆楊公親
爲盟面剺髮而嗣昌故不信踰七十五日始克斂楊公護
其喪歸先是楊嗣昌以甚袤視事爲衆所攻已而本雜（以下論敘嗣昌與公）
入政府黃公道周廷諍遭遣謫公馳書諷之曰變禮易制
誠非細事但使相業無愧救時亦或一道嗣昌曰吾決矣
讓南陽李也公笑答之曰羅倫復官應在側目蓋指黃公
云嗣昌滋不悅既奉命督師則呼嗣昌曰支弱書與公諍
以奪情身不孝莫辭只辦忠耳嗣昌恚益甚會嗣昌至襄
公責數沮師養患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

史外　卷十一　五

春秋恥之乎且象昇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
袁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寧不念衰衣引紼之身旣不
能移孝作忠晉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立人
世乎嗣昌色戰舌言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頸耶公曰尚
方劍須從己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褻
福辱身非象昇所能知也勅諸大帥各選勁卒於十五日
夜分四路十面襲刼敵營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
違者斬嗣昌遣觀軍使者遺書泥之謂鬪雪夜下蔡州未
聞以月夜也嗣昌旣與高起潛密主撫又見起潛坐必居
下公蓋古往議徑坐其上兩人滋不悅及與　大軍戰賈莊
益加阻撓以故敗績死焉公之盡節賈莊也嗣昌陰遣邏
卒偵振龍之公死振龍具言公忠勇殉節狀嗣昌怒箠
楚三日夜令變辭終不易竟拷死垂斃忽昂首大呼曰天
道神明無枉忠臣俞振龍者故販貂者也十四年嗣昌困
襄藩陷自殺明年始復公兵部尚書加贈太子太師賜祭
葬謚忠烈從其弟象觀請也象觀字幼哲壬午解元癸未
進士官行人國變與楊公先後赴水死楊公自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公以方叔召虎之才失岳飛韓世忠之志

史外　卷十一　六

建勳戰場盪之功於國勢潰敗不可收拾之日而卒肘於
嗣昌以死此楊公之所爲深痛也蓋公孝則嗣昌不子公
忠則嗣昌不臣勢不兩立又乃死於嗣昌得君之專乎然
承疇生而謂之死賜祭哭臨備極郵典公死而謂之生陰
詞驗視毒及無辜當時之刑賞如此寒戰士之膽而灰豪
傑之心倒戈崩角有由然矣公初欲功成築滑影園以老
志不克遂橫屍疆場人頗憾之然公語夫人固云以成敗
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死綏
裹革亦固其所何必滑影哉

呂忠節傳　明呂維祺

公諱維祺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兖州推官以卓異擢吏部稽勳主事歷考功文選員外郎驗封郎中光宗崩皇長子未踐阼內侍導守小南城公謁見慈慶宮言梓宮在殯乘輿不可輕動乃止遂抗疏謂殿下一身是天地人民之主起居宜慎問誰護飲食宜節問誰問視左右不得嬉笑於旁問誰整肅侍御不得雜進於前問誰防閑閣部大臣輪番入直宜於宮門近地日同科道等官朝夕問慰凡所以開心定志杜漸防微者

史部　卷二十一　七

無所不至至於殿下既宜不時召見商量大體顧問政事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之人各以姓名達之中外俾曉然共知投匭任不得干預政事紊亂祖宗成法是時魏忠賢孽芽未露而公已早見如此頃之告歸而魏忠賢益用事朝臣爭附之生祠遍天下有忤者禍不旋踵開封建祠公獨移書士大夫戒勿預忠賢毀天下書院公獨立芝泉講會祀伊洛七賢擂鼐鄉之會熹宗崩崇禎元年起尚寶司卿遷太常少卿督四夷館其明年冬疏陳防微八事言陛下初勤批答今或留中留中多則疑慮起當防一初虛懷商榷及疑言一不當攻擊羣起豈無當執奏當聽二初無疑厭疑厭諸臣自取今且其從並進當防三初日御講筵今始傳免當防四初寡嗜慾慎宴遊今或偶涉當防五初慎刑獄今有下詔獄者且登聞頻擊恐長囂訟風當防六初重廷推今間用陪推非常與當防七初樂讜言今或譴訶騎及當防八帝優旨報之三年擢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時遣內遣監視也出公曰書訓在初易戒履霜其是時乎因劾王言內臣出鎮其於外臣不便滋多辦叙纖殫各有司存履霜堅冰漸不可長臣所可惜者朝廷紀

史部　卷二十一　八

綱之體而所當辨者治亂消長之機五六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清軍伍八千餘名請申飭江防鳳陵單外為憂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宜以宿壽襄葉為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勅淮撫楊一鵬急為預備防賊東犯弗省八年正月賊犯江北遣參將薛邦臣防全椒趨世臣潰走南京震動鳳陽亦旋告陷廷議多咎公遂以考察罷歸十二年洛陽大饑公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以振人心王不省乃盡出私廩設局賑濟事聞復官然饑民多從賊者河南賊復大熾無何李自成大舉來攻公分守洛陽

北城總兵王紹禹通於賊殺守堞者遂潰家人勸更衣弗
聽勸縋城弗聽勸避民舍弗聽賊執下雲梯挾出西城時
福王常洵匿民間賊迹而執之公遇於道奮首呼曰王生
死命也名義至重毋辱至周公廟見大冠不跪冠怒曰
汝日請兵餉我今復何如公厲聲曰我爲兵部尚書恨無
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有一死耳不辱聖賢不愧天地生
爲正人死必爲正神吾何畏汝耶左右欲生之公更嫚罵
曰生尚書不值一錢按其項使跪不屈延頸受刃而死賊
踞王宮臠飲薦王於俎酌其血雜鹿醢嘗之曰此福祿酒
也有兩承奉從王屍畏賊拱手承奉呼曰王死某不願生
就若乞一棺殮王骨與藁殮承奉恨賊義而許之棺桐一[illegible]
藏以不肯兩承奉觸其旁自縊福王者即弘光父也王紹禹
初得死於兵後逮致京師磔於市贈公太子少保予祭葬
廕子如制公少失恃育於祖母牛氏牛守節事之至老无
啟中旌表建節孝坊崇禎時父孔學以捐粟一千石錢二
百千賑一萬七百人御史題請建旌義坊公之家在新安
者十六年城陷家亦破弟維祜字泰孺由選貢生爲樂平
知縣至是解職歸亦抗節死贈按察僉事人謂忠孝節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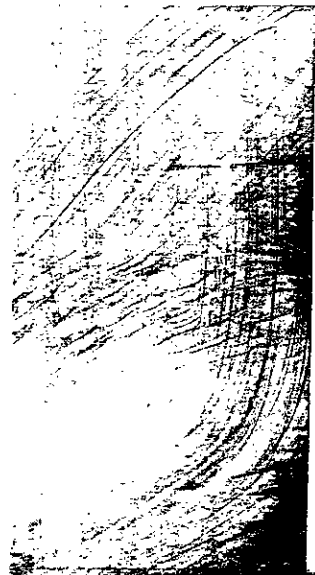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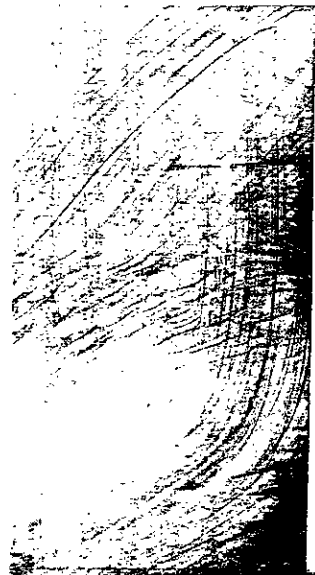
理學兼能皆出一家云福王時加贈公太傅謚忠節
汪有典曰嗚呼雄藩陷親王臨禍生於楊嗣昌之專力鄖
襄而緩備京洛至賊抵隙蹈瑕而逆臣從而應之斷以春
秋之法嗣昌不得追誅矣然上竟不罪嗣昌也其卒也賜
祭贈卿與公之登陴捍圉抗節殉難有加焉好惡不公賢
否混淆遂以亡國豈不痛哉

公諱克儉字禹玉宛西人崇禎四年進士爲輝縣令六年
春賊犯縣公乘城固守賊不能下遷兵部主事十二年夏
張獻忠反穀城閣臣楊嗣昌出鎮襄陽擢公湖廣僉事監
其軍嗣昌粗疏意本畏討賊引熊文燦爲己貳主撫文燦
敗懼禍及乃請出師冀萬一功公爲監軍儲備巾仗累億
萬諸道餉皆輸之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蹊楚其初至軍
也即謀以蜀困賊而賊羅汝才等自蜀折由興山也官軍
擊敗之因秦王混世王過天星等皆降惟汝才佚去當此
之時嗣昌則以撫爲得策處之房縣竹溪山中而命公安
輯公區畫新附用坏瑕給賊得免死牌自擇便地連營數
百里河南北大饑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降賊多闌入營
深憂之上書嗣昌曰襄陽自古要區本朝完鑰獻陵視諸
尤重近兩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逼處其間一夫叫呼即
足致亂況秦兵以長武之變西歸鄖房軍府初立降營基
置奚啻放虎自衛荊漢西與初無重門之備何恃不恐嗣
昌不以爲意報曰昔高仁厚一日降賊百萬迄禽阡能公
軍何怯耶及嗣昌入蜀委公以留務錄破賊功加右參議

監軍如故十四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聞命
獻忠令人假督府軍符詐入襄陽城夜半賊從中起焚襄
王府公倉皇奔救爲賊所執大罵死推官鄺日廣攝縣事
李大覺遊擊黎民安死焉日廣番禺人崇禎十年進士居
官有守奉檄覈軍儲於荊州甫還任而難作中刃死妻子
女俱遇害大覺字覺之金谿人由鄉舉知穀城兼署襄陽
縣聞變繫印於肘縊死堂上民安大覺同縣人城中火起
率所部千餘人搏戰矢盡被執抗罵死襄王被執獻忠坐
王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
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福王先
已遇害報至嗣昌懼罪辟遂死於沙市巡按高名衡以
自裁聞其子則以病卒報吳偉業謂伏毒死又云自縊莫
能明也

汪有典曰嗚呼楊嗣昌繼張鳳翼爲本兵父楊鶴既以撫
賊不效致於理從請室疏言臣本書生力過其任卹賊之
此今又以臣之子嗣昌鎖鑰關門臣既不效於前子豈能
效於後兵者危事非一人智力所能辦也此固自訟之言
亦即馬服君料其子之明驗也唯時廷臣亦交爭鄖治王

鰲示疏於朝曰嗣昌用師一年蕩平未奏秦鳳皖秦豫楚
蜀諸撫分任之而不足者嗣昌欲獨任之而有餘賊情瞬
息變更文牒往返動稽時日比至而情形已變又須別請
調度所以有經年不戰之兵也臣以爲督臣之責成諸撫
不必人人授以機宜止核其機宜之當否可也而嗣昌既
自專上又撓羣議偏任之於是功罪淆於愛憎事權失於
延制貽禍宗社誰執其咎哉

劉文學傳 附劉廷石等

公諱廷傳字惟中潁州人狀貌魁梧沈勇有智略喜談兵
運籌策往來如飛家産不逾中人盡散之以養客所食客
日嘗以百數暇則用兵法部署之與從弟廷石俱任俠著
聞河南北楊應龍反播州調諸道兵西勦隷潁州道者不
願行將殺護行吏爲亂公兼得其謀欲以計諭止之獨携
酒豚肩邀於郭門外十餘里其魁數人久習公望見公來
爭下騎拜道左詣趨何物在此公笑指酒肉示之將與諸
君別聊用爲歡耳於是雜坐出囊中大瓠注酒拔佩刀割

肉相飲酒公徐起言曰國家多事此壯士立功之秋也諸
君勉之幸勿首鼠兩端命四方笑吾潁無人數人者默無
應良久乃曰當如公言公知其意動遂曰諸君亦念妻孥
乎果在無憂凍餒也手瓠自滿引曰保爲諸君任之衆皆
感泣誓死無異志亂遂定崇禎之季流賊起陝右蔓延汝
洛間所在標掠官軍不能制潁當賊衝州人惟倚公爲重
八年春賊攻州城外有高樓賊奪據之俯射城中城中人
洶洶思潰公盡從其客入見州守尹公夢鰲曰事急矣然
樓旁故多狹巷可縋下壯士百許人誘賊使戰別乘間焚

其樓則賊勢可麼也尹公旣許諾而會鄉官張鶴鳴在閤
中鶴鳴老矣性懦多息從中扨持之其議遂格公力爭不
能得奮袖出謀自引其客當賊而客已悉聞鶴鳴語藉藉
怒罵稍稍目引去越明日城陷賊至公家公危坐於堂不
動賊帥厲聲訶問公公瞋目叱之遂被害廷石與賊戰中
刃未絕口授友人方畧令續續上當事乞兵勦賊而後死
鶴鳴故兵部尚書天啟時黨人與王化貞比致熊廷弼於
辟者也賊亦殺之弟副使鶴騰子諸生大同皆死之大同
自有傳尹公雲南太和人以鄉舉知潁州時正月方謁上

官於鳳陽聞流賊大至馳還偕通判趙公士寬率民固守
賊旣據樓以攻且鑿城頹數丈城上人皆走止之不可尹
公持大刀獨當城壞處殺賊十餘人身被數刃賊衆畢登
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姪尹玉等七人皆死之趙公字汝
良掖縣人由門廕爲鳳陽通判駐潁州亦以正旦詣郡城
聞警一日夜馳三百里返州城陷率家衆巷戰力竭亦死
於河妻李攜三女自焚僕王丹罵賊死指揮李從師王廷
俊千戸孫升田三震百戸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俱守城
戰死中書舍人田之潁知縣劉道遠光祿署丞李生白訓

導丁嘉遇舉人郭三傑諸生韓光祖等皆死之元祖進士
獻策父也被執賊捽使跪叱曰吾生平讀書知止忠義遂
大罵賊殺之碎其屍妻武偕一妹一女並獻策妻李並井
死妾李方有娠賊剖腹刳胎死次子定策孫日曦罵賊死
獨獻策獲存時殉難者甚衆潁州忠烈稱獨盛云

汪有典曰嗚呼任俠之風君子所弗貴然扶危定傾則亦
何可少也況爲國家捍牧圉哉故如公者司馬子長所願
交而不可得者也令當時從公之計賊或可遏而小人僨
事旣誤封疆復陷桑梓可畏也夫

張太學傳 附萬元亨等

公諱大同字同甫潁州人兵部尚書鶴鳴子也崇禎八年流寇破潁州鶴鳴諾他所公獨不去榜其門曰張某之家賊入擒之强之跪不屈問父安在叱曰死即死耳吾父不可得也家人導賊於民舍縛之歸拷索藏金公爭曰財悉我掌父固不知也賊不聽劈鶴鳴頂倒懸於樹射殺之公搶頭奮臂大罵賊並欲殺之旁賊勸曰既殺其父姑留其子令獻金贖命可也公曰父死義不獨生罵愈厲賊先去其指復斫其半面罵仍不絕聲遂支解之賊既陷潁州由壽州犯鳳陽推官萬文英臥病賊索之子元亨年十六方語其父曰兒不得事親矣出門呼曰若索官何爲我即官也賊縶之顧見其師萬師尹亦被縶紿賊曰若欲得者官耳何縶此賤隸賊遂釋之元亨乃極口大罵賊怒斷脰死文英獲免後從唐王爲兵部員外郎監黃公道周諸軍協守廣信敗於鉛山舉家赴水死同時知府顏容暄被執大罵賊杖殺之血浸石皆宛如其像滌之不滅士民乃取石立冢建祠祀之文英南昌人容暄漳浦人皆進士

毛有與曰嗚呼文學之於尚書可謂幹蠱矣而卒不能庇

其父此則家奴之罪而尚書有以致之也然尚書則幸有賢子矣萬元亨區區孺子倉卒之際能以身爭賊全其父若師其孝可及其智不可及也文英卒觸首同歸不愧其子忠孝節義萃於一門鶴鳴如知其顏有泚矣

范太僕傳

公諱淑泰字通也滋陽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工科給事中
陳時政五事言今吁咈屢見都俞罕聞百爾旦丁遂懷苟
且之思萬一天未悔禍徵調愈繁數年之後富民盡化爲
窮民良民盡化爲奸民二三臣子咸以罪去新進之士懲
前毖後不肯出身任事天下之大誰與共理此主勢不可
使孤也凡事莫不有體今事事覆覈即細民訐告猶必躬
親亦既煩至尊之起居矣生財有大道今日設處明日捐
助未審正供之外有何羨餘下每移言節省上因許其条

公亦既增金銀之聲價矣大臣爲君腹心小臣爲君手足
一朝羅罪緹騎追捕旦而廟堂夕而犴狴亦既汙聖世之
衣冠矣凡此三者實傷大體此國體不可使卑也法以懲
玩法行而玩不懲非法也今問刑之官每案沉閣日久始
得申奏不曰伏候聖裁則曰臣等未敢擅便夫法者高皇
帝所與天下共者也苟情罪眞即爲審結若可矜可疑亦
當申奏何至出入莫憑游移無定如科臣焉思理道臣高
倬坐草場失火下獄有何情理難明乃淹禁踰年生命莫
保此王章不可紊也自臣下不能副君上之求致君上漸
有疑臣下之意疑則厭厭則疎不得不以寄託諸臣之心
轉寄他人今中使難返錦衣方新諸臣諫諍漸不相入但
愚夫豈無一得聖人亦有不知萬幾紛至耳目難周一或
不愼漸且滋弊此宸斷不可使偏也天下事惟語相可行
諫官可言自督責過嚴人情疑畏容但不能旋回天之力
諫官不能効批鱗之誠內外因循玄思規避終無以結主
知而職業愈隳此臣節不可使偷也上善其言尋轉戶工
二科左給事中壬午典浙江鄉試事竣還家適　大兵圍
兗州竭力拒守城陷死之詔贈太僕少卿官其一子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蓋嘗自謂其朝事事皆亡國之事如
公所陳特其大較而不但已也或謂崇禎諸臣議論紛更
使天子無終朝之令進人不必舉其忠良譽人則必張其
朋黨政以賄成爵以賂冒此必不可移之志也及大事既
去曰吾死已耳是社稷可墟國君可亡天下可拱手授賊
所稱謀人社稷謂何而徒以死自勵也是說也吾不知其
何指也茲若人而能以死自勵耶夫醜正比邪競包苴而
忘國恤一旦懼法而死與廹於公議而死時固不乏其人
後之節不足以贖前之罪此不得以殉義目之也其他抗

范文忠傳

公諱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擢吏部主事天啟時魏奄盜柄公疏請清仕路養士節謂天地人材當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為時所忌請告歸已而魏廣微附奄專政卽家起公掌文選事公嘆曰彼欲厲劍血人而以我為鎮鄉乎移疾去是時璫燄焚炙正人無虛日公家去京師甚近凡東林諸君子罹璫禍者輒變產資之陰為救解不得當則裂眥拏扎案浩嘆長號憂蔟於目邏卒佪于門不惟也璫敗起太常少卿以僉都御史巡撫河南陞兵部侍郎鎮昌平復改南兵部尚書兼領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火器部曲改觀崇禎十年正月賊由河南光固突至滁州全椒暑絕絙取竹木聲言縛筏渡江陵京大震公先期以池浦為兵部屯儲地遣提督杜弘域以前營兵屯江外而金立功閻雄邊丁佐之其都城居重大計有神威營三千守紅牆內外屯于大教場陸營兵一千護大奎門五顆松近郊之守粗完舟師則龍江關以水操營駐焉高帝所置五營四十八衛僅存尺籍永樂江營戰船亦久廢公慨然思整飭謀于南計臣錢春春曰留儲出者四十七萬入纔二十三萬軍士虞呼庚癸退復故額乎公嘆息而止公意謂非戰無以為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而當國者殊泄泄不入也楊嗣昌奪情起復公率南九卿論劾上震怒除為民已而召拜工部尚書尋入直東閣受命一月而賊逼京城召對平臺公對曰聯絡人心堅守待援此臣所知他非敢議上曰君死社稷朕志已定卿言是也賊勢既強[illegible]身為大臣不能佐朝為天子擊賊雖死守萬奚益顧非是卒無以報聖明萬一二月十七日召對公已絕粒惟飲泣入告至聲不能續十九日方詣中左門請見而宮人倉皇出走曰王太監隨駕南行矣遂趨朝房自縊家人解救之勸易服歸寓聯駕為去就公曰駕出不與聞今將安歸草遺疏畢賦詩曰翠華迷草路淮水漲烟澌盖誤宮人之言以駕出必幸金陵也顧家人曰翌辰收我赴龍泉菴古井死贈太傅謚文貞定謚文忠

江有典曰嗚呼烈帝時相君數十人而以抗節聞者賀文
忠而外惟公一人不爾則蓋朝廷而辱端揆不已甚乎見
公應賓之原相曰客曰安危視所任任孰重于相哉崇禎
十七年所置相幾五十人豈無賢者而任不專專不以豈
無專且以者而益不治其謂之何乎曰昌敬聞乎不忍道
之節崇禎時謂之無一相可矣何謂數十人哉夫非翰林
不得入內閣此制池創于府制之不得人于是擇之諸卿
而亦失故事閣臣數辦極刑者及以極刑懲之而敗有甚
焉御閣經營首罪數諸將是時自兼吏而敗又甚于其罪

凡此皆數十人之爲也獨令得一人焉天下安至是且夫
此數十人者豈不巍然相君哉十七年非以遠也而令舉
其名者少亦非不多名人也而能舉其事者少是故無問
賢否而任不專專不以吾無責焉矣任專且以而不治又
致覆亡焉使不臚其奸貪數其欺罔以示戒于天下萬世
則聽過信失罪將專歸止乎夫蒲州豈非君子哉先帝初
立即召之天下方望其風采而不能使人主信且憚者則
道不足而術疏也于是烏程以矯行慎而見謂清忠陽羨
以柔濟貪而舞其機用武陵貪悍以兵敗而討罪韓城意

忌卒讒行而身死此數人者方其人主信之同列下之天
下士大夫附之所謂專且以者是也挾全盛之餘資負英
主之方嚮豈難強國庇民創與夷患而乃趣敵在門重寶
入室封疆日蹙門戶年持勝烏程之八年蘊崇天下之大
變武陵臨戎遽增餉七百餘萬用兵無絲毫功豈惟藩國
覆巨寇張驕鎮叛而大勢亦自是不支矣韓城未窮厥慝
卒蒙惡聲而陽羨再召則覼然自以爲姚宋而不疑方其
起廢籍霸積逋撤內璫出以繫探懷內說提若轉圜豈不
亦救時雅望哉而牢籠翕張以恩爲市如京師大賈所居

積薄販傾天下賦者縣融盜鉞盡壞于是使人主切齒
爲人臣無一可信故一切按詠而國家之事去矣嗚呼則
將焉用彼相哉其餘所置相君居傳舍都無所輕重即難
射亦多非其質其足以風者則江夏吳橋爲有餘烈矣彼
有甫釋褐而大拜拜即遇難不能死又以賂受拷行若犬
彘而固向者所云相君也客曰若然誠子所謂無一相焉
可矣

倪文正傳

公諱元璐字玉汝號鴻寶上虞人天啓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魏忠賢亂政獻媚者議配享孔子公力持不可典試江西發策切詆之璫怒不顧也熹宗崩烈帝誅璫餘黨猶據要津楊維垣爲御史温體仁居政府倚此爲奸欲終錮諸賢借東林爲質的公發憤抗疏曰臣閱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臣見在廷章奏凡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直

彈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者大都稟高明之識而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其所援引者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今日邪黨則無不邪黨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于是五彪五虎之徒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充此不得不然之心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已悖矣疏奏未納維垣窺上意惡廷臣分裂門戶而欲任與爲同也于是復力詆公謬妄公反覆辨論又數百言且謂維垣必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惡稔其壞天下事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雖攻而去之不已晚乎即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哉[illegible][illegible]始終以爲無可奈何爲附璫者解嘲議或崔呈秀一認[illegible]稱臣于[illegible]諸臣亦無可奈何而舞蹈稱臣焉又[illegible][illegible]以兵劫諸臣使爲叛逆諸臣亦無可

奈何而節從[illegible][illegible]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夫品節貞邪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者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奈何不取法乎此乎已又上疏三朝要典疏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案起于清流而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固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毀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機先爭移宮

者持不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指在逆璫未用
之先羣小未附之日雖甚亦必不害連蔑此一局也既而
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逆
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
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
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綱旦昏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
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名要典以之
攷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
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崔魏之

私書命爲登[illegible]者仍求深[illegible]若夫翻前翻[illegible]
事如臣所見推有要之而汜奏以從之然側目公者衆矣
黃公道周救罪相錢龍錫斥外選經筵不與公請以巳狀
議道周由此益與當事忤又上疏識切朝政謂治之根本
惟在絲綸勿以大獄付之愆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
不橫其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
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保言必有深意毋一筆抹殺以過
摯謀凡至理必有定歸毋發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
僻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則才識自生動

猷自著是時温體仁當國善伺上意排擠羣正公論深中
其病遂決不能容公初吳江人呂純如以附璫列逆案體
仁嘗主之吏部侍郎張捷亦璫黨薦純如可大用公又力
爭體仁怒欲逐公而東班無肯言者授意勳臣劉孔昭劾
公歸癸未起公兵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輔臣陳演
薦公大用上亟已假國計屬之擢公戶部尚書謂借公經
術佐理實以疏之也是年冬賊破秦公奏賊既入秦則圖
賊不當以秦而以晉晉偏專而後進可戰退可守請編沿
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簃築敵臺汰冗兵厚宛士上嘉

納之然奉行不力以至大亂當流賊之起也惟事剿撫致
陷城邑輒棄之而去議者憂其飄忽難制公獨曰此猶流
木其害不甚倘令雄據大都按兵四出本計一定不可復
禦矣已而李自成據襄陽進取唐鄧規畧大河以南將北
渡張獻忠自安廬西入蘄黃窺武昌以爲聲援公謂二賊
當離之使不相及乃可專力以圖自成自成授首取獻忠
直易事耳又大帥左良玉以縱掠荆楚心懷兩端宜薄誅
徉怒厚責成功于是與樞臣馮元飈合謀白上命鳳督及
淮撫鄭豫諸撫臣盡彊自守以遏賊爲功進秦督孫傳庭

尚書督師率諸將分道南下敕日成命左良玉出江右
伺便進擊以是孫公援寶豐唐郟進逼襄城而良玉亦收
復承天及荆襄諸屬縣會孫公乘雨出關爲賊所乘諸軍
盡潰孫公死自成乘勝長驅遂陷潼關事聞公撫膺大慟
曰嗟乎垂成之績隳于一旦天下事安忍復言猶請詔秦
晉二王如能任殺賊即假以大將權如遜不知兵使悉輸
所有給戰士毋爲盜資詔未達而西安已陷自成遂有全秦
舉兵向闕及上命李建泰出御復申河防三議又陳救時
三策惜乎其無及也賊至宣府繞出真定急請太子撫軍
而南如宋康王故事不聽請以六十金募一士得五百敢
死士可以潰圍召勤王師章上未發而城陷公知帝殉社
稷即紗幘絳衣束帶北向拜闕曰臣爲大臣不能保國臣
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遂辭母乃取酒入書舍獻所供關壯
繆像三爵亦自浮滿盡三大白或勸公尚效文丞相忍恥
出外圖舉兵匡復公指壯繆像曰使吾生存何面對此君
或言太夫人在堂亦不爲之地耶公默然淚汝潸既而曰
老母八十四矣而猶康健復何憾乃捉筆題案曰宗社至
此死當委我于壑慎勿衾帷以志吾痛于是步出至廳事

南面坐方舉繯大呼曰南都尚可爲遂自縊王者數晋祇
色如生有賊騎至問公安在則陳尸于堂矣乃愕然馳去
于會巢鐙還命俟先帝斂始圖棺從死者十三人南都贈
太保吏部尚書謚文正定謚同
汪有典曰嗚呼大丈夫之雄心義槩有未易以常情測者
矣文信國家華自奉及國變盡以家貲爲軍費而險阻艱
難百折不渝公悴時相龍歸築室自老窓臨洪式皆手自
繪而飛閣層樓施以錦帷黃公道周見之不怡謂國步多
艱吾輩不宜宴樂公笑曰會與公訣耳既北行毀家召募
遂殉國難黃公爲其公詩云肯教烽燧成孤往忍與夷齊
遠隣亦親公捐軀不負夙諾蓋公家居每語人曰致命遂
志之學要自讀書無事時胸中打定不然臨事鮮有不錯
亂者苟非甲申之變亦未知其志之貞而言之違也

李忠肅傳

公諱邦華字孟闇號懋明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授涇縣令擢山東道御史出按浙江以例調外不赴天啟初起兵備副使守易州歷光祿少卿拜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入為兵部侍郎移疾去旋削籍崇禎改元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尚書踰年用中旨罷歸十二年起南兵部尚書以憂去十五年服除起南右都御史拜北掌院左都御史公初奉南院命以衰老固辭俄聞邊警為投袂起曰此臣子致身之時也為文辭塚墓訣家而行次

師左良玉以缺餉兵潰東下所過殺掠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無人色公遇之湖口浩歎曰海內僅東南一角耳身為大臣忍坐視決裂抽身局外而去乎停舟草檄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討逆勤王義旅雲集仰望貴鎮與我同仇共掃腥穢頃傳麾下全軍前潰江流中斷陵京震驚何輕舉若此以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遊魂旦夕膏斧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討賊乃自甘菲薄貽誤身名竊所未解舊京文武足高緣長倫不諒貴鎮心跡飛章上告貴鎮其何辭以對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士保無從中覬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污青史為千古笑端智者所不出也宜即日嚴戢兵丁疏通江路掀舵回船剋期還鎮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本部院當力為貴鎮請此餓軍不則義旗所指不得以玉帛相見矣飛書皖撫發餉補糧軍心大定良玉心折戮縱殺者四人以狥還所掠男婦四千餘人漕鹽艘五百餘隻南都始解嚴左良玉臨清人少坐法當斬免死事昌平督治侍郎侯恂賴其庇以軍功年餘驟至元戎當是時諸鎮兵良玉最號為強或者有言曰懷陵末造天

下之勢在于良玉耶[illegible]潰[illegible]之法令不可復行[illegible]成能號召饑民以為難于我唯良玉能招誘降寇以致[illegible]乎賊為國家計者宜舉河南以委之而無責其速戰[illegible]下之兵以守河內扼潼守關饟良玉以屯種之粟俾且[illegible]且關而與之持以彼觀相成功均勢敵又竊天子之寵靈而羈之餌餉以收李際遇劉洪起沈萬程之徒其勢宜日強自成草竊為合羅汝才袁時中不能掣下羣心必攜不出二年其衆將折而歸于左矣功成之後分一州為節使彼能北向而爭天下乎嗟乎言固當然揚嗣昌以使相之

尚賜劍之重督師數賜諸大帥惴惴奉指麾恐後良毛獨
不受所下方畧九調而九不至此有任其責者矣迹良玉
生平性機警通曉雖不知書頗解文義識道理老于行間
審敵制勝智略誠有過人者御之有方亦未必不得其死
力而收其成功彼于故人侯恂拜伏如家人始終不敢背
德公一紙書而良玉氣消神阻俛首韡挫刀捷矢俯立從
鷄首執弟子禮惟謹誓以餘生効頂踵然則良玉非果不
可鞭箠使者特督撫非公其人徒使良將終成跋扈可爲
痛恨也公入覲王迎勞因請兵事處置得宜東南半壁頗

賴無恙爾璞恐之聲華豫讒驕猶通若不奇上召羣臣問
方略公亟議略曰爲今之計皇上雖有堅持效死勿去之
意爲社稷主則當守中國爲兆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
主則當守陵廟渴乎宋高之偏封非所宜聞請急下詔罪
己激發忠義召天下大臣宿將飛馳入援內帑蓄積盡發
享士逆賊之首未必不可梟街致也所慮者東南牆遠收
拾無人一旦南北中斷則神京孤注竊見皇太子天資英
武亟宜歷試艱難請亟倣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即日臨遣
親簡大臣忠誠智勇尊敕輔導便宜行事刻期遣水陸飛

輓集方州義師以發燕雲遏寇氛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容
刻緩者又曰皇上勿疑臣南人借此自便臣誓以身許國
皇上即委臣南事臣不敢任疏入三日不報又既請命定
永二王分封江南巡建藩服語皆憤切流涕帝稱之還殿
行且讀且嘆密問閣臣陳演曰憲臣言是演頗沮其語科
臣光時亨詆排之曰欲爲靈武故事耶上悲甚遂寢其議
不行三月十六日賊已逼京師公請見天子議城守閣臣
魏藻德謾應之曰何遽至是老先生且姑待公爲痛哭言
狀卒不悟率諸御史巡城出官拒殺矢石不許入十九日

賊破外城移宿文信國祠酹酒三揖曰邦華鄭邦後學當
死國難請從先生于九京取白練書贊曰堂堂丈夫聖賢
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遺國不造空負良謨臨危授命
庶無愧吾槃之帶間亟奔大內不得入顧語家人曰謹護
諸惡印還朝廷毋污賊手不得皇上確問無斂吾屍乃移
席正坐持束帛繫文信國坐楣投繯而絶三月十九日辰
時也年七十有一既死正屍中堂眉目軒舉如生哦過者
咸咋指呼忠臣或有下拜者南渡贈吏部尚書謚忠文定
謚忠肅

汪有典曰嗚呼國君死社稷義固無大于此者奉皇太子
監國南京便宜行事以鞏燕雲遏寇氛緩則鎮撫東南急
則扼江控淮號召燕齊援師進戰退守此亦救時急着也
時亨顧逆坐以黷武非常之事早斷而斷之豈直欲烈帝
父子同歸於盡始暢其歸誠于賊之心耶且天子海內爲
家所幸卽爲行在不得以往古侯國比况南京並建高皇
之社稷陵廟在陪京者亦不得以南北異視使如徐公石
麒所云居守行押中外得人卽烈帝南遷庸詎不可區區
拘守常經不知變計致銅釜魚幕燕坐而待斃獨非以其

君爲孤注耶然寇逼門庭道路梗塞始議南遷議分藩監
國晚矣固不如效死勿去猶爲得正而斃也

公諱家彥字遵五莆田人天啟壬戌進士歷知化蘭溪二
縣刑科給事中彈擊無所避權貴歛手尤留意亂本謂皆
貪墨守令朘削民膏不得衣食致良民盡走爲盜因上疏
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成羣原其始
未有不從一鄉一邑起者使當時爲守令者早爲之所寧
周官十二荒政一二行之亦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
者以此實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皆貪嚴者稱循良
不肖而墨者以束濕濟其饕餮一二賢明之吏又爲文法

所縛不得展布雖有撫循無從撫字抑當鄭俠未敢繪圖
秦晉之禍太孥由此孕四方非無事也三楚揭竿已有其
形閩越弄兵且明見告倘及今不爲早計不出五年必至
爲秦晉續唯陛下少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撫綏詩
日不競不絿敷政優優此之謂也如是而猶有不克承當
致萑苻勿戢者卽執守令治以養寇之罪其亦何辭公居
言路十餘年封事百數十上皆關切利弊後拜兵部侍郎
協理京營戎政時國勢阽危無復可爲然公猶任補救不
遺餘策甲申賊逼京師公守德勝門當此之時內監坐城

上單士森列環侍以令箭下門立敢無敢詰問熟賊大臣坐視而已公憤怒泣下督戰守益力而將士莫有用命者無何內監曹化淳迎賊入城陷或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之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乘輿膺死輦前賤臣子萬一之罪耳大呼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遂自經死遭夾殘其一臂僕收其體焉贈太子少保謚忠端定謚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賊鋒之烈也由於泰撫喬應甲索賊賂之金錢而置賊巫覡於堤殺賊害者莫敢控告而賊益橫加以荐荒洊臻吏不能撫字安戢於是民爲農則困爲盜則伸殺民殺官屠郡屠省刃劍多於牛犢阡陌決爲戰場始而賑濟之術窮而勦撫兩方雖有忠謀碩畫當守不能從主許本兵不能贊而成坐視原燎堤潰宗社淪亡兆憲臣義士所爲椎心泣血繼之以死也

孟忠靖父子合傳

公諱兆祥字允吉號肖形子章明字絅直澤州人公天啟壬戌進士授大理評事憂去服闋補原官主考四川陞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忤中官意降行人司司副由光祿寺遷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陞通政使晉刑部右侍郎章明崇禎癸未進士觀政吏部未授任公手骨稜稜長髯過腹居官廉潔自持日與章明講濂洛之學典選時門人有以地方請者公正色拒之曰幾入仕途便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慢然甲申春寇氛日急人無固志門人司勳郎熊文舉乘間謂曰倘京師不守爲之（見存列傳及出語能）奈何公泫然曰嗟乎賢輩尚欲商量耶文舉不敢置對興蹈而去頃之賊至守正陽門揩禦甚力城陷不屈死之夫人何亦死章明視斂畢謂妻王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從之王曰君死妾亦死章明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還家人盡出留一婢侍側覷王縊書壁曰有污吾夫婦屍者必爲厲鬼殺之王氣絕取一扉置王加緋服又取一扉置王左亦服緋自縊屬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公官京師時預製一棺於邸中冠簪追士大夫多有憂色章明

猶怡然曰天地遲我以死又何憂乎父子之致身許國蓋
素志也公贈刑部尚書諡忠貞章明河南道御史諡節愍
定諡公忠靖章明貞孝
汪有典曰嗚呼在京死難文臣二十有一人夫妻子母同
盡者豈少而父子列官於朝從容致命前以及於婦姑則
惟公一門為最時論翕然以為三百年特見之事詎不盛
夫然後知有形之矢意深耳固宜有賢子婦矣忠孝性生
夫豈不由學乎哉

施忠愍公傳

公諱邦燿字爾韜號四明餘姚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
順天府武學教授天啟元年陞工部營繕司主事四年轉
員外郎魏忠賢用事諸曹郎多走其門圖速化會三殿工
興工部諸司徑尤捷公獨不往忠賢怒然事辦亦不能難
稍遷屯田司郎中徐文輔者亦奄也奉命督工二部公
恥為之屈亟請外出知漳州府擒虜盜劉香李魁奇等累
遷至通政使少詹黃公道周以言楊嗣昌奪情事下獄太
學生涂仲吉上書訟之公大書其副封曰書上無益然此
論不可不存止知屬語道尊並官踰年起南京通政使改
都御史考察吏改兵部謂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尋故事冊
名未見舉問一人即有參劾不過取一二單寒塞責今民
命綱紀全在於呼吸安得為此具文必須立將分別庶幾人
情震悚然其要唯在反求諸身必嚴罰不敢主儀不[illegible]
薦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故曰得一賢吏勝得一良
將去一貪吏即去一民賊奏上帝為嘉納甲申春賊投總
牌于兵部約戰群臣相顧駭愕不知所為公急語本兵張
縉彥厲兵固守飛檄勤王縉彥慢弗應公太息而去曰此

吾授命之日矣遺書家人曰吾以身報國無哀吾死三月十九日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無半策匡時惟有一死耳即自經僕救之蘇恨曰是兒誤我賊滿衢巷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砒霜卽途中雜燒酒服之血迸裂而死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定諡忠愍

汪有典曰嗚呼諸臣之誤國也樞臣不知兵計臣不知餉閣臣不知機務拱手而聽上一人之裁決宜乎贓斬督師徧題幕府之堂皇庖湢而闥內不知僞封達於殿廷而公

卿不知僞牌定於十八日入城至幽州會同館繳而九門城守不知國步艱難泄泄若此豈不悲哉公語縉彥較之顏犬補牢於勢已晚猶尚不省若曹上計臣自别圖富貴耳爲事後之論者謂公等生無濟於國死奚益於君嗟乎權則不操言則不用區區自靖除一死外誠無餘策也夫論人者貴察其素行以驗其心迹公潔已愛民而篤於義叅政四川時有傀朱嬰竹者姊子請受之公不可謂我受之卽彼得以乘間而嘗我我則示之以可欲之隙矣性嫡山水或勸遊峨嵋曰上官遊覽動煩屬吏支應傷小民幾

詐物力爲將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歿京師公手治含斂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灑掃至東閣捧篲凝視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特隨環茲地不覺淒愴耳卽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立意皎然不欺其素如此夫豈計無復之徒以一死博名高哉況乎不俟躊躇而畢命中途既明且決視夫同時濡忍不斷遺恨後死者而後益嘆公之不可及也

凌忠介傳

公諱義渠字駿甫號茗柯烏程人天啓乙丑進士除行人
崇禎三年考授禮科給事中轉戸科典山東鄉試擢兵科
都給事中是時溫體仁當國與公同里甚得主眷人爭傍
附以進公介然獨立不爲婀阿寇亂中原體仁總機務爲
首臣遇兵事輒不敢可否公皂囊白簡侃侃發舒無少瞻
顧而寇敵情形鎭撫功罪東島叛局西陲釁端先後所上
疏莫不洞中竅會其言流賊也謂外之而置之不能灼知賊

情據實以告禍亡已調度不能嚮往宿將假以便宜以事權
呼吸之軍機既候賊諭又候部覆敗候部答此驅至將間
而先着已失矣其言島事也謂東島孤懸海外一切仰給
於朝鮮今鮮路阻絕何所得食不但外侮宜防亦且內潰
堪慮無何島衆果潰挾帥求撫其言皆驗公與體仁既不
合遂出爲福建布政使歷湖廣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南
光祿寺卿十六年陞大理寺卿明年三月李自成陷京師
公聞帝殉社稷鬚髯怒張𩑶立頓擗號泣動地舉首觸柱
血淋漓沾襟袖門人李某牽衣止之公曰君爲社稷死則

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死吾分也復何辭李[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
侍公曰此不過欲緩我須臾死耳身受國恩二十歲於茲
宮車晏駕孤臣雖欲獨生義不忍李抱公泣公瞋目曰與
若道義交當共相勗勵何兒女泣爲揮出之顧几上諸書
籍歎曰我手澤在是忍棄捐賊手汚我青緗盡取焚之當
此之時客及諸僮僕知公志堅決潛收室中刀繩盡匿之
公怒曰爾輩若此我詎無死法耶指前几曰方觚稜稜與
頭俱碎耳客謂奈老親何公改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已
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因服緋[illegible]望闕再拜復南向拜作

書上其父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男觀死如
歸含笑入地以書授僕曰我魂先歸侍左右矣僕泣請後
命公曰死後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
已言畢取短綆一懸而絶時年五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尚
書諡忠清定諡忠介

汪有典曰嗚呼公躬行嚴毅立朝岸然見惡於權貴甲申
浙西死國者一人而已公淸介一無所遺歿後二十餘年
猶未舟櫬夫人閔尚存廬屏土銼白髮蕭然深秋尚衣葛
衣練裙子文然竟以貧死於荒見公之入品世德爲不可

及也

吳貞肅傳

公諱麟徵字聖生號孫齋海鹽人天啟二年進士由建昌司理累官至太常少卿崇禎五年為吏科給事中請罷內遣言古用內臣以致亂今用內臣以求治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未有信僕從舍其子求家之理者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宜倣宣宗用況鍾故事精擇而理遣之重以璽書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時不能用甲申春寇氛益迫公議棄寧遠守關門而撤（雖終）

薊師以救神京司禮萬全閣臣陳演魏藻德力阻之事遂寢當是時三屯已失守寧遠孤懸二百里外四面阻敵務禦極難賊烽既迫三輔震驚撤寧遠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過寇卽京師猝驚闕門之援旦夕可至賊臣沓泄懸彈丸之地貽燎原之災迨時勢危急始悔不用公言下旨撤薊師而京師陷矣公奉命守西直門西直當賊衝士卒飢疲不任甲莫肯用命者公寢處城隅忽墜大砲破屋落案椽楹盡倒公手撫如故士卒皆感泣載土石塞門手為布砲賊不敢近轉攻德勝門公見事急請見天子言狀總憲

德止之曰朝廷大禍自無他慮兵部調度單餉亡足仰非張皇爲挽之出頭之城陷有勸南歸者不應同官招之降賊怒叱去之遂自縊家人救之蘇曰悞我悞我往者劉念臺嘗語我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投命予初念也壬戌之夢劉公示我以文文山詩我不當從文山遊耶初公之登第也榜前一日夢褐衣人吟文信國零丁洋詩旁一人指曰吟者爲劉宗周也公心異之至是乃符其夢云僕泣請曰明旦待祝孝廉一訣可乎許之孝廉者祝淵也以救劉公宗周下獄與公深相得明日孝廉至

公酌酒與别曰泄河破碎不死何爲相對泣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至此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藉以草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心所以瞑於目者又不在乎此也書畢投環死孝廉爲視含殮而去城破八門齊啟惟西直堅塞不能通至五月七日集民夫發掘乃開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定諡貞肅杭州破孝廉亦投繯死别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之春宗社覆於須臾一時廷臣所建議者或考選科道或閉門止出入而已不者則勸帝南遷苟且奔竄而已他無一籌也公之議撤薊帥也未嘗不痛吾謀之不早用及急而用之而薊帥以二月初旬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陷遷延逡巡固亦非急難君父之人也寧待後日猖獗而始知其爲亂臣賊子哉京師之城守也內外雉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登陴固守僅數萬人守陴不充餉缺虛五月市飯爲餐賊臨城皆飢疲不用命已而人給百錢司餉者猶索常例不時給而蒸德乃云調度亡足盜鐘者自掩其耳並欲掩人之耳耶蓋是時本兵爲張縉彥樞貳

則馬士英趙光忭固蒸德一流瑣瑣無仕以國爲戲別有肺腑不可奈何矣陳演降賊獻銀至三萬金三千珠三斗卒以不饜賊欲拷掠死不以餉士而以焚身非所謂剖腹藏珠者耶蒸德亦同此酷小人重身家而棄君父究亦何益之有哉

周文忠傳

公諱鳳翔字儀伯號巢軒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司業遷諭德充東宮講官是時賊勢益熾軍需告急議稅民間架錢公曰事至此正宜收拾人心尚可括民財以搖國勢耶倪公元璐急持其言而當路弗聽也公嘗謂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謂帝王之道必世後仁奮身元氣久自燕徹上亦頷之而時勢日非群議蓑沸莫適爲主也已京師既陷有傳帝出狩者故山西學道黎志陞受僞官爲尚璽卿語賊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

嚴誅不可得趣賊下令獻帝賞萬金封伯爵匿者族公惶急欲扈駕奔探無所得當是時李自成登皇極殿據御座南面坐群臣奉表推戴以百數大學士臣魏藻德大學士（歷數頭銜叙次若此）臣陳演大學士臣方岳貢兵部尚書臣張縉彥通政使臣（廬陵公笑予轉掉更爲生色）楊維垣庶吉士臣周鍾等蒲伏蛇行以次陞殿舞蹈畢叩頭呼萬歲自成笑而嘻公突至殿前目直上視髮衝冠大哭失聲從左掖趨出百官驚怖惶汗賊亦不敢詰箸作書上二親曰男今日幸不戲辱此身貽兩大人羞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矢之來生奔哭帝后梓宮歸自縊二妾從死南渡贈禮部左侍郎諡文節定諡文忠

汪有典曰嗚呼李賊之入宮也內監王德化叱張縉彥曰汝輩誤國至此今不急殯先帝乃復推戴新主邪舉手批其頰而陳演魏藻德被賊拷掠死周鍾南渡時斬於市楊維垣爲人擊殺等死耳如公之死豈不芳越來今哉丹陽陳少陽墓鑄鐵人肖汪伯彥黃潛善像嘉靖間鄭普題其像詆之云丹心拔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屈膝兩人富貴何爲題罷二像應筆而仆生縉彥不如死汪黃矣李自成被龍袞輒寒慄索火張獻忠朝會擲所御冠舉足蹋其中

索他帽着之乃快信乎神器有命非群宄所得妄奸也

瞞園雜志云楊維垣弘光時納貨千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己柩旁二棺殺妾以實之夜半出城爲刼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或且曰爲死事維垣一生狡獪猶得行之死後奸矣

馬文肅傳 附成德

公諱世奇字君常號素修無錫人崇禎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典試江西父憂歸服除進左諭德時天下多故烈帝勤政漏鼓四下輒出御殿廷臣多至後期公獨最先每闕門未闢輔臣未至燈火熒然相對者公與劉文正公理順而已上之勤政也晨朝劉太妃嚴飾畢就便坐俄欠申偃別榻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謹覆之左右檢立以俟頃之上覺起攝衣冠謝曰神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名雖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懣輒廢餐年纔踰壯爲

國事磨耗早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爲之泣下上亦洗灑久之蓋上之宵旰如此而在廷諸臣莫分主憂此公之所爲痛心而繼之以死也上念民禍日酷賊不即撲滅召廷臣問計公從班行中出昌言之曰弭亂以人心爲本闖獻二賊除獻賊易除闖賊難獻賊專刑戮人所畏闖賊佯不殺人所附也群盜之爲亂也張獻忠李自成尤橫其爲暴日益甚剖孕婦腹驗男女賭酒擲嬰兒於沸釜或鐵穿其臂觀其騰躍啼號爲笑樂已而烹食之羣相歷獻曰和骨爛割人手足曰鑿奴分夾脊曰邊地鑽其背於空中曰雪獄其慘毒無人理如此[illegible]過爲墟不可殫書也既賊黨李岩勸自成撫循百姓收人心出所掠財物散民民皆稱爲仁義兵所至多歸附故今爲上分別言之因謂今欲收拾人心勅督撫鎮將嚴束部伍令兵不虐民人心親附賊勢乃孤帝稱善諭兵部勅行之然國勢已潰無可爲也已賊陷京師公知上必死社稷爲手書約友人成公德曰吾輩舍一死無別法天乎我成仁取義正不必遜古人也有老僕以太夫人爲請公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初公典試江西聞父訃一慟幾絕哀毀骨立

[illegible]素白服除牽母毛夫人衣涕下交頤謂此行當瀝血[illegible]泳賦遂初至都寇逼畿輔遂不敢以私告至是沐浴[illegible]南向遙拜母曰兒從此不得再侍高堂矣泣雨下皆[illegible]時妾朱氏李氏盛飾前公曰若以我死辭我去耶則曰主人盡節我二人拜辭從死耳公笑曰若少年亦知[illegible]乎二妾拜訖先縊公朝服捧勅北面再拜取冠帶焚於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屬僕曰上如出幸以此上行在否則投之吏部引帛自縊公及李姬皆復甦僕泣曰闖賊子南幸爲少從容乎公曰皇上必不南何給我爲有司官

數輩來勸公觀變勿死公曰吾意已決公等休矣於是李
姬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歛妾妾義不後死乃更紗
帨再經死公命市棺三以二殯朱李指其一謂僕曰留此
殯我遂左手握椅右手撫几端坐縊死成公字元修號玄
升懷柔籍霍州人公同榜進士官兵部侍郎戎政都城馳
書於公相約必死以悚慨從容二義爲質至是攜雞酒出
東華門哭奠梓宮大呼皇帝觸堦而死母張聞之歎曰爲
子死忠爲母當死義死而得正斯已矣遂入室自經妻妹
俱縊死甥李成龍亦死贈禮部侍郎諡文忠定諡文肅成

公贈大理卿諡忠毅定諡介愍
汪有典曰嗚呼公與成公相然諾以死豈許決於倉卒哉
即死也於分誼亦豈有加焉然而與彼襄袁劉者異矣賊
舁帝后屍於東華門諸名公巨卿緋衣峩冠過其旁羅馬
急走而避且出惡言以詈之者視區區雞酒何如哉野史
所載襄城伯李國楨泣葬帝后死帝后旁世多信之無異
辭予讀魏禧新樂侯傳附載國楨及邵長蘅書趙一桂事
而後乃今知其謬妄不足信也魏禧之言曰賊入城國楨
解甲降賊帥張能能督輸銀數萬兩而國楨第已爲他賊

所據無所得賊拷掠兩歷俱折國楨夜解所繫帶自縊死
長蘅之言曰趙一桂昌平吏目甲申四月初一日與義士
孫繁劉汝樸等十人歛錢三百四十千僱夫穿故田貴妃
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二丈五尺督工四
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
丁鑰匙啟門入享殿三間陳祭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鐙
二旁列紅紫繡綺綿幣五色具左右列侍宮殯生存所用
器物甕衣奩具皆貯以木笥朱紅之左旁石牀一牀上疊
氈毯五朵龍鳳衾褥龍枕又啟中羨門內大殿九間正中

石牀高一尺五寸濶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illegible]
其上初四日申時先帝梓宮至陵停蘆棚陳豬羊金銀紙
錁祭器率衆狀請哭盡哀奉梓宮下移田妃柩於石牀右
次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居中先帝
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梓宮前各設案祭器事畢掩
中羨門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
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垣墻
高五尺有奇云云此據一桂列狀申州語而删潤之予又
截錄之然其詳已如此予因成公哭奠帝后已而從死不

能無愧於中而世艶稱李國楨抗節且無有知趙一桂者
特附著之無令亂臣賊子竊冒芳聲焉○梁溪鄒漪明季
遺聞謂李明睿奉攝政王命經營相度葬帝后於田妃墓
中趙一桂申州狀云於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
檄而不詳李何人豈即明睿耶意明睿先亦降賊後乃歸
本朝耶然長蘅所記則云四月而鄒漪則云五月其時日殊
不符也鄒漪諸所紀錄多附會不實當以長蘅爲斷

劉文烈公傳

公諱理順字復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萬曆癸卯舉於鄉
十上春官不第人惜公數奇公自視夷然崇禎甲戌成進
士帝厭文事日敝思得大儒模楷天下廷試時問公卷稱
旨親灑宸翰易數字擢冠多士人爭榮之公曰吾懼伊始
何榮爲其志量如此授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性嚴毅耿
介對妻子奴僕必正襟危坐非其人不與交楊嗣昌奪情
入閣斥言於朝絶不與通寇氛日熾疆臣縮朒廟謀無勝
算公數與召對引揀皆碩畫不能用及汴圍亟瑫建議於
河北設屯撫鎮敢死士爲後圖如李抱眞澤潞故事賊燹
可殲爲疏條上若格不行當是時秉樞叅帷幄者率晏安
或飲酒高會公與三二朋曹覽騎羸馬日叩當路謀所
以滅寇者往往笑不應甲申三月寇犯都城甚急公詣朝
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飢凍急請上出内帑金錢
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待勤王之師不然民怨國事去
矣皆唯唯公憤歸捐俸鏹及盤匜簪珥輸犒城卒諸僚友
咸詣公問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耶令家人掘
坎室中爲藏柩計十九日城破妻萬妾李請先死公笑許

之侯其目瞑冠帶自貫投繯死賊過其廬皆下馬拜泣而
去贊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信國蹈之吾何不然科名旣
占豈肯苟全三忠祠内無愧前賢福王贈正詹事諡文正
定謚文烈
汪有典曰嗚呼世莫不艷稱狀元然不愧狀元有幾哉有
明以制科取士所謂狀元者蓋八千有九人其亦非少也
矣然可指目者纔數人耳餘皆隨時榮滅無足濕螢腐草
矣又其甚者頑頓無恥談之汚齒頰書之穢毫素矣夫黃
觀死建文之難曹鼐死土木之難謝遷以斥劉瑾免相楊
慎舒芬以爭大禮[illegible]戍羅倫[illegible]劾[illegible]罷烈皇帝
時余煌殉難浙江劉同升憤卒軍中公則抗節自盡此其
表表者彼若降燕之胡靖交事嚴嵩之唐汝楫擅權誤國
賜死之周延儒降賊輸款不遂拷掠死之魏藻德狀元之
辱人與人之辱狀元也宋仁宗祝天願得忠孝狀元嗟乎
至求取忠孝爲狀元而狀元可愧矣

汪文毅傳

公諱偉字叔度號長源休寧人寄籍上元爲諸生卽有膽
識東林諸賢被逮人情洶洶皆閉戶不敢出公策蹇直抵
無錫貸舟河下慰勞諸君子北上人或危之公笑曰與正
人同日死豈不幸哉登崇禎元年進士授慈溪令擢檢討
癸未闖獻連破荊襄兵鋒及淮上公上江防綢繆疏謂留
都城週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並有守江之法賊自北來
則淮爲之防自上游來則九江爲之防欲禦江寧九江卽
以守金陵宜駐重兵於武昌建督撫於九江並分設兵部
侍郎於太平采石蕪湖以備非常疏入報聞甲申春賊逼
京師當此之時奸人布滿都城外解絲粟不至守城軍盡
枵腹飢疲司餉官猶索常例不時給公率同鄉出貲市餅
餌以供城西守者他城各效之乃得食公語閣臣魏藻德
曰事急矣宜遣大僚分守畿輔八郡一切得便宜行事都
中城守文臣自閣臣以下武臣自公侯以下各率子弟分
汛嚴防城中百姓家自爲守統以紳士而京軍分番巡徼
以待勤王之集藻德曰大僚守畿輔辭尊居卑舍安就危
誰肯爲者公曰此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

見委獨身先之滿德故曳踵徐徐行仰視屋梁晒之曰堪乃早計未幾眞定游擊謝加福縛怨撫徐標迎賊公聞之泣曰事至此乎遂不食夫人耿從容言曰事有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呼酒酌爲兩繯於梁間公以便就右命耿就左既皆縊耿連呼曰止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解繯走左右序而死贈少詹事謚文烈定謚文毅

汪有典曰嗚呼帝后殉社稷諸臣闔門死節夫婦俱亡者固已多矣乃如公之與耿夫人何其精以嚴整以暇也雖正纓易簀何以加焉禮部尚書綫謙益帝后凶問至與艷妻柳氏冠插雉尾戎服佩刃跨馬出國門觀者駭爲明妃出塞此亦一夫婦也嗚呼

吳甦介傳

公諱甘來字和受號葦菴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授中書歷戶科都給事烈帝之御極也既手翦逆閹餘黨或死西市或錮之終身而溫體仁者固閹黨也定逆案時獨漏網謬以循謹結主知遂入相於是復嚴道學之禁專攻東林公獨不可與力爭抗疏請復東林書院召被斥諸賢體仁忌嫉之揚言於朝曰不殺吳甘來無以息黨禍聞者爲公寒心公益侃侃不少避體仁亦無以難也是時中外多故荊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稱護藩以去公撫膺痛哭曰是借題遜遁也盡若此則皇上之城社人民誰捍禦者因抗章謂天子衆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倡義爲朝廷守詩曰宗子維城此之謂也今風鶴纔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殲掃之功次之不能使劍登陴效死守之義先去以爲民望而諸臣猶嘵嘵捍衛護藩爲掩罪也將維城爲可留可去之人即名都亦可守可去之土撫道爲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著賞罰不明莫此爲甚惟陛下留意疏入上爲嗟嘆久之甲申三月十九

曰賊陷京師訛傳帝南狩公獨挺身抗賊而言曰上則
且出必不能出將不能入宮衛帝爲之奈何以昭穆之道
京師也公於事頃幾若無子李明睿請南遷帝曰國君死
社稷朕意已決無復多言至是分遣二王出后縊於坤寧
宮帝手刃公主又殺袁貴妃及宮御大嬪數人登萬歲山
壽皇亭自縊當是時京城大亂無知上所間者或勸公潛
遁公曰不能調兵殺賊徒欲求苟活即作書與兄曰弟不
死無以事君兄若死無以發親古人親在兄弟同難必存
其一也且皇上在則遜國程濟土木袁彬皆可爲也否則

史外　卷卅三　廿九

求眞大於白水起斷壽師有劾是身雖死猶生矣取几上
諫草焚之曰留此以彰君過遂沐浴冠帶北向拜者五南
向拜者四賦絶命詩引佩帶自縊贈太常卿諡忠節定謚
莊介與公同里殉難者曰馮公登垣號薇園崇禎庚辰進
士官浙江道御史諡忠節

江有典曰嗚呼自古亡國正終未有如烈帝者也斯亦諸
君子講學之力濡染及於君父歟然則道學何負於國家
哉而惡之深也竊嘗謂明之宜亡國者莫如武宗其次則
惟熹宗而恭閔莊烈獨以仁柔英明蒙其禍此天道之未
可深言者也豈恭閔之遜荒所以甚逆燕滔天之罪而莊
烈之殉社稷所以彰高皇創垂之烈歟嗚呼外矣

王節愍傳

公諱章字漢臣號芳洲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甲申殉國難謚忠烈初授諸暨令以賢調鄞中使至海上府縣匍匐郊迎公不為禮戒舟市毋得輒徑城中使為斂迹海寇劉香掠昌國石浦諸衛猖獗甚公定計請調兵會剿賊就擒擢工部主事改陝西道御史按甘肅單騎行邊由嘉峪抵天山番人畏服焚香獻酪者塞道期年間封事百八十上甲申巡視京營李自成兵薄城下公手二砲擊之賊少却有頃城陷公急入宮衛帝躍馬前遇賊公叱之曰逆

賊勤王兵至汝死不旋踵矣賊怒拔刀斫公膝坐地罵益甚賊攢殺之及暮僕覓公屍猶一手據地張口怒目勃勃如罵賊狀僕先已被賊創力不能舉公屍一士直前熟視曰此非王御史罵賊不屈者耶負屍還寓再拜泣數行下僕酬以金不受問姓名不答而去贈大理寺卿諡忠烈定諡節愍

汪有典曰嗚呼公少孤母教育之善飲赴諸暨時視母歸少暮母輒訶跪予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公伏地不敢仰視自是罷飲酒妻妾在籍聞難一痛死子之棫挺劍難死嗟乎有以也夫大學獨生然哉光時亨與公分堞城守賊至遂下馬蒲伏乞降免矣然卒以從逆論死棄市

此處更起一行少

卷二十三終

陳恭潔傳

公諱良謨初名天工字賓日（烈帝虔事上帝詔群臣名天者改之）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大理府推官擢四川道御史巡按四川差滿烈帝稔其清特命留任流寇自楚入蜀公閱關隘飭將吏堵禦甚備已奉勅護藩猶集眾城守調諸將出奇邀擊賊不得逞從蜀入楚十六年還臺明年三月十七日賊薄都城攻平則彰義門城外三大營潰降火車巨礮蒺藜鹿角皆為賊有公知勢不支謂友人李天葆曰都城旦夕破臣子除一死外更

無別法雅是先君骨殖淺土老母日薄西山吾又乏嗣目殊不瞑相對嗚咽即是遂絕食十九日城陷居民奉順民字燒香迎賊公賦絕命詩曰中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倏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書至此忽颶風驤牖曰異哉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其誰忘明君媿予沉痾久床笫淹數旬背城孰盡瘁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儹爾順民形戴舟亦覆舟古今同一轍順民即逆民參觀非一日蓍蓍不可問亡國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末題云為子為臣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監察御史陳良謨書於賊陷北京之日遂付李收之未幾聞帝崩煤山拊膺大慟求死謂天葆曰吾所隱忍至此者為帝在也今已矣吾死晚矣主上不具冕服臣子敢用冠帶顧吾巾褻不可以見君父於地下天葆即以新巾易之曰先生行矣千秋事在後死者公曰臣子分宜爾也謂妾時氏曰吾年逾五十無子汝幸有娠倘生男可延陳氏脈汝必勉之當是時妾年十有七歸公百餘日矣袂正色而前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受賊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即嚴裝自縊

公顧謂僕曰干戈滿地行路甚難可火我骨歸先壠扃戶自縊噴血濺地僕破牖入公氣未絕戒弗動時氏彼屍力軟不能即逝我繫之汝為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吾子也僕泣曰主人此去當為正神公曰然吾當佑汝遂絕年五十有六是年正月朔公夢謁文信國於堂下信國揖之起曰吾與公先後一揆何為下拜至是乃符其夢云贈太僕卿諡恭愍定諡恭潔

汪有典曰嗚呼嗣續之事豈不重乎然而時氏之見為尤卓也已當賊之陷京師也烈帝御便坐命宮人曰傳主冕

來主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帝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帝泣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亂離之中匿形跡藏名姓老者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言也因號痛失聲嗟乎悲夫天子且不保其血乳何論臣妾乎抑予見他書所載謂李自成西竄太子衣緋乘馬隨自成後已而脫於賊徒步至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懼禍獻於官遂絞殺太子於獄而康熙戊子僧一念爲亂假三太子爲名號召群不逞官名捕三太子自

山東汶縣獲之太子長身垂立鬚髮如銀易姓爲王名士元字體齋見問官坐獅[illegible]人不跪也其對簿之辭曰國破親亡心實痛之自顧事久年殘必不可爲聊晦迹以終餘生耳三藩叛而某不出心事已明獄具磔於市而四子堯在等亦論死盖至是烈帝之血亂遂絕先是康熙十六年有妄男子張縉金華府人自詭前明皇帝太子曰朱慈英母爲周皇后法司研問窮其詐乃棄市固不獨一王之明也

申端愍傳

公諱佳胤字孔嘉永平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令縣故多盜公嚴保甲法盜無所容河決濮州怒濤中雷雨將冥吏民叩首請登岸公不可親捧土樓築之隄成民得無患調杞縣賊掃地王率萬騎來攻出奇兵擊走之城土垣多圮不足任樓櫓易以甓三日而城具擢吏部文選主事方是時懲貪法嚴而士大夫營殖不少衰銓司尤甚公廉直自勵非其人不與交退食兀坐人莫敢干廳事非黃公道周劉公宗周諸君子來不設座也進考功員外郎佐京察

忤權要意左遷南京國子監丞去久之遷大理評事進太僕丞閱馬近畿聞李自成破居庸歎曰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遍謁大臣爲畫戰守策皆不省貽子涵光書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天下事壞於貪生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於房幃於鬬爭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焉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三月十八日聚賓客爲幼子焜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明日京師陷從者請易服以避賊公曰吾來此何爲入而避

何如避而不入僕環守不去紿之曰吾不死也行至王公
廠見一井急躍入僕呼號欲出之公亦呼曰歸告太安人
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勿過戚也贈太僕少卿謚節愍定
謚端愍
汪有典曰嗚呼唯明能斷與死諸臣失坐昏愚耳有謂朱
子語人砒霜當食即宜食之學者或非其說不知誠有當
食者不可以不食也方京師危急人咸以公牽居外可徐
圖進止乃必欲赴難此砒霜不前不咽立死時也然不若
是雖服長生久視之藥顧面為入骨化形銷久矣公於存

亡呼吸時斤斤必為幼子行冠禮齊美全歸其識砒霜之
味之至者歟前四百年衢州尹穀知此義耳

金忠潔傳

公諱鉉字伯玉號在六武進人以順天籍領所成崇禎戊
辰進士時年十九官工部主事是時上方銳意綜覈命內
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建別署公曰此天下存亡
之機也奈何誅一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為工曹必將屬
視我矣乃抗疏言彝憲既有獨踞之廷必無二部郎官詣
詣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檄郎
官以謁尚書儀注見公復上疏固爭之且集諸郎官倡議
曰職事可令掾吏移之吾曹有一人登彝憲堂即屬彝憲

假予毋許入孔子廟當提吾靴擲塵其面辱之朝堂於是
諸郎官詣尚書各以公事出彝憲入新署扇導呵殿如尚
書闕堂皇南面據案黃衫從衣列侍階下吏抱文書雁鶩
行候命者左右數十百人而曹郎無一至者彝憲慚忿撫
火器不中程劾公落職十七年春起兵部主事分守皇城
時李自成已陷大同而宣撫方以內監杜勳監視公上疏
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
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亟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賊
至宣府杜勳率鎮將迎降朱之馮死之至居庸杜之秩復

迎降遂進蔣彰義門公倉皇縣禁兵歸哭告所親諸人曰
鉉守皇城城亡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于朝毋因
嗟乎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趣之出又
命僕追以朝衣隨之賊入京城帝后殉社稷內監王承恩
從死公歎曰若輩中尚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
叢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呂胖者亦內監也慨然而
至兩手反接覘視公屍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公墓在奄文盛里公紀文繼累板四字反）
於八面豈渠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令人絕倒）
投河抱公屍而死僕奔告章夫人夫人曰孝哉鉉也急正

冠履投井中妾王氏隨之下與俱死弟鍃收葬母畢焚其
書哀號數日亦死賊遁後幼弟鏡求公屍得頭上網環猶
可識識而骨與呂監雜不可分瘞皇城又不得入覩竟合
兩骸槀葬御河堤贈太僕少卿謚忠節定謚忠潔
汪有典曰予既次公傳友人王夢鯨書片紙寓予見別本
云公以驗火器落職遂與諸弟講古文辭尤精研易理壬
午七月晦讀邵氏書題其後云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
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衰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
優哉游哉庶畢吾世又語其弟曰吾平生寡所好視棄官

如揮涕嘻今以迺城每過御河輒留連不能去何也卒沉
於是彭咸之所居公志蓋已先定矣

許忠節陳恭節合傳

許公諱直字若魯如皐人崇禎七年進士歷官吏部員外郎賊薄都城約同官出金饗士爲死守計城陷賊令百官報名公曰身可殺志不可奪堅不往當此之時帝已自縊於煤山之紅閣紅閣者帝爲內操特建者也而衆傳帝微服出狩客勸曰天子南遷公等宜匿跡偕行共圖光復公將往從見賊騎塞道嘆曰四方兵戈驚將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我生何爲已知帝崩一慟幾絕或以親老爲解公曰有死在吾無憂也且吾不死辱及所生何面目復趨

庭耶爲書報其父曰國勢至此非所及料先聞聖駕南遷欲間道趨從佐中興恢復今勢阻時廹義無復之惟有遵授男聖賢之書語男忠義之事一以報君恩一以明親訓賦絕命詩云願侍吾皇遊謁帝祈哀仍使國威揚遂自經越旦視之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贈太僕卿謚忠節定謚忠愍

陳公諱純德字靜生零陵人崇禎十三年成進士年已六十矣烈帝召諸進士咨以時事公奏稱旨立擢御史巡按山西七月部內嚴霜民凍上疏請恤因陳抽練之獘言兵抽則人失故居無父母妻子之依田園邱壠之戀思歸則逃逢敵則潰抽餘者既以餉薄而安於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樂其逃而利其餉凡借以營求遷秩皆是物也精神不以束伍而以侵餉厚餉不以餉士而以求官伍虛則無人安望其練餉糜則愈缺安望其充此今日行間大獘也帝不能用還朝督畿輔學政將出按部都城陷慟哭遂自經秦嘉系者京山人寒士也訓蒙京師積館穀數十金買地於永定門外葬公並著表其墓贈太僕卿謚恭節嗚呼甲申三

月十九日之變殉君死國者自范公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南渡並予贈謚

皇清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胤許直成德金鉉二十八名上請

命所在有司各給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謚焉而陳公純德獨不與豈未上

聞耶然予按許忠愍恩卹錄順治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福建清吏司案內有陳純德係湖廣零陵縣人已行文原籍照例撥地而正史且與二十一人同傳並為二十二人矣顧定謚亦未詳也豈偶忘之耶嗚呼此二十二人者皆自引決其他卒委蛇見賊賊以大僚多誤國繫囚縶之庶官則或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諸偽將榜掠取其貲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七至福王時未經核實而濫予贈卹真抗節而轉多缺典者多有蓋公論之不明也久矣同時在京殉難者二十二人之外四川道御史趙譔巡視

中城捕賊諜殺之遇賊被執瞋目大罵不屈死中書舍人宋天顯賊迫書偽詔擲筆大罵觸階死工部郎中周之茂賊迫使跪不屈折其臂死戸部員外甯承烈自經於官廨經歷阮文貴滕之所張應選投御河死東宮侍衛周鏡母妻一門俱殉光祿寺丞于騰雲工部郎中李逢申主事王鍾秀儒士張世禧子懋賞懋官錦衣衛都指揮使王國興同知李若珪北城兵馬司副指揮姚成俱縊死經歷施溥仰藥死千戸高文采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太監王之俊自縊死王承恩從帝於煤

山縊於亭下與大行相望百戸于某者周鍾甯其家百戸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賊挽鍾帶至斷鍾不聽遂刃經布衣湯之瓊見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兩魏合傳 況學洢 弟學濂

兩魏者皆嘉善魏忠節公大中子也伯子曰學洢字子敬
仲子曰學濂字子一忠節嬰璫禍被逮伯子徒跣攀號侍
檻車以北忠節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徒俱碎無益也伯
子乃徵服緹騎後探起居至京變姓名匿都市營救不可
得公既繫獄扶櫬歸朝夕躃踊未嘗入寢室每至丙夜淚
盡血楷家火闕以赤漿進卻之曰吾父詔獄中誰夜半而
進之漿者病且革進以藥則又卻之曰吾父詔獄中誰診
視而進之藥者卒哭泣至於死未死時將繫獄追贓與友

人訴父寃書曰權閹之殺忠良也以什伯計有死於所者
有死獄中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斃隨斃
隨殮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
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嘗慘酷未死而
蛆蝻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故緩其旨俾屍腐牢穴中不使
一寸肌膚獲粘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
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矧其人已死猶坐贓三千三百度
其家無四壁勢不能償必至巢卵俱傾根核盡斬而後已
洢嘗終夜環走慟極成顛謂前此設有人焉挺躬仗義貸

復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在贓猶得出
法司俾父子相訣而斃不致制絕傷慘遂至此也
告親知百無一應推諉遷延備極詐狙獨范陽長
鹻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
相和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僅數十青蚨而已
難豈顏淵原憲所能助哉已矣勿復言矣昔人謂
爲而不可爲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枉刑坐贓
罪延其孥清吏子孫受禍有什伯於墨吏者福善禍淫
之說豈特不驗且復剗行逆施茫茫天道尚可問耶今追

比伊始洢將就浙獄冀活守罹禍入不手援覺先子既殁
猶有出而援洢者哉即或有之顧昔不能活父而今以自
活洢實痛之不如速死之爲愈也嗟乎悲哉司馬遷羞貧
賤輕仁義洢頗怪其謬於聖人乃今知其不妄也貨殖游
俠諸篇烏得不傳千禩哉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洢若死
須葬要離塚傍天地鄙陋莫可告語昔先子檻車發平望
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艮鄉賓客僕從俱似遥領足下意者
及扶櫬南返叹聞經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義士故挍血布
此知回憲無力不能援伯夷急難苟存此心亦足慰恩父

子雙魂於地下也臨書哽咽不能更言當甲子秋忠節公
掌吏垣以激濁揚清爲已任天下仰望太平伯子獨私憂
之歎曰無根之草其能久乎物不可以終通天殆蘊隆正
人之壽而速之戚也未幾而禍作人服其識八歲墮橋折
足頻死不作呻吟惟卧讀陶詩以爲樂嘗言天下多故死
忠死孝便是了生死其天性如此贈太常卿鄉人私謚孝
烈先生忠節旣罹璫禍死伯子學淵以身殉明年熹宗崩
烈帝卽位誅璫仲子時爲諸生伏闕訟冤又疏劾阮大鋮
傳樾交通逆閹狀帝抵大鋮樾罪而於忠節卹贈有加恩

焉

仲子爲人豁達多大略慷慨好義性至孝感忠節詔獄之
慘終身布素母病幾殆爲割臂肉和藥以進乃瘳壬午癸
未聯捷授庶吉士是時盜賊縱橫中原烽火迫於畿輔仲
子力請東宮或二王往鎭南服號召天下義旅勤王而朝
議齟齬事不果行未幾賊勢益逼遣間使走容城與舉人
孫奇逢等約聯絡忠勇赴難計已定未赴而賊薄城下三
日城陷帝殉社稷仲子偵知太子二王放在埛奉之以圖
賊而容城義旅且暮且至遂忍死以待已而太子二王爲
賊所得挾之出或傳遇害於永平同事者拉之南還仲子
乃仰天泣曰所以不死者欲以有爲也今已矣濂不降一
死以報命九原夫濂寧不知靡衣媮食之可以苟活乎今
其勢非不能南顧先帝業殉社稷身爲侍從之臣而不獲
以身從在天之靈寧爾遑也卽不然先父兄有知方談笑
俟於地下濂所不能以素棺白桃附廟先塋之側者又安
能汗顔醜息重靦爵而酬家廟之前也且賊旣肆焉而誅
篡則必將勸薦紳爲朝賀而忍復北面乎行矣自愛爲謝
故人考叔有母彥升有兒固後死者責也因爲絕命詩曰

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
灑微軀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並遜常山公因約同志
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
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衷所慟母垂白七十仍
尸饔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誰百年壽殀死所同
我比兄與弟我年爲獨豐高堂無復悲譬不生阿儂辭母
却就父生死猶西東骸骨雖不歸旣瘞此詩筒墓木有拱
時淸韻入楸松又曰始聞天子已出亡繼云亡■放還鄕
旣望義旗走四方三者於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眞羞惶幾

家闔門自焚死幾人投繯從天子王章不屈磔城樓金鉉躍入御溝水街頭男女不讀書西城井中何纍纍耳聞眼見羨殺人羨人不已還自嘆死忠死孝家常事我竟不死將誰臣君亡國破雖異代正統日月虛懸在待彼篡位我死之我死固晩免下拜但恨有書報老親云兒不死休酸辛兒今羞惶活不得爲孃愛此全歸身貽書誠子子孫非甲申以後生者雖令讀書但期精通理義不得仕宦遂就縊

汪有典曰嗚呼君父之義一也予讀孝子所訴父冤書悲傷其志卒以身殉又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所由蓋與賈生之軀死生者異矣無常欲有所爲而不克遂致命之辭慷慨淋漓既不同於失節之李陵又不同於遷就之姜維而世猶或以後死有遺議焉不亦苛乎予故特著之云

子一與嘉善李子建標善公車北上執手河干謂標曰余夢斜塘見茫茫一片土無復雞犬桑麻行後得無有變乎標戲曰君且富貴宜目中無人耳甲申子一喪車還經斜塘標撫棺呼曰子一子一果妖夢是踐耶因痛哭失聲旁人無不流涕○史謂學濂受賊戶部司務職隤其家聲既而自慚賦絶命詞縊死去帝殉社稷時四十日矣○按牘園雜志云子一當國變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逡巡僞命約周遇吉雖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爲驗逼乃子一好友也三遺人而逼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絶命辭投繯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寃矣又錢飲光云子一只是性氣剛不能容物故忌之者衆遂誣謗者多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合傳 附申湛然等

新樂侯劉文炳者字淇筠順天宛平人烈皇帝中表兄弟也祖應元娶徐氏生孝純皇太后爲烈皇帝生母後封瀛國太夫人者也子效祖繼祖效祖娶杜氏生子三文炳文燿文炤女二長嫁武清侯子李國瑞次嫁恭順侯子吳希彬崇禎元年效祖以皇太后弟恩賜爵新樂伯父母弟及子皆封贈進爵有差七年效祖卒侯嗣伯未幾晉新樂侯繼祖文燿並加宮侯母杜賢每謂侯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太恩當盡忠報天子則對曰敬諾帝遣侯視

鳳陽祖陵密諭有疑事還獨侯歸奏史可法張國維忠正有方略宜委任必能滅賊後兩人果殉國難侯謹厚不妄交獨與宛平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及駙馬都尉鞏永固爲刎頸交

永固字鴻圖京師人尚光宗皇八女安樂公主善騎射好詩工書喜飲酒而樂與賢人名士游慷慨多大節時天下多故流賊勢益張與侯講明忠義爲守禦計及李自成據三秦破榆林將犯京師侯知勢不支慷慨泣下謂都尉曰國事至此我與公受國恩當以死報甲申正月帝召侯與都尉問以國事兩人對曰宜蚤建藩封遣永定二王之國一封山東以屏翰神京一封四川地險而富可以爲後圖上是之以內帑乏不果行三月初一日賊警益急命文武勳戚分守京城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燿守城外永定門都尉守內城崇文門侯以繼祖文燿皆城守未有職事十六日賊攻西直門勢益急黃尼麓踉蹌至謂侯曰城將陷君宜自爲計杜夫人聞之即命婢簡笥繩於樓上作數十繯命家僮積薪樓下而急遣老僕鄭平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焚樓也都尉著白戎服束弓矢匹馬

馳見侯哭拜於地曰城內無守外無援滿城皆賊黨久破矣吾輩惟一死爲厲鬼殺賊耳特與兄訣即馳去明日繼祖自東安門至與妻訣亦貯薪所居樓下念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燼匿之申湛然家而以文炤付蒼頭文炤不肯去十八日帝遣內使密召侯與都尉侯歸白母曰有詔召兒兒不能事母母拊侯背曰太夫人既得所我與若妻妹死耳復何憾侯乃牽文炤手曰汝幼可無死當逃去得奉太夫人延劉氏祀也兄弟相泣拜而都尉至遂同侯入見時外城已陷上曰二卿能糾家丁巷戰否二人以寡

不敢對上愴然良久泣下曰朕志決矣都尉奏曰臣等豈
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上曰朕不能守社稷朕
能死社稷命二人且歸十九日文炤方侍母夫人飯家人
直入大呼曰城破矣文炤飯盌脫地直視母夫人母夫人
遽起登樓文炤從之侯妻及夫人二女皆登夫人復下樓
移二菊盆抵門而上侯妻及次女首已入繯夫人撤其乘而
氣絕文炤入繯氣急不能死掙繯而下杜夫人繯絕墮血
涔涔伏板上長女扶繯瞪目視母文炤撫母背號曰兒不
能死矣從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長女九縊不死杜夫

史外　卷十四　三

人六縊絕長女見母死乃自闢樓窗踴身倒撞下樓高墮
落死而復蘇見蒼頭傍立問曰汝非鄭平乎取金條數枚
平曰掖吾登樓以是酬汝平指園中井曰死此可也曰吾
與母嫂妹有言矣魂魄相守死後焚樓勿令賊見吾母姊
屍今死豈可違其言乎掖之以登遂入繯平以繯束耳後
始絕平下樓縱火府第盡焚侯同都尉坐崇文門見賊輒
射殺之俄而賊大至侯顧都尉曰吾與君畢命此黃尼麓
在側曰滿城皆賊守此何益當速歸焚府第也遂各馳去
侯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太夫人於申湛然家黃尼
麓亦至曰鞏都尉焚府自刎矣侯頓足曰鴻圖先我耶將
投井忽顧影曰戎服也不可見皇帝湛然脫己幘與之幘
小不可冠尼麓曰何不裂幘續冠之乃投井死繼祖亦
投井死先是繼祖妻左氏見大宅火知賊已入登樓縱火
自焚二妾投庭井文燿見外城破奔出至渾河聞內城破
復入見第焚大哭曰燿不死以君與母在也今生何爲遂
尋侯死所大書板井旁曰左都督劉文燿同兄文炳畢命
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都尉之馳歸也時
公主已早薨停棺內殿都尉豫積薪棺傍置主冠裳法書

史外　卷十四　三

名畫於薪並及歸繫廄乘馬曰賢吾不忍殺寶鞍吾所愛
不可以遺賊因解鞍置檐下見蒼頭在側曰汝留此何爲
對曰侍主人死都督手摘所服戎帽金頂與之命取酒至
以一杯北向酹地拜皇帝一杯酹公主曰飲一杯曰此永
訣報陛下殿下時也遂自刎舉火焚府第自戎服上豫書
駙馬都尉鞏永固死節九字撫子一女許字襄城伯李國
楨子其亂後歸李南下襲爵封夫人乙酉南京破隨李安
置旗下李死某將悅其色欲納之令女伯父鞏永基作說
女女詈曰昔吾父以女託伯父期城破即殺女伯父既不

能今乃以禽獸行污我汞基慚而退將以勢刼女女大罵
曰吾先帝之甥忠臣之女未亡人忍死以殉在衛孤耳惟
有一死遂務面斷髮終不能犯後歸衛事姑終其身是時
惠安伯張慶臻與妻子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焚死新城侯
王國興亦焚死宣城伯衛時春侯鐵券闔門赴井死英國
公張世澤清平伯吳尊周陽武侯薛濂博平侯郭振明永
寧伯王長錫彰武侯楊某皆死之與都尉同射賊楊光陛
者駙馬都尉子也被甲馳突左右射與都尉相失矢盡投
觀象臺下井中死而湛然以匹瀛國為賊所拷掠終不言

體麋爛以死而太夫人卒得全福王時諡侯忠壯文燿忠
果都尉貞愍文炤不屬其志流落以死
汪有典曰嗚呼勳貴之家同國休戚豈必刑白馬而誓河
山哉無所於解天之秩也感恩圖報市利之私君子以為
已後矣然猶恃此以為防也此侯與都尉之所為可貴也
周奎為烈皇后父太子至其家執以獻賊湛然於國家無
尺寸恩危難之際獨全瀛國至死不變豈曰徒以芇友之
母也乎

史外卷十四　終

張副總傳 附秦良玉

公諱令永寧宣撫司人故藺酋奢崇明將也天啓壬戌奢崇明反遣公說游擊龔萬祿降公雅欲自拔對萬祿慷慨陳志願合力圖賊會萬祿戰沒即擒其僞丞相何若海率衆來歸崇明怒殺公一家夷先墓詔授參將衆從大軍征討頻有功公忠勇善戰年七十餘馬上用五石弓中必貫草軍中號神弩將軍爲賊所憚崇禎中累遷副總兵鎮川北七年賊入犯總兵張爾奇以公爲先鋒副將陳一龍武

舉單鴻猷蓋翼龍之翼甜公追至龍潭一龍等不至而神三矢斬賊百餘人而還賊犯晷陽又擊敗之扼保寧漢中諸要害秦賊不犯十年賊李自成等陷四川三十餘州縣總兵侯良柱陣亡公獲免楊嗣昌之督師也張獻忠悉銳與安爲公所扼不得入漢中乃轉寇夔州十三年左良玉敗張獻忠於瑪瑙山楚將張應元汪之鳳乘勝逐北及之於水石壩斬馘九百獻忠走鹽溪千江河公與蜀將方國安追戰復破之獻忠乃由千江河之十二灣轉入柯家坪其地崇岡錯峙蒼蔚鬱亙賊竄漫山谷依阻其中公分其

軍爲五路賈勇爭利賊衆我寡國安支軍後距取僻道得脫而公衆入被圍居絕坂之中猛氣彌厲挽強持滿突奔賊勢應弦以斃甚衆而水遠士渴圍終不解賊襲追張克儉犒軍入蜀謀於秦督鄭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呼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賀人龍從滿月嶒進公方與賊鬬呼聲動巖谷內外合勢賊乃解去是役也公以五千人當賊數萬相持十三日戰得不沒雖救自諸將人皆服其勇云獻忠竄遁與歸賀人龍等追及之連敗走自羊而西與羅汝才合勢復振當是時也賊勢既窮蹙文武將

吏咸効命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與參將劉貴女將秦良玉皆擊楊茂選等既[illegible]一[illegible]陽以[illegible]其劉元斌控荊門以禁旅地勢相犄角督師標兵三萬餘人張佃鯨解餉至者八十七萬幕府如袁繼咸萬元吉皆奇士行智謀故總兵猛如虎以白衣從征自効又加以左良玉統兵方張此數人者一志專力賊旦夕可破而楊嗣昌虛懦自用且楚人不欲賊一騎躪楚見賊之去而西也則以楚地爲不足顧即謀以蜀困賊用[illegible]撫麾下之强者輒調之以防他衛蜀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恃公與秦

良玉爲左右手遣公守黃泥窪而秦良玉[illegible]豐都[illegible]時逆
之罷官歸掟春使按行諸營秦良玉冠帶[illegible]見爲遜之罰
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
死耳遜之問故秦良玉曰邵公移兵自近去其所駐重慶
三十四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勢矣賊在歸巫
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必次及我我破
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蜀無愚智皆知之邵
公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覆
軍之道也已而公與秦良玉果敗公性輕敵有賊策一騎

史外　卷十五　三

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公易之躍馬出賊曰若善弩
令川相報矢中項以殪秦良玉單騎見撫曰事急矣盡發
吾溪峒之卒可二萬我自餼其半半餼之官足破賊掟春
見嗣昌與已不相中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謝
秦良玉計不用嗣昌卒以失事料掟春論死秦良玉者石
砫宣撫使馬千乘妻兒邦屏邦翰皆以援遼力戰死千乘
爲部民所訟瘐死獄中秦良玉代領其衆良玉爲人饒膽智
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嫻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
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爲遠近所憚遜之按行其營與論
兵事談曳其袖良玉引佩刀自斷之其貞操如是張獻忠
僭號四川良玉號哭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婦
人受國恩二十年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
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獻忠鑄金印齎之易其旨不
爲屈賊黨無敢入其境者於是秦良玉亦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故爵卒而自投於逆亂之黨敵王所愾
老不愛死能鏡乎廉頗馬援之風哉令拊鼓授鉞興師三
軍者定中原何難其必不養寇遺禍背叛君父無疑也秦
良玉勤王烈帝旌之以詩謂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

史外　卷十五　四

萬里行嗚呼國步艱難之際至無男子區區一婦人且出
自外徼豈不慨哉茲文信國所云男兒若不平强寇死愧
明溪聖七娘者乎

周忠武傳

公諱遇吉號萃菴遼東錦州衛人　世襲指揮使精悍驍勇善騎射在邊每戰必先而樸質寡言笑同官多譏之獨以敬自持不與狎至言及寇禍則[illegible]然奮張目眥盡裂雄風猛氣一座辟易以勦賊功歷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都督鎮守寧武寧武全勢振動與大同宣府居庸等關俱爲京師保障皆鎮以總兵而寧武則尤爲三關扼塞公愛養士卒同甘苦由是兵甲於諸鎮他號爲總兵者率玩賊苟全非所敢望也李自成陷關中長驅至太原叛將陳尚志迎賊命副

將熊通說公降公怒立斬之傳首京師併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日也先是山西巡撫蔡公懋德貽公書約公死守寧武以扼賊於北已死守太原以障賊於東牽制賊使不得進以待援師公慨然許之列兵關城下氣吞賊已而太原陷公頓足歎曰今之北扼賊者獨有寧武選精兵數千誓以忠義迎擊賊當是時賊至忻州官民俱先降遂攻代州公時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盈萬賊合諸路進攻公兵少食盡退守寧武賊逼寧武驅大隊轉戰公扼其中堅復殲賊精銳自成怒圍之數重當此之時賊衆十萬公所將馬步卒僅三千餘殺賊無算流血成渠賊於是傳檄五日不下且屠城公復用大礮擊賊萬餘人會火藥盡而外援不至或言賊勢正可款也公曰戰三日殺賊且數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則益奮勇殺賊數千各令健兵伏於巷閉門誘賊賊入城則下閘伏兵四起殺賊無慮類賊大恨擁兵環攻四晝夜力不能支獨持公長刀徒步衝突賊中當其鋒者皆死因奪賊馬復[illegible]戰大呼聲震屋瓦殺數十賊賊射馬蹶則又步戰矢攢甲如蝟毛賊衆刺之仆

大呼罵賊身中數十創噴血高丈餘死夫人劉氏蒙古人聞變縱火焚府舍登馬彎弓率家童百人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餘賊矢絕赴火死無一人降者自成檢被殺渠帥數十人他羣賊七萬有奇殭屍二十餘萬而城中兵民咸感公忠義無大小皆不爲賊屈賊恨甚遂屠之公既沒賊憚公餘威集衆計曰寧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師尚有大同宣府居庸諸鎮各擁兵數萬盡如周將軍吾有孑遺哉吾其回陝少休也甫班師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通居庸總兵白邦政併昌平文武迎表降賊於是

無復顧忌直犯闕矣京城既陷之後賊多半面與失手足
者皆寧武所斫傷也咸嘖指告人曰周將軍真好漢殺我
等數十萬人使守將盡周將軍吾王安得到此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死難也其說不一或曰賊薄關時公
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有爲賊策者曰我衆彼
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無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
帽者擊之遍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造戰脫帽
以自別公兵大敗被執磔於市或曰公入關登陴堅守有
某者知勢不可爲恐城陷遭戮又不敢言降紿之曰寧武

爲京師屛門一失則大事去矣彼衆我寡不能久持尚有
家卒驍騎百人在妌善縋出城將之再背關一戰或賊畏
其英猛退去倘未可知公信之甫縋下即大呼曰周將軍
出降公憑城索上遽斷索賊爲果降也方行招撫公力戰
死或曰賊將之教場旗竿上亂箭射之共臠其肉或曰自
刎死而要之以一隅有限之兵殺賊數萬如林之衆而將
軍死夫人死將士死丁卒女騎死其爲殺身成仁一也公
死賊猶憚其威至齒指奪氣則公之效命疆場者至矣屈
大約尹公詩云百戰不緣飛將失九門何自內臣開蓋公

之生死繫神京之存亡如此豈細故哉

邵郡丞傳

公諱宗元字景康號又芝碭山人崇禎末由貢生官保定府同知署府事甲申春李自成圍保定新太守何公復始至以印讓公曰吾已誓死而入勿以臨敵易主搖衆心也遂與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等糾鄉兵二千人登陴固守當是時督師李建泰抵保定與賊遇陰有異志矣而公等皆未之知賊陷京師遣僞將劉芳亮射書城上誘降建泰得之召衆傳觀其書曰國亡矣復爲誰守公勃然曰吾輩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安能靦顏向狗彘求活耶建泰趣何

公印迎降何公曰太守未嘗有印也即有必不爲此用問公公顧視其肘弟泣被面大呼曰吾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也此時即知府爭印亦不與況闖部將劫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嗟乎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李建泰曲沃人天啟五年進士然猶不忍背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緻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喪心若此建泰瞠目無以對獨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明日城陷公挈印投城下爲羣賊所執搜得其印欲奪之公大罵固不與遂爲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何公立礮前自轟死張光祿兄弟婦女數十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賊矣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仕宦獨尊進士禍亦莫烈於進士士由鄉貢起家即自樹立無有推轂至公卿無論公卿亦少有至牧守二千石者進士則進拔而退難舉易起詿誤易復失職敗節可飾罪爲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爲難以故進士之黨益固勢益橫稍不入其黨則排斥禁錮蘇醯流竄不遺餘力正人既去益靡顧忌

易私蒙面宗社可覆君父可忘而進士之好官必不可失人謂明非亡於闖亡於賊而不知實敗于百輩庸惡陋劣之進士幷心一力居奇貨而趣之也公之老貢生與李建泰名甲科賢不肖相去何如一印尚惜肯以天下予賊乎進士之偏重流極若此可勝歎哉然如何公卒亦何嘗非進士也何公蓋以崇禎甲戌及第山東萊州人字見元云

張光祿傳 附張羅俊等

公諱羅彥字仲美號二酉淸苑人崇禎戊辰進士由行人歷吏部文選司郎中晉光祿寺少卿罷歸甲申三月流賊李自成破居庸將逼京師上憂之臨朝而歎大學士李建泰前曰諸臣不職以貽社稷憂臣西人知賊中事請督兵西行拒賊衝濟則祖宗之靈也否則以死報陛下叩頭泣數行下上壯之以特牲告廟授節鉞備法駕親御正陽門宴餞之所以寵遇之者甚盛已而建泰聞賊陷宣雲惶怖而出國門卽以疾爲解不能軍陰遣左右通賊馬岱者保定總兵也介而見公曰賊分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關臣督師遷延觀望我所統者僅一旅之衆賊圍之無援則立敗城陷誰爲蔽神京者吾當出鎭蠡縣居衡要以待敵請殺妻子夬死戰城守之事惟公任之公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子十一人率師去公剛果負氣少從父都督僉事純臣歷行間習兵事先是家居時城守事郡中皦推公主之給事中時敏奉敕過城夜半呼門不納敏劾公擅司城鑰上獨重公詔勿問聲名震天下以故岱推奉公公則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輔諸生羅善羅喆羅士喆郡庭與攝府篆同知邵公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公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郡人故工科都給事尹公洗故邠州知州韓公東明故平凉通判張公維綱諸生韓公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誓不與賊戴天會總監方正化舊守保定有功至是與新知府何公復先後至則益相與協力城守李建泰自關宣雲之陷旣已陰通賊而所統軍復道潰僅親軍五百人率之抵保定保定人聞建泰之過東光而殺掠其民人也拒不納建泰因監軍御史金公毓峒求入金公固不知建泰與賊通則率之入公廨明日賊將劉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不降公碩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公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劍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公與邵公等哭曰曩止城守今日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賊穿城濠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詬守者尤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其書欲開城降衆嚼齒大罵數建泰罪哭聲震天地

益傳令擊賊當此之時賊見城守嚴大呼張光祿攻益力
舉大礮擊城鉛子如飛蝗蔽天穿屋破壁著人肉糜爛而
敘次精彩
士卒饋食傳令者皆傴僂循牆行無懈心芳亮怒自殺其
偽將數人期必拔而建泰與賊約項上插白旗爲號舉火
西南隅令親丁馳殺城守人城上亂城遂陷公闔門死之
而保定一城人盡殉焉先是公大書聽事壁曰光祿寺少
卿張羅彥義不受辱誓死井亭及是視其妻趙氏妾宋氏
錢氏及子晉婦師氏入井畢取鏡照面寫一忠字乃自縊
壯烈
賊至亭見公戎服斑斕怒目按劍爲錯愕狀不敢仰視有

犬守公屍不去云賊蹴足過犬嚙之絕其拇指賊愈駭乃
藉藁埋之先是公夫人趙當城破時語公曰子忝受朝廷
誥封願與君同死乃結雙環於井亭先引環環絕墮地傷
股落二齒及少甦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死於井衆
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刃
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復倒投於井旋浮水上又不死越
兩日夜隣人挽之出曰夫人環不能死井不能死此天欲
以孤付夫人也是時晉幼子華宗尚存乃匿空室中已而
潛出城以免羅俊擊賊刃脫兩手抱一賊齧其耳血淋漓

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賊刺殺之子
諸生投井死羅善於城危時訣伯仲兩兄曰吾家有慈[illegible]
豈可無義士城破尾公後趨井知有婦女在急向[illegible]
歸投其室前井死妻高氏攜三女亦示羅輔初欲保[illegible]
敘死亦諸人錯綜變化
潰圍圍後舉羅俊不從賊至羅輔引弓射賊賊應弦而倒
矢盡躍馬揮刃從城上馳下砍賊賊圍之裂屍死妻白氏
攜幼孩三子一投井死伯母李氏年七十四罵賊死羅素
妻高氏羅喆妻王氏縊死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劉氏井死
羅喆無子恐無嗣出其妾郡人義之賊購之甚急卒無存應

者蓋張氏闔門殉者二十有三人公云劉忠嗣先城未破二
日召妹楊千戶妻歸家同妻毛婦王暨女授以弓絃令自
盡身仍登陴城破被執猶奪賊刃殺兩人剜目劓鼻以死
韓東明投井死子仲淹射賊墜城死張維綱罵賊死韓楓
同妻王氏死尹洗何復金毓峒邵宗元方正化等皆死之
馬岱之守蠡縣也勢不支聞城陷士卒皆欲散泣曰國破
君亡無所歸所佩印吾不忍委蔣渠中付汝等任所置自
刎弗殊賊將張洪傳而致之自戕自戕以其將死也釋之
尋爲僧不知所終毓峒宗元首有傳其餘殉城可指數諸

則有左衞巡捕指揮文運昌同妻宋投井死舉人高選死
水孫從範張爾暈死刃貢生郭鳴世聞城陷衣巾端坐賊
入持棒擊賊死刃諸生賀誠家人勸更衣誠曰吾乃忠臣
之子今更衣逃何以對先將軍於地下衣巾同妻女死井
何一中盡焚所讀書同妻趙暨子死井王之珽於二十三
夜置酒飲妻子曰士不可辱婦女尤甚再圖家庭之樂則
在泉下矣痛飲欷歔戒骨肉勿舍待旦城破同妻齊暨三
子三女俱井死其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
祁九章李紹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
貴劉本源侯勳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敬
王好善羅忠武王爾祉職官教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守
之垣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井死忠順
營中軍梁儒秀把總申錫祁國忠中衞鎮撫管民治主簿
沙潤明材官王舜義醫官呂國賓王鑛王之琯殺死文學
則有杜日芳王紘馮澤王亂嘉吳栻韓廷珍楊善譽何光
岳韓紹淹頡學會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
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義民
則有劉宋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劉自重俱互殺其妻

鄭氏曹氏乃同縊死楊强子刃賊勢屈刎死張九吾不屈
縊死鄭國寧擊賊不中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宋
永寧胡來獻儒士則有劉士璉王景耀黃楝等或罵賊被
殺或自縊死而婦女之殉節其縊死者則有諸生高植妻
王舉人高桂妻劉錦衣衞千戶賀喆妻霍監生賈鴻妻高
王允慶妻徐陳善女陳諸生賈爾梅妻孫王爾爵妻劉張
弘業妻王賀良材妻曹劉兆貞妻吳吳守默妻潘張映星
妻李井死者則有進士王延緬妻張舉人張爾翬妻唐諸
生陳禧王母張母楊妻常妹諸生金纓妻陳王傳芳妻閻

王延礽妻賈劉弘妻王王燿妻劉阮積學妻何王繼桂妻
張宋時中妻李抱女何有本妻唐王德元妻何何光岳妻
師文斗光妻李李高陽諸生馮杲妻陳陳國政妻張于溶妻
王楊毓奇妻賀張璞妻陳樊崇位妻梁賀謙妻張賀謨妻
劉張玉妻李阮銘妻劉冀鴻義妻劉張琰妻裴孫誠妻許
劉文耀妻劉抱孫女存姐李奇芳妻王劉鳳杜妻張抱姪
治道曹儒俊妻李張爾遜妻頡郭奇謨妻彭石文光母施
妻任石武光妻任張文燦母湯張邦政妻某張濟愚妻王
李逢陽女李王鎮邦妻楊齊弘謨妻喬齊弘勳妻于安邦

母張申錫妻王王惟一母倪韓有金妻王于朝卿妻宋賁曰
妻蔣張宗智妻張何光增二妹連茹二女劉世安母王王卞
文明妻李梁蒞芳妻王董秀妻燕死木者王傑妻董死翁
者王崇化妻趙同二子罵賊死者師瑋妻劉以身衛大常
悅母李湯燮元妹賊擄不從師恕妻劉阮銘王母楊足爲
甲申三月二十四日也是日婦女殉城者最多死水有二
井十餘人云濠數十人者凡城內有木處婦女尸皆塡滿
姓氏皆不可問矣
廷有褒曰嗚呼明之亡也殉節者衆矣而保定爲烈如公

之一門同盡尤凛凛也公死弟六狀居不析莛羅俊少娶
雙瞽女旣貴顯終身不置媵妾益砥礪名節如此致命遂
志不虛耳保定後京師五日而亡同時死難者數十萬萬
人賊三日舉之不能盡忠魂義魄不可得而詳書矣嗚呼
豈不痛哉

金御史傳 附金振孫等

公諱毓峒字鶴冲完縣人萬曆乙卯舉於鄉蓋二十年不
第而志愈堅從子振孫豪邁有氣多才能文章精騎射與
公深相得是時國家多故東林復社諸賢旣廢斥不用而
軍興繁費所在騷然諸將玩愒縱賊中原挺解兩人者論
次當世事輒扼腕拊髀（文筆翁有數與下則於是字脉息微通）流涕嗚咽恨不得一當也崇禎七
年公始成進士官中書舍人遷湖廣道監察御史則於是
上疏請寬征徭誅骫將伸士氣淸銓衡旬日間凡四上而
四報罰出按秦川賊勢風遠遁者三年以代去當是時賊

將牛金星顧君恩等方議欲走關中窺京師而秦督孫公
傳庭遭柿園挫衄之餘屯田鍊兵軍租集期遲久習熟乘
敝而後圖賊而廷議催戰之檄屢下公慭爭之曰秦兵驕
悍將跋扈倉卒出師勝負未可知禍若延秦秦亡而天下
去矣疏奏不允初賊之起也剽掠無大志自汴梁旣陷始
欲鯨吞天下然猶重視關中不敢北也未幾秦督之兵潰
而關中不守賊遂長驅西指據長安破居庸寖尋犯闕矣
上念賊勢逼近而朝臣急門戶爭虛名建牙之吏不足任
討賊臨朝而歎閣臣李建泰願輸家財佐軍而自以身當

賊上則以建泰爲督師詔公監宣大軍宣雲告陷隨奉命督禁旅徃扼畿南要害公冒矢石馳守保定保定距京三百里而近亦畿輔重郡也先是建泰兵過東光穴戕士民閉城拒建泰怒留攻三日克之剽掠劇於賊至是抵保定保定人不納建泰仰而大詬曰我閣部重臣奉命征勦不幸譁其伍今賊東西來我孤軍重餉難與迎敵且朝廷命我便宜行事我守保定再議徵勤王師天下事猶可爲也當是時建泰已陰通賊而公固不知則因其求入且有賜劍也乃謂張光祿羅彦曰我等不可使閣部陷賊開城納

之明日賊大至公馳見張光祿曰此與公廟食之地也遂相與捕血定盟而撫守者背曰勉之(惕慨)戮力固守爲京師捍衛睢陽之烈在此時矣卽日散家貲犒士分守城之西門是時振孫亦以騎射舉於鄉矣相見泣下士卒見者亦泣有以飯羹餉者振孫厲聲曰滅此朝食卽挾矢登陴連射殺賊將數十人賊恚而圖益急於是公夫人王攜二子屬振孫之弟肖孫曰夫子一旦有變我不肯爲未亡人爾惟善護兩孤毋絕夫子祀又檢冠帔金飾曰此天子家物當爲天子家用之佪筱送公犒士卒士卒聞者益泣下賊圍

城百計誘降不得偵知公與城守相顧失色曰此固曩年按秦金御史也從天來耶欲引去初公之按秦也駐洮河西寧閫時賊兵方窺臨洮畏公不敢進志曰金毓峒不死則豎耳何爲久居此耶至公去後而衆兵始入境上嘆奠悔不久任公於秦賊旣畏公欲引去會聞京師陷遂留攻益力公於是集城上語衆曰京師陷正臣子盡忠報主時待四方勤王兵報君父仇在此上谷一片土矣公哭衆亦哭聲震原野懸大銀牌數十於高臺令擊者自取於是士卒奮勇砲矢擊傷賊無算爭取所懸牌殆盡又出其爵巵

犒帶以勞師建泰仰天歎曰此一舉無噍類矣夜三鼓令中軍郭中杰李勇總城至賊營獻城分兵開西北諸門并各寨樹纖黑纓白甲軍盡殺城守人方正化者固奄也總監保定當此之時拔刀上馬顧謂左右曰朝廷謂我忠勇命視師此城吾力不能守雖死亦負忠勇矣且朝廷三百年天下半壞於吾輩宦官之手吾當以一死稍稍爲奴僑生色耳躍馬上城黑纓白甲軍從後斷其頭擲城外招賊建泰復遣使持一矢招公公且走且手折其矢厲聲呵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公入三皇廟公奮拳毆綠衣賊仆之遂

北望叩首曰臣不忠今待罪泉下矣抱監軍印趨廟前古井死夫人蕭孫婦陳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盡投於井張抱孫於懷同下侍婢桂春四人亦從下振孫銀鐺金鑿仗劍立城西樓大呼曰我金御史姪振孫也城頭殺賊將者我也揮劍殺賊數十人力竭不屈支解之肯孫匿公兒慰孫密孫曰我勿負王夫人言旋亦被執極刑拷掠問公後抵死不承故二子得免城既陷建泰緋衣八座白棓前導阿殿辟人出敕印賜劍并帑銀數冊詣芳亮納降而故御史尹公洗分守北門芳亮執至將屈之且索金尹公植立大罵因詈建泰數之建泰笑曰汝等不信本部院言而妄聽金御史致有今日猶不悔耶會有僧善芳亮者爲尹公求免尹公厲聲曰我大明都給事也吾城人人皆樂死彼刑餘之夫武弁巾幗輩且義不苟活而我獨生乎正悔多此一日不死耳賊怒縛至西郊殺之全家自焚死而建泰隨芳亮去賊敗歸

本朝爲內院學士未幾罷歸與總兵姜瓖謀叛伏誅

征有典曰嗚呼明之亡內外臣之力而保定則建泰實尸之叩廱建泰保定亦亡其蹤也則建泰實趨之建泰爲祭酒時談說忠孝聲動六館請命督師意氣激昂豈不居然大丈夫哉顧卒與公異趣何耶君子是以痛惡夫聞人也

李總兵傳 附尤世威等

公諱昌齡字玉川鎮番衛人起家勳胄崇禎十二年爲延綏總兵數有功以剛直罷從居榆林十六年李自成陷西安傳檄榆林招降廵撫崔源之總兵王定懼棄城走於是兵備副使祥符都公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公家祿副將惠公顯潘公立勲與諸將及士民集議禦賊𠫭將劉公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尙爲國守吾榆林爲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以遏進賊可（提清三邊諸事榆林形勢人物指掌如西水山記）破也秦以延綏寧夏甘肅爲三邊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相距二千里而遙北濵黃河南以邊墻限之自古郡縣犬錯其中明初即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兵駐綏德苦遥制非便乃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榆林遂爲大鎮其（歸并榆林）地多沙磧民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俗尚雄武而多將材有氣節視他鎮爲最方諸人之議禦賊也府谷尤公世祿世威兄弟皆故總兵亦家榆林攘臂前曰受國厚恩敢不執橐鞬援桴鼓以效死王公世欽故山海關總兵也曰

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衆皆憤激頓曰摜甲登陴適延安人舒君睿與賊將黃色俊先後以自成手書來說降且賚五萬金犒師衆從城上遥詬之曰吾榆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豸嘗轉餉以食我垂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著於九邊肯爲賊屈耶賊稍稍退當是時衆洶洶莫適爲主事無統紀咸推公署總兵事公於是舉手揖衆曰事急矣請公見推昌齡何敢讓遂歃血誓師令街巷各聯結太社習兵而與諸人定分地以守曰南城樓兵備副使都任戶部郎中王家祿副將惠顯𠫭將劉廷傑故總兵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坐營遊擊李英設守而故保德州知州鍾乾健佐之曰東南城隅右營遊擊劉芳馨姬維新設守而安邊𠫭將馬鳴廉佐之曰城之東南觀遠樓副將潘立勳故山海關副將楊明兵備中軍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設守而某官某佐之曰東城信地樓故永平督餉戶部郎中張雲鶚設守而故西安𠫭將李應孝佐之曰前東門至心樓故山海關總兵王世欽右營遊擊尤養鯤設守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韡佐之曰後東門慶昌齡設守而故大洋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將王

永祚佐之曰北城敵樓故眞安州知州彭卿設守而某官
某佐之曰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故柳溝總兵王世國故
山海鐵騎營叅將尤岱設守而故灤州知州柳芳佐之曰
新添門樓故遊東總兵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世祿設
守而左營遊擊陳三典故湖廣監紀趙彬佐之曰街巷定
邊副將張發旗鼓都司文經國等各督延毋怠當是時僑
卒乘繕甲仗各出私財佐軍人人奮勇氣吞賊先是賊將
至或告公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任且此土非公之鄉也
盍去諸公曰賊至而逝非勇也見難而避非義也果此城

二十五

不守吾當與之殉逆耳以故公既總兵事諸將咸用命無
不一當百聘時出兵大戰斬獲無算賊懼而辟易然根益
大肖賊之起也多西人自謂榆中父老皆其鄉人也不願
兵而下已而見城守堅殺傷者眾則悉諸營兵薄城城三
面倚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墩互相為犄角賊不敢近
而來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
尤逼城下賊入其中潛為地道穿城為故總兵侯世祿與
其子侯拱極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於沙上起飛樓與城
樓相對矢石交至尤世威與其從子尤翟文自南北出戰

於榆陽橋賊乃刦翟文戰死東城亦懸壯士出擊賊賊拔
靡將退守綏德請益師而城中有奸民舉火應之賊復環
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為重城以備缺又越日城
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絕是為崇禎十六年冬
十一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帥賊帥曰若固壯男
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王家祿圖急
時令婦人運水灌城冰厚數寸賊不能攻及城陷自刎死
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偽以若為大將廷傑大罵
賊怒支解之廷傑殺德入猶死父副使奚鼎聞之不哭曰

二十六

吾有子矣其從弟廷夔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
兄死吾何獨生為哉遂投雲巖闕死廷夔妻高氏撫遺孤
稍長一日泣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女耳今女已有
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死惠顯清憫世家子其伯兄曰世
揚宦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毅齊名白首名德負海內
重望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為賊脅訶訶受偽官顯少為諸
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城
破被擒賊許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畧且為世揚弟能
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領兵之最尊者也

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漸時爲標營守備亦罵賊死漸世揚子也（世揚又得此世見益和其弱矣）而公與尤世威王世欽王世國四人俱以檻車送至西安距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人洗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既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之不屈自成曰諸公皆名將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公等罵曰汝驛卒敢大言侮我自成本延川驛馬夫故呼之曰驛卒欲以激怒自成使速殺之自成笑前解其縛世威叱曰勿前污將軍衣自成怒命斬之公等臨死歎曰吾輩（也寸皆作死鬼）不早殄此賊致有今日眞死有餘恨先是王世國傾其家

貲招套人爲援而撫邊中軍馬應舉亦以孤城不可獨守乃往河套乞師套人至榆林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舉懸首於凱歌樓當是時同死者（孔都司分頭言之是榆林之人）里居則指揮崔重觀散家財聚衆於漢壽亭侯祠喋血質誦詞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其餘積曰毋爲賊資也賊怒殺之右營材官張天敍指其囷粟曰吾不能殺賊亦不（猶爲死節諸人已也山奇）可餉賊也焚之而自縊於庭樹李耀宇李光裕者皆材官也耀宇發矢數十巷戰每發輒應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乃自殺光裕趣家人俱自殺而後死中軍劉光裕罵賊死

指揮黃廷政與弟千戶廷用百戶廷弼奮力殺賊同死千戶賀世魁陳衣冠於庭取家世承襲牒文置案上焚香東向拜曰臣力竭矣更衣深衣與妻柳氏從容自縊指揮傅佑與妻杜氏威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皆自縊里居戰死則故西安參將李淮使其妻女自縊率子挾弓刀搏戰殺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暘節聚火焚其妻孥出持刀巷戰殺十餘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綏德衛管屯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先置二匕首於左右蔽膝中賊入茂先家茂先佯勞以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揮匕首刺賊賊

負傷走茂先遂殺其妻子而自刎其他里居戰死與在官（以上是榆林之官）死事并廢將守城死者已見前或不及備書者文武將吏（及死難總兵以下再抽叙）皆致命遂志無一人降者而諸生則陳義昌沈濬沈演白（以下是榆林之諸生及婦女死難）拱極白含章罵賊死張連元張連捷李可柱胡一魁李亂群皆自縊死商人張禮亦罵賊死而延安衛人台元者當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擊賊鄰人恐禍及縛之囘至家不食五日死其中婦女之就義甚烈有姚氏可紀者則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楊坤妻柳氏教授徐可徹妻潘氏兵備副使巡捕官喬國雲妻劉氏趙之珍妻馬氏吳伯裕

妻王氏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縊諸生劉佰新妻張氏攜二女投井死管登魁妻傅氏攜幼子投井死中軍劉永昌妻高氏先永昌死指揮安要采氏王世欽妻高氏榆林衛百戶王伸妻高氏高謂長婦曰吾寡居不見姻親中一男子者十餘年矣今肯見賊乎攜長婦投井死賊退殯之閱三月合葬於夫之壙啟棺視之香聞數里吳守中妻楊氏楊家親於貲以寡婦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者皆操戈登陴躬若布糒日夜備糗糧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餘矣凡一城中婦女死義者數千人井中屍滿賊屠其城

遂攻陷寧夏慶陽甘肅三邊皆入於賊榆林爲天下雄鎭兵最精將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餉又最乏士常不宿飽乃慕義殉忠志不少挫其忠烈又爲天下最盛聞天子崩悼將大行愛恤國亡不果

征有典曰嗚呼賊禍始於秦而釀於延撫宋黃裳之廢餉宣虜系撫孫應甲之裁減驛遞馴致勤無死亡將相外逆臨以偷怯權移文武府吏一力一心終陷於烏合之衆豈天啓　有德特生若輩爲之嘔除而嘉義殉忠者徒自捐其殞命已乎然視惠世揚之流晚節敗露百世萬年芳臭不倖矣

廬州忠義諸公合傳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寇禍徧天下名都大邑過輒塗炭或一至或再至三至計一邑死者無慮數百萬人然大抵逃生而猝遇寇死或乞殘喘於賊而卒不免死其卓然以忠義自命堅確不移自辦一死非死無以遂志者十無二三焉此二三人者類多以門戶衰落子孫貧賤不能自達於通才大儒以登諸琬琰而又無故知出氣力以表彰則日就澌滅雖精英昭爽飛揚慘悽於酸風苦雨之中不白湮

沒而卹而傳之者鮮矣至於不期死而死與乞殘喘而卒不免死者則往往雜出於求金索米之夫揚厲鋪張概與矢天誓日斷脰決胸抗節諸公比烈如野史雜記傳誌碑版不可勝數

本朝

列聖特於前明忠義諸人極爲崇奬而　珥筆諸公亦悉心甄綜歷百年始有成書可云愼矣吾廬殉難者頗衆而正史不概見鄉大夫盧御史外如程大叅胡編修名僅附見而錢光祿則缺焉未書豈以名掛彈章不無遺議故愼重不以立傳然比之匪人末路蓋愆獲蒙褒錄者不少如不於光祿靳也盜兵燹之餘史籍殘燬人往風微無緣以闡則雖嗜奇如子長遊覽遍海宇必有欽如之憾所云附驥尾以顯名者向亦無幾耳嗚呼賢士大夫之抗節猶尚有傳不傳之幸不幸如此況於匹夫編戶之氓乎作廬州忠義諸公傳

盧御史諱謙字吉甫號芳菱廬江人也萬曆甲辰進士任永豐令擢御史巡按真定丁艱歸服除督學順天轉江西左叅政病歸崇禎八年以邑紳在籍城守死於難廬江廬

爲邑地彈丸狃於承平素無兵守賊猝至衆欲棄城走公急止之曰四郊皆賊兵欲何往且走卽遇賊遇賊必死死無名不如城守城守卽不幸死爲天子捍圉死且不朽衆踴躍泣數行下曰敬如御史言公爲人重廉隅謹然諾不苟訾笑冠履飲食之節始終相較不失毫髮里黨嚴重公以故無敢違迕者於是率士民子弟登城禦賊罄家財犒衆不足則典衣銷簪繼之越數日奸人內應城遂陷公馳歸朝服坐中堂四僕侍側賊至逼公降公大罵曰吾朝廷大寮肯受辱於鼠偷若輩死亡無日尚敢凌辱官長耶殺

二僕舁公公不顧鎗中左頷不爲動右頰受一刃血淋漓
復不動賊攢殺之罵猶不絕郡守龔某諱其事欲以病死
聞吾鄉少司馬吳公光義發憤具揭曰盧謙身殞賊鋒謀
以病代無非以縉紳受憐則焚屠之禍益彰去留相形則
守土之責莫謝不有表揚忠魂奚慰事聞詔贈光祿寺卿
程大叅諱偕字畸人合肥人萬曆己丑進士令平湖擢南
禮曹出守東昌遷滇之布政司叅政之任見界石大書萬
里雲南四字念母老妻然泣下曰吾不得爲子尊矣欲投
劾歸會滇寇陛昌文等叛喟然曰王事多難吾不得爲王

陽矣星馳抵任設方畧討平之遂解組歸養壬午張獻忠
寇廬州太守鄭公履祥知公饒方畧以城守屬公公毅然
曰吾事也率衆堵禦甚力賊屢攻不能克解圍去是時寇
盜蜂起中原大亂戶口八九流亡天子猶勤文事督學使
者四出校士冀得人而廬當賊圍既解之後督學御史適
校士至郡獻忠詗知之則令賊數百人僞挾書囊筆裝儒
衣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而趨之城上舉火以應四面環攻
城遂陷道臣蔡如蘅合肥令湯登貴督學徐之垣縋城遁
鄭公死之公甥吳巷戰賊衆大至遂遇害夫人高氏聞變

自縊死史公可法疏聞贈光祿寺卿
胡編修諱守恒字昇符號吉雲舒城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湖
州司理舉廉吏第一召試平臺改翰林編修晉東宮講官
乞歸養壬午張獻忠寇舒城時縣缺守令公與叅將孔廷
訓同飭備庭訓兵淫掠舒人逐之庭訓怒而降賊教賊以
衝柵穴城城穿數處公督守堙者塞之率衆死守凡七閱
月賊晝夜圍攻射書城上約降公焚諸堞復射書購長鬚
翰林千金或勸之曰公爲賊耳目久矣剃鬚易服疾入都
當可免公曰我去顧令舒子弟獨死耶義不忍毀形以偷

生吾不爲守益力已而城破賊執公好語之曰汝守土官
耶無自若公曰普天皆王土人人當守何論官耶大罵不
屈賊以刀劃兩膝攢刺之洞胸死史公疏聞贈詹事府少
詹事謚文節
錢光祿諱策字國獻號靖甫無爲人萬曆辛丑進士任南
刑部主事性亢直遇事風發不避權貴東寧侯焦某子毆
殺奕客李秋反誣以盜諸司畏勢不敢問公按其獄竟置
東寧子於法聲震南中嗣任職方郎中値柄淮漕者汰而
暴藉除閹小功虐逼璫鎮結朝譽公昌言糾之並二給舍

兩曹郎之附麗者其黨擠公出守貴陽而副總陳某怙兵爲亂公裁以法收其黨不少貸不悛則抗疏劾之語連撫軍公聽調回籍副總竟論如律回籍十餘年以勳卿召議紅丸復忤要人出南冏晉光祿寺少卿復斜寺爲之擢離職守者偘偘嶽嶽無所阿徇以淅撫推奸櫪衆不樂公多方阻抑遂謝政歸壬午寇犯無爲公出方畧禦之賊少却已而夜襲城城破公列炬朝服南面坐開重門待賊賊至欲降公公張目叱之曰若曹皆朝廷赤子悖亂如是乃欲降光祿耶今日有死光祿無降光祿吾勢孤力弱不能斷

[illegible]賊耳[illegible]賊遂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百計欲降公罵益厲賊遂支解之史公聞而歎曰壯乎光祿不徂進非所願恨彼逾往亦且死得分明死非徒死猶癸詔贈太理寺卿嗚呼壬午之寇難也賊陷龍舒暨於郡城無巢共霍諸州邑後先俱失是時史公適撫安廬揭變爲文以祭死事諸公曰直隸廬州府通判鶴天趙君與甚翰林編修吉雲胡君守恒南京光祿寺卿靖甫錢君策雲南布政司叅政畸人程君楷原任南京旗手衛總司趙君之奨廬州衛經歷鄭君元壽崇明把總金君玉慶六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戸張君國政耆民劉鉉等共文曰奉簡書而治兵者盧擁纛牙這羞巾幗覩秦庭之哭耳如不聞而援絕力窮城頭慘死乃在郡佐之大夫衛幕之散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印纍纍綬若若平日苛政如虎不復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覩民城如敝屣而奮不顧身手刃賊衆正冠危坐甘死不移乃在鄉士大夫二三烈升豈不慟哉號爲鄉紳者平日以海內清流自負論宸持短談說忠孝一旦臨難乃東身就縶長跪乞哀倖全其就木之餘生爲節義名教之辱而

登陴固守城破之日覩死如歸竟在守禮之子衿儀窮之黎庶豈不慟哉予爲諸公慟士民慟而幾無以自解也爲之請於朝如趙君之死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跌防太史胡君勳卿錢君大叅程君總旗趙君等或以爲激變或以爲死遲予爲之辨雪而凜凜大節乃昦著於天地間意諸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洞等耆民劉鉉等死不一人死不一地即不能起九原之骨問其姓名要皆授白刃而不悔寧玉碎無瓦全以覩他人之偸生天地間究與草木同腐者何啻霄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烈而死亦何

吳公士任字顯伯合肥人諸生以忠義自誓挺身立戰被
剁死

趙公嗣蕃字于之合肥人諸生城潰衣冠坐堂上賊强之
跪不屈罵之益厲不受賊怒執至西門縛於樹罵不絕口
鉗其舌以血噀之死

葛公一本字尚華合肥人諸生家傳孝友三世同居年十
三母李氏病刲股者數次兄亡撫其子及孫與己子無異
壬午殉難至南關投身池殉焉

鄧公競字勁勤無爲人以孫害兵謀致擊崇禎間寇氛寧躲
[illegible]
州人軍率公爲尋撫長舟苛請諸憲授把總令統練鄉兵
壬午春賊攻州界殺戮遍野公率鄉兵數十人出與賊遇
奮力殺賊賊衝衆潰之所率鄉兵奔潰公獨身禦敵殺賊
數人力不能支遂爲賊殺詞時有王加惠者素以武勇聞
亦被殺

吳公之鼎字調鼎無爲人少有雋才三副鄉榜晚領歲薦
適賊破州城掠其家公抗言拒之賊不忍傷也賊躁躪學
宮整衣冠趨罵之曰賊如何敢犯聖廟獨不畏在天之靈
乎賊怒損殺之

錢公振綱號思軒無爲人諸生壬午賊陷州城門公持斧
傷數賊賊蜂擁至公雖罵不絕口而力難敵遂遭亂刃死

楊公鴻功字冲若巢縣人諸生乙亥賊破縣去後入城細
訪忠孝節義闡幽發微錄成一書名曰屬聰錄羅錄及者
男婦凡一萬三千餘人義婢罵賊不屈死者皆錄之壬午
城復陷偕兩子寓大力寺賊執見其渠魁公說以天道人
事聲色俱厲將被殺兩子爭以身代皆遇害時稱爲孝烈

凡此皆壬午之殉難者而先是乙亥之被賊也自盧御
史而外捌又有樊公孔學張公四哲徐公奇陸公合新梅
[illegible]
公國秀若而人焉

樊公孔學合肥人盧謝衛首戶乙亥賊圍城公領衆曲防
晉壁衆潰被執逕語城上曰賊整覺皆紙不足懼但愼防
禦可也賊怒磔其屍

張公四哲合肥人乙亥率弟四美四奇戰城下不勝謂兩
弟曰郡城來日必陷與其被戮辱死不如舉家清白死遂
偕弟及妻女等十五人盡投於井

徐公奇字長卿巢縣人諸生乙亥城破謂妻曰我家世清
白不可辱汝等當自裁親視其妻及女就縊妹臨穿亦自

刎然後從容畢命

陸公合新字滙臺巢縣舉人乙亥賊陷巢衣冠端坐賊脇之使跪公曰我三十年孝廉肯爲鼠輩屈膝耶拔劍斬賊被殺事聞奉勅建坊而同時趙公弘璧字元白張公愈奇字孟庸葛公遇明字澹如張公拱祿字綏之嚴公戢惠字濟之張公弓字天猶王公善慶字爾餘皆巢縣諸生又彭公長齡字遂禎俱於城陷日罵賊死

梅公國秀廬州六安州諸生乙亥賊至被獲逼之降叱曰我諸生識義豈從賊乎賊怒刃之至死呼大明太祖高皇帝[illegible]乙亥[illegible]丑等已庚辰迄於甲申盡爲擁蔵不被賊俘掠殉難者不可勝數而傳者蓋寡當由戶亡種絕親知故舊亦復俱盡無有稱道之者故郡志不得而詳焉是可悲也矣其幸可知者吾得七人於丙子曰丑曰李公逢期李公逢亨李公天秀於庚辰曰宋公穎武曰彭公之年辛巳曰沈公志傑其死難時日不可考者一人曰田公呈芳

李公逢期舒城人兄逢亨子天秀皆以氣勇聞李自成張獻忠之蹂躪中原也其在江北安廬者以英霍爲窟穴而舒當孔道數被兵崇禎乙亥正月賊渡河而南由固始薄霍山焚壽州屠潁州遂趨鳳陽犯皇陵燒享殿而並及於廬州郡守吳公大樸堅守城不得下去而攻巢縣無爲舒城廬江皆破之其攻舒城也縣令章公可試塞三門獨西門誘賊入塹其旁以待賊馬足陷巷戶出長矛刺之而參將張公一龍勝之於睢家岡獲其頭目掀天動副將孫應元勝之於烏沙鎮斬五十餘級太監劉誠率京營兵擊賊竟日追殺七十餘里斬賊五百七十二級公與逢亨天秀率鄉勇駐大馬山遏賊賊擊之不敢犯去圖桐城走潮湖[illegible]是爲丙子十月某日也明年春賊復大至蔓延山谷間公與賊邀大戰殺數十人賊懼而奔賊既憚公則相戒以爲逢期勇士必生致之於是合兵反關圍之數重公力不支被執勸之降不肯曰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者耶賊怒殺之逢亨聞公被執曰吾弟也何忍獨生且曰率天秀及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公公已死兩人大哭且罵奮勇殺數賊皆自刎而死

宋公穎武廬州英山縣人庚辰率衆襲賊營慘死當事嘉其義俾公子弘志入學

沈公志傑無爲人武生辛巳流賊犯境率子可則姪可仕
及鄉兵六十餘人乘夜砍賊營父子叔姪俱罹難
彭公之年廬州霍山縣人歲貢賊攻霍倡義出資助兵食
每歲終代完窮民逋賦後城陷死之
田公呈芳廬州六安人聞警約村人挈家以避俄賊騎驟
至廟數里見一女端好欲掠之公大言此吾女也敢妄覬
乎竊手刺女死母衆急走留一身與賊鬬賊亦驚亂居人
四奔竟死鋒鏑然不知何年月矣盧御史程大參胡編修
錢光祿皆以官歸城守殉難若曹縣令之死鄖西張縣令
[illegible]
之死威遠馬副將之死揚州徐縣丞之死滋陽黃守備之
死潮東雖未與桑梓共存亡然皆廬人皆以官守死王事
所由與盧御史四公先後比烈也因並次焉
曹縣令諱同申字幼伯巢縣人任湖廣鄖西知縣鄖經殘
破又安撫降寇老當當署事者僅於江干栖泊公集流移
修城垣爲固守計忽張獻忠約降寇爲內應倉卒被執公
護印不與死之當事疏請照郝景春例優恤
張縣令諱弘任字曾于廬江人崇禎舉人授四川威遠縣
甫抵任而賊猝至時城守無具令長子振祚突圍求救覲

率士民登陴固守誓以死殉賊百計攻城公堵禦甚力久
之援絕餉空賊乘間入被執誘以官公曰我爲國守土牧
民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肯從賊耶賊怒殺之振祚馳見制
府泣陳危殆狀甚悉不應振祚憤甚瞋目詬責之曰若欲
爲賀蘭進明耶噬其面急躍馬還見父遇害持刀擊賊不
勝死時公妻朱氏幼子振祺振祥俱隨任而振祺以試事
歸後蜀中道梗音問遂絕歷七餘年振祺辭母隴就道曰
不見吾親誓不返攜一僕間關至保寧僕旋失孤蹤孑亍
久之知父與兄俱死節而母弟妻子未審存亡道遇川省
[illegible] 十四
藩司亦江南人告以故司憫之薦於撫軍俾署梓潼令亂
定解任由嘉定至峨嵋見開墾籍中有居籍張振祥名乃
其弟也訪得之於是母弟妻子始相聚同歸故里焉時以
比朱壽昌云
馬副將諱應璽字守卿廬江人以武職從史公征戰有功
屢陞南京大教場坐營叅將加副將乙酉與史公同守揚
州知勢不支預作家書訣父母妻子謂真我何曾死假我
何曾生不愧鬚眉四十年庶以潔吾身城破死之
徐縣丞諱日章無爲人選貢生任山東滋陽縣丞署縣事

崇禎十四年城破死之

黄守備諱克嘉合肥人武榜任浙東守備山賊聚衆據公兩次討平之福建閻羅宋三家賊烏合萬衆憲檄黄建諸營合勦公臨陣先登馬蹶遇害將死掀髯語賊曰無令血染我鬚時甲申七月十九日也先是三月十九日之變有宜死而不死者有不必死而决於死者宜死而不死者吾未之深言也不必死而决於死則有如高公翰冲張公弘化楊公維嶽固宜亟書也

高公翰冲字雲翱合肥人文行素優肄業蜀山僧舍以古人自命甲申聞變涕泣屢月投繯死

張公弘化字駢公合肥人諸生聞變步入文廟哭拜先聖焚其巾衫語家人曰死期至矣整冠别父而死

楊公維嶽字五莫一字伯峻巢縣人貢生性迂謹好讀書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爲人也畫像祀之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徒步請軍門往謁口畫兵事史公大奇之居無何寇益急史公拜南兵部尚書傳檄天下捐貲勤王公即毁家以應已而烈帝凶問至北向號慟屢日夜廢寢食福王南渡條列時務十三事上之未幾

大兵破揚州史公死難而南京亦潰公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祭而哭於庭家人進粥食麾之去素喜飲至是亦弗御曰履土而思禹功食粟而思稷德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値國勢如此飲食能下咽乎居三日　大兵至下令薙髮公不肯人謂曷避諸公曰避將何之吾死耳其子對之泣公曰小子吾生平讀書何事苟全倖生吾義不爲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作示兒永訣之辭以見志不食七日整衣冠詣先世神主再拜入寢室遂餓死公於功名雅以義命自安當童試時見人有減年者鄙之至欲冒進取而先自欺以邀進乎公答書座右云居家不欺親仕宦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希福報哉學者私謚爲文烈先生

史外卷十六

焦中丞傳　附焦源清等

公諱源溥字逢源又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知沙河潞二縣擢四川道御史以艱歸天啓四年起江西道御史羣臣聚訟三案忠奸混淆公抗疏曰人情意見或有異同綱常必無二理請平心以質之光宗爲神宗之元子爲元子者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爲神宗之后爲二后者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爲光宗之后爲二后者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不待辯而明也鄭貴妃逆謀從前未著至張差挺擊始發禁門喋血之禍廹在呼吸尚忍言哉況當先帝御極之初哭傳神祖封后之命請封未遂而治容並進矣張差之挺不中則投以妄優之蠱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寃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父乎今即勉寬貴妃始終恩禮以慰神祖之靈以逃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非貴妃比使無失德於聖母陛下原無夙嫌則推先帝之愛自當特加優原臣恭誦陛下近諭所云凌虐聖母推

凶陛下又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欲爲選侍乞憐曲宥前辜量加恩禮而移宮始末公卿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母乎且崔文昇李可灼不處極刑借廷尉持平之說開寬縱漏網之門刑部尚書黃克纘不得逃其罪也疏奏報聞而已尋巡按真保例遷潁州道副使而以崔文昇監視潁州遂移疾歸崇禎二年閹黨既誅起山西河東道武寧參政陞本省按察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當是時餉缺兵單邊事日急屢値歲饑民無糠粃至淘馬通以食公上疏請賑增兵調餉六事俱不應乃自劾去十六年冬李自成陷西安公被執賊以總督脅降不屈卽勒輸餉公直視大罵曰賠賊吾恨不能生啖爾肉安從得金速殺我無多言鬚髮上指目眥盡裂罵不絕聲賊怒拔其舌支解之時年六十三從兄中丞源清亦死同時殉難者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絅等共三十有四人

汪有典曰嗚呼挺擊之事神宗不欲竟其獄意可知已青宮元子禍切剝膚亦不能不委曲調護而外廷又烏能奪之神宗既已模稜區區熹宗昏童抑又何能正之至於紅

先事關君父卽可灼非從哲使乃爽謀而帝崩不加究譴從而賞焉定爲何必卽帝命正終倉卒之際何暇罪惡及於御醫況光宗以乙亥朔日崩從哲卽於是日票旨賞可灼銀幣是時乾淸未淨大行未殮宸位未定哀詔未頒旨從何來首先何發選侍據宮中外洶洶從哲首輔並無一言爲助顧汲汲于一御醫之可灼卽可灼有燕王室此亦非旌功之時斷斯獄也從哲卽不與乎弑君而忘死欺生黨惡逸賊徇私賞奸罪浮趙盾固南史之所不宥也夫豈但爲法受惡已乎然而熹宗屈於衆正則可灼戍戮於羣

小則可灼免顯僇馳召無與禔僞罪所謂絕無心肝者乎選侍毆崩聖母威挾皇躬疑論滔嘻不聞知呂后危漢光武中興越百餘年尙告廟而罷其配食先儒謂武氏亂唐中宗反正之後大臣宜聲罪廢黜中宗不得而與況於選侍既妾何難以義斷恩豈有違忤先帝逼逐嫡母之嫌乃繼春揭出廷臣緘口而熹宗於繼春旋斥旋用又何怪選侍之曲爲包容夫獨不念毆崩聖母之語出於誰氏之口而忘之乎然而熹宗慣慣正如任易之人將露淸明旋復沈痼此霍維華之言所以易入而要典之成藉小狷

扱禍延宗社也。

公諱與胤字百斯山東新城人浙江右布政使象晉次子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出爲湖廣道監察御史總兵鄧玘殺良冒功抗疏欲斬之忤閹臣意謫江西按察司知事以歸遂不復出甲申三月賊陷京師公聞變自作墓銘辭父布政公從先帝殉社稷即握腦子服之不死赴水被救不死偕妻于氏共縊於室又縶絕不死家人遂共守之俟守者稍懈乃縊死子士和字允協諸生公束死時戒諷士和乘間醫解士和曰此世間好事汝曹安用喋喋爲賦絕

命詞亦從死其辭曰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嗟世道之涸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仕仇兮方臣妾之未遑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鄉死是崇禎中新城凡再破其前則五年十一月公之從叔父象復及其子與夔死之象復字完初以保定府同知里居與夔字風虞舉人聞變倉卒部勒家人乘城拒守城陷父子皆被執大罵不屈見殺事聞贈象復光祿寺少卿與夔知縣其後則十五年十二月公之弟與朋從弟與玫及與朋子士熊士雅死之與玫字文玉與朋字壽三俱貢士士熊字渭濱舉人士雅字大雅諸生與朋爲人慷慨有風烈每平居酒酣耳熱輒談古忠義事淋漓感激及警至簡家丁登埤禦守并有方略城陷被執二子率家丁救之亦被執不屈死而象復之從子與慧者當五年城破時守其父柩不肯去亂兵劫之跪不屈斫之傷首訛以見其渠曰孝子也免之歸頃之縱火焚城中且及與慧廬與慧伏柩哭其當櫬之爲斷火道得免賊旣退與慧行積屍中求得叔父及兄歛之於是人翕然稱孝子云孝子字伯服貢士

汪有典曰嗚呼天之愛才也尤愛忠孝往往不輕以畀人

故李陵憤其家誅鄒超剷其父謀王氏一門何才且賢者纍纍也豈天於王氏特厚歟或謂王氏家法素謹故踐形者多肖非所降有殊爾也然則善承天者尤在父兄之教哉

張文學傳

公諱秉純字不二號石門含山縣諸生崇禎甲申烈帝殉社稷公錄遺詔置懷袖日夕讀讀已輒哭即祈死踰年埜母訖曰吾可以死矣遂絕粒餓俄旬日不死謂友人晏秋瀾曰宋亡謝叠山不即死者有老母在也秋瀾曰勉之我行從子矣爲小像署忠孝節義數字繫以贊待死餓又二日友諸璞玉曰北邙草深西山雲濕獨且奈何公曰千年一別子爲我飲强璞玉醉而已談笑佐爵則益餓餓又數日嘔血數升已而便溺皆血卒不死積二十七日其衣冠

沐浴北向叩頭大呼曰臣秉純今夜得從大行皇帝死矣額卒不死友陸令恭譬之曰秀才死諸知者公笑曰人知則死人不知則不死古人必欲人知孝始爲孝子人知忠始爲忠臣耶讀書種子絕矣盍穀餓至四十日然終不死姻婭爲具生祭公弗許固以請側立挺挺奠者舉酒三獻且獻且哭公揮手斬之曰止止無庸妻劉子湘等祭則端坐受拜拜已大笑强起賦詩賦已問湘能否湘固善詩即應曰能公曰我不能苦思擇易韻來嘗再賦之湘拈韻針帳頂仰對吟哦謂湘曰我大明士今號西山餓夫含笑入地矣詰朝我當去迨曉呼諸子曰忠孝節義爾曹愼守之勿失即我目瞑當此之時公餓五十有一日矣復具衣冠沐浴癯背伏地叩頭呼先皇帝者再而後死妻劉亦絕粒餓十有六日扶至公柩前拜伏痛哭亦死

汪有典曰嗚呼甚矣夫死重於生乃至是乎夫人寒疾不汗勢固必死遁於水火盜賊勢亦必死然往往自偸其生終亦不能免死豈其處死實難哉患生於多欲而是非之辨不明也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烈帝之變與公同約殉節者蓋亦有人已而中道圖再甦首新命

西山薇蕨也精光可輝映夷齊不肖鶡當時所爲齒冷也公獨甘餓於絕粒取適於蹈死歷五十餘日不少變易精金百鍊益勁長河萬折必東非與何其烈也張獻忠據蜀設科取士諸生畫至者二萬二千三百人已而盡殺之西門外青羊宮棄筆硯如丘攏獻忠固窮兇而諸生之爲所殺者夫豈幸哉司馬遷謂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予則謂處死非難知死爲難耳悲夫

左中丞傳 附陳同極等

公諱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韓城令有異政遭父喪三年不入內寢事母盡孝服闋考選吏科給事中崇禎十三年風霾亢旱詔求直言公上言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李自成陷京師烈帝殉社稷福王南渡公以都御史巡撫應天當是時

本朝定鼎燕都大學士高弘圖等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公慨然請行加兵部右侍郎與左都督陳弘範太僕寺少卿馬紹愉偕往命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公言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求東宮二王蹤跡誼不敢辭但旣充使臣勢不能兼封疆重寄請解臣經理職銜且馬紹愉前爲臣劾罷今不當與共事乞停其行皆不許公又言臣此行生死未知敢效一詞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端行事似少恢復之氣願陛下時時以先帝讐恥爲心聽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黎氓則思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廷臣時時以整頓士馬爲事勿以和議爲必成勿以和成爲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韙其言而馬阮

諸奸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讐漫不以國事爲意十月入都館鴻臚寺不得赴梓宮卽於館所陳太牢遥祭帝后擗政王召見公麻衣孝巾葦履向上長揖南面坐 王以兵罪數公公抗辭不爲屈遂遣還甫出京而弘範密奏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留公勿遣乃自滄洲追還改館太醫院公從弟懋泰先爲吏部員外郎至是來勸降公叱曰汝非我弟驅之出題絕命詞死焉兵部主事陳同極遊擊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位劉統五人皆從死公赴義時風沙四起捲市棚於雲際屋瓦皆飛市爲之罷諸生曹某素不識公聞公死力營斂公扶櫬歸役弘範奉太后並執潞王以杭州降公母徐寧海儒家女甲申京城陷懋泰載以歸行至白溝河仰天歎曰嗚呼此張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且曰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偷活寄語懋第勉之勿以我爲念言訖而死蓋出都不食已數日矣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慨然通好也禍福死生固已度外置之其貽書姜給諫埰謂國遭大故二東不聞有斷頭穴胸報故君者彼鄒魯仁義之稱安在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

也蓋公既能知死又能處死固與信國文公爭烈矣乃信國有弟璧公有弟泰南枝向暖北枝寒諒亦各從其志矣史公可法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史公請置之法福王以史公故令養母同氣之不類如斯可慨也夫

周禮部傳 附雷鋐

公諱鑣字仲馭金壇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麗逆案公深恥之遁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由是與羣小不合又數忤執政意遂罷歸阮大鋮者故魏璫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深詆之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而公實爲盟主大鋮以黎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名士飲酒高會則用一二人雜入伶人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鋮爲快大鋮聞則嚙齒槌床大恨當此之時流賊擾江北鋒火及於瓜步浦口諸名士且疑大鋮爲內應刊檄討之署曰留都防亂大鋮內即且懼獨身逃匿於牛首之祖堂而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鋮之客語大鋮曰周鑣之名以詆公而重諸名士黨人又以詆公者媚鑣於是大鋮怨公及諸名士次骨思一旦得志即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甲申李賊陷北都烈帝殉社稷馬士英擁立福王召用失職諸臣公與雷公演祚以三朝要典力阻定策忤士英意羣小遂謂公欲迎立疏藩而士英特以邊才援起大鋮欲次第翻逆案修

要典舉朝號爲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布滿歌謠詞必殺
馬阮忌者又謂公實使之於是馬阮謀曰不逐東林諸臣
則案不可翻不殺何騏一二人則東林不盡不根究迎立謀
謀之名則殺仲騏爲無名於是士英首劾從賊者而擬公
爲周鍾死法當從坐所謂迎立謀叛者南都議立君潞王
有賢譽諸大臣意多主之士英獨持福王諸大臣方列福
王失德事爭之而士英已與總兵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
歃血立福王矣由是益與衆正不合周鍾字介生癸未進
士假仁義以爲天下者三十年國變降賊草僞詔醜詆先

帝天下根之司寇高公倬擒至開新竹苑對衆杖之數十
斬於市士英既劾公大鋮又自爲疏躪無賴子上之而一
時附奸諸人先後論劾以驗成其罪與雷公縯祚同繫刑
部獄從吏訊而補囚諸名上校尉紛出踉蹌奔竄善類爲
之一空雷公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人累官山東兵
備僉事十六年疏言周延儒招權納賄凡考選科道求總
兵巡撫必先通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始疑延儒放歸
復徵聽勘而賜之死以此爲衆正所歸既與公同繫御史
王懩阿大鋮意上疏請斬二人吉服承旨入獄雷公謂公
曰王懩能斷我首耶公曰不斷我首吉服何爲會左良玉
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鋮構陷鐵縯祚士英大鋮益
怨謂鐵縯祚實召良玉兵趣福王賜自盡乃各作家書訖
又互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遂雉經死遺命勿葬傚伍子
胥抉目遺意置棺雨花臺未浹月而留都不守矣方大鋮
之既起也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作正續蝗蝻錄蝇蚋錄
及僧大悲獄起與御史張孫振謀倡爲十八羅漢五十三
參七十二菩薩之目共千餘人思盡阱之以空天下會　大
兵至而其禍始解大鋮已先士英納款從　大軍取閩將踰

仙霞嶺得微疾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
吾等先踰嶺而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鋮艴然
變色曰吾雖老尚能射彊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不
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嘆曰此必東林復社來間我也
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
全軍踰嶺大鋮下馬步行趫捷若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
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秃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
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一石上遂死其家人
隨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徧覓

無棺遂斂日乃舁木扉至嶺上會天暑屍蟲盈於路僅存
骸骨而已或云過嶺白晝見雷公索命頓首曰介公饒我
遂墜馬死或云大兵擒之阮岩死仍戮其屍先是崇禎十
六年大鋮寓伏金陵左良玉兵南下大鋮嚴言歸德侯方
域爲內應方域亦復耐中人大鋮所切齒者也以書抵大
鋮曰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
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
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
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

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
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僕而大人送之曰金
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
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
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
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
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
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
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之必喜而爲僕

貰酒奏妓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不解既而
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
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友陳
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斂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
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
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
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
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
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

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
於內子蓋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
族滅而後快也僕誠與左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
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
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
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
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
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
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

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
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
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且必隨屬其後長揖謝過
豈爲晚乎而奈何險毒在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
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收機一動長伏草莽則
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
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
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
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徹故敢述其區區不宜越明年大鋮

果得志挾嫌殺公及雷縯祚大鋮既死蕪湖沈士柱亦
罹黨禍者爲文祭之詞病戚長至之後二旬返故降大司
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湖沈某辱公知最深爲文以告
其靈曰古稱知己重於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感爲知己哉
漢之有孔融也博聞強記一代師表操非不知之唐之有
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然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
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止知操杞之
如賢榮身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以余少賤未
嘗與司馬公謀面竊聞公以早歲擢科歷登華膴中常侍
之際勢中要路與賢士君子爲仇說者遂詆公爲假子獻
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乎謂不然逆璫薰灼蹈亂滿天下得
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呢璫握爵之
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
盈而位不過光祿雜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乎以知
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閱公封事入贊導
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爲先
帝報讐乎謂不然先帝御宇使悉公權智復爲採錄抑或
洗滌瘢痏涵茹包容捐恩怨親仇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

不摇於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其鱗甲豐其羽毛得甘
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乎以知公之陽仇而
陰德也公初涉藝苑其詩文不異常人後所製詞曲奔走
一時說者謂其憤時嫉俗科諢皆指目正人乎謂不然引
光半載公所以登場塗面自爲玩弄其語人曰寧使終身
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語何異及逃竄鴆茲復
謂敝鄉親友我必不學伯嚭走錢塘無論公自比宰嚭作
識錢塘此語不出前史作劇者補于斤之靈以被後世公
等讒邪之魄公自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稿本以國爲戲

予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閈小怨塈埼微詞殺
雷介公周仲馭復興鉤黨之獄使宇內重見范滂張儉之
事騷然不寧說者罪公流毒宗社職此之由予謂不然此
公所以見叱者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完節聞天下
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必殺之即不死於阮
不死於羣小設不幸賢佞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廈莫支
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後須命報
國執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議其反正之無
術故死於阮猶愈自死也即同難諸君子青衫半落雕虫

小技嘗與草莽同牖天竅公乎壁彈墨以示其名俾異代
得之廚及同稱難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君
予謀則善也予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
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於懷愍徽欽之辱說者以賣君而
緩追期與誤國而趨間道者律於馬同罪予謂不然公與
馬各謀策如置奕棋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夫敗類自公
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爲事馬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
爲所用而事已去矣浙東一戰馬尚欻然同方合志而不
知輸誠納欵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

逆補過蓋愆大奪其魄何委質後方靡爛以死生與馬同
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爲之也又傳公騎行萬
山中臨巖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挾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
棺以斂公之智能保首領於生前不能全軀於沒後誰分
其屍誰傳其首天實爲之矣予以知公之意殺而神愚也
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耳目議公險者予爲公平之議
公深者予爲公淺之議公毒者予爲公厚之議公巧者予
爲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予獨爲以俳優
謂公以人國僥倖皆坐此病雖較衆爲深文然泉下有知

未嘗不以予爲知言也意予以隔縣諸生既無一日半面
之交雖曾辱品題亦無單詞隻義之識許藉施行豈不知
公從何風聞怨毒爲甚友人曰君曾於庚午闈後同座稱
庬有宵人者以闖義質公爪牙君見其評閱曾當座叱之
語徵及公其人忿而介某某謁公門牆借君爲贄公於是
伏欲殺之端矣此一說也或又曰君渭陽爲公鄉同籍侍
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爲大行爲給諫侍御兩榜一令
往還未絕也甲子以後公爲奄私人侍御公絕不與通公
又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屑往也公於是又增欲殺之目

矣此又一說也夫士睥睨王侯莫如禰衡其面辱阿瞞甚
人禮而操能容之乎即小過微文刺譏又出人傳送粉飾
增益公何必欲翦之死地若以過家子責鄴人昔秦檜之
於胡安國始未嘗不稱詞寵及末路敗壞其子胡寅猶安
或和議不合或答書甚嚴檜心雖恨之而未至於殺也然
公雖欲殺子乎即未見殺於公而以稱相知則竊附古人
矣憶黨禍初發公嘗避語坐客某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
也而中叛之是悔棄無瑕好修者也某某者是色厲內荏
我能令望塵而拜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有小才而無用

我但喪其胆摧其肺肝使之閉門思過縮朒不得出者也
惟二沈倔强者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一謂子也夫
倔强之名世所譏古所尊公不吝以加諸子公不可不謂
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復
爲子危之子笑謂人曰阮公狻猶人也其於子一發不效
有懈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兒尚得脫
今遊魂餘燼自救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於罪罟哉
子知公之必不爲也子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
綢繆之素而貴洗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瑣尾家
業蕩然猶竊附於知己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汪有典曰嗚呼陰疑於陽必戰盖邪正之不兩立勢固如
此然如馬阮之必死公等殊無足異而張明弼公甥周鎰
公兒也亦從而擠之不可怪與諸從公執經授業者皆爛
爲異言但字仲馭而不先生舉人某侍公最久蒙薦拔最
深以北部磨勘謂不爲之地呈身要人持疏恫喝多方畢
力而致公於死宋胡紘爲朱子門人謁師武夷以食脫粟
飯憾之後爲侍御遂附韓侂胄論朱子爲僞學嶽宗陷虜
于楊誣其謀反於虜王梟獍如此况彼鬼蜮乾坤崩塌職

是之由乎愛僕沈兩公交不惡而嚴附著於篇因嘆彼小
人者笑罵雖復淵然好罸究亦安在無所不至則何益矣
來者鑒諸

史外卷十七終

史相國傳 附許謹等

公諱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人左忠毅公爲督學御史首拔公遽以公輔相器待公亦慷慨自許好讀書短衣無火寒湯亥順或竊聽其從誦聲朗朗多經濟語亦不知其何書也登崇禎戊辰進士授西安推官入爲戶部雲南司主事歷員外郎改戶科都給事出爲安池兵備道轉江西右參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徽丁外艱歸服闋起漕運總督拜南京兵部尚書甲申三月賊李自成逼京

師公督兵內援是時府庫虛耗軍咨匱竭兵不得出公傳檄天下指責勤王其辭曰竊聞遭時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詘武功遭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徵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香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顯彼皆應從上作縣可預知然且俠骨錚錚與艮嶽之峯而並厲義風發發擬雲霓之奏以爭鳴況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揣□□二祖之廓清號同盤古治崇寬簡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乃至今上特典宏模益備孝廟之温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冲齡而揣恭顯之氣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龔黃之嘆總爲締悵以冦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勤頒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遇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疏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已瘦鋤逆背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名是宜大業之安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覚解事有可陳思爲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甚廣貴以赤心而報主下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閒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胆似漢淮陰曾

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爾賢者亦並悠悠壅蔽實繁措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尚可爲涉必窮於滅頂悲夫悲夫□□□寇熖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馳夫幾輔羽書不絕於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謝太傅但憑歌嘯君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窒遊無分家食或世資如王謝或身勝如金張或子虛之以貲起

或靚畧之以談輿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
國上稟爲畢雄合無各抒壯謀共圖義旅仗不需於武庫
禝無擁於郇厨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豈
賊運終臣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酺此則萬代之所瞻仰
雖九廟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卽戎必義且先於助
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
之牛足惜中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
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爲豪至㕍壟巨商聯田富室若以
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捷乎等法行卽陽翟之雄豈

得居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
凡稱多筭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
亦賴同盟徧値嘉緣無忘善誘譬以同舟之誼但凡在于
八百國疇非王臣㨿諸愉講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
男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韜出衆本僥倖
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兹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
卽是身家之筭如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迫我
之旣入其樊莫不罹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
珠戶綺牕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

者痛嘗鄭安上之畫圖與老弱之受苛者觸目是皆難民
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
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
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致胥淪豈不
寃哉欲圖穩着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嘗之萬
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築豈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
同川卽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
法等智不足以效謀憤何辭於卽死貫切執殳之願輙通
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

睢陽之援竟停則霽雲抽誓言之矢荆州之粟獨擁則溫
嶠有廻指之旗封章尚達於北辰奮筆敢鶩於南史是爲
過計亦屬痴愚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祈地呼天
瀝血播心之至是爲崇禎十七年四月朔日也已聞烈帝
弱殉社稷遂議立君鳳督馬士英者逆黨也主福王福王
與東林有郤欲資以傾正人翻逆案公謂王有失德持不
可而士英握重兵與諸將深相結連營江上勢張甚諸大
臣懼爲亂不敢違如士英旨福王立而明之亡也决矣當
此之時公拜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爲首輔亟召天

下名流以收人心請分江北爲四鎮復奏請設督師於揚
州節制諸將舉劉方命公爲重而士英挾擁立功忿爲奸
忌公位出其上迫胼腋欲不得遂遂擠之因言於朝曰史
公任巖疆履建奇績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明神
慈父今日之任舍史公其誰公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
敢惜頂踵私尺寸陷軍實而長寇仇願受命去於是士英
遂專國蓋用逆案諸人而黨禍復烈公之督師揚州也
本朝已定鼎燕京中原震疊諸將莫有固志四鎮惟黃得功
忠勇善戰而高傑故降賊又爭據揚州失人心劉澤清劉

良佐輩皆養寇自重左良玉擁兵踞上游不奉朝命公力支
危疆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行軍職方郎中黃日
芳從容言曰相國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
轍且發書走檄幕僚濟濟俱優爲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
耳相國第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
爲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喜安逸不堪辛苦也先是公巡撫
安徽提兵數與賊戰賊畏史都堂兵見輒奔潰公在軍中
病自刻勵與士卒同甘苦馳驅戎馬間衣不解帶輒至十
餘日軍行不具帳幕襆被常與夜討賊坐草間與一卒背

相倚假寐須臾霜滿甲胄欠伸起水稜聲戛然賊嘗犯
安慶公率兵趨戰坐臥風雨中左右以幕進却之曰我何
忍獨燠也大小數十百戰嘗以身先三軍嘗賊故將士皆
樂爲用督師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開禮賢館廩餼
之冀拔眞才倫緩急城破時從公而及於難者尚數十人
天下既多公之能得士而亦多士之能報公也是年十月
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公書責以春秋之義
公復之日南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
左右誠以大夫無私交非敢委隆誼於草莽也今擄來諭

以逆成尚稽天討爲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
謂南國臣民偷安江左頓忘君父之仇故爲殿下一詳陳
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祗以
庸臣誤國有三月十九日之變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
次江上凶信突來雖肆法於市朝爲泄泄者戒奚足慰先
帝在天之靈爾時臣民切齒願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
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今上非
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
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羣臣勸進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

屢請始於十五日即位命法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
大將軍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爲先帝
后發喪掃清宮殿撫輯羣黎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頂
禮豈但感恩圖報已哉前因遣使請命適兵西討是以王
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推而
言之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
言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
牽不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
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

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繼起懷愍亡國晉元
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先正位
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本朝傳世十六正
統相承仁恩遐被　貴國夙膺封爵載在盟府而痛心本
朝之難驅除亂逆春秋大義復見於今唯願合師問罪共
梟逆首以洩敷天之恨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
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爲社稷故也傳曰竭股肱
之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
也王福王疏曰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先
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先帝大故
在北諸臣死節者少在南諸臣玩賊者多此千古未有之
恥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朝廷
乎宜速下討賊之詔責臣與四鎭悉簡精銳直抵秦關懸
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庶忠臣義士聞而感奮
也陛下嗣承大統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
功之足錄恩外加恩名器濫觴宜爲慎重兵行之餉宜將
內庫本折奏濟軍供工役繁費一切報罷飲燕游戲一切
爾絕即事關典禮槩從儉約願陛下念念思祖宗之大業

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並
於選將練兵一事庶幾人心可收天意可回矣疏入不省
當是時星變地震廟門災鳳陵火大旱蝗饑黔首已無存
本之思東南復成破竹之勢福王居禁中日漁色酗飲妖
童孌女徇馬士英之贊無限度馬士英復亂政刑鬻官
爵排善類報私仇加以田張楊阮諸凶類假中旨肆行羅
織文武離心內外解體國事愈不可爲矣先是馬士英擠
公於外則推轂阮大鋮爲本兵而厚結四鎭爲聲援四鎭
既皆爲之用而高傑後以言事忤馬阮意聞公督其師惴

惴恐不得當公拜公帳下辭色俱變惟不免公開誠示傑
傑感動願爲公死卒約束惟謹馬阮則大怒合縱兵詐定
國殺傑與平諸將益歸誠公馬阮愈嫉之謀奪公兵柄則
以故左春坊左中允衞胤文總督興平軍開府揚州互分
汛地公不得已移駐泗州護祖陵至天長而泗州已失守
將侯方巖敗沒總兵李遇春等降公請入朝面奏機宜不
許不得已率副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當此之時公南北
東西不遑奔命獨立孤撐跋前疐後傷孱主之遷將痛權
奸之覆國仰天椎心噓欷服臆無可如何也初高傑之將

也士英遣使以金幣招之其兵覘諸將最强旣歸命公
則身先士卒沿河築墻專力備禦公遂用以經畧河南而
恃傑爲長城已聞定國殺傑大梁以南皆不守流涕頓足
曰中原不可爲建武紹興之事其可望乎是時諸將互爭
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亂始定公嘗問監軍應廷吉
曰是垣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
其獨生乎愴然歸帳中又嘗問廷吉曰君言夏至前後南
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
開提主大將囚且文昌與太陰竝囚禍有不可言者夏至

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曰如君言奈天意何試然者
久之乙酉三月　大兵入考城破歸德遂道江北徇下徐
額鎭兵李成棟南遁公劾之士英不省又疏劾各鎭擁兵
靡餉亦不應四月　大兵猝至揚州公檄召各鎭來援皆
觀望不赴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澤清與淮陽巡撫田仰
駐淮安皆擁兵不救攻圍甚急公屢疏告警不應血書請
援又不應先是甲申十一月　大兵至夏鎭別由濟寧南
下又從洛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公與高傑劉澤清屢疏
告急士英大言曰强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

江左以定況國家全盛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直旦暮
耳其齊泄如此會良玉兵南犯以誅士英爲名士英乃盡
意急左邊備空虛公疏論士英蒙蔽宗社將危主卒不悟
揚州圍急外援絕餉亦不繼公知事不支召副將史得威
入謂持大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曰
吾爲國亡汝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汝爲吾嗣以
事吾母我不負國汝無負我得威泣拜受命公復囑之曰
吾死汝當瘞我於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梅花嶺可也復
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仇恥受今上恩不能保

職士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爲嗜娛太夫人曰兒仕宦凡一十有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遠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於天地之間今日殉城死不足贖罪望母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兒後事毋以親孫撫之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約當於泉下相候也遺伯叔父兄若弟曰揚州旦夕不守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未復是爲大恨耳書畢付得威乃登陴指麾諸將城西北崩兵入公援劍自

刎參將許謹救之未絕謹與得威擁公下城謹身被數十矢死惟得威負公公大呼曰我史可法也衆以見豫王王反復說之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偸生得罪萬世遂不屈死從死者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上海何剛庶吉士崇德吳爾壎等共七十餘人衞亂文亦死之而知府任民育死猶烈自有傳當此之時揚城之以死殉者蓋八十萬萬人

云得威既被執乃曰我史可法子也

擇之暴收公遺體而天暑衆屍皆蒸變不能辨識痛哭歸明年三月奉公衣冠及笏塟於揚州梅花嶺封坎建碑遵遺命也公之殉難也以乙酉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九日

大兵渡江而南馬士英阮大鋮等竄去福王奔蕪得功營劉良佐劫之降得功死之而南都亡後三年戊子鄕城人厲部伯旨公姓名擧兵所在響應未幾潰敗良久天下言義旗者猶凛凛頌史閣部也

汪有典曰嗚呼世多訾劉禪昏庸予獨以爲信任武侯其德有高於成王者故武侯得君如昭烈不爲難也蓋自永安受遺而後責備不能間讒周仇國論不敢發惟所欲爲至於祁山六出而終以不能滅賊興漢夫然後乃可曰成

敗利鈍非所逆覩也公矢武侯之志而所事之君尚不得髣髴於劉禪血濺沙場無裨宗社不亦宜乎公嘗致書給諫倪某曰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消安禦外侮明明恢復大局可惜我所爲而掣肘不舒心憂徒切每一念及淚下沾襟不意砥礪半生到此一文不直也痛哉斯言亡國之曉音也予竊惟公之一身保障江淮安危皆視乎公公存而南都存公亡而南都亡敢備著於篇俾論弘光之季者有考焉

後事逆序於前則格律警拔提控有神前事倒序於後

則沙水潔廻意趣不竭其中忽放忽收倏起倏落備極長篇之妙前書檄悉載全文而通體氣自足以舉之當是揣摹史記秦本紀商君列傳諸篇而得其神髓者朱諸五齋

何職方傳 附任民育等

公諱剛字愨人上海人崇禎三年舉於鄉見海內大亂慨然有濟世之志十七年正月入都上書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日救生民匡君國莫急於治兵陛下誠簡强壯英敏之士命知兵大臣教習之講韜鈐練筋骨擴胆智時招而試之學成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臣讀戚繼光書繼光數言義烏東陽兵可用誠得招募數千加之訓練準繼光遺法分布河南郡縣大寇可平帝壯其言即擢公職方主事

募兵金華公出都都城陷馳還南京先是賊逼京師公友陳公子龍夏公允彝將聯海舟達天津備緩急募卒二千人至是令公統之陳公入為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乞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才智者央廣行招募委公訓練從之公乃上疏言臣請陛下三年之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强大敵可服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却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錮豪傑於草間廻梟雄為盜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

人則眞才皆爲國用而議論亦省矣分遣使者糾覈帶艱豪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傑皆爭命封疆而寇盜亦少矣東南人滿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南畝而軍餉亦充矣時不能用尋進本司員外郎以兵隸史公可法史公大喜得公公亦自喜遇史公知己馬士英惡之出公遵義知府史公垂涕曰子去吾誰使公亦泣顧死生無相背踰月揚州被圍佐史公拒守城破投井死任公民育者字時澤濟寧人天啓中鄉舉善騎射眞定巡撫徐標請於朝用爲贊畫理屯事眞定失南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

揚州知府史公倚之辦賊史公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則絕飲一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泫然淚下憑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遽語其故任公曰相公此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史公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任公意乃獲免其同患也如此城破任公緋衣坐堂上以鐵穿兩手罵不屈支解死闔家男婦盡赴井死同時死者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歸昭

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續武生戴之藩醫者陳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並自縊

汪有典曰嗚呼制科資格誠不足以致非常之才然烈皇固亦嘗破例求賢而所得者非人且致敗焉明主術疎也夫無廼知恍惚之責一切以申韓刑名之學繩天下則雖海宇晏安亦足以招災祟禍紛然於旋踵之日有識之士而已矣況其時戡亂未嘗無人而用違其才又加以羣小媢嫉鋤豪傑而廹梟雄淵叢之敺豈細故哉

吳吉士傳附曾應亨等

公諱爾壎字介子號以白石門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是時闖賊已破西安獻賊亦破武昌已而渡河入晉闕車公疏請大學士范公景文薦公對德政殿問守禦策公請遣間使於西邊土司李曾郝三姓假之重職使起兵牽制賊鋒以待援兵未及行而京師陷依史閣部軍於揚州誓討賊遇同邑舉人祝公淵還鄉因與訣援佩刀斷一指令歸遺父母賊讐未雪誓不生還閣部令公招撫河南諸土寨擒勦自成僞署官辛苦跋涉於荆榛中間歸揚被圍

見外　卷十八　十七

疾馳入見閣部相對痛哭城陷閣部死之公亦殉焉公嘗撰輯死節諸人傳目曰仁書傳有小序而各繫以古人曰湛身曰焚曰炮烙曰炙曰自刎曰不食曰閉口曰雉經曰扼吭曰立槁曰殁陣曰觸曰墜曰鳩曰烹曰鎚擊曰刺曰幽曰凍曰疽發背曰慟哭總論之曰諸死者或假手於人或憤激自裁或罵賊畢命身死王事者有之身死敵懼者有之身死家破者有之身死名榮者有之要與禽息鳥視者遠矣於是爲之贊曰被犀甲操吳戈氣之雄騰天河驚廣野捐愛戚志之洪頭匪恤我心赤我血碧長城雖壞白虹貫日論者謂公之自道也公死有僕人殮其屍而寄棺於佛寺寺燬於兵火棺亦燼焉其家函所寄指葬之揚州既陷南都遂不守吏部文選司主事曾公亨應同徐濟起兵亦自斷爪指裹而瘞之謂子筠曰此身分殉君國此骨歸之泉壤筠亦時語人曰我一門已登鬼籙父子當同死王事及曾公被執並及筠顧謂筠曰勉之無自負筠曰諾於是父子同死曾公弟和應曰吾不死何以見吾兄於地下急奔其父故廣東布政使棟避之肇慶乃赴井死棟弟栻爲湖坊知縣益爲貴州僉事皆死之人稱曾氏一門五

見外　卷十八　十八

節曾公字子嘉崇禎七年進士臨汝人

汪有典曰嗚呼志士仁人所以砥礪於平時者其意氣豈不遠哉賀文忠父叔交先生人模樣書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真節婦人做樣子則不難矣以故文忠若其訓而大節千秋與古之成仁取義者爭烈焉公之仁書亦做此意而尤加切殆異於以標榜爲名高者矣

張侍郎傳　　　　彖變雅堂本

公諱伯鯨字滃伯江都人萬歷丙辰進士歷知會昌歸安鄞三縣天啓中大計調補盧氏當是時大璫弄柄天憲王爵由其喜怒緣穿修人子觸帷謹補循強者輒罹齊禍公齊不少變以外艱歸崇禎二年服闋公初以不附璫朝夕慮不測佐無所名至是帝英斷誅璫如腐鼠門生義兒輩略盡公宦展布有地慨然以廓清內外爲己任皆一切不避險難入爲戶部主事蒞瓊延寧櫟儲三鎮自黃甫川西至寧夏千二百里不產五穀芻糧皆資內地轉掠魚河則

餉道絕邇年來中外多故蕭然煩費軍儲不供自賀蘭山沿黃河至漢唐二集歷花馬池向所稱險固沃饒精兵勁卒處今皆荒蕪髑髏相枕殘黎僅可指數空城逆戍悲風朔雪寒心消骨而已公疏陳其狀爲通商惠工轉粟麥又做邊商中鹽遺意立官市法以招之軍民稱便大盜起延綏擢公兵備僉事轄榆林中路擊破賀思賢斬金翅鵬一座城敗套寇於長樂堡六年晉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總兵王承恩等分道擊破插漢部長及套寇於雙山魚河二堡當是時公氣吞九塞謂五原克捷朝廷威嚴飭內寇自靖其本謀也值內計論罷公還里念時事極本標末日益壞聖天子孤立無公忠憂國之臣僞君子與小人相與釀成魚爛將遂不可措手嘗蘊憤意不樂或中夜起遶牀徬徨嘆息聲達寢外十一年天子憂賊甚圖一舉撲滅大治餉思公延寧功起家拜戶部侍郎督理楚餉熊文燦撫事敗委勳餉不繼於公閣臣楊嗣昌出督師總鎮帥左良玉等軍食壹於部給合計餉額歲三百八十萬而嗣昌苛繞迂州細已甚又愎自用不能諾公言良玉病不能用衆多收羣盜亡命擄掠劇於賊怯戰養寇糜餉不可

計顧反謂縮餉公爲披籍乃更誤良玉慚然卒以文燦故坐貶秩十六年入爲本部左侍郎改兵部尙書馮元飈在告公掌部事召對萬歲山疾作中官扶出遂乞休明年閏國變拊膺大慟曰使臣不得從皇上者疾爲之祟也昔臧洪田疇以一介事辟命之主猶誓死必報況臣天子大臣有不梟誅逆賊者目何以瞑晝夜泣聞南都議迎立喜討賊有主將赴行在表出師而形勢一變羣小肆於建業其渠魁大憝至仇視先帝言義旗北向者禍不旋踵而且盡撤江北之旅爲嵤楚皖之弓公聞之抵几曰事無可爲矣

徙令先皇帝怪我久遲不死耳明年淮藩浮公曰是吾死所也城陷兵衆至公冠服端坐大呼曰張侍郎今日明白死兵衆或嗌曰都愛官爾獨愛死耶公怒突前奪其佩刀自剄死夫人韓子婦郝投井死子雅度謂避行部先受公指觀諸君所爲故獨不得死然厲志節不替其父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抗節也或謂出京聞變自經於途然黃岡杜濬客揚州與公子雅度交最久求作公傳先期齋沐肅拜書禮召賓客歌舞爲壽極歡然後以情告其鄭重如此而濬謂至廣陵則至因圍困圍者公讀書處節率其夫人子婦同日死節處也爲之徘徊壯跂爾不敢以與哀慮取笑於魂魄則公之正命於家必不誣矣予故以其言爲定云

乙總兵傳 附馬應魁等

黎異嶠文鈔

公諱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崇禎時以隊長擊賊河南江北間總兵黃得功與賊戰霍山單騎逐賊陷淖中賊圍而射之馬斃得功徒步鬭天將暮僅餘二矢公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識其冑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得出公授以巳馬分矢與之且戰且射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得功自是知公言于主將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亦以驍敢名賊圍六安急提督馬士英救之始至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庭謁節牒稱副將以其兵授之曰爲我入六安取知州狀來報兩人則應曰諾即出簡壯士二百夜趨賊營突貫賊陣而入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固守勿懈城中人意守益堅兩人促知州署狀復奪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敢逼既得報竟不失一騎自兵興之後顧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公常在其間大小十餘戰咸有功終退讓不自言福王時史公可法出督師願得公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　大清兵至史公檄諸將赴援獨都督劉肇基自白洋河至請乘　大兵未集背城一

戰史公持重乃分守北門發礮傷國者已而城破率所部巷戰一軍盡沒公與副將馬應魁莊子固等皆死之應魁字守卿貴池人初爲小將廵村落調猝遇賊衆懼欲奔應魁大聲曰勿怖死死命也連發二矢殪賊賊卻退史公因拔爲副總兵每戰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至是戰死子固字憲伯遼東人年十三殺人亡命後從軍有功積官至參將史公用爲副總兵募壯士七百人以赤心報國爲號戰死同時死者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參將陶國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開忠

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巷戰死肇基字鼎維遼東人

汪有典曰嗚呼公貌僅及中人白晳坳準猿臂而蜂腰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嘗爲客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已復置琵琶於膝注視客曰邪才自出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家者惟此身耳一旦有急判此爲國家死矣卒踐其言偉哉知書者何如哉

史外卷十八　終

黃靖國傳

公諱得功號虎山遼東開原衛人原籍合肥少貧落魄無聊賴走邊塞爲人耽鷙有神勇運雙刀如飛雄於酒既醉以徃猛氣益厲會中原用兵急材武乃自拔行伍中以勦賊功屢進爵靖南侯益封靖國公公之以武顯也不知其所自起其勦賊每戰飲酒數斗提鐵鞭上馬前自衝陣而三軍隨之戰酣則解甲擲兜鍪赤身短兵鬖鬅漬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脫軍中呼黃闖子威名震於賊中相戒勿

與黃將軍若戰公遷功河北賊渡河而南率所部扼賊於廬鳳之衝一部皆爲精兵賊不敢逼覦江淮之間咸倚公爲重崇禎九年以遊擊遷副總兵分管京衛營十一年以禁軍從總督熊文燦擊賊於舞陽光固間八月又從擊賊馬光玉於淅川之吳村王家寨大破之詔加太子太師署總兵銜十三年從太監盧九德破賊於板石畈與劉良佐等大破獻忠於潛山斬首六千餘級獻忠之在巢湖也焚樅陽毀商舟百餘艘募櫂船卒謀南下聞公兵至走而營於右城長嶺潛山之險阨處也公夜半至緣山背譟而升賊大擾越崖澗奔公追擊之自古山天井湖老鸛頭黃泥港六十里橫尸無算奪回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腹心謀士婦豎皆盡於是散而便道攻桐桐有關曰北峽阻深爲賊出沒地安廬道鄭二陽命部將廖應登自舒守桐應登之衆不敢入關公奔桐急則送應登入賊出山逆之應登兵大潰公有愛將曰林報國每用兵報國輒爲前驅賊共之孫於公至是報國至而賊道先背佯北誘報國深入衆之羣賊正相賀公突入虎陣斬虎衆復潰而走賊有勇將年少皆殺號無敵將軍於是無敵將軍呼於陣曰汝

曹何怯也吾爲汝曹擒黃將軍以來衆賊皆按轡觀之無敵將軍奮勇大呼馳至公前公立擒之橫置馬上左手按其脅右手策馬去賊衆大驚於是應登潰兵乃得會於桐先是十一年史公可法爲安廬道公與宋紀隸太監盧九德軍九德守承天聞賊在潛桐間遣公來救公出賊不意殺賊數百騎賊入山不敢出而史公部將朱三才者一日飲酒醉入山中殺賊公慮其敗也率數十騎隨之三才遇害公怒提鐵鞭擊殺賊數百騎而還其梟雄急難如此十五年有給事中劾公擅殺桐將張寶山寶山蜀人總兵鄭

圯之小校也爲桐標營夜入山襲賊兵潰死於公繼與曾桐城令楊爾銘徵入京上書白公冤且論列功在江淮天子乃以公爲都督兼太子太師予禁兵三千用兵江淮豫楚之間是年十一月張獻忠圍桐急是時公駐兵鳳陽縣令張利民遣人間道告急於公期以四日如約而至公則兼程進自鳳陽三日行六百餘里賊有自北來者呼軍中曰走走黃家兵至矣賊營皆亂倉皇棄其輜貲而去及公至城下獻忠已走數里矣公追及之獻忠呼曰黃將軍何相阨也吾爲將軍取公侯留獻忠勿殺不亦可乎公曰吾

第欲得汝頭耳何公侯爲也急擊之賊大敗獻忠走公縱馬追之而賊以輜重牛馬遺民男女塞道追少緩遂去夜半公囬桐明日縣人出謝公公深自辭讓曰諸君守城勞苦得功殺賊自其職何謝也且曰賊已西一二子遺當深耕易耨而戶口流亡室廬已盡今吾將獲牛五百給與民間有司當勸耕毋怠又告羅九武虞宗文諸將當始終立功名是夜賊復囬營遇伏皆走明日復追之不及而還公於是遂引兵北去越二日復至城下慮賊復來潛伏山間待之賊不至乃還公嘗遇獻忠於石牌幾成擒矣忽大霧

彌漫而獻忠遁又嘗射獻忠中之復舉鞭碎其顱左偏獻忠負痛驟馬奔公馬忽蹶易馬追之獻忠逸去公始建功河北已而在江淮而爲德於桐者尤多桐之人築廟以祀至今猶歌思之凡公之擊賊佹獲而佹失天欲亡明留此窮兇以成禍亂固人力之所無如何也以故公每與賊戰遇賊遁輒仰天嘆曰天不欲我成此大功乎泣數行下士亦莫不感憤流涕者十六年公西入楚賊懼公威聞黃將軍兵至即喪胆奔竄同時有曹文詔曹變蛟周遇吉等號爲名將爲賊所憚與公同矢赤誠報國皆戰歿前死莫竟

其功公雖忠勇善戰然兵寡無援諸將皆持兩端以苟富貴莫有與同心者而坤軸之變告矣公聞難號哭誓師討賊而南都立君分江北爲四鎮以公與劉良佐劉澤清高傑分統之傑封興平伯駐揚州良佐封廣昌伯駐壽州澤清封東平伯駐淮安公先封靖南伯至是進侯駐廬州揚州故華靡地諸將爭欲得之而高傑先至傑故降賊淫毒不可法度使揚民畏之登陴固守傑遂攻城掠婦女四野皆遭屠殺史公可法是時以大學士督師揚州慮傑難制乃議以瓜州予傑而移公儀真相牽制登萊總兵黃蜚在

京口取道淮揚公與翥稱兄弟因其將至率騎三百迎之傑疑公圖已潛率卒伏道中公至土橋角巾緩帶啜食且飲馬而伏兵皆起公出不意奮鐵鞭走飛矢雨集所乘馬血汗金𩧐斃於矢易他騎馳有驍將舞槊直前取公公反鬪挾其槊而扶之復殺數十人聲咆哮如雷躍入頹垣中乃免當此之時公隨行三百騎皆没傑復遣精兵千人襲儀真爲公部將所殲無一存者公與傑交惡各治兵欲相攻史公知屈在傑親爲調釋乃止會僞太子至金陵是時南渡主闇弱馬阮濁亂朝政人情憤極皆言太子爲眞公上

疏言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眞僞未辨乞多方保全以謝天下若遽加害即與詐僞天下必以爲眞東宮矣乃命養之獄中而左良玉遂以奉太子密旨誅奸臣馬士英爲名舉兵東下屯九江居有頃良玉病死其子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庚陷東流安慶京師戒嚴徵公入衞公大破夢庚兵于板子磯進封靖國公世襲收軍屯蕪湖夢庚降

本朝劉澤清託名勤王大掠而東亦降

本朝惡其反覆磔誅之高傑爲總兵許定國所殺劉良佐亦來降四鎭止公一人獨支危疆　大兵破揚州史公死之遂下金陵福王奔蕪湖至公軍公驚曰陛下死守都城各鎭尚可合兵以圖興復奈何聽奸臣之言先出乎因歎曰二百年國運爭此一時十五省皇圖歸此片土臣進不能戰退無可守大事去矣與　大兵戰於荻港公時傷臂幾墮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八總兵前迎敵劉良佐大呼岸上招降良佐殺賊亦有威名每乘斑馬破賊賊中稱之曰花馬劉至是公見良佐招降則大怒裂眥髮上衝冠叱而罵之曰汝乃降乎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公中喉公知事不可爲呼良佐曰花馬兒黃將軍男子

豈爲不義屈事不濟命也擲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夫人出軍資沉於江亦自刎中軍田雄挾王出降公葬蕪湖赭山上人爲之立廟

汀有典曰嗚呼李將軍才氣無雙而絀於用武之時天下莫不傷之公之雄略頗與李將軍類而蹈躓於傾覆之際寄命臨節艱難轟烈百倍於李將軍而數奇抑又過之悲夫逸賊奸宄被著既非無意而生復以公戡亂之材丁陽九之運與亂臣賊子並時而出傾側擾攘俾之功不克遂卒以身殉搔首可堪傷處悶哉

公諱倬字枝樓四川忠州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四年以縣令徵授御史以疏論薊遼總督曹文衡總監鄧希詔相詰奏事貶秩坐草場失火下吏逾年釋歸起上林署丞歷遷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南渡拜工部右侍郎由左侍郎拜刑部尚書初文衡與希詔之詰奏也帝詔殫力幹濟以副委任公疏言文衡骫骳成性必不能仰體息于中官希詔雖貶未亡何能化戈矛爲同氣封疆重事宜撤希詔安文衡心若文衡不足用宜更置勿使中官參之諸邊鎮臣

如希詔不少使人效希詔督撫之展布益難即諸邊督撫如文衡亦不少使人效文衡將邊事之廢壞愈甚疏入貶一秩蓋烈帝嘗謂太子曰羣臣所上書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辭嘗我勿爲所欺其成見如此故外廷疏入始而調停繼而偏左爭之愈力則持之愈堅任奄人愈專而斥逐諫臣愈甚其失天下也職此之由逮於福王益縱欲敗度羣小爭以聲色近嬪妃之選不絕於道狗馬土木繁費益多太妃至搜括賞金無慮鉅萬而內官請給工料銀龍鳳几榻諸器物及宮殿陳設金玉諸寶費以數十萬公請裁省光祿寺辦御用器至萬五千七百有奇公又以爲請皆不納給事中李公清疏言昔召公戒成王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鼂錯曰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明乎人君代天理物以用賢勸農爲上而區區器物金玉不與焉國初建宮殿時或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高皇帝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若華美是好豈不過侈至哉言乎陛下今自中州播遷櫛風沐雨備極艱難漢帝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宗之不忘質衣儆舍此其時也不則侈用必至於多藏多藏必至於厚斂厚斂必至於煩刑雖全盛猶虞不支

況此江左一隅乎又疏言伍胥之諂勾踐也曰爲人能耐辛苦蓋謂無荒於禽無荒於酒無荒於色無荒於要宮瑤室之觀與南金和寶之玩也今何時乎宮闕已燼矣陵寢半蕪矣登城北望慨然可涕故臣深望陛下無忘痛恥以此志爲中外倡也公持之力爭卒不納　大兵破揚州勳臣趙之龍密遣使賚降書請　大兵渡江　大兵且薄都城王猶集梨園爲戲樂與諸內臣雜坐酣飲夜半出奔之龍率羣臣公侯伯駙馬暨軍中降者凡二十三萬人公痛羣小覆國而王奔莫識所之也仰天椎胸投繯死同時殉

難者黃公端伯字迎祥建昌新城人崇禎元年進士官儀制司主事國破百官迎降不出捕繫之問四月論之降不從卒就戮絕命詞云欲識分身處刀山是道場劉公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七年進士官戶部郎中趙之龍將出降入戶部封府庫憤手搏之之龍跳而免遂自經吳公嘉胤字純如華亭人由鄉舉入戶部主事奉使出都聞變還詣方正學祠投繯死龔公廷祥字伯輿無錫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官中書舍人衣冠至武定橋投水死中書舍人陳公燧及其子舉人陳倫俞穡死欽天監博士陳于階國子

生吳可箕武舉黃金璽布衣陳士達并死焉有乞兒題詩西川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投水死李公字心水號映碧興化人崇禎辛未進士隱居四十年考終

汪有典曰嗚呼勾踐駑材耳使湛樂淫荒情蕩於捧心而志弛於嘗膽即文范諸臣亦安所用其籌策哉顧卒能忍嗜欲信老成雪仇耻君子取節焉弘光之時何時乎福祿酒之除甫罹於前而壽皇亭之痛即見於後此誰家之君父而忘之乎閻爾梅剿金陵云瀟王之仇與人異人居其一爾居二又云不念何人殺爾君亦念何人殺爾父又云殺父之仇竟如此殺君之仇何足齒詭痛乎其言之也抑宗羲錢澄之謂其非朱氏子或且辨其怨懟而失於孝意者其或然乎至於羣小諸奸靦面登場猢猻播弄梟食母宿自其常態不足深責何者彼於朱氏陌路異姓非其種族固宜痛癢不相關也此爾梅所云昔非富貴託君臣今當生死即釜人者曰君親敗塗已矣何論爾君親若仇父仇鄉等閒寧知天道原好還今日將相舍爾去降旄獵獵樹鍾山也歟如公等之竭忠貞而繼以死將識人倫而

存天理耳豈有異乎予感乞兒之節誦其詩而與歎曰嗟乎緊何人其叩門拙言辭者儔歟斯人而至於乞也必廉耻之分明而介不以三公易計惟出於乞也嗚呼斯人而終至於乞也明安得不亡也故附著於篇云

袁總制傳

公諱繼咸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行人崇禎庚午拜御史左遷南行人司司副轉禮部主事癸酉典廣東鄉試遷山西提學科臣李世祺劾大學士溫體仁與宗達上怒謫世祺於外公時未出都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口擊而縶其羽臣所深憂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撳諸曹郎以謁尚書儀注見公爭之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坐尚得有廉恥乎上仍切責之公數忤權貴人慨起慨斥已而以賊陷襄陽爲部議所擬復逮繫讞成壬午以薦總督九江諸軍務大帥左良玉擁兵跋扈衆且百萬皆降賊初軍襄陽郡連敗引跳安池間轉餉不繼窘爲暴上下數百里江帆中斷公致書良玉聲大義移餉十餘萬給之兵始戢然不肯一戰張獻忠圍武昌公疾馳趣良玉西援見浮屍蔽江指謂良玉曰將軍恐見此乎將軍功多罪亦不少朝廷不咎過之一歲兩遣中使宣諭開國徐中山所未有也奈何不圖報稱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吾行

矣寧爲睢陽死不爲賀蘭生左大慚始進師公犒以牛酒授方略破賊遂復武昌乙酉福王南渡馬士英專擁立功亂政下僞太子於獄良玉得聞起兵東下公集諸將泣涕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因諸良玉晉之曰高皇帝負若耶烈皇帝負若耶奈何以鄙夫故切天子我殺秀實也豈從泚反耶是時良玉已被病聞公言背汗下喘發曰我終不可以抗袁公一夕自盡死允是公知良玉意不可返以書章達都下架大砲橫截江中至則皆靡也剔鬚髮毛一函東馳書上福王錄其副馳白父母曰人

臣事君猶父母也今爲君故而幾危父母以不孝名吾有死耳念受兩朝鉅恩尺寸膚皆朝廷賜也顧毛種種則視所遺全而歸昔張延奏歸顏啖髮於其妻凝之髮若勤我髮見父母當如是　大兵定金陵良玉子夢庚以軍降挾公俱北公求死不得羈中自銘曰死事也易成事也難爲嬰弗克爲曰難艱張死匪先許死匪後臣心靡他清獻我后抵大勝關親王傳語袁總督着隨行與以大官做又自銘曰大官好做大節難移成仁取義前訓是依文山袁山何止庶幾袁山公自號也六月抵京令易服以胡公引疾

辭坐一室讀易春秋史鑑及謝皋羽諸集作經觀易說二書未就丙戌六月復令就官公慨然曰不殺者典朝之仁效死者明臣之義卒不屈而死

江有典曰嗚呼貂寺鴟張狼藩跋扈士氣臣節掃地盡矣唯公砥之始稍稍振然亦無救於亡也迨夫南冠既縶丹心不貳縊不死溺不死七日不食不死艱難百折正[illegible]熱而從容南面而後死蓋天留正氣以一死奠乾坤按節候氣感其自主水火兵刃弗能斂也豈偶然哉

史外卷十九 終

金文毅傳 附江孟號□子　汪純翁　部子湘 鄉等　黎儲同人　三諸紀事不詳家

公諱聲字子駿號正希休寧人湖廣嘉魚籍崇禎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時盜賊蠭起國勢日壞敗在廷諸人皆儒緩不任事公在翰林窮晝夜讀書考鏡古今治亂得失喜談兵講求古兵法營陣戰鬬之術欲得當爲天子殺賊同館皆目笑爲迂已巳　大兵入關上御平臺召廷臣條上方略衆愕眙無一語公伏地哭曰大小臣工竿有爲陛下任事者上問公計安出先是有武人而髡者曰申甫雲南人

任俠有口自言入嵩山遇異人授以書一卷啟視皆兵法言車戰甚具甫習其術往來公鄉間是時　大兵自大安口入遵薄京師九門晝閉公念事急遂以申甫言帝召見立授京營副總兵而公以御史參其軍然實無兵予甫令甫招募所募卒率皆市井窶人子不知操兵而甫所授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取民間牛車加竹盾給之公疏陳不可狀而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起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夕下兵符趣戰而大帥滿桂先一日敗沒於安定門外京師震動甫不得已夜引其衆鄉城出列戰馬爲犍月阻蘆溝而陣　大兵遣數百騎假漢幟入其營矢自中發一軍皆殲甫力戰死而前時禁不出聲者爭咎甫且交章論公書生誤國賴上明察詔勿問公亦再疏自劾乞賜罷斥不聽庚午以御史巡視陝西未幾以病告章五上乃許癸酉輔臣徐光啟薦公修曆乙亥擢山東驛傳道俱辭不赴當是時天下益以大亂公居休寧之既山懼旁邑奸民猝起變郡人江天一倜儻多謀略足辦賊招與計事天一勃然有澄清之志遂推奉公郡縣不能盡力因設友助法團結鄉人爲守禦計良民皆習弓矢聽金

鼓識進退環徽之境無警□賊公嘗曰徽一郡耳水通江右兩浙陸走寧國太平池郡地勢坦迤徧徽重巒疊險號稱南極蒿之地倘積三年粟其中人人自捍護雖闖獻等萬賊可安坐而徹之吾保徽州所以蔽江東而衛陪京也然竟以此爲馬士英所陷幾不測（據□□□□）士英黔人福王時用事濁亂東南者也時爲鳳督癸未三月某日兵數千聲稱黔兵奉督徵抵徽之郡門語雜五方縱掠徽人震恐以爲賊謀拒之天一則腰刀帓首帥夜跨馬率壯士馳數十里擧殲郡門斬藏大半亂始定士英以倡亂訐公將致之

死天一爲講疏請闢上之復作懶天說疏訴請貴人公
亦上疏自理上覽疏識公名詔起公翰林修撰故事修撰烈皇帝識其人亦奇
弔授及第第一人無他官遷者公膺是命蓋異數也會遭
母喪力請終制明年三月賊陷京師帝死社稷公慟哭嘔
血誓身自斃求死者再乙酉五月　大兵渡江公懸太祖
像於明倫堂率士民痛哭三日集鄉兵分扼六嶺貴池副
榜吳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皆應之會迎降御史黃澍完
髮見公謝於公爲故人公信之遂爲內應城破被執公揮
天一去曰老母在無從我死也天一走歸拜其祖母母及
祖嗣曰吾首與公共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矣追公及之
大呼曰我金翰林衆軍江天一也遂並執行至某所天詩
笑謂公曰一泓清絕正足怡人公曰大丈夫死即死耳當
與天下共見之天一肅容謝曰謹受教道過蕪湖天一以
因服從朱纓帶刀者一人至閱遵古家遵古亦徽人與天
一同補府諸生有名家落僑蕪湖見天一執手熟視良久
且喜且泣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曰無他言往拜孝陵死見
高皇帝耳遵古作雞黍進酒嘗是時賓友滿座視歸此兩
人此兩人把酒淋漓論議感憤激昂賓友聞之皆驚竄走

而帶刀者竊嗟嘆曰君無以我武人鄙我也我雅知忠義
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可法黃總兵得功金翰林及江君
兩人耳然觀子亦義士者吾在坐子無乃有不盡之言歟
二小卒伺門外帶刀者竟去遵古因嘆息不得一見金先
生也天一遽索敗紙書數字授遵古見公至則僧海明先
在與公密語公曰甚惡一見文石也文石天一字遵古還
招天一前帶刀者不許遵古正色責之曰君何與初言悖
也且吾家屬才餘口乃殉人乎帶刀者曰不然金翰林好
持覆親自被執不少假借使諸君並坐我獨侍立君所斯
堪耶遵古復走往欲言於公南坐定而其監押官張亦踞
對席坐公忽移南面臨之遵古不復言張遂出而以令箭
檄帶刀者送天一來諸人痛飲悲歌追敘往事欷歔泣下
燭再跋門外弓矢環列金鐵聲錚然兵人大呼叱咤遵古
海明緩步出道旁人竊語曰此獨乃有此人也故督師洪
承疇歸
本朝爲內院學士欣然迎公公張目字謂承疇曰亨九義陣
亡時先帝素服臨祭九壇備極卹典豈有受恩如亨九而
甘心降敵者吾竊怪其僞也天一復朗誦諭祭文琢嗚欲

然出曰此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見明日與公出迎壽門以衣冠望孝陵再拜曰臣力竭矣虛負國恩端坐受刃時年四十有八天一同日致命從死者江孟卿陳繼遇吳尚禎余元英俱應箕三衡亦不屈死海明聞公遇害乞貸市棺徑前抱公屍而欲瀞漢兵呵阻之海明不爲動卒斂公載歸燕湖菴中闔入蕭倫賈客也（賈故入何郡）素不識公聞喪至拜之見棺惡汝然曰此豈足斂公者吾有善棺值百數十金其伐材環銅文漆皆在明時此乃我公所安寢者也遂易之孟卿諸人悉收棺題銘諸家皆奉柩歸惟吳余無人至者

遵古買地葬之而倫爲立碑書名氏鄉里誌其葬處方天一之殉難也妻子將沒官弟子洪瀾毅然曰是濁責也竊熱走烈日中數百里以義激勸嫦友及子貸大汗汚衣無可易輒澣衣於溪暴之伏身水中候其燥衣而後行得百金贖天一妻子於官而以其餘買田宅里之旁給饔飧焉公舉義時自吳麻諸公外有在籍山東巡撫寧國邱祖德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等皆同事諸生沈壽堯吳太平阮恒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俱死之有徐淮者與吳漢超收潰軍連破句容溧水高郵溧陽浮太平諸縣三年丙戌正月兵敗漢超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戚投樓下死唐王特贈公禮部尚書謚文毅

汪有典曰嗚呼公以經義負盛名學者宗之此特其膚耳上嘗令中使覘公布被蕭然篋中不名一錢爲之太息江天一云士不立品者必無文章有味哉魏禧曰遵古學問君子與天一爲至交倫賈客海明僧何其難也倫與四義士皆平生不相知識獨以遵古義發動於中久而不懈雖古人何加焉文月來迎其兄喪夜夢文石語之曰我無頭

文月曰頭固在也扣非是明日開棺頭果誤他棺中方倫已收義士屍後三日滿洲兵大至屯其地人以爲忠義之報然非倫曷濟哉

公被執時與長兄書云生死禍福皆有天命我等唯順受之而已不必避逃我家爲王事勤勞死者死得其所即流離散亡亦流離散亡得其所弟日內靜觀之殊亦不大悽慘視死真如歸可見平昔學道得力今爲郡吏未定不得不忍死在此毋令內地有惨變將來反謂我誤郡人使郡人糜爛是弟真誤郡人也兄可鎮定以待

一切聽之天命唯父母兩柩未歸土日夕在念前引冀塋地不如已成否如已成可擇吉日之最近者及早葬之此爲要緊闗兄等前日積薪於屋俟有急即舉火自焚此眞學道人弟所至欣羨者也與長男書云我往南京去道熔等聞我信必求自盡可且止之俟我南中信歸再聽行其意未遲也爾在家中不必驚惶當此國家大變人民慌亂不能自保之時不得其所者多矣如我三月爲國勤勞今一旦得正而斃自不枉我自閏六月來一身久如浮雲念無一毫繫念但念郡事未定此心實實不安倘百姓安堵則我瞑目矣各鄉尚有好事言兵者此實無益我死實甘徒殺百姓何辜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我數日之所惓惓也大丈夫不欲自盡自盡非大丈夫事古人云吾國之三公不可辱於賊此中自有道理我絲毫不亂我向欲自作年譜多事未遑在道隨記隨書成編當寄囘付梓公之臨難不肯苟免從容就義如此而外間云云殊多剌謬如石門亦云先生致命時許多周折何耶

溫司理傳 [illegible]

公諱璜字寶忠烏程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徽郡司理聞國變慟引佩刀哭曰此身當付汝及馬阮亂政明年日變公糾城陞募義勇爲敵愾計不少懈乙酉秋王師下金陵所在歸附公與金公聲分兵據徽大兵入境金公被執公猶率衆嚴守郡城邑紳黃澍爲內應城遂陷公謂夫人茅氏曰吾守土臣義不可辱汝當自爲計夫人與女寶德俱誓死公先殺長女夫人抱其幼子遂整衣臥公以刀截其喉少頃夫人呼曰未也再刃乃絕公自刎不殊督師張師開其[illegible]欲生[illegible]營中公不語不食者五日[illegible]及死[illegible]氣骨者[illegible]復祀不以兄體仁故見擯[illegible]冠膺乙卯鄉試薦撫按首薦而以他疾失冑邑麥忠清公義渠器重之越二十二年丙子始獲鄉薦又六年癸未會試同考吳忠節公甘來汪文毅公偉於落卷中搜得公卷慶得人力薦之乃得第後公與闔門殉難與三公同爲節烈名臣[illegible]

汪有典曰嗚呼甲申乙酉之際相握印綬專征所在督撫及諸大帥擁重兵環城壘而軍者相望也無能一紓國

家之禍甚且逆欽城廷推刃君父區區司理何有哉向獻異趣管葬殊轍自古嘆之別君卒摸棄於文字之中卒死生不相背負豈易得哉且公通籍三十年老進士耳可理功名富貴日終途窮夙昔講學號爲東林督目督爾崇仕膴亦倒行逆施而海內方羣仰之爲泰山北斗公節少自表蛻就有執簡書公後者顧公卒不出此三公可謂能知人而公亦可謂不負知已矣爭光日月其不在是與

吳副榜傳

公諱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崇禎壬午副榜乙酉弓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如皋冒襄爲之序曰嘆乎予讀樓山先生遺詩及子班北歸手齊史傳歎欷觀之際文章朋友何其鴻昌俊偉極一時金石膠漆之剛堅又致嘆可海一堂同聲合志相與憂憤激烈慷慨悲傷以至於殺身成仁不待傳檄無煩號召如虎符合也嗟乎海岳精靈文章星鳳不必待時而奮咸值昌時一代醞釀三百年培養氣運雖盡而爛漫日月之就兼總英雄之畧者受

命挺生電策霜驅金戈鐵馬畢命遂志以身家徇君國不辭書斧甘心斬絕此唐宋以來所無而吾黨學問氣節數十年輪囷離奇鬱蒸所致不可誣也猶憶當年聲氣千里命駕風雨不渝賠對雖不以時不以地然三年應制會擴傳京十五國人文畢集南雍之盛踰於北而諸生以禮相見或珠盤玉勒推執牛耳會者咸千百人或某月某日甲與乙刑牲而盟告之天地父母俯盖終身砥礪期許大江以上爲吳樓山劉伯宗城貴池大江以下爲楊維斗廷樞長洲張大如溥太倉而維揚上下之間絡繹八省郡合吳楚則余與

鄭超宗元勳揚州梁湛至于淡揚州以影園爲都會樓山之爲人卓
犖淹通豪俊負大志一貧諸生揮金帛娛聲色好面折人
過與公卿大夫辨論是非得失赴人患難緩急如不及至
於經史證據國家關係時勢安危方輿形勝以及兵賊戰
守攻擊之成敗無不抵掌而談掀髯長嘯嗚嗚痛哭而後
已予與樓山交在癸酉夏一見莫逆時先大夫課予考功
署下第遂別至丙子館樓山而受業則今吏部許琴公焉
同予與劉伯宗沈眉生壽民宣城陳則梁梁海鹽張公亮明弼金壇石
霖生光龍金壇劉魚仲履丁漳浦張芑山自烈袁州顧子方杲無錫侯雍瞻

岐曾嘉定方密之以智桐城孫克咸臨桐城沈昆銅士柱蕪湖陳百史名夏溧陽
麻孟璇三衡宣城梅惠連之煥麻城萬年少壽祺徐州劉湘客湘陝西周勒
卣立勳華亭李舒章雯華亭顧偉南開雍華亭徐闇公孚遠華亭宋子建存標
平亭陸子玄慶曾華亭諸君數爲大會姚北若澣嘉興國門廣業其
一也雲間夏彝仲允彝華亭年伯李存吾待問華亭陳臥子子龍華亭以
公卓不幸乙亥酉都防亂公揭出倡之者樓山子方陳定
生貞慧宜興而一百四十餘人誓驅逆黨逆黨者懷寧也阮大
鋮魏忠節公大中嘉善死懷寧手忠節仲子魏子一學濂刺血
上書請歛始定珹曰丙子子一以蔭入南雍懷寧欲甘心

焉予大開桃葉寓館挾子一大會死事同難諸孤兒爲左
子正國棟桐城子直國林桐城子忠國子厚國桐城繆采守江陰別
子潔茂藻子佩茂蘭吳縣周長生吳縣顧玉書麟生[illegible]高永清
無錫黃太沖宗羲寧波李膚公遜之江陰同予一共十三人陳則梁兄
長歌末句有只恨揚家少一人以應山謂楊公漣公子不至爲
恨觀者如堵予一出血書疏稿及孝經共展詩讌淋漓齊
聲痛罵懷寧意阻樓山大快盡興余爲防亂驅逆後勁又
與諸君佐吾師吳橋范大司馬景文送茅止生元儀湖州父子
勤王時芑山橋寓莊予貧甚共醵金會湯餅至數百釜芑

山峻謝管書持金以入僕人嵩將文生咸集勵經濟修名
節嚴取與如此豈復以區區功名勢利爲念哉閱歲丁丑
過梁溪陽羨予與樓山子方定生重定心交樓山子方合
刻倡和詩己卯夏雪苑侯朝宗方域歸德來南雍朝宗甫踰二
十雄才灝氣挾萬金結客首與樓山定生勒卣芑山密之
梅朗三朗中宣城惠連姜如須垓萊陽錢開少邦芑鎮江及予相兒執
贄殊隆定生攜髮覆眉之才子陳其年維崧宜興來負笈樓山
門下維時杯酒論文江山生色父子師友松栢芝蘭而公
晃兄提丁丑令揭揚伯宗魚仲以薦舉出守眉生疏論武

陵不報還里咸不至一日樓山責予不援同郡湯薦玄（延遴）
（賓庭）之難余既未與湯相見又不敢忤父執賢者遂以其臨危
（樂成宜伶）先生出獄特推兵憲揚州樓山相過數言袁公語學
使者免褫革送入閩樓山之爲友又如此時年伯周仲馭
（從令墳）以喪服來南謝當事樓山諸君左右之一日於高座
寺汲門生五百餘人余在座有所商不合去樓山不以爲
約也是科寄之雋朝宗擬第三下第辛巳半歲先君由粵
調楚永宦調南城之襄陽監軍南軍玨（左良）余往返萬里上
書萬言等獨救熊君於三百萬獗賊三十萬驕兵中皆同

志力是時寄逐黜罷尊先生萬亂郷以楚撫逮下獄爾部
青（常州）尊恩與紐谿沐撫偏沅護荊藩困賊中與余同不予
苦辛爵之字育兩不得嘗也壬午夏秋余從方孩未先生
（雲儀壽州）陽樓部（廷臨）（江錢）殷求（朝彥浙江）魚仲陳皇士（長洲）孟長以
（應存仁和）和洗心詩送黃石齋先生（道周漳浦）戊五溪同魚仲蔡懷
貞（忠金陵）喆据行李送呂師范大司馬應詔入京時樓山罵
石齋先生獨入於爭海寺於司馬多所條對又同樓山壬
一李亦建（標嘉興）看懷寧燕子箋於魚仲河房復大罵懷寧
竟夜獨且樓山者多矜不可惟余知樓山玉瑤在胸獨見

駭心尋與境忤潦倒拂逆或脅袖激昂忽放聲大嘯臥鄰
女傍撾鼓罵座者三年後死事張本也是科惟予一售予
巳入設與樓山雅騰爵章宋轅文（徵璧華亭）夏仲文（四數金陵）與王
隨（國對令撥）宗鶴間（祝上元）百餘人同籍副榜京兆余楚畹先生
謂副榜之盛百年所無千秋致慨特刻題名敘齒二錄詎
知南國賢書竟以是終哉此後賊勢孔亟中原板蕩同志
鳥獸散矣甲申崩坼南都建立吾邑劃地隸與平（與平伯高傑）
又民亂百口無所託秋冬走南都時懷寧翻案驟用放手
殺吾黨修報復予靜臥一小河房聽之樓山定生以救仲

馭南來定生下獄樓山逃而免校尉屢及予門不縛或曰
劉鋮意乃孔（昭）予不解也以小草與戴敬夫（重和州）仲文孟
韜（正蒲州）兄弟錢魚叟（無錫）程權伯（正巽孝感）朱旻士（金陵）張
拙生（長姜垣）曾孺發（和州一藻）同泰特用敬夫毅然請危彊余游
以獨子侍兩親兩辭閣部史公（可法）疏薦救災監軍歸泰
親走鹽官依則梁兄轉從至張蝶浮（維赤海鹽）大白居不遇
大兵殺掠男女二十口予驚憂病百日死一永夜復生還
里則

本朝第一巡方使者姜公（金吳采）徵曾特薦巳三到門按臨泰

州守時奉親寄寓宮紫玄家傳無錄泰州兌紫玄與周樑圍兵叢
亮工親來勸駕予扶病告籲至再後姜鑲叛始免時在乙
酉深冬則傳聞樓山以義盡節死江上予方父子死梁溪
敬夫從戰花雲裹創歸死和州湛至死萬安孟璇死遼縣
克咸死海上仲文全家死西粵太平蘭芷兄弟死豫章羅
瞻兄弟叔姪死嘉定臥子彝仲父子死華亭機部黎美周
蓮球南海死虔美周者庚辰同百史巢友與予分咏黃牡丹至
十律爲虞山宗伯錢謙益所特賞以未與樓山同前會故前
不書徐巢友海鹽薦亞鄉布衣死甲申以督撫死蜀以
史外　卷三十二　三十五
督撫死粵樓山當日相救亦愧也甲申超宗先以揚州城
守死亂民予一賦絕命明志死北都後維斗崑銅趙我完
自新朱昭明錫太倉諸君無不死眉生寄之惠連年少如須闇
公拙生咸大半棄妻子散家産去鄉里以僧死於名山經
方湘客在粵稱殿上虎予杖遣戍死孺發爲大司馬繇荒
韶少爲大中丞僧死南岳嗟乎烈皇帝殉社稷自闖學以
下殉主者僅二十一人議者謂建文之難與魏璫殺戮忠
義種子殆盡何以奮義竭忠死者如微之表甄逸文與昌
黎書云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萻蓉

本朝其心自刃難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於身祿食不進
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延頸受刃分死不辭在古與今者
不得一今吾黨皆太學諸生所謂弁冕不加祿食不進死
者僧者數十百人視微之所褒百不得一何啻霄壤又議
者謂崇禎間處士橫議擅操國政要挾公卿皆漢亡國事
試想魏璫繩樞乾螢朽蠹與朝廷似有間乃一閧國變同
毀棄身家上滅宗祀下殺妻子斷頭碎骨浩然不顧以報
二祖列宗教養自非讀書明道窮理養氣羣居確然切磋
砥礪安能以天下已任綱常名教共肩一至於此小東林
史外　卷三十二　三十六
樓山首倡之其制義詩歌古文辭高古不必論讀其廿一
史史論與東林本末兩朝剝復庚辛壬癸記讀書種子諸
書其刺促寒窗塵埋八股時根究治亂尚論千古至蒿目
時艱於國家陰陽順逆政事人才無不臆記手抄存之爽
袋其功在國家吾黨直與日月忠義同不朽矣冒襄之序
如此方大鋮之必欲殺公也公語侯方域曰今有欲吾謝
大鋮可轉禍爲福者豈不爲范滂所笑哉會左良玉稱兵
聲言清君側而　大兵已逼獄乃解公歸起義戰敗被執
就刑語刑者曰吾死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也㦲

笑而死授命處血迹至今猶存洗之不去

汪有典曰嗚呼公羅九經二十一史於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當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公多憂危之言人皆竊笑之迨其後天狼塌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身爲餌公則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不爲少動人又竊而笑之羣犬吠怪理固然乎同時諸名士之社集者亦不盡皆君子而死生不相背負飛繁霜泣鬼神者正自不少也予次公傳錄冒氏之文以附見焉誠不忍其沒沒已也

凌御史傳 附凌潤生

公諱駉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從督撫李建泰出防河授職方司主事流賊薄保定公獨戰不支被執不屈刀矢及腦貫喉賊覘已死乃去頃之復蘇創少愈匹馬赴臨清首建義旗斬賊官復東昌八十餘城福王南渡聞其忠勇拜監察御史巡按河南監各鎮軍　大兵渡河故寧鎮將劉弘起欲南避公婉勞挽留星馳歸德兵缺餉空遙諭士民誓以死守豫王遣人招降不從而著縣事胡蘄等已開東北門迎降王下令無殺凌御史不者即屠城衆欲脅公公與從子潤生已仰藥自裁奪去之拔佩刀自刎又奪去之公乃投印井中具疏云臣誓不受辱屬者仰藥引劍兩被強持因思慷慨而殃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善全大節臣母年七十登第未還一省子年四歲生來尚未識面受命疆埸義不反顧伏乞大奮乾斷速定戰守之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南向再拜訖單騎見王從子潤生從王曰御史私渡河復抗大軍何也公曰以大明之官歸大明何云私職授監軍恨兵微不得一戰何云抗王默然愈加敬禮手金爵侑酒公曰天也不飲也啣大帽貂裘葦舄復

不顧或謂公學文文山耶公曰忠孝至性何事摹倣斬學道蔡鳳監軍道吳汝琦於公前公笑曰我已辦一死來矣遂自縊渭生亦從死公遺豫王書願堅盟好愼勿南下否則楊子江頭燮御史即錢塘江上伍相國也王嘉嘆久之爲治喪成禮而去

汪有典曰嗚呼時勢窮廹之際不幸嬰賊鋒以死或慷慨自裁者多有然既死復甦不能再振叅面改行者亦復多有公瀕於死者數矣殘喘餘生孤任二十日驅馳數千里徇絕兵空莫有應援淮北一帶望風附欸豫王於公復有加禮此亦良將擇木之秋也卒叔好相殉以死者亦未必徒以首領易虛名也

陳給事傳 附徐孚遠等

公諱子龍字臥子號大樽江南華亭人負奇偉倜儻之才視履高潤不可一世與徐公孚遠夏公允彝友善相砥礪爲名節崇禎丁丑成進士出黃公道周門除紹興司理擊豪強不少貸隣境有劇盜單騎入其巢降之遠近肅然擢吏部主事旋告歸福王時起兵科給事中疏請愼名器謂陛下閶闔南返從官幾何今天位既登來者何衆人誇翼戴之功家切從龍之念傷體害政非國之福夫勸功誘善惟在爵賞一爲輕濫後將無極嗣後果係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貽曹風不稱之譏犯大易負乘之戒又言請用賢勿二爵人以公一在憲臣之宜召也憲臣老成清直海內盡知今入國門寄居蕭寺不得一望天顏在陛下方謂大臣和衷共濟恐憲臣慤直奏對之際復生異同然臣以陛下疑畏君子之機從此而生恐君子有携手同歸之志黃道周之流皆躑躅而不前矣陛下誰與共濟天下哉一爲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清端敏練百僚所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墨勅斜封覆轍可監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給司不及議宰輔不及

如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爭之則已行
前例立國之始願陛下特愼之也計臣者張公有譽清望
袁若爲江荚川中旨晉戶部尚書借以開傳陞倖門也憲
臣則劉公宗周所謂草莽孤臣疏論時事觸忤羣奸者也。
福王與不聽。遂拂衣歸乙酉南都不守起兵太湖兵潰死
之徐夏二公亦抗節死徐公字闇公與公同里崇禎壬午
舉人夏公字彝仲與公同年進士亦同里歷官吏部員外
郎子完淳字存古諸生有異稟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磨盾
草檄不襲老生宿儒婚未幾赴義將賦絕命詩遺其母與

婦云孤兒哭無淚山鬼日爲鄰右道麻衣客空堂白髮親
循陔猶有夢負米竟何人忠孝家門事何須問此身憶昔
結縭日正當擐甲時門楣齊閥閱花燭夾旌旗問寢談忠
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
汪有典曰嗚呼張耳陳餘世所謂刎頸交然卒相背負此
無異故其初相砥礪者非也固無問其終侯方域弔公詩
云長箋奏地下端不欺杵臼後死欲有爲成敗事皆偶斷
頸何足惜固其含笑受萬卷識是字文人非無　來諸
輕薄類公事不朽此足以槩三公完淳絕余禍　石談

笑歸死其得於漸摩者固然夫又不足異矣然終童未聞
善賦汪踦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殊難其匹也
徐夏二公之抗節傳聞異辭朱彝尊謂徐公　引
騎鶴更歸似未舉兵死徐越謂夏公息影林下淞鎭變
臥子自沉瑗公扼腕歎曰國破君亡朋友遊慇我何以
獨活亦死之似死在陳公之後而陳公有會葬夏瑗公
詩且載集中且爲長書焚夏公墓述已所以不死之意
期不負夏公侯方域弔陳公詩有長箋奏地下端不欺
杵臼語則夏公之先死無疑野史述夏公授命在乙酉

五月而其集中有練川五京詩朱彝尊謂練川城潰乃
是年七月五日瑗公尚存則止水之投當是淞江失守
之日侯方域弔陳公詩細注謂當事者執之公曰何必
訶事皆有之但未得就耳不屈死于五歲亦論殺而屈
大均泖口跨塘橋弔陳黃門臥子先生詩云舟出吳淞
烟水迸黃門懷石此塘橋並汪琬所述曾涵之言考之
則陳公之未執自沉水死無疑然方域與陳公同時好
友其言又似非無據不可解也○據正史云南都失夏
公徬徨山澤間欲有所爲聞友人侯峒曾黃淳耀徐汧

等死乃以八月中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死後二年子完淳兄之旭并以陳子龍獄詞連及亦死而同社徐孚遠因松江破遁入海死於島中

史外卷二十終

史外卷二十一　前明忠義別傳

黃貞文傳　附黃淵耀等

公諱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嘉定人公爲人嚴毅方正卓然以名教爲己任舉崇禎癸未進士及第後寄弟書曰吾廷試傳臚時鼎甲先上殿人皆嘖嘖稱羨吾此時喟息天地間自有爲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爲數千百年之一人而必欲爲三年之一人可怪也蓋其自命如此嘉興錢謙益嘗延爲子師其客程嘉燧出海棠小箋屬公和公詢娼者爲誰嘉燧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公

變色曰忝居師席可與小君酬和乎嘉燧曰此何傷子亦偕諸君和之矣公曰先生耆年碩德與主人爲老友固可無嫌諸君亦非下帷於此者若淳耀則斷不可嘉燧慚退先是會館某撫罷幕府有邑令聞公在署橐數百金賂公父令致書爲左右公復父書曰父生男之身充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義取一非有男必先死矣尚何以養父乎福王南渡求仕者爭趨南京公獨不往或問故應曰某公素善于今方與當國者比徃必爲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損名義以徇之耶卒不往　王師下蘇州與侯公

峒曾竭力城守城破從容詣城西僧舍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公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耳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自經死弟諸生淵耀字偉恭亦從死學者私諡爲貞文先生方公之城守也與公同事者有里人張公錫眉董公用員馮公元颺唐公全昌夏公雲蛟等皆死固守　大兵來攻乞師於總兵吳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來赴一戰失利東甲遁外援遂絕

城中矢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城隅崩架巨木支之明日雨益甚城大崩　大兵入侯公拜家廟挈二子元演元潔並沉於池張董馬唐夏五公皆死之張董皆舉人董官秀水教諭馬唐夏並諸生

汪有典曰嗚呼一行敗百行盡屬可疑片言虧千言盡爲飾說公制義之言如此蓋觀於公之制行爲信公十七入膠庠踐實刊華玩思性命置日曆書事其上以驗所養結直言社砥礪嚴切復命所生義同幹蠱視吳三桂之復吳襄忠孝逆亂迥判人禽非所云正本清源以養其學致命

遂志以盡其才昊天上帝以矢其誠日星河嶽以達其氣者乎兄弟朋友矯首同歸豈虛也哉

徐宮詹傳 附徐枋等

公諱汧字九一長洲人少孤貧事節母朱孝諸生時即以名節自任嘉善魏公大中被逮過吳公慕其忠直鬻內子簪珥質金贈之周公順昌聞而歎曰國家養士三百年如徐生者真歲寒松栢也登崇禎戊辰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歷詹事府少詹事甲申京師陷帝殉社稷公號慟不已毋緋望朝服北嚮而哭會南中立福藩羣情頗類咸謂中與公獨蹙然曰相無王導謝安將非祖逖陶侃區區新造之江左分門別戶燕雀處堂其能旦夕安乎吾唯有一死

以報十七年故王耳每指園中池謂人曰此吾止水也乙酉三月南都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遙祭先帝阮大鋮偃蹇後至疾呼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不足以謝先帝今徐汧等皆北走矣馬士英奚前惡掩其口曰勿漫言徐九一現在蘇州聞者咸啞笑之五月金陵失守阮大鋮等竄去公掃墓還投虎邱新塘橋死之子枋字昭法壬午舉人隱居不出山者幾四十年人目為寒木百尺不可得而近也吳撫湯公斌屏騶導從一小蓬扁舟造訪候門良久竟不獲見歎息返有乍浦李公天植

者字因仲癸酉舉人國變後改名確字潛夫悉貢緇衣亦
數十年不見人年八十餘竒貧無子餓餓瀕死一時遺民
欲歛貲爲扶月供枋曰君輩意良厚恐李先生不食他食
君子愛人以德君輩力所不及聽其餓死可也已而李公
竟餓死
汪有典曰嗚呼福藩既立時即有王謝陶祖諸人亦無救
於亡矣何者本已撥也論者謂福藩親近於晉元統正於
宋高地大於李昪其亡也則黨禍促之然使太阿旁落而
倒持其柄此亦不得盡委罪於羣小也宜公之見機明決

而儺儺以死殉先皇與至義之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
哉此亟昭法潛夫一笑否耶

華吏部傳 附華尚濂等

公諱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
啟直四川參政公天啟二年進士殿試對策極陳閹寺之
害王者不敢進呈置二甲從同里高忠憲公講學首善書
院未幾與忠憲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四年春從忠憲
入都授都水司主事忠憲去官公亦乞歸崇禎改元起營
繕主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
日不少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及叙功復加俸一年久
之致職方員外郎當此之時溫體仁在內閣閔洪學在吏

部兩人相表裏謀翻故時所定逆案一切是非進退俱不
厭衆望公發憤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謂三四年來天
子焦勞於上羣工鞅掌於下孜孜月不暇給而法令滋章
臣民解體人才漸盡夫以天子聖德加之勵精何難坐臻
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倚皇
上綜核而騁其持籌握算之能遂使恒和之世競尚刑名
清明之躬寖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鬬智之
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瞷微
指爲熟心指摘細瑕爲快意大僚驚魂於回奏諫臣奔命

於守科直指風裁徒較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
守言責止歸簿牒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鈎較之務以多士
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趨承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
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
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蔚議論滋櫌遂使佹勦佹
撫等於築舍怨用怨舍有若舉碁以與邪敵聖之歲時爲
耶雖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總一天下者法令
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案已愛民之奈
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事偶誤一言偶拂執訊

隨之反使輕滑者不以捍綱爲懼而矜驕者且以對吏爲
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
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即
黨不惟不用其言並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人人相戒暗
默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淆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爲防
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氣
而鮮特立之槩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鮮與抗衡聾事
阿諂甚上以爲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可惟吾
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甚貪競成風羞惡盡喪三

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
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爲奸國朝罷丞相以用
人之權歸吏部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
學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
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綜鈎大臣甘作承
行之吏黜陟大柄秖供報復之私而且遍布私人脉暗通
于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遺於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
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
而鴈刻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怒諸

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
下移舉錯倒置四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陛下尚德緩刑
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爲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
法之大爲奸邪所牽勿過於嚴致士氣人心日趨頹懦勿
偏爲任致名流善類永錮清時使臣言得行即治臣以出
位僭越之罪臣有餘榮矣疏奏凡再奉旨詰責公遂發洪
學冒功冒蔭諸奬言益侃侃不阿當是時體仁方擅寵中
朝見公疏者悉爲危之公亦自分禍及預爲槻以俟命然
帝意頗悟僅奪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

歸十一年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到署十餘日即引疾歸國變後屏居墓田間指頭上髮曰留此必貫禍然君食祿先朝去之無以見故主於地下已而被執滿漢官咸集並以薙髮欵公公植立南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上允祇髮不可去身不可降遂死之從孫尚濂從公死僕薛成朱孝亦號泣立死

注有典曰嗚呼公從忠憲得王靜之學整齊嚴肅殆若性成造次顛沛雖忠憲亦資其益忠憲旣歿公發明高氏之學歸然稱東南大儒卒其從容就義不負師門斯乃爲君

子儒哉公臨難時謂濂曰心即太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刀鋸斧鉞淸其刀鋸斧鉞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蓋公之見道分明如此視夫計無復之引決自我者異矣

侯通政傳附侯峒曾等

公諱峒曾字豫瞻江南嘉定人以監察御史忤閹臣張居正外移累官福建右參議諱堯封者公曾祖也以給事中忤魏忠賢削籍贈太常少卿諱震暘者公父也公天啟五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外艱服闋改南京吏部歷官郎中出爲江西提學參議黜宗生兩人忤益王益王問誤黜南宗生亦譴責胥史乎公毅然曰胥史何罪此曹奉參議參議奉朝廷令甲也胥史何罪王愕且怒然以其言直不能有加而罷公守正多此類累遷嘉湖道左參政以卓異

被舉召爲順天府丞辭疾不至福王南渡召爲左通政又以疾固辭王師下蘇州偕黃公淳耀率吏民城守城旣陷投池中未死兵鉤出之遂遇害子元演元潔皆從死弟岐曾字雍瞻太學生文行與公齊名坐匿故給事中陳公子龍不屈死母太恭人龔亦及難未幾名捕公幼子瀞太學冢子汸挾瀞逃支硎之中峰已而聞追者將至謂瀞行矣吾代汝死立遣瀞而身登小舟解腰間金與舟人俾之去人書瀞姓名衣襟殆遍投於水有涸者拯之易服走吳山爲僧而瀞亦薙髮亡命事前定瀞死汸聞之撫胸曰吾

萬死一生保吾弟爲世父遺孤計耳今顧至此極乎趣歸
里以其長子乘嗣從弟演主通政祀乘夭死又以幼子來
宜繼之於是汸遂無後瀕死以母弟泓子爲已後太學子
涵謂與太學同死者有僕俞兒朱山鮑超陸二李愛凡五
人涵之言曰子龍與叛人吳勝兆有連罪當死府君不知
而舍之以舍之故而卒失子龍償死可也府君就頌繫而
責以必獲子龍亦可也顧子龍近在百里不待其獲而府
君見法於二日之內何也子龍尚無反狀況府君乎共一
老書生耳下一檄走一隸吾首就逮死生唯命何爲乎窺

兵五百聯舸四十若將摧嚴城當大敵者已而擒囊揭篋
繫其妾婦廝養罄室而胥劫之班師之後復出所劫一婦
人至責直數百金何也且使坐府君以藏匿藏匿之罪誅
及其身亦已過矣俞兒等五人以奚奴不曉事并駢首服
上刑是勝兆子龍不孥戮而府君孥戮又何也聞勝兆事
未舉而就縛是時一郡並皆按堵於法勝兆依謀叛律斬
子龍以謀叛未行逃匿山澤律絞府君藏匿子龍律減子
龍一等他人捕得及罪人已死又減一等法如是足矣諸
大吏據實上聞必蒙報可從此燒交關誘毀之章禁詰壘

投名之牘而地方本無事也今欲張靖亂之功利槩因之
畜指書生爲強寇麗童孺以極刑勾連爪蔓刊掠不汜卒
使一時士民魚亂獸散亡命湖海往往相搆煽爲羣盜敵
壘當宁十餘年南顧之憂究得毋有任其責者乎嗟乎詠涵
之言其小雅詩人之儔與諸君子可以傷其志矣

楊解元傳

公諱廷樞字維斗江南吳縣人崇禎庚午鄉試第一以理學氣節自命熹宗時魏閹亂政毒陷正人緹騎至吳逮周公順昌宣詔時聚觀者累萬人撫按左右立公與諸生王節等前而前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今日人情如此公獨不爲青史計乎撫按股栗不敢諾於是顏佩韋等五人擊殺緹騎數人撫按遂以變告周公斃於獄五人皆嚴誅王公節等遣戍有差而公獨免倡應社於吳中評隲五經文字張溥天如朱隗雲子主易楊彝子常顧夢

麟麟士主詩周銓簡臣周鍾介生主春秋張采受先王啟榮惠常主禮記而公與嘉善錢旃彥林主書後與幾社復社合領解之後聲譽日重門下著錄者二千人國變避居光復山中忽被執繫之舟餓五日不死書血衣以遺其孤云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孝之志爲孝廉者一十五載生世間者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規模肩綱常名教之重任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受祿値中原之有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月則孟夏之中方隱遁於山阿忽陷身於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哭如其來如亦已知之久矣生平所學至此方覺快然千古爲昭到底終爲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尚孤累朝所受之恩留此血衣以俟異日舟中矢志不能盡言見土巳二帥不順命斬於松陵之泗州橋上或云攜一女赴水死或云以雞刀自刎死或云嫚罵不已殺之蘆墟泗州寺首已斷聲從項中出益厲

汪有典曰嗚呼蔡柳奇葩名常爽實機雲高譽智不逮言文士無行蓋自古歎之故五經六藝不藏辱行之儒而廣見洽聞難免疚心之論周鍾馳聲文場卒敗節殺身議者

謂明之亡也以八股良然然如公之八股其於社稷豈有辱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史外卷二十一終

徐尚書傳　附李成等

公諱石麒字寶摩一字虞求嘉興人天啟二年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魏閹興三殿之役督責峻急帑藏不支毎驥請公折以令甲大忤閹意楊左之獄起黃公尊素公師也坐贓在繫公爲營救冀出之閹益怒以事誣訐公罷官歸崇禎初補南祠部郎改吏部文選尋改考功主計典遷尚寶卿轉應天府丞召拜左通政歷光祿寺卿陞少司寇署部事當是時貫索塡滿公視事三月出滯獄萬餘陳新

甲爲樞部乘方誤國下吏多與援公定爰書棄市海內快之晉大司寇以救劉公宗周駁議姜公埰熊公開元罪輕不足塞上意斥歸里甲申春賊廹畿甸中允李明睿倡議南遷廷臣持兩端莫適所主公聞而嘆曰若膠柱死守亦非臣子愛君父之道苟翠華南幸各鎮撫之兵騰勇奮發大臣勳衛半留居守半充扈從以謀恢復亦不爲無策也倘觀望狐疑至求遷不得尚忍言哉於是爲文檄同志起義兵悉吳越之甲北首赴難而烈帝凶聞至矣公聞變痛哭幾頓遂定繼嗣嫁二幼女悉遣姬媵誓報國仇未幾南都

立君起家宰公方欲北定中原以匡王室而馬士英導閹黨羣小互樹事益不可爲謝病去糾義旅城守　大兵下嘉興公適在郷招募信廹趣歸曰吾大臣不可以野死時城閉縋之上老僕李成欲先登少僕徐錦謂成曰君老矣幸速歸郷成怒曰童子何知謂我老耶俱縋入城陷公自經繯寬不得斃顧老僕曰幸速成全我成痛哭不敢視錦慨然叩首於下者再起爲主人緊繯遂絕當此之時徐錦年十五因謂成曰我輩食主食衣主衣主人死我輩顧苟活耶解帶繫窗櫺而死成大慟亦自經在郷二僕廼敬李升

聞之俱自經死子爾穀以湖寇死於市妻孫氏赴水死先是公歸田日築堂於郡榜曰可經人不解其故及自經於堂始信公之就義立志已久云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亡無關於遷不遷也當是時主勢孤立於上臣心攜貳於下居守扈從兩無可仗不遷猶獲正終遷則爲諸臣奇貨耳癸未正朔帝臨朝受賀文武侍殿陛者僅首揆勳臣二人而已甲申正朔則並晉一人雖鳴鐘啟門待之良久終莫至者嗟乎臣無報禮之心君有獨夫之痛何以至是哉甚至騎出東華成國之閽人不納身

緒兎耳柳棺之暴守無人繇諸臣之誤朕不誣也以烈
帝之宵旰憂勤既不得如周宣之幹蠱中興又不得如東
晉南宋之君少延宗社也豈不悲夫李成祖敏輩人奴耳
徐錦年且釋稟稟死主難嗟乎人奴乃如是

劉總憲傳附王毓蓍

公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萬曆辛丑進士丁內艱
甲辰授行人歸養大父母遭喪居七年壬子起官旋告病
去天啟元年起禮部儀制司主事遷光祿寺丞陞太僕寺
少卿亦以病歸甲子起右通政未赴冢宰趙公南星等被
逐朝局甚變公疏陳人臣進退之義力爭削籍崇禎初起
順天府尹節以直諫被斥歸丙子起工部侍郎疏論閣臣
溫體仁及任用中官狀上怒斥爲民壬午起攺吏部左侍
郎晉左都御史以救諫官熊公開元姜公埰忤旨罷歸公

歷事三朝好正言極諫以匡國家之失而於烈帝時指陳尤
切疏多不錄甲申三月京師陷公聞變跣足衣麻被髮詣
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誡以靜鎮欲俟哀詔
至發喪公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閫外不思枕戈泣
血激厲同仇顧借口靜鎮作避遁計耶且此何時安所得
哀詔豈有子聞父喪不躃踊之理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
國起原官公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
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
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曰據形勢以規進

取曰重屏藩以資彈壓曰愼爵賞以肅軍情曰核舊官以
立臣紀又言賊兵由秦及晉進逼京師大江南北二三督
撫發不聞一人一騎北向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
視君父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宜誅者一既而大行皇
帝凶問已確敷天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當不
俟朝食矣乃爭言迴圍之討首圖定策之功督撫諸臣仍
安坐地方不移一步則封疆之臣宜誅者二猶或曰事無
稟承迨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然馳一介使間
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豪傑共激仇恥未必無濟於

事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宜誅者三更有難
解者先帝升遐頒行哀詔何等欵典距今月餘未至臣鄉
在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是不爲先帝發喪也則今
日典禮諸臣宜誅者四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
帝詔旨乃槩用新恩謬先帝誅璫鐵案夫君父一也三年
無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憂勤宵旰念念可對天地泣
鬼神一旦身殉社稷確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於臣下者
乃如此其薄也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興問罪之師
請自中外諸臣之不忠者始不報是時馬士英當國盡用

其私人公疏劾之謂兵戈盜賊皆從小人之氣類感召而
生借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然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
以汲引而來正不容且文第引在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
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蹶何以言匡襄之畧士英等
大怒謂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請加
重戮不得乃遣游騎刺公公客卻後至者不敢害未幾詔
起用阮大鋮公與大鋮進退繫吾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
爭之不聽則亦將歸爾既入不聽遂告歸將行疏陳五事
曰修聖政振王綱明國是端治術固邦本報罷而已明年

五月南都難至杭州[illegible]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
有勸以文謝故事者公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
身在田間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
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
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
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以死也出辭祖墓躍入
水中水淺不得死舁以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乃卒門人
殉義者有祝淵王毓蓍祝公自有傳王公字元趾會稽人
爲諸生跌宕不羈受業於公同學多非笑之杭州不守上

公書曰願先生早自裁無爲王炎午所弔俄一友來視王
公曰子若何日有陶淵明故事在王公曰不然吾輩聲色
中人慮久則難持也遍召故人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燈
出門投柳橋下先公死同時儒士潘公集袖石自沉死周
公卜年赴海死明晨海濤湧屍上冠履不失山陰朱公瑞
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公弘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旋起旋廢不能一日得行其志於公固
無損抑國事奚賴焉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此烈帝之所以
亡也況小朝廷哉王公委心相信豈移於末路造次顛沛
益戢良規追雜投杖之言爲之悚息

祝舉人傳

公諱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六年舉於鄉自以年少學未
充棲峯巔僧舍讀書三年山僧罕見其面嘗有過入曲室
長跪流涕自撾十五年會試入都適劉公宗周廷諍姜埰
熊開元上怒不測廷臣無敢言者公儒冠上疏曰臣聞主
聖則臣直是切直之言人臣所願效而難遇其主人君所
樂聞而不易得之下憲臣劉宗周戇直性成忠孝天授皇
上赐之罷斥臣亦不爲宗周惜而所惜者宗周以戇直而
斥繼之者必懲之爲洩沓宗周以迂執而斥繼之者必懲
之爲便捷洩沓便捷之徒安所不至夫平日有犯顏敢諫
之忠臨難始有仗節赴義之槩士氣卑靡至今日極矣寇
亂以來開門揖寇者有之靦顏偷生者有之坐視君父之
急邅延不進者有之此皆戀爵祿怖生死揣葺畜縮之一
念爲之爾若宗周不惜軀命觸忤雷霆之威此其孤忠激
烈言即不當陛下亦宜優容之書奏切責下所司議奪南
宮試公故不識劉公既得命往謁劉公曰子爲此舉無所
爲而爲之乎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也公爽然避席曰先生
名滿天下誠恥不得列門墻耳願執贄爲弟子遂從劉公

問學劉公雖斥罷帝怒未釋遣官校逮公究主使意在劉公公就逮於府環而觀者數千人皆大聲嘆息流涕故事逮罪人以駕帖時以票旨無駕帖例不合諸生因疑之大譁亂梃而起者數十百人校俱驚匿公曉以大義衆乃解散好義或有氣力者爭投以金及援救之牘公嘆曰使我以利死死有餘恨即以利生生益有餘恨悉麾之既就道詰校搜其裝惟周易莊子及先人小像一幅甲申正月入詔獄即訊榜掠備至公抗言曰男兒死耳安有上書受指他人者二月京師圍急放獄囚公得出已城陷同里太常

少卿吳公麟徵死之爲含斂歸其喪福王立詣刑部請竟前獄尚書諭止之王疏請誅奸輔馬士英通政司抑不奏給事中陳公子龍疏薦公及待詔涂仲吉可爲臺諫仲吉者漳浦人以諸生走萬里上書明黃公道周冤得罪杖譴者也不許劉公復出爲憲臣公痛時勢日潰亂勸之退明年杭州失守公誓毋趣竣工還家設祭投環卒年三十五或曰不食死越二日劉公亦絕糧卒上谷陳僖梁清宏傳曰祝淵上疏申救黃道周得門杖舊制廷杖榜笞有額數門杖則亂施無全生者淵早朝上書日晡餓賂門卒就市

食囑熟識賈人俟於長安門門卒得錢許之留賈人坐陰爲質賈人不知也比得旨駕上人以淵亡詰究質者勢洶洶賈人莫知所措淵疾趨大呼曰廷杖乎門杖乎祝淵者我也衆舍賈人執淵捧勅太監見淵一渺小書生壯其氣謂曰上怒黃道周而爾申救何也淵曰爲其正直有用之臣朝廷不宜殺也監曰若書生耳何得上書言國家事如死何淵曰國家朝臣不敢言書生是以上書死何憾監賢之戒行杖者淵得不死下北鎮撫司梁清標言於其兄北鎮撫司理刑清宏清宏曰吾家世以忠直傳此心可矢天

日前不殺黃道周今肯殺祝淵哉卒保全之

汪有典曰嗚呼賈生謂烈士殉名此譏言非知烈士者也夫烈士期濟國事而已何心於名哉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驥不騁足登途自駿不然浮氣激於一時初心變於末路蕣華士聞人未有終始若一之死不悔者也公於君亡國破紛更擾攘之秋曩時意氣其亦徘徊依回無容發抒矣乃請竟前獄不得從而擊奸輔擊奸輔不得退而保憲臣卒之妥親魄而報國恩忠孝無虧全歸靡忝即曰殉名亦與死名於東陵者異矣陳僖梁清宏傳載公疏救黃公

道川與救劉公事相類姑亦傳聞異辭耶附著之汲侯考

公

祁忠敏公傳

公諱彪佳字幼文一字虎子號世培山陰人天啟二年進士授興化推官崇禎四年擢御史即進對事略云凡文武內外大小諸臣必使之安其位而後各盡其心邇來六卿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引罪日見因而周章急遽救過不遑竊恐當事諸臣㥿於嚴旨襲以迎合揣摩善保名位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人材中下恭半藉上感發其忠義鼓舞以功名令司道有司或欽案之纍由人或錢穀之輸未足降級住俸什居二三必至苟且支吾惡功赴名之心不勝

其掩罪飾過之念臣所慮於羣臣者此也陛下開鼓鼙而思將帥之臣倘得真英雄即推轂設壇夫豈爲過一或獎拔之術未盡則冒濫之弊將萌臣所慮於武臣者此也陛下深懲情蹤特遣內臣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正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開水火之端其患顯啟結交之漸其患深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其言切中時弊其後亡國卒由此數端云巡按蘇松任滿居上考與舊輔周延儒忤家居八載詔起掌察吏部吳昌時破計典任意出入公疏劾其罪昌時敗循差例刷南京卷國變馬士英奉福王正大位

公坑言曰甫建國而遽登極何可且羣帥勸表未至則有
忠如陶侃者尚以不預定策爲耻況其他乎宜爲先帝發
喪布告天下使海內知無因以得位之心然後擇吉登大
寶爲當與士英忤復疏論時政謂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
繫錦衣衛高皇帝見非法淩虐二十年遂焚其刑具移送
刑部審理是祖宗原無詔獄也後乃以鍜鍊爲工羅織爲
事雖曰朝廷之爪牙實爲奸雄之鷹犬口詞從逼勒而來
罪案從指授而定卿衆朝盡知其枉而法司誰雪其冤酷
慘等於來周平反從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洪武廿五年

改鑾儀司爲錦衣衛專掌直駕侍衛等事未嘗有緝事也
迨後東廠設立始有告密之端用銀而打事件得賄而誣
刑章飛誣多及善良赤棍立成鉅萬招承皆出於弔拷怨
憤冤塞於京畿欲絕苞苴而苞苴託之愈盛欲究奸宄而
奸宄未能稍清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加於大夫原祖
宗忠厚立國之本及於逆璫用事始有去衣受杖者刑于
不歸司敎[illegible]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致必殺之刑
況乎朝廷徒受拒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義之舉盡當血濺
玉階肉飛金陛班行削色氣短神摧卽卸鞭隨頒已魂驚
喪側矣是豈盛世之休風大失君臣之分詎此廷杖之弊
也伏乞嚴行禁革益忤士英會蕪州民變謂公素德蕪人
出公安撫蕪州實遣之也公至卽揭榜於路曰叛逆不可
恕忠義不可矜毋借剿逆報私怨毋假勤王造禍亂捕蕪
民倡亂者斬之民賴以安興平伯高傑兵擾丹陽市錢大
譟公馳至斬興平兵傑爲震懾一軍無敢譁者未幾阮大
鋮謂公前阻監國正位爲潞王地有二心嗾其黨張孫振
劾之公不置辨拂衣歸　王師下江南貝勒以書幣聘公
公別家人託言應聘宿浙構山園夜開牖望南山笑曰山

川人物皆幻形也今山川如故而人生已一世矣題其案
曰圖功爲其難潔身爲其易吾爲其易者聊存潔身志含
笑入九原浩然留天地又書曰已治棺寄蕺山戒珠寺可
取以斂我是夜兒子鴻孫侍側夜分不寐公第曰君子愛
人以德遽鴻孫隱几步至放生碣下投水昧旦猶聳出帶
立水中是爲乙酉閏六月六日也
汪有典曰嗚呼山川人物之故夫豈幻哉張司馬煌言被
執臨刑見青山夾岸嘆曰好山色其言至深痛不可讀然
不知山色正以公等好也不然馬首巢由癡頑老于幻矣

澗愧林慙何好之與有

王僉事傳

公諱思任字季重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歷興平當塗青浦三縣袁州推官所至皆被鐫降稍遷刑工二部郎出爲九江僉事罷歸乙酉　王師下江寧福王奔蕪湖馬士英奉太妃走浙江公上書太妃請斬士英復致書士英曰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牆固黨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强敵來則先期以走致令乘輿播越社稷邱墟閣下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亦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尚爾相諒

無他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之士以召英雄猶可倖望中興如或逍遥湖上潦倒烟霞仍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絶且欲來奔吾越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區也吾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接書愧憤不敢答　王師取浙公遂不食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負儁才居官通脱自放不事名檢性好詼浪居恒與狎客縱酒談笑大噱遇達官大吏疏放絶倒不能自禁乃其指斥奸邪抗節殉國抑何凜凜與秋霜彼

日比烈也馬士英遁入台州山寺爲僧　大兵搜獲斬
延平城下懸其首於黯淡灘妻孥百餘口悉給兵丁

陳監丞傳

公諱龍正字惕龍號幾亭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給事尤寃濫緊獄者纍纍誅磔無虛日戊寅五月熒惑守心公連進四疏極言事天無過好生致治責成宰輔上感動特諭慎刑己卯彗星見復應詔上疏立冬大雷電雨雹復疏請正郊期壬午下詔罪己三上疏言時政俱優詔答時盜賊滿天下司農籌餉無策公上墾荒議反覆數千言朝議相持不決不果行御史黃澍以僞學詆公遂乞歸甲申正月調

國子監丞未赴而京師陷福王南渡用爲祠祭員外不就南京不守遂絕粒死之先是癸未冬十月聞闖賊破潼關即著殺死殉書嗣丞端曰南鎮靜聽常依王北關間居也致身其致命遂志蓋早定云與祭忠襄懋德交最篤甲申春忠襄撫山西將搢幼女未聘走書貽忠襄曰吾知公必死願得忠臣女爲孫婦忠襄許之天啟時璫焰日張有疑其成纂者公決其必敗作大疑解以破之及崇禎改元天下相望太平獨微窺上意將疑外廷而信內臣心憂之作延本逸言皆驗

汀有典曰嗚呼名節之際未有見道不明而能決然遂其志者也公從高忠憲遊悟身心性命之旨銘於座右曰人前屋漏日裹雞鳴得於隨處體驗者至矣而一時名士如黃澍輩輒以僞學詆諆之辛亡公從容就義不負所學澍輩挾藩鎮以抗朝廷負君友以圖富貴坐趣差謬懸隔天淵死日是非乃定豈不然哉

陳御史傳

公諱潛夫字元倩錢塘人崇禎丙子舉於鄉榜名朱明後更焉十六年除開封司理數抗疏言時事請召對不報闖賊蹂躪河南公飛章告變會故總兵陳永福降賊時巡按御史蘇京去變起倉卒遂奉周藩渡河時十七年正月也初汴梁東西土寨數百相攻殺無已婁道一者最驍滑公單騎造其營勉以忠義道一叩頭聽命授以告身爲偏裨遠近諸賊聞之爭降附於是軍聲大振聞都城陷縞素出師邀擊賊於杞圍大破之賊敗走秦中六月傳露布江南時南都諸臣方經理江淮度中原不可問及見公檄大奇之廷論慨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陛見倡慨勸之策謂四鎮之兵不下數十萬人而齊魯汴豫尚皆按堵如故誠分命藩鎮一軍出潁壽一軍出淮徐馬首北向則人心思奮汴梁一路臣聯絡素定旬日可集十餘萬人與藩鎮之兵相爲應援則河南五郡可以盡復五郡既復盡河爲固南連荊楚西控秦關北臨趙魏上之恢復可望下之亦江淮永安此今日之至計如因循玩愒臣恐江淮亦未可恃也馬士英倖應之不爲理公傷社稷將亡輩心日

潰忌上疏固爭士英深忌之適公以憂去嗾言諫以他事劾公命緹騎即家逮繫就獄金陵不守公間道歸晉王之將拜太僕寺少卿　大兵下紹興公於是書絕命詞攜妻妾孟氏等赴水死時年三十七絕命詞曰父兮生我申以嚴誨惟孝惟友曰忠與義丙子鄉舉顧名自勵名曰孝廉庶幾無愧致身之期歲在癸未司理開封呈言視事以身許君有死無二是時兩河賊氛如蝟聚入廻卑予獨攬轡賊出河朔羣工奔避予乃渡河擊楫而濟誓清河南以報先帝手披荊榛身禦魑魅獨張空拳以當賊騎如有封疆

九死何畏三十洲邑終復舊地維時先帝鑒予忠痒授以巡方繡衣北薇帶也詎奸互相牽制中樞信讒嫉予不斷聯絡要圖罷之固遂三月撤歸可爲隕涕哀哀先人一時捐棄廿右莫承遺書淪廢我哀方盈奸怒轉熾赫赫金吾逮予郎第圜糾幽憂沉氛猝至匍匐歸來挈家奔避航海飄零而兵於會召募丁男三百而已衣甲糗糧皆予自備血戰江干二十餘次糧寡兵微於事何裨疾痛呼號徒然憤恚丙戌五月公侯漸潰區區孤軍其何能濟事不可爲偷生何貴拜別吾母以及諸弟挈吾妻妾從容就逝成仁

取義千古如是

汪有典曰嗚呼逝當否塞扶危定傾之才未嘗不生用之未嘗不效而檜賈溷敌接踵横梗必欲神州糜爛君仇不報國耻不洒未知造物者生公等何心又生若曹何心也

史外卷二十二終

吳兵部傳　附孫兆奎等

公諱易字日生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烈帝崩於亂五月南都立君久之寂然無有爲先帝討賊者公發憤上中興四議一曰聲大義以作恢復之氣蓋春秋之旨大復仇而嚴討賊諸葛亮亦云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誠以君父之仇一日不報凡爲臣子憤恨愧恥無一日可以卽安且大義不明人不知有君父則無以立國雖欲苟且偏安而有所不得也先帝英明恭儉勤求治平而卒致覆敗實前古所未有究其禍原則一十七年當局諸臣誤國之罪不可辭也以門戶爲安身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以苞苴爲立命而不知節義之爲何事有文具而無實政有議論而無成功文臣愛錢而委用債帥武臣惜死而坐擁驕兵人心陷溺拜手而處賊庭靦顏而受僞職士崩瓦解誰實厲階良由此等胸中久無君父久無廉恥也今幸聖主重興保有南服此天心之所祐助祖宗神靈之所想望盜在討賊復仇而擴蓋宇開數百年太平之基非謂因循江左偷歲月之安卽求

晉南宋故事也我二祖創基重開華夏列宗圖治遠邁漢唐而十陵園廟寂寞塵沙之鄉先帝梓宮荒涼榛莽之地興思及此痛絕忘生向日聞變之初見諸生父老無不號泣哀感竊謂東南之人心未死社稷之興復可期而兩月以來義聲未舉恐天下人心自此靡然而不可振作也天下有忠臣義士報君死國之氣有英雄豪傑作事建功之氣二者當及其鋒而用之使天下感發而興起故進可圖敵而退可立國忠臣義士之氣無以用之則日就消靡英雄豪傑之氣無以用之則渙散而不可收拾此安危成敗之關不可忽也所願廟廷之上念篡逆之大仇思恢復之至計卧薪嘗胆存越國之憂勞布衣帛冠法衛公之儉約君臣歡洽合堂簾爲一體文武戢睦視軍國爲一家人人有枕戈飲血之思時時有厲兵秣馬之志身且不有何有於苞苴家且不有何有於門戶門戶消而後職業可舉苞苴絕而後功罪可明死節者厚其優卹從逆者速其刑誅綱紀粗張經綸畧定亟下哀痛之詔預卜誓師之期選將練兵進據形勝逆賊之首不旋踵而可致於闕下矣或謂特方積弱大舉爲難則甚不然昔少康以一旅之師討滅

寒浞而祀夏配天光武騎牛從軍以羸卒三千破尋邑百
萬卒興漢祚蓋其君臣之間立志既堅區畫素具鼓勵拔
起以乘天下之氣用能以少破衆變弱爲强況今疆土尚
居天下大半而財賦不乏人力繁庶較之少康光武奚翅
什伯誠能舉而用之則風馳電掃廓清六合非難致之事
也事在不疑顧力行何如耳竊嘗洞觀大勢以守淮之
機蓋歷考創業中興之主必先度形勢據要會故立之基
驅騁之功而交亦不失固圉之策蓋淮南形勢斷以長江爲
險阻然自古謀南者未有不守兩淮與荊襄之地兩淮

者江表之藩籬荊襄者上流之門戶舍藩籬而保牆垣棄
門戶而居堂奧雖在至愚知其無濟孫吳之於曹魏百戰
於合肥濡須之地而以荊州分裂晉卒併焉其六代之世
僅曰偏安然以悍如石勒盛如苻堅强如宇文拓拔卒不
能跨江南以有尺寸者以强藩巨鎮皆在淮南荊襄捍敵
也南唐李氏所以能都建康者以有淮南及淮南爲周世
宗所併遂有豫章之徙宋之南渡也先後有劉錡韓世忠
岳飛孟珙諸人擁重兵於兩淮襄漢之地而孟珙亦曰襄
樊爲朝廷根本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後伯顏兀朮之兵

竭死力以攻襄樊襄樊破而後順流南下而宋事遂不可
支矣此皆已事之明鑒也以今日之勢論之則荊襄迺北
重何則逆闖巢穴盤據關中則賊之伸足南向衰奔必矣
道必出此而我之王師大軍奉辭伐罪道必出此是我得
之可以圖賊賊得之可以圖我實爲必爭重地而我未能
據而有之我未能有而賊亦未聞爲集兵堅守之計乃天
之留此都會以開我中興大業者也逆闖遊魂旦夕消滅
又恐他有雄傑者襲迹而動踞形便以蹂中原習水革於
漢沔之上放舳艫於武昌夏口之間我將何以禦之是故

審廟算而定規模必以恢復荊襄爲第一着夫荊襄背接
河洛側睨淮蔡包絡關陝襟帶吳蜀沃野千里有可耕之
土奇材劍客有可用之人地形四達有可戰可守可縱可
横之勢從古英雄之所力爭而恃以爲混一之資也乃所
謂恢復者務爲恢復之實而無務爲恢復之名何謂恢復
之名驅烏合之兵入殘破之境紀律素未嘗講饋餉又苦
不足賊去則進據空城賊來則望風奔潰雖得聯城數百
何所用之不惟無益適足以喪師糜餉而已何謂恢復之
實選良將聚精兵以招徠安輯爲先圖以耕屯守禦爲實

事撩一城則不使一城之復破立一堡則不使一堡之復
隳以客爲主以逸待勞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俟神氣充實
然後邊面堅守聯絡兩淮共圖進取如網之有綱如農之有畔
可以指掌計畫可以歲月責成所云坐而言之起而可行
有斷然者三曰定大界以收恢復之功益控兩淮據荊襄
而漸圖掃勦必得重兵三四十萬卽力不能遼闊最少非
二十萬不可今郡邑之兵可用爲守禦而不可用爲馳驅
諸鎭之兵可用爲聲援而不可用爲進取何也積弱積玩
積驕積惰雖有周亞夫李光弼不能徒手而變其俗也驅

市人而戰卽韓信之用兵如神不得不致之死地而後勝
則兵非素練不可用明矣爲今急計莫若精擇大帥三人
才兼文武忠義根心者使之分道募練新兵所募之兵必
須絕力或挽弓二三百觔或提石七八百觔膽勇信實三
者俱備方爲及格其偏裨頭目亦聽大帥自行選用一切
兵法陣制大帥教偏裨偏裨教頭目頭目教兵齊之以求
伍之令申之以上下保結之法精之以步伐擊刺旌旗金
鼓分合奇正之數盔甲器械向之鈍敝不中法者自行製
造營陣部伍向之虛花不可用者自行操演訓練勤得比

及期年萬人一心動如指臂平時則有極重之餉勝敵則
有極重之賞違令則有極重之罰此軍一成可以虎視中
原前無橫陣後無口口唐之銀槍宋之背嵬我明之陶家
軍是也由是特遣三帥分屯江北其一屯駐淮揚勒兵五
萬責以收復兗濟津門河澗等處其一屯駐安廬勒兵五
萬責以收復東昌大名廣平順德等處其一勒兵十萬收
復荊襄招集流亡部勒壯健與屯種以爲久駐之基築堡
寨以爲清野之具辟用土豪廣布間諜來歸者給以土田
內應者予以官爵積粟通商訓民養士使家計牢固轉屯

進築唐鄧汝潁之間中州故地亦可漸次收復勁兵屯札
於外老弱力耕於內如祚祐張全義故事省調發之勞息
轉輸之困以地養兵以兵擴地地益廣餉益多而兵益强
如是則賊之門戶失而我之藩籬固矣長淮一帶古有芍
陂洪澤諸屯素稱膏沃亦當一槩舉行使富强之勢東西
聯絡大江以南坐有泰山四維之安其艦沿江列戍與敵
共險處處可渡日日可至者相去何如哉當是時太合諸
路軍聲罪西討令淮南兩帥由真保趨山西以擊其左移
檄四川將帥大兵出虞氏抵潼關指崤澠以衝其中我則

四面合勢賊則首尾並蹙釜魚穴鼠指顧就擒然後告成
列聖之廟獻馘大行之靈灑掃山陵修治京邑此與中興
之盛事而臣子之畢願也唐莊宗受晉王三矢其後卒繫
燕父子函梁君臣首而還矢於先王包胥與伍員論志誓
必復楚其後痛哭秦庭乞師而反卒如其志彼皆以敵國
之仇一人之誓而有志必伸有言必踐若此若乃奮天朝
之神威殲弑逆之逋賊名正勢順何疑何畏而不圖再造
之功徒鬱鬱居此爲左支右吾之下策哉進退得失之數
瞭然可覩矣四曰固根本以立恢復之基蓋自古戰守攻

取有一定之局欲保固江南則必開擴江北而開擴江北
又必先保固江南相維之理不可易也漢高祖以關中爲
根本故能東向與西楚爭衡光武以河內爲根本故能掃
赤眉剪羣逆而興劉氏之業唐肅宗以靈武爲根本故能
滅安史而收兩京不固其本而徒事喜功好大之爲則如
元嘉之北伐宣和之圖燕雲不惟無功而且有大患金陵
創業之地德澤浸於人心且山川雄厚物力克敉此皇上
經營海宇深根固本之所在也固本之策大約有四一在
飭吏道一在行保甲一在儲倉粟一在練水師語云得一

賢令勝於勁兵三千得一賢守勝於勁兵三萬言其職最
親民消患弭亂也今吏道日衰皆由原本未清綱領未振
原本者何銓選之路是也綱領者何撫按之權是也但使
銓選至公不至驅外吏而爲貪黷則源本既清而人精誠
撫臣假以重柄賢能者聽其辟舉不稱者立行罷黜其最
不肖者則以國初之法懲之其勤績顯著例當遷轉者正
令而守由守而司道由司道而撫使之久處其地不致傳
舍其官威惠孚洽利弊周知自有吏習民安之效又邇來
設官之多倍於涵制官多則多供億之害多迎謁之害多

文移牽掣之害多吏胥奸蠹之害宜考會典大行裁減科
部添差者革可道冗緩者革佐貳猥雜者革即按臣亦宜
間歲一差使撫臣得以專心課吏而有司得以專力治民
是法也李泌行之於唐李綱行之於宋非臆見也夫吏道
不荒有司勤職則行保甲儲倉粟自可不勞而辦保甲之
法始於管子先臣王守仁十家牌法即其遺制可以練鄉
勇可以禁盜賊可以預城守可以定賦役可以省獄訟可
以厚風俗間察其奸滑敗羣者置之重典則小亂弭而大
亂可弭國家立預備倉本常平遺意平貴賤之價防水旱

之災極爲良法源以紙穀贖鍰用克糴本數十年來非
侵漁蕩然盡矣所以一遇天災饑民載道民譁蠭起積漸
可憂宜令大小郡縣積各數萬千斛使可備禦非常其有
討報積以前二者定其殿最而不以催科簿書爲重此最
救時之急務也至於東南所恃舟楫爲良雖措置經營爭
在江北而沿江一帶及腹內地方不可不嚴防守今在籍
軍伍非不足用所慮戰法未諳技藝未精艨艟戰艦未備
所當急敕撫臣分諭郡縣各督所在將領製造操演如荆
湖九江上流重遠而東西梁山而太平采石更下而

京口澄江此皆股肱帝京爲水道要害尤須加意綢繆昔
曹魏父子相繼臨江縱觀波濤舟楫之雄旌旗戈甲之盛
並皆歎息而返此豈獨恃水爲阻亦治兵精整備禦有素
故也今使大兵碁布於江北水師星列於江南表裏相維
邊腹並壯天下之勢如常山蛇不出兩年國勢大張人心
大振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破以令則服恢復中興
之功可蹻足而俟也議上不省監史閣部軍於揚州奉檄
催餉江南未還而揚州失南京亦不守公走太湖與同邑
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駉自炳武進吳福之等謀舉兵旬
日得千餘人屯於長白蕩唐王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總督江南諸軍務進兵部尚書是時魯王在浙亦授
兵部侍郎封長興伯八月大兵至公敗走父承緒妻沈
及女皆投水死自駉自炳福之亦死焉兆奎被獲一軍盡
殲明年鄉人周瑞復聚衆長白蕩迎公入其營未幾衆潰
公匿嘉善錢氏園中日夜酣飲痛哭不發一言爲邏者執
送武林軍門諭降不從磔於市福之吳公鍾巒子也兆奎
兵敗時慮公妻女被辱視其死而後行故被獲械至江寧
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申申之變南都建國雖南面月而君荒臣
奸蘖牙已見瑕忌對籤之患國之所以危亡也公四議槩
沉疴痼疾耶抑亦所謂疾急治標勢固不暇早計耶論者
謂公舉事爲江南一大劫流毒十年始漸次勦滅嗟乎此
豈公之罪然卽歸公首惡其亦奚辭也公中興四議予得
之友人敝篋中因備錄於篇悼公志之不遂抗以著其畧
益知公之崎嶇舉事者不徒也

張太保傳 附王之仁等

公諱國維字其四號玉笥東陽人天啟二年進士授番禺令崇禎初擢刑科給事中改太常少卿泰中賊起延及黃鳳徐泗命公以僉都御史巡撫南直而賊勢益橫愈撲愈熾公方壯年左支右絀鬚髮盡白積勞七載以兵工二侍郎督理河道會大盜李青山起山東公乘其不備擒之以功晉兵部尚書是時永城叛將劉超居御史魏景琦家擁兵觀望廷議授超保定總兵官公獨抗言曰此賊奸也若羽翼已成叉一曹操吳客授督鎮方略共除之超卒伏誅

未幾以誣下獄尋得釋復原官督浙兵餉甫出而都城陷福王南渡授京營尚書與馬阮不合乞歸而南都不守遂與朱公大典陳公函輝等迎魯王於台州監國紹興公督師江上連復富陽於潛諸縣兵馬頗集而人治一軍所部騷然公疏請於王謂剋期會戰則彼出此入我有休沓之逸攻堅擣虛人無應接之暇此爲勝算必連諸帥之心化爲一心然後使人人之功罪視爲一人之功罪於是率諸將嚴陣與　大兵接戰於草橋門士氣十倍會大風雨火砲弓矢俱不得發遂解散唐王立閩中詔書至魯王不悅欲返台州不受詔公慮其變生也馳至紹上書唐王曰國當大變凡爲高皇帝子孫宜皆同心戮力共復國仇功成之後入關者王監國退守藩服禮制昭然若以倫序叔姪定分在今日原未假易且浙東人心渙散鳩集爲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矣豈敢朝秦暮楚有所左右於其間哉疏出議始定然閩浙成水火矣自草橋門敗諸將無敢復言戰者興國公王公之仁上疏言事起時人人有直趨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遂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尚何忍言臣願率所部沉船

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　大兵驅船入江公命王公親水師從江面襲戰而自督諸軍渡江復杭州先是馬士英自南中奔至紹欲朝魯王而禍厄公知之發其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與阮大鋮依荊國公方國安會唐王使陸清源賫敕犒師馬阮遂唆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王罪公聞之歎曰曲在我矣國安遁魯王南行江上諸軍盡散公追扈魯王至黃石巖國安已斷所過橋不得進國安馬阮議刼魯王降使人守之會守者病王脫去遁入舟山公過東陽治兵聞義烏破衆勸公出

避園再拜公歎曰誤天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具衣
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赴園池死子亦被戮王公以舟
載其妻子及兩子婦幼女諸孫沉於蛟門下獨往見洪承
疇曰之仁本朝大帥不肯沒身波濤今日來明白死承疇
按以禮強之薙髮不從斬於市 大兵至金華朱公城守
甚堅阮大鋮故與朱公督南中時同事抵金華自言窮迫
來歸朱公憐而納之而大鋮實爲內應金華破屠之朱公
自殺闔家五百人皆自焚死陳公入雲峰山中作絕命詞
並自祭文埋骨記自經死方國安既薙髮降後與馬士英
等並伏誅其時浙東西郡縣前後失守死難者杭州則有
同知王道焜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縣唐自綵紹興則
有兵部主事高岱葉汝蒞衢州則有巡按王景亮知府伍
經正推官鄧巖忠江山知縣方召諸生及布衣殉義者會
稽潘集周卜年山陰朱瑋諸暨傅日炯鄞縣趙景麟浦江
張君正瑞安鄒欽堯永嘉鄒之琦其尤著云王道焜字照
平錢塘人以天啟元年舉於鄉崇禎時爲南平知縣遷南
雄同知會光澤寇發其父老言非道焜不能平撫按爲請
詔改邵武同知知光澤縣事撫勦兼施境內底定莊烈帝

破格求賢盡徵天下賢能吏撫按以道焜名聞方待命而
都城陷微服南還及杭州失守遂投繯死顧咸建字漢石
崑山人大學士鼎臣曾孫也崇禎十六年進士授錢塘知
縣甫之官聞京師陷人情洶洶咸建戢奸宄嚴警備巡按
御史彭遇凱以貪殘激變衆咸建調護事寧而民免株連
及南都失守鎮江守將鄭彩等率衆還閩緣道劫掠咸建
出私財迎犒乃斂戢去亡何馬士英擁兵至[illegible]之大將方
國安兵亦至咸建謀於上官先期遣使行賂兵乃不入城
四鄉多被淫掠城中獨無擾時監司及郡縣長吏悉逋竄
咸建散遣妻子獨守官不去潞王既降咸建不至尋被執
死之懸首城上暑月一蠅不集顏色如生唐自綵達州人
爲臨安知縣杭州失守自綵與從子階豫逃山中有言其
受魯王敕陰部署爲變遂被捕獲自綵麾階豫去不從竟
同死高岱字魯瞻會稽人崇禎中以武學生舉應天鄉試
魯王授爲職方主事及紹興失守即絕粒祈死子朗知父
意不可回先躍入海中死岱聞之曰兒果能先我乎自是
不復言數日亦卒葉汝蒞字衡生岱同邑人由舉人爲工
部主事聞變與妻王氏出拜祠墓所並赴水死[illegible]

字武侯吳江人崇禎末登進士仕福王爲中書舍人唐王立擢御史巡撫金衢二府兼視學政伍經正安福人由貢生爲西安知縣唐王超擢知府事鄧巖忠江陵人由鄉舉爲推官衢州破經正赴井死景亮巖忠皆自縊死魯王所遣鎮將張鵬翼亦死之方召宣城人署江山縣事余華被屠集父老告之曰兵且至吾義不當去然亦不可以一人故致闔城被殃遂封其印冠帶向北拜赴井死士民爲收葬立祠祀焉

汪有典曰嗚呼金堡應撰鄖王尊之一身難塡塊肉當存則世傑之危舟繫纜厓山鄭子雍致靈之秋而韓山重爲喪之日也是故溺肝無救於衞滅藏血何補於周亡素車白馬怒濤江上奚濟於吳沼哉文山疊山之痛公所與致恨於畢命時也朱公大典不能持廉既被劾削籍復絫結馬阮得官卒以援大鉞致內應而城屠雖傾命足以明志然君子惜之矣善夫小人不可與作緣也夫

吳大尹傳 附李會貫等

公諱繼善字志衍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生平負志節慕人患難鄉先生張公溥宿學老儒爲里中兒所搆勢張甚公銳身營救卒以免大司馬馮公元飈聞而嚴重之願與交已得慈谿令司馬其邑人益相引重而長安名公卿爭揖公矣丁內艱未之任嘗遊黃山凌躡絶險慨然曰今天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驅馳奔走有如此遊矣已而得蜀之成都成都在萬里外又荊襄陷沒江鄂道斷賓客送迎勸少留公曰吾既受命矣人臣守官其敢以利害辭且吾目何樂土之有召所與游置酒張樂引滿訣別當是時蜀事孔棘文武大吏無一人肯辦賊劍門夔峽諸險皆已失而蜀府金緡累數百萬慳弗用公痛哭於王之朝以書諫王曰高皇帝衆建藩輔碁置繡錯數年以來踣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眞有敗道失德見絶於天也盲以擁富貴之貲狃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不忍自舍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闖徂黃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關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

亦屬宴安泄泄沓沓乎更多岐趨乃欲坐守門廷謂爲設險不可解者二也往者藺酉撲滅獻賊逃遁正以藺兵力有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荊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攜貳賊情益無顧忌而欲援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三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自外之險寧踰灣漢詎可恃歟無虞彼何爲而失守且賊知孤注教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果鄉不足踰其危層然彼朝廷明知其惡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五也爲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贍餽餉散粟以慰饑民出兵禁以絕斷[illegible]護嘉頭積通賢競疏難講孫募民兵以守險結義民以資援政教丙修聲勢旁震則蜀易危爲安轉禍爲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爲殿下危之王見書太切不無動特以祖宗之法不典兵不與民事不敢有所爲公再三告以高皇之制於諸王寄以討賊委之禦邪萬一不戒以至失守王殺不變身禍不恤國家不念祖宗乎終弗從公撫膺歎曰事不濟爲吾死此矣遂棄皿自誓居無何成都陷罵不絕口賊礫而割之一門四十餘人同日併命友人李曾貫亦與焉家人五郎者免矣奮曰吾与與主共死矣義不忍獨生慷慨詈賊而死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末造賊勢燎原帑之瓊林之聚兵多祈父之呼諸藩坐擁重貲不顧縣官之急卒亦俯亡爲賊所有豈不重可歎哉楚府之亡也賀公逢聖請貸金恤軍王不予既陷賊取宮中積金百餘萬輦載數百車不盡秦府之俘也天寒永壽不宥人給一棉衣福府謹綜論坐坐視軍民樹腹死賊手而王卒爲賊醢今蜀亦然豈所謂金淫者昏歟抑鬼瞰其室入固莫知何歟何其愚也杭例爲

大倉沈公雲祚傳其論曰獻賊破蜀時有成都令雲祚同里人賊務之降蜀爲禮部尚書既與郊天文矣格復設之闔家殲焉其指蔡謂公也予按吳偉業鄉論所爲公傳具載死事明白而偉業綏寇紀略所云降賊爲禮部尚書以郊天祝版不敬杖之百閭門自經者爲南充江鼎鎮則非公可知且非太倉人無疑矣然陳鼎所爲沈雲祚傳衣載同時死難者如巡撫龍文光總兵劉佳胤御史劉之渤推官劉士斗長史鄭安民教諭姚思孝太常卿尹伸給事中吳宇英雲南按察使莊祖誥東流知縣乾日貞工部主事蔡如蕙禮部員外李含乙進士王起莪舉人江龍騰郫

令趙嘉煒諸人言之詳矣而獨不及公何歟當兵燹之餘傳聞異辭歟抑君子之死王事其姓名之存歿有幸不幸歟乎故附著於此以俟考焉

王太守傳

公諱行儉字質行宜興人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知荊州府改重慶府張獻忠陷夔州重慶戒連兵公撫馭有方時總兵趙貞吉失律公請於巡撫釋而用之後與賊相持數年果得趙力賊縱橫巴蜀惟重慶苦戰死守獻忠奪佛圖關用火具攻重慶時漢中已破瑞王來奔關南道陳纁及隴右士大夫挈家從之城陷賊侔巡撫陳士奇知巴縣事王錫暨公縛之演武場將殺之俄而雷電風雨大作獻忠對天詬曰我殺人與天何涉架飛礮向天擊之諸公皆遇害公罵賊益厲賊刲公縷析之兩齒不絕端坐若禪定然見者咋指曰王太守真天人也

汪有典曰嗚呼夫無身於心者幻人可以奚烈鑊見取義成仁者哉老子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而公視之其不宜城陷被執而死也其所大患乃在無身苟公有身又何患哉嗟乎此固不可與俗家者流同日語也

陳中丞傳附王錫等

公諱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四川巡撫崇禎十年蜀中猺黃賊亂川之東北公與道臣陳公其赤督公徵奇部守王公行儉巴令王公錫營將趙榮貴等殺賊於重慶於順慶於定遠設奇夾勦大獲全勝斬首一千七百餘級擒賊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救難民數萬賊喪膽竄去癸未冬公別調侯代瑞王自漢中來奔總兵趙光遠擁兵二萬爲衛突入保寧蜀人大恐公馳赴之責光遠曰兵以衛民若退守陽平關爲吾捍衛吾不惜三萬金

犒軍若徒頓此以洶風鶴吾頭可斷餉不可得也光遠乃退屯陽平公請王以三千騎入虞重慶民竟無譁明年四月始以川北道龍文光代而張獻忠陷夔州人言公已謝事宜速去公不可遣水師曾英以火攻殺賊於忠州擊沉其舟百餘艘賊死以千計又遣趙榮貴禦賊於梁山會斬三百餘級所獲賊騾馬弓箭無算賊憤恨悉衆來攻重慶之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賊之由涪上也江路所必經公宿重兵以守獻忠以六月八日入涪分舟師泝流犯峽而已則登山裝越一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不

三日而奪佛圖關關重慶山壁立而水環之惟南紀門佛圖關通一綫賊既得此則銅鑼峽反出其下兵驚擾不能支賊發民冢內其穴之以火城崩大砲四火攻城遂陷公被執獻忠欲降公公厲聲曰吾大臣也恨不從先帝左右今死封疆吾願也豈有降賊之顏平原乎痛罵不屈賊大恚曳公出支解以死忽震雷四發烈風暴雨飄瓦吹砂大木盡拔操刀者自相斫獻忠驚且仆瑞王之奔自漢中也關南道陳羽白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從故衣冠死者甚衆王在執雷方震賊祝曰若再雷者釋之既而王

竟不免錫新建人崇禎十三年進士令巴縣嘗從公禦獻寇彭長庚之黨又斬猺黃賊魁馬超至是賊蒙巨板攻城錫灌以熱油多死及被執大罵抉其齒罵不已攖燔使跪益屹立執至教場縛樹上射之又斷而烙之既死復燬其骨指揮顧景聞城陷入瑞王府以己所乘馬乘王鞭而走遇賊呼曰寧殺我毋犯帝子賊刺殺王景遂死之文光馬平人天啟二年進士以川北參政代公巡撫四川聞命與總兵劉佳胤率兵三千由順慶馳赴之部署未定數日而城陷賊盡驅文武將吏及軍民男婦於東門之外將殺之

忽有龍尾自天下磔賊以爲瑞遂停刑文光佳亂卒不屈死之瑞王之死也有氣衝天王端坐其中冉冉而上人謂之兵解云

吁有典曰嗚呼甚矣夫忠臣義士之難也如公之大節卓卓而與偉業謂其悖傲率無他籌畧又謂迂緩不達時務緑劾免候代單不放粮無與分遡十三臨口賊至巫山楙子披而饑以無兵故入然以謝事受代之人而當危疆之岌岌獨冒患難而不惜軀命以殉君父顧可重非乎哉又云榮貴望風走莫與戰而敗與他書異此固君子所慎重而不敢[illegible]

史外卷三十三終

閻典史傳 附陳明選等

黎青門蔣纂

公諱應元字麗亨順天通州人崇禎十四年爲江陰縣典史以平賊功遷廣東英德縣主簿道阻不赴寓居邑東之砂山南京亡州縣多起兵自保然不數日輒拔而江陰彈丸邑死守八十餘日始下蓋公之力居多乙酉薙髮令下諸生許公用德以閏六月朔懸太祖御容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聚者萬人奉新尉陳公明選主兵事以徽人邵康公爲將而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失利　大兵逼城下徽人程璧散家財二萬五千金充餉而身乞師於吳淞總兵吳志葵志葵至璧遂不返康公戰不勝瑞龍水軍亦敗去當是時勢危急陳公謂衆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則夜馳騎往迎公公投袂起率家丁十四人夜馳入城當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戶纔及萬又餉無所出公至則料尺籍治樓櫓令戶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器貯堞樓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他酒酤鹽鐵芻藁稱是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公守西門公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當是時　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礧礟機弩乘高下　大軍殺傷甚衆乃架大礟擊城城垣裂公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潰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公乘月黑束藁爲人人竿一燈立睥睨間匝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譟若將縋城斫營者　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　大軍知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公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弘光四鎭之一封廣昌伯降

本朝總兵者也遙語公弘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公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尚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鎭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敵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公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少貸然輕財賞賜無所恡傷手者爲裹

創死者厚棺斂醑醊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不呼
名陳公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
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　大軍略地蘇松者
旣連破大郡濟師來攻而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
頤公罵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
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卽撤圍公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
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
而許公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
與刁斗聲相應竟三夜罷　大軍旣覘知城中無降意攻

逾疾梯衝死士鎧冑皆鑌鐵刀鋒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
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相聞
公慷慨登陴意氣自若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
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俄陷　大軍從烟熖霧雨中蜂擁
而上公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
奪門門閉不得出公度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
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公遂拽出良佐見公至躍起持之
哭公笑曰向哭事至此有一死耳一卒持鎗刺公貫脅
折踣地大呼速斫我不絕口遂死之是爲八月二十一日

也凡攻守八十一日　大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
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
無慮五六萬屍骸枕藉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
時陳許二公衆家自焚死其他可紀者訓導馮公厚敦冠
帶縊於明倫堂姊及妻王結袵投井死典史中書舍人戚
公勳令妻及子女子婦先縊乃舉火自焚血書在壁屋毀
壁立每陰雨字血逾鮮舉人夏公維新諸生王公華呂公
九韶自刎死貢生黃公毓祺字介子好學有盛名精釋氏
學與門人徐公趨舉兵行塘以應城內兵及城陷兩人逸

去明年冬徐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皆
死黃公旣逸去避江北其子大湛大洪被收兄弟方爭死
而黃公爲怨家所告捕繫江寧獄將刑其門人告之期命
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黃公有詩云可憐上帝如泥醉拍
笑遺民與石頑公子驌亦同坐驌妻黃死最烈自有傳
汪有典曰嗚呼忠義顧自靖耳天不必擇而授已亦不必
擇而蹈也然背叛者往往出於崇高富貴之流卑官末秩
與夫市井草莽殊僻徑爲計無復之心歟抑竊慕名高歟宋
黃萬石叛降元帳前卒米立不屈繫獄萬石諭立曰吾官

銜一牙啤書不謚今亦隳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月
卒耳但三世食趙氏祿趙氏亡何以生爲立乃陣上生擒
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遂死之爾公亦做此意而智謀
忠勇抑又過之其他諸公名位亦甚微卒與之同謚彼之
富貴何其重此之性命何其輕夫誠有所處也遂以安之
也

鄧文學傳　術易變雅堂哀錄

公諱雲程字扶風黃岡人狀貌瑰偉才氣縱橫弱冠補邑
諸生負武勇有膽智以報國自矢時李自成張獻忠二賊
猖獗弄兵州食而在事諸臣無一可使居政府者尤下劣
不堪公大書榜其門明肆醜詆見者爲公危勸收門榜公
笑曰是斷方黷貨揀擇金珠無虛日矣暇殺我萬一殺我
則是改其常度未免好名國家之福也聞者皆笑之卒不
收門榜禍亦不及居無何賊逼黃郡游騎至外郛城中無
糧無兵守令惶懼亟召公計事公歎曰事至於此不但生

聚教訓爲隔世事并徵發科派亦無及且不可矣獨有不
肖一躯可塞餓虎之蹊耳誠願不愛死守令壯之而難其
不敵握公手意悽愴公揮手與别即就儒衣結束持一鐵
鞭重四十斤長五尺許縋城而下獨當賊衝三晝夜賊不
至相傳賊諜戒賊城中有一偉丈夫力能扼虎善設伏出
奇愼勿近且稔至城無貲重破之何益不如并力北向無
使捷足者先得之遂麾其衆去公得無恙然更快快恨未
得一當賊且若有隱憂者守令特以聞撫軍亟使者議題
敘旌獎公皆固辭闔三年甲申三月賊陷京師烈帝殉社

稷公北望號吼嘔血數升遂投水死人謂公未沾一命可不至此同里友人杜濬曰噫是豈知其然哉夫先帝之失天下與從來之失天下者不同從來失天下者或以昏庸或以淫虐或以驕奢各有常失之道而先帝延熹宗垂絕之緒雖首除逆奄而百度皆廢從而苦心焦思節節整頓如器已欹手扶正之如水已覆又別注之而遭天不弔約已葬薄而財愈匱下詔哀痛而賊愈熾蓋孤撐獨立以至於十有七年可謂創業未半而羣臣不肖併力壹迹相與亟起而亡之也故嘗論先帝貴爲天子而賦命之薄若以

下況於士類猶劉賁之不第李廣之不侯有足深悲者未嘗享天下一日之樂而以有道蒙亡國之名千古之奇冤也彝斯按劍后主同列古今之至痛也是以升遐之後數年之間人心未死普天率土如喪考妣以予所知卑校台士若太倉王元達奔哭文廟焚棄巾衫江都高生自縊然廡下而爲佛之徒若僧顯愚亦灑涕辭衆不知所往甚至深山窮谷愚夫愚婦有傷心之極闔門不食而死者何其奇也迨又越數朞向時寡廉鮮恥且前且卻偉生觀望之輩徐出而呈身而俊傑藁征特務之外一無所譏訶風氣

爲之一變浸淫以逞呵堯罵舜訾毀顛倒無所不至而方爲猶未也則烏知其底止哉宜君之不忍聞見忽忽狂走而寄死於洛南之橫谿於是爲哀辭一章以慰其魂曰維國恩之浩蕩兮食其粹而若其訓者垂三百年何斯人之但知有己兮付社稷於棄捐物交物則化物兮致本心之蕩然固宜君之忿忿兮常斫地而問天嗟天亦有古今兮謂將正而彌頗負登障之雄槩兮失禦寇之長鞭君是以又忽忽狂走兮蹈大河而弗還諒在鬼而爲雄兮魂魄毅而誰憐幸有子之克孝兮不忍親之不傳吾其敢愛一辭

兮當桑梓寂寞之日而不著其猶有一人焉與韓祖心沈佳豬王元達吳太尾諸君子兮羨抗首而齊肩於歲求孝子於忠臣之門兮道固美夫循環

兩林公傳

林公汝翥字大葳福清人萬曆間舉於鄉授沛縣令天啓二年以擊自宮賊徐鴻儒緝妖人王普光等功擢御史四年巡視京城民曹大妻與大奴忿爭不勝服毒死火者曹進傳國興率衆大掠奴主家擊傷其主刑官不敢問公捕得進進懼劾請受杖即杖之五十國興邀於道罵不已公收繫之亦請受杖復杖之魏忠賢大怒立傳旨廷杖公先是數日工部郎中萬公燝以言事忤忠賢羣閹毆殺之公懼死杖下逃去首輔葉向高者公舅氏也羣璫疑公匿向

高所則列兵圍向高第大索婦女無得免者當是時諸輔臣韓爌何宗彥朱國祚史繼偕咸畏縮不敢言向高發居郊外遜位去蓋宰相之不足恃如此公於是詣順撫上書卒杖之削籍歸崇禎初起官右參議分守溫處道不赴久之起瓊州道坐奸民煽亂貶秩歸福王時起雲南僉事已而解職魯王次長垣召爲兵部右侍郎與吏部郎中林公垐攻福寧戰敗被執諭降不從繫之存金厝死

林公垐字子野侯官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海寧令甫一月而燕京陷東南所在變起邑鎮李刀三故大家奴聚問掬

衆爲亂通邑震恐公密遣人縛至對衆杖殺之其黨股栗從傺中出一紙曉於衢元兇既除餘悉不問衆歎呼羅拜一邑安堵於是威名大著性淡泊無嗜欲厨傳蕭然不知肉食吏伺其乏啗以金公張兩手跅之若瞅我十指骨相從何處受金耶明年解綬歸唐王授以吏部郎未幾唐王去江西而魯王由海入閩公往從之告其父曰兒當死久矣守海寧當死扈從駐鏞州當死兒今不死失人臣之分貽父母之羞乃荷履負戈率先戰士死於陣

汪有典曰嗚呼自古未有變亂祖宗之制而其國不覆亡

者也明太祖懲前代之失務內宦禁加厲禁法至密也至永樂則大變其制祖訓中栽不得預外事永樂則有出使兵永樂則有鎮守者矣有詐傳詔旨擅役軍民者矣有衡者矣有採辦者矣有東廠刺大小事情以聞者矣系命典去參政兵致王師覆沒者矣見公侯大臣叩首惟謹永樂則有誣劾忠正鎮臣有與謀者矣有尚書繫內官監者矣有總兵部督低眉俯首悉聽中官指使者矣有識譖阜夷子許傳位意注趙王致羽林變起幾危社稷者矣不寧識字預政與外官交結則有內書堂之設令大學士授小內

使書矣馴致秉筆之閹乘機專政王爵大寵恐出其門生殺予奪任己愛憎大權旁落宰相皆其私人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曰履霜堅氷至可不戰戰兢兢哉永樂以其陰賊之性資狗兒諸閹之力遂其簒奪之謀不能無猜忌於中外思以腹心參之故於諸內侍寄筆札稱肺腑則雖祖訓鐵鑄視若弁髦始之詬厲建文變亂官制者已亦旋蹈焉葢其逆惡無心肝如此而在廷諸臣多建文舊人失節忠義專務容悅以固位苟祿𤯝親見夷族忠義屠戮之慘則益刼於積威之勢而不敢援祖訓攻强諍凡永樂所欲便其私圖者曲意以從亦因寄耳目於內侍出漏天子之言於己又揚己之譽於上於是大臣自輕而宦官重大臣自賤而宦官貴大臣自媮合而宦官益縱肆至於天啟大臣則父虐惡俛劣仰鼻息於宦官而莫必其命葉向高號稱賢相甘受宦官之侮且去位以避其鋒而莫敢與之爭同時宰相韓爌等俱關口奪氣亦不敢率臺諫助之攻溺晋庭者謂必無人焉漁陽摻撾者大號於屍冢之閭豈不以此也乎張父苑毋諱憚不爲竊太阿遷龜鼎直須時耳悲夫亡家喪國禍始作俑永樂之罪可擢髮數哉

王副使傳附夏萬亨等

公諱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泗州人崇禎元年進士歷官兵備副使十一年公爲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獻忠等引衆數十萬擄穀城僞降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公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覈羣臣惴惴每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不敢爭而公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上賊鄧毛溪熊高

聚衆山谷間南康人洶懼議請兵公移疾閉閤卧陰遣間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盡殲一方賴之福王時進副使分巡建昌南都既覆大兵下江西諸郡皆望風潰公與布政夏公萬亨知府王公域推官劉公允浩南昌推官史公夏隆等飲泣誓師堅城拒守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城破被執赴武昌見主兵者過南康人號泣隨之公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曰主兵者再三說使降卒不屈妻張聞之亦絕粒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夏公字元禮崑山人起家舉人南昌失守避建昌與公同死妻顧子緖孫女先赴井死僕婢死者復十數人王公字元壽松江華亭人舉於鄉歷官工部主事推稅蕪湖都城陷諸榷稅者多以自入王公歎曰君父遭非常禍臣子反因以爲利耶悉歸之南京戶部尋出郎中遷建昌知府與劉公史公同日死劉公掖縣人史公宜興人皆崇禎十六年進士同死者六人其一人失其姓名建昌人哀其忠葬而瘞之表曰六君子之墓

汪有典曰嗚呼公宦遊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章節義之鄉十府名宿如姜公曰廣袁公繼咸楊公廷麟黃公端伯

皆天下有道高名之士公從之遊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鹿洞學舍黃公與公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是年黃公盡節於南京明年袁公死於燕市楊公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公起兵南昌戰死凡皆講學之功而友生切磋之力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惠而好我攜手同歸盛乎哉

公諱道周字幼平號石齋福建鎮海衛人家貧數歲年三
十四始發憤讀書蔚然負公輔之望然不屑應童子試郡
縣禮聘之數始芒鞋布衣出登天啟壬戌進士選庶吉士
歷編修監修國史實錄故事經筵展書官奉書膝行公謂
膝行非禮也平步進魏璫目攝之不爲動未幾乞歸崇禎
元年起原官故相錢龍錫坐袁崇煥事逮治媒孽者且興
大獄天子怒不測公草疏救之蹶秩三級而龍錫卒得緩
死九年還原官歷諭德擢右中允明年遷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公負重名天下望以爲相而性戇直好面折延諍時
相多舒緩養交浮沉取大位公羞之不忍爲天子一言開
文華延詞臣問以用人理財策公據古今條對甚切上亦
名重之呼先生者三久之楊嗣昌奪情用爲兵部尚書兼
入閣而宣大總督盧公象昇丁艱嗣昌薦陳新甲代之亦
自喪中起公念國家即無人奈何數以墨衰從政貽後世
笑慨然思論之仰視熒惑逆行太白晝見嗣昌所謀嵇事
滋失策顯謂馮公元颷等大象如此此人必誤國宜率同
列爭之公前召對時被譴詞幾不免矣中夜讀書至宋臣

眞德秀傳拊几歎曰古人立朝一月三十六封事而君德
默然已乎每見詔書有不便輒屏人削牘不起草手自書
之一字更定即曰此誠不足以格主屏弗奏其欲糾嗣昌
也爲數劄子論邊事寇事其一言奪情並論新甲未上也
會上傳部院舉閣員馮公謂枚卜無出公上者獨苦其好
言事疏入或觸忤即推且弗用公重國事於已進退因弗
恤而馮公等遣所知日守之曰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
必以口舌爭即輕宰相獨不爲天下計乎以此久不發已
而上竟相嗣昌等五人公不與上素知公學行謂其性偏

執非救時相彼後之公亦非以不粘少有缺望特假爲詞
列誤不早擊嗣昌竟就初稿爲三疏以進上之相嗣昌疑
非朝士意公又衆所推而出身強諫憚其辭直欲以理折
服召於平臺切責之公屢辯不屈公卿見上變色戰栗流
汗嗣昌陽引咎徐出微言挑激帝怒公引大義力爭終無
撓辭既對畢叩頭入班上目而斥之曰佞口公再入至上
前叩頭起復奏曰請爲上分別忠佞反復又數百言上怒
甚緹校在殿下惴惴將有所收縛上終以儒者優容之第
二官得江西幕寮以去嗣昌虛懨自用又煩碎無大略其

上翁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流連名勝好形家術通花利
邱隴果鞭馬上指與替以占驗否取華嚴第四卷讀可訓
蝗已旱下敎郡邑且以上聞上亦知嗣昌雜疎言過實不
足仗顧已撓羣議用之庶一出行師邀萬一功有以謝天
下然竟用以敗公言乃大謝而賊已躪秦蹂晉逡巡畿輔
明事益不可爲矣公之既貶也江西巡撫解學龍特薦公
上怒爲黨並逮治辭連黃文煥陳天定董養河俱下詔獄
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疏救皆予杖納言馬思
理左右仲吉刑部主事吳文熾訊問遲緩亦杖公繫獄吏

日奉紙筆乞書爲書孝經百二十本感明吏事著易象正
方草十二圖錦衣校徵急公恬然謂曰俟吾畫一圖成就
逮耳擁之去至北寺就訊時奸黨必欲殺公尚書劉澤深
謂公不宜以建言誅得遣戍廣西既嗣昌敗復故官致仕
蹤福王南渡以少宰召晉秩尚書公不欲出馬士英諷之
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
趨朝陳進取九策而朝政日非正人多擯不用公自請祭
禹陵夜泊龍江關夢高皇帝至厲聲曰卿竟舍我去耶對
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既報命而南都陷從唐王陳閩

通四塞二師八友議遂首政府時政歸鄭氏將帥觀望無
肯出死力公憤自請募兵江西號召義勇往廣信無兵與
餉徒以忠義激厲旬月間有衆萬餘與楊公廷麟萬公元
吉遙爲聲援部伍略定出軍徽州兵潰被執至江寧絕粒
四十日不死夫人蔡氏聞之貽公書謂忠臣有國無家勿
以內顧爲念內院洪承疇以公同鄉使人致意公罵曰承
疇死久矣此必無籍小人冒名耳遂被囚繫赴義時過東
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遂畢命方刑
時從者請曰公方萬年契闊請以數語遺家乃裂衿齧指

血大書曰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同死
者中書賴雍蔡紹謹等數十人俱先候於笪橋不知也忽
仰視謂行刑者曰黃公去矣冉冉乘雲而上矣我輩宜速
從之遂俱死公精於易歿後家人於篋中得一小冊自推
終於丙戌年月日俱不爽云

汪有典曰嗚呼觀於烈帝之用人而知明之亡也決矣卽
位甫三載閣臣受重譴者九人享國十七年易相凡五十
餘人如置棋然局屢更而局屢敗無他好疑自用而與臣
下爭勝也他不具論其庚寅之召擢閣員也帝意已屬嗣昌

故特駁廷推以彰獨斷示不測其妨也假英毅之名濟剛愎之私其繼也因剛愎之私致眩迷之失措置乖方爲事分裂至嗣昌二將三州十九縣之陷密不已遂任廷諸臣秘不令知護前如此獨何心哉蓋其所相五人自嗣昌外程國祥倡間架之說蔡國用持朋黨之議范復粹朝夕奉佛方逢年望風雅拜而已此皆齷齪駑材堪任以負國大計乎夫欲得仗節忠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如吳之而折廷諍雖古社稷臣何以遠過帝顧以其强直疎之獨於庸鄙畏葸貪汙陋劣之夫不惜委命焉夫以祖宗數百年艱難締造之天下不勝其猜忌之心與臣下爭一日之勝以僥倖於不敗臣恐亡國或亦未盡然乎

史外卷二十四終

路閣學傳

公諱振飛字見白北直曲周人天啟五年進士除涇陽知縣太史詔魏忠賢將建祠涇陽公執不從邑人張問達忤閹坐追贓十萬公故遷延閹敗事解流賊入境擊却之崇禎四年徵授御史疏劾周延儒卑污奸險黨邪醜正祈立斥以清揆路被旨切責未幾陳時事十大弊曰務苛細而傷政體喜廉恥而壞官方民愈窮而賦愈急有事急而無事緩知顯患而忘隱憂求論事而鮮治人責外連而貽內

密嚴於小而寬於大臣日偷而主孤疑有詔旨而無奉行疏入詔付所司六年巡按福建侍滿以京卿錄用八年夏帝將簡輔臣公言枚卜盛典使賓緣者竊附則不光如向者周延儒溫體仁等公論俱棄宅揆以後民窮盜興辱已者必不能正天下時延儒已斥而體仁方居首揆銜之假他事激帝怒謫河南按察司檢校入爲上林丞屢遷光祿少卿十六年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明年北都陷福王立於南京河南副使呂弼周爲賊節度使來代公進士武愫爲賊防禦使招撫徐沛公擒之笄弼周法場命軍士人射三矢乃解磔之縛愫徇諸市鞭八十臨江獻諸朝伏誅五月馬士英欲用所親田仰乃罷公公亦遭母喪家無可歸流寓蘇州　大兵破南京唐王自立於福建拜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每責廷臣怠玩公進言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敗亡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見群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博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皆臣所憂也其言曲中王短云汀州破自縊於邵武山寺

汪有典曰嗚呼公嘗謂海賊情形謂巡撫鄭維璉不能辦語侵之維璉罷去命南下數奏捷乃力暴其功維璉復召用其期濟國事而無成心如此從唐王於除夕時賦詩云仗鉞以從戎自憐轉自嗤黔驢欲噬虎病馬思追驥臣術術淵然進退兩無致漂泊海舟中而目亦堪恚天心或悲憫俾全名與義寸衷百慮縈竟夕不成寐鷄鳴又一年歲月忘空棄或謂於柄國酬知之日乃作垂首喪氣之語足見不昧心人嗚呼吾未見人有昧心而得爲忠臣義士也

詹大理傳

公諱兆恒字月如江西永豐人崇禎四年進士授歸安知縣十一年徵授南京御史十二年巡按蘇松常鎮諸郡法紀嚴肅吏民畏戴之十四年夏言燕齊二千里間流盜縱橫行旅阻絕四方餉金滯中途者至數百萬請　發京軍勦滅又言楚豫之郊蕭旁磷白骨新徵舊逋斷無從出請多方蠲貸帝並采納明年賊陷含山犯無爲劾總督高斗光又明年秋賊陷廬州臨江欲渡陳內外合防策再劾斗光請以史公可法代斗光遂獲譴時江北民避亂盡走南京公遣吏譏察之嚴保甲察非常奸宄無所

匿福王立於南京疏言目前大計兵餉爲急今北漕已斷大湖河停泊江淮者尚累運兵糧甲折乾盜賣侵虧不一而足乞　勅諸臣將在淮者令督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漕臣田抑一督之星夜押發啣尾入南除補給京軍月糧外尤宜立運發庾無久露泊江干以資寇糧從之未幾歷大理寺左丞馬士英薦阮大鋮詔冠帶召見公言得罪魏璫禍毒先宗社幸先帝入繼大統芟除內難慮奸人幽黨覬何生心於是欽定逆案頒行天下以昭惡正兩觀之誅纂從列春秋之案凜如也然御極十有七年此輩日夜合謀思燃溺灰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今梓宮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仇恥未復悲痛當不理心而忽召見阮大鋮還以冠帶使屢年欽案遽同糞土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乎疏奏命錄逆案進覽公繕寫進而士英亦進三朝要典矣大鋮竟起用遂作蝗蝻錄盡羅天下賢良指爲東林惡黨而公亦與焉公遂以大理寺左少卿引疾去唐王立拜兵部左侍郎佐黃公道周協守廣信廣信破[illegible]王出聚衆數千人自保尋進攻衢

州之開化縣兵敗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福王之立也特爲逆黨然既灰之焰了仇讎報復之局於君父宗社毫無交涉也故如福王者明室之梟獍馬阮之鷹犬而諸正人君子之豺狼也天生是人亦閒氣也哉

公諱子壯字集生廣東南海人萬曆四十七年賜進士第三授編修天啓四年主浙江鄉試發策刺奄豎削籍崇禎初起故官累遷禮部右侍郎溫體仁當國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異同公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祔廟之議勳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阻遂成嫌隙而海內多故帝思廣羅賢才下詔援祖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授職公慮爲民患

立陳五不可會唐王上書歷引前代故事詆公遂除公名下之獄當上之從信邸入也篤宗廟厚同姓以崇重諸侯之禮數召見宗人遴其才擢之官欲以通宗祿之窮而變其制至是發金匱書得高皇帝制曰宗室子孫入爲中朝官者得以其階換授有司議議者曰將軍中尉皆一品官如此卽三公九卿一朝而盈廷者數百人非所以爲法上拂然曰親親任賢古之道也何不可卻其奏公主覆奏上言宗秩攺授適開僥倖之門與藩規溷銓政上以其沮詔間親下於理久之始得釋而宗人蒞官多不法公私語之

公以廷臣薦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未上京師陷福王南渡起禮部尚書未赴南京亦不守唐王立福建召相公以前議宗室有宿憾辭不行唐王□以王授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廣東福建江西湖廣軍務是時唐王弟聿𨮁亦立於廣州　大兵入聿𨮁被執公止不行明年春故庶吉士張公家玉與貢生陳公邦彥等先後起兵公亦起兵九江村與約共攻廣州結故指揮使楊可觀爲內應事洩可觀死公駐五羊驛爲　大兵擊敗走還九江村民子上庸陣歿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公以故主事朱實蓮攝

縣事實蓮公邑子也已而　大兵克高明實蓮戰死公與而炫俱執至廣州不屈被戮公母自縊永明王贈公番禺侯謚文忠而炫字帝陶高明人由進士歷上海安肅知縣唐王時擢御史實蓮字子潔由舉人歷官刑部主事初聿𨮁之立於廣州也召南霍子衡爲太僕卿子衡字覺商舉萬曆中鄉試歷袁州知府及官太僕而廣州不守乃召妾莫氏及三子應蘭應荃應芷語之曰臨難毋苟免若輩知之乎三子皆應曰惟大人命子衡大書忠孝節烈之家六字懸之中堂易服北向拜又易緋袍謁家廟先赴井死妾

從之三子偕妻梁氏徐氏區氏及女從之二小婢見之亦投井死冡玉字立予東莞人崇禎癸未進士邦彥字會琢廣州順德人廣州之圍大兵知謀出邦彥求其家獲妾何氏及二子厚遇之爲書招邦彥邦彥判書尾曰妾辱之子殺之義不顧妻子臨命歌云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君子誦其詩而悲之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宗祿之窮至有鶉衣行乞椎埋亡命無所不至其賢且才則又屈於無所試而鬱鬱以死此無術以馭之過也夫前代固有以宗人爲卿士爲牧伯爲大

臣宰相者要在甄別之道得耳唐宗室不胙茅土賢能皆策名仕籍自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宋宗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客俊言以所考合格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官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至明禁不得與有司之事甚且不得爲四民之業二百餘年椒聊蕃息幾數十萬無所事事名曰天枝實爲棄物景泰時宗人男子有年三十餘女子四十未有婚嫁者謂非聖王之所宜惻然而可無法以通之乎大慮爲民患而靳之其病也固盡以其

階換其病也冗且濫而賢否混淆章服錯亂唐宗室李皐以藩王而爲參軍刺史兼官借職不必盡以本爵前事可師也王安石謂祖宗親盡亦袒何況子孫此特爲廩祿計耳不知祿節可裁而仕斷不可禁槩謂宗人不得登進抽擢與有司事則懷才抱德誠不願生帝王之家也且夫世祿之家猶恐貂蟬天衍玉牒不許入仕豈情也乎然宗室自天啓二年開科得進士朱慎鍪一人而列名逆案爲宗人羞崇禎中得進士十二人亦有官至祭酒者而才畧無聞三百年來當國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國亦旋亡是可歎也公之斷斷無乃爲是歟

鄭中丞傳 附黃大鵬

公諱爲虬字天玉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浦城令遷王時擢巡按旋陞巡撫丙戌　大兵入閩公駐浦城與兵科給事中黃公大鵬防守　大兵至浦百姓請出降公不可請行又不可城陷百姓德公擁見主將泣求保全命薙髮公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寧速死明日復責輸餉公曰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代輸贖死公曰民窮財盡烏乎可噴血大呼奮躍奪刀刺胸不死遂見殺時年三十五僕陳龍從死黃公字文若建陽人崇禎庚

辰進士兵至冠服登陴射之屹不爲動城破大呼死之氣

汪有典曰嗚呼公年既少而爵又尊曩令存其身會其度勢位富厚豈有量哉公顧必自蹈於死何也宋褚淵暮年降齊爲司空弟炤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耶名德不昌復有期頤之壽公年少而得死所如天之福也

涂龍溪傳

公諱世名字仲嘉江西新城人天啟丁卯舉人知龍溪縣　大兵入閩七郡風靡公獨不肯出降遂被執長子長吉從之死龍溪距新城道遠櫬不能歸新任知漳州府視登元與推官李毓秀龍溪知縣徐國璋捐橐中金又爲手疏募於衆始歸葬疏曰桀犬吠堯未識天命有歸而隣婦人彼誠各爲其主夫孫竹傲周猶曰義士余闕祠廟㓕以忠臣今
　　造區夏軼駕前王豈此罪尙不逢浩蕩茲者白旗牽

風靈車戒路爰與理刑李漳邑徐各致賻金更爲募疏徧告紳士情惟念舊貴不擇多至於經過所在或戒彼封人護其歸孝或錫以椽筆表其貞懿則溫序之魂可返叔夜之男不孤是所望於君子矣公櫬既歸里中多訛言死事不實公甥孔亂柱手出疏示之疏簿皆鈐以漳州府印并滿漢字文朱色爛然譁者乃止

汪有典曰嗚呼死節難矣而同時鄉里猶多疑議尚安問異時哉習俗薄惡不樂成人之美至於斯已極天地所以變亂也昌黎云濤逢父子自吾人發微觀李諸人公父子

大高節孰從而知之嗚乎賢人君子取義成仁遭逢不造名湮滅而不彰者何勝道哉

熊御史傳

公諱化字仲龍號極峰江西清江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行人出使朝鮮所至爭購其詩翰嗣王餽遺無所受臨別獻名馬公至山海關以書謝歸之後姜公曰廣使至朝鮮國人訊公起居有詩云殷勤寄語清江老白髮相思又十年其為遠人傾服如此擢監察御史是時朝政既敝內豎權倖外倚債帥公上書慷慨言邊事乞清占役覈正兵修器械鍊火藥為制勝長策又疏論首輔方從哲誤國不報時朝士以東西樹黨門戸相傾軋公獨踽踽無所附出為滎陽備兵副使即日拂衣歸家居二十餘年再起關西臬參政皆以疾辭崇禎甲申京師陷福王南渡起太僕寺少卿不赴尋崎嶇閩粵鬱鬱不得志歸卧山阪當此之時天下盡入版圖明臣多歸命　新朝有强公出者公瞋目曰吾前朝舊御史老且病矣安事折腰求活為置腦子袋中曰急則用此已丑當事迫欲見之乃作絕命辭取腦子服之不死家人謹護之則紿衆曰管仲魏徵非傑士乎爲我具輿我將往應召衆稍懈脱身投園池中衆趨救又不死因長跽請曰我志已定徒苦我耳遂閉戸自經而絕

往有典曰嗚呼立乎神宗之世而即以知明社之將亡此其痛哭流涕之情遂於賈生遠矣公之潔身去亂偃蹇山陬志豈嘗須臾忘天下哉顧卒無可奈何至於君亡國破播遷流離而繼之以死夫而後二十餘年酸風苦雨海思山哀殷憂沉痛不可解結之隱憾於是焉一瞋而付之著吳語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若公者庶幾從容者歟

堵總制傳

公諱胤錫字仲緘小字牧守宜興人少落魄有大志爲童鞈師盡一歲束修所入范白金鑄頭顱杯容一升許出入攜持爲飲具銘曰若要賊滅除非堵截熹宗之際盜賊已猖獗天下將大亂公所以志也已而爲萬言書抵大守自薦遐才欲北詣經略熊廷弼大言曰熊公能知兵非我佐之事且敗太守笑而易之崇禎丁丑成進士辛巳官長沙知府會山賊蕭相宇擾安化寧鄉數敗官兵公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渠曰草上飛於是中外稱

知兵東閣留都擢立遷武昌兵備副使改督學尋擢巡撫湖北先是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屯澧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公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皆取決而高氏弟一功所部三萬人驍勇爲諸軍最公單騎詣其營稱詔賜高氏命服錦一功蟒玉及金銀器犒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置酒公南面坐引卮談論慷慨具陳忠孝大義纚纚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神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如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

他部爵皆通侯號忠貞營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侍郎賜
尙方劍順治六年正月　王師下湘潭公兵敗走郴州赴
肇慶檄召赤心等不至恚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湘江夜
且半遽索紙筆草遺疏復自題其像擲筆呼左右曰吾不
能馬革裹屍今畢命臥榻死有餘恨奮衣起欲自沈於江
左右立抱持之遂卒公幼孤不及事父母登第後奏持服
三年廬於墓墓上枯桐再華有桐華篇傳世
汪有典曰嗚呼公天資忠孝人也顧抑有可怪焉公翁初
無子禱於神夢神予以冠進賢襴袍束帶者翁不願儒衣

巾者又不願予牛欄牧牛兒翁願得之神固靳不予翁固
願得之卽得之當藏笄翁卽藏笄固願得之遂生公豈將
進賢襴袍束帶儒衣巾者世之所貴神之所賤耶所貴者
乃反在牧牛兒牧牛兒卽忠且孝不忠且孝乃反在冠進
賢襴袍束帶儒衣巾者耶此神之好惡取舍所由於人世
殊也翁卽藏笄願得牧牛兒不願得冠進賢襴袍束帶儒
衣巾者此又翁之好惡取舍與人世之爲翁者殊也

孫副使傳附楊文驄等

公諱臨字克咸桐城人負文武才略倚馬千言立就能開
五石弓善左右射短小精悍自號飛將軍嘯聲使吹簫度
曲嘗爲俠斜遊然感慨時事則悲歌泣下不欲生一夕酒酣
談及冠亂莫分主憂激烈鬚髯奮張引一指然燭上自誓
不滅賊有如此指遂改字武公金壇蔡生者以千斤力聞
造公公出其所引角弓令生挽之生面赤喘息終不彀數
曰弓力過強非所用聊試我耳就其手取而挽之一引遽
滿開合如意者數四不少動生大驚以爲神常衣短後衣

騎生馬左右筋箙插弓矢帶刀作邊塞健兒裝見者不知
是儒生也公爲中丞方公孔炤壻少司馬晉弟中丞開府
楚疆司馬督師宣大公益欲以武奮中丞屢與賊戰公輒
雜騎士中躍馬深入爲諸軍先已而中丞被讒下獄司馬
亦以邊事孔棘請病移書戒公勿妄談兵意大沮遂一洒
於詩酒而數數挾妓嬉遨常大雪挾所暱妓往遊鍾山下
與其友人戎服騾馬過通都避不及者或至顛仆妓紅裙
襦圍紫貂扶坐馬上抱琵琶以從諸子不能騎者強與之
騎前騎馳後騎亦縱騎者危慄震悼欲墜以爲笑樂旣罷

則父手獨立上視靑霄頓足深歎淚被面福王南渡馬阮
亂政公益不得志於時金陵破避地雲間與陳公子龍徐
公孚遠等舉兵公聚米而談指掌陣圖一座傾聽間出木
牛流馬式放著不地能自轉運動移凡陳徐兩公向所爲
兵家言者公皆一一親習其事轉以詰兩公茫如也兩公
益心重公以公爲眞知兵者未幾松江破陳公等不屈死
公入蘇撫楊文驄幕文驄字龍友廣東貴陽人馬士英妹
夫也崇禎時以江寧知縣被劾奪官貧亡兵力屢遷至巡
撫文驄講聲氣善書畫與推獎名士士亦以此附之公欲

得當報國顧無尺寸資會文驄募兵龍泉山中素善公以
書招遂入其軍因上書唐王言關外情形甚悉特授副使
監文驄軍丙戌七月江東破　大兵乘勝取閩文驄聞風
先入閩公亦隨之行文驄姬妾多舁肩輿者百數十人日
行十數里至浦城界兵追及之問公爲誰公抗言曰我監
軍副使孫某也遂與文驄同執文驄不屈死之子左都督
鼎卿亦見殺公被執幷縛其所幸姬蔦嫩王將欲犯之嫩
故妓也大罵嚼舌碎含血噀其面將手刃之公見嫩抗節
乃大笑曰孫三今日登仙矣遂幷死也

江右與門嗚呼因人成事大丈夫誠不屑爲然亦有所甚
不得已者特無如既已因人事復不成良足慨耳錢澄之
謂文驄志在聲色貨賄因時竊節鉞擁重貲舁姬妾以自
隨其募兵自衞耳而因以倡義歸於閩則公之爲也然則
文驄歸若之善轉因公而成也亦何幸乎嘗嫩曲中賤質
何知名節義憤所激蹈白刃如甘飴芝草醴泉出於糞穢
不其異與固宜公之大笑登仙也

史外卷二十五終

熊尚書傳

公諱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同安知縣擢戶科給事中疏陳用將之失言自偏裨至副將歷任有功方可授節鉞今足未履行陣已立首功胥吏提虎旅紈袴子握兵符何由奮敵愾若大將之選宜召副將有功者時賜面對擇才者用之廷臣推擇有誤宜用文吏保舉連坐法帝納其言已言楊嗣昌未罷盧象昇未褒殊挫忠義氣至爲嗣昌畫策練餉驅中原百姓爲盜者原任給事中沈

迅也爲嗣昌運籌以三千人駐襄陽城破輒走者監紀主事俞爵也爲嗣昌援引遭襄藩之陷敵路陝新甲嫁禍郎撫袁繼咸者令解任候代之宋一鶴也皆誤國之臣宜罷不報京師戒嚴分守東直門嘗召對言將不任戰敵南北往返謹隨其後如廝隸之於貴官爲督前驅望塵靡及何名爲將何名爲督師帝深然之已言有司察處者不得濫舉邊才監司察處者不得遽躐巡撫庶封疆重任不爲匪人借逕又言自戒嚴以來臣疏凡二十上援勦機宜百不行一而所揣敵情不幸言中矣比者外縣難民紛紛入都皆云避兵不云避敵薊州之破敵猶不多殺掠富室輜重始無孑遺朝廷歲費數百萬金錢以養兵豈欲毒我赤子帝惡其中有飲泣地下語謫爲福建按察司照磨福王立召還上疏言臣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遊兵所擊火民居十餘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爵我何憚不爲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戀戀淮揚何也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能供即倣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曾輿窔之內而遽以藩籬視之頃之言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偏安尚未可必宜日討究

兵餉戰守乃專在恩怨異同勲臣方鎮舌鋒筆鍔是逞近且以匿名帖逐舊臣以疏遠宗人劾輔臣中外紛紛謂將復廠衛夫廠衛樹威倖利小民雞犬無寧日先帝止此一節未免府怨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且先帝篤念宗藩而闖寇先逃誰死社稷保舉換授盡是殃民則今何以使躍冶不滿而綏城可恃先帝隆重武臣而□□□□十無一二叛降跋扈何皆相踵則今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恩威易行先帝委任勲臣而官舍選練一任飽颺京營銳卒徒爲冠耕則今何以使父書有用客氣是屏先帝简任內臣而小

忠小信原無足用背門延敵且喋傳關則今何以使柄無
容璩而愚有餘地先帝不次擢用文王而遷才督無誰爲
琪御史超遷宰執羅拜疏廷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
必用疏奏停俸尋補吏科右給事中劾馬士英薦阮大鋮
公爭不可及大鋮起佐兵部公又言大鋮以知兵用當置
有用地不宜處中朝不聽踰月以奉使陛辭言朝端議論
日新宮府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
晉詹尹躐徑叠出謠詠繁與一人未用便目滿朝爲黨人
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置國恤於罔聞逞私圖而得

志黃門充庭青紫塞路六朝佳麗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日
稅駕何地耶不報未幾南京破士英竄杭州公請其棄土
士英無以應杭州亦破起兵應魯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
防江進兵部尚書魯王立閩中鄭彩憾公遣兵潛害之並
其幼子投海中

汪有典曰嗚呼公於烈帝之時疏凡數十上所揣敵情無
有不中而援勦機宜百不行一顧以其言之過激而斥逐
之夫言不切直則不足以明道切直則不用而身危善種
不能生於磽地蒸自古歎之矣復何望於尻居餘氣之福

曾留守傳

公諱櫻字二雲一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天啟二年出知常州府公持身嚴毅不畏强禦屯田御史素屬吏應劾者姓名公不應御史危言恐之答曰僚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撫按亟慰留乃起視事織造中官李實迎知府行屬禮公不從實移檄以爾汝侮之公亦報以爾汝卒不屈當是時逆閹盜柄羣小搆煽矣集東林獨看折毀書院符檄旁午勢如雷霆人人惴恐公獨立不懼而周全善類益

力高公攀龍繆公昌期李公應昇被逮公助之貲而經紀高公死後事爲文祭之邑令吳某繫高公長子世儒至常州公見之驚謂吳曰若欲使忠臣子孫必爲豺虎魚肉耶匿世儒不使出竟與毛士龍致忤魏忠賢逆戍公諷士龍逃去得免武進孫公愼行亦忤忠賢當戍公緩其行忠賢敗事遂解崇禎元年以右參政分守漳南擊賊屢有功而數被讒搆十五年以山東巡撫王永吉失陷州縣故被誣下刑部獄公於十四年春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已乞假歸論前事永吉擢總督而公奪官逮下獄不十日而京師陷唐王稱號福州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掌吏部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王駐延平公留守福州　大兵破福州公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

汪有典曰嗚呼當虐焰焚炙之日不有出萬死不顧一身之人以扶持而左右之則善人君子既無噍類而乾坤之正氣或幾乎息矣方公與高繆諸公講學東林其意氣固已薄日月而震河嶽然豈意禍之至此極哉及罹禍也發爲文詞淋漓慷慨不少瞻狗當時題揚忠烈之疏而書詩

於疑者不旋踵被戮公竟眛之耶且完卵於覆巢而緩孫毛二公之戍亦曰道在我者當如是耳卒之履尾不咥非公所料而國亡與亡又分內事矣

張相國傳

公諱肯堂字載寧江南華亭人天啟乙丑進士官監察御史崇禎之際逆氛犯熾專征之師多主招撫楊鶴之金鎖關陳奇瑜之車箱峽皆以撫敗矣熊文燦復踵故智鄖西之戰左良玉與獻忠角獻忠創而走左師追之一晝夜蹴七百里獻忠窘甚乞降良玉謀執而誅之文燦謂殺降不祥力庇之無何獻忠叛良玉上其狀文燦逮斬西市以閣臣楊嗣昌代之嗣昌楊鶴子而黨於文燦亦主撫公奏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剪除未有專任撫者

令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技搖尾乞憐而失事諸臣冀掩從前敗局必多熒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勦除有創為撫說者議出徧坻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撫鎮帥以誤國論毋以偏執意見責之而嗣昌卒以撫敗自殺公復言今討賊不可謂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罷甚至南陽失守禍中親藩督撫職業安在試問今為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蹤指示為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為事乎今為秦保二督者將兼顧提封相為犄角之勢乎抑遇賊追勦即提出境之師乎今為撫者將一意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可以擇利乎凡此肯綮一切不問中樞冥冥而決諸臣瞶瞶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體要不可問矣帝納其言下所司詳議遷大理丞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乙酉南都不守唐王自河南來閩遂與巡按吳春枝南安伯鄭芝龍在籍禮部黃公道周奉王監國拜公吏部尚書丙戌唐王被執公以私財募兵海上丁亥魯王浮海至溟約公

共事遂與閣臣劉公中藻等連復建寧邵武興化三府及漳浦海澄等三十七縣軍聲頗振己丑還舟山拜大學士辛卯　大兵破福安劉公死之遂進逼舟山王復航海命公與兵部尚書李公向中城守城破公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縊李公被執我帥呵之曰聘不至捕而至何也李公抗聲曰向則辭官今就死耳遂不屈而死汪有典曰嗚呼賊之以撫愚明猶金之以和愚宋也主計者日受其紿以苟目前之富貴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撫今古一轍也按臣徐一范謂可勦之機會與

能勦之物力俱從撫裏錯過豈不深可痛哉嗟
盜之有巢穴者可赦無巢穴者不可赦起鈎鉏者可赦
起弓馬者不可赦其脅從者可赦而其渠魁不可赦脅從
之弱者可赦而其强者亦不可赦渠魁之僞降者不可赦
即眞降者始赦之後亦不可盡赦僭擬之盜不可赦而饑
寒之盜亦不可輕赦巢穴之盜或在巖峒或在藪澤彼其
妻子室廬積聚皆在其內憑其險阻以逆軍旅之顔行聯
則乘機四出刼掠不出一二百里之內敗則守險以自固
勢不能棄其巢穴遠出侵暴而有非常之望也若夫起於

通都大邑平原曠野之間設帳幕夷城郭燒村落其妻子
財物皆在營伍之中無巢穴則處處可爲巢穴也王師來
而賊去名曰恢復而其民已盡矣起鈎鉏者皆農夫愚民
或信妖人之言或以饑寒之故或報仇憤爭而相殘殺徒
步裸裎以遏敵兵甲不具號令不嚴如鳥獸蟲螘之相聚
散耳起弓馬者則飄忽去來如風雨技藝足以致勝賞罰
足以使衆器械足以拒敵捕不能得追不能及此可不爲
大憂乎脅從之盜或一時誤從而自悔或廹於不得已而
强委命焉其弱者懼禍之及冀得自新而强者甘爲賊用
即撫之而內自疑其飛揚跋扈之念未嘗一日忘也而渠
魁則萬萬不可赦彼知吾之畏賊也輒亦往往搖尾乞憐
以玩弄將帥而陰以覘其虛實恣其求索安民之機未發
而反者又見告矣即眞降者不可遽絕以塞其自新之路
令得効力行間以贖其罪事既大定而後論其功之大小
以當其罪之輕重亦不可以論其功而忘其罪也而饑寒
之盜爲豪傑大盜之資以爲癣疥之憂而區處未善則癰
疽潰決之患作矣嗚呼羣盜起而殲之無遺類尚不足以
伸國法而償吾民父母兄弟之仇乃欲爲之助其勢成其

强原其罪除其罰而使天下盡斃於盜而後已天之亡人
國假手於羣盜羣盜又假手文武大吏以爲囊槖其禍豈
偶然哉

姜相國傳

公諱日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歷官詹事府詹事福王南渡拜東閣大學士先是吏部尚書張慎言疏薦原任大學士吳甡原任吏部尚書鄭三俊誠意伯劉孔昭訐不可宣爭殿上公謂用人乃慎言事孔昭一手執定非其所私即謂之奸臣等皆贅員矣請賜斥罷福王慰留之馬士英復引用阮大鋮翻逆案公上疏曰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斷無術調和近見欽案掀翻又愧無能預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日

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惜哉惟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之清議又言祖宗會推之典立法萬世無弊斜封墨勅覆轍具在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爲盛美先帝之害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爲亂階用閣臣內傳矣用部臣勳臣內傳矣選大將言官亦內傳矣他無足數論其尤者其所得閣臣則逢君殃民奸險刻毒之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俞生從賊之魏藻德也其所得部臣則險邪貪滑之陳新甲等也其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蠹撤守禦稚狂之李國禎也其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王朴倪寵等也其所得言官則貪婪無賴之史𡎺陳起新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後效亦可觀矣且陛下亦知內傳之故乎總由匹夫熱心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線索關通中旨夜發門戶擺折巧爲之詞內廷但見其可憐之狀聽其一面之詞不能無聳動間以其事密聞於上又得上之意旨轉而授之於是平臺召對片語投機立談取官有若登場之戲臣苦痛心此弊亦於講藝敷陳但以未及暢語至今猶存隱恨先帝

既誤陛下豈堪再誤哉天威在上密勿深嚴臣安得事事而爭之但願深宮有暇溫習經書聞取大學衍義資治通鑑覽之如周宣漢光之何以竟恢遠烈晉元宋高之何以終狃偏安武侯之出師征蠻何惓惓以親君子遠小人爲說李綱之受命禦寇亦何切切以信君子勿間小人爲言反覆思維必能發明聖性點破邪謀陛下與其用臣之身不若行臣之言不行其言而但用其身是猶獸畜之以供人刀俎也馬士英大怒嗾鎮國中尉朱統𨨗劾公遂降調歸入辭諸大臣在側公曰微臣觸忤權奸自分萬死上

恩寬大猶許歸田臣歸後願陛下以國事爲重士英熟視公詈曰我權奸汝且老而賊也旣出復於朝堂相詬詈而能金聲桓據南昌首迎公入省後城破赴傑家池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勁骨戇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奉使朝鮮朝鮮人爲立懷潔之碑其爲遠人服信如此而宗人朱統鑕獨疏誣公穢迹照彰顯有逆謀馬士英詈之曰賊與我惡者謂之惡歟韓昌黎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公亦猶是爾矣

吳可理傳

公諱鍾縉字縉雅一字峻伯號霞舟武進人幼卽以理學氣節自負不肯作齷齪兒嘗曰大丈夫不能爲大聖大賢亦當作忠臣義士豈可依回庸碌哉李忠毅應昇公門人也攖璫禍被逮過郡交遊閉戶不敢通公獨迎至家命二子輪讀侍左右李公曰此後亦勿令吾兒讀書也公曰書何必不讀特勿學子眞讀書耳李公笑曰還須勿從眞先生遊也相與賦詩論學二日然後別先是李公謫選時公賦水竹居送之其詞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清不因撓濁不

隨決行靜則照物動則資生之子之遠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菁于霄玉幹戛風金聲中以虛貴節以芳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居有居亦云其珍寵賂不入毀譽不聞淡焉處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曷哉惟寅其砥礪如此二十補諸生至五十八始敘貢授光州學正癸酉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長興令忤中使崔璘罷歸公少講學於東林孫少宰某雅故敬公以甥女劉妻之試貢京師黃公道周負重望一見喜曰吾夙尊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當是時公名噪都門諸要人爭延

為重客而公弗屑也崇禎之際寇賊蜂起人爭談經濟公慨然曰不明於死生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相切磨周延儒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笑不應辛巳詔湔除外任黍罰各官補詔與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變痛絕復蘇曰馬素修必死已而果然馬素修者馬文肅公世奇與公同硯席者也福王南渡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扺南雄聞南都潰留不進自是轉徙桂閩兩粵間輒自念曰吾門人李仲達同學馬素修皆死節今年垂八十老矣脫不

幸病歿不幾負二人乎吾當尋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知己辛卯八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衞城寓文廟中聚薪為龕中設高座城陷登龕縱火自焚而全家殉焉公嘗作十願齋說以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為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末則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居海外親友以書招之歸作止歸說謝之公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官御史建文之難棄家從亡遇赦還託藥為業戒子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鎮卒葬其鄉公歸骨從葬墓側蓋祖孫忠節與明代相終始云

汪有典曰嗚呼師弟朋友之間蓋多[illegible]矣公與馬李二公何其相信之深也年運而往滄桑非昔卒相踐以死豈偶然哉夫杵臼之下見程嬰以趙氏之復祀也固含笑入地矣公則丹心徒碎赤手何成雖白首之同歸正青天之難問未知九原相視當復何似耳

王兵憲傳 附胡上琛詩

公諱士和字萬育號昧艾金谿人崇禎庚午舉於鄉現時事曰非輒愀然曰九州雖大正人有幾名士如鮑徒亂人國他日不爲漢之黨錮必爲晉之幽沉今既不救異時又無可救奈何言已淚下至甲申而其言果驗南京既覆江西亦被兵公避入閩偕子宗翰至福州唐王授吏部司務陳時政闕失數千言唐王刋賜文武諸臣且召入對嘉獎備至擢兵部主事守延平時戰守機宜悉主鄭芝龍　大兵入閩芝龍不爲備已而遁去唐王亦奔兵薄城下衆問

外事云何公曰跋扈兒飛鮑而遁大事去矣跋扈兒謂芝龍也急召父老曰吾雖一月郡守當與城亡若等可速出無使數萬生靈盡膏斧鑕提筆書絕命詞於屋壁題詩云雄風烈烈搗虛城正氣從來擾儉貞一月延平甘死難孤忠千載有誰明召門隸表忠劉興與以金曰忠爲我護屍與爲我護兒友人勸止之正色曰君子愛人以德姑息何爲趣宗翰取繩宗翰泣不罷且請以身殉公聞宗翰言淚不禁旋拭之解顏曰騃兒兒殉誰錄我父骸者家有母弟獨不一念乎亟索繩宗翰猶難之公曰兒大不解事吾志已決遲兵至徒多辱我痛我耳宗翰乃獻繩從容正衣冠閉戶投繯死貝勒遣宗翰至曰爾父好官惜死矣吾以郡事屬汝宗翰曰由荷生全感且不朽然亡肉未冷得旦夕望先人隴於願畢矣貝勒笑曰白面生不足錄汝欲還聽汝給以舟載柩歸方亡之在延平也同仙霞關失守倉卒走汀州從走汀州者有胡公上琛熊公緯皆以死事著胡公字席公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好讀書能詩既襲職復舉武鄉試唐王時官錦衣衛指揮遷署都督僉事充御營總兵官從至汀州王被執胡公奔還福州謂家人曰吾世

臣不可苟活爲我採毒草來妾劉年二十願同死胡公喜曰汝幼婦亦能死耶遂整衣帶與妾共飲藥酒而卒熊公字文江南昌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行人兩京既覆每飲酒輒涕泗交橫友人語之曰昔狼瞫有言吾未獲死所子既有志曷求所乎乃赴延平謁唐王擢給事中尋扈行至汀州遭變從官皆散熊公仍奔赴過　大兵死之

汪有典曰嗚呼公以五月五日生父年七十矣舉公則大喜以田文之高戶期之夫古之以五月五日生者其人亦甚衆漢則王鳳胡廣晉則紀瞻王鎮惡北齊則高緯唐則

崔信明張嘉末則道君皇帝金則曰由特秀此數人者多羼隨庸才下流不肖而道君高緯覆宗亡國尤不足數豈若公之扶植綱常爲乾坤壯色哉由是觀之所謂高戶者于古獨公一人耳嗟乎兹其所以爲祥也歟

楊州國傳 附劉同升等

公諱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四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閣臣楊嗣昌與總制盧公象昇有郤兵事無不中制公抗疏請斬嗣昌專任象昇謂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國有若人非疆埸福嗣昌恚甚遷謫公兵部職方司主事隨盧公軍贊畫益加阻撓致盧公敗績歿於陣公護其喪歸遂屏迹家居劉公同升者字晉卿吉水人祭酒應秋子崇禎丁丑廷對第一授修撰亦以論楊嗣昌降調歸甲申春李自成陷京師帝崩公聞變痛哭與劉公大

集紳士於詹臺祠爲烈帝發喪舉義旗誓滅賊復疆土削列聖佻恥是時福王南渡授公左庶子劉公左中允俱不赴南都設唐王擢劉公少詹事兵部侍郎總理江西而公以東閣大學士召亦辭不赴是二公者義急賊不復計名位也遂結連贛撫李永茂立忠誠社於贛招致四方義勇於是士其弦其體劉明微彭曰趣等各率家丁賫糧入社立坊者幾二萬人大學士於城西率兵收萬安抵太和復吉安全郡奉表迎唐王赴贛拜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開府南贛公念國破君亡偷安苟旬非計刻意圖中原

未幾而劉公以集勞卒於軍汞茂亦以憂歸按察副使彭公期生與公同保孤城公將入閩會萬公元吉以總制七省至遂留辦軍事先是公招降峒寇得四萬人賜名龍武新軍所謂四營者也張安者四營之一驍勇善戰統兵復撫州頗有斬獲順治三年丙戌五月戰於梅林而敗兵遂散八月□大軍攻贛州圍□久守者皆懈十月四日黎明而道攻城城上發礮礮裂城陷公投清水塘死我將賈熊爲右軍有部丁獻佩刀者刃鐔及室皆黃金飾賈曰此必非常人馳往視屍識者曰此楊閣部也賈惻然曰忠臣固

無殺此昭王篤其豫以四捆搨爲棺瘞之庚戌公子來求屍賈爲改葬立墓碑致祭成禮彭公自縊死死之日守備楊大器潛收其屍瘞於萬安縣之百家村仲子孫貽訪其遺骸未得久之鄉人胡樞知萬安縣事一夕夢彭公語曰遺骸在縣境君能歸之故鄉幸甚會大器之友曾堯景亦以狀白樞樞資遣之至海鹽家人詰其事皆合于女旋以血滴遺骨俱沉入乃慟哭葬之說者比於思歸之溫序焉公謚文正劉公謚文忠彭公字觀我海鹽人萬曆丙辰進

王有與曰嗚呼丁崇禎之末造即斬嗣昌任盧公於事亦未必能濟然亦必復生一物以敗之蓋天厭明德久矣況既破其金甌肯令公等復圖其死全乎語云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則雖戈有魯陽無日可揮石有女媧無天可補三代而下志士仁人賫恨重泉者多矣獨公等也乎哉

何太師傳

公諱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衛人天啟辛酉舉人授南陽令數摧賊鋒又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羣山及討平土寇益知名內陞部郎出僉懷來憂歸起淮徐兵備復平土寇崇禎癸未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北時左良玉屯武昌橫甚甲申京師陷福王監國金陵詔至良玉諸將曰天下事皆當關我公今南中立君挾天子以坐詔我輩宜乘其未定引兵東下可也良玉不能無動公以劍自隨曰社稷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劍耳會良玉腹心盧鼎力

勸事乃定公拜兵部侍郎兼撫湖南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福王之既立也馬士英爲首輔而盡用楊維垣阮大鋮爲心腹大事羅織避禍者多奔良玉營良玉自劾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衆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宮麗日夜爲反謀適金陵有僞太子事一時失職被收諸臣又爲春秋與趙鞅之說以響成之遂以奉太子密旨誅奸臣馬士英爲名發國行監二旗於鶴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邀公與俱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公急解印付家人上福王將自裁良玉令四將

守之逼與偕行舟至漢陽爽門投江流十餘里漁舟拯之達岸而懷印出走之僕亦遇漁舟忽失所在公從寧州轉瀏陽至長沙大集將吏痛哭盟誓而令堵胤錫攝湖北巡撫[illegible]上瑞湖南巡撫章曠爲總督嚴起恒爲衡永道督[illegible]部軍食監調董朝宣張先璧劉承胤等兵先後俱至是爲乙酉四月某日也未幾良玉死福王亦被俘唐王明年福州知公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敗入楚界公伏兵邀破之自成旋爲村民擊死於九宮山公招降其衆增兵二十餘萬軍聲大振而公疏止言元兇已除宜告郊廟不言已功

唐王大喜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督師敍兩江居無何唐王死永明王[illegible]肇慶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丁亥大兵破長沙公走白牙市既而常德寶慶衡州永州盡失桂林戒嚴公飭趙印選胡一青入助桂林乃安戊子正月加太子太師爵世侯統兵連復全州永州寶慶衡州常德數郡進兵長沙己丑攜吏卒三十人入湘潭邀李赤心赤心已先去　大兵見公入空城遂徐勇入剪故公部將勸公降不從乃擁之去絕粒七日不死遂見殺公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公生魚忽滿井皆五

色既殉節井魚亦空

江右典曰嗚呼賢人君子之生死固與尋常殊然必謂有神物以司之無亦涉於怪乃傳紀所載如公類者頗不乏儒者或不諱與夫生既不偶則出必有爲胡乃顛躓流離於傾覆危難之中能不克展志不克遂而身不克保不祥孰甚焉謂之怪也亦宜然撑拄乾坤立人紀正惟公是賴怪也不可謂不祥也而濟舟之救世傳爲關壯繆神祐意者公之授命尚非其時歟何晷刻之延也

萬司馬傳

公諱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啟五年進士授湖廣推官補歸德捕大盜李守忠散其黨崇禎四年大計謫官十二年起監楊嗣昌軍多建奇謀嗣昌不能用以致於敗福王南渡起太僕寺少卿佐史公可法軍上疏曰主術無過寬嚴道在兼濟宜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璫用事𣸫刻元氣委任臣工力行寬大諸臣狃之爭意見之玄黃略綢繆之桑土賊入郊圻束手無策先帝震怒一時僉壬遂乘間抵隙中以用嚴之說凡告密廷杖加派抽

練新餉備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爲振作乃中外不寧國家多故十餘年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於是更崇寬大悉改前規天下以爲樂平可致諸臣復思競賄賂恣欺蒙每趨愈下再攖聖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每激於諸臣之玩則以寬嚴之念偶偏也非歲孫傳庭擁兵關中識者俱以爲不宜輕出出則必敗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謂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路迎擊可以勝賊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疑地

義之晉矣及賊勢熏灼廷臣咸勸南遷勸出儲監國南都語
不罷者亦權宜應爾然亦止行邪玄義之遠矣由事後而觀
以苦根遊者亡之誤國設事幸不敗必共服識者之守經天
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心怵兼全利之
害詭激遂衆獨行旁觀者偏見無全害之利必欲強人從
我私意徒滋實害未講國事因之大壞其後則以任藏之
逆大奇也又言賊今被創入秦挑選精銳垂涎東南轉瞬
秋深出商漢則徑抵襄承出豫朱則直窺江北兩處兵民
積怨深怨於斯時民必爭迎賊以報兵兵更退疑民而進

畏賊怨將甘心從賊在北岸者急而渡南
金陵東地式備單弱何以當此臣竊窺人情類皆積漸所
火安寢其上居功者視爲史冊之語誣見才者不顧公論
之往射舌戰徒紛齒備不講一旦有急不識置陛下於何
地得毋令三佳竊笑江左諸人功非功而才非才乎不聽
唐王時進兵部尚書總制七省與楊公廷麟同守贛州初
公在楊史兩閣部軍與江西總兵金聲桓素善聲桓收江
右以書幣招公公辭以名行其志聲桓勿往也守贛日久
與楊公同心規畫苦客將不用命且出掠爲民患乃謀練

上著更番出戰頗有斬獲丙戌六月兵部尚書李永茂副
將吳之蕃以廣東兵五千至七月吏兵兩部尚書郭公維
經奉命督理江西湖廣軍事沿途募兵得八千人至贛南
援將趙印選等率兵三千至大學士蘇觀生遣兵亦如之
兩廣總督丁公魁楚亦遣兵四千至軍聲大振諸軍皆欲
戰公欲俟水軍羅明受至共擊八月大軍聞水師將至
即令兵士夜截諸江焚其巨舟八千明受遁於是諸營皆
散去公弟六吉調廣西狼兵八千至南安亦不戰潰已闔
將士被難全城氣索九月大霧雨雪大軍乘夜攻城城

破公率士巷戰部將欲擁公去公歎曰爲我謝贛人使
城塗炭者我也我安得獨生遂投水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天下才也其從嗣昌亦欲籍人於倉卒
而濟公家之難耳卒無如嗣昌不聽其言致貽禍宗社開
縣之敗公親至戰處爲文祭陣亡將士哀動三軍在贛門
收召殘兵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新川湖諸
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禦之者不覺拊髀流涕而痛其謀之
不用也事福事唐艱難盡瘁欲少延垂絕之命亦曰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耳至於成敗利鈍大豈其不逆覩之

也乎

史外卷二十六終

揭中丞傳 附傅鼎銓

公諱重熙字萬年江西進賢人崇禎丁丑進士知福寧州甲申京師陷同副總兵洪日升起兵勤王福王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以艱歸乙酉

本朝建元二年矣南京破江省盡入版圖公誓師破家招集鄉勇起兵湖東是時益王亦舉兵建昌走謁益王與計事不果已而益王兵敗死永寧王復建昌 大兵圍之公提兵援戰許灣兵敗績之永寧亦死趨福州唐王授考功員

外兼兵科給事中與同邑檢討傅公鼎銓克金谿復撫州有衆十萬授右僉都御史巡撫湖東與 大兵戰於銅蕭臨師姑嶺及高田孔坊俱報捷三年丙戌福州不守傅公徂寧都借兵於田海忠不應因集鄉兵復宜黃公援福州聞唐王赴贛即倍道趨贛 大兵掩擊兵大潰未幾唐王死當此之時所在魚爛瓦解士卒散亡略盡公收潰卒千人退至王洞間行至東安金貴諸砦稍稍聯絡獨自為山者栞入南昌覘虛實而金聲桓以南昌叛首迎公金聲桓者故寧南侯左良玉後軍姓沉猾善持兩端乙酉來降領兵乎江右自以為功不世出旦夕望侯僅授副總兵氣滔常怏怏至是叛是為順治五年戊子正月也先是丙戌秋翹唐王被執桂王在兩粵聲桓叛 大兵圍南昌公赴粵求援桂王拜公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兵未及歸而南昌破殉遇 大兵戰於程鄉大敗身中三矢僅而免嗚呼明社既屋久矣公以書生率區區戰駭豕突之卒於殘創餓羸之餘戰百萬日滋之師於景命方新之日圖已知其無能為矣卒擐獨慷慨崎嶇江閩萬山中鋒鏑矢鏃萬死諳生者苟存中屢躓屢奮曾不少悔視夫靦顏

求破其主猶存闖閩苟全妻孥保富貴自詡識時達變者為何如雖彼或亦掌推為俊傑而以保境安民論功矣顧公不彼若何也然小夫豎儒輒誣謾公謂無濟於家國而大禍於鄉邦韓退之謂不樂成人之美設淫辭助之攻者非耶南昌既敗金聲桓殲於軍其故將張自盛等聞公奉新命出湖東爭來歸兵大集駐寧都石城閩先是傅公援南昌敗於三江口被兩礪家廠往請再舉終江事公亦疏留乃拜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傅公遂令陳化龍馳檄浙東有徐孝伯者引軍來會同駐徐傅七年庚

寅公以張自盛駐閩赴其軍約廣信曹大鎬並進甫入閩
界 大兵圍之數重公分部諸將戰數合佯敗引 大兵
入伏中前後夾擊大捷遂徇諸郡邑皆下之八年辛卯傅
公至廣信張村爲 大兵所執江撫夏一鶚諭之降不應
令以書招公不可八月五日不屈死捜其笥先置木主書
死年而空其月日自盛掠邵武戰敗被執公率數十人追
大鎬於石又磔適大鎬還軍鉛山雖空營 大兵偵得李
眾圍之射公中項執至建寧公喜曰從此畢吾事矣且呼
高皇帝而死不得至冬十一月昂首受刃顏色不改方公

之被執也有近者李男子自稱公黨願同死於時亦執至
公不識問曰爾爲誰男子曰公固不識我我慕公義特來
隨公死爲公作伴耳遂同死卒不知姓名

汪有典曰嗚呼痛矣難爲藥無不可忠臣孝子無二理也
公盡瘁於流離顛沛東西奔竄之餘亡一君復奉一君存
一日盡一日事遇卽文信國之遇心卽文信國之心也玕
江鄒昊顧以昧於順逆訾公此瞽婦之善挑者耳夫烏知
天經地義乎哉張弘範趣信國以書招張世傑信國曰吾
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傅公亦倣此意瀕險

海血碧柴市前後孤忠若合符契夫惟道同故迹亦不大
異也

瞿留守傳 附張同敞

公諱式耜字起田號稼軒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戶科給事中崇禎元年坐錢謙益黨謫貶福王南渡起應天府丞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明年南都破靖江王亨嘉桀驁擁兵攘桂林公移書總督丁公魁楚嚴思恩參將陳邦傳提兵來援執亨嘉亂遂定於是奉唐王於閩唐王沒奉永明王於粵當此之時幅幀日促粵西一區僻在遐荒老成淪謝畧盡所與共圖國事者獨公魁楚何公騰蛟數人而已而閫外將帥叛服不常朝士仍植黨相角王無戡

亂才宦官居中用事銓政軍務任意顛倒閫奮則逼王鼠竄公屢爭屢咈卒無可如何以身殉之而王亦馴致於亡焉永明王在粵也拜公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掌兵部事頃之楊公廷麟萬公元吉等敗沒贛州報至司禮監王坤迎王移避梧州公謂今日之立爲宗社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東人復不靖苟自懦外棄門戶內釁蕭墻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州東人謂蘊觀生擁唐王弟聿鐭於廣州也　大兵破廣州王坤趣王西走公復爭之不得王坤者烈帝時權璫南都易名肇基以聲色附

王於惡至是復用事擅朝政授官多用內批公力爭不聽大學士李永茂疏薦十五人爲十五省鄉望坤斥去之既復自薦數十人公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輙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且司禮抑人不可爲人近不可然王終任坤不疑又以錦衣指揮馬吉翔掌絲綸房票同票擬公疏請王攬大權明賞罰嚴奸惡親正人聞正言威德兼行以服遠近王卒不聽也王既西走諸臣各分去公獨身從王抵桂州肅殿陛勅守禦請都焉王弗許未幾大兵克瓊州坤又趣王往楚公曰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

心兵氣無不惶惑且在粵則粵危我進一步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速一日况播遷內幅幀止此一隅以全盛視西粵則一隅儻以[illegible]而就粵西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請留不許自請留守許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賜劍便宜從事公之守桂林也大敵在前關門火徹羽檄倥偬旁午衆皆危疑不安公終日召客觴詠不輟以是鎮靜人心敗將之氣竭而再鼓孤危之城破而復全蓋兵　於內敵攻於外陷者屢矣公卒能堅守以靖亂嘗有敵突入城馳驟城

上瞰公署公望見之曰是彼馬耶趣召將焦璉璉袒臂大
呼三箭殪三騎餘騎遁諸將追之公與客坐談如故其意
度暇整如此論者謂雖謝安之命將破堅寇準之澶淵辦
敵無以逾過也　大兵既屢薄桂林丁亥三月復至遍野
爭薙髮公與焦璉孤守危城援兵劉承胤索餉而譁公括
庫不足夫人邵簪珥佐之守益堅　大兵引而東既而劉
承胤與焦璉兵主客不和掠市而去　大兵偵變環攻時
積雨城壞吏士皆無人色公急令璉負創大呼奮勇擊殺
自辰抵午冢及蠻公居署中森森嚴分哺之明日復出戰

大兵走不復窺桂林蓋公督師輒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
甘苦故人無叛志樂爲之用而璉又久將桂得桂人心公
因上遇之故得璉死力以保桂功晉公兼太子太師臨桂
世伯公辭不拜疏上不允復請告自劾謂自三月十五以
迄五月二十九此百六日中遇變者三皆極危險變故當
前總辦一死亦遂不生恐怖不起愁煩惟是臣之病不獨
在身而在心不徒在形而在神身與形之病可療也心與
神之病不可醫也王不省又再請返蹕全陽卒不聽當是
每於文緊處作停頓文氣亦○段○不庸致使通體皆爲之振○
時丁公魁楚戰於藤江中箭死何公騰蛟兵破湘潭被執

死閣部大臣皆已次第降諸將復以私憤搆兵不相下武
人多自署閣部罷者不謝免復擅假王坤斥逐更用公知
國事萬不可爲在軍中惟與客賦詩不談兵然靡日不戒
嚴亦絕口不言死然靡日不辦死王左右禁近閹豎懈逼
王走王亦以奔避爲上策公謂播遷無寧日國勢愈弱兵
氣愈難振民心皇皇復何依湖迴波逝雖長年三老能逆
挽其戚棧哉丁公何公既歿大學士吳公炳兵部侍郎張
公家玉兵科給事中陳公邦彦大學士陳公子壯等亦先
後死於難而在廷諸正人徒徒遭譴謫或戈荷去或爲僧

以遁公每慨人才凋零殆盡凡跡足而至者非懷忠抱義
之人亦亂世取功名之士人之歲月精神不用之於正則
用之於邪安可驅爲他人用於是一才一藝靡不收羅幕
府以備緩急公身在外政有闕必疏諫嘗曰臣與主上患
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又嘗念
無端宮經筵不御何由聞得失乎昔八箴以進然王聽不
聰言多柄繫內外臣工雖志解體謂之愈孝也庚寅正月
南雄破羅成耀遁韶州亦失九月全州破開國公趙印選
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寸榕江與寧遠伯王永祚皆懼不

出兵　大兵遂入嚴關十月二十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餉榕江無戍兵　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公檄印遞出不肯行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蒲纓寧武伯馬養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公危坐府中總督張公同敞者相國居正曾孫負氣有膽畧每言國事則鬢指俱張血淚交迸年四十無子妻死蕭然一榻（張公人品節概有聲有色）念中原未復無以家爲酒後慷慨悲歌不自知其哀恨時將出得死爲快每出師躍馬爲諸將先誓死陣前公獨倚重之至是聞難百里外策馬泅水入城見公曰事迫矣將奈何

公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焉往張公曰公言是也君恩師義敢共當之公遂呼酒共飲四顧左右惟一老兵在命召中軍徐高以敕書劍印付之令馳付行在張燈相向坐至天明有數騎持刀挾弓矢執公與張公去公曰吾兩人坐待久矣無容執遂與偕行大帥孔有德諭降不從勸薙髮不可令爲僧亦不可曰爲僧薙髮之漸也髮短命長我不爲也命副將護之幽於民居賦詩唱和從容待盡一日數騎至請斟守出公曰已知之矣着衣冠南（公絕命詞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向拜訖取所手錄臨難詩貽几上步出見一磐石曰吾生平愛住山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遂與張公同畢命張公既就刑僵立不仆首墜地躍而前者三時值冬李天大雷電空中震擊軍士爲之股栗給事中金公堡已削髮爲僧名淡歸上書有德請瘞公不報吳江楊藝爲具衣冠并張公瘞於北門之園時桂林殉難者光祿少卿汪皞投水死其破平樂也守將鎮西將軍朱旻如自刎有周震者官中書舍人居全州慷慨尚氣節武岡失全州危震邀文武將吏盟於神誓死拒守條城守事宜上之公即題爲御史監全州軍無何郝永忠盧鼎自全州撤兵還桂林守全諸

將議舉城降震力爭不可衆怒殺之全州遂失自是厥後在在崩解王逃死緬甸而明之餘燼盡熸矣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給事於烈帝朝也纔數月疏言李國楷宜留內閣王永光宜與銓曹於汴宜秉憲鄭三俊畢懋良宜總版曹李邦華宜主戎政爲王之案請郵孫慎行訟寃速楊鎬王化貞誅白楊漣左光斗結毒之誘追故相魏廣微顧秉謙馮銓黃立極罪言奪情建祠之朱童蒙不可寬積愆久廢之湯賓尹不可用衆宗道楊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頌楊漣魏大中周順昌爲清中之清忠中之忠謙

時務七事謂起廢不可不急陞遷不可不漸會推不可不慎謚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璫者宜區分諸所條奏皆不行乃論適機宜風采可畏慕哉逮於崎嶇危難之中奉容頭顧身之王於流離奔竄之時曁小盤敢於內將卒背叛於外固勢氏情臣心王德調停匡救口瘏病瘁茲其仁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乎獨以謙益蒙訴君子惜焉然謙益師友即忠闕君父無二致也謙益每自謂忠孝之家至用爲私印釋氏所云無慚愧者歟張公爲太岳曾孫公侍郎景淳孫參議汝說子竭力致死靡有二心孝子慈孫於

（高是郭公與史記得意文字）（抑揚反覆動關淑）

楊學士傳　附王運開等

公諱畏知字介夫陝西臨潼人崇禎庚午舉人歷官雲南副使分巡金滄是時天下大亂而雲南以僻遠得脫黔國公世守雲南　餘傳至沐天波天波年少政出多門諸土司時時欲叛天波不知也乙酉秋武定土官吾必奎反連陷祿豐廣通諸縣及楚雄府公督兵復楚雄駐其地必奎伏誅而阿迷土官沙定洲繼亂據雲南天波走楚雄定洲追之公說天波避永昌而已以楚雄當定洲當是時永昌推官王公運開亦適以他事至王公字子開以進士起家

弟運閎崇禎壬午舉人以蜀亂攜其家從兄居永昌所謂夾江二王兄弟著也相與嬰城守定洲不能破分兵陷大理蒙化公乘間請野諸諜徵隣境援兵姚安景東俱響應定洲復還攻不能下公伺賊懈輒出擊殺傷多乃引去孫可望者張獻忠黨也號平東將軍順治三年　王師殺獻忠於蜀之鹽亭可望率其餘黨由蜀入貴州聞雲南亂遂引兵襲雲南破之定洲走可望略地及楚雄公督曰可望國賊罪大惡極豈可坐而待其至乎率兵千餘人迎戰於祿豐之啟明橋兵敗投水不死踞而罵可望公同鄉甚重

公下馬慰之曰聞公名久吾爲討賊來公能共事相與同扶明室非有他也公瞋目視之曰給我爾可望因折箭爲誓公乃許曰果爾則自今請勿殺人勿焚廬舍勿淫人子女可望皆許諾以故滇西諸郡雖不守而皆無屠殺淫掠之慘者公之力也可望至楚雄使人招天波於永昌天波欲索諸司印與俱而是時永昌通判劉公廷傑署郡守能官王公署參議兩人正色告天波曰吾曹之官皆權攝也其印何敢與公爭然印任吾而予公以降賊是吾兩人亦降賊也吾兩人受先帝命守此土自分死久矣豈能復向

賊廷求活且吾兩人猶義不爲賊屈公世臣奈何賊未至輒降他日死何面目見祖宗地下吾兩人在印不可得必欲印請待吾兩人死而後惟公所爲天波不能荅而陰告永昌人曰不降城且屠永昌人洶洶日集參議門哭且譁曰明公固效死奈滿城生靈何參議慰之使退乃又趨府署譁如前劉公從容坐堂上召之曰來吾語汝逆賊詭諸他州縣之降而屠多矣處亂世生死有命若何恐之甚耶衆咸前曰人誰不畏死劉公笑曰汝以吾畏死耶吾欲死久矣取卮酒開儀投酖將飲衆大驚奪去之皆走一夕王

公過劉公相與語臨別舉手曰吾熟思之惟此一路宜走也劉公固諾衆有竊聽者私相告且賀曰兩人走我輩生矣明日集參議門視之見有老僕哭而出徃告劉公曰吾主人夜半自經死矣劉公喟然嘆曰嗟乎君子哉遂先我死耶沐浴焚香拜上先帝表又獻詩數章自縊死可望執天波以歸聞兩人死節事驚嘆求其後官之或以遁閩對即召之還閩行至潞江謂其僕曰吾兄弟可畏趣耶出手中書付其僕曰志之遂躍入江死僕視其書云得我屍同吾兄合葬題曰殉江二王兄弟之墓數日得其屍江上面

如生遂合葬之可望還滇自稱平東王以干支紀年鑄錢曰興朝通寶營宮室造印敕設部寺臺省侍從官寖尊自帝矣而其黨故等夷不相下每指腕怒目相爭曰爾自王誰實王之公亦憤其有所忤輒抵掌謾罵可望數欲殺之其黨李定國劉文秀爲保護得免是時永明王已自立於粵公聞之告可望曰君自王滇南衆且不服今新王立廣東君能束身歸命當得爵上之封誰不服者可望曰善即使公至粵而武康伯胡執恭守泗城州與雲南接知可望强欲借爲援遽矯命封可望爲秦王公固不知也至肇慶

見王道可望歸順意爲請封大學士嚴起恆等持不可公言可望兵力强可借以爲用何惜一封號以樹敵於是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遣大理卿趙昱爲使加公兵部尚書爾楚南督師堵胤錫曾賜空敕得便宜行事昱就與謀矯命改封可望平遼王至則可望先受秦封不受命遣人至梧州問故廷臣始知矯詔事文安侯馬吉翔請封可望澂江王使者言非秦王不敢復命起恆等又力爭不可可望不得封益怒其年九月親率兵至貴州十一月人兵破廣州下桂林事益急遣編修劉茞封可望冀王仍

不受孫詔秦冀等耳假何如真不聽明年二月可望遣其將賀九義等赴南寧索詛秦封諸遂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兵部尚書楊鼎和殺起恆而投之水屍流十餘里虎負之登岸葬於山麓於是眞封可望爲秦王當此之時公深自悔恨痛哭自劾疏九義罪請誅之王因留公爲東閣大學士可望聞之大怒使其黨鄭國執公至數之曰何負約公曰爾負我我豈負爾耶吾兩人始約輔明今明宅秋毫未得爾力始約勿殺人今且殺大臣矣逆賊終不可與有爲如此奮起搏可望不得取頭上冠擲擊之遂被

殺其黨李定國素與公善而忌可望聞公死益切恨卒破走可望沙定洲亦爲定國所擒斬之沐天波定國皆死於緬方公之守楚雄也有王承憲者爲楚雄衞指揮遊擊爲公前鋒定洲來攻凡守禦悉備公深倚之賊去復至承憲偕土官那籥等出城衝擊賊皆披靡俄爲流矢所中死弟承璸亦力戰死而高其勳者爲黔國公標下中軍吾必奎反擢參將守禦武定及沙定洲再反分兵來攻固守月餘城陷衣冠望北拜服毒死有顧亞者世爲大理衞指揮未嗣職沙賊陷城督衆巷戰死

汪有典曰嗚呼鉦鈿以後明祚既終不踰年而南都亦覆唐王魯王之紛紛擾擾與夫粵黔就燼公復欲資可望假名號於嶺嶠其何能爲哉況狼子野心終不可伏而卒爲所爽認賊作子公固有所不得已而非獨坐窮山放虎自衞者可等類比也事雖無成君子諒其志矣或於秦封一事深歎諸人之不能洞賊然眞封之後可望之於永明竟何如也此不可以成敗論也

薛文學傳附子之翰等

公諱大觀字爾望雲南昆明人子之翰父子皆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張獻忠既受誅其將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望得官而公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嘆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子義弗爲是時永明王自立於廣東可望陽臣附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望貳迎王入滇可望降於
本朝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公則曰此李氏之官仍非明官也於是挈家居城北之黑龍潭潭

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父子讀書其間誓不出歲戊戌　大兵破李定國兵浸尋至滇王出奔如緬甸公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欲走蠻邪以求苟活不重可羞耶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惟有一死爲天下明大義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當此之時公妻楊子婦孟皆在旁曰君父子爲國家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鎖兒者婢也抱幼子在膝前曰吾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死亦可乎公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牽登魚樓公夫婦上坐子婦升鎖兒亦拜拜畢携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瘞之公之女適同縣鄒生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那嵩者沅江土官也世爲知府嵩嗣職王走緬甸過沅江嵩與子燾迎謁供奉甚謹設宴皆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之耳後李定國召諸土司兵嵩即起兵應之已而城破登樓自焚闔家皆死其士民亦多巷戰死王被執沅江總兵皮熊聞之絶粒七日不死　大兵遣

騎執熊至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瘖十四日乃斃仍戮屍熊堦趙黙亦被執索紙書絶命詞受戮

汪育典曰嗚呼永明之入緬也隨從諸臣皆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爲笑樂大開賭市晝夜呼盧不絶爭賭毆拳喧譁聲徹王寢固宜緬人所輕而驅而殺之且盡因以及王也嗟乎此乾坤何等景象哉而尚欲乞殘喘不死也乎

史外卷二十七終

許文學諸公傳

汪有典曰嗚呼世嘗謂國破君亡諸生未受一命無必死之義猶女子未嫁未有以身許人之道卽無殉夫之禮不知納采問名父母主之固以女子之身許之矣父母許之女惡得違之而不諾之旣已諾之卽又惡得不信之而背之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女子於其夫之死必服斬衰以弔也旣許其弔又許其服是明示以夫婦之道矣廉

耻之防孰大於是况婦人無二斬斬服以弔與從之以身何異雖殉焉可也若諸生未受一命覩列爵於朝者迥殊分固甚微然業已著籍學官上其名於禮部此亦如女子許字於人納采問名從一而不可變矣國破君亡義不苟生與女子之未嫁殉夫同爲名教之坊不得謂其越禮違分舍生傷勇其行怪奇也嗟乎以此爲坊世猶有以皇后醜詆其夫而媚賊穿粗班事五代八姓十二君而頌其爲聖人者蔑倫如之何不倣敎天地如之何不易位也明亡諸生之抗節者眾矣旣已論次各見於篇今又得數人焉爲類而書之惜也予見聞狹隘遺漏靡窮然無可如何也

作文學諸公傳

許公琰者字玉仲吳縣人諸生甲申四月京師變至祭告先祠毀家募士誓殺賊報國仇走告友人舉義旗北向時南都未立君哀詔未頒五月五日友出蒲酒觴公擲於地嚼其面曰咄今何時目眥上視氣結不能言血淚交迸拂衣去痛哭明倫堂御史某者鼓吹呵殿吉服入謁廟公哭前褫其帶叱責之御史慚謝罪去已而福王監國良久不發喪公歎曰吾忍見此乎縊於家縊於僧寺皆爲人救解

則出走投胥門江當是時適潞王南下泊舟望見之遣人馳救召問故公泣對曰君仇不可不報京師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不可不死有識公者强掖歸宛轉悲號賦詩曰一个書生難殺賊願爲厲鬼效微忠絕粒七日死鄉人私謚曰潛忠先生

許公重玉者長洲人亦諸生聞變遍體書崇禎聖上四字哀絰哀號亦絕粒死

賀公向峻者字葵忱汪公參者字中子皆丹陽人諸生甲申之變賀公痛哭累日夜咯血數升忽披髮狂走遇汪公

旅逆旅，見語合相持痛哭麻衣繩屨彷徨山澤間居數日昧首跨兩刀率壯士十餘人馳去之大丕山聚衆千人襲金壇破之會 大軍徇江南諸郡縣賀公爲王兵者畫策不聽或勸之去曰共舉事棄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兵敗被執不屈死之年僅十九汪公跳而免已稍收其餘卒復搏戰城外殺傷過當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手格殺四五人被重創死

王公介休者亦丹陽人諸生不食七日死

王公明灝者金壇人諸生聞變慟哭家人慰解之託故走三十里投水死

謝公球者溧陽人諸生南都覆毀家募兵兵敗被執不屈死

王公湛者太倉人諸生城已下與兄淳復集里人數百圍城城中出擊淳赴水死湛被斫死

馬公純仁者六合人諸生南京既下六合卽歸附公題銘橋柱抱石投水死

王公台輔者邳州人諸生崇禎末聞宦官復出鎮將草疏極諫甫入都都城陷乃還福王時東平伯劉澤清御史王燮張樂大宴於睢寧公衰絰直入責之曰國破君亡此公等卧薪嘗膽食不下咽時顧置酒大會耶左右欲鞭之燮曰狂生也命引去及南京覆視其廩曰此吾所樹盡此死明年粟盡北面再拜自縊死

鄧公思銘者建昌人諸生北都陷集其儕數十人爲庠兵期朔望習射學技擊爲倡報仇訥於令令曰庠可兵乎衆志遂懈公歎曰此非所謂正諠債事者耶滿腔熱血却從何處灑也城破死之

殷公敬觀者雲夢人諸生賊據城公立寨自守賊執去出題試之罵曰汝旣知文亦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耶賊怒殺之

殷公淵者雞澤人諸生甲申賊至檄諸生就選不應且死或勸之叱曰好頭顱暫寄項上耳賊必不可見也已而聞烈帝變發喪哭臨同諸生黃公祐等約義勇擒賊事敗死之

何公石盤者鹽城人諸生與都司鄭某同舉兵兵敗被執鄭言此儒生吾劫之爲書記耳公曰吾首事奈何諱之繫獄六十餘日與鄭偕死

李公若葵者大同人諸生京師陷與親屬九人皆自縊題曰一門完節

曹公肅蘭公衛卿周公藎李公汝翼者京師人諸生賊入曹公與祖母妻母張嫂李及弟持敬妹持順弟婦鄧並自縊肅蘭公止一幼女託其友亦自縊周公被執不屈死李公亦罵賊被磔死

王公羲者字御赤即墨人諸生國變杜門養母母歿遺書告子曰吾身爲親之子即爲君之臣天地大綱無貴賤一也我生不辰當茲酷亂貪微生而害義不可以爲臣然親不忍遺故寧蹈不臣之罪以養母服母喪而殺身不可以爲子然君不忍後故寧蹈不子之罪以殉君是子之苦心子之大罪也遂自經死

謝公宮錦者甌寧人諸生　大清兵至避入山學使者聞其名諭謝族人趣回許破格待之公誓死不出情辭哀切聲淚俱下值大雪山中火絕遂不食死

彭公汞字子了凡蠡縣人諸生亂後杜門不出或授之粟不食竟坐死牆壹之旁孫徵君奇逢題曰餓夫墓

理公鬯和者字寒石西華人本姓李耻與逆闖同姓改曰

理諸生亂後奉母蓮藋中母歿遂自盡

劉縣令傳 附馮三立等

公諱孔暉字默菴鄖陽人天啟辛酉舉人為龍陽教諭巡按御史林鳴球知其賢薦為縣得河南之新鄭是時羣賊擾中原河南大亂公從間道抵新鄭新鄭城且頹歲復凶人民多逃徙或教公棄城走民寨自全賊勢甚盛毋守死空城為也公謝曰朝廷不以孔暉為不肖待罪茲土縣存亡即孔暉存亡敢逃死乎於是修垣浚湟城守畧具而李自成兵至呼城上人速降獻官與印不然城且屠公繫印於肘登城守禦而賊來益衆縣人洶洶欲走無固志富豪縋城降賊求生公執而斬之而賊已斬南關入焚掠倉庫譙樓皆燬縣人皆走公大呼百姓巷戰莫有應者賊射公中臂墜城而殞賊尋去閽人張賀等舁至民家燒湯灌之閱二日而甦移文上官言孔暉旦暮且死急遣官來署縣事且收印巡撫高名衡不可於是公仍城守如故賊復引衆至執公見印在肱間折臂取印去執至朱仙鎮見自成不屈遂遇害從者園人馮三立亦感憤罵賊死其僕劉廷及門人鍾寬楊芳皆殉難是為崇禎壬午正月十二日也事聞贈尚寶寺卿

汪石典曰嗚呼公事親孝謹而與兄析友愛幼時詣塾師學書課已畢而兄課不能竟則伏几泣師詰之以實對師嘉其弟稱友愛總至以勵他子弟昔偕入京師道聞兄疾即反侍湯藥弗懈此其天性所發至誠惻怛見危授命何有哉

馬太僕傳附黎弘業等

公諱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啓二年進士令山陰以清操自勵所食米悉自家輦致凡歷道路千三百里見者咸驚異之曰嗟乎使君清至此哉考最擢御史巡按四川有平寇功以艱歸崇禎八年賊寇和州公方在草土起涕泣誓其衆散家財練鄉勇佐邑令黎公弘業攖城固守賊圍城三匝晝夜環攻用礮擊殺數百人賊計窮將引去忽怪風大作沙塵刮面守者皆墮城且陷公曰事迫矣寧坐以待斃耶懸下令能相從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壯士

百人鼓勇巷戰良久力屈或勸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公曰清流湯湯不照偷生顏而轉戰死之兄運尹如亂諸生如虬及家屬十四人皆死事聞贈太僕少卿黎公弘業一作弘慧字孟擴順德人由舉人知和州城將陷繫印於肘遣告母李曰兒不肖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泣曰汝勿以我爲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妻穆妾李及女四人縊之黎公北面慟哭再拜自刎未殊濡頸血大書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何惜一死賊入傷數刃而絕贈太僕少卿州官錢大用偕妻子婦俱死吏目景一高總營周廷儒披

劍死學正康正諫祁門舉人偕妻汪子翁章壯亦死贈國子監丞訓導趙世選不屈死贈國子學錄和州之陷也死者二十萬人公之男婦死者既衆而曾公一忠一門亦烈曾公字和之原官把總城陷角巾衣袍立城東塘水中賊迺而執之脅以刃不屈訶曰好硬老子取磚擊破頭顱擲没水死長子諸生可爲字堯夫守峨嵋墩城賊登陴執之不出一語賊怒刃亂下終不一語而死妻王亦死池水中弟可連字逸少原任崇仁縣主簿二女長適章某攜妾及婢投舍旁草屋焚死次適王某貽書訣別父母縊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爲德於鄉賑貧施櫬已貰焚券不可數計而於族人尤加任䘏耕者予田讀者予塾生者予聚死者予瘞和人歸義以爲范文正再見斯其敦行寧僅清操絕世已乎執干戈捍牧圉繼之以死又豈顧問哉

宋稽勳傳 附姜瀉里等

公諱應亨字長元山東萊陽人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吏部稽勳司郎中能歸于璜舉進士司理杭州請偕行弗許當是時盜賊充斥而　大兵又數歲入公籍治武備慨然以致命遂志為任曰若為刑官我保鄉井無相越也崇禎十五年閏十月　大兵陷臨清公率士民城守城四隅北面單弱捐千金建甕城　大兵至獨當一面募壯士夜劫營斬數十級相蹂死者無算旋拔營去明年二月　大兵復奄至以公守城北避不敢攻由東北隅緣雲梯上公平巾

箭衣統家僮巷戰殺傷頗眾公頭中一刃遂被執逼之降不屈與族子侍郎玫縛左右柱嚼齒罵益厲交迸呼不絕口遂死之侍郎字文玉與公同年舉進士爲御史疏論用人謂皇上求治之心愈疾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飾說而釣奇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而鬭捷皆切中時弊云以事觸帝怒下獄除名里居時大兵雲擾或勸之避侍郎曰身受國恩縱無守土責寧死去乎爲民望既與公同殉城夫人高亦從死縣令陳公顯際邑紳趙公士驥咸死焉時同邑有姜公瀉里者字爾報給諫埰行八垓父也　大兵薄城下率親丁巷戰刃中於脅被執去須金帛自贖大言曰吾兒爲清官聞天下吾受國恩死即死安得俯仰乞命遂遇害季子垓趨至抱父屍大哭被執去夜舉火焚營　大帥覺搜殺之諸姊媳俱死

注有與曰嗚呼士君子生明世之末流可以與炎拙忠成仁取義爲志隨地皆宜致力況於祖宗邱墓之鄉哉即無論國恩之受與否而君臣之義無所於逃況於析圭儋爵之纍纍哉萊陽之學傾動海內首推姜宋鑄首同歸名實交孚斯真無忝門閥者歟

宋御史傳 附鄧謙

公諱學朱字用海長洲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管寶源局歲餘得息若干俱以歸公帑不私一錢曰把絲易紛處貽易臟也著司鑄政略上下便之丁外艱歸服除補禮部主事改雲南道監察御史疏劾楊嗣昌用推薦唐世濟史䓵袁鯨等由是爲黨人所忌十一年巡按山東寄書別家人曰奸黨盈朝海岱多故此行盡瘁報國功名性命置度外矣當此之時 大清兵破居庸關山東大震巡撫顏繼祖檄德州總監太監高起潛駐臨清齊寧間名

爲聲援實翺翔觀望不發一兵迨濟南告急公適巡歷鄒聞難叱馭至城中惟主兵五百及調萊兵七百人公仰天歎曰此省會重地且有藩王在守衛單弱乃顧吾無死所决矣當是時也公無兵馬守土之責又無綜覈將令之權而省城標兵三千先隨巡撫遠駐北直高起潛與楊嗣昌表裏爲奸既擁兵不赴公生疏求援并條上方略屯北面亡不報 大兵數十萬壓薄城公登陴捍禦嚴守具立功票鼓厲將士城中餉絕赴王府疾呼三日始出帑犒軍又命將士輿佛郎機火器以擊 大兵圍少却相持六十日

鬚髮盡白守城者頭面皆生瘡援兵竟不至明年正月二日公率巡道官周公之訓守東南門城外西北隅兎水爲濠頗險固獨東南平衍公與周公犯矢石嚴爲防 大兵不得上釀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欷歔達旦衆皆感憤泣下誓共死頃之衆譁曰西北城甚急 北兵雲梯上矣公即躍馬循城而西手格殺數人刃中於面被執去不屈懸城樓上竿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屍遂燼周公亦死撫按諸臣屢疏請卹嗣昌御怨不予起潛既不援濟南又以藩王故恐受誅謀欲卸罪於公而中朝黨人忌公者遂誣公不死

守藩宜獄爾止書略謂臣父銜命巡方本無兵柄然猶慷慨身任卒以死殉泣念臣父子身蒙難非若守土諸臣猶有親屬収視致使形銷骨化無覩可還惟冀上達吾恩稍光泉壤而詳覈再三尚欲題卹臣若隱忍何以爲人復何以爲子卒格於議南渡時贈太常卿

本朝以子德宜貴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同時有鄧公謙者字少于孝感人崇禎元年進士慕于忠肅之爲人嘗曰大丈夫當戮力王事飢輿櫬而歸猶愈死兒女子手爲山東參政 大兵困濟南泣血登陴手架大砲執勁弓

射殺多人城陷被磔死母黃氏聞難歎息謂兒幸得死所吾復何憾亦不食死子稱被擒去逾年逃歸甫十歲輿櫬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諡忠毅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疆場之事尚堪問哉書生守土無救於危亡然猛氣干霄亦足以壯敵愾而梟狐搖狗豺狼瞋目死且見誣塞戹之氣結於穹蒼人心益以不固國祚益以不支矣丈夫達生安問遺骸笑草裹鐘埋之多事也然如鄧公之藐孤歸骨又歎天憐忠孝烏知公之齒果腐而魄果燬哉

王司馬傳

公諱漢字子房山東掖縣人崇禎十年進士有膽決負氣敢任除高平知縣調河內邑大饑貸萬金易粟於淮徐浮河而至既以賑饑因以修城垣募壯士巨寇劉二將以正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公佯不應於除夕乘賊不意赴之以元旦登天壇山山陡絕數仞遊者或用數人以布牽挽乃得登公持刀前行直上眾鼓勇從之奪其寨擒二以歸乘大雪突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楊六郎李自成圍開封外援不至公率親兵馳赴金龍口鄉來諸

處燃火爲疑兵令死士入城中聲言宣大及左良玉兵數十萬至矣賊聞之大驚遂解圍去當是時公威名遠振行取至京召對稱旨授御史監左良玉軍至潼關即命巡按河南遂入開封追賊朱仙鎮連戰皆捷陞巡撫公爲人虛懷愛士人有一長提手讚歎不容口僚屬紳士能陳民疾苦及言公過者則躍然下拜區區有能爲公辦一事者經年不忘用兵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之死先後破賊皆縱間諜入賊中賊舉動無不預知以故都下推知兵者必曰王子房云未幾而劉超之難作超永城人爲河南總兵以

私怨屠御史魏景琦家懼罪招納土賊據城以叛廷議欲更授以官斂之張公國維力持不可公亦疏請討遂奉旨以餉授公發言招撫有洩其謀者賊得爲備公率兵馳至奪其北門兵大捷單騎入大呼勿殺百姓當是時賊在東門倚樓爲寨自保天忽雨軍少却賊乘勢突至刃及公遂遇害參將陳治邦游擊連光耀父子及家人劉璽張金俱被死事聞贈公兵部尚書未幾擒劉超至京師磔之

汪有典曰嗚呼明事之壞在於養寇而於叛臣復欲縱之大抵亂之際重武故有使貪使詐者矣未聞有使叛者也

苟非公之奉彰天討王靈幾何其不振矣身雖陷敗而叛兵卒且磔將首九邊則公之餘威猶振也

許太僕傳 附李新等

公諱文岐字我西仁和人崇禎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職方郎中出守黄州黄當寇亂後戶口凋殘人多逃匿大司馬范公景文以南都根本地擬留之公不可曰事不避險臣職也慷慨登舟比至捐俸製火器嚴坼堠募丁壯集父老喻以忠義衆皆感泣未閱月賊至遣騎徐應常勝偵之伏兵以待賊方食鐵發詹皇奔潰梟其前鋒一隻虎殪之奪大纛而還與郡人梅之熉耿應衢聯絡各鄉堡賊聞不敢近十三年遷下江防道副使駐蘄州賊遣其黨

張雄飛潛渡將南下公偵得遣游擊楊富馳至田家鎮焚其舟殆盡賊乃却副將張一龍善馭兵公重之嘗共宿帳中中夜呼噪聲四起公曰此必奸人乘夜思逃耳堅壁不出質明叛兵百餘果奪門逃一龍追獲盡斬之一軍肅然召對稱其才推鄖陽巡撫未拜命荆襄失守左良玉潰兵南下長江數千里民船商艘被掠略盡公立江口迎之兵莫敢犯時警報日急人無固志會改督糧道客曰公今可行矣歎曰吾爲天子守孤城三載矣分當死封疆雖危急奈何棄之檄楊富毛顯文屯關廟爲固守計先是楊富久

鎮蘄楚撫宋一鶴復遣參將毛顯文至不相能兵民洶洶
公會二將以杯酒釋之各戢兵民始無患至是咸推公命
無何荊王府將校挪承忠潛通張獻忠大舉兵來攻公率
甲士堵禦發礮斃賊甚衆是為十六年正月某日也當是
時夜將半天寒雪盈尺賊破西門入公督軍巷戰雪愈甚
火藥皆沾濕不得發諸將請渡江公曰封疆已陷吾何敢
獨生自經樹下家人救之佩刀出復殺數賊力盡被執獻
忠聞其名頗禮之公厲聲曰既被執惟速死耳獻忠繫之
後營當是時舉人吳鼎鉉等數十人同繫公密謂曰觀賊

老營多烏合此輩皆被擄良民若告以大義尚思
協力賊可殲也於是陰相結期以庚申起事以挪圖為號
而奸人某泄其謀公以與謀告遂被害將死語人曰吾所以
不死者志滅賊耳今事不成天也含笑而卒時公陷賊中
已七十餘日矣事聞贈太僕寺卿賊既陷蘄州遂屠其民
鄉官陝西僉事某新舉家被執賊欲屈之新叱曰我昔官
秦中兩年方為斷賊今日肯屈膝汝耶賊怒新抱父屍就
刃其時屬吏死者府城教諭定遠蕭頌聖蘄水訓導施州
童天申而郭以正者黃州人世為衛指揮城陷自他所來
赴難其妻欲止之叱曰朝家畀我十三葉金紫不能易一
死哉吾將先殺汝妻乃不敢言既至遇賊欲脅之去堅不
從露刃脅之乃紿謂賊曰從汝非難但抱小兒者吾妻也
汝為我殺之吾無累矣賊如其言以重郎奪賊刃擊斬一
賊羣賊擁至遂赴水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弱冠從其伯父赴東林會講即有省曰
讀書以利祿為者非夫也當向聖賢路上行乃可耳斯其
識趣不已遠哉中歲馳驅疆埸志業不遂展轉賊中謀又
不就要自無愧為聖賢之徒也讒公諫者為黜生王國鏡

嘗為舊家婿被公禍[illegible]遂當[illegible]以報彼所讀何書哉
賓廷於王國懷然而吾不欲實其人矣

許布衣傳

公諱德溥字元博如臯人忠愍公直族子也父爲里塾師公幼隨父學聞忠孝節義事則喜動眉宇曰不當如是耶甲申聞烈帝變號泣與死當是時忠愍既殉難公得所賦詩日夕諷讀已卽泣乙酉　大兵南下揚城破令薙髮遂者死公曰頭可斷髮不可薙同妻朱抱幼子日詣河旁謂曰有相廹者偕赴水死毋爲所辱久之父婉諭之曰吾老矣貧汝能穀以養汝髮不薙誰授之餐者爭一髮而忍餓

其親乎不得已剪其髮如頭陀而授經村塾刺字兩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刺於胸曰不愧本朝而繫崇禎錢一枚於肘雖盛暑不解衣良久事覺令捕至則曰願讀數行書我不忍忘先朝耳且吾不畏死亦有故謝疊山隱居養母至元世祖二十五年被魏天祐所執始不食死於燕京驛中彼爲有母在也我亦爲有老親在耳今日至此惟有一死復何言强之跪則曰大丈夫豈肯屈膝於人遂就義西市是爲　順治戊子三月十四日也庚寅夏又有

先生事　以下缺王五

畫網巾先生者其姓名爵里不可得而知也　大兵既定江東南遂平七閩先生攜僕二人皆仍明衣冠匿迹於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於外而光澤守將吳鎭使人掩捕之遞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爲去其網巾留於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於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卽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於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於是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

呼之曰畫網巾云居有頃池鳳陽檻致先生於提督楊名高名高謂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故明總兵而歸誠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卽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卽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强死何益且改制易服前

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去何也先生曰吾於網巾且不忍去況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二僕羣卒前捽之二僕瞋目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耳於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故耻不自述也遂延頸就戮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舜生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故終不敢究其爲何許人云

汪有典曰嗚呼　大兵之下淄川人孫之獬即上表言其家婦女俱已效國裝之獬在明時官列九卿矣其遺節如此公等區區一匹夫乃爾耿介之獬聞之能無赧冷乎乙酉　大兵南下公卿皆薙髮迎降浸尋及於吳江張文達者負販氓也從明之一二遺臣起事荷戈爲小卒戰敗不屈死其家不知其存亡使其親周志達往偵之志達亦氓也被執命薙髮不從遂見殺二人之婦姊妹也姓許氏貧無依有泥勸薙髮以從其教姊曰婦人之髮奈何

妾自殺夫之妹曰吾夫以不薙髮死而吾反薙之何以見吾夫地下嗟乎鴻毛重於泰山一髮引千鈞其是之謂乎特恐孫氏妻妾聞之又爲笑也

鄧歐石三布衣傳

江南典史鳴呼當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士大夫相率迎賊旋轉取富貴開門者樞臣也勸進者宰輔也投名受職者百司也㓙問至於南都立私人報私仇者逆黨也咸置先帝不問矣而市井耕氓悼喪其君恥不戴天者獨所在不乏也予以所聞鄧歐石三公者分固不必死也然竟死噫烏得不傳

鄧公諱奇遇字會明栢鄉人農家子也不知書聞國變召訣欲殺賊苦無勍謂其妻曰吾欲死義爾能從乎妻曰夫[illegible]將蹈[illegible]循溪講跪芝[illegible]何藥殉衣[illegible]瘞[illegible]芝[illegible]親舊與談家曰吾草薙賤夫而揭軀殉國爲名不已甚乎悵然問生乎是何言士固有志豈以死博名高哉竟仰藥死

歐石二公者皆武進市人歐公諱薇竹有妻與鄧公同亦不知書石公諱士鳳無妻有僕僕亦無妻略識字家俱貧無以産歐公爲人修破扇糊口得錢即飲酒市中醉輒爲狀言無涉無避人市人皆笑之聞烈帝變招鄰人與飲曰子其若缺若盡我以盂酒其妻提壺來睨之笑曰子休矣閒舊官皆作新官文安在予歐公曰嘔何知此而翁所以欲死也竟閉戶自經妻未從

石公既貧無妻與一僕相依而不屑營生計聞歐公死歎曰我不可以後之剪紙爲位大書曰明布衣石士鳳之位納之忠義祠文信國諸公位次下市脯酒祭其先邀鄰人與痛飲竟日迨夜出戶赴忠義祠池中死比曉其僕跟蹤號哭於市曰吾主人死矣覓其屍不得至池旁見雙屨乃得屍先數日石公以三金予其鄰鬻棺者曰世亂吾無用此姑寄汝家既死遂取棺以殮其僕未死然終身不娶

同時有武氏僕者事武愫李[illegible]愫受賊僞職索吉服迎賊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主上已崩此何等時不奔喪哭臨反取吉服事賊乎叩頭出血愫不聽叱之去僕曰主爲名利惑不聽吾言後必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拂民情不久必敗吾不忍見主人之失身且罹禍也遂絕粒死愫官僞淮揚防禦使淮撫路公振飛擒解南京斬於市嗚呼衣冠爲盜賊丈夫爲妾婦詩書文学爲梯媒滔滔皆是僅一武愫哉固亦不足責爾矣獨怪武愫之教不能行於其僕且爲所料也噫是爲附傳

姜貞毅傳

公諱埰字如農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除密雲令改儀徵遷禮部儀制司主事轉禮科給事中時閣臣周延儒貪婪賣爵行人司副熊公開元面陳其罪觸上怒而京師有二十四氣之謠皆指言官貪橫狀上降旨切責科道公疏爭之曰今日賄賂公行廉恥道喪極矣然若輔臣瑕之面慘靡然從風言官[illegible]匪類豈無懷忠自好者而陛下云云槩責之聖諭斯云[illegible]為逆出億果何所見而云然也二十四氣謠言騰聞請禁此必大奸巨憝巧於嫁禍且惡言官不利於己驅逐東之謂恐重其罪不能激主上之怒以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蔽天聽誰為陛下言之哉又言涿州知州劉三聘並疏薦故輔馮銓逆案陛下所手定三聘何物幺麼苟非有內援焉敢為此尤當窮治其事上大怒詔廷臣曰埰挾[illegible]與開元等俱革職下鎮撫司治被刑一套詰問二十四氣姓名二十四氣者枝上閣臣時大僚與臺諫相搆嫉其不與會推者造言謗傷以搖惑中外曰殺氣吳甡[illegible]氣孫晉戾氣金光宸險氣章正宸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瘧氣吳錫袞時氣黃景昉[illegible]氣馬嘉植蛾氣楊枝起悔氣王士鑅蜀氣倪仁楨疝氣周仲連糞氣房之騏痰氣沈紐炳毒氣姚思孝逆氣賀王盛臭氣房可壯罡氣吳偉業雜氣馮元飈濁氣袁愷油氣徐汧穢氣瞿式耜尸氣錢元慤此數人者賢不肖混淆雖小人巧於傾君子亦詭以自脫也卒之薰猶雜並堅白依然小人無自全之術君子有歲寒之操所謂淫氣毒氣逆氣油氣穢氣者咸死國難與日月爭光矣然而小人敢為是言者亦帝有以致之也諸葛武侯曰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詒誣唐帝諷解禹稷[illegible]翰墨耳豈不然哉上既固問二十四氣姓名公恐不出則正人且盡以指染口血書死字終不肯承上大怒謂拷擊輕情實未[illegible]衛司官令再訊復被刑二套二套者一拶敲五十夾一五十敲杖五十也當此之時上怒不已出片紙密諭衛臣曰姜埰熊開元取畢命以病故告衛臣駱養性具奏曰即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潛殺出臣等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都御史劉公宗周止殿力爭良久不肯退上怒革職

僉都御史金光宸請以身代宗周赴復怒亦奪職而公輿
疏公又復各杖一百蒜至此凡三杖矣當是時上怒甚特
遣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
下錦衣衛各三十人下列旗校數百襲衣執木棍
宣讀畢則一人持麻兜自肩脊束之縛兩足四面牽曳露股受杖
頭面觸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昏絕且殆弟垓口含溺飲
公調良醫去敗肉斗許得不死垓字如須庚辰進士時官
行人世所稱二姜先生者也明年春萊陽破公父死於難
垓省公獄請釋公歸治喪垂泣不許垓上疏請代兄繫獄

曰臣父遇難臣爲居喪者雖在遠罪年君貧自守夙笑忠孝家聲
城陷臣父不屈死於是臣弟玻及臣姊姜氏臣嫂王氏撫
妻孫氏臣弟妻左氏一時死者三十餘人僅臣母得免而
未審存亡而臣兄埰以狂瞽冒瀆天威幽囚犴狴臣聞訃
奔歸則罪臣縲絏勢必遠竄欲留侍兄則臣父暴骸未收
而臣母瀕死無倚臣於此際肝腸寸斷人世之痛莫以加
矣重念臣兄埰負罪既重銜痛彌深進不得盡忠於君承
可以爲人臣退不得致孝於父不可以爲人子恭從來以
言得罪者多矣未必家罹非常之禍即臣鄉之被擄殺者

衆矣而救死扶傷猶得骨肉相保未有身在幽囚既聞國
門罹禍而曾不得奔喪一哭者也臣是以忍死呼天伏祈
將臣付法司繫獄代兄使得奔喪臣死且不朽即或以臣
兄罪不容逭奔喪之後仍復逮治前日妄言之罪并治臣
以今日妄請之罪亦死且不朽矣上終不許垓即徒跣奔
哭奉母遷蘇州頃之延儒以罪死羣臣請釋二公上不許
已而賊鋒益近大學士李建泰督師山西請釋埰開元上
怒稍解公戍宣州衛熊公戍杭州衛公未至戍所而京師
陷弟嗣福王南渡赦公留蘇州與母弟同居會馬士英欲

閣薦逆案阮大鋮至兵部尚書公長歎泣下曰三人用天
下事不可爲矣大鋮既聞之而垓初爲行人時入署見題
名碑崔呈秀阮大鋮與故吏科都給事中魏公大中並列
上疏言大中忠節褒卹之臣不可與逆奸同列請剷除呈
秀大鋮名上從之大鋮恨次骨至是思有以中之公與垓
變姓名爲僧走匿浙東大鋮敗復至蘇州兄弟杜門不與
世接公自號敬亭山人又號宣州老兵識君命也母歿思
故鄉奉母歸山東巡撫某雅重公將薦於朝公佯墜馬折
股謁醫治佗復舁之以故事得已復馳至蘇州未幾垓卒

久之公亦病呼二子謂曰余受命戍宣州遭逢禍患寄居異鄉浮沉三十年今病寖劇不可不速往以終吾志死必埋我敬亭吾戍所也戍者吾君所命吾未期後命而君亡吾猶罪人也敢以異代背死君哉作易簀歌嘔血數升遂卒歌曰丈夫生歌亦悲切可哀年不逢時但遭坎壈當安之一腔熱血灑何地萬種傷心欲訴誰我今病魔已如此丈夫處死要自怡然奈何不死於三十年之前而在於今歲月空懷代馬越鳥之悲南村之夢誠已矣東望松楸血淚垂吾親吾親聽兒致詞自今以往孤魂相隨故鄉不可到死葬我於敬亭之嶺去家何山邱羽謀從此辭一路啼猿共嗚咽看我徜徉自適之彼山之下青松數株中有白馬素車客吾與風雨聰明而結相思三尺予遵遺命葬於敬亭之麓碑碣神主皆曰敬亭山人門人私謚曰貞毅先生

汪有典曰嗚呼烈帝之剛愎自用也無復大君之度矣迹其所以遇公者甚於犬馬寇讎君臣分誼掃地畧盡其於奸輔何其護之深而於直臣何其惡之刻也公銜旨出國門不四十日而國事一變河山既易荷戈無從鼎湖既升賜環無望而公坎壈三十年死不忘君歸骨戍所不以盛

衰改節不以存亡易心殆公之謂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熊尙書傳

公諱開元字玄年號魚山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授崇明令調吳江擢吏科給事中薦山西按察司簡校選行入司副時周延儒再柄用文選吳昌時互爲奸公欲劾之請面見言事及入延儒侍側因言軍事而出既復見延儒亦入公請屏左右上令左右退公曰臣所言輔臣亦不可與聞上曰輔臣朕師傅也何傷公頓首曰陛下求治甚切而天下益亂必有其故上曰朕固欲聞之公曰朱子云天下之治在人主方寸與朝廷二三大臣而已今陛下方寸已無間

然惟六三大臣實未能與陛下同德臣不暇他論即其所用人皆以情面賄賂壞天下人必使皆營私廢公陛下不早察之後必噬臍延儒曰情面之弊相沿已久賄賂則實無之公曰督撫諸臣皆用監司不用京職且廢會推定例其中豈無賄賂者公在陛下前不宜得自飾上怒曰爾以輔臣非賢耶也爾所賢者公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陛下試稽之百姓詢之在廷當自知之臣何敢妄譽上曰去爾具疏以進明日疏進上謂不及督撫事與面奏不相應大怒下錦衣衛問開元何前後語不相應且小臣敢譏詆大

臣必有主之者公對上疏患或有遺忘主者實無人則於見益怒殺全刑杖一歲五十夾一敲五十杖五十所謂一套也蓋有明之御臣下其刑如此然而上愈益怒謂杖輕復又做一套而敲八十云是時禮科給事中姜公埰亦論事忤旨下獄上密諭衛臣令殺二臣衛臣駱養性曰誠如聖諭則天下皆畏臣衛門之刑不畏陛下之法宜將二臣發刑部擬罪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上怒執笏偏延革職僉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清直無他腸願以身代宗周上怒雷同罔上亦革職廷臣范公景文等再陳大指

委曲規勸始移公與姜公刑部獄刑部尙書徐公石麒謂開元埰建言獲罪情輕擬附近充軍上大怒石麒冠帶閒住命更擬三次各三百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璫復命上曰二人額何言璫對曰二臣言陛下聖主臣得爲龍逢比干足矣上曰二人崛強至今日猶是時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也已而延儒事敗賜死而斬昌時於市或請釋二

周延儒再入相驕恣放縱每入朝輿門客所獻四美女入內閣後爲公劾陳演所劾漫不悛改遂至敗

臣上不許曰朕怒二人豈爲罪輔哉十七年正月賊鋒益近大學士李建泰督師山西臨行請釋開元埰上乃許之姜公戍宣州衛公戍杭州衛時公聞母亡欲奔喪不得至

杭州京師陷南都亦設遂入閩唐王拜東閣大學士兵部
尚書　大兵平閩亡走蘇州靈巖山爲僧名正志號槩菴
卒於蘇州
廷杖有典曰嗚呼廷杖與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用刑之
酷前代未有也自王振亂政鞭撻朝士大臣有枷項者成
化中汪直用事廷杖臺省臣王濟李俊等五十六人正德
間以諫南巡杖舒芬黃鞏等百三十人死者十一人嘉靖
初以諫大禮哭左順門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七
人此其最甚者矣萬曆六年論首輔張居正奪情杖趙用

賢沈思賢鄒元標等五人後定陵頗厭建言諸臣疏多留
中廷杖寢不用至天啟四年太監王體乾奉敕大審復開
其端重笞戚臣李承恩以悅魏忠賢於是主事萬燝御史
吳裕中相繼斃杖下而許顯純田爾耕輩煩刑以逞備極
慘毒楊左諸君子之禍有不忍言者矣思陵即阼霽消見
晛用獄稍平公與姜公論列柄臣時勢觸諱逆鱗既觸天
怒莫回拷掠之慘九死一生蓋自柄臣自裁而兩公之荷
戈終未見釋樞部尹民與謂帝時已悉宜與命魚山具疏
者屢必列款欲據之便按問及見疏乃曰如此不痛不癢

思而邊做好人耶蓋實怒其不力參而反以誹謗大臣爲
罪非思陵本意也然爰書既上帝一日蠲諸輔臣并曰競
謂陰狡三曰毀謗狡肆謂非曲庇延儒吾不信也且延儒
謂情面之弊相沿已久是果何詰延儒不誥而首任之者
亦不問而膜置之獨斤斤於言事之小臣赫然震怒必欲
致之死而後快壹似專爲延儒報仇也者即延儒何憚而
不爲所欲爲乎卒之貫滿難宥君臣之誼究亦不終胡漾
庚謂鄭䣙以惡養叔段縱使失道因以翦之然則延儒雖
實負帝亦帝有以致之與

子爲酒伯仲尼爲酒王陶潛李白坐兩廡糟粕餘子蹲其旁門外醉鄉風拂拂門內酒泉流湯湯煥天塌地不知黃虞與晉魏裸裎科跣日飛觴一斗五斗至百斗延年益壽樂未央請爲爾更詔西施歌虞姬舞荊卿擊劍爾生擲故玉環飛燕傳觥籌周史秦宮泰豐飲與爾痛飲三萬六千觴下視王侯將相皆糞土但願酒人一世二世傳無窮令千秋萬歲酒氏之子孫人人號爾酒盤古酒人聞此可熟復顏酡我更仰天鳴烏烏慨多節今萬事不得意神仙富貴兩蹉跎酒人酒人當奈何噫吁嘻酒人酒人當奈何爾

且楚舞吾楚歌爾感憤怨誹無聊不平則一寓之於詩言食鐺底焦飯人呼爲鍋巴老爹遂欣然受之賦詩云亂餐辛無郎將號鍋巴猶得老爹名見曹相笑非無謂慚愧西山行此生學仙慢少休糧訣嚇鬼空多嗷飯身如此老爹應餓然鍋巴致是史雲廚隔江紅尾競毘琶金帳寧知雪水茶新婦羹湯多得意老爹自合嚼鍋巴哺親焦飯記先賢苦節多存感慨篇莫道鍋巴非韻事鍋巴或借老爹傳公靜臥一室中每夜起攝衣冠肅客絮語不休質明或問故則曰吾故人忠魂來相慰耳年七十忽感愴傷心仰天

歎曰噫而今不可以死乎自撰墓誌且爲銘曰笑蒼乎蒼蒼乎爾既不屑生前之富貴獨不留死後之文章乎既不能飛身於碧落獨不當演夢於黃粱乎而今竟若此是安得不心傷乎然則爾之英風浩氣寧不驕五嶽而配三光乎與妻孥訣取酒縱飲盡數斗大醉自沉於水蔣吳甫五月五日也先是明亡之明年丁亥葉公尙高亦以五月五日自盡葉公字而立業儒入郡府學生兵後佯狂蹶擲大袖行於市太守見而執之詩云北極袖大蒼寒滿襦亂滌州刺史腸何假蜉蝣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守釋

之不問丁亥二月上丁攜木一杯禾片一束乘太守未釋奠哭於孔子之庭曰吾師乎吾師乎縱泰山之已頹曾林放之不如乎守至怒縶之獄道五月五日語獄卒曰語朝俄大夫沉湘之日吾其死矣俾具湯沐三明自經陳公繼割者仁和人聽師納石懷中赴龍淵寺門潭中死

法何與曰嗚呼公之自撰墓誌也謂一生事爭缺陷五倫行然日少至老未嘗一日安樂蓋生世不辰遂與貧賤相終始然其功業行事蓋爲吾非義所在一介不苟俯仰之間毫無愧怍以視文人之有行者惟公能實踐其言公變

姓名有贈詩云生非梁以君尚云此曹安得復爲人嗚呼此曹安得復爲人

朱長源傳 別集

朱永慶字長源以字行太興縣諸生父之馮撫宣府李自成攻之急軍民爭納款之馮獨守怒城指大礮呼衆發之三命無應者即自起燃火衆競執其手乃奪佩刀自刎死乙酉夏豫王下江南郡縣推長源起義兵敗被執隸正黃旗撫宣府入姜納吾居長源修幹美鬚偶儻負氣節性佞佛嘗搭七條戒衣入自爲三教總持烏金王聞而賢之賜以婦人輒辭不受掌科楊某死於難夫人華嘗德姬隊王嘗以賜人夫人薙髮以拒或覆告長源長源領之王既賢長源欲以賜以婦遣人聽姬院悉聽擇長源既聞楊夫人賢是悅也遂弗辭見衆姬中者類其楊夫人言曰予大興故宦難怒撫朱之馮子也熟視而自別其服若亂裝乎亦道裝入與達毘裝程楊與耳毘陵者夫人故里也以此言微動之夫人知其非常人欲資以子掌科墓也亦弗籬長源以夫人歸納吾家向夕去必叩長源曰君難人於此家難人吾長源曰爲令夫人節非特哀之而已是時納吾伏童奴數輩侍夜入而長源據椅誦佛燭且盡聲益高七晓聲不擬童奴報納吾納吾與之不言抵夜復令童奴

以班伺長源誦如初納吾又不言三夕伺之又復如初則
納吾晨與盥洗更衣候門啓抱長源足叩頭呼活佛徐曰
君旣不近婦人何贅疣此一受爲長源曰此縉紳婦吾非
欲妻之欲完若璧以歸恐機洩弗果吾願故且同室然非
誦佛無以明心不意爲君偵得幸爲我諱毋敗機事也納
吾甘君誼動鬼神毋復夕夕苦君爲治別室遣老姬侍楊
夫人日奉兩人如佛矣久之聞於王王愈益賢長源召長
源曰公誠異人吾爲公合浮屠尖趣長源令夫人具書逹
毘陵以其母與弟來王資送之還平江夫人歸踰年長源

宗微疾跏趺而化時順治丁亥秋某月也
汪有典曰世傳柳下坐懷不亂事非也夫坐懷即亂矣聖
人若是失權衡哉且非所以全女也山陰徐渭謂操閉關
公與其嫂於一室公明燭達旦事乃無有雖有不足爲公
奇良然然如長源家國破亡躬且不固乃欲脫人於難而
全其倫男女之際歷三夕不爲變庶幾凛凛造次顚沛必
於是者歟豈不賢乎王與納吾之好義也雖由長源有以
感之然世倘有感之而不動者君子於是乎賢王與納吾

史外卷三十　終

史八夫人傳　別集

八夫人者姓李氏宛平人史文忠可法夫人之妹而公弟可■之妻也可■早世文忠公殉國難八夫人奉太夫人夫人居金陵浙大厲韶伯者嘗入文忠幕軀貌類文忠冒文忠名集亡命數百人破巢縣破無爲州提督率省兵擒之堅冒文忠名衆莫辨召二夫人識認斥其妄始吐實而八夫人有國色爲衆所窺會金聲桓反豫章禁旅往討駐金陵遼宦聶三媢少宰其艷八夫人強爲委禽八夫人譴

婢拒之不聽詈之又不聽須臾二婢捧黑漆盤進聶曰奉八夫人命态若所爲聶覗之則一髮髻一耳一鼻也血淋漓滿漆盤聶失措急躍馬馳去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亡也周皇后從烈帝殉社稷後宮嬪御觀死如歸節烈之奇前古莫與比而文忠公殉難揚州官兵相繼蹈河死者五六千人最後八夫人復以節烈聞何其盛也抑予聞豫王之下江南也福呈東走少保兼太子太保總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自著掌都察院事兵部右侍郎李喬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蔡奕琛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等首率從官公侯伯駙馬數十百人爭先納欵郊迎數百里時大雨如注匍匐泥淖中王前導過麾之不敢起王過馬蹄蹴踏復不敢起得王命叩頭呼萬歲而後乃起是三台八座非以身從人者歟而謙益尤東林之選也至如三夫人裝氛在疚去文忠殉難時無幾耳固已不免於恤緯之傷而八夫人之抗節卒無有樂道之者其無乃嗔此婦人非識時俊傑乎歐陽永叔論馮道附以王凝妻斷臂事有以也夫予之傳八夫人牽連諸要人猶永叔志也然亦書不勝

沈雲英浙江蕭山人居長巷里中父至緒崇禎辛未武進
士爲道州守備雲英性聰慧工書旁涉經史癸未張獻忠
破武昌入湖南陷岳州過洞庭風作覆其百艘大怒還岳
州縱火延燒遂騎而破長沙寶慶衡州湖南郡縣皆靡賊
道州以至緒力戰得全既而再與賊戰馬驚仆隕於陣雲
英聞父變奮身持刀趨賊壘奪父屍還賊環擲之雲英左
右支格賊莫能傷完守入保而道州終不可破湖撫王聚
奎疏聞烈帝詔贈至緒昭武將軍賜祠麻灘邑而授雲英

游擊將軍仍代父爲守備領兵守道州雲英隨父仕道州
川人賈萬策爲荆州督師營中軍分守南門城陷不屈死
雲英聞夫變慟哭辭職去間關數千里出入賊壘扶櫬歸
蕭山既殯遂隱居教授里中兼以書法訓役字族子兆陽
從雲英受春秋胡傳爲知名士雲英年三十八而卒於今
蕭山人稱長巷沈氏有女將軍

劉淑英江西廬陵人故忠烈劉公鐸女也忠烈死璫禍淑
英甫年七歲母蕭恭人陳忠烈遺書教之旁及禪學劍術
孫吳兵法英不特聰穎同邑王藹十八而寡李自成陷京
師帝后殉社稷淑英聞變痛哭曰先忠烈與王氏皆世祿
吾恨非男子然獨不能殲此渠魁以報國仇耶散家財募
士卒得千人作其童僕悉以司馬法部署指揮旅一旅然
孤軍寡援自念當從徒死無益順治三年丙戌楚將張先
璧駐永新聞淑英名請謁淑英欲資爲助則大喜開營門
見之流涕爲言指陳大義諸軍聞之無不變色起立者且
日過先璧營報禮周視營壘閱步伐出千金犒之任以牛
酒一軍盡歡然先璧心持兩端卒不敢赴敵且欲納淑英
爲配淑英大怒卽筵間拔劍將斬先璧先璧環柱走一軍

皆驚盡叩淑英叱曰若曹何怯吾一女子耳安事甲口占
詩曰銷磨鐵膽甘存劍抉却雙瞳欲掛門大書於壁從容
北向拜曰妾將從先國母周皇后在天左右先璧悔且懼
率麾下叩頭請死淑英曰婦言不出於閫吾爲國難以至
於此事之不濟天也將軍好爲之騰馬去盡散其所募士
使歸田里闢一小菴曰蓮舫迎其母歸養誦佛以終身論
江有典曰嗚呼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而婦人女子傾往
作以忠孝貞烈著稱其亦足悲矣求屍殺寇不用城穎哭
父捐軀如浮江出淼雲英之誥詞云爾雲英固可以無愧

淑英痛父被逮欲先死闕下母病刲股以愈姑義孝與雲英頡頏烈兩女子情急於親不完節以歸爲尤難嗟乎是固兩女子也哉

國變難臣鈔記

雍正癸丑夏沙溥士傳業出敝紙一弓曰國變難臣鈔云明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其先世自燕邸劄記者紙垓敗然諸人姓名頗完好即不無一二磨蝕者名不全而州尚存也凡分目爲七一曰死難姓名一曰刑辱姓名一曰囚辱姓名一曰潛身姓名一曰叛逆奸臣姓名一曰受賊官職姓名一曰誅戮姓名其死難姓名自縊死者九人爲李邦華施邦耀凌義渠吳麟徵吳甘來許直成德張慶

臻鞏永固其自縊爲家人解救賦詩投古井死者爲范景文其自縊并妻幼女俱縊死者爲倪元璐其自縊并合門縊死爲賊數百人跪哭者爲劉理順其自縊與其子新進士譚章明皆縊死者爲孟兆祥其同妻俱朝服飲酒自縊死者爲汪偉其於二十一日入朝即自縊死者爲周鳳翔其具衣冠赴朝內金水橋死者爲金鉉其罵賊被賊殺者爲宣府巡撫朱之馮其罵賊不跪被磔罵不絕口死者爲大同巡撫衛景瑗其驅一家老幼俱上樓放火并自焚死者爲劉文炳劉文耀凡死者二十有二人皆致命赴義爭

光日月者也其首列刑辱姓名者爲方岳貢夾二夾完贓三千兩不死留用次邱瑜夾與岳貢同完贓倍之而減其六之一若高耀龍若郝晉王鰲永沈自彰呂兆龍雖僥倖留用而夾皆與岳貢等其夾二夾仍不留用者則有陳必謙李明睿張鳳翔金之俊沈惟炳[illegible]張忻諸人此夾二夾并其子亦夾一夾夾一棍者爲王志正其夾二夾頭箍一箍仍夾其僕二夾奪賊刀自刎死者爲張維機其以古玉杯金壺及諸賂器丐周鍾賄王旗鼓得復授職者一爲夾一夾之湯汝成一爲夾一夾之吳履中其以削髮夾

三夾者芴琪乾楊昌祚衛允文劉明佚吳孳昌夾四夾追銀四萬兩死於家者孫從度夾四夾死尤慘者李士淳林增其他如陳德純方以智王[illegible]顧鉉鄭楚勳馮垣登吳邦臣[illegible]黃熙胤張正尹趙士錦吳佑宗李起蘭[illegible]范方謝於陛陳翔林蘭友蔡國光劉中藻[illegible]羅李逢甲錢增鄭逢吉或夾一夾三夾不等凡夾者五十有五人雖爲人好醜不類而皆不免於辱者焉宋之繩削髮以楊廷鑑周鍾力薦於王旗鼓免夾汪光緒楊若橋周亮工劉令尹俱未夾此所謂囚辱者

也蔣德璟十三四鄭朝幽莊崇敬猶欸鄭三俊楊繼曾楊施邦
徵張伯鯨莊羅劾翁希禹程兼黃宸偉繆程子奇彭遇颽
施邦蔣臣譚良友史夏隆嚴通林飾王崇簡所謂潛身者
也其叛逆奸臣姓名則張縉彥周奎宋企郊等四人其時
以次于獻者周奎也戮於十九日洞太監開齊化東便三門
獻城仍祕爽者張縉彥也其受賊官職姓名則劉大鞏光
時亨楊枝起三人倡爲助餉之說各寫五千金焉宋企郊
投名召見授職梁兆陽召見丸三授兵部侍郎楊觀光亦
召見已授禮部侍郎周鍾授檢討撰勸進表登極詔并獻

下江南策進入賊自詡牛老師極爲歎賞者周鍾也福王
南渡與光時亨武愫騈斬於市者即周鍾也項煜授太常
丞煜門生黎志陞爲賊腹心欲大拜之即昌言於衆曰大
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後授
本職始混逃歸南渡時煜亦被人執而沉諸河死錢位坤
授國子監丞初賊不用坤丐周鍾爲緣偽文選顧楊赴部
時對人曰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矣京師有不凡人語
所蘊授祭酒何瑞徵授教習館元宋學顯趙京士葉初春
授大理丞賀王聖吳家周授原職董家恒楊廷鑑韓四維

高爾儼陳名夏張之琦趙玉森傅鼎銓楊名琅魏學濂張
元琳吳爾壎劉餘謨魏天賞史可程朱積龔鼎孳王自超劉
廷琮何九禹張九錫劉肇國李化麟姚文然高衍初統虞
伯學禹羅獻牧梁清標白胤謙何胤光李呈祥龔鼐迎頫
楊梅鶚黃燦成克鞏張端呂崇烈劉廷諫熊文舉侯佐但
原職楊元錫孫承澤戴明說傅振鐸時敏申芝芳高翔漢
黃元益郭元金汝礪朱徵彭琯林鳴球柳寅東陳日羽張
明駿蔡鵬霄衛禎國余必泓王于曜鄒魁明吳剛思徐家
林吳元謙繆沅李之埼胡顯李丕著張元輔呂兆龍龔彝

湯有慶黃徵龍吳之琦張琦程玉成王皐黃國琦王孫蕙
孫以敬王爾祿吳泰來武愫李登雲俱授職龔□授防
禦使朱□授四川府尹張家玉以建言綱三書夜仍授
原職凡爲人一百有五半皆一世知名之士也所謂誅戮
姓名者首輔則陳演夾一夾追黃金三百六十兩銀四萬
之千兩建夜殺之魏藻德夾一夾追銀一萬七千兩其妻
一稜十二夾餓水死吏部尚書則李遇知夾二夾稜一稜
追銀四萬六千兩仍夾死其見於傲紙劄記者如此嗚呼
于於甲申死難諸君子既已考之他書次第爲之傳今復

得此抄印證之所謂信而有徵者庶幾無憾與至於衛亂文奧爾壎殉揚州難曾櫻殉桂州難張伯鯨殉揚州難各有傳傳鼎銓南遷爲鄉人非笑嘗欲求一死所與揭公重熙同舉義旗死附見揭公傳魏學濂欲有所爲未遂自縊死無錫顧端徵與如皐冒襄嘗雪其寃自有傳張家玉起兵廣東屢破龍州博羅連平長寧諸縣轉戰一年入掠增城　大兵環攻之戰十日乃敗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砲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徧拜諸將赴野塘死附見瞿公式耜傳方以智爲僧入粤大帥物色縶之

逼令更服則生不更則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唯其自擇以智解左而受右帥起親解其縛聽爲僧錢澄之記一事云順治甲午方密之以智旣爲僧閉關高座寺余往看之寓報恩寺坐竟日閒勿菴建中有老僧與同坐故中官也問余知爲桐城人因問桐城有一方以智尚在乎昔於內廷供事烈皇一日御經筵回天顏不懌忽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如是者再某跪請其故上曰今早經筵上有展書官陳某乃陳某子其父巡撫河南失機問大辟繫獄候決某衣錦熏香展書朕前略無戚容不孝如此其能忠乎其跪進曰展書官舊例皆然跪進上前防有不潔之氣上觸故衣必鮮華熏香盈袖要令展書時芳香襲御座耳上曰既知此例便當辭官不然辭差可也朕聞新進士中有一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撫湖廣與陳某同罪下獄聞以智懷有血疏日日於朝門外候百官過叩頭呼號求爲上達此亦是人子言訖又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幾時釋孔炤而辟某孔炤之得生由此外廷豈知之乎余聞其語隨到竹關說與以智以智伏地哭失聲北向九叩頭謝恩甲午秋九月事也嗚呼世受國恩甘心降賊

吾無責焉矣爲賊鈎索徒遭刑辱生逢亂世勢難防免雖晚節末路力持人紀若于重焉若傳衛諸公罪匪輕未悔能晚蓋固董狐之所必錄也至於過故主之櫬拊矢極口之誣詆者爲人臣子滅理喪心雖復舍舊從新勳業開天文章蓋代比於管仲魏徵不可同年語矣此号歷理儀衍中且百年博士忽於爐煨唾棄之餘發而出之彼死難諸公稱忠大節固綮縱不能汙天地不能死埋即無此号自當不朽而頑鈍亡恥者幾轉夤緣彌縫粉飾圖汁且爲醴泉而鴟鼠復嚇鳳凰矣則此号也在當日爲六等之刑書

存異日爲千秋之鉄案寔不剥蝕豈無意乎乙丑二月八日無爲注有典記

余按他書載襄城伯李國楨以三事要賊禮葬烈帝遂死帝后旁國楨所舉轟烈昭著如此此鈔不宜獨畧而不書余㓜時鄉先輩齊傅七耕六曾爲余言襄城伯事殊僞在江西一令幕中知之甚悉曾有文以駁正惜當時未經親授記錄今先輩去世已久無從取證矣然甯都魏禧新樂侯傳後已詳辯之其書具在無可疑者且國禎城守盡撤守禦福王時姜公日廣詆爲狂稗至與

險邪貪猾之陳新甲紈袴支離之王樸倪寵貪婪無賴之史埣陳起新並列章奏而曰其後效可覩果國禎有大節足取姜公決不遽心抹殺也况譚吉璁肅松錄吳陳琰曠園雜志所書趙一桂葬烈帝事俱甚詳何獨無一語及國禎耶而邵長蘅且云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一至陵下無疑而爭三大事及自殺似傳譌名節甚重不易輕以予人也國禎死帝后旁事具見無錫鄒漪明季遺聞其書順治間最先出他書從踵而襲之正史亦據以爲斷而魏禧文集都未寓目矣吳梅村贈劉雪舫詩云寧爲英國死不爲襄城生英國謂張世澤襄城則李國楨也此又一証矣鄒漪於失足諸人極力附會頌颺桐城錢澄之憤嫉爲賦詩云史家稗實錄孔于贊周文所以信後世豈不貴其眞不見褒退之有論不敢伸天刑與人禍言之悸心神斯人愍不畏譸妄撰道爾用申殉國變烈哉數名臣此外安足道表章必有罔又如賣國者丹書著國門公論豈能磨曲筆乃爲原皆言此書出意實由斯人南渡政多端綱領畧不存所載諸讜論當時未一陳乃知紀失實總以殉交親至於閩粤事

竹若夢中言年月旣錯亂爵里亦紛紜是非與功罪顚倒誰具論鬫有讙小吏遭斥懷怨噴私意撰僞書詆誣無不云儼然編野史小人語是道此事吾親見紀綠亦未湮奈何當吾世親見是非殽遺問顧流俗人闇耳目新耳目旣以惑後世何所循安得有識者一見輒爲歎慨然作此詩㘅以寄煩究福王時予北京殉難諸臣謚國禎謚貞武此採擷不實之過且吳襄以賊命招降三桂三桂不從賊遂殺襄亦非眞實殉難者而予謚忠壯當以三桂故曲殉之耶國禎可知矣宗伯顧錫疇以請

側溫體仁諡奪職而諸逆黨請表章三案諸臣各予諡
蔭祭葬當日之朝典其可信乎張捷爲東林僧人逼死
雞鳴寺楊維垣詐稱殉難置三棺於中庭挾二妾宵遁
半道遭仇家擊死某氏紀畧則謂兩人皆阮馬黨晚節
自全人皆異之傳聞異辭耶正史亦與死節諸公並書
據某氏言耶抑別有見而不寧惟是耶[illegible]
予考正史云范景文至金鉉二十有一人皆自引決其
他率委蛇見賊賊以大僚多誤國繫囚辱之庶官則或
用或否用者下吏政府銓除不用者諸僞將擄掠取其

貲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福王時以六等定罪治諸
從逆者而文武臣殉難並予贈廕祭葬且建旌忠祠於
都城焉曰正祀文臣祀景文以下二十人及大同巡撫
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布衣湯文瓊諸生許琰四人
曰正祀武臣祀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襄城伯
李國楨駙馬都尉鞏永固左都督劉文耀山西總兵官
周遇吉遼東總兵官吳襄七人曰正祀内臣祀太監王
承恩一人曰正祀婦人祀烈婦成德母張氏金鉉母章
氏汪偉妻耿氏劉理順妻萬氏妾李氏馬世奇妾朱氏

李氏陳氏譚妾聘氏吳襄妻祖氏九人曰附祀文臣祀
進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聲給事中顧鋐彭琯御史俞
志虞總督徐標副使朱廷煥七人曰附祀武臣祀成國
公朱純臣鎮遠侯顧肇迹定遠侯鄧文明武定侯郭培
民陽武侯薛濂永康侯徐錫登西寧侯宋裕德懷寧侯
孫維藩彰武伯楊崇猷宣城伯衛時春清平伯吳遵周
新建伯王先通安鄉伯張光燦右都督方履泰錦衣衛
千戶李國禎十五人曰附祀内臣祀太監李鳳翔王之
心高時明褚憲章方正化張國元六人有司春秋致祭

然顧鋐彭琯俞志虞輩特爲賊拷死諸侯伯亦大半以
兵死而郎中周之茂員外郎甯承烈中書宋天顯署丞
于騰雲兵馬指揮姚成知州馬象乾皆以不屈死祇未
邀卹典也
正史解學龍傳云解學龍字石帆揚州興化人萬曆四
十一年進士官刑部尚書福王時治從賊之獄倣唐制
六等定罪其一等應磔者吏部員外郎宋企郊舉人牛
金星平陽知府張嶙然太僕少卿曹欽程御史李振聲
俞上猷山西提學參議黎志陞陝西左布政使陸之祺

兵科給事中高翔漢漢關道僉事楊王休翰林院檢討
鄭世芳十一人也二等應斬秋決者刑科給事中光時
亨河南提學僉事翟符廢吉士周鍾兵科給事方允昌
四人也三等應絞擬贖者翰林修撰兼戶兵二科都給
事中陳名夏戶科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襄陽知府王
承曾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庶吉士何孕光少詹事項
煜七人也四等應戍擬贖者禮部主事王孫蕙翰林學
檢討梁兆陽大理寺正錢位坤總督侍郎侯恂山西副
使王秉鑑御史陳羽白裴希度張懋爵禮部郎中劉大

韋吏部員外郎郭萬象給事中申芝芳金汝礪米人見
達修撰楊廷鑑及黃纘祖十五人也五等應徒擬贖者
通政司參議宋學顯諭德方拱乾工部主事繆沅給事
中呂兆龍傅振鐸進士吳剛思檢討方以智傅鼎銓庶
吉士張家玉及沈元龍十人也六等應杖擬贖者工部
員外郎潘同春禮部員外郎吳泰來主事張琦行人王
于曜行取知縣吳嵩胤進士徐家麟及向列星李棡八
人也其留北俟後定奪者少詹事何瑞徵楊觀光太僕
少卿張若麒劉使方大猷戶部侍郎黨崇雅吏部侍郎

熊文舉太僕卿葉初春給事中龔鼎孳戴明說孫承澤
劉昌余必弘張鳴駿司業薛所蘊通政參議趙京仕編
修高爾儼戶部郎中衛周祚及黃紀孫襄十九人也其
另存再議者給事中翁元益郭充庶吉士魯栗吳爾壎
史可程王自超白孕謙梁清標楊棲鶚張元琳呂崇烈
李化麟朱積趙頎劉廷琮吏部郎中侯佐員外郎左懋
泰禮部郎中吳之琦兵部員外郎鄒明魁行人許作梅
進士胡顯太常博士龔懋熙及王之牧王皋梅鶚姬琨朱
國壽吳嵩孕二十八人也其已奉旨錄用者兵部尚書

張縉彥給事中時敏諭德衛胤文韓四維御史蘇京行
取知縣黃國琦施鳳儀兵部郎中張振聲內閣中書舍
人顧大成及姜荃林等十人也得旨周鍾不當緩決陳
名夏等未蔽厥辜侯恂宋學顯吳剛思方以智潘同春
等擬罪未合新榜進士盡汚偽命不當復玷班聯令再
議唯方拱乾結納馬阮特旨免其罪明年正月學龍奉
詔擬周鍾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潘同春諸臣皆候補小
臣受偽無據仍執前律當是時馬阮必欲殺周鍾學龍
欲緩其死謀之次輔王鐸乘士英注籍上之且請停刑

鐸即擬俞旨褒以詳慎平允士英聞之大怒然事已無及士英暨其黨張捷楊維垣聲言欲劾學龍學龍引疾命未下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等詆其曲庇徇私遂削籍大鋮既殺鍾時亨俞傳旨二等罪斬者論充雲南金齒軍三等罪絞者充廣西邊衛軍四等以下俱爲民永不敘用然學龍所定案亦多漏網而所擬一等諸犯皆蹤跡西行未嘗正刑辟也黃綸祖沈元龍向列星李綱黃紀孫襄王之牧王皐梅鶚姚堤朱國壽吳嵩孕韓荃林皆未詳其官學龍歸南都旋失久之卒於家蓋當日之刑賞與奪有未易核者矣

采薇子傳附一壺先生

汪有典曰吾宗人之居歙者由憲爲予言國初績溪之嶺北有宿於路亭者拾枯枝撫野菜入沙鑵煑食之鶉衣百結間入書館作字題詩詩不可解而字甚工自署曰采薇子問其姓名即泣而不答每當三月國忌時則僵卧數日不飲不食不言笑人以是知其爲故明之有官君子蓋績爲嶺之僻壤嶺北又績之僻壤采薇子之隱此有入山唯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之意乎其姓名既不可得則其科分官位益不可得而捐妻子甘行遯其意極可哀予往績之嶺北偕友曹尚賢等尋其墓榛莽之中一孤墳耳再拜而退此人既無姓名則不可以入史外之書然予費半生苦心搜羅勝國孤忠得香盈屋得玉盈車而畢竟香玉之沒於泥沙者多有吾欲予於書之終篇辨此一傳以繫忠義之士之不知姓名者以慰忠義之士之不知姓名者又即以爲予書之後序可乎予敬如其說備著之抑又有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歔欷流涕而罷

往往不能竟讀也先生蹤跡無定或宿野人家或居僧舍
然不久輙去去不知所之嘗往來登萊間與郎墨黃生萊
陽李生游然先生對此兩生竟日無語輙曰行酒來余
爲詩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于酒嘗
從容叩之不答別舍之去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
又來詣余舍容貌憔悴神氣惝恍夜半起放聲哭哭竟
夜明日竟自縊死年垂七十矣李生云嗚呼予論次前
明遺事諸公本末□淪落下蓄投筆而起者屢矣可嗟乎
又爲以采薇于一壺先生